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

族群研究資料彙編

嶺光電文集（上冊）



溫春來

爾布什哈

主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
族群研究資料彙編

嶺光電文集

上冊

主編：溫春來、爾布什哈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
族群研究資料彙編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編輯委員會

主席：廖迪生

編委：馬木池、陳春聲、程美寶
張兆和、蔡志祥、劉志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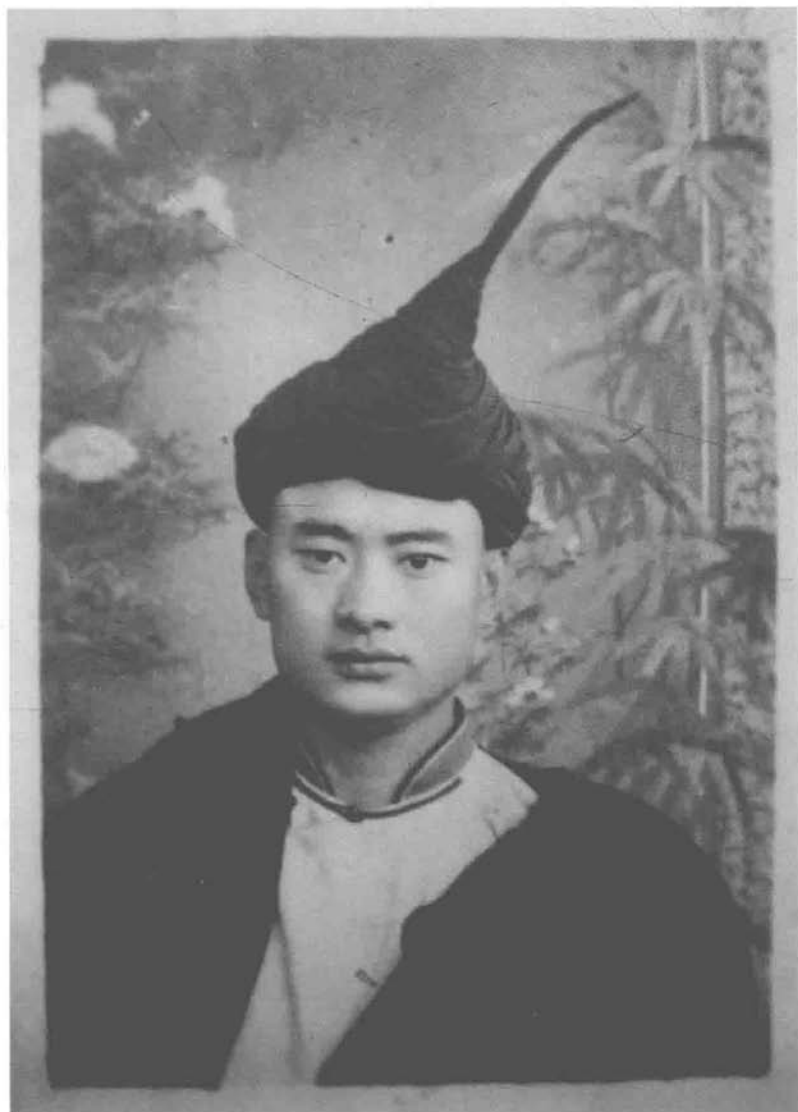
書名：嶺光電文集（上冊）
主編：溫春來、爾布什哈
出版：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版次：2010年9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978-988-99839-6-3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201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及翻印。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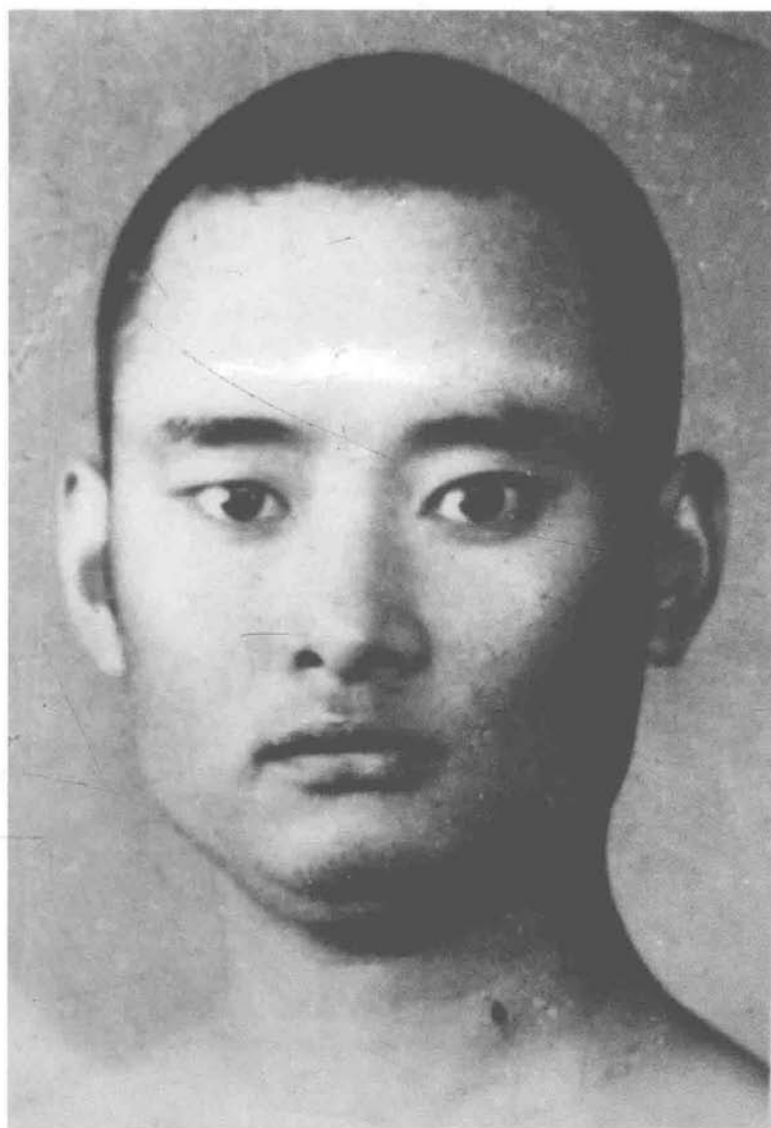
1. 著彝裝的嶺光電



2. 嶺光電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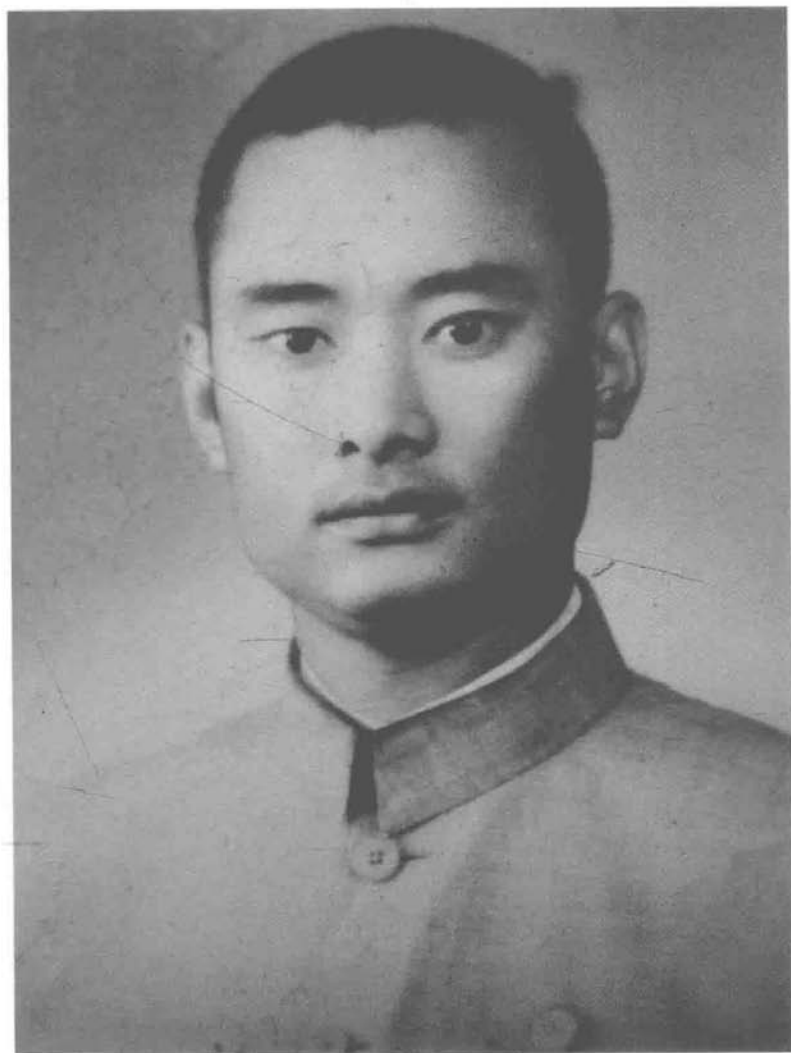
3. 青年嶺光電



4. 南京中央軍校時期的嶺光電



5. 壯年嶺光電



6. 嶺光電的乾爸、曾任川邊各軍總司令的羊仁安



7. 1947年8月，西康省彝族參政請願團在南京期間，嶺光電、羅正洪在金陵大學與該校教師合影



8. 1947年9月13日南京《建設日報》所登西康夷族參政請願團合影照



電光嶺領袖年青

四之描摹物人民價

了件不都每。所生體。字。使。人。的。愛。到。對。人。的。真。的。是。用。小。的。現。在。那。一。區。的。一。

中。國。無。以。文。：。我。想。這。是。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

這。是。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

這。是。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



回憶錄

一、中國的前途
二、我們的前途
三、我們的前途
四、我們的前途
五、我們的前途
六、我們的前途
七、我們的前途
八、我們的前途
九、我們的前途
十、我們的前途

這。是。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

邊疆精神

這。是。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時。代。中。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

新康報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三日

邊風

第七期

嶺南電編輯生活

這是一篇關於嶺南電編輯生活的文章。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描述了在嶺南電報局的工作經歷。文章提到，嶺南電報局是當時嶺南地區的重要通訊樞紐，編輯們的工作非常繁重且充滿挑戰。作者回憶起在電報局度過的日日夜夜，以及在那裡所經歷的種種人事變遷和社會現狀。文章不僅記錄了個人的工作感悟，也反映了當時嶺南地區的社會面貌和電訊事業的發展情況。

關於邊風二三事

運風民

這是一篇題為「關於邊風二三事」的短文。作者「運風民」在文中談到了《邊風》這份刊物。文章指出，《邊風》不僅是一份新聞報導，更是一份具有文學色彩和社會批判性的刊物。作者認為，《邊風》在當時的嶺南地區起到了開拓民智、反映社會現實的重要作用。文中還提到了一些關於《邊風》編輯和發行過程中的趣聞軼事，展現了這份刊物背後的故事。

孤兒當皇帝

這是一篇名為「孤兒當皇帝」的敘述性文章。故事發生在一個偏僻的山村。文章描述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孤兒，在艱苦的環境中長大。由於他聰明伶俐、勤勞肯幹，贏得了村民們的愛戴。在某次村中發生爭端時，他憑著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成功解決了問題，被大家公認並推舉為村里的「皇帝」。文章通過這個故事，反映了當時農村社會的真實面貌，以及普通百姓對正義和智慧的嚮往。

11. 嶺光電所著《保情述論》封面

嶺光電先生著

保情述論

光潛教題

12. 嶺光電所著《彝族民間故事》封面

書叢俗民

彝族民間故事

嶺光電編著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編輯凡例

1. 本書所輯的資料文獻，根據《華南研究文獻叢刊》編輯原則，儘量忠於文獻原來樣貌。
2. 以1949年爲限，本書內容分爲兩大部份。1949年後的論著，許多是未刊手稿，編輯時嚴格遵照作者對自己手稿的分類，尙未分類的零星稿件以及散見於各種報刊的文章，編者進行簡單分類。作者自分類的手稿中，有作者自編目錄與內容中的標題文字有出入的情況，不予調整。個別文章在作者自編目錄中未出現，予以注明。
3. 文章已經發表但手稿尙存者，依據手稿整理。
4. 文章有時以彝名、筆名署名；個別文章是與他人合著，署二人之名。以上兩種情形，均保留署名，如僅以「嶺光電」署名者，署名予以省略。
5. 如電腦排印許可，原文中的錯別字皆予以保留，並把相對的正字置於【】內。原文中應補的字，置於〔〕內；應刪的字，置於〔〕內，並加刪除線，即〔—〕。
6. 如電腦排印許可，原文中的異體字及簡體字，皆予以保留。
7. 如電腦排印許可，原文之格式排位皆予以保留。
8. 原文漏字及不能識別的文字，用□代替。
9. 文獻中的日期、時間、數量，一律保留原文格式。
10. 如不影響文意理解，標點符號一概保留原文樣式。如需修正者，把正確的標點符號置於【】內。

導論

「夷族」意識、「夷務」實踐與彝族文化 ——寫在《嶺光電文集》出版之際

溫春來

在20世紀上半葉的四川涼山地區，像嶺光電那樣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彝族精英可能絕無僅有，¹在整個現代彝族歷史上，嶺光電無疑也是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人物。不過，這些並不是我們花數年時間披金瀝沙，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搜集、整理其論著並編輯出版的唯一理由，我們認為，像嶺光電這類人物的言行與思想，構成了現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巨變中的若干重要但卻鮮為學界所知的支流，在對歷史進程的多元理解以及尊重歷史當事人的自我表達與認知成為學術共識的今天，揭示、理解、闡釋這些支流，反思既有的歷史敘述，呈現在從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非漢族群的因應情景，成為我們出版《嶺光電文集》的重要動機。

身世與教育背景

嶺光電，彝名紐紐慕理，1913年出生於今四川省越西縣大田壩（今屬甘洛縣）驛站的一個土千戶家庭。在清王朝林林總總的數百個土司中，田壩土千戶並不起眼，《清史稿》在談到它時只用了一句話：「暖帶田壩土千戶，其先部則，唐熙四十四年，歸附，授職。」²即便把目光縮小到涼山一帶，田壩土千戶在眾土司中也談不上顯赫，無論是土地還是人口，它都比附近的同樣屬土千戶的下土司弱小許多。³可以說，在等級與出身至關重要的四川彝區，如果

不是出身在比黑彝還要高貴的土司之家，嶺光電難以有他後來的事功，但他遠超出許多勢力比他強大的土司的影響力，說明家世遠非他事業的關鍵，更何況1927年嶺光電只有13歲時，他的世襲領地即被一個小軍閥劉濟南無理而殘忍地改流，當時一無所有的他孤苦無依，處境艱難，如果不是其乾爸、川邊各軍總司令羊仁安的庇護，他能否順利長大成人都會成為問號。

在尚未家破人亡時，嶺光電曾入過自家開辦的以及族人開辦的私塾，像許多漢人的小孩一樣學習《百家姓》、《增廣》、聖諭等。投奔羊仁安後，在後者的撫養下，他以優異的成績先後在西昌、成都等地的名校完成了自己的小學、中學教育。在各種課程中，他提到自己「對史地素感興趣，不論教師如何，我都靜聽」，因此讀過了不少古今中外的相關課外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華盛頓傳》、《環球志》、《明史紀事本末》等，他也喜歡讀《三民主義》、《孫文學說》以及郭沫若、魯迅的小說，還有《創造》、《生活周刊》等現代雜誌。他對中國古籍同樣充滿了興趣，晚年嶺光電在評價自己時說：「只因愛看古書，滿腦子『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斗米百錢』、管仲、西門豹，姚紫（崇）、宋璟、房玄齡等，時時想這些封建幻想和人物。生不能辦到，死後也要如孔子、畢阿史拉者，名揚後代。」⁴1933年，當他投考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時（即黃埔軍校的後身），即因讀過《史記》而能順利回答口試官的問題。按照課程的設置，他也下功夫學英文，將許多課文「讀得爛熟」，並能體會到英文本的《三民主義》「文詞之美，不亞于漢文」。⁵

在中央軍校期間，嶺光電在射擊、越野賽跑方面顯示出過人之處，1936年，他從中央軍校順利畢業，得到校方的重視，被吸收加入軍統組織，並被安派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辦公廳第三課工作。而早在畢業之前，他就在校方的安排下，與同學一起集體加入了國民黨。

到重慶後，適逢行營組織「邊民調查團」往涼山地區各縣調查，該團由各個方面的專業人員組成，嶺氏被委為少尉翻譯。考察的成果，最終整理成《寧屬⁶調查報告彙編》一書，該書分為礦產、工商、農牧、交通、軍事、政俗等六個大類，每大類下面細分為若干小類，涵蓋了資源、經濟與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在敘述過程中提出若干建議，實為了解和開發寧屬的重要資料。⁷作為翻譯，嶺氏對此次調查的內容必定非常了解和熟悉，這或許對他以後寫如何開發「夷⁸區」的文章有一定影響。1937年，嶺氏到漢源，被時任「寧屬漢夷民團指揮」的羊仁安委為「夷務大隊長」。此時，在其故鄉田壩，早就流傳著嶺氏從黃埔軍校畢業，即將回來當官的傳聞，因改流而處境日艱的百姓、娃子們視離家多年的嶺氏為救星，在欣喜中熱切地期盼著他的歸來。當1937年1月這一夢想終於成真時，分佈在幾十里路途上的迎接隊伍、百姓們發自內心的跪拜、響徹山谷的哭聲，表明了這一方土地對嶺氏的歡迎和希望。⁹越嶲縣長唐秋三，也順應民情，發給嶺氏一張委任狀，恢復了他的土司職務，¹⁰嶺氏就此兼有了土司與民國政府官員的雙重身份，這樣的身份使他無論是在寧屬夷人、土紳還是漢人官員心中都大大增加了份量。他既被視為寧屬「夷民」的代表，也被視為民國政府增進在「夷區」的影響力、促進「夷區」開發與建設的關鍵人物之一。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在寧屬可以如魚得水，民國時期的複雜的政局以及涼山「夷區」特有的環境，使他面臨著種種挑戰。

從漢人政府方面來看，1928年，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只是在名義上完成了中國的統一，¹¹軍閥割據的局面並未從實質上得到改變。儘管借著圍剿紅軍並迫使紅軍長征的機會，蔣介石削弱了西南軍閥，大大加強了對西南地區的控制，但一些軍閥（如四川劉文輝、雲南龍雲等）仍然擁有強大實力並同蔣介石離心離德。1939

年1月，新設置西康省，管轄今西藏東部、四川西部約五十三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土地，劉文輝任省主席。這個新省分為康屬、雅屬、寧屬三大部分，康屬的許多地區實際上在西藏當局的控制中，¹²寧屬則是「夷人」聚居區。蔣介石為了控制寧屬、隔斷滇康二省軍閥的聯繫並監視劉文輝和雲南省主席龍雲，在西康設省的次月，即在西昌設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劉文輝則以寧屬離省會過遠為由，於同年5月設置「寧屬屯墾委員會」於西昌，代表省政府推行省政，綿裏藏針地與行轅針鋒相對。¹³這樣，嶺光電等任職寧屬的官員，就往往或明或暗地面臨著政治站隊的問題。例如，屯委會主任李萬華就一度認為嶺光電的好友、出身於四川雷波的彝人李仕安「是行轅特務，與我們是走的兩條路」，不予委用。¹⁴同時，正如蔣介石不能完全控制劉文輝，劉文輝也同樣不能讓寧屬的所有小軍閥俯首聽命，例如羊仁安、鄧秀廷就常常同劉貌合神離，而行轅的設置更讓小軍閥們有了玩弄平衡以增強自身份量的機會。嶺光電等人又因此增加了處理與小軍閥關係的問題。

寧屬夷人社會同樣非常複雜，各個黑彝家支分別控制著大小不等的地域以及數量不等的白夷和娃子，為了或大或小的事情結下深仇、長期械鬥（即打冤家），整個社會實際上一直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況中，每個黑彝首領乃至土司的命令都僅在一小塊範圍內有效，而受民國政府管理的僅僅是一些接近漢地、漢化程度較高的所謂「熟夷」，廣闊的「生夷」地區長期以來都是政府政令所不及的地方，以致於當時有不少西方學者、傳教士習慣稱涼山「夷人」為「獨立保傑」。在這樣一塊地區，解決問題只有利用個人的身份、才智及膽識，通過私情、說理、協商、調解、談判、威脅、利誘、武力等等方式來施加影響力，這一切都需要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靈活採取，是否收效以及收效程度亦視情況而定。¹⁵

嶺光電的事功，正是在上述複雜的局面中開始的。西康建省前後，鑒於劉文輝的部下過去在西昌的劣跡，寧屬彝漢各界對劃歸西康省都極為不滿，劉文輝爲此不得不進行大量的解釋與說服工作，嶺光電在此過程中的出色表現，使他得到了劉文輝的信任，他在重慶行營時只是中尉軍銜，却被劉委爲二十四軍少校參謀，很快又改委爲西康省政府中校參議、以後又成爲屯委會委員、映田特別政治指導區（直屬於省政府，相當於縣）區長。1947年，經劉文輝提名，嶺氏當選爲立法委員，而西康省「夷人」國大代表的名單，劉文輝亦交由嶺氏擬定。¹⁶在爲屯委會所用的同時，嶺光電似乎也沒有引起行轅的太多反感，1944年，行轅主任張篤倫認爲他在調解地方糾紛、禁烟上有功，上報頒發勳章，獎勵二十枝步槍。¹⁷1949年，國民黨在潰敗如山倒之際，試圖以大西南作爲最後抵抗的據點，嶺光電得到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代行軍政長官職權的胡宗南的極大重視，於1950年2月被委爲第27軍少將副軍長，次月又兼任西南反共救國軍第三路副總指揮。這是他仕途的頂峰，不過僅是曇花一現。1950年4月初，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2軍184師部隊快速推進到西昌，他在解放軍的動員下投誠。¹⁸

誰是夷族

從各種文獻中可以推知，同當時許多在外地求學的西南「夷人」一樣，嶺光電在學習生涯中，可能並未想過主動暴露自己的族類身份（在西昌縣初中讀書時，好友譚宏經可能從姓上或從他未戴帽時的髮型上知道了他的身份，爲此惹出了一段不愉快¹⁹）。但出身在各族群間相互交往、爭鬥甚至殘殺的川康邊地，又以土司的身份而慘遭改流，族群的意識不可能不深入其心。嶺光電從小就知道自己是「諾蘇」，在漢語的語境中，又被稱爲或自稱爲「夷人」，

此外，漢人也稱他們為「倮倮」、「蠻子」，這兩個族稱都被認為充滿侮辱性而不受歡迎。²⁰「夷人是什麼」、「諾蘇是什麼」，這樣的問題或許是長期困擾嶺光電並讓他不斷思考的問題，他也積極從他所積累的各种類型的知識中自我解惑。他所得到的答案，成為《嶺光電文集》的核心內容之一。

至遲在1936年夏天從中央軍校畢業之前，嶺光電已經寫了一部《西南夷族史》。這部著作變成公開發表的文字，與西南「夷人」大張旗鼓的族類身份宣示活動密切相關。1936年7月，自稱為「北勝女史」的雲南北勝女土司高玉柱，攜同另一位雲南「夷人」喻杰才，聲稱代表西南沿邊土司和夷苗民眾，前往南京向中央政府請願，陳述作為弱小民族所受之種種苦難，要求中央「本三民主義扶植弱小民族之德意」，一視同仁對待「夷苗」，以鞏固西南國防。²¹他們到南京後，迅速聯繫在南京的川、（西）康、滇、黔的「夷人」，共同行動，以壯大聲勢。嶺光電自然也成為這場運動的骨乾分子之一。這批志同道合的「夷人」精英，組織創辦了「西南夷族文化促進會」，印行了《新夷族》雜誌。在該雜誌第一期上，嶺光電發表了《西南夷族史》（部分）、《夷族中階級名詞與其特俗》兩文，並翻譯了與他原來的世襲領地毗鄰的下土司嶺邦正用「夷文」所寫的《與奮飛、光電書》，編譯了《夷番漢的再生》。²²

細讀《新夷族》上的文字可以發現，不管是嶺光電還是其他人，對「何謂夷族」的答案首先與中國傳統史籍對南方非漢族類的書寫密切相關。眾所周知，如同「苗」、「蠻」等辭彙一樣，「夷」所指對象常常帶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在許多情況下只能理解為對非漢族類的泛稱。但我們絕不能因此忽略這些詞語背後的空間及人群的差異——這在明清時期的西南地區尤為顯著。例

如，《明實錄》等史料已經開始呈現出這樣一種趨勢：將貴州省的都勻、銅仁、凱里以及湘西等地的族類稱為「苗」，而黔西北、黔西南、滇東北等地的族類則被稱為「夷」或「保保」，因此在談到黔東、湘西等地時，頻頻出現「苗民」、「苗賊」、「苗叛」、「苗寇」等詞語，而論及黔西北等地時，「夷」、「夷虜」、「夷民」等辭彙則極其常見。²³又如在鎮壓嘉靖時期黔東、湘西苗亂的各種公文中，對叛亂者全部被稱之為苗，如「黑苗」、「惡苗」，首領則被呼為「主苗」、「苗頭」等。指揮剿苗的總督張岳稱：「貴州苗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²⁴可見在張岳的心中，包括黔西北在內的許多地區與「苗地」無關。郭子章《黔記》云：「貴州本夷地，一路諸城外，四顧皆苗夷，而種類不同。自貴陽而東者苗為夥，而銅苗九股為悍……自貴陽而西者羅羅為夥，而黑羅為悍。」²⁵簡言之，就西南地區而言，被稱為「苗」的地區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苗族聚居區，稱為「夷」的地區則往往是彝族聚居區。這一差別在明亡以後一直被繼承下來，甚至可能有更加精確指代某些人群的傾向。²⁶儘管今天被界定為彝族的人群的自稱各不相同，多達幾十種甚至上百種，²⁷但在清代和民國時期，「夷」已逐漸被遍佈川、滇、黔等地的今天被識別為彝族的許多支系認可和接受，當地的漢人稱他們為夷人或夷族，而他們在漢語語境中也是如此稱呼自己。例如，在貴州西北部地區，苗人與夷人已被清楚區分開來，始修於光緒三十二年（1902），定稿於民國十三年（1924）的《威寧縣志》云：“（我邑）其他種族除漢族不計外，以苗民為最多，黑白夷次之，齊細眉次之，土老又次之，阿烏子不多，蠻子絕無。”²⁸在四川涼山一帶，彝族人被邊區漢人稱「羅羅」為蠻子，他們談話則自稱「夷家」。²⁹吊詭的是，儘管在綿延數千年的漢文書寫中，西南地區的人群作為非漢族類一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進入民國後，

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框架下，卻面臨著既非漢人也非少數民族的尷尬境地，也因此不能得到一些應有的機會。³⁰

高玉柱、喻杰才、嶺光電等人向中央請願的目的之一，正是要確立作為一個民族的地位，能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有意思的是，他們在族稱的問題上，根據不同的場合，本身就有著微妙的變化。這批西南少數民族精英分子，大體上生活在明清以來的漢文獻常稱為「夷」的區域，並且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講漢語時也自稱為「夷人」，³¹但他們在向中央陳情時，卻將族稱身份定為「夷苗民族」，這或許可理解為一種策略。西南地區的族群構成非常複雜，自稱有數百種之多。在當時全國只確定了五族的情況下，如果各自為政，不易引起重視，將漢人所熟悉的夷、苗兩個族稱合二為一，把西南地區大大小小的多個族群敘述成同一個「夷苗民族」，自然能壯大聲勢，擴大影響。高玉柱為此撰文從歷史、語言、風俗、社會組織、經濟生活等方面勾勒了夷苗民族的輪廓，³²在她與喻杰才向中央的陳述中，夷苗民族人數多達兩千萬人。³³這樣將夷苗描繪成一個與漢、滿、蒙、回、藏並列的大民族，在國民政府的一些高級官員中引起了共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方治專門撰寫了一篇《為西南夷苗同胞進一言》，開篇即云：「西南夷苗為中華民族構成之一員，與漢滿蒙回藏各系同胞，共存共榮於歐亞大陸，已歷五千餘年之悠久歷史。」³⁴

但是，他們也非常清楚，自己作為「夷」，與「苗」是不同的，把兩者拼在一起只是權宜之計。在很多場合中，他們更強調的是「夷」，完全不提「苗」，他們在南京組織了一個機構，名為「西南夷族文化促進會」，³⁵他們辦的刊物，也取名為《新夷族》，在1937年所出版的《新夷族》第1卷第2期卷首的插圖中，有一張嶺光電與王建明、李學高的合影，照片清楚地注明王、李二人

係「貴州苗族」。嶺光電在民國時期所撰寫的論著中，對「夷苗民族」只字未提。在談到自己族屬問題時，用得最多的是「夷人」或「夷族」，他也很清楚，「夷」是從漢人的他稱轉過來的，因此，有時他認為「保族」的名稱音、義兼顧，最為可取，³⁶在這一點上，很多本族精英的看法與他並不相同，因為「保保」被視為侮辱性的稱呼，而「保族」與之混淆不清，當然嶺氏本人也未表示過「夷族」有何不妥。不管是嶺氏還是其他「夷人」所描述的「夷族」，範圍顯然都要比1950年代所識別的「彝族」範圍廣很多，在由曲木藏堯、嶺光電、王奮飛、安騰飛、曲木倡民共同署名的《西南夷族文化促進會宣言》中，「夷族」人口多達二千餘萬，³⁷有趣的是，這個數據在嶺光電的後來的論著中直線下降，五年後的1940年，他稱「夷胞在川康邊境者，綜計約有二百萬之多，在黔在滇在湘，則共在千萬以上」，³⁸又過了六年，嶺光電在《保蘇概述》一文中給出了一個更保守的數據：約五百萬人。數量的驟減，除了趨於務實之外，還表明他已經清楚地將「苗」排除考慮範圍，不認為整個川滇康黔四省區均為夷族區域。然而，據1964年的全人口普查數據，儘管新中國的總人口較之民國時期已增了約兩億，但彝族人口仍然只有330多萬，遠低於嶺光電給出的最保守的數據。³⁹嶺光電等人的數據比較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壯大聲勢的需要，⁴⁰另一方面也說明，雖然據說建國後「彝族」這一族稱的出現是經過與民族上層精英協商，以「鼎彝」取代了舊的帶有歧視意味的「夷」的結果，⁴¹但「夷族」和「彝族」所涵蓋的對象顯然有很大不同，民國時期「夷人」精英們走的，更接近明清漢文獻模糊呈現出的將廣闊西南地區的非漢族類大而化之地分為苗、夷兩類的途徑，而不是在民族識別中更精細地區分為幾十種民族的辦法。嶺光電呈現「夷族」歷史時，就隱含了夷、苗二分的假定，⁴²在地域上以四川、貴

州、雲南爲中心，主要選取《尚書》等先秦史籍、傳統正史、《華陽國志》等對西南非漢族類的敘述資料，建構出一條按時間變化的脈絡，對夜郎、滇、南詔、大理等代表著「夷人」繁榮與文明的政權著力敘述。⁴³他的這部只寫到大理國時期的未完稿發表後可能產生了一定影響，《新夷族》1卷2期之《編輯後記》稱：「上期本會執行委員嶺光電君所作《西南夷族史》一文，異常重要，最近還有許多友人問及，甚惜嶺君奉命回夷地工作，續稿尚未寄到，下期定能全部刊出，以嚮讀者。」

如果說，嶺光電建構「夷族史」的靈感與資料只是來自漢文史籍的話，那是很不公允的。本族人的族群認同範圍以及實際的生活體驗對他無疑有重要影響。筆者曾仔細研讀過貴州西北部地區、雲南東北部地區彝人自己書寫的文獻，發現在明清時期的當地「夷人」上層分子⁴⁴看來，自己的族類分布於黔西北、滇東北、黔西南、黔中、川南、四川涼山等廣闊地區，這些地方自然也成爲他們的親戚分布範圍與通婚範圍，因此筆者曾撰文從族類自稱、族源與世系的自我認知、是否屬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內婚意義上的聯姻情況等「主位」方面進行綜合考察，指出民族識別以前，在今天被劃定爲彝族的人群中，在較大範圍內應當存在著族群意義上的認同。⁴⁵在嶺光電的論著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他非常自然地把雲南昭通的龍雲、貴州水西安氏的後人安成看作是自己的同族。⁴⁶筆者認爲，川、康大小涼山無疑是嶺光電最熟悉也最感親切的圈子，但他同樣認同那個大致與傳統彝文獻所描述的族群範圍相應的更大的「夷人」圈子，「西南夷族文化促進會」的成員，主要就是來自這個圈子，這個圈子無疑比漢文獻所模糊呈現出的「夷人」世界小。但爲著實際政治活動的需要，他們可以向這個更大的「夷人」世界靠攏，甚至可以創造涵蓋面更廣泛的「夷苗民族」。

嶺光電等人不能回避的，還有一個最大的世界——中華民族。不管是「夷族」還是「夷苗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這是他們必須接受的前提，也是向中央請願的合法性所在。他們力圖從學術上去論證「夷族」與「中華民族」的關係。例如安成就從體貌、語言文字、曆法、民俗等方面反駁過「西南夷族不是中國土著民族」的觀點，⁴⁷嶺光電也從語音中尋求「漢夷一家」的證據，⁴⁸在《西南夷族史》中，嶺光電還贊同西南夷族系三苗之後，與內地民族是緣自一個血統的說法。除了學理上的闡釋外，他們也非常強烈地表達夷族與漢族等其他民族是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的觀點，強調「夷胞」的愛國之心，指出在日本侵華戰爭造成國家危機之時「夷族」對於抗戰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重要性。⁴⁹這其實也可理解為通過一種雙向強調為本民族爭取利益的方式，即一方面表明「夷族」認同於中華民族認同於國民政府，一方面從利害關係的角度提醒重視「夷族」的必要性。

除了切合抗戰這個當時國家最核心的問題之外，「夷族」精英們也精心選擇民國領袖們的相關論述，利用國家主流民族政策的相關表述。《新夷族》第一卷卷首印有孫中山像及總理遺囑。登載總理遺囑不但代表向國家認可的權威靠攏，而且遺囑中對「喚起民眾」的強調亦能為「西南夷族文化促進會」開化西南苗夷民眾的目標所用。在第一頁則選登了蔣介石對陸軍大學學員的訓詞：「我們的民族主義，對外要保持我們整個民族的獨立和統一，不使有那一部份，受人家的侵略；對內要謀平等自由的發展，不許各民族間及人民間，有誰壓迫誰的事實。」⁵⁰這段訓詞顯然非常適合一視同仁對待「夷族」的政治訴求。但孫中山在1924年起草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⁵¹的表述，所有「夷族」精英們都閉口不提，顯係因為「自決」這類提法，已逐漸被國民政府所放棄。⁵²

不能認為夷人精英對「夷族」與「中華民族」關係的闡釋只是一種工具性的需要，而忽略他們內心對此的可能認同。在嶺光電的文字中，可以發現他對漢文史籍的濃厚興趣以及對孔子、諸葛亮等內地歷史人物的崇敬，並能熟練運用這些相關資料來論述「夷族」問題。在內地所受的系統的教育，對他可能也有較大影響。在回憶軍校生活時，他曾提及在北平面對日本軍人時絕不低頭示弱、修築國防工事時充滿幹勁的場景，以及在聽說要同日軍作戰時亟欲「狠狠教訓」素所痛恨的日本人的激動和興奮之情。⁵³

夷務⁵⁴實踐

嶺光電是有著強烈族群意識的人，這種意識與涼山地區「夷人」自相殘殺、封閉落後的現實交織在一起，在成年後的嶺光電心中轉化成一種深刻的痛心感以及全面建設夷區、提升「夷族」在國家中的地位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由此支配了他一生的行動。除了實際的行動外，嶺光電也深知輿論的重要性，在緊張工作之餘，積極把自己的「夷務」實踐、經驗與理想訴諸筆端，在各種報紙、期刊上發表文章，出版專著，並同官員、學者們交往，在研究機構和大學發表演說。這樣，建設夷區就成為1949年前嶺光電論著的主體內容。

甯屬劃歸西康之後，主要針對寧屬「夷民」，劉文輝逐漸提出了「德化、同化、進化」三化政策，⁵⁵儘管這個政策預設了「夷民」對應於愚昧落後的前提，但這個前提在漢人甚至在像嶺光那樣的夷人精英看來是不言而喻的事實，而把同化於漢這樣赤裸裸的大漢族主義作為夷務的指導思想，在當時也是正常不過的主流認識，⁵⁶在進化論思想非常有市場的民國時期，同化甚至被認為等同於進化，正如嶺光電所云：「邊民同化以後，固然以邊民方面

來說，已進步不少」。⁵⁷或許其內心深處，也希望「夷族」的特色不要消失殆盡，這從他民國時期反對夷漢通婚的文章中可以窺知一二，⁵⁸在1949年後的文章中則表現得更為突出。嶺光電最擁護和讚賞的，是三化政策所持的以和平友好的態度對待邊民，積極幫助邊民進步的立場，若干年後，他還回憶說：「四〇年劉正式提出三化政策，要德化同化進化，提得更冠冕堂皇了。一時迷著了許多彝人。」⁵⁹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三化政策」，以及如何以此來對抗以殘害「夷人」著稱的鄧秀廷。

在嶺光電看來，三化政策能否落到實處的關鍵在於教育，⁶⁰甚至可以說，他是在借著三化政策來加強他推行教育的合法性與權威性。重視教育是與他個人的經歷密切相關的。家破人忘之初，在羊仁安的提示下，他意識到，即便貴為土司，不讀書就難以自保，等到他歷十年時間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之後，他自身在智識、視野方面的巨變以及因此而獲得的影響力，使他堅定地把教育視為夷族進步乃至存亡的關鍵。⁶¹他在自己的領地內興辦了斯補小學，以免學費、書本費、供給清貧學生飲食、衣服及文具來吸引大家入學，當這些都收效不大時，他禁不住悲傷落淚，一度想沒收不配合的屬民的財產，後來採取了一種福利性的「強制」措施，向學生家庭借貸糧食，糧食數額以所報志願完成之學業為準則（如大學、高中、技專、初中等），學業完時償還，或移借其親友升學，如學生不守約定中途退學，則須賠償十倍所借糧食價值的財物。⁶²與此同時，他尋找各種機會，送夷人到滎經、會理、西昌、成都、重慶、南京等地的小學、中學、軍校和各種職業學校去學習，為此他放下了土司架子，例如在送學生去成都的途中將座騎讓給學生自己走路，為孩子們購買新衣，並親手為他們洗衣服。⁶³他不算是財力雄厚的土司，為了教育不惜將私人資財大量拋撒，個人生活方面卻極其

儉樸。⁶⁴他的教育實踐也帶來了他意想不到的成果，1950年，他投誠後受到優待，有人不解，解放軍第62軍184師政委梁文英就解釋說，嶺光電對解放涼山是有功勞的，如果不是他培養了那麼多人，解放軍在涼山會寸步難行。⁶⁵今天我們所搜集到的嶺光電民國時期的論著中，直接討論教育的就有《川康保族青年訓練之回顧》、《改進西康寧屬邊教之意見》、《對於邊教的一點意見》、《教育與三化政策》、《邊教難》、《論邊民教育》、《夷人急需生計教育》等數篇。

改革阻礙「夷人」進步的各種不成文制度與習俗是嶺光電的另一個夷務重點。在前提上已經預設了夷人的愚昧落後，在事實上看來很多陋俗也似乎是夷人不能強盛原因，嶺光電採取堅決的措施去加以改革。改革的矛頭首先對准自己的切身利益，各種對土司的貢奉和差役大都取消，他自我克制不去苛索屬民到了連屬民自己都感到不可理喻甚至覺得沒有面子的地步。⁶⁶對夷人吸食鴉片的惡習，他堅決剷除，甚至不惜採取毒打等方式。對不講衛生、迷信巫醫等陋習，他苦口婆心地進行勸說，並出錢為屬民們的房子安裝亮瓦，為他們提供藥品，出巡時帶著注射器為有需要的百姓打針，他還想方設法興建醫院，命令屬民植樹，主持開挖溝堰發展農業等，⁶⁷和他有較深接觸的人，不管是其屬民、其他夷人精英還是漢人官員或學者，少有不被他的這種忘我精神所感動的。⁶⁸1943年，他在康定時因傷寒住院，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在探視後要求醫生一定要想法救他，如缺藥就派人去雅安、成都買，並感慨地說：「如果這個人死了，彝族的進步要推遲一、二十年。」⁶⁹

嶺光電在夷區內部進行的工作，只是他夷務實踐的一個部分。作為民國政府官員、國大代表，他積極利用各種場合，向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呼籲提高夷人地位，告訴外來者如何與夷人相處，建議

各方配合建設夷區，這些從他的《西康省參會應成一個全省人民的議會》、《夷人要求參政的呼籲》、《治理邊務常有的錯誤》、《改革夷民生活應從何處著手》、《邊民起訴問題》、《建設川康夷區計劃書》、《怎樣建設川康夷區》等篇章中有清楚的呈現。這些向外界呼籲的文字表明，相對其理想，嶺光電個人的力量實在太有限了。他政令所及的地方，只是小小的田壩上土司境內，其它地方他只有靠上文所提到的那種談判協商辦法來解決問題。甚至當他當上了腴田區區長，想把他在田壩的一些措施（如辦學校）搬過來時，最終卻只有唏噓感嘆而已。⁷⁰各黑夷家支各主一方、相互間長期械鬥所造成的大小涼山四分五裂的狀況，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嶺光電等地方精英都無可奈何的。

彝族文化探索

嶺光電率部向解放軍投誠後不數年，強大的新中國政權就改變了涼山四分五裂的狀況，一方面，嶺光電當年只能存在於理想中的事業，諸如建立現代政府、全面禁煙、禁止冤家械鬥、廣泛辦學校和醫院等等，很快就變成了現實，當年主要憑借精英人物的權威、策略來進行談判協商解決的事情，現在大體上已能依靠行政力量與相對制度化的辦法來處理。嶺光電這類彝族精英的作用與影響較之民國時期相對降低。另一方面，作為舊時代的軍政人員，他有幸因自己少數民族上層的身份而成爲統戰對象，沒有遭受特別嚴重的政治迫害，⁷¹但在改革與建設涼山地區的實際工作中，已不可能象從前那樣受到借重，只被授予政協委員一類的閒職。嶺光電因此有許多精力來從事研究與寫作活動。儘管有著「文革」等政治運動的衝擊，但他仍然留下數量可觀的文字。而寫作的重點，也轉向了回顧舊時代的親歷親聞、探討彝族文化兩個方面，不再像民國時期那樣充滿強烈的政論色彩以及

奔走呼號從事社會活動的激情。第一個方面的內容，在本書中篇幅很多。在此僅略微分析一下第二個方面的內容。

在1950年解放軍進入涼山之前，嶺光就已經寫下一些介紹本族風俗的文字、編譯了一些本族的民間故事，這應部分歸功於一些學者們的影響和鼓勵。抗戰時期，西南地區成爲大後方，政府機關、高校等紛紛西遷，大小涼山成爲許多人類學者、社會學者的重要田野點，以此爲基礎產生了許多論著。而嶺光電同西遷學者中的好多位都有交往。⁷²抗戰勝利後，他同學界仍然保持著較多聯繫。他曾應四川大學邊政學會的邀請，以「黑夷和白夷」爲題進行演講。他的《彝族民間故事》一書是在其好友、有着深厚文學素養的著名畫家丁天缺的鼓勵和幫助之下完成的，在該書自序中，他也感謝了著名學者蒙文通。⁷³

《彝族民間故事》1945年定稿，但直到1950年2月才由上海時代書局出版，以前常用的「夷族」在書中換成了「彝族」，可能與新中國的民族政策有關。不過須指出的是，在指稱非漢人群時將「夷」改爲「彝」，是清代開始採用的辦法，並非新中國的首創。例如明代首輔高拱所撰安撫貴州水西安氏土司經過的《靖夷紀事》，清代康熙籠春堂刻本就改作《靖彝紀事》。事實上，以「彝」代「夷」的情形是如此普遍，以致於乾隆皇帝諭令四庫館不得改書籍中『夷』字作『彝』⁷⁴，但在時人所作的各種公文和書籍中使用「彝」字似乎不在禁止之列。當然，清王朝同周邊族類的關係與前朝並無本質區別，用字的改動，或許只是與因皇族的「蠻夷」身份而產生的避諱有關。而新中國時期的「彝」，在涵蓋的人群上已不如「夷」之廣，並且背後是民族平等的指導思想。

從嶺光電1950年代後的文字來看，他欣然接受了「彝族」這個新族稱，而且也接受了官方對「彝族」範圍的界定。他著作的

中心之一，是論述涼山彝族文化（主要是文字與禮俗）。從中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兩點：1、他強烈的本族意識以及對本族文化的熱愛時時洋溢在他的文字之中；2、他急於將本族的禮俗、經典、口耳相傳的歷史保存並介紹給世人的殷殷之情。為此他甚至在改革開放前就已寫作了不少這類與當時的政治風氣不協調的文字。他一方面抓緊時間把自己頭腦中豐富的關於涼山彝族的各種知識訴諸筆端，努力整理翻譯彝文經典，另一方面積極訪問知情者，由自己整理成文（他的不少手稿，署的是他和報導人的名字）。他在做這些事時，可能並未想到這些文字全部有出版的機會。因為即便到了改革開放後，他能發表的也主要是文史資料一類的東西。到我們今天來整理出版其文集時，非文史資料性質的內容，許多都存在於泛黃的手稿上，寫作時間從1960年代至1989年他去世之前。也許正因為沒想到要投寄出去發表（至少沒想過要按這樣的方式發表），這些內容大都沒怎麼講究謀篇布局，因為長期接觸彝文的關係，個別漢語表達甚至不夠規範。甚至他總算油印出來的《涼山彝族習俗點滴》一書，也是「事先沒寫提綱，沒按提綱來寫，所以各篇不成系統，前後還有重復之處」，雖經友人提過意見修訂，但大體也只有保持原狀。⁷⁵在我們看來，正是這種未加雕飾的有感而發有聞必錄的文字，或許更能切合作者的心態、涼山彝族文化的存在方式以及本族人心中的歷史樣貌，所以我們不願妄加改動，以存其質。他公開發表於《貴州民族研究》上的《涼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風格就與手稿大為不同。作者下了大力氣去翻譯的彝文經典，因為出版本書的宗旨以及排版困難等原因，本書只能遺憾地割愛了。

他對本族文化的情感使他有時看起來非常「不合時宜」。例如，1950年代，是保持彝族原有的文字還是另創拼音文字，是一個

充滿爭議的話題，嶺光電是老彝文的堅定支持者之一，當時拼音化已為政府和眾多學者所支持，⁷⁶但在1960年代他仍然在文章中委婉而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不久另調工作，同時進行文字改革（擬改拼音文），對彝文接觸得少了，但感情是深厚的。……彝文是方塊字，許多人一見就認為十分難學難用，大有談虎色變之概，實際恰恰相反。我學過四、五種文字，感到沒有那種文字有彝文那麼好學的，看看彝文本身具備的優點就知道了。……由於黨的領導和關懷，近來大力發掘整理各民族文獻和民間文學。聽說所發掘出來的首先記錄原語，再保存整理研究，川滇黔彝族中也將大力進行。可又聽說為此將創造出許多種拼音方案，順音編出詞典，訓練大批幹部等，這工作無疑是繁雜的。我反復思索，認為記錄彝族方面的東西，有個簡切辦法，就是整理彝文，確定含義，注出各方言區讀音，應用時就依義記錄下來了事，比起搞拼音方案簡單得多啊。」⁷⁷拼音化宣告失敗後，許多領導認為不如直接使用漢字，反對雙語教學。嶺光電對此也是發自內心反對，到了可以講出自己觀點的1980年代，他寫了《彝族聚居区人民群众需要彝文》、《成立四川省彝文学校使我想到了什么》兩文，論證繼續使用老彝文的必要性。他也直言自己對彝族音樂的喜愛，並在報上撰文對不重視本族音樂的社會風氣表示遺憾。⁷⁸

餘論

目前已有學者在民族國家建構的大背景下審視現代學術意義上彝族研究確立的過程，試圖勾勒出民國時期彝學的學術理路及不同的視角特點，並以嶺光電、曲木藏堯兩位彝族精英為例探討「主位」學者的研究實踐與言說方式。注意到非漢族群的精英分子如何通過學術實踐表達自己的民族想像與認同，無疑是非常可貴的。但

既有的這類研究卻在資料搜集方面存在著致命的弱點，因此「主位」學者發出的聲音，僅僅是嶺光電的《僕情述論》、曲木藏堯的《西南夷族考察記》等民國時期已經出版的著作，從而只能靜態而片面地呈現他們的思想，難以縱深展開分析。當然，民國時期彝族精英們的論著主要散見於民國時期的報刊，尋覓頗為不易，我們不能苛求並非專門研究嶺光電等彝族精英的時賢有時間與精力去搜集。我們不辭辛勞地在各大圖書館、檔案館中將這些彝族學者的文章從民國時期浩如煙海的報刊中搜集出來，並獲得他們本人或後人的支持，得到了一些未刊稿，並將這些著作彙集在一起，整理出《嶺光電文集》、《曲木藏堯文集》、《李仕安文集》並出版，正是為了方便學界去呈現在「五族共和」的政治架構中被忽略的西南少數民族在國族建構過程中的聲音。

當然，這些文集的價值將是多方面的。除了關於本民族的學術論著外，嶺光電、李仕安、曲木藏堯等人還撰寫了大量關於西南民族治理、邊疆政策、時事分析等方面的文章，這些文章是與民國時期蔚為潮流的邊政關懷聯繫在一起的。因為自身的少數民族身份與境遇，嶺光電等人對邊政的許多方面有著更深切的體會，視角也與漢人官員、學者有差異，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一些建議被地方政府所採納。他們所撰寫的文章，自然也對我們理解民國時期的邊政問題有著重要價值。此外，這些文集還有助與我們去發現民國民族學發展史中那些易受人忽略的支流，對深入推動彝學、西南區域史的研究，無疑也有著重要意義。

註釋

1. 民國時期，西康省省主席劉文輝曾表示，沒有嶺光電，夷人的進步至少推遲二十年（詳正文），對西南少數民族有深入研究的著名學者任乃強撰文稱：「近年西南保族人物之較有地位，僅鄧秀廷，嶺光電，及曲木藏堯與曲木昌明（王濟民）弟兄。鄧氏沉默寡言，不諳漢文，惟善以武力征服保族，曲木弟兄皆白夷之歸漢者，與保族脫節已久，驟難得其信任，故皆不能溝通啓發之效。獨嶺光電君，以土司世族，深通漢情，兼能瞭解國際現【形】勢，與社會進化之理，亦未曾挾用武力，造成何方惡感。雖漢化未嘗背棄保族之任何習俗，熱忱宏願，端在領導本族進化；故其受保族心悅之程度較他人爲高。現鄧秀廷與曲木藏堯已死，僅存嶺君與王濟民二人，謂嶺君爲今世唯一之開明黑夷可，謂其爲保族之權威領導者亦可」（任乃強《我所知道的夷族土司嶺光電先生》，《邊疆通訊》第4卷第八、九期，民國三十六年九月），當地彝族蔣漢安亦稱：「我們深信夷人的開化，必定是由他來奠定基礎。」（蔣漢安《嶺光電熱心教育》，《新康報》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2. 《清史稿》卷513，《四川土司》。
3. 參見本書附錄中阿紮木呷所寫的《回憶開明土司嶺光電》，阿紮木呷曾經是田壩土千戶的屬民，解放后在涼山州畜牧局工作。下文中所引論著，如系本文集中收錄者，不再注明出處。
4. 嶺光電《當土司的時候》。
5. 參見《憶往昔——一個彝族土司的自述》，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第46、53、58頁。
6. 清代在四川大涼山一帶設立寧遠府，所以大涼山一帶被稱爲寧屬。

7.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第二廳《寧屬調查報告彙編》，1939年。
8.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識別為「彝族」的人群，在識別之前自稱為或被稱為「夷人」、「夷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本族的普通人以及精英們自己也不認為「夷人」的稱呼帶有侮辱性，樂於使用（參見嶺光電《僕情述論》）。因此，本文尊重歷史當事人的自我表達，不擅自將「夷」改為「彝」。
9. 阿紮木呷《回憶開明土司嶺光電》。
10. 傳統上，土司的任命、廢除與恢復，都須通過朝廷的批准，皇帝認可，地方高級官員們實際上也擁有很大的建議權，縣官在這些事上是沒有多少權力的。從劉濟南隨其所欲改流，到越嶲縣長用一紙委任狀恢復嶺氏土司之職，說明了進入民國後，在各級軍閥擁有很大實權情況下，特別是在寧屬這樣複雜的地區，土司的任免已相當混亂。同時，是否有唐秋三的委任狀，對嶺氏在田壩的實際統治權亦不會有多大影響，因為當地的彝族百姓們在情感上、習慣上、現實需要上都離不開嶺光電這位土司。
11. 所謂名義上的統一也只是通常的說法，其實當時西藏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尚未形成正式的雙方都明確認可的書面文件及法律，在這個意義上，民國連名義上的統一都未能做到。
12. 劉文輝《建設新西康十講》第一講之第二部分，建康書局，1943年，第24 - 28頁。
13. 胡恭先、劉元瑄、伍柳村《劉文輝和蔣介石在寧屬的明爭暗鬥》，《涼山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第168 - 196頁。
14. 參見嶺光電《我與劉文輝的交往》。

15. 嶺光電、李仕安兩位彝族精英在民國時期解決許多問題的個案使我得到這樣的結論。參見《嶺光電文集》、《李仕安文集》（這兩部文集亦將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16. 參見嶺光電《我與劉文輝的交往》。
17. 參見嶺光電《我在映田特別政治指導區工作的經歷》。
18. 參見嶺光電《我走向新前途的經過》。
19. 參見《憶往昔——一個彝族土司的自述》，第43頁。
20. 參見嶺光電《保蘇概述》。
21. 參見高玉柱、喻杰才《西南沿邊土司民眾代表請願意見書》，《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年7月，第58-63頁。
22. 四篇文章分別載於《新夷族》第1卷第1期第35-47、68-73、74-75、64-67頁。
23. 參見《英宗正統實錄》卷177，「正統十四年四月壬子」條、「正統十四年五月癸未」條、《世宗嘉靖實錄》卷358，「嘉靖二十九年三月辛未」條、《英宗實錄》卷195，《景泰附錄》卷13，「景泰元年八月壬申」條等等，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24. （明）張岳《小山類稿》（四庫本）卷10，《答楊僉憲》。
25. （明）郭子章《黔記》卷，「羅羅」在1950年代被識別為彝族。
26. 當然，界限也並不總是那麼分明，特別是清初用「苗」來稱呼今天彝區的族類較為常見，如吳三桂常稱水西安氏及其所領族類為苗。參見《清聖祖康熙實錄》卷12，第16-17頁。
27. 關於這些稱謂，可參見楊成志：《中國西南民族中的羅羅族》（《地學雜誌》1934年第1期抽印本）、方國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7頁）、自文清

《彝族自治考釋》（貴州彝學會編《貴州彝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8月版）。

28. 民國《威寧縣誌》卷17，《雜事志》之《土司並苗蠻》。這裏的夷顯然是指婁素濮（當地彝族自治稱婁素濮），直到現在，威甯的婁素濮（彝族）尚有黑、白的區分。
29. 參見林耀華：《涼山夷家》，北京，商務印書館，1947年5月版，第1頁。
30. 例如，越嶲曲木支夷人王治國，為進入中央政治學校蒙藏華僑班，改名為曲木藏堯，給別人製造自己是藏人的印象，以便取得入學資格。曲木藏堯於1942年英年早逝後，其好友張伯倫在《夷族的革命先進——曲木藏堯》（收入《曲木藏堯文集》，該文集將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一文中寫到：「時中央感邊陲多故，實由於民族間隔膜與政治不修所致，遂創造蒙藏華僑班於中央政治學校內，曲木同學為達成其報效黨國，整理邊備之宿願，復易名曲木藏堯考進該班。」此文對曲木藏堯改名的原因說得比較含蓄，彝族老人李仕安則直接告訴我說，改名的原因是他不是藏族、蒙古族，沒有入學資格。
31. 這批請願的精英分子中，嶺光電、曲木藏堯、王奮飛、王濟民等來自四川涼山，自稱夷人無疑。高玉柱、喻杰才所屬的族群，在漢語語境中如何自稱筆者尚缺乏了解。
32. 高玉柱《夷苗民族概況》，《新夷族》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第248 - 249頁。
33. 《西南夷苗民眾代表來京請願經過》，《新夷族》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第188 - 194頁。
34. 方治《為西南夷苗同胞進一言》，《新夷族》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第173 - 175頁。

35. 參見《西南夷族文化促進會宣言》，《新夷族》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第52頁。
36. 嶺光電《保蘇概述》。
37. 參見《西南夷族文化促進會宣言》。
38. 嶺光電《保情述論》之第四篇，《國難期中夷胞應有的認識》。
39. 《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的幾項主要統計數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404_16768.htm。
40. 李仕安老先生就告訴過筆者，當時他們在估計「夷族」人口數量時都有誇大的傾向，目的是爲了得到重視。
41. 筆者並沒有見到彝族識別和命名的原始資料，與此相關的知識主要來源於自己在貴州西北部的田野調查以及李紹明、馮敏的《彝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頁）、美國學者斯蒂文·郝瑞的《田野中的族群關係與民族認同》（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頁）等論著。
42. 除了前面提到的他所給出的「夷族」人口較從前大幅減少之外，他的夷族史基本上沒有涉及湖南、黔東等自明清傳統漢文獻模糊地顯示出來的「苗」居住的區域。參見嶺光電《西南夷族史》。
43. 嶺光電《西南夷族史》。
44. 因爲彝文獻的生產者與使用者均是上層分子，所以我們無法得知明清時期普通「夷人」的族群意識。
45. 溫春來《彝、漢文獻所見之彝族認同問題——兼與郝瑞教授對話》，《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46. 從嶺光電所著《對龍雲及其兒子的印象》中可以看出，龍雲嶺光電交談時，雙方都會用「我們民族」這樣的字眼。出生在四

川雷波的李仕安先生也曾告訴我，當時龍雲做了雲南省主席，他們也有「與有榮焉」之感。嶺光電在南京讀書時，有人曾想爲他介紹貴州水西女子安成，儘管嶺光電深知本族習俗是嚴厲禁止與他族通婚的，但嶺光電認爲他娶安成不會有問題，因爲水西安家的大名早已傳遍涼山。他擔心的是安成已經不會說彝話，怕別人因此懷疑她並非水西安氏之後人。

47. 安成《西南夷族不是中國土著民族嗎》，《新夷族》1卷1期，第1-5頁。
48. 嶺光電《以語音看漢夷關係》。
49. 嶺光電《國難期中夷胞應有的認識》；阿弼魯德《中華民族之復興與西南夷》，《新夷族》1卷1期，第8-10頁；曲木藏堯《國難嚴重下之西南國防與夷族》，《新夷族》1卷1期，第48-51頁。
50. 《新夷族》第1卷第1期，第1頁。
51. 《孫中山文集》，團結出版社，1997年，第565頁。
52. 松本真澄著，魯忠慧譯《中國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論」爲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4-127頁。
53. 嶺光電《憶往昔——一個彝族土司的自述》，第63、66、72頁
54. 在當時的西康，通常把處理寧屬「夷人」的事情稱爲「夷務」，嶺光電自己也常用這個詞語。
55. 劉文輝《建設新西康十講》之第三講《建設新西康的三化政策》。
56. 孫中山1921年3月6日的演講中，就明確提出將滿、蒙、回、藏同化於漢族，使中國成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家。」（《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473頁），1943年以蔣介石

名義發表的《中國之命運》，通常也被視為一種赤裸裸的同化論。

57. 嶺光電《教育與三化政策》。
58. 嶺光電《俚情述論》之第五篇，《談談漢夷通婚問題》。
59. 嶺光電《劉文輝與鄧秀廷間的一些情況》。
60. 嶺光電《教育與三化政策》。
61. 他在《我在夷區實施建設的經驗》一文中特別說道：「以我個人來作例子，如果我不讀書，必定不會有目前的認識，反之他們能得到受教育的機會，也一定能像我。」
62. 嶺光電《我在夷區實施建設的經驗》。
63. 阿紮木呷《回憶開明土司嶺光電》。
64. 參見阿紮木呷《回憶開明土司嶺光電》、嶺光電《斯補醫院誕生的前前後後》中。嶺光電《我在夷區實施建設的經驗》中也提到：「記得開辦（斯補小學）時，為設置許多用品，手中一些錢已經用光，黑板便無力製造了。最後只有想廢物利用的辦法。」筆者在2007年11月採訪生於1913年、曾積極活躍在寧屬地區的彝族老人李仕安時，他也對我說過嶺光電自奉甚薄，節約錢出來辦教育。
65. 梁文英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這麼多人做翻譯和溝通工作，那麼解放軍在涼山就會有太多困難。而這些人大都是嶺光電辦教育培養出來的。梁文英此話也是李仕安先生告訴我的。
66. 參見阿紮木呷《回憶開明土司嶺光電》。
67. 嶺光電《越雋田壩建設社會工作概況》、《我在夷區實施建設的經驗》。
68. 參見本文集附錄中的「時人眼中的嶺光電」、「追悼與回憶」兩個部分的文章。

69. 嶺光電《我與劉文輝的交往》。2007年11月我拜訪李仕安時，他也向我提過劉文輝的這句話。
70. 嶺光電《我在映田特別政治指導區工作的經歷》。
71. 文革時期嶺氏亦受到衝擊，但嶺氏系國民黨黨員、軍長、立法委員、軍統、袍哥，而且被認為是投誠而非起義人員，如果他不是少數民族，上述種種身份加在一起，可能就不只是文革時期被批鬥、收容關押那麼簡單了。
72. 參見本書附錄中的「時人眼中的嶺光電」部分。
73. 嶺光電《彝族民間故事·序言》、《我與劉文輝的交往》。
74. 參見《清史稿》卷482，《儒林傳三》，《劉逢祿傳》。
75. 嶺光電《〈涼山彝族習俗點滴〉前言》。
76. 也有一些彝族精英是拼音化的堅定支持者，如李仕安老先至今仍在對我講拼音化的優越性。
77. 嶺光電《對彝族文字的看法》。
78. 嶺光電《多播放點民族音樂》。

《嶺光電文集》的資料搜集、研究與出版工作獲得香港特別
行政區大學研究資助局和台灣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
資助，謹此鳴謝。

上冊目錄

插圖

1. 著彝裝的嶺光電
2. 嶺光電故居
3. 青年嶺光電
4. 南京中央軍校時期的嶺光電
5. 壯年嶺光電
6. 嶺光電的乾爸、曾任川邊各軍總司令的羊仁安
7. 1947年8月，西康省彝族參政請願團在南京期間，嶺光電、羅正洪在金陵大學與該校教師合影
8. 1947年9月13日南京《建設日報》所登西康夷族參政請願團合影照
9. 1945年5月4日西康《新康報》發表的「青年領袖嶺光電」一文
10. 嶺光電編輯的《新康報》「邊風」欄目
11. 嶺光電所著《保情述論》封面
12. 嶺光電所著《彝族民間故事》封面

編輯凡例

導論

「夷族」意識、「夷務」實踐與彝族文化
——寫在《嶺光電文集》出版之際（溫春來）

嶺光電簡明年譜（爾布什哈） 1

嶺光電先生著作目錄（溫春來、爾布什哈編） 5

1949年前撰寫的論著

一、書稿

1. 保情述論 20
2. 彝族民間故事 107

二、「夷族」歷史與文化研究

1. 西南夷族史 244
2. 夷族中階級之名詞與其特俗 261
3. 關於夷文 268
4. 夷人過年 270
5. 黑夷和白夷 273
6. 保蘇概述 279
7. 以語音看漢夷關係 283

三、「夷區」治理與建設

1. 如何推進邊務 288
2. 我在夷區實施建設的經驗 292
3. 建設川康夷區計劃書 306
4. 對於邊教的一點意見 309
5. 如何接近夷人 311
6. 教育與三化政策 316
7. 邊區需要的幹部 319

| | |
|----------------------------------|-----|
| 8. 邊教難 | 322 |
| 9. 論邊民教育 | 324 |
| 10. 夷人急需生計教育 | 329 |
| 11. 治理邊務常有的錯誤 | 332 |
| 12. 邊地青年應有的一點認識 ——駁經濟金錢爲事業之母論 | 336 |
| 13. 西康省參會應成一個全省人民的議會 | 341 |
| 14. 邊疆民族新生命 | 345 |
| 15. 我對雷波夷人的觀感 | 350 |
| 16. 夷人要求參政的呼籲 | 355 |
| 17. 越嵩田壩之饑荒 | 358 |

四、編譯民間文學

| | |
|-------------|-----|
| 1. 夷番漢的再生—— | 362 |
| 2. 鍋莊舞 | 367 |
| 3. 保羅經典選譯 | 370 |
| 4. 戰歌 | 373 |
| 5. 保羅出嫁歌 | 375 |

五、其它

| | |
|---------------|-----|
| 1. 《邊風》編後話 | 382 |
| 2. 以個人立場看從軍 | 383 |
| 3. 美軍在華之理想登陸地 | 386 |

中冊目錄

插圖

1. 戴勛章的嶺光電
2. 嶺光電與太太曲哈嫫（四川省政協委員）合影
3. 1981年受聘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與三兒嶺福祥在學院大門前合影
4. 嶺光電1958年編印的彝文書籍

1949年後撰寫的論著

一、書稿

1. 涼山彝族習俗點滴 2

二、作者自分類文章

(I) 畢摩·蘇尼

1. 彝族畢摩 206
2. 畢的諺語 210
3. 畢摩獻祖經 215
4. 畢摩爲啥用綠枝插神座 225
5. 彝番人爲啥用牲畜來治病 226
6. 古人相殘 227
7. 畢阿什拉則的裏金法器 229
8. 試談畢摩和蘇尼 232

(II) 土司事蹟

1. 試釋茲耄（土司）涵義 238
2. 百回千不還 240
3. 勾心斗角 244
4. 馬假惹以 248
5. 鄧秀廷對待幾家土司 251

(III) 土司·等級

1. 四件事實 258
2. 祿安佑之死 262
3. 曲諾的含意 267
4. 百戶史主用人作牲 271
5. 五道娃子及有關習慣法 274
6. 糊塗黑彝解決婚姻案 277

(IV) 婚俗·喪葬

1. 四個多妻人的情況 282
2. 彝族古代葬法 287
3. 彝族奴隸社會無人殉葬之事 290

(V) 古規·習俗

1. 涼山彝族古規 292
2. 懲治五個凶彝的事例 300
3. 不打丫頭，娃子的規矩 304
4. 養羊上千數，需要滾木筒 305

(VI) 煙·酒·馬

- | | |
|----------|-----|
| 1. 酒的諺語 | 308 |
| 2. 偷的諺語 | 313 |
| 3. 拉惹買名馬 | 316 |

(VII) 冤家相鬥

- | | |
|--------------------|-----|
| 1. 必者拉覺子孫相殘結局 | 320 |
| 2. 不者蜀夫與者不二妮相殘 | 328 |
| 3. 伍幾補哈與足助灑禾之鬥 | 333 |
| 4. 爭奪遺產與招請漢兵 | 337 |
| 5. 冤家械鬥影響生態的結果 | 339 |
| 6. 季氏阿祿的三件事 | 342 |
| 7. 荒唐的案件 | 350 |
| 8. 驚惶失誤 | 351 |
| 9. 瘟疫也被利用 | 353 |
| 10. 行刺遭反擊 | 355 |
| 11. 耿受拉切之言行 | 357 |
| 12. 阿侯液堵赤哈之死 | 359 |
| 13. 和都舉者的評語 | 362 |
| 14. 政協委員反復叛亂 | 364 |
| 15. 烏斯人相殘，峨邊黑彝乘機而入 | 366 |
| 16. 爲頓豆花死了一百人 | 369 |
| 17. 武德墾社窺視下土司屬地 | 371 |
| 18. 射殺野牛 | 374 |
| 19. 妄結冤仇 | 375 |
| 20. 盧占鼈父子 | 378 |

(VIII) 漢軍在涼山

1. 清軍來打後出現的事 384
2. 冕寧羅洪與果基冤仇的起始與結局 387
3. 李德吾被打死的經過 389
4. 紅軍經過後鄧秀廷所勒索的款與挑撥 391
5. 冕寧抗捐軍 392
6. 鄧秀廷臨死前對普雄的陰謀 394
7. 劉文輝與鄧秀廷間的一些情況 396

(IX) 鄧秀廷剿彝

1. 鄧秀廷打伐彝人的事蹟 408
2. 一打傷一片 411
3. 母洛改子的行刺 414
4. 四個羅洪人被殺 418
5. 遷怒於瓦渣人 419
6. 打伐瓦渣人的始末 421
7. 遷怒於雙角人 425
8. 毛省只剩七人了 428
9. 死裏逃生 435
10. 對鄧秀廷的一次間接打擊 438
11. 鄧秀廷捉賣四十八家人 443
12. 鄧秀廷所任用的彝人 445

(X)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 450

(XI) 羊仁安與涼山諸彝的關係

- | | |
|---------------|-----|
| 1. 評論幾姓土司家的人 | 505 |
| 2. 殺嶺安氏 | 506 |
| 3. 相祿安佑 | 508 |
| 4. 打彭烏甲 | 510 |
| 5. 彝人是不好打的 | 511 |
| 6. 打彝後的緊張 | 512 |
| 7. 對剿辦普雄 | 513 |
| 8. 利用彝人、愛護彝人 | 514 |
| 9. 解救果基阿月、沙特人 | 516 |
| 10. 講情送禮 | 517 |
| 11. 殺兩個彝人 | 519 |
| 12. 視察兩鹽歸來 | 520 |
| 13. 營救洋人 | 523 |
| 14. 剝老皮子 | 525 |

(XII) 羊仁安與劉文輝的關係 528

(XIII) 政論·見聞

- | | |
|-----------------|-----|
| 1. 涼山彝族教育問題 | 534 |
| 2. 酗酒問題 | 542 |
| 3. 對現實社會我是滿意的 | 548 |
| 4. 在涼山火車上的見聞 | 552 |
| 5. 楚雄州慶的印象 | 554 |
| 6. 政協上層委員應給級別待遇 | 557 |
| 7. 甘洛氣候變化的預兆 | 559 |

下冊目錄

插圖

1. 晚年嶺光電
2. 1984年受聘為雲南省社科院楚雄彝民族文化研究所顧問，與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堯漢合影
3. 嶺光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翻譯整理的部分彝文古籍
4. 嶺光電手跡

三、西南民族歷史、文化研究與評論

- | | |
|-----------------------|----|
| 1. 對古代南中爨姓的看法 | 2 |
| 2. 談「陽苴咩城」含義 | 10 |
| 3. 涼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 | 13 |
| 4. 彝文好像不能拼音字那麼用 | 39 |
| 5. 對彝族文字的看法 | 44 |
| 6. 彝族聚居區人民群眾需要彝文 | 51 |
| 7. 成立四川省彝文學校使我想到了什麼 | 57 |
| 8. 對一些彝漢詞的猜想 | 63 |
| 9.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我對諸葛亮的看法 | 68 |
| 10. 多播放點民族音樂 | 71 |

四、西康人、事聞見

1. 靖邊部改組及其對布拖彝人的屠殺 74
2. 羊仁安在雅安行政檢討會上的表現 81
3.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與鄧秀廷的關係 84
4. 鄧秀廷進剿會理蔡三老虎和八且家圍攻昭覺縣城經過 86
5. 憶「樂西公路」北段邊民築路隊 92
6. 雷波長官司相姓 102
7. 蔣如珍之死 105
8. 涼山鴉片的興滅 110
9. 解放前麻疹對彝人生命的嚴重危害 114
10. 嶺承恩的軼事 117
11. 大涼山上的阿候人 122

五、個人經歷點滴

1. 憶往昔——改土歸流及我再任土司期間的改革 132
2. 憶往昔——求學時代 204
3. 憶往昔——回憶舅舅 254
4. 難忘羊仁安對我的培養 281
5. 當土司的時候 285
6. 我在映田特別政治指導區工作的經歷 298
7. 在十三年中幹了些什麼 308
8. 私立斯補邊民小學 341
7. 在十三年中幹了些什麼 341
9. 斯補醫院誕生的前前後後 350
10. 走向新前途的經過 354

| | |
|----------------|-----|
| 11. 三見蔣介石 | 364 |
| 12. 我與劉文輝的交往 | 369 |
| 13. 對龍雲及其兒子的印象 | 392 |
| 14. 我與張沖的一次談話 | 399 |
| 15. 憶李天明 | 402 |

六、社會評論

| | |
|---------------|-----|
| 1. 醫院衛生秩序應以改進 | 406 |
| 2. 部隊應加強紀律 | 409 |

七、信函

| | |
|-------------------------|-----|
| 1.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3年3月12日） | 412 |
| 2.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3年3月18日） | 413 |
| 3.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3年4月5日） | 414 |
| 4.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3年5月26日） | 416 |
| 5.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4年1月2日） | 417 |
| 6.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4年3月20日） | 418 |
| 7.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4年11月15日） | 419 |
| 8.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5年1月17日） | 421 |
| 9.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4年4月18日） | 422 |
| 10.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8年1月7日） | 423 |

附錄一、寫給嶺光電的信函

| | |
|-------------------------|-----|
| 1. 嶺邦正致王奮飛與嶺光電（1936年） | 426 |
| 2. 沈伍幾致嶺光電（1958年3月23日） | 428 |
| 3. 陳宗祥致嶺光電（1977年12月30日） | 430 |

| | |
|--------------------------|-----|
| 4. 陳宗祥致嶺光電（1978年7月9日） | 432 |
| 5. 蒙默致嶺光電（1978年9月3日） | 434 |
| 6. 王家祐致嶺光電（1979年8月9日） | 437 |
| 7. 吳瑤階致嶺光電（1979年8月28日） | 439 |
| 8. 李德君致嶺光電（1979年11月20日） | 440 |
| 9. 何耀華致嶺光電（1980年2月1日） | 442 |
| 10. 李維品致嶺光電（1980年7月12日） | 443 |
| 11. 馬學良致嶺光電（1980年11月22日） | 445 |
| 12. 鄧少琴致嶺光電（1980年12月16日） | 446 |
| 13. 余宏模致嶺光電（1982年3月16日） | 447 |
| 14. 高加樂致嶺光電（1983年4月10日） | 449 |
| 15. 胡慶鈞致嶺光電（1983年5月12日） | 452 |
| 16. 王家祐致嶺光電（1985年8月13日） | 454 |
| 17.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5年10月14日） | 456 |
| 18.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6年2月19日） | 457 |
| 19.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6年7月6日） | 459 |
| 20.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6年12月11日） | 460 |
| 21. 韋清風致嶺光電（1987年7月28日） | 461 |
| 22.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8年1月23日） | 463 |
| 23. 韋清風致嶺光電（1988年10月17日） | 465 |
| 24.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9年1月15日） | 467 |

附錄二、時人眼中的嶺光電

| | |
|------------------------|-----|
| 1. 聽僑胞代表嶺光電氏談話後（馬學良） | 470 |
| 2. 介紹越嶺暖帶密土司嶺光電（莊學本） | 473 |
| 3. 我所知道的夷族土司嶺光電先生（任乃強） | 476 |

4. 青年領袖嶺光電（文韜） 480
5. 嶺光電熱心教育（蔣漢安） 482
6. 彝人首領（顧彼得 Pote Gullart） 484

附錄三、追思與回憶

1. 回憶父親嶺光電（爾布什哈） 494
2. 嶺光電與昭覺和平解放（爾布什哈） 502
3. 感念祖父嶺光電（嶺惹） 507
4. 悼念嶺光電先生（劉堯漢） 510
5. 回憶開明土司嶺光電（阿紮木呷） 512
6. 彝族土司嶺光電（馬林英、爾布） 532
7. 彝族土司嶺光電先生二三事（羅德華、張全昌） 536

嶺光電簡明年譜

爾布什哈

1913年3月31日（農曆二月二十四日）出生於四川省越嶲縣大田壩（今屬甘洛縣）驛站世襲土司家庭，彝名斯補慕理。

1918年（五歲）父親去世。

1923年（十歲）到田壩集場漢族私塾讀書。

1926年（十三歲），遭受地方軍閥劉濟南“改土歸流（劉）”之害，母親被殺身亡。

1927年（十四歲）6月，得川邊軍總司令羊仁安保護，入漢源縣富林小學初小讀書。8月參加袍哥組織。10月入西昌縣雞心石小學（清代瀘峰書院）高小讀書。

1929年（十六歲），3月考入西昌縣立中學初中讀書。

1932年（十九歲），3月考入成都聯合中學（石室中學）高中讀書。

1933年（二十歲），5月考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入伍生團，集體加入國民黨組織，次年轉入十期一總隊步兵科學習。

1934年（二十一歲），5月參加籌建西南彝族文化促進會，任執行委員。11月加入復興社組織。

1936年（二十三歲），6月於中央軍校畢業。7月參加編輯出版西南彝族文化促進會《新彝族》第一期刊物，並為刊物撰寫了《西南夷族史》等文章。8月加入軍統組織，分配到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辦公廳工作。11月參加重慶行營組織的邊區調查團到寧屬（今涼山州、攀枝花市）各地調查，任少尉翻譯。

1937年（二十四歲），1月任寧屬漢彝民團彝務大隊長，回到家鄉，被受到“改土歸流（劉）”殘害的彝民擁戴，經越嶲縣政府批准

恢復土司職務，歸還土司印信。3月創辦私立私補邊民小學，自任校長。7月隨邊區調查團在鹽源（包括木裏），鹽邊期間，調解彝人與當地少數民族土司間的矛盾關係。11月任四川省邊民教育委員會委員。

1938年（二十五歲），4月受中央軍校成都分校委托，招收彝族青年入校培訓。5月，參加四川省邊民教育考察團到寧屬各縣考察民族教育。9月任國民革命軍二十四軍少校參謀。

1939年（二十六歲），2月任西康省政府中校參議。6月任西康省保甲軍訓合一訓練所助教。西康省政府主席行轅彝文秘書。7月參加調查處理省主席交辦的越西縣劣紳殘害彝人的三件案子。9月升任省保甲軍訓合一訓練所教官。

1940年（二十七歲），1月任“樂（山）西（昌）公路”邊民築路隊北段支隊支隊長，參加修築打通國際交通縣的“樂西公路”。4月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漢源分團籌備處幹事。5月任腴田特別政治指導區民兵團副團長。

1941年（二十八歲），9月任寧屬邊民訓練所副教育長。12月任委員長西昌行轅彝文秘書。

1942年（二十九歲），1月升任甯屬邊民訓練所教育長。2月受聘為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彝文講師，西昌縣六中學地理教師。9月任西康省幹部訓練團上校教官。

1943年（三十歲），3月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西康省支團部籌備處幹事會幹事。9月在成都出版《保情述論》專著。10月在成都印刷發行《邊政關鍵》一書。

1944年（三十一歲），2月任腴田特別政治指導區區長。12月組織西康省彝民族文化促進會（籌備時稱寧屬邊民文化協進會），任理事長。

1945年（三十二歲），3月任寧屬剿匪總指揮特遣支隊支隊長。6月任西康省政府寧屬屯墾委員會委員。

1946年（三十三歲），2月受西昌行轅、寧屬屯墾委員會派遣，到冕寧縣沙壩調停中央軍、靖邊司令部武裝與被鄧秀廷驅趕的彝家支武裝間的戰事。3月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西康省支團部幹事會幹事。

1947年（三十四歲），3月參加省政府召開的“雅屬行政檢討會”，會後同羊仁安等人前往榮經縣招撫平息延時年餘的“雅屬武裝暴動事件”。4月聯繫組織西康省彝族參政請願團。5月任西康省政府邊務專員。7月任請願團團長赴南京請願。8月任國防部中校參謀。9月由三民主義青年團西康省支團部幹事轉任國民黨西康省黨部執行委員。10月獲國民政府頒發的“四等嘉禾勳章”、“嘉惠青年”牌匾。

1948年（三十五歲），3月當選國民政府立法院第一屆立法委員。8月獲國防部頒發的“陸軍甲種二等獎章”。

1949年（三十六歲），12月任陸軍新編第十一軍第四師師長，西南反共救國軍第五縱隊司令。

1950年（三十七歲），1月任陸軍第二十七軍少將副軍長，在私立斯補邊民小學醫療室的基礎上建立斯補醫院，自任院長。2月任西南幹部訓練團邊務班主任，彝族新四師師長兼陸軍第二團團長，西南邊政委員會副主任，西南長官公署昭覺指揮所副指揮長；參加國民革命同志會，任書記長。2月，在上海出版《彝族民間故事》一書。3月，任西南反共救國軍第三路副總指揮。4月，在昭覺縣城接受解放軍代表招撫，率二十七軍軍部及警衛營四百多官兵到西昌接受改編，同時被任命為西昌軍分區民族幹部訓練班班主任。

1951年（三十八歲），1月調雅安西康省政府交際處（蒼坪山）學習。

1954年（四十一歲），7月任蘆山縣文教科科員。

1957年（四十四歲），1月調成都任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調查第四工作隊隊員。

1958年（四十五歲），9月任四川省民族出版社圖書資料員。

1961年（四十八歲）4月，任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圖書管理員。

1966年（五十三歲），11月被甘洛縣中學紅衛兵揪到甘洛縣批鬥。

1969年（五十六歲），1月送進甘洛縣公安收容所關押。

1971年（五十八歲），2月出縣公安收容所，進縣政協勞動改造。

1978年（六十五歲），6月參加四川省民委會彝文工作組搜集整理彝文詞彙工作。

1981年（六十八歲），4月受聘到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整理彝文古籍。

1982年（六十九歲），3月受聘為中央民族學院彝族歷史文獻專修班任課教師。先後翻譯整理了十多冊用於教學的彝文古籍油印書籍。

1983年（七十歲），2月任涼山州政協第五屆委員、常委。12月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組織。

1984年（七十一歲），3月受聘為雲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顧問。

1985年（七十二歲），4月增補為四川省政協第五屆委員。

1988年（七十五歲），6月在昆明出版回憶錄《憶往昔》一書。10月任四川省黃埔軍校同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

1989年（七十六歲），2月在西昌病逝。

嶺光電先生著作目錄

溫春來、爾布什哈編

一、書稿

1. 《保情述論》，成都開明書店，1943年。
2. 《邊政關鍵》，《保情述論》封底所載廣告云，此書（即《邊政關鍵》）係“作者又一著作，與本書（《保情述論》）同為研究邊情之巨著”，據此，《邊政關鍵》當出版於1943年左右，出版者疑為成都開明書店。
3. 《夷族民間故事》，上海時代書局，1950年（完成於1947年）。
4. 《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 《凉山彝族习俗点滴》，未刊，1982年。

二、文章（包括學術論文、政論文章、文史資料）

1. 〈西南夷族史〉，《新夷族》1卷1期，民國二十五年。
2. 〈夷族中階級之名詞與其特俗〉，《新夷族》1卷1期，民國二十五年。
3. 〈石達開在寧屬之失敗經過〉，《新寧遠》第十、十一期合刊，民國三十年九月。
4. 〈火把節與邊民應有的認識〉，《新康報》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八日第一版。
5. 〈如何推進邊務〉，《寧遠報》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6. 〈關於夷文〉，《新康報》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第四版。

7. 〈〈邊風〉編後話〉，《新康報》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第四版。
8. 〈讀“三年中無一件邊民案”後〉，《新康報》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三版”。
9. 〈以個人立場看從軍〉，《新康報》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六日第四版。
10. 〈教育與三化政策〉，《新康報》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第四版。
11. 〈邊區需要的幹部〉，《新康報》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二版。
12. 〈邊教難〉，《新康報》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第四版。
13. 〈美軍在華之理想登陸地〉，《新康報》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第二版。
14. 〈夷人過年〉，《新康報》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八日第三版。
15. 〈論邊民教育〉，《新康報》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四日第一、四版。
16. 〈對於邊教的一點意見〉，《邊疆服務》第十一期，民國三十五年九月。
17. 〈如何接近夷人〉，《邊疆服務》第十一期，民國三十五年九月。
18. 〈夷人急需生計教育〉，《邊聲報》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第四版、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二版。
19. 〈治理邊務常有的錯誤〉，《寧遠報》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20. 〈邊地青年應有的一點認識——駁經濟金錢爲事業之母論〉，《新康報》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六日第三版、七日第三版。

21. 〈邊疆民族新生命〉，《邊聲報》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二版，三月九日第四版。
22. 〈夷人要求參政的呼籲〉，《邊聲報》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七日第四版。
23. 〈保蘇概述〉，《康藏研究月刊》第七期，民國三十六年四月。
24. 〈怎樣建設川康夷區〉，《建設日報》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二版、七月二十八日第二版。
25. 〈西康省參會應成一個全省人民的議會〉，《邊聲報》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第四版。
26. 〈我對雷波夷人的觀感〉，《康藏研究月刊》第十一期，民國三十六年八月。
27. 〈建設川康夷區計劃書〉，《邊疆通訊》，第四卷，第八、九期合刊，民國三十六年九月。
28. 〈我在夷區實施建設的經驗〉，《邊疆通訊》，第四卷，第八、九期合刊，民國三十六年九月。
29. 〈黑夷和白夷〉，原載《邊聲報》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四版、二十二日第一版，後又轉載於《西方日報》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四版、《邊政公論》第七卷第二期，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30. 〈土著民族名額不容侵佔〉，《大公報》（上海），民國三十六年，具體日期不詳，編者暫未找到此文。
31. 〈還是落後的夷人吃虧〉，《建設日報》，民國三十七年四月。（據嶺光電《憶往昔——一個彝族土司的自述》第107頁，1948年4月在南京開立法會期間，他爲了回應別人對彝人的攻擊，在《建設日報》上發表了此文。編者暫未找到此文）

32. 〈以語音看漢夷關係〉，《西方日報》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第四版。
33. 〈越西田壩之饑荒〉，《西康日報》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第三版。
34. 〈幸而滿族沒有祖國——駁滿族不存在論〉，《大公報》（上海），1948年，具體日期不詳，編者暫未找到此文。
35. 〈我作的事〉，《中央日報》（成都），1949年，具體日期不詳，編者暫未找到此文。
36. 〈在彝民中搞医药〉，《西康衛生報》（雅安），1953年，具體日期不詳，編者暫未找到此文。
37. 〈还是工人狠〉，《边疆文艺》（雲南），1954年，具體期數不詳，編者暫未找到此文。
38. 〈鸡执母仇〉，《民间文学》（北京），1954年，具體期數不詳，編者暫未找到此文。
39. 〈靖边部改组及其对布拖彝人的屠杀〉，《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1964年。
40. 〈凉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
41. 〈对龙云及其儿子的印象〉，《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4年。
42. 〈蒋如珍之死〉，《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5年。
43. 〈忆往昔——改土归流及我再任土司期间的改革〉，《彝族文化》，1985年增刊。
44. 〈忆往昔——求学时代〉，《彝族文化》，1986年年刊。
45. 〈忆往昔——回忆舅舅〉，《彝族文化》，1986年年刊。

46. 〈三见蒋介石〉，《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86年。
47. 〈邓秀廷进剿会理蔡三老虎和八且家围攻昭觉县城经过〉，《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87年。
48.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我对诸葛亮的看法〉，《文史杂志》1987年第2期。
49. 〈人啊，不可为酒所害〉，《凉山日报》，1988年4月30日。
50. 〈多播放点民族音乐〉，《凉山日报》，1988年6月8日。
51. 〈谈“阳苴咩城”含义〉，《彝族文化》1989年刊。
52. 〈岭承恩轶事〉，《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
53. 〈忆李天明〉，《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
54. 〈斯补医院诞生的前前后后〉，《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
55. 〈走向新前途的经过〉，《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
56. 〈必哲拉觉子孙相残的结局〉，《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
57. 〈邓秀廷所任用的彝人〉，《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
58. 〈试谈兹莫土司含义〉，《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
59. 〈谈谈呗毫和苏妮〉，《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
60. 〈对一些彝汉词的猜想〉，《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
61. 〈解放前麻疹对彝人生命的严重危害〉，《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

62. 〈二十年代刘济南在田坝所为〉，《汉源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輯。
63. 〈美机坠毁黑马溪〉，《汉源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輯。
64. 〈忆“乐西公路”北段边民筑路队〉，《汉源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輯。
65. 〈大凉山上的阿侯人〉，《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輯，1996年。

三、未刊手稿（現存手稿均寫於1949年後）

1. 毕摩·苏尼

- 1) 彝族毕摩
- 2) 毕的谚语
- 3) 毕摩献祖经
- 4) 毕摩为啥用綠枝插神座
- 5) 彝番人为啥用牲畜来治病
- 6) 古人相残
- 7) 毕阿什拉则的裏金法器
- 8) 试谈毕摩和苏尼

2. 土司事迹

- 1) 试释兹耄（土司）涵义
- 2) 百回千不还
- 3) 勾心斗角
- 4) 马假惹以
- 5) 邓秀廷对待几家土司

3. 土司·等級

- 1) 四件事實
- 2) 祿安佑之死
- 3) 曲若的含意
- 4) 百戶史主用人作牲
- 5) 五道娃子及有關習慣法
- 6) 胡塗黑彝解決婚姻案

4. 婚俗·喪葬

- 1) 四個多妻人的情況
- 2) 彝族古代葬法
- 3) 彝族奴隸社會無人殉葬之事

5. 古規·習俗

- 1) 涼山彝族古規
- 2) 懲治五個凶彝的事例
- 3) 不打丫頭、娃子的規矩
- 4) 養羊上千，需要滾木筒

6. 烟、酒、馬

- 1) 酒的諺語
- 2) 偷的諺語
- 3) 拉惹買名馬

7. 冤家相斗

- 1) 必者拉觉子孙相残结局
- 2) 不者蜀夫与者不二妮相残
- 3) 伍几补哈与足助洒禾之斗
- 4) 争夺遗产与招请汉兵
- 5) 冤家械斗影响生态的结果
- 6) 季氏阿禄的三件事
- 7) 荒唐的案件
- 8) 惊惶失误
- 9) 瘟疫也被利用
- 10) 行刺遭反击
- 11) 耿受拉切之言行
- 12) 阿侯液堵赤哈之死
- 13) 和都举者的评语
- 14) 政协委员反复叛乱
- 15) 乌斯人相残，峨边黑彝乘机而入
- 16) 为顿豆花死了一百人
- 17) 武德垦社窥视下土司属地
- 18) 射杀野牛
- 19) 妄结冤仇
- 20) 卢占鳌父子

8. 汉军在凉山

- 1) 清军来打后出现的事
- 2) 冕宁罗洪与果基仇起始与结局
- 3) 李德吾被打死的经过

- 4) 红军经过后邓秀廷所勒索的款与挑拨
- 5) 冕宁抗捐军
- 6) 邓秀廷临死前对普雄的阴谋
- 7) 刘文辉与邓秀廷间的一些情况

9. 邓秀廷剿彝

- 1) 邓秀廷打伐彝人的事迹
- 2) 一打伤一片
- 3) 母洛改子的行刺
- 4) 四个罗洪人被杀
- 5) 迁怒于瓦渣人
- 6) 打伐瓦渣人的始末
- 7) 迁怒于双角人
- 8) 毛省只剩七人了
- 9) 死里逃生
- 10) 邓秀廷的一次间接打击
- 11) 邓秀廷捉卖四十八家人
- 12) 邓秀廷所任用的彝人

10.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

- 1) 早年的羊仁安
- 2) 任军职的羊仁安
- 3) 扶持我入学时的羊仁安
- 4) 我在羊家生活的经历 我亲眼见到的几件事
- 5) 羊仁安的习惯与爱好
- 6) 羊仁安与刘文辉关系的变化

- 7) 家庭财产
- 8) 崇尚迷信
- 9) 在矛盾中生存
- 10) 养父养母的最后岁月

11. 羊仁安与凉山诸彝的关系

- 1) 评论几姓土司家的人
- 2) 杀岭安氏
- 3) 相禄安佑
- 4) 打彭乌甲
- 5) 彝人是不好打的
- 6) 打彝后的紧张
- 7) 对剿办普雄
- 8) 利用彝人、爱护彝人
- 9) 解救果基阿月、沙特人
- 10) 讲情送礼
- 11) 杀两个彝人
- 12) 视察两盐归来
- 13) 营救洋人
- 14) 剥老皮子

12. 彝文·政论·见闻

- 1) 凉山彝族教育问题
- 2) 酗酒问题
- 3) 对现实社会我是满意的
- 4) 在凉山火车上的见闻

- 5) 楚雄州庆的印象
- 6) 政协上层委员应给级别待遇
- 7) 甘洛气候变化的预兆
- 8) 羊仁安与刘文辉的关系
- 9) 羊仁安在雅安行政检讨会上的表现
- 10)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与邓秀廷的关系
- 11) 凉山鸦片的兴灭
- 12) 对古代南中爨姓的看法
- 13) 难忘羊仁安对我的培养
- 14) 我与刘文辉的交往
- 15) 当土司的时候
- 16) 在十三年中干了些什么
- 17) 私立斯补边民小学
- 18) 我与张冲的一次谈话
- 19) 我在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工作的经历
- 20) 雷波长官司相姓
- 21) 医院卫生秩序应以改进
- 22) 部队应加强纪律
- 23) 彝文好象不能拼音字那么用
- 24) 彝族聚居区人民群众需要彝文
- 25) 成立四川省彝文学校使我想到了什么

四、編譯彝族民間故事與詩歌

1. 〈夷番漢的再生〉，《新夷族》1卷1期，民國二十五年。
2. 〈鍋莊舞〉，《新夷族》起卷2期，民國二十六年。
3. 〈保羅經典選譯〉，《西康青年》第二卷第十一期，民國三十一年四月。
4. 〈出嫁歌〉，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六日第一版，篇名為《出嫁歌》。後又以《保羅出嫁歌》為題並加上“序言”，發表於《西康青年》第四卷第五期，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5. 〈戰歌〉，《西康青年》第四卷第五期，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6. 〈誑者日記〉，連載於《建設日報》，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一日——十四日。
7. 〈大神阿里比日〉，連載於《建設日報》，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十月二十八日。

五、譯作（彝文經典翻譯為漢語）

1. 內部印行
 - 1) 《古候》（公史篇）
 - 2) 《唄耄獻祖經》彝漢文對照，中央民院1981年8月油印。全文載入《彝文叢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
 - 3) 《教育經典》彝漢文對照，中央民院1982年5月油印。
 - 4) 《雪族》彝漢文對照，中央民院1982年6月油印。
 - 5) 《古候》（公古候）彝漢文對照，中央民院1982年6月油印。
 - 6) 《諺語》（上）彝漢文對照，中央民院1982年8月油印。
 - 7) 《諺語》（中）彝漢文對照，中央民院1983年1月油印。
 - 8) 《涼山彝族有關婦女的諺語》彝漢文對照，中央民院1983年油印。

- 9) 《谚语》(下)彝漢文對照，中央民院1983年7月油印。
- 10) 《史传》(母史传)彝漢文對照，中央民院1983年11月油印。
- 11) 《雪族》(子史传)規範彝文與漢文對照，四川省民研所1983年12月鉛印。
- 12) 《之子宜作》彝漢文對照，中央民院1984年11月油印。

2. 手抄本

- 1) 《兹密阿几》彝漢文對照，1964年7月復寫紙抄寫。
- 2) 《彝文字的字义与词汇》(上下两册)彝漢文對照，1966年7月復寫紙抄寫。
- 3) 《吉眠祖者丛必勾》，彝漢文對照，1975年8月鋼筆抄寫。
- 4) 《苏菲侯》，彝漢文對照，1978年12月鋼筆抄寫。
- 5) 《邪兆经》彝漢文對照，1980年復寫紙抄寫。
- 6) 《驱猴经》彝漢文對照，1981年2月鋼筆抄寫。
- 7) 《祛鬼经》彝漢文對照，1981年3月鋼筆抄寫。
- 8) 《石尔呵俄特》彝漢文對照，1984年鋼筆抄寫。

(編者按：嶺先生人生閱歷豐富，筆耕不輟，留下了大量的已刊和未刊文字。我們雖下了不少功夫搜集嶺先生著作方面的信息，但因各種主客觀原因，無論是嶺先生公開發表的論著還是手稿，都有不少在我們的見聞之外，本目錄的缺漏也因之在所難免。)

1949年前撰寫的論著

一、書稿

1. 保情述論

(初版於成都開明書店，1943年。)

自序

余原居邊區，知其語文習俗；兼以曾到內地留學，粗知國語文，以及回康後，深處夷地工作多年，致為國內人士所關懷，并希有所著述，以公于世。在此余實自愧。現為應答萬一計，集過去所作之文中尚存者十二篇成冊印行，名曰保情述論，其實所論所述究有多少，有何價值堪以問世，一己自問尙瞠【瞠】目不能答，何待他人。只各篇中亦有有益于今後邊務進行之可能，如：第一篇述保區人文地理之一部與保人生存情形，閱此可知保人動向。第二篇述訓練保青之得失，可為改革青年訓練之參考。第三篇述過去改土之事實，籍此或可使同胞了解改土失敗原因，而于將來政治上，收【改】強【弦】更張，以免今後再演不適之事也。第四篇為理論敘述，鼓厲【勵】邊民為國努力，并表示自身可能努力之事，以獻邊民或邊區工作者，供工作進行時之採擇也。第五篇血液交流優生通婚，為國內人士所注意，并欲積極推動，乃基本條件不足，事實上仍感推不動，本文或可作推動之方針也。第六篇述保民生活不進步情形與改革方法，似可為改革生活初步可行方法。第七篇為保俗保史之一部，堪以重視，故述之。第八篇敘法令不行有其原因，觀此可知其前因後果。第九篇敘本人始終相信，中華民國之有現在，全由文化促成，要想保人成中華好國民，亦須文化之力量，故力主治邊以教化為首。本文不免失時間性，但環境未更以前，仍屬可用，且代表保民之要求也。第十篇述翼王之就戮，反映過去保民對政府之竭誠服從，與

表現之力量。第十一篇為習俗來源之研究，若此理論可成立，便望研究古代社會之人士，多注意俛俗，以資旁證也。

第十二篇為夷區實際工作經驗之報告，一言一事，均為實情，可作我邊民領導者或有志邊工人士之參攷。

本書印行，另有一目的，即求國內人士之同情與糾正，作本人將來努力研究與工作南針，以期理論為工作之指導，宏其效用。工作為理論之實驗，求其正確，而有裨邊務之進步。余擬于此時，揮筆再書，或得有一有價值之巨冊印行，則目前耗金錢購本書，耗時光閱本書者，或非徒然也，再□□才□□□二□，□□□□□□□□□□嘗曰只見別人代我們說話，未見我自己說話，故本書之成得助特多故志之。

三二年四月十二日嶺光電志于越雋私立斯補小學

目錄

自序

| | | |
|------|---------------------|----|
| 第一篇 | 若干年來保民之活動····· | 23 |
| 第二篇 | 川康保族青年訓練之回顧····· | 38 |
| 第三篇 | 某次改土歸流之經過與教訓····· | 54 |
| 第四篇 | 國難期中夷胞應有認識與努力····· | 65 |
| 第五篇 | 談談漢夷通婚問題····· | 72 |
| 第六篇 | 改革夷民生活應從何處著手····· | 75 |
| 第七篇 | 火把節與邊民應有的認識····· | 80 |
| 第八篇 | 邊民起訴問題····· | 82 |
| 第九篇 | 改進西康寧屬邊教之意見····· | 86 |
| 第十篇 | 石達開在寧屬之失敗經過····· | 92 |
| 第十一篇 | 夷民習俗研究二則····· | 96 |
| 第十二篇 | 越嶲田壩夷民社會建設工作概況····· | 99 |

（編者按：原稿沒有標明頁碼，此目錄的頁碼是編者根據文集的頁次而加上的。）

第一篇 若干年來保民之活動

昭通

夷人稱昭通地方爲阿火地。凡男女老幼，均知該地一切，遠非他處夷區所及。如馬之高大者，稱阿火馬；牛羊之碩肥者，亦稱阿火牛或羊。製有一種馬鞍，形似貴州之黃花鞍，只輕而小，美觀而便騎，夷人得此一鞍爲榮，常出大價購置；歌詞中詞麗音複，寓有深意，內多古語，不易了解，唱時且歌且舞者，稱爲阿火歌；由此可見該地在過去，曾繁盛一時，所給人民之印象，迄今未渝也。再夷史記載，最初夷王遍在各處尋立都地點，都未合意，後至子主堡，始定都焉。記該地有山宜牧，有原宜田，空晴民樂，地沃民逸，背山帶河，固若金城等，深爲夷人所稱頌。現經攷證，此子主堡即在昭通地方。此地何以能具有如此之魔力？據夷衆稱，該地過去爲夷王居駐地，一切均經整理云。又查史書記載，在宋時，大理國內亂，迭相篡殺，有大將阿珊，深爲軍民所愛戴，乃割據滇東北，及黔西南部，稱烏蒙國，全部烏蠻盡受統制，國勢曾盛極一時。大致後來元蒙滅大理和烏蒙國，仍然封其後裔屬吏等爲土司。以國都所在地，一切文物較盛，自屬當然，其爲分駐各地之夷衆所景仰，勢所不免。故昭通地方，迄今仍爲夷衆推崇地區也。

血系上分保族

在一個地域內的人民，以過去歷史經驗來觀察，往往以少數繁衍到多數羣衆，成爲一族，或以一種特性或文化同化融和其他成爲一族，這演化的結果，是不一定的，有的好，能進化，有的壞，便退化，在大涼山一帶的保民，千年來演化情形，是循着二項原則進行，其結果是壞的，就是到現在還是退化的，起碼也只可說保持着原狀：

一觀史籍，可知元以前，西南有南詔——大理前身，大規模組織，其力量文化，曾與中原天朝相埒。至寧屬一帶，原為越雋詔，後併入南詔為一單位。但在秦漢為邛都國，曾與天朝迭次來往，唐以前為越嶲，設郡或藩屬，此史籍可確攷者。至目前可攷之事迹，在夷人傳說，與按年紀念之六月二十四日火把節來看，可以證明。係南詔與越嶲詔相爭情形。（附二四節紀）又西昌蘆山蒙段祠，係一越嶲詔女，原嫁於南詔主，國被南詔滅亡，（南主姓蒙）以怨國家之滅，避生育入山信佛，而建立者。（附仙女故事）又迄今寧屬各處，隨地有景莊廟，此廟有謂楚人莊矯之廟，實則此廟僅於唐時南詔所征服地區始有之，兼夷人傳記景莊為夷人皇帝，攷之史書，南詔英主坦卓，曾諡為莊烈帝，侍立之神，貌多奇，南王死後，人民思之，祀之無疑。又據傳松文之邛都賦所記，即西昌城東之土城，亦景莊所建。以上各事，足表示寧屬與滇境，在過去組織上，係分合無定，興衰亦無定。及宋中葉大理內部，君臣篡弑相乘，有宿將阿珊，立烏蒙國，寧屬始離滇本土，而屬另一組織。迄夷人相傳，夷區過去居民，迭有變化，而目前寧夷之一切，多宗此次之變化也。乃自元以後，土司分封，夷支割據，互不相制，形成散亂狀態，但夷區之統制階級，或主力之分佈，尚絲毫未亂。夷人之傳說，主要土司黑白夷之始祖，為古侯曲宜，至不重要者，亦附於此二祖。其派演不可攷，為被同化或征服者無慮，茲為便於記，姑認凡夷均二人之後也。夷人經典載：古侯曲宜為二族之名，以始祖為弟兄，古侯分向右，曲宜分向左，古侯九印，曲宜一印等。其意二人之後，與勢力範圍之分佈，由昭通向西向北進展，古侯向東北而西，曲宜向北而西，後來古侯之後受封獲印綬者多；曲宜之後受封得印者少。只後者雖少，而名望高，區域大（受封區），非前者所及也。至後裔分佈，各向一方，實非偶然。經多次之內訌與競

爭，始得如此。夷經明載，土司卜何有三子；長曰阿土，為古侯；次曰阿止，為曲宜；季曰阿仇。阿仇守本土，穩健以為規。長次各離本土，尋土以為居。阿土攜其用物乘機而進，經古主具來馬布火口見松柏冰雪之地，以居以進；阿止之所過，則多草地，所到成場，所居成集，從前所習，多能保持，上下相屬，誓盟相從。二人之後所習各異，互相競爭，各顯其能。如保書記第一次古侯化為雨，曲宜化為風，欲戰不相知；第二次曲宜化為虎，古侯化為畜，虎來畜即逃；第三次古侯化為狼，曲宜化為豬，狼來豬便逃；第四次曲宜化為雞，古侯化為鷹，鷹翔雞潛逃；第五次曲宜化為人民，古侯化為僧，僧之智能人民所不及，人民眾多，僧也不能勝。冤冤相仇，始有仙子洛八來調解。既有仙子阿五來調解，迭次有仙子來調解，均未生效。但爭鬥過久，兩敗俱傷，不得已自動調解，始得停止，插【敵】血盟誓之後，互結婚姻，以資和好等。觀上所述，深感古侯曲宜，固為夷中有能有望者，曾闢草萊，開疆土，造極大之力量，後人思之服之，故多認以為祖，亦以之為主力之代名詞。其進行，古侯多在高寒地帶，曲宜多在平原，佔地利。其生息繁殖，各有不同，迄夷中血統上之分系【系】，以二者為祖，各有歸屬也。

(一) 如古侯以下所分支頭世系【系】

茲先記阿和支世系【系】再記其他支頭

甲·世系【系】

1古侯(三子) 2侯茲 3侯打 4母烏 5烏乃 6洛阿 7安侯 8阿土 9曰窩 10米已 11米安 12阿安 13各一 14耳已 15且哈 16界波 17界米 18死都 19坡窩 20以事 21以已 22以五 23阿侯 24斗子 25斗洛 26阿女 27哈我 28普古 29阿子 30接洛 31波苟 32介補 33阿俄 34接

八 35以里 36夫苟 37子肘 38阿里 39里哈 40說補（現存約十歲）。

乙·古侯以後所分支頭有（大支黑夷）

一、阿和 二、蘇甘 三、者府 四、比色 五、勿累 六、甘使 七、害甘 八、思渣 九、害補 十、界俄 十一、吉地 十二、則立 十三、阿俄 十四、博什 十五、拔濁 十六、界咩 十七、拉卜 十八、馬 十九、莫色 二、謝 二一、加拉 二二、衣比 二三、界巴。

丙·古侯之後封爲土司目者

一、揚姓（雷波） 二、阿林 三、盧姓（會理） 四、自取 五、口口 六、安姓 七、都姓（已絕），上俱有印綬者 八、阿碩 九、洛俄（昭覺） 十、莫色（上無印綬者）。

二·如曲宜以下所分支頭與世系【系】

甲·世系【系】（羅洪）

1曲宜 2曲補 3曲三 4母烏 5曰窩 6乃窩 7阿色 8阿都 9爾普 10死子 11和俄 12介米 13破火 14八哈 15以五 16以底 17阿牧 18里苟 19拉卜 20底俄 21俄底 22拉色 23拉改 24阿論 25阿米 26殺卜 27俄足 28接改 29拉卓 30固里 31拉止 32爾地 33說子 34作爾 35什且 36拉初 37日打 38吉克（尙在，約二〇歲）。

乙·曲宜以後所分支頭（大支黑夷）

1羅洪 2死渣 3洛伍 4洛米 5八切 6阿爾 7戈及 8不于 9者口 10者尼 11者以 12阿洛 13介止 14竹六 15雙角 16毛 17阿洛（爾哀）

丙·曲宜後之封土司土目

一、安姓 二、沙瑪 三、阿來 四、願姓 五、馬姓 六、馬海（上受有印綬者） 七、彭姓 八、李哀 九、沈姓（上無印綬稱土目）。

三·如白夷駱姓世系【系】與支頭

甲·世系【系】（駱姓）

1米安（與阿和分支） 2甘爾 3卜體 4迂底 5迂過 6阿卜 7勿累 8哈補 9哈者 10米一（此處與普雄勿雷分支） 11足堵 12足才 13阿敵 14阿翁 15收子 16爾底 17阿洛 18阿一 19阿射 20和野 21主體 22呻呻 23拉馬 24母及 25母時 26補初 27以哈

世系【系】（張姓）

1麼俄 2阿毒 3阿體 4阿雜 5女色 6補介 7足己 8阿查 9八子 10接使 11竹爾 12略主 13呷呷 14莫敢 15足主 16瓦瓦

乙·白夷支頭

1駱 2加乃 3克楷 4曲木 5六格 6上官 7阿才 8拉改 9莫爾 10特古 11馬 12莫曰 13博底 14阿恥 15阿母 16接日 17阿記 18俄舉 19乃之 20價日 21沙瑪 22駱勿 23翹足 24加潘 25阿或

支頭多而散數不少數百也

丙·白夷之受封者各土司以上均有，只多末世襲，變化無常也。

在此有必需說明者

一·黑夷雖盡稱為古侯曲宜之後，而亦有不能述出其世系【系】，或不明者，其為附會，無慮（如中國古代帝王必以為其祖先附

於三皇五帝者同），致彼此間常相責難，為無根底者，欲全認為血系【系】純粹，亦不可也。

- 二·夷有傳說長為土司，仲季為黑白夷，惟長系【系】曾為統制階級，於此言足證，只不能全為土司，土司亦不能盡為長系【系】，因朝廷分封，土司多為有功有能，且能接近者，不能盡為夷人，此一般夷認識，不及於此。至黑白間，階級固嚴，而黑夷有因婚姻盜竊殺搶被俘等降為白夷者。白夷之大支，係與黑夷同源，其小者多已失忘來源，或為外族之被俘而成者，故白夷血系【系】，更不能言純粹也。
- 三·夷支之分固由於傳衍久，生殖繁多所致，其直接形成，則為弟兄分駐久後，關係疏遠，互相鬥爭，各結所親，各立單位，各立名號，以為支頭，及兩敗俱傷時，又自動停止，以婚姻親戚關係，代家門關係，永結和好，于是支頭突起，各據一方而生息也。

三·川康夷區之分割與表現

川康夷區，在外間人心目中，未歸化者統曰大小涼山；接近城市者，括於縣屬；俛族本身則自分為五地。凡大渡河西南，昭覺，普雄以東地區，稱以洛地，其人稱以洛人；其可為代表者，有阿和，蘇甘，恩渣，害補等支頭；西昌，越雋，甯東，冕甯拖烏等縣區域，稱式雜地；其人以戈及、洛伍、羅洪、瓦渣、洛米等支為代表；西昌，昭覺以南，普格天台布托普威等地，稱素底地，以爾哀、阿碩、馬、吉地、博施等支為代表；甯南縣會理稱索洛，其人以則立，介略，拉補；【，】自取等為代表；會理東南稱海；【，】其人以海姓，沙姓，龍姓等為代表；兩鹽則原為麼索西番地，自清代始有夷衆前往開墾居駐，及今幾全為夷民駐區，土著番僱苗等，反日形減少也。其中清時前往者，係被招或自動遷往，民

國以後，多為被迫遷入，其人以式雜屬為最多，駐區最大，索地人僅於鹽源右所，鹽邊東部有之，力量小，但夷人目前稱之為素地，其他則稱為式雜區也，（附保民活動態勢圖）

各地以環境關係，其人在駐區之表現多有不同，茲錄各地表現於下。

以洛：內部不論何支，均甚團結，每有外來力量時，必一致抵抗；即有經濟需要，亦必一致籌付；有女出嫁時，亦以全體作後盾維護之；有窮困無力者，亦共濟之。致其住區，日形擴大，較前過數倍。

夷稱看哈有上游之意，以為一切產品均好。實際重工藝，凡鐵工，木工，銅銀等工均有，其技亦高，所出品甚為人重視，常有人販行各處出售，有欲習工技者，仍以為入此區方可習得也。如馬鞍弓矢鎧盾等，騎馬術着衣等，以哈式為上也。

勇敢善戰，作戰必結友為伴，前進時，有低頭者，呼責之曰：「你讓彈，誰來抵彈」以低頭為恥。中彈不能呻吟，各有擔架，以示必死。進退相依，不前不後，接受指揮，不亂秩序，且純由黑夷作戰，白夷僅隨後運送糧彈也。

最敬古，以誦先代世系，及述先代事迹為榮，一致服從習例，與長者，一介不亂取，一介不亂予，最重信用，公眾事，多以會議來解決，不任意行動也。

甚自尊，平時較能檢點行為，不隨便，對人於被俘或侮辱時，必肆力以抗，屈服者多為人所不恥；對外族不如己，常存輕視心理也。

式雜：好活動，凡見一新事，則行摩仿；相互間作事時，競爭為上，滑狡無定，缺乏信用，好勝心之甚，為他區不及，裝飾用

具等，不用則已，用必優於友朋者。只各行其是，終乏團體之精神也。

易受刺激，心情較浮，各自樹立團體，競爭相擾，對外來侵侮，不能團結抵抗，每易爲人所利用也。

慷慨易動，對金錢異常重視，亦異常消耗。作戰固勇敢，而進退不一致，前後不相顧，勝則合，敗則分，不能持久，不重紀律；對長者慣例，不重視，一唯敬重力量，更重直接而輕間接，即圖近而舍遠也。

對過去世系重視，而不摩仿，且於事厭舊喜新，對外重視服從；對自身不遵重，不想低頭，於是一友中有仇有恩，好惡不一，互相限制，不相往來也。

原已分散不團結，及近數十多年，以受懲惠及仇怨關係，相互刺殺，甚有父子相殘，舅甥相刺，或黑白相殺，人相猜疑，使成無廉恥人倫之社會，不僅本區，亦有延入他區之勢也。

（原來俗例）不論何仇，不能殺婦孺現則無妨也。

素地素洛：重保守，對過去據守不變；衣食等稍摩仿人，或改變即目爲怪。以衣一項言，男女間有區別外，老幼無別。以老誠謙讓爲德。守璞重信，與以同上二地人處，必失敗也。

不重節操，婚姻多遲，生殖不繁，不事勤勞，於作戰或工作時，其持久遠非他地之敵。志氣衰弱，習性不良，處處坐失機會，或不澈【徹】底動作，爲本身發展之阻礙也。

作戰方式，用具技術，不予講究，憑一生愚勇進行，致尙受莫大之損失而敗固傷，勝亦受傷也。

對世系不重視，而信巫過深，一切受束，更好清談重過實行。

海：此區人少而力弱，以不易同其他接近，而漢化者居多，迄對他文化，一知半解外，無特別表現也。

四·各地普遍表現

上列表，為各地區之表現，但各地內部，尚有特別而普遍之事，分述於下：

第一、高山夷優於矮山夷。處於高山之夷，其繁殖力，體質，天賦耐勞力，德性等俱優於矮山夷；并矮山夷，住居久必移高山，否則不數代，又告人口減少，財產耗盡，不得已仍需讓高山夷來住也。推其原因，平地氣候固好，而夷人生活習慣不良，不講衛生，易遭溫暖地之病症，——瘡疾痢疾霍亂麻子天花等——侵襲，無法治療。又其本來特長為牧畜，於到矮山行耕耘，不能再事牧畜，舍長就短，生產不增，生活亦不安。在高山則氣候涼，少傳染病，牧畜良好，耕種亦易，終年勞動，使各方俱有增長可能，最適夷人之生活繁殖也。

第二、土司弱於黑夷。不論何區都有生熟夷之別，生夷遠離城市，不習漢文語，不知漢情，不與漢人往來；熟夷則居於政府勢力範圍內，或有土司為統率者。以人口論，生夷（黑夷）固多；以組織單位，以及政府關係，夷區聲望論，則黑夷遠非可比。但若干年來，土司實居衰退失敗之地位。其例：各土司之漸次滅絕者，如雷波揚姓，西昌都姓，安姓，會理盧姓，昭覺安姓，馬雄阿令姓。如領區被佔受逐者，沙瑪之遷往金沙江邊，越雋彭姓之去普雄，昭覺洛勿之去原住地，到處流離，瓜別已姓之受侵佔等，莫不令人驚異。以為有政府為助，本身名望高，屬區大，何能為分散，智識低落之黑夷所侵略，實則有其原因：一、土司方面：土司以本身為世襲制，只要長子，雖愚亦不能不承襲職務，土廣民衆，權高養丰，

一切可任其所欲，於是一生不求自立，以驕奢淫惰過日，政事多由頭目負責，使本身與人民俱不能有絲毫進步，間有能者，不過使人民安居樂業，或稍擴屬土而已。對人民仍不願其進步，顧慮於智能進步後，不易駕馭，又不願人民强悍，以平時生事，不便料理，孜孜以文雅順馴是獎，使人民失去固有武勇耐勞精神，對外來智識一知半解，入門不能升堂，會穿漢服，不能漢語，會戴頂子，不敢見漢官，上下同愚，徼【僥】倖過日，一旦有事，便束手無法矣。生夷來侵不能抵抗，服從政府，而不能為政府辦事，於是腹背受敵，事以皮幣，不得免，事以珠玉，不得免，欲不失敗不可得也。

二、猶有怪者，土司內部，每有弟兄分家分人，爭權奪利之事，屢釀慘禍，於是有諺曰，土司以單為貴。一般人奉以為規，不願子女過多，更不願弟兄過多，此使土司親族，永不能增多。不遇侵襲死亡，尚可過日，否則不滅絕即衰退也。以此言發展何可得。

三、又有一事，亦為土司失敗原因：凡政府法令中之禁止或征取事，能及土司區，稍犯即遭處份【分】，受莫大損失；其有獎勵者，不能施及土司，終有過而無功也。生夷區，政府力土司力俱不能達，殺人越貨，種毒販僮，任所欲為，任其專利。在此常有東吳殺人，嫁禍於曹，或見黃牛便是馬之情。土司不論何事俱有責任。把事辦好，捐力捐錢，結仇結怨，結果最好不過口頭獎勵，辦不好便是損錢，損力，還要損命。土司想學生夷，則離政府不成土司，猶其傳統觀念牢不可破，以為土司係皇家所封，離政府為不道，環境也不許。若想接近政府，又不勝其煩苛，有裁削之危險，進退維艱，受氣過日也。又人類之自私好利心，比其他心理為重，故智侵愚，強侵弱，是一定之理；相侵後有一方失敗，亦必然之理。在甯屬一帶，漢夷相處，夷必敗退此於貿易上，生殖上，糾紛上猶為顯然。如土司區與城市，來往甚密，以生產易原料，以工商業與農牧相接觸，

經濟上必多失敗。發生事時，漢人有政府，夷人無力找政府，（有力仍生效少）只找土司，土司又屬政府，無能為力結果不是讓步，便棄家遺產，挺【鋌】而走險，土司卻負其責，受其處份【分】（受夷民之怨與輕視政府與漢人之怨恨）。此不過舉其顯著，其他不勝枚舉。觀此可知土司區（熟夷）之失敗情形也。

第三、生夷優勝黑夷強盛之原因：一、人多關係多，俗云土司靠百姓，黑夷靠親戚，即講求人口繁殖，多結親戚之意。每一黑夷，均準此原則，組織家庭，對人處事，於是凡人成年，即立一小家庭，自求生活，自結親戚，以為援助。一人有數子，即有數人在外活動，結數處為親戚，親戚連親戚，發生無限力量，平時相助過日，有事團結抵抗，以圖發展也。二、黑夷均崇尚勇敢，事事以具自衛力為先，作戰時具勝則存，敗則亡之觀念，以屈辱被俘為恥，寧死不淪，常見黑夷結隊作戰，身先士卒，奮呼衝殺，其戰鬥力之強，遠非熟夷，誰來也當百姓者，所能望其項背也。三、生夷優遊法外，殺人越貨種毒販人，雖至為罪，犯法，仍不能處罰且獲莫大厚利，其財產日益增加，其武力隨之而擴張，受雙重剝削之熟夷，與之何能相比。四、生夷住地崎嶇多山，道路不良。又彼此村落相照，盡有親戚關係，對熟夷或漢民則團結一致協同行動，以彼之悍強，利用其地形親族，實非熟夷所能抵抗也。

第四、夷人最好打冤家，是人人所知，其害足以減少人口、妨害進步，擾亂秩序，消耗財產，其情之慘。分宗即成仇難，親戚相殘，在所不惜，誰與聞之，亦為嘸嘆。至引起冤家之原因，人多忽之，茲述主因於下：一、好勝自尊心過盛，以致彼此間，語言土地婚姻名譽行動等爭執時，雙方俱欲得勝，受人尊崇，相持不下，即引起冤家，即有一方屈辱或受損失，亦銘記在心，時刻想法報復，以求勝利顯揚名聲，於是一代有仇，即傳於數代，冤仇永結不解

也。二、互助心過甚，保民親戚關係，最為重視，各親所親，各疏所疏，親戚與人生仇時，即往相助，引人仇為己仇，一有死亡，更非報復不可，更成自己之深仇，使親戚連親戚，擴大範圍，相殺至兩敗俱傷，精疲力倦始已。後代之相報否尚未可知也。

三，【、】保人在一支內，或小事，尚有裁制之理論，與耆老，弭止內部之爭執，至重大事，及兩支間事，則各執一詞，肆行崛強，親戚調解不過詞語勸導，無力阻止，即勸止亦為強者張目，使弱者靜伏而已。非有理以服，有威以止，強弱稍變，即不免舊事重提也。以上數事為冤家之內在原因。其他受人逼迫相殺，行惡結仇，（生夷作惡，熟夷生禍，於是生熟相殘）醉酒相殘等，為外在原因，其造成冤仇時少也。近駐軍中，有以夷制夷為策，強迫利誘相殘，造成最壞之現象也。觀上各項，可知黑夷之興強，故若干年來，黑夷力量漸次擴張，不僅土司熟夷，不足阻其鋒，漢人或政府，亦無方弭其亂也。

五·移住兩鹽保民之表現

兩鹽保民係百年前，始移入者，其表現多新，與各區不同。其新表現，不論式雜素地，又均相同，而具非常之重要性。故特在此，另為述記，以增注意。其表現之原因。係活動區大而入新環境後必然之事也。

一、兩鹽土著番民非常複雜，如苗、番、僰、利蘇、摩蘇、古宗、民家人等，無所不有，且中有數種，原有文化，如佛理語言文字習俗，各有其美，保夷前往，勢不能不適應摩仿，見聞益新感觸益多，致兩鹽夷，思想之進步遠非他夷所能及，不論黑白男女，多能知一二種語言，甚有知七八種者，能舞蹈歌唱，且多習知佛理，善於應對，知機善處，亦超過他夷也。

二、兩鹽本爲地曠【廣】人稀之區，荒山森林，保民前往，大肆闢墾，其開荒闢草，燒山施肥，輪種收谷，丰收之情，隨處可見。又用荒地牧畜，改良馬種，「涼山馬，西康馬雜交」牛種「黃牛毛牛交生犏牛」；羊種豬種，使牲畜優良而多，暇時行獵，收取森林中之鹿茸麝虎骨等物，以售於外，販運康境，或城市物以事貿易，（涼山尙少專門行貿易人）致兩鹽保民財產豐富，有羊達五千頭，牛千頭者。此在涼山中不僅目前未見，即在傳說中亦所未聞，足徵其經營財富力之強也。

三、一般夷人，固勇敢，卻未必善戰，兩鹽夷則爲在新環境中，求人尊崇，不僅人人勇猛，且習康人步騎戰法，形成夷人中新戰術，突襲而不攻堅，尋據點而不橫進，留預備隊以事迂迴包圍，每與人戰多能用以少取勝。婦女在戰時，常結隊運輸糧秣，或鼓勵丁壯，甚或短時代男子作戰，平時亦任巨重工作，使男子多負防衛任務使無後慮。養育子女，扶護疾病時，多仿康人習慣。洗浴加衣，採山藥以事治療。用物築房，均含軍事意味，隨時可以應用，其平戰時生活頗一致也。

四、因上三事兩鹽夷生殖最繁，體力最強，并有資有智，到處旅行，或在外求學及服務。本人到兩鹽時，均遇曾遊歷滇省康境者，暢述情形，頗覺奇怪。又聞已有黑夷在滇省任團營者，或縣區長者，其智能之進步總可想見。迄該夷子弟之願求學，或請求設學施教者頗不乏人，較之涼山具接近漢人，恐被同化，或到外即有生命危險觀念者，何可同日而語也。

以上各事，本人每次到兩鹽，均深所感觸，因之對兩鹽夷，具非常希望，以爲該地政府或有智人士，奮起領導，善加運用，則將來開化必早，對黨國貢獻亦必大也。

六·結論

上述夷區之分割，與各夷特別或普遍表現，以及血系【系】上之分支等，非本人之臆說，乃由多與耆夷接談，及閱讀夷文經典，或史事而知，從而記出者，閱後必可知悉保民一部活動情形，此情固不敢自詡正確，而較之局部觀察，以括全豹者善也。茲為閱者知悉保民自身認識計，特結數語於下：

1 優點即劣點。保民自恃身體強，能抵抗疾病侵襲，不講究衛生，以致大受疾病之害。能互助以親戚之樂為樂，亦以親戚之仇為仇，使樂不顯而仇害已深；夷好鬥好勝，固非常之好，乃因此而相爭殘，世世不已，為害亦大，凡此皆此保民之活動表現也。

2 活動區愈大愈進步，【。】在百年前各區夷中，以洛人活動區最大，式雜次之，素地更次，其表現之優良與德性之善，較未活動之海進步百倍。證之百年後式雜人入兩鹽後活動區最大，其人口之增，性能之進步，遠超於以洛人，且近接受漢番族文化，多有在外任職或求學者其進步將從此始，保民之開化由此始，亦未可知也。

3 熟夷已轉變方向。熟夷之所遭遇，進退維谷，左右為難，大有消滅之可能。其墮落其生活，可憐可恨。乃物極必反，近年漸有熟夷土司頭目覺悟，感已往之失錯，自動振興，踴躍接受新文化，不僅得政府重視，亦能排附過去困難以求進步，若不斷努力，若干年後必可成開化之模範，保民自新之生力軍也。

4 持新舊之長者倡。不論一人一族，其失敗多由不澈【徹】底，一知半解，言舊則盡惡，言新則盡善，毫無加分辨，如以洛人盡守舊未見壞，兩鹽保民持舊德以迎新智，其進步特速。惟寧東昭覺式雜夷，毫無定志，不辨善惡，一唯順人，致成無人倫無紀律之保民，自溺水火而不覺，故曰保民中能持新舊之長者必倡也。

附一：聖母故事

越折詔主段姓，南詔亦稱蒙舍詔。主蒙姓，兩詔原為姻戚，當南詔已滅越詔，其一公主係嫁與南主為夫人，見越詔被滅，母家受殘，心存哀怨，乃避生育信從佛教，入西昌蘆山修造宇廟，念經祀佛。其用費多來自租糧，其食米全用越雋利機站所產，每日晨遣所養騾往運，其暮【暮】運歸，毫未爽誤，且足供全數用人之食。後有一日，忽見騾所運歸為穀殼，驚世上已不產熟穀乎，并責婢及騾不審慎，騾惱馳出，攀門前之大松而上，婢亦即奔來，握其尾跟上，騾與婢踐松顛騰空而化去，公主依戀不已，移椅坐松下翹望天空，不覺脫身而去。後人立廟於松後，供公主之肉身於內，曰蒙段祠，取蒙段氏之意。稱公主曰望天聖母，以公主肉身之形，為撐手企望也。松大十圍，古老奇偉，觀者無不稱頌。又云聖母升天，見人世仍產米，怒佃民之相欺，呼曰：該地可化為沼池地勿產米。當派二雁來鎮守，迄利機站之上有二池，長橫達一二里，有二雁棲息其中，不能全墾為耕地也云。

附二：六月二四節（火把節）

越折詔王，是個賢明忠直之主，對內治理得非常之好，極受人民擁戴，當鄰詔已為南詔所併，其力直達越詔境界時，常來侵略，均被擊退，無可如何，乃不得已另用陰謀，以圖併吞，即雙方構【媾】和，兩詔王於邊境相會，插【歃】血盟誓，以定永好。時南詔王邀約越詔王，到南詔行聘遊歷，以示和睦，越王允許。返回後即準備，守約前往，夫人聽見，以為南王野心勃勃，不測其意，諫王勿往，王以允許在前，不能爽約等相樞。夫人乃與王商定，

主仍前往赴會，由夫人集率全詔軍隊，預佈邊境，以防萬一，及王往南詔，受盛大歡迎，并築一松樓，以爲宴會之處。延越王上樓就飲，酒酣南王下樓，松樓就突然起火，越王就殉。南王當已爲大仇已僇，大事祝慶，此時越夫人聞訊，立刻統兵馳赴，乘其不意，將南王君臣殲僇，運柩返詔，至境時，黑暮人民持炬以迎，并致哀悼之忱。大仇賴以報復，全詔獲安，人民至是以後，每於是夜（陰歷六月二十四日）燃炬遊行，以爲紀念，迄甯屬邊民，猶按時舉行不替。當是夜也，遍山遍野火炬照耀，老少男女，執械攜酒，且飲且歌，且號，其狀之熱烈，殊非常時可見也。

第二篇 川康保族青年訓練之回顧

一、借言

經營邊區，在數千年來所用方法，都是軍事征服或政治羈縻，其目的不過懲制威伏，或相安無事。所得結果，在解決經營者本身的問題，而不是在解決邊區或邊民問題。所以到數千年後的今日，邊區仍有數千萬的人民，形式上是嫫嫫妖妖的愚民，實際上不知祖國，與祖國漠不相關的，即不充分具備中華現代國民的資格。我們看到此點，便不難了解，過去對夷政治軍事之失敗。其失敗事跡之研究，是應該去作。蹈其覆轍，或不加改良，是不應當的。就是此後爲應時勢需要，以達經邊目的，方法之變化，實在是必需了。在過去是帝國時代，經邊當然以帝國主義爲出發點，可說是利己而損人的。在民國革命時代，是不適當的。但民國時代之方法如何，我們以歷年來情形觀察，單以保族住區情形來觀察：民十四年以前，國內混亂，思想交替時期，治邊方

法，除變本加厲的苛索摧殘外，實無其他可求，可說是邊民倒楣時代。那方法幸而因北伐而停止，否則邊區之混亂，不知伊於胡底。迄今憶之，猶不禁談虎色變。自十四年後，北伐成功，中華統一，經邊方法，始有改變，這改變之原則，是基於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待遇，以及依產生大中華民族之經過——文化同化——而改定的，其方法各方面，都是顧到的，並積極推進着。這真是國家治國民的新精神也，是邊區民衆前途曙光之來臨。只迄今僅十數年時光，兼以邊區過於遼闊，各事本身推進，有難易不同的關係，其中表現成績，有深淺不同，筆者主觀所感，其中成績最能表現者，首為全國朝野一致重視邊區，同情邊民；次為實地表現之教化政策，實令我邊民感無限興奮慶幸啊！

筆者偏處一隅，對一切治邊政策之推行，所知有限。又因工作關係，所知有限中，僅對保族教化，稍有知道。孩童教育，以時效較緩，迄在保族方面，尚未見到成就可值得敘述之事。成人訓練，直接間接，筆者均曾參加在教，且間負較要之職，知之較詳。平心而論連年各經邊事中，以訓練成人，為朝野所重視，推行亦最力，規模之大，與普遍，最堪邊民之慶幸。只其結果，以時間創始關係，從各方面觀察，似不能令人滿意。尤其參加訓練或希望最切者如是。筆者將其所見而供社會人士參考，期有益于將來，故不揣冒昧，信筆此文也。

二、訓練之希望

訓練成年邊民之原因，是本於革命原則，三民主義之施行而來。其目的在使邊民知為中國國民，知為中華祖國盡義務，堪為中國國民，堪為祖國盡義務努力等。觀此可知訓練邊民，非為偶然，亦非為一時的。其重要性在目前較之其他各方面事，不能遜色。

故于二三年，開始保族成年訓練後，中央與地方一致舉辦，可謂風靡一時。筆者以一己所知，推論我朝野上下，對訓練成年邊民之希望，略有下列數端：

1 宣導政府德威 邊民處在邊區，智識既非常低落，對於政府一切設施，可說多半沒有享受到。每次所見到的只是一些軍威征服與摧殘。他們心目中的政府，不僅不是他們的，或他們仰賴的。甚至是他們的仇敵。因為政府是廢除一切原有制度習慣，而強迫他們服從與原有相反，或不可知悉的法令，同時拿一些與他們漠不相關，語文不通，相貌不同的人去處理他們的事。這些人只知向他們取錢，取了又走。今天來一個，明天換一個，使得他們頭昏眼花，無所適從，終於只知道，政府原來如是而已。於是邊民不願接受政府處理。彼此漠不相關，甚或反對政府，釀成惡劣之現象，為治邊之大阻礙。此點不予排除，將來影響必大。故於訓練時，宣達政府德意，政府如何有利邊民，對邊民將有如何設施，治邊宗旨是如何……等，於課程中，言語中，待遇上，竭力貫注。以期受訓邊民，有深深感覺，返到邊區時，對鄰近或所接觸的親戚朋友宣傳，一致重新認識政府，信仰政府，擁戴政府，進而執行政府一切法令，而報效祖國。

2 認識現情 邊民有其環境，有其傳統，有其智識習慣，這造成了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如以保人講，他們所知海內有漢番夷三族，海外有阿補阿來族，保族佔天下人口三分之一，昭覺，吼古，為陸地之中心；皇帝能呼風喚雨，乘龍騰飛，睡覺時，一耳為褥墊，一耳為被蓋；世人以保族為最尊貴，其他均不足道；人之一生，生死災異，全由上天和鬼神所支配，順者生，逆者亡等，深深支配保民。不僅其居本土者，受其支配，即有較高智識者，入其境內與之相雜，一齊眾楚，久之亦使人受其愚囿。所謂國家民族，所

謂五洲四洋，所謂科學世界等，不僅伊們不能夢想到。即有人詳告，也不相信。他們原來一切，與現時外間情形，真有天涯之別。招訓成年時，極端注重其對國內各同胞間之認識，與近年海外情形，以及世界大觀，國際分列情形和科學之常識，使之知道自己之落後，其他同胞之進步，其他同胞與自身之關係，人世已進步之程度等，激起其求進步之心理，與同胞間團結之意識。訓畢歸去，凜然自新，制止過去不合理生活與行為，而向另一合理光明前途前進。成年相勸，相引，並引後生前進，以期思想上有合理之變化也。

3 作邊區幹部 經營邊區，是必須有大批幹部為基礎。此幹部不是有能有智，便已足〔，〕還須能適應環境。即幹部必須對邊區語文習俗制度環境等有所知悉。甚而與地與人有關係者，尤為適當。然則此等幹部在外尋訓，似不易具備條件，以取材邊地，再加造改，最為適當。故對受訓人訓練時，各種均予教導，使之略有所能。在政府經營邊區時，以之為幹部，為政府直接工作。即政府不來經營邊區，他們也能以其所學，自動起來，領導一地一村，向改革方向，發生一大力量。此點是施訓人與政府最重視之一點。

4 其他 其他尚有二點，是一般人未希望到，但其重要性，與上述相當。第一、在訓練期，利用受訓者，多方研討邊民心理特性，與習俗行為，而得一結論，依據作出一套訓教邊民計劃，以為將來訓教之準則，同時管教等，應如何方為適當，在此時即作出一種治邊之參考。第二、邊民一切語文習俗，與內地全異，致為經邊大礙。為去此障礙，必需使趨於同，以免隔膜。故於施訓，藉語文生活之教導，使之習知，俾將來返邊區時，亦能轉相教導。發生教化之作用也。

三、訓練情形

正式訓練保青、開始於二五年，由軍校蓉分校，在康川兩省，招去三四十人，組爲屯墾隊施訓。跟著在二七年又招了四十人，組補習教育班施訓。在二八年康省設保訓合一訓練所，招保青施訓。先後辦了二期，人數達四百多人。此時西昌行轅，爲修築西公路，設築訓班，招訓保青。二九年軍校，招訓軍預班，同時康省寧屬屯墾委員會，設邊民訓練所，專門招訓保青，茲將各處施訓情形，表列於下：——

1 軍官學校

| | | | |
|----|--|---|--|
| 番號 | 軍校蓉分校二期屯墾隊。 | □軍校補習教育班。 | □軍校軍官預備教育班。 |
| 時間 | 二五年正月至二六年七月。 | 二七年四月至廿八年五月【。】 | 二九年三月至三十年十二月【月。】 |
| 經過 | 據屯墾邊區，設班招訓，重農牧技術，思想改正，初單獨授課，四月後又其他學員混合編制，不適復單獨教授，過於優容。 | 原爲保民教育班，本校移蓉，始改番號，初重農牧技術，及思想之訓練，以後改重軍政常識。 | 初單獨訓練，後邊生混合編訓，依知漢語文之程度，入入伍生團十四十五十六連，升學改爲軍官預備教育班，成績好者入一二隊，僅知漢語者入三隊，不知語者入四隊，管教稍嚴，惜進度幹部不適也。 |
| 成份 | 四五人【，】知漢語者什之二。 | 四一人【，】具小學程度者六人【。】 | 八八名【，】具小學程度十一人【。】 |
| 分佈 | 西康寧屬各縣均有，中越嶺的人最多。 | 越嶺，托烏，西昌，峨邊，冕寧，雷波籍均有。 | 川省雷馬屏，康省寧屬各縣均有。 |

- 附記 一、曲木藏堯王濟 係由筆者代招，惜未 一、病死請假者達十
民兩氏曾參加管 參加訓練。 多人。
教。
二、一般人以之爲 二、訓時雖長，而初
奇，管教均不嚴。 時未重語文，致以後
進步，受莫大阻礙
也。

除三次招訓外，在十四期，十六期，筆者共保有八名肄業，以訓時達二年以上，本身具小學程度，故進步最大，工作收效也。

2 西康保訓合一幹部訓練所

- | | | |
|----|-------------------|--|
| 番號 | 第一期 | 第二期 |
| 時間 | 三月【。】 | 三月【。】 |
| 經過 | 各縣保送漢夷混編，不適又單獨教授。 | 各縣保送三分之二，筆者代招三分之一，另編爲二隊學術緊張有進步。 |
| 人數 | 九九名，知漢語者四一人。 | 三四名。 |
| 分佈 | 審屬各縣均有【。】 | 同上【。】 |
| 附記 | 筆者與王濟民均任教一月後離去。 | 一、學術實施筆者與王濟民均參加計劃多採納所陳意見。惜時間短中途筆者因事耽延未能盡量使之進步也。 二、幹部多保青，管教均好。 三、學科教材臨時搜集多不適。 |

3 委員長西昌行轅築路幹部訓練班。

番號 築路幹部訓練班。

時間 三月。

經過 分學生隊與學員隊。前為新由筆者典【曲】木藏堯，鄧秀廷招考者；後為集訓軍校所訓練者，共同組二隊。初定時間僅一月，重築路技能，後以員生學術科過差，改時為三月。重術科與築路實習。中間計劃迭變，而主持幹部得力，其進步仍未稍阻。

人數 九十名。軍校受訓練者，二六人，知漢文者四二名。

分佈區 越嶲，托烏，漢源，西昌，冕寧，鹽源，昭覺，寧東，□田。

附記 本班典【曲】木藏堯為大隊長，筆者王濟民，鄧秀廷，孫子文等，均任教，直接講授。

4 屯委會邊民訓練所

番號 邊民訓練所。

時間 一期至六期為一月，七期係三月。

經過 一、前三期為邊民訓練班，設備簡單。四期起改為邊訓所，內部擴充。六期以上，重精神訓練。七期由筆者主持，設備增加，幹部多選軍校畢業保生擔任，重學術科常識，并多直接講授，學生由各縣保舉。

人數 六百五十四名。受三月訓者一二五名，一月訓者五二四名。

分佈區 遍於寧屬各縣局區。

附記 一、教材務求適合學生心理。

二、務求避免翻譯。

三、嚴加管理，以去散漫之性情。

四、重常識之實驗，以助興趣并助其他之了解。（七期時）

除以上為正式訓練外，西康省訓團，招選十二名，受訓時為二月。二四軍靖邊部，於幹部訓練時，有保青四十多名，各參加時亦三月。中央警官學校，曾召十多名，受訓時為二年。以上各訓練內容，不詳知從略。

四、訓後工作情形

各單位訓練之保青，其概情已如上述。其訓后【後】工作之分發，非常重要與艱難。其原因短訓后【後】，各生不能作事；其能作之事，能否尋得，與已否舉辦，又能否得到適當生長官，使於適切之指導下，展其所長，筆者未參與其事。但心裏對各生前途非常關切，故甚感非常之焦慮。尤其每次有所見聞，均不能副【符】合期望時，深恐社會同情心受到影響，阻及保族前途也。本文之作，固多述其失敗，此失敗實不願提及，只為將來改進，勢不能因咽廢食，而逕陳於同胞前也。并分述各生分發之情形於下：

1 屯墾隊 畢業即遣回未予正式分發；及二六年冬，始由王濟民調集組為禁煙宣傳隊，分赴寧屬各縣局宣傳。及二七年解組，俱告賦閒。時有一部二四軍靖邊部服務，任連排長，或附員，除少數外，僅有名義而已。二十八年始由西昌行轅，召集入築訓班受訓。

2 補習教育班 畢業後有十名到省府工作，隨劉主席南巡寧屬，或在保訓所服務，均直接間接，受筆者指導，促其努力成績尚優良，後以薪資不敷生活費，假返籍賦閒。二十多名入築訓班受訓，其工作見後。

3 軍預班 三十一年春，有六十多人，分發西昌行轅，當依其志願，分四十多名到屯委會。除優良者十名，在邊訓所外，其他分普昭，西會，越托，各指揮部，及蘆寧區，鹽源等。但不論在何處，主官嫌不能作事，他們嫌職務不好，不數月，多已離開，返回過自由生活也。即在邊訓所者倘平日不與筆者關係深，不嚴加教育，則不堪任幹部，或不安其位也。其他分二十多名到靖邊部，均有名義，可供火食，且行為不受拘束，可自由經營商業，似較便

利。有二十多人隨分發雷波，峨邊等縣府工作，不久多返籍，過優閒生活也。

4 其十四期十六期畢業者，以能力較好，係筆者所保送，隨筆者工作，熱忱服務，于邊民，其成就將有可觀也。

5 保訓所 本所訓練，係造就地方保甲幹部。其受訓后，回地方工作，不另分發。只其中成績優良者，分到屯委會工作，或單獨予以任務。其最值注意者，為萬紹興，伊環境關係，於奉命後，潛身入涼山，組合同族，一致擁戴，政府因之，設立普雄區，恢復昭覺縣秩序，其成功甚著。萬君原隨筆者多年，勤作苦讀，頗有進步。筆者乃呈請省府，送康定政治分校肄業，一年始轉入保訓所，其活動力之強，實非偶然。其後不幸被刺，保衆無不悼惜也。其有少數，在靖邊部任職，有事服務無事閒居也。

6 築訓班 本班全部，分發樂西公路南北兩段督修部服務，任中隊長特務長職。南段自二八年十二月開始工作，二九年四月止，多接受曲木藏堯之指導，成績尚好，及停止，少數在靖邊部工作，多數分散閒居也。分北段者三十多人，時筆者任北段支隊長，多直受指導。二九年一月至三十年七月，均不斷在工作中，先後完成數十萬土石方。其待遇雖低，不足月之火食費，衣服亦不能購置，亦因筆者與之共甘苦，勵以為國建設，為保族爭面子等，二年時光中，全無怨言也。及工作結束，無適當工作遣散返籍。中有十多人，原屬筆者返籍即組為土著指導隊，在籍設計，修築鄉村道路，及房舍之建立，表現亦多。深感該班管教嚴格，故以后絕律與工作俱良好也。

7 邊訓所本所學生成分不齊，兼時間過少，原無甚能力可用，及七期時間長，嚴于官教，後特有進步，惜無工作分配。惟筆者自信，此部保青術科與常識則優于其他，將來予以任勝【務】，其表現將有可觀也。

8 工作一般壞表現

甲、學術科差 一般學科，只知各項理論，或事實之當然，而不知所以對漢文語一知半，解【一知半解，】對夷理仍不能深解。只顧表面形式之異，而不能會悟進一步之相通點，於是每遇行爲言論時，主觀上早已存互相矛盾之意，影響客觀上之表現。若進而遇人，以理反駁便瞠不能答，自灰其志，且遭人輕視。間能述內地實情，亦只殘缺不完，不足引人所聞也。至術科除立正稍息，着軍服而外，其他軍事上所用技術，與理論，與未受訓者相差不遠。指導人交談不到，不能表現出現代術科之萬一，其自問已愧，對人則不能大胆也。以此情形，何成績可望表現，徒失望也。

乙、工作無經驗 學術既差，又少工作經驗。工作方式，非騾非馬，學新不能用新用舊又不願或不能，無論對象爲保爲漢，地區在城市或夷村，都感格格不入。結果爲一般人所怪，或不信任。既不能與人合共作事，更不能單獨負一方面責任。兼以保族保守性重，階級制度嚴，倘無非常能力，又不能應合環境，則其受訓後，實無益，將漸次成一浪漫墮落人也。

丙、左右爲難 青年好高騖遠，無論智愚都是如是。保青出外，所見聞特多，此病更甚。其智識基礎，欲高亦不可能欲不好高亦不可能。且在外或有學有套皮毛方法，用錢奢華，好作假好，大言【好作假，好大言】等是也。以爲詐愚，於是上不上，下不下，用其皮毛方法過生活。甚至稍勞之耕作，亦不能或不願作，凡此則因受訓而表現者也。

丁、認識淺少決心 工作困難，則不易成功；不易成功則減興趣；減興趣則不耐長作。又認識不足，弄巧反拙，作拙益拙，則興趣不增，且有利害關係也。又所見不遠，只知目前之利害，不知將來利害；能知個人之利害，不知公衆之利害，於個人事重視，對公

衆事無直接利害關係者，不願作，保青受訓者即犯此病。作事有時不願作，有時中途而廢，甚〔至〕有時功虧一簣【功虧一篑】者，此充分表現認識不清，無堅定志趣也。

9 好現象

甲、傾化 自二七年以後，保青傾慕受訓心理，日益增加。不論何人問：「你願到成都受訓否？」伊必稱：「願！只設法去。」又到每人夷村，見夷孩說：「這些小孩子，讀書最好」。大人一定答道：「真是讀書好，我們想找學校教子弟」，又每個夷人，都以有幾個漢人爲朋友爲榮，能穿制服，能佩證章爲榮。關於禮節：保族中除叩頭外，全不一致。近數年來，不論老幼，都摩仿鞠躬禮；對最尊崇者，叩頭；次者普遍脫帽點頭；凡此均近年訓練保青后之表現，其裨益將來邊區經營，至爲巨大。因過去保衆自尊心最盛，常輕視內地一切，現數年間改變態度，亦難能可貴也。

乙、信仰人 保衆本以智識低，信人不信理論，爲當然事。但其信仰對象均爲土司、黑夷、頭人、其他一無所知，無所願。近年有受練人歸來，傳述內地長官與同胞如何進步，如何關懷邊民等，尤其對於最高領袖之偉大，肆力傳佈，凡邊民無不知領袖，無不認爲神人，一反過去，仇視漢官漢人之心而變換態度，而加信仰。倘近年教育，積極進行，其成就趕上此信仰心理，而打□□□話文習俗等隔關【閘】，則保族問題之解決，恐已作幾分之幾也。

五、訓練成績不良原因

訓練保青爲甚麼成績不見良好，這總括講來，可說是一種創舉。在訓者是無前例可爲借鏡，目前不過試驗而已。受訓者是破天荒的來接受時代洗禮，這洗禮能否洗盡一切雜念，而爲忠實信徒，是一疑問。所以成績不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目前情形下似不

宜存如此態度，不加緊去改進，以求美效，必須積極檢討過去，策動將來。筆者為邊民一分子，尤願如此。茲就管見所及，分述其內在外在原因于下：

甲、計劃未週 各訓練機關之訓練，無不在訓期中延長或縮短時間，以及番號一再更改，施教科目，隨時變更。時間與內容，（有首重生活技能，中途又改重軍事者；首先注重學科，中途又改重術科者）多無一定之次序。且課程難易亦有先後顛倒者，凡此均計劃不適不週之表現，計劃既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其于受教者，所予之影響，不問可知也。

乙、幹部不適 訓練之成績，與幹部關係最大。軍校訓練之進步，多由上下幹部均為軍官之表現可以證之。現訓練邊民，所用之幹部，多內地人，不知邊情，語言隔閡，興趣不定。其全訓練期中，除呆板的操場講堂，互相接觸外，其他時相視若陌人。（不如此者少數人）欲相詢一些事，也格格不入，大家苦着一團，無從促進精神與形式之進步也。

丙、時間過短 本來畜生也可以教好，何況于人，只時間不足便不容易。一個無智識的語言文字習俗不同的人，想要教好，是非短時所能辦到。現各處訓練，都把時間定為三月五月，多不過一年多，其不易教好，固屬當然事。試想軍校訓好一個軍官生，都拿具有中級以上智識的，語文習俗毫無差異的人，訓三年以上才成功。保青則到處訓練都是短時，其接受能力，比內地人強嗎？估計未免太高。一個保青受訓六月，才學好國語，一年還學不好國文，其他智【知】識，則於盲目聾耳啞〔一〕口中（不能聽不識字不能講不能寫作），究能學得若干？如此人能發生多大作用，乃各處訓練收入三月五月一年半載，便又驅逐出來，豈邊區文化低，不需要有能力者嗎？此點筆者深望同胞注意，免有所失望于邊胞。

丁、不知心理 因人制宜，不僅在形式行動而已，精神尤需注意。保青有他的環境歷史體質智識、其心理自不可與一般同。對其訓練時，必需注意此不同之心理。如好記仇，好自尊，好清談，好保守，好短時用力，而不能耐久，好形而上等，好現實不顧未來等，凡此于管教時不予詳悉，其管教成績，必受影響。甚至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結果被動而不自動，得過且過，精神上一點也不能受鼓勵，致無甚進步也。

戊、教材不適 保青認識有限，在籍遭遇不同，以及將來工作環境不同，故于訓時教材應採選保青理解力所能達到。過去已有此須需，而或與有關係者，以此教之，必感興趣易于接受。因之以其本地常有事物為對象，而教以各項智識技能，則受訓時所學亦將有裨于工作也。今各處訓練所取教材，多國內情形，或政治經濟理論，以及製造飛機大炮火車輪船等，保青既知力不達，亦非所需【，】其接受力當減之又減，其收效少之又少也【。】

己、過優容 不論訓練教育，師不嚴道便不尊。過去訓練保青，乃反之。一唯優待甚至說只要他們來就夠了，或說在思想上改變一下就夠了，因之在軍訓機關，管理方面，非常馬虎，非軍訓地則更馬虎。使之認為受訓，是政府來要求我們、非我們需要的受訓，每天都有大偉人來訓話，安慰，認為自己了不得，結果眼高手生，一出來工作，不能作，紀律也非常壞，間有壞行為，或為人輕視，討厭者，（老年人討厭）此種優容實屬不宜也。

庚、翻譯差 本來不得已才翻譯，翻譯之一方針，在避免將來翻譯，直接講授。因為如此可節省時間容易體會真精神也。現各處不得已翻譯時，隨抓人翻譯，一知半解，以誤傳誤，弄巧反拙。及發現錯誤，又不積極注意于語文勾通，及語文可通時，又不能盡量運用，（特別補習或分別教授）結果一月時間僅當半月。

用，收效又不及十日，此于進步，亦有莫大影響也。又其內在的原因，則有：

甲、智識基礎 保人迄受教育者，其數少之又少，綜觀各處所招保生程度，從無高小畢業者，也無能講流利之漢語者，以如此人在訓時，能接受何等智識與技術，不想可知。不獨不能理解所學全部，即什之一二亦不可能。有某生對筆者講，他受訓一年多，在操場只聽懂立正稍息，幾個口令，在講堂只聽懂幾個教官的普通問答。講課時，一點也不能懂。這當中語文之隔閡，知識基礎欠差之為限制是非常之大呢！

乙、習慣差 保人一般智能最低，中若有稍強者，便可表現出類拔萃之情。同族敬重，自己也易忘其形，自以為高。保青出外受訓，稍進步，就犯這弊病。天天想回家當頭目，逞本事，不問所學之實際。保習以勇敢好鬥，得人稱贊，或娶【娶】一個心愛的女郎為榮。每個青年，都受此習的傳染，牢不可破。但一般都只想如此，不想如何才得如此。這心理支配着他們身心，以致對其智識學習，都擱在一邊去了。保人好自由而散漫，不慣紀律生活，一旦受紀律之約束，便感不便，或者成了個呆人，不生不死的，影響到教者心理，或受教者進步。凡此僅舉要緊的，其他尚多，無非原來習慣養成了他的性格，使于受訓時間□，莫大阻礙，不善加注意是不可的。

丙、經濟環境 一個社會不競爭，是不易求進步；一羣人不加選擇，分不出優劣。保人迄保持原來狀態，不富也不貧，甚至全社會沒有一個乞丐，一般文化水準低，內部競爭單位小之又小，□□尚智能，也可生活？因之他們心理上，對將來個人地位事業，本來無可無不可，對過去不會感到刺激，對將來更不覺什麼需要。除非已【已】有較高認識，深刻感到國家民族之情勢與自身之危機，而

決心努力者，才有認識，擺脫環境影響。所以他們生活技術之低，是造成一種情性，影響到他們進步的。我們施訓時，雖不能從根本上，予以改革，而注意于此設法減少，或轉移此情性，是必需的。

上述原因，似繁而不要。只因訓練為創始之事，多提出一些原因，其目的是在參攷，而不是直接摘指，即付之實行。同時這些原因之發現在個人歷年歷次得到的，也不是單巧究訓練，或俚族發現的。所以以己【己】之心，度人之心，以為這是值得一看的，特從繁述出。

改進辦法與附語

談到改進辦法，當然依據過去情形來決定。其法也不是非常的，高深的，是過去錯誤的正面而已。茲述于下：

1〔.〕計劃幹部教材務求適切 首先詳攷施訓目的與環境，以及對象，普遍與特殊情形、訂定計劃，務使不隨便改更不朝三暮四，使學者可循一定程序，與目標前進。對幹部務求能知邊情，熱忱邊事，而又少語文隔者，使施教時，減少無意識之隔閡為上。在此對教材之選擇第一顧慮受教者的理解力與需要；第二教者可能教授自如者以為標準，預為準備，不可臨時籌集格格不入。只要先把這數事辦到，訓練成就是有相當把握了。

2.延長訓時 本來訓練不可一概并論，各有各的目的，所以時間不能一定。但俚青之訓練，則稍有不同。受訓者本身智識，多在水準以下，語文殊異，無論如何，猶需拉平水準，才可說其他。這樣一來，時間比訓練其他人，還要加長。又因接受能力關係，時間更應延長，我們開始可圖量不圖質，今後若再如是訓練，將為人所看輕，勢不能不訓一個，就算一個使澈【徹】底造成個可用人，在邊區發生一個力量，所以訓時，是延長為好了。

3.招選與管理務求嚴格 招選是施訓第一步，這步辦不好，將來進步，會受影響的。為鼓勵學者，為求整齊便訓，應寧缺勿濫，不可隨便收容。管理時要嚴格，對有關大體的言行，一點也不能放鬆，養成紀律精神，在受訓時有助訓練之進步，將來工作時，能負責守職，一舉一動有紀律，這是最要的一事呢。

談了改進方法以後，附帶述出幾件事，作施訓參攷

1.過去訓練機關，都願多招收保族中有地位之青年，以為這樣可發生較大力。其實這是僥倖心理，不澈【徹】底的，事實上何嘗這樣。有能力的人，到處可生力量，否則就是土司也不易生力量。即是我們訓好時，工作效力必大，訓不好再有力量，不依從所學去作，也屬枉然。這不同訓練之成功與否，只問受訓人有力與否，是一種大弊病。

2.某訓練處，有幾位教官，不留心遭學者之譏，雖不可深怪，但亦應改正。有一次教官說：「你們快努力學好，好回去當土司。」學生說：「我們祖先不是土司，絕不能當土司，就當也不受人歡迎」。教官說：「不會！不會」教官沒有留意說出。學者付上一笑。又一次教官說：「你們活佛什麼名號？」學生說：「不懂」。又問：「有幾間喇嘛廟？」學生說：「沒有！」教官說：「還隱瞞作假。」其實保族不信佛〔，〕何來活佛喇嘛廟。有一次上面命令，要保生引藏客參觀。保生不得已，一個牽一人，默行全校了事，這些事說來是笑話，事實是大事。

3.有一次某訓練處，開始訓練時，派一位川人來教課，大家語言，雖不能全懂也不難了解多半。不久另外換一個湖南人來，這人很熱心，只是這位所講的話，全不能懂。說：「沒喫飯」，是「莫其換」；說：「大家注意」是「達敢舉一」；前者夷音為「抬屍呵」，後者為「担攔調解。」這樣一來，每次都有笑話。大家鬧着

一團，教了三月才互相了解。但語言不通之消息，已達上級，數次調查，又告調換來一位北平人，能說十足國語者，上面認為適當，在下面則又不了解，一一正湖南音，相互大鬧，終于混滿一年，國語文一點也不進步了事。

4.筆者與受訓保青關係較好，好像筆者是他們智識的後援，不知之事，多來相詢，并與人駁辯不能得勝時，便來求援，此時當然為表現真理不可侵，持理力爭，只要是所談有理由的，必設法說服始已。在這中間，每每有些理論太幼稚，稍加一二語便了的，于是很多保衆，認筆者為好辯，或能辯，其實是他們理論容易解說所致。這表明受訓者，倘夠稍有進步，也不難在夷衆中立信仰的。

三二年三月三日于越雋補斯小學

第三篇：某次改土經過與教訓

第一章 改土的由來

在邊區不論任何地方，在帝王時代，為羈縻邊民，沒有不設小朝廷式之土司制度的。此種制度不僅普遍，且有其相當力量。至于其效用，本極偉大，只時代變遷，其前途亦隨之轉變也。此種制度統稱土司制，即管土司亦之義也。自民元以後，政體改革，政制變化，凡一切帝王時代所設置者，盡在打倒之列。土司亦不能例外，首則被認為封建制，打倒之聲，日囂塵上，同時打倒之人，蠢蠢欲動，惜當時其制度尚有抗力，未可輕侮耳。但因之政府與土司關係，日益惡劣，其威信日漸消損，抵抗更形減小，於是正式實行打倒，乘機而起，改土歸流工作到處進行，其經過固各不同，其結果更有差異，惜地域偏僻，未能一一探聞。至某次改土，則當時有許

多希異現象，結果又非常之良好，其經過又能探訪，故特爲述其軼事於后，（即經過此次慘劇後，該地官民一致覺悟，自求振興，目前形成某族進步策源地）。

第二章 改土之先聲

一、當時到處是割據局面

以小部份言，各有防區，各有小的勢力範圍，或找錢區域，在範圍內一切軍政大權，全由一人獨裁，並操有人民生殺予奪之權，其威之盛，可謂帝王亦不能及也。某次改土由一團長主持，而放肆妄爲之情，恐今日領袖見之，亦爲之捏一把汗也。

二、臨時工作

某團長奉命來辦邊務，即率隊進駐下鎮，首先向某區域之未服王化邊民進攻，鋒頓銳挫，退駐守下鎮，派人四出調查四鄉漢夷人民情形，尤其重視其財富，與彼此間關係，同時收買大批鴉片王爲耳目，（其實僅口頭給餉，或許某條件，）到處奔走，各級官吏，多莫明【名】其妙，只團長不惜精神，日與周旋不懈也。

三、斬殺立威

團長在下，曾派隊襲擊夷村，嘗擄來壯丁四名，婦孺二十多人，中有一人，以言多遭怒，立行縛綁于羣衆擁擠中，拉至郊外，殺給其他各夷看，男子尙流淚稱冤枉，婦女則一見亮光光的劊子手中的刀，面已變青，不知坐立，甚有一老婦，聞砍頭之聲，即倒地而斃。將人頭血淋淋的，提到團部門口，掛在樹梢上，以後數日內，樹上人頭增到十多個，誰也不再在夜間經過那裏。又有一個有名的土紳仇人被捕，經團部監禁數日后，無人出錢贖取，便用索

縛着，身上貼上棉花潑上煤油，牽到野外燃上火，任其滾跳，經一小時，在野外尙聞呻吟聲，但肚腸已出，不能生存也。既後又殺了不少人，據說都是令人非常怕懼的，一般人以為這是團長之威，真使夷孩都不敢哭呢。

四、接收俘虜

夷人尙有打冤家之事，互相擄掠，團長對其打冤家時，予以補助，只所得俘虜，必須一一繳給團長，集中供養，為時起碼也在二月，這是團長的大慈悲，到了時機，團長便紛紛派人四出宣傳！就說某處的人被虜，團長為顧全生命，已【已】化出若干金錢取到團部，現在團長准許贖取，家屬要趕緊備款去取，不取時，我們就交還。等每名都定出價來，夷人於是紛紛拿錢去取，子大喫其虧，仍須向團長申謝，有無力贖取者，便由團長出賣，收回墊款，這是名利雙收的最好辦法。只有時別人鬧架相擋團長也認為是俘虜，強令繳上贖金，這弄假成真，未免嚴厲一點。

五、苛罰巨款

自將某土司等逮捕后，指使漢民控告，誣數其過失，與被其苛擾之損失，加大罪狀，同時暗中便派人告土司等，若不自動出金贖身，將有殺頭結果。土司頭目嚇極，請人從中邀懇，准以罰金贖身，團長佯稱罪大，不能以罰金了事，并經幾度接洽，始允議款，決定罰金一萬伍千多兩，土司頭目，事先未曾準備，臨時難以立付，擬將田產迫賣一部，取金以獻。團長知道了，乃給侍從金錢，使為田產擋買主，于強迫廉價下，吸收所有田產。值十數萬之田產，僅以數萬之貨價收得，既苛索于前，復能盤算于后，其計可謂妙矣。

六、貸倉穀

團長既已獲得各處巨大罰款。慾壑仍難裝填，又在士兵身上打算，將所有部隊餉款，盡行扣除，而與參謀秘書等，計劃出一佈告文曰：案查辦理夷務，歷由○○土司擔負糧秣，早有成案，昨飭某某辦理糧米，據稱伊家，倉廩空虛，願于某某私積項下，暫撥陳谷四○○石，一俟新谷登場，即行相還等，合行團甲□同過□（左才右焉），交付運部，誠恐外間不知真相，發生驚惶，合行佈告，爲此鄉漢夷土司，一體知悉勿擾爲要。早上見此，中午即見一隊士兵，向場外開去，不久又見民夫，運米運錢到場，聽說已將某家抄毀，開倉數個，得米谷多石，在倉中又得銅元萬多枚，生銀數十箱，衣物不計其數，又在側房中，得銅洋數千枚，團長很歡喜，說多遇數家，可以發財。又說團長很愛錢，有一個民夫，拿了一吊銅元，藏在身上，被人報告，挨一頓打，並一個賠還十個。又聽說所有谷物，三天工夫才運完，夜間停運，派一排人守衛，甲指借乙物，未得乙許可，即認爲有效，直接往取，開借物之別例，託名借谷，實行搶劫，太誣信字之章義，見者聞者無不開齒也。

七、借產作餌

第一次苛索不足，第二次□劫又行，第三次不足沒收，但沒收過程中，又有套祀戲，其妙實不可言。當時有某土豪，係受□之親戚，有力量有財富，團長□活其心理，暗示若能出金數千相送，願將所沒收田產相與，某以爲真，立將金付給；團長以爲過少，乃命受禍家之至親某，出若干金贖產，某信真□出金付給；但團長最終目的，在田產上發財，明暗中向雙方間，使雙方結成大冤仇。土豪乘夜率衆將某家劫掠，造成其家人之命運，團長乃□而扳起面孔，

稱雙方均不能得，□當歸公，派員調查產業，將田產當賣與該地富翁，以取大批金錢，飽其慾壑。取錢之智能，實世無有過此團長者也。

九、出賣投誠令

某土司一姓，自此成傾家破產之後，無他希望，乃集合民丁實行反抗，經數次血戰；民丁糧缺退走，團長逼迫家其屬投誠，于行插【敵】血盟誓之后，每戶發投誠令一張，高貼門上，以表向背，其式用白紙一張，長二尺，寬一尺，上書黑字曰：旅長令投誠免死（書罪者□職為團長，令上乃書旅長官銜，不知係將夷民擊退后，以功升旅長，抑係兼職，迄未得其詳。）該令每件售價生銀一兩，據稱曾售三千多份，但亦有出了生銀，仍未取得令者，團長之意在山，不在酒也。

十、開千戶長空頭票

有某夷首，係富翁，亦有力量，極欲得一漢制官職，以顯光榮，故凡有長來，必前來接洽，迭被欺騙，仍未灰心。團長偵知其意，乃派人前往示意，某歡不自勝，亦派可靠者談判，決由某出金伍千元獻送，團長則承認送給大印一顆，到款繳完之日，即派一委員于鞭炮聲中，送往木質方印一顆，文曰防河土千戶，既無指定人民土地，亦無其他令文，不知防何河，亦不知如何防。但數月后，某突為團長之營長所殺戮，乃知印文所示不虛，惜當時未知防河即防禍也。

第三章 改土之實施

一、夷族環境

在敘述本項之先，為使讀者了解夷地，與所施辦法之個別意義起見，特先擬夷情數則於下：

1. 夷族分生熟兩種，生者迄仍保持其宗法組織，以姓氏為單位，分貴族平民奴隸三個階級，稱黑夷、白夷、娃子，各單位有親戚友誼，而無隸屬關係，亦無具有統率領導之能力地位者，故其觀念，存服天管不服人管也。熟夷係與市場接近，政府力量可以直達者，有政治雛形組織之土司制，土司係夷族首領，受過去朝廷分封者，給有固定，土地人民主權，其組織：土司下有千戶百戶頭目人民等，較為漢化，為夷民中進步者也。

2. 夷族有形象文字，不甚健全，多用于巫師（比目）階級之咒神唸經而已，普通亦有用于通信，記事者。夷奉多神教，凡日月水火偶像等奇怪者，無不崇拜，但形式上僅用畜牲祭祀，用木枝竹葉等塗血表示神之所在，不若漢族書以字位，按月日用錢紙香臘牲肉祭祀也。

3. 一般習俗人有疾病時，認為鬼怪作祟【祟】，請比目唸經驅逐。婚姻富有買賣制，貧【貧】者則多自由戀愛。青年男女在夷族中，階級相當，性情相投者，均可為好朋友，均可于下定犧牲決心後，有成夫婦之希望。結婚時先送者禮，（牛羊銀錢等）次于青年男女互撲打淋水後，由男家搶去，殺牲接待賓客。女子則在翌日或數日後奔返娘家，返婆家時，以年齡大小成人與否而定，時間之長短，有人以為生了混血兒始返，非事實也。

4. 人死則打牛羊祭禮后，舉行火葬禮。夷族生活以其進化程度關係，其一切表現與漢族多不同。如以衣食住等分別來談，夷衣及裝飾男頭上用髮結髻，矗立頭頂，稱曰天菩薩，為神聖不可侵犯者。頭裏以布或綢，稱套頭。耳際懸以珠，身著狹緊而短之綉花衣。下裝多大袴足。腰多纏紅白花帶，多赤足。女子則頭頂帕、耳懸長串珠，頸□戴有金銀珠之高□，身着寬長之衣，或狹小□衣，多□年衣□，曲線□表露無遺：懸花帶，着有褶紋之長裾無□多赤足。寧地衣飾與其他夷有不同者。以飲食多食雜糧，多製□（左米右糜）乾食，全飲

生水，肉則切塊煮食不求甘味。來往長途，則用熟糧磨粉□食，可謂極簡單之能事也。住房除接近漢族者，間有瓦房外，多低小之木拔或竹笆。房長寬不過丈余，人畜同房不求清潔。室內用三石直立頂鍋，稱曰鍋莊。家人白天在莊週廣地而坐，夜亦以此為床。三面分主客設座，但無何表示，以門位為準，門多偏置于屋之一側也。

5.夷尚有一特點，好喫酒，無論男女老幼，均可立飲數杯。說夷□酒如牲之食鹽，家中收入，恐為酒消耗者，什之一也。

6.男女間于階級同。年齡相當，容貌良好條件下，可隨便接近，成為朋友，在工作時在趕場時，亦可男女階同，界限不若漢族之森嚴也。而夷族內部男女可隨便，對異族則不僅不能通婚，隨便亦不可能，故迄今未打破此習也？夷人有支姓夷稱，無漢字姓，名間或有，也不過臨時，叫稱也。

二、改土綱目

團長是一位道地軍官，當時不僅未見□川省以外的情形，恐大相□以外，亦未見過，不僅不了解中國情形，川省情形亦不了解，（怕目前還是不了解。所以他的觀念就是他所過的生活習慣，是無上優美。他一切見地是無上正確。他一人就有無上權威，於是他理想中，改土就是鋤去原有一切，實現他所見一切。即是存先進領導後進觀念（實際現在已六十歲的他，能否認識此五字，還成問題）來大刀闊斧的來幹改土工作，其綱目是。

1 追繳印綬 土司認為聖神□憑，以治理人民的是印綬，團長亦以為是，乃大追特追，追出印綬，保存起來，以備管理夷民之用。同時用威迫利誘方法，強迫土司婦為團長夫人，俾進而即土司位，永襲其職，以身作則，為漢夷通婚首倡也？不幸被拒僅存印綬，仍不能受夷民信仰也。

2 鑿除鍋莊，改正門位，夷人住房位與鍋莊偏在一方，團長認為不文明，給予清查戶口人員，以鑿除改正大權，于是下令將夷民，所有直立鍋莊石盡行拔出毀壞。其中有彫刻精美者，同被毀壞，為夷人所最痛心，自此夷人已無作飯□點，乃另用三石塊頂鍋代莊，初被報者受處分，後見不能盡禁，團長□利用智慧，想鐵圈代替辦法，趕命全場鐵工，製造有三足之鐵圈繳團部，轉向夷人取三倍之價也。門位則改在房中間。原來房屋雖不完善，亦佈置適當，經改門後，則牛頭不對馬嘴，一切一切均隨之改變，其麻煩不想可知也。

3 安神牌貼紅聯，團長認為夷人之不進步主要原因，是在不敬菩薩，不貼對聯，無讀書氣，立刻下令，命夷民安置神位，貼門聯。但夷人瞠然不知所措，于威迫下，只得買紅白色料塗掌印糊門板最原始之物，盡貼在門上，表示已遵辦，殊團長認為不滿，規定神位樣式，用長二尺，寬尺五之長方紅□，正書天地軍親師，兩側小字係書某民堂上歷代宗親，和福祿壽喜富貴萬年，側聯又書不忘二個字，常存一片心。每戶發一份，賣價生銀一兩，神上軍係團長之新發明。側□□氏堂上等字，因過去有改土歸流之說團長則以之為改土歸牛而書也。

門聯則多用紅□，書成聯句，最新者有改土歸流求安樂，變蠻成夏是進步。仍每戶一份，價生銀五錢。團長不僅軍事家，亦大政治家也。

4 改服裝 夷服花花綠綠，過狹或寬，是最野蠻表現，尤其女穿裾不着褲，太不成體統。團長認為非改變過來不可，下令即日雉髮去髻着帽，丟有彩衣服，另著漢服長衫長褲，女子則不許着狹衣長裾，改着長衫長褲，但男女均不許赤足到街。此令下來，所有改土對象夷民，紛紛自擾，有已【已】遵辦，有則家產限制，不能尊

辦者，故在趕場時，每次均有一個糾纏，有割髮撕衣者，尤其女子衣裾被撕，赤身游街者，形形色色不勝記也。

5 改禮俗 團長認為男女間太隨便，派兵四處妨止，凡青年男女有偶語，有對笑者，必加捕拿。男子苛錢後，可以釋放。女子則出金後，還須隨往長官處過一二夜，方釋放也。團長認為結婚前有打搶儀式，接來時，不坐驕【轿】，不久返娘家，均係野蠻表現，下令嚴禁，使人結婚者，無不設哨看視，免團長人員發現也。團長認為殺牛羊祭祀，最殘忍，下令改用錢紙香臘，乃特招工出資趕造，以一倍之高價，售予夷人，以示顧慮周到。團長認為夷漢應該通婚，下令實施，於是屬下官長士兵，尤其本地土紳子弟，紛紛向夷村出發，各尋對象，使成年女子奔逃，不敢在家者，幾及數月，至被蹂躪又被遺棄者，比比皆是也。

6 賣棺賣酒 夷人火葬無墳，團長認為太殘忍，太野蠻，且時久不能作紀念，下令禁止火葬。採用土葬，違者以殺人論罪，強迫遵從，同時招工大造棺襖，出賣夷村，大取其錢，夷人稱之曰喫死錢。夷之酒嗜，一般參謀秘書以為最壞，以之生事鬧架，非禁不可，團長則謂酒不必禁，因係代茶之飲料也。秘派親信煮灶製酒，□□夷村。聞每年可銷百萬斤，其利可謂取之有道矣。

7 徵稅 徵稅一事，聞團長未曾顧及經縣府摧收員提及軍餉不濟。乃仿其他被征服夷民稅收，徵草子糧亦稱軍糧，其額四十八石，約定第一年全收，二年收半，第三年收十二石，全歸團部收用。及第四年有某小學經費不齊，以人情請飭延長時期將糧撥歸小學，團長以人情許之，強夷民人按年納交小學，不久請理□稅，夷民仍按年地納糧，自此團長所征服區，夷民負擔雙重糧稅也。

8.徵丁 團長不知從何處，得全民皆兵之語，立刻擬計仿辦，呈請上峯批准按五戶一丁，共抽得百多名，編為接近之護衛連，自

備□集中訓練，至上峯所發糧餉，歸入腰包，經一年，以夷丁不堪其若，攜械潛逃，成團長之恥辱，團長乃飭家屬加倍賠償，同時用兵力將攜去槍【槍】彈追回，成塞翁失馬之故事也。

9.改名換姓 改土既已【已】實施，而正名之要事，最末始憶及，團長將全區夷民、夷語姓名，全去盡改姓m，其名字，由參副人員決定，書寫分發。其例m服明，m服德，m服化，m漢雲漢平等，全區夷民，姓氏無非m。改土歸流者歸m也，于是名副其實。惜當時有一夷、原姓馬，于賜姓時，大呼報告團長m大人，我已是姓馬，牛沒有我好呀，團長聽後不禁大怒，為白圭之玷也。

第四章 改土之教訓

改土之政策，始于清時，其用意在打破割據，局面（實際m是割據者之一人也應同聲相，應□不幸至此）防止地方變亂，本為至善。只各次改土實施時，不論在貴州雲南康等均未見有好結果。其原因一、係個人的過激的無計劃的或無步驟的，并又因人因地制宜的；二、係以改土為發蠻□的；三、個人舍有取而代之之封建意味的，或洩私忿的。以致每次多有惡可述，無善可說。流產式的改土，尤本篇所述之改土，倘不拙于描寫，而詳實述出，則令人所得印象，將十分深刻也，茲為使讀者知道改土後之現象，特概略分述於下。

一、風氣之混亂 自改土廢土司頭目官，新設保甲長，以同階級者任之，因同階級無威權，有利相從無利則避有害則違。強制則口稱你不是土司黑夷，甚而在行動表現，違反，完全失了駕馭。其間成羣龍無首之狀，互相傾軋【軋】，殘殺，各自行動作奸犯科，拐奔偷盜無所不為，使馴良服從之習性，立變為鯨桀怪謬紊亂不堪之現象也。

二、民族感情 改土後第一次設施，是增糧增稅加重負擔。其次便是漢夷相欺，相侮，苛索誣枉等。加以外間習俗法例不同，實行強制服從漢人一切，陡然改變原來一切，致生反感。於是漢夷間，弄巧反拙，其關係之惡不堪設想也。

三、民生苦痛 由上以釀成之社會後，又加生活技術低，財富來源少又經層層剝削，生產之總入已不足支付支出。□而賣田地牛羊，以供應付，於是數年中，其整個一地區財富之減少，一般統計，水田失去百分之七五，旱地失去百分之三十，山地失百分之十，牛羊失去百分之五十，故後來富者變貧，貧者變窮，遷徙【徙】逃亡，戶口減去四分之一；其所受生活上之壓迫，可謂極苦痛也。

四、治安之影響 其因壓迫殘殺逃亡之夷，非善意遠避乃挺【鋌】而走險，尋機報復耳。故改土區，夷民遷徙【徙】愈多，地方治安愈受危害。一素對夷有惡感者，受彼日偷夜搶，幾無寧日。但未逃之夷，則時受誣害，常有傾家，破產者。於是漢夷俱風聲鶴淚【唳】，日有數驚，政府駐軍迭謀挽救，均無效用也。綜上所述，足證吾人之實行改土應先有善良方法同時以之為地方問題，亦非所宜，故應有下列數點認識也。

一、應以夷務問題，為民族問題，應有具體計劃，不應局部應付，猶【尤】其不能以不平等眼光看待，否則永無解決之時也。

二、夷之存在已數千年，并有數世，曾表現高文化，故其本身無其美德精神，必不會如此，吾人知此，即應重視其一切，進而切實體察扶導其民族優美德性，益以外間智能方可也。

三、夷人間內部，各級關係，歷史已久，信心深刻，非偶然可變，另樹新興信仰，亦殊不易，故在目前環境中，運用舊有形式，而創造新興精神，實較適宜也。

四、迄今所見邊區設治情形，官吏一到機關一成立，第一件事不是別的，是增糧增稅加重負擔，其次是強行新法律苛擾不堪，于是命令多不能施行，人民多感其苦，官吏以人民爲桀傲不馴，人民認漢人官吏是故意擾害的。對其他教育建設生產生活等改進毫未去注意，也無法去注意，結果未設治時官民還有好印象，一設治即相背而馳也。

五、邊區行政不論那一層幹部都非常缺乏，中基層本地幹部固不堪用，上層外來幹部，其能力熱忱者已難得，即廉潔自守者究有幾人，頗難料定，余所見者多嘖嘖自辯，而自辯中似已【已】有所爲而自飾，故幹部之培養實亟于其他也。

第四篇 國難期中夷胞應有的認識

甲、緒言

夷胞在川康邊境者，綜計約有二百萬之多，在黔在滇在湘，則共在千萬以上，以如此人口，如此住區，兼具有忍苦耐勞之德性，其在西南國防上，所佔重要性何待述說。尤其以多未開化，若未琢之玉，其所蓄生命力之偉大，實人人所認識。吾人對之除望其在國難期中，盡其力能，以赴抗建之工作外，對將來之復興，尤有厚望也。

乙、過去與現在

吾人欲知夷胞在目前應有之表現，則對其過去現在未來之情形，不能不有相當之研究。籍以明白其所知所能，與所處環境，而定出其應有表現之程度也。

過去夷胞歷史之可攷者，不過六詔以後，并多見于漢文書籍，夷文書籍之可得者不過片斷□事，且含有神話義【意】味，欲作有

系【系】統之研究，實不容易。惟在此片斷歷史中，可得下列數項概要觀念。如：

1 夷胞過去曾有過高度之文化表現，三苗南遷至秦漢以前，即有若干地組爲國家，繁殖于南方。至漢時浸有六詔，（王國）隨後併爲南詔，稱雄南服。其典章文物，幾與唐朝相埒，其武力之盛，西敗吐番，東侵川湘，後改國號大理，宋時君臣相篡，勢始襄【衰】落，及後與宋室同被消滅，另設土司制度使力量分散，土地割裂，一切文化，日就頹衰，成一蹶不振之勢。

2 同宗族：夷胞與其他同胞，系【系】出一源，誰亦知之，而古代相互關係，則少有人知之，夷胞照選出健全形象字，發明簡單適用之歷法，有著適合實際之習尚，在今觀之，似已【已】與中國一切懸殊，但與古代殷周文物比較研究，則多相契合，爲同出一源之實證也。

3 夷胞始終是中國之一部分；【：】夷胞在唐以前，爲中國之一部，唐時互相爭雄，呈獨立狀。宋以後朝代迭有變更，而夷胞之爲國民，始終如一，間有反抗，不過抗稅拒捐之現表，實不足道爲分離也。過去這樣，現在又如何，提及現在則不禁令人慨嘆。川康邊區以外各夷胞，以與外間文化接觸機會多，均有相當進步，但其進步亦不過衣食住較前奢華，其對社會文化，仍未見有何貢獻也。至川康邊以內，渾渾噩噩，江河日下，原始狀態迄未變革，茲舉數項言之，亦堪令人痛心。

1 頭緒多端的社會；【：】目前夷胞一部，直屬政府，一部屬土司，而間接屬政府，又一部則自組爲宗法社會，呈獨立之狀，其中無論何屬，俱無善處可言，亦少發展可望，彼此多自私自利，互相傾軋，互相殘殺，或聽人驅策，爲人走狗，以一族之生命，作少數人之求榮代價，不獨無發展之希望，且有固步自封日趨退化也。

2 生活之低落：夷人生活之苦，可謂極人世之慘情。以衣食住行來言：衣僅足蔽體，而以襤褸之毛毡，為終年取溫之具。食則迄尚有茹毛飲血，類似原人之事實。更醫藥毫不求衛生，死亡率之大，為舉世所罕見。又以住言，雖無穴居野處之情，但茅屋籬房，四牆蕭然，半蔽風雨耳。行則更為低落。騎乘術，固較優良，此技僅用于比賽較技，通常往來交通，甚少用也。其他技藝，銀銅裝飾製造術較好外，一般實用之木土鐵等技，均非常低落。所有製造品，不及需用品十分之一也。以此情形，人民生活，日在奔勞困苦中，無暇求其他發展，亦無進步之希望也。

3 民族間之隔閡：川康邊境，原即夷漢雜處。以彼此間習俗差異，智識懸殊，并歷來有漢夷之畛域，其相互間，種種隔膜，如互相殘殺劫略等事，不一而足。迄今不論人與人間，地區與地區間，均有鴻溝劃分，此不獨有害地方治安與進步，且對整個西南後防，不無影響也。

4 惡俗之遺毒：夷胞一切，尚含濃厚之神權意味。人之生死，禍福，病貧等，均為神所支配，一切均仰賴于無籍無憑之鬼神。平時一生所蓄，作無謂之祈禱犧牲。有事又以所得作酬答祭禮等無味【謂】之消耗，永不能有何積蓄，亦永不能有安樂之日。同時保守性重，不求進步，嗜酒成性，終生在醉生夢死中，更有一部以深染煙癖，身體與子嗣之康健，均受莫大影響。凡此無非惡俗所遺之毒也。以上各項，係就目前不良情形而言，但夷胞亦有其美德與重要性，茲分述于下希夷胞有所發揚也。

1 夷胞之能生存保持到現在，實其美德之所撐持。如以互助而言，當個人遇有困乏疾病時，其族眾必盡其力之所能，予以扶助，務期使之生存安樂。又一遇外侮時，族眾必互相聯盟，共同抵禦。在此期內不論有何內訌，亦必盡棄不顧，待外侮平息，始能再提。

此美德，在過去僅用于狹義方面，若擴大應用，一切內外事，并以此為精神，而求發展，則對整個前途，有莫大補助也。再如夷胞生活，在此環境中，亦能生活過去，此中亦有其不可忽視之抵禦力量。其力為何？即其具有壯健之身體，忍苦耐勞之精神也。如以一衣過四季，能禦抗季候之變化，赤足履荆棘險阻，如行平地；日與敵人爭，夜與禽獸鬥，亦能戰勝而得生存，實有難得之生命力。如此互助耐勞之美德，將為自興之基點，并以之為國防效忠，其貢獻不言可喻。言念及此，為黨國存無限希望。

2 人口物產之重要；夷胞人口，單以西康寧屬川境雷馬屏峨等地計約二百萬。所有住區雖稱涼山，在農業上，有其希望，尤有丰富之礦產，廣大之牧場，以及發電之原動力，建築之材料，均為西南各地少有之場所。只以其人民智低術乏，耗未表現其偉大耳。將來開化其民智，投以巨量資金，利用本地衆多之勞力，從事開發，其對黨國貢獻之偉大誰亦不能否認也。

丙、國難對夷胞之威脅

過去歷代國難，是片面局部，某一部份對其他一部份的。其結果朝代換換姓名，人民換換信仰，甚或一時兵荒馬亂，受短時的禍難了事，雖無何好處，亦無何壞處。目前則不僅一國對一國，且亦一國對數國，一族對數族，其結果在空間上論，是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壓迫，甚至文化的種族的壓迫；在時間上論是長久的，無止的，似此之國難，可謂令人談虎色變，極人世之慘毒也。倭寇目前，對我國之侵略，其目的何在，分析【析】言之：第一步以其暴力征服中國，使四萬萬人，盡為其牛馬，任其生殺予奪，任其支配利用，消滅其反抗，消滅其文化，及民族國家意識，成其真實牛馬。第二步，更是消滅本地人口，籍殖其倭鬼，其歸結在東亞物是

寇僞所專有，人是盡屬倭鬼，此目的如果實現，半世界人口，將彼【被】摧殘，將被消滅，故倭寇爲遂其獸慾，不惜冒人世之大不韙，演其人世罕有之慘劇。我國則以正義所在，生存所關，奮其最大之努力，不顧任何之犧牲，併【拼】死抵抗，以博光明之前途，抗戰之起實非偶然之行動也。

倭寇前數年出版刊物中，曾載西南僞族係南洋馬來起來之民族，以其習尚語言，與我和族相近等等。又載泰國人民的一切，我和人無不關懷，不僅泰國內人民，即移殖旁國之泰民，亦當力予保障，以係兄弟之邦也。同時近年泰國朝野，一致排斥華僑，及盡力懲惡其近鄰人民，任意向我無智識邊民宣傳，使接近泰國，或與地方官吏爲難，在近日寇侵入，即倡言西南爲支那之寶藏地，亦反抗之根據地，得之則有豐富之礦產，可供開採。廣大勞力可用等。由上各語觀之，可謂倭寇已施其威迫利誘之能事，彼首言僞與倭兩族，習尚相近，創荒謬絕倫之言論。既則拉攏泰人支使泰人以爲工具，而行其倒亂煽惑及威迫利誘手段耳。但其目的，不外佔據其資源，奴役其人民，其他何有。夷胞在目前，猶保持原始狀態，一切一切，均不足道，均待先進同胞之扶導。乃近年以倭寇進侵關係，人力財力，俱受牽制，不能竭力來經營邊區，或經營亦不能如期進行，至邊民之教育政治經濟生活之改革，效率上受莫大影響，遲遲無進，此國難對夷胞前途所予之直接威脅也。以抗戰前後論，抗戰勝利是終屬於我，誰亦不能否認。但抗戰期中，若能盡其力能，參加奮鬥犧牲之工作，則黨國可增加一偉大力量，促成勝利之早日實現。抗戰以後，則可增高夷胞，在國內各民族中之地位，共同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否則于抗戰無所裨益，于將來地位，不免有所影響，此無形中，在間接給予夷胞前途之威脅也。

目前戰爭，是立體的，全面的，絕非一地一城之爭。所以所謂後方者，今成爲前線。昔謂安全時間，今爲危險時期，何前何後，非可預料，只看我最高統帥之政略戰略而定耳。故夷胞住區之入戰區，亦將可能。果如此以彼之殘暴，對我其他有智識有能力同胞，猶如此。對我知低能弱之夷胞，其行爲更將無所忌憚，所受摧殘，將不堪設想？此雖似是而非之預想，但赤屬必然者，于夷胞前途爲不可不預防之威脅也。

以上各項推論，前二項是必然現象，即後幾項亦屬可能。無論如何，善處則有利，否則一翻暗淡，實所不免。凡我夷胞，當共注意于此。

丁、認識上應有的表現

上面我們已把夷胞情形，及國難所給予之威脅，均提要談過。由此當知我夷胞，此後亟應有一翻自身需求，整個黨國要求的表現，以此增進地位，得到發展。其表現爲何，以管見所及應：

1 停止內爭，團結圖存：以目前社會制度關係，夷胞內爭非常之激烈致互相傾軋，互相殘殺，一切力量，全耗于摩擦。既不能用于自身利益上，亦不能用于黨國生存上，此實莫大之遺恨。爾後當自行制止內爭互相團結，以私有武力，平時作維持治安之用，非常時聽從黨國命令，運用于國防上，力求避免過去無意義之犧牲消耗，及無義之隔閡牽制等。轉移風氣，團結人心，爲自身創造一嶄新之光明前途也。

2 自求進化發達：夷胞文化之低，生活之惡劣，不僅目前自身遭受牽制，且將來大有受時代淘汰之慮。故目前促進文化，改革生活，實爲必要工作。我政府亦鑒及此曾加注意。只受國難影響，難以較大力量辦理。以此我夷胞爲脫離野蠻境域，應積極響應政府一

切，一方協助一般政府派往夷區工作人員，及私人團體，倡辦教育實業等事；一方面則我夷胞中，凡有智力財力者，為民族之生存進化計，貢獻其一切于民族，從事教育開發等。務期于早日籍【藉】內應外援之力求得進化發展之良機也。

3 服從政令安定後防：目前若干夷胞，係與漢族同胞□政□發生深刻之隔閡，致對漢民時常予以劫擾，對政府法令，多在反對中，此不僅使彼此感情，形成惡劣，影響後防甚巨。此後宜對政府一切設施，加以深刻認識，進而服從所頒法令，執行一切規定，使對內對外，均有一系統可循，增進自身之利益，融洽民族間之感情，以圖消滅過去之不良現象，而體念國家艱難，一致鞏固後防治安，實最應有之表現也。

4 服兵工役以盡國民義務：後方重于前方，實為至理，後方指何，即接濟前線之一切準備也。目前後方一切，頭緒固多。但至要者，為交通經濟之建設，及兵員之補充。後一項以我語言之隔閡，智識之低落，尚未應徵。前二項則工役早已輪到夷胞身上，并曾參加工作，只未能表現成績成積耳。我夷胞當對此有深刻認識，不論何項，當以為國民者之天職流汗流血，均屬義不容辭，而努力參加，使夷胞驍勇善戰，喫苦耐勞之精神，充分發揚，以盡職責，而增前途之光榮，裨益抗建，實亦應有表現也。

戊、結論

在上面以述夷胞情形，及國難期中，所受威脅與認識表現等，用意指明自身歷史背景與自身優劣之點，與可能應有之工作，而不失時機，不負職責，而以提高地位，以加強與他族間之關係，相扶相助，共達文明大同之境也。吾人在此，應認識過去，為中華民國國民，將來亦永為中華民國之國民，對自身發展上，須得先進同

胞之指導，方克有濟，對黨國猶須在危難時期，盡其最大努力，犧牲奮鬥，方始有裨益，希望夷胞一致把握時機，一致努力奮鬥，抱國亡我亡，國存我存之決心，參加抗戰建國，求光明前途，增民族地位，夷胞曷歸乎來。

三十年二月

第五篇 談談漢夷通婚問題

關於漢夷通婚問題，在漢族方面有很多人提倡，非常重視，并擬積極促其實施，甚或親身實行，使得每個人見了，都感覺到這事的重要，至夷人方面，對此抱甚麼態度，始終未有若何表示，是默認呢？是反對呢？近年來文字上口頭上，都未曾見過聽過。

我現在來談這問題，朋友們一定認為我是代表夷人來談話，表明態度，其實不是，若以大多數夷人的意見來談，都是反對的。所以我談這問題，僅是我個人的認識，這是先要聲明的。

在此先來談談，漢夷彼此間不同之點罷，夷人文化低落，是事實，有特殊文字與語言，語詞中，有動人優美的詞句和節調，但文字太簡單了僅有千多個，不僅沒有記載完備的書籍，即在目前加以改良，亦仍甚為困難，不能應用，這是第一點特殊所在；其次是普通生活簡陋，衣也，食也，住也，行也等等，除用「簡陋而又簡陋」字形容外，再沒有旁的譬喻，我對稍會過較文明生活的人，看着就要退避三舍呢！這是特殊的第二點；再次夷人與漢人習俗不同，生活技能與所住地區也不同，夷人住區原在平原，因漢人口增多，逐漸移出平原，而遷往高山峻嶺上過生活，他們畏熱畏暑的程度，比畏敵人還利害；生活技能方面也是非常愚陋的，一方務農，

一方牧畜，一年勞動所得只夠一年喫，很多日用品，全靠外間運來供給，自給自足的程度非常之低，這又是特殊的一點；再因上述情形，夷人社會組織是很幼稚的，他們直到現在還是民族社會組織，以一姓一系【系】為單位，彼此各不相連繫統屬，同時在每一個單位下，又分出土司，黑夷，白夷，娃子等階級的關係，異常嚴格，絕不相混，他們不是以智能的高下分，也不是以地域分，而是以血統分的，這種分法不是目前才這樣；是數千年歷史演變下來的，這也是特殊之一；再者夷族在表面看來，是沒有一定的信仰，沒有具體形式的表現，如廟宇偶像經典，但實際上，他們那種迷信的深刻，真令人驚異，財產也，行動也，思想也，無不為迷信所束縛，甚至他們的生命也為迷信所犧牲，這是又特殊又痛心的事。

至於漢族方面，與此有無不同，我想稍見過夷人生活情形，及看了上文所述，一定便感到有很多不同的，其與夷族相去何止天淵之別，此乃事實非我故作此說也。

我們有了以上情形可深切了解許多方面是不容勉強叫夷人和漢人過一樣生活或漢人過夷人生活，不僅事實不能抹煞〔，〕就不同生活中所生的事排斥也有注視必要，拿一二點來說罷，夷人說夷番漢三族，始祖是三弟兄，一直到現時，這中間界限仍非常之嚴，往往用最通常的比喻來說：黃牛是黃牛，水牛是水牛不能混雜，或說雜婚結果，而不能陪祀祖先。總之他們認為漢夷通婚是不宜的。漢人方面現在還有一般思想頑固的，□仍屬不願，這是數千年來習慣所造成之傳統觀念，尤有一事最應注意的，即彼此的看待態度，使人怪可笑怪討厭的，夷人說漢人是異族自誇高貴，而以奴隸視之，漢人則指夷人為野蠻：稱之曰「蠻子」，彼此不以平等地相待。一般人以此為心理根源，彼此間多用不合理之方法相對待，遂造成若干年不相親近之現象，釀成目前漢夷相仇之嚴重問題。

以上各情在論本問題之前，是不能不提的。現在來談通婚問題，所謂通婚，當然是交互的，互惠的，是永久的，也不是另有政治經濟企圖的手段，更不是欺騙的通婚，我們要使通婚結果使漢夷夫妻相得，各盡所能以謀生，共同教養子孫以圖發展，我想要這樣，才合理，可期望有美滿結果：【；】否則，必是同床異夢，各尋苦惱，可是要如何才能達到這種目的呢？我認爲夫妻間必需：【：】一、智能相當，性情相投地位相等，存心結合；二、語言文字相同，生活習慣相近；三、有過去歷史關係，目前環境認可；四、財產與地位不相懸過甚。（一般人）

以上各項若不具備，則一對夫妻：【，】關係縱不破滅，也要相當痛苦的。

現在再拿雙方情形來對證一下：第一，漢夷智能不相當，誰也不能否認；性情相投否？平時接近機會都沒有，臨時又那重來的相投。地位呢？固各有各的社會地位，但地位□□□□絕不相同，因此存心結合，是不可能的了。其次漢夷中間除少數彼此通曉□□□□□□不能，生活習慣上更相懸□□，此點是通婚大阻礙。再次，過去漢□□□□□□□□人，歷史上也不□□□□□□□□□□□□□□□□漢夷□□□□□□嚮，自己去嘗試，用了後實踐，力量聚□□□夷□□□□□□□□同，可是這夷女□了不久，首先感到語文不通，再次過不了一□□□□□□□□遇□很多□外親友的譏評或責罵，於是時有存心逃跑，而又不肯，便鬱鬱而死，又某人□某□□職，以最高地位，愛上了一個夷女，結爲夫婦，過了若干時間，一同回家，男女都受到家庭壓迫，男女感情雖無變化而家庭中要他們用藥消滅女的生殖機能，於是所□□她成了慘劇，以上二事，是夷女給漢男的例。至漢女給夷男的例，也有前清時，有某土司，其通中文程度，遠較漢人秀才爲優，他有通

婚思想，他原妻死去，便聚【娶】一個漢女，這消息傳出後，親戚家們一致反對，他們不肯離婚，便將二人刺殺，所有親屬，盡遭親友所不齒。其反對程度，於此可見。又有某黑夷青年，在族中甚具地位，曾畢業于中央軍校，服務某轅，乃在蓉聚【娶】一漢女一同歸家親友得知大加反對，將女逐走，將某刺死，以懲遠反習尚者。吾人觀此，可知通婚一事，不僅阻礙重重〔，〕甚而通婚後有可悲可畏之社會制裁。吾人欲行提倡漢夷通婚，此等實情，不能不加以留意，否則弄巧反拙，弄出種種悲劇，親家變成冤家。

我說這些一定有人疑懷我是故意說難，存心反對，其實不然，我認爲要漢夷通婚必要待夷人進化後才可，現在時機還沒有成熟，即各項通婚條件還未具備，更進一步說，認識還沒有一致。現在想要實現這件事，必須促進夷人的文化及生活，迅速改善，使之潛移默化，然後通婚才得美滿結果，我現在再舉一二事來說，有幾個夷人青年在外受訓後，即與漢女結婚，成立家庭，都很美滿，這是彼此認識一致，除去語文習慣間的差異以後結合的，現在想提倡通婚，若只顧通婚不顧其他條件，雖用任何強制手段，是不會生大效的，我希望漢夷習俗生活早日打成一片，漢夷通婚早日實現，更希望先進們，多多作夷區文化經濟推動工作，早日打消一切足以阻礙通婚進行的各種現象，最重要的一點。

第六篇 改革夷民生活應從何處着手

一、緒說

看見關於整理夷務的意見或記載，多謂夷民生活太壞，與獸類不相上下，應該加以改革，主張講求清潔，人獸分居，提高生活

慾，或改良農牧等。此類認識，在一般說來，是非常好的。因為一羣人生活太壞，便會阻礙他的進步，甚至影響到生存，所以謀一羣人的前途發展，不能不先改善其生活。不過對數百萬人的生活，只認識其太壞，主張幾項改善原則，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除了解夷人生活惡劣實情外，當更進一步求其惡劣之原因，同時定出生活之目標與方針，而取一種適切步驟，貢獻於當時以供採擇。在本篇之所欲言者，不在此種大範圍，而在改革夷民生活之着手點，今將惡劣原因，簡述于下，并舉出著手改革之點，敬希社會人士予以教正。

二、生活惡劣之來由

推究夷民生活惡劣原因，最要最顯著者，約有二端。

甲、深刻的迷信：夷人日常一切，病死跌傷作戰甚至夢中見了奇蛇摟鴉等都在鬧鬼，一切的一切好似都像有鬼在作祟【祟】，離了鬼不出事，因此夷人一生的時間，都與鬼在周旋，周旋方法不是向鬼進攻，卻是向鬼應酬，有了病就說有鬼來找着，請和尚端□□□稽之打木刻，燒羊臂，來決定所用犧牲品；大病打牛打羊打豬，打到無力再打為止。小病雞羊豬樣樣都打，打到病莫名其妙的好才止。凡人得了病，若是死了，在死的□□□打牛羊，把畜魂給死人作財產，把肉來招待客。人死後不久就除靈，也打牛羊，並打許多雞，到二三十年以後，又來一箇大作白，總除存靈，打牛羊，大喫大喝，一方面咒神，一方面又請恩保護，祖先神靈，這是夷人病死時，對鬼的周旋，還有平時——不病不死等——遇不祥之兆，如蛇蛙入室，鴉鷹雞立屋驚豬尾時，都須請和尚推無稽之算，打牛打羊，甚至遇鴉雀帝【啼】叫也要打，在此打當中牛羊豬雞等消耗外還有招待人所用糧食，和尚手續費等，總計起來，夷人不病不死，年中必須將耕種所得之半數來酬應鬼，若有病有死，則必須盡其所

有甚或傾家破產從事酬鬼，因此關係，夷人財產少能積蓄，但在情理方面，應有所覺悟改良，但仍因迷信過深，不求改革，一切依賴鬼，有成功有勝利，或豐收，病愈，總說是有鬼在幫助；有失敗有災荒，以及山崩水漲，又說是有鬼在作祟【崇】，于是夷人一切的一切都無從進步，數千年前的一切，與數千年后的一切，全是一樣而無進步，這結果全是深刻厚沉的迷信所造成呢。

乙、低劣的生活技能：分析夷人生活技能，不說沒有一樣不是非常低劣的，如：

1.農業：夷人農業技術，僅擇種一方可採，其他施肥耕土收穫工具等全不講究，尤其輪種一法，以廣大之地上曠置不能累年耕種，收穫減少，土地之價值也隨之而減；2.金工：夷人愛好裝飾，故對於金銀之制造技術，至於銅具之制造，則無一可取，且亦無其技也；3.紡織：夷人所識之毛布，尙屬堅固，但過于粗糙，其紡織過于遲緩，成本過高，不能作大規模之制造，不足自給，一般夷人所有衣料，仰給於外來者，棉布棉織品，因夷區既不出棉，亦無紡織棉紗之技能也；4.土木工，【：】夷人工公僅能築牆，至磚瓦，陶器，全不能作，木工僅能作簡單之鞍弓，至建築房屋而制造用具，全賴外人，以如此低劣生活技能，欲其生活慾提高，欲自動改革生活，實屬難能，更以其隣近同胞生活亦同樣低劣，無較優良之生活作標準，及新而有力之刺激，遞欲使之向新的方向前進，尤為難得也。

三、夷民惡劣生活之結果

綜觀夷民生活情形，第一夷民一切全在鬼神束縛中，不能自拔，一切仰賴於神，不知人爲之偉大，努力之價值，均零星或整個的消耗於神的酬應，作無益之犧牲，終不能增長其促進其繁榮財

富，且辛勞之身軀，不能得適足之營養，永不能恢復其疲勞，故康健日減而後不如前一世也。其次因一切仰賴於神，疾病災禍等亦唯酬應鬼神為挽求之法，以致疾病不易得到痊愈，災禍不能得到避免，死亡率增高而不易得到減少。即存在之同胞，其身體經無數之摧殘，故其康健亦不甚良好也。再次夷民生活技能過低，本族生產不能自給自足，所有生活必需品除糧食肉類以外，其他日常生活之必需品以及自己之槍彈等無不仰給於外。其換取方法，非用其所有之貨幣，或制品等，乃為牲畜糧食勞盡等交換，以農業經濟與工商業經濟競爭其勝敗不想可知矣。故夷人一生所得不為酬鬼消力亦必為外商所剝削盡也。再其次：夷人因保守性之重，在生活低劣環境，既不願加以改革，亦不能知改革是否有利，或有所準。在封建社會中，各佔領一地區，彼此關係除親戚友誼以外，即仇敵關係——所謂冤家是也，其普遍性較親戚關係尤廣——彼此鮮有來往，故少交換智能機會，於是就整個之社會言，則在閉關自守中，欲求進步，不亦難乎！以上各點，僅述不合理生活之實際結果，在此情形下，不得到改進機會，數百萬人之前途，將成陰暗，不堪設想。此種改革，吾人希望一切，均內部表現——自動——出來，但在夷人中，一般智識均非常低落，其改革必無理想，目的且僅憑自身力量，亦必不能有改革之一日，改革夷民生活，在初必須全籍【藉】外援之力，策動其改革，使之改革已入正軌，方可離去外援，自力更生，以臻於完善之境也。

四、改革之着手點

夷人實際生活，已略述於上，其待改革，實刻不容緩，且其改革目標，余以為應採二項：第一用合理之法，破除不合理之迷信生活，而轉移其心理；第二以進步優良之技術代替舊的生產方法，

使之瞭解改革之利益，得到切實之覺悟，而自動向新的光明前途邁進，目標如此，着手應求切實而有效時，余以爲其着手點，仍不外二點。

第一倡導衛生：夷區中或附近城市中，設立衛生院，診治邊民疾病，并訓練夷族青年，學習初級看護工作，及作夷區宣傳，務期能解除痛苦，確立邊民對醫生之深刻信仰，破除原有之迷信【信】心理，避免財產與生命之無益消耗，使同時造就若干初級之醫藥人才，以爲推動整個工作之幹部，以如此去作；不久將來，夷民在財富上信仰上，行爲上俱有合理之解決也。

第二增進生活技能：增進方法，簡切言之，在培植人材及扶持生產工作：其步驟首在日常必需物品之簡易制造技術，次及困難物製造技術，其培植方法，不必特設機關以訓練，只要每一技術訓練團體，盡量容納邊民，待習得相當技能後，由政府以原料或資本，使其深入夷巢，設立小型工廠，制造一切日需物品，并訓練其他青年，促成技術之普遍進步也。

以上二項，略述應着手之類，其實施固非此數語可了，將來各界認爲需要，余必再作詳細之研究，擬定推行計劃，以獻同胞之前也。

五、結論

本文本已可免尾語，爲使各界人士，更加注意，特將辦理上述事項後，所可獲得之結果，分述於下：

1 第一破除迷信，夷民得合理之生活，使財富增加，生命有所保障，康健更有進步成爲優秀國民〔，〕對黨國貢獻必甚大也。

2 夷民生產技能增加後，可利用本地原料製造各種需用品，達到自足之境，進而可供給一切原料於內地同胞。

3 技術之訓練普遍後，不僅增加若干技術人材，同時可增加無數邊民勞工，（此次調徵邊民築修樂西公路，其有形效能，實不及無形收效大也，）以彼輩開發夷區蘊藏，可為黨國增加不少物資也。

4 此種改革實施後，不久之將來，必可顯著之功效。其對領導同胞之印象。必立刻轉變，即夷漢間，或政府與邊民間，必生密切關係，此不僅融洽民族感情，即行政上亦必獲莫大助也。

第七篇 火把節與邊民應有的認識

邊民節季很多，推具有歷史價值的，莫過於火把節，這節季不僅在邊民中隆重的有恒的舉行着，連滇西北及寧屬漢胞都一致舉行，這足徵火把節的重要性與普遍性，我們在舉行時，不能不澈【徹】底的認識牠的過去與將來。這節季是怎麼來的？在唐代，西南邊胞有着較高的文化，他們組織了幾個國家，在寧屬滇西北有越折詔，在滇大理一帶有南詔，他們各是獨立國，因了文化的進步，各自向外發展，彼此間不免衝突，於是越折詔，南詔，結成世仇，互相戰爭，當時南詔最強，已把鄰國浪穹蒙折鄧賧等詔併吞，亟欲北向併合越折，乃越折詔主為人英明賢達，統衆有方，迭攻無效，不得已講和於邊境，盟誓之餘，南詔主約越詔主南行觀光，當予允諾，約期前往，越主返，王后諫以不往，恐有陰謀，越主稱，已約定，不能爽，囑有疑則集軍邊境，以防不虞，后依言準備，至期越主南行，至南詔迎入松亭上，受招待，酒酣，南主下亭，突引火焚亭，越主殉焉。消息傳來，越人如喪考妣，羣情憤慨，由后即日率領全軍，晝夜兼程乘敵不備，將南主戮於其國中。盡毀南都，迎柩

以同，至境已入夜，人民攜炬迎歸迓凱旋，越國以存，越人以安。國中感后之英勇節烈，慕王之重義愛民，於農曆六月二十四日，舉行火把節，以為紀念。歷千餘年而守之不渝。我們在以上事實中，可以看出邊民祖先是如何的守信義忠國家，如何的奮勇殺敵，努力衛國。在此我們有無限感慨，同時也有一點意思貢獻我邊民之前：

一、發揚愛國之思想與行動。我們祖先是愛國的，能為國家奮起大無畏精神，深入南境殺戮國仇，這是標準的愛國思想與行動，這是值得效法，并發揚的。現在我們中國發動反侵略戰爭而為世界主要民主國，這是一種光榮，我們要愛他，要不顧一切的去保衛他，日本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效法祖先思想行動來殲滅日本獸軍，這樣我們才不愧是愛國份子，也不愧是忠義英勇者的後裔。

二、恢復高尚文化。我們知道邊民祖先已曾創造一種高尚文化，這文化曾結過燦爛的果，不僅有他的特殊性，且對西南邊疆有過不少貢獻。這在目前的邊民，應引以為榮。我們要奮起直追，要繼續創造高尚文化，以貢獻中華祖國，為中國的最優秀的國民！

三、要在艱難中黑暗中去求光明與生存：越折主遇難於南詔境內，至孤軍深入時，情形多麼艱難。一國無主，人心恐惶，前途多麼黑暗。稍一失着，便不免作亡國奴，嘗亡國苦，乃越后親率勇士，雪恥復仇，并安定國基，此艱難中之奮鬥精神，頗足效法。目前倭寇侵我，國難益急，使我邊民漸陷入危難中，此時不奮鬥自救，更待何時？希望我邊民能效法先祖精神，具必勝決心，努力奮鬥，隨時準備與敵廝殺。

四、充實紀念之內容：時代一天進步一天，可是真理是永遠不變的。火把節根本具有深刻意義，我們要表現他的精神，必需對紀念內容，加以新的充實，就是：一、邊民應一致的統一的來舉行紀念。二、不可單純以燃炬，飲酒歌唱來紀〔念〕，還需加上繼先祖

精神作有益的比賽運動。三、赤誠擁護政府對邊區文化，經濟，建設等運動。四、邊區全民參加，擴大紀念，以資增進民族間感情與團結！

第八篇 邊民起訴問題

在本年初，筆者突然在報端上，見一段消息，是登載某司法長官的話，中有句，是使每個人見了奇異的，這句話是說：「三年來西康寧屬各法院內，沒有收過一件邊民訴案。」聽了這話，不免有種種感想：第一、邊民不守法，故不向法院起訴。第二、不知法律故不起訴。第三、交通不便故不起訴等。這是不起訴原因一部，只不會如此簡單，筆者敢坦白講，每個邊民，都願在法律下，過平安無擾的日子，不願長在冤家對頭襲擊，或衆暴寡強凌弱的環境生存，願接受公正無偏的法律仲裁，不願任強者狡者之任意裁判；願意全國一致的法律，而不願爲一地一隅的鄉愿或土豪私人情理所囿。說到此，究爲什麼不來起訴，使執法者，大失所望？這問題答案，在寧屬等地邊民中，攷察其心理習俗等，所知記有下列各項：

一、環境的阻滯。此項可分幾點來講：邊民到現在還保持階級制度，階級非常的尊嚴，儼然爲一方之帝王。凡邊民間事，不論大小，均聽其解決，絕對服從，不能再上訴；邊民安於教習，不願多事也。在各地接近城市者，邊民與漢民雜處，邊民固有其制度，漢民多士紳智識稍高，并接近政府，頗受信仰，有調解之力量，漢民與邊民間事件，多由之解決。而此輩多自私自利，苛索欺詐，無所不爲，此輩每爲邊民上訴之阻碍。倘不受阻時，即全體約集破壞，或予以壓迫也。各地法院之執法，迄仍爲天理國法人情之信

徒，且尤側重於人情，致邊民之起訴，多在喫虧中，邊民與漢民間之糾紛，一上訴，邊民則僅以一通半滯之漢語，及呈一由漢人書寫之半通之訴文去起訴；漢人除處處竊據法律外，可行賄可尋人說情可找人作證，可應用漢語駁辯。結果，說不出便輸，邊民認起訴，為自找麻煩，以不起訴為上也。邊民住區多與法院所在地距離甚遠，或途中不靖，有仇為阻或金錢缺乏無旅費可籌，于是大事化小事喫虧，小事化沒事喫虧，吃虧了其一切，以免起訴來往中之大吃虧也。

二、習俗與法律抵觸：邊民云習俗，因其環境文化程度關係，多未能隨時代而進化，致多與法律相抵觸者。同姓不能開親，不同階級不能通婚，外族以及姊妹之子女，俱不能通婚。至法律同姓中，五服以外不論階級，不論種族，俱可通婚無礙；如一切爭執，無證人證物，相持不已時，以發誓否認了之，毫不疑異，即信仰俗諺，王法治光棍，雞狗治橫人也。此于法仍不成立，如遺產之分配，全按子孫之數而平均分配，不遵死者之遺命也。如婚娶必用聘金，此金各地各戶全不同，但多少以階級貧富為準，離婚棄婚固易，此聘金之償還則非容易也。如一切借貸買賣等，全憑證人口頭之語或發誓，不立文據，以資遵守，不若法律所定，處之以文件人物為憑據。如邊民階級制，牢存其間，彼此利益不同，不如法律之一視同仁也。

以上僅舉數事，其他尚多。不此同事，固非完全合理。但行之已久，牢存每個邊民心裏，認為非常便利與適宜，今欲遞加改變，令邊民另奉行其心目中，不見不聞，甚至不能了解之新法，是否容易，不想可知。即強行之，以之為是，是無異削趾就履，其痛苦百倍於原習。然則新法為邊民之苦，以之為非法，誰復肯求此法之行，此邊民對法院，遲遲不來之主因也。

三、語文之隔閡：法律多以漢族，或其他先進各族一切根據，而制定的，并全由明文頒佈，口頭傳受之時機，非常之少。邊民多不識漢族語文，根本不能知道法律的內容，其何條可行，何條不可違，何條與何事有何關係，全不能知道。于是有事時，很難起訴于法院，即起訴也必需尋人，翻譯其理由情形，于寫狀人，完成第一步手續，其次于審詢時，再找人，將他語言翻譯，一句一譯，以達于法官，法官所訓文須逐次翻譯，既費盡精力與金錢，仍不知所答是否所問，結果若何，全在懷疑中。其中討厭處非局外人所能知道，筆者在三十一年秋，有一邊民為田地爭執，曾向縣府起訴，始終模稜【稜】兩可，不予決定，乃不勝其忿，來求設法起訴，由筆者介紹一律師代辦，筆者以為如此，即可完了責任，殊不知律師為外省人，此邊民不懂話，另找人翻譯，亦不達意。筆者不得已，親為翻譯，勾通其語意，完成訴狀。至此以為了責。及召審時，邊民到庭，法官律師，俱無法對語，停審由邊民尋筆者前往代譯，筆者職務關係，不能親往，另尋一人代譯，法官律師，俱以為所答非所問，延時復審。此時筆者因事他去，不能再事過問，邊民失望，托人私下和解，送一半土地與對方了事，此為確實事，觀此可知邊民之可能起訴與否也。

四、法律不能澈【徹】底執行：目前邊民住區有生區與熟區，生區為純邊民區，不僅不知外事，且政府力量迄猶不能達到，法律自不能執行。熟區政府力量可達，法律可行，而其與生區發生之事，則法律已失效。兼此區多有為私人把持者，一切表面依法律，實際以私利為前提，對於法律上已承認之事，倘不能得同意，便難執行。于是對生區或土劣，則法律無效。若合其意，則法律不承認，亦可實行。事實如此，邊民何必多起訴一舉。有某次，一邊民田土被一士紳佔領，邊民不勝其忿訴于某長官之前，當召筆者，翻譯其情，明其屈衷，立判歸還田土，貴士紳無理。殊不知事後士紳，

結合鄰人，一致呈辯，使長官亦存懷疑，不嚴促執行，不久又將邊民逐去，竟有其地，欲再追問，則已行賄各方。隨爲辯證，無莫如之何，從旁詢時，某紳答越級報告，使我受責，應如此以示儆戒，到現在此邊民猶時時向筆者流淚，念之還酸心不已，這也影響邊民對法律之信仰也。

其他尚有無法律常識，不知法律手續等，莫不爲邊民不能起訴原因，現在已將不起訴原因，略加述說。此不過法律推行之病象，或阻礙，讀者閱後必得進一步，想要知道，除却病象或阻礙之方法。筆者爲滿足此慾望，亦不揣冒昧，陳其管見于下：

一、不論語文之同否，只要智識提高，便可直接或間接，來了解以及應用法律，不受人之限制，更不受交通階級之阻礙，而自動進行，以求得法律之保障。故欲邊民起來應用法律，非先提高其智識不可也。

二、語文之隔閡，不能打破，法律在一般社會中，尤其文化低落之特殊邊區，當不易傳佈，于起訴對審時，更感困難，現欲法律之普遍，在民智未能整個提高前，語文之力求通達，勢所必需也。

三、本來不合理或不合時代，（其實在筆者看來，行之宜用之熟，即以爲便，無合理不合理之嚴限。因地施政，因人施治，即因人制法，非因法制人無合時代不合時代也。）之習慣，應即改革。只事實如此，是否可以一蹴即成，猶孩童心理，間多頑皮，而此頑性，非立刻可禁，尤非打罵可去，必須設法，因其心理漸次誘導方可。現邊民一切，固不應處處予以保重，而不能盡予保重中，不能立時除去，應予一切教育中，生活中，逐改逐去也。故在法律上，應有因人因地之改革，以求其適而減阻礙也。

四、過去法律在事實上，間有不能澈【徹】底執行，影響法律尊嚴者。茲後爲求執行，應首先攷慮執行之方式，執法者應□以慎

重，以免失靈，同時于執行時，應有相當力量為後盾，以免不必要之小阻碍，最好行政司法軍事等，切取聯絡，以利執行為要也。（但不可軍事來支配司法）。

以上又述了幾點意見，在這表面看來，各有其重要性，其實重要性，全在提高智識。就是要能使他們，具有國民之認識與能力，國家有這部國民，便增加一部力量，即是堪為國家努力，也能知道自動為國家努力，想要□此，如何方可以作到？那末過去訓練一月半載的工作，是不能生效的，必需要從最基本的小學教育做起，這于個人政治地位，其助力固嫌遲緩，無濟於事，而于國家民族前途，則有莫大裨益，筆者深望同胞注意于此。此不僅可使順利推行法律，亦可永遠將邊務作一結束也。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于斯補小學

（編者按：本篇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九篇 改進西康甯屬邊教意見

查寧屬邊境，夷族聚居，狃獠猶昔，其間以大涼山，及雅龍江沿岸夷人，尤為智識低落，思想愚頑，迄今尚滯于原始生活，其數約百六十萬以上，政令不逮，儼然化外。向之司夷務者，多認夷性犬羊，叛服靡常，畏威不懷德，記仇不報恩，誅鋤剿殺，輒以兵臨，用是畛域自分，形成特殊。然而武侯七擒七縱，南人不反；汾陽單騎，回訖歸心，孰謂夷狄之不可感化耶。揆厥原因，是乃無智識無思想，政府亦未澈【徹】底治理，施行教育，以啓迪也。當此國勢阽危，全面抗戰之際，應漢夷一家，精誠團結，積極倡導邊

民教育，以啓豁其智識，培養其能力，改善其生活，增進其道德，齊一其意志，純清其思想，同臻進化，以完成其復興民族之最大使命，實我政府宏旨。倘蓋籌經邊，充實國防，高瞻遠慮，澤培西陲，對向之認爲化外者，咸一視同仁，宜納諸衽席，惟啓迪民智須就實況設施，以管見所及，析陳于后，希同胞鑒其誠而幸乘察焉。

一、甯屬邊教現況

民二六年川省府遵中央命令，在冕寧鹽邊鹽源，同時各設立邊民小學一所。中鹽邊冕寧二所，略具規模，稍有成績。而鹽源一所不特學生寥寥，校舍亦付缺如，徒以虛糜公幣而已（聞近已進步）。年來夷族中間，有留學歸來者，深感自身文化過低，一切落後，乃相互連絡，自動捐資興辦學校，中以越雋田壩上土司所設斯補邊民小學，慘淡經營略著成績，其他以種種障礙，或停或辦，未著成績。茲將現有邊民小學概況表列於下：

甲、省立鹽邊小學

| 項目 | 情形 | 備攷 |
|-----|--|-----------|
| 所在地 | 鹽邊城西南 | |
| 校舍 | 係培修廟宇應用。可容捌拾人。 | |
| 教職員 | 校長趙登崙。教員楊永瑞，趙光潔。 | |
| 學生 | 三十五名有夷苗摩索利蘇族生。 | 多由畢業蘆土司保送 |
| 待遇 | 校長月薪四十元。教員月薪三十五元。 學生書籍文具制服（每期一套）。伙食（一月一元）。均由學校給予。 | |
| 經費 | 由省府開支。二六年度。及二七年上年度，已共領千八百多元。 | |

| | | |
|----|---|--|
| 設備 | 有各項運動用具。普通標本掛圖。及課桌二五張， 凳三十個。木床十架。辦公桌二張。黑板四張。 | |
| 課本 | 係採用商務館復興教本。 | |
| 編制 | 依成績分爲四班。（有漢生參加） | |

乙、省立冕寧小學

| 項目 | 情形 | 備攷 |
|-----|--|----|
| 所在地 | 冕寧城內。 | |
| 校舍 | 培修勸學所應用。可容六十人。 | |
| 教職員 | 校長曹光曙，教員朱光浩。 | |
| 學生 | 二十一名夷番生。 | |
| 待遇 | 校長月薪四十元。教員三十五元。學生書籍文 具，制服，伙食等費概由學校供給。 | |
| 經費 | 由省府開支。二六年度及二七年上半年，已領得 千三百元餘尚有三百待領中。 | |
| 設備 | 各項運動用具。掛圖十多件。課桌二十張，凳二 十個。床十架。辦公桌一張。 | |
| 課本 | 採用商務館復興課本。 | |
| 編制 | 依成績分爲三班。 | |

丙、省立鹽源小學

| 項目 | 情形 | 備〔攷〕 |
|-----|---------------------------------------|------|
| 所在地 | 鹽源城西之大水塘 | |
| 校舍 | 借用五省廟。可容十多人。 | |
| 教職員 | 校長陳惠，教員羅〇〇。 | |
| 學生 | 十三名漢番夷生。 | |
| 待遇 | 校長月薪四十元。教員三十五元。學生書籍，文 具，制服，概由學校供給。 | |
| 經費 | 省府開支。二六年度二七年度上半年已領得千三 百多元。 | |

| | | |
|----|----------------------|--|
| 設備 | 黑板一張。課桌四張。凳子七個。方桌五張。 | |
| 課本 | 商務館復興本。 | |
| 編制 | 無 | |

丁、私立斯補邊民小學

| 項目 | 情形 | 備〔攷〕 |
|-----|---|------|
| 所在地 | 越雋田壩上土司。 | |
| 學生 | 一百零六名夷番漢生。 | |
| 校舍 | 係租嶺光電私宅培修應用。可容二百人。 | |
| 教職員 | 校長嶺光電。教員裴家驄，李驗明。蘭萍。劉玉成。龔守先。 | |
| 待遇 | 校長無薪教員月薪二十元。學生文具。書籍制服。及貧寒生。夥食全由學校供給。 | |
| 經費 | 由校長及各校董籌集。二六年度及二七年上年度已共耗去三千多元。 | |
| 設備 | 儀器四套，二百多件，圖表千多張。書千五百多冊，風琴一架。留聲機一架。油印機一部。藥品六十多種。四號測象儀一套。各項運動用具。課桌六十張。凳子七十個。辦公桌二張。方桌四張。其他尚有餐具。刀刷鉅鋤桶等。 | |
| 編制 | 依成績分四班及一預備班 | |
| 課本 | 開明課本 | |

二、邊教實施困難之所在

經邊匪易，施教尤難，良以邊民習俗重保守，而不求進化，域畛畦而鮮往還，是以其一切習俗，迄今尚滯于原始部落時代，使施教倍感困難，茲將其困難主因，就內在與外在兩方面，分析言之：

甲 內在的

- 1 不了解教育之意義。(不需要)
- 2 語言文字之隔膜。
- 3 無力負擔在學用費。
- 4 家庭生計困難。
- 5 對政府官吏，多存畏總【懼】或仇恨心理。
- 6 不慣團體生活，尤以衛生飲食多不相宜。

乙、外在的

- 1 無完善之邊民小學。
- 2 無優良之師資人材。
- 3 政府未遑顧及，素乏倡導。
- 4 夷漢情感不洽，彼此妬【話】病不願使之受教。
- 5 政治環境，不能給予機會送子弟入校讀書或出外留學。

三、改進邊教辦法

邊教現況及實施困難，已如上述，茲將改進辦法。撮要言之。

- 1 政府積極倡導，及獎勵自動興學。

就現已成立各省立小學，切實加以整頓充實，同時另增設多數小學，(所數如附表甲)直接由省府或地方移撥帑款，作常年經費，責成地方政府，力為倡導，嚴禁夷漢岐視，資助夷生升學，獎勵夷生向化，而力扶其自動興學，省府特設邊教督學，或指導員一二人，負責設計指導，攷核邊教一切興辦事宜，用期覆實，而收宏效。

附據設立邊小之概數表

甲 由省府直接設立邊小之所數

| 所在地 | 可招得之學生人數 | 可任校長人姓名 |
|---------|----------|---------|
| 越雋田壩下土司 | 二百名 | 嶺邦正 |
| 冕寧托烏 | 一百名 | 戈及比哲 |
| 鹽源木里 | 四百名 | 項松典 |
| 瓜別 | 一百名 | 已鎮疆 |
| 西昌安寧場 | 二百名 | 孫子文 |
| 普濟州 | 二百名 | 吉紹虞 |
| 寧東米市壩 | 一百名 | 局長兼任 |
| 會理太平場 | 一百名 | |
| 通安 | 一百名 | 沙棟臣 |
| 昭覺縣城 | 一百名 | 王樹宣 |
| 寧南鬆林鎮 | 一百名 | 李子玉 |

乙 可能自動興學之處所

| 所在地 | 可招得之學生人數 | 可任校長人姓名 |
|--------|----------|----------|
| 鹽源托拔店 | 二百名 | 李降碧 土署秘書 |
| 左所 | 一百名 | 喇鴻翥 土司 |
| 右所 | 一百名 | 八全忠 土司 |
| 西昌熱水 | 一百名 | 余藻華 區長 |
| 延邊苴華蘆 | 一百名 | 葛世槐 土司 |
| 會理普隆 | 一百名 | |
| 越雋上關六格 | 一百名 | |

附表甲說明 一、爲便于招生，及順利進行起見，校長職委邊民首領，或素受邊民信仰者爲宜。二、對在學學生，本身及其家屬，宜由省府，命令當地軍政機關，嚴加保護。三、各校學生，令各地土司黑夷保送。四、小學教員不兼任他事耑一任課。

附表乙說明 一、對私立小學，省府應：補助經費，以濟私資之困難。派遣教師前往各處，補助辦理。補助書籍文具儀器等。二、于事前作有力之倡導。

2 訓練邊教師資

善事利器，古有明訓，邊教實施困難，無適當師資人材，亦其主因，故改進邊教，首應培植師資人才，由省府統一辦理，特設邊教師資訓練班，先于邊民中選擇優秀學生，次招有志邊教之士，施以長期嚴格訓練，除養成小學一般師資常識能力外，尤須具有正確思想，健全身心，了解語文，信仰主義。并具備勤奮耐苦之精神，生產建設之技術應足，啓迪開化，指導邊民，達成任務也。

本文作于二七年秋迄興實□相去不遠以未失時

第十篇 石達開在甯失敗之經過

前言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大名直到現在，給與我們的印象還是非常深刻的，就是一般邊民，亦家傳戶曉，無不知之，至關懷民族革命的人士，讀了他慷慨的詩歌，莫不肅然起敬，就是我們看了他一生可歌可泣的事迹，也會引起無限的感慨！石達開是太平天國的柱石，是當代的偉材，是令人欽佩的英雄，他的遭遇，使人悲悼，直至今日，還是使人追念不置。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關於他當時到甯屬的種種遭遇，及當時甯屬人民對他的反感，實在已可想像得到他沒落的厄運，下面就是關係他進征甯屬的一段史實：

石達開來寧

由于各王的內訌，以致人心失望，使太平天國陷于恐怖狀態中，北征軍的被殲，西部領土的損失，更使內外惶恐不安，結果動搖了石達開的心，打算另行發展，就在這時，他率領精銳，衝破重

圍，向西猛進，直達金沙江邊，順江西趨。由滇渡河，直入寧境。那時在寧屬防軍均係老弱，不堪一擊，所以其時節節勝利，耀武揚威，自以為可無顧慮！在他歡天喜地中，兵士到處劫掠尋樂，人民莫不深感痛苦，石達開每至一處，亦恣意于享受，他把部隊分二路前進，主力由會理北上，順安寧河推進。一部由寧南，順黑水江直趨西昌，至大石板時，探知西昌有備，即轉向麻柳寨，會合主力北進，未攻西昌，至河西即行休息，並整理部隊，在瀘沽又將全軍分為二路，東路趨越雋，慾直達大渡河，在小山附近被夷民襲擊，多未能達到目的地，西路主力由冕寧托烏趨河道，因為路狹，半路受截擊，前後失去連絡，以致前鋒抵達大渡河邊，後衛部隊，還沒有離開冕寧，首尾不接，未能相互呼應，深犯兵家之忌。

石達開入寧，係順安寧河而進，沿河曾與土著夷民接觸，他不知道夷民力量，又以為安寧河流域，是全寧屬代表區，隨處有糧可供接濟，更以為除清兵以外，沒有抵抗能力，所以處處肆無忌憚，對夷民力量全未重視，或有時加以鞭笞，施行壓迫手段，以為夷民知識未開，懦弱無能，故毫不防備，又採取因糧予敵政策，但在事先並未偵知是否有糧可因，只圖擴大勢力，而未注意地理，適應環境，凡此種種，都是石達開入寧之大阻礙，大錯鑄成千古恨，實是一件可惜的事。

在外間所傳石達開被擒之事，莫衷一是，直至今日，還有一般在作種種的推測，其實，石達開的遭遇，我們不難拿當時的情形，來把他決定。

夷民的抵抗

寧屬原為純夷民區，經元代一度征服後，漢人始漸漸移入，到清中葉時，為數仍少，地方力量完全在夷民掌握中，而其時夷民，

雖無系【系】統，但經外力侵入時，亦能集合起來與之周旋，太平軍對夷民力量未加注意，對夷民土司加以侮辱，拘囚劫奪殺戮，結果，使夷民起了反感，處處準備起來打擊。而清廷方面又派遣精銳，由雅直趨大渡河，依險固守，同時傳令各土司夷衆調集壯丁，實行襲擊，於是太平軍北面前鋒受阻，於大渡河岸，後隊在冕甯城附近被當地安姓土司，率夷衆圍攻，同時越雋夷衆，亦分兩路出擊，一由越雋越西山，直趨鐵宰宰，血戰後將該地佔領，以切斷太平軍前後連絡，一趨河道（擦羅洗馬姑，老鴉漩，安農場等）將各要點佔領，形成包圍之勢，太平軍幾度突圍，圖與大樹堡方面取得連絡，但終不得逞，被圍了數十日，終於決定了太平軍全軍覆沒的命運。

糧食的斷絕

寧屬是富庶之區，不過在當時除安甯河流域居民多，出產多以外，其餘都未開墾，人煙稀少，尤以冕甯以北托烏燒箕灣各處，均係不毛之地，氣候寒冷，不宜墾殖，只有少數畜牧者而已。太平軍自經過數千里的奔波後，裝備不全，糧食亦未預先準備，所以沿途均採因糧予敵政策，每至一處，即先行集中米糧，每離開一地，即自行焚燬，此種政策，在長江流域較為適宜，在甯屬一般人民，平時常感糧缺，還想因糧予人，何能達到目的，太平軍對此，亦並未見及，貿然前進，遭受糧食之困難，據參加戰役之老夷稱，伊等在起初與太平軍接觸時，其鋒銳不可當，夷衆在白天，只躲森林中隱匿，望著漫延數十里的炊煙，人馬嘶鳴，夜間始出行襲擊，經圍困數十日，不見來攻，炊煙漸少，時見太平軍到處挖土勒葉，不久，連人馬聲也少了。太平軍被困于饑餓，常出金銀綢緞等與夷衆交換食物，於此可以想見當時太平軍被圍的慘況。

戰略的失敗

甯屬地勢，北高而南低，以安甯河為中央線，僅中一線可通，交通道路去由金沙江至西昌，有二途；一經會理德昌至西昌之線為主，途亦較為平坦，人口眾多，物產亦較豐富，一經寧南魚水達西昌，此道雖亦平坦，物產豐富，惟當時多係夷民，較為阻塞，再自西昌上行至瀘沽，交通亦便：自瀘沽至大渡河，東行經小相嶺，越雋，以至大樹堡，路狹而通過困難，西行經冕甯托烏擦羅以至安順場，沿途多是森林地，托烏附近，入冬即有積雪，寒冷澈【徹】骨，鐵宰宰，則係狹谷，去此十數里，即魯倫河，駐兵扼守，固若金湯，自此至擦羅，安順場，經森林地帶，並經懸岸，陡險異常，就全甯屬地勢而言，險阻特甚。在此種地帶通過，當注意環境，交通，以事運用戰略，而太平軍初入甯時，由金沙江直趨西昌分二路前進，進行殊為神速，但至河西前鋒駐屯瀘沽，再前進，東路過小相嶺時，而夷民截擊，雖能勉強通過，但進駐大樹堡時，後隊路阻折回，會合西路而進，而西路主力，前鋒已達安順場一帶時，其主力則未離冕寧。後從冕寧突圍，於鐵宰宰復被夷眾截擊，死傷極眾，東西路各不相知，故待石達開至安順場後，前後左右，已被切斷，而陷于重圍！

結論

太平軍的經過甯屬及各種遭遇，已略述於上，至於最近紅軍之經過甯屬，實與太平軍取道相同，太平軍不免於覆亡，紅軍得渡越危險，雖時地之不同，亦用兵緩速之所致也。聞太平軍過安順場時，入康大道，尚未闖出，不能取道前進，而又兩路不能相互呼應，連絡喪失。紅軍行至河邊，見不能過，即順河西行，偷由瀘定抄出，對防河軍右翼實行側擊，方能越過險地，故損失較少。而太平軍到處駐留，未能爭取時間，以致全軍覆沒。這實是使後人深為惋惜的。

第十一篇 夷民俗習【習俗】研究二則

媳婦為甚避翁與伯叔

夷俗中人與人間，最奇怪儀式，為媳婦不能接近翁伯。其不接近程度，與階級成正比例。如白夷翁媳間，不能接近到六步以內。如一方不知距離過近，則他方即須高呼，「請讓。」恐怕闖羞。待對方避讓，始能往。倘突然接近，不及規避時，則打破羞恥，過失方須買酒去恥，或殺牲洗羞，否則認為不吉祥。夷族青年男女，只要同階級不同姓同班輩者，均可隨便談笑。惟弟婦與伯姊間，則不僅不能接近，欲遙相談笑，亦不可能，即過去曾有情侶歷史之男，一旦成為伯叔，與「小嬸」「（弟媳）之俗稱」關係，立即扳【板】起面孔，不談笑，不接近。又黑夷土司，則其界限更嚴，始終不能相見。間有互相傾慕，一觀荊州之枕，亦只能在暗中窺望，談話更不可能。以家庭環境關係，勢難久避羞者，亦須先買酒置席，招請家族，前來共同破羞，始能談話接近。此俗在青年人，或人口少之家庭看來，最為討厭。

余對上述儀式極感討厭，每欲以理論，以行動來打破，而實際，均不以為當，一般則以數千年來之遺俗，神聖不可侵【侵】，仍牢不可破，乃在實際禮俗上攷察，思索，似對其來由，有所發現，茲述于下，以備若干年後參攷：

搶婚姻，在古代，任何一個民族都盛行過，誰也不能否認。夷俗進化較遲，其遺跡隨處可見。如一：夷俗青年男子，每以能得美女為榮者，獲得方法，非金屬非勢力，而是重用感情，而與對方認識作友，漸漸成為情侶，俟時機成熟，即相率拐逃他方，組織家庭。或男女相得，而受家阻擊，不能成夫婦時，即請弟兄相助，用暴力來搶奪，此為直接表現。二：夷人結婚時女家先集若干女子，設置水棍

等，男家則選若干精忙【壯】男子，前往迎親，男女相遇，即用水相潑，用棍相打直至女子疲困，無力抵抗，男家始由勇敢者直撲前來，手着新娘身上而返，始停潑打，於是新娘梳頭着新衣，女子盡集啼泣，將新娘送交男家，真若被搶悼惜也。此為間接表現，由上述各情中，可推知夷族婚制，迄今尚未全離搶奪形式也。

夷人婚姻近尚含濃厚之搶奪意義。其中有一件最堪注意者，現夷族行搶婚，男女間係先有預約，多行成例，表示儀式耳，無愛憎可言。其他古代暴力搶奪者，既未預約，行搶時又非常之猛烈，女方是否有愛憎表現，愛憎對象屬誰，此問題之解答，實將解答本問題也。余以為一個被搶者，尤其是非預料的非自願的被搶者，對於行搶者只有恨表現，并無愛之表現。女子性情柔弱的，被搶後自身已歸屬別人，全無自由可言，且突加入生人社會，供生人之使役，其悲怨當不堪設想。但其怨又欲加於誰，余以為當時人智低，必不知加怨于命運，必怨於行搶者。當時行搶者為誰，由夷俗中看來，行搶者，多非本夫，多係其弟兄伯叔父等。又以情理論，在古代搶婚者，必為年富力強之父兄，為成全其子若弟之家室，而行動也。本夫則在不知中，或年小無力參加中。故行搶不論任何族，必多夫之父兄，（婦之翁伯）是以女之怨，必以翁伯為對象，尤其行搶後，夫婦間時相接近，休戚相關，有怨必不能久，無怨則感情更為美滿。至其翁伯，在行搶後，又在防止逃跑，監督服役，時以嚴厲態度相待，使怨恨之程度更加，于是有規避不接近之行動，在搶婚制下此為當然現象。在後時代進化，搶婚制雖去，而不接近表現，則傳遺下來，形成社會儀式。余以為夷俗媳婦不接近翁伯者，主因即此也。又後來愈演愈久，為防止父兄伯叔，以力佔有子媳或弟婦以避糾紛，故後來將計就計以此儀式限制父兄叔伯之行動，定為禮節，而保障子弟之權利也。

衣之始用

在目前，個個穿衣，以穿衣為當然之事。但原始之時，人為甚要穿衣，衣之功用何在，若加思索，頗為難解。若說禦寒，則當時人身盡毛，與禽獸無異，禽獸迄以羽毛禦寒，高山者毛厚，矮山者毛薄來適應，未見盡凍斃，人何必多用衣。若謂人感覺特敏，耐寒力弱，故想出着衣法以禦寒，然則何以迄今猶見有人用巾圍腰，赤身過日者，其何畏寒之有。若謂美觀，則當時之羽毛已美，何必用顛什破碎之葉物，被身以為美，更何用麻煩之手續以求美。若謂顧羞則當時俱赤身過日，尤陰部乳部，為日常應用于大小時，及哺乳時，所必需暴露者，何必獨以此部之露出為羞，禮之一字，當時恐尚未知道，故曰此皆非衣之始用也。

惟人之生理與禽獸不同，彼一年一次經期，始可性交。人則一年十二次月經期，除臨產前後一二月，不能性交外，餘均可性交。時間最長，尤人性欲之強，不論男女均非禽獸所可及。因此人類在赤身過日之原始時期，男女常與男女相追逐（母系之前）其情何異目前若干動物，其結果女性所受之痛苦，與危險非可設想者：如一，遇多數男性之輪姦，必過度痛苦，或危險。二，當身懷有孕時出外採食，突遭姦淫以致喪身。三，于所愛者手中被奪去，予以輪姦身心痛苦，凡此均給女性以莫大危險，一切行動均尚拘束，對愛者不能追求，求得亦不能得保障，此男性精神亦大苦痛，尤當偕愛行動時，為暴所擊，奮以抵抗，亦有犧牲之危險，或聚名相報復，交互殘殺演成男女同受之慘劇也。

人類受此慘情多時後，思有以防之，加之人類思想進步，于時利用，人類自身之缺點：一、認辨不清楚，二、間接肉感較直接肉感為弱等，首先用物遮蔽，減少人肉感及表現異性之陰乳部，以減人性衝動與侵襲，其效亦大，可使女性得相當保障，但亦不澈

【微】底。至男女之所愛，欲在相保有，亦多不可能，過去所受痛苦，不能全去，於是進一步爲使一般暴人，維持謹慎起見，男女相愛者相約共同遮蔽陰乳部，使遇暴者時，不易辨出孰男孰女，不能遞行施暴，或施暴時多有錯誤。至此防法更有進步，強姦之事益爲減少，此風一成，爲時亦久，此部依物保溫後，去物即寒不能支持，日夜間成氣候變冷無意中將物擴大，使物之遮蔽部增大，保溫力加大。至此欲去之亦不可能，其作用日有增加，關係更密，成爲人類禦寒之法寶由遮蔽而套網，由套網而成形式適體以爲美爲禮義，以成今形形色色衣服制也。

附注 一、普通試驗人身最怕冷處不在陰部而在胸部通常不必暴露之處亦在胸背部乃人類不遮此部，而遮陰乳部必需隨時暴露不怕冷者其中必有大原因在也。

二、辨認不清在目前亦有之，每見鄉下人稱伊看見西人全部一樣，不能分出誰人誰名，又見邊民一到城市便把城市人不能分出，千萬一律，尤常有化裝人不易辨男女等目前如是何況原始人。

第十二篇 越雋田壩建設社會工作概況

今天兄弟能夠與華西壩五大學關心邊政的各位先生作第一次見面，覺得非常榮幸！本人數年來因爲職務關係，服務故鄉。但因個人能力薄弱，得不到什麼優良的成績，不過，現在兄弟很願意將數年來所得的一點實際經驗，作一個簡單的報告，以供各位先生參考。並望各位先生以後時時惠予指導。

本人是越雋縣田壩的一個土司，因爲有了這個世襲的職位，在工作之計劃推行和監督上，都有很大的便利，本人祖先執掌土

司職務始於元朝，明清兩代照例受封，清代太平天國之亂時，因生擒翼王石達開有功，加封爲副將一品頂戴【戴】，地位不遜於附近各土司，民國以來，仍沿其舊，不幸於民國十四年，因與當地駐紮軍隊發生誤會，引起武力衝突，土司衙門爲軍隊攻破，家母與堂兄二人當時殉難，本人亦負重傷，慘遭家破人亡之禍，當時本人僅二十歲，逃到西昌後，蒙羊仁安先生之助，得入小學就讀，西昌縣立初中畢業後，來蓉繼續肄業於聯合石室中學，高中二年級時考入南京中央軍校，於二十五年畢業，被派往重慶行營服務，至廿六年始返原籍，恢復土司職位，本人雖身爲土司，但大部時間都在外面求學，返鄉服務從事於改革工作，僅數年間事耳。

本人土司屬地在越雋縣東北部，面積約有一百方里，共千余戶，人口約萬余，境內多山，均南北向，少河川，僅有田壩河自北向南，沿河南岸有水田，爲境內產米區，每年糧食出產僅能自給自足，居民多貧窮，生活困苦，當地慣用銀塊，法幣百元可能換銀子一兩，那裏在婚姻，語言，宗教，生活習慣上，的確有很多與外間不同的地方，但人民對於國家應盡之納稅義務如徵實徵購等，跟外面還是一樣的奉行。

自從民國十四年，家母與家兄死難以後，本人又遠離鄉井求學，無人執掌土司職權，縣政府因鞭長莫及，且地方情形特殊，無法派選適當人員分駐該處，於是這塊方百里的社區裏，變成無政府的混亂世界，乘十二年之久，人民痛苦萬分，直到廿六年，本人返鄉民衆乃一致要求，乞請本人恢復世職，救救他們，本人深爲感動，乃下決心，非把這塊地方好好的整頓一翻不可。

在我們荒涼的邊區，饑餓，混亂，劫掠，鬥爭，是普遍的現象，尤其是混亂了十多年無人管的這塊地方，要想從事於復興改造

工作，更處處感到辣【棘】手，記得當本人初返鄉時，最感到困難的事項有：

因為十多年之混亂，保民因經濟困難及其他關係，把田地典當給附近漢人甚多，本來是些自耕農，漸漸變成半自耕農，最後成為佃戶，於是不能自耕自足。許多人家鬧沒有飯吃。

人人已都習于混亂，地方毫無秩序，人心浮動，大盜小偷，隨處都有，頭目不敢過問，相互洗劫，時有所聞。

人民吸食鴉片已很普遍，煙土係從他處運銷本區，不但資金外流，使民窮財盡，而且吸食者精神萎頓，勞力缺乏，為害至深。

夷民多嗜酒，他們喝酒與內地人喝茶一樣，一個小孩子一口氣把一碗酒喝下去，不算什麼稀奇的事，本來糧食已感不足，再加上釀酒消耗，食糧因而更起恐慌，且喝酒者多常酒醉發狂，擾亂秩序，難以禁止。

漢夷隔閡甚深，一相往來，多相欺騙，因語言不通，稍有糾葛，輒就動武，尚有很多新舊懸案，正待解決。

樹木砍伐殆盡，荒山濯濯，氣候變劣，水利失修，且多山洪，人民無培植樹苗之習慣。

文化落後，民智未開，人民根本不知上學讀書為何物，不但不願求學進步，且認入學為當差之畏途，當時整個土司範圍內，僅有兩個小孩在縣立小學讀書，教育問題，尤其嚴重。

以上所舉七個困難問題，僅指出主要的犖犖大端，至於瑣屑的事項糾紛，尤不勝枚舉，當時本人對於人民的疾苦，極表同情，很想利用個人的學識與經驗，來造福桑梓，但環境如此惡劣，使人不易着手進行，好在本人身為土司，在土司範圍內，有發號施令的特權，手下又有三十餘個頭目，他們都肯忠心聽從，可是，在一個土司社會裏，真是個「小國寡民」的小天地，土司的一舉一動，與人

民都息息相關，土司要想行事順利，先要博得居民的信仰，信仰的建立，端賴於一舉一動要切合實際，一個法令頒佈後，在預期時間內，一定要有兌現，拿出成績來證明理論，一個國家或一個省份，可以有十年五年的施政計劃，但在文化幼稚的邊民社會裏，不能有那麼久遠的計劃頒佈，僅能按步【部】就班要他們做完了一件事：【，】又再去做第二件事，在土司的小範圍內，召集頭目來開會，宣佈要做的一件事，他們分頭回去之後，馬上向各處的鄉民轉告土司的意旨，二十四小時內，便可使全區的人都知道，第二天就要付諸實行，如果是執行成功、或失敗，也馬上可以知道，能夠成功與土司的信譽大有加強，如果失敗，馬上就得糾正，地方小容易管理，就是動作迅速，本人就是利用這個原則來管理他們，和解決許多困難問題，改良工作有下列幾項：

第一，「民以食爲天」，先說解決食的問題，區內良田多賣給富戶漢家，使糧食不足，解決的法子，只好墾荒，附近山腰之坡地，不適用於稻作，但能生長洋芋及蕎麥，規定每村爲一工作單位，各單位把人力集中起來通力合作，今天十個人來幫助某甲耕作，明天某甲參加集體幫某乙耕作，這樣，人力集中，對於墾荒農作收效很大。其次就是規定保民地主不得高價出租田地給窮農耕種，所有地主給貧農耕種之田地，均以各得農產品之半爲原則，再次則鼓勵保民富戶贖回出典之田地。如此減少了從中榨取，糧食乃漸見增加。

第二是維持地方治安，這個問題比較容易，在混亂時期，漢官鞭長莫及，盜匪之家室何在，不易查出，但至本人回來之後，人人凜於老土司之傳統威望，且令頭目舉辦聯保，互相監督，獎勵告發，於是不久盜賊遂告平靜。要是給官兵來平抑，恐怕要流不少的血的。

第三是戒絕吸食鴉片問題，本人把數年工作所得積蓄的錢，由成都各處購回大批戒煙藥品，免費分送各煙戶服用，大概是懾於心

理上的畏忌與覺悟，煙癮未深者，多因此而自動戒絕，尙有不肯戒絕者則分三次警告，第一次警告爲請其自重，第二次警告則通知其以後不受土司和頭目之保護，有冤不能起訴，如其尙不禁食，則令青年故意將其毆【毆】辱，或將其財物沒收，因其不能起訴土司，只好忍受，因此有些煙民自動來土司衙門發誓戒煙，請求保護。第三次警告，是捉來痛打一百鞭，如再不戒絕，則捉來槍斃，結果槍斃了四名，始把煙毒禁絕，現在境內僅有數名被密告的嫌疑煙犯。

第四個問題是戒酒。邊民喝酒成性的確不易戒絕，如嚴頒禁令，一定不能實行，於是只好想出一條折衷的路，就是非逢慶典節日及宴客不得隨便喝酒，平時則吃醪糟以爲代替，因醪糟含有酒氣，勉強可以使嗜酒者滿足，一斗包谷僅可換酒五斤，如拿一斗包谷造成醪糟，可食一百人，既可飽肚，又可免發酒狂而妨礙工作，影響社會，所以，現在區內男女改嗜酒爲嗜吃醪糟。

第五爲漢夷糾紛的問題，從表面上看來，漢夷間糾葛之事甚多，仔細推敲一下，歸結起來，都是一個原因所引起來的，那就是債的問題，漢人往往向夷人放款，訂明何時清還，或以若干實物付償，夷人因一時困難而需款，乃答應下來，但至期往往不能履行債務，不能不想出種種方法逃債，這樣一來，當然就發生問題了，再加言語的隔閡，往往是一件小事，也會鬧出滿天風雲來，爲根絕這個弊端起見，特別規定不准向漢家貸款，如有急需，可請求土司或頭目作擔保向鄰近夷人借款，如遇漢夷未能解決事項，不得由當事人直接辦理，須請求土司或頭目代爲辦理，至於過去未決事件的懸案，則由本人親自調解。

第六是造林開堰的問題，規定由頭目分別監督，每戶每年至少植樹十株，枯死者不算，所植者多爲易於繁殖之楊柳，故有「一個田坎一株樹」的口號，六年來這個工作都兌現，現有樹苗遍植山

野間已是不少了。至於水利，本人主持開了兩條堰，使乾地變成良田，現在斯補小學經費的來源，就以此為一部份。

第七是夷民教育問題，夷民文化落後，到了今日，我們尚有嚴重的邊疆民族問題，其原因如說是教育失敗，倒不如說是我們對他們沒有教育，的確，在過去，政府對於邊民教育未免太忽略了，原有的夷民學校，也多有名無實，點綴點綴就是了，一方面因言語關係，夷民感到學習漢字太困難，只有望洋興歎，一方面夷民覺得讀書與不讀書還是一樣，雖然漢官以讀書可升官發財相號召，但夷民總覺得不易辦到，至於夷人自動來辦學校給自己子弟讀書者，更是鳳毛麟角。

本人廿六年在土司衙門創辦斯補小學一所，廿六年至三十一年，為完全小學，經數年之經營，規模日見擴展，現有學生百名，而且都是夷民子弟，教員六人，除供伙食外，每人月薪約五百元，本年學校經費預算為十四萬元。一二年級用傣語教授，三四年級改用漢語教授，且每週加授傣文二小時，採用開明書局出版之課本，現初小畢業後，就送入國立越雋實驗高級小學繼續肄業，統計年來由斯補學校畢業而繼續送入中等學校或其他學校者已四十餘名。

第八是國民軍訓，及邊民幹部訓練問題，夷民强悍，尚武，對軍訓甚感興趣，本人請軍校畢業諸生為幹部，召集十五至三十歲男子每年抽出一個月施以軍事訓練。

各地夷民經本人招來而保送訓練機關受訓者，已有三百餘人，計軍校八十餘人，康省保甲合一幹部訓練部一百餘人，西昌行轅主辦築路幹部訓練班四十餘人，康省府主辦西昌邊民訓練所一百餘人，他們都是深居簡出的鄉民，如果不加以詳細的解釋，他們決不敢出來接受任何的訓練的。

第九是風俗改良問題，現在正在推行改革的事項有婚姻，服裝，和衛生等，保民的婚姻制度，應當改革的地方甚多，但一時不能使之變化急激【切】，引起反感，土司，黑夷，白夷，娃子等，不同階級的人不得通婚的觀念，已深入人心，一時不能打破。訂婚的聘金，以前曾超過三百兩銀子，且很小就行訂婚，現在規定非至十歲以上，不得訂婚，且聘金不得超過六十兩銀子。但早婚之制，又不易打破，因為農家在經濟上須要更多的人手，孩子一訂婚，十三歲就可娶婚，把媳婦娶過來幫助耕種，故暫時規定，小夫婦娶婚而不得同居，直到十八歲以上始得同居。以前男女容易離婚，夫婦感情不能專一，使家庭生活得不到安寧，現在規定非親人頭目，和土司同意者，不得離婚，曾經離婚一次之女子，不能再行結婚。男子二十四女子二十二未成家室，則由頭目強迫其婚嫁，通姦者以盜賊論罪，由頭目主持賠禮道歉。納妾制又不易打破，僅規定男子娶妻妾年齡不得比女方大十五歲以上，使年老者，不得娶青年女子，這是婚姻制度的初步改革。

夷民服裝奇特，甚不合經濟原則，男子穿花衫，大褲子，其大褲子所用之布料，可改縫普通唐褲子二件有餘。女子則穿花衫配大花裙，其式樣雖美，但所費布料太多，且工作多感不便，本人已與頭目商定於本年陰曆七月十五日起，男女改穿短衣小褲，舊日衣服則定為禮服，現在他們正在準備縫造新衣服，不久便可改裝，此當不會有什麼困難。

夷民無衛生常識，房屋多不開窗，早已強令其開窗，此次本人從成都購備大批亮瓦，擬轉賣每戶一個，使屋內光線充分，增加健康。

總之、本人以個人學識能力都有限，夷民社會須要改革之事又太多，希望各位先生時加指導，使夷胞早日脫離其原始社會生活。

本文為講詞〔，〕承符氣雄先生所記故文詞特別清漸并蒙衛惠林教授記曰：

這篇文章是嶺光電先生出席本校社會學系【系】邊疆組歡迎茶會時的演詞，一個邊區社會改革的實際報告，嶺先生不僅是西南土司中具有現代思想，革命信念的一個傑出人物，並且是邊疆區社會改革的實行家，我們相信這篇講詞，不僅可以給我們一些實際的知識，並且可以給我們對於邊疆建設一個無窮的希望和鼓舞。

既蒙記錄復得獎飾特志聲謝

（編者按：《保情述論》一書之目錄篇名與正文中的篇名多有出入，收入本文集時未加訂正，敬請讀者注意。）

2. 彝族民間故事

(初版於1950年，上海時代書局)

自序

我想寫這本書的動機已經好多年了，在七八年前吧，我就從事收集彝族民間故事及神話的題材，靠著我生來便是「土司」的身份，工作十分順利，不到兩年，就收集了一百多年多個雜亂的故事；這些故事的題材雖然新奇，有趣，可是我沒有把它加工的整理，僅是從彝文的記載底文典中直接翻譯過來，當然，這些彝文的記載是粗疏，單調，沒有一點文學的意味；但是，我迷戀于彝文的朴質，淳厚，我不忍犧牲它固有的美點，因此，我一直保留著，沒有把它刪削過。

在四年以前的一個暑天，我爲了成都各大學邊疆社會學系請我來蓉作專題講演，同時也是爲了彝族本身一些公務須得來蓉接洽，那時候，這部零亂不堪的文稿，也同我來到成都；本來，我想趁這在蓉的機會，把它草率的印出了事，可是在準備付印的前夕，一團自卑的心理突然叩撞我的靈魂，叫我失去了付印的勇氣；於是在第二天的早上，我停止了預定計劃的進行。

有一次，我到成都中華外科專科醫院去拜訪張院長超味醫師，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是我最信賴的醫藥顧問；在過去我只要有點小的毛病，總是要麻煩他的，尤其是肚子痛，生怕是盲腸發炎，因爲張大夫對於割治盲腸是拿手好戲；由於我生病和怕病的關係，因此我們的情感倒弄得頂好。當然羅，那天晚上他招待我吃飯是不成問題，我吃了很多的鳳雞，板鴨，和燒魚。

在這一次晚餐中，同席有位研究文學的工天缺先生，當經張院長介紹之後，我們因此便成了好朋友，我深覺得這位工先生的文學

造詣要比我高明得多，於是在第三次見面的時候，我就大膽而慚愧地提起我這本「垃圾文典」。

天缺兄聽了很高興，而且希望能夠先睹為快，請我把原稿給他看看，而我樂得他給我較有意義的指導；所以在第四次見面的時候，就把原稿帶給他。

天缺兄是個熱情，誠懇，善於辭令的朋友，他在三天以後，就給我下面的回答：「這些故事都是新奇而趣的故事，要是刊印出來，不但藉此可以使關心蠶族的人知道蠶族人民生活的實況，和支配他們的潛在的傳統的思想底核心，而且，在你的筆墨裏，還蘊藏著大量的哲學，民族等偉大的意義；不過故事太多，有些陷於重複性的類同，有些陷於意義的平凡，尤其大部分故事的描述，多陷於單調的鋪敘；所以，依我的意見，最好求多不如求精，把這些題材全部提煉一遍，然後把它精密的組織起來，不必拘泥于蠶文經典的筆法，用現代新的文筆，去表現這些遠古的題材，想來一定會得到意外的美麗的果實的。……」

當時，我聽了天缺兄的這一篇言論，我幾乎高興得要發狂，因為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不過我覺得要是依照他的辦法去寫，那至少要費上二三年功夫；而我呢，光是蠶族的公務就夠麻煩了，因此大有不敢嘗試的意思；可是這位熱誠的朋友給我最大的鼓勵，他自願多方面的幫助我，使我完成這一個麻煩的工作。

真的，兩年以後，我已經大部份照著新擬定的計畫整理好了，寫成了十多個故事，差不多有十多萬字；只是近兩年爲了職務的關係，都沒有到成都來，刊印的工作也就無形的擱置起來，讓原稿給蠹魚們充饑，剝蝕。

今年的春天，我又接到天缺兄的來信，他熱切的問起我寫作的近況，因此又復提起我對這個擱置已久的文稿的興趣，又重新翻出

來，刪削了一遍；爲了酬答天缺兄的熱忱的關切，把原稿全部寄給他，請他爲我作更切實的指導。

由春〔天〕而夏，而秋，這是抗戰勝利的第一個落葉飄舞的十月，天缺兄又把原稿寄還給我，同時，在立意上給了我更多的補充，在修辭上給了我更好的潤飾，而且鼓勵我馬上付印；但是，爲了一些小的問題，我又把它擱置了好久，直到今天才真正準備出版。

現在，這一冊記述彝族傳說的故事，眼看就要同諸位讀者見面；而它的成功，多賴天缺兄熱情的幫助和鼓勵，和劉自乾先生蒙文通教授的指導。所以，在這裏，我首先要向他們致謝的，此外王伯璠先生也幫了我不少的忙，都使我感激不盡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光電於斯補小齋

目次

| | |
|---------------|-----|
| 自序 | 105 |
| 聖母 | 111 |
| 六月二十四日 | 119 |
| 誑者日記 | 152 |
| 大神阿里比日 | 166 |
| 一 集市 | 166 |
| 二 殺卜吉田的智慧 | 169 |
| 三 浩劫與安木里耶土司之家 | 175 |
| 四 插曲 | 179 |
| 五 阿里比日的祈禱 | 184 |
| 六 板橋河 | 189 |
| 七 漢官的詭計 | 191 |
| 八 天菩薩火葬及其死 | 197 |
| 夢——阿木哈哦的故事 | 202 |
| 蜘蛛 | 206 |
| 小相山麓的悲劇 | 215 |
| 天帝的審判 | 239 |

（編者按：原稿沒有標明頁碼，此目錄的頁碼是編者根據文集的頁次而加上的。）

聖母

在越舊城的北面天鵝崗和利機站中間橫陳著兩個靜靜的沼澤，依照大概的估計，也許有一二里廣闊的面積，幾千多年來就有了兩隻鴻雁點綴著。據說在好年代以前了，這兩個池沼的原址是產米的名地，不過爲了佃民的欺詐，惱動了望天聖母的脾氣，就把這兒化爲池沼，派了兩頭神雁鎮守著永遠不得耕種，直到現在，除了池邊能生些綠油油的水草，可以餵豬羊而外，似乎沒有什麼別的出產和作用。關於望天聖母的傳說是很神奇的，我簡單的記述在下面。

古老的時代裏吧，越折詔和蒙舍詔的主，有著姻戚的關係，世代都有往返，據一般彝民的證實能述出兩詔詔主的姓氏。

越折詔主姓段，蒙舍詔主姓蒙，當他們傳襲到某一代的時候，越折詔主是個仁厚慈善的少年，可是身體比較孱弱，性情比較柔懦，因此，他對全詔政教的設施，常有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現象，把父親傳下來的聲勢，就不自覺地逐漸衰頹了，可是，蒙舍詔主呢？他有著魁梧而壯健的體魄，黑蒼蒼的臉皮，和老鷹嘴一般的鼻子，在闊大而厚紫的唇間，常常露出兩枚黃色的大門牙，尤其令人憎懼的是一雙發紅光的三角眼，當他在憤怒的時候，在濃黑的眉毛下，誰都要會看到一種惡意的殘忍在閃爍著，無邊的野心迷醉了他的靈魂，使他幻想出英雄事業的光榮，於是暗地裏勵精圖治；不到幾年，自覺兵強民富。所以每當他獨自思想的時候，會在他粗糙的面皮上，浮起幾條驕傲而自滿的皺紋。

有一天的下午，越折詔的村莊和山村裏充滿了異鄉人的歡呼。蒙舍詔主騎上卷毛而高頭的大馬，威風凜凜地站在一座高崗的脊上；那懶黃的斜陽吻著屏片似的雪山，襯著詔主猩紅的大氅和他

那顆驕橫的心。這，我敢相信，在藝術家的眼裏，定是一幅最動人的畫面了！太陽漸次陷進青紫的雲陣裏，一襲灰色的天幕模糊了雪山，村莊，和危立的蒙舍詔主。從此以後，越折的人民，便奴役在蒙舍詔主的命令下，忍受著所有的苦役和罪罰。

這是誰也相信的，越折詔主的姊姊，是一個美麗而有德行的公主，她是蒙舍詔的妻子。可是，她的出嫁究竟在越折被征服以前還是被征服以後呢？在所有的傳說裏，再也找不出一點證據來。雖然有人也從事辯論過，他們想用盡全力去尋找和推敲；可是，直到現在，誰也沒有得到一個正確而可靠的結論。因為在越折詔獨立未亡之前，她的生活情形，是沒有什麼傳說和記載的，想來是爲了她以後生活的情形過於強調，感人的故事過於神秘，而把她以前的一切遮掩了罷！要不然，她那賢淑的故事，至少要流傳幾個的。

山莊裏上了年紀的人，他們常常用著肯定而畏敬的語氣，和悚然而緊張的表情，敘述著聖母動人的故事。因為年代既疏遠得太久了，似乎這迷蒙的神話，越顯得活潑、神秘而可愛的了。

聖母雖然十分賢淑，但是爲了娘家的恥辱，使他失去了應得的尊敬和快樂；一副自卑自苦的心肺，壅塞了她。在侵晨和黃昏的時候，在灰暗的寢室裏，她常常啜著辛酸的淚滴，她想起她兄弟的命運，幕幕不可思議的可怖的幻想侵襲著。她覺得從此以後，什麼都完了。是的，什麼都完了。心裏的紛亂是不可分解的，她覺得腸子糾纏得打起結來了。她徘徊在囚牢般的屋子裏，推索著，計畫著，常常在咽喉裏自語著。既而又坐了下來，埋下頹喪的臉，深深地從鼻子裏透了兩口氣，便斜倒在一張寬大而彫飾得極精緻的牀上，朦朧地瞌上了疲倦的眼皮睡了。

據當時陪伴她的侍婢們所洩漏的消息，她在模糊睡夢裏，還經常地流著感人的眼淚和訴述著痛苦的夢囈呢。

像這樣生活日子過了很久，她的幸福似乎跟她的距離很遠了，而痛苦卻不間斷的襲來。假使用她遺露在眉頭的表情來衡度的話，那末，我們一定相信她心底的悲愁和痛苦，是與日俱增的。她瘦了，憂鬱奪去了她青春的美麗。但是，這種瘦削卻換取了無數可貴的同情和愛憐，甚至連這位粗野的詔主都被感動了，他答應她入廟修身的請求。

於是，聖母每天焚香頂禮在西昌的滬山，度著悽苦的暮年。

滬山是西昌城東南環湖的高山，有著陰翳的叢林，和危陡的峭壁，盤旋的羊腸小道，和古老窄小的廟宇。偶而，在山隘的深處，我們會找到一二株古松奇柏，靜悄悄地兀立著。爲了西昌天氣十分溫和，幾乎四季都在春天裏一般；既沒有嚴冬的冰雪，也少有酷暑的烈日。海濱山巔，綠忡茵茵，大有世外之觀。

我們的聖母呢，她帶了二個貼身的侍婢，和一頭黑色而白點的花驢，卜居在這滬山的半腹。迎面便是一片平靜而澄藍的海水，這海水是很少有風波的，終年都怡然地微笑著，在佛道諸家的立場來說，那是修身養性唯一的聖地了。

自從聖母移居那兒之後，她的身體大有好轉，蒼白的臉上，現在已有些紅暈了。她每天一早便起身，匍匐在門前的一顆大松樹下默誦著常例的經卷。當太陽爬過脊後的山岡時，金黃色的光線照著綠色而帶露的叢林，廣坪上壓下亂離而糾結的對影。聖母喝了幾口新米煮的稀粥，安靜地坐在門旁的竹椅上，看着紫郁郁的海霧，數數來往的漁船。有時也閉上眼傾聽野鳥的哀歌，和微風所推動的那古松針葉的細語。雖然，在正午的時候，會從偶然的東北風裏，帶來陣陣的都市喧雜聲。可是，我們的聖母已經疲乏了，她總很早就躲進那窄狹的佛像背後的臥榻上，進入恬靜的夢鄉去了。

在太陽西照的時候，古老的松影顫動在小屋的石壁上，瓦背上，這種顫動是好像有一種自然而神秘的韻律的，好像仙女舞蹈時慢踏的步履。花驢在這松樹影下站著，嚼著，偶而還要提起喉嚨喘叫嘖聲，把矮叢林裏和茂草間的小鳥和蟲豸，都嚇得緘默了片刻，才不約而同喧擾起來。我們的聖母醒了，她仍舊坐在門旁的竹椅裏，看看被雲翳的陰影所照映的大平原，有時便散步在這如錦如繡的石坪上，嘗幾個山裏的水菓。

不久，侍婢們進上粗蔬的晚餐；遙遠的山岡使招待著疲倦的太陽休息去了，灰色的暮靄如裙帶般環繞著山腳，它漸次鋪展出去，遮斷了沉紫的遠山，隔開了燈火瑩瑩的西昌縣城，飛起迷漫一片的海子。夜神為大地蓋上了一襲寢服，在圓穹的天頂上，幾顆頑皮的小星陸繼地探出她們的臉，發出夜寒的警告，我們的聖母便不再多耽擱了，扶著侍婢重新回到小屋裏，做做佛課，休息去了。

有時，當月亮起身得較早的日子，常常由侍婢們給她圍上一條廣大的斗袱，呆坐在那古松底下。清疏而搖曳的倒影，罩滿了她的全身，她用著一種不經意的心情，玩弄著膝上遊移的月光，直到星移斗轉的時候才肯就寢。

可是逢到下雨呢？她便和幾個侍婢圍爐談佛學，講論著登達涅槃的修養，而且這種渡日的方式她是十分發生興趣的。尤其在帶著薄寒的冬天，太陽裏，或者火爐旁，剝剝剛從城裏買回的脆花生，喝了兩口自製的紅茶，這種悠閑的清福，除了仙家是少有的。於是，她把人間的一切思慮次第地遺忘完了，深恩大仇的俗念也慢慢地沖淡了。至於她所僅有的欲望呢？只有充饑的一點稀粥而已。

真的，那頭花驢是她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伴侶，牠有著機靈的天性和馴良的脾氣，牠每天得到越雋利機站去運回主人所需的米糧，這是蒙金詔主撥予養老的田租。這種機械的工作，無形地變成牠生

活上的習慣了。十數年來如一日，這頭智慧而馴良的花驢，從來沒有一次失職過，到後來，幾乎連出發和歸來的時間都有一定〔的〕似的。公主信任牠，婢子們歡喜牠，連從西昌到利機站沿途的居民，也都贊揚牠。

記得有幾個多事閒漢吧，他們曾經用貓眼來考證花驢踏過他們村莊的時間……這種用貓眼計時的方法，在古老的時代裏，真是最正確而普遍的法子，據說是從來沒有一次差錯過。甚至有些犯著誇大的精神病者，用著十分強調的形容詞安置在各種各樣的演辭裏播講著，使那些愚陋的鄉民真當牠是神驢了。

大花驢繼續駛運主人的米糧，這樣又是好幾年了；侍婢們已在公主的眼尾角上發現了縷縷的皺紋，鬢角也偶爾拾到幾根銀灰色的白髮，公主已經老了，她深深知道這一層，所以她對於祈禱和誦經的工作更努力了，她幻想著超登涅槃的甜夢。

有時她似乎覺到不久便要昇仙了，當她剛閉上模糊而惺忪的老眼，她看到背著銀翅的小天使歌舞在四周，聽到他們輕微的笑語。有一天，她剛要入睡的時候吧，有幾個天使把她從牀鋪上抬了起來，一直把她抬到屋頂上去了；她怡然地微笑著，以為她這次要昇天了，虔誠地把兩隻瘦削如葱的手，合掌在胸口，閉上眼，等待著上天的旅行，可是好久以後，睜開睡醒的眼，看看四周，她奇怪天堂的景象幾乎和人間太相似了。

侍婢輕輕走近她的床牀邊，低聲地問道：「公主，你睡得好嗎，要不要兩顆葡萄？」「唉，我不要，謝謝你，難道我現在還沒有昇仙嗎？為什麼我剛剛又能直飛了上去呢？這裏還是我原來的修地嗎？」公主格外狐疑起來，因為她找不到一個理由可以解釋剛才的現象是夢境。她認真地敘述著剛才所感到的一切，而且反復再三地設法證實她有沒有升仙。

「大概是那銀翅的小天使抬不動我了吧，會不會把我抬到一半又把我送回的呢？」……她心裏這樣想：「是的，一定是這樣的了，」她用著虔誠的心去理解目前的疑難，說她所見所遇的環境都是真實的，不過爲了上述關係，而回來吧了。

自從這次夢以後，公主修仙的信心，格外堅定了，不過精神時時陷入一種恍恍惚惚的情緒下，要是沒有信心的人們看來，真要給她加上「著魔」兩個醜惡的形容字來，不然，至少也是個瘋子。

秋深了，山上的樹木，每天都是換著牠們的裝束，西風任性地一動，那朱紅而蒼老的飄葉，就首先瑟瑟地飛舞去了；它的聲息和動作的表情，是怪惱人的，而且令人不安的，似乎在告訴我們說：「將有一個不可預測的故事來臨了！」

記得不多幾天以後吧，是一個晴朗的下午，當太陽沒有照進山谷之前，就給一塊濃黑的雲陣所吞噬了，一縷縷的金光，如箭般地，從雲罅裏投下，加以在山谷裏斷續地捲起陣陣的怪風，這情景爲像神秘的傳說所描述的開天門差不多；公主的大花驢知道不久將有大雷雨了，牠摧動著四條枯老的蹄，運移著較快的步調歸來。於是沿路村莊裏的人們都被擾動了，三三五五地竊議著，研究這花驢爲什麼改變了牠正確的時刻，眾人認爲這是件嚴重的事，有人認爲大花驢老了，也許腦子變糊塗起來，因之造成今天的前期；可是，還有大部分的鄉民，他們相信這一定是一件非常變故的預兆，因爲它們對於這神驢是有忠誠的信念和尊敬的。

這類街談巷議的意見，愈來愈多了，幾乎無法去探聽和記憶，而且那一種意見算是正確的預言呢？那可誰都沒有把握，便是當時號稱最智慧的西昌裏的預言家，他也說不一出個所以然來。

老花驢回來了，牠用著疲憊的姿態站在門口，以氣喘未定的急促的聲調嘶叫了一聲，這聲音驚動了侍婢，驚動了公主，甚至連門

前那株蒼翠奇偉的古松也發出了不寧的聲息。一股冷氣從公主的背脊透進，打了一個微微的寒戰，她的心這樣想，「今天有什麼變故降臨嗎？」一種恐懼浸染著，迫脅著，於是她小心地照例合上雙手，作最虔誠的禱告：

「阿彌陀佛！願上天保佑我，救苦救難自在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但是這禱告是無濟於事的，一切可驚的變故跟著這句禱告開始了。

當侍婢們照常地從驢背上卸袋的時候，她們覺得今天的米糧一定生了什麼變故，她們想，爲什麼這樣的輕呢？於是一股恐懼的壓力緊迫著，把她們慌得夾耳根紅了起來；懷著恹恹的靈魂，顫抖地，小心翼翼地解開袋口，一看，才知道運回的不是米糧，而是同容量的薯糠，「啊，這是怎一會事情呀！阿彌陀佛。」婢女們驚奇得抗制不住了，帶著發抖的聲調叫起來，「什麼？」公主慌了，在佛龕前的蒲團上站起來，又故作鎮靜地坐下去。

「米糧變成薯糠了，公主。」

「怎麼，薯糠……」公主以遲緩的聲調疑懷地自語著，走到老驢的身邊，看看袋裏的穀子殼，失望地吧歎了一口氣，她覺得有點昏暈了，把沉重的頭額靠到老花驢背上去：

「老驢，現在世界的改了嗎？人民已經吃糠不吃米了嗎？爲什麼他們的租糧改成薯糠了，世界是容易改變的，但是，薯糠又怎樣吃呢？唉，老驢，你爲什麼不運一點米呢？老驢，你太不懂事了，老驢，你老得糊塗了嗎？噢，我想這次的錯誤是你的年齡太老的緣故。」

於是公主哭了，扶著侍婢的肩回到神龕後的矮榻上。老驢也因此懊惱到極點，氣得一面流淚，一面發抖，它心裏這樣想：「人間

的詭謀忒多了，我是一條愚笨的老驢，假使他們要作弄我的話，當然容容易易把我哄過了；可是，公主是久離人間的修士，只用她本身善良的心地去推測一切，那是太可憐了。是的，她是我的主人，爲她服役是應該的，可是我不能長此以往的生活下去，因爲我老了，糊塗是常有的事，加上人間的詭詐，層出不窮，日新月異，誰能防範得周到，我不能……」它想到這裏，眼前突然亮了一下，打斷了他的想頭，牠覺得上天給予了一種光明的微笑，於是牠移動著希望的步履跑出門去。

大風從山窩裏呼嘯著，吹得大松枝格格地響，雪亮的閃電飛舞在雲陣裏；老花驢抖抖地站在大門口，牠又繼續地開始牠的幻想，牠想：「假使天門今天開的話，那末，我想跑上天算了，啊，天，天是多麼可愛而神秘的好地方呀！」

一陣狂暴的風雨吹來，接住便是一個震耳欲聾的大雷；老驢似乎得到一種天啓的感應，豎起兩隻筍殼式的耳朵，大吼一聲，便向那門前糾結的古松奔去。

婢子覺得要下雷雨了，看見老驢遮門站著，剛想要把老驢帶回來；可是雷響了，老驢跑了，老驢直向那古松爬上去，婢子們急了，趕到樹下，緊撈著驢尾不放。

老花驢爬上松樹，爬到松頂，那個女婢也給它直帶到那裏。

我們的公主，在老淚縈漫的眼裏，看到這回故事，急匆匆地跑到門口，在濃密的雷陣裏，望見老驢和女婢，一種懊傷依戀的熱情，感動她；頹然把竹椅移到古松底下，儘吹著狂嘯的風，淋著冷暴的雨，昏暈的頭腦漸次清醒了；看看黑點點的小星，和孤寂的山崖，她覺得世界再也沒什麼留戀了，而且仿佛聽到老驢和女婢們喊她的聲音，一種神奇的夢降臨在她的身上，她舉起手，望着松嶺，等待著上天的接引，她昇仙了，只留下她一付枯瘦的肉軀。

雨停了，風也停了，太陽照著仲秋的山野，西昌附近的人民都聚集在街頭巷口，議論著昨天老驢的故事；可是馬上中午了，他們依然不見老驢的經過，於是那些多事的少年，願意上山去一看究竟。

山腰裏和以往一樣的岑寂，矮屋給白雲封閉了，只看到糾結的古松搖曳在五彩的霞光裏。幾個多事好奇的年青人，沿著盤曲的山道到了石坪，他們才知道公主昨夜昇天了，據說人們還親眼看到公主和大花驢及奴婢們，站在古松巔的彩雲裏，舉手和他們道別呢。

公主的肉身到現在還供奉著，張手望天的樣子並沒有改變過；於是，人們尊她為望天聖母，所住的小屋便叫蒙段祠，是用聖母的姓氏傳稱的。

年代長了，故事已愈變愈神奇而模糊起來，甚至還有些不同的傳說附會著，不過那祠前的大松確可以給我們一個證明，證明這故事是有些來歷的。

松樹一年老於一年，信的人也一年多於一年，祠裏的香火更盛了。

六月二十四日

(一)

太陽神收起他最後的金箭；夜神輕悄地拉起銀灰的幕帷踏過大地。雖然，這是炎熱的季節，白天熱得要命！可是這時候，卻吹來股股涼風，輕輕地從人們的前額滑過，飄散了他們鬢邊的發絲，彷彿又到了春天。

蜿蜒的烏白河上，飛揚起的一縷白霧，擴散著，不久，就瀰漫了整個的原野；蹲峙在黑瓦山山腰上的，一座龐大的古城，也迷濛

了。這正是一個下弦的晚上，月亮還沒有出來；地面上一切都沉默得很恬靜，好像一個熟睡的少婦那末安祥，滿足。山腳下烏白河啾啾的流水聲，微風裏白楊樹的絮語，就是這少婦夢中的呼吸……。

忽然那河邊昏朦的大草原上，閃耀著幾點火光，火光在暮色裏動盪著，動盪著！漸漸又閃耀出幾點火光來了。那邊灰暗的地方也閃射出火光來！點點的火光在流動著，繁生著；於是不一會，千萬點火光便搖晃在這草原上，把迷朦恬靜的大地給擾亂了！

在千萬點火光下，正照耀著千萬張興奮的臉孔，裸露出一隻茁壯的臂膀，盤結著長髮的男人；飄盪著百褶裙，搖動著大耳環的女人；抱著小孩帶著讚賞目光的鬚子老頭兒，和臉皮打破的老婆子……他們手上都舉著用松節捆的火炬，燒煎著黑夜的胸膛！

十來歲的小孩是喧鬧裏的主角，他們除了帶火把，還帶了許多樂器；有細竹管做成的竹笙（註一），有用羊皮作的大鼓，有震盪山岳的銅鑼，有鳴鳴的牛角，還有些垂發的姑娘，彈奏著四弦的月琴（註二）。青年的男子唱著粗獷的歌謠，他心愛的姑娘就聲調夭夭的唱歌對答。許多組歌聲配合著單調的樂器底震響。一支支拙劣的元始的歌曲，搖撼著許多個姑娘撲【撲】實的心房！男人們用歌聲將姑娘逗引，女人們用火把將男子打量。草原上的叫囂混淆著森林的氣息、火光、歌唱、樂曲、迎接著這自由婚配的狂歡的季節……。

老頭子們閃在火光的陰影下張望，他們的心房也撲通撲通地跳，但低頭看自己爬滿青筋的乾癟的臂膀，於是一面追懷往昔，一面又逼切地看著這情景，那邊一個老婆子緊閉著沒有牙齒的嘴巴，不住地將身旁一個抱小女孩的老頭兒偷看；原來他們年青時也是在這樣的一個節日裏，那老頭兒曾經唱歌向她求愛，而她卻沒有理會他，嫁給了另外一個男人。這時老頭兒並不會發覺有人偷看他，只睜眼看前面，嘴唇微動著，像是和抱在手裏的小女孩講些什麼。

當歌聲正響，喧鬧聲更高漲的時候，一條長蛇似的火炬行列很整齊的遊過來了。一切的聲音便漸漸沉寂，許多火把也移過火蛇這邊來。這是詔主（註三）派來的樂隊，來為這些相愛的情侶們，作訂婚證人。這習慣是遠古遺留下來的；就是每年在這個節日裏，詔內的青年男女，都可以舉著火把去找尋他們的配偶，只要雙方互相願意，他們就在詔主派來的樂隊領導中完成訂婚。那些沒有獲得愛情的男人和女人，就得吹熄了自己的火炬回家去，等待著明年的火把節，因為在平日詔內是不易訂婚或尋偶的。

這時，這超越的樂隊奏起了快樂的調子，那形形色色的樂器發出諧和的聲音，一對對的愛侶挽著臂，舉著火把走過來了，男的一邊從腰帶上解下描花的酒葫蘆，喝著寡酒，鎮靜這過份的刺激；女的一邊在整理百褶裙，準備訂婚時的舞蹈。

訂婚開始了，千萬支火把都匯聚到木哈耳廣場，樂隊圍成了一個圓圈，人們在四圍高舉著火炬；照著圈內的幸福的人們。他們的樂器雖然有古裏古怪的十幾種，但所發出的聲音總是那麼單調而神秘，和獷悍有力。男人和女人分站著兩列單行，各人對準著各自心愛的人兒，混亂的樂聲開始了，男女兩行列的人動作起來；男人左右搖擺著，像熊那樣前進著，兩手向前後甩得很高，一顆頭向左右搖晃。女人卻前後的傾跌著，腰肢輕微地扭動，裙子飄舞著緩緩前進；一支大合唱的歌響起來了，嬌細的，尖銳的，微啞的，粗野的聲音，從這舞蹈著情伴們嘴裏吐出來：

「阿竹央央乳乳（註四） 天地創配偶

阿竹央央乳乳 人間有伉儷

依——媽那喜說呵 噫幸福自此始

弄哥臉澤媽喜那，家宜室亦宜」

用單調的聲音和著單調的樂聲伴奏，聽的人都被興奮起來，當唱到這裏時，男女兩列已就挨得很近了，倏然，男人們都大跨一步，捉了女人的臂膊，迴旋地舞動著……

「爺爺，你看五孃！從那邊數過來的第四個！」抱在老頭子手彎裏的小女孩，指著一個在幸福的行列中的女郎。那女郎是背向著老頭子的，但那一列動人的背影中，就沒有誰有她那樣優美的姿勢；當她剛被她的情人抓著胳膊的時候，那樣快的一旋，頭突然抬起來，眼睛像燃燒的火焰樣的笑著，她的腰肢，像靠在椅背上那末地倒在男人的手臂裏去了。

「我早就看着她哩，」老頭子輕悄地說。

這時歌聲仍然繼續著：

「秋那色普秋那拍呀 兩姓成一家 ——

弄哥臉澤媽喜那 百年偕老

秋那色普秋那拍呀那史 兩姓成一家」

爲着慶賀他們的喜幸，人們都從腰間取出葫蘆，咕咕地灌著酒。——又一支歌繼續著，於是歌聲，樂器聲，人們的囁語聲，小孩的喧叫聲，溶成一股原始的森林底神秘的聲響，那些火炬被年青人的愛情燃燒得更熊熊了，火炬上的松油煙霧，陣陣的擁入黑夜的原野去；於是天空更昏黑，火光更閃亮，人聲更沸騰……

夜半了。但這時，月牙兒卻偷偷地從天邊探出頭來，看這幕戲劇的表演。

(二)

「爺爺，你講吧！你說火把節是怎麼一回事呢？」

「孩子，你讓我靜一靜。」老頭子撫著女孩的髮辮，一雙手把葫蘆嘴塞到嘴裏去，大喝了兩口，然後大步的在屋頂上徘徊起來。（註五）

小女孩望著山下的火把還那麼亮的閃光，迷人的歌唱從草原上升騰著；她轉身把老頭子推擁在屋簷的石欄杆上坐著，嘟起小嘴：

「爺爺，我要你快講！我等著聽火把節的故事哪。」

「好，孩子，你也坐下來；故事長着呢——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誰也記不清故事發生的年代離現在有多麼久，這故事久遠得已被很多人遺忘了。現在知道這故事的人……」老頭子又喝了一口酒，才把葫蘆掛在腰帶上。他望著山下閃爍【耀】著的青春的火炬，低聲地說：「你五孃她們今夜不回來！」

「爲什麼她不回來？她今晚在那兒睡覺呢？」

「他們今晚都不睡覺，他們要跳九個舞：唱二十四支歌呢！那時他們可真快樂夠了，可是天也就快要亮了，他們才會用火把照著山路回來。——唉！我們年老的已不中用了！孩子，你的年紀又太小，呵，你還是去睡吧！」老頭子顛巍巍的說，彷彿這大石板蓋的屋子，也在抖動，而且往下沉。

「我不想睡，爺爺，你說那故事，知道它的人又怎麼樣啦？」小女孩也坐在石欄杆上。

「我是說而今知道這故事的人是太少了！」老人從感傷的情緒裏走了出來，談起這故事他幾乎變得激怒：「連這個節日的骨架子，都給變更啦！以前，火把節是全詔的人都有份，大家都舉著火把來紀念一個英雄，紀念一個爲了人民的安全而犧牲的詔主。但是，現在的火把節，卻是許多人狂歡的時辰！——自然，這也是好的，讓饑渴的著歌舞的人歌舞；讓湮沒的故事湮沒。反正現在只需要以歌舞來裝飾太平，又何必去追念那些個已死的人！無論他們是爲了什麼死的，總之只一個死字已足給歡樂的人們帶來不快之感了，所以，還是湮沒了吧！」

「爺爺，……」女孩的話聲被老人打斷了。

「孩子，你聽著吧！那是在很古的時候，我們這一支（註六）人住的地方名叫越折詔，詔主就是那武勇的洛米古哩，夫人（註七）的名字叫做阿都格兒。那時我們的土地比現在要大了二倍還多！加蒙山這邊全歸洛木古呷管領，加蒙山南邊卻住著好幾支人；隔著加蒙山住在東邊的是蒙舍詔，正西方是鄧睽詔，西南角上老詔主沙瑪阿卓和他美麗的女兒沙瑪碧子管治著的是浪窠詔……

「爹爹，那個沙瑪碧子，可是木哈耳廣場入口地方那個石雕的女神？」

「對的，就是她，那戀愛之神！哎，住在我們正南方的南詔詔主蒙惹，因為不得她的青眼而哭泣起來了，就是爲了那迷人的女郎，一個詔主都哭泣了……」

「那時人民的生活過得很好，人民不要繳納一粒青稞（註八）供奉詔主，詔主也和人民一樣要在地裏耕種，只有早晨詔主才披起紅花的毛氈，評判人民間的爭執，傍晚詔主從野地回來，放下鋤把立刻跨上全身褐毛的斑魯，最先馳向山腳木哈耳廣場去，斑魯的項鈴叮東地響，年青的伙子們也就持著長矛騎上各人的馬匹跑去，詔主就親自教練他們戰鬥的方法。夫人阿都格兒也騎馬來了，她也是在廣場的另一邊訓練女兵。

「秋天青稞收穫了，詔主和人民都把自己剩餘的稞麥粉，儲藏在倉庫裏，準備天災和戰爭時的糧食。

「一天，天氣很清爽，詔主帶了幾百年青人在墨瓦山打獵。到天色已暮才回來城來，他們的矛桿上扛了三四十只野兔和一頭狼，另外有的是光矛桿，這天他們的野物獵得太少了，還不夠幾百人的一頓晚餐。但是他們仍然和出發時一樣的有興頭，大聲的笑，大聲的歌唱，而且那晚上大家都得很好。

「在天色微明的時候，突然震撼山岳的咆哮聲和警鐘‘當，當，當……’的響起來！人們聽到了就知道有敵人的隊伍來侵犯疆土強奪牛羊了。於是都一翻身從地上跳起來（註九），抖了抖披氈，抓了刀箭和長矛，跨上馬，一面束腰帶，一面掛刀箭，一面馳向山腳有咆哮聲的地方去。這時人們已看到有一列騎隊，背著初升的太陽，在草原上綠叢中蠕動著，像遠望的雁行向著邊界的加蒙山中段飛馳著……」

「……過了兩天，騎士們才吹著牛角歸來；扛著打擄獲着的稗粉袋，大塊的牛油，竹籬裝的茶葉，鹽屑，還有敵人的刀矛和披氈……戰利品上沾着敵人的血，馬蹄聲裏雜著戰士們的笑！敵人侵略的野心又一次的在騎士們豪放的笑下顫抖了。」

「受傷的人包裹着傷痕，忿忿的說：‘南詔主真他媽的是一頭狼！給我們打敗過多少次，還不怕死的想衝過加蒙山來。——不過蒙折詔和浪穹詔可遭殃了！’」

「原來南詔的詔主蒙惹和他的人民，不知怎的有了一種壞心思，他們想自己不到地土里去勞力耕種，要以別人的血汗來供養他們；於是有一年的秋天向東邊的蒙折詔進攻，那年就把蒙折詔的土地完全佔領。第二年又向西邊的浪穹詔侵犯。蒙惹把蒙折詔的兵隊也強迫來幫他打仗。蒙惹不只想搶劫浪穹的土地，牛羊和人民勞動，他還想用武力去強迫那美麗的沙瑪碧子和他結婚。數不清的戈矛在浪穹的土地上閃光，數不清的馬蹄將老詔主沙瑪阿卓的頭顱踏碎了，但那善戰的沙瑪碧子公主，卻帶了她的兵衝出重圍，逃到加蒙山的森林裏，蒙惹派了許多騎兵去尋覓，結果總找不到她的蹤跡。」

「嗨，蒙惹真是一條狼，只有他的手腳才有那麼迅速，以後不久，就佔領了那兩個沒有山脈阻隔，只有柳樹作為詔界的小詔

子，掠去了人民的牛羊還編整了別人的軍隊，大家都像羊羣地聽他的驅使。就在佔領了浪穹的那年秋天，蒙惹又整隊渡過和越折詔交界的白蘆河，攻打加蒙山上越折詔戍邊的軍營。當報信的馬匹在黎明時跑到這半山上的城裏，洛米古呷詔主先命令附戍軍一致抵抗；自己也就帶著一隊騎兵去救援，然後夫人阿都格兒才召集女兵和人民去補充。不怕你南詔的騎兵有千千萬，一座加蒙山就是一堵鐵牆。在加蒙山一戰，又把蒙惹打敗了，追到白蘆河就沒有渡河去肅清敵人，因為在河那邊的平原上，蒙惹有許多騎兵可以作強烈抵抗呢。

「加蒙山增加了隊伍守衛，詔主帶了勝利的隊伍回到黑瓦山的城垣。每次他都親手把戰爭中獲得的稞麥粉、鹽、茶……分給人民，把披氈和刀矛放進倉庫。可是這次歸來就不同了，他叫夫人去辦理這些事情；自己卻關在石砌的三層樓上不出門，有時用長統的牛皮靴蹬著石板，有時卻用雪白的牙齒咬著嘴唇，一張晒黑的臉更黑，而且像鍋底那末陰暗，誰也不知他在想甚麼心事。

「有好幾天詔主都沒有出他的房門，早晨的事務和傍晚的操練，都是夫人阿都格兒在料理，白天他也不到田野去耕種。人民紛紛的談論著：「詔主是病了！」但夫人卻聲明詔主仍如以前一樣健壯。

「那末……」人們想不出是什麼道理，就選出聰明的曲補蘆去看詔主，詢問到底有什麼心事。

「詔主坐在石板地上，憤激地說：「唉，聰明的將軍，你可知道？南詔的蒙惹變成一頭瘋狼，他現在打敗了蒙折詔和浪穹詔，並不是專門爲了搶劫，他殺了兩個詔主還把兩詔的人民奴役，強迫兩詔的民眾要奉獻稞麥牛羊供養他。他自己也不種地卻專去訓練隊伍，浪穹蒙折的騎兵他也編整來使用。這次我們又把他打敗，證明了我們的騎士果然勇武，蒙惹要想佔領我們的土地一定沒有可能，

況且加蒙山高高的把他阻擋。我憂心的不是爲自己，我是想拯救那兩個被佔領的詔內那些受蒙惹迫害的人們！」

「曲補蘆聽了這話只是笑，他說：‘詔主你未免太執心，蒙惹就把浪穹蒙折和南詔的地方一併合起來，也比不上我們的詔子大。而且我們的詔子又有加蒙山保障，蒙惹的騎兵再多也把我們沒奈何。再說山南邊的幾個詔子老是互相打仗，反正規定繳稞麥，和搶劫牛羊都是他們強盜的事兒，我想我們山北邊的人可不要去管他！」

「曲補蘆，你這話是錯的！」洛米古哩站起來了，他簡直在發怒：「我們大家都是人，你種地我也得種地，我是你們的詔主，但也沒有要叫你們供我的食糧，因爲我們‘人’就不該把‘人’奴役！加蒙山雖然將我們隔斷，但是山南山北總是一樣的人！如果你居住的地方不在這裏，如果你是浪穹的人民，那你就明白這事情是怎樣嚴重，同時他一天天坐大了也要來侵佔我們呀。」

「曲補蘆走出高大的碉房，向門外探視的人大聲宣佈，他說詔主有一點神經病，但他也把詔主的憂慮和談話，詳細的告訴了人們。於是，話便傳開去了，誰都知道了詔主在想什麼心事。——開始人們聽着這些話，都搖着頭，可是後來卻又一致的說這話有道理。

「就在那天下午，在木哈耳廣場上，夫人依舊訓練着女兵，這些女兵們都和男子們一樣強壯；高高的個子，高高的胸膛，一條蓬鬆的髮辮盤在頭上，她們也騎着馬在山坡和草原上奔馳，寬大的裙在風中飄盪，他們大半是使用雪亮的長矛，腰上只系着一把小刀；這小刀鋒利無比，平日她們用來切燒烤的牛肉，戰時她們就把它刺進敵人的胸膛。夫人是黑瓦山背後一個貴族的女兒，十七歲時她就嫁給了洛米古哩，白日她爲詔主烤牛肉，或者用羊毛繩編織披氈和

裙，有時也幫她丈夫耕種，下午她就用牛角集合了年青的女人，在木哈耳廣場操練。夫人沒有詔主那樣英雄，用一支矛能夠挑翻一百匹駿馬，但她是那麼謹慎那麼小心地教練着女騎兵們的戰術，每次戰爭，這一隊女兵都叫敵人膽寒！而夫人也和女兵們一樣裝束混在騎隊里衝鋒，任何敵人都看不出指揮這騎隊的夫人是那一匹駿騎。

「……當她們正演習着分散的個別作戰，微風從山上吹來了叮東的聲音，聽到這特異的鈴聲，誰都知道馳來的馬是班魯，而班魯馱着的就是八天沒有出房門的洛米古呷。一陣騷動，許多馬匹都向廣場跑來，女兵們看見從山上跑下來的馬羣中，第一個就是披青羊毛氈的詔主，而且在他的身後好像系着一塊白的東西在飄動，於是就停止了操演，爭着要看個究竟。

「詔主跑到廣場的中央，四週的馬騎都屏息無聲，他指着身後一個穿白毛裙騎白馬的美麗的女郎說：‘這就是沙瑪碧子公主，浪穹詔主的女兒，她從加蒙山逃到我們詔里來，要請我們替她復仇，去打那兇狼的蒙惹。——她的請求，我已經答應了。’幾百支女兵們的長矛舉起了，幾百支赤裸的手臂舉起了，零落不整齊的但卻有力的聲音：「我願意隨詔主去！」

接連着十幾天，人們都停下了田里的工作，早晨大家都隨同洛米古呷，阿都格兒和娜碧木子在烏白河邊躍馬，男的，女的，紅的，白的鐵騎在瘋狂的奔躍，在野外吃了稞麥粑和牛肉的早餐，人們就整天的在木哈耳大廣場操練。沙瑪碧子公主加入了女騎隊中，立刻人閃就發現了她優異的戰爭的技能，於是詔主就請她協助格兒夫人統率這支女騎兵隊。

「在一個早晨，詔主帶着全詔的騎隊，偷渡白蘆河去襲擊蒙惹，這還是他們第一次踏上南詔的土地。所以騎士們都很興奮，渡過河還未走到十里路的沙地，蒙惹就和他的騎隊從草叢中衝了出

來，洛米古哩心里明白這偷襲的消息是走漏了，但他咬緊了嘴唇，用長矛去刺蒙惹的胸膛。騎兵們都找着了對手，用長矛用短刀殺戮起來！不久阿都格兒的隊伍又增補了上來，於是這場戰爭就更加激烈。牛角的声音嗚嗚的像牛叫，陣陣的塵沙揚起，彌漫了天空，血滴滴在塵沙里就凝結着，落馬的人就被亂蹄踏成了肉餅！漸漸爲泥沙所掩埋……突然有一支箭從前面飛來，剛剛射中了洛米古哩詔主左邊的髮結，端正地插在頭髮上，詔主不覺地呆了一呆，而蒙惹的長矛就向他的胸膛刺過來了。這時蒙惹用足了氣力，他想這一矛他的敵人准不能躲過！突然蒙惹看見他的矛只刺中了一隻白色的手膀，鮮紅的血從白手臂上流下，——呵，「那不是沙瑪碧子？！」他看到那逃匿的心愛的女神騎着白馬穿的白裙；靠在洛米古哩的身邊，用左膀代洛米古哩擋住了這一刺。而她右手卻執着長矛，箭似的刺中了他的胸膛！於是蒙惹把馬韁繩一帶，丟了長矛，用雙手捧住傷口向後就跑。原來那支箭並沒有傷着洛米古哩，只不過使他受驚而手足呆定吧了。可是這時那可憐的沙瑪碧子公主，卻臉色蒼白地在馬上搖晃起來了！洛米古哩急忙割下一幅紅花披氈，抓著沙瑪碧子的手膀替她包紮起來。

越折詔的騎士們，看見蒙惹向後逃跑時，便奮力的衝上前去，南詔的騎隊開始潰敗了！

「這次戰爭算是越折詔最大的勝利，他們也第一次從南詔的土地上擄掠了牛羊，但是詔主的願望並未滿足，因爲他沒有使蒙惹投降，浪穹詔和蒙折詔還被南詔統治着。可是越折詔的人民卻有大大的歡喜，燒烤着敵人的牛羊，喝的也是敵人的酒漿，於是他們就整天的溜馬，在馬上總不忘掉歌唱咆哮。然而那美麗的公主，卻在這時臥倒在地氈上。爲了她手臂的傷口，每天洛米古哩都親來替她包紮！血流得太多了，因此她的臉色帶上了一層薄薄的蒼白的面幕。

洛米古呷聽見她的呻吟，他就想到戰場上那支白臂膀，她的鮮血會沾染了他的青披氈。於是他幾次的帶著騎士想渡過白蘆河，去把蒙惹的騎隊擊散，好把蒙折詔和浪穹詔恢復，使那受傷的人得到安慰，被壓迫的人民得到解放，他那被俠義煎迫的心也才有安寧。但是蒙惹自從被沙瑪碧子公主刺傷後，他就命騎隊日夜將白蘆河守護着，不讓越折詔的鐵騎有偷渡的機會，他自己也躺在毛氈上養傷，心裏卻想念着那英勇而美麗的浪穹詔公主。有時他把自己的長矛凝望，瘋狂地吻着那塗染着沙瑪碧子的血跡的矛尖。

「黑瓦山巔上的積雪已經完全融化了，稞麥在地上長得青青的，杜鵑鳥也開始在樹上啼唱了。洛米古呷仍然一往如日般工作，因為兩月來蒙惹的防守都很嚴，白蘆河上，兩座大石橋都堆滿了木塊堵石條，白蘆河就如加蒙山那麼的險阻了。早晨總是要抽閑去看沙瑪碧子，傍晚從木哈耳廣場操練騎兵回來，他就和夫人阿都格兒一道去探望她。這樣一天天的沙瑪碧子的傷痕漸漸痊癒了，但她的身體總不容易復原。有時她也騎着白馬到山野閑遊，大半總是洛米古呷詔主陪伴着她。可是他們沒有什麼話好講，碧子公主想着她慘死的父親，臉色常是憂鬱的；洛米古呷耽心着浪穹蒙折兩詔遭難的人民，面孔也像一塊鉛，他私心感謝着沙瑪碧子用手膀救護了他的胸脯。他更欽服她的勇敢，用手膀去抵擋鋒利的戈矛，而又用自己的長矛刺向敵人的胸膛！現在那英雄的戰士却在他的身邊，是那麼一個美麗而憂鬱的姑娘。為此他深深地煩惱着，在心裏發下誓願，他要讓這姑娘快樂，就得將蒙惹的壞心思澈底消滅，使野心的狼也嘗嘗馬蹄和戈矛的滋味……」

老頭子講到這裏，諦聽着故事的小女孩打了一個呵欠。

「孩子，你倦了嗎？」

「爺爺，我沒有倦，為什麼火把節還沒有開始呢？你不講火把節的故事？」她揉了揉眼睛，疑惑地詢問。

月牙兒已經升到天中了，大地上蒙上一層濛濛的白光，山下山上的火炬，已沒有開始時那樣多了。（是被愛神遺棄了的人的火把早已熄滅了！）但喧囂聲還是那麼起勁，火光還是那末閃爍【耀】的誘人！

老人又解了葫蘆，喝了兩口酒：

「這正是火把節的故事，你耐心的聽下去吧？那悲慘的日子快來啦！」他用微顫的手，把女孩的披氈拉攏了一些。

（三）

一天，從加蒙山軍營里跑回來一匹快馬，上面坐着那聰明的曲補蘆將軍，他一路都沒有停留，一直跑到詔主工作的稞麥地才滑下馬背來。

「詔主！我有緊要的事要向你報告。」洛米古呷扔下了鋤頭，筆直地站了起來，阿都格兒也驚訝地走過來了，他用胸口倚在鋤把上。

「有什麼事情？你快說。」

「昨天，蒙惹派來了他的代表人戈及醜奴，他向我們宣說蒙惹的意見，他們以為我們這樣互相防範，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因為一方面大家戒備戰爭的軍隊多，地上做工的人少，出產的稞麥粉就不夠吃。其次他們詔內今年雨水又不好，稞麥粉的產量實在少，但他們養育了大批的牛羊想和我們交換，所以願意放棄他原來的主意，想和大家講和；此後他也不要佔領蒙折詔興浪穹詔的土地，並且把他們的騎隊還歸鄉土。因此先派醜奴來徵求我們的同意。」

「呵，蒙惹願意讓蒙折詔和浪穹詔恢復！呵，他願意講和！那好極了！那好極了！」古呷顯出非常的興奮。

「醜奴說，如果我們也願意這樣辦，就請你選擇吉日到白蘆河那邊去闢牛皮（註十），舉行了這誓盟的典禮大家才放心……」曲補蘆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就看見詔主跑到白揚樹下去解開班魯的鞍繩，騎上馬就向黑瓦山腰的城垣跑去了。曲補蘆看了看飛馳而去的詔主，喃喃地說：「神經！神經！」

洛米古哩一口氣跑到碧子公主的住處，想把這消息告訴她聽，闢過牛皮，浪穹詔就立刻復興了！好使她把憂心放下。但是公主的屋裏空無一人，這倒使他頗為掃興，「天氣這樣熱，太陽又這樣大，她是不會去散步的，那末她到那里去了呢？」他想。

阿都夫人隨後也跑來了，她告訴他沙瑪碧子今晨到黑瓦山的山頂去圍獵去了，他帶著一些騎兵去的，要明天才得回城來。

詔主和夫人的馬並行着，在城里石板鋪築的街道上走了一遍，他興奮地把這消息告訴他的人民，人們也用同樣的興奮將這事件傳播着。可是那動勞的夫人，卻暗自憂慮着，她心里想着事情不會這麼容易，爲什麼蒙蓋會突然自動的放棄他佔領的土地？他又爲什麼邀約詔主去闢牛皮？這些問題她自己又不能解答。因此一句話也沒有講，她心里憂愁着，在臉上透出抑鬱的氣息，她看見詔主用微笑的嘴角多告訴了一個人，她心里愁苦彷彿又增加了一些！她呆呆的望著前面，她丈夫興高采烈的每說一句話，她覺着又是一支箭釘在她的心窩。

晚上在他們那高聳的三層碉樓上，夫人燃起一支牛脂臘燭；她把烤熟的牛肉和稞麥粑放在一個木盤上，一個粗笨的竹筒裏裝著牛羊油和鹽屑粗茶煮熬的飲料。他倆對坐在細羊毛氈上，用腰間的小刀把牛羊氈上，用腰間的小刀把牛肉割成小塊，又用手放進嘴里去。

「今天你有什麼事不快樂呢，夫人？」詔主隨便的問着，從腰帶上卸下酒葫蘆咕嚕地喝着。

「沒有什麼事情，不過……我說不出是什麼道理，就是你不該答應去和蒙惹鬪牛皮！我想那是不大穩當！因為我們還沒有把他的軍隊殲滅。」夫人兒口吃的回答。

「難道硬要叫雙方死傷很多人的戰爭延長麼？難道這樣用和平的手段恢復了浪穹詔和蒙折詔，並且解放了他們的人民不更好麼？難道從此停止了戰爭，我們的人民不是更幸福？……」洛米古呷笑嘻嘻的隨意說着，又喝酒。

「不，我沒有想到這些，我總覺得蒙惹是不懷好意！不，你不能去！」

「你這是不相信鬪牛皮嗎？」

「不過蒙惹為什麼要和我們鬪牛皮呢？」

「這不很明顯嗎，他們沒有稞麥了，他想用牛羊和我們交換！況且戰爭長久了，戰費浩大，大家的人民也都負擔不了！」

「不，不……我想，你不要去！」阿都夫人放下了小刀，從地上站了起來。

「唉，你快要瘋了，」詔主也站了起來，他把小刀插在腰間，喝空了的葫蘆扔在屋角里：「睡吧！」他倒在鋪着羊毛氈的地板上，裹緊了披氈，就呼嚕的睡熟了。

(四)

吉日是選定屬寅那天，早晨的風是這麼的薰人，木哈耳廣場上喧擁的人們，都從羊毛披氈里，裸露出一支臂膊。太陽在草原和天接合的地方伸出又紅又圓的頭，於是人們的長矛短刀都閃着血紅的光，女人的銀耳環也閃着光。他們的眼里也在閃光啊！

從那綠海起伏的波浪里，流來了散居在草原上的騎士們，馬蹄踏在泥地上，輕悄地就流匯在這廣場上了。

不斷的咆哮聲震動着四面的山岳草本，使得木葉不斷墜下，山岳不斷發出回應，啊，真偉大！

洛米古呷詔主今天彷彿更英武多了，他油黑的臉迎着陽光微微地發亮，青的披衫被風飄起，一支雪亮的長矛斜倚在肩頭，夫人的臉上卻掛着愁容，她陰鬱地跟在後面。男女騎隊圍成了一個圓圈，詔主就在馬上高聲地說話，場子裏的人們都靜下來。

「弟兄們，我們今天真值得高興！幾年來大家都沒有安寧的過日子，老是受着戰爭的騷擾。自從蒙惹作了南詔的詔主，加蒙山就時常遭南詔侵犯，雖然我們打敗他十幾次，但蒙惹的野心不死，因此我們也就不得太平！前次我們偷襲白蘆河，沙瑪碧子公主一矛將他的胸膛刺傷，大致蒙惹的壞心眼給沙瑪碧子公主戳破了，所以他自動來向我們講和。蒙惹還願意放棄他佔領的土地，解放浪穹蒙折兩詔的人民，讓他們恢復舊時的家鄉，今天大家都去白蘆河那邊，看我和蒙惹闢牛皮，從此大家的安全就有保障，從此浪穹蒙折的人民，都會過着安樂的日子。」詔主愉快地說着，他眼前幻起希望的光彩。

「好！我們都跟隨詔主去，監視闢牛皮！」人們夾雜着歡欣的曠野的聲音，吼叫着，像鬱雷一樣震響。

阿都格兒夫人聽着詔主說得那樣有興頭，「唯願順利的闢牛皮就好了。」她心裏也相信那盟誓的典禮的功效，她悽苦地微笑着；但當聽到人們的吼叫，不知怎的，她心底就一沉，像一隻破船漸漸的沉向深淵！

——突然，曠野上一片沉默……

馬羣粗聲地在呼吸，烏白河潺潺地在流。

原來騎隊裏舉起了幾十支矛，高高地矛纓在飄動；這是表示有人要發言，舉矛就是人們有了不同的意見！

「要說什麼呢？」詔主仍然微笑着露出白牙齒。

一支矛落下了，說話的就是那從加蒙山帶回和平消息的聰明的將軍曲補蘆：

「昨夜晚有幾十個兄弟來和我商量，今天我就代表着他們幾十個人同樣的意見說話……」曲補蘆把左手向身旁舉著戈矛一指，那些矛就都落了下去，他確是代表着這幾十個人。

詔主的笑容漸漸收斂；格兒夫人卻凝神細聽，這時有數千隻眼睛呆望著曲補蘆將軍。

「詔主，我們認為這次的和平太容易了！蒙惹那狡猾的野狼不知又有什麼詭計！因為他的詭計常是離奇百出的，所以我們總猜不透這次和議的毛病在那里？唉！總之那野狼肚里不會有牛心腸，詔主！我們的意思就是勸你不要去，反正蒙惹的騎兵已懂得了我們的長矛！在加蒙山北，我們一樣的能夠自在逍遙！」

騎隊裏人們在低聲細語著：「這話不錯呀！和野狼關什麼牛皮呢？」

詔主的臉，像打仗時一樣陰沉。阿都格兒夫人卻浮上淺淺的微笑。

「弟兄們，你們還不懂得——」詔主的臉色雖不好看，但他的聲音卻很溫和：「南詔的人民是缺少了稞麥，他們想用牛羊和我們交換，蒙惹雖然播弄戰爭，但南詔的人民可沒有什麼壞心腸。況且浪穹和蒙折的人民，還受著蒙惹不合理的統治和壓榨，我們更應該加以援助！」

「那末，我們願意用馬蹄去幫助蒙折和浪穹，用長矛去光復他們的土地！」曲補蘆將軍握緊了拳頭，把裸赤的臂膀筆直地伸了起來。

「唉，殺人一千，自損八百！弟兄們，我不願看著你們流血！我想，今天在達河邊，蒙惹是無計可施的，因為我同你們全體都去

參加；只要我們留神，是不會上當的。萬一有什麼變故，你們就用長矛刺進蒙惹的心膛！這樣你們該會放心——」洛米古呷停住了話頭，向周圍的騎士們掃了一眼。

「也好——」曲補蘆垂下了眼皮，低聲說。

「好！闖牛皮去！」

人們一致的吼了出來。馬羣騷亂地互相嗅著，踏着鐵蹄。

夫人臉上的微笑溜走了，仍然回復了原有的憂鬱，她心裏老是放不下，莫名的焦慮着。……

「時候也不早了，我們就出發吧！」是詔主洛米古呷沉毅的聲音。

長長的長長行列，閃耀着陽光的刀矛，飛躍着的馬匹，裙子飄曳的女騎兵……流去了，流去了，像一股黑濁的水流；廣場上剩下抱着嬰孩的母親，癩着嘴的老年人，裸著上半截身握着小戈矛的孩子……人們靜寂着，望着那綠海中浮游着的戰士的黑流，遠了，遠了。

(五)

加蒙山，越折詔邊戍的軍營裏，蒙惹派了他親近的騎兵隊長戈及醜奴，帶着一隊徒手的騎兵來迎接洛米古呷。

「怎麼？怎麼還不見來呢？」醜奴來回地在軍營外高地頂上踱着。

「快了吧。」軍營裏的總管和野母吉不在意的說，兩眼卻呆呆地望着山間道路和草本，木哈耳廣場還遠着哩，所以他甚麼也看不見，原野只是一片綠。

「唉，我來了好多時候了！你看，天色變了呢？」醜奴用兩手放在眼上，向山北的原野窺望。

「詔主不是答應了要來的嗎？他是有信實的人！——天氣不大好，太陽都隱沒了，大致要下雨。」母吉總管仍然隨便的回答着。

「糟糕，那烏雲越來越厚了，一定要——」

「他們不是來了嗎！你看那黃色的土丘左側，」母吉打斷了戈及的話，用手指着前方。

戈及醜奴向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像雁行樣的一列黑長的騎隊跑來了。「唉，才跑來！可是現在又下雨了，」他喃喃地自語着。

這時，烏雲已經滿布了天空，豆大的雨點稀疏地落下，陣陣的風吹走了暑熱，雨滴就越下越密起來。

戈及醜奴受不住雨點的飄打，他慢慢地走向營裏招待所去了，和野母吉還瞭望着那長列的騎隊，他臉上流着許多細細的水流，他的髮結是溼透了。一大股水從他的眉上擠下來，他的眼皮就自然的眯成一線，當他垂眉的一瞬，他看見附近的樹枝在風中搖擺著，綠葉亂髮似的飄披在後面，像一個在風雨中狂奔的少女。於是他低聲地說：「他們會被大雨濕透的！」

當騎隊們到加蒙山的軍營裏時，大雨已經停止了，不過他們在路上接受的雨水，已經夠濕透他們的衣裳。詔主和他的弟兄們一樣，全身都是濕漉漉的，髮結飽和着水，水從臉上往下流，水又從沒有領的披衫裏流進了背脊和胸脯。女騎兵們也沒有幸免，水濕了上衫和裙子，乳部就聳得更高。而每個人的馬匹，就像才從河裏洗了澡上岸一般，毛都貼在皮上。哎，真是倒霉的天氣！

因為時間已晏了，人們又是這樣的狼狽，於是詔主在向醜奴聲明了一番遲到的原因，和感謝蒙惹的美意之後，又謙遜地說：

「今天時候已來不及了，弟兄們也該休息休息，好不好請你轉告你詔主，我們改在明天午刻准來河邊圍牛皮。今天，唉！我們實在抱歉。」

戈及醜奴很高興的答應着：「遲一天，是不要緊的，只要詔主來了就好了。」

醜奴帶着騎兵，回河邊去了。在加蒙山上，越折詔的騎隊們在擰着水濕的衣裳。

夫人瞅着強壯的詔主，從她的眼光裏流出深愁；她爲他卸下腰間的牛皮條腰帶，拆下那腰帶上的小刀，和描花的酒葫蘆，一面輕聲地說：

「詔主，我覺得今天的預兆很不好呢！你看多好的一個太陽，被烏雲遮去了，而且我們還受到大雨的襲擊。唉！我怕這次闖牛皮就必需十分謹慎……」

「唉，你總是這要東想西想的。」

詔主不耐煩地打斷了她的話頭，就離開她走到曲補蘆將軍那裏去，和弟兄們撩起天來。

「嗯——」阿都格兒望著他的背影太息了。

晚上，天空黑沉沉地，風刮着，是很涼爽的。

人們在營舍內，用樹枝燃燒起大堆的火，男男女女的戰士們，都圍着這火堆坐著，大家把還未晾乾的衣服脫下來，在火上烤，男人們裸着油黑的身體，胸上掛着蛇似的長串黑毛；女人們裸著肥大的背膀，毫無羞澀的大方的說笑著，表現出在家時不常見的的態度來。

男人們看到這樣情景，眯著眼笑著。有一個尖嗓子唱起一支小曲兒：

——有野樂——阿豬羊羊意樂野呀的樂，上天啊故意打濕我們的衣

——古今哪，麥朵哪，當兒郎啊的當……紅火啊用溫暖去我們的寒

稗麥粑就送來了，熟牛肉，麥酒也送來了，於是人們在火的旁邊大喝起來。

晚餐後，曲補蘆將軍主張來跳一次舞，以慶祝詔主這次去闖牛皮的成功。立刻男女隊裏都挑選出了一些人，舞會便開始了；男人們無規律的裝着野狗野貓野熊等動物的動作，亂跳了一陣之後，就是婦女們的舞蹈。她們仿效着河水的悄流而輕慢的迴旋着，仿效着大海的洶湧而急遽的舞着；搖著手攏著腰肢，突然舞女們仰臥在火堆近旁，迅速地打散了髮髻，又跳將起來。這回她們正模仿大風中的森林的姿態，飄散著頭髮，急速地在火的周圍狂奔……

微風呼呼的吹，燃燒著的竹木，嘩吧地響著。

舞女們的臉紅紅的，乳峯抖動著，散髮和裙子飄在身後，粗大的腿子急遽地跑着，跳着……

人們的心也急遽地跳動，臉孔給火燒紅了呀！

……

這時營外哨兵似乎聽到輕微的馬蹄聲，「呵！誰？」不禁叫了出來。

人們隨着這叫聲靜了一下，傾刻間哨兵把沙瑪碧子公主引進來了。

舞女們仍然繼續着大風中的森林的舞……

人羣中發出零落的聲音，但接着就一致叫着：

「歡迎公主來跳森林舞呀！」

碧子沒有理會，只那麼陰鬱地望着這些火，望着圍火舞着和坐着的人們。

詔主站了起來，走到她的身邊，低聲地說：

「公主，你打獵回來啦？太疲倦了，請坐下。」

「是的，我回來了，我回到城裏，聽說你們大隊的去——攻打南詔去啦，所以我才急忙的追來。」公主一動沒動，只沉沉地說了坐下。

「不，我們不是打南詔，而是去和南詔闢牛皮，——這是蒙惹來和我們講和的。」詔主粗壯的聲音。

「呵，是去講和的！你們，講和了！」她特別加重地說着「你們」兩個字。

「是這樣的。」他懂得她的意思，連忙聲明着：「蒙惹願意放棄他佔領的土地，他是跟大家講和！他是跟浪穹，蒙折和二詔講和，明天我和他闢過牛皮，吃過血酒，浪穹和蒙折就可以恢復原來的詔子，我們也就不再和南詔打仗，大家都過太平快活的日子了！」

「這靠得住嗎？」她冷冷地一笑，火光照着她蒼白臉。她凝神坐著，就像一尊神！

正在此時隱約聽着官外有「噠噠噠噠」的一陣馬蹄聲，跟着哨兵來報，有一隊騎兵來到，那是跟隨沙瑪碧子公主到黑瓦山遊獵歸來的騎士，現在也隨從到加蒙山來了。

森林舞也告結束了，圍繞着火堆的人們靜默着，沉默的空氣卻被馳來的馬隊踏破了。

「我們從黑瓦山的山頂跑來，整整的跑了三天，現在我們倦極了。抱歉！弟兄們，我們擾亂了你們的興致。讓我們去休息一會。」

沙瑪碧子說了上面幾句話，就和她的騎隊一道進側邊的石屋裏去了。

火仍在燃燒，人們仍然沉默，大家都呆望着詔主。

「弟兄們，這位遠來的公主，曾經爲了我們和南詔打仗而受傷，她的詔子也淪亡在蒙惹手裏。所以這次和議的意義，我們不能

不使她了解，現在我就去和她說個明白，免得有誤會。」詔主站起來背着火向石屋走去。

人們也漸漸離開火堆，火仍在黑夜中燃燒着，可是慢慢地把它自己戕殘成一堆灰燼，就熄滅了。

次晨，騎隊出發的時候，烙米古呷再三的叮囑碧子公主，請她不要像阿都格兒那樣的多疑：

「大家都知道闡牛皮是多麼隆重的典禮，那末，在我們的騎隊弟兄們和南詔的人民的監視下，闡牛皮不會有意外，闡過了牛皮蒙蓋也沒法反悔。你安心的靜養一天吧！你的創傷初愈，這幾天又太疲勞。安靜一些吧，今天下午我就會回來，以後我陪你到浪穹詔去幫助你安撫人民，讓浪穹的人民選你作女詔主，」洛米古呷衷心的笑着說。

「你想得這麼順意！依我的意思，還不如昨晚我談的辦法穩當，」碧子也笑着說，注視着他。

「不要這樣想，我們是該守信義的；既然答應了南詔議和，就不能藉此騙開白蘆河的防守，攻打別人。況且打仗自己也要死傷很多人，不如講和的方法完善！你相信我並不是怯懦的人……」

「我相信你，相信你不是懦夫，相信你一切都如此善良！——好，你去吧，我就在加蒙山等着你歸來。」沙瑪碧子的話是這樣大胆，她的笑也是同樣大胆的。

牛角聲又嗚嗚地響起來了，洛米古呷只用從心坎中盪出微笑接着她的笑，而一掉轉馬頭，就隨鬃隊伍走了。

(六)

白蘆河邊，擁擠着數千的人，越折詔的騎隊，整齊的蹬在北邊，閃亮的長矛亮光光的搖動着。南詔的騎隊也排列得很有秩序，不過他們的手里沒有武器。還有過於年老和幼稚的人們，也擁擠

着，他們都是來瞻仰這百年少有的闖牛皮吃血酒的典禮，也是監視這參盟的人。人們都崇奉着誓盟和平的典禮。

洛米古哩和蒙惹兩詔主親善的拉着手，並着馬頭在場中巡迴了一遍，於是兩詔間似乎從沒有仇恨，友誼在他倆的握手中誕生而且成長起來。兩個詔主都笑着。

「詔主，這次呀你真仗義得很，越折詔的人民都歡欣若狂了哩，這使我們感激之至！」越折詔主說着。

「說那裏話呢，我的詔裏邊還有很多事要老兄維持，本來麼，和平才是大家的出路。」蒙惹勒緊了他的赤鬚馬佇立著，他狂笑，嘴角上逼出了兩根很深的弧線。

「好哇！」一聲雷也似的震響，從羣眾裏發出來，他倆親密的談話，引起大家的讚美了！

「哎，爲什麼浪穹和蒙折的騎士們，不排列來觀看這盛典呢？」越折詔主興奮地聽着人們的稱讚，突地從人民的聲音他想起了浪穹和蒙折，於是和鬮的問。

「這個，這個，這個因爲他們聽說你來了就很興奮，他們在這廣場南邊，正趕搭着一所精巧的松樓，哎，老兄沒有見過松樓嗎？那真巧妙得很，用松枝和木板搭成的高樓，多麼的簡單？却又美麗，又方便。這是作爲我們和好後宴會的地方。」蒙惹開始還有些驚慌，後來却很自然的細說着。

「樹木架的房子是經不起大風吹的。不過他們明天可以回到自己的詔子去吧？」

「可以的，可以的！明天他們就自由了，明天我就解放他們了，明天他們就可以到各自的詔子裏去生活了。」蒙惹滿口承認着，從眼角邊斜瞧着洛米古哩。

「明天他們才自由，爲什麼今天……」洛米古哩沉吟着。

可是催促行禮的牛角嗚嗚地不斷地響着。咆哮聲接連吼起了，主唸經咒的人已完畢了法事。

「好哇哇！」人們又嘈起來了。

蒙惹沒有理睬洛米古哩的話，只冷冷地說：「時候到了，請闌牛皮吧！」

洛米古哩遙見廣場中央石台上豎着一張牛皮，牛皮上頭和四腳都很齊全。用木架支撐着，形如立起的牛。而在牛皮架的兩旁，則列着一隊樂隊，樂器只有嗚嗚的牛角和鏗鏘的鐵盤。

「請吧，」洛米古哩客套着。

「你請先闌吧，闌時你就照着我們商定的誓言唸一遍，我有些記不大清楚了。」

在闌牛皮之前是要誦唸誓語的，洛米古哩聽着蒙惹這樣一說，心想着先讓他唸一遍好了，就固執地要蒙惹先闌。

三謙四讓之後，蒙惹推辭不掉了。他把臉一沉就先走到牛皮台前。

嗚嗚嗚，鏗鏘鏘。樂隊亂奏了一陣。

蒙惹，爬上石台去：

「今後我們南詔誓和越折詔，嗯，浪穹詔蒙折詔三詔議和，互不侵犯，共安太平！若有違背如牛一般死。」

說完誓詞，蒙惹就先屈着腰從牛皮下闌了過去。

「好哇，好哇！」人們吶喊着。

之後，洛米古哩也走上石台，高聲地說：「我代表越折詔的人民，和南詔浪穹詔蒙折詔議和，從此我們永不相犯，共樂太平！」

「好，好，好哇！」人們狂吼着。嗚嗚鏗鏘的樂聲也混雜地響起來了。

當洛米古哩從牛皮孔下闖過後拿起血酒和蒙惹對飲，偶然的，他覺得自己的女騎隊裏，有一雙閃着異彩的眼睛看着他，「呵，那不是沙瑪碧子公主麼？她說要在加蒙山養病，爲什麼也來了！爲什麼她不穿白圍裙呢？她換了一件褐色的，哎，真美透啦！」他心裏想着，又看碧子公主旁邊，正站着他的夫人阿都格兒；這時她看見他平安地闖過牛皮，也笑吟吟地看着他呢。

闖牛皮的典禮行過了，蒙惹就請洛米古哩到松樓去赴宴，並且聲明因爲詔內的稞麥粉正感缺乏，所以不能招待越折詔幾千騎士的午餐；因此只派人送二十隻牛和二十頭羊去，作爲菲薄的招待，並請他原諒。

於是洛米古哩把這話轉告了曲補蘆，請他把騎士們帶回加蒙山，自己就留下五十個騎兵作伴，到松樓喝酒去了。

河邊，人聲和波浪聲喧鬧著，人們爲這盟誓典禮興奮着。南詔的騎士們和越折的騎士們行着慶賀的敬禮，表示從此我們親善。有的小孩子們找尋着他們的爹媽，急於告訴當洛米古哩從他們身旁經過時，曾經用矛桿輕輕敲過他的頭。牛角和鐵盤在遠處響著，咆哮聲彼伏此起，河邊真是太熱鬧了。

曲補蘆和越折詔的騎隊，也爲這典禮的平安舉行而滿足。馬蹄輕快地落在草地上，他們唧唧呀地唱着歌，向加蒙山走着。當他們走過前次作戰的沙原上，也有人想起這裏曾經流過許多人的血；南詔人的，越折詔人的，蒙惹的，沙瑪碧子的……可是，現在沙地上，卻沒有一點血跡，哎，惟願人們從此不再流血了！

他們馳過白蘆河邊，南詔的軍營外，營裏只有幾百名武裝的騎兵在守衛。而且，他們都互相敬禮，人們的心上，誰都感到莫可名狀的愉快。

「喂，我以後到你們這邊來做交易，我把稞麥措來向你換一個大姑娘！」一個越折詔的騎士，笑謔地向一個南詔騎兵說。

「稞麥我們很歡迎，可是我們沒有大姑娘不交換，我們的大姑娘還不夠呢！不過，要是你高興送我一個大姑娘，我可以給你選一條又肥又壯的大母牛！」

「哈哈……」

人們的笑聲飄散在白蘆河上，南詔和越折詔的兵士的情感，就像河水那樣輕快地流着。馬蹄聲清脆地敲着白蘆河上的石板，嘩嘩的，像急雨打在芭蕉上。

夫人也很高興的和女騎兵們唱着歌，走過了白蘆河，此時，她想起了沙瑪碧子公主。

「哎呀，我把她忘掉了！沙瑪碧子呢？她和那一小隊人都不見了呢！」夫人高聲地喊起來，左顧右盼着；這女兵騎隊裏面，那裏有她的影子呢？

「咳，她來時是遲來，難道走時也要遲走麼？雖說講子和，究竟在南詔不比在我們土地上呀……」夫人自語着。

「夫人，我正要向你報告。」一個女騎兵從隊裏擠到她面前來。

「呵，固裏阿葉！你說你們那一隊人到那兒去了，沙瑪碧子公主呢？」

「夫人，我是公主特地派下的，她不讓我和她們一道，她要我向你說，她要過一會兒回來，她說她要在暗裏看詔主，待宴會過了，才和詔主一道回加蒙山，因為她還不放心蒙惹的慷慨議和；公主說，爲什麼浪穹和蒙折的騎兵不放出來參加呢？所以她說請你不要耽心她。」固裏阿葉是沙瑪碧子公主那一隊的，這時他低聲向夫人述說。

「也好，不過她太耽心了一些，牛皮都闖過了，難道還會變卦嗎？」夫人笑了一笑，身體向前貼近了馬頭，她們已在爬着加蒙山的陟坡了。

到了山頂軍營裏，人們就剝着蒙惹早上叫人送來的牛羊，在火上燒烤起來。

牛羊肉熟了，人們從腰上解下小刀，一面一小塊一小塊的割，一面向嘴裏塞。男子們的手裏還抱着一個酒葫蘆。人們吃着，喝着，笑着，說着，唱着，鬧着……爲着明天的幸福。人們比昨晚過得快活，因爲昨夜還是希望，今天已結成果子了，明天就是享受了哩！

很快的就是黃昏，加蒙山上的人們爲快樂興奮得瘋狂了！大家在山坡上檢拾些幹木柴，準備着一個盛大的夜會。誰也沒有想到這時是詔主應該回來的時候了。

開始是夫人在自語着：

「詔主怎樣還沒有回來呢？」

慢慢的，女騎兵們都互相低詢着了：——

「怎樣還沒有回來呢？！我們的詔主。」

這聲音慢慢傳到男子們的耳裏了，大家這才想到詔主還在南詔的松樓上吃酒哩。

可是黃昏之後夜就來了，沒有星光和月光，大地上甚麼也模糊起來了，在加蒙山上，人們只看見白茫茫的一片……

人們不拾柴了，沒有說，笑，唱，鬧了！靜靜地大家都望着南詔的土地上，誰也沒有再說：「詔主怎樣還沒有回來呢？」彷彿多說了一聲，詔主就不再回來了似的。

人們在靜靜的蹄聽着，聽聽有不有馬蹄聲傳來；可是，只有風吹樹葉在響。

……突然，在黃朦的暮色裏，一道熊熊的火光燃燒黑暗，那火光不像野火的小團，而是立直的火山般的一道火燄！

人們屏着呼吸，想着，顫抖着，誰也不敢最先打破這殘忍的沉寂。

「那是什麼在燃燒，不是松樓吧？弟兄們！我們去看看詔主呵！」夫人尖厲的呼喊。

「是松樓燒了呀！」

「我們去看詔主呀！」

「我們受騙了……」

人們狂亂地叫着，帶着急切的吼着。誰也管制不了這混亂，誰的聲音也聽不明白，有的已騎上馬向山下跑去了……

生長在山地上的馬，是能夠在山道上夜行的，有的馬匹竟能夠連奔帶竄的奔跑着。

「弟兄們，我們要整隊出發！」曲補蘆將軍叫吼着。

誰會聽他的招呼呢？人們像亂石似的已經陸續的滾到山下去了。

終於曲補蘆阻擋住了幾百騎兵，叫他們用松油燃起了幾百支火炬，才奔下山了……。

人們摸索到了白蘆河，可是白蘆河上的石橋，已給南詔的騎兵用木條和石塊堵住了！

「喂！爲什麼把橋封閉了呀？！你們，你們開橋呀！」

越折詔的騎士們喚破了喉嚨，但是沒有回答。也許是聲音太繁雜了吧，守橋的兵士們無法答應吧！……於是這樣羣焦愁的騎士呆在河岸上了，最後大家推出幾個人前去交涉。

「你們是誰呀？昏天黑地的要過橋做什麼呢？」南詔的騎兵帶著故做疲憊的含著勝利的驕傲的氣息問。

「我們是越折詔的，我們要來看看詔主。」

「呵，你們的詔主嗎？他不是已去赴宴會嗎？呵，我們的詔主派人來招呼過了，說他們已喝醉了，明天才能分散，請你們安心吧！而且我們的詔主再三的叮囑過，在這昏黑深霧的晚上，要切实實

地把橋封了，不許任何人通過，」蒙惹的騎士又幽默地背書似地背出來。

白蘆河的水嗚嗚地流，河上的風呼呼地吹，河岸上的人們憂憤地耳語着，不安定的馬匹嘶叫着，粗聲的噴着氣……

火炬的隊伍從山上衝下來了，照耀着被阻留在河上的人們。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呢？！那邊松樓在燃着，白蘆河上的橋已封鎖了！

「喂，讓我們過橋吧，現在我們已經講和了，我們已是弟兄了，我們日夜都可以隨意通過任何一個地方的呀！」曲補蘆跑近橋堍，向南詔的士兵解說着。

「就怕你們不講和啊，你們這樣多人，要在這深更半夜，爭過來做什麼呢？拖刀持矛的！……」

「……看詔主呀！」曲補蘆說。

「他們喝醉了，我們的詔主說他要明天才回到你們的加蒙山。」

「那末，那燒着的，火光烈烈的是甚麼？」曲補蘆只好先探問一下究竟。

「燒野火呀，像你們昨晚在加蒙……」

南詔的士兵說着說着，就沒有聲音了。繼起的，是南詔騎兵們雜遝往還的呼嘯！

曲補蘆在火光的照耀下，看見有人用大刀在砍着那些騎兵們的頭！還有些好似是女騎兵。心裏很懷疑。

「好呀，殺呀！公主努力呀！」夫人的聲音，她已經發現，對面有碧子公主在內。

幾百個守橋的騎兵，不一會就會被沙瑪碧子公主的一隊砍死了，而她的女兵也只剩了一半。

石橋上的木條搬開了，人們就擁擠的流過橋來。……

碧子公主集合了越折詔的一些騎隊，向他們講述自己半天來所見到的。她說她改了裝，在松樓附近偵察，到了傍晚，那不幸的事情才突然發生的！她看見蒙惹帶著他的騎士下了松樓，而詔主卻不見下來，驀地她瞥見樓下黑烟四散，火光飛射，這時南詔的騎兵們都武裝圍住燒著的松樓狂笑，一會在烟火迷濛中，洛米古呷詔主從那紮就的小圓窗裏伸出頭來，但這只使南詔的騎兵們哈哈大笑……。

「樓是那麼高，樓下執刀槍的騎士又那麼眾多，詔主再也無法可脫難了！於是我昏蹶了過去，當我醒來的時候，女兵們才立刻把我扶上馬背，準備跑回來報信，爲他報仇……」

「現在，」碧子紙白的臉溢出紅暈來，聲音是嚴肅的，繼續激昂地說：「我們要立刻去爲洛米古呷詔主報仇，誓殺那狼毒的蒙惹！」

人們聽到詔主在松樓被燒死，就在馬上低頭啜泣起來。這時，一個自然的默然的悼念窒息了他們激烈的仇念。最後，曲補蘆舉起矛，高聲地喚起來：

「別再停留了，徒然的悼念是無益的，我們趕急去爲詔主復仇去！」

「我們立刻就前進，將軍！」騎兵們全舉起矛，憤激地喊起來，等待着曲補蘆的命令。

「我已經探聽得很清楚，蒙惹正和他親近的幾個騎兵軍官，在他私有的石屋裏飲酒慶祝。」沙瑪碧子繼續着：「我們現在最好都把火炬熄滅了，悄悄地不要把他的騎隊驚動了，我們今夜發誓：不殺死蒙惹不再過白蘆河！」

曲補蘆聽了沙瑪碧子公主的話，下令把火炬摔在河里，默默地向燃燒着的松樓，向那松樓右側匿密的高聳的石屋前進着……。

(七)

已是午夜以後了，月牙兒才從烏黑的天空裏鑽出來，這時越折詔的人民，那些住在加蒙山的，四周的人民，都聽到詔主的死訊了，他們都從屋里走出來，燃燒起松油的火炬，熊熊地在死寂而蕭然的草原上走著，蜿蜒的，但也是七零八落的火炬，蛇似向加蒙山遊去！

越折詔的騎兵們，都帶著血和淚歸來了！血是仇人的，而淚卻是自己的！哎，雖然他們已把蒙惹殺掉了，但是他們總已經失掉熱愛他們的詔主了！

在加蒙山麓，人民和騎士碰頭了，可是誰也沒有詢問和交談，從相互的臉色上，都會意到這可哭泣的事件的哀痛。殺掉一個蒙惹只是報了仇，可不能消却永遠的哀痛和幽恨的！

人們都不想休息，好像誰也不覺得疲倦，人們又不願停下來，大家都舉着一個火炬，慢慢地繼續向加蒙山北邊自己的土地上走去……。

人們在這興奮和哀怨的兩種情緒交織的深夜裏，他們沒有說話，除了火炬剝的爆裂聲外，只有馬蹄的聲響落在石板的山道上。

在火炬的最後面，一個步行的婦人，她猛然開口了。

「夫人，怎麼不見沙瑪碧子公主呢？」

「嗯，沙瑪公主，戰死了！她用長矛刺死了蒙惹，蒙惹的騎兵隊也用長矛刺死了她！」哀傷失神的阿都格兒夫人遲鈍地說。

天色漸漸海泛白了，火炬仍在草原上燃燒着，火炬燃盡了夜的黑暗，但火炬總燒不盡人們的仇恨和哀傷呵！

(八)

「孩子，」老人把故事講完了，他吻了女孩的面頰：「故事就是這麼地留下了，後來在每年的今天，人民都舉著火炬在草原上通

夜遊行，來紀念那遠古的英雄們！可是漸漸這可歌可泣的節日變了，變成了現在這樣的情形！」

「也好，讓饑渴着歌舞的人去歌舞，讓淹沒的故事淹沒吧！」

女孩揉了揉大而圓的眼睛，一面掉頭看看山下仍舊燃著的火炬，一面說：

「爺爺，今天是什麼日子？」

「六月二十四，」老人慢慢地回答。

「那末明年今天，人們還是這樣的紀念嗎？」

「嗯……」

.....

「喔喔……喔……」一聲鷄啼割破了祖孫間的沉寂，老人向山下的火光瞥了一眼，從屋頂石欄杆上站起來，打了一個漫長的呵欠，輕輕地說：

「孩子，不早了，我們去睡吧！」

老人攜了女孩的手，走下屋頂，進屋內去了。

月牙兒正爬在半天裏，有些偏西了，她看着草場上訂婚的歌舞，也看見老頭子和小女兒閉上眼睛……。

註：

- (一) 竹笙——五支竹管做的樂器，內有細竹片作簧，各有一孔。
- (二) 達加——類似手風琴，有九弦。
- (三) 詔主——彝族古代一氏族或一國的名稱曰詔，詔主即一氏族的酋長，係世襲。
- (四) 歌曲——純為譯者，意義多為愛情之類。
- (五) 屋頂——彝族所居地帶多大風，故屋皆石造，屋頂係石板平鋪而成。

(六) 支——一氏族的單位。

(七) 信麼或夫人——詔主夫人的稱呼。

(八) 稞麥——麥類，近大麥，質較大麥爲劣。

(九) 從地上——居民皆臥地上或石板上，好的有竹笆鋪著，無床，有毛氈名「擦兒划」作衣作被而已。

(十) 關牛皮，吃血酒——彝族詔際誓和的一種典禮，極爲人民信賴。

誑者日記

二月二十九日

有好幾天都沒有說誑了，心理很覺癢癢的，早晨起來，我就到田壩裏去了一趟，但是總沒有機會看到人們被愚弄後的傻相來解悶。

下午走到一個西番的家裏，看見一個婦人在做飯，我就走到她身邊去。她問我是誰？我就隨口說：「唉！你的記性太壞了！你就認不出我就是你的哥哥嗎？幼年時候，我給夷人捆去當‘娃子’，今天才逃回來呀！」我這樣說話本是隨口而出，她却信以爲真了，馬上一把鼻子一把淚的哭起來了；她說我被捆去後，爹又怎麼樣，媽又怎麼樣。——我的天——。她的爹媽關我什麼事呵！她也不問我的名字，就把那沾着鼻涕眼淚的手往我頂上摸。哎呀！我也只得擠出兩滴淚水。

她哭了一陣之後，就去把她們槽裏僅有的一隻母豬牽來殺了，準備待我大吃一頓。我也快樂起來啦，就喊了她兩聲「妹妹」。

真掃興，豬肉剛煮熟，她的丈夫就回來了。問她爲什麼殺豬，她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哎呀！誰知她的丈夫是我常在村子裏一

道喝酒的熟人，當她正要跟我們介紹的時候，她的丈夫眉毛一橫，就打了我兩耳光；那雜種個子比我大，我估計打他不贏，轉身就走了，屁股上挨了幾腳尖。唉！豬肉沒有吃成，倒吃了豬蹄子。

四月二日

上午在村子裏喝酒，聽人們自誇偷盜的本領，心裏頗有所感，傍晚去約了吉克木乃到西番家去施展我加拉瓦先的計謀，準備在明天酒店裏講給那些笨豬們聽，看我的本領如何。

走到一個西番的家門前，我就叫吉克木乃脫掉了脫衣服，赤裸了身體，滿塗上蜂蜜，跳上白羊毛堆，打了一個滾，裝成怪像，才叫他從屋後爬進內室，倨坐在床上。我就從正門進去，借火吸菸，湊巧那屋內只有一個番婦，她進屋去替我拿火鏟，殊不知她跨進內室時，吉克木乃正蹲在他的鋪上。黃昏時，微明的月光照見他，白茸茸的一團，活像一個怪物；番婦警呼着向外就跑，我裝着毫不在意的樣子，去細看了一回，就擺出司空見慣的神氣告訴她：

「這是天狗，咳！」

「啊！天狗，怎辦呢！」番婦驚恐地問。

「天狗是要吃人的，不過……」

「啊！吃人的，那末大哥怎麼辦呢？」番婦更恐慌了。

「你別焦急，只要用一頭肥豬就送走了，」我滿有把握的說。

番婦問我誰有送走天狗的本領。我慷慨自承的說：「這件事我也可以。」

於是那番婦就牽了一條肥豬給我，我立刻用腰刀把豬殺死，放在肩上，一面在喉嚨裏「娃娃挪挪」的唸着些自己也不知道的咒語，最後，並且大喊了一聲：「爬着跟我來。」

於是那白毛怪物，就爬出屋子來。他跟着我爬到離村半里多遠的溝邊，揀了一個僻靜的轉角上，才站起來，在溝裏洗去白羊毛和蜂蜜，穿上了衣服，我就和吉克木乃扛着豬回家了，這隻豬足夠我們吃上好幾天的。

四月十日

前次同吉克木乃去騙了一隻豬，事情進行得很如意。不過在酒店裏吹牛的時候，又受那些雜種取笑了一頓，他們說我靠了吉克木乃的幫助，算不得英雄。於是我昨夜單身出馬，却跑了一個空，算我白賠了一夜瞌睡。

四月十一日

昨晚夜深了，我才出門。硬打算作古正經的偷番人一些東西，當我走到一家番戶時，四處牆洞皆很小，始終鑽不進去，想有腰刀把牆孔挖大一點，可是牆又是岩石砌的，無法可想。

最後我把心一橫，想到這樣空手回去，我站在自己面前，也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沿着屋旁一株大樹爬上去，從屋頂上掀開一個洞，抱着樑柱溜了下去。嘿！倒霉的時候到了！我的腳一着地，却正踏在主人的頭上，那人從夢中驚醒。大叫「有盜！」那時，我立刻急中生智，也大聲說「你真欺負我們出門人了，我在你屋子四周叫門，你不理會，從屋頂上下來，你又說：‘有盜’。那末你是專心要誣枉朋友了。」

西番當時沒辦法了，反而向我道歉，說他自己睡熟了，沒聽見我喊門，後來又問我從那兒來，要到那兒去。媽的，他真話多，問了這兒又談那兒，談到天快亮了，我才迷昏昏的睡去……。這不是倒大霉嗎？

四月十二日

今天在村裏閒逛了一天，到了下午竟還忘掉沒吃早飯，可是肚子實在餓極了，我就跑到村外一個人家去，想弄點餚餚來吃。

我走到那人家的門口，主人家是認得我的，可是我也知道他比什麼都來得慳吝，他生來便是天賦的一條老牛筋。

「你來做什麼呢？」他問我，似乎他就戒心我有什麼鬼花樣，所以一開口就是這般的背時話。

於是我使用手揩淚，一面故意哽聲塞氣的說：「村子裏我最好的朋友吉克木乃，你的外甥，今天上午得急病死了，特別來給你報信。」本來吉克木乃和我的感情最好，誰會不相信我的這樣的嚴重消息呢？當然，他也不能例外的相信了，他大哭起來，一面又例外的請我吃酒。糍粑和牛肉也儘我吃個飽。而且還給了我一些跑腿錢。我說我還要到別處去報信哩。接着錢，揩了揩嘴巴，轉身就走了。

後來那老傢伙買了許多酒，給人抬了，跟着他去，他就一面走一面哭，不意走到村子口，就碰到吉克木乃，木乃問他有什麼事。他最初以為逢到鬼了，直瞪起兩隻凹進的黃眼球亂滾。半天，他恍然大悟，立刻知道是受騙了，於是酒，糍粑，牛肉和幾十個大錢，直釘上他的心眼，不免有些酸痛起來，氣沖沖的趕回家裏。

黃昏的時候，那老傢伙喊了兩個漢子來叫我去，說他找我談話。我那裏肯去呢，於是那兩個狗養的就用拳頭打起我來了，我氣不過，也奉上他們幾拳，不過他們太認真，把我的臉打腫了，紅一塊，青一塊，現在還痛呢！其實我才吃他幾口酒呀！錢也沒有得到幾文，那老傢伙就動氣了，厲害的人我看要算他第一。

四月二十日

昨天我從越嶺城回家，在半路上就太晚了，我便寄宿在一個番人家裏。那番人正煮着肉，我問他煮的什麼，他却答以煮菜葉喂豬，這就使我很不了然，未必我嗅着的肉會變成菜葉，難道你說明了煮的是肉，我又會吃你多少呢？因此心頭一煩，我的靈機就動起來了。

吃過了番人招待的麥飯和乾菜，我就裝着很疲倦的樣子，呼嚕呼嚕的酣睡起來，我眯着眼睛偷看他們；那番人卻也非常狡猾，他們把一面鑼懸在灶上接近鍋蓋的地方，並把水添滿，使有人去移動時，鑼就響起來，好驚醒人，肉被盜了水就低了，易於發現，好似全在防備晚間我去偷他們肉吃。

夜半，番人都睡靜了，我悄悄的摸起來，輕輕的把鍋蓋向右平平的移開，不使他闖着銅鑼，然後把鍋裏的六大塊肉，全部撈起來，又將鍋蓋如法的移開在原來的地方，又滲了一些水，把水升到原來的地方，仍然躺在地鋪上。我吃了兩塊，剩下的四塊又大又肥，實在吃不下，只好用繩子來捆好，吊在披氈裏層。

第二天黎明的時候，我就向他們道辭，當我正要跨出門沿了，那番婦突然從地鋪上站起來，問我披氈內凹凸不平的是什麼東西？我告訴她是蒜頭，她橫豎要我給她一些，甚至很少一點都可以。

「這蒜頭是臭蒜，喂羊的蒜，人吃不得，」我帶着抱歉的樣子說。她又望望鍋裏的水滿滿的，她不好再講什麼，我平安地離開了。

哼！偷到手的肉，還能還給你們愚蠢的西番！

四月二十一日

早晨睡在鋪上，醒了很久都不想起來。

屋角裏放着前夜在番家偷來的豬肉，一想到家裏還儲藏得有這樣的好食品，就多睡半天也是無妨的。

這一陣，我很走好運，偷吃了多少的豬肉了呵，不過去年年底的運氣也算壞。去年年底看看快要過年了，我家裏還沒有一塊肉，於是在一個晚上，我和吉克木乃到村外一戶人家，偷到了一隻豬，正當我們跨上路，想從那個大竹林裏穿回家的時候，就聽到後面有人追來了。竹林的前面是一條河，水很深，過去不了。左邊不遠就是我的家。可是我怎麼能讓人家追過我家裏來捉著我們呢。但我有的是聰明，拍了拍額角，馬上叫木乃把地上枯黃的竹桿抓攏來，我就用手拚命捍緊豬嘴巴，叫他透不出聲響來。才一刀把他喉嚨管割斷了，把枯草掩蓋了死豬，並且把竹竿燃燒起來，我和吉克木乃各拿了一塊木棍，裝作在火葬死人。

「你生不幸！得囉此病，」我高聲反覆唸着這兩句。

番人追來了，他們看見我們的樣子，就應當真相信我們在火葬得癩病的死人。向我們問了問，看見有人趕豬走過沒有，我們沒有理他。

番人走了以後，我和吉克木乃才扛着死豬回家，所以今年的年節，我倒算過得很舒服的。嘿！想起真要笑痛肚皮。

四月二十五日

天氣已經暖和了，今天的太陽又這樣好，出門的時候，我忽然想到不如到向太陽的小沙河去洗澡，一定是夠味的。

走着的感到發熱了，我就把披氈解下來，搭在肩上，當我從村外經過的時候，有幾個番人逗着我說：

「瓦先，你很會說謊話，今天天氣這樣好，你吹一個牛給我們聽。」

我立即很正經的回答他們：

「這會兒實在沒有空時間來說謊話騙你們，聽說小沙河上面有一層土塌下來，把水源都折斷了，下面的水就幹了，這時有許多人在那兒捉魚呢！我很想捉它兩尾來下下甘酒。所以這時候那裏有空呢？如果你們誠心要聽我說慌，那末等我捉了魚轉來時，再說給你們聽好了。」

我一面說就一面仍舊向小沙河邊走去。

那些笨蛋，以為我真沒有空時說謊，大家也都企圖捉兩尾魚，他們爭着回家拿魚網，大概那十幾個人都像受魔術催眠了似的跟着向小沙河邊走，我先走到河畔，滿意的脫了衣服，跳下慢悠悠的流水。在小沙河裏洗起澡來，等到那些拿網的人跑到河邊，我就打水說：

「捉魚呀，捉魚呀！」嘿！我看到那些笨蛋們要哭不哭，要笑不笑的樣子，真才有意思呢！雖然把我大罵一頓，甚至連我的祖先和孫子都罵在一起，我覺得還無所謂，反正我是實利主義的信徒，就是他們罵我一千五百代的祖先和子孫，還是覺到我勝利的愉快。

四月二十七日

人沒有錢就沒有錢，自己拿不出錢，向別人借也借不到，這幾天是沒有錢的時候了。連買幾張紙幾支筆墨的錢都沒有。好幾天不曾記日記，不曾寫信給朋友，好似失去了什麼似的，心裏煩燥不過。

今天機會難得，阿母家買了一段旱地，準備依照漢人習慣，立一張約據，四處找尋代字人，一見了我，便一致懇求我，我最初是

客套的答應寫不好，說到第三次寫不好時，計從心生，感覺有乘此機會賺幾張紙，幾支筆墨的必要，於是真的說寫不好，表示出困難的樣子。啊！找不到一個代字人，也是一件難事。他們真的表示出苦悶的樣子了，我說我真對不起，我實在寫不好，不過我可以代找一個代字人。他們聽了這話立刻現出喜歡來，一致說：「好極了，就請你代找人寫好了。」

「找不成問題，不過……」我遲疑了一陣。

「有什麼？」他們驚異的渴望着我說。

「我介紹的這位先生，性情很怪，規矩又大，他代人寫一張契約，就必須寫好，拿到什麼地方都可用，只是寫了一張又一張，一直寫來沒有一個錯字，才肯拿來作契約，同時必須買一塊墨，一支筆給他送去，所以請他不要緊，而消耗一二十張紙，一支筆一塊墨，是相當麻煩的。」

「那不要緊，買得起一段旱地，捨不得筆墨紙才是笑話，」眾人異口同聲的說。

「這些是小事，就請你介紹先生吧！」阿母慷慨的說。

「那就給他買二十張紙，一支新筆一塊新墨來，送去吧，」我說。

主人不待我說完，就走去買筆墨紙張，其他的人有些在喝酒，有些在稱讚阿母能幹能找錢，不到半個小時，筆墨紙——廿張大張——已經買到，一點給我，我把旱地邊界記下，立刻抱著筆墨紙，就走到別人村子，再轉回來，把十五張紙釘成一本日記，把四張紙裁成信箋信封，拿一張寫成契約，紙張，並請我坐上席飲酒，何等光榮。

今天他們因我而完成契約，我因此而賺得筆墨紙張和一頓油大，真是兩得其利。

五月一日

老天爺今天真的有幾分之幾的危險，他媽的，漢官聽信謊言準備懲罰我，不是我瓦先也許是不得幸免了。

我在街上走着，突然來了三個濫兵，擋着我，問道：「你是瓦先嗎？」

「你認識他嗎？」我說。

「你真的不是瓦先嗎？」三個濫兵遲疑的說。

「你看清楚才說！」我侃切的說，打算瞞過。

「雜種你跑得脫！」真雜種側邊又來一個狗雜種，立刻封緊我領口，同時又打我一耳光。

此時三個濫狗，一齊來把我扭向衙門去。狗大老爺正坐公堂，裝模做樣的說：

「把瓦先抓過來！」我看情勢不好，立刻裝作被打過的樣子，跪在地上。

「王八蛋！你慣於欺騙人。」大聲叫罵。

「老爺我不說，我不敢說謊。」

「王八蛋！你在本老爺面前還不說。」

「小人本來想說，只是……」

「不欺騙給我看，就要砍你的狗頭。」

「大老爺！救命啊！小人不能欺騙。」

「你不欺騙要砍你的頭。」

「大老爺我不能欺騙，我的傢俱沒有帶來呀！」

「欺騙人都有傢俱嗎？胡說八道。」

「大老爺有金印才當大老爺，我有傢俱才能當騙子。」

「好！你快去把傢俱拿來，欺騙給我看，不然要砍你的頭。」

「老爺！我的足打得太凶，不能走路呀！請借一匹馬給我騎去，趕緊回來呀！」

「好！借一匹馬給這狗雜種騎去，」漢官吩咐排列兩邊的雜種兵。

那些狗立刻跑去牽馬，我叩了一個假頭，歪着足走出門來，騎上馬慢慢的走到城外，一鞭馳回，啊！險些丟命呀！

雜種他媽的，被欺騙了還不知道。

五月十七日

雜種的這匹馬，真帶着危險性，很多人都認識他，都問我怎麼得來的，我東支西吾的回答，當時雖然混過去，以後是否每次都能混得過去，真是問題；所以半個月來，都打算把這匹馬買去。可是都不成功。生夷六山是個好面子的人，經我一再向他說，這馬是大老爺的馬，不好大老爺就不會要，大老爺都要你還不要嗎？他決定購買，付我五十兩白銀，先付鴉片烟十兩，折合四十兩白銀，我拿了烟又驚又喜，唉！不被抓着是不怕他吧！

六月十日

天下事，真是奇怪，連一個說誑的人都有罪，甚至發生生命危險，究其實你不相信我的誑話，你那裏能受愚弄，受損失，那裏能成罪過？尤其狗王八蛋的漢官，我僅僅說誑就有罪，他天天在公堂上打人罵人殺人總管閒事，就無罪。他媽的，要把老子氣死。

三天來的經過，是不堪回首的；這些王八蛋的官兵，安心要把老子生命來開玩笑，我二十多天來，爲怕他們，向他們讓步不再進城，只敢在鄉村間來往；有的時候還學學野獸，有人就走，沒人

留，這樣還認爲不對，還要派兵來追捕。前天在阿爾村中，正在朋友處喝酒，那酒直誤我，醉得我見了壞人來到，還不能逃跑，只好如羔羊般馴服的，任那些濫狗抓去。

當時漢官坐堂，問我：「有罪沒有？」我回答沒有欺騙的傢俱……。這樣說了一陣，一個濫狗說我吃醉了，立刻把我拉去，關在監裏，真是氣死我；監裏一點蓋的墊的都沒有，又髒又臭，實在不堪忍受；不過裏面有些人，有很好的被蓋和墊毯，實在羨慕萬分，到半夜，實在睡不熟。他媽的，我睡不着，你也應當睡不熟。我坐到一個正酣睡的人身邊，把他推醒，他問道：「有什麼事？」

「靜一點，這裏面那些人要逃路？」我向他耳語。

「你才怪，我那裏知道呢！」這個雜種有點發怒。

「你查得出來時，可以減輕你的罪過，並獎賞你。」

「胡說八道，你自己還不能減輕你的罪過呢。」

「你胡說，我是大老爺派來作祕探的！」我很鄭重的說。

「是真的嗎？」他說。

「不是真的，我同你們這些罪人開玩笑嗎？我沒有睡就是查你們。」

「啊！這樣……」他好似相信了。

「怕他們聽着，我們一同睡着談吧。」我說完便鑽進被窩裏，和他談，雖然勉強談到鷄叫，可是溫暖得比家裏還好呢。

第二天，還沒有吃完飯，又被拉到公堂，漢官今天特別兇，兩邊站了很多戴高帽的濫兵，我有點怕，我說我是服從命令的好老百姓。

「還胡說！」漢官拍了一掌說。

「我服從老爺的命令呀！」

「胡鬧！胆敢在老爺面前如此這般，欺騙我，還騎走我的馬。王八蛋！」漢官大聲吼着。

「我不欺騙大老爺，大老爺要砍頭，所以我服從命令欺騙大老爺，我不騎走大老爺的馬，大老爺又看不出我的欺騙，騎走馬是要大老爺看的，馬本來要給大老爺送還，只是怕別人說大老爺被欺騙，所以我把馬賣來吃了。」

「王八蛋，把這個東西，裝在牛皮袋內投下河裏。」

我初以為是嚇我，却真的有一個濫兵，拿下一個口袋，另一個來拉我。我說：

「慢一點呀！」

「慢一點，他還要欺騙！」漢官發怒的說。

狗兵一齊拉，把我丟進口袋，捆緊袋口抬起走。我知道事情壞了，不斷用牙齒咬口袋，過一陣，口袋已穿一洞，見前面就是河，我哀求道：

「我給你二百錢，一百你得，一百錢買紙香蠟來燒，再去下河，你作點好事。」

他起初不大注意，後來被我軟化了，接了錢，把我擱在路邊，走到城裏去。我不斷扯口袋，扯不壞，恰有一個老人趕一羣牛來了，我叫道：「朋友同我開玩笑，請你解開口袋！」老人聽明我的話，立刻來解開口袋。我出來後，立刻拾起三個大石頭在手裏，臥在溝邊，等候那個兵來，趁他不備，迎面給他一石頭，立刻打倒他，我跑去拾起那隻快槍便走了，好不快哉，但是也有一點兒危險呀！

六月二十日

我一早就同勿尼啓程到挖壘去，路途崎嶇，實在難走，尤其上坡時，汗流如注，氣喘不已，走幾裏又休息一次，每次休息都想說幾句誑話，玩弄人來解悶；可是這傢伙是有力氣而無心肝的人，玩

弄他真太容易，因為太容易玩弄，玩弄他如玩弄一塊石頭，所以玩來玩去，也就玩不出興趣來了，因此苦悶仍然存在着。

到了挖壘有一個人趕住一條肥牛在犁地，他說：「這條牛肉一定很好吃吧？」好似他的口涎就要垂下來。我說：

「你是有名的力士，你能背走這條牛，我就把牛殺來給你。」

「我能背走！」他說。

「你背不起走，你就負責賠償，」我說。

「很好，你不能殺牛，就不算人養的。」我們商量好了，就走上前去向那個人找火燒烟。他停住犁來打火吃了一桿烟，我就自告奮勇的去代為犁地，犁了兩轉故意把犁插深，於是牛把索子拉斷了，我說：「抱歉得很！只要你能給我飯吃，我願代你整天犁地。」他喜歡極了，立刻跑回去吹竹子來接索子；我見他走進村子，立刻抽出刀來把牛砍死，又割下牛尾和坐磴，挖一個坑把牛尾栽在土內，又把牛尸給勿尼背走。他真有力勁，背一條牛好似背幾十斤東西，傾刻間就跑到看不見的地方去了。我假裝去解手，坐了一下回來，就大喊牛鑽土了！跑去握住牛尾拉，那個人聽見我的聲音，就跑來，不問什麼，就來拉牛尾；他向上拉，我向下按，如此作了幾下，我見他力氣很大，同時怕他在向下按，立刻順力一拉，把牛屁股拉起來，我跌了一交，他後退了幾步，大家驚歎遇了鬼！我說：「運氣不好還是不祥之兆，我們趕緊走回去，請和尚來祈禱，不然鬼要來找人呢！」

「真有鬼，趕緊走才是。」於是我們分別各奔前程，我走到盜多溝，勿尼正在一個僻靜處，汗流浹背的用他那又小又鈍的刀在分解牛；我走去幫助他，傾刻分解完了，把牛腸肚等，丟在溝裏，把肉分成十多個，我說：「我應當得三分之二的肉。」他聽住話，立刻挺起腰說：

「沒有這樣便易！」指住三個肉，說：「你只能得這些，你沒有用過勁。」

我看這蠢傢伙不能理喻，若同他爭恐怕要吃他幾拳頭，我改變口吻，說：

「這是說笑的，我沒有用力氣，怎麼敢妄想多的，這三個肉我也受之有愧！我想到你家裏去大吃一頓就夠了，我們休息一下走吧！」

「那末休息了再走，大家坐下來休息。」於是坐下，他吸煙，我把牛膀胱取來吹揉。

吸完了煙，他就要走，我說：

「背得重的先走，我慢慢來也趕得上，」他背起牛肉得意而頑固的笑了一下走了，看看走有十多丈遠，已經不能互相看見了，我用力拿吹漲的牛膀胱自己打自己，發出很大的聲響，同時大叫：「偷你牛的不是我啊！請你饒我呀！偷牛的才背住牛肉上去呀！」又不斷用牛膀胱打得很清楚的，聽來像重東西墜下來的聲音。我又叫他追上去。你不信我們一同去捉他呀！傾刻間我抬頭望時，那蠢東西已空住手溜過山崗去了，於是我大叫，「他跑過山頭了！」慢慢起來順路去找，果然牛肉拋在坎下，連索子都沒有解走，我走去準備抬上坎來。啊！蠢東西真有勁，我移都移不動，不得已分一半藏在岩洞裏，一半背回來，走兩次才運完。蠢東西，讓你獨佔，太把你養乖了！

三十四年九月譯完。

大神阿里比日

一 集市

一條小河紆盤着，傍着幾叢小樹林，蜿蜒地穿過織錦般的田野，朝着一堆茅屋矮小的村莊進來，這村莊是個趕集的地點，每逢三六九的日子，就熱鬧起來。

集市的中心，在村子的右邊，沿着小河的雜木林裏。在雜木林的盡頭，有一道木板小橋橫在河上，這小橋大概多年不曾修過了，有些木板已經壞到不能再壞的地步；可是那兒在事實上是個交通的要道，所以那些勤儉而機巧的鄉下人，常在絕早的時候，攔橋塊擱上幾個攤子守着。

一天，濃密的朝霧還籠罩着大地，太陽已三竿高了，他裝扮得和月亮一樣淡雅，微笑在濃霧的深處。一個清苦的寡婦，穿着土藍布的上衣，抱了兩籃新上市的豌豆米，正對着那小橋塊守着；只是時間還嫌早些，不免感到有點兒無聊，於是想起昨天傳聞的一樁奇事，看看左邊的老頭子，兩下就攀談起來了。

「死都洛木，」她用着親切的語氣說，「最近幾天，聽說左近出了個什麼妖怪，你曉得嗎？」

「是的，我也曾聽到着這類的消息，可是不清楚，好像在昨天傍晚的時候吧，加乃阿妮告訴我：「什麼阿五卜卜，在山裏捨了個小野娃，三天會說話，七天能牧牛馬……」想來這些傳說是不大可靠的，不過這幾天倒弄得滿城風雨，若有其事似的。」死都洛木拿出他老於世故的腔調，咬着一根石嘴的旱煙管，不耐煩似地回答她。

「這是真的，烏乃若麗！」一個三十上下的男子，肩頭披着一件補過塊深藍布的淡青褂子，赫黑而發光的胸口，還生了一路長黑的汗毛，隱約地直連到嘴邊，那矮矮的鼻子，薄薄的嘴唇，顯然地

他是個多話的小保羅；當他偶然聽到什麼「……阿五卜卜……小野娃，……三天七天」的話，突然觸動了他的話機，因為這故事在他已是背得熟透了，他碰了碰短煙管，從一棵大樹根上站起來，走到寡婦的面前插嘴說。

「阿五卜卜不是住在我的隔壁嗎？呵！那是半個月以前的事！那天晚上，好像初八吧，月亮老早就爬在半天裏，把一村子都照得透亮；我吃過餚餚，又坐在門口談天一直到起更了，才回去睡覺，雖然白天做了一天活路，累得很，可是月亮盡照着我的眼，弄得我反來覆去，只是睡不着。呵！大概二更以後了，阿五卜卜敲着他的大門，回來了，開口就說：「大娘！今天我真好運氣，在窩洛殊古森林裏拾了一個胖娃娃回來了！」

「噢！那好極了，我正担心你爲什麼沒有回來，怕你在山裏碰到什麼豺狼呢！想不到這樣的好運氣。」

「烏乃若麗，我本來要睡了，給他們這麼興高采烈的一說，唉！你是知道我的，我聽不慣人家半夜三更噪的；當時雖然十分想睡，可不知怎的，反而提神張耳的聽起來了，我記得阿五卜卜這樣高興地敘述着：「……我放出獵犬後，獨自走進窩洛殊古的深處，前邊有一片半畝大小的空地，這是我每次打獵必經之地，絨氈似的野草蓋遮了這方空地，我在樹林的罅隙裏，突然發現一堆熊熊的火光燃着，最初，我以爲樵夫們留在那兒的火種，可是仔細一看，立刻使我怕上來了，你想想一條大白熊蹲在那火堆旁邊，吞着一塊塊的熾炭，而且吃得十分甜似的，於是我以爲碰到山鬼了，嚇得一身直抖起來，刀鞘從肩上滑下來，拍地掉到地上，可是這些微的聲響，倒把白熊驚動了，它看看前邊，似乎發現了我，一回就竄走，可是離那兒不遠的地方，在一塊生滿青苔的石上，坐着這個可愛的小寶貝，而且手裏還玩着兩朵嫩紅的野花，我想：「我在做夢嗎？

在這荒野的森林裏，那裏來的小孩子呢。嗯，我想是眼花了。」我揉揉枯着眼？的眼睛，故意咳嗽兩聲，但是，這小寶貝依然坐在那裏，而且睜著兩隻黑晶晶的大眼睛，看着我，微動着紅潤的小嘴，好像要跟我講什麼似的，於是我鼓着絕大的勇氣走過去，去看個究竟。啊！這個小寶貝伸起兩隻肥嫩的小手膊笑起來了，你想，我已經五十八歲的人了，從沒有抱過子姪過，叫我怎樣不興奮呢？！於是在褲腳上擦熱手，把他抱進懷裏，原路地趕回來，只是路上耽擱久了，弄到這半夜纔到家。

「阿彌陀佛，天老爺可憐我們，你瞧，這小孤子多乖呀！一臉福氣相，真的，好多天了，我不是做了一個夢嗎？夢見天老爺告訴我不久有位神仙下凡了，這位神仙要我們家裏養大，叫我們好好地看顧他。嗯，這回也許是真的應驗了吧，這心肝會不會就是下凡的小神仙呢。……」阿五老奶奶用着啞啞的聲音唸着，以後就漸漸低得聽不清楚了。

「烏乃！我懷着一顆興奮的心，等到天剛亮的時候，就一下爬起身，沒洗臉就到他家裏去看個底細，真的，一個又胖又乖的娃娃，烏乃若麗，就誰看到都得歡喜他，我想阿五的福氣真好，不知那世裏修來的……」。

殺卜吉田越說越有勁，而聽的人也越聚越多，把周圍的壘人都自然的吸引過來，擠到他的面前，一種榮譽似乎拂拭着他的前額，他高興極了，揩了一揩嘴角上的白沫，又繼續地講下去：

「……這事情傳播得真快，不到半天功夫，村子裏的男男女女都傳遍了，爭着來看新奇，給他道喜，道喜的人却沒一個不稱讚這孩子的相貌好，前世裏的福厚，可是到了第三天，呵，那是太奇怪了！當阿五奶奶給這野娃娃穿上新制的紅花褲時，他突然掙脫了她的懷抱，邊走邊跳，而且開口說起話來了，他用熟練的口吻講：「我叫阿里比日，是天神的兒子，只是在天上犯了一點兒小過，引

得天帝發起大怒，着我下凡受苦……阿五嚇呆了，阿五奶奶幾乎嚇得昏過去。半天，他們纔覺得比日仍舊伏在他們的膝上，弄着他們粗老的手，甜甜的喊着爸爸媽媽……。」

殺卜吉田緩了一氣，而熱忱的聽眾早聽得目登口呆了，見他停了一下，就不免催促起來，尤其那個生了滿頭癩痢的沙瑪日里，直急得一頭都癢起來，舉起兩隻長着長指甲的手，狠命地抓，口吃的說：

「殺殺卜……吉吉田……說說……快點說！」

殺卜吉田看看沙瑪日里，再看看大眾，於是笑了笑，又滿意地說：

「呵，這些事情雖然覺得奇怪，可是奇怪還在後面呢！當他進屋子後第七天，阿五還沒起身的時候，比日這孩子就走到牀頭，有把握似的說：「爸！我給你放牛羊去！」一講完，不等阿五的回答，就竟自領着牛羊出門去了。

「啊，這事情還有會使你們更驚奇的，因為他從此便每天帶着牛羊上山吃青草，直到晚黑邊才回來，而且誰也不知道他跑進了那一重山，或那塊地，只是不到幾天，牛羊都特別肥壯了！」

「那麼你們村上的人爲什麼不暗裏留心留心，看他到底跑到那兒去呢？」一個頭上裹着重重粗白布的漢子說。

「當然啦，留意的人太多了，他的爸爸，媽媽，甚至連後村那個懶死鬼也努力偵查這怪事的究竟，可是誰能夠呢？當我們分組暗地裏跟尋的時候，只不要一忽兒，轉過一個山坡，彎過一叢樹林，便連人連牛羊都不見了。」吉田很神秘的回答他，看看太陽，知道近正午了，牽了牽帶上市的小羊，離開了議論紛紛的聽眾，混進鬧市裏去了。

二 殺卜吉田的智慧

當天傍晚，吉田回到自己的茅屋裏，用過一大碗玉蜀黍麵粉，無聊地坐在一盞菜油燈下。他想今天集市裏廣播新聞的光榮，不

禁晃了晃油黑的腦袋，驕傲地笑笑，叢懷裏掏出那根旱煙管，湊上火去，費勁地吸了一口，把身子向後靠到焦褐色的土牆上，左右看看，從鼻孔裏噴出二路濃濁的煙氣來，他凝神地瞧着這煙氣的旋舞，一顆多事而愚昧的心靈，爲勝利的光榮所挑逗；他覺得有積極發現比日的秘密底必要。於是站起來，如哲學家般踱來踱去，雖然他踱遍了整個屋子的每個角落，可並沒有想出一個比較好的辦法。

吉田疲倦了，他依舊倒進那黑黝黝的土牆角裏。他覺得比日的行蹤太神秘了，空想是沒用的，於是這屋子沉寂了片刻。

「假使探不出他的秘密，下次見了集市裏關心此事的人們，我將回答些什麼呢……？我，不是掃了我殺卜吉田的面子嗎……？」他自己這樣默默地責難自己。

「對了，我不妨到西村酒店裏去坐坐，跟朋友擺擺龍門陣，我想人多主意多，也許會想出一個法子。」殺卜吉田大概也知道「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這句俗語的真諦。所以當他沉思了半响以後，突然用他粗笨的右手敲了敲他的腦袋，得意地高聲自語着，立即吹熄了燈，扣上大門，上西村去了。

吉卜吉田剛跨進酒店的門，店裏的吃酒的人都笑語喧嘩的表示歡迎了，尤其是那位禿髮的中年人。因爲他一向是佩服吉田的小聰明的，他用手指拍着酒罐，興奮地說：

「殺卜吉田，你來得正好，我想如果要探明阿五兒子的底細，只有你才有辦法。」

「呵，那我可不敢當之至，雙魚哈奴。」吉田挨着哈奴靠壁坐下，笑着回答他，這種回答的聲調，與其說是謙虛，那寧可說他是帶着一點驕傲的自滿。

「別客氣了，我們老朋友還要講客套嗎？喂，倒酒來！」禿髮的中年人從圍肚袋裏掏出二個小錢，打牌似的放上右板。（註一）

酒店主是個患脚腫的老頭子，這片酒店已開了六十多年，年齡比酒店主的年齡或許還要大些；相傳是他祖父創設的，因之爐煙把茅屋的頂全熏黑了，塵煙都成串地倒掛着，在暗黃色的燈光下看去，儼然跟深山古洞裏的石鐘乳一樣，在風來的時候，就會掉下幾條來，落在吃酒的客人身上，以及酒罐裏。雖說並不講究衛生，但是爲了年代長久了，顧主們都是世代傳接的，日長月久，習慣了，也就無所謂，而且三村上下的頭目們，也都不問寒暄，只要一空，便集中在這片小酒鋪裏。

當時酒鋪裏的人很多，他們也都爲了比日，神秘地在討論着。自從吉田進了店，浮噪的歡笑便擊破了帶澀而雅靜的議論。

長久以後，一位年老的人開口了：

「祇要在他放牛的道路上以及經過的山坡上，預先佈置好了偵探，也許會發現他走進了那一個山坳。」

大家沉靜了，他們開始旁聽他的計畫，目光都不自主地集中這位老年的身上——他有一個光得和塗過白蠟一樣溜光的前額，燈光照耀在上面，背後襯托着巨大而灰黑的陰影，格外顯出他智能富豐的驕傲，這種驕傲壓服了店裏吃酒的人們，但是吉田認爲沒有價值，他辯駁起來：

「曲木乃古老伯的想頭固然好，不過這項計畫在前兩次我就早也親自施行過，後村裏的瓦瓦色諾，阿和克耶都做過守崗的探哨，但是比日有點神仙氣，加上山裏有山，谷裏有谷，大樹林和小溪澗，又遮斷了盤腸式的山道，所以你這種計畫的結果，是‘徒勞無功’。」

曲木乃古懷疑了，張開的他嘴，迫促地呼吸，凝神地瞧着吉田底臉，推敲着吉田所辯駁的理由，而吃酒的人們的眼光也投上了吉田油黑的脖子。

但是，吉田爲了思想過度，連智慧都幾乎遺失了似的，只是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他像幻想一樣，昂起頭呆呆的瞧着屋頂上懸着搖動不定的塵煙。

暗淡的燈光映上了每個人的頭顱，每個頭顱在燈光下搖晃着，無數無組織的幻奇思想浮飄在他們的腦際。夜深了，他們依然沒有得到些什麼。

店主人疲乏了，抱着二條胖粗腳，蜷縮着，裹緊了「擦兒划」（註二），倒上一個草鋪，打了一陣鼾聲，有着格外重濁的聲息，這聲息越來越大，驚動了沉思的老頭子，老頭子看看哈奴，又看看大家，於是站起來，伸了懶腰：

「算了，朋友們，今天想不出，明天再來！」

這突然襲來的呼喚，打斷了思想家們的思慮，吉田也站起來，打了一個漫長呵欠，看到哈奴睡得這麼沉，笑了笑，用旱煙管敲了敲哈奴的腦壳：

「喂，天亮了，雙角哈奴！」

哈奴從夢中驚醒過來，思想家都笑了，他們相將歸去。

十八九的月亮是要半夜？爬上山腰，露出她羞澀的臉來；吉田到草棚裏，雖然覺得有些疲憊，但是月亮却又惱人地照上他底眼，弄得他只是睡不熟，於是祈求發現比日的祕密底希望，又纏上了他的心頭。

「愚蠢的吉田啊！你不是常常向大眾誇張你的智慧嗎？可是吉田啊！我告訴你，停止你的幻想吧！智慧是一個痛苦的泉源，你的智慧愈高，那末你的痛苦也將愈深，所以真有智慧的人們，他們是把智慧封起來，讓自己變成一個愚蠢的人，在他們的生活裏，整日整夜享受着原始的幸福，他們沒有思慮，也沒有夢寐，他們知道他們的榮譽，是建築在自我的緘默底圓地裏；那末殺上吉田啊，聰明點

吧！因為向大眾誇張你的智慧，是件極愚蠢而無意義的行動，況且宇宙是無限的廣大，人們的智慧是有限的！」殺卜吉田看到月神跑出宮庭，她用幽默而嚴肅的口吻這樣勸告他。

「那末……」吉田終於不太相信，他用着懷疑的情操來解釋他求智慧的誇耀底理由，但是又找不到什麼妥當的言辭來訴述他的真理，因此停下來，思想了半晌：

「…那末，也許是你離開了世界太遠，孤獨的日子過得太長久了！所以你不懂得在人羣中爭奪勝利的快樂，尤其是智慧的勝利底炫耀。」

「殺卜吉田啊，你相信我吧！你要知道我比你的見識更多，我每天環行地球，看到全世界上人民的幸福與痛苦，而且聽到過他們癡醉的夢囈，所以智慧的人們都這樣說：‘毀滅一切智慧，捐棄一切物慾，不要使我們的靈魂感受到一次極細小的痛苦，因為人間的智慧與物慾是愚昧的，是一切痛苦的泉源！’」月亮好像更走近了，幾乎要跑進他的草棚，她射出分外潔白的光。

「啊，請你別再講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不過我不能掙脫物慾羈絆，我寧願把我的思想沉進深淵，去祈求我炫耀智慧底光榮，因為不先嘗受痛苦，是不會得到幸福與快樂的。」

月亮發覺他頑固不化，於是冷笑了一下，退到一片黑雲裏去了。

吉田醒來，揉揉眼，知道月亮已經爬上他的屋脊，草棚裏只留下了一點暗淡的餘光，他在這朦朧微光裏，看到他的小貓在門角邊逗着一個線團玩，既而牠銜着一個線頭，拉着亂跑，線團滾着，轉着一圈一圈地散開來，小貓銜着線頭不住的在滿屋子裏亂鑽亂跑，線團的線也愈拉愈長了，突然殺卜吉田若有所悟地喊起來：

「有了，有了，」他一下立起身，幸運地用右手拍着他的前額，捉住小貓奴，摟近胸口，狂吻起來，一面不住的叫着「咪咪……」一陣大眾讚譽的光榮印上他幻想，他笑了。

在第二天的清晨，比日仍然驅着一大羣牛羊上山去放，他不知道他的父母已聽信了殺卜吉田的詭計，一個大線團扣上了他的腰帶。他走過山坡，轉過小溪，穿過濃黑而迷途的森林，他走得遠了，腰圍上的線也拉得更長了，阿五鋪邊頭藍子裏的線團也轉動得越瘦了。不久以後，線團停止了它的跳動，人們知道比日已到了他每天放牛的草原了；於是殺卜吉田，阿五和瓦瓦色諾等，帶着三村上下好奇的閒漢們，依著線的軌跡，他們也走過山坡，轉過小溪，穿過濃黑而迷途的森林，在森林的背後，兩重大山的中間，一片平蕪草原展開着，牛羊散佈在草原上，比日跳躍在牠們的中間。

吉田和所有的人，都躲在大樹的背後，悄悄地觀審比日的祕密。

在兩重大山交接的半山腰裏，橫截着一抹遊動的彩雲，雲端隱約地現出兩條老龍的頭，尾，和牠們扒在雲邊上四隻粗的龍爪，牠們的四隻眼睛，全都注視着比日的跳躍。

瓦瓦色諾看到這樣的情景，嚇呆了，只得緊拉着吉田的短衫子，阿五看了，嚇得沒有了主意，跪下來，抱着一根樹，抖得牙齒都發音，結果還是吉田的胆子頂大，他跑出林子。

「喂你爸爸來啦！」

老龍驚散了，騰向蔚藍的蒼穹。

「唉！完了，人們的智慧將因此受到限制！你們爲什麼不等十四天以後再來呢？是的，也許這叫做天意！」比日頹喪地嘆息着。

「哼！要不是我們來到，把半山雲霧裏的惡龍嚇跑，那你這條小命，也許再也活不長久了！」吉田昏獸獸的誇耀他智慧的成功。

「不是惡龍，牠們便是我真正的父母。」

「哎！真正的父母，二條龍的兒子！」雙角哈奴和一些追蹤而來的人們帶着蔑視好奇的語調同聲地唸着。

比日生氣了，從他的眼裏，迸出稜稜的光來，屏住一口氣，好久，纔從鼻孔裏用力地噴出來；最後，他仍舊忍耐不住，「咕嚕咕嚕」地唸唸有辭，一匹生着翅膀的紅色馬，從半空裏降下來，比日跳上馬背，騰空去了。

「啊！阿里比日呀！」阿五卜卜昏倒在樹根邊的草地上，淚眼模糊，失悔他相信了吉田的鬼計。

三 浩劫與安木里耶土司之家

阿里比日騎着飛馬，在上空盤旋了四五個圈子，他的憤怒絲毫沒有平息下來，他想：「這些愚蠢的東西太可惡了，生了一副人面孔，却帶了一副狗心臟，卑下的情操充溢着整個的心靈，在他們的眼裏，只有妄自尊大，也許是他們從沒有受到過嚴厲的懲罰，不知道他們的智慧，仍然是在愚蠢的尖端上……是的，他們需要教訓，需要嚴厲的教訓。」於是他騎在紅色神馬上，向高空奔馳，驅着雪雹之神，向萬民施以嚴厲的懲罰。

飛馬越跑越快，激起砭骨的暴風，因此仲秋的季節，突變為嚴冬的光景了。手掌大小的雪片從天頂上直壓下來，花草戰慄了一陣子，不久，就被活埋進雪的墓裏；山崖邊幾株蒼翠的古樹，雖然還能忍受一刻，但也戰慄地發出末日的哀鳴。殺卜吉田和村子裏的人攙着阿五卜卜，頂着風雪，匍匐地爬回村子，吉田一路忍受着羣眾諷罵和咒詛，連鼻孔裏哼都莫哼一哼，當一進村子，就一溜煙溜進他自己的茅棚，躺上草鋪，裏緊了擦兒划瑟蜷做一團，開始他俘虜般紛擾的夢寐。

風依然刮着，雪也不停的飄着，天地變成一片灰與白的混和，人們看不見花卉林木，看不見鳥獸蟲魚，更看不見人羣與村落，除了尖銳的風聲吼着以外，只可以隱約聽到人們苦寒的呼喊。

從來，風小了，雪也停了，可是接着更是冰雹，冰雹毀了大地上一切生物，連吉田的茅草棚也穿了幾十個大窟窿。

吉田爲了怕冰雹擊開他的腦壳，便聰明地戴上一口鐵鍋，蹲在草棚上躲難，活像現代蹲在戰壕裏戴鋼盔的士兵。

比日在天空馳行了九日，迫降着風雪冰雹，美麗的大地因此失去了她丰韻的顏色，樹枝全禿了，小鳥們都失去了牠們安全的住宅；人們的苦，當然早已嘗受得夠了，貧窮的鄉民和乞兒，就此結束了性命的到處都是；但是此日的憤怒並沒有消除，他降落到大地上，在這寒峭的冰雪世界裏，又狂奔了九日，驅着暴厲的風神，轉起砂石和積雪。

人們以爲是世界的末日到了，不問年青與年老的人，都整天價跪着，祈求着天帝的寬恕。

當阿里比日的憤怒盡情發洩了十八天之後，——在這些日子裏，上天使他由童穉變成壯年。——但他可也有些累了，因此在越雋的山頂上休息了；在那裏，他會隱約地聽到人們垂死的祈禱，和一些悲慘的呼喊。一顆惻隱的心撼動了他憤怒的靈魂，他覺得應該寬恕他們的罪惡了。

「回到你的宮廷去休息吧，風伯！」比日對奉命行刑的風神揮手說。

風神帶着適性的愉快歸去了，大地陷進一個枯窘的靜夜，那時候，比日看看四週，他覺到單獨的枯索，他開始幻想，幻想到人間羣居的歡樂，於是他跪下來，向上禱告，願上天告訴他一個生活的處所。

片刻，比日若有所知的站起來，高興地跨上紅色的飛馬，向南如電的馳去，馳去，馳向神所指示的地方。

——那是一個四季如春的國度，人民一向都是度着愉快和平的日子，從來沒有想像到暴風雨侵襲，據說這次冰雪風沙之苦，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呢！那時，暴曆的風雪雖然已經停息了，但它威暴的餘力依然征服了每個居民的心靈，在他們的莊門以外，誰都找不到一個居民遊動腳跡，要不是在積雪的屋頂上飄逸着因取暖而升起青煙時，我們會相信這是一個死的國度。

比日在這都市的上空盤旋了幾匝，他飛進了一個寬大的庭院。

這院子的主人是個年老的土司，他有慈祥的眼和嘴，還有銀白的長鬚和鬆散的長髮，在他健壯的精神上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在年青的時候，是滿精明能幹的。當他正和全家大小向天上感謝停止風暴的祈禱底時候，一瞥眼，就是首先看到比日，他看到比日跨着血紅的飛馬，從半天裏直降下來，他知道這定是天仙在向他表示顯聖了，於是，也不假思考的跪行着，迎了上去，那時，全家大小也都發現了比日的降臨，年紀大的駭呆了，年紀小的直駭得哭喊起來。

比日在年老土司面前跨下馬，告訴他的來意，並提到阿五卜卜的名字，於是老土司虔誠地叩着響頭，表示誠敬的歡迎，比日把飛馬扣在庭院中一棵大槐樹上，拉起老年的土司，走進矮小的正廳。

老年的土司爲了款待這位嘉賓，一面恭敬地殷勤招待，一面囑咐他的女兒和媳婦整備酒席，叫他兒子宰了一條肥壯的公牛。（按彝人的風俗，接待上賓宰牛，次宰羊，最次則宰豬。）兒媳們忙了好一陣，發覺了一件最大的困難，因爲連續十八天的風砂雨雪，無法上市買鹽，而平常所備的鹽量，經這十八天的消耗，早就贖不多少，要是以這贖餘的鹽腳來辦這條肥公牛，就連鹽罐丟進鍋子，也辦不起來，因此她們感到不可措辦的困難。

「爺爺，媽媽說牛到宰好了，只是家裏的鹽用完了，隔壁伯伯家裏也是爲了風雨，早在前兩天就用光了，這怎麼辦呢？」一個年紀約十二三歲的孩子，跑到老土司的身邊低低的說。

老土司皺了皺眉，用骨楞的粗老底手指撚着他銀白折長髯，現出有點焦灼。

「什麼？年老的茲目（註三），你有什麼困難，請你告訴我，假如我能夠，我一定代你設法，」比日看着年老的土司，他發現土司有了焦愁的事，於是誠懇地笑着說。

「這真有些困難，可敬的天神，請你寬恕我，因爲這半個多月，每天都刮着暴風和冰雪，市全停了，家裏貯藏的鹽又不太多，因此在這長時間裏早就用完了，至於鄰人呢，那是更不會有的了……」

「那不妨事，我立刻去爲你辦到，」比日不等老人說完，就自告奮勇的願意去辦，說着，走出聽堂，跨上血紅的飛馬，騰空而去。

年老的土司，立在聽簷下，等望不見了比日的背影，纔慢慢的走回來。

比日跨上飛馬，催動牠，向北方直奔，頃刻間便到了田壩。

田壩是一個受災較輕的村子，但是在這十八天來，仍然是寂寞得如死的地方，比日村上走了一圈，敲了幾個賣鹽的店鋪，而門裏的回答都使比日失望了！於是他又催動馬，飛向漢源。

漢源是較大而繁榮的城市，當比日探問了幾家鹽鋪之後，便買着了，他用砂土變的黃金付了鹽鋪的老闆。跨上馬，以最快的速度趕回西昌。雖然這次來回的路程差不多有千里的遙遠，但當比日回到這年老的土司底庭院時，牛肉還沒熬熟呢。

從此以後年老的土司固然把他當作天神般供奉着，便是鄰居他也都敬畏他，他的聲譽漸次震撼了百餘方里的居民。而比日也就安心地住下來，住在安木里耶土司的衙門裏。

四 插曲

(一)

在一個春天的晚上，安土司奉上一個紅色的請柬，說是漢官景仰比日大人的威德，請他在明天的中午到他官邸裏去燕敘。

比日不清楚漢官的來歷，詳細地問了一陣，他知道漢官是一個兇險的人，安土司也警告他，明天去時，須得十分小心。

第二天的清早，阿里比日跟着一個引路的頭目徒步到漢官的官邸。

漢官是一個自謙而多禮的人，當他熱情地接待比日的時候，總是帶着一付笑臉，而且每次對比日說了一陣恭維話以後，接着便是一陣大笑，笑出聲來，這種快樂的笑聲，在比日的心裏，只會感到漢官待客的熱誠，因此他忘記了昨天安土司的話。

席間，菜肴是形容不出的精緻和豐盛，據漢官的介紹，說廚師是個江南人，很有名望的。飯後，他們閒談，喝了半杯綠得嬌嫩的茶，茶也是怪香醇的，據說是什麼龍井的雨前，那時，一位滿臉長着落腮鬍子的衙門裏的漢官，咳了一聲，打斷了閒談着的客人們的話頭，他說：

「呢，阿里比日大人，我們久仰大人神通廣大，今天酒後無事，呢……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嗯，就是懇求大人隨便表演一點……嘿嘿……給我們見識見識……。」

「好！」賓客們的附和聲雷也似響起來，尤其是漢官，他立刻恭敬地走到比日的面前，講了很多仰求的話，勸他表演一點，甚至願陪他表演一點末技助笑，弄得比日推却不過，只好滿口答應了，他們一同走到天井裏。

天井是石板鋪的，只有石板縫裏鑽出幾莖嫩葱似的青草，點綴着，不過打掃得十分乾淨，在正中央，端放着兩塊大石頭，一塊

是白雪捏成似的，一塊是帶了一點青灰色的粗石，漢官首先跨下廳堂，走到這兩塊大石的中間回轉身子，朝着比日和賓客們。

「阿里比日大人，各位貴賓，今天承蒙諸位光臨，本人真是榮幸非常，尤其比日大人還這樣地慷慨，答應表演神術，哈哈……這真是太不客氣了，只是我招待得太不周到，還期望各位多多的不見怪！哈哈……。」

「那裏話……哈哈……」賓客們笑起來。

「現在我爲了答酬比日大人的深情，我自願出醜；這裏，有兩塊差不多大的石塊，我請求比日大人拳擊一塊，我呢！也陪着擊碎另一塊，哈哈……然後再請阿里比日再表演一些特殊的神通！」

賓客們接住轟然笑起來，於是漢官移動他肥碩的身子，站在白石的前面，恭敬地微屈着腰幹，伸出右掌，說了個「請」字。

比日是個天真的神，他雖從安土司嘴裏得到一些關於漢官的陰謀的歷史，但他那裏會顧慮到連一塊石頭也會藏着陰謀呢。所以他毫不推諉地走上階庭，笑着走向青灰色的大石塊。

比日站到大石塊的面前，面向着賓客們，賓客們都蹺起腳跟，全像爭看把戲似的，注視着比日和漢官，當他們倆推讓了一會，還是由比日先擊。

「砰！」石塊應聲碎了，化成歲百千塊大小不等的石塊，有些小石塊飛躍起來，射得有五六尺遠，賓客們接着便是一聲「好！」比日笑了，漢官也笑了，而且大聲地讚譽他。

院子裏又復靜下來，所有的眼睛全都移注到漢官和白石塊上。

「拍！」右塊粉碎了，碎石飛濺起來，直撲到比日的腳邊，和賓客們的面前，一片雷也似的叫好聲從賓客業中衝出來，響聲比比日的彩聲更響。漢官笑了，提起肥腫的白手掌，拍拂着飛染在他身上的白色石粉，一回謙慮的說：

「僥倖！僥倖！」

比日的臉，却夾耳根紅了。

(二)

夕陽斜照着低矮的土屋和窄狹的街道，比日跟着引路的頭目歸來，在路上，行人幾乎碰不到了，他漫然任着兩條腿機械地走着，他想到今天擊石的事，心頭不禁怦怦地跳起來，他看到投射在路上和矮屋的泥壁上二條曲折而移動的影子，他覺得連整個街市都有些見晃動，他想：「這是爲什麼呢？漢官這樣文弱的人……」他呆想了半天，終於沒得到些什麼，當他走到安土司的家門口，他仍然漠漠地跨進去，在晚餐的時候，安土司也會問起關於今天赴宴的情形，他只支吾了幾句便了事。

晚上，他獨自裏了一張擦兒划，躺在地鋪上打盹，只是白天幕幕的情景撞擊着他的夢寐，叫他老是睡不熟，他翻了幾個身，暗暗地立下決心，一定要馬上睡過去，但是他愈想求睡，而他的精神却反加興奮起來，他不時地追究着擊石成粉的理由。

最後，他突然若有所悟，他以爲漢官之所以能治理彝人，彝人之所以屈服在他的統治下者，這並不可怪，根本漢官的本領就高人一等；要不然，便是學會了魔術……。

「呵！那一定是魔術，一定是魔術了！」

比日喊出聲來，立刻又平靜下來，他想：「要不然，他那肥腫白皙的臂膊，怎能敲碎這樣大的頭石呢？而且能把它擊成粉碎……」嗯，這些有魔術的漢官們是可怕的，是不可親近的。」於是一股寒氣從他背心上透出來，他覺得漢官們的陰謀和魔術是值得注意的了，以後再也不能赴他的約了。

幾陣蕭蕭的風聲發出倦乏的謳歌，比日在這謳歌聲裏，漸漸地沉入了甜甜的夢鄉。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是第二天近正午了……，外面正刮着風雨，而且直刮了一整天；雖說春雨不滑，但是雨不停，道路總是泥濘的，因此比日只能成天坐在屋子裏發悶，除了三次聚餐的時候和安土司攀談些閒話，餘下的時間，他簡直想不出什麼方法來渡過去，加以暮春的天氣，一下雨，全屋子裏充溢着一股毒爛氣，這真叫他悶得發慌。

有時，幾個孩子們到他的面前來逗弄着玩具，他也會借此笑了幾次，但是當他剛開頭要笑的時候，一個漢楞楞的漢官的僞笑，立刻碰擊着他的回憶，他再度憧憬到漢官府上的恥辱。於是憂鬱的神又爲他揭去了笑的面幕，甚至他會因此厭倦孩子們天真的歡樂。

他時常躑躅在室內，他走遍了屋子裏每一方磚石，他總覺得這屋子比昨天以及過去任何一天都要變得小子，幾乎狹窄得不允許他作一個小小的迴旋，而且門窗也變得小了，他幾次想跑出這空氣窒塞的小屋，但每到門口，總有一種說不出的力擋阻他，他跑不出去。

晚上雨下得更大了，簷水瀑布也似的瀉下來，比日依然獨自封鎖在這小屋裏，他披起擦兒划，在門口來回地踱着，踱着，踱了有幾十次，這種單調的徘徊，漸次地把他帶進了疲乏的夢寐。

比日睡熟了，不過連他自己也不曉他是什麼時候纔睡熟了。

(三)

在雨停止的時候，公雞已拉起漫長而清脆的嗓子叫喚過好幾遍了，比日的夢寐也爲公雞的呼喚所驚破；他翻了一個身，臉向着窗子，一抹紅殷殷的朝霞浮動在天際，他知道今天一定是個大晴天；於是就地坐了起來，緊了緊腰帶，把身子向前費勁的一躬，站了起來，

把兩隻手捏緊了拳頭，向左右用力地伸兩下，每個骨節裏都發出格格響聲來，他只覺得心底裏暢快了一大陣，好像昨天心底沉重的荷負全消釋了。他走近那圓而小的窗口，把頭直攢到窗洞口，向右上方瞥了一眼，然後輕鬆的縮轉來，走到門口，開開潤濕的門，走到石階上，深深的抽了一口清新的空氣，他想今天可一定晴了，一個效外馳騁的愉樂底幻想，映上了他的腦際，他獨自無聲地笑了。

早餐後，比日走進馬房，把神馬洗涮了一番，餵了一大把秣糧，準備到效野去閒逛；爲了田野泥濘太深，安土司勸他下午出門，比日點點頭，默認了。

下午，效野是一片媚人的春景，宿雨洗過的山林，田莊，全都油綠可愛，加上偶而在小屋的旁邊展出幾枝淺紅的野花，襯托着，熏紅了來往在村前的彝女們底臉，格外覺到神秘和旖旎；比日也懂青春的少女底神秘和可愛，故意疾馳着神馬穿過她們側近的田野；有時，在雨後洪濤洶洶的溪溝邊，勒住了薑繩，漫步着，諦聽溪流的怨訴，號哭，和絮語。

太陽已漸漸地陰翳下來，撒出橙黃的光彩，把效野罩上一層薄薄的金粉；農夫們三五成羣的聚談在田埂邊的草地上，當他們發現比日的時候，立刻停止了談話，用着一副奇翼的眼光瞧着他，於是他們的主題變換了；他們談論的重心立刻移置在這個眾人以一見爲幸的比日身上，他們的說話聲越發小起來，而且有一二個還悄悄地劃手劃足地講着，講着關比日生平的奇蹟；那時候，一陣紅暈飛上了比日的變頰，他連頸了都紅了起來，他覺得人羣在講論着他前天擊石的失敗，因此他不敢再逗留了，他拉過馬頭，向着歸去的路上，低下頭，兩腿用力地一夾，那神馬立刻馳動了。

當他跑回來的時候，有些孩子停止他們的遊戲，高聲地讚美他，而比日却不敢再聽下去，他認爲那些孩子們了也在挖苦他。

回到安土司的家裏，正在擦黑的時候，孩子們在聚議着，馮他的臆測，那一定也是談論着他前天擊石的失敗，因此心頭不禁一陣沸熱，夾耳根又紅了上來。

「我想安土司不能再住了……我一定要……」比日一面拴馬，一面這樣的計算。

晚上和安土司一道進晚餐，安土司仍然一樣慇懃地招待他；飯後，孩子們報告他們白天所聽到新聞取笑，據說西門外阿王木乃的妻子和木乃的兄弟通了奸，在昨天晚上，給木乃捉住了，木乃氣不過，把他的兄弟和妻子殺成了十幾段，裝在一口麻布袋裏，丟在河邊上，木乃自己却獨自躲到山裏去了。

安土司笑起來，比日也笑了，孩子跟着也笑起來。

漢官自從擊石以後，雖然他覺得智慧勝過比日，便實際上，格外嫉妒得緊。而比日呢？當然他是不知道這一幕陰謀的背景，他想不到漢官擊石的石塊是淋水即化的熟石灰。

五 阿里比日的新禧

日子平談地過着，季節已轉換了幾度，從擊石以後，由暮春而夏，而秋；這正是一個山林如火的深秋天氣，有些早凋的樹木，已脫盡了蒼黃錯落的枯葉；在曠野裏，在荒山上，矗矗地聳立着幾乾瘦枯的褐色樞枝，西風颯颯地吹過，幾片焦紅的桑葉，或則幾片金黃的桐葉，脫落了它們的根柢，禿然地跌落在野草叢裏和焦黃的岩石上，旋舞在澄碧的天空裏，穿過那些錯落的枯枝，頹然地跌落在野草叢裏和焦黃的巖石上，格外覺得有些清新的詩意。本來，秋是一個詩的季節，在秋天，在人們的幻想裏，我們可以獲得無數神秘的收穫。

有一個月色朦朧的深夜，星星閃耀着她們的俊眼，一團銀色的薄霧從山巖裏伸出來，迷濛了整個西昌的城市和效野的村莊，夜是

這樣的靜寂，除掉還有一二隻寒蛩疲乏的呼喚外，一切都浸入了甜甜的睡鄉。那時，月神從它窗中伸出頭來，向大地自然的一瞥，聽了聽人們甜美的夢境，於是她撩起卷塵的長裙，步出了宮庭，向人們投下去上帝的意旨：

「可憐的人啊！你們是一羣缺乏領導者帶你們走向光明的生物，啊！可憐的生物，上帝可憐你們，決定要把你們從生活陷坑裏提出來了，你們聽着吧！可憐的人，在斯子一木山的岩層裏，上帝給你們留下了一塊玉璽，只要你們有誰能夠把它挖掘出來，那末他便是你們的王，你們的領袖，他會把你們帶進一個快樂的理想的園地……」月神以同情的聲調播述着上帝的意旨，繼而她又大聲地喊：「醒一醒吧！可憐的人們！」

月神說完，纖巧地轉過白潤的臉，依舊回到她五彩的宮庭了，接着東方便浮起一線魚肚白的曙光，人們都從夢寐中驚醒過來，相互地談論着夢裏神仙所說的話，他們驚異這夢寐的普遍，他們在不久的日子裏，都知道不問是平民，是土司，是漢官，甚至是比日，只要附近西昌越雋漢源一帶，誰都親切地聽過天神同樣的講述；於是那些野心家全都被鼓舞着了，在半個月後，就陸續有具有野心的人們向這深山的巖層出發了。不到一個月景，這冷落的巖層就擠滿了挖掘的人，他們都期望有一天能挖到上帝親口所允許的玉璽；但是，誰能夠呢？雖然他們接連挖掘了幾十天；尤其是漢官，因為他急於乘此機會來控制整個的彝族，所以他自早至晚，都親自督率着奴役們挖掘，但是他們除掉把巖壁挖成一個大窟窿而外，可是什麼都沒有得到。

安土司對於這玉璽的發掘，他曾一度的注意過，他覺得配得玉璽的人，除了阿里比日，再也想出第二個合理想的人了，所以在最初，也會幾次慫恿過比日，勸他及早去取得上帝的玉璽，來拯救千百萬受苦的彝民。

至於比日，他也同樣地堅持着他的信念，他深信上帝把玉璽留下的意思，就是命令他去取得這無上的符信，來統率千百萬羣民，從奸詐暴虐的漢官手裏，爭取自由平等；因此他相信，那些癡狂的野心家底挖掘，是徒勞無功的，而且他覺得有讓他們先作浪費的發掘的必要，因為惟是如此，人們纔深信他是承天治民的使者，所以他一天挨延下去，又是半個多月了。

「大人，尊貴的神，我認爲這是該你去挖掘的時候了！」安木里耶在一天晚餐後囁嚅的說。「因爲天漸漸地會冷起來，以後工作即不方便，而且日子久了，萬一給漢官挖走，那末，羣人的災難，又不知要到那一天，那一個地步才得停止呵！」

「唔，」比日好像有些採納他的意見，但是他沒有說話。

「請你想想吧！阿里比日，我尊敬的天神，這一向不已是初冬了嗎？這寒冷的季節來到的時候，是如何的可怕呵，依我粗率的預計，現在已是該下雪的日子，雪一下，再要遍野全凍結起來，那將會連藏着玉璽的巖壁都看不見了！」安木里耶的聲音發顫。

「嗯，說得對，安木裏耶茲目！」阿里比日滯着重地機械地回答，接着便是一片沒沉默。

夜深了，安土司打了一個呵欠，小孫兒卓門耶從裏喊起來：

「爺爺，老虎……怕……」

安土司趕着去慰撫他，比日獨自歸寢了。

過了十多天，氣候突然變了，晚上，彤雲密結着，幾股冽冽的西北風從山坳裏刮來，帶來了鵝掌般飄舞的雪片；第二天的清早，雪繼續的落着，世界是一片紫黃的渾濛，僅僅從地面上的積雪裏，透露出一點微弱的反光，氣候是更冷了，人們披上了雙重的擦兒划，依然有瑟瑟縮的戰慄；比日看了看茫然的曠野，他覺得這是他

獲得玉璽的時機了，於是裸露着腿，解下擦兒划，袒開他沸熱而赤誠的胸膛，合着掌，向風雪中徒步前進。

安土司在早餐的時候發現比日的出走，他想這麼大的風雪讓他獨自出門，既不騎牲口又不披上擦兒劃，怎得了，於是立刻叫他的兒子，安哥也俄騎着驢子追上去，而且說：「務必要請他回來，等風雪過了再出門！」

安哥也俄順着雪地上留下的腳跡，鞭着驢子，頂着風雪追上前去，幾個時辰左右，他在風雪模糊裏，似乎看到了徒步的阿里比日，於是他大驚喊起來：「阿里比日！尊貴的天神，啊！安木耶我的爺爺差我趕來請你回去…… 啊！阿里比日！」但是前面沒有回聲。

安哥也俄以為風暴的吼聲太響了，比日聽不見，於是催動驢子，把胸直貼在驢背上，急急功地追上去。

前面徒步的，的確是阿里比日了，他看得格外清楚了，當他跑近比日的身體，滑下騾子，恭敬地說：

「大人阿里比日，安木裏耶爺爺請你回去哩！請你等風雪停了再出門！」

但是阿里比日不說一句話，他似乎一點都沒有聽到，他好像是聾子，不，簡直有些瘋了；安哥也俄在風雪之中嚇呆了，機械地牽着騾子，尾隨着阿里比日默默地前進。

風雪刮得越加厲害了，阿里比日仍然佝僂着腰前進，轉過兩重雪深沒膝的山坡，安哥也俄便聽到風雪帶來了開山鑿石的斧斤聲，和一些人們的喧囂聲，原來風雪的苦寒是殺不了野心者的妄想，漢官依舊晝夜不停的督促着彝人們爲他挖着玉璽想完成統治彝區，魚肉彝民的事業。

風雪不停地刮着，大地，山林，全埋葬在這深雪裏；比日迎着斧斤聲緘默的前進，在不久之後，他便步上了這人聲喧囂的石壁。

「這不是阿里比日大人嗎？」有一個年老的鄉民，漢官的奴役喊起來。

「是呀！這真是阿里比日大人！」鑿巖的工人們全停了工作，凝視着積雪滿頭的徒步行旅的聖者，驚奇的喊出來。

但是阿里比日依舊沒有回答，他躬着腰，走到石壁的前面，跪下了，跪在泥雪凌亂的石壁前面瞑上眼，咕嚕咕嚕地唸道：

「啊！上帝，尊崇無比的上帝，天上設土司，人間有土司，天上有聖明，人間有智慧，開天闢地以來，聖傳聖，賢傳賢，古侯曲宜以下，土司四十八家有正宗，黑彝二十四支有首領，白彝十二姓有頭目，我阿里比日若受命於天，爲人中之王，爲玉璽之主，我祖先爲土司，我子孫爲土司，那末請天助我，請神助我，共開仙門，容我佩玉璽，若我祖非聖聖，枉我一生，不是王人，那仙門永閉，天誅我命。」

咕動着嘴，於是羣衆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比日的身上，使每個苦役的鄉民，全都驚異而沉入了一個緘默的深淵，那時，除了風雪呼呼嘯吼和安哥也俄牽來的騾子換腿的聲息而外，連人們的呼吸也被屏住了。

唸完「喀啦」……突然一聲碎裂的巨響，接着那山岩便搖動了，彝人們惶恐失色，匍匐在雪地上，祈禱上帝的護佑，以至於昏迷了。那匹騾子也嚇得狂嘶起來，那堅固的石壁竟爲比日虔誠的祈禱而開了一個寬闊的在大門；那時風雪也停了，午後懶黃的太陽側耀着積雪的岩壁，比日站了起來，從容地步入這深黑無底的大洞。

安哥也俄和所有的鄉人甦醒過來，大家聚議在石洞的面前，長久以後，心底還是茫然不知所措，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看！」一個面對着石窟的老人喊。

一朵五彩的光在黑洞的深處迅速地向外移動着。鄉人們縮緊肩膀擠作一團，努嘴張目地盯着。

「你們，我的百姓，上帝留下的玉璽我已經得着了，你們好好的回去吧！」比日高舉着一塊晶瑩刺目的方東西跑出洞口，向彝人們這樣宣稱。

「呵！阿里比日，我們的主！」彝人們在震驚之下，隨着安哥也俄跪下。……………

從此以後，彝人們都知道阿里比日是他們的王，過去在漢官統治下的百姓，全都脫免了漢官苛虐的奴役，而改變了他們誠心朝貢的主人！據傳說當時朝貢的俛族有十部落之多，可稽考的也近七八個，後面是一頁朝貢的記錄：

- (一) 河和二子貢二馬。
- (二) 必老四子貢四馬。
- (三) 甘姓八子貢八馬。
- (四) 岩潤貢穀子九簸箕。
- (五) 特克貢九猴。
- (六) 太樹堡貢九十盃。
- (七) 嘿馬溪春貢葱，與貢蒜。
- (八) 西昌年貢魚九馱，白馬九匹。

自那時候起，以後十多個年頭裏，確是比日榮耀歡樂的歲月，彝人們個個奉之如神；在他的領導下漸次得到了自由平等的解放，而漢官在表面上確也做到敬而愛之的工夫，只是心理上的嫉妒，却和百姓們敬畏比日的程度與日俱增了。

六 板橋河

在一個新年以後，彝人們大都閒着無事，積雪不消的彝區，在春天有陽光，便是他們最大的歡樂，他們成羣地坐在屋隅向陽，談論着去年的收穫，生活，和今年未來的計劃；他們是太不顧慮到生

活的困難和窮苦的痛楚，因為他們根本認為這樣的粗簡的生活是他們命運的本質，辛苦也就是應當的收穫，加了世代都是傳統地辛苦下來，習以為常，也就不覺得辛苦了。

有一天，是一個晴朗和暖的初春氣天，太陽三竿多高了，蠶人們都解下了擦兒划，斜躺在向陽的牆角邊；有些年齡高一點的人，總喜歡脫下他們的內衣，找幾個虱子消閒，最有意思的算比日的鄰居哩哩吉米，他每次到捉到一個虱子，必定迅速地送進嘴裏，「嘩卜」聲響，便擠眉弄眼的細嚼起來，像其中自有說不出的香味，所以有些玩皮的孩子們，頂喜歡幫他捉虱子；比日也會看到過他好幾次，心裏總不免有些奇異可笑搖蕩他，今天恰又給比日闖到了，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

「大人！」吉米笑着，扭動着嘴，看見比日走過，樂意的招呼他。「酒裏阿難給我捉的虱子，又大又鮮，嘻嘻嘻……」

於是向陽光的蠶人們都笑了，比日也情不自禁的笑了。

本來，在冬春之間，虱子是蠶區最普遍的產物，不問你如何的潔淨，你的衣縫裏，披氈上，總會爬上幾個，而這種爬癢的蟲擾，卻具有傳染性的，只要你一看到有人抓癢或捉虱子的時候，那末你立刻也會癢起來的，好像虱子也在你貼肉的衣縫間蠢動起來，叫你不能制止你抓癢的需要。

比日雖然笑吉米的嚼虱子，但虱癢的蟲擾，却染上了他的心頭，他克制不住，走了幾步，格外覺得在內衣裏有幾十個虱爬似的，於是急忙的在癢處吃緊地扒了幾把，就跑向僻遠而向陽的山岩間。

在山岩邊，他匆匆解開上衣，先從線縫裏找起，在領口的縫邊發現了一個灰白色的大虱子，牠膩人地爬着，爬着，於是比日用食指蘸上一點唾涎，迎虱子一點，虱子便粘上了指頭，當時，他也機械地準備把虱子送進嘴裏，臨到嘴邊，可又中止了，縮回手，順便

把牠放在大拇指甲上，向岩石輕巧的一擦，「嗶卜」，比日獨自笑起來了。

比日繼續找着虱子，笑着，好像他越捉越有興趣，把內衣翻來翻去，兩隻眼睛拼命地盯着幾根油膩的線縫。

「呵！」他又捉到一個，而且特別大，他禁不住驚異的喊出聲來，迎着陽光仔細的賞識了好久，然後又是「嗶卜」一聲，在岩石上留下了一點紫紅色的血跡，他又笑了，笑得眼睛只有一條弧線。

「大人，你在捉虱子！哈哈……哈……！」一個彝民路過他的旁邊，笑着說。

比日嚇了一跳，抬頭見是他的頭目迺裏哈六和曲木蘇瑪，慚愧得一時無處可躲，急忙間便向山岩的石壁上一竄，就鑽了進去；阿里比日不見了，在山岩的石壁上，只留下了一個深黑的大窟。

蘇瑪嚇呆了，張開笨拙的嘴唇，喘着氣，只是發怔，半天，想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最後還是迺裏哈六比較胆大，小心地爬上岩壁，準備跟着鑽進洞去，看個究竟，可是當他剛把油黑的腦袋伸進洞去，裏面立刻湧出一股急流，哈六嚇得軟了腳，幾乎給泉水衝下山去。

最後哈六和曲木蘇瑪費勁地爬上岩壁，直望着脚下洶湧的流泉，流着，流着，直流向普雄河去了。據說現在灌溉農田數千百頃的板橋河就是這樣產生的。

七 漢官的詭計

(一)

阿里比日底聲譽越發大了，在彝人的心目裏，竟都漸漸地遺忘了威武的漢官，因此漢官感到威信喪失的悲哀，成天悶在屋子裏發慌，他深深地覺到他威信喪失的原因，完全是比日建立了更大的威信之故，所以他認為要恢復他民間固有的威信，首先要剷除

阿里比日，但是如何纔能剷除他呢？這確是漢官唯一的難題，加以阿里比日一件一件的奇蹟不斷地演出來，直叫漢官的腦袋一天沉重一天。等到抓虱撞岩，竟能鑽進岩石，流出清泉，流成了一條惠民稼禾的板橋河後，漢官的嫉妒益發深了；他幾乎成天垂着一顆沉重的腦袋，思想，思想，想找到一個神秘的途徑可以解決精神上的威脅，煩惱，和悲哀。但是無邊際的空想是不合邏輯的，在他的精神上，只徒然增加了無限的痛苦底負擔。

有一個晚上，漢官把他心底裏的痛苦和決心向他的妻子說了，他淒然地說：

「……呵，我幾乎想得頭昏了，小毛的媽，我願你能告訴我一個奇妙的方法，解除我目前沉在心底的痛苦，使我回復以前的歡樂！」

漢官的妻子是成都人，小巧，奸險，一切成都人的特長，在她出閣之前早就全學會了，她會也揣測過丈夫心底的痛苦，她也曾為她丈夫分負所有的憂煩，只是阿里比日近乎神仙之流，因此她難用盡了心機，也還沒想到什麼！那時經她丈夫那麼一度哀訴，一陣心苦，抱着丈夫的腿哭起來了。

「道荃啊，阿里比日這妖怪，我是個女子，怎能解除你的痛苦呢……？小毛的爹！」

漢官越想越沒法，越想越淒苦，摟着妻子頭頸，也嗚咽起來。

「小毛的爹啊，哭泣總不是一個辦法，眼淚是沒有用處的，我覺得師爺謝彬確有一點兒心計，他又是你一手提拔的，假使能想出半方一計，不是一切苦痛全解除了嗎？即使想不出，我想他也決不會洩漏這個秘密的，」漢官的妻子停了嚔泣，哽咽地開口了。

「也好。」不過漢官馬上遲疑起來：「不過……」

「不會的，你儘可放心，在過去很多事實看來，他確是個忠心我們的人，我敢担保。」

「……」他默默地承認了。

「趙嫂，你去把謝師爺請來，老爺請他有要事商量呢，」漢官的妻子走到房門口，輕輕地打開門，側着身子，探出那顆嬌小的頭，用着一口純成都土語說。

「是，太太，」趙嫂啞啞地應着去了。

謝彬是個骨瘦皮黃的中年男子，著名的紹興師爺，他有一雙三角的眼，說話起來不太流利，最愛把右嘴角向下耳根一拉，也愛笑，只是笑得很短促，他套着玄青的師爺官服，聳着左肩，當他剛跨進漢官的寢室，便笑了，把右嘴角一扯，躬着身子，退後一步，敬慎的說：

「老爺，有啥子閒話向在下講？」

漢官站起身來，請他一旁坐下，同時叫趙嫂倒杯茶，半天，沒說一句話。

「老爺，有啥子閒話，儘管對我講好了。」謝彬把屁股從椅子上上一提，又複坐下去。

於是老爺把坐椅移近謝彬身邊，輕輕地耳語起來。

「是……是……我理會得。」謝彬從椅子上提起屁股，躬着腰，滿口答應着。

「……我知道你有的是聰明，一定會給我想法，」漢官偽笑着說，接着便是一片沉默。

長久以後，謝彬突然開口了。

「老爺，依在下話末，要想殺脫伊末，一定要先除絕他咯根……」謝彬說到這裏，頓然住口，把一張扯歪的嘴湊向漢官耳根，低語起來，二三分鐘以後，漢官和師爺同聲得意地大笑了。

「謝師爺，還是你要得，哈哈……」漢官高興地拍着謝彬的背，誇獎他，把他一直送出院子。

但是幾個月後，銜命到窟洛殊姑背後山腰裏去依計刺殺阿里比日的威武底泉源——他的父母，兩條老龍——的弓箭手回來了，給漢官帶來的却是個失望的消息，因為老龍躺在雲床上，當伏箭射去的時候，雲床就跟伏箭上升了，老龍是仙龍，射不着的。

於是沈悶了三五天之後，謝彬給他想出了第二個詭計。

(二)

這是一個深秋的黃昏，漢官的府邸掌滿了紅燭，比日便是這次宴會的上賓；酒後，乘着比日沉醉的時候，漢官笑着，滿口誇揚阿里比日的英雄和偉大，賓客們也附和着；在眾口交讚之下，一股謀求讚譽的欲潮激動了比日的心，他覺得自己真的偉大了，他笑起來，也作偽地謙虛着，說了很久自貶的話；他覺得漢官真是天下第一等可親近的人，加以漢官更恭敬地奉上一大觥酒，爲他祝福，稱壽，於是比日認爲只有漢官纔瞭解他，他豪爽地一飲而盡，唱起一支壘歌，咿咿嗚嗚，賓客們也都爲他幫腔助興，他大笑了，他覺得世上最偉大的英雄就是他自己，於是故意的問漢官：

「呵，誠實的楊老爺，你覺得這世界上是誰偉大呢？」

「呵，大人，尊貴的阿里比日啊，我在世上已經活了四十九年了，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偉大的天神！你是世間古今僅有的偉大的天神，要是民間的傳說是錯誤的話，那末，便是漢人的皇帝老子，也比你不上。」漢官詭媚的笑，把「民間的傳說是錯誤的話」幾個字音，故意說得很輕。

「什麼？民間對我有什麼傳說？」

「呵……那我不是敢說了，當着大人的面前！」

「呵，請你告訴我，親愛的楊老爺，我決不見怪你的！」阿里比日親切地問，向漢官迫進了一步。

「要是大人不怪我狂妄的話，我……」

「請你說吧！誠實的漢官！」比日拉着漢官的手，捏得緊緊的，逼切地請求着。

「聽說大人承認過窟洛殊古裏的兩條老龍是大人父母，這一點，對於大人的聲名實在損失太大，因為龍是愚笨的醜怪；我想大人如此英雄偉大，決不是二條老龍的兒了，所以我一直認為這一定是個謠傳，也許是那些妒忌大人的惡奴們想出來這不近人情的謠傳來詆毀你的……」

「唔！」鼻子裏呼出聲來，阿里比日怔住了。

「所以我想，要是大人能夠把那兩條笨龍殺死……，地上的人，呃，甚至是漢人的皇帝也都比不上大人的偉大了！」漢官接着比日氣忿之下，又諂媚地說。

「……」比日凝滯了一會，沒說出一個字；他笑了，抱着粗健的步伐，匆匆出了大門，跳上飛馬，凌空而去。

漢官送出了大門，眼看到比日向窟洛殊古的方向馳去，他屏住氣，退了回來，心底裏陣陣的笑湖湧上來，他占卜到謝彬的詭計成功了。

賓客們陸續地告辭歸去，僅留下謝彬一個人，屋子裏靜下來，接着便是一片勝利的歡笑，替代了靜穆的空氣。

(三)

漢官和師爺暢談了一個通夜，他們沒有睡，而且根本也睡不熟，熱烈的情趣澎湃在他們的心底，期待着不久來臨的勝利；他們猜測的結論，認為不是阿里比日死在神龍的爪下便是他失去神龍的保佑；於是他們相互道賀，相互讚美，或則便是忘形的狂笑。

蠟燭已幾度的剪換，窗外傳進斷續而清脆的鷄唱，東方已漸次放出淺淺的蒼灰的微光；突然，一陣尖銳的暴風襲來，接着便是庭

前屋後的落葉沙沙地在階上打旋。漢官和謝彬嚇得一根汗毛都豎了起來，全身的皮服雞皮也似的打戰，接着便是一片門聲。

「阿里比日回來了，請開開門，誠實的漢官……」一個聲亮的聲音在門外喊。

老爺聽！這是阿裏的的嗓子，心裏怦一怔，兩條腿不自主的就顫得發抖：「謝……師爺……勞你的駕……」

謝彬心裏也有些怕，但又逼着沒法躲避，硬着頭皮去打開院子的大門，恭敬地把比日迎進屋子。搖曳的燭光映耀着血痕殷紅的比日，謝彬和漢官幾乎昏過去，他們以為定是比日死後的陰魂。

「呵，大人，你……」漢官躲在師爺的背後，顫抖着慘白的嘴唇，遲鈍的一個一個字那末說。於是阿里比日便把他殺龍的危險和整個經過告訴他們，他們都跪下了，喘急的說。「呵，阿里比日大人，上天的尊神，世界上只有大人最偉大了！現在……」

一陣人間的讚美聲，接着在比日的腦際浮上來，阿里比日驕傲的笑了，漢官和師爺也笑起來，可是這是他們默默地在慶祝上天允許他們詭計成功的恩典底笑呵！

悄然的靜寂停止了他們的歡笑，奸詐的師爺似乎在思慮着什麼，最後，他用着支離生硬的整語開口了。

「呵，阿里比日大人啊！照你這樣的處理兩條老龍不怕發生危險嗎？因為龍是一種世間醜惡的神怪，它雖然一時間被殺了，但是，它在不久的將來，它又可以復活起來，那時候，它的復活太可怕了；所以依我的知道的，第一，先要把龍屍碎割，免他復活；第二，要把龍肉裝入鍋內，用烈火煮熬，熬到最後，把它化了，免得那些龍肉血在山野裏受了日明風露的精華，變成了惡魔，發生復仇之社禍。」

漢官也覺得謝師爺說得有理，比日也認為有些道理，於是阿里比日未暇告辭，便急促地跳上飛馬，在晨光微曦之下，向北馳去了。

八 天菩薩火葬及其死

(一)

太陽爬上山坡的時候，阿里比日又跑進主窩洛殊古，他獨自揮着長刀，把二條老龍的尸首，割成無數小段，小塊，然後又把這些殘尸碎肉堆聚起來；那時候，彝民也愈集愈多了，大家團團地圍着，不敢說一句話，只有看得出神，嚇得打顫。最後，比日向這些彝民說：

「我的百姓們，告訴你們，這兩條惡龍，在昨天晚上，我爲了你們永久的安樂，才冒着最大的危險，把它們斬除了！現在，還怕這些殘屍碎肉受到日月風露的精華，變成不要制止的惡魔，因此我準備把這條龍肉練成水化去，免得將來成怪作孽。所以我的百姓們，你們趕快給我聚集大鍋九十口，一面爲我砍伐些樹木應用。」

「是！」彝民跪着，答應了一聲，在阿里比日指揮之下，分頭工作起來，到第二天正午的時分，就全都整辦齊了。於是比日把龍肉裝成九十大鍋，又繼續燒煮了九天九夜，只勝了九大碗；此時比日嗅着美妙的香氣，不忍倒去，就接二連三的一飲而盡。

「阿里比日大神，我們的王！」彝民在他周圍歡呼起來，阿里比日滿意的笑了。

但是，沒多久，阿里比日覺得有點頭昏！繼而他覺得森林，山崗，彝民們，都不規律地旋舞起來。突然，一個巨大的振蕩激撞他的心神，他親切地聽到一聲猛烈的雷聲，眼睛一花，阿里比日昏倒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覺得做了一個漫長的夢，夢見天帝給他更多的智能，更多的榮譽；他揉揉眼睛，站起身，打了一個噴嚏，似乎一股清新的氣息從脊樑底直透到腦頂心，每一個骨骼裏，汗毛孔裏，活像孫行者吃過了人參果，節節輕鬆，個個暢快，無意地舉起一隻粗壯的手，張開十個指頭，梳理着披在肩頭的長髮，愕然地，他發覺他腦頂生了一支肉角，他被這意外的變故怔住了！繼而，他發現他的膝蓋，他的腿，他的臂，甚至他的胸口，都穩穩地長遍了龍鱗，於是他呆住了，他找不出一個適當的理由來解釋這意外的變故。

「嗯，那一定是人間的王，或則地上的神仙，都應當有這樣與叢不同的相貌了！」阿里比日爲自己作過這樣的答復，緊張的情緒也跟着平靜下來。

「站起來！我的百姓們，你們爲什麼這樣驚惶失措的跪着？！那時候，比日才向周圍注意了一圈，發現蠡人們全部匍匐在他的腳下，他柔和的把他們從昏夢裏喊醒。

「呵！天神啊！我們永遠的王，阿里比日大人！」一個年老的頭目古候呷六拾起頭，半夢半醒的瞧着比日，顫慄的說：「我們爲大人祈禱永遠的健康和光榮！」

「回去吧！帶領你的部屬和餘外的人民！古候呷六，天帝已經允許我，將給我更多的智慧和能力，幫助你們完成自由解放中！呵！我爲你們祝福豐收的快樂！」說着，跳上飛馬，勝空去了。

蠡人們全仰起頭，目送着比日的背影，直等這背影消失在天際的白雲深處，方才站起身，議論紛紛地各自歸去。

(二)

阿里比日自從殺龍以後，又愉快地度過了好多個年頭；在這些年代裏，他曾做過無數超人的事情。他把部屬的蠡民們，由水深火

熱的生活痛苦中拯救出來，因此人民對他的敬愛的心情格外虔誠了；在他們的心坎裏，除了阿里比日的偉大的影子，常時作鮮明的躍舞外，至於漢官，這久矣盤踞在他們腦海的統治者，到現在，這一個模稜的影子也找不到了。

阿里比日的榮耀，偉大，一天天堆積起來，而漢官的忌恨，怨仇，也一天天龐大起來，他覺得忍無可忍了，成年累月地打算陷害阿里比日的計劃。

在某年某月以後，漢官帶着幾名侍從，奉着一頂裝飾華麗的王冠，踏着晨霜，徒步到比日的家裏……，這是漢官第一次屈駕到彝人的住所……，恭敬地獻給阿里比日，他甜甜地僞笑着說：

「彝族的王，我們的天神，阿里比日……，自從大人頭頂長出一支肉角，人民雖然表面上更畏懼大人的英武；但是，他們卻暗地裏譏諷大人的相貌，他們都偷偷地說：‘啊，我們的王是怎樣的醜陋啊，在頂心上長着支魔鬼的角，要是我們的王能把這惡魔的角截去，那時候，他將是如何的美麗而英武啊；啊我們，我們這些愚民們，也將因此而增光了；但是，我們的王卻滿意這惡魔的似的角，這有什麼辦法呢？’啊，……我的天神，我每次聽到這些誹謗的話，心裏如何難受啊……，但是我可想不出什麼巧妙的方法，來消弭這批無知者的誹謗；啊……，阿里比日，我們的天神，在三個月前，我的妻偶然為大人想出了一個奇妙的方法，她費了整整三個月的工夫，悉心為大人製了這頂華麗的王冠，假使大人願意加恩於我，我要用最虔敬的心和着這頂王冠一齊獻上。」

比日看着珠光閃耀的王冠，聽着漢官的婉轉的媚辭，於是笑着說：

「唔……忠誠的漢官，謝謝你和你的夫人對我的關懷……呵，這王冠是多麼的美麗，多麼莊嚴啊……。」

比日伸手接過王冠，珠光和紅線的絨球直顫起來，眩耀着他的眼；人民們美麗的讚譽勝沸起來，榮繞着他的心靈，他笑了，當偽善的漢官告辭的時候，比日親自送出了大門。

「誠實的漢官真太可親近了，他的妻更是如此聰明啊！」比日捧着珠彩的王冠笑着說，走進他自己的臥室，神聖地把它舉上前額，但是却使比日失望了，王冠的深度僅遮蓋了半支角。

比日來回地在這狹小的屋裏踱着，他想不出什麼妥善的辦法，他走近水盆的前面，在水盆裏看看他自己的相，一支光秀秀的大角僵僵地站在他前額上，越看越醜，越想越厭惡，加上那美麗的王冠在暗暗的石板上老眨着蠱惑的媚眼，一譏笑和一陣讚美的潮浪不斷地在他心頭交替的流滾着；最後，他毅然地決定了，他不能犧牲美麗的讚譽，他要把這智能的寶庫——頭頂的獨角——鋸掉。

這是上天的意思嗎？這蠢族們永遠痛苦的命運，還是惡魔們的捉弄呢？阿里比日似乎是着魔了，他不暇思考地跑到柴房，找到一柄斷柴的鋸，回到臥室裏，對着水，自己鋸起來。

「啊！安木裏耶土司……」一聲慘叫，比日砰然倒在石板上，血流了一臉，一地，頭枕在血泊裏。

「啊！什麼？阿里比日大人！」安土司正來比日處作客，立刻惶急地回答，安哥也俄扶着年老的土司跑進比日的臥室，家裏的人也跟着湧了進來。

「呀！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王！」安土司含着淚，喘急地跪在比日身旁，顫抖抖的說，家裏的人都急得哭了。

比日勉強地從血泊裏抬起頭，睜開遲鈍的眼睛，向安土司呆視着，疲乏而闇啞的說：

「安木里耶茲目，我十分感謝你已往待我的熱情！現在，我是必定完了；我只有一個要求，請你……把我的尸首保留……七

天……我……我要……復……復……活……」當說到復活二字，已鬧啞得幾乎聽不清了。

阿里比日就這樣寂然的死了，安土司哭得昏天倒在地上，全家人慌得如亂麻一樣。

消息傳佈出來，土司，頭目，和彝民們，都哭得話不成聲；在第三天的早上，安土司召集了所有的土司和頭目們商量了一個處理喪後的辦法；他們覺得比日天神，不應當埋葬在平地上，讓牛羊和玩童們任意的在墳墓上踐踏；決定在死後的第五日——九月的一個日子——在最高山峯上舉行火葬；因為他們相信這樣，比日的靈魂，一定要能乘着煙雲升入天庭的。安土司年老了，不意把比日臨死的遺囑忘記了。

在第五日清晨，他們便把比日的屍體抬上山峯，擱在松柴上，周圍燃起火來；彝民們圍跪在四周哭着，祈禱着。比日的尸骨，就在這烈燄裏，隨着烏黑的煙雲消逝了。

九月初九日的深夜裏——比日死後的第七天，天上沒有一顆寒星，只有團團的烏雲奔馳着，風，颯颯的天風，掃着寒林的敗葉；阿里比日的陰魂來了，他在家裏摸索了幾次，找不着他的尸首，於是慘然的哀號着，漫無主宰地蕩出了住宅，彷徨在死寂的城市上，捲着一股裂錦般的西風，衝往山野去了。

大神阿里比日就這樣永遠永遠的離開了世間，可是我們永遠永遠的記住他生時所賜給我們的恩惠，他的精神永遠永遠離不開我們。同時我們永遠摹仿着他生前死時的一些事，如像彝人死後要用火葬，凡是直接統率過的彝人男子，在頭上都留一束頭髮，稱作天菩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在，在過去摹仿了千百世，未來千百世也許還是要摹仿來紀念呢！

附註：

- (一) 石板——按彝民不用桌，常以石板代之，羣相席地圍坐。
- (二) 擦兒划——羊毛製之披毡，彝人即以此講避風雪。
- (三) 彝人稱土司爲茲目。
- (四) 將羊毛彈成薄薄一層後，洒以溫水，再反覆揉搓，使沾成一長方之氈，一邊穿以毛索作領，順領褶紋，以代大衣。

夢——阿木哈哦的故事

阿木哈哦是一個奇怪的人，他日常的生活也和常人不同；比如在夜晚別人都睡得熟了，而他，阿木哈哦，却裹緊了身上的披毡，跑到野外閑逛去了！而且每晚上都奔走在黑夜中，那末他跑出去是爲了什麼呢？他的夜行別人都不知道，其實他自己又何嘗說得出確定的目的呢。

只此一端，他就異於常人了，所以他確是一個奇怪的人物。

可是，在這村子裏誰要遺失了什麼，或者走失了豬羊，那麼哈哦問明了你的失物有什麼顯明標記的時候，他會告訴你，他昨夜在家里夢見你的失物，是在那一條路上，或者那一個林子里，你照着他的話去尋覓，一定會在哈哦指定的地方，找着你所失掉的東西。

一天吉克母奶的牛棚里，夜晚走失了一隻牛，早上他碰着阿木哈哦的時候他就向哈哦請教：「唉！阿木哈哦，你知道我走失的牛在那裏嗎？」

「是那隻兩角平直長着的水牛嗎？」哈哦不在乎的隨便的問着。

「對的，就是那隻，昨晚你夢見了嗎？」吉克母奶滿含着希望搶着說。

阿木哈哦顯出很平常的樣子（本來他已經同樣地夢見走失豬牛的事情，不知有多次了），他說：

「怎樣沒有夢見呢？昨晚在我睡得正好的時候，突然看見你們那條牛，拉斷了鼻繩走出來的，牠現刻正在村北三里路地方那個大竹林里，嚼着林子里的野草哩。」

……果然吉克母奶在那兒找着了牛。

還有奶子遺失的腰刀，也是阿木哈哦告訴了他夢見的地方，在大路旁野草業里找着的。

於是村里的人都知道阿木哈哦的會做夢了，凡是遺失了什物或牲畜的，都要去請求哈哦指給他夢中見到的地方，結果總是一毫不爽，一尋便得。

可是在夜深人靜的晚上，阿木哈哦的奔跑更忙了，他要仔細的走過附近村莊的大路，如果發現有誰遺失的東西，就將那失物移在草業里，免得早晨走路的人拾了去；失主尋不到失物，會說他的夢做得不好；他又要走遍村子附近的樹業和林園，倘使發現誰家走失的牲畜，他又認明記號，並且想法將那牲畜圈套在那里，免得牠跑到另外的林子去了，失主會說他的夢不靈。

然而誰會說他的夢不靈驗呢？遺失了的物件，都由哈哦夢中的地方找回來了。

「阿木哈哦真會做夢哩！」

「他做的夢才靈驗呀！」

「……」

村子里面的人都誇贊他，並且人們又互相傳揚着，漸漸在村子附近幾十里路住的人，都知道阿木哈哦的善夢了。

有一次城里的老爺的黃金印被人竊去了，他也知道哈哦的會做夢，善於在夢中看到失掉的東西在什麼地方，所以就派了兩個差人去請他，到衙門里去做夢，找尋失掉的印綬。

哈哦在臨行的時候，悄悄向他妻子說，叫她在他走後的第三日，將椿木放在屋頂上，第五日的上午，就把這破舊的房屋燒去。於是他就和兩個差人一道動身，向城里去了。

在路上，哈哦自言自語神說鬼說的講了許多神秘的話，那兩個差人簡直不知道他說些什麼。當他們走過一叢竹林的時候，在竹林旁邊一株黃桷樹上，有一隻白頸烏鴉聒噪的叫着。

「你不說我也知道呀！」哈哦又在自言自語的說了，突然把足在地上用力的一蹬，大聲地說：「前後我總要懲治一個！」

這時，碰巧有一個差役走在他前面，另一個跟在他後面，那前面的一個轉身問哈哦：

「你說的是什麼啊？」

哈哦看出那差人的臉色有些異樣，他心里暗自高興，「總有一句話會闖到嘛。」他想，但嘴里却又神秘地說：

「我說呀……嗯！」

他做了一個鬼臉，不說話了。

攏了衙門之後，大老爺叫人給哈哦預備一張床，請哈哦日夜的睡眠，以便做夢尋找失物。但是哈哦向老爺聲明，這失物不比尋常的東西，一夢便看得見，他要睡七日七夜，才看得見放印綬的地方。老爺也就答應了他。

在第三天的時候，哈哦從床上起來，向大老爺說，他自己的家裏，椿木已爬上屋頂，主有大禍，他要回家去料理；老爺馬上就安慰他，向他保證一切事情都替他負責，一面却命人去探視，果然有一根椿木直豎在屋頂上。於是對哈哦的信仰更深了。

哈哦他睡到第五日，又去見老爺說。

「我要氣死了，剛才我做夢看見自己家里的房屋焚燬了！妻子兒女在野外過日子，情形很慘，我要回去。」

老爺聽了，心里半信半疑，又覺得對哈哦很抱歉，於是就慷慨的說：

「好的，我准許你回家去一趟，如果真的，你的房屋燒燬了，我一定照價賠償你。」

哈哦就同原來請他的兩個差人一道回家，在路上他又很神經質的說：

「我房子都燒了！你們總要造一個！」

那個前次問他的差人更顯得驚慌了，走到哈哦家里的時候，果然房屋正在熊熊的燒着，妻兒啼哭在火堆旁邊。哈哦的夢真是都應驗了。

那個差人本來偷了金印，這時，他以爲哈哦已經夢着他了，只得暗暗告訴哈哦，承認印綬是他偷的，現在藏在衙門後屋瓦溝里面，要求哈哦別道出偷印的人。

哈哦就答應了他，並且叫他在衙門里穿起新衣服來，免得污穢了神靈，致遭殺戮之禍。

回到衙里，大老爺知道哈哦的屋子果然燒了，就賞他二十兩銀子，作爲賠他的損失。哈哦收了銀子，又到屋後瓦溝中尋得印綬，移放在屋後的牆根下，這才安心的去睡他的覺了。

哈哦那里睡得着呢，摸着老爺賞他的銀子，心里想道：「媽的，原來準備燒掉房子，騙他幾兩銀子，一跑了事的。不意現在我又把印綬‘夢’着了，哈哈……」

過了兩天，哈哦就向老爺說出夢中印綬的地方，果然在牆脚下泥土里，一尋就得，老爺高興極了，又賞了哈哦三十兩銀子。不過無論如何要他說出偷印的人，哈哦沒法，只得說：

「就是常穿新衣服的那人。」

審問的結果，也沒有錯。於是老爺又稱讚了哈哦一番。

從此，哈哦會做夢的故事，再傳播得遠了，很遠很遠的人，都來求他做夢，尋找失物。

不過，阿木哈哦從此在夜晚奔忙的時間就更久，奔跑的地方也更寬遠。我們的阿木哈哦財富了，可也瘦了！

蜘蛛

一個初秋的傍晚，一隻醜陋的蟲豸從屋簷上緣着一條銀灰的絲直掛下來，孩子們都圍着牠，虔敬地向牠祝福。——這是一隻蜘蛛，在遠古的時候，孩子們對牠都充滿了熱情的尊崇，據遺留在民間的傳說是這樣的：

在很早以前，蠱人是沒有父親的，因此每個兒童的心裏，都種下了懷疑和可恥的毒素，他們不時地向母親懇求，要她告訴他們的父親是誰；但是，母親的回答只有眼淚和嘆息。

有幾個孩子們的母親在流淚的時候，曾經在深深的長嘆後說過幾句無可奈何的話，她們說：

「孩子，你們向我要父親的枉然的，假使你們真正具有誠心的話，你們不妨向天老爺祈禱祈禱，也許有一天，他會可憐你們這些無父的孩子們的懇求，把你們的父親還給你們。」

於是無數孩子們相信了這個沒法中的辦法，成天圍聚在一起，向上天作虔誠的禱告；但是，長久以後，天老爺依然沒有一點應響。

有些燥急的孩子認為單靠虔誠的禱告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了，他們懷疑天老爺也許爲了些閒事，生着氣，一時聽不進關於所有的祝福和禱告。因此，他們覺得能使天老爺喜歡是求得父親的第一條出路。但是如何能使盛怒之下的天老爺喜歡呢？這艱鉅的問題，在每個孩子的心裏，不知打了幾千百個筋斗，可再也沒有誰能夠計劃出一個新的辦法。

有些聰明的孩子們體依到彩衣的舞蹈是使人快樂的符咒，於是他們決定邀請蝴蝶女王向天老爺獻舞的打算。

蝴蝶女王和她的隨從們的舞蹈是妖冶而媚人的，她接受了那羣可憐的孩子們底懇求，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清晨，她們飛舞在天老爺的前庭。

掀起桃色的彩浪。天老爺御座的前庭。

蝴蝶女王招動着五彩粉翅，輕佻的旋舞着「羣英亂飛」的序舞，既而侍從們也捲入了舞浪，她們狂舞着，掀起桃色的彩浪。天老爺狂笑了，笑得他眯花的聖眼，細得變成一根弧線。

後來，蝴蝶女王故意柔情地把五彩的粉翅拂上他的長鬚，賣弄出嬌情欲軟的風姿。天老爺幾乎有些被軟化了，他罅開他貪饞的厚重的嘴唇，唾沫成絲成串地一直滴下來。

蝴蝶女王斜瞟了一眼，看到天老爺呆呆的樣子，認爲他已經迷亂得入彀了，於是向她的舞伴打了一個招呼，侍從們悄悄地舞向四邊，轉到屏後去了。女王繩嬌懶地跪在天老爺御座的腳下，她一聲不作。

「哈哈……你舞得太好了，你要些什麼賞賜呢？你說，女王！」天老爺笑眯着眼問她，還招呼衛士們扶她立起來。

「尊榮的天老爺，宇宙的主宰，我只有一個細小的懇求，願你可憐彝人們的孩子們，他們因爲沒有父親而感到無限的悲哀……」

「不准再開口，給我立刻滾出去，要不是看你剛剛舞得有趣，你不相信我立刻會殺死你嗎？」天老爺的臉色突然變了，他鼓起兩顆滾圓的眼珠，暴雷也似的吼起來。

蝴蝶女王嚇得只是發抖，流淚，懇求。天老爺怒氣衝衝的站起來，轉身就走，沒再說第二次話。

蝴蝶女王的侍從們嚇得有如幾支生物標本，死僵僵地，半天，才敢抬起眼，向上瞥了一下，看到天老爺早就離開了，她們才相率退出宮廷。

在黃昏的時候，蠶人的孩子們就得到了這不幸的消息，他們以為得到父親的希望是絕望了。他們狂哭，一直哭到第二天朝陽升起的時候。

二

曠野裏是一片恬靜，朝陽煊染着山崗，叢林，村莊，和那些哭得疲倦了而睡着的孩子們底臉。那些孩子們，在夢寐裏依然在探求着如何獲得父親的途徑，他們的小靈魂，茫然地飄浮在這恬靜的曠野里，他們懇求蜜蜂，知了，蚱蜢，和一些美麗的昆蟲。但是，牠們不顧他們的懇求，飛遠了，跳開了，牠們的情感冷得不可接近。後來，孩子們看到知更雀，斑鳩，和書眉，他們繼續向着那些美麗善歌的朋友呼籲。但是，牠們不是婉言拒絕，便是漫聲譏諷，都認為懇求天老爺賜與如此隆重的恩典，是徒勞無功的。

最後，他們看到紅領剪尾的仁慈的燕子，孩子們毫不猶豫地拜跪在蘆葦底下，向牠們作熱切的祈求；幸而那仁慈的小鳥答應了他們的請求，他們的靈魂才愉快地投進他們自己的身體，在暖烘烘的陽光下，微笑着醒來。

燕子們爲了這些無父的孩子們太孤苦了，牠們同情他們辛酸的歲月，才甘願負起這艱鉅的委托，她們推選了代表，在天老爺的面

前，曾經用盡了如簧的巧舌，講遍了利害，可是天老爺的意志是堅定的，說話便是法律。

燕子盡情的激勸已經十多天了，天老爺沒有一點改變決定的動靜，而且，只要燕子一提起這樁事，他便立刻不高興起來，甚至有一次他怒冲冲地說：

「以後你得少嚕嘛，要是再不識相，我可要割下你的小頭！」

熱情的燕子爲了牠的諾言沒有得到善果，心裏老大不高興，整日徘徊在天老爺的宮前。

有一天清晨，牠突然覺得自己聰明起來，牠相信向彝孩子們的諾言，可以付諸實現了，於是牠狂歡起來，懷着滿腔的愉快去見天老爺。

天老爺嚴肅地坐着，好像一尊泥塑的菩薩，他沒有一點笑容，似乎早就猜到燕子的來朝，便是爲了彝孩們的爸爸。

「你又來做什麼？」天老爺嚴厲的開口了。

「呵，天老爺，萬物的主宰，我要報告你一樁奇而有趣的故事。」

「什麼？」天老爺的臉色變得和靄起來。「你說！」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

燕子叨叨不住口的繪聲總形地講着，天老爺半張着生鬚的嘴，他的靈魂漸漸沉進這故事的幕帷，在他的感官裏，現在，除了這生動的故事之外，他確遺忘了所有的思慮。

「……當那美麗的公主……」燕子繼續有勁地說。

「……………」

「……她在花園裏遇到刺了……」燕子講到最精彩的地方，牠機巧地中止，而且說：

「天老爺，以後還長着呢？明天再說吧！」

原來天老爺最愛聽神奇的故事，他有天方夜譚裏所描述的阿剌伯國王那樣酷愛聽故事的癖性，所以他的語氣幾乎全屬於懇求的口吻了，他說：

「呵，我聰明的燕子啊，你說下去吧！你有什麼重要的事嗎？那不要緊的，當你講完故事之後，只要你告訴我，不問什麼天大的難事，我決定幫助你，叫你立刻完成。」

「呵，天老爺，那是真的嗎？我的確有一個艱鉅的工作在等着我完成；不過，假使天老爺確實肯履行你的諾言，那末我一定繼續講完。」

「噢，哈哈……那你說下去吧！我一定答應你的要求，」天老爺急遽的催促牠。

「不過，我的天老爺，你一定起一個誓，我才會安心講下去。」

「起一個誓！」一個嚴重性的要求噤住了他爽快的回答，他頓然若有所覺，他想起燕子前幾天急切的要求和詭辯的言詞，於是他笑笑說：

「好吧，我起誓，不過，請你不要提起蠢孩們的父親。」

「我尊敬的天老爺，我的要求就是你剛剛所說的，請你寬恕他們罪過，把父親還給那些蠢孩們吧！……」

天老爺發怒了，把御座打得雷似地響，他喊起來：

「你這大胆的狂奴，你竟想用一個魔術的故事來迷亂我，騙取我的諾言，給我立刻滾出去，你這個謀破壞聖論的陰謀者！」

燕子抖做一團，悄悄地縮了出去。

三

蠢孩們圍在廣場上一株大樹底下，等待燕子的好消息，已經好多天了，終於在一個陰霾的早上，燕子蹣跚跟跟地回來了。他們都狂熱地跪下來，準備接受愉快的消息。

但是燕子不再說話了，牠顯出惶惶不安的神情，低下頭，向孩子們投下疲倦的目光，眼睛一紅，幾乎像要哭出來了。

「可尊敬的小鳥呀！請你馬上告訴我們吧！天老爺答應了我們的請求了吧？！」蠶孩們喊。

「請你們原諒我，我的回答將不會使你們感到快樂，……因為天老爺的憤怒沒法平息下去，我雖然萬分同情你們，曾經向天老爺作多次的勸諫。」燕子的聲音顫抖得幾乎聽不清楚。孩子們哭起來，燕子忍心不住，竄身就飛向遙遠的北方。

孩子們的嗓子哭得嘶啞了，從早哭到正午，哭泣的悲哀蔓延開去，鳥，獸，蟲，魚，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生物，全感受了孩子們的哭泣而哀傷，甚至連太陽也受不了這辛酸的哭泣，躲進了幽鬱的雲層。那時候，一個聲音在半空裏響起來：

「呵！可憐的孩子們，你們不必哭泣了，要天老爺還你們的父親是件最容易的事，你們何必如此失望呢？」一隻龐大的蜘蛛緣着一條銀白的絲線，從大樹的一個樞枝上倒掛着，直掛到孩子們的頭頂。

「啊，天上的神啊！願你可憐我們吧！只要你能幫助我們，使我們獲得我們的父親，我們要永遠供奉你，祝福你，使你成為天上最可尊敬的神！」孩子們向着掛在半天裏搖曳的蜘蛛聲援。

「嗯，可憐的孩子們，世界上多少孩子們已有可愛的父親了，只留下你們尚在孤苦中生活，忍受着殘酷的譏諷，我，我願幫助你們到天老爺面前討還你們的父親，使你們以後也同樣接受天倫的歡樂；但是，願你們立刻停止你們的哭泣，因為你們辛酸淒苦的哭泣，將會凍結萬物的心臟，而使我也感到無限的酸楚！」蜘蛛同情的說。

「啊！我們唯一的救苦救難的施恩者！天上最可尊敬的神！」孩子們歡呼起來。

蜘蛛自負地辭別了蠱孩們，隨像鞦韆般搖蕩起來，越蕩越高，最後，牠嚙斷了尾後的絲縷，向澄碧的天空滑去，滑去，像是一顆黑色的流星，滑向天老爺的宮廷。

那正是中晝的時候，天老爺午睡了剛起身，披上柔輦的睡衣，同天后走進了後花園，在一株金黃的菩提樹下，和天后談着閒事，看着宮娥們歡狂的遊戲，突然一個粗澀的聲音在他們頭頂響起來：

「天老爺萬歲！小臣蜘蛛有事啓奏，」蜘蛛在菩提樹上緣着銀白的絲縷直掛下來，恰恰掛到天老爺的頭頂說。

天后嚇得驚叫起來，天老爺怔住了，鼓起兩隻光閃閃的眼睛向四圍上下搜尋着。

「誰說話？你！」天老爺發現了頭頂倒掛着的蜘蛛，於是怒不可遏的暴雷似地喝問。

「是，天老爺！」蜘蛛回答，而且跳到天老爺的面前站着。

天老爺本來就看不慣蜘蛛的醜樣子，尤其今天又打斷了他遊園的雅興，使天后受驚，因此便沒好氣，放下鐵板的青臉，嚴肅地說：

「你有什麼事情？」

「我同情那些孤苦的蠱孩，願天老爺把他們的爸……」

天老爺大怒了，一頭爬滿青筋，眼睛溜圓，露出象牙黃的大牙齒，不等蜘蛛說完，早氣得說不出話來，雙腳亂跳；一伸手，把牠捉住，立刻撕成幾段，把頭腳丟到後山坡的樹林裏，胸脯拋入湍急的溪河，留下一個肥大的肚了，一脚，把它踢到荒漠的原野裏，然後才慢慢平息怒火，扶着天后回宮。

四

「怎麼樣？大夫！」天老爺焦急得如熱鍋裏的蝎子，在天后寢宮門外踱來踱去；突然寢宮宮門輕輕的開了，宮裏靜寂而空虛，像

是死了人一樣冷清，在宮門罅開處，一個宮女扶着一位銀白鬍子的老頭子悄悄地走出，於是天老爺立刻走到老人面前，輕輕地問。

「唔……」老醫生沒有說話，向天老爺做了一個手勢，天老爺惶急地把老人帶進了另一個房子。

「怎麼樣？病勢輕一點嗎？」天老爺心神惶惶的問。

「不見得！……而且神智不清，似乎比昨天更重一點，願天老爺洪福庇佑，不致發生什麼意外就好！」老醫生沉滯的說，臉像是泥塑的，沒有一點表情。

「怎辦呢？」於是天老爺垂頭喪氣，搔腳搓手，全能的天老爺，竟像一個閻王殿前的鄉壩【巴】老【佬】。

「據我看，天后的病不像是一般的病症可比，照她這樣昏睡不醒，神智不清，可能是什麼惡魔在作祟，最好請星象家占卜占卜，也許會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老人這樣建議。

天老爺沒有置答可否，在短暫的沉默之後，老人就告辭了，天老爺把他送出宮門，接着，寫了一道詔書，急召星官入宮。

「……請你立刻爲我占卜一下，是否什麼魔孽在作祟，主用什麼消災？」當星官到了時，天老爺把天后的病略述之後，這樣說。

「是！」科頭赤脚的星官，披着五彩的法服，搖動拂塵，從胸口掏出一面古銅鏡，嘴裏嘖咕了一陣，然後向鏡中仔細察看，不久，他喊起來：

「呵！這是一個蜘蛛精的幽魂在作祟，只要使牠的怒氣平息以後，天后的病就得好的！」

「什麼？」天老爺楞住了。

「蜘蛛精，一個蜘蛛精的幽魂！」

「蜘蛛精，一個蜘蛛精的幽魂！」天老爺重複地唸着。

「是的，只要設法平息了他的怒氣！因為他的屍體被撕碎了，」星象家說。

「呵！就是這個醜陋的蟲豸！」天老爺想起幾天前花園裏的事情。但是，爲了天后的疾病，他不得不向牠討饒，於是立刻下令，限於三天三夜以內，把撕碎的蜘蛛的屍首找回來。

在限期將滿的時辰，負責尋尸的臣民帶着蜘蛛的尸首回來了，在大殿上，天老爺親自把這些碎爛的尸體裝起來，只是一段胸脯拋入了急湍的溪流，它隨着溪水流着，流得不知去向了！天老爺在沒奈何中，只得勉強把蜘蛛的頭頸直接到肚子上，使牠復活。

「請你寬恕我一時的過失吧，委屈了你，叫你受了好多的痛苦。不過，現在我已經使你復活了，請你讓天后也立刻健康吧！雖然，你缺少了胸脯，但是，這是我的錯誤，因為在氣憤的時候，竟把你的胸脯拋入了溪流，溪流把你的胸脯流走了，我曾經派遣了萬千的臣民爲你找尋，可是找不着了！這一點，我向你特別抱歉！」天老爺破天荒第一次向萬物求情。說軟話。

「請你把胸脯還我，我纔寬恕你的妻子，讓天后健康，要不然，一定使天后死滅爲止！」沒胸脯的蜘蛛堅決的說。

「天后的病很危險了！」一個宮女跑出來，急慌慌的向天老爺報告。

「怎辦呢？」天老爺束手無策，瞞着星象家和大臣們，懊悔他前幾天不該一時任性；眼圈一紅，像是要哭了。

大臣們爲了聖躬的平安，於是羣向沒胸脯的蜘蛛說了很多好話，最後，蜘蛛却不過大眾的面情，才提出一個和平解決的原則，牠說：

「假使天老爺肯把蠱孩們的父親還給他們，那末，我也就放棄索回胸脯的要求，讓天后健康。」

天老爺爲了天后的健康，就是絕對不能修改的憲法也願意修改了！他滿口答應說：

「照辦！照辦！」

蜘蛛爲了同情蠱孩們的哀怨，以致犧牲了自身的健康和幸福，把父親帶還給蠱孩們；而那些忘恩負義的蠱孩，竟把牠遺忘了！牠孤零零地倒懸在大樹枝上，看着孩子們狂熱的歡笑，牠一陣心酸，幾乎要哭了，而且周圍的小鳥，蟲豸，更不斷譏諷牠沒胸脯的醜陋。於是牠含着無可申訴的委屈爬向世界最陰暗的角落，當黃昏來了，牠才悄悄地爬出來，世代渡着苦痛的夜底生活！

小相山麓的悲劇

(一)

曲木卜卜滿頭是汗，從一條窄狹的小徑喘急地攀向一個峻峭的巔壁，也許是太緊張了，手脚都有點發顫，他不時回過頭，向山腳掃幾眼，又復不停地向上爬。

「這怎得了呢？天！這不可解釋的誤會！」曲木卜卜攀着路邊的叢草，一個腳尖抵住莖矮樹的根，回頭看到他妹婿也爬上了山腳，而且迅速地竄上來，他焦急地喊出來。他不敢久呆，立刻不顧一切地向上爬。

山路愈爬愈窄，山壁越高越險，他的妹婿越趕越近，他的心也越發惶急，汗從額上掛到眼，掛到鼻子，流到背，耳根，流向敞開的的胸口，有的直滴到地上，太陽從頂上直射下來，他感到恐懼，焦熱，疲憊，悔恨，怨尤……。他想向上天祈禱憐憫的佑護，但

是沒有時間允許他跪下來作漫長的禱告；他想大聲喊起救命，得着樵夫們的臂助，但是他聽不到一點斧斤砍伐的響聲；他想率性站住腳，等他的妹婿趕到，向他作誠懇的解釋，但是他又懼怕他的妹婿萬一不聽呢？不又白白丟了自己的性命？他想，他繼續不斷地想，但是這些想像却沒有給他一個圓滿的答案；於是他只有繼續向上爬，而且爬得更費勁，更快。

八哈色坡，曲木卜卜的妹婿，撒開糾結的長髮，鮮血已把它染殷紅的髮餅，黏在背上，貼在胸口；交錯的血痕，網織着蒼灰的臉，眼白變成貓眼一股綠而閃光；他張開着寬闊的嘴，露出着粗黃的牙齒，橫咬着一柄尺多長的匕首，昂起頭，躬着腰，放出粗壯面染血的手，攀着草，小樹，岩壁間的石縫，惡狠狠地緊追着；卜卜爬上了石壁，向左打了個拐，看不見了，但是八哈色坡並不因此而中止他殺意的追逐；他也爬上了石壁，轉了個拐，猛暴地向前追去。

石壁頂上的山坡是平坦的，只有秋來枯黃的衰草；曲木卜卜一面拼命的跑，一面向左右瞥了幾下，他想找一個可以暫時隱蔽的岩穴，或則一叢矮樹，希求能藉此躲過他妹婿的窮追。但是，光禿禿的山上，幾乎是一望無際的平原。

「卜卜，你這無義的猴子狗（註一），你還想脫逃嗎？你的性命是屬於我的了，跪下來罷！嘿嘿……嘿……」

當曲木卜卜跑在山頂上躊躇的時候，突然，在他的背後傳來了妹婿的呼喊，接着又是一連的冷酷的慘笑；卜卜嚇呆了，他看到迎着陽光的血臉，碧綠的眼，粗黃的牙齒，和右手裏雪亮的匕首。他又立刻漫無主宰的側身就跑，他既沒有選擇道路，更沒有注意到方向；他跑完這平坦的山頂，就順着山坡的斜壁直衝下山。

山脚也是一樣的荒蕪，沒有一個村子，也沒有成林的樹木，只有幾株早凋的栗子樹，挺着枯禿的枝幹，死僵僵的兀立着，一條廣闊的河環繞在腳底下，河水洶湧地狂奔着，浮泛起旋急的白沫；卜卜剛跑到河邊，而八哈色坡已經更迅速的趕到了。於是卜卜便只好沿河邊向右飛跑；但是前面又鑽出了一個八哈色坡。

曲木卜卜嚇得軟了腿，他收住腳，向四週瞥了一下，左面是滾着白沫的激流，右面是峭直的山壁，前後都是八哈色坡。那時，他以爲碰見鬼了，立刻咬破舌尖，吮吸了一口鮮血向前後亂噴了幾次，只是一點效果沒有，而且每一滴血都化成了一個八哈色坡，他們愈迫愈近，愈近愈多，他分明看到無數個流血八哈色坡提刀殺來。一陣痙攣，他昏倒了，倒在地上；在半知半覺的模糊裏，他覺得匕首刺進了他的胸脯，一陣肉麻的疼痛，他痛醒了。

「啊喲，饒命啊！八哈色坡！」是一聲響亮淒慘的呼喊。

「爲什麼？安定點兒！」他的妻急忙放下剪刀和一方緋色的布，跪在他身邊，緊摟着他的頭，慰問着他：「卜卜，你在做惡夢？」

「呵……」曲木卜卜失神地，困倦得像一隻戰敗的公鷄，嚼着嘴唇，恍惚的看看周圍，再看看他的妻子，他方才覺得自己沒有遭殺傷；於是停了一息，他微顫着厚重的唇，右手按着胸脯，無表情地說：「呵，這是一個夢，嗯……是一個惡夢……」

「你夢見了什麼，卜卜，會叫你這樣不安定？」他的妻走過去，把燭花剪了一下，又回過來說：「卜卜，告訴我！」

「阿和迺，這是一個可怕的惡夢。」卜卜述着夢的經過，用着十分疲憊的語調，最後他又悚然地說：「可真會有這樣的事實發生嗎？」

「你太多心了，夢裏的事多半是虛假的，你只要想想看，妹婿跟你有什麼怨仇呢？你既不會殺傷他，他也更不會仇殺你。卜卜，

你別胡思亂想吧！卜卜……」他的妻阿和用着手指梳弄着他的長髮，輕輕地安慰他。

「嗯……許是不會的……」曲木卜卜又瞑上眼，漠然地自語着。

搖曳的燭暗淡下去，不久息滅了，曲木卜卜和他的妻，都悄然走進了夢鄉。

(二)

他獨自坐在門沿上，側轉頭，無意地看着彩霞的東方，不久，橙紅的色素加深了，它染上藍的天，和白色的雲，紫的雲，青灰的雲，天際全成了一抹紅光的眩耀，太陽在青鬱鬱的山脊上露出了臉，既而從山腰裏展開一捲淺紫的朝霧，逐漸遮蓋了青鬱鬱的山，橙紅的雲，天，和刺目的陽光；以致遠近的村莊，樹林，曲木卜卜的土屋，都被籠罩了；濃霧，它給了卜卜精神上茫然的感應，他仰起頭，眼球向上無目的地凝視着。

——一個血網交織的臉從霧裏探出來，曲木卜卜打了一個寒顫，他分明地認識是八哈色坡的面容；於是他又重陷進昨夜夢裏的痛苦，他覺得在這些預兆之下，殺死妹婿是可能的了。

「不不，不！我不會殺死他的！」他隨即轉念道。

.....

「不過，萬一我真的這樣做了呢？……」

他害怕了，好像魔鬼引出他這種欲念，叫他無法抗拒惡魔的命令。

紫色的朝霧漸漸輕了，在霧的背後，太陽像月亮般懸在半天裏，長久長久以後，它漸次添濃了玫瑰紅的昏暈，和燦耀的光芒；最後，山腳依然收起這些殘餘的霧腳，太陽赤裸裸地跨出了天幕，

它用着溫暖的嘯息溫慰着卜卜茫然若失的靈魂。他重新打了一個寒顫，他覺到靈魂解放的愉快，他站起來，用一個食指連續地在前額上輕敲了幾下，好像精神上痛苦的負荷，也都隨着朝霧消退了。

「你在做什麼，卜卜？」阿和迺從房裏探出頭來，柔和地說。

「吃飯啦！」

「嗯，……」

曲木卜卜的鼻子答應她，他沒有動，阿和迺走出來，到他身邊，看到丈夫的臉呆滯得像一尊遠古的泥塑，於是她焦愁的說：

「卜卜，你在想些什麼？吃飯吧！」

「嗯，」他機械地回過身，走進屋子，一面仍舊用鼻孔答應她。

地上放着兩樣臘的野味，一隻昨天獵到的小山鷄，一個大鉢子裏裝了熱騰騰的山鷄湯，另外是一大鉢餹餹，一個漆花的酒葫蘆；曲木卜卜和他的妻對面坐下，他不說一句話，提起酒葫蘆，仰着頭，儘喝着酒。

「你不是最愛吃臘鹿子腿嗎？阿和迺用小刀割了一大塊，放到卜卜嘴邊。

「還有酒嗎？曲木卜卜接過臘鹿子腿肉，把酒葫蘆放到阿和迺面前，瞥了她一眼，倦怠地問。

「別喝得忒多了，曲木卜卜！」

「我的心裏煩得很……！」

「爲什麼呢？」阿和迺同情他丈夫心底的痛苦，焦愁而和媚地問。「卜卜……！」

「我不清楚，我只覺得心底裏老是帶着空虛的徬徨，也許是昨夜的夢時常苦惱我，真的，也許是昨夜的夢。」卜卜說着，露出牙齒來，撕下一塊臘硬了的鹿子肉，無心的嚼着。

阿和酒裝上第二次的酒，笑着，坐在曲木卜卜身邊，提起酒葫蘆，也喝了二口，就把葫蘆交給他的丈夫，她說：

「卜卜，你別喝多啦，我以為你的煩擾是自尋的，你想，都麗和她的丈夫跟我們戚誼這樣深，你怎會和他們發生衝突，以至要把色坡殺死呢？」

曲木卜卜並沒有回答，僅是提起酒葫蘆咕嘟咕嘟地喝着酒。

酒葫蘆又空了，曲木卜卜醉倒在地上，阿和酒把他拉上了草鋪，爲他蓋好「擦兒划」（註三），坐守着，不時可以聽到他丈夫酒醉後可怕的夢囈。

（三）

曲木卜卜酒醒的時候，已近正午了，阿和酒依然坐在他的身邊。

「你老不聽我話，又喝得這樣醉！」阿和酒噉起美麗的嘴唇，撒嬌地埋怨說。

「嗯。」曲木卜卜遲疑了半天，然後肯定的說：「我想夢的朕兆是可怕的，它有令人不可不信的靈驗。這次，我在酒醉的夢裏又夢見八哈色坡，他最初向我求饒，最後反憐惡地向我索命。阿和酒，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普通的惡夢，你應當認爲這是上天給我們的啓示，所以，我剛剛想過了，我覺得我們需要離開這兒，而且要偷偷的離開這兒，跑到一個人跡稀少的深山裏，在那裏，馮着我們樸實的美德和我銳利的予換取愉快的生活，這樣，我想一定可以避免這夢裏所告示我們的悲劇底產生。要不然，阿和酒，萬一有一天，這，這意外的罪惡真的現實了，我們能僅用「懺悔」兩個字便贖清我們所負荷的過失嗎？呵！要是這悲劇真的實現了呵，就是流盡了我的淚和血，可再也填補不了我靈魂上的創痕！」

「你爲什麼老說這些不痛快的話呢？卜卜，我孰心你有些瘋魔了呢！卜卜，我心裏怕得很！」阿和迺急得有點像要哭出來了，她悽然的說。

「你別怕，阿和迺，我沒有瘋，我真的一點都沒有瘋，我很明白，我說的都是真話，」他注視阿和迺，撫摩她的背。

「那末最好請你別提起這樁【樁】事吧，卜卜，聽了叫人心裏不高興！」阿和迺的聲調有些懇求的氣息了。

「但是，你不怕真的有一天殺死了八哈色坡嗎？」

於是一個血網交織的臉，八哈色坡的臉，像她丈夫描述他夢幻裏見到的，猝然投上了阿和迺的心板，她似乎也真看到了，痙攣地緊摟着卜卜的頭頸哭起來，她的臉色鐵青。

「我怕，卜卜！」一個顫慄而求助的呼喊。

「呵，阿和迺，我們立刻離開這裏吧！離開這不祥的山莊，阿和迺，我們立刻收拾些必需的物品，明天的早上，在太陽還沒有出土的時候，我們便離開這兒。我們向東爬過這小相嶺高山，跨過改莫小溪，到必仕山谷去居住，那裏有的是叢林，深山，清溪，草原和野獸，我們可以任意挑選安靜的地方，斫些樹木，重新建造我們的草房，在那裏，我們將會重新開始一個新的生活，阿和迺，你不是愛那種幽靜的生活嗎？」

但是阿和迺沒有回答。

「不必再懷疑了，阿和迺，決定吧，依照我的主意。」曲木卜上捏緊了阿和迺的手腕，逼切地注視她。

「就這冒昧的走嗎？」阿和迺遲疑了好久，纔慢吞吞的吐出來：「你確有把握嗎？」

「嗯！」他點點頭。

「我想還是得着上天的允許比較妥當。」

「也好，」一個簡單的答覆。

曲木卜卜滿意他妻子的建議，站起身，走到門口（註三），坐在階沿上，拿起一根樹枝，口中喃喃哈咒，用刀刻樹枝打木刻禱告。既而他用刀削去三刻凝神地注視着數刻數，他們全埋進了緊張的靜默。

「決定走了，木刻很好，我的天啊，阿和迺，這是上天的意旨，你瞧！」卜卜數完刻劃愉快地跳起來。

據傳說：這種占卜的結果是很靈驗的，多少彝民們的命運，是全託付給這種占卜。阿和迺的懷疑也給這占卜的結果掃除了，她的心情由遊疑的不安趨向希望的現實愉快，她接着問：

「是的，上天的意旨，上天告示我們要離開這兒，那末我們那一天動身呢？」

「選最近的好日子。」

「不怕太匆促了嗎？」

「不，越快越好。我想我們離開得越早，那末脫除這不祥的預兆底痛苦就越早，美滿的新的生活底接近也就越早。阿和迺，我們不再耽擱時間了，趕緊走吧。」

「那麼多零亂的什物，那些纔重要呢？」

「呵，什么都可以不要，只一些貴重的的衣衫，和擦兒划，掛上酒葫蘆，記着我的予，弓箭，和前天磨新的砍刀。」

「不要其他的嗎？」

「嗯，那些不能帶走的不要了，只多帶了一點鹽好了。」

第四天傍晚，在屋子裏忙亂了一陣後，曲木卜卜和他的妻子並肩地躺在草鋪上，發出沉濁的胸息。

(四)

那是一個濃霧的黎明，曲木卜卜移居的行列爬着小相嶺高山的山脚，阿和洒跨着一條沒鞍韉的馬子，馬背上還掛了幾個藍色而沉重的包裹，得得地走在行列的先頭。接着便是二條大母羊，一條老公羊，老公羊總是那副傲慢而卑屈的相貌，緊跟在母羊的後面，不時拉長了鼻孔在黑母羊的腿灣上嗅了嗅，而黑母羊總是揮了揮尾巴，快跑了幾步，於是牠就站住脚，把鼻孔向上收縮一下，又拉長牠的鼻孔，抵上褐色的花母羊的屁股。雖然二條母羊都不怎樣喜歡牠的奉承，但牠總不以為意，昂起掛着長鬚的下頷，踱了幾步，又趕上去嗅了。

「最後是曲木卜卜，他背着弓，左脅下扣了一筒箭，右腰帶上吊着一個漆花的酒葫蘆，撩起大褲足，柱着雪亮的矛，不時哼着一支粗俗的情歌，矯健地徒步着。餘外便只有一頭栗色的獵狗，牠不是爭先，便是落後，有時牠會跑得很遠，又從沒有路的山壁上追了上來，有時牠迴旋在一塊大岩石或一株老樹的根邊，愛提起一條長毛的腿撒一泡尿，再迅速地趕上來。當這移居的行列爬上了半山，霧在他們的脚下變成了雲海；光禿禿的岩石全蓋上了凍結的雪衣，匾大的日頭側耀着，遍山染上了玫瑰的紅暈；深秋的谷風吹來了，曲木卜卜和阿和洒都披上了「擦兒划」了。但是那栗色的英雄，它却格外興奮地飛馳在積雪的山坡上。

「卜卜，這山有多高哪？」阿和洒回頭問。

「據說這山峯的頂巔，離天都只有裏多路遠的這，因為頂上冷，雪深得可以淹沒了人，因此誰都沒有爬上去過。……」卜卜用指尖指着一個峭直的雪峯回答。

「這裏有野獸嗎？這些堆滿了冰雪的山裏？」

「有。」

「吃人嗎？」

「那不吃人呢！」卜卜得意的回答。

「老虎嗎？」

「老虎到沒有，只有白毛的人熊。」

「人熊？」

「嗯……」

「要是牠現在出來呢？」

「有我的弓箭和長矛，」卜卜有些驕傲起來了，他不在乎地說。接着一支粗鄙的情歌朗朗地響起來：——

「西昌去的人
大路平坦你去走
大鹽好吃去吃
你既走一遭
不得好的不甘心
任你找任你吃」

「——不得好的甘心——」阿和酒也情不自禁的漫聲地幫起腔來。

當太陽下山時候，這移居的行列已翻過了高山，來劉【到】改莫小溪的渡口，斜陽煊紅了深秋的叢林，清溪，和積雪的山崗，他們似乎展望到來日新生活的幸福。晚上便借宿在渡口的村裏。

第二天起身的時候，已是霧消日出的時分，吃了一點乾糧就渡過這清淺的小溪。墨羽的山鳥喚起嬌脆的野歌，晨風蕩舞着幾片絳紅的秋葉，阿和酒給秋神的紅豔映染着，像有些醉了。他們輕悄地在這詩意的自然中前進，沿着溪流走了二十多里，翻過一個饅形的山坡，終於消失在一抹落葉蕭蕭的森林裏。

這森林素來就很少旅客們經過，因此野草常長沒了行道；入秋以後，敗葉沒脛，也就更不易辨認了，幸而曲木卜卜富有野行的經驗，費了半天工夫纔穿過了迷宮般的森林。

晚上，借宿在一個白彝的家裏，主人是一對誠懇而年青的新婚夫婦，看來妻子的年齡要比丈夫大上二三歲；屋子中間，燒起幾根松柴，熊熊的煙火，增長了他們的友誼，他們相互地通問些家常，吃着酒，兔子，野鷄，和臘硬了的鹿子，直到夜深了，方在笑語聲中入睡。

在旅程中的第三天清早，也就是他們這次旅程的最後一天，他們在主人們熱忱的挽留聲裏告辭了，仍舊繼續他們的旅程；在正午的時候便走進必什山谷的谷口，谷口雖不甚寬闊，但是進口二里多路以後，便逐漸廣闊起來，有二三十畝的平疇，有成叢的樹林，幽靜的神秘的秀美，勝過了荒涼的缺憾。

午後，他們選定了一個平地休息，投告鄰人和黑彝（註四）請求幫助，砍些粗壯的樹枝和細竹堆在那裏，迅速的簡陋的佈置了一個臨時的居處。

.....

就在這裏，他們一連住了二十三年，在這二十三年間，門口已增建了幾十步寬闊的場地，和一條堅牢的木柵，阿和迺也生了二個女兒，一個兒子了，大女兒便嫁給谷外的一個青年吉克且爾，二女兒也十四歲了，兒子最小，只有七歲，成天都跟着阿和迺或二姐娥里。至於卜卜和他的妻子，現在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他們射獵，採樵，看着兒女們一天天成長，他們的心裏，深深覺到幸福的星辰閃耀着他們剩餘的晚年，二十三年前那個秋夜所夢着的悲劇底印象，早被遺忘得無影無蹤了。

（五）

「曲木都麗，你曉得嗎？」八哈色坡在一天傍晚的時候回家，一進門就這樣驚異的喊起來。

「什麼？」都麗問。

「真怪！你哥哥跟嫂嫂搬家啦！」

「怎麼？」她驚奇地追問。

「哼，他們的搬家搬得可怪極了，誰都不曉得他搬到那兒去了，更誰也不曉得他們爲了些什麼！」

「這是爲了些什麼呢？我的哥哥呀！」都麗顫抖着嗓子。

「這又誰猜得到呢？」色坡無可奈何的說。

「色坡，這消息是真的嗎？你怎樣聽到的呢？是誰告訴你的？」都麗停了一會，又迫急地問。

「那是他們的鄰居烏乃聶告訴我的。」

「呵，我的哥哥呀，你爲着些什麼呢？」曲木都麗流着淚，哭起來了。

長久以後，他們都陷進一個臆測的淒然的緘默，在這緘默裏，他們猜度上上夫婦猝然搬家的原因，尋找爲什麼不告訴他們就悄悄的走了底理由，但是他們能得到些什麼呢？呵，她們依然什麼都沒有得到。

那時都麗雖然新婚，她願戀在愛情的慾海裏，可是天倫的兄妹的舊情，仍然不能使她截然忘懷，就是那和靄端麗的嫂嫂，也使她眷念異常；因此自從這奇異的事情發生之後，她會和色坡親自到上上的茅屋去探視過，以後也會托了很多熟識的人打聽過，但是……這些都使她失望了！

.....

日子過得真快，她們總是一天天一年年那末單調的渡着，不知覺間又竟過了二三十年了。——在這些年頭裏，她們有時也會想起曲木上上夫婦的出走，在朋友面前偶而也會提及這遠年的事情，但是年代長久了，這事情的影子，在她們的記憶和懷念的網上，也就漸次模糊起來，加上一個澈底失望的原素，吞噬了她們傷感的理由。

——就是那年的秋天，上上遷居以後二十三年的一個秋天，也是傍晚的時分，八哈色坡從鄰村回來，帶來了意外的消息，這消息幾乎使都麗興奮得流淚，她狂歡地喊起來：

「啊，你打那兒聽到呀，色坡！」

「真想不到，今天在和野克洛的那裏碰着了四五年不見的加乃呷古，他告訴我：他剛從必仕回來，這幾年都在那一帶地方行商，有一天，他在一個村裏看到你的哥哥，他和以前一樣的健康，一樣的愛喝酒，而且喝得更多，他說他已搬到必仕山谷二十多年了，在那裏生了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生活還可以過得。他又問起我們，問起我們這多年來生活的情形，當加乃呷古簡略的告訴他以後，他非常高興，不過在臨別的時候，他却又再三的叮嚀加乃呷古，囑他千萬別告訴人，尤其是我們，關於他們出走後的一點很小的消息。……」

「這算是什麼意思呢？」都麗呆呆地皺起眉頭說。

「那我可也想不出來了，許是跟我們結下了怨吧，不過我想對他們沒有失禮過，而且也沒什麼事會叫他們這樣深怨我們呀！」

「我想一定是他們對我們生了什麼誤會，」她釋然地說。

「也許這是真的，不過算來已經二十多年了，呵，二十三年了，過去的一些小事誰還記得清呢？」色坡沉入一個深思的淵海，悵然地訴說着。

長久的沉默以後，突然，都麗倒進色坡的懷裏，哭喊起來：

「啊呀，我的哥哥呀！你們究底爲了些什麼呢？你的妹妹想得好苦呀！……上上……」

「都麗，別哭了，現在不是已經知道他們去的地方了嗎？你正應該聽到這消息而高興，因爲我們可以去看看他們，就是我們真有些對不起他們的地方，或則一些無謂的誤會，我想二十多年了，他

總可寬許我們的過失，給我們所希望的諒解的，」色坡拍着她的背，安慰她。

「是的，我也這樣想，不過我克制不住我潮水一樣的熱情呵。色坡，我一定要去看看我可憐的哥哥……」都麗說着，又嗚咽地哭起來。

二天之後，色坡把家務交給了他的兒子，又囑託了隔壁老人爲他多多照應，然後在一個黎明的時候出發了；都麗騎着一條騾子，色坡徒步隨着，向着朝霞燦爛的方向前去。只是在第三天的旅程上走錯了路，兜了一個大圈子，因此直到第四天的傍晚纔趕到上上的住所。

(六)

這是上天的意旨，凡人有什麼能力挽回呢？那天是一個秋風颯颯的晴天，阿和迺一早便決定到女婿吉克目爾家裏去，臨走的時候，跟上上那末說：

「要是我今天來得及，我是一定回來的。要是太累了，也許在目爾家住一個晚上，明天一早就趕回來，不過我想大抵是今天回家的。」

「嗯，你最好還是今天趕回來，」上上說。

「媽，我也去！」她的兒子扒着阿和迺的肩膀鬧起來。

「不，你在家裏跟二姊玩，乖一點！」

「媽，我要去！」他倒在母親的懷裏。

阿和迺摩着他圓紅的小臉，沒有理他，站起來，囑咐娥里好好帶着弟弟看家。普洛哭起來。

上上把普洛抱在懷裏，哄着他，阿和迺跨着騾子走了。午後，上上又帶了弓箭，提着長矛，上山去了，只留下娥里和普洛。

在夕陽斜照的時候，天是藍得發翠，幾朵白色的魚鱗片的碎雲，帶上橙黃的面罩，山林黃得像鍍了金。八哈色坡和他妻子來到了必什，都麗是怎樣的高興呀！懷着灼熱的深情，在柵欄前爬下騾子。

「媽，你回來了！」兩個清脆的聲音從屋裏響起來，接着娥里牽着普洛，連跳帶蹣的跑到門口，他們看到這笑容滿臉的不熟識的客人，立刻站住了腳。娥里比較大些，她驚異地柔順地開口了：

「老伯，有什麼事嗎？看爸爸嗎？」

「嗯，是的，你爸爸媽媽在家嗎？」色坡拉着騾子，向都麗耳邊笑着說了幾句悄悄話。娥里接着說：

「爸爸媽媽都出門了。」

「呵！……」都麗一個深思的微笑，然後向這兩個天真的孩子說起她們的來歷和來意。

「噢，原來是姑媽和姑爺來了！」娥裏高興地叫起來，拉着都麗的手，請他們進屋子來坐。

於是普洛領着八哈色坡到騾槽拴了騾子，一同坐着，親熱地談笑起來。

晚餐是都麗幫着娥里準備的，飯後又乘着月色在門外談天，後來，普洛要睡了，可是爸爸媽媽都還沒有回來。都麗也爲了幾日旅行的辛苦，打了幾次呵欠。

「姑媽想睡了吧？」娥里站起來笑着說。

「幾天都在路上，有點累了，」都麗說。

於是娥里想了想，決定把父母的草鋪招待姑媽姑爺，自己便打算睡在鍋莊邊（註五），把她的草鋪讓給爹媽回來睡。

「那末就請姑媽姑爺早點休息吧！」說着，拉着色坡夫婦的手走進屋去。

娥里把色坡夫婦安頓以後，又事着普洛到她自己的草鋪上睡了，然後獨自坐在門口看看月亮，和山野的景色，聽着秋夜瑟瑟的谷風，等候着她父母的歸來。

那是一個九月望日的夜裏，月亮慘白得叫人寒心，幾顆稀疏的星星偷眨着鬼眼，從谷風捲起幾片敗落的枯葉，躍舞在門外的場地上，分外增加了一些深秋淒然的寂寞；娥里有些冷了，她裹緊了「披毡」（註六），虛掩了門。惡魔使她戴上貪睡的冠冕，一陣疲倦襲來，她睡熟了，躺在門背後的牆角裏。

（七）

卜卜在黃昏的時候，腰畔拴了一條野兔，蹲躡在山后的叢林間，忽而他感到心頭一陣擾動，他想起了留在家裏的孩子們。

「嗯，該回去了，要是阿和迺今晚不回來的話，這兩個孩子是夠苦的了。」他自語着，立刻匆匆向歸路上走來。當他爬到山頂上，慘白而滾圓的亮月上也爬上了樹梢；那時，他雖然急於歸去，可是詩情的狂放有些壓制不了，他看看月亮，又看看地上網般的樹影，揭起耳朵聽着蟲聲和風聲，於是他無心地放開粗糙的喉嚨，唱起一支俚俗的青春戀歌。

.....

「颯——颯颯……」在他的眼前迅速地閃過一羣黑影，在星月皎潔，樹影亂離的山坡上。他認識這是一羣麁子，於是這羣黑影割斷了他詩情的幻想，也遺忘了所有的疲憊和掛慮，拔起輕捷的腳步，追了上去。

「砰」，一聲弓弦響過，他親切地看到一隻美麗的鹿子倒下，倒在矮叢林的根邊；另外的鹿子都四散逃走，逃得不見了，於是他飛趕過去，一直趕到離這垂死的鹿子僅僅只有十多步遠

近；突然，這美麗的鹿子站了起來，背上負着上上所射的那枝箭，向他獐笑起來，那時，他覺得這樣的獐笑，似乎蘊藏着潛在的威脅，使他每一根汗毛都豎了起來，他不敢再前進了，他有點發顫，他站着，他呆呆地站着，凝神的注視那奇怪而美麗的鹿了發怔。

「你敢殺我嗎？」負箭的鹿子開始說話了。「上上，你這無義的貓，我是八哈色坡，你的妹婿，你……你敢……」

美麗而負箭的鹿子接着冷笑了一聲，掉頭就跑；我們英雄的獵人却嚇呆了，二十三年前一個血網交織的臉容立刻又映上了他的腦膜，眼睛一陣昏黑，他以爲遇着山鬼了，他跪下來，向他的祖先作虔誠的禱告。

周圍是這樣的靜寂，沒有一點喧囂的聲息，只有風掃着沙沙的落葉和辛酸的秋蟲的歌唱，間或，在遠處，有漫長而淒切的狼嗥；當上上清醒的時候，月亮已躲進了一圍破碎的雲叢，有時月光從零亂的雲罅裏偷偷地射出暗灰的觸手，撫弄着山野和寒林；上上揉揉眼睛，顫抖地起身，負箭的鹿子不見了，他乘着這慘白的月光摸索歸來。在歸途上，他還時時可以聞到陣陣的血腥，而且，分明是人的。

上上疲乏地拖着累重的腿，寒林在左右旋舞着，遲鈍地向他背後移動，焦急而惶恐的心，憶念到家裏的孩子們，他的妻，他的幸福，最後，他懷疑他的幸福也許有裂痕了。一個寒顫，他又怕了上來，迅速地拔着腳。既而一盞天倫的愉樂的燈照上了他的心板，他發誓，他發誓以後不再夜獵，免得惡魔損毀了他的幸福。

「嘿嘿嘿……」一聲酸刻的冷笑在他背後響起來，曲木上上的毛孔全張開了，每一根頭髮，每一根汗毛立起了，似乎惡魔牽住

了他的腿，命令他回頭站住，他回過身子，向前面瞥了一下，他看到那條負箭的鹿子從一株大樹的背後探出可怕的頭來。

「砰」，卜卜認爲這一定是惡魔作祟了，毫無猶豫地投出了銳利的予，予尖釘上了鹿子的前胸，予尾震得打顫，他大吼一聲，跳到鹿子的前面；可是鹿子突然不見了，他親切地看到那顫動的長予穿過的不是鹿子，而是他妹婿色坡的胸脯，一陣劇烈的痙攣，他昏倒在大樹根邊。

秋風吹響了山裏的紅葉，也吹醒了獵人的惡夢。曲木卜卜茫然地醒來，定了定神，看亮月已經斜照着樹梢，拉長了它們的影，他知道時間已經不早了，回頭看到釘在樹幹上的予，不免苦笑起來，費勁拔出了予，唾一口吐沫，纔匆匆尋路歸來。

慘白的亮月依然耀着卜卜的住屋，在屋前投下灰暗的陰影；在影裏，似乎魔鬼蟠居着，早就撒播了無數罪惡的種子，一股蕭然的氣氛，逗引着不幸的來臨。而夜是這樣靜，卜卜獨自向着家中歸來，不時總要掉轉頭窺視着秋風搖動的樹林。最後，他藉着朦朧的月光，發現他埋藏幸福的家，惶恐全消失了，在他的心底張開了愉快的翅膀，他笑了，他吁着氣，自語着：

「呵——還好，今天總算回到了家！」

卜卜走近了門，門是虛掩着，他側着頭把耳朵貼上門縫，聽見騾子咀嚼和換蹄的聲息，於是他笑了，他單純地推斷阿和迺也回來了。

「但是，家門爲什麼虛掩着呢？」一個疑竇纏上了他的心頭，心頭怦地重新緊張起來：於是他側着身子悄悄的從門罅裏擠進去，首先摸索到他自己的草鋪，一人不熟識的重濁的胸息硬化了他的骨骼，他屏息地立住腳，乘着從門罅裏側映着的一縷暗淡的月光，凝視他的草鋪，一個醜辱不堪的鏡頭映入了他的眼簾，他真切的看到一個粗壯的男子的臉，偃着他的妻子酣睡着。

一股暴烈的刺戟劇烈地激起上上心頭的怒火，他沒有思索，而且，事實上也無法忍耐去作無價值的思索，於是他提起手裏的予，瞄準那男子的胸膛，惡狠狠地戮進去。

「啊，救命喲！」

「怎麼？色坡！」一個記憶中熟識的聲調。

「色坡，」他心裏冷了上來，默默地念着，「色坡，八哈色坡……」

娥里和普洛從夢裏驚起，喊起來。

「我完了，被殺了，都麗！」色坡顫抖地捧着胸口的予柄，疲憊地喊，都麗看到這可怕景象，抱着色坡狂哭起來。

那時，娥里和普洛也都來到色坡的面前，普洛還光着身子，他們看到這可怕的情景，抱着上上的腿，也顫慄地狂哭起來。

「呵！上天啊！」上上如夢初醒似的跪下來。「你爲什麼這樣殘忍呢？啊！二十三年了，這可怕的惡夢，……」

「呵，上上，你，……是你殺了我……」色坡顫抖着滯重聲音說。

「呵，哥哥，是你，呵，……天哪……」

於是一個淒慘的沉寂。上上繼續說：

「色坡，呵，都麗，你們這次的來到是誰指使你們的，是上天嗎？呵，我想只有上天了！要不然，色坡，你爲什麼偏偏要在今天來到這遙遠而荒僻的山谷呢？色坡，你會永遠抱怨我了，我想想不到你帶來了高貴的熱情，反而換到了流血而死的冤報！啊，我記得在二十三年前，也是一個秋天的晚上，是我離開老家的前一個晚上，我就夢見了今天這罪惡的果實底朕兆，我爲了怕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我才匆匆決定在第四天的清晨，便悄悄離開了祖先遺留的老家，離開了你們，當時，我願憑着這遙遠的旅程可以永遠

離開你們了！但是，誰復料得到呢？這罪惡的果實，會在二十三年後突然產生！」

「上上……」色坡暗啞地顫抖他的嘴唇，血流滿了草鋪。

「上上……色坡，……呵……」都麗又狂哭起來。

「色坡，呵，我的妹妹，都麗，……」上上也窒塞地哭了，娥里和普洛也跟着他狂哭起來，騾和羊羣接着也是一陣繁雜的呼喊，屋內變成了一幕流血的悲劇的舞臺，搬演着這人間最淒慘的片段。

「色坡，你的生，許是不可能了，但是我願你的靈魂在天上享到安寧，殺傷的過失是不可推諉的事實，我要用我的血來洗刷我所造成的血底罪孽，色坡，請你等着我！」上上突然停止了哭泣，訴說着，從腰間抽出他解獸的匕首，向自己的胸口刺去。

「啊，上上，……我的哥哥……」都麗攔住了上上的手，也跪下來。

「上上，——請你放下你的刀吧！我並不怨你，我是安於命運的，上上，這不是你的過失，而是上天早就安排的命運，或則惡魔們的遊戲，我，我已是不可救治的人了，願你照顧你妹妹——我的妻，和留居在屋裏的幾個孩子！」叻哈色坡顫慄而遲緩地說完這些話，微笑着蒼白的臉，瞑上眼，悄然的死了！

「啊，色坡！」上上和都麗呼喊他的名字，但是他沒有聲息了，他死了，他們都大哭起來，娥里和普洛也哭作一團。

(八)

天氣變了，陰沉沉的，滿天堆滿了破碎的灰色的雲，雲越壓越低，看來不久就要下雨似的；阿和和酒橫坐在騾背上，穿進谷口，颯颯的秋風吹竦了她每一根毛管；谷口是靜寂的，除掉秋風和紅葉唏噓的

音息外，只有驟蹄得得的規律的步伐底節拍了。她默然地穿過叢林，山崖，她只覺得空氣窒塞，壓住了她的心，使她感到呼吸的困難，她想起她年幼的孩子們，和善良的丈夫，她就心今天涼了，他們會不會想起添件衣裳，……她又憧憬到她來日的幸福，她笑了。

當那年老的驟子看到馬廄的時候，它立刻愉快地長嘶起來，接着一聲不熟識的驟嘶在遙遠的岩窟頂上透露了。

「這是誰的驟子？」阿和迺自己問。「除了且爾有時會騎了驟子來谷裏，此外是沒有什麼戚友會來的，但是，我不是剛從且爾家裏來嗎？……」

「媽媽！……」一聲夾着哭泣的呼喊，阿和迺清晰地聽到這是娥里和普洛的嗓子，恐懼而戰慄猛襲她，她幾乎從驟背上摔下來。

驟子馱着她來到木柵的前面，她茫然地從驟背上滑下來，娥里和普洛投進她的懷抱，喘爭地哭着，說不出話來，阿和迺也不自主地哭起來，半響，阿和迺終於開口了：

「普洛，你說，是誰欺侮了你們！爸爸呢？我的乖孩子！」

「媽媽……」普洛嗚咽地喊，說不出來，格外悽慘地哭。

「呵，可憐的孩子，那一定是誰欺侮了你們，娥里，你說，還是你告訴媽媽！」阿和迺抱緊了他們的頭，用淚眼瞧着他們，把前額輪流交換地抵上她兩個孩子的頭頂。

「媽媽……」娥里停了一停說：昨天夜裏，爸爸殺死了姑爺八哈色坡……」

「八哈色坡……呵！」阿和迺心底裏闖出一個二十三年前她丈夫的惡夢底片段，她昏暈了。

「媽媽！……」一陣慌亂的呼喊。

「呵，不是夢嗎？孩子，究底是怎樣一回事？」阿和迺醒過來，疲憊地問娥里。

「……在昨天的黃昏，爸爸打獵去了，想不到姑姑和姑爺突然來看我們……」

「呵，天哪！……」阿和迺驚愕地抬起頭，呻喚了一聲，顫慄地說：「那是天意了！……後來呢？」

娥里囁嚅着，真切地描述昨夜的不幸。

「呵，卜卜，普洛的爸呀！」她哭起來了。

天越是黑下來，濃霧已漫遍了山谷，阿和迺突然停止了哭，逼急地說：

「你爸爸呢？和姑姑到那裏去了？」

「今天早上姑姑和爸爸帶着我們把姑爺焚埋了，焚在後山的一株大樹底下，我們才一同回來；後來我們哭累了，我們不曉得什麼時候睡熟的，直到剛才媽媽回來的前一刻，爸爸醒來，却看不到姑姑，他才喊醒我們，問我們，但是我們一點都沒警覺到，爸爸說：他要去找姑姑回來，他叫我們等媽媽回來，他獨自爬到後山去了。」

「呵……」她懷疑地舒了一口氣，似乎瞻望到了什麼不幸，戚然的立起來說：「你們認識姑爺的墓地嗎？」

「認得，媽媽，」娥里回答。

於是母子三人，踉蹌在風雨暗慘的黃昏裏，爬向色坡的坟墓。

(九)

在細雨綿綿的深夜裏，阿和迺緊抱着一具流血的男尸——她的丈夫——，匍匐在八哈色坡的坟前哭喊着，聲音漸次哭得嘶啞了；娥里和普洛拉着母親的臂膊，跪在地上，恐懼與惶急迫脅她們，她們嗚咽而顫抖。

一股淒冷的西風翻過山坡，吹動大樹枝上吊着的死尸，死尸在半空裏擺蕩起來，長髮如旗幟似的拍舞着，——這是曲木都麗僵硬

的屍體，她有凸出的眼球和拖出嘴外的一根紫紅底舌頭，百褶的裙（註七）時時發出「拍拍」的響音。在遠處，鷓鴣在落葉的樹枝上啼唱着死的樂章，似乎死神還在尋求血腥的晚餐。

夜深了，細雨越下越密，打濕了她們的頭髮，臉和衣裙，阿和迺想念到她的兒女，掉頭看了一眼，眯朦地看到兩個哭傷的小臉，靜默了片刻，才嗚咽地說：

「孩子，普洛，冷着了，——回去吧，娥里。」

「媽……」二個慘苦的聲音。

阿和迺哭着，把卜卜的屍體仍舊無可奈何地擱置在地上，站起來，攙着她的孩子們，在風雨晦暗的深夜裏摸索歸來。

在這一整夜裏，阿和迺全沒有睡，他想起她的丈夫，她的兒女，和她自己的生與死。

天有點朦朧亮了，公鷄不斷地啼起矯脆的晨歌，阿和迺決定了！就在那個時候，她推醒娥里和普洛：

「我的孩子，這裏我們不能再住了，我想今天就要搬家，孩子，你們倆等天大亮後就先走，媽媽在這兒把一些瑣事辦妥後，跟即就來，我想一時也沒什麼地方好搬，只有暫時借住到你姐夫那裏。」

「媽媽，我跟你同走，」普洛說。

「不，孩子，你跟二姐先走，路上乖一點！」

「媽媽，我們還是一道走好了，免得你一個人孤零零地傷你的心，」娥里這樣建議。

「不，孩子，還是你們先走。」阿和迺流着淚，摸弄着普洛的小手，凝視娥里，她顫抖着嘴唇，繼續說：「聽媽的話，娥里。」

「媽……」娥里和普洛都哭了，阿和迺也哭起來。

在第二天清早，雨總算停了，但是依然是個沉寂沉鬱鬱的陰霾天氣，娥里和普洛跨上騾子，哭着。

「別哭，孩子！你們先去，到那兒叫且爾帶騾子來接我！」阿和迺呆立在屋門的柵欄前，臉容板滯得像鉛鑄的雕像，她已經確定了那是和她孩子最後的話別，她以最大的忍心哭送着她的孩子們，直等到遠處的朝霧掩了娥里和普洛的背影；半響，猛然掉轉頭，狂哭着衝向她丈夫的場地——色坡的坟墓——，最後，她也吊死在色坡坟前的大樹枝上。

註：

- (一) 猴子狡猾胆怯而瘦弱，狗如猴子，當然無用，彝人以之罵人無用。
- (二) 擦爾劃彝人所用之大氅，用毛織成，可作外衣，被蓋，雨衣，偽裝物，墊氈等。
- (三) 刻木是彝人的一種卜法，用具僅一刀一枝，以刻劃之奇偶定吉凶。
- (四) 彝人以一姓為一支頭，即一地之單位居民。多以黑彝為主。白彝多分屬於各黑彝，雖可自由移遷，到達目的地後，必需找一黑彝，為保護。
- (五) 鍋莊，即彝人之火塘，用三個直立石頂鍋，可一面煮飯，一面供眾人圍火取暖。
- (六) 披毡係用羊毛揉成之氈，製成如大氅之形，披於衫外。
- (七) 百褶裙係彝女所著之裙，長及踝，以四色布接作四層，一二層有褶紋，愈下愈大，行走時向四面飄撒，頗美觀。

天帝的審判

一

誰知道天帝睡過多久呢？更沒有誰能知道他醒過沒有。因為在茫茫的遠古，除了他以外，一切都是虛無的，天地猶如一團濃霧。

天帝也許是睡得疲乏了，他翻了一個身，覺得空洞洞的，沒個着力處。寧靜的心旌也就不免惶惶地晃動起來，他睜開透亮的眼，向四週搜索着，但是他能找到些什麼呢？一團濃霧，他覺得他自己便被封鎖在這一團濃霧裏。

長久以後，天帝似乎發現了他生命上的缺陷，單調，懶倦，和窒塞的氣息，充斥着他過去的漫長的生活，而還留在回憶裏的，僅是累積的煩惱與痛苦。

於是一個新的意會從他腦底生長起來，他立刻爬起身，揮動他萬能的手，銳意去創造他理想的環境。他開闢了光明和黑暗，天和地，太陽和無數星星，而且給天以無限的廣大，給太陽極度的光明，就是細小的星星，也都給以閃光的外衣；只有地，戴着死灰的臉罩，荒涼得恰像一具僵尸，直挺的躺在天帝的腳下。但是，天帝是大公無私的神，是宇宙間永遠的主宰，當他偶而瞥見了這片荒涼土地，一股憐憫的同情激動了他仁慈的胸懷，於是他像是五彩的朝雲一樣蓊鬱，惠然降臨到這可憐的土地上；在那裏，他創造山、水、風、雲、林木、荒草、飛禽走獸，和一切離奇的生物，使這荒涼的大地日夜繁榮起來，最後，他又在山頂上創造石塊，在濱河的平原上創造了人。

因為石塊是大地的骨幹，所以當天帝創造完成之後，給它例外的祝福。

「堅強的石塊呵！你是大地的骨幹，爲了使你能負擔這繁榮大地的重任，我將爲你祝福，呵，祝福你子孫昌衍，行動自由！」

天帝微笑着，向石塊喃喃地說，於是石塊的子孫從山頭上叢生起來，大的、小的，爬滿了整個的山頭。

因為人是天帝忠實的奴僕，是整理大地的園丁。所以當天帝把他創造完成之後，也給他以例外的祝福。

「聰明的人呵！在這塊土地上，你是我最忠誠的園丁，爲了使你能夠肩負這繁榮大地的任務，我允許你具有最高的權力和智慧，聰明的人呵，努力吧！我將爲你祝福，祝福你子孫昌衍，長生不老！」

從此以後，人們在平原上繁殖起來，他們白天工作，晚上休息，憑着他們這點點淺短的智慧，創造着他們認爲滿意的世界，大地默然靠着人們不斷的耕耘，也就逐漸繁榮起來。

天帝眼看到這繁榮碧野如錦的山河，笑笑，滿意地回到雲深如海的天宮去了；但是，人們和石塊的鬥爭，却潛伏在天帝的祝福裏了！

二

石塊在山頂上居住了好多年，它覺得天帝給它的任務重大，認爲他便是大地的主人，一般驕橫的習性滲進了它的本質。因此格外覺得山峯的處境太逼窄，決意向山下發展，有時竟爬到人們耕耘的土地上。

人們爲了石塊強橫的擴展，引起不可以遏制的憤怒，因此時時就發生些小衝突，即而復仇的情緒越高，激了大規模的爭鬥。

有時，當石塊衝入人們耕耘的田園，往往給人們擊成粉碎，或則投入湍急的溪流，藉此洩憤。而石塊呢？覺得人們處理過於狠毒，也往往投以大規模的襲擊，萬物因此被災，人石因之俱傷，剛剛繁榮的大地，又重陷入古舊的荒涼。

據說就在那個時候有一位年老的人，他偶而發現在岩石堆成的深山裏，儲藏着最可寶貴的青銅，所以成日價糾眾入山鑿石破岩，開採這希世的珍寶；因此引起了石塊們不可遏制的憤怒，向人們作一次空前的復仇襲擊。

那是一個黃昏以後，天空像是塗了墨，漆黑，沒有一顆星，山裏田間的人們都悄然睡熟了。成千萬的大小的石塊們，直從高山頂上崩崩塌下來，衝毀了人們所有的田園牲畜，人們多被壓着了，有的腸胃流出了肚皮，兩手捧着鮮紅的腸子呼喊；有的肝胆都壓出了胸膛，哭叫着，塞向自己被壓破的胸膛；至於頭破額碎，手折足斷，呼天號地的，那就在在都是；加上天帝給人們優異的祝福是「長生不死」，因此他們除了忍受一切不堪忍受的痛苦而外，連求一死，都沒法夢想。

三

天帝是宇宙間永遠仁慈的主宰，當他聽到大地上哀怨的哭泣與呼號時，立時警惕地向大地掃了一眼，當他看到人石相爭後這幕悲慘的戲劇，不禁大大驚奇起來，他想：「這些比一根汗毛都渺小的東西，也敢爭論勝負！」於是天帝又如暴風雨前的雲陣，怒匆匆地向大地衝來。

人們是機警的呀！當天帝降臨之後，他滔滔不絕的哭訴着石塊是如何的殘暴，請求天帝公正的審判，但是石塊却直噉噉地僵立，氣急得說不出一個字。

嚴肅的天帝看看破碎零亂，崛強矗立的石塊，又看看肢體殘缺，伏地哀泣的人們，——尤其是那老年老的，他們因為和石塊鬥爭的年代太長，有的連腦袋都變成三四椗，血和腦漿流滿了一身，頭髮全凝

成了餅；就是比較年青一點的小伙子，也多有瘡痍遍體，十分難看；一陣長久的緘默後，終於天帝放出沉重響亮的嗓子開口了：

「你們，」天帝指着崛強的石塊。

「還有你們，」又指指人們，「從此以後，你們都不准再爭論下去了，我明白了你們相互鬥爭的原因，因為當我創造你們的時候，對你們的期望太深了，祝福太美滿，才使你們利害相衝，而不能和衷共濟，負起這繁榮大地的責任，甚至反成了誓不兩立的大敵，所以我將為你們的幸福咒詛，使你們以後不再成為世仇……」

「人呵，你聽着吧！從今以後，你們的壽命將有所限止，每一個人的生命最長只能活到一百歲左右，便要自己死亡，變為土壤！」

「至於你，石塊，你這崛強殘暴的東西！從今以後你將永遠不能生長和繁殖，就是有人把你擊為粉碎，你也只能永遠居留在你居留的地方。」

二、「夷族」歷史與文化研究

1. 西南夷族史

(係節錄本人所編夷族史，1936年)

第一編 元蒙以前的夷族

第一章：秦以前

在上古時代，民智單純，民俗渾厚，彼此既沒有種族界限，也無文明野蠻之別。若有出類拔萃之人物，便公推他為首領，無論華夏蠻夷，都一致推崇擁戴他服從他，使他發展一生的才能，為人民謀幸福，為天下求太平，所以生長在若水（西昌安寧河）的高萃氏，也得立為帝，號稱帝嚳，為一時賢君；又生長在巴蜀石紐山下的大禹，他娶于塗山淮夷之女，史稱西夷人。當時也不因他是西夷人，不舉他為首領，終使他盡其能力，胼手胝足的疏通九河，劃分九州，完成他大聖大賢的使命。使這些時代，成了我們後世子孫，景仰不止的黃金時期。

但間或有相爭的事，也是非常少。如南方民族之首領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皆是銅背鐵額，並能造刀戟矢弩，以威天下，與黃帝爭領袖地位，戰于涿鹿，當戰爭激烈之際，蚩尤造作大霧，誤黃帝軍士，使其不能按陣作戰，幸而黃帝聰明非常，他遇住這利器，便造出指南針，制止霧的效用，達到最後的勝利，把所有敵人驅逐到大江以南。這是南北兩民族相爭鬥的一段較確較古的事蹟。由此看來，當時南北兩民族的文化程度，是並駕齊驅的。

在舜時三苗在江淮荊州，迭次作亂。言於堯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

西戎。後人就說西南夷族是三苗驩兜之後，與內地民族是一個血統下來的，這說法是也有相當的理由。

殷王命伊尹伐三苗于三危，受四方令曰：正南（日南）欽鄧桂迴（廣西）損子產里（雲南車里）百濮（雲南西北部夷族）九菌，命以瓊珠瑇象齒文犀等貢獻。此時南方民族的繁殖領域已非常之大，所以殷一得天下便用方法去羈縻各族使受他們一致的擁戴。

同時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助。巴師歌舞以凌之，殷人倒戈迎降，世稱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此等民族，後與周室失和，為周所逐，大部移大涼山一帶一部移到江南。後與秦朝爭湖南地方被秦逐于五岑〔岑〕以南，漸移住滇境。在漢時在滇南建老撾國，□明等五國有少數移入浙入浙閩臺灣琉球一帶，至今猶有其遺民。

車里古稱產里，位于滇西湄公河下游，據傳在周時有越棠氏來中國朝貢，不能迴國，周公乃作指南車送越棠氏迴國，於是改稱曰車里國，又周史稱百濮之名，可見西南各民族，雖處邊遠地也能與周保持關係。至于接近周室的湘黔各民族，像往來過多，易生惡感，常受周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的政策影響。周平東遷後，與各民族爭地盤，周命晉文侯出師征伐，但當時三苗之國左彭蠡，右洞庭，屹然與北方各民族相對也。

戰國時楚武王奉周室命，出兵征伐，似乎逼迫過甚，各族一致團結來，和楚作戰，使是師兵敗將亡，退境自守。到楚莊王，為晉所〔所〕迫，反聯合各族以抵禦晉人。後楚國北面受秦晉各國限制，不能再向北方發展，只得集中全力向南方開拓疆土，楚威王命王族莊躡率十萬之衆，溯江西上，侵略巴蜀及黔中，以西各地，直至滇池，把附近各族的獨立組織擊破，建滇國自立為王，從此內地人便稱西南夷為滇國。

秦時北方民族的力量大大的發展，把巴蜀平定了，又滅亡楚國南越交趾各國，統統設為郡縣，並把許多犯人移到西南，實行殖民政策；所以西南至今猶有不韋等縣，即秦僑氏所住地。西南各族受秦的壓迫，離開江漢向西南腹地移去，秦漢之際，中國內亂，無力外顧，各族乃紛紛組織國家，造成一個簇新的局面。

第二章 漢時

第一節 西漢

西漢獨立組織的分佈：如西南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處，（川南）以什數滇為最大？滇北以什數邛都最大。自師同〔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各屬為雋昆明……………雋北君長〔一〕以什數〔，〕徒笮都最大。笮東以什數冉驪最大。至各組織內部情形如：

a、夜郎 領有貴州四川東南部滇省東北部，縱橫數千里，史書上常見的牂牁，也是夜郎屬地之一部。漢時頭二等的大郡，建為是夜郎之小邑，夜郎人口的繁殖，據唐蒙說：「夜郎可出十萬業伐越」，可見夜郎在當時文化經濟軍事之方面，均非一般無組織之部落可比。其王巴氏秦時尚秦女，高祖時曾出兵助漢伐秦，及漢武帝遣使前往。夜王問漢使：「漢孰與我大」？有所持而發也，及降漢，仍以王禮待之。

b、滇 是莊蹻所建，領域幾有雲南之地，漢武經營西南時，亡然宇使滇國，想使滇國來朝入貢。但滇王問，「漢孰與我大」？抗不奉命。

漢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征滇，滇王乃降，將其地置為益州郡，置吏入朝。賜王玉印，即復長其民。自此滇〔滇〕東部方入中國版圖。

c、邛都 雖結耕種，有城邑，田畝，物產異常豐富。其領土佔有建昌道及雲南西北部，漢平後，置為越雋郡。

d、徒笮 其本部在雅州清溪，北以邛崃山爲界，東界建國在馬胡一帶的古僂國。蜀人竊出賈貨，笮馬僂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後此這些地方也漸入漢版圖，不復有獨立組織矣。

以上各獨立組織情況，是值得注意的。其他還有三件事也是不可忽略的。第一是南中有納垢酋之後，阿町棄遺名位，入山撰字，形如蝌蚪，三年後成，夷人稱爲書祖。這是中國史上的記載，在夷史上說來，夷人在周以前，就發明文字了，漢時夷族裏已普遍的使用〔一〕文字記載。由此看來，夷文至遲到漢已發明，而且正式使用了。第二 漢使到南越，得着蜀枸醬吃，問所從來，據云「來自牂牁」。張騫在西域也見蜀布邛杖〔，〕問之〔，〕據答「來自身毒」，可見當時的西南各國，不獨常與內地往來，并且已與身毒南越交趾各國，正式通商貿易了。第三哀軍車里國，以十月爲歲首。這曆法在今日在夷人地方。【，】仍然奉行。其發明當在秦漢以前也。

第二節 東漢

東漢時有夷人獠子羅子之名稱，係呼夜郎滇哀牢【牢】人者。當時夜郎人多耕田，俗好巫蠱。其王咸竹生于竹，謂非血氣所生。人民異常敬重，各地建立竹王廟，以事祭奠。夜郎人尹珍以自生荒域，不知禮化，乃到中原從許慎學。授經書圖緯，歸後設校於南城【域】教化各地。滇國在東漢時，領有東謝（云南迤南）越雋牂牁昆明地。產鸚鵡孔雀，有漁田鹽地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奢豪，居者均富及累代。王莽時益州越夷反，遣十萬衆往討；不克而還。元和初滇地出駿馬，（漢稱神馬）甘露降，白鳥見，始興學校，以遷其俗。這實是漢族文化輸入西南的濫〔觴〕觴。

哀牢王栗賢東下江漢，擊降塞夷，進攻鹿多，遇水患死數千人。王乃遣六王將萬人，復攻鹿多。鹿多王誘而殺之。哀牢王見不

利退詣越雋降漢，受封爲王，復長其民。哀罕土地肥沃，宜種五穀，蠶桑。其人知染采文繡罽帛，疊蘭於細布，織成文章，成經錦。又有梧桐，木花，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不受垢汗。出五金光珠虎珀，富饒異常也。傳三世與守令不和而反，漢兵往討，斬首三萬級，得財四千餘萬，其人口之衆，財物之富，出人意外也。

鈎旬王與守令不睦，爲所殺。其弟反殺益州太守。王莽遣將擊之不能服；又使馮茂往伐，敗還。次命廉丹等率天水隴西騎士，及巴蜀吏民十萬，共二十萬人擊之始勝，但久亦無功，且越雋人任貴反，殺郡守枚根，自稱邛谷王，建都於邛都。其地有稻田俗多遊蕩，而喜謳歌，與牂牁各地相同。及光武時，王上三年計畫，授封邛谷王，授越雋郡太守印綬。

東漢初掸國王，遣使來中國朝賀，獻樂（在史上極有名）及幻人，自云海西（大夏）人。能變化吐火；自行支解；掉易牛馬頭；並善擊丸數至千餘。漢帝以其遠道來朝賀。拜爲大都慰，授予印授。

第三節 三國時

西南民族在東漢末，其內部組織發生至大變化，雲南西北部分爲六個組織，各稱爲詔。即王國意。曰蒙舍（後稱南詔以位於各詔之南也）曰浪施詔；曰鄧賧詔；曰施浪詔；曰越雋詔。又稱麼些詔；曰浪穹詔〔，〕統稱六詔。其兵力相持，各不相下。雲南川南桂省黔省，爲雍闥朱提高定孟獲等所據。在三國鼎立時，乘時組織國家，脫離漢朝羈絆。蜀相諸葛武侯以其地重要，乃興師南征。命馬忠李恢由瀘州永寧赤水伐牂牁益州；自率大軍自邛雅建昌會川（會理）渡瀘水（金沙江）入姚安等也【地】。擒高定朱提雍闥等或戮或釋，然其部衆併于孟獲。獲統衆與武侯戰，不利退入雲南邊境，扼險而守。武侯乃繞道進攻，擊潰獲衆及各王援兵，殲其

精銳，——藤甲兵——擒獲而赦之，南中盡平，置雲南郡興古郡建寧郡，卽其渠師而用之〔，〕或有諫者；侯以留外入不利，不聽而去，漢夷自此始相安無事。

以上武侯南征事略，至這次征伐影響，及當時西南社會情形，觀下述各情卽知之，武侯述雲南人民情云：多種姓不帥教，連合黨朋，失意則叛，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奇貨，故人貪而勇鬥。春夏季多瘴疫，這是當時西南各地民情疆域氣候物產的一個概說。

華陽國志述西南民情云：蠻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鉄裹結，無大侯王。有俊傑者能言議屈服種人，曰耆老。便爲主，論議好喻物〔，〕謂之蠻經，南中學者多引用之。興蠻同姓曰違耶，諸姓各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蠻或爲報仇。與蠻至厚者謂之百世違耶，恩若骨肉，爲連逃之藪。故人輕爲禍亂。此種習慣民性，至今猶然。但因此所受之欺騙損失，則不可數計矣。

武侯用攻心政策，征平南中，任用南中人士，如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于蜀，分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收南中俊傑建甯爨習朱提孟琰孟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三軍，（以步監從武侯北伐）俘人孟獲也得爲御史中丞。滇西六詔主龍祐那從征有功，受封爲酋長，賜姓張，使其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南人火濟從侯征計有功，封羅甸國王。（今黔省安慰司安氏之遠祖也）侯率領軍隊深入遇毒水不能渡，乃求計于萬妥隱者，隱者乃孟獲之兄孟優也，告以來意，優仰侯之忠義，獻薤葉芸香以解瘴毒，侯嘉其賢明，欲托以南中事，優堅辭不受，

武侯南征所給予南中的影響，也有值得紀念，侯平定南中，軍中多謳歌思鄉，遂詔衆各卽一磚，曰「若輩久苦行，欲遄反耶 枕

此而臥，翌朝抵家也！不用命者，終不能歸」，今滇南有一城，民皆四川人，雲卽遺軍之後好【裔】也，大理南有一種民族，衣服與內地略同，能通華語，自認是侯戍兵之後，由此看來，侯南征也遺留了許多人，南中風俗習慣所受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侯南征南中風俗也直接改革了許多。規定非貢獻不得渡瀘水，必欲渡，須致祭然後登舟，南人多邪術。須禱于神假神兵以自助。然其欲必殺人，以其首祭則神享爲出兵。侯不忍乃用牛羊之肉，包之以麵像人頭，以之祭，神享出兵，後人稱之曰饅頭，南人剽悍好鬥，常裹數日糧，至境外劫略。侯教以剝米而炊，不食過夜餐，俾終歲勤苦，弗獲居間思叛，此類遺策至今南人猶奉之惟謹，但對南人前途的影響，真不可道里計！

第三章 晉隋之際

當時各族分佈情形，東則巴中爲百濮所充，建寧郡有百濮，雲南有爨夷，黔中有東謝西趙，（常與唐相抗〔，〕後因首領蒙羽率族入大涼山，受南詔節制）其境域東連籌春，西過上洛，北至汝穎。南接交趾，稱各族曰獠，且各族所居之郡縣，均冠獠字，如越雋獠郡，甘松獠郡，始平獠郡沈黎獠郡等，雲南又立隆城鎮，管獠二十萬戶，但生獠皆弗順也，各族人口之多，住區之廣，較諸內地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附當代人口比較表

| 郡名 | 區域 | 戶口〈以戶爲單位〉 |
|-----|-----------|-----------|
| 涪陵郡 | 五縣 | 四二〇〇 |
| 蜀郡 | 六縣〈成都廣漢〉 | 五〇〇〇〇 |
| 巴西郡 | 九縣 | 一二〇〇〇 |
| 越雋郡 | 五縣〈邛都卑水等〉 | 五三〇〇〇 |
| 永昌 | 八縣 | 三八〇〇〇 |

當時之社會概況，似與漢時畧有不同，獠蠻自漢中達於邛滇川洞之間，所在皆有〔，〕多散居田間，江淮汝豫之蠻，後魏時冉田向三姓最大，餘則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各據一地，稱帝稱王。巴州首長嚴始欣附魏，任爲刺史，魯超明附周，任爲雍州刺史，杜青爲巴州刺史。其人能口食鼻飲，能臥水底持刀刺魚腹，織作細布，色至鮮淨，鑄銅爲爨，大口寬幅，名曰銅爨，既薄而且輕，易于熟食，此時其組織已漸分散，惟工藝技術，尙保持已往狀態，但各族此時慘遭非常之損失，陸騰將數萬之衆伺機進剿，先後剿平鄂湘黔等蠻地，將所俘男女售于巨室爲賤隸，謂之厭獠，各朝公卿達於士庶，莫不蓄獠爲奴，湘黔各獨立組織，大致於此時被消滅的。

南平獠居涪州渝州之南，其王朱氏號劍荔王；及陳時自立爲帝，隋兵往討無功而還。傳至長真改官號爲刺史，助隋攻蠻，又率五千人隨征遼東，授安撫太守，其族甯宣爲合浦太守，武德初以裔鬱林之地降唐。高祖以長真爲欽州都督，宣子純爲廉州刺史，其族人道明爲南越刺史，與太守失和，唐軍所征，勢大衰，其後益眉雅邛巫鈞各州唐反【反唐】，皆爲唐所克服。

第四章 唐代夷族之繁榮

第一節 南詔王國之政治制度

第一款 中央政府之組織

一、政府設三官，曰坦卓，曰布希，曰允贊，內地謂之清平官。其職務與太師太保太傅同。又設八爽，曰慕爽主軍政，曰琮爽主內政，曰慈爽主儀禮，曰厥爽主建設，曰萬爽主財政，曰引爽主外交，曰罰爽主司法，曰稔爽主農商。爽之組設與唐朝之省現代之部相似。此外又設託官曰乞託管理軍馬，曰落託管理牛羊，曰巨託管理倉庫，曰秦齊管理賦稅，各託之組設，似今日之各廳。

二、設獨立之機關，曰兵儒，直隸於南詔王下，管理國家之機密事件。

三、置酋望猶大將軍，元外猶將校，平時主持軍事計劃，戰進則統率國軍出征，又設各元帥府，大府置主將曰演習，副主將曰演覽，中府置主將曰繕依，副主將曰繕覽，少府置主將曰詹首，副主將曰詹覽〔。〕各府另設佗首掌書記計劃，佗西掌軍法，各府職務在主持訓練，編制軍需等。

第二款 地方行政之組織

一、行政區域劃為鄧川白崖雲南…等十賧，（賧州）各賧設坦卓官治理之。

二、人民之組織，百戶有總佐官，千戶有治人官，萬戶有都督，平時管理地方事件，訓練地地方壯丁，有事之時，各各集中所屬候命出征。

三、土地政策則以五畝之田，為一雙，上官授四十雙，上戶授三十雙，下戶授二十雙，國人無論貴賤，均須分田從事耕作。

第三款 南詔王宮之之禮儀

宮中設朝台，南詔王東向而坐，自稱元猶，（即朕之意）稱臣，民曰昶（卿爾也），左右有羽儀長八，出入建騎八，紫紅青白雉羽八，旄尾二，鉞紫囊之羽蓋二，清平官隨侍其職分內外二英代〔，〕內英代，裁理內事，外英代傳達王所處理之事於各爽〔。〕王后曰信麼（主母也）〔，〕宮妃曰進武信麼。（青年主母也）朝見時轉臣西向立雖清平官亦不能佩劍。

第三款 南詔王朝之法制

一、各地設民軍〔。〕此等民軍依據城邑之遠近分四軍以將旗幟區別爲四方面，一千人爲軍置一將，有敵來時，由八面將官率領應戰。

二、王有禁衛軍曰朱弩佉苴子（唐人所稱）戴朱鞞鍪負犀革銅盾，置佉苴子長一人，統領之。其編制二千五百人一營，四營爲鎮，戰時常作先鋒隊，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軍中制服將校士卒皆尙絳，有一次功者加錦，二次功者加金波羅紋，小功矜背不袖，次小功止於矜而已。

三、凡國人無將校士官以至庶民，皆領田從事農作，民無徭役，只歲輸二斗糧。有一技之長者給田二，另收稅，多能者皆按技給田，

四、國歷建寅以十月爲歲首。

第二節 南詔王國之初

後漢末年哀牢國滇國分裂爲六詔，經武侯征伐皆臣服於漢，至隋代，蒙舍詔漸盛，其王蒙皮羅附唐，封越國公，賜名歸義，後助唐平普洱蠻，破吐蕃有功，封雲南王，吞併六詔國勢大盛。

玄宗時唐劍南節度史及郡太守，故事苛索，並以非禮相待。王憤怨興兵殺太守，大敗唐兵，降姚州各夷，改國號曰南詔王國。唐將楊國忠調天下大兵十萬，遣李密往討之，大敗於太和城，南詔王乘勝取雋州，佔領清溪關，旋移兵南向，尋降信驃等國（緬甸北部）王莫太子異牟尋立。

異牟尋足智多謀，善撫衆。卽位後聯吐蕃攻唐，進至邛峽關。下令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士卒奮勇前進，所向皆克。將所得工伎悉送落莎城，給予田地，助南人興辦工藝。後與吐蕃相猜忌，

率師歸國。其時吐蕃強盛，南詔嘗受其狎侮。王每欲報復，均以力弱而罷。乃竭盡心力，從事政治的整理，命各地薦舉賢才，轉理政事。派遣王室大臣弟子，留學中國，聘客卿鄭迴為傅，使教育子弟；雖王儲回亦可箠撻。後任回為清平官，事多咨之，翌年吐蕃復求南詔出兵相助，王乃主計破吐蕃，先命五千人前行，自率數萬精銳隨後〔，〕晝夜兼行，大破吐蕃與神州，斷其鐵橋佔堡壘數十，擒王五人，降衆十萬，自是吐蕃聲勢稍殺。

王又乘得勝餘威，轉平施蠻，置白匡險。徵麼些兵征服昆山西爨蠻，及苑蠻。掠弄車（緬境）漢裳各族，以充滇東北境。王復欲攻吐蕃。在川甯北等，當寇道之城，峭山鑿堦，修理戰備。後以唐節度使韋皋遣使勸諫乃止。

吐蕃在神州大敗後，仇南詔益甚，嘗欲伺機來襲；及南詔撤兵，乃聚衆人、八萬，各攜一年糧，進圍雋州。南詔王聞訊，即遣使入唐，求出兵相助。集國內將士，屯于邊境，令麼些等族，將糧食牲畜移于城內，堅壁固守。後與戰大敗之，深入吐蕃境。嗣以南詔兵士不宜水土徙屯納川壁。年冬大雪，無功而還。但唐與南詔形成犄角之勢，吐蕃不復東顧矣。

貞元十七年吐蕃迪從安熟各族，佔領通南詔之要隘，諸族暗導南詔唐聯軍前往，出其不意，破其城屯。斬首數千級。吐蕃軍退屯鹿危，又戰大敗之，俘吐蕃大臣及士卒數千，康國黑衣大食兵數百。獲甲二萬餘，軍威大振。

明年唐廷聞吐蕃東侵，遣衆數萬人守備黎州雅州及南北路。王知吐蕃用意，遣使告唐節度使韋皋曰：「虜揚聲取黎雋州，實欲窺雲南。請以武寧軍進駐羊苴。虜若不出，待來春深入」。吐蕃軍以數萬衆攻鹽州，唐兵牽制西北面，南詔兵由南面直入，破城七，焚堡壘百五十座，斬首萬於，獲甲十五萬具，進圍維昆明，

不克而還。時唐軍破虜於原州，南詔軍攻其復心，俘虜尤衆，自是吐蕃大衰。

王儲奢華不理政事，由清平官西望等議立王孫豎祜，豎祜果敢饒【驍】勇，善用其衆。嘗殷慕唐朝文化，及立，受冊封，遣使入唐致謝。唐使杜元預治理無狀，屢侮王，王憤〔，〕命大府主將率衆進攻，陷戎雋印三州，止于成都西郊。所至秋毫無犯，招工使數萬人入南詔，自是南詔文化工業，與中國相掎，翌年與唐和。

唐經略使，駐安南，貪污自私，嘗以斗鹽易民一牛〔。〕民不堪其苛虐。王遣主將段曾遷，攻陷安南都護府，置朱弩法苴子三千守之，然仍朝貢不絕。

王薨〔，〕唐以安南都護府之怨不往吊。

第三節 勝極一時之大理帝國

王子坦卓酋龍嗣立，恨唐廷不吊前王之喪，遣使入朝，又爲邊官所阻。乃自稱帝，改元曰建極，自稱大理帝國，興兵陷武播州，悉移其民於境內。二年後佔領邕管州，唐不得已遣使往吊，以示結好。但邊官屢虐殺夷民，爲衆所忿，國人皆主進攻。於是大理兵北取雋州，南降安南七綰洞各蠻。唐發兵數萬與戰，相持于邊境，後唐將相相忌退去。

三年唐廣州節度使蔡京發兵攻邕州，爲大理軍所殲。乘勝進略交州，安南。另分主將揚恩僭麻魂高等，以萬衆攻海門城，陷之，唐兵退守嶺南。大理兵復攻邕州，唐遣張茵率萬衆戍守城池，以康承訓率衆五萬馳救，茵懼遲遲不進，邕州陷，承訓無功而還，唐以西川節度蕭鄴，率大軍邀戰大理兵於大渡河，小勝。

四年（永和八年）復攻取雋州，刺史喻士珍降。唐廷以南方氣候不良，唐兵多死亡，乃另募南方強弩二萬，置鎮邊軍住其他，以

便調發。命高駘代張茵，平定林邕各族。大理兵與戰敗績〔，〕被俘萬餘，交州邕州安南各地，先後被唐師克復。

六年興兵攻唐。帝以軍綴清溪關；密率衆伐木開道，越雪領（大雪山）以進。雖盛更猶凍死十多人。出沐源關，至嘉州境，降附屬蠻。（峨眉夷人）唐將竇滂僅遣五百人往拒，盡爲所滅。使唐盡撤雅黎之衆，以戍嘉州。帝乃率五萬衆攻清溪關，北侵黎州各地；南則詭衣漢服，濟大江□犍爲城，會師於嘉州境。與唐將揚恣隔河對持，不得進，乃暗率徑〔勁〕旅由河上游而渡，進襲唐軍，擒殺唐將顏慶帥，陷嘉州。七年杜攻再榮，與竇滂相持不能決。帝陽請和好，另以軍取快捷徑而進，滂自殺，其衆潰奔黎州。率軍北進，奪印岷關，圍雅州邛州，聲震全川。大軍次眉州，輔臣杜元忠獻取全川之計。進至新津〔，〕唐廷遣大臣媾和，帝未許。但大理軍沿途分屯過多，行進遲滯，使唐守將得餘裕時間，從事守具之準備，實帝之失策也。

秋圍成都，以城池堅固，不能遽。帝集附近糧秣，修造攻具，以備攻堅。初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城。守兵以巨索鉤緊膏油，投下焚燒毀，不能收效。另作蓬龍形如車輦，下設枕木，推至城下，卽出匿卒鑿城，城內守兵以甕貯糞汁，乘車來時潑之，並以鐵液注車，蓬龍多被焚。帝下令徵工役，趕造攻具，使士卒乘夜薄城而攻。守兵復以鐵籠罩然矩置城上，照耀城下，使守兵不能隱蔽而進。另在各屯頭，設哨，終夜叱哄；廣置弩手，使用元戎（漢稱連弩武侯所制）射阻，大理兵傷亡甚衆。大理將復暗鑿地道，通城北隅，不幸被覺，士卒悉斃坑內。攻者傷亡既多，而守者糧食飲水缺乏，其困相若也。

圍城數月〔，〕唐將顏慶復率援軍至，與戰於新都之南郊，失利，另以騎兵數萬進搏唐軍，復爲唐將宋威所敗。乃退守星宿山，威軍攻沱江，城內守兵出擊，攻具盡被焚毀，其勢甚爲兇猛。嗣爲御林

軍所攝，潰歸，圍城如故。唐軍過江約守兵來攻，營舍被焚，帝親揮諸軍迎戰卻之。後三日，唐將奪昇遷梁，帝軍大敗。帝下令焚附近亭舍，籍火光射殺唐兵，威軍亦向矢來處反射，兩軍相持，勝負不能決。帝以唐軍過衆，師久無功，撤兵南還，唐將相猜忌，亦未敢追。

十四年帝率衆攻唐，北臨大渡河爲唐軍所敗，乃另遣一軍循河下游，攻頻水諸屯，以分散唐軍勢力，乘機渡河進陷黎州，攻雅州：【，】擊潰定邊軍。次新津而迴。轉略黔中各地。曾望所率之師圍成都三日而返，唐將高駢追至大渡河，大理軍略有損失。

高駢以大理國力雄厚，不宜進征，奏請唐廷約和。時大理國帝王大臣多信佛，駢特遣浮屠爲使，往和。帝與唐約爲兄弟，遣大臣入唐，帝崩〔，〕諡曰莊皇帝。

太子蒙法立，改元貞明，年少好騎射畋獵，國事由大臣乾符代理，四年遣使至邕州和好。翌年失和，興兵攻西川，時唐將高駢再請和親，大禮【理】軍止於大渡河。唐使臣南來，至都城善善府，帝敬以賓禮，詢問中國春秋大義。使者返謂蒙帝少弱無能爲，請增兵進攻，期五年必平之；並遣諜入大理窺探。帝偵知後，駐兵邊境，遣將攻陷安南都護府，進逼邕府，五年唐皇從宰相盧攜議，以宗室女爲安化公主，許婚大理帝。遣曹王儲李龜年，宗正李少卿爲和親使，後以事未成行〔。〕大理帝遣宰相趙隆眉段義等八人入唐，迎公主，唐皇從大臣之議，將各使臣盡翫殺，以孤大理之輔臣，帝怨唐不義，欲興兵進侵。大臣以輔臣多喪亡，諫之乃止。七年遣使獻方物迎公主，唐以正議公主爲解，及吐蕃東侵，唐欲求大理增援，命張匯爲五禮使，虢王儲李約爲婚使，來大理，會黃巢平定，唐帝東歸，未成行，帝崩〔，〕諡曰聖明文武皇帝。

太子瞬化立〔，〕改元出興〔，〕遣使與唐修好〔，〕昭宗不答〔。〕國中以輔臣多喪亡，各地常有內訌，國勢大衰。

第四節 大理國內之物產

越睽地方產駿馬〔，〕始生若羔羊，紐莎縻之，生一歲〔，〕喂以米潘，七年可駛，日行數百里，唐時嘗售入中國。

鐸銷〔，〕狀始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外飾以金，所擊無不洞穿。

鬱刀〔，〕鑄時，以毒並治，取迎耀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傷者皆死，大理帝王大臣，無不佩之，帝所佩者傳數世者也。

所織錦縑精緻，色鮮，較蜀中所製尤美。

第五章 五代時之大理國

此時大理勢衰，大權皆落大臣之手。五代初貞明帝崩，太子年幼不能理政，為鄭迴裔孫買嗣所篡，各地紛起獨立，成群雄割據局面，後唐時大將趙善政篡位，後晉時楊千貞復位，以暴易暴，不旋踵而滅亡，其年代之短，與五代同。

經數次變亂〔，〕國土多喪，西北多設郡縣，東北為南昭宿將阿珊所據，建烏蒙國，自稱為王，西南分成若干小部落，國力之衰頹莫可言喻，及後漢段思平篡楊氏，繼承大統，改國號曰大理，段氏好佛以神治國。雖無甚進步，亦少有變亂也。

當時習俗牂牁凡劫盜者二倍還贓，殺人者除抵命外，可以牛馬三十頭償命，人民以耕種為生，無城郭村落，有事聚屯，以木刻為契，首領姓謝，東謝王之同族也，昆明地產羊馬，其人好騎射，皆推【椎】髻跌【跣】足，披氈以代被，首領披虎皮，自號曰昆明大鬼王，晉時與羅殿國王普露靜王等九部，遣使附牂牁來中國朝貢。

東謝人（滇迤南）好帶刀，右肩上斜束皮帶，上鑄以螺殼，襯以虎豹猿豹之皮，以為外飾，坐皆蹲踞，男女椎髻，以緋布束之。

第四【六】章 與宋室並存之大理王國

段氏篡位後，修建宗廟，供祀佛像，凡國中王侯士庶，莫不以信佛唸經為終生之安慰，已往勇敢進取之人民，多變而為好靜不爭之教徒，民氣之衰，以此時為最甚。國內王公各自為政，名為大理國王，而各地藩屬，猶以弁髦視之。

大理王常遣使入宋朝貢，以金裝碧珩刀劍等為貢物，後道路不寧，時貢時輟，政和間又命不馴爽彥奔等入宋，頗受當時人士之歡迎，參觀鼎州各學校，及圖書館，旋派人往學，在京賜觀御書閣，遍訪諸生，歸後興辦學校，對習俗之改革，甚有功云。

段和譽時遣使入朝，貢良馬二百，宋室封為大柱國，大理國王，時大理人民嘗販馬入宋貿易，為邊官所忌，奏請罷大理貿易。宋帝以國中少馬，可以廉價購大理馬練軍，未之許。由是往來日繁，漢人入滇者，亦不可以數計也。

後宋遣將征伐〔，〕大敗而還，嗣又遣兵數萬，由川南進攻，至會川為烏蒙兵，所襲擊退，守大渡河，宋藝祖又遣兵十萬往討，亦無功。時北方契丹各族入寇，使宋兵不能再事南方，宋帝乃畫大渡河為界，不相逾越，並禁人民與大理通商。

段氏凡十四傳〔，〕為高升泰所篡，改國號曰大中，未及二年又為段氏所篡，稱為後理，傳八世滅于元。

當時滇東北部及黔西乃為南詔將阿珊後裔所據，自號烏蒙王，其勢甚強，宋怨其助大理，先後征討數次，均不能克〔，〕乃從大臣之議，封為烏蒙王賜玉印。

當時西南十多郡皆為夷族所居，史稱西南綿亙千里〔，〕地皆剛夷惡僚所充〔，〕其數殆以千百萬計，有大理人儂氏子智高，勇猛有為，據儂猶州，建國號曰大歷，復改稱南天國，改年號為景瑞。掠邕州，後來朝為宋所拒，仇怨甚，用黃璋等為謀臣，進據邕

州，改仁惠帝。攻陷宋九州地，圍廣州不克而還，既破昭州賓州，宋命狄青征破于昆崙關遁入大理，部衆悉被俘戮。

黎州有十二種夷，西南有小部隸于邛部（兩林）中有最強悍者曰大云南夷曰小云南夷，（系大理帝之藩裔），俗尙鬼，其祀鬼，由首長主之，故酋長之別稱曰鬼主。其鬼主勿尼宋授以歸德大將軍，勿兒授爲懷化大將軍。邛部夷又稱大路夷，或勿鄧夷，酋長稱百夷鬼主〔，〕曾助宋平定叛兵，嗣後盡入烏蒙版圖。

當時物產〔，〕廣源產黃金丹沙，邛部產良馬犀牛，金銀飾物之製造，尤稱精美，〔。〕社會組織，牂牁三百戶爲州，州有長，俗椎髻左衽，善戰鬥〔，〕輕生好戰，此實混亂之表現也。

（原載《新夷族》1卷1期，1936年）——

2. 夷族中階級之名詞與其特俗

(光電譯述，1936年)

(一) 引言

(二) 名詞

1. 慈孟 (土司)
2. 洛 (黑骨頭)
3. 典子 (白夷)
4. 對呼名詞
 - a. 解省
 - b. 洛蘇多蘇 (生夷熟夷)

(三) 各階級之共通習俗

- a. 語文
- b. 性質
- c. 習俗

(一) 引言

夷族自稱洛蘇，（意義見下）內地人譯音錯誤，（即本族各地讀音也有輕重之分），有譯作羅羅，裸、姥姥獠獠怒等或貉綸，栗粟，浪速，黎栗等，奇音百出，從而加以犬旁，藉以蔑侮，使一般道聽途說或不求甚解的學者，眼花心亂，任意區分，將整個夷族分爲百多種，此在分析精神上出花樣，有足欽佩，若在事實上學術上國家民族關係上，不免貽誤千古，辭不去罪人之名，謹將管見所及〔一〕實際情形述夷族各階級名詞及其特俗如下：

(二) 名詞

1. 慈孟（土司）含有尊貴聖智主宰之義，其由來甚久，俗傳夷人在古時，遭天災物（指洪水猛獸）禍。頻于危殆，乃天降慈孟。以其聖智偉能，極【賑】救羣衆於危難。是後公奉爲首，聽其指揮，無異聖智之代名詞也。至土司二字在元史上始見之，似蒙元侵滅各夷族國家後，分其土地人民，爲若干小部，封當地貴族歸降者或有功之將士爲長官，以土司官其名。故各土司印信，有安撫司，宣撫司，長官司，撫彝司，兵馬司，布政司土部司，土千司，土知府，土游擊等，並土司之稱，限於領有印信者，其意與慈孟殊有出入。

土司管理區域，本在分封時規定者，後來因勢力之盛衰，而有擴張或減少，其在屬區內有

- 1 統攬政治權
- 2 統本屬軍隊權
- 3 行宣戰構和締結條約之權
- 4 行使直接稅收權（單一稅消費品無稅）
- 5 行使直接審判，生死懲獎之權
- 6 行使複決及減刑權

權力之大有如專制君王，其對國家之義務有：

- 1 以前每年或數年，上一次貢
- 2 協同地方官辦夷務或剿清盜匪

國家直接授與者（似公俸）

- 1 每年給予若干驛馬費
- 2 授予公田（由水由耕種所獲歸土司）

婚姻，土司與土司或黑夷開親，不能與平民開親，意在保持階級尊嚴也。儀禮非常隆重，土司本族，有父母在，子不能坐，須侍于旁；兄在弟不能亂言；婦女不能與伯叔見面，或談話。一般百姓對土司獻物質須拜跪，途遇須避立道左。飲酒須立，……拘束之情，不可喻也。土司印信，以長子承襲，或無長子即由長女承襲，由此養成一種怪習，凡長戶之子，年紀雖小，他房年長子弟，必呼之為長兄。以女子出嫁，除賠金銀外，尚賠以女婢及田地若干，故男家須以若干金銀駿馬作聘禮。婚儀採用漢夷合璧禮：拜祀天地親友祖宗。來賓與家人可以自由歌唱跳舞，摔角打架。男婦雜沓，闐然一堂，盛狀頗屬可觀也。

土司家內，除親屬外，有頭目，管家（看房），巡捕，（管武備嶺安二姓獨有）男女侍衆等，管理一切公事。附近居民，代耕公田，稱曰水田，設百戶代管。土署若有較大事件，由他們辦理。較遠居民，（或有黑夷如岑都等姓）稱百姓。（曲洛）設〔設〕十戶（岑盧姓有之）百戶頭目阿及代管。其居民行動，選業較有自由。並每年每戶只納一斗糧。但非常時，土司有議沒收其家產，徵調其壯丁之權。

土司有土署，內有公堂中堂等佈置。百姓娃子若有糾紛時，頭目百戶不能解決者，直呈土司處理。其判案有〔→〕，審過話二種。法規多用不成文法，惟高領那安四姓立有石碑，限制罰金及用

刑之規定。按例而決，如殺人抵命，馬死牛賠，代替等自然法，刑法有縊死，投岩，投水，槍斃，吃煙，（生鴉片）等重刑，有笞杖，宰指，穿鼻，割足筋，等輕刑，徒刑坐牢，穿不鞋，帶鏈，充鍋壓〔椿〕娃子，（罰役）……等，罰金，頭目有過話錢，待衆有腳步錢，一件小事，嘗出許多錢，較由頭目解決，麻煩多倍〔。〕近來有許多土司絕後，或人勢衰弱，或改土歸流，情形與數十年前稍有出入。無論土司百姓均受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影響，其痛苦與日俱增，不堪壓迫，鋌而走險，嘗有所聞。蓋自古以來，以夷制夷。〔，〕土司與夷民團結有素。習慣成爲自然。無論訟大訟小。均找土司。倘土司不理。寧可自理，而不願找漢官。夷民之視漢官畏若狼虎遙爲覷觀，即逃避惟恐不及，以是雖有改土之倡指，而實際仍行舊規毫無變態，故其團結性保守性冒險性頗重義氣尤堅決。

2. 洛（黑夷）內地有譯音作怒裸羅姥……等，在夷語中有玄妙，威嚴，原有本族之意，係夷族中貴族之稱呼，其由來，上古時人多各自謀生，漁獵以外，尚有虜略事。欣獲得婦女孩童或爲妻室，或爲奴隸，自爲主人，子孫相承。後來子孫繁殖，並收弱者來歸，組成一族，形成目前各部落，主人保持領袖地位，單稱主人族爲洛，或洛子（人也）或怒子，譯作黑骨頭。統稱爲洛蘇，（有衆多昌盛之意）或洛母蘇，（「母」意即地方）譯作黑夷。一般人以爲黑夷之譯意，是因深山夷人，不洗面，不洗足，好動不避風雨，皮膚特黑，依其色而名。此全謬誤，對黑夷二字的番〔翻〕譯，是白圭之玷，試看黑字義與玄字同，有本初偉大之意，（思劉玄德三字）與夷語洛字最相符，單稱洛爲黑骨頭，指其本族遺脈，頗善。目前黑夷甚佔勢力，體格最強健，善於騎射徒行，勇敢善戰，嘗與官軍作戰時或稍屈，但在農暇時，又到城市騷擾。劫搶，圖事復

仇（相仇原因不外智愚相欺）。其體俗稍與土司不同。相見僅屈膝換煙末，問人好牛羊好而已。黑夷裝飾，男子束圓形之髮於額上，稱天菩薩，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地方，上裝為緊身短衫；下裝為大足褲，朗當墮地，黑骨頭尤甚，籍以表示自己地位，好掛一合鑊有白玉或骨質之刀帶。下繫長刀，稱曰耶磨；喻其鋒利無比。女子頭部以辨髮裏一花帕，或圓形帽，（限婦人）穿繡花短衫，與褶裙。黑骨頭女子延裙及地，表示自己地位。（內地記載以帽色分黑白夷，係編輯室內之發明）頭圍銀珠領，手上帶金鐲，指戒，耳墜珠玲串，或金銀。愈多愈示尊貴。男女均衣毛氈或查爾瓦，（係毛彈成爲夷族特產）以之代外衣被，四季不離身。

職業在高山的多獵牧畜；在矮山者多從事耕種。飲食肉類多燒食或煮食，米麥椿成粉作礮，以能久置便於攜帶也。

婚姻除主從不相逾外，多自由戀愛，決定婚約後即擇吉迎婦，男家集合許多青年，前往搶親；女家亦請戚友送親。打架也潑水也對罵也，盡興而歸，及婦到家，殺豬宰羊款客。主賓比賽摔角歌唱飲酒。男女相尋暢談，一夜熱鬧，常生許多佳話美談，翌晨婦歸，過若干日，始迴男家管理家事。

3.曲子（白夷）夷族中貴族以外，均自稱曲子，曲字白也銀也喻純潔之意。曲子二字譯爲白夷平民皆可，內地人謂曲子係黑夷所虜去之漢人後裔，其形體性情與黑夷不同，此說荒謬不可聽，人類進化過程中，發生貴族平民階級，乃自然現象，獨夷族貴族平民，係兩個血統的民族，于事實，於理論，均不符合，又貴族比較威嚴，自大，並黑骨頭，多住深山，皮膚受日曝曬變黑，軀體魁偉，是當然事，單拿城市附近住的，受過文化洗禮好清潔的幾個白夷來比較說：不同。實在笑話，並以夷漢來說也無甚區分，看：近來到內地讀書的黑白夷青年，就知道此話不錯，已往記載大涼山人，紅

眉綠眼，體軀比歐美人還大之類，既不符事實，並使讀者思想錯誤，發生民族間不好印象，其關係何等重大，希望同胞別因為多寫字多賣錢，就隨便的造謠，貽誤大體！

白夷人數佔夷族百分之九十以上，住城市附近的屬土司，（有少數屬漢官）住深山者屬黑夷，間有獨立者（如土司或黑夷死絕者〔 〕），其習俗與黑夷同。

曲子白夷擺夷同是夷族之平民。

4.對稱各詞

a.洛蘇亥蘇——前者系指深山黑白夷，寓有特殊，原有之義，譯為生夷，後者指城市附近之夷人，含有文化耐熱之義，譯為熟夷，二名詞平夷漢關係程度而名者也，若以之分族系則誤矣。

b.解省，上下級之對稱，前者奴隸屬下之義，譯作娃子，係指土司所屬之家人，及黑白夷所養變賣作奴之俘〔俘〕虜，或夷或漢不定。百姓對土司自稱〔→〕時用之。又所謂二道三道娃子者，以娃子與土司黑夷關係之重輕間接程度而言。後者有領導聖智之意，譯主或上官最宜，娃子百姓呼土司黑骨頭之男子為省波，婦女為省磨，猶主公主母也。

（三）各階段之共通習俗

a. 語文——川滇黔康各地夷語，名詞稍異，讀音有輕重外，其他大體上，還是相同，彼此多接觸幾次，便可應用自如，文字讀音，全同，字形筆畫，尾首稍有差別，猶漢文有楷草隸篆也。應用較語言尤廣，元明以後，夷族已失去整個性，而語文仍不失其通性，實夷族之幸也。

b. 性質——夷人無論男女皆具有獨立性。青年結婚後即自組小家庭，深耕動作，自謀生活，並儉樸自持，崇尚積蓄，偶遇天災，

也能苟且過日。富於互助爲公精神，平時相助相勉，凡有窮乏孤寡者，其鄰必供衣食；若流爲乞丐，便認爲鄰近與同族的莫大恥辱。在非常時可變仇爲友，共同禦侮〔。〕其驍勇善戰，頗可自誇。尙氣節乏理解；無論服從反抗，均趨極端。好則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之行爲，隨處可見。稍不如意，便裂眦相見，持刃相向，不至你死我活不止。身體方面市場附近之夷人，或有愛好文雅及嗜鴉片事，稍形弱羸，其他居深山者，仍好動如故，禁食鴉片，軀體之強，不遜于歐美人也。

e. 習俗

甲、迷信鬼神，人病不事醫藥，僅請比木（和尚）以畜牲祈神逐鬼，出門行路以打木刻燒羊膊，預卜神意，集會約盟以牛羊爲犧牲，飲血酒輸誠於神，求平判曲直，擔保雙方不再有任何變化。

乙、飲食用具多木制，如木匙木碗木盤。食品不求清潔，居住尤與畜牲接近，嗅氣逼人，視如不聞，嗜酒如市，醉死猶不知悔，健狀之表徵歟。

丙、年節，以十月爲歲首日也。以七月採米祀祖先，曰嘗新，以六月廿四日爲火把節，戶戶然炬，遠近照耀如同白日。當是時新衣鮮裳，草野聚戲，表示秋收豐稔，或須事祈禱豐年，並於農暇檢查武備，或以炬照途，紀念巾幗英雄之凱旋，觀此等現象，亦可觀夷族心理之一般。

（原文載《新夷族》1卷1期，1936年）

3. 關於夷文

(慕述，1942年)

本人遇著很多朋友，都有這樣的疑問：夷人有沒有文化？或有沒有文字？或問夷文有幾多字母等。在此本人非常抱歉，過去對此不曾加以解釋，實際說：也沒有機會解釋，致最接近我關心邊區朋友，也不易明瞭實情，現僅解釋數語如次：

第一，文化這名詞，在一般是單指形而上的學問道德，如文學科學倫理等用文字表現的，或有系統的思想，實際上文化是一個人類活動的形而上與形而下的一切創造概括名詞，凡是人類都有其各自的文化，不過人類有進步與落伍，因此文化也有不同吧了。非洲土人，最不進步，但他打獵，捕魚，用火，衣，言語，習慣等是有他特殊的地方，這何嘗不是他的文化？夷人生活，習慣，文字，語言，不僅自有其創造性的文化，同時有很多地方非常值得提倡的。

第二，夷人有自己的文字，過去曾用它寫過不少經典，故事，語言，歷史，系統表等，可供後人研究閱讀。目前夷人仍用之作以上事書信，來往通達意思。牠的構造非常簡單，筆劃至多也不過十一二劃，最容易記憶，只因讀音在外面人不易清楚。同時方言有差，讀音稍異，非一般人所易用得恰〔恰〕當而已。至夷族文字來源，據夷經上載明，第一次就造了一千四百個，時間恐早在二千年以上，中間有一度用得相當普遍過，現在雖只有千多個字，而仍有其歷史性也。

第三，夷文是形象字，絕不是拼音字，根本無字母可言，它也有專門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字。可惜夷人四分五裂後，

不重文字，一般只用在咒神驅鬼上，應用的人又是一知半解的，隨便自己意思來用，就好像端公道士用漢文一樣，錯誤處多，適當處少，以致目前提起夷文，就好似名形動副等分不出來，□□拼音，所以使人誤解，實際夷文與漢文多相似，不僅形式上相似，運用上也相似。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4. 夷人過年 (1946年)

夷人一年有一個過年節，時間不僅與漢人陰歷年不同，就各地夷人時間，也不一致，不過最近不過古歷十一月半，最早在十月初一，在這時過年，好似有許多好處，第一秋收之後，家家有飯吃，可飽食終日的痛快的休息一下，其次天氣不論在高山或平地，都很溫暖，實在宜於休息，再次一切牲畜都值秋□，正是碩肥，足供過年的享受，又再次時值耕種牧獲忙碌之後，不得不過年休息，有此種種好處，夷人是頗有興趣的。過年情形如何？

第一在數月以前，便家家要殺豬或牛羊，□□當時宰殺享受，小孩□為焚稻桿招□□□□來過年，便到外割草或稻桿，推集在門口，到接近日期時，又買茶剝梭挑春酒米，準備食用，到除夕天暮便燒茶吃，方法是把茶烈煮放鹽，再到碗內放炒九米及梭挑，第一先拿去敬在祖先靈前，其次老人分吃，再給小孩們，據說夷人在前若干年，是最愛吃茶，甚至有的還有癮，一年四季都要吃，但是在最現在幾乎一年止吃一次了，大致還是離開遊牧社會，肉食習慣，而進入蔬食的現象吧，吃過茶大眾談天，臨睡前又把大米泡入水，小孩們為過年，在此時已興奮不住巴不得立刻雞叫好讓他們燒起火放大喉嚨大聲招祖先不是□□硬是整理新衣服有些是一夜不能入夢的，我記得小時，一夜到夜半，還不等雞叫，便跑到房外，學雞叫，惹得四處雞公驚起大叫，於是趕去搬出草燒住招祖先，因為據大人說誰能先招，好的祖就到誰家，所以不能不先趕來招好祖先到家。雞叫後家家小孩們，都起來燒稻草，大叫：「過年祖，過年父，來過年，由某經過某地，怕父跌，某地有大溝怕水濕皮衣，某

地有藤怕絆足，謹慎的來啊索鞋穿襪的到我家來，穿得破濫的到別家去，牽馬來馱梭挑，牽牛來吃稻，牽狗來吃骨頭。」好似大有其事，更叫到天亮，天亮了更大家巡視各家的灰堆，看誰的多而高，多而高的他家在第二年穀物豐收所以有些大人也相信這話，很願幫助燒草，甚至也大招其祖先在那天夜間到處有火，明似白晝，到處有人叫，願為熟□，天亮大任些忙住舂酒米，先獻祖先，再給狗吃，據說洪水以後，米是由狗代來的，次給牛吃，因為耕地，所以狗牛應先享受，然後大小共食，飽吃一臺。

大約在十時左右，家家拿出釀存的酒泡住，又拉出肥豬肥牛肥羊來殺，仍然先獻祖先，再痛快的吃，吃後青年與小孩，到山上找鞦韆，和轉鞦材料，鞦韆多半用藤來作，轉鞦是用一根木桿，長一二丈的，中間打一個孔，蓋在一根直立的桿上，可以隨意旋轉，玩法是兩人各仗一端，向前走，經□□次快而高，頗有趣，大家肆意玩耍，有的養有走馬，便於此時牽出比賽，將□□外間賽□□間□□□□上，□一個週約四百米的圈子，就跑這圈子，每一個騎士都披一件批氈，左右挽起十分神氣，到馬跑得快時，便敢仰在馬上，不住的提鞭，馬之快者，人馬俟有榮也。

老人在此時多半在痛飲，成大醉，鬧個不休，有的隨青年人些，時時鼓勵人遊玩，或講故事給人聽，聽之取得哈哈大笑為目的，到下午鄰人相互來往，掉換釀的酒或飯，互相品評，小孩□最愛的是豬足，人各一隻，□□□□的，□□□□□，我深深感覺到鬧□才是真正的過年快樂。

到了第二天大家仍是玩耍，一群群互相賀年，送羊肩豬頭甜酒，你往我來，終繹不絕，可惜拜年連拱手之儀式也沒有，僅僅招呼一二聲而已，在此時有的也到牽幾支，文去打獵，補二三支禽獸來作肴，有力氣的人，也走到鄰近找一個對手，互相搶往摔交，比

比誰力勁，大致或者自己是個能擲石的人，也集合幾個有同等技術的人，比賽誰擲得遠的，可為鄰人所崇敬，□□□取笑，他是□□□□的工作。

到第四天是休年了，算過完了，可是這一天每個人的精神，都如第一天那樣緊張，一天到晚玩耍，而奔忙，酒飯是消耗得特別多，因為來往的人特別多，同時東西些今天不啻，以是後不好吃了，尤其從第二天其便照常的工作了，不能不如是，當天半夜是而濃重典禮的，就是必須將酒肴一切預備好，半夜獻於祖先靈前致祭，表送祖先，若有新死人的，還有大聲號哭，其情是非常嚴肅的，自從這儀式，又算沒有事如平常一般了。

三四十一月一日於斯補小學校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八日第三版）

5. 黑夷和白夷

(1947年)

夷人分爲二階級：一黑夷爲貴族階級，一白夷爲平民階級，在一般報章雜誌類能言之，惟夷人何以分爲此二階級，其歷史的原因，則一般尙少論及，茲據夷漢典籍略爲論之。

「夷人」一詞，並非其自稱，乃漢人以其文化低落而稱之，黑夷又稱「黑骨頭」，夷人又稱「保羅」，蓋夷人自稱「保」，乃高貴黑色等意，漢人遂重稱爲「保羅」，或有加以「豸」旁爲「猓羅」以示其文化低落，民智如犬馬也，實際并無此「豸」旁。

稱中國西南部爲夷者始於漢之「西南夷」，其時則西南部文化低落之民族，通稱爲夷，包括許多夷人如山頭夷苗□夷等等，血統上無甚大別，惟苗夷之分別較顯，其他如黎、夷等則無大區別，散佈廣西、貴州、雲南、西康等地，後各地漸漸進步，惟四川、西康、雲南邊境之夷人尙保存其原有形態，即今稱之爲「保羅」者。

保羅人今佈於大小涼山、康定、瀘定、貴州西部雲南北部等地。

夷人所分階級，一曰黑夷爲貴族，一曰白夷爲平民，外來初見之漢人，多一位黑夷與白夷有很大分別，其實大部份之風習均相同，不同者部分而已，其相同點多於其不同點：

其相同點較多：第一、以服飾論，則黑夷與白夷間大致相同，白夷如富有同樣可以珊瑚珠飾耳，以馬代步。

第二、其生活習慣亦幾無分別，例如黑夷招待賓客，最高貴爲打牛，次殺羊，再次殺豬殺雞等，附近不論黑夷白夷均集於其家，主人享客時，亦分與來賓每人一份，主人甚至可不食，自坐旁吸煙以示不餓，蓋來賓均能飽餐，乃主人一大光榮也。

第三，黑夷與白夷間之私人稱呼亦相同，黑夷之老人，白夷亦不稱之爲其長官，僅按輩次稱爲祖父、伯叔等，而黑夷亦論輩稱白夷爲祖父、伯叔弟兄等。又不論白黑夷均有一習慣，即長房之子恒爲長房，故常有三四歲之大哥，而七十餘歲者反爲老弟之現象，長輩不論黑白夷均受人尊敬。

其他如房屋交通工具等，黑夷與白夷均同，富者均得享受。

故就大略言之，黑白夷間相同點甚多，然而即分爲二階級，當然有其不同點，此等差異，可於下列諸項見之：

第一、婚姻：黑白夷間互不通婚，有漢人至夷地倡漢夷通婚，而夷人答謂：「黃牛自黃牛，水牛自水牛」。其一般觀念皆然，黑白夷間之婚姻限制甚嚴，如真有此種事情發生，則黑夷將失其尊貴地位，逃往他處；若不逃走，則甚爲危險，如白夷男子與黑夷女子相愛，一旦發現，則白夷男子必被殺死，黑夷女子亦只有自殺，反之，如黑夷男子與白夷女子相愛，則黑夷男子必失其受人尊敬之地位。

儘管如此，但此種黑白夷間男女相愛事實，亦常發生，蓋夷人無勢利觀念，純以感情相愛，任何犧牲在所不惜，而社會環境如彼，故苟有如是事實發生，多產生悲劇之結果，故夷人自殺者實較內地人爲多，由是可見夷人之尙情，以實例證之，在著者離開轄地的九個月內，有六人自殺，其中五人皆爲情而死，四女一男，皆因愛情而受家庭限制，惟有出諸自殺一途。

第二、白夷之尊敬黑夷：此則隨處可見，如黑夷與白夷雖可常打架，但絕不能接觸黑夷之「天菩薩」，所謂「天菩薩者，乃頭側之髮，黑夷所最尊貴也」，如被白夷接觸，必嚴懲白夷。又如就食時，白夷尊黑夷上坐，黑夷飲酒有餘給白夷時，白夷不能對飲，多身避而飲之，若不敢對飲然以示尊敬也。

第三、戰爭中之態度亦不相同：蓋黑夷自有優越之感，尊貴感，寧死不願受任何侮辱。故白夷在作戰中被俘虜時被轉賣，被侮辱充其極亦不過加以反抗而已；但黑夷則盡最大力使不被敵俘虜，甚至自殺亦可。夷家常有「打冤家」之事，即黑夷被侮辱時，皆盡力報復之結果其地位可見。

以上略就黑白夷之地位論之，白夷乃歸屬於黑夷者，自對於黑夷有其義務及權利。就其夷務而論，第一、白夷逢年過節須送黑夷禮物，在內地人視之當然無大價值，但夷人視之則皆為最大禮物，如殺豬時將豬頭砍為兩半，同酒一罐送與黑夷，又當黑夷有婚喪嫁娶時，白夷均須送禮，其次，在作戰時，白夷有受黑夷徵調而服兵役之義務。

白夷亦享有特定之權利，且較內地人恐亦較多，黑夷必須保障白夷，如白夷受人欺侮，黑夷皆盡力保護之，甚至釀成戰爭，亦所不惜，如黑夷不能盡此種保障，則不但為白夷所輕視，且如白夷逃往他處，其尊嚴亦受一大損失，故均極力保護之。其次，白夷如為獨身，則黑夷應為其解決妻子問題。第三，當白夷貧乏不能自給時，黑夷當接濟之，以此等故，白夷得安心服從居住。

漢人或疑白夷人數如是之多，何以不亂，其實即以此等緣故，故安心不亂。

近城市處，白夷較多，夷人與外界作戰時，白夷多受調赴前線，黑夷多住深山中者其相互間作戰時，則不使白夷參加，此因一面黑夷很多已足作戰，一面因互相尊重貴族地位，不使對方受殺於白夷，在此時白夷多作抬擔架，運糧食等任務，接戰時，白夷則在旁吶喊助威，大呼勇敢，前幾年黑夷作戰時，且需強作勇敢，不得低頭避彈，如臨陣低頭，則常被白夷譏諷。故黑夷受傷時，多仍勇敢爭扎，至暈倒為止，且傷雖甚重，亦不得呻吟。

不然，白夷多出語譏諷如：「你呻吟連我們都沒有面子」之類的話。

白夷與黑夷爲什麼有如此的階級分別，它的來源如何，爲一重大問題，茲略釋之：

在中國古史上，晉有東爨西爨，隋唐時有六詔，六詔爲六個部落之總稱，六詔中惟南詔爲遊牧民族，其他則均已入於農業社會，今所見之爨龍顏碑（建安時立），書法頗佳，可見其文化亦頗爲高，惟遊牧社會者則較低。

南詔或成蒙舍詔，又稱烏蠻，又爲東爨，爲遊牧民族，其他諸詔稱西爨，又稱白蠻，乃農業社會民族，蠻有烏白之分，或乃受自然環境之影響，烏蠻多居山上，氣候較寒，洗臉洗澡之機會甚少，衣服亦多終年不洗，惟在有陽光時看看虱子而已，即洗亦必赤身俟乾後即穿，蓋甚窮苦也，烏蠻之衣服多黑色，大概爲適應氣候故，其富羣之牛羊，亦多黑色，大概黑色之牛羊在高山之繁殖力較強，烏蠻以其膚色，衣服皆黑，故稱烏蠻。白蠻則多屬平原地，天氣較熱，常洗澡，又常著白，故與烏蠻相對稱爲白蠻，烏蠻在雲南東北一帶地，務畜牧較勤，白蠻在大理附近，務農較懶惰。

後南詔併吞其他五詔，是爲大理國，南詔所以能併吞其他五詔者，因爲其爲遊牧民族，身體較強，誠如蔣百里先生言：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反之則弱，故一舉而併其他五詔，成大理國。據新舊唐書所載，其文化幾與中原相等，曾一度聯吐蕃侵至成都附近，以氣候不適，向西南而退，留者成爲羌，則羌爲大理、吐蕃之混合也。

南詔又征服雲南、貴州邊境，至昭通附近，昭通之夷人，亦強悍，常與大理戰爭，於是「大理」乃遷許多烏蠻白蠻於昭通等地以鎮之。

烏蠻自征服白蠻後，以征服者役被征服者，故形成貴族、平民二階級，白夷與黑夷階級之形成，實自此始。

烏蠻白蠻遷至昭通後，自亦保存此種階級特習，今大涼山之黑夷白夷，大略乃唐宋時代遷徙者，此種階級之最初型態，今尙可見其端緒，至留本土者在宋時，內部迭有變亂，如蒙段高楊等姓，爭奪王位，貴族平民互有盛衰，原來形成之階級無形化去。而黑夷之爲遊牧，白夷之爲農業亦卓然可見，在今日尙可見者：

第一、職務上之分別，黑夷極不願種田，但喜作看牛羊，作戰，保障白夷等職務；而白夷多不願作戰，自願受黑夷保護，喜耕田，故黑夷之耕田技術極差，此皆其祖先所留也。

第二，居住地之不同“黑夷以爲矮山地方多鬼，居之多死，故皆居山頂，實際上乃其祖先皆住高山，不適低山居住地；而白夷則多居低山，能適應氣候，如遷住高山則常患病，實亦因其祖先所遺體質僅能適於低山地帶也。

不過，黑夷與白夷之遠祖實則爲一，至後夷人人口增多，又不能從經濟發展，故多以武力與漢人相侵，俘虜之漢人，至第二代則多變爲白夷。

黑夷與白夷間亦并非保有嚴格、純粹之血統，有黑夷成爲白夷者，亦有白夷成爲黑夷者，前者如著者所住越嶲地，有黑夷家兄弟互毆一人致死，於是親戚長者，均主張以之抵命，此人乃不得已逃亡，至另一地用於某白夷，與一門白夷女結婚，於是遂世代爲白夷。白夷變爲黑夷者亦常見之，例如越嶲門登姓之黑夷，以人口少故常受人欺侮，有一姓門登之白夷，甚精幹，善爲漢夷語，黑夷門登家有事，此人常出衛護之，因與門登家一黑夷寡婦通，門登家本欲懲之，但以如無此人，必常受人欺侮，乃不得已承認之，使之成家，且有子女，乃遂成爲黑夷，故黑夷與白夷間

之血統亦常相雜亂。黑夷爲貴族階級，自有其優秀處，白夷則性較和平，與外界接觸機會亦較多，依著者之推斷，將來恐白夷必較先進步，而後刺激黑夷進步，但夷族優秀人才，恐必產生於黑夷之中也。

（本文系嶺光電在四川大學對邊政學會學生的演講，原載《邊聲報》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四版、二十二日第一版，後又轉載於《西方日報》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四版、《邊政公論》第七卷第二期，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6. 傣蘇概述

(1947年)

傣族自稱曰洛蘇。洛義爲黑，爲高貴。蘇義爲眾多，爲羣落。從昔分佈于雲南貴州西康三省地界內，被漢族稱爲西南夷，或盧盧或烏蠻，或羅羅。甚或極表輕視，加犬旁作獠羅。或竟呼爲蠻子。近年國府，省府，本總理民族平等遺教，禁作此等稱呼與惡意字書，改作傣字。或稱夷人。傣族二字。與洛蘇音近，自易爲本族人所接受。即夷人，夷家，夷教等字，在本族人因曆世聽慣，亦未以爲侮辱。惟如「蠻子」一詞，歷來皆出於輕侮者之口，本族甚不願聞。大抵兩民族在語言未溝通前，彼此稱呼之辭，從譯音爲上，已習慣之稱呼次之。雖含善意而新造字音，已不足取。若舍【含】有惡意之陌生名稱，則爲挑起相互間惡感之媒介，斷不可有。

有人說：尙書牧誓八國中的盧人，便是傣族祖先。八國皆在四川附近，盧亦黑色之義，說來音義地位皆合。但傣族真確的歷史，則只能追溯至隋唐之世。隋唐時崛起于雲南之南詔，一日蒙詔，便是傣族所建之國。他摩仿中華文化，其進步程度，幾已與中華相當。其後內部篡弑相仍，國號與王統屢有改變，至宋末始爲元人所滅。據元史：在隋唐的蒙詔時期，曾遷徙烏蠻白蠻到其東北的邊境來。爲大小涼山有傣夷之始。（烏蠻即黑夷，白蠻即白夷，當時只爲貴賤不同之二族。後乃變爲主奴之兩階級）。從雲南遷入大小涼山的路，自以取道會理西昌爲最捷。但傣族相傳之歷史，則係從昭通遷來。

傣族稱昭通爲「阿火地」謂是傣王古都，奉爲聖地。此地在宋元稱爲烏蒙，或即烏蠻之異譯，或係蒙詔所建傣族之王國，故有此

稱。夷經載：始祖古侯，曲宜二人，初渡江水（金沙江）。古侯左行，曲宜右行。畢路檻樓，以啓山林；射獵耕牧，以居以行。子孫蕃衍，是爲涼山之僰族。由古侯，曲宜至今，約爲四十一二代，一千餘年。依此傳說，則烏蠻于南詔建國之初，已在昭通建國。並已分支遷入大小涼山。若果牧誓之盧人爲僰族（烏蠻），則周時之盧人，亦當在金沙遷南，昭通一帶。

今日之西昌，鹽源，冕寧，越嶲等縣，原爲藏族之「西番」住地。今日僰人尙呼西昌爲拉補俄珠，義爲虎皮西番。西昌等縣，尙多西番墳墓，與藏文古蹟。此項迷信佛法之民族，與迷信佛法之僰族，曾經發生多次戰爭。結果是僰族勝利，次第將西番區逐，或同化。現在甯遠府界內，除大道沿線的漢族，與木里境內的西番，及兩鹽的少數摩蘇栗蘇外，全是僰族分佈之地，遠及於四川的峨馬雷屏四縣。此外分佈在雲貴兩省的，人數亦多，但都已漢化大半。唯在甯遠的僰族，因曆世與漢族相仇殺，未能相融化，所以至今保存了他特殊強頑的風氣，反成了僰族之中心區域，漢人習慣此區域爲大小涼山。

若問：大涼山在何處？小涼山又是何處？任何人亦不能指出。此乃漢人漫稱僰族住區之代詞。或許指其中心區域爲大涼山，邊緣區域爲小涼山。但決非專指某一山峯。因爲僰族迷信平原溫暖之地多鬼厲，易染疾疫。故多造宅山頭，取其涼爽，可免疾疫。此即涼山得名之由。

萬山之中，亦有平地，如昭覺與越嶲縣城附近之地是。此等平地，海拔高到二千公尺以上，亦頗涼爽少疫；有一批大膽的僰族，自謂力能治鬼，居於其間。山居之人，自稱爲古吼索，意謂高山人。平地之人，自稱爲母哈索，義爲平原人；漢人呼之爲水田，謂係另一種族，非也。

傣族社會，分四階級：一曰土司，為曾受朝廷封賞之夷官。有一定之屬區與屬民，較與漢族接近。近年廢土司名義，勢力大衰。漢化程度則與日俱增。二曰黑夷，為宗法社會中之貴族。雖無一定之屬區屬民，而團結力強，勢力甚大，地位之尊貴僅次於土司。三曰白夷，為平民階級。其一部為傣族所固有，大部則皆他族之受同化者。分屬於土司與黑夷之下，各有莊房田產，自織自耕，獨立生活。四曰娃子，即奴隸。全屬作戰所得之俘虜。或掠擄略他族為之，或以財物買入。或直接供役於主家。或得領用莊田耕牧；但有財產權，無身體自由權。黑夷若被俘，多自殺，絕無為人作娃子者。故娃子僅白夷與異族人為之。階級尊嚴異常，不相亂犯，不通婚媾。但經濟生活無甚差異，倫理稱呼亦殊平等。（例如主子與奴隸享用相同。黑夷呼白夷之高年亦為老伯。白夷稱黑夷之青年亦得雲老弟）上下之間，誠懇互助，絕無上層階段虐待下級之事，亦無下層背叛上級之事。其密切合作之關係，非外人所得而知，亦非數語所得而盡。

傣夷因住地距城市有遠近，接受漢化程度有深淺，與漢族相互瞭解之程度亦異。漢族稱與接近者為熟夷，不接近者為生夷，生夷占多數，熟夷占少數。且因清末以來，邊政失理，熟夷皆有變為生夷之趨勢。其人口向無確切統計。估計西康省內，已歸化之熟夷，約十萬人。未歸化之生夷，約九十萬人。合川滇康黔傣族計，約有五百萬人。

傣族文字約二千，一字一音，一義。多有象形字。又與漢族之甲骨文相似。過去僅唎目（巫師）使用，常人皆不習之。有書籍約百種，皆抄本，經典佔其大部。各唎目亦不重視字義，單藉以錄音，輾轉混亂，歧誤互出。近年使用漸廣，始漸有人研習整理。其字筆畫率甚簡單。最多只十畫，少只一畫。且一畫之字居多數。含

義不敷應用，則多假借，引伸之義。故傣文甚易學習。曾受教育之青年學習傣文，三月可以卒業。現傣族識字之人漸多，此亦進步之徵。俚語較漢語簡單，若干名詞皆沿用漢族之音。如桌曰棕茲。碗曰盞子。窗曰濁孟。筷子曰箸。保曰博。死曰死。大曰達。漢人習之甚易。其人亦多兼通漢語。優秀之夷人，有兼通西番摩蘇等六七種語言者。余覺夷語音節甚美，富於煽動力，足以傳達深切之情感，實屬優良之語言。所製詩歌皆頗美妙，感人甚深。近有譯為漢文者，人多不信其為夷人所作。

傣族鋼閉深山已數千年，其本身自奮所建立之文化，固甚淺陋，尤不合多數漢族之口胃。然其人固有之腦力，並不弱於漢族。若得適當方法以啓誘之，亦可能迅速進化。過去國人對於傣族。誤解甚深，輕視過度。若能深加研究，當知此屹立西南數千年不受漢族同化之傣人，自有其優勝生存之原理在。亦有其接受同化之途經在。

（原載《康藏研究月刊》第七期，民國三十六年四月）

7. 以語音看漢夷關係

(1948年)

在西南各省中怕無省不有夷人居住，不管多少，在若干方面是表現著她的特殊性，所以有人說她藏佃系，是由南邊遷來的，日本人也說她是泰族，準備收給泰國，西歐人說是獨立夷人，同中原民族是絕不相同的。有意無意地向這些人傳教連絡考察，都是足以混淆一時聽聞的。

若干國人以政治關係，不好附和便說漢夷一家，主張親近，用意至善，而內心有無深刻的客觀認識作根據，卻大成問題！比如問為什麼是一家？有人利害一致，實際利害一致大成問題。有說均是黃色，黃色人何其多，日本人非黃色乎。有說與是黃帝子孫，五千年前除黃帝以外便不許生兒育女嗎？有說習俗相同，以目前來看，不同之點甚多，說法都是好的，有些卻不僅無認識也無理想；內心抱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態度，時時在阻止漢夷一家，這些人當然是少數，不過我十年來所遇著的也使我感到相當的頑強，也足以使人灰心，或使人存對漢夷關係憂慮萬分。不是這樣的話，若干方面的融合；也許早已打定了基礎，事實是勝於雄辯的，漢夷一家的現象真是多極了，只是少有人去作深刻的研究，未曾一一發現而已。同時深刻懂得雙方的一切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是曾在內地受十年以上的教育的，對內地一切的了解，也許與內地人不相上下，又是一個夷人，對夷情卻有深刻認識，在夷區工作已達十二年之久，對漢夷的相同之點，在三年以前，還少有發現，到現在才逐漸看出，別人突然前來想要立刻發現，談何容易？我所發現的用器、服飾、習慣有很多類同，這

些都是表面上的，容易互相影響，找不出充分的相同，惟對於言語，雙方的我都熟習，經多方考察，相同之點相當多。倘若我有機會走遍南北各省，學習一些方言，也走遍夷區各地，考察語音的轉變，那末到了某一個時間，或許可以直接用漢文寫夷語，打通雙方語言的隔閡，我現在還是有限，同時也怕學淺如我者，不易作好，所以先把已發現的寫出，以作學者之參考，期能共同完成此事。

一、名詞

| | | | | | | | | | |
|----|----|----|---|---|---|----|----|----|-------------|
| 漢音 | 窗門 | 帽兒 | 鑰 | 家 | 牛 | 嬰 | 鼻 | 奶 | 盞子、 |
| 夷音 | 濁磨 | 靡兒 | 銃 | 節 | 女 | 阿嬰 | 拉幣 | 阿里 | 展惹（夷譯子為「惹」） |

| | |
|----|-------------------|
| 漢音 | 缺鉢、帕子、蛇、馬、把柄、口、眉毛 |
| 夷音 | 夠鉢、拔子、使、母、博比、孔、女眉 |

| | | |
|------|-----|------|
| 头上之布 | 项于女 | 俗称证据 |
|------|-----|------|

以上所舉十六個名詞中，前七個或為夷所無由內地傳入後，直接譯音，無甚奇異。後九個則非內地所僅有，而音相同，頗以為奇！此外可奇者尚有若干之動詞，如：

| | | | |
|----|---------|-----------|----|
| 漢音 | 責、界、息、解 | 、堵、挽、嚷 | 、管 |
| 夷音 | 資、比、息、僅 | 、堵、瓦、日阿、狗 | |
| 附注 | 責斥 | 了解 | |

| | | | | | | | | | | | | | |
|----|-----|---|---|---|---|---|---|---|---|---|---|---|---|
| 漢音 | 指 | 使 | 砍 | 死 | 烘 | □ | □ | 來 | □ | 撲 | 跑 | 讀 | |
| 夷音 | 指 | 使 | 凱 | 死 | 拱 | 曰 | 阿 | 各 | 拉 | 揆 | 補 | 波 | 土 |
| 附注 | 指示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音 | 別 | 展 | 職 | 插 | 戴 | 保 | 箸 | 搜 | 存 | 扯 | 吸 | 咀 |
| 夷音 | 比 | 時 | 子 | 岔 | 損 | 博 | 夢拉箸 | 手 | 則 | 齒 | 吸 | 咀 |
| 附注 | 筷子 | | | | | | | | | | | |

這些動詞是語言中最重要的一部份，都是同意或同韻，已可充分表現兩種語言的關係，再說形容詞與副詞，也有相當的，如：

| | | | | | | | | | | |
|----|----|---|----|---|---|----|----|---|----|---|
| 漢音 | 彩 | 明 | 明白 | 對 | 緊 | 綠 | 薄 | 熟 | 乾淨 | 毒 |
| 夷音 | 阿彩 | 孟 | 孟比 | 多 | 紀 | 阿洛 | 一薄 | 蘇 | 乾慈 | 毒 |
| 附注 | 熟睡 | | | | | | | | | |

除此以外，還有很多的音相近，不過這些字因了地域與人體關係，讀者清濁高低不同，各夷區間也有差異，在夷區中不一致的，便不好列舉出來。不論怎樣兩種語言間形容詞副詞都能相同，其關係之密切，是不待申述的。

我發現了這種關係以外，我立刻有了兩種希望：

第一、我過去不論在邊地或內地，時常抱一種悲觀態度是見了若干漢夷間的隔閡，你或怕我好，我也嫉怕你好，時時有意無意間，互相摧殘，比如夷人有些人偷種鴉片，說：吃的是你漢人，你們盡成煙鬼，不僅無害，而且大批買煙吃，使夷人發財。又夷人想參政時，有些人說不能容許夷人參政，抬高頭勢以後不得了。造成目前如此情勢！彼此不容易相處，尤其將來不易打成一片，令人深覺悲觀。現在突然間發現此種關係，以為過去兩族祖宗時代，彼此

相同，那末將來複歸於相同，還是容易的事，並且由這已發現的上面再求發現，彼此之了解與同化，實屬容易，實在用不著悲觀！

第二、過去漢夷之所以有如此隔閡，我贊同劉文輝氏的說法，語言隔膜，缺乏接觸，但當中自然語言隔膜為主，於是也不容易免除誤會，不容易互相接觸，這兩種隔膜，在過去實在難於打破，漢人學夷語時說：南蠻馱舌，談何容易，望而生畏，夷人學漢語又說，個個音要說正，並且太多，不敢嘗試。當中全憑死力去學，要想學好事倍而功半！所以語言隔膜，始終不易打破；現在既已發現相同處，就是已經找往同化的橋梁。（同化不應解作捨棄自身一切而全學別人，造成另一方的人，是彼此去短取長，同具共同優點，以趨大同。）止□再加努力，多發現一點，就可以此得到根據，貫通全部，形成中國人學日文那只要懂得中間聯詞，便可以看下去。我希望彼此學習時，自此能夠如像上面的例子。同時共同努力從漢夷語中的古今及各省的語言中，找到匯通之點，不僅易於學習，而且進一步作到以漢文直接寫出夷語，彼此毫無隔膜，徹底的趨於同化。到那時這個津梁發現，也許大加擴展，應用於其他族的同化工作。

卅七年四月六日于西康私立斯補小學

（原載《西方日報》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第四版）

三、「夷區」治理與建設

1. 如何推進邊務

(1942年)

中國領土上的每一個角落的爲了抗戰工作的推進，在在都受人注意，使人願意盡其財力人力來經營，以圖其地方本身的進步，利用其一切以裨益抗建，邊區過去是爲人所不注意的，並一般人理想以爲邊區是難於進步，現在卻一切都很自然的，在突飛猛進中，這是建抗後新現象。

經過人們的注意與整理，引起了邊區急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過去認爲局部的事，無關大局，認爲外族事，無足輕重，到現在這幾點，完全變過來了，認爲這邊區的工作完成了，可使邊區的人力財力，都足以補益整個前途，並因這方面顧慮去了，可使用於這方面消耗的力量，轉移到別方面去用，可以說這邊區的工作是絕對有意義，絕對的需要，目前同胞都注目於開發邊區，實是必然之事。

我們既以邊務爲重，其工作是急需進行的，更需用另一種新精神來進行。以收實效，現在就個人所見所及提出幾項如下：

一、把握時代，現在是一個甚麼時代，他的特殊，我們每一個人都感覺到的，不僅個人的一切，連團體的一切，以至人類的一切，都需要遵循著牠進行，不僅牠的時間性需要遵循，牠的空間性也需要遵循，就是不論什麼事，逆牠則敗，順牠則成，邊區所以有邊務，就是邊區一切不能趕上時代，把握時代的關係，所以邊務尤不能離開時代來，我們現在邊務，必需時時顧慮時代，第一一切設施不論大小，都需遵循照時代特性，不僅顧及當前時代而行，同時顧及將來，以免中途進行的迂繞，或無益設施，甚或違時代遭阻礙

以致枉費心血，終於失敗，其次時間是一天天過逝不能返回的，時代的特性更一天天變化，想要迎頭趕上是首先需要充分準備，需要趕快去作，不然今天想設施的，明天以至後天便或不設施的了，事實上一點基礎也沒有，這是失去了時間性，終於將大去失敗了事，我們現在不談邊務進行則已，想要進行邊務，一定要把握著時代才好呢。

二、緩急適宜。邊區本是單純的社會，因了過去許久不予過問關係，凡百待舉，事務之推進，可說比任何地方還艱，在這情形中，我們想在短短時期內，一齊舉辦，實不可能，所以辦邊務，在工作上必需分出緩急，定出步驟來，不然必成諺所謂十指按十個跳蚤，一個也按不著，結果一事也不能完成，勞而無功了事，這有什麼用處，我認爲邊務必須分緩急，其標準應採□一，目前抗建有關必需急辦的。二、邊民目前與將來急需的事務，三、竭力發展邊區各種建設，我提到這些或許有人說，甚麼都會需要，並也沒有辦不通的事，可是想想吧，事實不會如此，時間有限制，環境有變化，人類進化是漸次的，這些是我們必需顧慮，並且措施得當方可〔。〕老實說要本此決定數事來辦，辦不成莫如不辦，多辦不好莫如辦而澈底，我們必需注意此也。

三、實際工作 我常常聽朋友說夷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真的很容易麼，爲什麼數千年來問題還是問題，過去的達官貴人們，還是沒有作好。太難作嗎？人類的事，人類來作，夷務並不是不能解決的事，這中間情形，使我費了無限腦筋，最後才覺得實際去作便不難，不作便難，所以我們作邊務，單憑口頭宣傳，邊務本身是不會解決，單憑計畫書擬作也不會得解決，這是我十多年來見到的，又單憑形式上的佈置，還是徒擁其各事實的無補益，可以說過去一切邊務不成功，就是不實際作的關係，現在我們作邊務，必

須變一套精神，這精神不是別的是實際幹，把目標決定，便一點一點的作起來，作一點收一點，無須待整個方案計畫，更無須用多大，我們最要還是盡力實際作，我們盡力作到逐步打定基礎，同時注意經費與計畫，各種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到了那時，再加一點努力，邊務是不難解決了。

四、工作態度 我願到邊區，我對邊務感興趣，我願貢獻一身精力於邊務……這些話，使人聽了多麼興奮，不禁為邊區慶幸，須〔可〕是實際上除了一部人以外，大多數人一見邊區山路的崎嶇，便望而生畏，或嘗一次邊區窮苦生活，也立刻向後轉就走，或見一二事不如意，就說條件不夠，停止不辦，因此種種，公辦的私辦的事，都大受影響，進行不能理想，個個人都講邊區事太艱難，因為辦理邊務的困難，是不容易得到夷胞們的協助和同情心，所以始終都不容易辦好，但也沒有阻止的決心，說到同情心，那我們應當更密切，因為我們是同胞同族同國，筆者希望的是，凡有志邊務者，應有一種態度，這態度第一，具為邊區服務〔服務〕精神，依傳教徒□具同情心，有□□性，必然一天□說利說，可說享受都可說不上，豈不意志消沉嗎？

其次，不能過存領導欲〔。〕一到邊區就想有多少人來供用，多少人受指揮，是不易辦到的。若領導欲過強，這時一定要灰心，所以我們應當□從大處著目，小處著手，時時要問自己，所作的事，已否足使，受領導，已否造成領導機會，是否有下種而想獲的錯誤，這樣才可把握，自己意志，工作才可望不斷的努力，再其次認識命令是生命，決心是同情，許多作事愛存為私人幫助心理，或暫處待□，或醉翁之意不在酒等心理，不僅把公務作私事看，不予□重，且進行又不能專心，可作也可不作，如此下去，事情還有什麼希望，筆者認為此點應改變，應把公事當作公事，認為比甚

麼私事還重要，比自己事還重要，奉一個命令便執行一個命令，也決心完成這個命令，一事成後又成第二事，何事愁不成，邊務還有何問題，有何難處，公事已成，私事何愁不成功，若不注重命令，沒有決心，三心二意，苟且過日，公事不成功，私人也不會成功，以私的立場認為成功，而社會（公的）終於要受影響，結果也不易長久，更不能圓滿，□成功還是夢花幻影，有何用處，這點公事人應予考慮，本文也特別□重，因目前計畫方案都好，就□私人之執行，也就是不出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弊病。

以上是推進邊務，必須注意的幾件事，筆者深覺近年來，推進邊務時，已予注意，或略加注意，甚至有些被忽略了，現在的邊務問題，已不是邊區少數人的問題，已是國家民族必須解決的問題，邊區土地，是國家的需要，邊區人民，是民族的需要，所以我們爲了國家民族的需要，應該本著各項努力推進邊區各種事務，以期解決邊區各問題，而有利於抗建事業。

（原載《寧遠報》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 我在夷區實施建設的經驗

(1943年)

(一) 我在夷人屋頂上安置亮瓦的經過

改革夷人生活這件事，凡到過夷區的人，都感覺到刻不容緩。你看他們那種不清潔、不整齊、污七八糟的情形，真使人太看不慣了。我為謀夷人的康健和幸福，並且避免外人輕視和討厭，決定改革在我的能力所及的附近夷人的生活。首先我從住的方面的改革做起。

夷人住室非常單調的，不論竹房、草房、瓦屋，都是千篇一律。瓦房多半五列四間，左間作主人的臥室，和什物儲藏室；中間兩間作有兩個或一個灶孔，做飯客堂和年輕人的臥室，都在這裏，右間儲藏柴草，并關置牛羊。不論若何，屋內愈黑暗愈好，黑暗到伸手不見五指更好，以為這樣，可以使財神菩薩安靜的在室內住留，於是零亂到了極點，不去整理，萬分的骯髒，不事打掃，塵煙高掛，瓦間片片飛下，也不管它。總之，黑暗是遮蓋一切骯髒的外幕，只要人我都見不到，管它衛生不衛生，秩序不秩序呢！我初返家園，認為改造住宅，首先當放進光明，以通日光，以辨好壞，其次佈置各物的位置，再次從事打掃，時時檢查。於是由我買大批玻璃亮瓦，分給他們安置在屋頂上，派人督促佈置打掃，時間久了，毛病發生了。這毛病，全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

第一、夷人在黑暗中過慣了，一旦放進光明，他們都說：四壁蕭然，一無所有，心中時時若有所失。大人們在夜裏見了光就睡不熟；小孩們翻身時，望著光，就說天亮了，要人抱出去玩耍。弄得一家人不得安心休息，一致說不如在黑暗中較為舒適。

有些人在安亮瓦後不久，間或有病，或者恰巧死去，或者發生忌諱的事，他們不說平時也有人病，或者死亡，也有不祥事件，偏偏說屋內太光明，神靈不安于位，降災于人。於是跟著注意到亮瓦的去存問題了。

夷人家中少有桌櫃，一切用物多半擱在地上，最容易與牲畜接近。同時夷人的牲畜地位很高，在家裏是與人一處玩慣的。家畜過去在黑暗中，單憑嗅覺，不易發現有什麼東西，現在他們視線可以利用了，嗅著的固然要接近，看見的更要去接近它，有時闖倒東西，有時打壞東西，甚至小便在什物上面，使人討厭極了。這些事件過去並不是沒有，只因過去家人眼不見，心不煩，馬虎了事。現在處之耳聞目睹，當然忍不住了。可是他們不說牲畜的錯，也不說自己放縱。總是怨恨在說由於多安了一塊亮瓦。

有的為便利客人，把亮瓦安在客位上。好似雞犬豕也愛好光明，天天跑去在客位上坐著，或者遊玩。平時還可寬容，到有客人時，那是使做主人的最難為情了。當然予以驅逐或鞭打，一兩次還可以，次數多了，當然不勝繁。他們不說他們的雞犬豕，不懂禮節，還是怪亮瓦不好。並不知道把亮瓦安在側邊，在痛恨之餘，立刻把亮瓦拆了下來，安到可有可無的屋簷上去了。

有的在安亮瓦兩三月內，看見柴草煙子把亮瓦熏黑，他們便說亮瓦太不經用，兩三個月用就變黑了。或者說土司被漢人欺騙了，買到些不耐用的亮瓦。我到他們家裏時，亮瓦已經薰黑了，用布擦淨，立刻重放光明，他們見了才說：「我以為亮瓦是沾不得水的啊！」

夷人智識既低且愚笨，而夷人的貓好似也同夷人一樣的愚笨，很多事是認識不清明。在往時，夷人屋上常開一個孔，放進少許光明，同時便作貓的出入去處。至安置亮瓦以後，多半沒有開這個孔

了。小貓在偷東西吃，或者打倒東西，被主人緊急的奔來時，他們便慌了，一下由樓面向亮瓦跳去，有時把亮瓦撞壞了，有時撞得個半死，撞壞亮瓦，主人爲可惜亮瓦而恨貓；貓撞昏在地時，又說土司把我可愛的貓害死了。在初安置亮瓦時，有不少的人民這樣向我來訴苦的。

夷屋中間是作客堂和青年男女寢室，中間毫無扞格。晚上大家圍住火堂睡，過去在黑暗中，大家有什麼行動時，祇要見不到，有一點聲音是不要緊的。到安置亮瓦以後，不要說有聲音，就是翻一大身，也要被人看清楚的。其他人猶可，青年男女行動，卻格外受到限制。於是老年人認爲亮瓦足以使人無恥，青年男女更認爲眼中之釘。因之齊說亮瓦罪大惡極，一致主張拆去。

這些事是我初想不到的。僅爲安置亮瓦，便有這麼多反應，其他改革的反應便可由此類推了。

（二）關於我辦斯補小學一些瑣事

西康夷康諸族私人自動設立小學的，恐以斯補小學爲最早。我在民國二十五年返到故鄉田壩，看見人民經了十多年的天災人禍，田產當賣的佔了大半，每戶夷人都窮得要命。在混亂時期，夷人遇漢人來便順從漢人，遇野夷來便順從野夷，養成一種苟且偷安的心理，對於生活幾乎無日不在自暴自棄中過活，把自身原有美德和智能失去，漢人好的智識又無法學到，民智真比十年前還差得很遠。我常在想，若不使他們智識進步，甚麼事也沒有辦法。就以我個人來作例子，如果我不讀書，必定不會有目前的認識，反之他們能得到受教育的機會，也一定能像我。所以立刻召集各頭目，商議如何籌設一所小學，他們都非常贊同，表示願意出人力。當時一些外面的朋友，有的勸我先同政府商量好再辦，有的說你的需要不是

小學，辦小學無濟於事，我於是想：人民有熱忱時不辦，當無熱忱時辦，那便不易得到他們的援助了。同政府商量好再辦，當然得到便利，商量不好，就不辦嗎？因此關係自己前途的事，與政府法令不相抵觸，是用不著多商量的。若一天一天拖延下去，那損失才大呢，尤其〔是〕不應採納的〔是〕說辦小學不合我的需要，那是根本認錯題目，把服務認成買賣。我決定要辦，而且立刻就辦，結果在三十二年春天便辦起來了。

這個小學有無成績，我不敢說，同時因兼的事太多，不能長在校督導，所以很多時候，辦得不滿人意，而感覺慚愧。不過，他已有十一年歷史，畢業生已分佈到各個夷區，形成了目前領導夷人的主力，也許未來夷人的開化，完成於這些人手中！茲附錄邊聲刊物上駱元璋君的「回憶斯補邊民學校」一文，對於當時斯補小學的概況，有一段客觀的描寫，照引如下：

「……於民國二十七年春季正式開學，漢夷兼收，第一學期就有六十餘名兒童入學，校舍是一座土司衙門培修的，倒也寬大，計有四個教室，一個大禮堂，四間寢室及一間辦公室，還有一個兒童圖書館，至於桌子板凳以及一切用具，都是新製的，其中風琴和留聲機提高了夷族子女的讀書興趣不少，記得那時我才是十一歲的一個幼小兒童，從我的家到學校是十五里路，每天去來必走三十多里路，這樣算是近的了。另外尚有許多同學離學校兩三天路，或一天路，所以一共約二十多個同學都住堂，伙食全由學校供給，學生文具亦均由嶺先生供給。教師五位是嶺先生在內地聘來的，每位教師都很吃苦耐勞，師生打成一片，記得當初開學時，學校四周光禿禿的，少有樹木，故每天除上課之外，教師們領著我們修平操場，栽植樹木，不到兩年時光，形成了新綠可愛的林園，除了柳柏兩種樹木之外，各種果樹均有，而且還種菜。蔬菜的種籽是教師們自內地

帶去的，因此田壩的漢夷老百姓都得了不少利益。在這荒涼偏僻文化落後的邊區裏邊，能辦得出這樣一所規模儼然的學校，實在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可以說史無前例。」

同時我仍然記出我的一些辦理故事，一述我當時辦理學校的幾件事實：

記得開辦時，為設置許多用品，手中一些錢已經用光，黑板便無力製造了。最後只有想廢物利用的辦法。有一天我領著兩個頭目，到處看懸掛的木匾，準備取三四道來應用，我一面看一面把這種意思告訴兩個頭目，他倆聽了，立刻豎起眉毛說：「哼，很怪，老祖先掛的東西，你可取嗎？不知道你學了些什麼回來？」我看情勢不好，大有遭反對的模樣，立刻改口說：「我的意思也是這樣，不過如果不是老土司掛的，就可以取下來用了。」他倆才說對的，各人分手而去。我認定不在匾上想辦法，實無別法可想。過了幾天，我約集五六個老頭目，一同到處去查看，乘時問他們「你看得出那匾的意思嗎？」都說：「我們懂得那就對了！」我說：「老祖宗字墨不深，真是吃虧！有幾道匾的字，含意有點譏諷！」於是他們當中有的說：「許多老土司就同我們一樣是瞎子！」有的說：「真好！你不到南京北京，也就不會懂得啊！」一致稱贊我比老土司好。我立刻要他們去把匾取下三四道不用的，他們一個個都很踴躍而笨拙，抬梯子去把匾取下。我說：「不藏在背靜處，使人見到，就笑我們呢！」他們照辦了。過幾天請個木工來刨光，涂上漆，就成頂好的黑板，抬來應用也沒有人過問，是否是老土司掛的匾了。

夷人子弟讀書，家長多半是不願意的，因為他們家裏多貧，子弟在家裏有很多地方可以幫忙，如看家，看小孩，放牛羊和豬、拾柴、拾糞、送飯、燒火、割草，實在是一個生產份子。進學校便

祇吃飯不作事，家中直接受到損失，所以不願子弟入學。同時他們認為祖先沒有讀過書，仍然可生存，而且如果讀書不好，也沒有什麼用。所以在邊地辦學，招收學生是一個大難題。我為解決這個問題，頗為費勁，用命令去強迫送子弟入學，設法供給學生及家屬需用及藥品，享有耕種我的田地的優先權，設法供給伙食，撥糧借與家屬維持生活，學生家庭予以特別保障……這些事在別人是不能辦到的，我勉強辦到，所以斯補校比較有成績。說到十年來政府的補助，那便可憐極了。民國二十八年西康省府教育廳長韓文畦先生撥助過四百元，當時還辦了些事。但是去年教育部所補給的十萬元，便為用有限了。所以那個學校始終受到政府的扶植甚為有限。

成十成百的學生出校了，我便強迫他們升學，或入成都軍校，或入本省保幹訓練班，或入邊疆中學，但是困難情形仍多，就是今天送去，明天跑了回來，今年送去，明年又逃了回來。我對於這些逃學的學生，認為和逃兵役沒有兩樣，往往有時罰勞役，有時體罰，有時拘押家長，……但都不發生效用，如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送了三十多個人去升學，都逃回來了，真使我傷透腦筋，有一次還使我悲傷流淚，萬念俱灰。這時候我突然同頭目蔣大成君談到這問題，我大發脾氣，他也大發脾氣，建議沒收逃學生的產業，我很贊成。正想辦法去實施，他去約頭目們在三天以後開會商議。我回到那曾經發誓沒有十個高中生便不被培修的寢室，坐住默想，如何沒收逃學生財產問題。想得著急時，拿起一支步槍，想打幾發洩忿。最後我內人走上樓來跌了一交，使心情稍微緩和下來。我告訴他準備沒收逃學生財產，她說：「子弟逃學與家長無關，不宜沒收、」於是我詳細地告訴她：「此風不制止，我的工作將要失敗，開化的理想一定做不到」。她最後說：「你年年花在他們身上的錢很多，也不勝其麻煩，莫如一次借給學生，生利補助，不讀時再沒收，」

我說：「很對」。立刻下樓，帶上一支手槍到十里外去和蔣大成商量，他完全贊同。決定開會時，就以這件事作為主題，一直到二更時，才走回來，幾乎被惡犬咬了一口，但是心中頗為慰快。直到半夜才得入睡。開會的時候個個都贊成我有辦法，認為借食糧最好。於是決定初中以上學生，都有貸糧權利，其數額以所報志願完成之學業為準則，（分大學、高中、初中、技專）學業完成時，須還清貸糧，或移借其親友升學，借時立約據，並以價值十倍之不動產作抵押，找三個妥保。不完成學業者，沒收其抵押產業。會畢大家歡欣而散。過幾天便開始借糧，第一年有十五人，第二年有十人，第三年有二十多人，年年來借，人們個個都不敢逃學了。斯補學生之能升學，不再輟學，就是這個原故，有人說我你此舉在圖謀百姓的產業，但是，天曉得，想發財而投資於教育事業，而囊括百姓的財富，那是最愚蠢不過的生意經了，我願中國的企業家都像我一樣，向夷族作如此的投資，如此的圖謀！

（三）禁煙的故事

我看人間最討厭的要算燒大煙的人。他們的身體枯瘦如柴，形像好似一個猴子，不能生產，卻消耗特別大，不能獨善其身，反而惹懷許多好人。燒大煙人多的地方，什麼事都要發生，偷竊也，搶奪也，貪污也，懶惰也，骯髒也，無恥也，無奇不有。那個地方一定貧窮，心術壞，前途一點也不會有的，我初始回來時，夷人因為受壓迫苛索，無人領導，很多走入墮落途徑。單以我故鄉來說二三千戶人當中，就有四百多個抽大煙的人。處處使人討厭到極點，不僅我如此，就是許多老夷人也有如此心理。一致認定禁不絕鴉片，是沒有辦法的！我同許多頭目商量以後，就決定禁煙，第一我不斷向夷人宣傳燒煙的壞處，使他們知道禁煙的好處，和要嚴禁的形勢。

其次便是在外面買了許多作禁煙用的中西藥品，分散給記名在冊的癮者，要他們自動的去戒煙。可是僅一二十個人辦到，多數還是滿不在乎。有些還說：「我們吃我們的，與土司沒有關係！或者說老土司還沒有戒，你何必作前人沒有作過的事？」互相傳說，大有公開反對模樣。我氣忿極了，先把幾個亂宣傳的癮者，逮捕來關住。經過幾天，一個個叫苦連天，說不給他們一點吞煙就要死去。有一個青年故意開玩笑，拾起幾個如煙泡子般的小羊屎，很秘密遞給他們。當中有三四個人公然安靜的睡去了；有幾個仍然在鬧。半夜有一個人又送一罐酒給他們，一個個飲得酩酊大醉，先後倒在地上睡去。到第二天又如法炮製，很能生效。過了十來天都沒有什麼事了，一個個在要飯要肉，我一再檢查以後，便發給很多飯，好似一個人要吃兩個人的飯，發肉時也吃得很多，絕不像燒過煙的癮者〔，〕再過四五天身體發胖了，精神好起來了，才交給人保釋。戒了一批又一批，如此戒去有二百多人。但是仍有許多在漏網中。我先藉口煙館是強盜窩子，把三十里以內的漢人煙館（夷人沒有開煙館），驅逐離境。再次招呼不便驅逐的交通道上的煙館，不許賣煙給上土司人燒，否則要撤煙館。他們是無保障的，招呼以後，不能不聽話。同時又說萬一強迫來燒時，可以直接來報。他們多數是照辦了。

有一次有個夷人名羅正國估住煙館賣煙給他。煙館不得已賣煙給他燒。同時在另一邊寫了一封報他燒煙的信。待他燒完便交給他。說道：「大哥，這是土司的重要公事，請你交去，我不要煙錢。」他喜出望外，立刻用快步把信交來，并一面揩汗，一面向我說：「重要公事，所以我飛跑送來。」我拆開一看。信上寫道「羅正國本日正午前來燒煙，不敢不報。」我問羅正國是那一個？他說：「就是小的。」我立刻派人把他縛住關起來，他不斷大叫：我

沒有作錯事。我告訴他信上說明「你今天去燒煙。〔 〕」他聽後大罵漢人狡猾，自動入屋。我另給那個煙館兩元錢，（可買四十合煙。）以事酬謝。另一個夷人去燒煙時，煙館作了一封報告信，交另一個人，走到路上截住托他送來，也同樣把這個夷人關起來戒煙。自此夷人便不敢隨便入煙館了。就是要去，一見漢人提毛筆寫字，便要開步逃走。或者偕同二三人，一面燒一面監視館主行動，以防意外。這件事不僅有助於戒煙，大家傳開以後，也有助於教育，認為不識字是一個瞎子。

經一二年癮者還是沒有絕跡，大眾開會，議定不給癮者的保障權。在這個時間，我又同青年〔些〕組織一個禁煙隊，專門同有燒煙嫌疑的人倒蛋。一遇住他們燒煙，便加以逮捕或者侮辱，有時搶癮者的錢；有時佔癮者的地方；甚至慫恿癮者妻子的逃跑。他問為甚麼這樣？就以你燒煙來答覆。弄得癮者不堪其苦，不能不覺悟！

還有我們那些地方，殺了人是要抵命的。勾引外人來對付自己人也要拿來處死；拐帶武器去奔依仇人，也要處死，遇住這些事時，止要他不是癮者，都設法予以寬容。若為癮者我便提出重辦意見，先後曾處死十來個人，內中癮者佔什之七。同時加以濃厚的宣傳，使夷人認定，癮者不僅沒有保障權，犯罪時也加倍處罰。個個有誠心。因此在三四年以內，把四百多個癮者肅清了，在現在怕沒有五個人是嫌疑犯的。敢說比任何一個地方都乾淨得多。因此人民消耗減少了，勞力增加了，品格增高了，個個身體長好了，糾紛減少了，大家安居樂業了，并共同維持出了一個比大都市安靜的環境。（到我那裏經過的朋友，住了一年也許聽不到三件搶劫案，）我認為沒有癮者是地方人民富庶安靜的要素。用強硬而粗暴的方法去戒煙，還是不會死一個人，尤其殺一些癮者來禁煙是一種好辦法！

（四）逼迫夷人種桐樹的困難

不知道什麼人什麼時候惡作劇，造出了一些謠言。說：「桐子樹是種不得的，種了桐樹的人到了桐樹結果，便要死去！」所以在我的故鄉，漢人夷人都相信這種傳說，種桐樹時，一定找乞丐或者貧窮老人去種，決不敢親自去種。甚至說種多了，也要延禍於主人，對種桐樹一致的有一種戒心，不敢輕易去嘗試！這種情形，對於人民是一種大損失，我不相信而且感到討厭，在我認定種桐樹可以增加人民收入以後，立刻找到很多子種去種，夷人些一致反對說：「這是很危險的，千萬幹不得！」我說：「我是土司命運大，桐樹害不了我，我單獨去種好了！」我一個人去種，過了幾天，有一個夷人來向我說：「死就大家死，我來幫助你！」我說「好！不過你命小，止能挖孔穴，下種掩種，仍然由我來幹。」他聽了自認挖孔穴不要緊，很歡喜的作我助手。其實種桐樹工作中，最難還是挖土啊！當年我種了三四千株。夷人些還是一唯反對，時時來向我嚙唆。或者去向我太太說：「在桐樹長起來時，按次扯去」。她當然很贊同，并囑付對我絕對保守秘密。自此他們不再勸阻我了，我心里很感到奇怪！有一天我去種桐樹，一個夷人天真的向我說：「土司，你種下也沒有用了。他們已經商量好，待桐苗長起來時，準備來扯去。這件事太太已經表示同意。」我說：「好，我還不知道。」仍然埋首去種，心中感到急燥，立刻想到一句話，召住他說：「你曉得種桐樹是要死人嗎？」他說：「當然是這樣的啦。」我說：「那末種桐樹要死人，難道扯桐樹就不死人嗎？」他說：「真的爲他好，都要死人，爲他壞，當然要人死了！」我說：「桐子鬼最兇，想死的儘管來扯好了。」他走回以後，到處宣傳，夷人些都聽信這些話，最後我的太太也問我：扯桐也會死人嗎？我說：扯桐樹當然要人死啊。

一年安靜的過去了，春天正好種桐，我開始拿出桐種來選擇。夷人都勸我不要再種，我答應說：「不能不種了，不種就要人死了！」他們一再詢問，事到急時，智慧生，我想了一陣便肯定的說：「你們止知道種桐樹要人死，不知道種桐樹，也可以延年益壽！不過這件事要有耐心，才可以作到！〔 〕」跟住我便說出理由：「一個人止種一次桐樹是要死的，可是多種就不同了，第一年種一些，第二年種一些，……〔 —— 〕第若干年還是在種。那末第一年種的結果要人死時，第二年的便要站出來說：并不是單種你！我還是他種的，應該待我結果再找他死。第二年的結果要人死時，第三年又出來說：應該等他。這樣一來人不僅不會死，甚至要延年益壽，所以種桐樹，不能止種一次，必需年年種，愈種得多愈好。」這些話在最初沒有這樣自圓其說，經無數次的運用，語句流利了，理由好像充分了，又因他們漸次有信心，更容易聽進去了，曾助我挖孔穴的人，開始自己去種了，許多青年人也為延年益壽，不顧一切，冒險的種起來；甚至老年人也說年青人還不怕，我們老年人怕什麼？就死也不要緊，何況還有延年益壽的可能！大家都開始種桐樹了。每年春季我都藉口不繼續種便要死，催促住他們，年中也預備些種子分散給他們，自此他們的種桐樹成了春季的要緊工作，止要種過一次的，都不敢不種了，所以我故鄉的桐苗，非常多而且普遍，將來要成夷人的天然財富，對我更有莫大的幫助啊。

（五）把鬼毒死才得安靜

世界上迷信最深的怕只有夷人了！他們真是迷信，莫明其妙的迷信。他們雖然相信天上有一個主宰，創造人並決定人的命運，可是也認為鬼是足以禍福於人，還是最怕鬼。可以說他們心理，時時被鬼所作弄；精力在應付鬼；財產也消耗於鬼。平時有毒蛙、蛇、

蚱蜢進屋，烏鴉立在房上，或騎在馬上，馬身突抖；牡雞吃蛋；半夜火警；都認為有鬼在作祟，必須設法應付。到人有病、受傷、撞岩、落水，更認為有鬼，更積極的須設法應付。應付辦法是祈禱驅逐捕捉，唯一用品是馬牛羊雞犬豕，直接應付的人是比木和尚；唸夷經、殺牲畜、紮草鬼，一切事都要當天作完，東西些更是當天吃完。這種消耗便形成了夷人的貧窮與不進步，需要改良是任何人都感覺到的，任何人都應該立刻去改革的。我決定改革以後，先在外面買了些藥回去，同〔時〕歡迎外間醫藥人士去遊歷，時時向夷人些宣傳，必需使用醫藥。他們當中除極少數人以外，都不相信，認為「自有夷人以來，就是鬼在作祟，和尚在醫病，現在突然用醫藥是不妥當的！夷人地方與漢地不同，漢人方法不能用於夷地，不然早已使用醫藥，不會等你來提倡了。」這樣一套深入人心的理論，突然使你遇住，不僅辯不清，也須要使你畏難而退。我最初同他們辯論了幾次，都辯不清，心中非常氣忿，認為這種事實在〔再〕不容許其存在，用命令去阻止，同時也用行動去處罰，還是不行。犯的多了還是無法去處置。不過我覺得他們還是莫明其妙的，間或無人時同他扯起謊來，反覺得能夠取得他們的信心。於是我在有意無意間，不斷同他們扯謊，一次扯謊不行，又扯二次謊，時間久了已能自圓其說，并在理論上與運用上都有長足的進步。大致在時間上已是經過一二年了。我召集起許多夷人，大吹其牛，使他們信服不少。可惜是我不是醫生會彈不會紡，實際上解決不了問題，同時內地人士，政府衛生人員，也不能長到夷區行醫，以致沒有得到美滿結果，澈底把事情改革過來，可惜！我當時言論是這樣的：

「夷人的方法真是巧妙啊！可以說夷人地方不用夷人方法，是不會成功的！比如唸經醫病這回事，我們盤古氏開天闢地以來就使用着，非常有效，其原因是夷人地方與漢人地方不同，鬼些都是夷

人死後變成的，懂得夷語夷文和夷人道理。止要比目唸經作法事，他們便要聽招呼，立刻離開不再作祟。所以在過去夷人方法，在夷地是無往而不宜！可是近數十年就不同了，好似有些病我們比目是沒有辦法了，你們想想蛇年（廿八年）有了麻足症（霍亂），死去成千成萬的人，比目一點辦法也沒有，甚至比日本人也遭受了危險，不敢去醫。這是什麼原因？我認為原因簡單，而且十分自然，請聽吧

自若干年來夷人地方，不單是夷人了，漢人來了，西番來了，摩素來了，高鼻子綠眼睛的洋人也來了，可說人些非常複雜，他們很多的死在夷地，或來時就帶來了許多鬼，使夷人地方的鬼也如生人一樣複雜了。他們各有各的語言文字和道理，並且這些鬼也如像生人一樣，本領特別高強。因為這樣，過去比目把夷人鬼對付得了，現在對付他們卻不行了！第一這些鬼不懂夷人語文和道理，用夷人語文和道理，同他們交涉，當然不會使他們接受，就接受也怕止限于少數懂夷情的，所以比目對很多病是沒有辦法了。第二陽間與陰間是共同進步的，生人現在用步槍機槍，尤其洋人用大炮炸彈，他們的死鬼當然是一樣的。那末我們就要想想我們生人用步槍還抵不住用機槍大炮，用過去戰術勝不過現在方法，那有如比目用陳古八百年的刀矛盾索等，就想戰勝用槍大炮炸彈的鬼？真不自量力！所以許多時候，比目不僅不能把人醫好，連自己也要受危險！第三死鬼也如生人，各有所好，各有其用，如夷鬼當然喜歡牛羊豬，漢鬼也許喜歡金子銀子，洋鬼那就止用票子了，你們想想他不喜歡的東西，一定勉強他用，他是不是會滿意？當然不會滿意，所以許多鬼，一遇住夷人打牛打羊來送他，他認為不知禮，便要發怒，把人害死！第四過去人些來往，完全在走路，現在卻不同了，有的坐船，有的坐汽車，有的要坐飛機。我想鬼些在現在還是一樣

的，也有坐船的，也有坐飛機的，那末他們不會要牛羊了，要了也帶不起走啊！有此種種，比目在目前是不多行了！

以上是說明比目在目前已經失去大部份作用，還有因了一唯用無結果的應付辦法，遭受了很大的危險！我們對付鬼是一唯去應酬討好，遇好鬼聽話的鬼還有辦法，遇壞鬼就無辦法了。而且壞鬼與壞人一樣，欺軟怕惡，得過一次便利就想二次便利，得過小便利，便想大便利，你越應酬他愈來找你，不知好歹。所以夷區鬼愛害人。漢人對鬼的辦法，就不同了！他們遇鬼時，就吃藥。把要吃到肚里，使身體一天天好起來，鬼來找住也害不了他。同時鬼來害人，作祟或者吸吮人的血液時，分散在血液里的藥，就要毒死他，萬一毒不死也要把他毒怕，所以鬼些不敢輕易去找漢人，一致向夷人地方跑來，找夷人想便利。夷人病的一天天加多，就是各地的鬼都集中到夷地的原故啊！我們今後仍然用老方法應付鬼，是一件自尋倒霉的事。必須趕快用醫藥，免得鬼得便利，完全集中到夷地來！」

（原載《邊疆通訊》第八、九期合刊，1944年）

3. 建設川康夷區計劃書

(1943年)

川康夷區指川康間之大小涼山、雷馬、屏峨、甯屬各縣、（西昌、昭覺、冕甯、越嶲、德昌、會理、鹽邊、鹽源）以及九龍諸地而言。自政府給與西藏高度自治之權後，川康夷區在事實上已為疆域之前哨，國防價值陡增，國人不得不密切加以注意。加以其間宗族繁多，生熟互異，國家有事之秋，每因認識不齊，輒至步伐各異，地方事件常至影響全國，甚至釀成國際糾紛，例如遜清時代之吽吽壩事件，以及抗戰時之美國飛機墜落事件，殷鑒不遠，在在是為我政府所當察覺而加以澈底建設者也。言其宗族，羅夷最多，大小涼山、雷馬、屏峨、昭越全部以及甯屬九龍之大部皆其族類，人口約一百五十萬左右，其次為麼些，居西昌以西，人口約五萬左右、再次為西番，約四萬人，黎粟約三萬人，民家約二萬人，皆分佈於鹽源鹽邊二縣。上述諸族在交通便利與接近縣治區域多已漢化，服從政府，與漢人無異，在深山中者，國家教化所不及，不知政府與國家，一切行動，以民族本身利益為前提，互相撕殺，互相掠奪，乃至殺奪鄰族，侵略土地，時有所聞，此雖為夷族本身之缺點，然邊區人民不能深沾國家政澤教化，與全國經濟無固定關係，實為夷族不能進步之重要原因。光電雖生長夷區，然初等中等以及高等教育皆受自黨國，為整個中國民族所栽培，故雖身為越嶲土司後裔，而不敢夜郎自大，作違背黨國與整個民族之事。然以歷年服務桑梓之經驗，深知夷區病症所在，美德所在，以及夷區在國防上，與政治之價值如何，故敢直率以陳，希我

政府與社會人士加以注意與援助。今試舉二例言之：夷族之最大病症在於貪小利而不顧國家大體，深山夷區之種鴉片出售於漢人是一顯例也。然夷族身體強健，性情堅忍，愛護團體，服從領袖，僅羅夷一族擁有步槍至少二十萬枝，因此苟政府能加以利用，不特非治安之礙，且為西南國防一主要自衛武力。然願使國家治安之障礙變為國防自衛武力，其唯一辦法在於先從事夷區建設。光電不揣簡陋，茲略述建設計劃，分經濟政治，文化教育數項於後：

甲 經濟

一、籌設農林畜牧實驗場。

二、修筑雷建公路——由西昌經昭覺至雷波。

三、疏濬金沙上游航路，由宜賓至雷波一段最為重要。

四、擴大西昌中國農民銀行合作金庫至各夷區，至少雷波、馬邊、屏山、昭覺、越嶲、冕甯、鹽源、鹽邊、會理各設一辦事處，便利邊民農貸，及其他合作事業。

五、請經濟部籌設夷區運銷合作社，包括運銷本地土產及外縣國貨供應夷人消費以及扶植本地手工業生產等事宜。

六、由國家開拓本區金、銅、鉛、鐵礦等。

乙 政治

一、由中央政府成立夷區憲政實施實驗區，與各省專署同級，隸屬省府，而受中央之直接監督。

二、推行憲政，邊區民族真正參政，以達到全國民主政治之理想。

三、逐漸改革夷區封建制度，如土司階級制等，代之以民主制度。

- 四、澈底實行保甲制度，統一地方自衛組織。
- 五、訓練民衆推行兵役工役以及其它國民義務。

丙 文化教育

- 一、請政府飭令國立專科以上學校儘量容納並優待夷族子弟（如西康技專及西康金江兩職業學校在該區當先行辦理）
- 二、在越嶲田壩鄉，德昌普濟鄉，昭覺縣城設立國立實驗小學，以便夷族子弟就近有受教育之機會。
- 三、在西昌設立民衆教育館，並在昭覺、鹽源、普濟鄉、右所、瓜別、田壩、鹽邊等地設立工作站。
- 四、擴大西昌衛生院，並在各重要縣鄉增設衛生事務所。
- 五、在各重要縣鄉設立民衆生產技術訓練所，由國立西康技專籌辦之。
- 六、請教部編輯適合於夷族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之教材。

（原載《邊疆通訊》第八、九期合刊，1944年，後又以《怎樣建設川康夷區》為題，發表於《建設日報》，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之第二版）

4. 對於邊教的一點意見

(1943年)

關於邊教的方針，在目前似乎可以分爲兩種主張，一種是生產的教育，一種是文化的教育，前者是要在兒童或成年教育時注意生產技術之灌輸，使以後離開學校便可應用技藝，增加生產富裕享受，謀邊民生活之積極改進；後者是一般學校慣例實行的教育，以增進其知識爲主，使具備國民智識，將來升學也好，不升學也好。這二種主張當然前一種是最動人不過，使得我朝野一致，贊揚稱道，不過我認爲這種教育，有種種困難。如：（一）兒童及家庭有無此種需要和興趣？有了當然好了，沒有時那工作一定困難；（二）這工作本身與指導者本身關係非常重要，以我個人經驗來說，每每發現指導者有的只有五分鐘熱忱，稍遇阻撓即畏難而退，buying使工作完成；有的因設備不足，易被邊民破壞，自己缺乏耐心，因而恨邊民不懂事而停止；（三）何項生產技術容易學，何項最需要，事先未有充分調查，因而不免朝三暮四的改變。（四）生產與文化二種教育同時并行，有時不能兼顧，往往顧此失彼。以上幾項是生產教育之困難，希望主張此種教育者，應該注意。但在我心目中我希望目前邊民教育是如是的，我把牠寫在下面：

一、我感到邊民直到現在，還不重視教育，也就是不曾見到教育的好處，沒有人受了教育以後，堪作邊民信仰之中心人物，邊民對於教育還是茫然無知。因此我以爲目前邊教，應重質不重量，當先專門選若干較優秀的青年人來培植，使其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具有種種知能，在社會上能受一般人之尊崇，使邊民認爲邊民每個

人讀好了書都可如此，也感覺如此才光榮，使這些人成爲邊民之進步標準。如此邊民風氣，立即改變，教育將不徑而行也。

二，目前邊民社會中，種種生活風尚多不合理，是爲進化之阻礙，想要邊民前進非排除此種阻礙不可，可是這不是容易的事，未受教育的人沉溺於無知，不知動；受過教育的人，一回到了故鄉又同化了，看看近年來，曾在軍校畢業的邊民青年，不能發生作用，其原因在此。這是顯明的證據，邊區社會，可說時勢不能造英雄，只有英雄去造時勢，不然就不會發生作用。我希望目前的邊教，應先造一批英雄，這些英雄，起碼要能夠具備起邊民的智能，在任何地點可以單獨工作，完成任務，在言論上足以服衆，行動上足作模範，技術足以指導人，心地足以感動人，一人有一人的作用，一事有一事的成就，如此費力有限，收效無窮，所謂邊疆問題可不難解決矣。

我不反對生產教育，也不專講普通教育，不過，我對邊教初期的希望，只是如此而已。教育是永久的事業，三五年不會有奇效；教育是改造人的一種工作，不必以我作之，以我成之。足踏實地，埋頭苦幹，不求近功，不計名利，成績終必有一天出現於人前。

——卅五，三，七，於西昌——

（原載《邊疆服務》第十一期，民國三十五年九月）

5. 如何接近夷人 (1943年)

我們在邊區服務，服務的對象主要的是邊民。我們想要達到工作的目的，就必須主觀方面我們的工作興趣，能一天比一天濃厚，客觀方面邊民們能對我們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同情與歡迎。要想如此，如何才能做到？我以為最要緊的是在能互相接近，一切利害認識打成一片。這點過去任邊地工作的朋友們不加注意，所以相處若干年後，仍爾為爾，我為我，彼此漠不相關，結果工作是單方面的進行，不易獲得成就，或者一敗塗地，徒耗若干人力財力，徒使人心灰意冷不願再來嘗試。這實在是可遺憾的事。所以接近邊民，就成為促進邊區工作的根本條件。我們如何去接近呢？以我們自身的要求，與別人接近邊民的經過來說，我以為應有下面幾個必需的條件：

一、忌下流話：夷人避忌是相當多的，如兄與弟媳，翁與子媳之相忌避，烏鴉之立在屋上，青蛙、蛇、蚱蟻之入屋，母雞在己日生蛋，母豬生獨兒，都是忌避的。只是這些都是自然的，非人為的，有形的，可以不能歸咎到人身上。唯有認爲的，並且最普遍的是不論何地夷人，都忌說生殖器，一致認爲這是最不好聽的話，不僅男女間，母子間，父女間，弟兄與姊妹間，姑姪間，甚至夫婦間（有旁人時），就是朋友間在一起時也不許的。我常見內地人到夷區時，當看許多夷人男女在一起，偶然說一句「媽的屁」，或「禽他九祖」，或「狗養的」立刻可使一羣人四向奔走，不歡而散，事後就一致說：「這實在沒有臉面。」認爲內地人不懂道理，處處不受歡迎，甚或發生意外引起極大反感。所以在邊區工作，千萬不要說下流話。

二、別尊卑長幼：夷人重階級也重倫理，階級與倫理都不受貧富強弱所支配的。貴族在任何地方都被尊為貴族，長幼之別又是打破階級的，就是任何貴族都比平民受尊重，任何少者都尊重老者之地位，這點是邊民中的特點，也是維繫邊民社會的巨大力量。到邊地工作者必須切實注意。注意方法是我們到邊地後，必定先找到幾個朋友同志，我們就以他作標準，他的長者，我們以長者稱之，他的親戚，我們以親戚視之，他的姊妹我們以姊妹目之，以他的態度對待他們，同時在夷地見著老人無妨稱老翁，年齡相當者無妨稱朋友，少者稱小孩，這樣以【一】來，在夷地必可立刻受人接待，被看成自己人了。

三、勤勞：懶鬼在任何地方都受鄙視，尤其在夷地更厲害。反之是一個勤快人，夷人要以最大熱忱來親近的。所以在夷地工作，就必須勤快。比如見小孩跌交，快去扶起，小孩子有鼻涕快去揩去，有人趕不回牛馬，快去幫忙，有人叫人，即代傳一聲，有人完成不了一件事，快去協助一下。處處在這些事當中，用一點新方法，使他們希奇喜歡。若能如此，一定可以接近夷人，受夷人歡迎，甚至可以指導他們一切，服務的目的完全可以達到一部份了。

四、不怕髒，我們想要不受病的纏擾，保持身體的健康，求生活的舒適，講衛生，愛清潔，是勢所必需。可是到了夷地，那種骯髒、零亂、迷信等等，無法躲避，真使人難過萬分，有人處到如此境地時，多以為我們到邊區有積極改革不合理生活之任務，立刻予以糾正鄙棄，或不接近，於是處處立於超邊區之地位，要求邊民盡順我走來。此種用意是對的，只是在事實上實在不易行通。我不去接近他原有習俗，他就離開你十萬八千里，你只是恨習俗之不良，他卻恨你之為人，結果便把對象移到人身上

來了，形成「通街恨老王」，「老王恨通街」之狀。到了此種地步，還有何事可以改革？改革人心與習俗，我以為先要加深了解，再進而逐次改進，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決心。我們先親歷其一切，求出一切原因，方可着手擬定改革之步驟。我們先同邊民打成一片，然後再改進，自易事半功倍；不然還未接近他們，就改革起來，或袖手旁觀，似在一邊說話，那是不會成功的。所以我們到邊區，先要能忍受髒，假使實在不能忍受時，也只有個人力求清潔，對於他們的一切，還是得安然去接近，以便接近他們。

五、同舉動：這並不是說他們的一切，你都去模仿，比如他們打冤家，你也去打，他們搶人，你也一同去搶。意思是凡他們所表現的好舉動，都應一同舉動，比如他們愛唱歌，你不妨如貴州驢子學馬鳴似的去學唱一二句，學不好時，當然使人笑。不過在笑的當中，可以表示你很活潑很愛夷人的一切，同時有很多人來勸你唱，大家取笑，這時你接受勸，那你立刻可以得到很多的朋友。夷人愛作客，你不妨常去作他們的客，因此你可以成爲他們的同伴，可以認識他們的親戚，到他們想作客而沒有伴時，一定來邀請你，此時你就可以成他們的至好朋友了。他們愛接交，爭勝負，你不妨也去試一下，尤其是去作客時，你去接交，得到勝利當然爲你的同伴爭光，受他們的尊崇。就是輸了也可以得他們的同情。凡此習慣是無貴賤之分的。夷人中貴族平民，都樂於參加的。你在夷區似需一同動作的。可是在此你也必須認清二三樣。在夷人當中已認爲惡劣習慣的事，要永遠謝絕。如抽大煙，害人的陰謀，或有病作和尚，——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事，最初只是不願作，不去接近，以後便發生一種理論，同時勸朋友不去做，如此以來，夷人一定認出你是個有特別見識的人，好事你願意去做，壞事你不願去做，他們有

了這種認識以後，有許多人便要以你的行動作標準，到了此種地步，工作便要走上成功的道路了。

六、不隨便露人弱點：夷人的弱點不論心理上，行動上，習慣上，都非常的多，我們只要和他們接觸一個短時間，便可發現，使人厭煩。不過我們來夷區是要改進這些的，我們必須有幾點注意：第一，認定革去的對象是很可恨的事，不以人爲可恨；第二，多作不成功，不如少作能成功。正作的事，必須竭力去作，竭力去宣傳，不要表現出事事都要改革的言論與行動，不然就以爲你們故意找弱點，故意同他們爲難。第三，單獨討論時，無妨多說出一些不對之處，在公眾場合或已在進行階段，你就不要提出。不然，你一定會與多數頑固的人合不攏。總之我們對於一切弱點在未著手改革時，不要隨便去暴露牠才好。

七、絕借貸：我們知道夷人性遲緩好佔便宜，對於金錢之取予，每每不能如約歸還，因此過去有許多內地人到邊地以後，常因此對夷人發生惡感。我願以後到邊區的朋友，不要與夷人發生借貸關係，就是要顧慮到借時易，還時難，我們要認定與其借，莫如送，若不能送，不如不借。我們不妨多用力相助，多用智相助，多用不消耗的相助，莫用一用便消耗的相助，來求時相助，不求時或與我們無關係時莫自己去作，免有隔膜，免弄巧成拙啊。

我生於夷區，現在又在夷區工作，十年來實在一點成就也沒有，天天在平凡的按職守行動而已。但因愛動關係，曾著手進行若幹事，這些事雖沒有多大成功，而對於這些的實際情形與應注意事項，可知道了些。我特別寫出上面這些經驗，貢獻我於夷區工作的朋友們；同時我也貢獻出我的工作原則來——就是第一要認識清楚一件事把它的優點與將來，作深刻的宣傳，使人了解，

并說服反對者；第二，以身作則，盡全力去做；第三，藉著事實，證明自己的言論與行動。若能如此持之以恆、以忍，我想一般人不論有無知識，都會跟我們走呢！

（原載《邊疆服務》第十一期，民國三十五年九月）

6. 教育與三化政策

(1944年)

目前寧屬夷務是因了抗戰與時代關係，是不能不提早謀解決辦法了，□解決辦法與目標如何，使每一個關心邊事的人，都覺得有知道的必要，與□知道而□實際雙方的要求，在比事者□為□要求事半功倍，實實在在有□中邊務意□集中治理人才□於各項具體工作的必要。不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頭緒紛亂，莫衷一是，結果仍陷數千年來對邊之覆轍，一事無成，空□棄□□的時光與人力財力，而一誤再誤，所以我們對於今後從事邊務的□□□□□；急需切實的認識一下。

□□□□，□□目前的西康□□邊務，當然以三化政策為最高原則，誰也不能稍為否認。關於這政策的內容，筆者所深深體〔會〕到的是這樣。第一是德化，這便是□□政策的根本態度，□是□□籌辦步驟上第一個時期的工作，這是□□□理人民應有的基本觀念，也是西康□□大略好的表現，這政策是用來代替□□日行不通的威服政策的——行不通才有今日的邊務——□□□除□□□□□□□的□錢酒食□□□□小□，而行深刻的教之扶之商之導之以□□□其□□□大□，即使中間有用武力□，都是為實施德化而用，非為威服而用，非為征服而用，非為消滅而用。所以治邊有這種基本的態度與表現，那就不成其為治邊，結果工作非常難□，□若干年以後，還是得不到一種結果呢。第二是同化，就是要求邊民□受中國傳統文化，進而□用中國傳統文化，使生活習□語文□□信仰等，完全趨於一致，打成一片，不再有畛域的劃分，認識上的不同，彼此間的隔膜，完全祛除，

知道一致的奮鬥進步，過去曾有一劃分的劃分，作到點，邊民受其惠，何嘗不減少許多麻煩，何樂而不爲？何必苦苦對邊民內部或夷間處處予以分割，永遠不能保持安寧。再次是邊民同化以後，固然以邊民方面來說，已進步不少，彼此大致已趨一致，似乎可以滿意，不過世界一日千里的在進步，中國人民當然也有一日千里進步，內地已進化的群眾，還希望他們得進步。何況落後的民衆，能不望更進步？若不是這樣，人仍然是愚民，對西康前途是沒有，必，趕上內地同胞趕上世界上民族，愛國的，爲祖國天，可以說沒有化政策，那治邊政策不深刻的。三化政策既是這樣，可以平心想一想，那一項政策可以不用教育作工具，更有那一項離開教育，可以成功？西洋有句諺語說，最大之，在使人自立，我們的德化，便是自立生存的，本愛國心理，扶之導之，得，使知德還要，當然邊民有，將以此受所且之智能，自遂其生，盡忠，正，不用教育何能成功。說道同化顯明，同化本意穿一件，吃一頓煎炒，穿一種漢服，洗洗簡便同化了，甚至能說幾句漢語，寫幾個漢字，也不能說達到同化目的，而使邊民內心，接受較高深智識後，感到自身一切之落後，景羨內地一切之優美，進而接受一切，運用一切，創造一切，要做到這點才算同化。試問作到這點也能離開教育來談嗎？說到進化，一個民族要實行進化，或被動進化，不論怎樣，都必須以自身之高深智識，不斷後進，時輸外來智識，使後來人必居上，如目前中國若乾年情，一面揚自身文化，一面仿效歐美，接受外來科學，以補充自身之不足，凡此種種莫不以教育爲

實現的工具，目前要求邊民進化，筆者認為非用教育不可。黨國要想使邊民□化，更非用教育不可。教育□實現理想，實現三化政策之唯一法寶，希望同胞一致注意與□用！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第四版）

7. 邊區需要的幹部

(1945年)

在這幾年來，國內人士無不對邊區寄以莫大的關懷，同時也不斷在許多事業上的努力，努力以後所得的結果，是得了許多成就，不過這些成就，實在不滿人意，筆者從多方研究，感覺其結果，是友一般人，對邊區事業□估計錯誤所致，□點錯誤，不關於公於私，為目前為將來，都應該提出來談談，以求□□□□□，免得一錯再錯。

許多人都以為邊區人民知識低，社會不複雜，所有應該作的事，作起來不困難，所以去作的人，不必有多高的智識，多大的能力，更不要若何□物質條件來補助，只要□一個人去，便可馬到成功，旗開得勝。於是事先不講求幹部□□□與□□□即□□也是來者不□，找著便□。不問志趣，不問勝任與否，即培養也不過找些人來講一月半月，便以為可用，只要對主義政策有信仰，便以為够了，不問有無表現信仰之知能與否，結果再有信仰，也只在肚子裏，稍有□出肚子來，表現出來的成績，□事實，於公，於私，一點好處也沒有，尤□培植□民時，飛了許多款子，也正是拉去一些人，在外面一年半載，擺擺場面，換換衣服，便以為够了，立刻分發轉來要他們領導人，負起大責任，老天爺，口不能講，手不能□，穿破那套衣服，便原形畢露，得一個不長進的罵名，而培植的人，自討沒趣，有的還好，不作亂子，有的三不像，半罐水嚮丁當，□處無所不為，受了培植的人，反轉不得了，可□□邊區近□來受□□的人的下落吧，誰也頭痛。

這種壞現象的成因何在？我認為不是單方面的，論□責任，應該也由兩方面來負，第一根本觀點錯誤，處置失當，第二邊區實情

起了反映□這些原因，我們不必中雙方面來說，單以第二項來說明吧，就以我們所常常看見聽見的來說，第一邊區人民□□固低，可是他有的倫理論理，這些都有他深遠根據的，起碼化成了一致的公□，我們在邊區工作，首先在言論上，就要遭遇到與這些□合或相違的專家，在此我們就要拿出一套處置的辦法來，相適應就拿出適應的道理，相違反就要拿出駁□的理論，不然就不生不死，甚麼作用也不會發生。目前許多幹部，便是甚麼作用也不會發生，甚至反而受原來的邊民同化屈服，他們對外間新智識，沒有充分涵養，不足以爲處置一切之根據，對邊情沒有深刻認識，不足以爲同情或反駁之出發點，□□適應不夠□度，反駁更無能力，尤其不能改除，一年半載中所□，也不足懷疑□反駁過去一切，一遇事便立不住足，結果就被人輕視，□□爲莫明其妙，第二即使不如像第一項，而在理論上宣傳上，勝過邊民已□□□□尚公理等，更因智識低的人，守舊成性，□新理論仍是懷疑，以爲可以說而不可以行，非有事實上的表現，不能使他堅決信仰，作實際表現。到此難題又來了，我們幹部說都還不行，那能在事實上兌現，結果如何，不堪設想了。再說得天花亂墜也是不行了，只要有一次不幸，那末以後任何次都不行了，一個人不行，任何人都□懷疑了，邊區事到此了還有甚麼希望呢？第三邊民無論任何人，都有自尊心理，□外間事，不十分重視，尤其自認爲自盤古以來，他們如此生存到現在，自今以後，仍要如此生存下去，外間一切，不一定必自己的好，不一定能實現於他們的空間，於是一般人都顧近不見遠，看小□□大，我們想要使他們改變這種種，不僅要順其心理，□月必需以口頭和事實，使他們了解我們所希望□一切，不過□心理，不能使他們接受，不能以口頭和事實來表現，不能達到目的。可惜過去許多幹部，是不能如此，就如此也不能□好，有時過餘有時不及，無□

□的人，不易以理來說服，更不易以理來促使其行動，老實說領導□□的人，是非有特殊能力的人不可。第四上三項是說邊區地方特殊，無特殊人□□然不能展開工作，本項才論到，人既不能幹，加以有不需物質條件之觀點，工作更不易推動，本來人必為工作之根本，有了人無物，工作不會十分成功，有物無人，也不會成功。因為有人無物，便無所憑藉，有物無人，徒物不能自用，這兩件似不能缺乏其□，不過有些地方，有了人無物也可以，這是很少的場合，如果現在過□無人同時又缺少物，誰能相信他能十分成功，若使人去□邊區自動□辦法，那在未工作之前即給人壞印象，到工作時，就會使人敬而遠之了，想要成功，有了人還是應該助以物，不然三年不能有成，十年才會有成呢，太遲了吧。

上面□說了的話，若再舉例來說，那十個這樣的篇幅也不夠，暫停吧，現在且舉一例來作結論，有人說世界上領袖人物中，明偉大還是蔣委員長，又說他是在中國作領最〔袖〕，否則成功必十百倍於目前，為何這樣，□有人說中國人智識過低，工業不發達，又又一片散沙，實在難以領導與運用，這話是一般人所公認的，□未難□領導的原因，是一〔意〕識低，生活壞，太散漫，有□原因，連神智的蔣委員長也減低了他的成功，目前邊區智識低之又低，生活壞之又壞，散漫又加散漫，領導更困難萬倍，能幹的人來領導，還是不易見效，不能幹的人想成功，真妙想天開。好人率瞎子，當然不能跑，瞎子率瞎子，更是不能走，邊區需要好幹部是無疑義的，望之殷，費之深，希望我朝野一致，注意幹部之□攬與培養，尤其要深遠的培植啊！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二版）

8. 邊教難

(1945年)

教師之難找

小□教師，本地無適當人財可聘，只有盡量向外間無色，以近年聘請外間教師，所表現之情形來論，頗令人失望。

一、無堅定之志趣。近年來對邊教感到興趣之同志，除少數外，一可稱為好奇心所趨，作生意所誘，□□邊區以為名高，到邊區任教，五分鐘熱忱消冷下去，即天天批評邊校，鬧伙食，講待遇，改計劃，終日在講說，而不見片□之行動，成績之有□，學生之進步與否，全不過問，到每期終時，學生成績不良，則以為學生很難干堪教，處處怨天尤人，從未見有外來教師，在一個學校內，服務二年以上者，甚有云己之所學過高，不能教程度過低者，學生程度高與教師等，固不能教，教師學問好，而不教過低級之學生，則滑天下之大稽也，總之係無堅定志趣之情，實溢於言行，何容過究。

二、無邊教之經驗。邊民情形特殊，對教育之方法，必需稍有所異，若不適應其性情習慣等，則處處格格不入，必無成績可言也，目前一般教師，在求學未加特殊訓練，以應事實需要，□時一唯以刻板執固之方施教，加以不能□恒，或長時工作，朝三暮四，不安其位，在未應教時，全無經驗，及教二三年，稍有經驗，又須他去，必需另尋他人來作，從新做起，以此一般教師，來時無經驗，來後不熱心，不求經驗，及有經驗，又不運用經驗，遂行他去，長期如此，何望教育之進步，再加上課□不能進步，即內疚為心□外怨於人，結果灰心忿怒，此實邊教□進步之一因也。

三、無刻苦□精神。邊民社會，一切享受固說不上，但邊民能夠過下去，其他人也當能過下去，何況作教者之生活，較之邊民，猶好數倍，乃事實不然其說，第一伙食壞，第二住處壞，第三無朋友太寂寞，第四不易買東西，這種情形吾人在外過□也不為□，在邊地□□，這第一感覺時常看見人說到邊地不為名不為利，伙食是不能不講求，不講求便與邊民無異，不講求□糟邊人□□□，不講求便不能工作等〔。〕到邊地來求美食真冤枉，實緣木求魚，其次教師在邊民家裏，□住不了，緣于灰塵太多，床太鋪□，即在學校設備也壞，在這樣情形下，教師是不能坐受的，再次一個人在語言上隔膜，無相當智識的人的環境中，一天到晚，束手而□，最感寂寞，最感一己之日漸落後，在此時再不能得到精神上之鼓勵，那是無形中就不容人再處，到邊地之教師，何容□此，當然不願長此下去了，再三本來在甚麼情形下過慣的，就願過甚麼生活，想□有的東西，不能得□，是不能痛快的，邊地與內地情形的許多方面比起來，是不同的，尤其買不到東西，邊教教師於此也多感頭痛，不滿而去，以此種種痛苦之精神，□□邊區教師□所不易□備的，其程度過深，不易使人接受的。

以上所說是事實，但也含有點責備性，一方面□□過去有許多到邊地之人不能長期而有效的〔工〕作，一方面設備壞環境□，也不能容留人，因此希望政府對邊教師資，慎加改選，嚴加□□，對學校一切設備與環境，應加整頓，無□論何，不能使人□苦過甚，□固然於公於私都是大化本錢的。同□也是賺大利所必需的，為邊教之輝煌，我們不能不注意啊。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第四版）

9. 論邊民教育

(1946年)

——目前中等學校不必深入夷區——

普及邊疆教育之呼聲，自抗戰結束以後為尤高唱入雲，凡我邊人，莫不交頷相慶，為國家開發邊疆，鞏固國防，為開化邊民，健全國家，均應如是相慶，以普及二字之□義來講，抱括□入邊區，興擴大教區，若含辨到普及，那邊教目□的達到，是不成問題的了。

普及邊教固是目的，而達些〔此〕目的，是不可一蹴而成。必需若干時間，若干步驟，要按時間與步驟逐次完成，才可以真正的達到目的，不然是空虛的紙上談兵。或畫餅充飢，有其量無其實，結果還是得不到好處，徒耗國家若干人〔力〕物力而已。

說到普及時間，實在不能隨便斷定，先要看所用人力物力，教育方針，以及能否真實的切實的去作而完，我們聽中央決定而已，說到步驟，我以為在目前，必需按步就班去作，就是第一辦小學，其次辦中學，再次才是大學教育，沒有小學不能辦中學，沒有中學不能辦大學。說到深入與擴大，我想其情如作戰一樣先以小部隊突入，再行擴大，就□先以□少數小學，再行增加，再辦中學大學，我十年來一貫在西康工作，真正的工作□邊教，當小學教師，初小三年以前的教師，□□□個夷生，敢自信是初小夷生□優良教師。可是我除了教初小生以外，還是□意將□的□等教育，所以對於辦小學以後辦理中等教育也有一點意見，這意見是基於教西康二□□夷區而發。

我深以為夷民教育在目前最急需的是小學教育，這種教育必須深入夷區，按步增加擴大，不過在另一方面看來，中等教育在必需

的當中了，以乎已近到相輔而行的階段了，在近十年來小學教育，量的方面實在不少，幾乎每一縣有一個邊民小學，只是可惜得很，沒有一所學校，曾表現過很好成績，都要死不活，甚至有些有其名，無其實的。所以在十年當中，廿以上的小學，還沒有一百名邊生完成小學學業的與所耗的人力財力來相比，真太可憐，為何有此現象；我以爲有下列幾點原因：

第一、不易招學生，夷人不知教育意義，不知其需要，家庭必需子弟協助勞作，不願減少家庭工作人員，視讀書是苦事，不願子弟受苦，□受生人督責，尤不作記〔視〕爲無貨價的讀書事，要招他的子弟讀書是一件難事。

第二不〔能〕把握學生，來去自由讀輟自由，既不瞭解不□要教育，加以夷區治安不良時相劫□，生活困苦，饑饉爲患，其學生在校，時時受影響，學校又妥強迫力，於是學生來去自由讀書一天休息三天，今年來明年不來，讀三五年又告罷休，結果教一百個學生，還是教不好一個。

第三無適當師資，邊教師資不僅要有熱心恒心，有刻苦精神，還要懂點邊情與邊語，不然來又去，去又來，無教學經驗，不易教好，不能與學生直接通感情，不能講解書本，使不通語言的學生了解書中深義，教學生如對牛彈琴，引不起學生興趣，成績一定有限了，所以邊教師資是邊教的一件困難事。

第四夷人中缺乏了解教育〔的〕人士。夷人〔似〕他〔中〕必須有一般了解教育的人士，在內活動向〔一〕他們指導宣傳，同時以身作則去辦改革工作〔冊〕，或送子弟入學，以鼓勵其他人起著酵母□作，由少數人把全部部風氣改變過來。

其他如漢夷隔閡〔隔閡〕生活散浸習俗不同等不勝枚舉，現在想要把這些阻礙去掉，似乎在目前必需立時作中等教育，就是必須

用一部精力，造就一批邊民幹部，以解除招生師資把握以及風氣上之困難，使小學益臻健康，邊民益信教育之可貴。

但是中等教育應當先辨在什麼地點，辨何種性質之學校，在目前一般人都說中等教育，應當深入夷區，應當辦職業學校，這好似一般人如此說，有很多曾從事邊教的人士，也異口同聲，不過以管見來論，不然其說，以為在十年以內，辦學地點，還不宜深入夷區，至於學校性質，不論那一種，只要能教好，便是對的，教不好那反轉誤事，現在我把不宜深入之理由記在下面。

（本文轉入四 版闕欄）

（本文自一版闕欄轉來）目前中等學校辦在夷區，是實在不適宜，學生些在校也好，在家也好，都在環境支配下，如夷區治安不甚良好，可以說學生家屬心難安寧，時時在危險中，□□什物被竊搶，有時家人被擋拉，有時牛羊被擋拉，人員被傷害，到此特家庭找學校，學生必需返〔家〕停學，甚至有不逮，或學校不予保障，即以爲讀書用，一闕而散，若學校給予保障時就有受威脅或打擊可能，威信有掃地可能，何以收拾，如迷信叢深，幾乎時□和尚，人死亡痛苦請和尚，出門進財請和尚，每一次作和尚，必需參加，休息數日，再不校時趕上功課還好，趕不上那只有逃學或停學，到此還有什麼希望，一人逃走趕不回，必有第二有逃，逃完了還有何成就？夷人生活是非常奇怪的，他們非常簡單，可是也非常浪費，非常勤勞也非常□閑，有欠債不能討還，□相逼迫，有困乏不□接濟，更問□□討債，春秋四季耕種收穫，人人參加，此須學生不能不過問，過問便受其累，不能專心向學，夷人習俗不同，性情特異，子弟入學，已加憐惜，甚至埋怨，至此不是不舍子弟入學，便宜不助子弟用功，家庭不熱心，子弟便冷意，還有何種可成功，天天在家鄉同家人間處，一齊眾處，楚〔獨〕在學校不易用功，在家

無人督導，不□學認不會近步，連機□漢語也許說不好，夷人習慣散漫，尤其青年隨便好講戀愛，每每愛找□象，講戀愛有對象可以專心讀書，到有對象時，讀書是不成功的。我自辦學校以來，所培植的學生，沒有那一個有愛人的，就是有愛人便不受你的教導了，老天爺在夷地把夷人教好，〔把〕其教成一個人才，實在困難。

一個人在恆常社會中，所見聞永遠如是，一點不變化，不會有好大進步，邊生在家鄉天天在恆常社會中，尤□一切接觸的人，都不如己，他們以為自己是天之驕子，自己優於一切，不能看出劣點，不能努力求進步，有了這現象，有勞役使又去作，有不曾作過的事，使不願去，結果是養成特殊階級，能說而不能行，能奢糜而不能節省，只知虛榮，都不知實際，實在得不到好□。

若是□到別處教育，情形就不同了，首先一年當中除了〔假〕期，返回受家庭環境影響，共余時間完全無關係，即有關係，也是間接的，影響還是很少，不獨全部時間可以安心求學，其次到一個新環境接受一些新人物，心裏感□一是□，心思易於展開，比自好的人多，為□落後之恥，一定可以專心學問，與人並駕齊驅，處處能謹慎檢點，處批得到□處，實在比在夷地好得多。

我不能一一□明，只好拿我的過去情形來證明，我小時便入私塾，先生對我很好，家人對我□□，於是讀三天玩五天，今天知道，明天忘去，明天知道，後天忘去，一年所好處，比不上別人的半年，所以進步很難，到西昌求學，開始努力，以後到南京與家裏完全斷絕，此時才專心求學，〔此〕時所作〔之〕事，所〔受之〕苦，真是意想不到的，這些遭遇若是在家過著，那只有自殺，以免貼羞，我自受過些苦以後，這才深覺悟，同時得到光榮的知識，所以一個人在外求學，才可以得到如意的進步，還有去年我參加剿匪□□時，有人提出在普雄設學校一事，眾介贊同，我卻不以為

然，我說在普雄辨學，□將來之□，但目前雖招收得收到學生，而把握仍困難，到失去把握，□□追□時，實有引起紛爭之可能，同時讀一年休息三年，必難成材，不如將青年集〔中〕到漢源，施校之年，招到便能把握，一點問題也沒有，因爲一，漢源盡爲漢人，漢人眾多，物產豐富，建設進步，使夷人見着，必以爲神，改變其唯我獨尊之心，必恭且敬的求學，又有大渡河爲阻隔，不能隨便逃回，可使教關安心施教。三，在假期便宜□代妥人送回或招回，不致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無所獲。四、所接人物俱屬新奇，耳濡目染，進步當易，到三年後，一□可無問題，教這批人以後，再在裏所設學，其成效必大，同時舉□其□理由，以致得到贊同，我以爲在□年以後的中等教育，□深入夷區，但在目前仍不必深入，以免事倍而功半〔，〕時機未到，不必勉強，我以經驗而言此，希高明指正。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四日第一、四版）

10. 夷人急需生計教育 (1946年)

川康滇三省間夷人，財富過於貧乏，生活過於困苦，為朝野上下所一致承認，有許多人士對於夷人的落後生活，非常關懷，亟想設法予以扶助救濟。他們中間有的主張辦理消費合作社，或由公家統辦貿易，以免商人壟斷剝削的增加夷人困苦；有的主張開發夷區物產，增進夷人財富；有的主張趕辦交通，便於一切貨物之出入，以提高生活水準；有的主張積極辦理生計教育，以增進夷人生產技術，藉以改進其生活；有的主張由國家貸予大量資金，以濟其貧……這些都由愛護心情而出，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不同，而用心則一。良堪欽佩！所有主張中，以我主觀來論，在目前我認為增進生產技術一項，最易辦理，最為需要。請看吧：

固然夷人在若干年來，因為有許多商人到夷區貿易抱一本萬利之觀念，儘量剝削壟斷，使夷人生活益形困苦，必需設法改進，固然交通不便，貨物出入不易，使夷人難於得到需用品，難於輸出土產，必需設法流通；因為夷區一切蘊藏未曾開發，於國於民均少裨益，應設法開發，俾兩受其利；不過我深深感到夷人若是能自造許多物品來用，不必樣樣向商人取得，那商人再狡也不易壟斷或剝削。若不能造出物品來用，又沒有商人為圖利而供給一些物品進去，同時也沒有價廉的東西進去，那夷人要完全因困乏而死呢！反之，有專門供給他們的東西進去並且交通已經便利，天天運進去，到此時機，除允許他們專利鴉片，貨物些又是專門去換鴉片的。那彼此貿易或能長久而且繁榮；不是這樣，必需用另外的金銀或是其他原料，與製造品相換，那他們沒有挖金子銀子，換一年也就完

了。其他原料除糧食之外，真太少。誰個商人要糧食，就要糧食，夷人不吃飯，那就可以運出一部份；要吃飯，那自給自足還嫌不足呢。若說製造品，一無所有。不說交易三五年，就是一年也支持不了。我過去在平京一帶，目覩各商店天天在拍賣貨物，大叫人民缺乏購買力，又見鄉間農村到處困乏，個個說農村經濟破產，我深加思索，並求教師友，才知道中國製造品過少，對外貿易全用原料品換取製造品，大吃其虧，吃虧過久，不堪再吃，故貨物充斥市場，人民仍無力買取或享受。因此有人說交通便利是替外國人製造剝削機會，或者交通愈便利人民愈貧苦，這話在時間內是有相當理由的。以內地物產之豐富，生產技術之高明，尚不能堪外貨之推銷，況夷人技術之低於此極，物產之數亦不足道。我們將大批貨物運去推銷，二年以後便要不能再銷了，他們民窮財盡是不成問題的，到此大有弄巧反拙之可能。

我認爲專門向夷區供銷大批貨物，不足以改善其生活，說到開發，在夷區最有價的莫過於礦產，對國家是有莫大貢獻，對於人民生活之直接改善實在有疑問。即有改善也怕止限於城市。例如過去昭覺烏坡銅礦，曾盛一時。窪里金，龍達金，曾盛一時。……但於人民生活並無改善。其原因係一切技工，係出內地召來，一切出品，爲獲厚利多銷內地，人民實不易有所享受。我認爲趁目前抗戰已勝利，收復區必需積極建設，恢復國家力量，非直接有助國力的事，怕國家也不會作這種虧本不見利的事。作理論之研究則可，要在事實上表現，則不容易，要說到夷人缺乏資金，這話我根本加以否認。自抗戰以來，禁政廢弛，夷人大肆種煙，內地人大肆吸煙買煙，彼此大肆易有無，於是深山夷人之金錢，一天天增加，黑夷金銀多不說了，就是最最低級的三道娃子，每年可收一百多兩煙，可換取百兩白銀，即是百多萬法幣，有人說再如此五年，夷人要用

銀子打狗，就是說金錢太多，我們想想，內地人年收百萬，止有小康以上之家，夷地卻是三道娃子，其金錢之拋用比夷人□在富足。可是夷人生活改進了多少，此【比】他人好多少，我敢說一點未改進，且在退化。那末【末】夷人金錢多，仍不能改進生活，仍不見生活好，所以我認為增加夷人金錢。可以改進生活，還是不正確的認識。

人類生活，分物質與精神二類。不論那一種都以使人安樂為好。日前夷人生活在精神上我認為比甚麼人還好。一生混沌過日，喜則笑，哀則哭，怒則行，樂則舞。不為形勢，不為物惑，真痛快之至。若曾過過那種生活，就是皇帝也不願當了。至於物質生活，真是貧乏極了。貧乏主因是技術太低，沒有方法使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別人拿一件東西變化成若干樣來使用，一個地方可以從各個方面去使用，他們對一件東西不能作半件用，一畝地不能作半畝用，不足增進其生活。結果人多土廣〔，〕物產還是永遠貧窮。恰如我國地非不大，人非不眾，物非不博，而窮困自若。人民生活較之英美有天淵之別，其因還是無技術運用之所致。所以人類生活之進步與否，應以其生活技術來決定，就是有了技術。（也可以說是科學，但在低級社會以事實引導事實，非如文明社會，以高深學理領導一切……）

（原載《邊聲報》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第四版、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二版）

11. 治理邊務常有的錯誤 (1946年)

治邊二字在中國，自有史以來就有的，直到目前還是存在，並且他的重要性，似乎在與時俱增，〔這〕自然是由於中國疆域太廣大，民族太複雜，尤其中國文明的傳播，是以輻射方式向四面發展，一時難於普遍混合所致，治邊工作在以整個時間空間來看是成功的，以某一地區或某時間來看，甚受種種阻礙，甚至失敗的。（不進步就失敗）這些事實寧屬，尤其顯著。這些事實不加整理與消弭，將來也許要使邊務在某一個時間以內，是不會有進步的，為甚麼發生這些事實，據我多年來的觀察，以為下列各項：

一、不治本。就是不從根本上去工作，也可以說治者是為自己打算，不為人打算，或者可以說重物不重人的工作，你看在若干年來所實施的，都是為一時打算的，人在政存，人亡政息，甚有人未去而政已息的，即有永久性的也不過傳在歷史上的開殺事蹟，或者道旁街頭表一己德政的牌坊，這些填滿□□，立滿□□，切屬無益。尤其全部以精力從事開發物質，而舍人於不問，結果以人為對象的邊務，任你鬧多少年，仍是隔靴搔癢！因此枝節上任你如何去治，于根本仍無補益，為一己打算時把自己弄好，別人還是好不起來：為物質打算時把物質□□，人仍然好不來，舍本求末，結果末也就失去了，若從根本上去作，以一千年的時間，還不能把邊務治好嗎？

二、太驚遠，邊民中有所謂生與熟，前者是居於深山，全未受化的，後者是居於城市附近，已受化并接受地方管理的。但是有時生可變為熟，熟也可以變生，就是有時生夷未〔來〕受管理，有

時熟夷離開政府，其原因是政府有時得人，殘□恩情。足以招來。有時誤任人，連熟夷也被迫，鋌而走險。這種事可說是時時發現，人人知道，可是政府還是不以此為前車之鑒，天天謂征服，時時放任一□人□□的人，不曾問到征打時所得是否償所失，能□□是否能□□，治不好近人，遠人是否願意來受治，——於是遠人怨近人叛，永遠把邊務治不好，希望朝野人士不要再捨近求遠，□□把已□□的熟夷治好，使其進步安居樂業，成為政府的忠實良民，那末生夷□以恭化□來，不然也可以熟夷力□□使生夷之就範，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重信用。一個人在社會無能不要緊，無智不要緊，只要他有信，到了別人相信他時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使他有所成功，否則有智有能，仍是孤家寡人，欲有成功，談何容易！一個政府也是如此，可是許多場合，一唯求立大威，施小惠，全不過問信字，比如天天在吹要給人民什麼好處，要為人民辦什麼好事，對人民要怎樣怎樣，紙上也，口謂也，不勝其堂皇之□。可是事實上不去作，使人民一天天失去希望，即有間作，仍因諾言過大，些小的難符其望，信用仍失。比如政府法令規章，有時本身時時變更，有時執行變更，有時因人變更，有時賭氣變更，朝三暮四，使人無所適從，事實上如約定要辦的事突然不辦，聽差的人變更成坐質，不許□投誠□仍有□的，不許吸煙的仍有煙館，政府常常自己打自己耳光，於是人民以為政府耳光可以打，也出手來試一下，於是太官頭上動土，掀起大波浪，鬧個冤冤不解，政府不重信字，邊務前途實在危險。

四、分涇渭。在過去辦邊務時有的為欺軟怕惡，昧著良心按弱□，近的來懲制，以□過□功，這件事□□自享受他，其味無□，令人不堪，有的不要□良心，但是分不清誰是誰非，誰清誰濁，誰

實誰虛，懲了再說，於是親者所痛仇者所快，有則爲挾私忿有的顧私利，爲邪所迷不分清白，不擇手段，□懲的，惹起公評曰胡鬧，於是受懲的鋌而走險，遠的變成仇，近的離開去，熟的化成生，生的更成十二分的生，你吃一文，他找兩文，你打一槍他還兩槍，你兇他不怕，你招他不來，天天站在山頭叫吼，你來他去，你去他來，結果韓□與東郭□相遇，兩敗俱傷也，這是過去情形，我希望多方注意，不容再現於將來。

五、免苛刻。邊民因爲智識低落，技術缺乏，以及社會習尚不同，很多是不能以內地眼光估計，尤不能常□去治，凡所設施在初□應各方□□□□□，第一所有要求□□□他們所能夠的。第二要適應其簡□心□，一切措施不要反覆，可是過去多半未顧及此，常常要求他們，不願作的事，或者要求所不能作的事，甚或要求到無餘地之事，使他們感到生不若死。可是這樣還痛快，如何□在那一剎那間可以解決！還有今天說完這樣，明天又□□那樣，使得接受的人不明其心，這種現象有的是出於得步進尺，有的是出於無計劃，有的出於必需。不論那一種在治□□時尤其征服招撫時，不□□便提出，必要提出時必需考慮時機，不然上下俱受其損，造成壞的後果。我曾看到許多個案，是因見法令重複，不明究竟，以致失敗。又聽著夷人說，一樣沒有作好，又來一樣，我們祖先，願作作不了的事業，爾後對於這種種事不加注意，將要□□□□呢！

六、分輕重。我常常見到事無巨細，政府都要去管，□得目無暇□，政府與人民俱感到不勝其繁，甚至□□□□濫，或十個手指按十個跳蚤，一事無成，或者處處依政府，不能適應習慣，以致引起糾紛。政府因此不能□□□……人民於此陽奉陰違，大家表面敷衍，□子里藏住一包炸藥。總之事實是□執行的徹底。而減少麻

煩，同時□□□□助手，減少若干人民的反感，使大家相安無事，我能如此最低限可以不發生亂子！

以上是我從歷史上現實上所看到的，願□□白的□□出來，作從事邊務朋友的參考。希望共同來研究，邊務是隨時代而進步的，辦法是不拘□□。但不論如何，我們一切設施原則，□□崇高，方法以□□通，與實際有利爲止。在民主時代有話說是好事啊！

（原載《寧遠報》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12. 邊地青年應有的一點認識 ——駁經濟金錢為事業之母論 (1946年)

經濟為事業之母，這句話在近十年來，特別說得普遍而有力，普通就講「事非錢不成；」或者「錢可以買鬼來推磨；」「得人手軟，吃人口軟；」「錢能通神」，只要有錢好似對事可成，對人可好，對鬼神也可以理論如此，人人相信。還有到處見到的，公司垮了問其原因，說無資本，□□黨務一樣□□，問其原因說，□不□人，問其原因說，手面不活動……事實好似如此，誰也不容懷疑。於是不□□□□人，□□事都可以丟在後面，事業之母的經濟□□必需先去解決。□□□年人一入社會，□□先去解決生活，去解決活動□。你鑽我營，熙熙攘攘，據此競爭情形，□□所□的□一樣熱烈呢！

近年邊地許多青年□□幸福，初受洗禮，走入進化階段，足所到的眼所見的，比他人寬廣；同時所聞是經濟重要的□□，所見是為經濟而奔忙情形，以為他們如是，我們也應如是，跟住去進行事業之母的經濟的解決。有的去種煙，有的去苛索，有的去欺詐，有的去侵蝕，甚至有的去搶人……天天為經濟□□的不擇手段。所習□□□找經濟，所□□□是有經濟，所□□□事，想用經濟去完成，許多青年□□□其他一切，他們講求經濟，大有追□猶太人之模樣□□邊地經濟還有□，怕追求者過多，不敷分配呢！

我記得邊地青年受了這種□話的述□天天向這條路走，是非常危險的事。在青年時代利用全力想經濟辦法時，找不到不僅失去其他智能，也一定使他萬分灰心，一蹶不振。找得到時，經過艱難得

來，青年得志，心滿意足，一定看□自己經驗，無視其他智能，尤其要盡情享受，這樣以來，一定形成養尊處優，不求進步的人；一定行誘許多青年跟住走，那末彼此交爭利的情形，一定比內地還要厲害。邊地物質有限，人心□開化，其激烈自在意中。彼此爭利養成自私自利心理，養成你詐我虞理智，人性好逸惡勞，一個個□□取巧的達到目的。結果一定大家只知爭□□□種有物質，不會盡力從事新物資之生產，到了如此狀態，邊地還有什麼辦法？在此或者有人要說，青年人既安心求經濟辦法，不定只知爭目前物質，不去增加新物質。這話說來很對，不過我們可以看看事實，內地人不是有□能長術，有資本工具嗎？他們爲什麼，爲求達目的，便多走貿易路，不走生產路？就是多一分力才作到，莫如減一分力就作到，想撿點便宜。又如許多正當貿易比非法貿易□錢，不危險，實在值得去做，可是近年來開發邊地的許多人，和許多邊地人，他們還是願意去作非法害人而危險的貿易。（販鴉片）爲什麼？還是□於□運與便於時間，並且可覺有一個目標還在前面，必需積極進行，在此情形下，想要他們作時間多用力多，利人少利己的生產事，恐怕不容易！

我近年考察邊地青年心理，覺得多少受了些毒，□□將來，危險非常，所以特講此文以事解釋，我們知道經濟固然是人類所必需，其用途以我所知，是用來維持生活，具備一切應用品，充作對人對事之用費的，但是解決了這三項事，我們的事業就完成了嗎？一個世家或者世家青年，有了錢生活，優裕非常，他的事業就成了嗎？一定成功嗎？一個工廠□人子弟，□用工具原□非常多，用□用，他的事業成功了嗎？一定成功嗎？一個耕讀傳家的後人，家藏萬卷書，應有盡有，他事業成功了嗎？一定成功嗎？一□□家子弟，揮錢如土，見人見□都很漂亮，他的事業成功了嗎？一定成功

嗎？我想這些問題，誰也不能答□成功了，或者一定成功。我們看看吧！如某土司有錢萬萬，有百姓千戶有土地百□，生活堪稱解決。實際不□□事業可言，即生活亦不如內地一小康之家。如西昌熱水吳姓，原為進士，家藏萬□，後人即用此書廉價出售，反敗前代事業，如□□某土司，以藏金為□名，□死後，□以□金□□而□大禍，家破人亡，一敗塗地。如為□蔣□任□□，富甲寧屬，其子以此作活動□，在內地大出風頭，及父死去，□門之客，作烏鴉散去，身死於槍刀之下。凡此我貶低人□熟知熟聞，由此可知非有錢即有事業，經濟為事業之母一語實不合實際。

□□之，我們要問：沒有經濟事業能成功嗎？表面上好似沒有經濟資助□人的事業，比較難於成功。其實許多沒有經濟□□困苦的人，事業還比較易於成功。以中國偉大人物來說：如大禹王他是開闢中華的第一偉人，在他父「鯀」以罪被逐之後，率□□洪水，胼手胝足，在外工作之時，三過其門而不入，他□完成如此事業，自始至終，怕沒有夢想到□一筆事業費！被孔夫子□揚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的管子，初時養一個老母，還向鮑叔牙借了錢，不能□□。以後相桓公□□□□□一匡天下北□□□，有□力才成功的，並不是為有經濟之助。孔孟兩夫子是中國至聖亞聖，他們一生都是在窮中奮鬥，擇善而固執，一簞食，一瓢飲，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可是教成功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奠定了中華民族千年□世的生存基礎，此非□□□？班超是立功異域的名將，他去立功時僅帶了三十六個人他們身上也止攜了些弓矢刀茅，並非黃金萬兩，鴉片一□，賄路鄯善之，□殺匈奴人，全憑計謀魄力成功，任何人也不能加以否認。岳飛是一代名將，人人敬□。他初□水□，與母浮□逃生，其窮困可知。後以勤□受師教誨，漸有進步，入伍又呈□於高宗，迭獲戰功，成一代名將。何

曾以經濟來活動？以經濟來活動怕已不能成其岳飛了，近代偉人如國父孫中山先生，係一農家子，本身為一個醫生，父兄為到處奔波找地耕種之人，終以智能□越，學識淵博，創立民國，拯救中華。如領袖蔣介石先生，初為□父之□兒，及長以學識考到保定軍校，猶賣田□賣衣飾，始得成行，後以隻身□學日本，均未擺脫窮乏。即民國以後歷次革命失敗，窮乏更甚，但□□一□，自強不息，具備卓越之軍事政治哲學智能，於一身上為國父所信任，下為□□所擁戴，以致北伐完成，抗戰勝利，成中國有史以來之空前為人宜先謀生活之解決，活動費之□□而成功耶？——凡此例子實在舉不勝舉，可說事業成功的人，不論如何都是以實幹苦幹中出來的，絕不是安樂的醉生夢死中得來的！孟子說得好，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古今為人都是生於憂患而成偉人的。青年們你們若是對□真□，未嘗經過事業奮鬥的憂患階段，便先準備事業□予的安樂享受，那末事業是永遠永遠不會成功了！

所謂事業，古語是舉而措天下之民，就是發揚個人特長，有貢獻於人群的一種表現。其形成就是古人所謂立德立言立功。偉人一定是完成了三項之一或二的。上面所學那些例子中的人，都是完成三項之一，或二或三的，沒有完成一項，是不會受數千年後的人的崇拜。

我們應該認定事業目的在利人□□一利己。我們事業之成功，是奈於個人智識能力毅力。進行時的效率，是以本身智能之高低，努力程度之深淺，方法之優劣為比例，我們要時時刻刻要先修其身，從書本上社會上工作上學習，充實智識，愛惜身定不拔，自強不息，有志者事竟成。青年們如此做去，你們事業前進不成問題。同時可以鼓勵許多同輩，一同前進，共圖成功，增進人類生命與生活。

在此我也要告訴你們，在為事業奮鬥時有一分成功，必可得二分經濟來資助。我們本身有進步必可取得社會同情，得到資助；尤其所進行的事，即可產生經濟。可以說有智能毅力，經濟實在不成問題！看看事業成功的人，或者真為事業奮鬥的人，誰個曾經餓死！要曉得你對人群有一分益處必得二分之補報，真天下之至公，即天下之至私，把公的解決，私的毫不成問題呀！希望同志們一致記清。最後還舉一個列，加強你們的印象，中國人天天喊無資本機器無原料，可是日本一垮臺天津收得大汽車廠，台灣收得若干個糖廠，有資本有原料有機器，一切現成，結果無人才（無智能）還是停工。國家事還是如此，一個人無智能也能成功事業嗎？無智能運用是枉然啊！

卅五年九月十日於斯補小學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六日第三版、七日第三版）

13. 西康省參會應成一個全省人民的議會 (1947年)

西康省參議會成立已經八年，在臨時會時曾有三屆選舉，成正式會後，有一屆選舉，前者由省府向行政院薦舉圈定，聽說那時曾推薦過一個夷人作候選人，未蒙圈定，所以省方猜不透中央對夷族的態度，不知道他們是否可以參加。同時規定有婦女代表和職業代表，偏偏不說宗族的事。更使人莫名其妙。以事實上選不選我們不知道，名義上是完全選的，地區代表，職業代表，婦女議員，一應俱全。但是，卻沒有一個夷人選〔不〕上，省方卻說沒有人選夷人。當然省議會對夷是大關其門的，內裏便只有漢族藏族議員了，三十來個議員，漢族佔二十五席，藏族佔六席，好像專門去討論漢藏間的事情了。

夷族西康有一百五十萬人，與漢胞不相上下，比藏胞要多六七倍，省參議會反而不要夷族參加，而且有許多議案不僅不顧到夷族利益，甚至違反夷人利益，這讓夷人惶惑不定，以致使我懷疑自己是否是西康人，是否有參加民意機構的國民權利。我們將如何去接受那些為少數人所震動的議案，如何去承認西康省參議會是全省的民意機關？這些問題鬱壓在夷人心中已經有六七年了，如今已臨到再無可忍耐的階段，所以本年才選派本人和其他六位代表來京請願。我們要求參加省參議員，并規定參加名額。現在我們的請願書已由內政部轉呈，然而據消息傳來，上方可准許參加，但不能規定名額，只能自由競選。固然在內政部過去也並未有准夷人參加省議會的規定，如果所批准的“不規定名額而只准自由競選”是事實，則依照過去的教訓以及目前的事實看來，也無異不許我們參加。所

以我們除了再行呈請之外，我們更要一致呼籲，「若既准參加，就請規定名額」，否則，也即是我們永遠不能獲得參加的權利了。

夷族參加省參會理由

我認爲夷族參加省議會，既對人民有利，當然也不會對政府有害。我的理由是：第一，佔全省人口之半的夷族，尙且不能參加足以代表全省的民意機構，則此種只限於少數人所操縱的民意機構是有缺陷的，是不平等的，因爲以一部份人所決定的議案，要強迫多數人去執行，在目前國家訓政結束，行憲開始的今天，此種現象，不僅是不合符民主的本意，而且也不近情理。第二，佔全省半數以上的人口，如果沒有代表參加議會，當然這個議會所討論的和所決定的議案也很少能顧及到這半數人的實際情形，配合他們的需要，甚至由於彼此文化，住區及生活習慣的不同，其所執行的議案可能與這半數人的利益相反，若使這種現象存在，又怎麼能強全省人民的團結一致，如何能減少政府執行議案的麻煩？又那裏能使這半數以上的人民不感到頭痛呢？

第三，在省議會開會時，如果沒有夷人參加，討論時也不根據夷情爲參考資料，在議案通過時，甚至連跟人舉手聊以充數的代表也沒有立場，試問有誰願意去接受這種帶有強迫性的議案執行，又有誰願意擁護這種不民主的議會呢？一省的議會如果沒有半數以上的人民參加，不能代表多數人的民意，得不到全省人民的擁護，這根本已喪失了議會的本意。有人說議會不分彼此，不分宗教，那無非掩耳盜鈴而已。我今天站在夷族代表的立場，以及代表西康全省人民來說話，實在不願這種畸形現象長期存在。我希望事事共同討論，共同承認，也共同執行，處處要能使宗族間益加團結，民意益加融洽，這樣才能使工作收事半功倍之效。願政府切勿以將就便利

而失卻自己尊嚴，為保存一張廢紙而失掉民心，勿以忽視小節而加深民族間的隔閡，增加人民對政府的反感。願政府能本來者可追之義，謀所補救！

夷人出席參加 給省參會大放光明

也有人說，夷人知識低落，尚不能知開會的意義，這話我絕對反對，夷人知識雖低，但他可以從學習中求進步，在開會時最低限度也讓他知道這議案，產生是有關於他們自身的利害，而表示一下反對或贊成。何況夷人也並非不知道討論。我們不是聽說夷人會為了一個雞蛋而聚眾討論了三天嗎？在涼山作戰，他們也知道事先來討論軍事計畫的決定，他們之中有許多領袖，又何曾不是以會議的方式來決定一切呢？我敢武斷的說一句，夷人參加議會，不僅無損議會，而且只有有益於議會，他們能夠綜合西康全省各種會議的形式與技術，而給省議會大放光明。

我相信政府對夷族同胞也同樣寄以深切關懷，絕不會忽視此現象，而讓牠長期存在。所以在此，我也附帶把夷族參加省議會時名額的分配辦法略述如下：

關於夷族參加省議會名額的分配，首先得求其適當，務使沒有一絲遺漏與缺憾。第一、純粹夷人居住區域，應產生夷人代表，以代表其自身的意見與利益。第二、漢夷雜處的區域，應按其人口的比例，由一縣或二縣產生一名，使代表其民意及利益，以免發生漢夷雜處，或受政府節制，便失參政機會。第三、在大涼山裏面，有些地方是政治力量所達不到的，或者還沒有設治的，政府對於這些地方，不能不過問，不能不設法經營，所以也應該羅致幾個代表來參加，使他們也能來內地學習與觀光，認識政府與他族胞。政府也藉此可以教化真思想與行動，同時可更應用他們開發涼山工作，如

此政府又何樂而不爲？若能進行得順利，則所謂「夷務」也可因此得以解決一部份。

總之，我是人民的代表，當然處處以人民的利益爲前提，我們這次來京，是請求政府，也即是來接近政府，請求政府領導，我們的初衷也處處在爲政府著想。不然的話，夷人是可以在涼山過其原始生活的，我希望賢明的政府能接受我們的請求，同時民主的各黨派也能同情我們的請求。

（三十六年十月於南京惠通銀行）

（原載《邊聲報》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第四版）

14. 邊疆民族新生命

(1947年)

一個民族的生存過程，好似一個人的生存一樣，生長雖有遲速，適存卻各不相同。

有一天我同一個朋友去挖龜紋石，所尋得的都夾在石瘡中，很難挖出。挖了一點多鐘，不僅挖不出，我們的手挖痛了，滿身是灰塵的，令人難於再忍。我立刻用大錘打了三下，把龜紋石打成六個取下，自以為把事情解決了，拿起錘得意的走到友人面前說：幾下打下來好了。他向我望了一下說：打成幾塊恐怕不能成好東西。仍然埋頭去挖，我在側等了十多分鐘，卜的一聲，龜紋石已整塊的落到手中了。我接來一看，花紋完整，並可任意製，理想的東西，心中羨慕，而且悔恨自己不該不耐煩。我們攜到家中，我的六塊石，僅三塊可作私章，三塊連作私章也也不夠，只好丟在櫃下，等待他日。我拿住可用的三塊，用力在石上磨，他卻把石擱在桌上，用尺去量，並繪出七個圖，然後用鐵鉅分解。到午後成了三個私章，一個筆架，兩個印色盒，一個長方塊。不僅樣樣好做。我還認為他若是一個雕刻家，不知還作出好多東西，成好寶貴的東西！我羨慕慚愧，時時作種種幻想，同時記起王湯【陽】明一名評邊民的話，他說：邊民若未琢之瑾【瑾】，於是又想到邊民種種情形來，【。】

邊民是未進化同胞，若未經啓造之物，尚不能計其價值。似乎人人相信：若雲如價便高之瑾，例似乎不當！湯【陽】明先生也討好邊民嗎？何以要說這樣的話？我思索又加思索，結果我發覺合守事實，也當有真理。怎樣呢？不知是由閱讀時得到的知識，還是我個人的感想？我始終認定一個民族或是國家，他的生存過程，

好似一個人生命一樣。雖然各族成長有遲速，適存不同。而由幼而少，由少而青年，而壯年，而中年，而老而死。這些過程，是一點也不差的。中間也是有種種關係，壯年而死亡的，這些我舉例來說明。我知道埃及是個古國，在紀元前若干千年，就有建金字塔，獅自【身】女首之技能，又能利用尼羅河肥沃土壤，增進生活，堪稱當時無鄙〔敵〕。到現在不是強國，也不是獨立國，是殖民地保護國。印度是古文明國〔，〕在紀元前千年：就有完整的國家組織，她的宗教，哲學，建築技術，人口繁殖，在〔世〕界上佔有絕大的地位。到今也正是英國掌握中的一個國。允許他獨立後，仍因內部不能團結，還是有住【著】種種問題。希臘是古文明國，她的論理法，優生法，以及文藝哲學文字組織等，無不支配住【著】千年後的歐洲文物，她的歷史使任何人讚美，她的哲人個個都崇拜，尤其建立過一個空前亞歷山帝國，內政外交都輝煌一世，現在分裂成若干國成列強角逐之場，俎上之肉。羅馬帝國之各【名】，誰不稱道，她繼希臘而起，她的軍事強盛，舉世無鄙【敵】：政治組織，至今為法，其他科學方面之貢獻，也需【還】不少。羅馬還在何處？她的時間早已過去，因文明古國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編者按：本文分三部分連載於《邊聲報》，以上為第一部分，因編者在圖書館中所查閱之《邊聲報》遺失了若干期，因此第二部分未搜集到，下面為第三部分）

雖無文化之發揚，其一時之失盛，則誰也不否認！並且經這次大融合，就有隋唐之大一統，不講唐文化是融合之結果，就以隋唐兩代將相來說，有若干是由他宗族中選來的。可知道當時文化實質了。五代有數十年的融合，又有宋代之盛，不過當時融合的少有□

興民族，其盛也遠非昔比。遼金西變【夏】與宋代對峙，以融合有限，或未能融合中國，文化貢獻仍有限。到元蒙她真是新起民族，以體格之強悍，習性之合軍事，精神之飽滿，形成最高度能力之表現。以數十萬人征服了半個世界，造成空前絕後之大帝國。若沒有元朝，中國版圖也許不會如此之大！明代起於南方，仍以南方為重，對西南之開闢，本元蒙基礎，很有成就。西北則少建樹，其規模比宋好，比唐則差，最後擾於流寇，亡于滿清。明清一代過功，不易分明，對外交有大失敗，政治上卻難言了。中國之區域。由這些事情看來，中華民族以血統論是單純而服【復】雜的，文化論是傳之約之的。中國文化是由漢族創始，逐漸由充實宗族〔宗族充實〕發揚，其演進是曲線，有一次融合，便有一次興盛。

由上次來看，中國之不衰，始終屹主【立】於世界，其原因固是土地廣大，宗族複雜。一個地方物產氣候習性，（人為的天然的）已不適人類發揚其文化時，可移到另一地區去發揚，中國土地廣大，故數千年仍未能用盡。其文化就無止期了。一個宗族承繼來發揚「中國有複雜之宗族，彼優此起，數千年仍有正在成長中的宗族，所以中華民族，永遠衰不下去，中華始終強盛，這事實並非有以上的相似，實為個人生命過程之原則。

在此還有一點必需要解釋的，窺問。個人有夭者【折】時，民族也有夭折時嗎？我認為還是有，並且與個人遭遇一模一樣，第一人為夭折，個人跌死戰死病等，由戰時夭折的，如古代北非洲之加大基的他是一個最進步之國與羅馬曾相抗衡，以後力量不支，遭受屠戮，幾無事遺，其民族當然以休矣，天災夭折的如古子亞細亞那些民族，因遭天【氣】候變化嚴寒，更加不得已流離轉徙，分散到各地，有形勢之生命，立吉賴挫，但無形之精神，宗教方則興於那些地方，迄今支配着人類大部分之泉源。如過勞夭折的遼金元三

朝，其興盛時期，仍甚短暫，但非戰死頓挫，其族人數過少，或經營過甚，故早衰，遼金人數比蒙古人少，同時遭遇勁敵，勞累過度，不得不衰。元蒙人數雖多，尤為有限，以數十年間，征服半世界，控制五萬萬人口，其勞力過度，可說已到頂點，以個人來說，任何不人經不起如此繁勞，不得不衰？由這些看來，一個民族人口愈少，〔時〕其興盛期愈短，反之其人口愈多，興盛時期愈久。興盛時期愈久遭勁敵之消耗，愈易衰落，實在如一個人之生命過程一樣！

有了上認識，便得下面幾個結論，〔一，〕民族人數愈少，興盛時期愈短，如斐利基遼金等，人愈多興盛期愈長，如印度羅馬及埃及等。二、大民族中宗族成長期不同，一部興衰落時，他部又起，彼優此起彼繼續不斷興長時興盛，如中國，三、不僅老民族要衰落，老地方也要減少效用，看看世界強盛，民族或國家，那一個人是在老古地方興盛起來的！四、愈年重民族愈無有希望，愈年久民族愈強盛〔。〕在我心中這四項原則，似乎相當合理。

一個新民族是〔有〕發展前途的，一個國家，隨時有新人民參加，也是強盛的徵象，世界各強國是新興國家或新起民族。中國不衰，是有幼〔→〕稚民族隨時與成參加的關係，就是一國之中有落後人民，是這個國不能衰頹的預兆，中國有眾多邊民，就是中國永遠強盛的預兆。所以王先生的邊民專琢之璞，一句話，是千真萬確的名言，俗語雲後來居上，孔子云後生可畏焉知來者，這話可以指個人，拿來指民族也未嘗不可以。

中國有眾多邊民固然中國之幸，可是有的因為幼稚時期表現出幼稚動作來，有的成長太遲，有的因為負不了目前的任務，使得已成長民族大有不堪安內攘外之勢，感到非常計窘，有輕視邊民之心理，如我挖龜紋石時一樣，大有用橫暴力之模樣！這神【種】

情形爲目前一時便易著想，是應該〔，〕爲將爲國家民族著想，別【是】千萬不該。邊民既爲民族的之未來新生力量。那末我們從目前起應根據此種認識，作出新的處置來。我們對於邊民要取如挖掘璞生造璞一樣的態度，處處要爲璞的前途著想，多成一件東西，即多有一點用，每件東〔西〕都表露其好與可貴，多得一部份貨價，這就是爲自身著想。所以應有如下希望。

第一、培養其身體，使發育健全，教育完美，不論身心俱完全無缺，跌打不傷其身，實斥不阻其心，生活也不受其困，使其成長健全。

第二、甚麼是整個需要的，什麼是適合其身心的，要把它樣樣的考慮，使將來供應需要，展其所長，就是使其力顯其能。

第三、襄志是人□所不息的，可是襄志可用人爲來挽救一個時間，在目前理想中要預定他走的路途。不使他有人爲的摧殘，也要避免不需要之消耗，達到延年益壽之目的，那還需努力若干時間。

（原載《邊聲報》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二版，三月九日第四版）

15. 我對雷波夷人的觀感

(1947年)

在四川的雷波，住了一月的時間，對於夷人一般性況，有下列的感想：

(一) 附近夷人已能與外人相處，或以深解漢情，如語言之熟習，漢俗之使用，服飾之同化等，可以說已與漢人一致。這總算是進步的好現象。但解漢文者卻少，而能受現代教育的青年，更是寥若晨星。故不信醫藥，仍為普遍的現象。於是萎靡的熟夷氣習非常濃厚，不免形成固步自封的社會。欲得進一步的進化，實屬困難。若不及時得到適當的領導者，善為啓迪之，則其進步將遲于西康甯屬的夷人無疑。

(二) 熟夷固多漢化，而生夷則仍頑梗。其桀敖不馴之情，較之寧屬有過之無不及，常向住居鄰近的漢人及熟夷，勒取保頭費。離城稍遠的地區，即遍種鴉片。而日時常集中人槍，與政府為難。凡此不求進步的現象，日趨惡化，向反進步的之途邁進。余以為寧屬夷人於此諸事件，固所不免；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功在國家的事實，如歷年征糧征工及政府各種措施中，夷人俱踴躍服從與協助。近年寧屬夷人，青年人才輩出，作文化之介紹，生活之革新，與參政之要求。而川南則尚無此影響也。

(三) 余覺環境對人性格關係太大，如沙漠生長之蒙古族，其人胸襟廣闊，曾造成過空前的大元帝國，震攝歐亞兩洲。滿人發祥于黑水白山間，其氣魄初亦雄偉，故有大清三百年之一統。在各族中，惟夷人居處高山峻嶺中，險阻環境，限制其活動範圍，遂由各個堅強獨立之生活，養成其頑強孤立的性格。數千年來，其活動未

能超出此重山峻嶺。其生存方式，亦未受任何征服民族之影響。其狀態恰如大涼山之面目，巍然永久，不易改變。雖有數千年之悠長歷史，仍獠狃如中古世之先民。

（四）本來雷波夷人，對於縣府，甚能畏威懷德，愛其公正。自劉少華任縣長以來，秩序異常良好。不過出兵進攻三棱崗，僅張姓受創，其他各夷，並未受懲，致起反感。反因畏忌，輕視漢人，見漢軍力量有限，遂於半月來，在前面軍事不斷接觸之際，後方防務時受擾亂。先後在各鄉發生搶案達五次之多，被擄去之丁口將近二十名。此種行動，在夷人受剿時，自然是不可避免之報復行爲。但此行爲，過於慘毒。幾無人不加責難怨恨。余自覺：倘過去不曾遭受傾家破產之禍而且生於此間，與如此蠻橫之夷爲伍，則余決不能爲一開化夷人，更決不能作一革新運動之工作者。余自幸爲夷人尤幸生於寧屬。

（五）自政府進剿三棱崗以來，余經常與各支重要夷酋見面，在談話中，一致有二種衷心表現：（一）各顧其類。以爲此次夷人並未叛亂便加剿辦，有未當。願對方勝利。（二）近年政府對夷人已改變態度，因此生夷已不易向我等苟索。若政府失利，則此次應徵參戰之夷人，將受未來慘毒之報復；即未參加之人，亦必被迫向之投誠，任其剝削。但如政府有力量來辦澈此役時，又將以我等爲生夷，被剿，或從新投誠更取投誠費。換言之，即不論誰勝，都要受擾。但比較起來，在政府下面比較好些，故不願政府之失敗。前者心理，若用於求進步，則必得良好結果。後者係以利害爲觀點，政府若能儘量運用以掌握之，亦於事實有益。

（六）治理夷人之步驟與方針：在寧屬方面，我力主先熟夷，後生夷。先白夷，後黑夷。爲遠大計，作百年想。即能作一事算一事，逐年漸有進步。若不如此，舍本求末，好高騖遠，處處馬虎了

事。再千百年也不會有結果。余在雷波，詳察夷情，熟思深計，以爲舍此更無他途。切願有可能先治好熟夷，使之進步，安居樂業，（最低夷漢間能相安）。造成接近政府的民眾的強，遠離政府的生夷弱的事實以政治力量維持向化夷人之生存。藉以造成邊疆之新屏藩，作政府之中堅力量，則夷人雖愚昧，誰又不願去惡向善，休養生息，趨向富強康樂之境耶。願川政當局注意及之。

（七）一個邊民在一般人心目中，好似有能力低弱的印象，使我感到苦悶。在過去夷官對於漢官，要見官矮一級。（即夷見七品也要行跪拜禮）這種規定，完全是封建的遺毒，種族的不平等。現在雖然取銷了，但此種心理仍在一般漢人的概念中，記得我在西康剿匪任支隊長時，（上校職銜）爲配合軍團使用，剿匪總指揮部，撥予正規步兵一營，給我指揮。有一次我召見一個連長，在詢問的談話中，他向我報告，用誇耀式大言：「支隊長，已往沒有帶過軍隊，不知詳情。帶兵多大困難，要能訓練，要嚴格管理，要懂武器，並且還要會運用經費。那裏像夷兵那樣簡單。〔 〕」他好像在同老百姓談軍事學一樣。他因有上面的心理，所以毫不考慮便說出來了。其實，我亦曾經受過四年軍事教育。何至於如此亦不曉呢？又有一次在雷波，也有類似這樣的一回事。有一位契友來閒談，他問我「住軍校是在南京嗎？」我答覆他「是的」。他便問「當時是不是辦有邊民班」？我說「沒有」。看他意思，邊民是不配入軍校的。這老友尙且如此，其他可以想像。無怪某長官說，夷人只能用在邊務上。幸還好，有邊務給我們辦。這便只好把邊務作爲我們的終身事業了。

（八）夷人有一句諺語說：「夷事不給漢人辦，漢人辦了要成結。」這話的意思，是說漢人不了解夷情，對夷人難分好歹，對事體難分是非，對習俗不知順逆，必然處置失當。猶如理亂麻的做

去，愈整理愈紛亂，至於結成一團。這話就二千年邊務經過來說，確甚恰當。雖亦頗有許多外來漢官，辦起夷務來，比甚麼土司黑夷還好。不過常常未能「假以時日」致未澈底，功敗垂成。殊可惋惜。其大多數顛預操切的官吏，則無一不是拿着便成了一團糟的。無非是不知夷情的結果。

(九) 以歷史與事實來推論，治邊確有成效的，要算元朝，他以分割方式，把整個西南化為零塊，列為藩封，以便控制。從而加以爵賞。(如土司土目土百戶土舍等)輸入中原文化，改進工藝等。這都是空前的明智措施，直到現在。夷人遠是受之而不恨。元人迷信與夷人相似，他說：天上有土司，地上便有設土司。說土司是依據天意而設，故夷人至今仍信之不疑。再元人開化不久，並無繁文虛飾，事事責實，以誠相待。如有仇怨，便加撻伐。善良則相安無事，決無虛偽矯飾，欺人自欺之行。因其「寶而不華」所以能「政減刑輕」，正合夷人心理。比如以個人相處說，老年人與少壯相處時，一個拘束重形式，一個豪放不拘，必然格格不入。設若兩個壯年相處，心境相同，行動相仿，其顯現出的，就是惡意時對打一場，相好時又一同行樂，決無勾心鬥角的。蒙元利用此點，在邊疆甚有成功。能以異少數族統治多數異族。

(十) 古語有久臥思起，久伏思動。又說「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以為凡百事，沒有一成不變的，好的久了。便要出毛病。壞的也有好轉的一天。邊務已壞數千年到現在，也應該好轉了。這是物理的原理。又動者恒動，靜者恒靜的社會，一下動不起來。所以那動亂的社會，想要靜時，必需要經過一段靜的功夫與時間，才可以靜得下。邊務已壞若干年。壞到極點，應該反泰的時候到了，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似必需有一段轉變時間。尤其以邊民求安居與求進步心理來說，假若有一個地方，能得到安靜，那末那地方一

定可希望進展到長期安靜下來。但可惜現在任何地方，都不曾安定，這□不僅希望有司們密切注意，在我們獻身邊務的人們，更應有高度的警覺。應使邊務能有一個安靜的時期。

（十一）一般內地朋友，初到邊地，總說邊民知識低落，環境狹小簡單，易於應付。日子過久了，又說邊地黨派繁多，情形複雜，應付最是令人頭痛的。前後認識非常矛盾。聞者莫不眩惑，至難以措手足，在我看來，實際上內地與邊地，同是複雜，並無絕對不同之處。不過客觀上，環境大小不同；主觀上，各人立場不同。若要把這事實證明，最好用一個比方：內地事務如屠牛，邊務事件如殺鼠。兩種動物，生理構造，大致相同。但是我們屠牛解剖時，形體龐大，五臟六腑，四肢五官，甚為顯著，雖粗心屠夫，亦易於分辨切割。一有熟手，便是游刃有餘。若一旦命他殺一小鼠來分解，那會立刻感到複雜，處處無所措手足；一不細心，便是魯莽滅裂，一塌糊塗。這樣一來，當然就生出有不同之感。這就是邊地不易治好的恰當比喻。所以我很希望到邊地的朋友們，要對邊務多加分析。或者頂好帶一架顯微鏡來，以免徒有屠牛的本領，沒有分解耗子的技術。

（原載《康藏研究月刊》第十一期，民國三十六年八月）

16. 夷人要求參政的呼籲

(1947年)

嶺氏爲西康夷胞領袖，現年三十三歲，曾畢業軍校，歷任夷區要職，現任西康省邊務專員，爲人精明幹練，熱心公益，此次被一百五十萬夷胞公推爲代表晉京向當局請願要求參政，路過蓉城，記者特走訪嶺氏，請其發表意見，茲本報導邊情之旨，特將嶺氏爲本報所撰之文披登，敬希內地同胞注意此一百五十萬人之呼籲。

編者特注

此次夷人各級政府和宗族同胞，呼籲給予適當的參政權，增加一百五十萬人（內已歸化政府約六十萬未歸的九十萬）的國大代表名額，立法委員名額，（憲法二六條六四條規定）並求准予參加盟【監】察院及各級政府；是西康各地區夷人，一致作慎重的考慮後方決定行動的。不管結果如何？是值得□□人重視，我們以爲作□某種程度一定有好結果的。

一、平等要實施於邊地，在帝王時代，不說邊地無所謂平等，在內地也說不上。到民國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成了革命的信條，不分地域與民族，在理論上均應平等。只是革命初起時，情形不熟，計畫不週，力量又有限，平等二字在邊民看來，是可望不可及的。抗戰軍興，全國在最緊張中對付外侮，無從實現平等，憲法頒佈，才開始規定各民族地位平等。影子遠映到邊地來，各宗族各黨派都在吼：我們已把平等搬來了！我們萬分慶幸，希望早一點搬來立□□。但怕路途不熟，途運過勞，所以我們來歡迎平等，來幫助搬運。同時並希望平等到邊區後，不要成少數搬運者的東西，應

當成爲共同享有的東西，便人人得到培養，個個成長成人，共同爲祖國而努力。

二、要求合於使用，過去邊務，爲什麼辦不好？我們以爲數千年來，各次的辦理邊務的方法，那是好像無根據的閉門造出的車，實際上不見得合式。尤其辦理的人，也好像一個不識途徑，技術不熟的车夫，到處闖了些事，別人怕他，他也怕別人，彼此疏遠距離，始終走不好，邊務壞就是這樣壞的。我們的呼籲，是要準備儘量貢獻出自己的實情，作爲參考，來共同治理邊區〔，〕免得盡管造些廢物，事實上一點也不能用，是要作治理的嚮導，不作錯不闖禍，同邊地人要取近距離，能親近，到處行得通，我們並不是爭權，完全是想使同胞少勞神，我們在當中也〔少〕吃點虧。

三、合力來進行 過去邊務是片面的在行動，說是爲邊民作事，所作何事？邊民不知道；用意何在？邊民不知道；如何去作？邊民不知道；邊民處處立于被動，有時還因了被動不如意，還說個不知道最好。於是邊民在被動中，還要避被動，事實到了這種地步，還有什麼希望？過去怪現象不該再有，更不能再用！我們要求參加決定治邊原則與方法的機會，同時要求參加應用原則，與執行方法的執行和監察機關的機會。然後我們要爲自身前途，祖國前途，爲工作前途，用盡全力奉行我們參與共同決定的原則與方法，改進執行時的一切錯誤，要處處自動的來作，我們問政府或先進同胞配合起來，努力合作，在被動時要一年作好的，一定可以三月作好，過去十個人可以作到的，也許五個人就可以作到；若有那一天，以新生力量環境中作出的，不敢說比不上內地，不敢說後來不能居上啊！我們□要求給予適當的參政權，不單是有利於夷人，也有利於政府，有利治邊同胞的。夷人早日解除痛苦，是減少同胞的累贅，請求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早日獲得進化，少增加同胞的力

量。要好大家好，要幹共同幹！先進同胞應該同情贊助我們是獲得適當的參政權，增加國民大會夷人代表名額，（原來一五〇萬人僅一名）給夷人立法委員名額，（各民族住在邊區者選出六名不知道夷人有沒有一名）准許參加各級政府和監察院。（憲法未定各民族住在邊區者可以參加）一百五十萬人的心願，值得重視；一百五十萬人的前途，也值得同情！同胞們，請伸出一隻援助手來吧。

（原載《邊聲報》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七日第四版）

17. 越嶺田壩之饑荒

(1948年)

(編者按)從嶺光電先生這篇文章，我們看見一幅淒慘的農村寫真圖，飢餓的火正瘋狂的吞噬着每一個人，往年作為吧料的蕨苔根和四沽湖草竟變成了食糧，也看到造成這淒慘的現象的原因〔是〕人功缺少，疾病流行，知淺貧乏，田地生產的不是糧食……。嶺光電先生說的對，一個人的力量實在太小，一願大家重視這嚴重的問題，更望政府急速辦理臨時救濟，並認真地徹底消滅造成疾餓的因素，讓他們活下去。(康健社)

一般老年人說，除民國十二年以外，不曾見到如此年成，以我看來，自我二十五年返里十二年中不曾見到如此狀態，不敢說別個地方也是如此，越嶺東北部目前的饑荒，實在難以忍受，假若抗戰期間是如此，一方面要減少後援的力量的。

不論漢人夷人，不論住在高山或矮山的，自去年古臘月以後，已到十室五空，到處借貸糧食，出當地方的境地，今年正月以後，十室九空，高利借貸，出賣地方，挖掘草根，當押子女，道路上奔走的人增多，每人人面有菜色〔，〕談上二句話，便要提到飢餓，那種表情真有點使人不忍卒觀。到了三月，四圍山崗本應成一片碧綠色，尤其那些初長起來的蕨苔草（俗名足鷄）特別美觀，今年不同了，山上儘是東一塊西一塊黃白色的地，恍眼看來，好似增加無數的墾地，其實是被掘了蕨苔草而遺留下來的地方，就是人們受飢餓的支配，而瘋狂的挖掘野草的不能耕種的地方，人們遭遇到飢荒，草木也不免要遭殃呵。

蕨苔草多半生在高山上，平時因了葉莖可以作肥料，夷人十分愛護，〔不〕不許亂挖亂燒，而且不許亂割。到了饑荒年月就不同了，夷人爭先恐後地去挖掘來洗淨，置石上用棍搗碎，泡在水裏，經過若干次的搖動，粉質沉下，又將根取起再搗入水沖洗，將粉沖下，僅餘纖維爲止。至此將水□置，待粉沉□桶底，取粉□袋□後，曬上日光下，乾後充飢，其色灰白□作法□水調和，□殼粉製成餅，燒食或蒸食均可，熟時製成醬紅色，甚爲難看，無味而硬□難□，倘不加五穀粉□更不堪入口。□背蕨根，可得四五斤粉，足二人食，不易消化，食久面色改變。

另有一種可食之草，名四沽糊草，莖若牽牛花，根若蘿蔔，味甜，長一二尺，粗徑一二寸，生於沙土內，掘□洗淨，磨成末粉，和以穀粉，揉成餅，燒□或蒸食，生時很小，及熟便增大四五倍，柔軟如麵包，無味，未曾吃過的人，一點也不能進口，同時不經餓，一天要吃三四次，才可以保持工作力量。漢人多半採食此物。食久似乎也有□了。不論漢夷，在近月來，住在鄉中的都食這兩種東西以□養不足，每天只能工作四五點鐘，有人說因爲不能儘量耕種，也許在下半年，還是不敢指望有好的收成呢？

爲什麼造成這饑的年成？一再考察我認爲有下列原因。

一、去年正二月，多半天陰，高山種收麥地方，完全沒有開掘出來，大部耕地無收穫，且因雨水過多，以致半山已種的地方歉收，矮山水田，則螟蟲大盛，或者不能成熟，或者崩潰，□□太不整齊，不論山上山下，都沒有好收成。

二、惡□瘡癩流行，在□四年以前，僅巖潤地方發現過，七八月便沒有人敢到那裏去，夷人以爲那時正要割稻，鬼由田返家，容易闖著它們，視爲畏途，近年蔓延到各處，幾乎每個人都被傳染，死的人也多半□此病。打破了夷人的一□子鬼一是不要人死的舊觀

念，病人多了，減少勞力，死人多了，增加消耗，弄得占百分之九十九的農人們，益形窮困，大春少種，同□種得不好，小春也少種，收成少飢餓時必然。

三、禁政廢弛以來，人民大肆種煙，人力拿去種煙，賣煙，收煙，田地拿去種煙，不論人地都為煙兒存在，地質一天天變壞了，人力一大消損，食糧一天減少了，在過去，這現象僅見於生夷地區，現在已蔓延到政府管轄區來了，同時過去煙以少為貴，只要有煙，不愁無糧食，現在煙多了，不知過去只價昂，夷區糧食比煙還貴，還少，有煙的要餓，無煙的更要餓，大家不能不打成一片，並且有糧的還儘量把糧造成酒，或其他食品，送往煙□□煙保存，以圖厚利，最後，有糧的仍走入飢餓之途，窮人焉能不飢餓。

這樣飢餓時地方的亂源，為憫窮人加治安前途，□使人不敢不重視，我甚願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不過私人力量實在太小，拿出自己力量，也助導友朋，拿出力量，結果還是有限。在此，本饑者易竊食的觀點，願政府與富〔人〕，都拿出力量，解決這個問題，假若能作的話，政府當藉此收拾人心，富人可以自保安全，實在是最好不過的買賣呵！

（原載《西康日報》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第三版）

四、編譯民間文學

1. 夷番漢的再生

(斯補慕理譯，1936年)

無量數的人類，無量數的生物，在天之下，地之上生息養長著，他們忘了祖宗的事源，他們失了原有的本性，只是爭只是奪，造成目前的混亂世界。

他們三弟兄，擔上犁趕起牛，走到肥沃的荒原上選擇三段地，耕了半天，紅日西沉，牛在前人在後，且歌且談的回家，翌日再上山去，荒原依然，耕地模糊，四周檢視一遍，渺無著落，只疑自己是在夢中，未曾耕過地，重新再來耕，出了三升汗，碎了三條鞭，只見兄弟埋怨勞累，耕牛怨恨主人殘暴，耕了三段地，又動身回家。

第三天又上山去，暖暖的朝陽，親密的吻着茫茫大地，鳥兒鳴蟲兒叫，一齊在浩空中，奏唱玄妙歌曲，使他們神迷心醉，含着煙斗，席地眺望，除了覺着一縷縷的細煙，輕輕撲面外，竟忘了其他一切的一切。

他們東西尋了一陣，不見了耕地，便怪自身糊塗。「真奇怪！我們再耕一段地，守個通宵，看他個水落實出」，三弟很生氣地說。「有理由，大家一齊耕，一起守吧」，兩個哥哥異口同聲的回答。

仰首高望，爛然星陳，—— 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們數〔着，〕在草地上坐着，睡着，默無一言，暗中抱恨長夜遲遲，重數着星辰消遣，側邊——楚楚楚——好像有人在掘地，並且很急促地，他們立起身來，望了一望，把弓和刀拿出，齊向有聲響的地方沖去。

一個白髮蒼蒼鬚鬚盈尺的老翁，手持闊斧，泰然立在他們中間，「妖怪你敢到我的耕地上來作怪，使我們勞累上三天。現在讓

你作我刀下鬼吧！」大哥叫著，把刀在衣上拭。「讓我來吧！我弓新張，我箭新制，都不曾嘗過血腥。把他們作我開弓靶，我來我來」二哥把箭拉上弦，跑著說，「不忙不忙！他既有翻覆耕地的本事，必有一番來由。他已逃不脫，讓我先向他問個根源，不忙」三弟說著急忙上前去。「孩子靜聽！人已無量數，物已無量數，罪惡也無量數，觸犯了天神，怒了地鬼，他們都應歸於盡，七個七日後，洪水降下，人類將絕滅，孩子你還想什麼？」老翁說：「阿卜（夷語祖父也，凡最敬仰之老人皆可稱之，）你的話我句句相信，望你救我兄弟三人的性命！」三弟跪禱，「汝（指大哥）可制鐵船一隻，人在下物在上；汝（指二哥）可制銅船一隻，人在東物在西；汝（指三弟）可制桐船一隻，取家畜各一對，放在船上，物在外人在內，七個七日的那天，一齊上船。謹記勿忘！」說罷闊斧一晃，去也如飛箭。

他們回憶一遍，如午夢初醒，急忙回家製造船隻。

太陽好像騎了瞎馬，走個不停，月亮也不住的掉換他的面目。七個七日忽忽臨到，在正午時候，無論樹林岸谷，都湧出無量數的水，澎湃橫流，一切生物，一齊由大地上移向水裏去了，高高的山頭，漸漸縮小了，桐船飄飄然，無目的地在水面上浮蕩。

太陽月亮從水裏跑出來，不久又到水裏去，從前在他們下面生活的生物們，不知已到什麼地方去了，只一淌平的水面盈盈地流動住〔着〕，向日月反射出些微的光輝，桐船不知飄了多少遠，過了多少日，現在已淺攔在山頂上了。

三弟下了船，眼見波浪掀天，四周浩浩，兩個哥哥已不知流落何方，故鄉也不知成了什麼景象，日常所愛的一切，更不知……隻身流落到此，生死難測，向天邊望了一眼又一眼，滿眶熱淚滾滾下墜，呵使他傷盡心了。

把箭折成節節，燒火吸煙，洪水沖來一些半生半死的生物——烏鴉蛇蜂……是他平時最恨惡的；但是他把所愛的生物救起以後，回望那在水中的生物的慘狀，生了憐憫之心，便一視同仁，完全救起，並使他們接近火，慢慢活轉。

天父在降洪水後八十一日，遣了一個使人，觀望大地，看看有沒有生物存在。

使人回報說：「只在某山上細煙一股，」天父默想一陣，方知那是某家老三，還在人世。

天母說，「有人在世，便是有罪惡，何不完全滅盡？」

「一個人也不能做什麼，讓他白生活白死，」從此就禁止使女僕人出來觀望。

得救的生物們，湧躍地跳舞歌唱，只有烏鴉，俯首不語，蛙在旁邊望見，很以為怪，因他曉得烏鴉知道幾篇天書，因烏鴉在紙灰中曾食天神之粒，能知過去未來的事，今天獨向一隅，必有一翻原故，便上前問道：

「你為什麼不與我們一同快樂？」

「生死還不明白，說得上什麼快樂？」鴉答：

「實在有什麼事嗎？你可妨告訴大家，一同設法應付。」

「我正想告訴大家。」

蛙退轉身來，哇！哇！哇！的叫了幾聲，等嘈雜的聲音靜了，才說：「鴉說我們的生死還不能決定，現在請他把詳情告訴我們，快想辦法吧！」

「天父降洪水，天母也不勸，」鴉大聲說：「使得無量數的生物，受盡災難，死的死，亡的亡，到現在，只剩我們這些，可是天父仍想消滅我們，我們快找辦法吧！」

各生物聽了以後，便各各發表意見，最後決定雁負蛇，雀負蛙，同烏鴉蜂一齊上天堂，從事他們所議定的工作。

天母一早起來穿好衣服，到門外去，一個蜂無端在她頭上來回飛繞，她舉手去打，那蜂就在無名指上刺了一下，她叫了幾聲，跑到水缸前舀水洗，不料缸下跑出一條蛇，把頭擺了幾擺，向她足上咬了一口，她立刻暈倒在地，不省人事。那足一時比一時腫的厲害，嚇得她女兒哭，奴僕忙，天父抱著手，呆呆的在側望。

「哇—哇—哇！」由房後屋簷下發出，天父問是什麼？一個老奴說：「這是地上的蛙聲，很怪！」

「聽說蛙能治療蛇毒，你快請他進來！」天父向僕人說：「僕人尚未走出去，蛙已由窗孔跳進來了，牠把病人看了一回說：「病勢很危險，不過只要許我一件事，包管把病治好。」天父問它什麼事？它回頭把天女望了一眼，慢吞吞地說：「就是把她許給某家老三。」

「很可以，不過男管男，女管女，我必須取得她的同意，你醫好了病，她沒有不許的，醫病吧。」天父埋頭想了一陣，說：

蛙喜不自勝，兩步跳到病人身旁，比手比足的預備措施行手術，——「吐！吐！吐！骯髒的東西！」美麗的女僕們在旁邊打啣。哇見了，覺得這實在可惡，病還沒有好，她們就這樣，好了以後，她們還了得嗎？必定會有用糞夾子（夷俗不潔之物，用拾糞之竹夾拾取，）把我拋出去的時候，那末喜事是更希望不到了，還是要她把事說定再醫。

「天父！許不許？只要你一句話，她的病越更利害了！」

「你把病醫好了再說還不遲呢？」

「天父病太利害了，我要走了，」蛙轉身跳了一步。

「蛙！請你快把病醫好，他們不許我也願意聽從你的話，」次女因為愛娘心切，竟抑制了害羞說：

「好！好！好！許給他吧！」天父說：

「呀！呀！呀！」久在房上等待資訊的老鴉，現在整起翅兒向人間飛報喜信。

他們結婚已是很久，每年的收穫都很豐富，使他們很快活地過著日子，只有一件事是他兩掛心的，也是關係人類前程的最大關鍵。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對夫妻在大地上轉眼已過了多年。他們生了三個兒子，爲了這三個兒子，反使他們天天在愁苦中過日子，因爲三個都是啞子，一天到晚只知道吃飯，只知道玩〔頑〕皮。

小黃雀爲要報他們的恩，常替他們到各處去找方法，也曾到天堂去打聽消息。有一天天母說：「可笑啊！只要把三個竹筒燒爆來嚇他們，他們就會說話。」黃雀聽了，發狂似的大叫「我知道了！」天母立急叫僕人追捉，幸虧它飛得快，僅犧牲了美麗的尾巴，便把天機向人間洩露了。

他們依法去做，三節竹先後爆發，這三個啞子老大叫聲「阿次格，」老二叫聲「嗎敢多」，老三叫聲「熱得很」，從此他們各說各的話，形成三個不同的民族。夷、番、漢，在大地上生息繁殖。

（原載《新夷族》第1卷第1期，民國三十五年七月）

2. 鍋莊舞

(慕理譯述，1937年)

當我出外的前一年，在一個霞光燦爛的下午，我好無聊的獨自到綠林去散步，手上拾住幾個小石，準備打那在林裏成群集隊的小鳥，可是小鳥非常謹慎，見了我便分散開向林的深處飛去，或靜靜躲在樹葉下面，便不看見，當時我很覺住氣忿，暗想「我不會比你傻，多追隨幾步，總會捉你一隻回去」！輕足輕手的沿住【着】林邊，有幾處小鳥們像是大意了，受我突然的襲擊，惶惶飛竄，覺得很快活，認為再襲擊一次，必定要捉住一隻。一面走一面用石塊去襲擊，走得遠了，西山上的紅日已漸漸收去她的霞光了，我停立住打主意：「已經晚了，回頭去襲擊吧」！「……在一塊……」突然聽見這樣一聲，很稀奇那里來的？莫非有鬼在林內作弄人嗎？想住【着】便伏在地上靜聽「……提起腳來跳！」是男女合唱的，聲音非常清朗，并好似在很近的地方，停住腳又聽，唉〔！〕是一對男女，他們的笑聲都可聽見呢，我輕輕走向發出歌聲的地方去。

遠遠可以看見了，在一塊曾經耕種過的草地上，女的坐在前面，一手抱住男的腿，一手在男膝上作拍；男的張住嘴一面唱一面笑！時時用手拍住女的背。我覺住【着】位置不多好，容易被發現，不如爬到他們側邊的坎下，伏住靜聽。我治【着】好彎下腰，他們已立起來了，女的不住的叫「那裏有人有人……」我知道自己是被發現了，將計就計彎住【着】腰理理鞋就向他們走〔走〕去。女的見了我臉上立刻出現紅暈來，好似很不舒適，不住的搓手。男的非常惶惶，睜住眼張住嘴，大有逃之夭夭的模樣。我為滅除他們

的恐懼裝住不介意的態度說：「才是你兩個」果然他們聽了這話，神色漸漸轉變過來了，含住笑互相看了一眼，尤其女的像要說話，瞧我一眼又把頭埋下去。

「你們剛才不是唱得很快樂？繼續唱吧！」我笑住【着】說

「那是去年聽來的，不多好……」男的很誠摯的向我說〔。〕

「那里，很好聽，我聽了幾句！」

「我是才學唱這歌的」，女的說了又把頭埋下去。

「很好，我覺得他唱得和他一樣熟習呢！」

〔因為路途太遠，我倆都感到同樣的疲倦→〕

「不！比不上他」，慇直的說并回頭望男的「我們把全曲唱給你聽〔，〕請你不把這件事告訴別人」。

「好的，你們唱！我聽了以後自會允許你們的請求！」

「好，我們唱」他〔她〕打了男的一下。

「你唱，她唱好了」男答應她以後又要求我。

「有甚麼妨害一同唱吧〔。〕」

他們開始唱了〔，〕男的很据拮，有時只見張住嘴聽不出他歌聲，或唱錯歌詞，女的卻一開始便放住【着】歌喉唱，唱到得意時，還擺動身踏起步，作出舞蹈姿勢。或者聽見他唱錯時用手去打，那種天真活潑，除了朝夕回憶可以體會外，絕不能用文字語言來形容，更不能有重見的一日了。當時他們送我回去，我允許在結婚時送一份豐厚物給他們，并已執行了。今年我回去，我想他們是康健的過活住【着】，或已有多數子女，可是他們是否如當時一樣的天真活潑呢？恐怕已被「青春幾時有？青春不再來！」二語所占住了，茲譯他們所唱的歌詞在下面，藉作紀念。

鍋莊舞！鍋莊舞！鍋莊不在高，鍋莊不在大。只要莊中火熊熊，只要舞人醉燻燻【醺醺】。

鍋莊舞！鍋莊舞！不爲錢來不畏勢，只爲阿儂一脈情。快快舞！快快舞！兩個人兒在一起，兩個身兒在一塊。

鍋莊舞！鍋莊舞！高歌復高歌，偎依又偎依。放大聲兒唱，提起腳來跳。踏遍大陸地，叫醒夢中人。

鍋莊舞！鍋莊舞！青春幾時有？青春不再來。偕住你好伴，荷上你刀矛，稱勇勇無敵，說樂樂未央。

鍋莊舞！鍋莊舞！舞到酣時息住聲，引長頸來唇相親，青年朋友莫失機，喂呀一聲好歡心！

（原載《新夷族》第1卷第2期，民國三十六年一月）

3. 保羅經典選譯

(1942年)

一

蔡古之世 日無光 月無輝 綿綿混沌 寂也其生 四位
不辨 宴宴奈何 上也無天 天無星 下也無地 地無物 中也
無雲 雲不行 後及天地開 浩浩復見濤 天皇勞其神 屬也
勞其力 少牢爲祀無濟 中牢祈 復以太牢禳 天成地亦成
闢地又闢天 持其銀弩 扭金矢 射殲彼魔 棄銅擲鉄鎮天
地 天地闢後 日出又月出 陰陽即以分 雲霧消 現大地上下
四方從此辨

二

出話剛且直 此情後將明 大地已分之時 上天分四方
下地亦四位 銅與鉄各分 中也白雲騰 上天有仙子名曰仙子底
里 這是甘末波來後 甘里定辰位 日去又月隨 月出大地爽
波來阿約也 月夜里星辰 星露皎潔潔 阿一說樂也 鑿石爲
水槽 大地有水榮 說樂來導行 水沫復上升 大地爲澤潤 萬
物暢茂哉

三

中爲雷電宗 上天第一聲 應在古魯上 騰出古魯山 應在無
茲哈什上 騰出哈什山 應在易茲哈里上 騰出哈里山 應在古
魯八解上 騰出八解山 應在吉吉來解上 騰出來解山 應在麻布
哈哈山 騰出哈哈山 應在白雲顛 白雲顛騰上 上天雷聲隨 聖

後拍頭望上天 目光炯過日 手撫喬木顛 有口化縣魔 伸足踏大地
大地平無涯 蓋世稱無雙 惟我雷電聖

四

上天住安鉄古茲 宗傳於馬茲爾底得補阿拉 傳命經白雲 遺
甘召甘族 甘末阿拉應召至

安鉄古茲聯阿俄書補 視察大地 另辨清濁 彩色擇相配
孤單予其偶 上天闢道 大地築基 九日商至暮 九夜商至曉
議酒飲九口 議肉食九牛 爾什阿俄商阿一說洛 阿一說洛轉
商波來阿約 波來阿約商松子古打 松子古打商柏子爾打 柏子
爾打商阿俄書補 阿俄書補商仙子底里 仙子底里敲造九個銅鉄
板 給與甘王阿爾用 阿爾用以作造九支銅鉄茅 發與仙子九名
用 鎮大地 二支給與松子古打 東方由伊開 一支給與柏子爾
打 西方由伊開 三支造與仙子底里 北方由伊開 二支造給阿
俄書補 南方由伊開 四方各分明 天地由此顯 上天燦爛
映光大地 地也隨之輝 撐天有四柱 直立大地上 東方母侯
俄嶺 西方母初侯里山 北方里母哈撒山 南方母擇得山 安天
有四道 傳也自上天 鎮地有四物 壓於地之上 安鉄古茲起
顧視到四方 指點天天關未正 四個銅阱鉄阱 尚存大地 自此
以後 安鉄古茲遣馬茲爾地 騎馬到世 翻填惡阱 用土可填
否 用土不能完 喉豬前驅 翹啄滅惡阱 此亦不能完 牽牛推
土淹 淹工可完 此亦不能完 令羊推土填 羊亦不能完 復
遣熊去翻 惡阱填完否 惡阱自此填 發現在東方 東方自此
明 露現在西方 西方自此明 露現在北方 北方自此明 露現
在南方 南方自此明 四方各分辨 天地四方由此定 天地固由
仙子底里開，平闢大地 由仙子約主始 甘末阿爾 造就九支銅
鉄斧 給與九名仙子 前來分劃山水形 正午之前 各陳所見

薄暮之前 各施其技 造就彼高山 以爲牧羊地 造就一高原
以爲牧牛場 造就有鞍部 以爲戰爭地 造就一平原 以爲耕種
地 造就了澗谷 以爲導水線 造就高阜處 以爲住居地 造就
傾斜面 以爲雜糧區 地利由明 人數藉此繁

（原載《西康青年》第二卷第十一期，民國三十一年四月）

4. 戰歌

(1945年)

嶺光電

黃濟口譯

| | |
|---------|------------|
| 安 | 我們是—— |
| XX歹拉所阿以 | XX馬頭的弟兄， |
| 安濁鐵拉磨 | 我是吃人之虎， |
| 挖色佗戶 | 殺豬之屠戶， |
| × × × | × × × |
| 安—— | 我—— |
| 濁已古補取主 | 曾剝過人皮九張， |
| 濁爾比阿數 | 我係人上之人， |
| 馬爾甘阿子 | 誰給比我？ |
| × × × | × × × |
| 濁各拉磨足阿此 | 我比老虎還凶， |
| XX濁此補 | 你們XX的頭， |
| 安瓦安取底 | 等於我殺我的雞一樣。 |
| × × × | × × × |
| 安—— | 我們—— |
| 巴勒梭堵足 | 公有三千， |
| 磨勒黑哈足 | 母有八百； |
| 濁曲洛濁渣 | 爲友則共榮， |
| 濁解洛濁格 | 爲仇則滅亡； |

曲洛阿

卻且安曲拉

死且黑一堵

娃子啊！

順我者存，

逆我者亡。

（原載《西康青年》第四卷第五期，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5. 保羅出嫁歌

(領光電譯，1945年)

序言

在一個保羅女兒出嫁時，一羣羣的少女們（婚者不許參加）蒙着一花披毡，把新人圍在中間，以哀而怨的悲調，唱出這□歌，詞句的美麗，情景的悲哀，又在扯開披毡時，每一個少女的紅顏上都有幾行淚痕，情□的眼角上，汪汪的未乾，那真好像有一個同伴將被兇人擄去一般。在參觀的人士，不論如何的看見來迎親的青年們跳躍喜笑，心中還是依依惋惜，甚至也有吊淚的，這種情景〔的〕與歌詞，是多麼動人啊！本人譯此歌或將原意與原節調失去了，即有可取處，也不過是些牽強不生動的句子而已，那裏【哪里】比得上原來的，試聽吧。

知保羅語文的，可交替閱讀，不知的也可聽——美麗的節調啊。

出嫁歌

妾本母愛女，中心卻苦棲，呱呱初墜地，母懷常不離，何以作女食，白乳和白菜，二歲繞父膝【膝】，肉飯常滿瓶，三歲四歲時，□粥食也甘，想坐誰作伴，矮矮鍋莊坐團圓，想站誰作伴，屋內立柱堪盤桓，五歲六歲時，毛布襯紅裙，毡絨作大氅，小笠□斜嚙，七歲八歲時，晨起遣牧豕，紡布臨豕羣，怛怛憂有失，叱咤復叱咤，趕豕到山凹，樹影漸漸橫，白日□頭斜，嗡嗡散地邊，鞭豕同歸家，女問候娘安，娘喜享女瓜，十歲發已齊，紅裙鮮又豔，花容印人心，姿態誰不羨，十一二歲時，牧牛助農場，十三四歲時，

勞力比人強，耕種不離田，收穫道上忙，言行秉親令，有伴相扶將，十五六歲時，智慧已漸熟，客前堪應對，親前奉蔬菽，徘徊山野間，驅□作羊牧，執刀入林中，丁丁兼伐竹，羊羣漫道上，成行何嫩嫩，幾□次咤聲，□散何其速。羊羣散山野，芳草食甘綠，身坐高崗上，倩影印彼谷，飄揚百褶裙，窈窕身如束，□盼呼羊兒，悠揚歌美曲，姑娘何其美，姑娘一何淑，華年十七歲，更堪作牧人，□竿揮晨曦，紡衣且前行，羊群向山奔，移動如流雲，間有兇狼來，爭趨入羊羣，叱羊避平原，趕狼進山林，檢視我羊兒，彼傷 傷情，怵怵芳心悸，痛呼上天神，斜陽忽已暮，誰不思故□，山上牧人還，谷間農夫歸，驚羊返原野，山羊宿岩谿，雞棲在屋側，豬臥傍柴間，畜類豈無語，呼應相依依，女歸候娘安，娘喜□女貽，女入東堂上，獨不見父顏，疑父去打獵，獵犬臥門前，

疑父入河漁，網□□□間，疑父出征去，戎矛懸□邊，究父何所去，怏怏心若懸。何來陌生客，自□來做媒，究爲誰做媒，俚望眼欲凝，秘議在房側，聲音細難明，只說十七女當嫁，佳婿世間無此人，殺豬以饗【餉】客，出醴共狂飲，卜相分一爨，由他定命運，豬脾翻來復，禍福看平整，家人向女賀，我如夢初醒，時經十三日，有犬吠園圍，眾客來兇兇，云是親迎女，今晨家中人，明日爲俘虜，不禁女心酸，淚下忽如雨，手指拭淚行，手背拭淚痕，父母生我身，有我已成人，

生我既鞠勞，育我尤仁慈，今日何反是，忍看女被凌，戰慄復戰慄，親親無可恃，情勢已如此，拒婚亦何濟，雲積如山也須去，冰結如□也須去，汜濫沒膝也須去，霜堆成涉也須去，血價以酒償，取來醉我親，身價以肉償，取來飽我親，力價以錢償，賈田爲親耕，下□非人境，嚴霜寒刺骨，腳麻不自省，女身當猛風。仆地有誰憐，仰天呼我娘。何幸遭此景，父母嫁我心何忍，

嫁女莫在夏，轟轟可畏雷聲下，嫁女莫在冬，冽冽寒風刺骨中，
嫁女莫當秋，皎皎明月增女愁，嫁女莫逢春，陣陣□□污女襟。
莫嫁願莫嫁，難忘閨中樂，春來百鳥飛，樹間鳴磔格，原野花漸放，
吟蟲繞籬落，今來我且傷，人禽相對哭，夏初止饑荒，赤腸腹□束，
同憶在閨中，不□倍恩親，昔時女住處，今任鳥哀鳴，昔時女同路，
今任惡獸巡，昔日女住處，今任□鼠奔，昔日洗濯池，今任魚遊行，
瘠地不堪耕，枉勞大牛力，□鞍不堪用，徒損駿馬勒，有它不禦雨，
淋淋不安息，嫁女遇惡姑，悲傷無止日，衣惡可替更，年荒地可□，
惟我夫與妻，情理需偕老，一旦有嫌隙，終身長煩擾，何不慎事先，
使我長潦倒，父言固不多，母命終主守，我非無私願，何敢違父母，
親富兒不貧，母慈女不苦，林深獸可藏，草茂難□補，水深好游魚，
山高樵□赴，無父我何恃，無母我何祐，寄身在他鄉，思親淚無數，
故鄉木與石，一一舊相識，夢中似已歸，醒來在他邑，不論行與坐，
忽忽若有失，終日淚不乾，飲食不下咽，我娘與我父，□來可安適，
一日三餐腹不飽，一月三夜身不暖，出嫁來遠方，誰知腸已斷，
有言欲訴親，山川阻且遠，親言憑人傳，模糊意難辨，父母與兄弟，
故里樂天倫，不見我不思，松柏引悲辛，不聞我不思，清風似傳音，
草茂在夏日，百鳥鳴初春，虫聲盛秋日，華年在少齡，一日如三秋，
何以□我情，思父涉高崗，念母號深谷，祝親長快樂，顫顫語不或，
願我娘家人，事事秉親命，老人如晨霜，存亡不可定，有親在堂上，
子女誰不樂，恨我出嫁日，誓同回閨閣，今始知被欺，男返女不還，
男返抵家時，仰首候親安，俯首細語妻，融融□團圓，獨我留他鄉，
□□不識人，欲與誰相應，生人作至親，口是心已非，熱淚不能禁，
欲死爭自由，親戚復作仇，歸寧死膝下，又恐陪女價，途中投深谷，
恐飽野獸腹，飲毒死不難，痛苦

恐不堪，取繩欲自盡，憂傷父母心，娘乎奴心苦，何□又□去，親友離女□，各自在一處，□□渺無期，空見迢迢路，曲曲山間水，汝流何所住，女流有歸宿，我恨無處訴，骨肉遭分散，遠在天盡頭，仰天呼慈母，恨矣何時休，陰時霧作伴，霧去我獨望，四顧陌生人，□□地□愁，晴時雲作伴，雲去我仍留，嘖嘖生人音，如臨虎狼□，思索復思索，何以寄我憂，何時遂我願，我願終不酬，骨肉易金錢，金錢有何用，承歡全不能，溫情非所重，非金□物死，愚【晨】昏誰侍奉，父母難忍心，女情終不轉，言思少時伴，寸寸我斷腸，重念我雙親，形來神不返，倘遂我心願，三月不食我不饑，三年不衣我亦暖，娘的愛女啣，女欠婆家債，安能藏閨門，牛欠猛虎債，不得留野原，花鳥欠鷹債，不得玩家園，百犬欠豹債，不得戀鄉村，魚欠水獺債，何得游深淵，今當出嫁日，命也復何言，晒□欲去香，芬芳終長存，含淚別慈母，□哭已無用，行期何可辭，親友俱來送，事事若如願，腳不踐石礎，事事若如願，我生不作女，女價作財富，坦腹食狗肉，饑時不擇食，食食不願等，棄我如破履，忍哉父母心，出門長泣涕，行行重行行。

附注

一、略

二、僱民房內多在中央立地柱，以利上下小孩常抱柱或依柱而立。

三、豬之活動能力小，不須大人看牧，遺小孩代牧。

四、收穫時以田地離家遠者必須男女來往運送，奔忙不已。

五、脾又稱連□，係豬胃下之一長條肉，夷俗在殺豬為禮時，必取出以觀吉兇，平滑為上，有缺為兇，不平為急。

六、略

七、保俗訂婚必須訂金通稱爲女價，益多女益善。

八、保女出嫁時，必戒齋數日，到婆家後，又須節飲食，以免太饑之幾【饑】，尤當夏初青黃不接號叫饑荒之時，新娘必忍嘴待家人，口難忍而腹仍將空盛紋，保語形容謂曰赤腸束腰。

九、略

十、略

十一、吃狗肉爲保民之鄙視，賞以不正當之錢與狗肉相比配比語，言父貪女，尤如狗肉之可鄙也。

十二、此歌譯成時曾得劉希武先生改正音韻，特此致謝。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六日第一版，篇名爲《出嫁歌》。後又以《保羅出嫁歌》爲題並加上“序言”，發表於《西康青年》第四卷第五期，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五、其它

1. 《邊風》編後話

(1942年)

本人才疏學淺，本不敢主編任何刊物，奈各方友好關心邊事，常促余揭露夷區中一切情形，以供各界參考，各邊區青年，亦□促代編一刊，以爲自身發言介紹之場所，一促再促，不得已乃由主編一部邊風之動機。

在此有必需聲明者（一）本刊文稿，多出邊青之手，其內容多與事實相符，惟文詞拙劣，理論膚淺之處，自所不免。（二）夷民支派甚多，其習俗生活因地域不同，而各有差異及大同小異者，在此讀者宜多方注意，免生誤會。（三）本刊以探討真理的精神，赤裸裸的表白〔→〕真理，因爲不如此實無價值，因此詞意，或有與其他習俗抵觸者，倘閱者不察，竟以之爲與人挑釁，則非本刊所希望者也。（四）本刊所載，以所收邊青稿件爲主，或月【有】不能滿足讀者求知慾望之處，本刊爲補此缺點起見，凡讀者有所詢問，當盡其所知奉告。

本刊草創伊始，尙望友好及讀者加予愛護，并於材料上編輯上多加指導，俾本刊得以日益健全，有裨於邊務之研究實所期盼。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2. 以個人立場看從軍

(1944年)

「是時候了」這句話，自經西昌饒氏弟兄叫出了以後，凡我寧屬對國的愛，對敵的恨，對己□悔的青年們，均踴躍從軍，令人興奮。

從軍□事，在目前可謂□國家民族的關係最大極了，國家的存亡，民族的生死，就在目前來決定。這一發千鈞的時機，我們不能把□忽略過去。我們認定國家亡毋寧死。認定敵人前進一分，就要給我們十分的禍害。認定不能作民族不肖子孫，斷絕了五千年來的歷史。認定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盡他最大的力量，一定可以挽回頹勢，打倒敵寇。認定我們在世界上所獲得的朋友，比敵人多到十倍以上。我們多努力一分，他們決定可以多幫忙一分，以達共維世界公平正義之目的。我們每個同胞，尤其智識青年，對於這些認識得非常清楚，從軍之踴躍，是當然的事呀。

目前的從軍，除了國家需要我們如是，我們對國家的天職如是，以致使我們以從軍為光榮外，我們□個人或私人來的立場來看，這次的從軍是有志青年唯一的出路。關於這點，領袖曾經說：青年非從軍□從創造偉大事業。□然，我們應緊記這話，執行這話，實現這話，一定可以完成一□□□□□的□□。青年們□失去機會吧。我們就退一步□想，從軍也可以完成我們一生幸福，可以言之。

第一，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細胞，我們的天職是愛護他，保衛他，我們在過去雖已盡了相當義務，而需要我們盡義務的程度，遠不如目前這樣緊急。盡義務的機會，也不如目前這樣好。目前不

完成我們的義務，將來才去完成，他的價值也許不會和目前這樣偉大，這實在是表現人生意義的良好時機。同胞們，你們誰不愛國，誰不恨敵。

第二，□□當然是最艱難的事，許多人不免談虎色變。可是這次的從軍，不論任何人都不必過慮，抗戰已經七八年，最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目前已把敵人打得筋疲力盡，以前我們□二個對付一個敵人，目前以一個對付一個。前線作戰已說不上甚麼艱險。又以目前大局情形來說，美軍登陸菲島，擊破倭人海軍。緬甸屢戰屢勝，滇倭人不斷撤退。歐洲打得一群軸心禽獸，作鳥獸散，誰也相信□年以內可以結束戰爭，恢復世界和平。戰事再艱險也不過一年半載，七八年的艱險，已由於千百萬的同胞擔任過去，一年半載的戰爭，由我們來擔任，實在是不【太】容易了。並且戰事結束凱旋後，我們還是一樣的光榮，同胞們趕快從軍吧。

第三，目前時代的大特點是機械化，交通要機械化才能增加效能，工廠機械化，出品才多才精，軍隊機械化才精才□□：一切的一切都要機械化，目前智識青年從軍，就是建立中華新軍。這新軍是要裝備訓練□與世界并駕齊驅的軍隊。這當然是一個機械化的軍隊了。在那裏當然可以學得許多機械智識，和利用機械的技巧，這種偉大而寶貴的智識技能，在戰時可以運用來消滅我們最痛恨的敵人，在戰後可以運用來促進國家民族的文化交通□案，可以說從事以後，可以使我們成一個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都是有地位有貢獻有用處的人。同胞們還有什麼事比從軍好呀。

第四，食不飽，衣不暖，才□不外見，這是一定的道理。一個人衣食不足，身體一定不會健康，精神不會飽滿，還□甚麼事業之成功。過去軍隊之頹衰，□□以生活惡劣為主因，一般人士不願參加軍隊，亦以生活惡劣為主因。不加思索的說，那是不好的現象。

只是我認爲這是必然的事，一個人在戰場戰死，可無怨言，若在營中凍餒，以致弱不勝衣，誰亦不願。生活的惡劣，實在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可是這次的從軍的待遇，是不能與往日軍隊相提并論了。領袖一再說，此次從軍青年的待遇，將以遠征軍駐印部隊之待遇爲標準。這話十分□□出對智識青年從軍者之重視，也示來從軍智識青年之待遇。駐印軍待遇誰也知道是世界上最好的待遇，不僅過去軍人的享受不能與他相比，就是中國的少爺小姐的生活也不想比。那讓牛油麵包果漿炒菜雞蛋以及□好的藥品，——想來，更加欽慕不已。更加衣服整齊，如回家時，出了許多錢還賣不到手。我們從軍，便可無條件的得到，這是多麼幸福啊。

同胞們，安心吧，從軍的生活，比你想在任何地方的生活還要好呢。

最後要說幾句，智識青年所組成的軍隊，是國家力量的精華，是不輕易使用的，就使用也必定在有價值的有意義的方面。在那方面犧牲，是最光榮最有代價的。因爲在那時，你不犧牲，國家便要受到犧牲，結果你當如羔羊一般馴服的被犧牲，你犧牲了國家便能生存，甚至你僅受一些□苦，不至於犧牲呢？那對於你是何等的光榮，從軍，從軍，快從軍。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六日第四版）

3. 美軍在華之理想登陸地 (1945年)

琉球在一月前已完全由盟軍佔領，此後便是最後消滅日本時期了，關於消滅辦法不外兩條途徑，第一，直接攻佔三島消滅數千年來日本爲惡之根據地，第二，登陸中國沿海，切斷日本外援，消滅日本在外作戰力量。前者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最能制日人之死命，又因琉球島之佔領，易於成功。其實日本人自九一八以後，其根據地早已移到大陸來。佔三島必不能達到消滅日本之目的。他仍可以大陸來保持其生存，同時以日本民性而論，攻三島必遇最猛烈之抵抗，其成功實不容易。後者則中國沿海，日本防務未見十分鞏固，登陸易於成功，並據此可以立刻使盟軍間取得相互間聯絡，使日本國力形成支離狀態。所以我認爲佔琉球後之行動，便是登陸中國沿海，可是在什麼地點登陸，才是易於成功，易於達到目的，我認爲最好先登陸崇明島與上海，其理由：

一：上海接近琉球，同時是商業區，海防不固，華人衆多，第一自琉球佔領後，日本海軍早已不敢在東海活動，即有活動，亦可以琉球出發之空軍掩護，以便登陸之運輸，第二海防不固，易於攻佔，同時華人可自動來協助登陸，對付日人，收內外夾攻之效。第三，上海物質之儲藏，因其繁榮關係，遠較他處爲多，足以供應登陸盟軍若干時之用，一次登陸上海實至□便。

二：上海當長江之口，長江爲□地之大動脈，非如鐵道公路運河，可以破壞阻塞，只要佔領上海後，順江西向，以長江作運輸經濟用，其效用雖十條鐵路也比不上。加以沿江各地，物產之豐富，足以供盟軍之用，其便利何可勝言。

三：中國陸軍大部尙屯集長江上游，還有數十萬之衆，仍據守長江以南各地。只要盟軍自上海溯江西向，華軍一定可以順江東下，其江南各地華軍，可立刻進至江邊，與盟軍配合，如此作來，可整事半而功倍也。

四：長江是中國南北之天塹，天然之南北阻塞綫，若是攻佔沿江各地，保有長江，那就無異給日本攔腰一刀，何愁在南洋華南鬼子，不與本國隔斷，更何愁不能捕捉南洋與華南甕中之鱉，作至此，日本之崩潰已幾希也。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第二版）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一）
族群研究資料彙編

嶺光電文集（中冊）



溫春來
爾布什哈
主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一）
族群研究資料彙編

嶺光電文集

中冊

主編：溫春來、爾布什哈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一）
族群研究資料彙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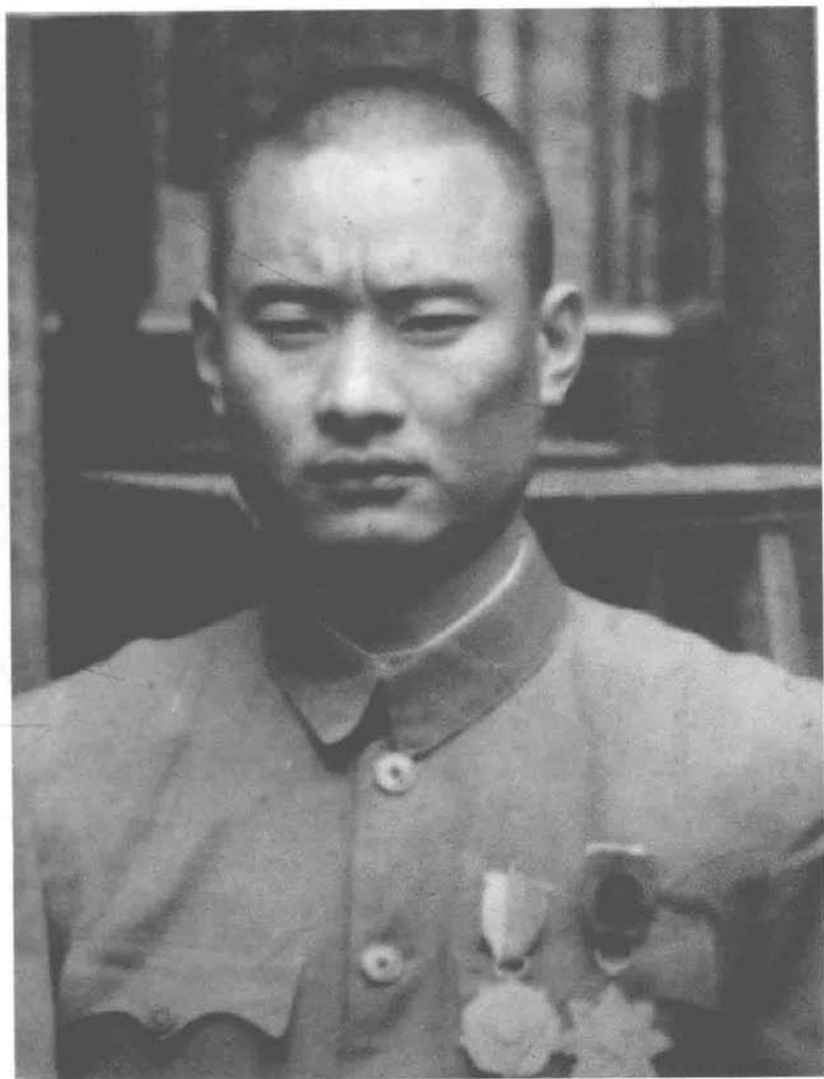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編輯委員會
主席：廖迪生
編委：馬木池、陳春聲、程美寶
張兆和、蔡志祥、劉志偉

書 名：嶺光電文集（中冊）
主 編：溫春來、爾布什哈
出 版：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版 次：2010年9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978-988-99839-6-3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201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及翻印。

插圖

1. 戴助章的嶺光電



2. 嶺光電與太太曲哈嫫（四川省政協委員）合影



3. 1981年受聘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
與三兒嶺福祥在學院大門前合影



4. 嶺光電1958年編印的彝文書籍



中冊目錄

插圖

1. 戴勛章的嶺光電
2. 嶺光電與太太曲哈嫫（四川省政協委員）合影
3. 1981年受聘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與三兒嶺福祥在學院大門前合影
4. 嶺光電1958年編印的彝文書籍

1949年後撰寫的論著

一、書稿

1. 涼山彝族習俗點滴 2

二、作者自分類文章

(1) 畢摩·蘇尼

1. 彝族畢摩 206
2. 畢的諺語 210
3. 畢摩獻祖經 215
4. 畢摩爲啥用綠枝插神座 225
5. 彝番人爲啥用牲畜來治病 226
6. 古人相殘 227
7. 畢阿什拉則的裏金法器 229
8. 試談畢摩和蘇尼 232

(II) 土司事蹟

1. 試釋茲毫(土司)涵義 238
2. 百回千不還 240
3. 勾心斗角 244
4. 馬假惹以 248
5. 鄧秀廷對待幾家土司 251

(III) 土司·等級

1. 四件事實 258
2. 祿安佑之死 262
3. 曲諾的含意 267
4. 百戶史主用人作牲 271
5. 五道娃子及有關習慣法 274
6. 糊塗黑彝解決婚姻案 277

(IV) 婚俗·喪葬

1. 四個多妻人的情況 282
2. 彝族古代葬法 287
3. 彝族奴隸社會無人殉葬之事 290

(V) 古規·習俗

1. 涼山彝族古規 292
2. 懲治五個凶彝的事例 300
3. 不打丫頭, 娃子的規矩 304
4. 養羊上千數, 需要滾木筒 305

(VI) 煙·酒·馬

- | | |
|----------|-----|
| 1. 酒的諺語 | 308 |
| 2. 偷的諺語 | 313 |
| 3. 拉惹買名馬 | 316 |

(VII) 冤家相鬥

- | | |
|--------------------|-----|
| 1. 必者拉覺子孫相殘結局 | 320 |
| 2. 不者蜀夫與者不二妮相殘 | 328 |
| 3. 伍幾補哈與足助灑禾之鬥 | 333 |
| 4. 爭奪遺產與招請漢兵 | 337 |
| 5. 冤家械鬥影響生態的結果 | 339 |
| 6. 季氏阿祿的三件事 | 342 |
| 7. 荒唐的案件 | 350 |
| 8. 驚惶失誤 | 351 |
| 9. 瘟疫也被利用 | 353 |
| 10. 行刺遭反擊 | 355 |
| 11. 耿受拉切之言行 | 357 |
| 12. 阿侯液堵赤哈之死 | 359 |
| 13. 和都舉者的評語 | 362 |
| 14. 政協委員反復叛亂 | 364 |
| 15. 烏斯人相殘，峨邊黑彝乘機而入 | 366 |
| 16. 爲頓豆花死了一百人 | 369 |
| 17. 武德壑社窺視下土司屬地 | 371 |
| 18. 射殺野牛 | 374 |
| 19. 妄結冤仇 | 375 |
| 20. 盧占鼈父子 | 378 |

(VIII) 漢軍在涼山

1. 清軍來打後出現的事 384
2. 冕寧羅洪與果基冤仇的起始與結局 387
3. 李德吾被打死的經過 389
4. 紅軍經過後鄧秀廷所勒索的款與挑撥 391
5. 冕寧抗捐軍 392
6. 鄧秀廷臨死前對普雄的陰謀 394
7. 劉文輝與鄧秀廷間的一些情況 396

(IX) 鄧秀廷剿彝

1. 鄧秀廷打伐彝人的事蹟 408
2. 一打傷一片 411
3. 母洛改子的行刺 414
4. 四個羅洪人被殺 418
5. 遷怒於瓦渣人 419
6. 打伐瓦渣人的始末 421
7. 遷怒於雙角人 425
8. 毛省只剩七人了 428
9. 死裏逃生 435
10. 對鄧秀廷的一次間接打擊 438
11. 鄧秀廷捉賣四十八家人 443
12. 鄧秀廷所任用的彝人 445

(X)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

450

(XI) 羊仁安與涼山諸彝的關係

- | | |
|---------------|-----|
| 1. 評論幾姓土司家的人 | 505 |
| 2. 殺嶺安氏 | 506 |
| 3. 相祿安佑 | 508 |
| 4. 打彭烏甲 | 510 |
| 5. 彝人是不好打的 | 511 |
| 6. 打彝後的緊張 | 512 |
| 7. 對剿辦普雄 | 513 |
| 8. 利用彝人、愛護彝人 | 514 |
| 9. 解救果基阿月、沙特人 | 516 |
| 10. 講情送禮 | 517 |
| 11. 殺兩個彝人 | 519 |
| 12. 視察兩鹽歸來 | 520 |
| 13. 營救洋人 | 523 |
| 14. 剝老皮子 | 525 |

(XII) 羊仁安與劉文輝的關係 528

(XIII) 政論·見聞

- | | |
|-----------------|-----|
| 1. 涼山彝族教育問題 | 534 |
| 2. 酗酒問題 | 542 |
| 3. 對現實社會我是滿意的 | 548 |
| 4. 在涼山火車上的見聞 | 552 |
| 5. 楚雄州慶的印象 | 554 |
| 6. 政協上層委員應給級別待遇 | 557 |
| 7. 甘洛氣候變化的預兆 | 559 |

1949年後撰寫的論著

一、書稿

1. 涼山彝族習俗點滴

(未刊稿，1982年)

目 录

| | |
|----------------------|-----|
| 过年与过节..... | 5 |
| 婚事点滴..... | 40 |
| 试用谚语谈谈过去的凉山彝族妇女..... | 76 |
| 禁止妇女作的事..... | 103 |
| 丧葬..... | 105 |
| 占卜..... | 138 |
| 走阴..... | 154 |
| 园梦..... | 166 |
| 对这些事物的认识与处理..... | 168 |
| 他们小吊包里装些什么..... | 183 |
| 十种习俗..... | 186 |

(編者按：原稿沒有標明頁碼，此目錄的頁碼是編者根據文集的頁次而加上的。)

《凉山彝族習俗點滴》前言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是随着该族社会发展，不断改变的。是研究这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意识形态等时，所必须的资料。彝族习俗在解放后已改变不少，即是过去习俗，许多方面已不存在，已不为人所知，我在旧社会混了半生，尚略知一些，为提供些资料，就我所知写成本书。

习俗不仅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异，即在各个地区或氏族间也有差异。以我所知的习惯来说，故乡的多于它乡的，所以写出的在我乡为见惯不惊事，而在别处是少见少闻的。以水平见识关系，想写出彝族普遍的习俗，事实上办不到，只好以一个地方的习俗为主来写，也好，所写还是彝族的，是一定存在的反映，无疑有研究的价值。倘若以后还有机会到凉山各地，了解到与所写有差异的习俗，拟搜来补充，或作注加上，力求全面。

所写的都是民间的习俗，与宗教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宗教方面的不论其理论、仪式都有其系统和特点，我了解得不多，无法〔发〕写在里面，只有让有深刻研究的同志去写。

对过去的习俗，有主张只写好的，这点我不多同意，旧社会的习俗，哪能只有好的而没有坏的？我还觉得坏的比好的多，只写好的就不能如实的反映实情，有了偏颇更成片面的资料。所写已以一个地方的为主，若加限制只写好的，哪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这书集平时所写稿而成，事先没写提纲，没按提纲来写，所以各篇不成系统，前后还有重复之处，若加修撰又感到对该文有难于理解的，重复不多的就让它保持原状。

我的汉文差，年纪大了更难于写通，译句译词也多不当，因此，曾将全部稿交与王家佑【祐】付【副】教授，求他修改。他对

道教研究有素，也理解彝族习俗和吠耄经典。他反复看后，提出了许多难得的意见，我依照修改，文字方面，他认为许多是翻译的，看得恉【懂】即可，免得为文失义。我反复看两次，我恉【懂】了算别人也恉【懂】，未再修改，但一定有许多错误难恉【懂】的，望读者指出，以利改正为感。

嶺光电

过年与过节

说彝族习俗，过年过节算是大事。可惜我只知我所过的年节，别处的年节情况就少有知道了，我现以我所过的年节来说一下，不管是否是普遍的，在一个地区来说是这样的。

过彝年

我家乡在甘洛田坝，是汉彝杂居区，因相互影响，彝人要过两个年；阴历十月过彝年；正月过汉人年（春节）。两种年各有特色，模仿汉族过的春节，与汉族所过情况也有区别，各家又因社会地位和贫富不同，也过得不同。现分述如下。

彝年时间在阴历十月，而各小地区日子又不一致。主要地势不一，庄稼成熟有早迟；其次各地各民族间有过仇，发生过械斗和伤亡，同一天过年对祖先灵魂有些不便，怕他们相遇着，又发生械斗、互相抢夺。所以相互仅十里的上土司初一过，下土司初三过，高山的十五过，有些也择吉日过。

过年准备些什么？过年多半杀猪，半年前就要养猪；要泔泔【灌酒】，每户在几月前就酿一坛水泔【酒】；要烧谷草堆，十多天前就准备谷草，没有就割谷庄，再没有就割野草充数；其他准备柴、米、油、盐、茶、糯米、新衣等。我家还必须准备马蹄炮、火药、铜号等。

我家头夜入睡时，把糯米泡入水，同时放三炮，叫附近开始泡。到鸡鸣开始蒸糯米，到拂晓舂糍粑。记得先抓一把糯米饭来擦碓窝后，丢给狗吃（糍粑也可），糍粑舂出来穿一砣在牛角上。穿在牛角上，是易于理解的，田是它耕出来的，怎能忘记它？喂狗呢，好似由于它守家防盗有功，传说却不是这样。说上古天官君（音译来采

耿直，即天帝），放水泛濫大地，人類只剩仲牟由一人，他得到被營救動物之助，迫使天官君把三個女兒嫁與他。這在天官君是不樂意的，所以女兒離家時，不給與初【稻】谷。那世上怎麼有了初【稻】谷呢？原來有狗跟着來了，它們來時在晒壩上打過滾，身上沾了些初【稻】粒來，人就用這些初【稻】粒把初谷繫起來了的。人有初【稻】吃該歸功于狗。所以先喂它，表示不忘本。

糍粑舂出後，扯成若干大塊，攤成扁圓形，撒上炒過的豆粉放起，作敬神送客之用。其它扯成約五兩一個的，敬神後分給用人及安家人，吃後打掃房屋、大致執行“打掃房屋命運好”諺語吧，因一年只打掃一次，煙塵特多，到打掃完時，個個成黑人了。

雞鳴時，小孩們紛紛起來，抱草到門前燒灰堆。並開始叫祖先，說誰家的灰堆大，誰家五穀豐登；誰家燒得早叫得早，誰家得祖先保佑，因此孩子們早起早燒早叫。為啥燒草灰堆？傳說古時西昌納垢家的五穀，年年吃不完，無處可放時，留起口糧，就全部燒來迎祖先，求保佑來年丰收。以後無谷可燒，就改燒谷草。谷草也沒有燒時，割谷庄燒，谷庄也沒有時，竟割野草燒。總之燒點來迎祖先。

小孩們叫些什麼呢？我記得是：“過年的阿祖，過年的阿妣，從底谷合日來（山名，說我們祖先是從那里遷下來的）。從那爾野上（山名）來，怕被藤子絆倒！拄着棍杖來。到了瓦哈溝，怕被石頭砸傷腳，穿起鞋子來，過年的肥豬早就等得流淚了。慢慢來。過年阿祖，過年阿妣，牽馬來馱核桃，帶狗來啃骨頭，拉豬來喝糟米水。穿‘酒和’娃【鞋】的來我家，穿草鞋的到別家。豬是我家的肥，灰堆是我家的，沆【酒】是我家的甜，糍粑我家的糯，房是我家的干淨。來，來！”小孩不起勁時，大人也要來幫几腔。有時一個個喊，有時好似阿祖已到附近，紛紛叫喊，一直喊到天亮。吃糍粑後相約參觀、互相評論一下灰堆。

打扫完房屋，吃过糍粑，已是上午十点前后，这时在天井左上方，垫上些初初【稻】草，把水沏【酒】坛抬来安在架上，去掉灰泥封盖，整理罐口，用竹片挽点初【稻】草进坛里，用竹签（四片）压平，灌入温水，放上“沏【酒】主”，用竹片制成斗形，柄仅一二寸，量人喝了多少，吸喝得现初【稻】草，称一个坛口。所以常说某人喝了几个坛口，泡起后用碗盘覆盖。旁边烧一堆篝火，用小瓦罐煮砖茶，煮沸时开始拿开沏【酒】坛盖物，插上两根吊沏【酒】竿，准备吊沏【酒】。茶水则煮好，便倒出滤过，加盐、炒米、核桃粉、芝麻等，与吊出的沏【酒】，一同端去敬神。好似在祖先前绕了三下，便端回给我们喝。这时也放三炮，开始让头人老幼来喝沏【酒】，吸无标记的吊竿，有草结标记的吊竿，就只许我和我亲人吸了。有时也泡两坛，小坛专供我们吸，大坛由用人安家吸喝；其他人就要躬腰而喝，脱去披毡或斜搭于左肩上，作出恭而且敬的样子。也不许急吸，说怕吸断“沏【酒】心脉”，实际是怕一下吸淡了。

每罐茶只渗一二磅水，煮出的茶每次只够三四人喝。因为好喝，稀奇，以先喝为上，孩子们都围立在篝火边，等待轮到自己。喝完沏【酒】茶已是中午，开始杀猪，周围安家老幼都来，男的杀猪，女的做饭。大的肥猪肉和一般饭，在灶上作；敬神的小猪肉和饭，在锅庄上作。哪些怎样做，由祭师安排。茶饭作好后分别装在木、皮、银、铜等质钵、盘、杯等内，端去敬神。为啥？这些与锅庄是祖先传下来的，与学外来作的灶和瓷陶质外来物品不同。即不用外来物祭祖。（1）

祖灵牌在过年前，祭师来敬沏【酒】后，取下检查一次，灵杆是否被虫蛀〔咬〕过，麻绳绳松散否，毛发脱落否，蜘蛛丝缠绕否，有就找毛笔诵经修补。不然，过年不得安宁，人生病，畜死

亡，起纠纷。。。【……】等。没问题就仍挂原处，过年就大胆祭祁了。端物去祭时，为去秽，先在锅庄上绕一转，口说“净、净、净。”在端在灵牌前绕三圈，说“划年敬你，分月敬你，清洁敬你，平安敬你。”放在灵前柜上，过几分钟端回给我们夫妻孩子吃，好似不必客气，祭师在旁劝我们多吃，表示他不愿多带走。可是我们已吃了糍粑、茶、泐【酒】等，哪能再吃？剩下肉和肠、肚、头、蹄，依规全部带走，不许散给别人吃，只许祭师一家人吃。

依规每一个灵牌（或一对夫妇）要用一个猪祭（过节一对鸡），我二伯父灵、堂兄灵、么叔灵，分挂在三座房子，必须用三个猪，由三个祭师主祭。祭后拿点来给我们尝尝，就拿走全部猪肉。过春节时有人提议照办，我没同意，我说“没叫祖先来过年。”也有说：“古时只过彝年，祖先没过过。不回来，有理由就免了。”

说过猪年就是一次占卜。杀猪看死得快慢，快好慢差，血以多、鲜红为好；看胆与脾，胆要圆汁多、明亮，是丰收预兆；脾要不翻，不红、无刻、无子、要保原色。以猪头（一半）为贵，敬神送客所必须，食时以肝肺为上，必敬老人，猪脚多给予孩子。

用人安家吃饭是：饭装在簸箕里，四钵肉和汤，大小八个人一席，可以尽量吃。吃完并把用具收拾好时，已是下午四五点了，青年些便约到三里外烧人坪（只许烧人、年节砍）砍木杆和藤子来立转转秋和搓秋千绳，转转秋立在坪子上，立后倒杯泐【酒】祝奠道：“玩你清洁，玩你平安，得一千岁，得一百世，顺利荣耀。”然后找两个家中人丁兴旺的人来玩。再由其他人玩。秋千系在大树干上，或立起杆来系，开始玩时行如上仪式。这时年轻的男女，都穿上新衣，在玩时各显其长，玩得很有趣。

第二天（初二）一早开辟马道，开始骑马。马道好似内地的跑道，图形。辟在较平田地里。彝人的马以跑得快而平为好。骑手必着披氅，氅衫铺于马臂，跑快时被风鼓起，人也仰卧，将鞭轻轻在马头上摇动，马低伸颈而行，咀几乎挨地。观者赞为似游水前进。马咀嚼地，这时骑手不住报出马名，马主名自己名，使美名远扬。观众也阵阵助喊，热烈之情是难以言喻的。有马的为啥从这时骑马？从此天气渐凉，直到翌年五月都是宜于练马时间。

马练好了，有举行大超度时，就有人来租去骑，可得租金，或自行牵去比赛，受到招待。若比赛得胜，身价百倍，骑手也出名。我父善于骑马，但不到二十岁就吸大烟，身体虚弱，不理事。因此母亲不喜欢他不愿来当家。以后舅舅家超度祖先，女婿当然去献牲。遇到有家亲戚，租了匹马来比赛，马性烈谁也骑不了，便找我父亲去骑，骑得顺手，胜过几百匹马。舅舅平时了解母亲心情，便说：“妹妹，你看错了，有根底的人是不会错的，今天几千人，只有他一个人出众啊！”从此，母亲认识改变，前来当家。好马美名可以传遍凉山，身价有高到千两白银的，即每次租金也达一二百两，另骑手，牵马的（背马鞍，好马不在路上骑），马到或骑后要杀牛宰羊来招待，血可喂马。

这天骑马后吃肉块，每天只吃点肉和肠肚，一定请我一家人，分别去受招待，吃些什么？砣砣肉，煎豆腐，酸菜汤等。吃后纷纷去玩秋千或去拜年，壮年多集合去搜杂沅【酒】，听到四处一阵阵发吼，便是他们开始活动了。汉彝杂居，也有汉族来拜年的。礼物不是面条便是几封糕点，这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可是招待〔会〕全依彝礼，砣砣肉，甜沅【酒】，慈【糍】粑，豆腐等了事。有些吃得有味，有些一见皮上有毛就吞不下了。彝人则说毛是用火爇过，烧猪子肉无妨，而且有香味，这拜年并不拜，说声：过年清洁平安了事。

这天到处路上，都有穿新衣的来往，多是拜年人。除亲戚多的人户来人比较多以外，穷户杀不起猪的来人也多。就是杀了猪的人户送肉来。本来鲜肉有红血的是不送进屋的，怕有鬼跟随着来。那怎么办？有办法，装在背篓里盖复好，背进屋才取出来，在路上不容鬼见到啊。

别处只过三天，我们那里过四天，但初三不怎么热闹，老年一群群聚集着喝泆【酒】，青年小孩多来往拜年。他们拜年可得鸡，糍粑、衣物、钱等赠品，是最乐意作的事。妇女仍忙家务事，好似年是男子小孩的，没有他们的分一般。

这天孩子们也分村集合起来，拿起钵锅挨家去要饭菜。要到后拿到大石块侧边，和着煮来吃，孩子们兴趣很浓，吃得很香。但吃前要找个老人，端杯泆【酒】用小叶枝蘸起洒向四方（奠泆【酒】），说是敬山神。泆【酒】当然不止一杯，孩子们不喝泆【酒】，也奠不完，余泆【酒】就归老人，爱泆【酒】的老人是最乐于揽这生意的。奠后掏一匙饭撒在石上，说献石块山神，神石不能吃，人走后就有鸟来啄食。容许鸟吃，却不容鸡、鸭、狗来吃，说它们吃过屎、不洁净，有玷纯洁仪式，予先把它们撵到远远的地方去。为啥这样郑重？说这仪式是孩子们为求山神保佑而举行的。容鸡狗来吃当然不行！雀鸟呢，洁净，也许是山神化身，或山神派来的，在莫名其妙中就不好不容许了。我看有许多事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四天比较热闹，尤其在我家，有这样的规矩，某几家百姓，凡杀猪灌泆【酒】的就送半边猪头，一罐水泆【酒】来。一送到就放到房前晒□上，比谁家的大。我小时我们还有几家人，各家也在比赛多少大小，以多为以大为荣。所以有些家在前几个月就贷钱给百姓，叫他们卖猪来喂，多送猪头来。有的临时把家里的猪头也拿出充数。由此可见，杀了猪不送猪头，就被追究的情景。至于没送猪头义务的，

高兴才送，不送也不追究。到我手上只有我一家了，都送我家，没送义务的也送来。原因是改土归流，我流落到内地时，受尽军队、官吏、黑彝、士绅的苦头；我归来后稍得安宁，便以为难得了，家家争着送来，数目多了，处理困难，反成家人的苦事，只好规定不论有无义务，不一定送来。收入沬【酒】都倒入桶内，随意舀来喝，若不是我对醉汉不高兴，怕个个要醉醺醺的离开呢。

有送猪头义务的，多半是耕种我私人土地的。他们送来，我家也要送他们，送什么人呢？送成家后已到服役期；开垦土地，满三年该纳租的，各送给中等猪头半边。谁家该送，由头人和管家来报，他们接到手后，各有各的表情：有说老祖宗规矩、谈笑自若的；有说增加困难，面色顿变的。劳役每年三五天，十点来不到下午三点就散；租石较轻，一般占产量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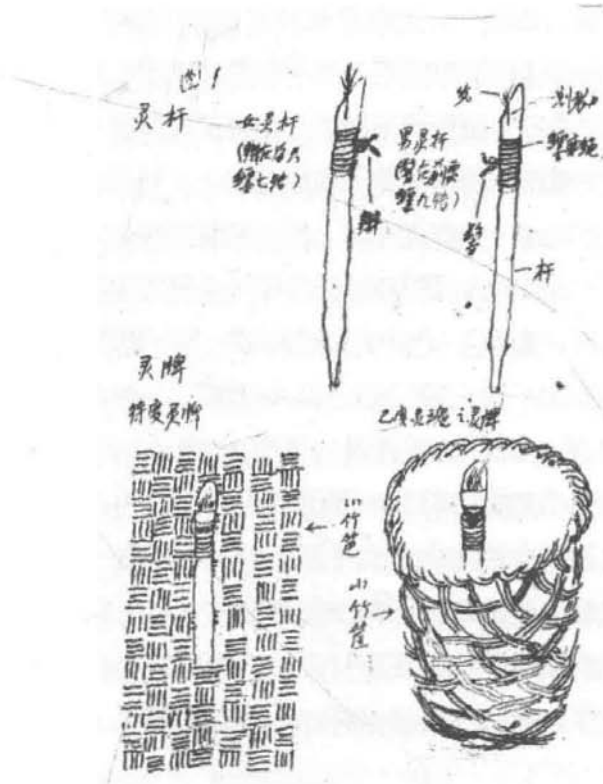
初一，晨烧初【稻】草叫祖先来，今晚又送走。这是每户人都要作的。时间在半夜后，做饭菜来精神，记得还作个苦荞馍，一袋燕麦炒面，一小篋兜鸡蛋，挂于灵侧，或放在柜上。是否有祝词，已记不清，我没直接参加过。有新近死了人的，又要送走死者的灵魂，妇女有发声哭泣的，这仪式完成便算过完了年，又照常生活劳动了。

彝年含义有“裂年”“分年”“新年”等，即两年之分界，一年之始。叫春节为“汉人转”即“汉人过年”。在五十年前汉彝杂居区，彝年热闹，以后渐渐衰退，杀猪的减少；汉年则越后越热闹，有说彝年少杀猪是因照规矩要送猪头给土司的关系，为避免送猪头水沬【酒】而少杀猪少灌沬【酒】的。可是没土司管的地区也有这现象！我看主要是杂居区彝汉互相影响，好礼尚往来；一年开始在正月，尤其农业劳动也在正月开始；以后形成杂居区重春节，聚居区仍重彝年，春节仅磨顿豆腐，杀一对鸡来吃了事，有些则根本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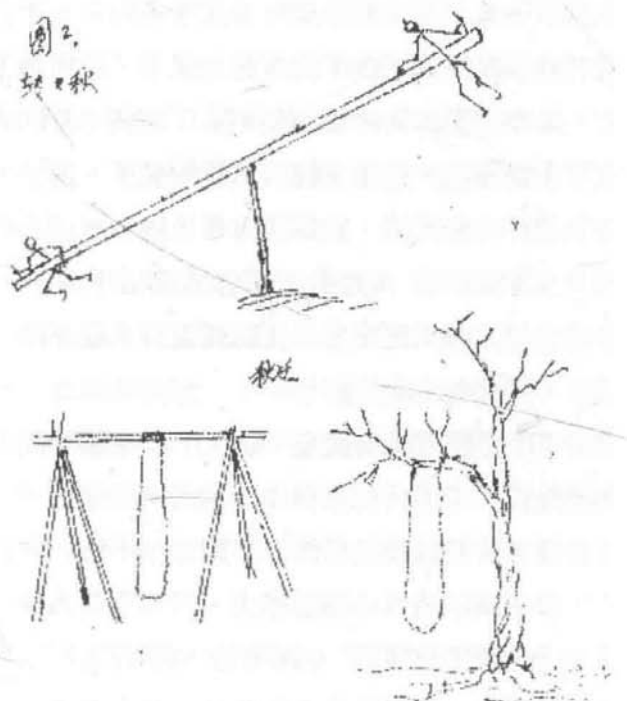
注释：

(1) 这鞋彝人自制，说形美好穿，有钱贵族才穿得起。我只听老年人说过。

(2) 彝人死后要找呗耄老诵经咒鬼安灵牌，使死者无病痛，有栖所，受献祭，所谓灵是用粗如指，长四寸的细味子青杠，头斜削去一半，横劈一缝，缝中夹一竹粒作灵心，再栽羊毛，作为头发，下用麻绳缠紧，男的结头在前，女的结头在后。根部削扁，以便插于小竹筐上，所谓牌是高四寸宽三寸之竹筐。灵杆立插于正中下几格上。合译称灵牌，常插内室壁上。下放一柜。凶死而不能与夫或妇受同样对待者，安灵与超度一次完结者，其灵杆削去皮，插于小筐上，以后超度送走他灵魂仅用一毛羊祭献。图如后



(3) 用一根五六寸过心木杆，中间掘一个二三寸深之孔，两头亦凿孔，各立一抓柄，地上立一椿，高约五六尺，上削细而钝，将木杆覆在上面，可以旋转，人顺卧于两端，用脚蹬向前，即一上一下的转起来如图2。



汉人年(春节)

春节过得热闹而有内容，比如在腊月中就杀猪，作腊肉、香肠，酸肉（肉渍盐后装在猪肚内）、冻肉等。我家大致杀三四头肥猪，除项圈，胸肉当天煮给用人安家吃外，都作成上述食品，挂满屋内。富裕百姓多杀猪的，可说到了腊月末，都有腊肉可吃了。

我小时，我家还有模仿汉族贴对联，挂纸灯规矩。一到腊月中就买好红纸笔墨等，到街上请一位秀才来写，他吸大烟，来时待以酒肉外，还需备齐大烟和烟具，被盖，垫褥等，够麻烦的。原来有

一位师爷（1）也是秀才，他没死时由他来写。他懂彝语和彝人习惯，来时只喝酒，披披毡过夜，简直像个彝人。人耿直与二伯父有感情，有威信，我很尊敬他。他死我只十来岁，痛哭了几场。母亲感到奇怪，几岁的孩子怎么哭个汉人呢？以后到街上请人来写对联，遇到些麻烦，尤其无人看公文时（汉官来的），才说这师爷不死，不会遇到这些麻烦，十多年后有老人说：“这师爷不死，我们内部不会乱，就不会遭到改土归流的惨祸！”是有道理的。

请来的秀才是写些什么呢？我只记得两幅了，都是一再教才记得的。如“栽花种竹畅天机；放鹤观鹅寻乐趣。”“人杰地灵户侯兴；源远流长家族旺。”其他既不懂含义也记不清了。也贴门神（四）都手持大刀，两眼怒睁。另外扎红纸灯来挂在檐下，汉族说这些可以避邪，彝人也在相信着。

有一次请了个苏妮来跳神捉鬼，跳了一二次喝醉酒后，横卧锅庄边，不住摇头说：“不行，不行！”再三问后才说：“我的神怕门神，不敢进屋，快把怪模怪样的门神撕去，不然，躲在屋里的鬼捉不着的！”母亲以为真，答应撕去。可有个头人说：“苏妮神怕门神那其他鬼怪更怕他们了，有用处，撕不得！”苏妮坚持要撕，不然他不跳神了。弄得母亲无所适从，左右为难。好在有一头人解了围，他说：“苏妮神不比从门进来，赶紧在屋顶开个孔，让苏妮神从那里进来。”母亲闻言点头，转忧为喜，一个青年应声而起，跳上楼，移开瓦开了个孔。苏妮无言可说，一场争论就止了。可是我想看到苏妮神如何从孔里进来，心情紧张的一直望到睡熟。第二天仍不时望望，到盖上瓦心情才安静下来。

贴上对联、门神、挂上红纸灯，四壁红绿一片，十分美观。附近男女老少都来观赏，赞不绝口。但都把这些奇物与鬼神联系起来谈论，说某些字是咒语，可以避鬼，门神是逐杀鬼怪的，红灯是照

明道路，好让祖先神灵回来的，也可照出鬼怪原形，好的进来，坏的立刻驱走；不仅照应我家，也兼照附近民奴。个个说出一套，互相争论不已。这时我很感到得意，不懂装懂，想入非非的顺着瞎解释一场。

腊月三十前后正月十五后，要举行封印与开印典礼。当时由一个堂兄掌土千户印，典礼由他主持。封印那天中午先打开中门，房子是内地衙门式，在廊下正中摆一张桌子（又是彝式，正房门开在两边），垫红布，上放一斗谷，放上一盘，前插香蜡，点燃后，管事从内室抱出印放斗侧，师爷到桌旁，取出金印（实是铜质）文面向外放在盘内，文是满汉文两种，刻着“煖带田坝土千户之印”，外面放三声马蹄炮。已是民国了，堂兄仍头戴红顶，身穿马褂，旗衫（马蹄袖）脚踏厚底靴，（项带珠没有记不清），开始在檐坎下面的竹笆上行三跪九叩礼。彝汉礼同时进行吧，由一头人端一杯酒，用蒿枝蘸酒洒向四方，向山神敬酒。完毕时师爷拿出写有“封印大吉”四字红纸，贴于正中板壁上，口说几句吉利话；堂兄上前取印用红绸包裹放回匣内，交与管事抱入房，同时关上中门。好似也放鞭炮，印象中我曾参加抢鞭炮，仪式上我虽小，以房分关系，我下面还站比我大十岁的兄弟。大致我羡慕的心情，被引我去的人看出吧，下来时他说：“你二天也掌印的”。二十年后，我恢复土司职时，他曾再三开口说：“我的话是很灵的！”

封印大吉，是怎样吉呢？土司解决纠纷案子时，要收案费的，安排派一家出较多案费的，要他家在那天送案费来，一边抱印进屋，一边收这案费来放桌上，有十多个白银，实际是吃人大吉。此外，还可能有大吉。封印后十多天是不接受讼案的，表现是不开中门。有迫不得已，要求接受的，就要牵一条牛一只羊，站在门口叫告状，土司派人看牛羊，可以时，打开中门叫牵进来，表示接受。

原告牽怎樣的牛羊來，被告就要牽同樣的牛羊來，從中門牽入。這種案子了結時，案費取得重，豬也殺大的。使輸方幾乎傾家蕩產。是雙方仇怨深，有意使對方受困苦，才這樣作的。

開印式我參加過兩次，照封印布置，行禮如上後，撕去“封印大吉”，改貼“開印大吉”紅紙條，關上中門，便算完結。也象“封印大吉”安排有受害者繳白銀來“大吉”的，有說實在找不到受害對象時，仍為“大吉”，預先從家里拿幾個白銀叫人當天來繳的，簡直在演戲。可是這比剝削別人來大吉好。以上各事到我手上海沒玩過了，我是民國政府叫恢復的皇帝官，不三不四，非彝非漢，僅具土司軀殼的官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春節射箭，大人多半是木，背貼有竹片，內鑲有牛角片，纏四道絲籐，用漆漆過，美觀而有彈力（圖附）是彝人手工藝品中傑出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看作四舊毒物，一一消滅，現在已經看不見了。在一二百米內可直射，能穿過孔中的。弓弦用苧麻先扭成四股，再葛成一線。兩頭組成套子，用時套上張弓，平時只套弓身不張，使弓直着。一般備兩弦，一弦有損便換上另一弦。有毡制的弓衣（成袋形）裝弓在內，斜掛于背，用時再取下。箭有兩種：一種叫倒須箭，鏃頭有腮，尾成条形插入箭竿，射中人時，只能推穿，不能拔出，若用力拔鏃杆脫離，鏃便留在肉內，只拔出箭杆。有的鏃上敷劇毒，見血封喉，是作戰打獵時利器，箭裝于腰鼓形的箭筒內，斜掛于左腋下，一般裝十二支，放出十二支還不中的，就算不中用，有箭也不射了。另一種是練習箭，鏃象一毛筆套，頭部成四方形或圓形而稍長，盡鐵制，箭杆都是稍細于鉛筆杆的山竹，長一尺上下，尾削銜弦口，順口划開，橫插小竹片，再用絲線纏緊，以免裂開。這竹片叫箭命心，不能不安，大致供弦的壓力均勻，有穩定箭道作用。弓身與弦距離三寸許，射時左手必須帶護腕，以免弦彈傷手背。弦彈護

腕时发出“却”的一声，鸟兽尚闻声而奔，作战时听到这声，便知敌人临近，立刻紧张起来。我曾以五两银买得一张钜角贴竹的弓，长幼都可用，我爱不释手，常挂于侧，到我从南京回来时还在，以后不用便不知去向了。

孩子的弓多用坚质木制成，不漆更没钜角贴竹，但做得颈身匀称的也好使用。到春节人人有弓箭，一村村男子集合起来射箭，串村走寨，相距远的在途中比赛谁射得远，到村比赛射靶，以木石为靶。仅三几人时，以护腕为靶，互相换着射，护腕是用山羊皮制的，成筒形，约四寸长，薄而轻。射中侧旁就可跳到几尺以外，射中正面时，有射穿的。我那时小而弓好，射得远，可射靶不准。有次与长我十多岁的兄弟射靶，我的护腕被他射穿，我心痛得哭了起来，逼着买两个来赔。

这些事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认为射箭是有趣有意义的事，到我回家掌权后，很想提倡一下。三八年见孩子们玩，便想大人也玩起来。三九年在附近购制几百个镞带回，叫青年备弓备箭杆来领镞习箭，哪知到了春节来领的寥寥无几，问原因时，有说没弓，有说没箭杆，甚有说不会射了的。这使我大失所望，一再发动还是不行。一问才发现，那时已有百多只新式步枪，青年最是喜爱，也知道枪比弓箭锐利，玩枪兴趣比玩弓大了；十多年前一村没有一副纸牌，现在至少有三五副了，个个会玩，原因是改土归流，去给汉族士绅拜年时，被迫去玩，不玩就说没改造成汉人，不会打就输钱，逼着打逼着学会，早已玩起兴趣了。这算是一件改汉大功吧。有个头人说：“你叫他们再玩弓箭，那只有把枪支收起来。”问为什么时，回答：“收起枪械，他们就会用弓箭来防盗贼野兽，非置弓箭习弓箭不可了。”有个便说：“那样枪弹会生锈、临到使用就有问题了。就是人些经过几年才会用枪，现在不使他们经常接触，一旦

有仗打怕有的要用枪柄来对准敌人呢！”这就是时移势变，弓箭已不能恢复它们的时代了，只好收回成命，改用鼓励办法，也搞其它娱乐，如投石、爬竿、跳高、摔跤、拔河、打球、汙剧（彝语）魔术等，也在小学内陈列各种鸟、兽、虫、鱼等图像，供前来观赏，也搞得热闹，只在我心目中总不如玩弓箭那么好。

大人和成年人玩正式弓外，小孩也有他们玩的弓，那就是用竹片和麻绳作成，箭呢竹籤高粱杆，练习射以外，更可射雀鸟。可是据叻耄讲，鬼怪最怕它，比真弓箭更吓得着鬼。所以它们驱咒鬼怪时，要作一套来加上。有的作一套和蒿枝一同悬在门上。大致各有千秋，“痢疾制肚：伤寒制脑壳。”不可轻视啊。

三十日晨一早仍舂糍粑，来者不误，大小平均每人一块。好似也打扫房屋，是否仍给糍粑与狗吃，敬祖灵已记不清。然后泡水酒，煮茶。茶都在屋内炭火上煮，要求远不如彝年那样严格，工作的人不必兢兢业业生怕发生错误了。什么人作什么，不必商议，各自依规行动。杀猪做饭，不到下午就完成，附近安家，每户人至少来一个，仍八人一席，一簋箕饭，四钵汤和肉，吃完收拾餐具后，分散回家。

晚上一坐定，家里用人仿汉俗开始辞年，向我夫妻叩头，跟着附近安家人来，叩头姿势五花八门，笑声阵阵。不论多少，由管家一一赏钱，有的拿到就走了，有的留下玩纸牌（叫对对付），一直玩到半夜。我手艺差，少有赢时。十多盏灯分作十多场，有吃惊，有哀叹，有得意，有高叫……闹得房子要爆炸了。依汉俗说要守夜，睡得越迟越好。茶是兴奋剂，喝了不想睡觉是被发觉了的。谚语就有“茶撑眼”之语。人少时，为使人不去睡就煮茶来喝，这茶是砖茶，从荣经运到汉源，又从汉源和黄广一同买来。大相岭在汉源荣经之间，谚云：“相岭以内不长茶，茶水热腾腾；相岭以外不

长椒，椒水红彤彤。”是说交流物质，不产的东西仍不缺乏。玩牌玩到中间，有想喝茶的就说想睡了，催促煮茶来喝。为留人只好多煮。我不能熬夜，不管守夜规矩，睡得早。我爱人是深山人，连汉语也不懂却听信守夜之说，年年守到深夜，说我当了汉人，不守汉人规矩，提出批评。迷信邪说打破民族界限是厉害的。

初一夕醒就静静听声音，说从所听到的声音，可以预测当年事物和命运。如听到鸡鸣声，人就聪明；听到哭声，当年病多；听到乌鸦声，噩耗就多……但每每听到好的就说出，坏的就隐忍下来，只是耿耿于怀，不能消释的多。

我在初一，未明即起，催用人起来烧火，撮糯米面。也叫附近积极分子（过年）来做汤圆，天亮即已做出。先由用人吃，再是安家。每人一钵，尽可吃个饱。要端走的就规定数目留给，不许再来。一直煮到中午，每做二三十个，就做个大的，说得这个运气会好，大人无所谓，小孩则有因没得这个大汤圆而哭的。

这天我夫妻要接受拜年，头夜得压岁钱的，不说，没得过的要给，百姓则只给孩子。据说在以前土司要朝衣朝冠，全副顶戴，向祖灵叩头后，也要朝衣朝冠。这情景我没得见过，想来一定隆重而有趣的。我父没掌印，也吸大烟，每天睡得迟，起得更迟，起来后有人向他拜贺，他还说多事！要他早起受拜贺是办不到的。在我呢，有趣，执行老规矩，免得改革有些事时受到阻碍，如受拜后立刻去参加揉糯米面，作汤圆，减少一些繁琐的礼节。可是仍被堂姐斥为不象个土司，轻佻不庄重。米檐下坐于椅上，接受拜贺，由百户长来贺。

说这天不宜发生争吵打架等事，否则整年会不断发生。一有就说土司来了来吓唬。我呢不断来往，连这吓唬也不用说了。这对维持秩序大有好处，可是有些争吵未了而被禁止时，他们还小声说：

“倒彝不汉又来了啊！”横竖不逗头。拜过年吃过汤圆，相约去玩牌骑马，骑马是好事，可又有几匹马，几个人得骑呢？还是不如射箭那么热闹。

初一抢元宝，初二呢，也学汉俗吃面条，这面条不是切的吊的挂面，而是用榨，榨出来的苦荞面甜荞面，一个榨子一次可榨出四、五两，直接压入锅里煮，熟后挑入本钵，加酸菜，肉丁，豆腐，海椒，盐巴，一般一钵就够吃了。但以饱为准，饿了再吃也可，不限制。端走的就限于一钵，一百多人，榨得快时，不到中午就完了。

这天我仍起得早，照例到附近喊人，叫快来榨面榨面，有个壮年，每每在喊后我刚刚回到家，他就来到，当然给予表扬。平时我也起得早，一起来就四周转一次，看看有无懒人或病人，懒人给批评，病人给药（不许随便诵经杀牲），缺物就给解决。这壮年也每每肩起锄头去作活，遇到时仍给表扬。曾发现他睡懒觉，一问，回答：“又没有野兽劲，起得早，在地上干一场当然累了！”我不仅不追究，还叫他好好休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红卫兵从成都抓回甘洛交代罪恶，又弄回故乡。才知道他先生的实况：他吸过大烟，爱睡懒觉的，他了解我生活习惯后，设法应付，避免发现。预计我出来时，就肩起锄头，左纠纠的走向耕地，接受表扬；待我回家，又从一边绕回来睡觉。晚上深夜才摆出烟盘过瘾。使我无法发觉。

又有一户寡妇，有四个十岁上下的儿子，依规定该送两个入学的，可是一个也不来。一叫来，寡妇就哭哭啼啼的诉苦要人，给吃给穿也不行。在冬天也见到她的儿子，一早就哆嗦着走向邻村，问时回答：“去帮人，找点粮食来养家”使我同情她家困难，不再征他儿子来念书了。文化大革命中才听到她老四说：“我们在冬天哆

嗦着走向邻村是做给你看的。阿妈说‘读书苦得很，还挨打，将来被送到汉人地方就不能回来了！’等等来吓我们。虽然我们见到念书的歌唱、跳舞、下操、写字，十分羡慕，也不敢向你表示，怕自己受到表扬，阿妈却受到批评，不然，到50年时，一定入初中了，一定招去当干部，不会在家密植来密植去，密不出粮食，年年不够吃。”老五说：“人家说你是个能干土司，实际还是被人骗着了。百姓怕你，你怕我妈。每次叫我们去念书，还没跨入校门，阿妈披头散发，裙子飘动着追来，哭泣着叫几声纂理（我彝名）你就规规矩矩的把我们交还。在她面前你是个软土司。（在旁的人都大笑起来）不然，我们未见得比不上写字当官的学生！”说了又笑，笑了又说。谈过去事，我怕别人说又用过去事冲淡自己罪恶，要他们不谈这些，回答“我们是有良心的，只有那些干部和它乡不明情况的人，才该注意。”用早起检查来督促人搞好生产，又被人利用来欺骗，真是事事具有两面性，好坏结果都可产生啊。

吃了面干什么呢？各自分散，打牌喝酒，玩秋千，转转秋，可是初三是“放狗日”，有猎犬的都要到山上打一场，说这天不打猎，猎神不高兴，要降灾于人，不得安宁。所以不会打猎的，有猎犬就牵去山上吼几声，表示表示，要“祖先的屋基，孙子来放烟；祖先打猎场，子孙叫一声。”

我小时对这次放狗，兴趣很浓，上山放狗，其实去要人招待。下午就带几个人几只犬，到十里外的汉族佃户家过夜。他家一定以腊肉烧酒相待。我们以外附近彝人也来，一下就是一二十人。初三一早上山，只吃带去的干粮。我的猎犬，天天啃骨头，嗅觉不灵，不常打猎，不会找野物。依佻罗补家两兄弟来打。他们年年打着獐子，每个麝值十两白银，可买一两头牛，说他们富上加富了。这天他们一定来的。

有次我們到山頭不久，他們就從山腰放狗，逐溝找過來。狗些埋著頭，奔跑著聞獵物腳跡，待尋著而且接近時才吠叫起來。我們的獵犬初到就跑到樹林里，只跑了一轉就回來守著人睡大覺，人家的狗尋來時，他們還去打架。羅家的狗來到時就一個個拴著，免得去攪擾。記得有一次尋著一只獐子，先追向我們側邊的山頭，不見又追回來，狗先吠著向溝里去了，隨人說：“獐子入籠了，快下去！”我們一個個向下奔去，到時，羅家已將獐子剥皮宰好肉了，正准（備）舉行謝神儀式（翻墊枝）。跟著啊啊几声，用樹枝醮血洒向四方，唱道：“天神不開口，老鷹不捉雞；地靈不開口；虎豹不咬羊。今天天神地靈開口，打著獐子了。獵神我家的大，漁神我家的大，今天獵神盡了力，打著獐子了，天神地靈來享祭，獵神來享祭，歸來啊獵神，啊，啊！”諺云：“獵肉分不平，二年打獵不得伴。”“獵肉如拇指”。將獵肉分配，個個有份。我們得一腿肉，分完起身走，羅家兄弟不住的叫“啊，啊，歸來獵神，歸來獵神”，我們十多人，一同到董家坪子。

那里有一坝，纵横二千多米，筑有一石城，山上和坪上土地，多属罗家和我家，由董家佃种，已有几代人。据说古时土质肥沃，出产玉米，荞，红粟，豆，花椒，木姜等，家家富裕。因常遭抢劫便筑那石城。因此，别处的汉民也多迁来居住，成为世外桃源。但后来林木被刀耕火种消耗，泥土流失，物产大减，人多变穷。但多懂彝语，见我们来一致热情欢迎。有一年年程不好，一致来要求减租，我表示优待，让过什之二，无力缴纳的，翌年再缴不收利。认为特别优厚。这时由于他们今不如昔，无力一家家的招待，便摊派来招待。煮腊肉、作玉米粑、拿出红粟糖、玉米糖等。我特别喜爱糖，使我印象特别深。年年去烦扰，是他们够受的。26年我家受到兵灾，家破人亡，出外避难，到37年归来复职就不曾过去。

我在外期間，他們像彝人一樣受苦，土質變壞，租石增加，越更貧窮了。與我接觸的人，多衣服破爛，時常叫苦，我只叫恢復原來租石，不像對彝另加照顧；春節不去打獵騷擾；保甲派款征兵時，以土司兼漢官身份打招呼，不許亂來了事。我看初三打獵，不是打野物而是去吃漢族佃民臘肉的。

漢族佃民是如此受到騷擾，到初五回來時，又經過彝民家，這就更惱火了。前呼後擁走入人戶，彝人不好僅用臘肉招待，一定“菜板板沾血”，殺牲招待，不殺牲怕土司神靈降禍於他們。其實土司不滿意也會加禍（罪）於人啊。經過幾戶人，吃幾樣牲，拿回幾個豬頭羊臂回來，還洋洋得意。說：“受人招待了，殺豬（羊），一 nighttime 就被吃光，主人則已够一月生活；有的借來殺，一年還還不清。”我了解到這些，所以在三八年前後就規定：除有客相隨外，我和親人到家，不許殺豬宰羊，有啥吃啥，至多殺雞煮肉了事，違者處分。

大致初五回家，一面歡迎來拜年的人，彝人依彝禮——砣砣肉，肉湯了事；漢客則煎烘幾樣菜才行。一面也去街上拜年。有位秀才是父親好友，我蒙童老師，我拜寄過他，當過總團，在漢民中有一定威信。我遭到家破人亡之時，助我出外。所以我親自去，而且行跪拜禮。僅送豬頭、糍粑、凍肉、水酒等，卻給豐盛的招待。即平時去也受到招待，那干娘更是熱情，因是我干娘，她到聚居區作鴉片生意時，得到保障和便利。我長男長女夭折，以下子女多病，秀才聽到後生氣的說：“不取個好名字是危險的，他們父親漢名是我取的，取得好所以成人出名，他們必須由我取個名才能保險，而且會像父親一樣”。彝諺也有“養子名莫丑，富人名累苦，窮人名累死！”我愛人相信的，為求護身符，我沒在家，也帶起幾個孩子，乘拜年之機，送了十二兩大烟，羊、豬頭等去，要求取

名，在灯烛辉煌的案桌前，三个孩子跪叩之后，各给取一名。后来汉人还议论，拜年礼之重，名价之高，在当地是空前的。秀才取钱之妙，实在无与伦比。

也去一位老好人家，他是作生意起家，当过保卫营长，对人很好是彝汉一致承认的。他那里我只行三鞠躬，招待更丰富。好似没有烟瘾，每次去他都把烟盘撤去，并说：“只能玩，不能钻进烟斗（上瘾）”。不似秀才还劝你烧几口。春节，街上汉民多摆烟盘，烟馆、赌场生意特别兴隆。我严禁属区彝民搞这两件事，这时随时派人去调查，抓着就严办，这不免影响烟馆赌场的利益。主人有说：“我们赞同他的规定，但不愿我们的利益受到影响”！不论口头说得怎样好，有损他的利益就不行了。

初五以后，街上开场，乡间开始劳动。玩牌拜年活动，渐渐减少，中午已听到耕地歌声，半夜听到背肥上山时的山歌。春意已来，此时听到是相当动人的。初十前后，若晴天多，梨树便已发芽，杏桃树则已红白枝头，正宜接梨。我已学会接梨，在背后山上和烧人坪，长住成千株野梨，每年都去接百来株。首先和彝民约定：所接仍归于原主，要他们保护，到结果时，每株每年只给我四个梨。他们完全赞同。烧人坪属氏族，接的归各自的氏族。接时有人异议，说“有鬼，不洁净，每树都被烧尸时的烟子焮过。”我同一个青年回答：“人死后尸前灵前都有用果木敬献的，现在接后结了果，等于用梨献敬坟里的死者，家里就可免敬献了。梨子结在坟侧，死人睡在坟里，睡醒想吃时，可以上树摘来吧；不会爬树的可睡着张开嘴，熟透的梨也会落到他嘴里，多好啊！有这样的好事，希望将死的人也不死，等梨树结果再死！”说得在场的人都在大笑，只要我在家中就去接，大致接活了两三百株，解放前结果的还少，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回去是在冬天，只听说所种桐子，年年丰收，梨树如何没听说。到七八年我在甘

洛街上向一位彝民买梨，他说：“拿去吃好了。”我感到惊奇，一问才说他家得了十多株我接的梨，都已结果，说定一株缴四个梨，一个也没缴，伸手抓梨给我。我说不好完全接受，他说那是事实，该拿，该拿。啊三十前的事，还是见到了效果啊！

演话剧，耍魔术，学生到街上跳舞唱歌，都搞得很热闹。因有好风琴，好留声机可用，唱汉语歌时也比街上的汉族学生强，彝人虽不会唱，可听得出好坏与否，看得出别人的表情，也就知道好坏，许多人都在称赞我们学校办得好，学生比人强。我更尽力说明：别人办得到的，我们也办得到，鼓励他们送子弟入学，也加强他们的自信心。

记得有一年天寒落雪，在坝上河边都积了雪，便说“雪临大江，定是丰年。”户户欣欣。也见竹梢到高处才弯曲，就说“竹梢弯得高，庄稼长得高。”也是丰收预兆。更说“马月天晴朗，猪月白雨多。”都是好的，丰收有望，劳动也格外起劲。可是山上寒冷积雪，雀鸟找不到食，便纷纷下山寻食，成千上万的飞到坝上来。阳雀特别多，最爱吃蜡树子子。也到一定地方喝水。有一种“启类”，与画眉大小差不多，尾长叫声好听，来时也多。若遇鸟类下山，增加捉鸟项目，过年也特别热闹。大人小孩都可参加，我小时最喜爱，大了也参加不误。

捉鸟的方法有多种：一是用马尾毛制套子来套，安在水边或枝上，这对阳雀没办法，它认识不肯上套。其它鸟就自行钻入；二是用“纳药”，似花豆荚，皮肉厚，有馥，香甜可吃，将皮肉嚼成粘性物，裹于小棍上，放在树枝间，雀子站到上面就被粘着。许多雀子一粘着脚，就扑翅膀，于是脚翅都被粘上跑不脱了；只有阳雀很巧妙，发觉站错时，身子就向前滚去，利用身子重力，扯脱脚便飞走了。三是设石板榨子，做好机关，挂上诱饵，雀子来吃时就被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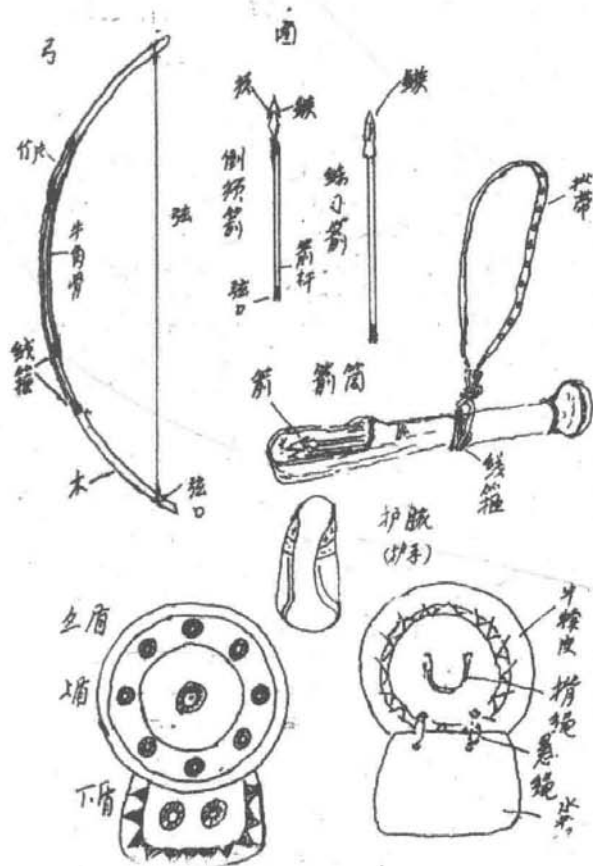
着，这方法对阳雀很有效。二五年吧，雀子把蜡树子吃完时，阳雀竟到地上来捡屎吃。我预先摘贮了些蜡树子，临时作饵设榨，一次就榨着几个，不到半天就榨了几十个，于心不忍，才撤去榨子。四是月夜上树捉，天将星黑看明雀子歇到哪株树上，晚上上树就可看出，从后去捉，不使叫出声，一夜可捉几只。五是追捉，这只能对翅不硬，飞不远的“肩”类。要向上方追，飞不远就着地奔跑，跑不动时就落到石下或草丛中，一下就捉着；若向下方追，它可以顺势飞到远方。追它们是最热闹的事，有时整个村子都在叫吼。不论用哪方法，捉到一只时，大小老幼都在欢喜，这对过年增加了不少乐趣。

过了年，回乡耕牧渐渐紧张起来了，我在家时，随时走亲戚，调人跟随保镖，不免妨害生产劳动，只发生了事情及时得到处理，稍有好处。许多人都愿我出门，减少妨害；青年人也望跟我出门，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我自己呢，一唯在家，会受到轻视，认为在外活动不开，才缩在家里的，发生一些压力。必须在外担任个把官，作些事来表现活动得开。在外还可拿工资或补助；可吃来求我者的钱，这时有些被我吃了还感谢我，名利双收。所以过了年就脱离约束要向西昌雅安康定走了。

汉人年（春节）注释

(1) 为办理对官府及汉族官吏士绅来往文牒，每家土司都雇请一位懂汉文的师爷（不一定汉族）。报酬有凑给一定数量的粮食，即每户百姓出二三升粮；有划给一份食地的。师爷办文牒外，也作土司参谋，有一权力，其地位高于头人。

(2) 弓箭如下图：



过 节

谚云“年老过年，月老过节”。上年末过节，下年末过年。在凉山地区，除“液倮”区（大扶脚）不过节，其它圣乍区，三地三落区及其它西番、黎苏、纳西等族人都过节。液倮区为啥不过？传说原是过的，以后有一年当过节时，上天落下红雨，年程很坏，认为老天不喜欢他们过节，才停止了。但也有些过节，原因原先居住在那里的人有过节习惯，不过怕山神不高兴，人畜不清静。古时为啥过节的？其说不一，就我所闻所经分述于下：

償命債

有说上古时候，天上年年派税吏收税，不管人、牲畜、粮食都按一定比例收去，收得很重，尤其后来来了个叫阿改拉页的税吏，性情粗暴、力气又大，加倍的收，一句话不对头就动手，把人抛到几尺以外，或用拳打死，天上当然喜欢，人们却恨死了他。以后人间出了勇士，名叫侯勒拉巴。摔跤出名。税吏听到后，特意来找他较量。找到时他上山伐木，只有母亲在家。母亲问明来意后，说“看得起才来找他较量，很好，你能否胜过他，看你吃得了他的饮食不。”税吏当然不服气，要吃一下，答应“吃”。婆婆安下锅，加水烧起火，从柜下摸出三块鹅卵石放到锅里煮起；又抓一把辣椒面放入木钵里，待水沸腾，捞鹅卵石到竹钵里，舀一瓢水到木钵里，一起端给税吏。

税吏接下先丢块石到嘴里，用力咬碎舀匙汤冲下去，使老婆婆也吃了一惊。接着吃第二块，只咬碎了一半，要想吞下是不可能了，乘老婆婆埋头吹火时，吐出来放到竹笆下。婆婆抬起头，便向婆婆干咽，表示又吃了一块。想第三个泡点，可以吃给婆婆看。哪知用力过猛，咬不碎石头，反咬断了两个牙齿，鲜血直冒。好在辣椒水也是红的，不断喝汤来掩盖。逢到婆婆进屋取烟，跑出门吐掉，回来只喝汤，表示若无其事，可也几乎把他辣死了。接下烟起身，向婆婆指的方向走去。

走了几个山岗几条沟，见到对面山上有一人，扛起一棵大树走来，两旁树木只见向两边倒伏，哪来这样大的力气！料定是拿巴了。在他连扛那棵树已够了，哪有余力来冲伏两旁树？晓得硬斗是搞不赢了，自作聪明，马上躲入路旁树孔里，用指穿个小孔望着，想乘拿巴不备，进行袭击。

拿巴一直埋头奔来，意外的肩上树触着有孔的树，使他倒退了几步，不禁勃然大怒。丢下肩上树，伸出两臂来把有孔树拔起，丢

下坎去，樹子一滾，拉頁鮮血淋淋的尸，從樹孔落到地上。回來一問才知稅吏，他雖是勇士，還是怕上天的。趕緊又去把尸埋藏到雪里。哪知天晴了幾天，雪融化尸首露出，被上天看見了，世人害死它的稅吏，哪還得了？馬上決定派天兵天將打伐。

消息傳來，人世驚恐萬狀，怎麼辦呢？紛紛議論。最後商量得對付辦法，也得到拿巴同意去堆柴。原來天上與人來往是通過一道銅鐵梯的，燒倒這梯子，天兵天將不是就不能下來了嗎？人們約定每家出一背柴，堆在梯下燒倒梯子。到期背去千百萬背柴，由拿巴來堆，一手丟幾背柴，梯子周圍堆起半天高的柴了。堆好一點燃，火焰直向天燒去，梯子根根還沒動，上半截已被燒垮了，火繼續燃燒，燒了九天九夜，把梯子全部燒化了。天兵天將下不來了，也不能再派稅吏來征收東西了，上天的威信降落，尤其用物來源已斷，大鬧恐慌。使上天怒上加怒，有形的天兵天將不能用了，一樣不行又用別樣，上天改派來去無影，飄忽不定的鬼怪來攝人魂，散病症；也派蟲來吃庄稼，使人間鬧飢荒。鬼怪來後，人間瘟疫流行，死亡狼籍，真不得了。經過很長很長的歲月，人間才有了吹耄蘇妮，他們詛咒鬼，驅捉鬼才使鬼不敢為所欲為。蟲的為害也使人成千上萬的餓死，仍經過很久，人才知道用火燒散布蟲的飛蛾，減少蟲害。

這時云雀憑它有堅硬的翅膀，有來去天人之間的机会，來作調解人，經過反復過話，調解成功，天人間約定：天不出兵，不派鬼，不派蟲害人；人賠償稅吏命債，一次賠不了就年年賠，年年過節來賠。具體辦法是每年六月二十四日，殺豬宰雞、灌酒、作荞面蛇蛙等來獻，氣和魂歸上天；實體歸人吃喝。經過調解，天不亂動，人得安寧，從此各守約定，人間興起了“賠償”的節。

但天因減少收入，不敷開支，常常鬧恐慌，一到夏季就催促賠償，不然就以放鬼放蟲來威脅。這時從中調解的云鳥，生怕毀約

生事，最是难处。所以每天早午晚都飞到高空向天上打招呼。它叫的话，在四月是：“啣，啣，啣，莫要忙，莫要忙，在准备，在准备，够够的，够够的，赛往年，赛往年，莫要忙……”到五月就叫：“啣，啣，阉猪了，阉猪了，在喂养，在喂养，煮酒了，磨芥了，在烤坛，在烤坛，莫要忙，莫要忙……”。六月叫得更急：“啣，啣，啣，鸡已肥，猪更壮，酒更醇，要不完，吃不完，备装处，做放处，收一年，够六年，守信用，莫要忙……”有人说它的话还多，我只听说这些，云雀声音变化大，我喜欢听，但耳不聪，性愚笨，听了千百次也听不出话来。只是我相信它是为人们的安宁去劝阻上天乱来的，你看它飞到看不见影子，听不出声音的高空，叫鸣，若不是为了什么，它何必飞那么高，叫得那么急呵！尤其过了节，它再也不去叫了。都是值得我们想想的。

为啥过节要点起火把玩，仍要呗耄妮呢？纪念烧毁铜铁梯是不待说的；另外呢上天虽不再放虫放鬼来了，可是它们是吃〔子〕惯了的，不派也偷偷地来到人间害人害庄稼。人们就找呗耄来咒，苏妮来驱捉，使其远离人世；更点起火把到野外游玩，招引飞蛾来就死，所以青年在节前十多天就到坪坝上去玩火把；老年则手执火把到田边地角烧。这样一来，一过节就少有人病，少见飞蛾。

圣母与过节

传说古代北方君长家的公主阿呷，是嫁与南方君长家的。以后不知为了什么，南方出兵来杀死北君，占有了国土。这使公主痛恨万分，便打算刺死丈夫，为弟兄故国报仇，不慎事情泄漏了，从此南君不再与她接近，并宣布：“我杀死你弟兄，占有你国土，与你已成仇敌，而且你打算杀我报仇，我们不能再作夫妻了；但我不危害你，并将你优厚的供给，使你过好一生。看你愿住哪里，唯你所

愿。”她回答：“我不要什么，不到别处，只想入泸山，朝朝望见故国。收我姑娘地上的租来吃，修庙拜佛。可惜我刀子没戳进你肚子，消我国破家亡之恨！”公主阿呷回到泸山修庙拜佛，朝朝着故都垂泪。

从此她在泸山修庙拜佛，钱是有的，每天派头驴子去几百里以外的尔此觉补觉母姑娘地上去运口粮，柴由一只老熊打，菜由一只鹿子采，都够一天食用，一切都安静而有秩序的过着。庙宇一重重出现，菩萨一个个塑成，时间一久，阿呷已不如过去那样，一望故都便流泪不止了。可是意外的事突然发生了，什么呢？看吧。

有一天驴子打破了若干年来，一直保持着来去不变的时间，回来得很早，像往常般，走到廊下大叫三声。卸驮的丫头，应声而出，双手用力抱驮子，一抱飘然而起，不似往常沉重，使她吃惊，莫非菩萨赋予了神力吗！手劲这么大。打开一看都是稻壳。怕两眼被鬼迷着看不清，抓起搓搓也没有错，心里便想到这么一摊人，明天吃什么呢？明天要挨饿。这些念头像风般掠过脑子，不由得丢下驮子跑去报告。公主阿呷一听说，不相信，一再分辩才走下来看。一看果不其然，抬头望望天空，看不出什么，才回头向驴子说：“你是有人性的，怎么拿稻壳给你驮也不知道？明天吃什么？”说得懂人话的驴子垂头而立。阿呷又想到若干年来都没发生过这类事，莫非北方天气变坏，谷物不能成熟了吗？若是那样，那里的人怎么过？修庙礼佛也不能继续了！心里顿时沉重起来，缓步而回，丫头跟在后面。

也怪，乌云比眨眼还快霎时布满太空，大风又大雨，天像要垮下来般，所有的人和牲畜都吓得发呆了。不说想，神都没回过来，乌云又撤，太阳从西方射来，普照天下，四山静静，格外清新，四海平平，俨如一面镜子，太空深蓝色，万里无云，好似所有的东西

都变新了。立在廊下的驴子，突然大吼三声，卸驮的丫头，忘了刚才发生的事，习惯的跑下来，可不见驴子，再一望，驴子正爬上园中的古柏。她想去拉下来，几步跑去拉着驴尾，没把驴拉回来，自己却被拉上去了，好似她是跟驴子去的，所有眼见的人都大声吼起来，呵鬼在恶作剧了。公主听到吼声，知道又发生了什么，急忙走下来看，一看人和驴已离开柏梢，走到空中了。

人和驴走在空中，向前向上去了，叫喊也不回头了，只隐隐还听到叮叮的驴铃声。阿呷站着望了一阵，又坐到椅上来望，为望得清，用掌遮在额上。人和驴越去越高越远了，她微眯两眼不停的望，到望不见时，人们准备扶她回屋，一看她原样坐着，却已停止呼吸。大家在惊惶中都说：“她灵魂跟丫头驴子上天了，只遗下凡体在人间。她成了神仙。”一齐来把尸抬到神龛上供起，烧起香蜡献祭。后代人叫“望天娘”，也叫“神人阿呷”，那庙称“蒙段祠”。也说蒙是南绍王姓，段是大理□姓，是段家嫁与蒙家的女子。解放前都说是灵验，有求必应，彝汉都来敬献，香火盛极一时。

在此也该谈谈这庙现状。这祠还在，只是圣母在文化大革命中粉身碎骨，影影也见不到了。东倒西歪的庙，近年已修复，挂出木牌曰“碑林”。四壁列满地震碑，彝族自治州的彝人菩萨是难于归来了。有人望再见见圣母模样，能否？看以后形势。

“神人阿呷”是菩萨，老幼皆知。她与过节有什么关系呢？从上述故事是看不出来的，没有直接关系。只在过节时，我们那的歌词，就要提到她。游玩歌唱多在过节前十来天开始。青年男女一到晚，各执火把到附近坪子上玩，跳舞、拔河、捉人、猜东西，只要有趣能作的都玩出来。分组唱歌更不能不作的，记得双方一问一答的唱。如：

问：你家阿呷怎么还不来啊？答：我家阿呷来是要来的，她在喂阉鸡，喂阉猪，猪鸡还没肥。

问：喂了这么久，该早喂肥了，为啥还不来？

答：喂肥鸡，还没喂肥猪，要喂肥猪才来。

问：喂了这么久，猪也该肥了，为啥还不来？

答：猪是喂肥了，房子还没修，修好房子来你家。

问：阿呷在哪里修房子，哪时修得好？

答：阿呷到沪山修庙，事情多得很，要修好才得来。

问：修个庙子有啥子事，啥子事？

答：要找木料，要解板子，要筑屋基，要作饭，要烧水……事情多得很。

问：有这么多事，哪时作好哪时来？

答：哪时作完，哪时来你家，只有天知道，地知道，人不知鬼不晓。

问：房子总有一天要修好，总该有一天要来，是不是，是不是。

答：是倒是，阿呷为得修庙子，吃了甜荞粑，吃胀死了！

“呵！呵”至此大家一哄而散。

这歌又称“唱阿呷纳勒母”。怕十代二十代以前就唱了，从歌词来看，过节与上述故事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还弄不清，我认为从各方面研究，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阿呷成了菩萨，与过节可能有关，已经叙述了，至此也该交待一下，采菜的鹿子，打柴的老熊的下落，北方的变化。现在分述于下：

鹿子采菜回来，见阿呷高高的坐在神龛上，不动不说话，不召唤它，便感到奇怪，一看所见的人都愁眉苦脸，惊惊惶惶的，再听他们的话，才听到阿呷灵魂归天，只留下身躯。真是如雪炸耳，使它发呆。既想灵魂归天，哪天与高山顶接近，到山顶接近，到山顶一定可以见到，啊越想越对，想见的心情，促使它拔

腿便走。先到沪山顶辽望，无影无踪；又向附近高山顶，影影也没有，走尽所有高山顶，务落十二峰，吉页十二峰，孟和十二峰……都走了也看不见，又返回沪山，想阿呷活起像往常般唤它摸它喂它……得到无限抚爱，哪知几天后的尸，更僵冻如石，火热的心下沉到蹄底了。还是到山顶辽望吧，走遍高山也望不见，更使它灰心丧气，悲痛欲绝。最后走到螺吉山顶，北望是供有阿呷僵尸的沪山，东望马姑，北望安宁平原，西望巴日，南望液史巴口，上是浩浩太空，下是茫茫大地，只不见阿呷在哪里，离开阿呷怎么活下去！既想死了去跟阿呷吧，这念头一起，不觉跃向万丈玄岩，好久才听到下面发出“拍”的一声。它的灵魂，是否在天上找到了阿呷，谁也不知道；尸体却落在一方大石板上，骨已摔碎，跌成一团肉，经过长期的风化雨冲，连渣子也不见了，石板却被撞凹成一个鹿形坑，千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我没去看过，别人说有这坑是事实。

老熊回来，只见阿呷呆呆的高坐神龛，不言不语，它用手用劲摇神龛都不见她哼一声，回头一听才知道这是凡体，灵魂已经升天了。她还是想灵魂若在天上，那在接近天的山上，一定可以见到。像鹿一样先去沪山顶去看，不见又到附近高山瞭望。看了一两天不见动静，回来看看阿呷可复活转来，不吃不喝的守了几天几夜，阿呷依然僵坐如故，它绝望了，在沪山已不能活下去了，在山周围绕了三转，到对面玄参坝下山岗上，哭了三次，叩头三次，起身到马姑梁子老林里去了。但以后每年正月初三，它一定回来望阿呷的遗容，再绕山三匝，到山岗上号哭三声，叩头三次而去。谁看见过？没有人，人们传说是这样，谁也不能否认。

在阿呷上天后的几个月吧，她为惦念北方气候变化，和居民的生活，有一次便骑驴，偕同丫头，腾云驾雾到北方观看。一看尔此

觉母两个坝上的谷壳，熟黄一片，比邻近地方还长得好。她了解到是佃民行骗，拿稻谷壳给驴子驮去的。不禁心中恼怒，用手向天招来了两只雁鹅，栖息到坝上，从此，到处冒出水来，使两个坝子成了沼泽地，再也不能耕种了，那里住的人自作自受，从此过贫苦日子了。

纪念凯旋

是公主的前若干代吧，南北已在打冤家了。当时公主祖先英明能干，受到属民爱戴，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屡次打败南军，使南君不得已乞求讲和。但南君讲和是别有阴谋的，在边境钻牛皮喝血酒时，又邀请北君前去访问，北君欣然同意。他开诚待人，不加怀疑的，但对方阴谋被人发觉，要求莫去，北君说：“已经答应，不能失信。”坚持要去。于是商定：君储代理君权，留得力头人辅□；夫人率兵进驻边境，以备策应；君长只带几个头人去访问。

到了日期，分别按计划进行。

北君到达南国都城时，受到热烈欢迎，特架松楼摆宴，菜肴之丰盛是少有人见过的。吃到中间，主人一个个梭下楼去了，跟着接待人也不见了，只见楼下燃起火来了，火焰直向楼上烧来，来持刀枪的人围着，不跳楼的客人活着跑了。烧了半天，松楼已成一堆灰堆，冒出几缕青烟，散发出人被烧焦的气味。四周已无一个兵，只听到庆祝胜利欢呼声。王宫前拉来成百成千的猪牛羊，一个打死杀死尸体像木杆、石块般摆着，要大大的欢庆一场了。

客人都被杀尽了吧？不，还有两个马夫牵马去喂水，回来遥见浓烟冒起，人声嚷嚷。走去探看时，烧的是松楼，跳出来的都被杀倒。晓得君长头人都蒙难了，自己被发觉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不约而同的翻身上马，乘人不防，直向边境奔来。奔到把情况报告夫

人，都怒气冲天，呵这样来欺骗谋害！一致决定马上进兵，出其不意，也通知后方增援。

北军在君夫人率领下，昼夜兼程，马不停蹄，人不停步，一天路程，几顿饭时候走过，到时如晴天霹雳，从天而下，一下攻破都城，直指王宫。呵，正在大摆宴席，大吃大喝。见者不报，有许多人被杀戮时，已不知躲避刀枪了。纷纷倒在血泊里，尸横遍地。反复清杀，不见一个人影才停手。在清找尸首时，尸已焦烂模糊，认不哪个是君长。夫人说带有铁镬者便是，遵照翻寻才找得。

深入敌境，后援不继，不宜久留，便下令班师，白天在日光下走，黑夜点起火把走，回到都城时，正当午夜。回来的点起火把，出城迎接的人也点起火把。照得如同白日。悲壮热烈！这情景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底，永远不能忘去。

自家人固然有遇难的，敌人则君族被戮，只剩下两个孩子，从此没有力量来侵犯人了；自己呢，在君储、夫人、头人、百姓同心戮力下，把事情办得很有头绪，在很长的岁月里，都过着安乐幸福的日子。因此，纪念那次胜利的深远意义，每到那天夜晚，就许多人点起火把到城外游行，以后乡村也模仿着游行，乡村游行又促进城市的活动，跟着全国都在进行，连南方也照样进行，成为彝族地区一次举行的火把节了。

过节情景

有关过节传说已分述了几种，不免繁琐，究竟节是怎样的，现在就我经历的情况来谈一下。

我故乡是这样过的，在几个月前就煮水酒。原料多半是高粱酿成，为得酒性浓烈醉人，有每坛参入一二斤酒的。这种酒甜醇性

烈，遇到好的，只消吸喝一个坛口，就醉得起不来的。过节酒以气候关系，是一年中最好的酒。唱歌也说它的厉害。“七月羊肉最腻人，六月节酒最醉人”，吃过的都在称赞它的醇美。过节主要杀鸡，这鸡在节前一个月就喂起，离十来天时，更塞面团，塞得只见长肥，最后皮肤现黄，成个肉团。鸡肉不够时，也买些牛、猪肉来加上。这肉是富有者为赚钱，买猪牛来杀，分与需要户，秋收以新谷来偿还。过节要用荞面做成牛、羊、蛇、蛙、马等形，煮来敬神人吃。为啥？问不出来，只家家都做，事前准备荞面而已。夏天柴禾困难，要老早就砍来晒干，临时好烧。牛、山羊（毛羊已上山）也要过节吧，过节关在圈里，事先割草来放起，好节日抱来喂。以前村间青年们在节日要互相厮杀，武器是竹竿，老早就要准备起，临时好捆上鸡毛作纓，当矛来用。过节一定玩火把，有的以干竹捆成；有的以干苦蒿捆成，都先从山砍来晒干……这些是过节必须准备的。

节日不一致，还是说祖先有过仇怨的，恐怕他们灵魂相见到时，互相斗起来，不保佑子孙。我故乡在五月十八，相去十里的一家土司，又在六月十八过，西昌一带都在六月二十四日过。我故乡节日，一清早孩子们就活跃起来了。饭后部分青年上山砍木杆，割藤子来作转转秋和秋千，栽上桩系上绳时，要我家送一坛酒去敬山神，才开始玩乐。中午先泡酒，再杀（彝人说烧）鸡，拔长鸡毛给孩子作矛纓。其它短毛拔在簸箕里，饭后倒在路上，供鸟儿衔去结巢，供人践踏，什么意思弄不清，作矛对杀大致在饭前，把竹颠削尖，依竹长短捆上几环鸡毛。对杀时以村为单位，只要不死，节日杀伤是不要紧的。记得我十来岁时，约起几个孩子，拿起竹矛在房边玩，堂兄一下带起十多人从下边冲来了，我没动，用矛比着要还手；背后一个青年举起矛，作投掷的姿势，使对方退走，别人还说

我勇敢。到我掌权时已成一家，不再厮杀了。但小孩些还是作起竹矛来玩。

大致是传统节日，像过年严格要求，敬神的饭菜要在锅庄上作，装在木竹、竹木碗，铜银杯里去敬神，端去前在锅里上净一转，也必须由祭师来作。用人和安家的菜饭，在灶上作，随使用碗盘装来吃。生死各有要求。过彝年祭师要拿走一个我们吃剩的全部猪肉；过节只杀两只敬神的鸡，我们一家几人尽量吃吞后，可供他们拿走的已经不多了。用人少得鸡肉，猪肉还不够吃。水酒泡两坛，年年都好，小坛酒敬神，只许我一家人喝；大坛由用人安家喝，也醉人。吸喝时互相打招呼，免得吸得急，喝断“酒心脉”。要得法，就拿着吊竿边吸边谈话，或喝后停一下，再由第二等人来喝。不管规矩急喝，或一个接一个的急喝是不受人欢迎的。作饭之先用荞面做成马牛羊鸡犬豕以及蚊蛙形，放入锅里煮熟，待敬神后分给孩子们，说得到完整的运气好，为使孩子们运气好煮时注意，分时选给好的，免得懊气，有残缺就给大人，有取笑的几口吞下说该吞下去运气就好。吃好了当然好。人过节牛羊也过，吃饭前后一定说牲畜不能闲，一抱抱的青草投给牲畜，也舀给清水。“要捉人就能供人食。”有囚犯时，给予同等的一份饮食。只有酒，好似他们不能在吊竿上吸，另吊给几碗。

饭后除收拾餐具地面的人以外，不论男女老少，都倒坪上玩秋千，转转秋。穿新衣的没有过彝年时那么多，将近天黑时，各备火把，一黑就点燃到坪坝上作各种游戏，如转圈子，交叉走动，变换纵横队，分行交换位置，只要作得出，有趣的都在作。在远处看来是相当美观的。耍火把后对唱上述《阿呷纳勒母歌》。再作跳绳，拔河，孵蛋、石头、摔跤等运动，直到半夜，

老人则“肉归青年酒归老”，多在家或聚集喝酒，也有点火把到田边地角烧虫的，这夜老幼都是兴致勃勃的。

第二天孩子们有的带起鸡腿、酒、荞粩（多牛羊蛇蛙形的，统称煮的荞牛）等到亲戚处拜节（彝人叫喊节，报节）当然受到招待，也有得到鸡、衣或其它赠品的孩子们回来时很高兴。但节日不同，其它地方人来拜节是〔时〕，我们早已过了，拿不出食物来招待，成为苦事。我便扯谎说：“生人已和睦相处，恢复亲友关系，想死人也化去仇怨，相见时不会斗了，最好，我们还是与别处同一天过节的好，免得招待送礼困难。”规定推迟节日，都感到方便。也不再说什么祖先灵魂相见时，要相斗了。

有些孩子上山放牧，一个个要带去一点东西的。带啥？带饭、鸡腿、荞粩等。一到山上就以村为单位，各自分开，交换东西，评论马牛羊形，谁的作得好，鸡腿谁的大，再开始吃。把鸡腿肉吃后，用骨互相撞击，看谁的硬，然后就地游戏，天黑才回家。我小时也去参加过，很好玩，只是我的鸡腿骨粗而硬（老），次次得胜，不免使别人扫兴。

这天青壮年多集合起来，到有酒人户搜杂酒，走村串户，发出阵阵欢乐的吼声。有许多人也来我家拜节，送水酒、鸡腿等，招待一顿饭送去。带有孩子时，若有糖果就散给几颗，为表示自己过节，也给街上几户友好士绅送点酒、鸡肉去，受到招待，去者多半大醉而回。好酒的最愿接受这任务，可得纯酒喝。到彝人家酒多半已掺入水。

这些情景，到三四十年后，记忆犹新。

83年6月20抄

婚事点滴

订 婚

两家由媒人说合，决定开亲后，举行订婚仪式。即男家到女家。或在某一处杀猪吃。多半双方各杀一只，看联贴和胆的好坏；不好就再杀来看，再也不好时，就可能影响婚约。怎样看？联贴以平展，保持原色，不翻翘，无刻齿，无子子为好。若有刻，认为还杀猪或死人，上半节出现主男方，下半截主女方；翻翘主有反复翻悔，□翘而现红小子，主发生纠纷或打仗。若行就进行一步程序、议定彩礼。百多年前以马牛羊来算，金银仅占少数；近五十多年来，种植大烟，换得大量白银，渐以银为主。贵族有达千两以上的，白彝娃子也数百两。解放前十来年，也有达千两的说买牛不给钱，牛腰没有劲；娶妻不给钱，子孙不健壮。“故多愿付给。彩礼标准，不论贵族与平民，以骨头软硬来定多少。所谓软硬，原与次骨开亲的称硬；次以财富为准，有无配嫁丫头、田地、金银、衣物等。谚云“黑彝贵贱凭财产。”有了财产就可娶高价的硬女，骨头还愁硬不起？再次看容貌，谚云“富女卖财物；贫女卖容貌。”有容貌的女儿，嫁与内亲是不高的，嫁外人却要高了。虽说“容貌不能当盐粥来吃”，一般是喜欢的；又其次硬骨娶软骨，彩礼是少一点，软骨娶硬骨就高，老亲戚间要少，新开亲要多一点。一般不与麻风、疯癫、狐臭、瘦死，附“尔”（1）人家开亲，这种人家只能他们间开亲，嫁与外人时，彩礼要得低。订婚比较郑重，谚云“事事可作戏，婚事不作戏”。一订婚就不能随便翻悔的。

彩礼在婚前付三分之二以上，是牛打牛算，以少折多，不一定付完。只要两家好，少付五分之一、四分之一，拖到生儿育女就了

事。对女舅家要给一点，贵族给一两黄金或百两银，平民十两廿两白银，舅子也给一点，事先少有论定。

以后便定结婚日期，一般以冬月二十八宿中（附表）七姐妹星座超过月亮之日为好。每日都属十二生肖之一，这日生肖与男女生年生肖，母生年生肖相合者为好。全相合也不易，只要有两方相合就可。但也有认为某日吉利，就一村一地都在那日结婚的。（编者按，原稿此处上端空白处写有：一条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父母死亡之年，不论儿女都不能结婚。）

合否有一口诀如下表。说“兔儿猪羊合，狗马虎三合，牛蛇鸡宝贝，猴龙鼠三合”。另外龙蛇马羊日与婚者生肖合也可，但急于成婚的就不一定了。

生肖相合表

鼠牛虎兔

龙蛇马羊（毛）

猴鸡狗猪

（编者按：原稿此处上粘贴有一张纸条，上写：十二生肖为啥以鼠为首？说仲牟到洛山上捞救被水冲来的生物时，先捞起老鼠，以后又迫使天帝嫁女与仲牟时，鼠又首先钻进内室，衔走天帝的祖灵，为人立了大功，所以列它为首。）

不仅婚期选择依此表，即提议，订婚也要依照办。但主要女方生年的母命宫方，与男生年的母命宫，不要相同。说同了就要相克将不好。尤其与婆婆的不能同，说同了不是处不好，便是新克老，婆婆胜不起要死。

两家开亲，全依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姑妈女儿，舅舅儿子有优先婚娶之权；反之，舅舅女儿，外侄有优先婚娶权。谚云“父欠子债，择配成婚”。父要为儿成家才算完了任务。为上原因，订

婚结婚都比较早，有指腹为婚，予订婚约的。谚语也云“没有水栽秧，没有儿娶媳”。

迎 亲

婚前要付了大部彩礼。男方派人送一对鸡一二十两白银去，也有连同彩礼送去，作为下聘吧，女方接受，并同意如期举行婚礼，就给予招待。以后就各自准备。女方准备衣服饰物，邀约保卫新娘的青年女子，白请送亲人，回门应用的牲酒等。新娘成人已换去少女裙（毛边），换去花贝耳坠的不说。没换的就要换上，将发分两辮，裙缝上成年布（彝人叫阿妈拉□）。事前也有同家人一起诵一次经的，因为举行成人仪式后，已成别家人，不能再与女母兄弟姐妹在一起诵经作法事了。

（編者按：原稿此處夾有紙條一張，上寫：女子婚齡在甘洛黑白彝的女子婚齡是不同的，黑彝女子婚齡為偶數，如 歲十二、十四、十六等，白彝女子則是奇數，如九歲、十一、十三、十五等，為啥說不出理由。）

男方準備豬、酒、米柴等，約集迎親人，有的找唱歌，摔跤、樂器等能手。婚娶多殺豬，少有打牛打羊的。古時男子也舉行成人禮。十六七歲乳發痛時，做一頓炒飯來吃，把乳水擠出去。諺云“貪色莫奸幼，愛男莫誘童”。是青年男女沒舉行成人禮時，是禁止與人發生性關係的。說這種行為是邪惡，將遇禍事，作事不順利，死去安的靈牌不同家人的掛一處，靈魂不能到祖先所在，夠嚴重的。

結婚前一天（遠的幾天），男家派三至九人去迎親。這些人一到就受到女方青年女子的圍攻，武器以水為主，個個被潑得水淋漓的。也不許進屋睡。也用鍋煙抹臉，越抹黑越好；用沾沾草揉在頭髮里（多留長發挽髻），使你撕扯不下；落雪時，雪更可以利用，

打得雪花满天飞……直闹到半夜。女子些才聚到屋里开始花夜、唱歌、密谈以示惜别。

这时所唱歌多是叙述一个女子出生后，怎样养育成人，以后被“肌肉换肉吃，骨头换钱用，人血换酒喝”。被迫嫁与生人“接的在前面，前面婆家人；推的在后面，后面来弟兄。不能不走了。经过三重高山地，几乎被山晕死了；经过三个大平原，腰杆几乎风吹折；经过三重岩，几乎坠岩死；经过三条江，几乎被冲走。骨肉同胞们，莫在夏天嫁女儿，夏天天炎热，美丽丝线汗触断；莫在冬天嫁女儿，冬天天气冷，珊瑚珠串被凌破”。将使女儿在途中受尽艰辛。原采“约定线随针归去，而今针回到针筒，线却留在毡里了；约定鱼随水归去，而今水流经九重石而去，鱼却留在石洞里。骨肉弟兄们归去在家内向父亲交谈，在锅庄边向母亲述说了，只有女儿凄凄苦苦坐在生人家”。想起今昔“往时山上女儿玩乐处，女儿走了后，成了云雀飞鸣处；往时山腰女儿来往路，女儿走了后，成了虎豹的路径；房下女儿洗濯处，女儿走了后，成了大鱼游翔处；内室女儿睡卧处，女儿走了后，成了老鼠游玩处”。两地人分界，“果补（2）以上的，住彝是婆家，住蜀（汉）是婆家；果补以下的，有山是娘家，有水是娘家，长树是娘家，有石是娘家。女儿前来在婆家，眼泪汪汪流，两眼不见路；心里凄凄苦，喉头不咽食，一天好似过十天，一月好似过三年。一天三餐枉自吃，一月三衣枉自穿。”将这样也“女儿只有走的一条路，不能不走了，步行再用力，赶不上马儿，后脚再用力，超不过前脚。亲亲父兄们，贪馋吃狗肉，狗肉不洁净；饥饿租牛吃，租牛不应该；穷苦卖女吃，卖女不在理。撵女不应这样撵，恨女不应这样恨。呵，妈妈的女儿”！（上多自《妈妈的女儿》一书）唱这些凄凉惜别歌时，边唱边流泪，会听而心软的人，在一旁听到也会流泪的。她们几乎直玩到天亮。

天亮，女伴们回去休息再来。新娘呢，在七天以至十天前就戒食，有的已饿得虚弱无力，行动已困难了；有的忍无可忍，不管别人怎么说，一见食物就闭起眼睛抓来吃。还可行动。为啥戒食？一般说嫁到婆家后，怕大小便被人耻笑。我看原始社会抢婚时，被抢到别处，忿怒忧愁，尤其想家不愿吃东西。到以后成为仪式，不忿怒不忧愁也得装一下不食，以至成戒食制而且必须执行受苦，不然受人议论，不是自己不想吃而不吃了。

大致早饭前后，女伴又来，把新娘拥到房前果木树下坐着，严密保卫着。男方来接的人，从四面八方新娘扑来，女伴们利用水、棍等为武器，尽力阻止，一攻一防，直闹到中午，接亲人有猛扑前去，手触新娘者衣物，算是到手了吧，马上停止打闹。少女们上前与新娘用一披毡蒙着头，转着□唱《妈妈女儿》。转几圈揭去披毡时，个个含着眼泪。这时亲亲同伴惜别情景，颇为感人的。开始打扮新娘，打扮完成，就由迎亲人背起离开村子，骑上马走，有不愿骑的就要人背走。送亲人陆续跟来，途中遇着愿作客的也可参加，多多益善，有直到下午，迎亲人还无法触着新娘的，老年人出面劝解，让其触着接走。

为啥只有女伴来保卫，男子就不参加呢？许多回答古规如此。我看是抢婚制遗留下来的仪式，后面《试用谚语谈谈凉山彝族妇女》已述，兹不重。抢婚时代人们已知道在男子手中抢走一个妇女是不容易的，所以要趁只有妇女在一起时，才进行抢夺。古代如此，后代有了婚聚制，不再抢了还是表演一下。

婚礼

接到家时，先坐于门前新搭起竹笆篷内，新娘以盖头布或披毡蒙头。新娘起身时，用五尺长的头绳，将头发缠九转，不打结。另

剪红、黄、蓝、白、黑、褐、紫、绿、灰等九色布，各剪一指头大的，用白线穿成串，缠于发辫上；说这布串代表运气。新娘懂得的，一到就扯来放在包里，以后回娘家时，投到内室上方，表示已带回运气；不懂的由男方姐妹取下，立刻拿到内室放起，算是得到运气了。另带来一顶斗笠，路上由堂兄弟背起，到了才戴于新娘头上，进到竹笆篷前，主客才开始争斗笠，主人揭得就拿进屋去；客人揭得就放到竹篷上。说这是娘家的运气，谁争得谁好，所以要争一下。新娘休息一下，男方选与新娘生肖相合的（依上表）姐妹少女，用木盘端木梳、头绳、酒、鸡肉来，揭开盖头布或披毡，为新娘梳发，分辫，再一同吃一口酒肉，然后端走。以后端一个全鸡来，仍各赏一口端走。翌晨新娘走（有几天后走的）时，热来吃了走。指走护送人以后去。

在竹篷下，舅子挨新娘坐，以下分亲疏老幼而坐。由男方倒酒来敬。敬完端出饭肉来待。有的是每人一条肉，一瓢饭，吃不完可以带走。有的用钵、盘等装出饭肉来，好使客人比赛吃肉、喝酒、吃饭、摔跤等，其情述《试用谚语谈谈凉山彝族妇女》里。

饭、新娘因戒食而饥饿，可也不敢吃饱，怕别人讥笑，其它客人可样样尽量。饭后引新娘进屋煮茶。客人边唱婚歌边进屋，然后由一人上前，将锅安到锅庄上，投入预先采购的代茶青叶，加水烧火煮。待冒气时，放入一鹅，后代盐涮几下舀来献，分别祝道：“一碗献与翁，翁要会差使”，“一碗献与婆，婆要会教导”。“一碗就与姑，姑要会引送”。“一碗献与夫，夫要会相处”。仪式完毕退到屋外。主客几人分成一组，抱柴烧着篝火，边烤火，边烧肉吃，也开始唱歌、奏乐器、顺口溜等，各行其乐，渐渐热烈起来。

在某地主人特别热情，尽其所有来招待，频频献食。每隔一两个小时，送一次饮食来，第一次多猪肉饭，以后腊肉、香肠、鸡肉、

蛋、而条冻肉等，送一次算一顿，来的次数越多越好，据说有的一夜送十次的，招待人只见来去奔跑。客人要会吃，不然，会一见送来，便感到心烦，连看也不敢看了。

晚十点前后，主客各分若干组（两人）一唱一随唱，各组各守一篝火，开始唱歌。先是唱互相恭贺词，以后见景生情，编些词来唱，这时便加些彼此讽刺挑拨的词，开始对起歌来，例唱历史诗（如人类起源）、根源、婚史，以至互相问难，看谁懂得多，词编得美，唱声悠扬。旗鼓相当时，有唱到天亮的。这时就要戴起斗笠唱。为啥？说他们高明，唱词象唛耄那么多，唱不完，要请神来作裁判；或说是遮羞。（唛耄诵经，有时不论在屋内或屋外，都要戴起法笠（3），歌得太久，无人来听时，主人端酒来劝止。各类歌分译几种附后。

第二天，有的习惯，不到天亮就走了，有的住几天，或与夫家人共诵一次经再走，算正式作婆家人，以后一月两月派人送来。从此由姑子去喊，直到来当家。这天对客人仍热情招待，客人多时，由附近家门一户户招待。客人走时，主人找人背酒去，新郎也有同去的。当然也被少女们用水雪泥攻击一次，也唱唱歌，只不如接时那样热闹。

1·婚姻点滴注释

（1）说“尔”是一种随人身的鬼。很馋。是家传的。附有“尔”的人，见肉便想吃，吃不到时“尔”便在月夜下叫起来。肉没吃够时，“尔”在夜间就出来变化成一个蝙蝠形的东西。到火塘边拾残骨糊炭吃，（杀牲时常先弄点到火塘里烧来吃，所以说有残骨糊炭），所谓附有“尔”是可耻，别人不愿与他们开亲。其实我询问了十多年没发现谁有“尔”。

（2）可能是地名，在何处弄不清。

（3）法笠上覆有一层青毡，顶盖一圆形毡。是唛耄法具之

一。诵经时戴。没世传的非传正统呗耄（彝称秃头呗耄）没有这法笠，有也不覆青毡。古时呗耄出师时，笠上覆一层青毡（有说主持过大作斋才加的）。以后有名，主持一次加一层。有达十层的。人老戴不起时，略戴一下便交青年徒弟戴起，坐在侧边。

| | | | |
|--------|-----|--------|----|
| | 廿八宿 | 豹角 | |
| 报期 | 1日 | 豹眼 | |
| 风孔（牧口） | | 豹口 | |
| 鹤头 | | 豹腰 | |
| 鹤手 | | 豹心 | |
| 鹤腰 | | 豹尾 | |
| 鹤尾 | 四日 | 豹完 | 七日 |
| 大熊 | | 迹现 | |
| 褐（壮）熊 | | 本补（颂丰） | |
| 熊公神 | | 牛路 | |
| 熊母神 | 四日 | 犀雄 | |
| 熊完 | | | |
| 栽籽 | | | |
| 栽发 | | | |
| | | 犀雌 | |
| | | 犀死 | |
| | | 木页 | |
| | | 月口 | |

月过廿八宿日所宜事（择日）

报期 不宜婚姻，此外都宜。 它书宜

- 风孔 不宜立房进屋，外都宜。
 鸛头 宜超度婚生子，不宜缝衣
 鸛手 不宜生子出钱粮养牛，外都宜
 鸛腰 不宜付彩礼，其它宜
 鸛尾 不宜出行开土，其它宜。
 大熊 宜祈祷念经，其它不宜。
 壮熊 宜羊上山分群，其它不宜。
 熊神雄 不宜超度开亲开土，外都宜。
 熊神雌 不宜下种驯牛马，此外一般
 熊完
 栽籽 宜敬山种置祀畜。不宜立房进屋念经治病缝衣
 栽发 一切都宜，不宜出行。——
 豹角 宜锄耨收获，其它不宜。
 豹眼 宜婚嫁耕种收粮待客酿酒
 豹口 都不宜
 豹腰 都宜
 豹心 对人的事都宜。
 豹尾 加此日才够廿八宿
 豹完 有合为一的
 迹现 宜进畜，不宜出财
 本补 宜出财进财其它也一般
 牛路 宜出行教马
 犀雄 不宜 毡酿酒，外都宜。
 犀雌 宜出行，不宜其它。
 犀死 宜生育分畜，不宜出行。
 木页 嫁女生育外不宜。

月口 土司会有忧愁。
 期末 宜念经安灵，不宜生子，其它一般，此项有列于
 报期后的

以上译自经书，与口头所算大有示【出】入。

根据二十八宿遇月所宜事
 鹤头宰菜板
 鹤手翅编尸架 犯了要死人
 鹤四日宜作□ 作帛超度制灵牌都宜
 豹七日宜婚嫁
 熊四日宜立灶（火塘屋基）
 豹日忌裂蹄 忌牛羊猪等进出
 熊时忌人类
 栽籽宜迹房。
 熊发房已了。

婚事点滴附歌

一 结婚唱歌开场白

主人唱

今天稀客来到了，
 你们家可平安？
 孩子玩乐处，
 可发生过病症？
 五谷生长处，

可有風霜冰雹？
牲畜放牧處，
可有老虎豹子？
老年大爺病復發？
可有傷風感冒？
青年小伙子，
可有不肯玩樂，
精神不振的？
是否人們平安，
貯積肥多，
莊稼豐收？
今夜這時候，
只說歡樂話。
上是年歲十二歲，(1)
今年數最好；
月令十二月
這月數最好；
日子十二天；
今天數最好；
夜晚十二夜，
今夜數最好，
年好約好日好夜更好，
結婚嫁女要數今夜好。
結婚三天，
玩耍不要有差錯；
過年三天，

吃喝不会有差错。

过年逢吉日，
 五谷就丰收，
 超度逢吉日，
 人丁就昌盛，
 过节逢吉日，
 牛羊就兴旺，
 结婚逢吉日，
 生育就顺利。

尊贵的客人，
 今夜这时候，
 莫嚷切莫嚷。
 家中小伙子，
 胜酒的喝酒，
 不胜就莫嚷。
 主人若争嚷，
 会损坏匙钵；
 客人若争嚷，
 会损坏鞍辔。
 会作主的我家
 不会损鞍辔。
 只是老人面前，
 没有献上饭；
 马儿面前，
 没有给草料。

我饭不与别人吃，
我话不会受人听。
我们五谷欠收了，（2）
只剩一麻子，
麻子不能酿出酒，
也想酿出酒，
酿来敬贵客。
牲畜受损失，
只剩一花猫，
猫肉不能吃，
若是可以吃，
愿杀来待客。
清水不能当作酒，
若是可以当酒喝，
也愿舀来待贵客；
元根不能当作肉，（3）
若是可以当作肉，
也想宰来待贵客。
不用三言两语来寒暄，
好象是傻子，
要用三言两语来告亲戚，
好象是轻浮。

客人唱词

尊敬的主人，
我们听到话，

也没有回复的话，
我家所有的人，
都清洁平安；
所生长的庄稼，
都茂盛丰收；
所养的牛羊，
都是很兴旺，
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是吃惯的人，
肚子特别大，
我们是看惯的人，
眼界也很宽。
来有十个老年人，
为喝脑髓而来，
来有十个小伙子，
为嚼肉块而来。（4）
我们尊贵的主人，
我们有三件害羞事，
我们刚来到，
酒是用坛装来喝，
我们喝来醉倒了；
荞粑像石堆般抬来吃，
我们吃得很饱了；
猪肉像路长的拿来吃，（5）
我们吃得腻着了。

现在呵，
喝酒不说酒话，
好像傻子喝山水，
吸烟不说烟话，
好似火塘烧腐木。

会作客的我们，
不损坏匙钵。
我们这家人，
曾嫁女与亲戚，
良好亲戚到处有；
曾播种入土，
茂密庄稼绿一片。
没有不吉利，
没有不平安，
孤儿挨我们，
新衣旧裳穿儿重，
小鸡挨我们，
长短翘尾长几层。
作战我儿曾英勇，
集会我女是美丽，
赛会我马传骏名。
应战不待伴。
宴客不问妻。
谁能与我比？

世人各不同，
世人有三類
黑彝豈是都相同？
見多奴娃亂 的非墨，
見到妻兒怒沖沖的非墨；
作戰當強敵的才是黑彝，
勇猛沖前陣才是黑彝。
白彝豈是都相同？
菜板木面瞞肉吃的非白彝，
犁頭下面留土塊的非白【彝】？
打獵到老林，
獐鹿成對捉的才是白彝，
放牧在草原，
牛羊成千放的才是白女，
手巧捶鐵鑽，
錘聲如雷的才是白彝。
白彝女子豈是都相同？
揉和荞面要偷竊的非白彝，
縫襖衣服偷裁角的非白女。
態度雍容，行動熟嫻，
才算白彝女，
着衣適合，裙衫整潔，
才算白彝女，
土司見了立路旁，
黑彝見了讓路下，
才算白彝女。

我家有人才，
對外能戰鬥，
敵人難勝我，
對內識糾紛，
訴訟難勝我；
善于作法與誦經，
疾病難害我。
親戚貴會處，
曾以會處待親戚；
仇敵重打擊，
曾以強力對敵人；
家族貴發髻，
曾讓發髻與家族。(7)
曾以勤謹事土司，
曾以和善處家族，
曾以誠信交朋友，
見到舅家情殷殷，
見到老表笑盈盈。
廊下的白犬，
見到親戚搖尾巴；
院內的公雞，
見到親友鳴而躍。
姊妹見到表親是殷情。
我們這家人，
曾到上天識星星，
曾游天涯見識廣。

鷹路在天上，
鼠路在地下，
人路可无限。
至亲百二十，
最亲是姨母弟兄，（8）
剧毒百二十，
最毒是蜀保山的毒，（9）
要作苏妮惜无鼓，（10）
要想飞腾差翅膀。
优美口强我吹过，
多声月琴我弹过。
吉页蜀保那方，（11）
上面三处
是蜀保剧毒生长处，
下面不容长杂草；
木昊马里那方，（12）
上面三区，
是母当归生长处，
下面不容长蛇蛤蟆去活动。
在蜀人地区，
公黄连生长处，
上面不浮云；
黎黎瓦喜那方，（13）
黑色狐狸睡卧处，
腊月不积雪，
老人说了诗，

后人才有说，
是不是真实，
传闻是真实。（14）

婚事点滴附歌开场词注释

（1）每年属一地支生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毛）猴鸡狗猪，故曰年十二岁。

（2）表示招待不周，事与愿违。

（3）亦称元根萝卜。种于高寒地区。似曾成彝族的重要食物，迄今称丰收为“菜（元根）好”，欠收为“菜缺”（湿）。秋天收挖后，连叶编成，挂于菜架（持亦）上或树上，干后到翌年春便煮来吃，或喂牲畜。

（4）砣砣肉或拳头大的肉块，彝语形容吃大肉时，嘴巴含着顶着鼻。也有宰成长条的。

（5）这指长条猪肉，是夸张的话。有尺把长的是实

（6）说家中一切由男主人作主。

（7）过去家门打架时，扭甩定胜负。双方待抓着髻后甩，倒者为输。

（8）彝俗姨母的子以弟兄弟姐妹相待，格外亲密，但不能成开亲，即弟兄子女不能成亲般。

（9）即黄茅岗，南端为龙头山，说所长毒草最有毒。这些词有自比非凡之意。

（10）可称“巫师”。非世传，说只要有神附身，经呗耄祭就成。作法时边唱边敲鼓，也跳跃叫吼。说可驱捉鬼治病，可代人打鼓占卜，不似呗耄是世传，有经典念诵，代人超度，祭祀、安灵、咒人、咒鬼（治病）等。古代还是统治物构的成员。

(11) 说自己像那些东西，所在处，不容其他东西来活动，即是说自己很行，对方不在话下。

(12) 在四川照觉。

(13) 在四川雪波。

(14) 意思是否真实？你来说一下，即可开始问难。

二、婚娶史

史尔俄阿特，

走到约木介菜（1）

兹阿地都的女儿史省，

正在那里织布，

起来打招呼：

“世上的老表，

你将到哪里？

今天已天晚，

晚也宿我家，

不晚宿我家。

牛羊说不晚，

牧人么来晚，

蜂儿说不晚，

见玄岩就晚，

云雀说不晚，

见草坪就晚，

水獭说不晚，

见大江就晚，

人们说不晚，

见房屋就晚。
晚也宿我家，
不晚宿我家。”
史尔俄特说：
“没父去找父，
晚也不宿了，
不晚不宿了。”
史省便说道：
“世上的老表，
大地之地，
不放犬三组，
不鸣鸡红颊，
不烧木三截，
不织布三匹，
不弹毛三团，
不吃盐三斤，
究作怎解释？
你若能解释，
何处去买父，
我将告诉你。”
史尔俄特呵，
不会作解释
流下三滴泪。
回到瓦改口下，
告诉妹务洛。
务洛便说道：

“我的兄弟呵，
你不必忧愁，
我解释与你听。
三组不放犬，
是山间狐狸；
不叫鸡红颊，
是厥场野鸡；
不烧三截木，
是祖宗灵杆；
不织三尺布，
是天上彩虹；
不弹三团毛，
是山间白云；
不吃三斤盐，
是深谷凌水。”

史尔特阿特，
转去告史省，
兹里史省说：

“你知识超过人，
解是解释了，
超度灵杆放何处？”

史尔俄阿特说：

“要放在水中，
水中有水妖；
要放在山间，
山间又当风，

都不宜放灵。”

兹里史省说：

“地上的老表，
作灵插牌上，
净后挂壁间，
超度以后放岩洞（2）
这样作以后，
娶妻又择配，
从此生子将见父。
你去娶妻择配，
子孙自有父。”

史尔俄阿特，
四处去娶妻，
已有三年多，
没有娶到妻。
再去约木介菜，
向着兹里史省说：

“大地之上呵，
没有娶妻处，
只好来娶你。”

兹里史省说：

“地上的老表，
姑娘再美丽，
身价不自论。”

你去大地上，
问问牟克母阿拉。”

史尔俄阿特，
回来问阿拉，

身价便论定，

· 亲人给了钱，

用人献了饭，

同伴送黑马，

嫁时送牯牛，

由是娶史省。

从此兴婚配，

生子见了父。

《史传》可为证，

传说也相同。

《婚姻史》注释

(1) 是地名，有说在滇东的。

(2) 各民族各有岩洞。超度后派人携灵杆及炒面、鸡蛋送到岩洞放列。烧一沟火，稍息人便起身离开，到岩洞时抓起炒面回头撒说：“投炒面进何祖嘴里”。意思是怕祖灵追来喊出声，撒面去塞着嘴，以免喊出谁的名，谁就要死亡。这些人回到家时，在家的人又叫：“逃犯，逃犯！”抓着髻拉进屋，这样说，可使追随来的灵魂感到：“他们自家人都已不相识，当作犯人，自己进屋已没用了，就失望只好回岩洞呀。”

三、快乐

年好就超度，
月好就婚嫁，
日好是骑马，
夜乐喝烧酒。
要上面天好没有云，
有云不落雨，
落雨不湿人，
湿人不觉冷，
下面路好没有石，
有石不砸脚，
砸脚也不痛，
痛也不流血，
流血不污人（1）
中间空静不吹风，
吹风也不猛，
猛也不伤人，
骑匹好骏马；
要寻一月乐，
似得九月银；
要寻一年乐，
塞得九月舍。
喝的饮料数烧酒，
存的动产数牛羊，
存的固产数金银。

食物数孝子，
衣料数绸子。

《快乐》附注

(1) 彝人说人见了死尸血迹会受污。这污非染污，而使人生病，如歪嘴，手脚瘫痪等。

四、和睦

父与母和睦，
扭转牲畜运，
养入圈栏里，
大羊（毛）加小羊，
可得青白色披毡。
父给予儿子，
穿赴战场会勇敢；
母给予女儿，
穿赴集会也美丽。
夫和妻和，
扭转五谷远，
装入箱柜里，
时到青黄不接时，
母加子来吃（1）
不饥我不饿。
咀（ ）与主和，
招回生育运，
请入大本钵，

屋宇亮堂堂，
由此养子跟家族，
养女给亲戚。

《和睦》附注

(1) 母指旧粮，子指新粮，新旧加着吃。

五、人类起源

远古的时候，
浑黄天迷蒙，
浑黄地沉沉。
洪水还没□，
大江水漫漫。
什叟未出世之时，
太空黑漆漆。

地上暗沉沉。
什么没有天，
有天没现星。
下面没有地，
有地不生草；
中间没人住，
住人不斗牛；

有山没起风，
起风没吹遍。

一天夜里澄，
夜沉沉时澄；
一天白日澄，
天阴阴时澄。
数起变化来：
黄色褪是一，
水茫茫是二，
茫茫现黄三，
天现星是四，
星现发声五，
发声回音六，
以后雾是七，
雾后雨是八，
黄又闪电九，
禽也分类多，（小）
分出了雄鸡，
兽也分类多，
分出了猴儿。
猴儿有九子，
阿祖各神灵，
阿爸爸□务，
□务又□萨。
□萨子孙叫，
乐兹夺宜，
乐兹夺宜。
果俄阿页。

巨匠革頗仡，
頗倫阿頁，
阿頁蘇黎，
甲木爾別，
頗倫阿約時，
禽類又分出，
什叟閃鸡翅。（）
要不是這樣，
不能成為人。
成個灰花色，
小如衣鈕扣，
正在此時候，
上面阿祖神靈時，
拿起金丁耙，
開闊天地層，
開了一層金煌煌，
白天日出來，
開了兩層更明朗，
黑夜月出來，
開了三层亮晶晶。
早晨星出來。
下面阿爸菩務呵，
拿起彎柄鐵鏟來，
挖地平地去，
推地到下面，
地面亮堂堂。

翻天到上面，
天上青幽幽。
天上半空在转动，
四方红霞绕。
果俄阿页吗，
么四个神猪，
开出四地区，
阔出四面路，
启地到下面，
黑土一坦平。
推天到上空，
昊天无边涯。
昊天照屋脊，
玄土拦屋檐，
兴衰由天定。
神是人父母，
人是神子孙。
巨匠革颇莱，
亲来改造天，
他在天空造出星，
甲木来□石，
□石后放水，
水是向下流。
颇莱阿依改造地，
改地栽上草，
草生绿油油。

阿依苏黎来造山，
造山后引风，
风来阵阵吹。
天上大山大川计九座，
一座山脚是一条，
山头是九个，
湖泽是九个。
内有四个青绿湖，
长着四棵大小白杉。
栖息九只孔雀鸟。
一个山是一个头。
山脚是九条。
长有九林竹，
竹梢栖有九窠雕，
山腰栖有九窝豺狼，
山脚坐有四个老虎。
一个山岗有四个垭口，
长有四梧桐，
坐有四个瞭望人。
瞭望很锐利，
能望天上天下，
能看山谷坝上。
一个山岗有四个洼地，
长有四株马桑树，
生有四丛野韭菜。
黄蜂穿岩脚，

猴儿像羊叫，
山楂鸟儿哈哈叫。
彝地九十处，
降白雪红雪四十有八次。
流有净水神河四十八条。
内有四条智慧水，
四条愚蠢水，
四条美丽水，
四条毒液水，
四条生育水。
世上黄云直冲天，
白雾浑然起，
天上降白雪红雪，
说是它要变成世上人，
难变世上人；
既降白雪黑雪。
说它要变成世上人，
难变世上人；
后来降青雪绿雪，
说它要变成世上人，
难变世上人；
以后降黄雪花雪，
说它要变成世上人，
若要变成人，
下雪作肌肉，
下霜作骨头，

起風灌氣息。
落雨着地上，
着地后生草。
草生草腐烂，
生霧到天上，
天上落下雪，
落雪雪生子十二：
有血的六類，
无血的六類。

靈長阿足，
阿足安足，
安足蘇俄者。
生若卑惹耿（杉樹蠹人）。
若卑倘耿嗎，
一代半人高，
二代一人高，
三代有樓高，
四代松林高，
五代白杉高，
六代如岩高，
七代到高空，
八代直上長，
九代超一切，
十代頂天幕。
頭頂着天幕，

足踏在大地。
不能成为人，
返回问天上，
尔多峰托来？
超度了祖灵，
卸去头上栖的鸦，
送到杉树间，
奄奄有一息，
不能成为人，
返回问天上，
又作繁衍斋，
卸去腰上的蜂包，
送到玄岩间，
腰上□□动，
不能成为人，
返回问天上，
作了财运，
卸去脚上的蚂蚁，
压到后板上。

骨节渐相接。（有说是猩猩的）

这样就能成人了。

改阿鸟是一，
鸟阿干是二，
干阿尔是三，
尔阿普密四，

普密长已五，
长已长迭六，
长迭阿约七，
阿约阿女（猴）八，
阿女峰日九，
不能成为人。
成是成人形，
叫是像猴叫，
木苔作衣穿，
水苔作饭吃，
有手不耕作，
裸身跨树，
像猴爬树干，
不能成为人。
派阿午殊补，
回到天上向，
派银公与金母，
放在堂郎山上，
打银造银房，
银屋亮堂堂，
金银自积累，
腹部起水泡，
背部暴炎阳，
不能成为人。
回到天上问，
派铜公与铁母，

放到堂郎山之腰，
打銅造銅屋，
銅屋青幽幽，
鋼鐵自積累，
臀背光留留，
腿間生白蛆，
不能成為人。
回到天上問，
派白杉公野桃母，
作三次生存齋，
在堂郎山之麓，
打土造土屋，
屋內亮堂堂，
臀背不再被日晒，
腹部不再起水泡，
進入幽暗里，
出到明亮處，
進入渾噩里，
出到明晰處，
這樣成了人。

試用諺語談談涼山彝族婦女

前言

我來北京後與老友王奮飛（現名桂馥）工程師重逢叙舊，話實在說不完。不知什麼原因，談起了涼山彝族婦女在社會上的處境，引出了許多諺語來證。他聽到後說：“你了解涼山彝族婦女情況，也記得許多諺語，他族人或別地同族看來是研究彝族的好材料。望你引用諺語來說明情況，即是寫出一篇文章來。”我當面表示同意，從此不時回憶些情況和諺語，但知道得不多，時經一年仍寫不出什麼來，現只就所知的點滴來了。

一提起彝族婦女，許多人都知道，打冤家時，得到婦女出來勸解，就很有效；再有多大的冤仇，過去是“與兄弟可有仇，與姊妹就無仇。”不禁止婦女來往；土司絕嗣時妻女可以護理或承繼；有絕嗣的還是要“兄弟絕了，姊妹一半。”這表現婦女有權力和地位。對的是有這種事，可勸解械鬥。可替男子掌權，好似也有某種情況下有婚姻自主權。而且兩家械鬥，一家已難於支持，晚上據守巍巍碉樓也不能保險時，就請婦女來睡在碉樓牆腳，有啥動靜時，她們發出咳嗽聲，對方一聽到就知道有婦女保護，自行退走。為啥起這樣的作用？首先諺云“婦女不殺人，鴉雀不捉雞。”她們不殺人，你怎麼能殺？認為她們是弱者，所以“打架不向婦女”，你打了是不應該的，要“劣牛打母牛，劣子打婦女。”“劣牛背犁頭；贏人打妻子。”打了受社會輿論譴責的。“打雁蒼天怒；打女娘家怒。”打了就有問題。尤其有傷亡時，婆家、娘家，她舅家都要提出問題。“朋友多的好，仇怨少

的好。”原来只有一家结仇，已纠缠不清；若加上几家那还受得了？当然到二十年代，某军阀自己直接残杀；更使用威迫利诱手段，使彝人互相残杀，破坏古规，才渐有杀害妇女的事。“贵人不打妻，猎犬不咬猪”也成空信条。

以上是说妇女关系多，是弱者，作用大，不许任意对待的事实。在语言中以有过母系社会，把母字当作大字讲，如河叫“水母”，大石板叫“石板阿妈”，大厦叫“房母”，伟大叫“伟阿妈”，拇指叫“手母”，老虎叫“虎母”……举不胜举。一个家庭，在建房、立灶、立圈等事选择日期时，都以主妇生年命宫方和当年命宫方为准来择符；子女算命、祈禳、婚娶等时，先以母生己命宫方算，其次才算本人命宫方，父亲就一点也不提了。这充分表现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妇女地位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来，谚云“五谷养为大，世人母为大。”这是彝人原来住在高山，以荞为主食关系，至今过年，送祖，停尸在家，不管你有啥更好的米麦玉米等，还是作个荞馍来献，足证看重荞是有原因的。世人呢，都是母所生养，生父可不知，生母就没有不知道的了，当然该以母为大了。

既尊重母的地位，便不能不尊重母的弟兄姊妹地位了，这点处处可以看到。谚云：“母舅当母亲。”“玩笑莫向母舅开，打鸟莫打布谷鸟。”说母与舅该一样尊重：“身躯四肢属主子，发誓所覆属舅家。”母舅对自己，像主子对自己一样有权力。不仅他们生时受尊重，即被冤污残杀，甥也要为他们报仇；当母舅也有为甥报仇义务。即母舅子女也该受尊重。谚云：“母舅之子比孃孃儿高三重。”谁也不否认的。因之没有家就像没有着落一样。说：“没有舅家也找到舅家喝过的水井，调炒面吃。”以示凭吊。（是否成仪式，我没见过）。也生怕不尊重母舅，还引些植物来警告。如“松

无舅家，砍后不生苗；杜鹃树无舅家，枝梢弯三节。”就是要有舅家，该尊重舅家。不然将如松和杜鹃树，一般“无后”“弯曲”啊。

这是从母系社会传下来。到父系社会还是起作用的痕迹。父系社会父在掌权，而父母地位仍是一样的，如谚“父亲不大，母亲不小。”是同等地位。权力方面：“三次如父言就从父；三次如母语就从母。”父母同样可以掌握。实际多半是：“财由父分；饭由母配。”大事由父，小事由母。而且说：“财与妻就完；饭与夫就完。”财与妻完是保存，不是乱花完；饭由夫的客多被吃完，惹是生非被花完是常事。

结果，生时父为大，死后母为大。只好在彝人大事超度祖先时，说：“只言超度母，不说超度父。”母生时受些尊重，权利则仍在父手中，在死后渲染尊重而已。

二

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多认为比父亲大。对于女子谚云“母能维系一家人，父亲就不能。”说不论对于家中什么人，母可以团结好，父亲就不能。许多家庭是这样的。还“母怒子发昏。”子女既爱母也畏惧母。（少数坏子女当然不这样）对母“我看我母美，我马我顺手。”再丑，子女也不嫌弃母疏远母的。看吧“跌倒喊阿妈，坠岩喊阿妈，挨打喊阿妈。”这也说明“爱护母为最，温暖母为最。”母爱最深，子女对母也亲切。以致“母亲手上放得开，子女三月不带粮。”说母最能为子女着想，接待朋友，使子女出门，到处受到招待，走三个月也可不带粮。

一般作用与父相同，如“父言订铁钉，母语如墨水。”父母话都不错，会在将来实践中“不听父言走十方，不听母语转五处。”

不听就要费力，走冤枉路。该听不该反对，反对就“若顶父母嘴，将来会受苦。”多严重啊！对财物分配是：“父母分配饭，子女不懊气。”因为“父母看子女没有亲疏，土司对百姓没有内外。”不分亲疏依情对待，何能争多少？

其它母亲还起到父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如“母亲关系如小猴，三五成一群；父亲关系如老熊，一个想一处。”对于子女对亲族都能起到大作用。尤其“父遗孤与母过得去；母遗孤与父就难过。”父死母可以养好子女，而母死则子女难过了。不是养不好便是过后母的日子了。这时将形成“处大小不难，带前妻儿女就难。”后母也不好过的。这是事实，怕许多也是亲见亲闻的，有些与母亲有关系的人，也因母亲关系而易于处好，成“父亲关系如淡水，母亲关系稠如蜜。”表现在“相亲相爱姨母弟兄。”“毒粪百二十，蜀保（黄矛岗）毒为首，亲戚百二十，姨母弟兄先。”父亲关系就不易这样了。

对于子女的教育，在许多方面是“女踩子不痛。”母对于子女的责难，子女是可爱的，影响也特别深，所以要求母亲处处注意。谚云：“母贤女不邪，父善子不坏。”要求父母都好，子女才好得起来。谚史有：“母亲莫要伸手给女看，母亲伸了手，女儿就要学着来伸手。”就是“母亲偷盐巴，女儿偷海椒。”“母话多，女舌长。”影响多大啊！同时也有好的影响，如父母有特长，也使子女潜移默化，学得本领。谚云：“父能射箭子能中一的，母会缝衽女也能针线。”事实每每是这样。若“父母不稳重，子女将浪荡；子女不稳重，父母随人动。”父母言行固影响子女，而子女言行也会动摇父母为人啊。

父母子女的言行，不仅直接互相影响，也引起社会上不同的反映。如“父母懂一行，子孙生活定；子孙懂一行，办好父母的后

事。”父母行子孙也好，子孙行了就能完成对父母完成应负的责任。“祖先做一世，子孙富九代。”祖先所作所为对子孙有好处，这种便成“竹木断可接，父母断难续。”人要一代好似一代，不要有中断，中断了“贤人母亲行坐大大方方；蠢人母亲行坐拘拘束束。”更不要去“学人学了猴，被猴踢断腿。”得到最坏的结果。而要注意社会上“转眼看父猪脚给与儿；转眼看子好肉献父。”作到父母好了，子女得照顾；子女好父母受尊敬才好啊。

虽然母在死后或在家中是受到重视的，但对妇女仍然是低视的，说妇女缺陷非常之多，谚云：“妇女没有喉结，容易相信人。”即是说妇女没有一定主张，容易受人蛊惑。会成“我妻听信人，成别人的婢；我儿听信人，成别人的仆。”言行品德容易坏，而且“母亲有恶病（缺陷），子孙会痴呆。”“箐鸡传父性，狐狸传母性。”简直在说坏的都由母传，好的由父传。“半是父亲儿，半是母亲子”又作何解释呢？“美女附妖怪。”依雌雉好雉仔好；仑母好儿女好。则美母传美性是好事，都说美也坏了，说附有妖怪，欲加之罪不患无词【辞】了。

三

谚云：“嫁时不肯去，奔时赶不上。”认为被人诱惑就什么也不顾了，轻举妄动，其实嫁是父母作主，被强迫，心中不满，当然不肯去，奔则有了感情，自动而去，赶不上也是必然的，怎么能说她不是？“姑娘顾婆家，老牛顾鼻子”这也不是坏事，已经是“女儿早嫁出，尸首早抬出。”并且依习：“女由自己人变成别人”的，“姑娘有婆家才好。”一定要嫁出，使她成别家人。顾婆家是必然的，也要顾婆家才好，怎么顾婆家也成一条罪？谚云“爱女母心欢”女儿受到爱是好的，不爱才是坏的，人家爱她，她也爱别人

才对。“不开亲不关心，开了亲就关心。”更是对的。贤能女儿爱娘家。爱娘家也是好的，可要贤能有余力才能表现出来。又偏偏说“机智女儿败，愚蠢女儿兴”。我们看起来，机智的比愚蠢的好，要颠倒来看，不知有什么理由，更说“姑娘有知伤姑娘，逗接木（李素）结果也自伤。”逗接木结果，雀鸟集中去吃是事实，姑娘有知有何伤？在奴隶社会真是自伤，有了知识就有认识有理想，对包办买卖制是不满的，进而有反抗的。这时将遭到家庭亲戚的压制，尤其丈夫压服，挨打挨骂一致拴铁拣穿木鞋、关入土牢等，当然是自伤。

也用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来贬低。谚云：“姑娘不聪明，圆帽蒙头戴。”这圆帽是表示已有儿女而戴的。彝人甘贵儿女，能戴圆帽是好的表现，戴帽不戴在头上而戴在脚上吗？怎么戴帽也成了不聪明，要说不聪明，那就是有了儿女就不□再反抗不合理制度，任男子执行“妻有挨打义务，猪有挨杀义务。”“妻不动驱谴，牛不动鞭策”，才不聪明，若是这样解释那是好的，可是旧社会是不允许的，极个别人有这样说法“姑娘不庄重，手包空着背”手包空着背，徒具形式没作用是不适当的，说不到本质的好坏。只能说有时没烟不装，有时大意忘装而已，没装烟向别人要来吸，经常这样是不好，间或是可以的，谚语不是“要烟酒吃不羞，要饭肉吃就羞”吗？说“姑娘不庄重，到处笑哈哈”那至低限表示轻浮是不好的。说“寡母子舌头长”“七个寡妇在一处，鹰来捉鸡也不闻。”寡母子劳力若，子女没成人；失去伴侣，心里不好过，发抒几句闷气是必然的，不好说是寡母子的本性是这样。说“姑娘有胡伤九婆，虎豹生胡吃九畜”天生如此，也不应成罪吗。

谚又云：“壮马吃圈狠，妇女怨人狠。”“劣妻损壁头，劣子伤锅庄。”马儿饿了要吃竹圈，妇人看不惯丈夫不理家务事，只顾

在搞排场，在家任意消耗东西，妇女就要说话；衣服单薄，还不会作事，为取暖而朝夕靠锅庄而坐；男子不打柴，妻子为家事所缠，无法去打，是有原因的，责任不好单由一方来负。尤其是提点建议是可以的，却认为“公鸡不叫母鸡叫”不轻易接受，有时接受了，也遭到议论，什么“劣子（人）妻作主，劣主奴作主。”“劣人作妻仆”这种挑拨性言论，遇到没主张的男子，就要听进去，造成夫妻不和，以至分离。一定要百依百顺。“妻要卫护夫，奴要维护主。”劳动、服从、生儿育女不提意见才对，说话吗，立刻要戴上“劣妻诽谤夫”多奇怪！甚至说“妻话出得早，丈夫流鲜血。”或者“依妻意要败，顺从奴要完。”作错作坏都归罪于妻奴，妻奴是受气包啊。

许多男子在外浪荡，可以没关系，却大叫“姑娘不庄重，脱裙作枕头”肯定行为不端。于是说：“事情由妇女作主就坏。”合乎事实的“人兴由妇女，人败由妇女。”妇女所作的生儿育女，操持家庭及其它辛勤劳动等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一味加以贬低，是灭母系残余而兴父系的原因呢？

由上原因，许多事是妇女作起来的，仍用种种话贬低。如“犁地母牛好，母牛不能翻坎上；说话妇女强，妇女不会作结论。”既会说话哪有不能作结论的！说“妇女不作调人，锅庄不能架起桥。”

锅庄小而少，无法架桥是真，妇女不作调人，则男子阻止其作而已，哪有生就不能作的“七个妇女不及一个瓮鼻男，那是他听清啄木宫啄声而已，并非表现高过妇女的才能啊！为扬父系而抑母系，未免过分。

当然，也有“丈夫见菜子苗，妻子不去摘；妻子见猎物，丈夫不去追。”互相责怪没有尽到责任的事，是寻常事。做了就好了，

双方有责任，不能偏责一方。许多时候要互相支持，“我妻我扶起，我儿我支持。”决不能“有了妻子有主母”或“接个妻成主公”。妻子来管理家务是好的，丈夫受点拘束，不能为所欲为是好的。不能便说她成了主母，更不能说有了妻子就算有了奴隶，成了主公啊。更说“劣妻误丈夫，恶伴误朋友。”劣夫就没有误良妻那样的事吗？应该是“结仇由家族商量，通婚由夫妻商量”才对啊。夫妻间感情是好似“鸡鹰中间无调解人；夫妻中间无调解人，”理解“一娘子成两家，是弟兄姐妹；两娘子成一家，是丈夫妻子。”意思是要自己协商，不要使“丈夫偷窃告妻子，妻子偷窃告锅庄。”使妻子无处讲话的局面。秘密事夫告妻，妻不敢说出，反之妻告夫，则有因被揭而被抛的危险，当然只有告不会说话的锅庄了。

也有这样的怪说，有活鬼（彝语不死而变化）。“婴孩、小鸡、小猪、小鸭、牛犊等，”遇见这种人，便常常萎靡不振，以至病倒；大人遇到则腹痛、头晕、萎靡……晓得的人，一早遇到就老远避开，尽力不同这种人接近。是些什么人？尽是妇女，没有一个男子，这明明是诬害妇女的谣言。

四

彝人对于嫁娶，美丑是怎样看呢？首先肯定女儿是人家人，只要嫁出去，收得彩礼就算好的。说“儿大可养，女大难养。”以难养来作借口。说：“姑娘十七岁，伊地不在此，他地不在此。”应当到伊天地所在处去了。“没有不论价的生意；没有不出嫁的女儿。”“养羊要烧山；养女要出嫁。”就是说养女是为出嫁的。到了成人换去少女裙。便不算作家人。不能不嫁，不能参加家中祭祀诵经了。有的说命大命狠，不嫁人也作嫁与石头、碓桩、树子等的

仪式。要“诶姑娘去嫁；诶老人去死。”也是“姑娘贵嫁出；纠纷贵了结，”既是这样，当然有媒人来说合了。“家中有女儿，定是人来说。”“山上聚雾就有雨；家中有女亲戚来。”那是“天上路有阻，鸿雁路无阻；地上路有阻，开亲路无阻。”容许人来说。而且“来说亲的上座，其家人下坐。”又是“婚事贵首倡；纠纷贵了人。”婚后对亲戚是尊重而亲切的，对媒人要由男家给一定报酬。表现出“亲戚最亲密，大羊好剪毛。”于是“人们愿联姻的联姻；愿放牧牛羊的来放牧。”“骏马善走反复骑；亲戚相得往来婚。”跟着彼此往来开亲，一代又一代的开亲，“毛毡相宜的相补。”实现“十个青年（男）在十处，十个聚到一处来；十个姑娘在一处，十个散到十处去。”“姑娘该嫁时，深闺关无益；蒜头将冒芽，烧笆上炕无益。”了。甚至相好的可以，“没有水插秧；没有儿娶媳。”似内地“指腹为婚。”即这样，事后也不许任意翻悔。“婚如倒须箭，宜推不宜拔。”要翻悔也发生问题的。“一个鸡蛋也说三天。”怕两天要说三天以上还难于了结呀。

说合两家开亲，他们原为亲戚就没多大问题，不然彩礼多少也成个关口。谚云“买牛不给钱，牛颈没有力；娶妻不给钱，子孙不健壮。”“阿妈用钱买，阿爸钱亲戚。”“阿妈钱买来，女儿该要钱。”不给彩礼是不行的。彩礼数额凭啥评？首先是等级，要本等级内人通婚，一百多年来也给打破了一些。如平民白彝与奴隶，因奴隶辛勤劳动，技术较好，富裕起来，几代后便与白彝开亲了。你看白彝中许多是若干代才与白彝平起平坐的，就是证明。黑彝白彝间好似等级很严，实际有的早已有成白彝了的，有的因犯族规被开除流落他方，与白彝开亲成白彝了的。土司原来已是个等级，如谚“狠是土司姻亲，不狠黑彝姻亲。”“土司打人自古始。”“官百姓是黑彝的主子，”百姓叫“白彝黑彝。”是古代白彝黑彝都属土

司管而来。古代土司与土司开亲，以后发生矛盾，力量衰弱，才不成等级，与黑彝开亲。土司黑彝是不同白彝娃子开亲的。土司与黑彝开亲时，一般是黑彝女子嫁土司，彩礼比较少，反之就比较多。白彝与娃子（彝根的与根不明的）通婚，娃子嫁白彝，彩礼较少，反之就多要了。

至于等级内部通婚时，首先分硬骨与软骨（与各家开亲的和与一般人开亲的。）所谓软硬与财产有关系，谚云“黑彝贵贱凭财产；黑彝豪强凭力量。”“发财首，德古次，勇敢末”。“财物投玄岩，玄岩被打垮，财物投大江，大江被打涵。”说财物作用是这么重要，就是有了财物就可以与硬家通婚，就变成硬家了。虽然彩礼会多的，原来都与硬家开亲，自诩为硬的，若穷得连裤子也穿不起了，虽然自称为硬，而硬骨女不愿嫁他，只好自降身份与一般的开亲，彩礼就不好多要，无力多给，也不好。撑硬招牌了。财物不如人“人穷心也小”骨头硬也硬得很有限制了。财产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富女卖嫁奩，贫女卖容颜。”嫁奩，在黑彝女子有丫头、田地、金银、牲畜等，就是白彝富女也有丫头、田地、牛羊、金银等的，有这些的娘家当然要得多，男家也乐得多出了。

老亲家，多代开亲的，彩礼就一般，舅舅家儿女，与嬢嬢的儿女有优先成婚权；这时相知相得是条件外，仍“母羊价多少，仔羊价多少”彩礼有定不多要也是因素。

上面说“贫女卖容颜”，美是人人喜爱的。青年歌词说：“期望得个漂亮妻；也望得个男孩子。”说这两件事，是期望得到的，能得到当然舍得出钱，彩礼就多要了。可是“姑娘纵然美，身价不自论。”彩礼仍须父母来决定，多少也由父亲看对方来定，定而成婚，是否受婆家尊重也有个条件。谚云“姑娘可相似，生育运不似。”“姑娘可相得，生育不相得。”这事很重要，不生育而不

和，另娶，相离是常事。恶作剧的吹毫，在超度时更说：不生育或生子女而死尽的，灵杆，不能与夫合装在一起，必须让与有子女的后妻，因她没传宗接代。

彝人婚娶对美也从两方面来看。首先说“容貌不能象盐刷来吃。”说仅仅表面美是不够的。还有美的本质。什么是本质呢？说“女美凭德行，女丑由德性。”真正美是在德行。什么德行？就是品行端正，维护家庭，帮助丈夫，生儿育女，处好亲友等等，能作到“貌美是一日，心美是一世。”以至“母端女不邪，父端子不误”阿。说表面美又是怎样呢？说“女美好似菜子花，静净如泉水。”静净为上，重要还是德性。其它又有三类：生相端庄丰满，一见就感到有福分；即短小也生的匀称，玲珑可亲，一见有好感；说“美如黑彝女子。”要“人高鼻高眼大颈长，眉淡唇薄。”“鸡肥尾翘，女美眉薄”，“嘴唇薄菲菲。到人众能出众。”其它我不知道，不论怎样，“人们仪容修饰靠衣服，土地修饰靠人们，毛羊要靠颈尾毛。”衣服对美的帮助是不能不重视的。事实上妇女讲究花花衣服，是补足她们的美阿！

有谚：“有马要筑路，有儿要娶媳”“而且父欠子债，娶媳成家；子欠父债，安理超度。”娶媳是为儿子传宗接代，承继家业，也是“青年没系绳，娶媳系上绳。”防止儿子浪荡惹是生非不务正业的。娶要先弄清对方的根底，不许随便的。最忌是与有麻疯根、癩病、狐臭、附“尔”（馋鬼）等人开亲。这种人家只许她们内部开亲，说传染上就要世世代代出现，不能与好人家开亲了。也说“不娶有问题的媳”就是不娶别人订过婚的妇女，怕说夺人妻发生纠纷，或请呗毫来诅咒，发生天灾人祸。

其它辈数不严重。谚云“辈数妇女毁。”除外侄女以外，亲戚方的妇女，前后辈不严格限制的。只要依据下面一些谚语开亲。

“只有父亲儿，没有母亲儿。”“母亲关系理不错。”“三亲四关系。”要结合，一方面理不好，就可以从其它方面理得。总之妇女在人伦上是可上可下的。但男方父母也要“试地去走路，男子来娶妻。”看彼此家境贫富，社会地位及女子性格能力加个子与儿子相当才娶，免得“贫女嫁富家，好过不好过；富女嫁贫户，是苦又不苦。”不相当是不好的，也认为过于选择也会发生坏结果。谚云“选妻没选得，选到猴包妻。”“选妻选着瞎子妻。”找人代表妻或只凭别人的话来选，更会“背地选妻将选到像猴妻。”不宜过于选择得细致，太严格，也不宜听人传说来选。要自己选，适当即可。夫家是这样，女方又如何？本来嫁出了事的，可也怕将来麻烦。谚云“丑女不嫁与婆家。”也是“弯曲柴不好烧，瞎眼女不好嫁。”嫁否要考虑，要找适当人家，不然女儿苦，父母也麻烦。谚云“女儿是家人，又非家人；鸡蛋是饭又非饭。是肉又非肉。”婚前是家人，婚后是别家人。同时：“淑女不找二夫”“重煮汤不鲜，再嫁不光彩。”即是要求从一而终。必须“结石就守石，给木就守木。”不容提出问题。要求变改。“姑娘命运有命归。”不满意也是天□的，不容违抗。说“会有空家具，没有空妇女。”妇女就该嫁人，就该有个夫；而且“奴上有主、鸡上有冠、妻上有夫”受人管束，也根据：“田地一样大，男女一般多。”该人人成双成对。不嫁就要出鳏夫寡妇，违抗天忌。

有了夫妻关系，本事“坏马可退，坏牛可退。坏妻不能退”的。但也有退的，首先提出者是男方，将失去彩礼，并赔礼，即订婚杀的猪也要赔，有的还加倍的赔。女方先提则退彩礼赔礼，损失更大。甚至成大纠纷。“娶退拐不退，退拐遭雷打。”相爱而奔来，奔来又被退，当然成问题。妇女害羞会自杀，娘家及其它亲戚会提出问题，这时情况就严重了，过去为此而倾家破产者，比比皆是，不好尝试的。

就是丈夫死了，为免得减少人户，孤儿无依，谚便云：“死者门户活来关，死者子女活照顾”。立刻由弟兄转房。没有弟兄就由叔伯弟兄，没有同辈的，“因了死亡、翁媳成亲也应该”前辈或后辈来转房。⁽¹⁾若不转，娘家人也会提出：“你家人没死光，我家人非废物，怎么没人照顾”的，甚至可以招回，不退彩礼的。转房后原妻不能离异，成一夫二妻。□人是多夫制，为三方□感情着想，“先来为婆，后来为媳”，必须向前妻送衣服或其它东西。但也同娶后妻那样，闹个不休了。所以谚云：“要图为玩。养两只驯虎豹；要想吵闹娶一对妻子。”转房再娶后妻想要过安静日子是不易的，她们间不闹就是向丈夫闹，在这场合能处好，将被称为能人了。也有不睬祸事再续妻的，这是有钱而能干的人干的。据说有三个以后，就怕失宠，不敢再吵，情况好些。但妻子们忧郁于心，实在难过，成为“□马前面不好走；能人的妻子不好当”的事实了。也有“待客不问妻，作战不待伴”一忌孤行，不征求妻子意见。也不看家中有无，使妻子处处受苦，扭转不来时，妻子不再过问，当个“淑女不待客免受闲气。就看不惯，提点意见，也只好说是丈夫的意思。不露声色，免得说有心争权呵；不这样儿忍无可忍，到感情太坏，不能相处时，就“系绳不成夫妻”，只好离婚的。这时男方主动，失彩礼（不退），女方主动，退彩礼而且赔礼，退后女方再嫁，男方再娶，但也有怀疑受某挑拨而分裂，禁止与某成婚的，如此必须赔礼。

通婚在古代是隔九代后，举行作大斋仪式，分宗各自成一个氏族就可以了，后代则隔十多代仍是属一个氏族，决不能通婚，倘男女间有不正常关系，仍为人所不耻的。至于只隔三五代的彼此以弟兄姐妹相待，犯了规有被处死的危险，更不能通婚。所以谚云“五谷经罄尽，不用麻子来酿酒；牛羊死尽，不用猫肉来待客；亲戚

绝尽也不许弟兄姐妹成亲。”或“亲戚死亡尽弟兄姐妹不能成一家。”“五谷枯尽、苦养甜养不能混起来作饭”不说成口连，所谓不好听的话，如：玩笑、性关系、生殖名称、大小便也不能在一起说的。对别人玩笑用言“妄言多，子孙衰”来限制。

夫妻婚后成家立业，百年偕老，那情况就是：黑头是一世，白头是二世。“阳间是一世，阴间是二世。”不仅生时为伴侣，死后也作伴侣。说夫妻永远不离异。成“妻找成夫食，夫找成妻财”。一家人过得好。进一步“夫妻和谐，耕牧大丰收”。“夫妻团结好，畜牧会妥善，耕种也丰登”同时作到“见着家族情切切，见着表亲笑盈盈”。“见着亲戚情殷殷，见着仇敌怒冲冲”。内外都划得清处得好的人户了。夫妻始终处得好，在外会感到：“集会我妻美，作战我夫勇”。好似他们“相爱而相得，上天所决定”的。尤其丈夫是这样的人，“妻儿面前规规矩矩，遇到仇敌怒气冲冲”。或者是“出外骑骏马，进屋推磨子”对妻儿和善，对仇敌坚强，也尽力家务劳动，那可使家庭幸福美满，也将成为别人颂扬的家庭了。

不若上述，而是夫妻不和，丈夫是“见到妻儿气忿忿，见到仇敌束着手”。以至“夫妻不和好，终生忧忡忡”那就糟糕了，夫对妻若存“莫拣地上石，我在是我地，不在是别人地；真话莫告妻，我在是我妻，不在是别人妻”，就更糟了，还说得上什么夫妻呢？感情不好，进一步喜新厌旧，要“妻子早死好，弓弦早断好”。弓弦当然早断早换好，比临阵断的好。愿妻子早死那就坏了，也认为“夫是弓身，妻是弓弦”。“弓身所在，弓弦自来悬”要“犁铧边碎边铸，妻子边死边娶”。中间不是天灾而由人为，那种悲惨阳森还堪说吗？

不说如上，就夫妻处得好，婆婆凶了也够受的，凉山名人在儿子结婚后，即另立家庭与父母分居的一个原因。怎么办呢？说“铜与

铁不合，老与少不合”。兴趣不同不易处好。又说“媳在婆婆脑命心里”“看不惯会引起婆婆恶感。表现是“阿妈要烧的，阿爸要煮的”应付不好，就要“婆家坏了姑娘苦”。婆婆对媳妇坏，有说与争权有关。原来婆婆作主，后来精力衰退，思虑不周；媳妇则年富力强，也得丈夫之助，无形中影响婆婆权力。以至引起恶感，不易相处，成分居的一原因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妻子坏成家难”，到了这日子就不好过了，不是勉强相处，就会分离，不分离而认作“坏铁淬无益，坏妻打无益，劣子教无益”。弃之任之，在一个家庭里如此相处，其感情生活就比离还坏了。

夫妻相处不好，双方时时在忧郁中，不郁闷成病，就是终日在吵架打骂中，妻不死也会他奔，当然成“夫狠成鳏夫”。妻子坚强，遇懦弱的丈夫，夫不忧闷而死，也造成分离，那又是“妻狠成寡妇”了。这些不论哪一种都是不好的结果，而且到“姑娘存阴心，天灾人祸来”，惹起许多纠纷的。

这时妻子有他奔的，被认作被人拐走，这就成纠纷了，在氏族内部发生的更严重，谚云“拐族妻案大，杀族人案大”。要加倍的处分。拐的比杀的还严重。说“杀人是没思考而杀；拐妻是思考好而拐”。因此“杀人是一命，拐妻是九命”。规矩是这样，当事人的态度。在氏族的支持下，“父命债可缓，母命债可缓，妻案捏手上”。一定严加追究，不如意就有发生械斗的危险和可能。

名人对于妇女也要求从各方面来看待她们，即是要看她们的特点特长，从而要她们发挥其长；不能用唯一条件来衡量。谚云“姑娘口弦一个弹一调，青年竖笛一个吹一曲”。各人有各人兴趣、爱好、擅长。像谚“狗能够的猪不能”“痢疾整肚腹，伤寒整脑壳”要象贤人门公多知所说“使个丫头要瞎一只眼，带一个奴隶要聋一只耳”。即是人都有优缺点、错误，要能分别对待，不要过于介意。

小事，不能用一点概括一切，有些事要装聋装瞎，宽大原谅，才能作领导人作家长，有“德古不择人，水牛不择草”处理事，不问贫富、贤愚、亲疏，以情理为准的成度。

丑女当然少人娶，可有“妻丑而子美”的谚语，是否符合事实是另一回事了，其谚却出于好心。个个选美女，美女哪来这么多？你要美女，美女不见得要你！个个要美女，丑女还有谁要？劝人认识貌丑不见得心灵也丑，美女不见得心灵与容貌相当。要认识丑女也有好的。

孤儿寡妇易受人欺侮是常事，所以吹耄诵经打鸡时，说“踩寡妇头的，掬孤儿的”都要挨他打鸡头的刀。这话虽是笑话，听惯不惊了，可也起了些作用，使许多人不致欺侮孤寡，就是这词和刀也有关系，另外“上天反对人，降下冰雹，人们反对人，众口都在叫”意思如汉语的“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名人要短口嘴就是怕指责而举行的。

“贪色莫奸幼，爱男莫诱童”是彝人行为总结，也是道德标准。认为这是不道德行为，是不为人所耻的。也说有这行为和乱伦的一样，其灵魂不为祖先所容，不要他们到祖先处去，要去就用鸡、羊、先行诵祛秽经，才能去，这仪式也够受的。

父母对于子女的希望是十分殷切的，谚云：“早晨听到儿女话动听，父母一日安”“父望子能干，母望女美丽”“羸羊族人望羊活起来，傻子母亲望子能聪明”。关心备至，使子女也感到“冰雪之气冷冰冰，父母之气暖洋洋”。促使子女“儿胜过父，女慧过母”。生时使父母生活安定，死后也坦然归天。决不望有“顽子打阿妈，阿妈叫哀哀”，“劣子伤阿妈，顽子伤邻里”。以及“儿狠父母苦，狗恶客人苦，狼恶牛羊苦”的地步。氏族头人和舅家不得力，没有约束，会成“养子跟子苦”了，事实上这种事也多呵。

对妇女又说：“姑娘受过苦，见伴情殷殷”。这是事实，还有“姑娘走得远，作风高过人”。或“姑娘走得远，缝袄比人强”。这更是事实，与上述蠢女兴旺“姑娘有知伤姑娘”不免矛盾。而且有“他乡的姑娘话多，别处来的鸟儿肉少”，他乡来的鸟儿是否肉少，不敢断定。他乡来的女儿见闻多，有话讲是真的。同时“美的是姑娘，姑娘到婆家就衰”也是真的。生拉活扯的嫁到婆家，心中苦痛，容颜自然要衰了，也告诫子女和鼓励他们说“父母遗产有尽财，劳动取得无尽期”。对于妻儿怎样来评价仍有这样的谚语：“不用夸我妻，看客来到时；不用夸我儿，看他交朋友”。这样评妻儿不见得评得准，评儿却评得出来的，从交友上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行为如何。子女成才也可使父母受人重视，“贤人母亲行为大方，蠢人母亲行为拘束”。“父亲依儿大，母亲依女大”，是母以子贵的表现。即告诫子女，他们成才与否，可影响父母在社会上的地位。

对于遗传也有其看法，而且“有些科学性的”，谚云“联姻到三代子孙将如猴”。“三代同猴包人开亲，子孙要愚蠢”，“生子似舅家，生女似父亲”。是万千事实的总结，近亲结婚，子女不健壮，是众所公认的事，有猴包的男女结婚，其子女多畸形发育是事实。而似母之子，像父之女，聪明能干，又是众人一致承认的。

“夫死妻不哭，见儿女就号哭”，死夫，妻是不相哭的，是害羞，是表现“他（她）死了我就没人要？成了鳏夫寡妇”？“夫死或妻死，天地崩一方”，不说夫妻间，对他人也“姑娘不见就不想（爱），一见就要想（爱）”，内心是非常悲痛的。所以“夫死妻不哭，见孤儿就哭”，见到孤儿才好哭。我曾见一对夫妻，感情很好，以后夫死了，妻初不哭，待娘家人来吊，边哭边唱她丈夫之德行能力时，她实在不能忍了，便跟着号哭起来，其弟立刻发怒，“你还有脸哭”！她只好说“我哭我儿女成遗孤了”。

但对人的变化，还是认为可以用人力来改变的，固然也說子女最易受母亲性格的遗传，影响而变化。說：“母卑子不贵（大）”可又有“贫富是个母猪生时，知□是个姑娘在时”，說：“贫穷人养个母猪，周年生三群，三年一百猪”，母猪生仔，仔又生仔。就可变贫穷为富裕。父为主要的家庭，父亲愚蠢时，讨个聪明根根的妻子，就可以生出聪明儿，子孙就不再愚蠢了，是合理的。

彝人以父母为一家主人，纵有“人老话不是，牛老汤不鲜”“人老话多，树老根多”。尤其对妇女說：“乌鸦只顾叫；妇女只顾說”。“鸡啄的不是粮，妇女說的不是话”。“耕地母牛狠，母牛不能翻坎子；說話妇女狠，妇女不能作結論”。都是低視妇女的諺語。可是，仍有“有父蹲上座，子孙乐融融；有母笑盈盈，子孙生活定”。說有父母活着子孙是安定快乐的，也有諺云：“错误在婆婆，名声媳妇背”。“父前要尽孝；母前要尽份”。对父母翁姑是相当尊重的。当然也有糊涂儿，不敬长辈，甚有出手的，若氏族得力，德古威望高，那必予严惩的。

夫妻间打架、吵闹、争权时，纵然妇女争不赢，她们可以还手还嘴力争的，胜不过结果是头上压力仍在，如上面所說諺：“空家具可放，空妇女难搁”，这好似是女性不能过孤独生活，其实是男子不容许；“嫁女去婆家，投石入水底”，嫁人娶人是为男子□□想多找个亲戚，想得彩礼发财。看吧，“有髻成大人，娶妻成主子”，成什么主子？成妻子的主子！有个奴隶，反之大叫：“劣子作妻奴”。可作妻之主，不能作妻之奴。即多接纳了妻子的好意见，也被认作是妻奴。諺云：“没妻爱父母，有妻爱妻子”。或“穷日念父母，富时念妻子”。說这是妻子诱惑力大，使儿忘本的表现，这是不应受人尊重的，“在夫手中妻可取，在妻手中夫难

取”，说男子能顾大局，妇女则只知顾己，家中财物一入其手就取不出来。成这样的夫与妻都不受尊重的，其实男子也负一半责任，怎能一推推在妇女身上。谚云：“牛羊放在该放处，不损不失，人们相当处开亲，不错不误”，“女给愿娶的，媳娶愿给的”！这是从一家一氏族来说，就是应找开过亲的，同等级，互相了解的，又谚：“姑娘有相当，青年有结合”。是从个人来说，就是贫富、人才、性格、身份（地位）其它个子……也要求相称，不然又怕处不好，说：“我与我上开亲（婚），我上轻视我；我与我下开亲，下也轻视我。”是说与上开亲，上会说不如他而加轻视；与下开亲，下将说他破落不中用才与我开亲，也加轻视。还是说相合相当的才好。也有说“我与我上婚，我上看重我；我与我下婚，我下看重我。”认为上下都会加重视，其实风平浪静时，可说这样，一有风吹草动，就不见重视，还是前条那样了。

谚云：“儿没有不想勇的，奈何出手不及人；女没有不想美的，只恨容颜不及人”，都是想好的，恨条件不如人。一般只向表面寻求，表面却生来如此，要改变也要用番功夫的。不及人该如何？该练心练知，不如人则应养德行，做到这两事就会及人如人。可是又从根本（人性）上加以否认。如“男生就没有不倾向偷的，女生就没有不打算奔的”，前者为想便易，不劳而得；后者则个个有个理想，为实现理想而奔吧。可以说得过去。

有些不中用的人，对外处处屈辱，对内称雄称霸，欺凌妻儿。谚云“气忿打妻子，不伤人妻伤己妻”。劝告是听不进去的。一唯作蠢事，每每“夫妻口舌一样长，屋脊降灾祸；夫妻胳膊一样粗，内室装满谷”，是事实。少吵少打而把这劲头用在耕作上，还愁五谷不丰登？只是吵打则要遭祸了。又云“丈夫吃尽桶钵内，伤妻子；妻子吃穷桶钵，伤儿女”。不说吵打，就吃得凶也不行。我亲

眼见到一家人；夫妻各三十岁，有三孩，每日作出饭，几乎被男子吃去大半，女的也吃得，一吃饱，孩子们就挨饿了，要再作。孩子们也学他们吧？个个吃得，不弱于大人。吃了又不把劲用在耕作上，只想玩，走亲戚。结果年年不够吃，月月在吵闹，还是说自己是真贫农，有资格求接济。可是大小都受到苦痛，又使自己义不容辞了。

有谚云“纠纷妇女惹的大，野火开荒起的大”。妇女惹的祸就易于扩大，如婆婆家势大，不愿要也不轻放时，有的便自杀。死者婆家，弟兄家门就要为她报仇。在战争中“亲生骨肉要丧命”，或者族内妇女开会后出妇女兵，集合去烧几座舍子，或毁坏些家具柜筐锅锅而回；有的对方吆给牛酒劝阻，中途而回，事情还是没了的。若死在家中，那退彩礼、赔礼，“可爱财产为她尽”。弄得倾家荡产。若不去而他奔呢？便认作被拐，说你“吃饭吃钱是父母”。要你负责；而且“父不作怪子不拐，母不作怪女不奔”。责无旁贷。退彩礼。进而一致向拐方追究，看不起人才拐人妻，这时处理不好，也常常打起仗来。虽然有个简便办法，是什么？就是打鸡打狗断绝关系。这么作，将使几方面更难处，尤其女儿，带有鸡狗的人谁还敢要？对方要是力量也不会饶恕的。不敢随便作，退呢，不易而且退回也有死的危险，无异死在家中。于是有将女抬给婆家的，或“砍绳断线”（即开除）给予，以后有死亡不追究，以后生、死、奔与娘家无关。这样，女子由婆家摆布，穿木鞋、拴铁链、关土牢了。在刑具折磨下，到生儿育女后，才得到自由。

“壮时没壮举，老来不甘心”，这对男子说来是在战争、计划、豪爽、风流、美丽、财富等方面有出众的表现；对妇女说来是在美貌、理家、风流、处事等有过人的表现。可是有些地方则歪曲谚语而偏重于风流，交有美丽、会说、出名等的朋友来表现，有劝责以“已

经结婚了，不宜如此”。回答“我不是卖给婆家的奴隶，去当家以前不能有点自由吗？”或说“不应当这样亲密”。回答“我喜欢他，可以用生命维护他，难道怕肌肉接触吗？”“既非西番，又非汉人，是亲戚，我作我愿作的事有啥？”铮铮【振振】有词。娘家知道后怕女“他奔或不愿去婆家，加以责斥时，更有回答“过于责难我吗，我作点事给你们看！”什么事呢？不是死了就是奔了，这祸事是难担当的，父母只好松下口气，婆家知道也不好随便追究，为啥？说妇女“拉裙子来盖上，争也争不赢”。“肉有伤痕它无痕，馍有口痕它无痕”，不拿把柄是不敢随便说的，没把柄就是栽诬，正中下怀，给她把柄了。必须把“狐狸栖处、兔儿睡处”抓着，可逮不住人还不够，这时必须拿着衣物才能追究，那时奸夫赔礼，禁止妻子外出。（若是亲弟，有骂声“你没眉毛了！”了事的）。或因此离婚的。但也有因男子是亲戚、表亲或不愿多生事端，对妻子也因美丽能干有好感，便根据“链枷棍不动，浪条子跳跃吧。我不放你也跳不脱，”或“人家不爱的人，也不值到我爱”。等她要够，得到教训（受骗、抛弃、社会议论、挨对方妻子打骂抓扯）自然回头的。

有的妇女受到上等级人的强袭，有的以有贵族朋友为好；有的反抗说“我的身子属你管，我的那个也属你管吗？”自认为贵族的当然不愿当那个的主子，只好咋舌告退。对这样自由的女子，也有告诫谚云：“听信别人话，将成别人婢”。歌云“漂亮的女郎，莫因漂亮铁镣当铃带，木娃当马骑”，“人羞遭祸死，马狂鞍轡折”。对轻浮的男子则谚云“莫狂（轻）切莫狂，富人发狂失财富；穷人发狂丧生命”。也莫要“贪一日之乐，受一生之苦”。“狂呵，年轻时候羡慕人妻，老年来时羡慕人子”。“面前看得见，身后就难测”。也有劝男女的谚“容貌跟作风”。“容貌美好的作风不该坏”。或“一步失脚十步随，一人作了百人污”。就是怕

“为劣犬而丧良犬；为蠢汉而丧贤人命” “宗作族来当，兄作弟来当”。使无辜的众人受到痛苦丧身呵。

一般被发觉，无可辩驳时，双方都是成双成对的，那本夫要责备妻子，追究奸夫了，而奸夫之妻和姊妹会说你夺我姊妹的丈夫，不要脸。一定进行大闹。而其夫向人赔礼，要不待说了。若奸夫不赔礼，要躲避，那对方就要咬他家的牛马。当然也得氏族之支持。这时事情每每会扩大的，打杀起来也会有的。这是上述谚语的应验。

在某地也发生过意外事，而且很有趣。怎么办呢？是这样的，乙男与甲妻好，被发现后，甲男发怒将乙的牛羊咬来，也责备自己的妻子。一般乙只好说情赔礼。而乙妻则痛牛羊被咬，立刻宣称甲妻勾引其丈夫，企图抢夺她的夫，出其不意的去咬甲的牛羊，并说“你为你妻子被奸咬我的牛羊，我也为我的丈夫被诱惑咬你的牛羊，各执一词”。最后以各退牛羊、不相赔礼了事。据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案子和解决法。从此也使很多人不敢轻易为这类事咬牛赶马了。

上面叙述的是具有一定自由的妇女言行情况，可是凉山彝族妇女中有一部分地位很低。受到歧视、压迫、剥削的痛苦。是什么人呢？就是黑彝、土司、白彝的丫头。说到丫头就想到娃子，他们也是受到同样的痛苦。实际男娃的痛苦就比起丫头的轻一些。看吧，谚云“要去投土司，怕作土司的安家；要去投黑彝，怕作陪嫁丫头”。说明娃子在奴隶社会中走投无路的，要想摆脱困境时，又会遇到“为避打而遇杀”。作世代代的安家与丫头。“起来烧火待，睡要壅火后”。“不去怕主子，不来怕主母”。“早晚餐靠主；生命靠上天”。其痛苦更甚。就是说有饭吃，其子女也得世代被抽去作锅庄娃子和陪嫁丫头。骨肉分离。但儿子被抽去仍在主子家，与父母常见面，有了钱还可娶其所爱，将来子女可以只抽一个或少抽，可以赎身为平民，不抽子女，少服劳役。作了丫头呢，女要被

抽，离开父母兄弟姊妹（仍抽去分散），抽去后服劳役，还强迫与任何一个等级相当的人成亲，成亲后所生子女又被抽去作娃子丫头。不作陪嫁丫头就长期在主子家服役，以后配与人或嫁出取钱。陪嫁丫头，有些还可勉强过活，若遇到穷而恶的主子就难过了。劳役重，肚子饿，受到非人痛苦。以事实作例吧。有一家前几代的姑祖母，嫁与一黑彝家，陪嫁丫头有十来个。对方名气大而财富娃子少，生活很苦。小姐还好，丫头实在过不下去了，有几个丫头到山上劳动时，摘野果生吃，边吃边唱道：“不是母猪阿偌，怎能长吃坎上坎下草？又不是水牛，嚼坝上的青草？我们是人呵！我们是人呵！”有一夜七个丫头出去没有回来，到第二天早上，在侧边树一看，有七个人成排的吊死在树上了，某家去追究呢，回答“说绳子没拿根稻草拴她们，说条子没拿根麻杆抽她们，她们要死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无法再说。小姐呢失去七个丫头，当然气得要死，不火也气死了。另娶一个黑彝娘子时，剩下的几个丫头的待遇更不堪设想了。只有丫头，没有娃子相配时，又怎么办呢？有的可出钱取回，有的嫁出时，为表示一下，给点什么给父母，彩礼全部吞下。有的配与家族中的娃子，以后有了子孙平分，这简直喂养牲畜来平分。

这些丫头已苦到这地步，为啥不逃到别处去呢？困难。丫头是不容许逃走或收容的，婆娘两家主子追究的罗网不容漏去；也好似有公约不容纳。谚云：“水涨河漫漫，黑彝丫头冲不走；悬岩陡峭峭，黑彝丫头坠不下”。对丫头不容许随便侵犯收容的。追究无力，也怕“强用力量，弱用雄鸡”，打鸡打狗，打过鸡狗的丫头，谁也不敢收容。其次受传统影响（蒙蔽），如“阿干地托鹤与雁两个；兹兹堡坞（昭通）奴与主两家，要相依而存。主奴母伴儿，牯牛牲畜儿”。好似至亲骨肉，象古代汉族中大君臣思想。以忠为荣，不肯相离，即死也以身相殉，说“布谷死得，乌鸦还死不

得”！受奴役也是“阿妈母伴儿，鼻隔薄菲菲”。该象牛的鼻隔薄，该穿起牵去犁。受蒙蔽到不敢离的地步。

奴隶主在凉山占统治地位，各据一隅，唯我独尊，其利益是不许侵犯的。谚云“黑彝女下，坐骑不容卸；黑彝男子旁，宝刀不容抽；大白杉树下，不容鹰捉去鸡儿”。只要你侵犯了他们的所有权，他们将以全力来保护争夺，不稍让步，甚至诉诸武力。谚云：“纠纷从婢来，案子由奴起”。表现对奴婢事件的重视，并“黑彝男子为奴死；黑彝女子为婢亡”。也是应当的，不惜牺牲生命。又谚：“彝案要了吗，子孙还在后；白杉要腐吗，一截在地里”。有争执而不了，子孙后代也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收容丫头不易，抢夺更不可。婆家关可过，娘家关也难过。

丫头身属小姐，其婚姻当然由主公主母支配。若有不“正常”的行为，就要受到残酷的对待。我记得某家有个陪嫁丫头，人才好，有一夜被恶少袭奸，生了个婴孩，主母认为大丢其面子，十分生气。又不幸而婴孩死去，认作损失（诬作捏死），要狠狠的惩罚了。割了一把荨麻，舀一桶水，准备脱去衣，用麻抽后，用水泼。这时遇着老头目来，他听到后说：“这种事我们家还见过，真是‘别处耳闻，我处眼见’，现在我处出现，将成奇闻！”主母只好住手，把麻丢入茅坑，把水倒去。我以为事情完结，没加留意了，哪知到下午时，有人在交头接耳，一问说：“主母正在炒糠面，要烧鬼”。没说烧谁。天将黑时，有人说“在捆火把了，要烧火鬼丫头”。这话把我吓着了。可是好奇的念头又壮起了我的胆，决定去看。等呵等。过一顿饭的时间。比一年还难等。终于等到了，听到偏房里已有人在哀叫，不许人进去。我应声跑去，只看见人拿火把进去，几次想溜进去，都被斥退。也凑巧，不知谁去通知的，来了几个老头人和一个士绅，他们进不去就隐在一旁，待主母进去，

他们才一面说：“不要这样处罚”。一面进去，我人小，从侧边挤进去，不防已到里间，丫头正赤身吊在杠上，也有人在油灯上点火把，我呆呆的望着。主母到二道门便叫“熄灯”！也说“我就饶她吧！你们不要进来”。有人上前把丫头放下，她呻吟着把衣服穿上，被带到关她的房间，其他人见灯熄了，一齐拥进正房。丫头过了几天放出来了，在外劳动时，我悄悄的问：“烧得痛吧？”回答“把我吓死了，没烧就放下来的，说是准了头人的情。”烧炒糠面是唛耄一面念咒，一面左手拿火把，右手抓糠面散到火上，炒焦易燃如火药的糠面，轰然起星火，烧不着病人，可相当吓人，若是有鬼定被吓跑的。若撒到人身上燃起，也如被火烧一般吧。

又有一家主母，平时以凶恶著名，不仅吃钱凶，对人也凶。她吸大烟，有两个丫头给她打烟，一个打得好，只是爱打瞌睡。有时丫头打好了把烟递给时，她却已入梦，不敢叫醒，只好等待，一等自己也已入睡了。太太醒来一看，正沉沉大睡，这还了得！有客还可幸免，单她两人时，大发雷霆，抢过烟杆，便在丫头脸上手上戳去，戳得鲜血淋漓。有人说：“这样，你简直在使个血光鬼打烟”。她改用棍打，使丫头过一夜象过一道鬼门关。

她的丫头是不许与男子往来的，说几句话也被怀疑。要被处罚或出卖。有一个丫头与老表相好，发觉后很想吃这人的一笔钱。一再逼问，丫头不肯说出名字。于是叫人把丫头捆起来走开，她烧红火钳来烙丫头的下身，使丫头一两个月起来不得。一般妇女已受重重压迫，作丫头更受主母无情的对待，可称她们是在人间最底层地狱呵。

可是妇女的特点，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是这样：66年以后十年间，我本来被认作没有资格在县政协的，又幸而留下与委员们一起劳动。我身体强健，是强劳动力。与别人同担重活。头五年不许

与妻儿见面，不知道她们劳动情况。七一年后与妻子在一起了，在家务和野外劳动上，经过一月几年的观察，妇女受压迫，除报复在母系社会压迫男子的仇恨外，男子是不该轻视压迫她们的。

其它不说，就我夫妻在一个单位劳动来说，她尽到劳动责任外，还支持我的劳动。如我最强劳动力，干重活；埋头干一场是要人比的，可是一到休息，坐下吸杆草烟，就倒在山羊皮上睡觉了；她呢，吸过烟酒去拔玉米庄、拾柴、摘野草，一叫劳动时，她和两个女委员，各背回一筐，跟着就开始劳动。鼓劲干一场，若非干部有令延长时间，就按时收工。起身时，若办得到，真想叫人拖我了。她呢，一下背起筐立起来，我很难为情，口是心非的说声“由我来背”，她哪里肯给我背。快步向前，背到家后打饭买菜；我呢一到倒在床上，动也不想动了。饭菜打来叫吃时，若不难为情，我还想长睡呢。平时，星期休息一天，我完全休息，她作饭、洗衣、补衣、整理什物，忙个不完。更是关心我，比我关心自己多上百倍。就以这些方面来说，那种精力、毅力、感情，男子是难于办到的、“妇女顶半边天”，我看是不止于半边。我自认为勤快人，可是处处不如她，若没她作支柱，我是成不了家的。彝族妇女多半是这样的。她们还是奴隶主出身的，若是劳动妇女就比她们更可敬呢。

从上述情况看来，

一、进房、立灶、子女祈禳都以母出生或生子年命宫为准来算，“死后母为大”是过去母作过主，有过母系社会的反映；“生时父为大”是已到父系社会，父作主的表现；“只有父之子，没有母之子”。是已产生婚姻制，子女婚权多在父手的表现。

二、对儿女的影响，以母为多为大，有好也有坏，可是好的少提，不免不公平，似有意贬低。

三、不与恶性传染病（麻疯、狐臭、猴包、瘡死等）的人家开亲，要“娶媳再三看舅家，嫁女再三看地点”。也发现“接连开亲三代子孙，像猴儿”。这些是合理优生的。

四、对一家人来说，社会活动，多半由父负责；而家里生儿育女家务劳动，则多由母负责，父亲不会来管，他管了点点就表扬；至于母亲作的事，父作不了，而且其数量强度也多也大，其功劳该受到重视的，可仍以“妇女能说不能做”来贬低。

五、认为女儿非家人，“猫儿家畜变野物；女儿家人变外人”。只图诳去嫁，取得彩礼。就“女儿嫁别乡，不问其苦乐”。不象娶媳要郑重其事，一再选择。就是“嫁时女儿大，耕牧牯牛大，制日肥堆大”。只是嫁日大，可是从此不再是家人了，凄凄苦苦坐在婆下边（意□翁和翁灵牌，媳不能到锅庄上座到内室）过处处受拘束的生活事。

六、奸幼诱童是“生人所不容，死者所不收”。“不戳死人，不毁死尸”，“不说死人坏话”。从这些看来，彝人从古就有重视德行，“不为己甚”的。

就此结束吧，不善写久，不熟谚语。很多没写译清楚。但在文中可了解许多彝俗和彝语中占重要成分的谚语。在解决纠纷时，只要引谚语作根据，就易于解决；谈话时引用几句，显得生动活泼中肯。谚语是主人言行的总结，已成人们言行的准则，本文引用了三百多条有关妇女的谚语，也试加说明了，希望内部文化交流，及供研究者作参考，都有益处。

注（1）在彝语中有上门、转房二词。上门又可分用入房、进房二词来解释。翁伯上门是长辈下就，要开屋顶而入，是入房；晚辈上门是上蒸，到门口要踢一下门槛，表示从门槛下钻入。转房是同

輩，故又称“管带”，从门而入。也有说命运相克的。上门进屋坐到锅庄边时，用脚踢一下锅庄。

禁止妇女作的事

认为妇女肮脏、易于污秽男子和神灵，不许妇女上楼，更不许上房子，跨过男子头。

妇女的衣物织具等不许跨过男子头上，或挂于男子斗笠、武器及呗耄经书法具经过的上面。

出兵打仗或出门打猎，在途中忌遇妇女，更忌妇女来说话，认为遇到这种事就不会吉利，有的就途中转回。（1）

不许妇女接触灵牌，若为翁伯灵牌，接近也不许可的，亲舅例外。在过年过节献祭时，家中没有成年男子，仅有一二岁男孩，即一手抱孩，一手端祭钵，使孩手触着钵，当作由孩端着献祭的。

除少女外，成年妇女是不许接触武器的，认为接触了就污秽武器，在战争中使用不灵，人易受伤。有的又认为受了污的武器才能伤人，出发前将武器触动一下妇女衣裙的。对呗耄的法笠、法、法铃、签筒等法具和神座也不许接触。（2）

认为发髻是人身最高点，神灵寄栖之处，是不许别人触摸的，尤忌妇女触摸，如妻触摸着夫的发髻，有的将发割去，进而抛弃子呵。

口头说与某妇女有过不正当关系，就说跨过某手脚，但忌妇女跨过男子的脚，认为被跨是受到了污秽。

说妇女裙子是最肮脏的东西，不仅人要忌，不许挂在高处，使男子在下面钻过，即神灵也是忌避的。在苏妮跳神时，有的能叫他的神偷别人的酒，这时把酒放在柜里，人睡在柜上也防止不了的、

但用女裙盖着，那放在任何地方也不会被偷。也说人将变化为神仙时，用女裙在某头上绕一下，就使其受污变化不了。

有些地方还不许妇女进入毛羊圈，说羊圈受污羊神不安，羊群不能兴旺。

有的如插秧、理畜肠、纺织缝衣等都是由妇女作的，男子不屑去作。所以有对一无所能的男子，就说制女裙的男子。

禁止妇女与外族人发生性关系或结婚。在以前 区等级禁严格，妇女若与下等级发生性关系，男女双方将被处死，男的必死，女的不死也将为人所不耻。贵族对其丫头，既不许人侵犯，也不许人与之发生性关系，否则将发生问题，尤其怀孕时，将给处分，对丫头的责打更不待说。

妇女一般服家内劳动，抱柴烧火是日常事务。但抱柴放到火塘边后，就不许她们跨柴尾，认为跨过柴的放到火塘烧，就污秽火塘，使锅庄神不安，将发生灾祸。

不许呼翁伯之名，连其它人有同名的也自觉不呼出，所以谚云“翁姑名字媳妇知，媳妇不能喊。”有的地方，即本夫之名也不能呼，叫美称或叫儿父了事。

谚云“好色莫奸幼，想男莫诱童”。是说妇女不能诱幼童来行秽，说有如此行为就不会昌盛，将为人所鄙弃。男子奸幼则与姊妹草通奸或与下等级发生通奸同，生为人所鄙弃（有的被处死），死后灵魂也将不能到祖先处。

禁止妇女作的事注释：

(1) 古代兹密阿几出兵抗敌，走到一个拐弯路口，有几个神女在路上边立着观望。阿几立刻说：“我率部队经过大路，妇女应让开，以免受污秽，作战不顺利。”神女回答道：“大路人行道，两

旁容人站，你走你的路，我自站一边，各不相关。”阿几以后去战场，早晨听到阿几美丽出众，中午听到阿几英勇绝伦，下午听到阿几牺牲。说是妇女在途中与他打招呼的结果。与《兹密阿几》上所述有出入。

(2) 三十二代前的呗阿史拉者，常带女儿史省为助手，到处作法诵经，史省学得经术，将拉者所教传与后代，可见妇女也可接触法具；但拉者受兹阿俄卜卜家之请，催促得急，仅带史省前来作助手，卜卜家看见双耳穿孔，发现是女子，就认为带妇女来接触祖灵，将遭灾害。准备作斋后，杀死拉者妇女，拉者设计脱身。迄今有谚“作斋后杀呗耄”形容以怨报德。从上述两方言行来看，三十多代前，即有两种主张。

— 喪 葬

病人临危时，有子女的人，在临死时不能等他的头和背接触木与土（木床与土地）死，必须有亲人把他上身支持起来（否则）表示无子女，将来后代不昌盛。听听还有没有气息，没有就用手将眼皮擦来闭着，也拨起下颚，使嘴闭着。再剃头发，有髻的仍留着髻，有洗脸习惯的就洗脸洗身上，或只擦胸口与背心，穿寿衣。然后曲手于胸前，男左在内右在外，说以便抽刀御敌；女则右在内左在外，说以便纺毛线。曲手脚加绳捆紧。（1）说已不与生人相同，魂已离体，卷曲两脚也不会如在梦中，睡时曲着脚就走不动。用白纸盖脸，免得难看吓人，或说免得阳光直晃着眼，看不清路不好行走，完成这些事后使坐于似火盆架之坛架上。若腹内有废物，此时任其泻出。此时必须有一件披毡（查尔瓦非彝族原有物，不

用)披上，男头巾裹一英雄结【结】于额头，青年用头巾裹一笋形结于左额上；中年裹一短的（二三寸）冒巾尾、下缠一二转结于正额；老年则裹一长约五六寸结（冒巾尾而下缠若干转）于正额。女只用顶帕，富有的就戴金银铜、珊瑚玛瑙等饰物，只穿鞋，或只穿麻鞋。武器用具等放于侧，表示殉物，不埋在坟里。

坐定后开始号哭，并派人向亲戚处报丧，我们那里，路近的就大声叫喊：“xx家，xx人不在了，xx人不在了。”了事。所以听到“呵，呵”高叫，便知有人死了报丧的。因此，有的人忌老远喊他。路远必须到家去报时，主人必须请他喝酒吃肉。黑彝地区则杀一只鸡相待，这在白彝地区又是不行的。死人而杀鸡吃，是无异乐人之死了。来吊者有的当天来，有的一二天才来，看停尸多少天，路途远近。

停尸在家时，有的杀一只殉鸡，留一根尾毛外，全身拔光，与一个苦荞粩或一把生饭（矮山）放于尸侧，以表祭献。也据说荞粩和饭是作归阴间路上的干粮。阴阳隔有一条坎子，坎下守着一条虫，若虫来阻止时，尸会惊起。殉鸡就是要鸡去啄这虫，使之不敢来阻，为什么不用别的粮而用苦荞与生米饭呢，据说这两种粮是彝人自古以来就有的。

亲戚来吊时，一到房侧即号啕哀哭，急步而进，到丧前哭后再坐，询问病情。多携酒来，至亲才送牲畜。牲则杀后，割一耳来献；酒则倒一杯来敬，报献酒来的人姓名，并祈保佑后，倒泼尸上，再倒一杯，向尸祈祷后，端回给献者，称“归还酒”，免献者福禄灵魂随死者而去。内亲来吊者有送一丈布的，称为腰带布。献于尸前报名后，挂在院中绳上，以多为荣，以后主客各半，有些地方火塘上有炕笆，平时炊具是不上炕笆的。这时盛有祭品饭汤肉的木钵、木盘、木碗等就可以放在炕笆上献祭。

入晚，主人客人要唱歌，多半是哀伤或安慰生者、颂扬死者的歌词，现在举以下几例于下：

如安慰词：

万物都有死，死是人们都要走的路，说太阳不死，遇云雾来遮便算死；说月亮不死，缺蚀时候便算死，说西昌菩萨（沪山蒙段祠望天娘娘名阿呷）不死，年中换衣便算死；说老熊不死，垫居之时便算死；说长蛇不死，换壳时候便算死。说土司不死，兹密阿几已死了；说头人不死，门公多知已死了；说英雄不死，罕页鹏呼已死了。什么都有死的一天，人死是换不回了的……

比喻悲伤情况的：

死去父母（寿终）好似青菜脱老叶，死去兄弟好似围墙倒一圈，死去夫妻好似天地溃一方，死去子女刺穿肝与肺……

悼歌是死亡与超度时必唱的，不如上两种歌，可由个人哭着唱或二人一唱一和，而是由十来个人，站立在尸或灵牌前，自然的摇动着身子一唱众和的。男女各分组来唱，开始与尾子都先叫一声“噫”，完时也有大声哭几声的。两种歌词译附于后。（1）（2）有唱悲惨故事的歌（缺），可以赛歌，内容或见景生情，临时编词来唱；或彼此提出问题，使对方答对，唱历史事迹，事物根源等，看谁的知识渊博，一提就唱出。也有持刀双双舞蹈着唱的词。都分别译附于后。（3）（4）（5）（6）（7）

丧事最必须的是酒，客人送酒，自家也买酒，坐的唱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要喝酒，白日喝晚上也喝，喝的人真似谚“彝人不空见酒空，汉人不空见肉空”。汉人见肉不见寻空，主人说有酒则是放下事来喝一杯的多。

有钵的人家轆起骑马来殉，将马用好鞍轡轡上，由一人牵马在院里站着，日夜不歇。马发抖时，说死者灵魂已来骑，马走饿了，

要主人拿粮食来喂，一夜有要几次的。牵马人得祭牲肉外，借此可得些粮。但怕灵魂跟死人去了，许多人是不愿干的。尸停几天就要牵几天，直到把尸烧埋。死者殉过的马，亲人便不能再骑，必须出卖。过去有放到山上，任人拣去的。

人一死邻里及家族中男女老少，多来守丧。若是死的是男子，还要带上武器。到晚间说向鬼示威，好使死者灵魂顺利归天。进行转屋，青年们带上武器，挽裤挽袖，如临大敌，每晚在房子周围转二、三次，口头大叫“卑贱的游魂鬼怪让开，让高贵的人走过”有枪的放枪，无枪也敲响刀矛弓箭，转一转回到屋哭几声。五十年前枪少，多头戴盔，身穿铠，佩刀与箭筒带于骨牌带上，背弓在背，系红饰带于腰，右手持矛，左肘带护肘，腕带避弦（护腰），左肩斜挂彝盾（上下两个），俨然天神，甚觉威武。边敲响武器，边阵阵大吼。女死则不转屋。

说杀牛羊牲畜来祭，是使死者得到牲魂，好在阴间蓄养牲畜，过富裕生活。只要有就尽量杀，有的为扬名声，还买来杀。多多益善。如奴隶主就要劳动人民出畜，有杀到一百头以上的。尸侧放步不了这么多牲畜耳朵，就连耳也不割了。畜肉宰成块块煮后分给来吊丧客人或邻里，有的吃了就抛弃。遇夏天就臭气冲天，不可前往。

习俗经过丧家之侧，不问认识与否，流泪与否，都要进屋大号几声。主人就以来客相待，请他们吃肉喝酒。也有没有人来，待杀了牲才来的，所以有讽刺谚云“阿妈无亲戚；母猪才有亲。”

每到一批吊丧的亲友，就要大声号哭一次，有了火器后在门前甚至在屋内放枪，可揭开纸来看遗容。哭后问病情，品评遗容颜色及坐相庄重与否，衣服式样和颜色。认为颜色如常庄重，后人发旺。喝酒吃饱后，带有歌手的就开始赛歌，若是老年寿终就认为喜丧，比较随便，可由演奏家来表演各种乐器；若为壮年或青年，

就认为不该死而死（屈死），十分悲伤。有丧事时，不允许打架拉抢，仇人相遇也相让，认为此时寻仇是侮辱主人或不道德的。认为“破坏病亡丧事”遭主人反对，也受到社会谴责的。

有的要抬去烧埋才上尸架，有的头晚上尸架，上架时男右边在上，女左边在上，衣服（寿衣）不变。用白青布（绢）盖尸，忌用红黄绿色、尤其凶死者尽用白色，用红色等时，说其魂将变为恶鬼，尸用绳捆于架上（捆手足的已去）以免终止倒出。一早抬出，在门口放一下，此时说生人变死人，死人又不离家，个个哀伤不已。

（編者按：原稿此處貼有一張紙條，上寫：放尸 放尸也要会放，若仰放，既不会烧净，也会伸手脚，遂生不祥之兆。戒备腹爆，侧放也会腹爆，突然，一下流出血水，熄灭了火。会放的先侧放，而向倾，这样，烧破腹时，血水慢慢流，不影响火势，也可一次烧净，不必使用杈去夾扭翻动，比较顺利。）

停尸在家时，主人忌吃肌肉辣椒菜等，怕死者责备后人还图安逸享受，不悲痛至极，不加保佑。有出丧后安灵牌前，不诵经祈祷的。父母死亡之年，不能嫁娶，认为死亡是悲伤事，而嫁娶是喜事，不应在一年内作。

（編者按：原稿此處貼有一張紙條，上寫：停尸在家时，主人忌吃肌肉辣椒菜等，怕死者责备后人还图安逸享受，不悲痛至极，不加保佑。有出丧后安灵牌前，不诵经祈祷的。父母死亡之年，不能嫁娶，认为死亡是悲伤事，而嫁娶是喜事，不应在一年内作。）

收凶死尸：彝人死亡后，一定有族人来收尸烧埋。一般病死的，没有什么奇特仪式；若是凶死（被枪杀）的，在收尸时，先由近亲人上前，说要逐散凶气，以免污染人，从地上抓起三把泥土，撒到尸上，再伸手去触动，而后其他人去相助。把尸抬到尸担架上或手上运走。甘洛南端（越西县城以南）如此。

烧埋要择日，忌五日中之跨踏日、蛇日、太岁在土日，认为跨踏日，子孙将不能兴旺；蛇日蛇尾长长的，怕继续死；太岁在土日，生死俱不安宁。但遇这三日时，可以在头一日挖坟坑，以期避开。

抬出时是男就由族人抬，女已婚的属别家，由婆家人抬。前面有人执火把引路。尸后送丧人号哭跟随。死者为壮年时，送丧人不断报名大吼阵阵，亦不断打枪；女则哭随可也。（1）

（编者按：原稿此处贴有一张纸条，上写：（1）抬尸上烧人架时，不能滑倒或放到地上，彝人多住山上，山路崎岖难行，一遇下雨尤泥滑不堪，跌跤子是常事。但是人死了停在家中，择定了日子就必须风雨无阻地，按期抬出到烧人坪火化。雨天抬起尸走路更加困难（有的地方可以背走），这可是抬起尸时是不许跌跤子，也不许放到地上的，否则对生者不吉利。那怎么办呢？平地要人来扶，坡路则用绳子拴着抬者的腰，由后面（或前面）的人拉着，稳定他们的身子，烧人坪离家十多里时，抬的人是够受的。）

到坟地时，将尸放于预先依“男九女七孩五”柴块架成的方形柴架上，依“人发源于南（牟鸟）、人魂归于南”，头须向南，有说亡魂归于得布落莫（甘洛南端与越西交界处）的，因此尸首要向着得布落莫。架下坑内已予置引火物，引燃使柴架燃起。烧尸者拿一木叉，待火已着尸时，将尸翻动，使全部着火燃尽。以肯燃为好，不肯燃的，有用斧断碎，便于燃尽的，骨灰埋于坑内，盖上泥土，周围依男九女七孩（青年）五数，以石块围砌。凶死者不盖土不砌石，要埋在病死者下方。说好被风雨吹散、霜雪冻坏，以消灭其灵魂；也有恰恰相反，要用泥土石块厚厚盖上，以使灵魂不能动弹。总之要利用自然物风雨霜雪来消灭，或泥石压制，不容翻身，不使变鬼来害人。哪种有效，我不曾请教于呗毫苏妮。有的地方无一定坟地，将尸在任何一处烧化，将骨灰收来撒在森林里，老年在

深处，少壮在浅处，有说仇人多、留下坟墓怕被破坏影响了子孙发展，将坟坑挖去。凶死者没资格享受此种待遇。有的又撒骨灰于耕地上，说“撒过祖先骨灰的地方，子孙吃了这地出产的五谷，就会发旺，”一般烧毕客散人归。（2）

（編者按：原稿此處貼有一張紙條，上寫：（2）放木鉢，在焚尸时，我们常常见到尸坑旁边放着一木鉢清水，这用意是什么呢？老年人说，尸体被焚后，灵魂将热得难受，若放一鉢清水在侧边就会将少热气，感觉凉爽。也说灵魂入睡洗之，不仅消了热，也洗去身上没被火销毁的污浊，好轻身上阴间。另见一木鉢，内装生米饭，若住高山就装半熟荞面团，食物上放一只木匙。这是供死者在阴间用的。烧尸把尸肚烧爆时，将食物撒到尸上一同火化。木鉢、篾鉢、木匙有打碎丢入尸坑的，有仍放原处，由人抬去卖的。若别人知道是殉葬物，那就是脏东西，不会去用了。）

说死人灵魂是变化的，如何变？向呷耄报死日、埋日，生年命宫，再查看经书。变雁鹄是好，变五爪兽的凶恶，变虫蛇的不好，也查出人魂归来日。当夜家人避居别家，内室门内则撒细灰于地面，或放面有灰之簸箕。翌晨看灰上现什么痕迹，若为雁雀则安神，是其它的就要祈禳解冤。

得麻疯病，瘠瘦病（大致是肺结核，贫血等病）而死的多土葬，其古代法见《涼山彝族自治州水□□□□》得麻症，天花死的，有些地方以凶死看待。遇到霍乱，伤寒、恶性疟疾等传染病流行，死亡枕藉，来不及烧埋时，将尸放在窖中或坑中，待病症息止时才来烧埋的。

有些地方遇到传染病，家人就与病人隔离，或将病人弄到岩洞，按时送食，待好了才接回家，以减少传染的。有的地方就说：“死者不埋好，生者不值价。”遇到有病人或死亡，连自称能驱捉鬼怪的呷耄苏嬢也不敢过问，明知可怕，去有危险，心中惶惶不

安时，也必须硬起头皮去吊丧问病，去料理丧事，并说“谁将如何死，不可预料，我不料理别人丧事，谁还来管我的后事？也硬起头皮来干，结果互相传染，死亡更加严重。我原住区就是如此，挥泪再三劝阻，才稍改变。”

丧葬注

(1) 卷曲手足后，用绳捆紧，直到上尸架才解去，用意是焚烧时，不使手足伸张开来，说伸张是不祥之兆。手伸起，姻亲方面要死人，右主死男子，左主死女人，足伸起家族方面要死人，仍右主男死，左主死女。

附录一 悼歌（丧葬时）

呵悼念，归天路，
天上有“死”，
地上有福，
婚歌有来头，
蓑衣有领子，
悼歌有根源。
太空之上，
沙得河迁家，
千多门公家，（1）
纳垢土司家，（2）
有白纲黄纲黑纲三张。
首先撒黑纲来，

纲中了房下边的巨石，
拉也不肯起，
拽也不肯动，请也不肯去。
随后撒下黄纲来，
纲中了房上边的山头，
拽也不肯动，
拉也不肯起，请也不肯去，
再后挪下白纲来，
你中了白纲时，
拽也像动了，
拉也像起了，
请也像去了。
但是去时门坎低，
来时门坎高。（3）——
上天散下疾病来，
人们没办法。
先是认作受点风丹水痘，
以后认作伤风感冒，
用白色黄颈山羊治，
治也治不好。
以后认为是灵魂有失敬，
用红颈白毛羊来治，
治也不见好，
再后认为受到鬼怪的打击，
用黑色黄颈牛来治，
治病病不好。

上天疾病來作怪，
人們沒辦法。
有着矛杆如杉葉森森的家族，
也沒有辦法；

有着岩壁般排列的親戚，
張弓挽手上，
抽箭插髻上，
也沒有辦法；
有着來勸解的親戚，
也沒有辦法。

在家庭里，
坐的鍋庄反對你了，
睡的门坎反對你了，
站的中柱反對你了，
不走沒有法了。
精壯小伙子，
二雙四個來送引你，
引送你到道旁淨處，
有白路黃路黑路兩雙四條，
莫要走黑路，
這有急性慢性病症；
莫要走黃路，
這也有輕重瘡症；
你父走白路，

你母走白路，
白路坦蕩蕩，
不走沒理由。

對面一群美麗的“子子”來引（4）

腳下路明亮，
不走沒理由；
這面一群美麗的大魚來引，
腳下白生生，
不走沒理由。

搭上褶毡，奮起而去吧，（5）

把箭抽出插在髻，
把弓張開挽在手，——
去到要到处，
到阿于水井（在美姑），
有白水黃水黑水三股泉，
莫要喝黑水，
喝了黑水要發急症；
莫要喝黃水，
喝了黃水要發瘡疾症；
上面白水白生生，
你父喝了去，
你母喝了去，
你渴了喝一口，
不渴了喝一口，

呵，归天路。

到斯于普尔时（6），
路下边长梅子，
梅子红彤彤，
你爱吃一个，
不爱吃一个，
路上边长李树，
李子贵灼灼，
你爱吃一个，不爱不吃向前去，
呵，悼歌，归天路。

走了又再走，
到了阴阳分界处，
死的竟直去，
我们这对小伙子，
引是引送你，
跟是不跟你，
去留两个心，
死生两条路。
你父迎你矛尖如杉叶，（7）
上盾耀似星，
下盾耀如鱼，
卸马在下边，
卸辔在上边，
你母迎你圆帽黑压压，

没有心歉歉的理由，
没有心不安的理由，

你去到白鸡鸣叫处，
到白牛嗷号处，
到白狗犬叫处，
我们这对小伙子，
引是引送你，
跟是不跟你。

“孜果”麦冬同来烧，（8）

“孜果”给死的，
麦冬给活人；
白鸡黑鸡一同摇，
黑鸡给死的，
白鸡招活魂；
白旗黑旗一同摇，
黑旗给死的，
白旗捏手中。
一对青年要回转，
悼歌，归天路。
你莫变成花豹赤虎，
莫到坪坝来吃牛吃羊，
那样，你的家族，
怕恐一阵阵来吼叫，（9）
你子孙在后的，
会受到耻辱！

你莫要变成太空的苍鹰，
莫到人们村寨捉猪鸡，
那样，邻里的大小老幼，
恐怕一阵阵来叫吼，
你子孙在后的，
将受到惊惶。
事端哪里出现，
法理就防备哪里吧，
风从哪里吹来，
毡衫向哪里摇吧，
你不能不变吗，
变成白雁与白鸡，
这样，好酒给与你，
好茶敬与你，
好肉献与你。
不能不变吗，
变成山上的布谷，
听到叫一声，
所有你的子孙，
心里得宽慰。

我们一双小伙子，
回呵，回去，去，
转啊，转身去，
黄鸡召主魂，
白旗捏手上，

麦冬拿手上，
 来到银房子，
 回到金锅庄，
 悼歌，归天路。
 （一齐号哭几声）

注：

（1）唛耄念经，经常提到，但是哪丙家弄不清，从门公二字看，蜀阿迁是土目，于多是头人，也有怀疑是金阳沙玛干多家的，他家是长房掌土司印。也与西昌纳垢同称，是把大土司家当作阎王家了。

（2）指西昌的纳垢家，后为罗罗穴慰司，本是人间的土司，误把他也当成三家天神之一了。

（3）是说死去离家易，活着转回家就难。

（4）指一种鸟，其形很美，又说这种鸟可奉阴间命令，乘夜来捉人魂，家中发现其叫声，并听到似鼠长叫声时，是人魂被捉质的表现，一定叫喊“劝着，劝着，”或用武器互相打击示威，或武装跟追。事后找唛耄诵经更不待说。

（5）在紧急时，为行动方便，将披毡摺起用索揽于背上。

（6）在四川美姑境，凉山黑彝勿雷女坡七子，即出生于此而向西北迁移的。

（7）矛多如黑杉叶之森森。

（8）孜果是草本植物，有辛辣味，高可达二三尺，咒鬼时所必须有的。麦冬叶扁而长的草。传说仲牟由在洪水中的乘柜漂浮，到达堂郎洛宣山时，先抓着此草，后攀细叶青杠枝而上崖。所以后代抬魂馍魂找魂时，必须此物。

（9）虎来捉牛羊时，人们就要集中去逐杀。

附录二 悼歌（超度时）

悼念！

大地之上生子不见父，

大地之下聪明的（黑乌鸦），

去迎接唛耄，

来治疗病人。

请唛请迟了，

天上的体唛渣木呢，（1）

唛手有什么，

唛手有漆水。

他说“禽类有三百，禽类邪怪你偏来请唛耄！”

用漆水打鸟，

古时乌漆黑。

而今犹漆黑

另外聪明野物，

聪明的斃子，

它前去请唛，

请唛请迟了。

体唛渣木说：

“裂蹄有三百，

裂蹄邪怪你偏来请唛！”

唛手有个瓢，

甩瓢打斃子，

古时斃子额头被打皱，

而今額猶皺。

地上聰明的野物，

聰明的山喳，（2）

山喳去請唄，請唄請遲了。

唄渣木說：

“禽類又三百，
禽類邪怪你偏來請唄！”

唄手有什麼？

唄手有彩漆，

甩來打山喳，

古時打得山喳嘴已紅，

而今嘴猶紅。

地上聰明的野物，

聰明的兔兒，

先翻看一篇兩頁，

翻來有無話？

翻來沒有話；

再翻看二篇四頁，

翻來有無話？

翻來沒有話；

以後翻看三篇六頁，

翻來有無話？

翻來沒有話；

翻來四篇八頁，

翻来有无话？

翻来没有话；

翻到五端十页，

翻了便有话。

纸上有了话，

墨上现了话。

地上请呗的，

问为何生子不见父？

兹阿邛补一代生子不见父，

邛补地巧二代生子不见父，

地乃阿体三代生子不见父，

阿体阿勾四代生子不见父，

阿勾卓尔五代生子不见父，

卓尔务体六代生子不见父，

务体阿史七代生子不见父，

阿史阿俄八代生子不见父，（4）

禽类三种来请，

裂蹄三种来请，

蜘蛛来请时，

头被你搯掷森林，

腰被你搯投到大河，

尾被你搯弃到玄岩。

这个补（虫）阿史于月，

找它头来安上，

去天上請唄，

請唄來遲了。

體唄渣木說：

“地上裂蹄有三百，
裂蹄邪怪你偏來請唄！”

唄手有什麼？

唄手有齊刀，

擲齊刀來砍兔兒，

古時兔兒嘴砍缺，

而今嘴猶缺。

地上聰明的野物，

聰明的鴉雀，

去天上請唄，

請唄請遲了。

體唄渣木說：

“禽類有三百，
禽類邪怪你偏來請唄！”

唄手有什麼？

唄手有銀水，

甩銀水來潑鴉雀。

古時鴉雀翅潑花，

而今翅猶花。

地上聰明的野物，

聰明的蜘蛛，

順日光而去，

順月光而回，
問天上唄木目君，（3）
唄木目君說：
“你这丑物也來請唄！”
伸手搖頭擲林中，
搯搯腰投大江，
搯搯尾棄玄岩。
唄木目君的媽，
被蜘蛛作祟眼生病，
看路不見路。

唄木目君呵，
急忙派差使，
問休唄渣木：
“怎樣眼才好？”
休唄渣木家，
唄師不在家，
唄徒却在家。
他左手開櫃蓋，
右手摸櫃底，
取出書毡袋。

找它腰來接上，
找它尾來栽上，
阿媽的眼病自會好。”

叭木目君家，
捉对獐麝喂猎犬，
林中去找头，
找到了头；
捉对大鱼喂对獭，
江里去找腰，
找腰找不到；
捉对苍蝇喂对蜂，
岩间去找尾，
找尾就找到。

叭木目君家，
召体叭渣木来，
说“找头得到头，
找尾得到尾，
找腰却不得。”
体叭渣木呢，
使良虫蜘蛛儿，
萦着日光来，
绕着月光去，
将头接在尾子上，
抽出银线来系上，
抽出金丝来拴上，
抽出铜丝来缠上。
并且祝告说：
“你依你的道理去过活。

将你送回去，
冬季三月住在土块下，
丝线作穴幕，
穿绸缎的也不如你，（5）
春季三个月，住在坎埂上，
网虫来作食，
呗毫没带祭肉的不如你”。（6）

以后体呗渣木说：

“地上人类八代生子不见父，
来请聘呗毫，
君家不予指示，
使虫来作崇的。”

昊呗什祖说：

‘地上生子不见父原因，
是不兴超度，
不净尸，不引路。’
地上昊呗史祖吗，

用树超度树，
树又向上长，
超度神座枝，（7）
由此来得到；
以岩超度岩，
岩站到旁边，
超度淬烫石，

由此来得到；
 用水超度水，
 水复向下流，
 超度的净水，
 由此来得到。
 从此生子见了父，
 生女见了母，
 子孙始发展，
 子孙千五百。

注

(1) 从别书上看，体呗渣木是地上的土呗耄，又名渣木阿以；昊呗史初是天上的大呗耄，与此所列有出入（颠倒了）。

(2) 山喳是俗名，是种长尾，红嘴，绿身与鸦雀大小的雀。

(3) 有说是昊天管君的另称。

(4) 母系社会之末期。

(5) 在土块下穴中，织有密密的一层网作幃，以避风雨保暖。

(6) 呗耄代人诵经杀牲，将得到牲畜头，皮，蹄及一块肉，可以拿回家去吃，算有肉吃的人。

(7) 呗耄诵经时必用树枝插神座，烧烫石淬水来祛秽，舀碗水由主人用手指蘸一下后作净水。

附录三 茶的根源

昊天之上的茶，
从青云之上，
落到红云之上，
从红云之上，
落到黄云之上，
从黄云之上，
落到白云之上，
从白云之上，
落到堂郎山上。
落到山腰上。
从山腰之上，
落到山麓上，
在山麓上，
落下四茶果，
茶根入土中。
昊天之上，
天上雨淅淅，
半空雨阵阵，
大地之上的，
那四棵茶果，
在大地上，
从下冒出头，
冒出生出头，

后来用作种，
作种传世上。
腰何生出女，
贝窠飘飘然，
少女裙子白生生，
摘茶来酿茶，
女来煮砖茶。
茶长大地上，
上天洪水泛滥时，
没冲走茶树，
世上起风暴飞沙走石，
没吹翻茶叶。
向茶念念九道咒，
为茶咒而念咒。
长于九重岩；丑姑鵬家为呗耄，
老呗来背茶，
背入花木钵，
再挂上木匙，

先由尊贵皇帝喝，
修近七十四条街，
寿长二百六十岁。
次由闺内姑娘喝，
喝后口齿利，
茶的美名由此响。

拿来先敬献天神地灵，
其次敬献呗耄神灵。

（口说也可摘要唱。）

附录四 省者谱

祖呵阿洒一，
阿洒省者二，
省者阿呢三，
阿呢尔博四，
尔博堡史五，
堡史颇亚六
颇亚阿迂七，
阿迂德都八，
德都尔颇九，
尔颇马偶十，
马偶偕夜一
偕夜阿克二
阿克阿补三
阿补马字四
马字马禾五
马禾阿破六
阿破迭博七
迭博罗博八

羅博史亞九
史亞液洒十
阿古儻孔一
儻孔阿茲二
阿茲仲補三
仲補俄母四
俄母阿時五
阿時官呢六
官呢苦禾七
苦禾三里八
三里阿底九
阿底里博十

里博姑亞一
姑亞爾止二
爾止咩束三
牛束普日四
普日爾耿五
爾耿母者六
母者呷日七(2)
吹日呷拉八
呷拉巨洒九
巨洒阿史十(3)
阿史拉惹一
拉惹爾口二
爾口補口三

补口口亚四
口亚阿木五
阿木鸟酒六。

注

(1) 比是金阳地方所述即部宣抚司岭姓谱只口述。

(2) 汉名岭贞柏，明初人。

(3) 彝人数字从古书上来看，只从一数到十，再从一数起，没有十一，二十、三十等。

附录五 雷源

天上去两次，
一次站古鲁，
一次离古鲁，
左边立高山，
离左边高山，
右边立山上，
离开右边山，
立古鲁山下，
离古鲁山下；
立甲甲拉加，
离甲甲拉加；
立马布灵口（金阳）
离马布灵口；

立白云山上，

离白云山上；

天上打雷到君前（指天帝）

昂首望苍天，

怒目视太阳，

伸手抚树柏，

树梢阵阵糜，

有口噬玄岩，

岩也崩下来，

伸脚踏大地，

踏到四方去。

狠有十二类，

这是雷根源。

附录六 洪水时的大山深谷

大地之上呵，

所有的大山，

武地螺取山，（嘎山）

剩有白螺大；

吉页蜀保山（黄茅岗）

剩有狐狸大；

蜀地迭采山（峨眉山），

剩有碓舂大；

沙马马昊山（金阳狮子山），

剩有竹丛大；

务卓打日山（西昌泸山），

剩有厥株大，

务洛则武山（小相岭），

剩有獐子大；

鸭母则木山（在布拖）

剩有母鸭大；

斯色约母山，

剩有当归大；

木子拉昊山（在巧家），

剩有老虎大；

液务利利山，

剩有母猪大；

木昊洛宜山，

剩有巨石大。

说洪水泛洪时，

各大山头所能见到的大小。

附录七 踏词

嗨，嗨，

让开且分开，

青色又绿色，

天浪云让开，

云让日月来通过；

下面地让开，
地让草让开，
草浪青年来舞蹈。

坐的来让开，
坐的突突坐；
立的来让开，
立的排排站，
德布一齐让，
德施一齐让。

我这对青年，
健康复强壮。
我这对健壮人，
腰上佩宝刀，
宝刀会劈人，
不是怕劈着，
固然不怕劈，
劈着要流血，
固然不怕流，
流血会污人，
固然不怕污，
受污生猴疤，
固不怕猴疤，
生了貌丑陋。

脚是骑骏马，
骏马要踩人，
踩人是不怕，
踩着人要死，
死了就少人。

一对健壮人，
跟有易怒的飞禽，
跟有红颊的野鸡，
跟有聪明的灵长，
跟有山里的赤虎。

不是谁家的仇人，
不是谁家的敌人。

伸头头遥遥，
上抵黄茅岗，
黄茅几乎被顶倒；
伸脚脚直直，
下低披沙城（宁南），
大江三处几乎被踏断；
伸手手是长，
中间木盒马里几乎被攀倒。

玩着翅尾锋利无比（1）
几乎似青鸱。

玩着手脚灵动多，
几乎似猴儿。
要赛脚的长短。
兹兹坝上曾赛过，
要赛口与舌，
成都城里曾赛过，
捉着九个俘虏捆条绳，
捉着九匹骏马付辔。

曾见秃头打胯下，
这话你们莫听错，
是牛犊吃母奶；
曾见两叉钳红炭，
你们莫听错，
是火钳夹红炭。

除此以外呵，
一方下雨一方晴，
一方打雷一方静，
螺吉起浓云，
普格会下雨；
马姑梁子下雹，
院落水成河；
喜德檐水溢，
冤山桥被冲，
安宁河中三百，

鴨鵝被沖走。

補約爾儂敲起豬皮鼓，
茲茲堡塢三百（昭通），
肥豬吓破了肚子：
拉取腳果牽馬來轡鞍。
坝上大街坐的蜀人，
雙腳如墜子，

右拿蜀干吓了雁鶴蛋，
大地之上泛洪水。
天上蒼鷹抖翅膀，
院里雞兒陣陣倒。
不是开玩笑，
真是有此事。

注

（1）认为鷓子翅可以劈头鸡头，其锋利无比，故之比自己。

占 卜

烧羊胛骨

彝人爱烧羊胛骨，打木刻以下吉凶祸福，是很多人知道的，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具体情况，不仅他族人，就是本族人知道的也不多，就以我来说这事，也依据一知半解来说的；而且各地情况

不同，其烧打法，解释法也不一致。解释不易，各有各的经验。谚云：不在会不会烧，而在会不会解释。现在我是依照甘洛习惯和我平时经验来说的，与别处也有些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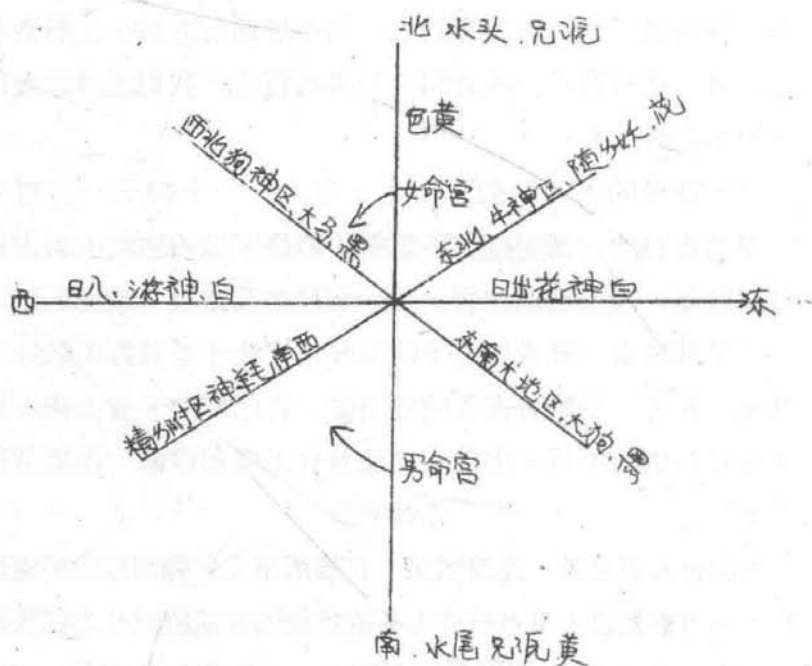
烧羊胛骨打木刻，是求冥冥之神指示而已，但在彝人心目中所起作用，怕世上任何人的话也比不上的。例如去打仗，卜好每每不问遭遇怎样，敌人强弱如何，都奋勇前进，不顾牺牲，争取胜利；最后遭到失败，还找不成理由的理由来占卜辩护。说卜是对的，只是没解释好，道路没选好，作战方法不对，遇到太岁等。若是卜坏就顾虑重重，再是有利条件，也不愿利用，说神灵指示过不行，那时就用打杀来督促也裹脚不前了。如医病、照卜可以杀许多牲畜来诵经作法，即挡押身子也在所不惜；改用拿什之一来求有效办法也不容易的。如病、卜好而诵经后死去，说人力不能挽回，命该归天。为啥这样？认识不足外，是被“鬼神”迷着。我曾见一个不信鬼神的人，仍在信迷信方法，我看他们认识不足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为去这迷信，我们还该好好研究其原因和去的方法。

烧羊胛骨的人，一般是俗人，老人，一个村子一定有一二人；呗耄有搞的、高明点就不愿搞，即烧了也放到地上，由别人来擦拭解释，因为可以作假，有一意捏出文路来，怕别人说他有意卜用某种牲畜，胛骨以毛羊的为好，打死（杀说打）的好，其它病死、跌死、受野兽害等的说不灵。骨已坏的，骨上肉不是手剥下而是口啃的不行。出现的文路看有无强弱直曲，昂低清浊，也看出处。

每次正式烧之前，先要试试，有的用事实，如问某山可推倒否卜好，示可推倒就不准，该坏，不能推倒的，这样就认为这天不宜卜。试卜后再卜命运，如3就不必再卜，主强客弱自平安，如有异

常如2、8、12，就要卜如何对待了。如为病症，就要卜如何诵经作法，用什么牲畜了。依据什么来卜用什么牲畜，送什么鬼呢？

依据母生自己之年（岁）的命宫（方，再依自己当年之命宫方来定。这算法：女自北向西北算起，一岁当北方命宫（岁头），二岁当西北命宫（狗地区）、三岁当西方（日入）、四岁当西南（毛羊神区），五岁当南方（水尾）、六岁当东南（龙地区）、以次东方（日出）东北（牛神区），又回到北方，经八方又算到□□生时命宫，即一轮又到北，二轮十二到北，三轮二十四到北，数时一轮九北方，二轮十七到北方，三轮二十五到北方……二十岁当西南方命宫，二十四岁当东北命宫。男子自南向西南起算，一岁南二岁西南，三岁西方……经八方又到南方，数时一轮又到九南方、二轮二十五南方……二十岁当西北、二十四当东南，三十八水当西北……看下图。



(男)

例如母生自己的年岁二十五岁，当北方（以后不变）色黄、重；自己十五岁，命宫方为西方，色白，轻，有病而祈祷时，先依母命宫，卜黄色畜（大小依财富而定，送家族中鬼，不行，再依自己命宫，卜白畜、送花神。不行反复卜大小畜各养畜。又例自己为十八岁，先母生已命宫卜黄色畜，送族中鬼，不行，依自己命宫西南，卜花色畜，送附身妖怪。

上为男子的、女子例，母生已年二十六岁、当西北命宫，色黑，自己（女）为十二岁，命宫西南，色畜仍，早病祈禳，先依母生已命宫色黑、卜黑色畜，送魔鬼，不行，再依自己命宫西南，卜花色，送附身精怪，不行，再反复卜各类大小畜。又例：母生女之年为三十四岁，当西北（狗地区）、大马、黑色；女病二十二岁，大狗色黑，都是色黑、卜黑色之畜，认为命宫相克，要尽力用大牲畜，送魔鬼及大畜□□交成之妖怪。

每个羊胛骨烧多少点没有一定（附图），每羊只有两胛骨，是左右对称的，主客文以棱骨方为主，它方为客，以柄颈为下地，宽方为上（天），烧时先从棱方烧起，每列可三四点，再从头来烧。夏季毛羊上山（避暑），从下烧起；冬季毛羊已下列坝上（或短山），从上面烧起。烧时要求安静，免得使神灵听不清楚；要用清洁不曾被妇女牲畜跨过的艾蕊，用预先准备好的火绳（竹麻或旧布条），或用然木来点。先把艾蕊捏成豆大小而长形，用口沫贴于胛骨背面，用火点燃后，将火在胛骨上边烧一转，边念词（附后）边点，若是用某色羊为xx来祈禳，问神是否适宜，那念到词中“卑为xx本命而卜……不好不类”段改为“卑为（具体人名）本命而卜，指‘溼示’（人名）病了，现用一某色羊祈禳治疗，治疗（人名）若恢复健康，得一千岁、获一百世，能够平安，羊膀（胛骨）的客文出，

客文渺細，主文出，主文如箭直；地文出，地文向內圈來，天文出，天文讓到外，讓向外，四文現，四文客弱主強，地文圈向內；天文偏向外，這是好卜；若是客文現得剛強，或兩文，主文現得萎弱或兩文，外是有敵，內室有仇，不得好，不平安，地文由內圈向外，天文由外壓向內，還是不好不美”。若是好就用羊祈禳，禳后不好或卜不好就以改用別畜（色不變）來卜。但為都重檢驗、“涅式”卜后好的，還燒“所住”來看，即問照“涅式”卜祈禳以后得如何，若“所住”還現客文而且剛強，那認為禳后仍有鬼，病魔不去，得不照辦，另行燒羊膀，問改卜它牲或送別的鬼。其解釋例如后表。



烧羊膀词

卡乃、卡乃、卡乃，鹰眼锐，毛羊眼锐，毛羊心灵，畜心灵，三年阉羊膀，三月毛牛膀，它尔（1）大羊膀，它尔小羊膀，阴天跟雾，你听到雾话，晴天跟云，你听到云话。白天跟日，你听到日话，夜间跟月，你听到月话，早晨跟星，你听到星话，春来三个月，牧在最高的山上，你听到山话，夏天三个月，放在深谷里，你听到谷话，上面昊天父的话你听到，下面玄土母的话你听到，来置来观来派的神灵，（2）上方山脉根之神，下方斗牛处之神，中间人住堡之神，周围平坝之神，住区之神，檐沟之神。我不懂问你，你不懂去问坐的神，去问站的神，与见到知道的商议，与作苏嬢作呗耄的，视察调查的商量，上与昊天父、下与玄土母商量，高高的山，深深的谷商量，靠谋划依知友（3）我不懂与你商量，你不懂与坐的天神，站的地灵商量，山垭“划渣”，呗耄神苏嬢神，祖师爷爷伴神玩灵，靠谋划，依知友，这羊膀不是有仇来卜本命，有敌来卜本命，“是单为某某本命而卜，解本命释本命，某某一生老来到白头，青年牙整齐，得一千岁，获一百世，能平安吗，羊膀客文出，客文渺细，主文出，主文如箭直，地文由外向内圈来，天文偏到外边，四文现，四文向四方，这就是好卜。某某不能够平安，客文出得刚，主文出柔弱。外是有敌，内是有仇，梅根将作枕，灰烬来阻脚，口苦干号哭，眼苦于流眼，这样吗，客文出主文隐，不隐也不抬头，地文偏向外，天文压向内，这是不好不差的，”“卡乃，羊膀开始裂，白天日出□□啊裂，夜间月出月亮高呀裂，早晨星出星眼红啊裂，上是天文啊裂，下是玄土母啊裂，呗声声啊裂，呗□□啊裂（4）山亚十二子，一个来裂羊膀，裂缝文要从容；一个来澄清羊膀，澄清要从容，一个来显羊膀，显现要从容，嘱咐的你知道，没嘱咐你不知，好就作好的裂现，坏就作坏的

裂現，声朗朗而裂，明显显而裂，现在解，现在释，卡乃，（放到地上时，要发响声上闻于上天。）

(1) 是种好毛羊种，身躯较大毛多，羊膀即羊胛骨。

(2) 来观察、于世上判理的神。

（编者按：接下来是两页彝文，省略）

(3) 识理而同情世人的神

(4) 声声是念词祈求声，□是哈气于焦点上，用〔手〕指擦拭。

甘洛田坝炙羊膀词

罗清华 述

卡乃，卡乃，卡啊乃，山神去招什叟贴艾蕊，刚才临早晨，太空发亮发白了，雄鸡叫鸣了，下面人未过，下面人过了，上面羊未过，上面羊走过，马匹自死亡，老牛自衰亡，力大□气硬，夸口易招祸。水啊流水神，有稻处山神，所有高山神，所有深谷神，前是东方神，后是西方母山神，北方父山神，南方母山神，东南西北两山神，西南东北两处神，水上桥山神，地上路山神，森林山上跳的獐麂神，蕨箕草坪叫野鸡神，长竹地方鸣的锦鸡神，玄岩之上过蜂神，大江之中鱼跃神，固屋基之神，稳檐沟之神，地边道路神，田角道路神，体武地武（何意不解）山神所托，山神所指，柱子你找给，现在招天神来委托你，招山神（地灵）来委托你，招七十“拉觉”（神名）呗神呢灵委托你，你啊指你啊示，你啊观，你啊察，秋来三个月，沼泽之水你尽喝，春来三个月，黑白杉叶你尽吃，羊自知深，羊自心灵，呗前日头所照到你曾去，三年羚羊膀不知，毛羊膀知道，三月阉羊膀不知，毛羊膀知道，不是抛羊膀，不是试羊膀，不是要求二，更非有三方，两方丢不是，三方托不是。木呷

这个属猴的，走动到别处，前面没有仇，后面没有敌，脚踩石头固，手抓树木稳，去时可到达，来时可回到，天神可保佑，地灵可保证，羊膀可担保，那么内出主文，主文似牛毛一样出，主文似蜂过，主文似虎奔，莫减少主文，莫增加主文；下面有地文，脚踏着石头，伸手抓着木，地文从外圈进来，天文偏向到外面，客文四面都不见，这是好的美的羊膀，木呷这个属猴的，不好多担保，不好多保证，天神不保他，地灵不护他，去时不到达，来时回不到，枝上有仇，铁上遇矛，有忧忧愁愁，呻呻吟吟，羊膀不能作担保，不能多保证，内里不保内里出两主文，两文也低落，外面两客文，客文都抬头，两地文出来，向外面偏移，两天文出来压向内，这是不美的不好的羊膀，卡乃卡啊乃，白天日下裂，日耀照来裂；晨间星下裂，星高照啊裂，晚间月下裂，月亮黑时裂。小相峰（小相岭）十二，一个裂羊膀，来裂要从容，一个掰羊膀，来掰要从容，一个划羊膀，来划要从容，一个来了解，了解要从容。说的你知道，不说你不知，莫作不指示，莫要不好也不坏，好就指好，坏就学坏。（放到地上再擦拭看。）




烧羊胛骨（膀）词（美妬）

卡乃，卡啊乃，鹰眼锐，毛羊眼锐，羊心灵，饭心明，三年阉羊膀，它尔大羊膀，它尔羊股羊肢。阴天跟着雾，你听到雾的话；晴天跟着云，你听到云的话；白天跟太阳，你听到太阳的话；黑夜跟月亮，你听到月亮的话；清晨跟星星，你听到星星的话；春来三个月，你在高山上，你听到山话；冬来三个月，你在深谷里，你听到谷话；上听到昊天父的话，下听到玄土母的话。裂，所立所移所托的地灵，上是山脉神，下是斗牛处的神，中是人住堡的神，道路神墙壁神，房侧神，檐沟神，我不懂问你，你不懂问所有坐立神灵






商議；與所見所聞，所有唄耄蘇妮，觀察神靈商議。上與昊天父，下與玄土母商議；高山深谷，參謀知友商議。我不懂與你商議，你不懂與坐立神靈商議。山埡“沙渣”、唄耄蘇妮神，祖師神靈，跟神附靈，找商友議伴，並非由仇的涅式（本命），也非有敵的涅式，是指解xxx的涅式，裂涅式，釋涅式，xxx一生壯年齒齊全，老來鬢發白，得一千歲，獲一百世，能清吉平安，這個羊膀客文出，客文出直直；主文出，主文出如箭；地文換向內，天文偏向外，出四文，四文不相見，這是好的。xxx涅式不平安不清吉，仇是力強，友是力弱，外是有仇，內是有敵，撈木作着枕，灰燼抵着腳，口苦千號哭，眼若干流淚，这样就現客文，不現主文，主文現也不抬頭，地文偏向外，天文壓向內，這是不好的。

（編者按：下文一頁彝文，略去）

燒羊膀解釋 分上吉、吉、中、平、不吉

| 卜號 | 本命 | 戰爭 | 病情 | 生意 |
|---|-------------------------------------|-------------------------------------|---------------------------------|---|
| 1. 以左為客右為主  | 主文強，客弱 天文偏於外， 地文從外向內 圈，上吉。 | 主強客弱天佑 地容，勝利而 有收獲，上 吉。 | 人強鬼弱，天 佑無苦，地在 支持，上吉。 | 利弱主急天佑 地護努力才 得，吉。 |
| 2.  | 主弱客強，天 罰地不支，不 吉。 | 主弱客強，天 罰地不支逃避 或敗而有損， 不吉。 | 鬼強人弱，天 罰地不支，病 增而危，不 吉。 | 客強主弱，天 罰地不支，人 不安損本，有 利而無力取， 不吉。 |
| 3.  | 主客相當，天 地居中，上 吉。 | 旗鼓相當，天 地無袒佑，勝 敗不定，無損 有名，吉。 | 十像燒人柴架 及抬尸架已到 此地步，不 吉。 | 人急有利無 苦，保本， 吉。 |

| | | | | | |
|-----|---|---------------------------|----------------------|-----------------------|-------------------|
| 4. |  | 主客不現，天地居中，中 | 平安保本，无战事□，中。 | 无人鬼，天地居中，吉。 | 利与人不相见，安而保本，中。 |
| 5. |  | 主客相当，天地不现，可过活，中 | 敌我相当，苦而损，持火不决，平 | 人鬼力均，苦而损财，久病，平 | 人□利有，苦，有利有损，中 |
| 6. |  | 主强客弱，天地不现，以后不定，中 | 敌弱我强，坚苦尤损，必胜，吉 | 人强鬼弱，苦而损，病好，吉 | 利弱人劲，苦而损本，不吉 |
| 7. |  | 主强无客，若苦而损产，晚年与子孙来孙，好坏不定，中 | 我强敌隐，苦损，无战事，或大胜小损，中 | 病好或即死，中 | 人急利无，坚苦而有损，平 |
| 8. |  | 客现而主隐，苦而损，不吉 | 敌现我隐，苦而损，大败或不战而赔，不吉 | 有客鬼无我，病重而危，不吉 | 有利难取，坚苦而损，不吉 |
| 9. |  | 主客观，保本，努力仍可过，中 | 敌我俱现，地现，坚苦而可胜，吉 | 人鬼俱现，苦而地现，尽力自好或安危不定，中 | 利人都现，保本坚苦而已，吉 |
| 10. |  | 主客都现，天现示，人安，本财或损或不发，吉 | 互有胜负，不坚苦，有损，中 | 人鬼现，少苦，财损，病或久而轻，中 | 有利人亦力，有损，即有利而耗大，中 |
| 11. |  | 主现而客双少，苦，财不旺，平下 | 敌众我现，不坚苦而损，中计或意外获胜，中 | 鬼众而主亦不现，不苦，损，病增或得好，平 | 利乱主现，无得利损，人安，平 |

| | | | | | |
|-----|--|---------------------|---------------------|------------------------|------------------------|
| 12. |  | 客现主乱，天地居中，内不安，平 | 敌现主多而乱，或为敌所乘，战不胜，平 | 鬼现主乱，少苦无损或处置失误，人不安，平 | 有利难取或取亦争执不已不苦而保本，人不安，平 |
| 13. |  | 主客俱强，天地居中，事多仍安，吉 | 恶战不已，损失或少，中 | 病重而可治，苦少损少，吉 | 利有人（劲）不苦而保本，吉 |
| 14. |  | 主强客多乱地向内，主或不安败保岁苦，中 | 有战胜可能，坚苦而保财，变化大，中 | 人强而鬼多乱，坚苦保财，病是复杂，中 | 利多乱而人能取，苦而保财或有意外，中 |
| 15. |  | 主客俱弱而天地居中，或得自戕。不吉 | 敌我俱弱，无战事或两败俱伤，平 | 人鬼俱弱，或死或久病，苦少财保，平 | 利少而人不力，不苦而保本，平 |
| 16. |  | 主现客双，地现有天文，事多苦少保本，平 | 敌众而乱，主现天地俱现，苦战可胜安，中 | 鬼多乱，人现，天地现，尽力治疗，有好可能，中 | 利多而乱，主现天地文现，有纠纷也可获利，中 |

几点说明：

1. 我看别人解释觉得：主文主主人强弱利败安危，客文示外来压力强弱，天文主难易，示灵神态度，地文主财产，魂魄保有
2. 现文之位置高下内外，相比较时也认为关系大。
3. 一般现双的不论在何方都不好。
4. 仅能列上例，再列就无能解释也无处请教了。
5. 有说天文代表家神，地文代表灵魂福禄的，因之地文向外，则有落魂，魂离身可能需要召唤，天文内压便是家神不安，有不宜于生人行动之现象，就要安家神祭家神。

6. 羊膀上的肉要撕掉脫下來不能團團咬，咬了燒的羊膀，卜不靈。
7. 表示羊是吃草長大的，很多在羊膀頸上拴一草，使神靈相信是潔淨的。對神靈扯斑事是常見的，須用花畜送鬼神，可難找到時，便用白土糊在畜的某一部，使鬼神認作花畜。
8. 已婚女子得病，燒羊膀而主文現雙時，多半說是懷孕而病的。

打木刻

這卜比較平常，會打的人也多，一個村子有幾個人，說不一定個個都靈。不如燒羊胛骨，那麼鄭重，比較重大的事，如醫重病，作戰作齋、祭祀等，就一定燒羊胛骨。一般出門，尋失物，待人歸，感冒，風丹等等才打木刻。卜時要準備一把刀，一根枝條或竹片，左手拿起枝條，右手拿好刀，便念詞（附後），邊從下（根）向上削刻刻，刻間隔寸許，刻一片後，又從頭向上□五刻處，削去一刻（有不削去的），從此向上在中又任意削去一刻，此刻以下為內，以上為外。（看附圖）。其解釋方法比較簡單。□分□內外刻數，奇數表示急、強、熱、有；偶數表示平、弱、緩、無，下為天地神靈，中（內）主本命，上（外）主客方。具體釋例如（附表）

打木刻也像燒羊胛骨般，問本命吉凶，問用某牲祈禳好否，失物可得否，何處去尋等事的叫“涅式”，“涅式好後、問依照作後結果如何的，仍叫所住”，“涅式好後，仍如燒羊胛骨鄭重其事的，就打所住來看。”此時總以外方偶為好，認為作後對方可去。

木刻詞

嗨，打木刻來打木刻，鷹眼銳，木刻眼銳，毛羊眼銳，（1）木刻眼銳，不懂向左問，不懂向右問，我不懂與你商量，你不懂

问所有坐的神，所有立的神商议，靠谋划依知友，野雉所站地，靠谋划依知友，木刻你这卦，岩上蜂神灵，水上獭神灵，我不懂同你商量，你不懂同天神地灵商量，山垭起风你听到风话，下听玄土话，上听昊天话。木刻你这卦，所见所闻，作呗耄作苏孃所探所查，山上云雀查，深谷毛羊查，草坪露在查，道旁降霜查，解本命，释本命，依本命，释本命，某某这人，出门走路的时候，去也能达到，来也能回到，内没有仇，外没有敌，能清吉平安，荣耀享招待，踏地踩着石，伸手抓着树，这是口颂卦，伟大卦，内外都现刚强，这是好的就作好指示。去时不到达。返时不回到，内有仇，外有敌，不能平安，会带索子，会缠绳子，打时有失误，杀时箭有偏。（3）

这是木刻有三口，三缺陷，（编者按，此处有两句共六个字彝文，略去），（注）指不好示不好。

【注】这二句我解释不了，问也弄不清楚故抄原文，以待知者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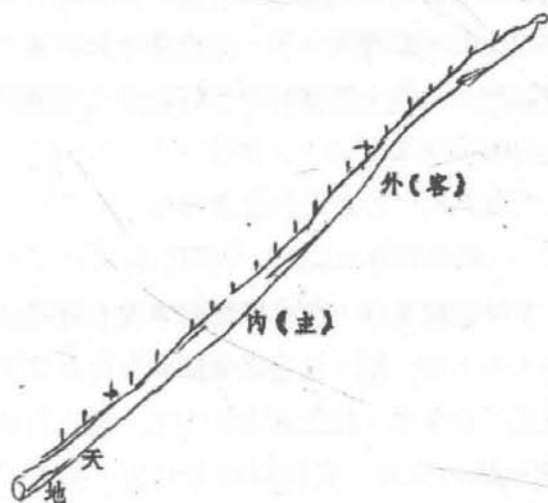
（1）此处和下面都是提毛羊，据说木刻是在山上牧毛羊时开始的，故提毛羊。

（2）意被人捉着拴绳铎。

（3）意打仗失败，射箭射不中敌人。

木刻图

木刻图



释 例：

| 内 | 外 | 问战争 | | 问病 | | 问生意 |
|---|---|----------------------|--|----|---------------------|--------------------|
| 奇 | 偶 | 我强、急 敌弱、无、静 | | 上 | 有人、无鬼 | 上 有人，无利或利 已定，中 |
| 偶 | 奇 | 我弱、慢、静 敌强、急 | | 下 | 无人、无鬼 | 下 无人，有利、努 力可得，中 |
| 奇 | 奇 | 我强急，强弱相当 敌强急，胜负难分 | | 中 | 有人，互相抗压； 有鬼或增或减 | 中 有人，有利，上 |
| 偶 | 偶 | 敌我不遇或和解 | | 中 | 有人平安无害，无 鬼，或死亡已定 | 中 无人，无利 下 |

其它卜

鸡腿骨卜

以我所知，仅在超度前作，问超度后吉利否，超度后怕生人灵魂跟祖先去了，主人及来献祭牲之家，各念招魂经时，问命运福

祿，要插鸡腿骨卜来看，不好再插，再不好延期超度，或再招魂。其法取鸡后腿骨（已熟，仍不能嘴咬）并立，依原来上下左右用麦冬草拴两头，骨两侧各有孔，寻出插上细竹签（据说也有用松叶毛插的）看签方向多少，其间距离（ ），签多而不对称，方向乱不好要各插两签，签距宽，分向上下才好。不好就认为魂魄没有归，财运不回，再念经招魂。

鸡蛋卜

先备一大碗（木钵更好）水，放在呷毫前，他拿着鸡蛋念祝祷词。这蛋要先在病人头上绕一圈，并在身上擦滚一片。念完词将蛋打入水中，这时就起了很多泡。挨住房方的为主，他方为客。看泡大小，所在方来定作崇的鬼怪，女则以房方为北，男则以房方为南，如《八方鬼和现色图》，若现线条形蛋白线，认为有麻疯神来临。

猪联贴，胆。

仅在要开亲时，订婚仪式杀猪看的，其看法已述前，其它场合是杀后看作征兆，不是事先要问神要看的。

鸡舌骨，头盖骨

这也只能说征兆，并不是事先求神指示而事后看的。但彝人爱看鸡舌骨，而且总是认为很灵，看法主要看中间小骨，以向内圈半圆，不偏邪为好，认为有财喜；若直向上是急热，有紧急事；颠向外是损财，成圆圈，向内成圈，主内部要死人，不吉利要□解，向外成圈，主死外人，要去吊丧（无关者不现）。两根长舌骨，一样长弯向内为好，偏向外不好。头盖骨以明亮、无血点血线为好。

诵经、待客杀羊时，也看羊脾、羊脾骨。看羊脾有点像看猪联贴。以平展，无齿刻，没子子，不翻翘，不现红色为好。现红色子子要起纠纷或打仗，有齿刻要死人，翻翘事有反复。胛骨白色部分白而净为好，现暗色血迹，那羊群有病。白色部直到上方宽处，认为羊已到尽头，不会再发展。柄颈下尽头处圆形有窝，形圆而净为好，窝内有凹孔，认为要死人，都是事后看的。

另有竹签卜，是呗耄诵经招魂后，问灵魂归来否，取出签筒内竹签在手中边念词边揉后，分成三下数奇偶的。其解释法有点像木刻。也有撕草，看顺利否来卜的；有数草基数作卜，有用指卡长短的，都没有统一词或方法。

走 阴

我所知道的彝人走阴方法，计有三种，一种勒死；是用两手将去者去阴间的人颈上血管勒向后边。使之昏迷，认为这样其魂便到阴间询问。报出所提问的回答。有会勒的和会去的人。询完后向去者头部喷水，使其清醒起来。据说有一下起不来，长睡一二天的。没经验的人是不敢轻易尝试。

二种是淬烫后，有专门死的人。要死时用披毡蒙头，蹲坐地上。时在晚十时左右，弄熄所有灯火，室内黑漆一团。将烧红之石，放在瓢内，浇以清水，使冒出蒸气，端在去者周围□转，大约转十来次，去者便倒到地上。此时护送人，将其双脚拉直，一面在阴间走不动。待将去者身子仰卧于地后，便立起大叫“走，你不走我们走了！”叫二三次后，去者发出颤抖的声音来说话，说见到要见的祖先所在、护送人才坐下，主人开始询问，去者一一问明而回答。也传达祖先指点。问完照样喷水，使其起来。我看了情况，似难相信，便有青年要试死的真情，用手□其身，殊知一触而叫：“我的旧匡匡被人掐了”益使人不信，所答与事实不接近、大家开起玩笑，说用水烧一下，去者害怕，自行起来了事。

三种是念咒送：这法甘洛白彝较普遍，我曾看过多次。有些事也使人奇怪。有会咒送的人，有专门会死的人。送之前去者手脚指趾间各夹一个所谓“取史”（银金）的寸长本片，用披毡蒙头，蹲坐着，脚掌着地，屁股不能着地。坐好后，由曾咒者持一母鸡，立在后面；主人和护送者坐在两旁，送者一般三、五、九人奇数，各携武器枪、刀、棍等；另一个用瓢盛烧红之石，上放蒿枝，淬以清水，发出蒸气。在去者周围净转一周倒去。一淬念咒者立起将鸡向前挥而叫“洪水泛滥了……”时间多在晚十点前后，狗不吠鸡不鸣时。

送魂咒如下：

送魂咒

洪水泛濫了！

去呀向前去，

青年向前去。

青年一步步跳躍着去。

大地之上呵，

大自然變化了。

日出黑幽幽，

月出暗沉沉。

已不宜人們生存了。

吃的沙砾飯，

喝的沼澤水，

吃也不飽人，

喝也不解渴，

吃了黃皮寡瘦，

喝了沒精打采。

頭年養百羊，

翌年剩獨羊；

頭年養百牛，

翌年剩獨牛；

頭頭養百豬，

翌翌成獨豬；

頭年養百雞，

翌年剩獨雞；

盡長馬桑枝，

馬桑非好柴，
用馬桑壅火，
壅也黑漆漆，
不壅黑漆漆，
耕種着死土，
死土非好地，
耕種不出糧，
一種了是貧窮，
不種也貧窮。
不宜人生存，
人住不平安，
牲畜不興旺，
五穀不豐登，
怎麼能再住？
昊天之上呵，
情景變化了。
已適宜人生存。

日出晶瑩瑩，
月出明朗朗。
吃的是銀飯，
喝的是金水，
吃也會飽人，
喝也能解渴，
不喝能解渴，
吃也膚光彩，

不吃肤光彩，
去呵向前去，
青年一步步跳跃着去。
去也兴冲冲，
不去兴冲冲。

到达尔页拉举时，（1）
前面黑白两条路，
黑是鬼怪路，
你眼纵看它，
你心莫去想，
你心纵想它，
你脚莫去走，
你脚纵去走，
走上就要停；
停了就回转。
回转走白路。
白路是人路，
白路是大路，
是人走的路，
人们走它吗，
能到祖先处，
能到父在地。

去呵青年走，
青年向前去。

青年走此路，
可到祖先處，
可到父母旁。(2)
路下邊長着梅子枝，
梅子黃灼灼，
路上邊長着桃子枝，
桃子紅彤彤。
都是鬼怪食，
人們不能食。
你眼縱看它，
你心莫想它。

你心縱想它，
你手莫摘它；
你手縱摘它，
你口莫吃它；
你口縱吃它，
你喉莫咽它。
是鬼怪食物，
人吃要受毒！

去呵青年去，
一步步跳躍着去，
去到阿勒過俄時。(3)
有坝一坦平，
羊群如浮雲，

森林黑压压，
獐鹿遍地是。
村寨散山野，
屋宇如蜂窝，
是你祖先处，
是你父母所在地。
你去作你的事，
去找你的人，
去问你的话，
所见所闻都说清。

唱诵的声调优美动听，词亦感人，态度诚挚，大有使去者不能不去之概。在场的人莫不屏息以听以看。多唱到“阿勒过俄”（卸牛丫口）时，去者不住发抖，前后摇晃，越摇越快，摇倒到地上。唱咒者停声，送者骤起，上前将去者两脚拉直，使之左下右上侧卧于地敞开毡口，以利出气发声。然后各拿起武器排列以待。不见发声便高叫：“走，走，你不走我们走了！”叫几次后才听到颤抖无力的声音道：“走！我们一同走，一同走”。

据说阴阳只隔一边坎，坎下睡一条大虫，把守着关口。该死的魂便放过无阻，否则便被挡回。去者是强行通过的。去者首先叫“大虫！大虫！”念咒者将鸡向前挥动，叫“不怕，不怕！等鸡去啄它”。真是有灵，去者公然通过了。怎么办呢？没再提了。一般认为看虫的情况，可以预测祸福。虫直立起来或逆毛奔来都好；沿地流动中平；长卧闭目熟睡不动就不好了。

尔后经过茫茫平原，只觉身在向前奔，不觉脚着地。有大小游魂，小者在玩耍，煮饭作戏；大者来往不息，有来向去者为难阻止

的，尤其含冤凶死者，特別凶惡，竟把去者吓咳起來的，各地有各地的凶鬼。我家乡有两个，一是不知何故，被我堂兄学汉官处以斩刑的，他没头没脑，只是身子，翻着跟斗前来；一是为与汉族女子结婚，准备卖产后到内地居住，认为皇帝都被推翻，土司不能幸免，遭到一致反对，被家族亲戚勒死，他手持大刀，前来盘问，很是威严。在这段路上一遇阻拦或去者发现什么，立刻叫喊起来。送者便边叫“让开！”边抖动武器边争着叫“我来砍，我来杀”！都很紧张的，直到去者说：“你们回去吧”。认为已经送到要去的地方，松一口气坐下来。不然，淬石时报过名的护送者，在漆黑房内，有人坐下，去者马上叫“莫跑，莫跑，某某人跑了”！坐者起立又才说“我们走吧”。弄得满屋惊惶，埋怨坐者，这时也说有孩子在阴寨玩戏，是不该死而被误死的。叫出名字时，父母至亲在场者，闻声痛哭起来。

他到达目的地，见到该见的阴魂，开始问答。据说阴间房屋一切与阳间相同，甚至说所养牲畜也相同。死者面目在在恍眼间看出，正看时却在晃动，无法看清。问答是去者所说的当然可听清，对方所说他一一复诵出来，没谈到的，主人立刻说出，要去者询问。对方态度，一唯好也不全好，一唯坏也不全好。说要对某事好，某事坏才对。说人病是灵魂被祖先摄去的结果。说用铁实的铁炼绳子拴的就好，一放出就会回来；用毛线棉丝线拴就不好，已与祖先相亲相近，放回也不易留。大人多关拴，孩子则用筐筐罩着，摘野果来喂，头上已有露或苔藓的，已成阴间鬼的标志不会回来或者再留阳间了。

有专问某事的，但多半问病人的未来。问如何解冤，用什么牲、什么病因、送什么鬼等。把所要问的问完，要一二小时，问完才开始招回。用清水向去者头上喷去，念下面的咒。

招回咒

呵，洪水暴发了，
昊天之上呵，
已不宜人生存，
回来呵回来。
青年呵回来，
一步步跳跃着回来。
天上一切变化了，
那里苦蒿结花椒，
草茎结稻子，
日出黑幽幽，
月出暗沉沉。
已不宜人生存。

昊天之上呵，
饭是吃沙砾，
喝的沼泽水，
吃也不饱人，
喝也不养人，
吃了黄皮寡瘦，
喝了没精打采。
头年养百羊，
二年成独羊；
头年养百牛，
二年成独牛；
头年养百猪，

二年成独猪；
头年养百鸡，
二年成独鸡。
养畜不旺了，

昊天之上呵，
长树尽马桑，
马桑非好柴，
用马桑壅火，
壅火也黑漆漆，
不壅黑漆漆，
耕种着死土，
死土非好地，
耕种不产粮，
种了是贫穷，
不种更贫穷，
不宜人生存。

大地之上呵，
已宜人生存。
日出晶莹，
月出明朗朗。
已是吃银饭，
已是喝金水，
吃了很饱人，
不吃也饱人；

吃了肤光彩，
 不吃肤光彩，
 吃是能养人，
 喝了也养人，
 归呵青年归，
 一步步跳跃着归来。

大地之上呵，
 头年养独羊，
 二年成百羊；
 头年养独牛，
 二年成百牛；
 头年养独猪，
 二年成百猪；
 头年养独鸡，
 二年成百鸡。
 牲畜已兴旺。
 头年种粒稻，
 二年一石稻。
 头年撒颗芥，
 二年一石芥。
 种地都丰收，
 树长细叶杠。
 壅是红艳艳，
 不壅红艳艳，
 烤起也温暖，

归呵青年归，
归兴应种□，
不归终生恨。

归呵青年归，
你祖先在人间，
你父母在人间，
你家族在人间，
你亲戚在人间，
都盼你回人间。
父前儿好在，
母前女好过，
父母在盼你，
妻儿在盼你。
能去就能回，
熟路就好走。
路下边有鬼，
阻你的打了来；
路上边有魔，
挡你的杀了来。
你有你的事，
你走你的路，
你行没有错。
你走没有罪。
来呵快快来，
十步当作一步来走。

你父见你会高高兴，
 你母见会笑盈盈，
 来作房屋主，
 来作田地主，
 来作中柱的站伴，
 来作锅□□坐伴，
 来喝糌粑来吃鸡蛋。（4）

念到你父在人间……等时，去者渐渐动起来，再是斜坐着，送者上前扭曲双脚，使其正坐，说“冷得很”！不住发抖，当然呵，在地上长睡一二小时，哪能不冷！据说有些一起来就发抖而直奔的，必须拉着，有的在阴间见到死去的亲人，痛哭几天，甚有一去不复返返的，都需预为防备。

我家是孤儿寡妇，时受一堂兄之气，1926年2月，在一次走阴时，母亲便向祖先诉苦，去者复诵：“三月十八日入罗网，不要紧，心不好的遇祸了”。果于是日，堂兄被来抄获的川边军诱捕以致死于牢内。偶合亦奇。

有次去者睡于地上，不知谁人，大致想试试吧，燃一艾蕊于脚板，起来时还未发觉，翌日则起了个泡，不能行走了，我夫妇大发雷霆，去者“说不易清了，算了吧”。他是受了痛苦，可是由此声名大震，遐迩闻名。大致我是受到愚弄了。莫细看泡之真假大小。

注（1）在美姑境，有一个有孔石板，说人们灵魂来去要钻过此孔。超度祖先时，为练习钻孔，便将一馍心子挖来吃了，仅留外圈，把灵牌从圈钻过，以免临时钻错的。

- (2) 看找谁而安其名。
- (3) 是上阴间的界上。
- (4) 超度送祖灵，献祭灵牌，招魂，过年都要使用。

圓 梦

彝人认为有鬼怪神灵，怎么办呢？人在梦中见到的生人死人，飘忽不定的东西就是人魂鬼怪。它们在阴间，能在梦中与人接触，能祸福于人，从梦中可以预感到会发生的事情。圆梦就是对这些事情预测，请看下面的事例吧。

梦见有羽毛的禽类，如红雄鸡、野鸡、大鹰等及公山羊、毛牛，都认为是凶兆，说梦后会遇到流血，打架，争吵等事，梦后即行折签草诅咒，翌日更检点行动，以防不测。

梦见水就会遇到酒、饮水、涉水、泳水等，会得到酒喝，见水浑浊，会得到感冒，或精神不舒；水清凉时人就舒适无病。

梦见屎、搅弄屎、沾染上屎，以及吃到青绿色水果，就会吃到肉。

梦身子飞腾起来，是当时身心愉快，无忧无虑，衣服也穿得舒适的结果。

梦见鲜红的血，或血染到身上，就会事后得到钱财物。

梦见某人死了，是其人当天或夜间吃得过饱。

梦中跑不快，走不赢别人，有野兽来追时跑不动，是蜷曲着双脚睡的结果，蜷曲得愈凶，愈是跑不动。

梦见脱落牙齿，是有亲人死亡的预兆，上牙主男性，下牙主女性，大牙主大人，门牙主孩童或晚辈，半牙为子孙。

梦见拣到金银元、银锭、铜是将感冒的表现。

梦打杀大牲畜或以牲畜作牺牲，是阴间死人把活人的魂弄去了，必有人死亡。

捉到鱼是得到钱的预兆。

被蛇咬伤是有麻疯病鬼来相害（彝人成麻疯病为蛇蛙病），认为情况严重，必须请喇嘛来念经解除，但时常梦见蛇是用裤带或绳作枕的原因。

梦中从高处落下，不仅惊醒，说这是长身子的表现。

梦男女穿着新衣，尤其花衣远出或嫁去，也不回头，是其魂要去阴间，或已去作阴间作鬼的表现，不久必然死去。

梦见房屋破烂，情景凄凉，此时家中必然清吉平安。

与妇女发生性关系，是将吃到肉的预兆。

与人角力争胜，自己得到胜利，是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的表现。

歌唱在梦中，不论其为悲欢调，都是不祥之兆，将遇到悲凄呼号之事。

梦见人坐轿而去，是其尸已上尸架之表现，必然要死亡。

睡觉时眼向明处，或为阳光说所照，梦中就眼前漆黑一团，一点也看不见，要侧头向暗处才看得见。

梦中的颜色，白色是纯洁吉利，绿色不利，黄色无干系，黑色是倒霉表现，红色是紧急或过度之表现。

梦被人捉去，是灵魂被死者捉去之兆，必须念经祈禳，一方生命危险，捉去后用牢实物拴紧就不怕，还可还阳间；用线或草，则魂已与死人处熟、不愿返回了，危险！

梦中听到枪声响亮，野火烧得旺，畜群向上散牧，烟子向上散，会是晴天，反则又是阴天。

妇女梦见蛇是吉兆，有生育可能。

鷹、飞机于附近着地，是尸架来临之兆，会有人死亡。

见到母猪，就有客人来家。

梦跟死人一起活动，是灵魂不安，离体远游之表现。

见到白纸、草木花开，是花神来到，会使人四肢疼痛，老病复发，尤其梦见怀抱婴孩时是如此。

有“画恩则夜梦”之谚。

说六十岁以后的人，他的梦就不灵验了。

头夜梦见生什么，第二天就会遇到什么，使人在见闻中回忆到梦中事。

有说梦中与事实相反，即汉语梦死得生的。

有作梦很准的人。

以上所述许多是唯心的，有些是事实必然的反映，是唯物的。

（编者按：原稿此处贴有一张纸条，上写：常入梦者必病，或遇意外事故。说人的魂魄离体到处游荡，游荡的灵魂容易遇见鬼怪，使人生病或受到灾害。

又说人到六十岁，灵魂半在阳间，半在阴间，作梦已经不灵了。）

对这些事物的认识与处理

解放前的凉山彝族，滞留于奴隶社会，贫穷落后，对许多灾害病症，都采用迷信或其它方法来对待的。其繁复的迷信和有效药物，我懂得比较少，这里不谈。这里只谈谈一些简单的认识和对待方法，其正确与否、有效与否则作别论。

一、去邪

酿酒：酿泡水酒（一名吊竿酒）及劳糟，是先把糯米、玉米、粟米、荞、麦（泡水酒以大麦为最佳）等需要的原料蒸熟，加曲酿发，取去覆盖物，装入坛内。这时，说怕遇到附有“尔”的人，使酒变酸、腐烂、不成酒等，便烧辣椒来熏，以事驱除邪怪，也忌生人来看，忌有狐臭的人。

孵出鸡仔时：忌生人更忌被怀疑带有“尔”的人前来，禁止不了时，就烧辣椒、鱼骨、蒜头来焮，以防止“尔”来作祟。

猪仔：猪仔生下时，既防“尔”尤防“肉虫鬼”。方法是找块小石板来，敲成圆形，上面用木炭画个十字，将糠和点猪油、烧燃冒出烟子时，端到猪仔边放一下，再在猪仔上面绕几圈，拿到岔路口上放起。

掩梦：有说是将手压在胸口上面产生的，多说是被恶魔压着了。甚至说鬼来奸污妇女时，妇女即觉掩了梦。也有说人的精力强壮命运好才这样的。

出虹：彝人说出虹是虹出来喝水，被看作是种花神，它喜欢时从东方出来，上天将晴；生气或悲愁时，又从西方出来，上天就要落雨。有时又说到人家户来喝水。这时必须赶紧把坛里的水舀满，使它喝够，否则会降灾于人，甚至使人生麻疯病，因此事后要请呗耄诵经。禁止人用手指虹，说指了手要干枯。

禁弹口弦：

有些地方认为山神花神游神多，若弹口弦或吹彝笛，就会引来这些神，使人们头昏眼花、耳鸣、四肢酸痛，精神不振等。此说金阳地区较为普遍。所以《史传》上还说某处，“手上莫要捏口弦，腰间莫要插彝笛”。

出凶气：天气阴晴不定，时又滴下雨点，就认为现凶气，会发生凶杀、打架，以及落水坠岩事，互相告诫，不要随便出门，谨慎防备。

二、防野物

烧鸡仔尾：鸡仔长到一月后，有一次烧尾仪式：用燃炭烧去尾毛，边烧边念道：“烧鹰眼、烧蚊眼、烧鼠眼、烧蛇眼，你见到鹰，鹰见不到你；你见蚊，蚊见不到你；你见到鼠，鼠见不到你；你见到蛇，蛇见不到你。是母鸡就长成红面颊母鸡，是雄鸡就长成红冠子雄鸡……”就是说不让鹰鼠来捉，蚊蛇来咬。

牛犊：牛犊生下后，穿系一片蒜和小圆块青黑色毡片于牛犊颈上，说这样就可以防止“尔”和野物来伤害。项下吊物可以骇野物，蒜可以防蛇是事实。

（编者按：原稿此处贴有两张纸条，一张上写：孕妇忌吃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下的婴儿会成缺嘴的。

怀孕是天授，认为怀孕是上天所授，非男女接触之结果，所以分娩时不容男子在场，在场会使产妇难产。

另一张纸条上写：鼠咬衣物：凡贴身使用的衣物及武器、铠甲、盾牌、护腕之类的被鼠咬损，被认为不祥之兆。若再被使用，主人将遇灾祸，必需换别人来用或出售与人。出售时，价格也低，如某青年（阿候莫付）值五十元的擦尔瓦〔一〕总被鼠咬了一根，便以四十元卖出。）

三、治病

腹痛：男女老幼遇到突然腹痛、呕吐、头昏，就说死人灵魂来打招呼了。马上拿三只筷子，在三个锅庄上各敲一下，再在病人头

上绕一圈或敲一下，再舀一碗水到角落里，左手持筷立于碗中，右手舀水浇，口念说熟知的死人名，问是否遇到他？筷子直立不动时，所念到的死人，就是遇到他的灵魂，大致精神上得到安慰吧，偶尔也有效。

感冒：形寒形冷，四肢酸软、咳嗽流涕时，就用披毡蒙着头，烧燃辣椒冒出烟子时，即跨到上面、让烟子直焮，直到打喷嚏为止，大致焮出了汗吧，多数能好。

发风丹：皮肤发痒，起红子时，就到母猪圈将垫草，抓一把来烧起，病人用披毡蒙着头，来回在烟子上跨七次，我亲自尝试过，还有效。有的眼痛时，也认为遇到同样的鬼，用这方法来治的。

喉头痛：认为被狗咒着了，所以遇到喉头疼痛时，为取得狗的好感或由狗来退咒或嫁于狗，就嚼一口饭或抓点饭来擦拭痛处，然后吐出或抛给狗吃。

腹痛：有将头发颠烧来焮的，认为这样可以安定心神，驱走鬼气，认为这样可以止住腹痛。

春初秋末水可以去秽：据说人在冬夏季要受些污秽，可以使人生病，要在春初秋末洗一次河（泉）水澡。这样可洗去污秽，减少一年的病症。这时水比较冷，冰冻一下身体，可能增加皮肤抵抗力，也使筋肉强固起来。

四、避鬼

途中避鬼：说出门途中，时常遇到鬼怪，使人生病，或得病出门，都要设法避鬼，使之不相识或不敢随后追来，方法是：婴孩出门前，先挑点鸡屎糊于命搭（天窗）上；大人则摘一根草插在发髻上。以迷惑鬼怪，有出门后，经过鬼多有名的地方，曾诅咒过自己

的村堡附近时，便折马桑枝、苦蒿枝，杂草等束成一把，回头压在路上。认为这样就可阻止鬼怪跟踪追来。

制旋风：认为旋风是鬼怪作怪而起的，有大小鬼怪跟着，一遇到就是不吉祥。被卷着的人的灵魂会被摄走，使人死亡。那怎么来对付呢？我见到的是避开风旋。口里高呼“播伙”（4）并向之吐口沫，拣石块来打旋风，带刀的就拔在手上，作挥劈式。在人户附近久旋不住的就有捉鸡来向之拍打的，妇女可摘头帕来拍打咒骂。

对噩梦：认为梦中遇到的死人，都是些鬼，梦中看到的鬼怪对人的态度，是生人的吉凶祸福预兆，很被注意。一般噩梦后，随手抽出一根草或签，口念〔一〕命运坏的折去作“噩梦”的折去，乌鸦梦到你、喜鹊梦到你……”将草签折成两节抛出，有钱的还打鸡给梦中的鬼。

生疮发肿流黄水或骨节一阵阵发痛：认为遇到了水神，用泥土捏成五六寸高的坐像，其形最丑，故彝人把丑人比作泥人。坐于瓦片上另撒点荞泡油渣在其身上和面前，端在病人周围绕三圈，送者右手执竹刷把，放出响声，表示驱逐，口里边喷酒或清水，边念道：“走，走，走！哪里来就回哪里，你来没带粮，而今荞泡作你粮；你来没喝酒，而今烧酒给你喝；你来没吃肉，而今肺片给你吃。你的家族不在此，你去草坪之上，土块便是你家族；你的亲戚不在此，你到沼泽地区跟亲戚，你脚向前踏，你眼向前看，前面明亮，后面漆漆黑。野外好在，人家难过，你到你所在，好过你的快乐生活，去，走，走。”认为这水神在沼泽地或深沟里，所以拿去放在沟里或冒水之处。这种地方早晚间是不容随便去的，即白天经过也不轻易在此洗手足，怕遇它先生啊。

水神分四种：水神都是用泥土塑成，南北为水神、土偶穿水苔、害人时使人发肿、流黄水；东西为麻疯神，病态眉毛脱落，起

白壳，手脚麻木不灵，这时须写一板，使土偶坐于板上：东北西南为游神，害人时骨头骨节疼痛，土偶随有许多小的：东南西北为奴隶主神，使人发肿病而剧痒，土偶给山羊皮或麻布穿。与呗耄所说同。

（编者按：原稿此处贴有两张纸条，上写：

忌：

婴儿的衣物只能在白天暴晒，忌到晚上仍晾在房外或廊下。说晚上有鬼怪出来活动，一闻到婴儿气味即附到（主要天鬼地怪）衣物上，以后会使婴儿生病。

算属年 在腊月三十日半夜后生的婴儿，若是男的就算属于头年（他们当然不晓得子时或零点），说他们是家里人，并长留（家）中的；若是女的，那算是属于新年的，说她们是外人，别家人，该算向前。

忌说婴儿肥胖或重

彝人忌说他们的婴儿肥胖或重。说了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只能说壮实。为什么？说鬼怪喜欢吃肥胖婴儿的肉，既好吃又不会抵抗，很方便，壮实不一定肥胖而且抗力，说重也是肥胖的表现。怕被鬼怪听到后就跑来伤害婴儿，呗耄用牲畜为病人送鬼时念道：“某人身上没有（肉）可吃的了，没有（血）可喝的了，现在用牲畜来代替，人没肌肉了，牲畜可有九层肉，九重油，走，走，走！你来时没肉吃，现在给你肉，来时没血喝，现在给你血，走，走，走！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就是说：鬼怪是来吃人肉，喝人血而使人生病以至于死地的。）

生辰被压：有人长期病痛，精神萎靡，由家人看出或呗耄算出，认为生辰被什物压着时，必须放出。其法是用病人洗脸手足

水，或手指蘸过的水，洒于可疑什物下面，并用力移动一下，即用物敲打一下也可，口里念：“取被压的岁，取被压的月……岁起来，月起来，属某岁某某某的岁月起来，莫压岁莫压月。”说这样就可以放出生辰，使病好转。

不烧雷劈的树：彝人认为雷是专门打污秽物的（大蛇大蛙、树、石等），曲蛇形的闪电是带有麻疯气的，所以称麻疯病为蛇蛙病。雷所打击的东西，就会染上麻疯气，打死的动物还会变成麻疯鬼。使人生麻疯病。被雷劈倒的树，若拿到家里烧，因染有坏气，会引麻疯病。得了麻疯就会世代传下去，但又说麻疯不传染人，实际传染又无法否认。问呗耄能否治麻疯时，又说只能抄《祛麻疯咒》带在身上，带蟒蛇骨在身上预防，呗阿史拉者没传下《治麻疯病经》所以治不了。

蛊：似限于我故乡白彝区，说有麻疯、痲症根根的人户，就蓄存蛊来防止后人受到遗传的。蛊是怎么来的？有说砸碎蚂蝗蜈蚣等为粉，晾干放起即成；有说将毒蛇倒吊，任其甩转，最后吐出的沫，接于几重碗内，浸透于底者，扫来晾干，在汉人作道场时，装在包内，放于米粮（放桌上的）中，经过念经，能自行上下时才可取回珍□成蛊（有杀牲致祭的）。这不仅使家中不发病症，而且发起家来，有客来到，该放而不放，它就冒出火焰来表示抗议。于是主人取点来放在冷菜冷饭或捞糖酒等内给人吃，吃的人就生如痲病一样的慢性病。为蛊事时常发生纠纷，甚至械斗。所以被怀疑人家，别人少去或去也不取吃他家的冷食，而这种人家又多是富裕者。我经常遇到这种纠纷，曾将十多个所谓被放过蛊的病人送到汉地检查，多诊断是肺结核或胃溃疡、肠病、贫血等，查不出特征。但又说系因蛊而生的，无法说清，只好以不承认有毒蛊来制止。

避刀枪：打仗厮杀，都要求杀伤对方的，受伤亡是不可避免的。可仍千方百计设法避免受伤，方法是带野人指甲、头发、白人肉（人或野人肉弄不清）防弓箭咒等外，依古代传说，神女将大针插于胸襟，“液子”火镰插于帮腿上，使勇士罕页雕呼枪刀不入。后代由母亲在出兵前插一大针与胸襟上，说可避刀枪。

晚上忌在屋内吹口哨：为什么要忌，说口哨声与鬼声相似，晚上鬼怪已出来活动，听到口哨声，会误成同伴声，随声到屋来害人。

讨麻症：春秋季气候温暖，得麻症也容易度过，死亡较少，认为这是好麻症，没得麻症的人就想得到。一方面让没得麻症的人前往病人家，希望传染到；一方面也有向病家讨麻症的，方法是炒玉米泡，带起没得麻症人前往病家，说用玉米泡来换麻病，玩一阵回来。

五·安神

灵牌争嘴：家中还悬有灵牌，遇有客人来到，客人或主人突然生病或某部红肿，便认为有灵牌争嘴，必须立刻买酒或做饭来献祭。

烧肉：杀牲后先烧点肉吃，在招待客人或作法杀牲时，一定先烧点肉和肝脾来吃。认为高贵客人和呗耄苏孃都附有神灵的，见杀牲而不见拿肉来敬神，神会不喜欢的，尤其肉和肝脾等物先被牲畜吃过，而后来敬神就不行了。这就叫“尸陈作错”，神会降灾于人。所以在把大部分的肉和内脏幸切到锅里煮，需要时间才能作出时，必先烧点肉肝肺等敬神。用木枝穿几块肉或肝，插在神座前更是明显的敬神表现。客人则他们吃到就算敬了他们的神。

（編者按：原稿此處貼有紙條一張，上寫：母鸡生软壳蛋：母鸡生了软壳蛋就被认作不祥之兆，将母鸡杀了吃或卖给别人。软蛋是不能吃的，多半把蛋抛向得布落莫方向。）

六·去污

眼受污：认为眼皮边生子是看狗交配时受污染而疼痛的，必须去污。治疗法是用饭拭眼后抛给狗吃，再烧热指甲来熨烫。

旧物克人：有人得病，时好时坏时，由算命、占卜推算出系从外面收来旧物（衣服用物）克着时，就将某些新收进的旧物暂时拿到外面放起。过些时间或病好了又拿进家。问为什么时，说凡物有灵，它跟惯某人或在某地过惯，一下到别人手里或过不惯时，它就含恨起来，使人生病或精神萎靡，许多人嫌别人的旧物，就是这个缘故。

鸡狗及其它生物的尸形可禁偷盗：彝人认为可以生吃的食物，都是天然食物（天赐的）可以随便摘取来吃，现在可以用来出卖了，或费过人力，就不容人为所欲为了。五谷则不论还在地上，或已收到家的，都不容人随便取用的。可是仍有人来取来偷，“守是三天，偷不限时”，实在守不胜守的。那怎么办呢？有方法，一是以村堡为单位来齐团（开会），提出公约后，打只鸡或狗，把狗尸、鸡头翅（肉已吃）挂在山岗树上，向着要它保护的庄稼和果木。个人则用几只羽毛捆作鸡张翅形，或用死蛇死蛙，高挂竹竿或树上，向着他的庄稼或果木树。就认为它们可以污人或害人，谁也不敢去动了，要搞吗，说“用生命来换食物”。是危险的。

物惹人：偶见鲜红血迹，鸡、狗、人、马、蛇、猫等尸以及吊死过人的绳等，不加警惕，就会受惹（污）着，使人生猴痘、瘫痪、手足枯、发呆、神经失常、不生育（女）乱叫等症……有说

鸡惹的就萎靡不振、猫惹的枯瘦无力、狗惹的发狂啼叫，必须找呗耄还其惹。要命运弱、当年命宫柔弱的才被惹上。避法是就向之吐口水，并说“乌鸦见你，鸦雀见你，无法无天的见你，天天见你等，”离后不敢回头。

畜绳：一般忌跨拴畜之绳，一说怕被惹发生如上条事；一说跨过后，即代替其畜、被鬼怪看作牲畜，易被捉走。妇女怀孕尤忌跨过，否则以后会〔发〕生像畜的婴孩。所以不论男女，一见有正拴着牲畜之绳在地上，都要绕道而过。

火塘有神：认为火塘有神，也许是要在火塘内烧肉烧馍，若说不洁清酒会引起火塘神吃食神发怒将降灾于人的。如不许人吐痰入内、从上跨过、伸脚到锅庄圈上，或登着锅庄（算命运相克的例外），不许妇女从客位直到主座位，即去也须从服役位转去，不许鸡犬跨越。作出来的饭，若被鸡跨过，认作不祥之兆，不能吃了。男子吃了，在战场上容易受伤。对这些事的态度是认真的。

乱伦受污的灵牌：乱伦、越轨、与下等级有性关系的，（古时还有被奴隶杀死的），都说污秽了，其灵牌不能与其它家人的平列挂起，其灵魂也不能到祖先那里。所以有些人在临死前，家人就要问“他”乱过没有？他点头，就死后采取两种办法：一，到超度时才安灵牌，去秽后与其它人的一同送走，不用按起卦在内室；二，死后不久即安灵牌，去秽后，拿进内室前，先在猪圈上放一下，为啥？说猪有秽而且乱，与这人气相似，搁一下人的秽气残余，可被吸尽。灵牌洁净了，才好挂上，不使它灵生气。古时对这种灵牌，有的找根坎子挖个孔，把灵杆从孔穿过，才拿到内室挂起的。为啥？说不清，大致从地孔出来，有脱胎换骨之意。

七、預兆

狗兒號哭：主人就要發生病症，為主人的衰敗而悲傷；或見到主人上天時的腳板翻動而自悲被遺棄於地上。

狗兒掘挖坑：說狗兒發現主人將有死亡或死無葬身之地，預為主人掘墳坑，這時就請唛耄來禳解，也有將狗打死或驅走的。

可知天氣變化：主人從布谷叫聲中也能聽出天氣的變化。它叫得高朗歡快時，說天氣要晴；叫聲尾子帶“苦苦”時，說布谷喚水，要下雨。諺語也說：“布谷喚水就漲水。”既喚來了雨、河水自然要漲。事實如此，布谷對天候是敏感的。

不打布谷：布谷是鳥中之土司，是不許打死的，打死了上天就要生氣所以有些地方，有意外的把布谷打死了，就必須把屍拿去做埋葬，不然被上天看到了，就要生氣，降下冰雹雨雪，危害人們的莊稼牲畜，縱使自己不受損失，受損失的人也會追究，成為糾紛的。布谷經不起炎熱，不願到壩上，只在半山叫鳴，而土司多住於壩上，是它不願光臨之所，若土司住於半山，它會不客氣吧。

以布谷初鳴日測年景：很多人說：從布谷初鳴日，可以推算出當地當年的年景好壞，怎樣推算呢？就看初鳴日是屬於十二地支的哪一種生肖。其解釋多，難以學到，只記得屬牛馬豬羊狗雞日就好，又好似說遇內中肚子大的牛馬豬最好。天老爺要照顧它們，才叫布谷在屬它們的那天來叫的。至於好後該如何辦，也只記得要請唛耄誦經祭山神而已。我看布谷來得早遲，是當年農事早遲的預兆，是可能的，與屬歲有無關係則懷疑。

（編者按：原稿此處貼有紙條一張，上寫：幾死幾活的預兆：老人得病死了又活轉來，一再如此的，在甘洛有些地方就說這是老人對後人將敗不放心去死而如此的。）

（編者按：原稿此頁頂端空白處寫有：春初大風：在涼山地區

一般初春时要起大风。彝人说这风是南风，它是来灌草木气的，要经过这大风草木才能苏醒过来，起苞生芽)

对布谷第一声：听到布谷第一声时，以人们正如何行动中预测当年遭遇。每年听到布谷的第一声时，多情不自禁的说：“听到了，听到了，贤良的土司，听到你清吉，听你平安。”随声坐下，据说坐着听到，当年会清吉平安；走着听到，要奔波劳顿；睡着听到，要终年有疾病来缠。所以行走的要坐下，睡着的要坐起，就是病卧于床的也支身坐起，都表示坐着听到，能清吉平安。有一次我同家人出门，正走着时听到布谷叫，是初次，个个应声叫道：“听到了……”顺即坐下，我外行（不信）没坐下，爱人立刻来拖我坐下，亦说：“你简直是个汉人！”多严重啊！从此不信也得行礼如仪，更不敢再诡辩说：“我们都是土司，鸡蛋一样大。”免得众目睽睽之下，被认作是个汉人，不加信任，不利工作了。

禁用火钳空钳：用火钳来空钳碰击，认为会引起互相吵闹，打架或鸡犬相斗。

（编者按：原稿此处空白地方写有：有说头年鼠猖獗，翌年将遭饥荒。）

八·灵 物

吉禄 人在晚间行走或工作时，从身上掉下一两点亮晶晶的东西，彝语“吉落”（法宝），从亮光仔细寻找时也可找得，是木炭碎粒或爬虫，飞蛾、萤虫等，飞蛾、莹虫是吉兆，必拾于怀内带回，作炒饭来吃，以事庆贺，爬虫平常或说是病兆，不问或丢去，木炭是不祥之兆，有时还念经禳解。实际有磷发光之虫、蛾在夜间活动时，飞附于人身而掉落，或爬行到人身上（坐时）掉下，木炭中有些也有磷而发光如有些腐木而已。

对毛发指甲：说这些东西，附有本人的灵气，别人可以用来咒自己，可以埋在地下，使本人遇到灾殃，是不许落到别人手里的。一定拾来放起。巫师算命苏妮打鼓问神时，每每说某人的什么被埋了，魂被关了。便代作法事，找地点取魂，取物的。也有因互相怀疑埋过这些东西而起纠纷的。

撮布谷坐处的泥沙：以布谷为鸟类的土司，每年按时来叫，宣布播种季节。它的声音像土司的话语，成语有“土司话语山上布谷声来叫了。”歌词也有：“可爱啊，一个受人爱的山上的布谷鸟，它的声音多么受听啊；它叫一场给阿妈听，阿妈感动得留着渐渐的眼泪来听；它叫一场给耕者听，耕者劲增加，犁得苦蒿阵阵倒着听；它叫一场给挖者听，挖者挖尽面前地，用锄支着胸来听；它叫一场给牧人听，牧人吆羊到坪上，独坐一旁，用手支着颞来听；它叫一场给猎人听，猎人脚步如飞，跟随着猎犬听……”由此可看出彝人最爱听布谷声。一般对生动有力的话，也爱说：“这话好似布谷叫。”来形容。更有见到布谷坐在地上叫鸣，待停止叫鸣飞走后，马上把坐处泥土撮起，用布绸包好，拿回家中珍藏在箱柜里，认为这是灵物，可以保佑人。

布谷不到土司住村叫鸣：认为布谷与土司地位相当，不好到土司住村乞叫。一去，当地土司就要杀鸡杀羊（毛）煮来放在布谷所栖鸣的树下敬献，还祝祷几句：“你来清吉，你来平安，我家将人丁太平，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等。布谷不多到土司住村去叫鸣是事实，原因已述于上。

处理换下的牙：对小孩换下的牙啊，其处理办法是：把牙加一小块糊炭，甩到房上，并说：“某某用黑牙来掉白牙。”也有说：“某某用马牙来掉毛羊牙。”马牙大、羊牙小而整齐，彝人喜欢，所以要掉它。下面的牙从房前丢上去，上面的牙由房后丢上去。

（编者按：原稿此处贴有纸条一张，上写：一般婴孩到七、八个月时冒出门牙。但未到此时而冒出的，即认为婴孩要求吃肉，是不祥事。必须杀鸡或猪羊来招待，以满足婴孩神灵，以免发生夭亡、生病等意外事故。）

忌抱婴孩在别人头上转：用牲畜诵经祈禳时，每每把牲畜抱起，在主人头上转三、七、九圈。再拉去见天或杀，认为这一转就把主人身上的病疾、冤孽、秽污等都转到牲畜身上，使牲代受。而人则可以清吉平安。所以不允许抱孩子在别人头上转或越过。一转就使被转越人的病症、冤孽等都传附到婴孩身上，婴孩会遭不幸事的。父母一定坚决禁止，也认为这样作的人是最不道德的。

（编者按：原稿此处贴有纸条一张，上写：对婴儿：婴儿生下三、五天后，要用温水洗一次。这次的水要到有头有尾的河里去舀。这是取源远流长之意吧。怎么加温呢。有用铁钵烧火加温的，也有放在日光下晒的，到温暖为止。不能过热加冷水，认为用冷水来调，孩子将来不聪明。洗时母亲把水含到嘴里，要洗哪里就喷水到哪里，用布片轻轻擦拭。洗了这次后，可以到处舀水来洗也无妨了。）

十、为免祸

作炒饭待人：在聚居区有至亲小孩或新媳妇来到，不便杀牲以外客相待时，就作一顿油炒饭来接待。杂居区视如至亲的客人来到，也作炒饭相待，表示欢迎。

用草烟试病人：彝人死尸放在家中时，若是他是吸烟的，就有亲人用烟向它喷的。说使它吸到烟。实际可防臭气和苍蝇吧。生人病时，常要他吸烟，说烟可治病，一吸就高兴。实际病人稍好就想吸烟的，是用烟来试试病人减轻没有。

找牺牲：有人病了、依算命、占卜需要某种牲畜时，自家没有也买不到，只有某家有，只好就向他家借、买，这时不论他家怎样爱惜，也必须割爱，认为救命事大，不能有所顾惜。也说鬼怪要的牲畜，不给时鬼怪将来索取或生气，使畜死亡或人遭横事。

不吃耕牛肉：“杀牛待土司，土司不吃牛肉，由跟随的人来吃。“这谚好似杀牛来招待是应该的，土司自然吃不了，只徒背个名，而由跟随者吃。实际另有解释。有说杀牛就杀猪鸡来配，土司吃了猪鸡就无法再吃牛肉，所以由随从来吃；又说土司不食耕牛肉，杀牛给他吃，就是给随从吃，他只得受到隆重招待的美名。我看土司不吃耕牛肉的少，前说较符合实际。也有这样的事超度祖灵时，必须找头草牛（有些述三代没耕过）来祭祀。这时呗耄也学祖灵吧，不吃耕牛肉，其实平时耕牛都被他们诵经打光，牛肉都被吃完，这时才不吃耕牛肉，另给他们作特别饭，是表示斋戒的。

邪怪饭：玉米与稻米混合饭，又称两掺饭，有些地方也把这饭称作邪怪饭（不正常饭），在结婚、超度、过年喜宴日就不吃它。至于一般场合可以吃，这饭是把两样蒸熟后，倒在簸箕内掺和，再舀在钵内吃。但过去有一种习惯，待客时是不允许在客前，将饭从甑内倒给客人看的，说这样作，无异向客表示，我的饭已被你们吃完了。使客人不高兴。所以作两掺饭来待客时，也必须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倒，掺合好再端出来舀。

（编者按：原稿此处贴有纸条三张，上写：“牟井什普”：指人在屋外活动，身上突然发现来路不明的血，说这是人魂被鬼刺中喷出血，出现此血是不祥之兆。这种血有时喷在地上，有时喷在人身。若是自己的血喷在自己身上，自己就会死，屋主或身上有血者，必须用牺牲请毕摩念经禳解。

跨火：有伤风感冒头痛或周身不舒服时，用锄挖一个长五尺、宽四寸、深二三寸的小沟，沟底铺干草，上面堆蒿枝，杜鹃树枝、马桑树枝等，点燃冒出烟子后，病人用披毡蒙头，顺沟走过，使烟熏入毡内。用跨火熏烟的方法来治病。悼歌曰：“以为是伤风感冒，跨火也无用，原来是天上来找人了，作什么也无用……”可见此法治病已久。

彝人突然意外地在地里挖出了无主的窖藏（金、银）时，认为这些东西附有煞气，使人不得安宁，必须设法祛邪化解。办法是：有的拿若干鸡蛋放到窖里（或罈）表示已归还或还愿。有的拿金银到牛羊角上碰几下，表示是牛羊用角掘来的。说古代发掘出铜、铁田，是由牲畜发掘来的（见《史传》），它们掘出来与人无关，人就不会受害。）

十一、打杀牲畜说法

杀牲待客时，多将牲拉到屋内，在客人面前杀，有些地方是忌在屋内发出声来，发出声就不杀另换。所以每每把牲嘴紧紧捏着不许有声，猪有声也不能开口。杀牲说法有区别，猪可说杀，牛、山羊可说杀或打；毛羊只能说打；鸡、鹅、鸭只能说烧，说错就会说你不是个彝人！并且有些也在杀前先用棍打一下畜头的。牛虽杀，多用大斧打额头，倒下再割颈，像古代汉族捶牛相似吧。

他们小吊包里装些什么

四川凉山彝人，有许多的项下或扣子上吊个小包，大如桃小如杏仁，扁形、腹大、束口，颜色不一，有绣上花纹的，里面装些什

么，我看有许多人是很想知道的，但各地不同，我也知道得少，无法说完，现仅就知道的记其名和作用于下：

石器：如石凿、石斧、石刨、石镑等，被认为打雷时，遗落到地上受污，不能返回的神物，当然附有神灵，人们带上可避邪避瘟疫，悬于畜圈门上，可使牲畜不受野物瘟疫之害。看来是用红、蓝、绿、黑色的细质坚牢石头磨成，多有缺损，认为若无损就不落于地上的。装的包较大，1920年前后，我母曾用十两纹银，买了一只石刨挂于我颈上。其底红黄色，认为是很灵，当时五两银，可买一头大牛，其价之高，可想而知。

野人指甲或头发：有译作妖婆的，如脚趾甲大小，发粗如马尾毛，长有三尺多的。据说野人是刀枪不入的，所以带其指甲头发后，也可防止刀枪，妖婆象人，毛多而已，会骗人吃人，能变化，最怕狗。战争紧张时期，其指甲头发有高到一百两银一样的（1930年前后）。但又说其死日带上，反而容易受伤，买时多说明死期。

蟒骨：这蛇彝名叫“巴哈”，说粗如柱，吃畜牲与人，故译为蟒。其骨可治麻疯，可口服，也可带身上。所谓有麻疯根根的人户，就不惜重价买来珍藏或带起。

白肉：说是种白人或野人的肉。我见到的是大如豆，乳白色方块。作用是防治麻疯，有带于身的，有切成小片，剖开胸脯，嵌入后再行缝合的。传说将肉切碎，在锅内炒，跳起的最灵。也有说可避枪刀。

祛麻疯咒：有这麻疯根根的人户，或住于有麻疯病人附近的就请呗耄诵这咒，抄于一纸加以祝祷，摺成小块，装包带上，说如此可防麻风病邂逅忌咒：彝人认为隔有冤家命案之人，是忌遇见或讲话的，若遇见进而讲话，就会使一方受到灾害。为避这种灾害，就

请唸老念经，抄出这咒后，加以祝祷，摺成小块装在包内带上，以避遇会忌慰。

毒：龙头山有名的草毒，是远近闻名的。据说附有神灵，想毒死人的，见到有人经过，毒梢便摇晃起来暗叫“你来吃我！你来吃我！”使鬼怪都畏惧三分。带点毒根在身上，既可祛邪，某处发痛发肿时，也可磨点水来擦拭，寻短见（害羞受辱）时，更可用来呜呼哀哉，所以有些包里就有它。

麝香：香气扑鼻，心神舒畅，我们祖祖辈辈早就知道享受它的；用来辟邪避臭、治牙痛、敷疮、蛇伤、浮肿。烧麝线等则或者晚些，能治魔鬼引起的病痛，当然可以治鬼了，所以带的人很多。在此也该说明，妇女是不许带的，麝香可使妇女不生育，流产呵，事实如何，我不知道，据说如此而已。

法宝：称“吉禄”。似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在作战，比□时的螺□、铠甲、矛剑或某衣物，有看作是“吉禄”的，无疑是具体的；家内附在遗物上的神灵对鬼怪而言，由其定人一生经过的好坏而言是抽象的。具体的可译作法宝；抽象的可译作“家神”“命运”“灵物”。总之认作“法宝”的东西就可起避邪、避刀枪、避错误以及取胜，光耀等作用。大的珍藏在家，小的如有拾得质细现花纹，小而光滑美丽的小石，后遇到几件顺利事，也有被认作“法宝”的，既作为“法宝”进入小带上身，这类事也多。

生算【蒜】：虽非“法宝”，却比“法宝”作用大了。其气可避些虫蛇，对看不见的鬼怪，无疑更可避了。带在身上，出门远行，中途又遇天热，口渴而喝生水时，先嚼一点吞下，算【蒜】有杀菌作用，可能防止些病症。

避伤咒：有将防弓箭咒抄出经祝祷装包带的，说可避免受伤亡，其效与带野人指甲、头发、白人肉同等。

凭我听闻记出，未免太少。但从这些上可以看出彝人的思想认识和社会现象。比如认为处处事事都有鬼怪在中起作用，社会上的械斗与麻疯的频繁产生，要求设法制止，减少损失等等，似可供研究彝族社会时的参考。

（编者按：原稿此处贴有纸条一张，上写：美容法：深山青年男女到公共场所，为显示自己的美丽，使自己的皮肤现出桃红色时，在头夜用辣椒面来调水喝，或烧辣椒，自己用披毡蒙着头，跨在上面熏，这样第二天皮肤就会显红色而变很美观。甘洛地方多用前法，美姑一带用后法。）

十种习俗

前言

婚礼上的比赛

丧葬

酒有各种喝法

深山打仗

没有过乞丐

制服酗酒法

头人与德古

三个地区的名称与来源

要客人到屋外吃饭

姑娘们去当家前的聚会

前 言

去年我来北京之初，与老友马学良教授和宁哈教师见面时，谈到彝族的一些情况，马老说：“译些彝族历史文献外，把彝族习俗介绍些出来，也会受到欢迎的。”以后与宁哈同志经过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门口，他说：“这是研究我们的机构”。我说：“他们要研究我们的体质体形，那我可以争先报名”。他说：“何止于此！我们的历史、语文、地理、习俗、制度等等，都是他们要研究的。”习俗二字又引起我的注意，从此我时常回忆我们的习俗，想写点出来，今年来京之前，抽工余之暇，写出下面几则，既应二位之望，也为研究者提供点资料。

所写的是凉山彝族习俗，在一些同志看来也许是新奇的，其实是与当地的地形、气候、物产、毗邻民族、民族特性、发展水平等的影响形成的，这些习俗，有的是古代有过，而今已经改革或消失，为年轻人所不知道的；有些是仅出现于某地，与别地不相同的，现在写出来，对各地间各民族间的互相了解与研究，也有一定好处的。

一、婚礼上的比赛

彝族结婚，从接到手，迎到家后歇于门前新立的竹笆房内，小姑端木梳、酒、肉、头线等前来，揭去蒙头的披毡或盖头布，代为梳头分辫，已述《婚礼》不必在此重述，然后吃饭。吃饭时主客开始进行比赛。在我看来都是抢婚习俗留下来的形式，比如去接新娘时，派得力小伙子，五、七、九人去，女方则集中邻里姑娘来保卫，迎亲人一到就被用水、雪团、泥土、树枝、锅烟等来打扮，一些小伙子则赤手空拳的上前搏斗。第二天早晨把新娘拥到门口前果木树下坐着，姑娘们团团站着保卫，小伙子勇敢直冲，一再冲斗

后，冲去手接触着新娘或衣，这时便算到了手吧，打闹立刻停止。打扮新娘，与未婚少女蒙在毡下哭唱，唱《妈妈的女儿》，再由迎亲人背去骑上马离开。若保卫得严密，到午后还不能接触着新娘时，由老人来劝解，网开一面，让迎亲人冲入接触着。为什么只有姑娘们来保卫呢？我看古代抢婚时，男方是为便于抢走，只有妇女们在一起时下手的，保卫的人当然只有妇女了。后代婚娶制兴起，有结婚仪式事，仍然保持古代一些情景的。

在途中新娘是不肯走路的，谚云：“姑娘没带粮，为吃人家粮而来；姑娘没有马，为骑人家马而来。”要骑马要人背的，被抢被嫁的人，当然不愿走路的。为避免不好的影响，若有不生育或生育而养不成人的妇女，相对而来，他们就会自觉的避到一边，不与新娘对撞的。若不自觉就要远远的打招呼。送亲人越多越好，接到时不直接进屋，先在门前新立的竹笆篷下休息（算洞房吧），由小姑来献食梳头，为什么不进屋？我看是古代抢婚时，避免被来追的人发现抢回，而在外面隐藏过，而在后代模仿的仪式。在篷下吃饭后临黑才进屋子，这前后就开始各种比赛了。

吃饭时各找对手，进行比赛。如比赛吃饭，端一钵饭（多米饭）来放在中间，你舀一木匙给我，我舀一木匙给你，匙匙都堆尖。吃到肚腹如鼓，有一方不能再吃的就认输，赢者就舀一匙饭来拨在他身上，认为他像尸受敬而不受食物。比赛喝酒，仍先找对象，当然对方不会说他不如你的，你一碗（牛羊角杯）我一碗（牛羊角杯）的喝，喝到有一方不能再喝时，胜者一声“哈哈”，应声泼一些酒到对方身上。还是当死尸了。彝人用酒饭献敬死者时，端在尸前晃几转，就泼点酒到尸上，也舀一些饭撒去，他不吃了只好这样敬。比赛吃肉时更出色，结婚时多半杀猪，把肉宰成三四两以至半斤以上成一长条的煮熟，比赛时端堆尖尖一木盘的来，你选一

条给我，我又回敬一条，反复吃到一方认输时，胜者将皮撕下，打输者的耳光，不然就用油抹脸，打起记号。规矩如此，不容推谢。这俗在甘洛苏雄区盛行。

其它主客各自请来各行能手，如比赛摔跤，会摔的一动就会使对方倒下，不高明而双方旗鼓相当时，一摔就摔半天，也难分胜负。不得已就由主人端酒来分解，若有胜者就有人端酒来敬，或送礼品如脱衣脱巾解带子、戒指、腰包……面前成一堆是常事。此项比赛完结，大致已是晚上十点前后，时间多在冬季，十多人为一组，抱柴来烧起篝火烤，歌手们一个个站起来引吭高歌，初时彼此唱些恭维词，跟着唱出讽刺挑衅的话，再开始引经据典，互相问难，到比赛阶段。这时会有人端酒来敬，或赠礼品，表示敬意。主又一次次不断送饭食来，肉、蛋、腊肉、香肠、面条、糍粑……只要有，弄得出就算一顿送来，饭不变，菜却变化着，以多为荣，有多到十顿以上的，酒醉饭也饱，歌手听众更为起劲，有唱到天亮的。双方歌词还滚滚而来，就戴起斗笠来唱，直到有一方认输才止；或到主人端酒来劝为止。为什么天亮了就戴笠？有说遮羞，有说请神灵来作证，他们的歌像呷耄（法师）经咒那么多，唱不完要在中午有太阳下唱啊。总之，这是一方得人，一方失人后进行的较量。

二、丧 葬

现在凉山彝族，丧葬法，主要是火葬，人死后剃头洗身，穿上寿衣，蜷曲手脚后捆好，放在像火盆架之坛架上坐着，任亲友来号啕哭吊。放几天后抬上尸架（担架）侧卧，男右在上，说便于抽刀御敌；女则左在上，说便于纺毛线。依所择吉日，抬到各自的烧人坪上，放在架成方形的柴架上，依男九层，妇七层，孩五层架成，

下挖有坑，放引火物，引燃燒盡時，用泥土掩蓋。但得麻瘋、猴病（瘠瘦）死者，一死即用糯米糍粑，或調好的燕麥面糊其眼耳口鼻等孔，防止鬼鑽出來，然後挖坑埋下，或弄去溝邊岩下挖坑埋下。一歲以下嬰兒也土葬，若有弟兄姐妹，認為命是互相支持着的，就使之在坑中，表示沒死，還互相支持着。子女養得多而不能養大的，有說免得再來騙人，拋入河中的，這時涼山北部有些地方的葬法。在古代却有許多不同的，略述于下：

古代的火葬法，據說與現在的差不多，只是沒現在的隆重而已。土葬法如得麻瘋死的，一死便似上述，糊塞眼耳口鼻後，蜷曲手脚，用繩捆緊，裝入柩中，或裝入預先剝好的黑牛皮口袋，埋入深坑，上蓋泥土，使病魔不能出來。得猴病死的，糊塞各孔後，蜷曲捆繩，好似其鬼更凶。在深坑之底，先放一口大鐵鍋，放入尸後，再覆一口鐵鍋，立刻蓋上泥土，並須用杆築緊，深怕有點氣孔，容鬼鑽出來害人。

除上兩種葬法外，還有水葬法。說根據死者的屬肖，命宮、死日。報唄耄法師掐算查經，認為命該水葬時，就抬去投入河中沖走。諺云“該溺死于水者，不墜死于岩間。”該水葬者是命該死于水的，不投于水，其子孫將有死于水，作他的替死鬼，非照辦不可。後代感到將親人尸首投入河中，于心不忍吧！改成一種儀式，把尸背抬到河邊或池邊，使尸腳沾一下水，表示已入水，才背抬去燒埋。再後者儀式手續也沒有了，但現在有些地方，仍將得惡疾（麻瘋、猴病等）死者尸投入河的，或者河邊火化的，將骨灰掃入河沖走的。

天葬，經過唄耄掐算查經，認該天葬時，把尸体背抬到附近山頭上，放煙告天。背抬人說：“我們去撿柴來燒火烤。”便分散開，各自找隱蔽路走回家，以免死魂和鬼隨人回來，尸則任飛禽走

兽来吞食。假若不来吃，或不吃完便认为不吉祥，还有请呗耄诵经礼神，或加些什么引野物来吃，后来也许有了侧隐之心，或感到发臭难闻，只在形式上表示一下了。把尸背抬到山上放一下，放出烟子，便抬到另一处烧埋了。以后这仪式也免了，直接抬去烧埋。

岩葬：我听说藏族只有天、水、火、土葬法，若然，我们曾多过一种岩葬法了！其法查算出葬法后，最初是将尸背抬到悬岩上，放烟祝祷后推尸下岩，任其撞跌损坏，直坠到岩脚，供禽兽吞食。认为鬼已随尸入岩，背抬的人可以从岩上回家，只是尸挂于树上或落在岩层上，到不了岩脚就认为不吉祥，必须攀下去放下，再行投岩。后代变了，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首先背抬去放在一块大石头上，放烟后推滚到地上，表示投了岩，便弄去烧埋。据说一块大石头，只能滚个尸首，大致人口渐多，死者也多时，不易找到大石关系，又改把尸背去，找个蹲着的石块或岩脚，使尸背挨一下石或岩，放出烟子，就弄去烧埋，免去滚跌之罪。后来挨的仪式也免了直接火葬。到现在多只知土火葬法了。有的在坟周依男九女七孩五之数，找石来砌坟的事也免了，甚至有些氏族到处分散，已没有固定坟地，随处烧埋或干脆把骨灰撒在耕地上，说这样长出来的五谷，子孙吃了会发旺。人死后安灵牌以及超度送山时，后人在祈求死者保佑平安，也在骨灰上打算盘，用骨灰作肥料，利之所在，无法不用，死者有知，亦当慨叹！

呗耄些则因不用古礼，减少他们显身手的机会，无形中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有的叹息说：“后代人心恶劣，互相残杀，病症流行，死亡增多，就是不用老祖宗葬法的关系”说：“希望你们登高一呼，恢复旧古礼，安人心，靖骚乱。”回答“皇帝土司都被推翻了，想要挽回，谈何容易！让它下去，自有安定之时到来。”仍说无能为力了。

三、酒有各種喝法

彝人愛喝酒是有名的，喝法也分作幾種：有分酒，一人可得一杯時，這杯就是稱為份酒；有持杯酒，為表示尊重某人，也表示自己有地位，可在份酒外要酒來敬人，這酒是不能不喝盡的；有借酒，是將別人應得的酒，暫借來給另一人，以後又向主人要來還，也是必須喝盡的。

這些酒除持杯酒外，或因碗具少，或時間短促，為过瘾，在甘洛南部是一飲而盡的，這習慣別處沒有，一下遇到許多人有招架不了的。不喝么，有會動手灌的。一兩碗就會使人醉倒。是酒少時，使客人过瘾的好方法。敬杯酒也是酒少時，表示尊敬并使客人多喝幾杯的方法。

倒酒端酒的次序是依據諺語：“耕地由下而上，端酒以上而下。”先上座而後下座，諺又云：“酒是年老的，肉是年輕的。”對高貴者外，要先給老年人，次給年輕人，該人人有份的，但諺又說：“可出酒空白，不出肉空白。”不得酒可不補，不得肉就必須補。

若是在等級森嚴的場所，喝法又有些不同。如在土司家，各自依身份而坐，但都不許盤腳而坐，或坐於登上。頭人和婦女起來接酒而坐着喝，只不許將杯放在地上，白丁就只能站着喝，把披毡斜搭在左肩上，身稍向外側，喝完交杯才全披坐下。

對土司頭人端酒，在人群中就特別講究，丫頭用雙手端杯，走到離四步處，如作揖狀，上下三次走三步，再右膝跪下，左手獻上，待接去喝一口，才能起身退下，如土司喝不完，賞給別人，必須倒在另一碗來喝。好似臉也不許向着土司喝，其它土司親人雙手端去，跪獻了事。如在黑彝家，頭人婦女可以坐着喝，坐姿不加限制，白丁站着喝，面不能向着黑彝。黑彝剩下的酒，端來側身喝下了事，端酒給黑彝時，雙手端給了事，不用跪下。

四·深山打仗

六十年以前吧，涼山腹心地区的各氏族間打仗，還只許黑彝參加，說奴娃參加，貴族被他們打死了，是莫大的耻辱，靈魂也不能跟祖先去，所以出兵時，奴娃只能作後勤事，帶干糧，抬擔架，運武器以及在後面叫吼，作啦啦隊，前面互相沖殺時，各自頌揚自己主人的英勇，大叫“我的主人前進了！”“我的主人把敵人沖散了！”“最勇敢的是我的主人！”等等。主人則個個武裝起來，用金銀片裝飾頭髻、頰、背、腿等，也用竹編成桶形筐，外罩鮮色錦緞，形似龐然大物，說這樣一來，目標龐大，對方不用瞄準就發射，不易受傷。大肆叫吼之後，便向前沖殺，頭也不許低一下，若是低頭避彈，側邊同伴就罵道：“吃老母豬肉的，你想把彈矢讓給誰？”“你怕受傷，曷不怕老婆的裙子，頂在頭上睡覺！”以直沖為榮，也以擔負主攻為勇。六十年前甲民氏出兵打乙民族，乙氏築寨兩守，正面最難進攻，甲氏族部署力量時，最愁無人負責正面。殊知甲氏族某亞氏族，自恃力量雄厚，提出“不給攻堅任務，即行撤走”。於是让其攻擊正面，攻擊後對方火力最猛，傷亡枕積，將傷而未死者撤下，死尸即移作掩體，堅持到黑，別處也无法擊破，才相約撤退，此時該亞氏族成年男子已死傷殆盡。抬下一個受重傷者，不禁連連呻吟。抬者即說道：“受傷也呻喚，當你奴娃的也害羞！”逼着傷者盡力來忍着，可是抬不幾百步，人已嗚呼哀哉了。

即現在的布拖普格三地人作戰勇猛，只顧向前沖，不許低頭，找掩體的。據接觸過的人講：來時異常迅猛，勢難抵擋，但過於暴露，而且每放一槍一矢時，必定舉槍，大叫一聲，易被瞄射，因此遇到善于隱蔽作戰的聖乍人時，雖得沖退，而傷亡却特別大的。

五、过去没有过乞丐

整个大小凉山彝区是没有过乞丐的，这是许多到过凉山的人都知道而且感到稀奇的。

这样落后而贫穷的地方，怎么不见乞丐呢？其实这是氏族奴隶制社会产生的现象。首先凉山虽然土地饶薄，物产不丰，而荒地处处都有，只要你肯劳动，不论从农从牧都可以找到糊口资料的；其次彝人是穷，可又大方好客，不论认识与否，你可以到任何一家门口，问声有狗没有，就可走进屋去，至低限可得一两顿饭吃。若背得几个氏族的族谱，那“有不相识的，没有不沾亲的”，立刻承认你是有根底的人，受到杀猪宰羊的招待，何必去讨口？再次，谚云：“鸟儿靠树木，人们靠亲戚。”“穷得吃不起饭的人，可以买点酒来亲戚处求助，”“饭是给饿的，钱是给要的”，一户一升，十户也十升，以至几斗，难关也就度过了。谚云：“远处亲戚不如近邻。”又云“有没有可以同处，吃不吃不能同住。”实在无米可炊时，只要你不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邻里会凑粮来接济的。另遇意外，大牲畜死去，受到损失时，就将畜肉分作若干份，邻里就去取食，下年以新粮补偿，以事弥补，即过年过节，有穷得杀不起猪的，杀猪的人户就要送肉来。结果杀猪的少肉吃，杀不起猪肉吃不完，有吃的去讨口作什么？再谚云：“念族流眼泪，怕族身发抖。”“不能不吃是五谷，不能不要是家族。”“族铁链、族枷锁。”意思是你有不良行为，好吃懒做，家族就要制裁你，要你改正，犯了族规，甚至可以处死你，使你要规规矩矩。若有困难就给你帮助，受欺侮侵犯时，就一致作你后盾，为你报复。

“妇所去有夫，奴所在有主。”在过去土司黑彝各有其部落氏族，白彝奴娃都分属他们。有人沦为乞丐，就认为是他们的耻辱，也是部落氏族的耻辱，一定受到禁止照顾。若有困难不能成家时，

当时部落林立，他就可以逃到可以过活的地方。娃子逃亡，既是主人的耻辱，也可使主子成光杆司令，多危险啊！所以在春夏之交，有没饭吃的，主子就叫到家里，供养一二月，新粮出来，再叫回家。

以我所知，有一土司家贮存了几仓粮食。见粮价高，就想卖成白银存起。便有头人起来反对“一家土司不贮存几仓粮，遇到荒年还要不要百姓？”只好停止出卖。我在此只谈没乞丐的原因，至于奴隶社会里的那残酷剥削压迫事，是罄竹难尽的，没乞丐也掩盖不了的。

六、制服酗酒者

彝人既好酒，也喝得多，喝得多就会醉，醉后当然爱说爱闹，甚至打架。这时有些话说得过火，或打伤五官，就会引起纠纷。赔礼调和都必须酒，所以谚云“纠纷从酒起，又由酒来了。”至于不伤尊重与五官的，闹得凶，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说声我昨天醉得不省人事就算完了，不咎既往。但到死人的地步，有结成世仇械斗不止的。

醉后是不能工作的，勉强工作也常发生错误，处理不当。事后虽然归咎于酒不说，若错误过余，别人还是记在心上，造成祸根，有仇就会发作，还是说醉了的关系，不好追究。这时，又要被记在心，冤冤相报。有谚云“土司因酒误，头人因酒败”。这点我亲眼见过醉后乱说乱处理事，对内对外都不利，尤其无作用的人，就向妻子奴娃发威风。“搞不赢鬼怪，就按着鼓敲”。妻奴作点解释也定为顶嘴，伸手就打。妻挨打后无力还手，只好悲伤啼哭，真是难处。有的造成家庭不和，成夫妻分离、奴娃奔逃的因素。所以有谚云“妇女倒霉遇个酗酒汉，男子倒霉遇个胃痛妻”。鄙人少见少闻，胃痛妻遇到醉汉，怕把戏是非我所能想象到的吧。

在汉彝杂居区，有酒也喝得有限度，在深山聚居区，许多人视酒如命，喝得很厉害，尤其身为贵族的黑彝，当时有喝酒的优先权，也买得起酒，他们醉后妻儿奴娃就要受罪。妻儿还不起手，奴娃挨打，有力气也不敢还手。还手吗，以后会借故来整你的。还手而抓扯起来，万一触着天菩萨（髻），就要惹下大祸，谚云“黑彝发髻九条牛。”要以九条牛来赔礼，赔不起吗，宰手或他舍其髻，可要你舍命，主子酗酒，奴娃是多苦痛呵。

不知从何时起，创兴了一种反抗的方法，促使主子有所顾忌了，办法是在夜晚喝酒，遇到黑彝酗酒，乱打乱骂，忍无可忍，当然在场的人，一般是奴娃多黑彝少，奴娃立刻叫熄灯灭火，一致起来打酒疯子，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扯发髻，尽情打闹后，各自散逃。第二天追究时，个个不承认，或说他也挨打逃出来的，无从追查了。据说这妙法发明施行后，黑彝在黑夜酗酒，一听到有人叫熄火，就感到凶多吉少，立刻叫“我不干了，以后也不干了，我初犯饶我。”规规矩矩了。

谚云“熟睡后的屁，酒醉后的话。”认为一样不值得介意。其言不介意，其行也不该介意了！其实过余了就惹下大祸。如普雄某部富裕势大有名的某黑彝，有次因酒后与某娃子争论，竟出手枪杀三个人，这是无理杀人，娃子反对，家族谴责，结果只好赔命债。“娃命债族不管”。赔外部命债可得娃子家族之助，擅杀娃子就由自己负责。他把牛羊土地枪弹卖尽还不够，有说把衣物都拿出来拆算了。有名的富翁，一下变成穷户。粮食更被调人娃子吃光，事后一二年还背起口袋，到处找来吃。酒后作事还大黑彝是要负责的。

喝酒的毛病很多，可是谚云：“作帛酒为首，作战酒为首”。开会、求助、结婚、丧葬、作斋、出征、安灵等，无不需酒，少煮

酒而酒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在公共场所，要饭要肉吃是羞耻事，要这有害无益的酒与烟是无所谓的，任何人可要，也可向任何人要的。

七、头目与德古

头目是一个氏族或一个地区的头头。德古是能说会道，熟习习惯法，善于排难解纷、有一定威信的人。可不一定当头目，而作用大于头目。二者的任务，主要是解决纠纷，作土司黑彝的助手，集派粮税，率丁作战等。在土司下作头人，解决纠纷还容易，最后以土司一言为定，头人由土司委派或承认，在黑彝区则尽由社会产生。解决纠纷时，不论氏族部落内部或氏族间部落间的事，头目德古在被告原告间，将甲方提出的问题理由传达乙方，由乙方反驳解释；再将乙方提出的问题理由，传达到甲方，加以反驳解释再提出问题理由。如此反复反驳解释，德古头目从中加以讨论批判折衷，到只余终结关键，再依习惯法，成例谚语：双方意愿等提出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若有赔偿金钱手续，则谚云“纠纷没有大小，只有肥瘦。”以双方负担能力来定。总之要说服双方使之接受，当个有作为头目和德古是不容易的。有了纠纷，任何有自信的人都可以去调解，而且受到招待，怕他们站到对方去，谚语就有“纠纷有调解不好的，没有不调解的。”“纠纷没有大到天的，黄金没大如锅庄的”就说有了纠纷是应该调解的，也没有调解不好的，看你有无调解办法。

一个头目或德古是不容易当的，他的成就与学习是经过一段艰苦时期的。据老人讲，一个白彝头目或德古，一般是从小学习杀猪宰羊，分菜分饭分酒，做得适当公平，邻里信得过，才去学唱歌、顺口溜。歌词与顺口溜中有彝族的历史、地理、伦理习俗、格言、

谚语、处事等各种知识，有成章篇的，有须见景生情而用来应付的。这过程中学到许多知识，也养成临机应变，应对如流的能力，几次胜利便成群众公认的聪明人了。

至此，遇到调解纠纷时，便可作老头目老德古的助手，调解时更可学到许多习惯法，了事成例说话态度、说话方法等，谚云“一个德古也要三个参谋。”既学语言，在提出解决方法时，又要集思广益，多方与人商议。这经过与作风是个德古或头目的形成的因素。还有其威信高低是看处事合理公平程度，另有点就是豪迈。一方面对别人的困苦，舍得帮助；一方面作战要能勇猛过人。若是这样不仅族内尊重，亲戚也加以尊重，名扬一方了。

谚云“汉地官吏，彝地德古”，意思是汉地威信在官吏，彝地则在德古。过去德古每每是一方有威信的人，黑彝德古不说了，白彝德古也在一氏族一部落甚至在外部落，也能受到尊重，大小事由他来决定。

八、三个地区的名稱与來源

大小凉山彝区，习惯上分作三个：液保、圣乍、三地三落。也叫大袂脚区，中袂脚区，小袂脚区。三个地区各有次方言。三地保持古语较多，液保、圣乍则变化较大。液保地区指阿侯、苏甘、阿卓、甘家、思渣、府技、勿雷、结觉、阿黎、沙马等各氏族及马、阿尔一部分所住之美姑、雷波、马边、峩边与甘洛南部，越西、昭觉东部等。圣乍地区指罗洪、瓦渣、洛米、洛伍、八切，补余、热口、果基、惹尼等氏族，阿尔一部等所住之喜德、冕宁、西昌、盐源、石棉、九龙、宁浪及越西，昭觉北部，木里、越西大部等。三地三落则指吉秋、必补、拔差、阿俄、尔恩、改务、惹列、海、加把、阿都、阿硕等氏族介牛、马一部等所住之布拖、普格、会东、

宁南、盐边、米易及昭觉南部、金阳西部等。各地人的性格也有差异，大致液倮人坚强，圣乍人活泼，三地人纯厚。

三个地区的名称是怎样来的呢？据讲：三地指布拖坝、特足坝、则本坝；三落指西罗、拖木沟、鱼水。住过这些地方而分出去的人，叫三地三落人，以后这些人所居住的地方，都叫三地三落地区了。圣乍人是曲涅后裔倮改有七子（一子是罗罗宣慰使）、七子都成才，便美称七美，其后裔称圣乍人，也称圣乍长子。其后所住地当然称圣乍地区了。液倮之名，近来才知道，系住川黔间水潦或经那里迁入川南的人。水潦二字，前字译为水，后字译音。那里原由昭通乌蒙家二房居住，宋元明间曾兴盛一时。后与明王朝发生战争，首由阿者（水西）抵抗九年，次由乌撒家抵抗三年，乌蒙仅列队而溃走。

当地人和溃来的人，多北渡金沙江入凉山，来后仍称为液倮人。液倮音与彝语云南同，或云系从云南迁入而得名，然则今天的凉山彝人，多从云南迁入，曷不尽称液倮人？不会。在此便想到液倮、水潦、云南、夜郎音同，水潦、云南从夜郎来是可疑的。抵抗明王朝时，战功不同，因此后代颂扬说：“四十八土司，以木古（中原）阿者为首，黑彝六十六，以干哈长子（圣乍）为首，白彝〔八〕十八，以六格上关为首。蜀人九十九，以液尔喇嘛为首。”目前凉山液倮人，多为古候系，与乌蒙家是同宗，便是证明。称液倮人的也有少数曲涅系的阿尔结觉两氏族人，可能随同迁入的。或以后迁入其地而用其俗的。也有说从牛牛坝流出之河一经美姑而入金沙江，其色黑便称液倮（水黑），住过这河流域的人称液倮人的。

彝人一般也把自己分为倮叟和海叟，或古伙叟和木海叟，意思是高山人与矮山人。黑彝多住高山，便称为倮叟，坝上多住白彝与土司，便被称为海叟。前者指大小凉山腹心地区，后者便指安宁河

沿岸，越西河以北，峽邊，馬邊，雷波等地挨近城市住的人。方言習尚稍有出入，兩者互相遷換住地時，稱呼隨之改變了。

九、要客人到屋外吃飯

彝人是好客的，不論認識與否，只要你走門口可以進去（忌日在外），諺云：“客來不關門”，“招待來家的客，抵抗來村的仇”。“看得起我的向我來”，至少可享受幾頓不要錢的飯。懂得族譜的還可得到優厚的招待。其它地方喝酒，吃飯，談天等都在屋內，只有甘洛南部習慣不同，素稱彝區精華的甘洛，很能招待客人，只是飯菜做出來時，就請你走出屋外。所謂貴客的飯菜，用木鉢裝出，掛有木匙；其它每人舀一瓢飯，幾塊肉，湯則裝在桶里抬出來，由你隨身帶的木碗舀來喝。飯肉沒吃完的可以帶走，好在餓時吃，或到別處沒飯吃時吃。問為什麼趕客人到屋外吃飯？也沒說主人在旁邊客人好吃飯，自由自便，剩餘的好帶走，以備不虞。不知這習慣的，初次遇到是感到驚奇的。誤解為不尊敬自己。其實作不俗之客時，飯是夠等的，有備無患。像別處主人眼睜睜地守在一邊也不好吃，“雞二豬三牛四（塊）”了事。尤其有些好客氣者，表示几下，沒吃到規定數，他就放下木匙。他若是貴族，其餘是他帶來的人，手下人面前還沒擺飯，見他停匙也隨着停下，使手下人叫苦連天的，雖奇異也比這情況好呵。

十、姑娘們去當家前的聚會

在甘洛縣越西河以南的地方，解放前是奴隸社會，年輕姑娘們，許多是幼年就到婆家，心裡沒啥感覺，若是大了才去婆家，或者對婆家不滿意，而又不能不去時，既“甜莽宜瘠地，姑娘宜娘家”。不願舍熟處而到生地的，也對父母、兄弟、姐妹、鄰里，一

草一木都有感情留戀，一下要“親愛的父母遺留在家中了，可戀的弟兄拋在四方了”。“將孤獨淒涼的坐到婆家人當中了。”其滋味是難受的。有些人投主求庇，奔其所愛；有避到親戚處，以求離異，有的因過於淒苦而自殺的。諺云：“誑女兒出嫁，誑老人死去”。不知是誰，大致理解了這諺語，向父母提議並幫助女兒們去婆家前，年齡不相上下的約集起來，痛痛快快的聚會一次，使之離去也不感遺憾。

到近一二代人，社會秩序已差，但還不敢傷害婦女，加以種植鴉片，姑娘們手中有私方，仍很自行組織這種聚會。怎樣組織呢？將要到婆婆家的姑娘們互相邀約，依自己存蓄的多少，拿出白銀黑烟買綢緞、布匹、酒等，又找鄰里的青年伐木杆做帳篷、秋千、轉轉秋。然後姑娘們拿出酒肉，請男女老幼都來吃喝，姑娘們則打扮得花枝招展，大家一同打秋千，踏轉轉秋，互相搶位，各盡其樂。晚上就唱歌夸口，直玩到深夜。第二天又繼續玩，唱歌時調子雖簡單，但歌詞優美動人，歌手們更用富於感情的聲音唱出來，不僅不覺得單調，反而特別動人。“姑娘們將嫁到別處去了，不知好過不好過；馬兒放到別處去了，不知有草沒有草”。“你們這一巢小鳥呵，翅不硬，尾不長，可是將要分散到天涯地角了。天涯在何處，地角在哪方？望天天浩浩，瞰地地茫茫，上沒有角，有角攀不到；下沒有尾，有尾抓不着。在何處啊，到底在何處？但天上道理在地上，地上道理由人用。去找吧，去找吧！莫喪氣，莫悲傷，你們所去之處在前面，所找之地在前面，去呵向前去。”這些歌句句字字扣著每個人的心弦，不說姑娘們失聲痛哭，相擁而泣，去玩樂就是狼心的父母也不忍再聽而流淚，或只有信步離去。

這樣的玩樂，有時搞三五天，遂心如意，離去也不感遺憾為止。離開時酒食當然不會有剩餘；帳篷用的綢緞布匹，少數作報

酬，给与前来相助的人们，大部各自拿走，也撤去可撤的东西。据参加过聚会的人讲，这种活动实在好玩，可化去到婆家去的一些遗憾。但是要说好玩也不好玩，正玩得起劲，突然想到与熟悉亲切的人和物分离，将去向深不见底的地洞般的婆家时，心又坠到脚板上，全身立刻软下来，无力再玩了。坐下来看同伴玩，并说：“我怎么能同这些人分离呵！不行不行！”看了好久心境才平下来，眼泪才止着，又重新上阵。到结束那天，撤去帐篷，人们散去，心中像敞坝一样空荡荡的，十分难过，事先有人叫我先走开，我为收拾一点布，不肯离开。结果空荡荡的敞坝，更使我悲痛难忍，走到一边坐着哭泣，哭够回来时，一切撤尽，人已散去，惜别的心情更是加深，又哭着走回。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犹如目前呵！

（編者按：原稿中夾有紙條一張，不知原位置在何處，紙條上寫：

客人能睡熟，主人必平安，彝人好客，也爱待客，对客人主人也不用提供被子褥毯等寝具。原来彝人多穿有一件白天当大衣，黑夜作被子的查尔瓦或披毡。他们能睡到火塘边竹笆上，或得点草垫垫也就可以了。这时他们在主家能熟睡，一觉睡到天亮，就认主人运气好，一定清吉平安；若是睡不熟，辗转反侧不已，似有所扰，就说主人的家神不安，有鬼来骚扰，会遇到天灾人祸。尤其感到心意烦躁，不能合眼时，就认为是自己的不祥之兆，第二天会遇到意外事，必须时时谨慎，可能时还要请呗毫来禳解一下，几天后才出门的。

依俗，妇女生了孩子，为表示已经当母亲，甘洛大部分地方都要戴圆帽。初戴的大多选在去参加婚礼时。若遇不到结婚喜事，就依贫富，有的坐一顿油炒饭来吃，有的打羊杀猪来表示喜庆。没有生育过的妇女，则满三十岁必戴。

孩子多在小时穿耳，穿耳时间多选在剪羊毛时。因说剪羊毛系羊的未来，必须选好日子，所以穿耳与剪毛同日进行。

大人和小孩牙痛（如换牙）而拔去的，就将牙钉入木内（树桩亦可），说这样压根孔不会痛，其它牙齿也不痛、不动摇。）

由于时间紧，许多地方写得不清楚，也限于汉文水平，没办法。引用一些谚语，又译得差，没有起到讲彝语时那样的作用。上面所述是事实，对彝族情况，想有所知道或进行研究的同志们，却可以作参考。

82·3·20写于四川甘洛

二、作者自分類文章

(I) 畢摩·蘇尼

1. 彝族畢摩

畢摩 𠵼𠵼 𠵼 𠵼 𠵼 義為唄、誦、唸…… 𠵼 義為調解、傳話、臣或長者……。馬學良先生譯為唄耄音，義兼顧，竊以為合。唄耄之職責與祈禳，依諺“唄是傳（過）話，主是出畜（身）”、“有好畜護主命，有好飯侍眾客”來看，是通达天人之意，而進行調解的。

蘇尼 𠵼 義為人、的、者……，𠵼 為作法事，跳神，即作法事者。鼓圈上有鼓柄（𠵼），作法時，一手持鼓（柄），一手手鼓錘（？），邊敲邊唱邊跳。法术還有十問吉凶利頓一項。

吉羅 𠵼 義為寶貝、運氣，有𠵼 法事，即祭吉羅，成連綿詞時是𠵼、𠵼 義寶貝，𠵼 義命運神。

作帛 與 𠵼 之音意近，可能 𠵼 之音譯，𠵼 為人，𠵼 為唸，即為人唸經，也就是超度祖先。

撮畢 我看是作帛之訛，看內容是作靈牌，改為馬都狄（女性）或更合。

火把節 𠵼 有說為火把，有說以火把償還，依傳故事，后者較合。

芝固 𠵼 之音譯，或有祈佑之義。

招魂 𠵼 之義，“衣此畢” 𠵼 即贖（釋）魂齋，音衣接。

尼此字哈 我看是尼此字，𠵼 之音譯，義為捉鬼怪。

尼此日 𠵼 咒鬼怪。

撮日 𠵼 咒人。

握古畢 若為 𠵼，其義是生命齋，即太平齋。

卓尼書 𠵼 之音譯，即解穰齋

曲耳毕 ᠠᠨᠠᠨᠠ 之音译，义祈附身神斋，男附身神为 ᠠᠨᠠᠨᠠ ，女为 ᠠᠨᠠᠨᠠ 。女的是生育神。

则士（息） ᠵᠢᠰᠢ 杜霍法事。

彝文 ᠶᠢᠰᠢ 彝族文字。彝与 ᠶᠢᠰᠢ 音近，我疑 ᠶᠢᠰᠢ （人）之音译。彝经 ᠶᠢᠰᠢ ，彝族书之另译，看本题内容后，有此猜想。然则音译是洛苏特衣。

开路经 ᠠᠨᠠᠨᠠ 之义译。直译是教屍书，有译作引魂经、送魂经的。音译是某玛特衣。

库西特衣 ᠬᠤᠰᠢᠲᠢ 之音译，即算命书。毕补特衣 ᠪᠢᠪᠤᠲᠢ ，颂唄书，初此特衣 ᠪᠢᠪᠤᠲᠢ 族谱书；灵木特衣， ᠯᠢᠮᠤᠲᠢ 超度经。勒俄特衣， ᠯᠡᠷᠡᠳᠢ ，传闻书，我译作“史传”。玛木特衣， ᠮᠠᠮᠤᠲᠢ ，世训书，或教经。

羊胛骨卜 ᠶᠠᠮᠠᠭᠤᠨᠤ 之义译。音译约匹祭。

胛骨卜 ᠶᠠᠮᠠᠭᠤᠨᠤ 之义译，以我所知有看牛羊胛骨、鸡□骨，羊胆猪脾（联贴）以下吉凶之俗。音译格哈

鸡骨卜 ᠵᠢᠭᠤᠨᠤ 之义译、插鸡腿骨卜 音译瓦补楚

鸡蛋卜 ᠵᠢᠭᠤᠨᠤ 之义译，即打鸡蛋 音译瓦秦介

胆卜 ᠲᠢᠨᠤ 之义译，即看胆看脾 音译几哈勒哈

草卜 ᠴᠠᠷᠤᠨᠤ 之义译，即抽草杆 音译日果

掷木卦 ᠮᠤᠪᠤᠭᠠᠨᠤ 之义译，即卜卦 音译干惰

断口咀 ᠳᠠᠨᠠᠵᠢᠨᠤ 之义译，即反咒 音译邪物补

钻牛皮饮血酒 $\text{ᠳᠠᠨᠠᠵᠢᠨᠤᠨᠠᠵᠢᠨᠤᠨᠠᠵᠢᠨᠤ}$ 之义译 音译拿古拿页几拿死夺

打油火 ᠳᠠᠨᠠᠵᠢᠨᠤ 字记

烧铁链 ᠰᠢᠲᠤᠨᠤ 之义译 即抱铁链 首校夺端

捞油锅 我只听到 ᠳᠠᠨᠠᠵᠢᠨᠤ 捞开水一语，音液开字

端犁（铎） ᠳᠠᠨᠠᠵᠢᠨᠤ 之义译 音译拿克端

咬米 𠵼𠵼之義譯 即嚼白米 音譯渣取姑

子克覺 𠵼𠵼之音譯，父解遇意，彝人間有深仇的意相遇
到，遇到要受剋，故予解禳。

吉覺 𠵼𠵼之音譯 解咀咒

阿塞拉者 𠵼𠵼阿爾黑彝上溯二七代祖，阿都陸普之七代
孫。傳布法術經書最廣，最受崇敬之唎耄。大約是元代人。

鐵唎卓姆 𠵼𠵼與里唎同 主 𠵼𠵼，據涼山《母史傳》所
記，曾一同超度過糯恒（曲涅、古候）之母，是比阿都陸普還早得
多的唎耄。鐵唎對超度所用犧牲品，主用野物；里（息）唎認為用
野物，祖世可得也父世難得，父世可得也孫世難得，主其議，後世
沿襲。當時即引起鐵唎之嫉恨，而進行毒害，如述。

阿格蘇主 𠵼𠵼甘家黑彝（系歹候）上溯二十三代之祖先。
甘陸普體之七世孫。與阿塞拉者，阿卡午梭 同為有名之大
唎耄。

阿都陸普 𠵼𠵼是曲涅系有名之祖先，尚住於昭通地區。
既是唎耄，又是土司（君長）吧，（時尚無土司制），即大鬼主
吧。後代唎耄經書還有：我是以阿都陸普為父，我是以阿都陸普為
母之語。《子史傳》記載他領導族人走遍涼山和滇東各地之情況。

《公史傳》記他領導糯恒人與濮、巴、蜀人鬥爭，並驅其出境。

盧惹為庫 𠵼𠵼甘洛人，解放後才死。是接克白彝。少事蘇
尼職業，唎詞豐富，字句精煉，聲調優美，午時“翻”轉身之道，
使人吃驚，有使鼓自行上背之術，彝人喜聞樂見。一九三一年到彭
巫行家作法事，詞偶有：土司卸馬在路下，頭目卸馬在路上，唎耄
卸馬神位前等語，彭說：“蘇尼，頭目比土司高貴？”彭是殺人不
眨眼之土司，把他吓着了，靈機一動，起立跳神時，唱道：天上
雕怒視，院埧雞群亂紛紛；林中虎怒視，草坪羊群亂紛紛；上座

土司在怒视，下面奴仆乱纷纷；苏尼神灵在怒视，陰间鬼怪乱纷纷……。彭一听转怒为喜，说：“是高明的苏尼！”事后打了一支银掌接在他断腕上，因此提高了声誉，到处请去作法了。临近解放时，随从三五人，到远处时，每次要报酬達一百二十两银，是近代涼山有名的苏尼。

邪兆经 ཤེད་མེད་མེད་མེད་音殊非清姆，发现邪兆时，去找唛耄查这经，看是什么预兆，应如何祈禳和行动。经上记有某年某月某日（例虎年龙月羊日等，也有时的）发现，将是什么预兆，该用啥牲畜，做甚法事等。邪兆甚多，如，半夜鸡惊，半夜猫鹰叫，蛙来跨锅庄，乌鸦立屋上，屋内火自然，半夜乌鸦叫，长蛇来到家，喜雀躁房周，瓦板压石跳。灰堆有鼠洞，母鸡吃蛋，牛尾缠树，鸡仔呆颈，猴日鸡生蛋，母猪吃仔，狗尾缠松，母猪生独仔（或五仔），蛇日猪生子，鸡颈结尼块，猪尾结尼块，人猪同日产。

死却渣姆 ཤེད་མེད་མེད་མེད་死后变化经，彝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将变成各类禽兽什物。家人死后，大人即去找唛耄查此经。经上叙某年（十二地支配金木水火土的公母为六十年）某月某日（以十二地支计）死时将变化成何禽何兽何物，屍焚后之第几日回到家来，这天晚上家人筛灰铺于门坎内（有用荞面粉于盘内，放在内室柜上的。）然后避到别家过夜，翌晨回家察看，灰上现何物痕迹。禽类为高，兽类为平，虫类如蛇、蚱蜢等为下，什物如链、刀、绳等为下下。看明后再找唛耄查看，用何物何类方式祈禳。

上二经与算命经是唛耄的三大经典，故述。

2. 畢的諺語

(编者按：原稿諺語系彝漢文对照，因排版关系，略去彝文。)

天上兴唄地上有唄；

天上兴臣地上有臣；

天上兴君地上有君。

君不过话；

唄不烧鸡（標火烧肉）。

君来唄不起（立迎）；

唄起要伤君（神不悦）。

唄来不煮酸菜；

君来不杀鸡（嫌小）。

君前退钱，

唄前不退钱。

纠纷由君了；

死病由唄了。

匠唄不造屋（不问贫富贵贱）

没有不学之唄；

没不受教之匠。

纠纷听调解；

死病听唄耄。

唄耄不来代祈禳；

德古不自来调解。

唄是述道理；

妮是说神话。
妮是唄仆从。
三代不忘唄耄情。
有恶兆求唄耄，
有鬼怪求苏妮。
唄耄念词无穷，
君长财产无穷。
君识千千子，
臣识百百子；
唄识是无穷。
灾殃唄来解；
错误靠解说。
调解多次是为了纠纷
祈禳多次是为病人好。
超度为平安，不为我世也为后世；
婚娶为传宗，不为父世也为子世。
人们需祈禳；
牲畜需盐巴。
唄是作调解（天人间）；
主是出牺牲。
没闻念经声；
不堪哭出声。
挨君住受苦；
挨主住败亡；
挨唄住受益。
该病人来求唄耄；

不该唄耄找病人。

唄精乃识广；

妮精就心灵。

匠浮手不巧，唄浮难除灵；

少浮无希望，人浮是自害。

唄耄尚在时，

庶人莫算命。

无的不耕作；

无权不□解；

不唄无肉吃

不谎不跳神

不假不算命。

他乡不怕鬼（未亲见死人）；

故乡不怕河（熟习）。

有了唄耄出病人；

有了苏妮出鬼怪。

三年不祈禳；

天不知人在。

还咒唄为大；

招魂主为大。

超度三年看平安；

祈禳三年看存亡。

唄耄耽误人。

劣唄难服魔；

劣汉难服女。

请时唄骄傲；

不请唄赶飯。

看猪身来念经。

鼓卜卜出来；

卜出气死人。

祈禳若有效，阿尔唄不死；

金钱若有效，君长也不死。

祈禳唄无过，死病唄无过；

调解人无过，破裂他无过。

在调解场所，唄耆不分大小；

在祈祷场所，唄耆不分大小。

事件将坏，遇到劣調人；

病势将坏，遇到唄耆苏妮。

病症从天降，唄耆没奈何；

纠纷从地起，德古没奈何。

若善于祈禳，死病无能为；

若善于处君长，纠纷无能为；

若善于耕牧，荒歉无能为。

苏妮敲苏妮的鼓；

病人有病人的心。

西番不亲祈禳就会亲，

汉人不亲由盐茶来亲。

太空雕邪恶，其爪刺其子；

祈福唄为邪，其口咒其身。

跳神不给酬；

妮自持其地位。

人死唄喜欢；

马死乌喜欢

死是唄口食（安灵超度）；

活仍唄口食（各种用牲作法）。

病了唄毫无能为；

纠纷土司（君长）无能为。

偷君不泄有利；

偷唄不泄无益（仍被咒□亏）；

阿苏拉者不会送土神；

狼慈务足不会逐馋鬼。

唄劣拌茶水（磨□念经）；

妮劣敲鼓鼓；

君劣喝菜汤。

有了好食宴众客；

有了好畜护生命（祈禳保命）。

3. 畢摩獻祖經*

唵耄獻祖經**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朗朗地叫了一声，唵耄便开始報獻祖師。報獻并非沒有犧牲，是把狡詐不經的鬼怪捉來作犧牲。克木時代天地開始澄清，女里時代天地更澄清。當時神唵帶鵬神來報獻，以後液播時代，神唵戴鵬頭；采史時代，神唵造銀籠，克母時代神唵養赤虎；額母時代神唵養蒼鷹（1），都要獻祖師。

鵬群是眾多，鵬神遍四處。要向鵬報獻，先獻大鵬神，鵬頭是唵盾，唵是咒的盾（2）；鵬翅唵鋒芒，唵是咒鋒芒；鵬眼銳唵眼，唵又銳咒眼；鵬皮唵墊褥，唵是咒墊褥。鵬是說鵬話的，今天專向說鵬話的報獻。

要向鷓報獻，先向咒報獻，鷓頭是唵盾，唵是咒的盾；鷓翅唵鋒芒，唵是咒鋒芒；鷓眼銳唵眼，唵又銳咒眼；鷓皮唵墊褥，唵是咒墊褥。鷓是說鷓話的，今天專向說鷓話的報獻。

大江是凶險，要向水妖報獻（3），先向水妖神報獻，妖頭是唵盾，唵是咒的盾；妖眼銳唵眼，唵又銳咒眼；妖皮唵墊褥，唵是咒墊褥；妖是說妖話，今天專向說妖話的報獻。

要向“樂”報獻（4），先向“樂”大神報獻；要向“奪”報獻，先向“奪”武咒報獻。要向“木”報獻，先向“木茲底”報獻，要向“吉”報獻，先向“吉拿普”報獻。要向“次”報獻，先向“次固固”報獻；要向“平”報獻，先向“平武武”報獻。要向

“斯”报献，先向“斯僂铁”报献。要向“勤”报献，先向“勤纳坡”报献。

远古的时候，从天地澄清时就有唄耄（5），以后女里（6）作了十代唄耄。女里原是知广又心灵，继后女里知不广心不灵，不置银水鼓，不安金水鼓，不制银箭杆，不造金箭杆，不卜猪胛骨，不制带【戴】金银珠串，不拥立明君贤臣，不是高明的唄耄。不佩白杉山上的杉签筒，不拿“耳”林山上的“耳”法扇，不戴竹林山上的竹法笠，不写蜀（汉）地域里（成都）的白纸，不用纳垢务卓（西昌）的黑墨，不带天然山上的神铃，不作斋不祭祖，驱魔魔不散，祈祷不见效，治病病不愈，唄口不祝“孜”（7），唄手不折“孜”，不淬熄燃柴，我们后代唄耄不学习他们，女里就此衰微了。（）

以后有什叟来作唄耄，作了八代人。什叟知广心又灵；以后什叟知不广心不灵，祈祷没有效，治病病不愈，二次（7）这样衰微了。

以后就由耿俄人来作唄耄，作了九代人。听他们同白头黄牙齿的人开亲，他们没知识，心愚昧，祝福福不降，治病病不愈，第三个历史阶段就这样完结了。

以后有靡莫来作唄耄，作了十一代人。听说有天唄史初，地唄乍木（8），既后靡莫知不广，心不灵，祈祷没有效，治病不愈，四次这样衰微了。

以后有邛补（六祖！）来作唄耄，作了二十代。邛补就知识广心又灵，置起银水鼓，也安金水鼓，制造出木和额的箭杆，脱土猪胛骨，制造金银珠串，拥立明君贤臣，佩白杉山上的杉签筒，戴“箍”林山上的“箍”法帽，用竹林山上的竹卜签，写蜀地域出的

白紙，磨納垢務卓的黑墨，帶天然山上的神鈴。邛補來作齋祭祖，祈禱也有了效，治病病也愈，社病在地上，祈禱向上天，唄口來祝“孜”（9），唄手來折“孜”，淬熄了然柴，我們是邛補阿爾家，是唄耄的正宗，我們接受祖先衣鉢，五次這樣傳下了。

唄發源于地上，地上的體爾者（10）作唄耄；唄来源于斯壁古昊（11），禿頭樹作唄耄；唄来源于安寧河，安寧河（口）水作唄耄；茲茲堡塢（13）石頭唄赤皮石作唄耄，竹唄竹节节作唄耄，都來獻祖師。

唄開始于合（14）合祖牟次次作唄耄，次次哈、哈孔倫、倫阿木、阿木地史、地史阿俄、阿俄惹哞，惹哞唄干，唄干蘇僕，蘇僕次次來獻祖師。

唄開始于合，合祖牟鳥惹，鳥阿干，阿干曲滄，邛補，共作了七代唄耄。地唄□□，巴勾，阿掬來獻祖師。

合祖牟鳥，牟鳥日五，日五阿色，阿色阿勤，阿勤阿都，阿都爾朴作唄耄。

阿都爾朴世，頭上栖鴉雀，耳朵栖蝙蝠，鼻孔栖獾豬，腋下栖山喳，眉栖地麻雀，背上栖有龍，咀唇上面栖公龍，咀唇下面栖母龍，舌頭玩仔龍。

阿都爾朴世，去乞討太空神鈴子（15），那天然神鈴從天上同簽筒法笠，三樣隨風而飄下，飄飄隨風落到太陽山（16），從太陽山落到白雲間；從白雲之上，落到黃雲間；從黃雲之上，落到褐雲間；從褐雲之上，落到青雲間；從青雲之上，落到黑雲間；從黑雲之上，落到白杉山。在白杉山上，有杉神木跟來，一同落到阿干勤托。從阿干勤托，落在堂郎山（17）。在這裡在了九年，鈴声响錚錚。

阿都尔朴呢，走了又再走，走到堂郎山上时，可否见到铃所在？不见铃所在，只闻响铮铮。在堂郎山上有：大小白杉两双四株长四处，大小河流两双四条流四方，大小石块两双四块在四边，大小杉板两双四只落四面，大小铃子两双四个挂四方。

阿都尔朴呢，首先一天啊，折路下边的茶枝（18），昏路上边的茶水，端四碗来向四方献祭，铃声响铮铮，不见铃所在。以后一天啊，折路上的茶枝，昏路下边的茶水，早晨用白宏【雄】鸡去祭，下午捉白阉毛羊去祭，晚间用白阉牛去祭，祭铃铃不落。大地之上升起白云黄云黑云三朵，萦绕着堂郎山。天然的神铃，跟白云而去，跟从花云而奔，伴黑云而出。从堂郎山上落到大地之上阿孜得洛了（19）。在阿孜得洛，意外的被仲曲卜乃得到。转送给神五阿尔（20）。神五阿尔吗，早晨用白宏【雄】鸡来祭，下午用白阉毛羊来祭，晚间用白阉牛来祭。神五阿尔又拿来送给阿都尔朴。阿都尔朴啊，晨用白宏【雄】鸡，作为报牲去秽物来祭；下午用黄猪，作为读经顺口物来祭；晚用白阉牛，作为祭享唢神之物。由是铃也见唢悦，见唢声铮铮；唢也见铃喜，见铃便下拜。唢上前将铃摘来揣在背上。从此，祈祷就有效，治病病就愈。一段铃的根源就此传出了。

阿都尔朴作唢耄，尔朴吉木，吉木俄阿，俄阿阿尔，阿尔凯凯（有说阿补畀吾，畀吾畀打，畀打纳次，纳次唢古的）；凯凯唢苏，唢苏阿苏，阿苏拉者作唢耄。唢苏拉者、阿政蜀主（有记为纳吾阿者的）（21），出门是家族，进屋是亲戚。

拉者史省两父女，去到斯亚洛姑时（22），那里的阿孜额母家，三年设计织机，三月制造织机，三天架安织机。便禁止人通过。拉者史省俩不得不把签筒、法笠、经咒、法物从上面拿过，自己从下面钻过。

走了又再走，走到黎木甘昊时（23），那里尽长着树木，砍树枝来插神座（24）；那里有的是石块，拣石烧来淬（25）。液斯甘水井，舀水当茶水，就在斯亚洛木，端四碗来祭四方。三天招乐兵，三天招夺兵，首先一天乐夺派羊群般的蚂蚁来，当即指向阿孜额母家去传话。蚂蚁传话否？蚂蚁没传话。以后一天叫粮食牲畜变的邪怪去，都没有传到话。再后叫野物变的邪怪去（26），才把话传到，说“你阿孜额母家，孩子争竹签，竹片作弓拿，草杆当箭带，模仿人打夺。为稀粥不稠，倒来互相烫，为养糍不熟，丢来互相打。捉到猎物不祭，打猎的不发旺，作黑彝不兴旺，当权的不兴旺，禁呗耄过路的不昌盛，斯亚洛姑阿孜额母家不昌盛。”（27）

于是阿孜额母家，对面派来了追赶的，这面却有保护的，对面说去了，这面说没有来。阿孜额母家北方搜了三天，南方搜了三天，他们被拦在河边，水苔作衣穿（28），沙子作干粮吃，父奔向北方，母分向南方，儿子溯河走。

阿苏拉者啊，招请乐夺兵，一天与“仇”斗，“仇”尸团团滚，一天招来与“敌”斗，“敌”尸阵阵倒。一天招来与“肆”斗，“肆”尸团团滚，一天与“刹”斗，“刹”尸阵阵倒（29）。拉者史省两父女，首次过是这样。

传说鵬拉特特（30）那方，有鵬都凶狠，有公母子三鵬最凶狠。见人就要撕，见人就要捉，弄得上无人敢走，下无人敢过。阿苏拉者从黎木甘昊起身到鵬拉特特。在鵬拉特特观察时，有鵬都凶狠，有公母子三只鵬最凶狠，见人就要掀，见人就要捉，上无人敢走，下无人敢过也是实。呗苏拉者呢，三年设计套，三月制造套，三天安上套，白套花套黑套（31）共三张，山上安一张，山下安一

张，山间安一张，尽施出咒术。早晨施一咒，中午施一咒，下午施一术。使那三只鷓走过白套，钻进花套，被黑套套着。鷓倒是眼见，鷓尸吓吓滚，鷓血渐渐流。鷓足三百只，成为“里与瓦次咒”（32）传出了。鷓眼锐喙眼，喙又锐咒眼；鷓翅喙锋芒，喙是咒锋芒；鷓足喙武器，喙是咒武器；鷓皮喙垫褥，喙是咒垫褥来献祖。拉者史省两父女二次过是这样。

传说吾吾坡颠（33）那方，有熊都凶狠，有公熊母熊子熊三只最凶狠。见人就要撕，见人就要抓，下无人敢走，上无人敢过。阿苏拉者啊，从鷓拉特特起身到吾吾坡颠。在那里观望时，见有熊都凶狠，下无人敢走，上无人敢过也是实。阿苏拉者啊，三年设计榨（34），三月制造榨，三天安置榨。白榨花榨黑榨共三架，山上安一架，山下安一架，山间安一架，尽施出咒术，早晨施一咒，中午施一咒，下午施一咒（35）。使三只老熊，走过白榨，钻进花榨，被黑榨榨倒。熊倒是眼见，熊尸团团滚，熊血更是涌，熊足三百只，成为“勾额瓦次咒”传出了。熊眼锐喙眼，喙又锐咒眼；熊足喙武器，喙是咒武器；熊皮喙垫褥，喙是咒垫褥，拉者史省两父女三次经过是这样。

传说拉哈液鸟（36）那方，有虎都凶恶，公虎母虎子虎三只最凶恶。见人就要害，见人就要吃。下无人敢走，上无人敢过。阿苏拉者啊，因此从吾吾坡颠来到拉哈液鸟。在那里观望时，见有虎都凶恶，下无人敢走，上无人敢过是实。阿苏拉者啊，三年设计弩，三月制造弩，三天安置弩，白弩花弩黑弩共三张，山上安一张，山下安一张，坝上安一张，尽施出咒术，早晨施一咒，中午施一咒，下午施一咒，使那三只虎，走过白弩，钻进花弩，被黑弩射倒。虎倒是眼见，虎尸团团滚，虎血流如注，虎足三百只，成为“耿额

黎次咒”传出了。虎眼锐喙眼，喙又锐咒眼；虎足喙武器，喙是咒武器；虎皮喙垫褥，喙是咒垫褥来献祖师。阿苏拉者两父女四次经过是这样。宗喙族来跟，宗力在于族，喙后我为嗣，为制裁鬼而献祖。喙祖喙宗来制鬼。

喙耄献祖经注

(1) 以上克木、女里、液播、采史、克母、额母等都是古代部落，有些以其名名住地；后代就成了地名的。从这叙述看来，我疑雕、虎、鹰是他们的图腾。

(2) 说物禽兽成了喙的工具，喙又成了咒的工具。物离不开人，人又离不开咒。离开就不起作用。就像人丢开理想与方法就无所作为一样。

(3) 说大江之凶猛，可以危害人。是由于有水妖作祟。据说水妖像一条蛇，花身黄腹，红嘴，可把人拖入水中淹死。其声呜呜，说每当发出啸鸣声之后不久，必有人被水淹死。

(4) 乐夺是森林神，木吉是河流神，次平是草坪神，斯勒是玄岩神。但可分用，并各有各的名字，是公与母合成一名的吗？其中似乎以乐夺为大。各神众多，其中又以列出名的为重要。

(5) 称从有人类以来就有喙耄，历史悠久，是说喙耄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

(6) 女里，什叟、靡莫、邛补是说洪水以后出现在世上（南中？）的部落，其它历史书还记有格俄住八代，昊口九代。什叟、靡莫是音同而用来译音的，不直接指史记上的什叟靡莫，但有关系也未可知。邛补是彝人之祖先，有说即是六祖的。记述先识广心灵，以后识不广心不灵，是前后者相比较而言，即是社会发展之反映。前几个部落都不知制造弓箭，金银珠，不拥立圣君贤臣，

不使用法具，不用紙，不寫字，治病驅魔，祈禱都無效，也不祝“孜”，不折“孜”……所以都衰亡了，而邛補則會用這些物質武器和精神武器了，比以前的興盛發展，傳到無窮，更是明顯的說明。

(7) 有次階段、時期、時代之意。

(8) 原不知他們是什麼時代的，只傳說一個是天上的唄耄，一個是地上的唄耄，曾為合侯分宗時候作大齋，以後兩人互相謀害而死，此處才知道是靡莫時代的人，先于合侯千百年，似有誤。

(9) 是一種草本植物，高有三尺的，有辛辣味，說麥冬代表活人，而“孜”代表鬼怪死人，折“孜”即折鬼腰，使之疼痛，不敢再來害人。

(10) 不知何意，有說是一地名的，有說是一星座的。

(11) 指涼山州安寧河以東高山。

(12) 流經冕寧、西昌、德昌、米易境內，入金河（雅砻江）。

(13) 滇昭通。

(14) 滇黔譯作糯。

(15) 有釋為神鈴響動的。

(16) 說高與太陽接近的山。

(17) 在滇惠澤、東川間，烏蒙山之主峰，西漢時曾設堂郎縣。

(18) 涼山各地彝人已無飲茶習慣，但在語言中茶與谷、茶與鹽、酒與茶並稱一詞；誦經祈禳時有獻茶水儀式，無茶也用湯來代。至甘洛北部一些地方，則有飲茶習慣，有客時煮茶相待，過年節時煮茶敬神，即婚禮上也有新娘煮茶獻翁姑儀式。足證在古代彝人是有喝茶習慣的。

(19) 这地有说在凉山，从这里看，仍在东川，惠泽地区。

(20) 这两人情况弄不清，只早午晚间能用玄【雄】鸡、阉毛羊、阉牛来祭，必定是有地位的人。

(21) 参看前言注(2)

(22) 在美姑县。

(23) 在美姑县

(24) 喂耄只要用牲诵经祈禳时，必用几种树枝，列成各种刮皮、半刮、留枝叶、不留枝叶、秃枝条形式，插在草束上或地上作为神座，供其神灵休息，并将鬼怪撵逐经神座到大森林里去，使其不能再回来害人。

(25) 烧红石块，放在瓢内或地上，再放上一枝昔蒿，淬以水使其冒出水汽，有叫淬烫石的，也有叫打醋烫的，说秽物经水汽薰后，可以去秽。在《鬼源》上还说“若淬烫石使我(鬼)头昏。”好似淬烫石用意在于伤害鬼怪。

(26) 邪怪指不吉祥之物。粮食如玉米一节止结一包，若结二三包，也不成熟就说成了邪怪；瓜一节只结一个，一节若结几个瓜便是邪怪。牲畜如牛尾缠树、猪尾结泥块，猴日鸡生蛋，蛇日猪生仔，马儿夜嘶等也是邪怪，野兽中如獐斃被逐赶避入人户，狐狸在人户附近嚎叫；野鸟避鹰鹞逃入人户等，如植物中野竹分梢，藤子缠成盘形，大树中雷等都是野邪怪。

(27) 这些话是拉者咒对方的，也就是愿对方遭遇如此事。斯亚洛姑在美姑，阿孜额母可能是一家黑彝，据说以后被拉者诅咒，并呼风唤雨，引来大水，将其全家淹没，并传说迄今其屋宇犹存深渊之底，每当风静日朗时，犹见其家人牲畜，在水底活动云。

(28) 一种青绿色水苔，可以捞来作伪装。以下几句是形容父女分离各逃一方的经过。

(29) 也说仇敌与肆刹都是一种凶神，非是仇敌之意的。

(30) 在金阳昭觉美姑间。

(31) 用马尾毛或麻绳制成的套子，可套野禽野兽，彝人对大中小，又说成黑，花，白，黑有大而严重之意，白有纯洁而小幼之意。

(32) 是咒语的名称。

(33) 在金阳□瓦，吾吾即彝语熊熊之彝音。

(34) 用一木杆，一头固定，一头撑起，下设机关，安上饵料，野物来吃时，扯脱机关，木杆落下，榨【砸】倒野物，熊比较馋，易于就范。

(35) 说咒可以促使野物前来就死。

(36) 在昭觉县城西三十华里处。——

4. 畢摩為啥用綠枝插神座*

唄耄為啥用綠枝插神座**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据唄耄说上古时代，乐夺、游神、花神、河伯、次平等神，都是从森林中出现的，以后他们分散在森林，玄岩、沼泽、河流、河崖、草坪等地方作神。而森林中就有这些处所，要他们随时到森林中来。总之他们万年来都常在森林中活动，也习惯于青绿一片的森林。所以唄时（作法事）为适应他们的习性，好使他们休息，向他们念经、祝祷、献牲、祭祀，就用绿枝插个森林般的神座。也用牲血滴在枝上，就是明显的表示。然后又遣使各种招来的神去制服驱逐鬼怪。被捉来的鬼先关在这里，要驱逐的鬼经这里逐去，使之无法找回来。插神座有这种用意，所以用的枝多是从森林中高大竹木上砍来的。

5. 彝番人為啥用牲畜來治病

据说古代祖师神灵来发药时，彝番汉三族祖先都去了，虽分几天发给，都得到了同样的药。番彝先去领，衣上没有包，更没有带口袋去，领到后用手捧回放在地上，以后又忘记带回家。汉人是在第三天领的，母亲给子女们各缝了个包在衣服上，一领到就装入包带回，交给母亲后还一一说明了各种药的性能。以后有人生病时就拿出来吃，一吃就灵。番彝人见到汉人服药有效，自己呢一生病就喊没有办法，才想起发的药。马上跑去找药。找到放药处，连药影子也不见了，一问问出是被牲畜吃了的。于是他们跑去向祖师神灵控告。也好，祖师没责备他们大意，指示他们说：“它们吃了你们的药，你们就念经时杀死他们，取他们肠胃里的屎来泡水喝，也可治病。”以后番彝人照办。牲畜中山羊吃的草种类繁多，比较有效。所以山羊成为专用来治病的牺牲。其它鸭鹅水牛等行动迟慢，没有吃到药，但鸭在途中闻到药气，人受到阴箭阴风时，用鸭来抽箭抽风很有效；鹅和水牛只吞了点从放药处流下来的雨水，他们的油可以用来擦揉关节痛或发肿有效，少有直接用来治病的。鸡则飞得跳得跑得，嘴又馋得很，遗落在地上的细碎的药都被啄拾来吃了，身上药性重，所以人一有病，最先使用它，甚至咒人，禁阻人也多使用，它的屎也特别臭；直到六祖时，他们知识深广，思想敏锐，知道了人生病是鬼怪作祟的关系，更觉得牲畜肠胃里的屎太脏，才改变方法，改食牲畜肉来治病，也紮草人，分别念经，加牲肉祭送，这样人才发展起来的。

6. 古人相殘

爾酒、光電（閱88.9.3）

唄阿史拉者、唄阿政蜀主、唄阿卡俄褐三人是古代鼎鼎大名的唄耄。他們法術之高超，處處驚人，認為神人才能辦到的，他們都能辦到。

有次他們一同出外雲遊，為人誦經，念咒，逐鬼，治鬼，走到□□□處時，見到對面有三個山峰，矗立如指。他們三個人平時誦經施咒，覺得拉者法術比較高超，但二人不甚心服，常常想找个機會來比比。現在他們三人逢見三個山峰，好似逢到比試高低的機會了。便有一個說：“我們三人各對一個山峰，試試自己的法術吧！看誰能把山咒垮！”其他二人一致贊同，於是他們三人站作一排，各對一個山峰施術。結果，拉者咒的山峰垮了，阿政的垮一半，俄褐的僅垮一角。這時又有人提議，看誰能使山峰還原，都想縱咒不垮也許能咒還原，又一致贊同。再度施咒。反復施咒時，拉者完全還原，阿政的恢復一半，俄褐的動得少。一致承認拉者最狠。

法術高低已見分曉，但引起了可怕的嫉妒心，要互相謀害了。在一家人超度祖靈的道場上，俄褐把劇毒塗在刀口的一面，再去切蛋，說：“拉者，你我同一師傅，情同手足，來同嘗一個蛋吧。”拉者認作出自好心，說：“同師即像同胞，謝謝！”把蛋接來吃下，這正是附有毒的半個蛋。

不一陣，拉者肚子發痛，猜定自己被人謀害了，馬上囑咐徒弟些：“我已被俄褐毒害，勢在必死。可沒關係，你們就照我話辦吧。我死後用棍把屍撐來坐着，拉下帽檐蓋着額，捉個黃蜂來裝在彝筍管里，再拉手來握着，頂在我嘴邊，黃蜂嗡嗡叫時，好像是

我的笳声。”又说：“我的尸必须埋在俄褐坟上边，使我的法术更加昌盛。办法是把尸停到几天以后，看对方还不烧埋俄褐尸时，就勒死一条狗，用绸布裹起，说是我的尸抬到后山脚火葬。对方必认作真尸，必将俄褐尸烧埋在狗坟上边。这时才把我尸埋到俄褐坟上边。务必照搬。”说完就死去了。

俄褐见拉者吃下毒蛋，笑笑说“很好。”回到自己主持的经棚，等待拉者死亡消息。等了一阵还不见发丧，便派一个徒弟来探看，回报说“拉者在上座吹笳，门徒在下边诵经。”再去探看时，仍然这样回报。俄褐听了十分惊奇，怀疑毒是失效的。把刀取出，用手指挨挨刀口后，再在舌上挨挨。可毒没被蛋擦尽，一挨舌毒性就发作，俄褐仅说：“我已中毒，死后必须把我尸烧埋在拉者坟上边，好使我的法术……。”就倒地死去。门徒们依俗洗身穿衣后发丧号哭，但还不抬去烧埋。

拉者门徒们见对方经棚里，发出号哭声来，知道俄褐已死，只是不见抬出烧埋。等到几天后才依师遗嘱把狗尸抬出，伪称拉者尸，号哭着送到后山下烧埋。对方果然被骗着了，以为真尸烧埋了，把俄褐尸抬出，烧埋在狗坟上边，相言师傅计划实现了。哪知拉者的门徒们这时才把拉者尸抬去烧埋，占到上风，使师傅法术宏相昌盛于千秋万世呵。

88.9.2抄

原稿在日记政16页上

7. 畢阿什拉則的裏金法器*

关于拉者的经书包、金签筒包襪銀的來由**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古时蒙古出兵到南方来时，西昌罗罗官家首先接头，尽力相助，立了很大的功劳，也得了大官。黎木利利家来接头的时晚，虽然也立了大功，允许封大官，可是封人官事落空了。他家心里很过不去。

到蒙古皇帝建立京城时，利利官带唄阿苏拉者、尔頁黎干、井里多知去找皇帝要官。到了京城以后同皇帝家闹起来了，皇帝家不欢喜，派兵把他们捉去关在监狱里。一个多月了还没有释放的消息，心里着急起来了，都说：“我不强硬人不软，不给点厉害看，他家是不知好歹的。”一同商议对付办法，后拉者说：“只要得个有血的东西，我就可以给他家厉害看看。”大家齐声说“对，看你的法术了。”有一窝鸡仔常常到墙孔边来去，他们听到声音时，便撒些剩饭在洞口。有个小鸡仔竟跑进洞口里来啄吃，一把被捉着了。

拉者拿起鸡仔念经，还没打鸡，大晴天阴暗下来了，以后浓云密布，好似天也将垮下来。到打鸡时，天上打雷，霹雳阵阵，跟着那大雨像从水桶里泼下来般，不住的下；大风刮得更凶，房屋在震荡着。跟着风雨更大，一座座房屋倒塌了，一棵棵大树睡到地上了，于上的水流成了大河。人们惊惊惶惶的四处奔逃，想找个躲避处。是拉者念咒时的嘱咐关系吧，虽然弄得天翻地覆

般了，可没有伤亡一个人。皇帝住的是高楼大厦，没有倒塌的危险，可也惊骇万分。

以后风雨稍停时，皇帝便想到监牢里的犯人，这些犯人多是反对他被捉来关起的，若是逃了出去就会发生乱子呵。使他特别关心，一想到便派官来查看监狱。监牢已倒了些房屋和围墙，守牢的兵丁正追捉着要逃走的犯人。那官一到，看情况不好，立刻派兵来协助防范，把秩序安定下来，他才来到关利利官他们的牢房，有一堵高墙塌下来，压垮了半间房子，另半间房子里干干净净的，好似大风大雨没来到这里。利利官他们四人若无其事似的坐在墙角里吸烟，那烟子还一缕缕向上直升。看到的都感到奇怪。不禁问：“风雨没来到你们这里吗？”回答：“它来这里干啥？它是专门收拾坏人的。我们是守礼守法的好人。风雨是上天派来的，来为我们受冤枉出气的。”这时风雨又来了，也不断地打着炸雷，使者半信半疑开玩笑似的说：“风雨若是为你们来的，那你们是不是能够把风雨指向别处？”“这事吗很容易办到，当开玩笑吧！”使者说：“办得到我就回去奏报皇帝，你们试试吧！”拉者说：“好吧，你们不守信用，你们吃亏。我就使风雨转到城外给你们看吧。”走去捉只小鸡念起咒语，再大吼几声“撒啊风雨撒”时，风雨撒到城外，雷也到城外去打了，使者诧异地向狱卒招呼几声，匆匆去禀奏皇帝，皇帝立刻降旨：“只要把风雨止着，当天就释放他们，他们要什么给什么。”

使者传旨后，拉者说：“能招得来，哪有散不走的！找对牛羊来，马上叫它散去。”不说一对牛羊，就是一百对也只消一句话，牛羊应声拉到，他们用来念经，经还没念完，牛羊还没杀，乌云散去，风雨停止，青天复见，日头也亮煌煌地现出来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向他伸母【拇】指，并说他们是些神仙。使者赶去禀奏皇帝后，又来传旨：皇帝明天接见他们。

接見時蒙古皇帝說：“我不知道你們是這樣一些人，現在知道了，看你們要什麼，我就給什麼吧！”利利官說：“以前我立過功勞，曾答應什麼就給什麼好了。”皇帝叫人查明，封為黎木利利官（羅羅付【副】宣慰司）。問爾頁黎干時，他說“要比羅羅”官小一點的官。當即封為沙瑪宣撫司。問到井里奪孜時，他說：“我是打獵種地的，不會當官，我只要塊土地。”問要多大土地時，回答：“我跑多遠，就給我多大一塊土地好了。”立刻派官隨他到城外去跑。一跑只跑有三股地距離，被草絆倒了。要求繼續跑時，沒得到同意，結果算下來只有九股地，發下公文，叫划給九股地。井里奪孜自得皇帝賞賜的土地後，名相遠近，但只得了九股地，他家里还是很清貧的。

問到唄阿蘇拉者時，他說：“我是個唄耄，四處為人送鬼治病，誦經祈福的，不僅不要官，就是金錢也不要。”但他是個了不起的唄耄，連皇帝也知道。反復勸他要，他堅決不要，於是用金葉包裹經書，用銀葉包裹簽筒來還他。又批准他，可以到任何一個地方去作法誦經。後代子孫阿爾家以這簽筒為傳家寶，天下聞名。也因有這傳家寶，成了唄耄的正宗。

8. 試談畢摩和蘇尼*

談談唛耄和蘇尼**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我仅凭初浅认识，大胆解释了几个彝族名词，便有友来问：什么叫唛耄苏尼？我没加思索地说出了些看法，呵，这惹出了麻烦，要我写成文字。我说：“这不行，我的见解要不正确会以讹传讹，误人认识的！”。“你的说法是大体合乎情理的，可以作别人的参考，现在不管是谁，认识还是不容易全面完善呵，写吧！”这么一说我又不加思索地答应下来，说出了话就该言而有信，至少也该应付。所以我现在再大言不惭了！

唛耄（唛耄），前字有念诵，背诵、法事。此项从事者之意，用唛字来译，可能音就兼顾；后一字有传话，调解、臣僚之意。谚语“唛是传话调解的；主是出牲畜（金钱）的”。指出唛的任务是传话调解，即是通达天（鬼神）与人之情的，是使者长者，用（耄）译顾到音，也顾到部份意的，（唛耄）联成词，即成以念诵传话来通述人神之情者，音意兼顾了的。

苏尼（苏尼），前字意是人、者、等等，我怀疑古书上叟人之叟是译书字的，后字之意是作法（跳神）人。只好音译。因能译作叟尼，可而误解。

唛耄经典上说：自天地澄清（指洪水后）分开，有人类以来，就有了唛耄，以后一代代，一部部（落）传下来的，没有他们人类是不能生存于世的，到了阶级社会，丕（君）臣（臣）师（师、

唄)成彝族统治机构中的三鼎足。唄佔其一，其地位与权力是相当高的，先由君长二弟兄子侄世袭担任。以后传与近親黑彝，再由黑彝传与近親白彝，成为近代的情况。

苏妮也自称有悠久历史，说远古神化了的介兹吉苦，阿呷苏妮等的神通，广大无比。以后有神妮拉次务觉，这人是补余黑彝十六代前的祖先，不算很古，说苏妮是有神灵来附身而生病，经唄耄诵经安神后才可开始作法，以此来看，苏妮之出现，可能晚于唄耄。苏妮尽在民间活动，在统治机构中不曾占有过地位与权力。

两者在进行法事时，如必须用牲、插神座、淬烫后，放烟，念祛秽，声明，送牲等词，治病者将牲在人头上转若干圈，说神说鬼，得牲肉、牲头蹄、牲皮等，都有家室，不脱离生产等是相同的。其它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现以对照方式，略述于后：

| 项目 | 贝耄 | 苏妮 |
|----|---|-------------------------------------|
| 出身 | 某些氏族世传，世传的才算正宗。可主持超度祖灵，置神畜、赎魂等重要法事。先学习几年识彝文，能诵经、熟仪式才出师。 | 说神灵附身而生病，请唄耄诵经安神后即成苏妮，并开始跳神。 |
| 神灵 | 说有天神地灵，祖先、大鹰等，不甚明显。 | 其神复杂，死人靈魂（尤其凶死者）、山神，虎熊蟒等之精灵，都可成其神灵。 |
| 法器 | 法签、扇、签筒、铃、螺壳等。 | 羊皮鼓、握柄（上端弯而制成龙头形，悬各色布条作须）、鼓锤、小铃等 |
| 神座 | 削树植插神座，另依各类法事插枝，有说仿星座形而插。 | 仅插神座。 |

| | | |
|-----|---|-----------------------------------|
| 制用物 | 剪纸、扎草人、捏水神泥人，炒荞泡，作灵杆，喷沸油，撒糖粉，卦片，削神枝等，许多是用后抛于野外。 | 捏关鬼泥。 |
| 形式 | 坐地念诵经书，杀鸡、抛鸡尸、作太平斋等时才出门转房 | 开始时与唛同，既打鼓问神，再到关鬼潭前，跳唱多次，直到说已关着鬼。 |
| 经咒 | 有几百种经书，不仅词章类。有些内容还好。 | 自编自唱。 |
| 法事 | 太平斋、祭祖、招魂、赎魂、安神、安灵、超度、祛秽、避灾、解冤、禳病、置神畜，拒麻疯生育经，咒鬼，咒人等等。 | 关鬼、驱鬼、鼓卜、寻墓等。也有为生育而作法的。 |
| 占卜 | 炙羊胛骨，打木刻、卜卦、大蛋等，也多会算命、查经。 | 打鼓问神。 |
| 从事者 | 古代有君长及女性作唛耄的，后代仅男性可作，具忌女性接触法器，已无土司来作唛耄。 | 男女均可，亦不分等级。 |
| 用术 | 踏红铁、踩铧口、蒸人、吹病痛、捞油锅或开水，沸洗等。 | 盗酒、推巨柜、御牛尸、烧身，赶木叉等。 |
| 取酬 | 经常代作法者年付一斗粮，赎魂超度祖灵时另给报酬，只带徒弟。 | 着各苏妮跳一次神，要取百多两银，带着若干随从。 |
| 注 | 谚云：“唛妮不择屋。”是说不论贫富来请都必须去，不取酬，近代才先提议报酬。 | |

唛耄苏妮情况不同，受农村许多人的信仰则是一致的。彝人认识低，易于蒙蔽，尤其在某些情况下，见到些作用时更加强了信心。如遇到思想病人，他们煞有其事的作法，使病人得到安慰与信任，可起到精神治疗作用；作某事时，他们说占卜吉，日子合，

命运好时，也增加人们的信心，尽力去作时，也可获得成功……这时便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了。一般知识低的人，对事物的看法，存希望而自以为理解的事，六七饮【敗】而仅二三胜，他们仍以为胜；反之二三敗而六七胜，却不以为胜。又如一病人服药与迷信同时进行，好了一定归功于迷信，死了又会说误于医药呵！近三十年来医药在农村中难于取得优势，因而唛耄苏妮仍占有市场，这是原因之一。如某县某区，在解放初仅有二十多个唛耄苏妮，到现在则已增加六十多人。在民智未提高，医药未普遍，医效还不高的时候，一下要使迷信消失是不容易的，再骂迷信害人，许多人是听不进去的。

彝人对唛耄苏妮是深信不疑，拜崇备至吗？也不尽然，从解放前的一些谚语来说，也有看透实质，进行过深刻而尖锐的批判。我们没加注意，没用来限制破除迷信而已。现在举正反两面的几条谚语来说吧，如说：“君识是千数，臣识是百数，唛识无限数”。称赞唛耄知识超群绝伦。说：“人要作法事，畜要喂盐巴”。说人要过太平日子，就须常找唛耄诵经作法，就像牲畜喂盐就减其病症一样。作用多大呵！说“会请唛作法，死病难害人”。劝人对待好唛耄，所以要人“三代不忘唛耄情”。要求对唛耄只许好不许坏。更说“偷土司不发现有利；偷唛耄不发现仍有祸”。为啥？怕诅咒。其德其威，土司何能比拟！

这是一方面，他方面恰恰相反。在怀疑。诅咒、痛恨呵！如说：“唛耄法事若有效，阿尔唛（正宗唛）不会死；牲畜金钱若有效，富贵君长（土司）不会死。”说死生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作法求免是无用的，也就是你们保不了自己，何能保人！说“有了唛耄出病人；有了苏妮出鬼怪。”说许多人的病是被吓出来，鬼是假造出来的。更说“生是唛口食，死也唛口食”。说人一生劳动

成果都供唄毫剝削去了。因此“人死唄高兴，马死鸟高兴”。人死了更在安灵、安神、超度时，给唄毫大肆剝削的机会。人死了他高兴，这种人还能不痛恨，批判、咒吗？

苏妮装神弄鬼扯谎，上面已提到，再提几条评语吧，说“苏妮自敲其鼓鼓，病人自存其心事”。说苏妮的叫吼，敲鼓，唱跳那一套，与病风马牛不相及，胡扯而已。说“不轻浮不作苏妮，不扯谎不算命”。说跳神时摇头摆尾。不庄重，方式不定；唱词只图好听，甚有用下流语引人兴趣的，如某名苏妮跳神时，愚弄他方人，竟唱出许多美女名（美妇多数有优美动听之名），说她们是他的神灵，其作假骗人之情，何等无聊！对苏妮的鼓卜也有句深刻的评语“鼓卜卜出来；卜出气死人”。是说卜词是些危言耸听惊吓别人的话，得增加人的愁苦。

从这些看来，彝人并不是深信其术的。要破除其迷信是可以办到的。但仅凭外来说教或强力压服，不从原来认识上因势利导，不创造消失条件，不实事求是地进行对待，收效是不会很快的。

86.5.28于甘洛

(II) 土司事蹟

1. 試釋茲耄（土司）涵義*

試釋「茲耄」土司含意**

（88、8、17）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近來有許多同志來問我，茲耄與土司之含意、區別、歷史的。爲供參考，現憑我平時學習彝漢文獻時的一點體會，試釋如下，定有不妥之處，敬希高明指正。

茲耄是彝語，分開來講，茲有作主，權力王、君長之意；耄有調解、傳達、過話、會議、臣僚之意。合成詞就可直譯作君臣。彝族古代君長由長房長子世襲，臣僚亦由君長之至親弟兄或子侄世襲或擔任。臣可代表君長出外處理事，這時群眾以君長來對待或稱呼。如舊社會土司之弟兄子侄本是土舍，可是彝漢民仍稱之爲土司一樣。也有時耄（臣僚）率領一部分人去別處辟疆開土，到統治一定地區和民眾時，也可成爲當地的部落首領茲——君長。因此茲（苴君）與耄（臣）聯成一詞就成爲君長了。如漢詞：皇帝、君王、公卿等。茲耄可概稱元朝以來在彝地所封之土官：頒有印信者土司（彝稱傑偉）；只發有號紙者土目（傑偉半落多）。茲（苴、語）耄一詞是彝族發展到階級社會就出現了的。

土司是漢語，有管土司民，土地司命之意，是元王朝在西南各民族中封有官職頒有印信者（如宣慰、宣撫、安撫、長官司、千戶、百戶、土知府、土知州等）之統稱，也成爲一種制度。其中只

发号纸者称土目。当时在彝族中所封对象几为原已统治一定地区和人民的君长和臣僚。因此彝人以兹耄来称土司与土目；汉人又以土司称兹耄中有印信者，有时亦用来称土目中之有势力者，其实际含意是有区别的。

耄在彝语中又称作兹密（敏），这是否为同意或一词两读？不是。前者是君长之意，后者是明君，是称君长中之英明者，或颂相之词。

注：耄字有老、八十岁之意，彝语中的耄音有母，大、老、过话、调解、会议（盟）等意，用来译兹耄之耄音，在某些方面能音义兼顾，比之单译音为好，也可用来译其它一些字。如马学良教授译 𠵼 为 𠵼 ， 〇〇 译 𠵼 为 𠵼 或 𠵼 是音意兼顾的，我很欣赏。所以我用 𠵼 来译 𠵼 。有说译音要准，其实两种语言，音准是难的，兼两种语言的方言多，各个人持各地音，每每是你准，我不准；我准，你不准，莫衷一是的。还是音意照顾一下的好！

1986.1.3.于甘洛

2. 百回千不還

古时黎木利利官的头目吉里多知（1），协助土司处理一些事务外，一有空就牵起有名猎犬克木巴月到处去打猎。有一次在七里坝放出狗，在马姑梁子（2）赶出了个野物，山上转了三次，人不見猎物，猎物也不見狗；赶来到山下，山下转了三次，狗见到了猎物，猎物见到了狗，人也见到了猎物。才是一只黄颊大野狗。克木巴月一面狂吠一面追，吉里多知一面喊来一面吼，追逐又再追，追来穿过九重林，越过几道谷，追到坝上时，猎物跑进纳垢西昌城，发现不是野猪，而是西昌罗罗官家（3）的祀猪。

纳垢土司家说：“太看不起我家，才来追杀我家的祀猪。”大发雷霆，放出德本吃人褐口（4）狗来。这时吉里多知，唤起巴月回头逃，逃到大兴场（5）时，吃人狗已追上来了，向前跑不赢，后面狗紧追，没办法，只好把巴月装入網兜里（6），揩起爬上树坐着。

吃人褐褐狗追来，坐在树下紧守着。两眼绿油油，项赘向下垂，口腔如岩洞，昂头向上细望着，不时发出吠叫。是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了，多知把弓张开握在手中，抽出箭搭上。要射，怕惹起大祸，不射又怕自己丧命，想了又再射，心中像有个小猫抓。最后为顾惜自己生命、极【及】起【其】猎犬的命，这时巴月也在網中发出哀叫声，使他不能不射了。瞄了又瞄，“却”（7）的一声射出一箭，恰恰射入口中，前穿后骨出，那吃人狗的头，摇了几下就倒下去了，滚了几转便直挺挺的不动了。多知向西昌望望，梭下树来，从網里放出巴月，拔腿便逃，怕纳垢官又派人来追啊。

纳垢土司家听到吃人褐褐狗被杀，更认定是黎木利利官家派头人来逐杀自家的祀猪。杀死他家的名犬，有意挑衅的行动。立刻同

头人们商议，头人又向百姓商议，决定出兵去打伐。出兵的时候，前锋已到达澜坝（8），后队还在西昌城，兵员之多是可以想象的，你奔我赶，男女同行，男子执弓执箭在前，妇女带着绳索口袋在后，这些用来作什么，是准备捆俘虏，措战利品的。

黎木利利家，头天有三组报信，第二天传话的有三个，说纳垢土司家派兵来打伐，先锋有三千，配有三百英雄，本队有八千，勇士有八百，不是今天到，便是明天来。黎木利利家来得及听也来不及问，只是白彝与黑彝商议，土司与头人商议，一致决定来抵抗。神唄找唄阿苏拉者，神勇找女保阿苏（9），集合八千男，动员八百女，在黎木夹谷布防。

阿苏拉者来到后，在锅庄上边插好神座，捉鸡来放在下边，取出经书，翻好摊在面前，戴上几重青毡（10）的法笠，佩上签筒，拿起神铃，摇着法扇，打散头发覆着脸，再吹响法螺，撒出木片（金银），喃喃念咒语，以后有人飞报纳垢兵已来近时，他起来大声叫喊着，向上天四方神跪叩，把鸡抛出，这样以后呵，山上腾起云雾，谷里沟里浓雾起来弥漫着，天昏地黑，大风大雾，雷鸣电闪，上不见昊天，下不见玄土，伸手不见指，相遇不相见，对己是鼓励，对人是压力。

女保阿苏来，听到抵抗纳垢兵任务后，走去拔株松树作矛杆，抖下犁头锋口作矛镞，扛在肩上，直奔到桥上（11），伏卧在桥埂下，把矛指前，两眼直瞅着，心上骨着火。

纳垢土司的兵来到桥边雾罩中，眼里只见雾，耳里只听到河水声，以为桥上没人守，前面只顾进，后面只顾跟，前进到对面，给女保阿苏一矛挑一个，挑翻到河里，落到河里也听不到响声，纳垢家的兵，前死后不见，还以为大得胜利，通行无阻，你死我来接。

到了下午，云雾撤上山去，雨散走沟谷，到处可以一眼看清楚了。河边水里，人尸成石堆，人血成泥浆，纳垢家的兵前进的都已

死光。黎木利利家的黑压压的兵，还没有行动，只列阵在河北岸而已。纳垢家的人，军官回头跑，士兵跟着走。逃到昭觉一看，仅有几百人回来，“百回千不还”的典故就是从此传下来的。

纳垢家的人，男兵女兵们，前面是明朗，后面黑漆漆，你奔我不见，我跑你不知，狐狸回头望，兔儿不回头。有回头望的，又见木合山上、黑采山下（12），所有石块树根都好像是追兵，“羊溃可阻拦，人溃不可拦”，不顾树叉戳头，竹根刺脚，直是奔逃。能逃逃在前，不能落在后，最后只有七个妇女和一个瓮鼻男子落在后面。灵魂要散了，呼吸要断了，两手当脚爬，咀巴要啃上土了。

奔到拉哈液坞时（13），对面咯咯咯，这面咯咯咯，妇女们听了，以为追兵来了不顾树碰头，不顾竹绊脚的跑起来。瓮鼻男是听清了，啄木官啄木声的，大叫“不是追兵是啄木官！”妇女们一看果是啄木官，才缓缓顺大路走。路上路下到处是抛下的武器衣服，“人类见财便睁眼”，拾来揩起走，人家有丧命的，有丢盔撩甲的，他们却沿途拾起走，个个只恨爹娘该多遗传点力气，不能多多揩走。由此，后代人也传出了一句典故说：“七个妇女当不了个瓮鼻男子”。

82.3.20

注释

（1）是黎木利利官家的头人，也作唛毫，很有名，其子孙自成吉里氏族。现住西西喜德各地。

（2）七里坝在昭觉境，马姑在喜德境。

（3）西昌罗罗官家又称纳垢家，可能非古代纳垢，是据其地而称。与黎木利利官家们是同宗。

（4）形容凶猛，咀大而深。

(5) 在西昌东，过去是入凉山必经之地。

(6) 凉山猎犬小而灵动，故可抱入網兜。

(7) 彝人射箭时，带有护腕，以避弦弹伤。每次发射，必发出却得一声。

(8) 在昭觉境内。

(9) 又称阿苏神仙，有名勇士、膂力过人，英勇无敌。

(10) 正宗呗耄的法笠，覆有一层青毡，古代每主持一次作斋送祖灵，便增加一层。主持送祖灵愈多，毡会愈多。

(11) 据说古时美姑河上有一桥。

(12) 前在昭觉城北，后在昭觉城南。

(13) 在昭觉城西约三十里处。

3. 勾心斗角

嶺光電譯

马假家的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名都冠以马假二字，如马假哈干，马假火口、马假乐约、马、马假特西、马假斯取、马假蜀海等。多在金阳县境内。地势较低，土质肥沃，并有稻田，比之沙马地区，多在高山，就好得多了。因之沙马土司对马假的好田好地，常常垂涎三尺，无奈讨取是丢脸的，强占又力所不能，过了几代人，还是实现不了理想。

到惹以手里，力量更强，只是为人粗暴而愚笨，爱好打猎。他打猎的山，在沙马家背后，每次回来经过沙马村子时，一定向沙马土司家要凉水喝。这时沙马家出了个最会打条的头目。他揣知土司心理后就献出一条计策，说：“你家住在山上，祭祀祖先也得不到一把米，想得马假家的几丘田，想了几代人还是办不到，现在我可以代你家办到。”问怎么办；说：“到了夏天，你家只消天天准备一缸茶水，摆在门口，天天供给我的饭食，让我守在门口，就可以办到。”又附耳谈上几句，土司笑起来说：“这样可以办到就办吧。”

到了夏天，惹以打猎归来，过村子要水喝时，头目上前说：“你这样的大人物，怎么好让你喝凉水，这里有茶水，就请喝吧。”惹以要水喝，现在却有茶水，当然高兴。说声谢谢就舀来喝。惹以好打猎，也善于打猎，每次上山都少有空起手回来的。而且山上年年发现一只穿耳系彩线的神羊。这羊，附近沙马人，天天去打都打不着，只有逢到惹以就手到擒拿。因此，惹以每次打得野物回来，过村喝水时，都想送点肉给沙马家，头目却挡驾说，他的主人是不吃野味的，转送他时，他又说主人不吃，手下人吃了是失

礼的。这样，不仅不使惹以生疑，反称道他们家有礼貌。

这样过了一个夏天，有一次在惹以端起茶，坐在地上喝时，沙马土司出现了，一见面就问：“你为什么喝我家的茶？”惹以回答：“这要问你的头目，我本来要清水喝的，他一定要我〔喝〕茶！”沙马说：“他也不敢勉强你喝茶！”惹以回头看时，头目凑近身说：“何必多说！你只消用手拍拍地面就没事了。”惹以一时摸不着头脑，就照话动作。沙马说：“好吧，一季的茶水，就以一块地来酬谢也可以，那么，我只要一张牛皮大的水田。”惹以要表示否认，头目赶紧说：“是牛皮那么大的田啊，公鸡啄碎米，大人出小话是不光彩的。慷慨大方，才合你的身份啊！”惹以表示自己是好汉，慨然应允，而且还说大一点也可以。沙马说拉开一张牛皮来量给就够了，再三致谢。亲手舀起一碗茶，端给惹以，惹以便转嗔为喜，主客各自散去。

到了划地的那一天，沙马和头目叫人背了一张牛皮去，放在惹以面前，惹以满不在乎的说：“就拉开牛皮来量吧，大一点也不要紧！”于是沙马叫了几个人，站到牛皮周围，说：“你们就遵照马假土司的指示，把牛皮拉开来量吧。”那牛皮是预先用利刀，从里面划成了条条的，一拉便四分五裂，成长长的条条了，圈出了一大片水田。惹以吃惊的说：“说的是一张牛皮那么大的水田，怎么用皮带来量呢？”沙马说：“说过拉开牛皮来量，牛皮被拉开了我也没有办法啊，并且你也说过，大一点也不要紧，现在再大也只是一张牛皮圈下来的！”头目接着说：“土司大人的话真灵（注），说拉开牛皮，牛皮就乘乘的被拉开了，大人真是神仙啊！”说得惹以半信半疑，又痒又痛，哑巴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啊。

惹以吃了苦就算了吗，不，他深记在心，时时要进行报复。他是神化了的人，他有了了不起的力气，凭力气就可以随时制沙马的死

命；他还有一只神枪，那枪更了不起，傷著人要一死，就是用来指一下也要人死的。只是他顾虑，用力气来伤害时，怕结成仇怨，打起冤家，就是不敢来结仇，也该忌讳经过隔了命案人的村子，那么将来不好再经过村子到山上打猎了。用神枪杀死吗，这枪只能用来对付来危害自己生命的人物，沙马只骗占了一片水田，还没有来危害生命，是不该使用的。用力用枪都不行，不泄忿又不行。于是坐着想睡起想，长期的想，终于得到一个头目的帮助，想出了一条妙计。

有一次，他带起神枪和一壶酒去打猎，回来时休息在沙马村子里，把枪放在坝下，取出酒来喝，喝的好似酩酊大醉，躺下长睡。下午才起来踉踉跄跄的起身回去，口头不住的骂沙马是个骗子，非杀死他取回被骗占的田不可。故意遗下神枪。到了家就扎出个草人，着上自己的衣服放着。每天派人到山头侦察，见有沙马人下山向村子走来，便作出记号，马上把草人抬去放在坡上或河边坐着。

沙马被他骂了一顿，也听到要来相杀害的话，心中十分气忿，也拾得了神枪，想利用神枪刺死对方，既免除隐患，也可占有马假支的大片田地。立刻把神枪隐藏起来。惹以派人来寻问时，一口咬定没有见到。以后才带起神枪来刺杀惹以。

有一次他走到马假村子对面山岗上一看，便看见惹以独坐在坡上。他想，我的福份真大，一来便逢着。老远就用枪直指惹以，一下不够，又指了二下三下，看看惹以僵坐不动，认为已达到了目的。满心高兴的从隐蔽处走回去，派人来打听马假村子的号哭声。哪知，来人回报，看见惹以还在村子里走动，这使他生疑，可也想到距离过远的关系，又准备来第二次第三次。

以后有一次去时，正见惹以端坐河边。他从隐蔽处溜到对面，相隔仅几十步，端起枪指了又指，才悄悄从原路走回。这次相距很

近，认定满有把握，更感高兴。哪知，派去探听的人回来报说：惹以还没有死。这使他吃惊了，这枪是一指就致人于死命的，怎么使用了两次都不见效呢！跟着想到，这枪可能是假的，惹以故意骗他，才留下来的。便想用来试一下。试什么人吗，怕暴露了要丢脸，想到只试一个指头。于是一手持枪，一手从一张厚木板孔里，伸出一个指头。认为这样试至多只能伤着一个指，对全身是毫无影响，生命危险更说不上。于是拿起枪一指。啊，这一指，指立刻受到伤，疼痛到全身了。

他知道非死不可了，立刻召集家人和头目，留下遗嘱说：“我死后尸首不要烧埋，要等待惹以死后，才抬去埋在惹以坟上边。这样后人会胜过马假，占有马假好田好地的。”他死后，后人一一照办，所以沙马后代兴旺，马假后代就灭绝了。

这是一个神话似的传说，其实是彝族统阶级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反映啊。

65.10.27.3

注 凉山彝族土司，指受过封建王朝封赏，授有官衔，颁有印信号纸，统治一定地区和人民，按规定上贡的。土目是受土司统率，与官府有一定连【联】系，但没有官职的。土舍是土司之亲族，统治有一定地方和人民，没有官衔，汉语上有分别，彝语均以土司称之。要知道真正身份时，加以：掌印不掌印，中层土司（土目）之说明。

4. 馬假惹以

嶺光電譯

金阳县马假火口原住有马假土司，有说他们是与阿硕土目同一祖先，兹阿俄斯基是阿硕阿俄斯底是马假的祖先是否真确，因了马加早已绝根无法证实。马假支却出过一个凶悍而奇异的人，他名叫马假惹以，关于他有这样的传说。

他要修建一所房子，准备用一根没有节的野桃枝木作正梁，命令管家去找。管家在对面森林里找了几天，找遍了任何角落，都找不到。回去报告时，惹以却以处死来威胁，要他再去找，他只好再去寻找。走遍全山还是找不到，找不到就将被处死，多么可怕啊！一想起便不由自主的号哭着叫天，叫了一阵，突然见到一个白发老人，立在他面前说：“我是这里的山神，你在叫什么？”他说：“土司叫我找一根无节野桃木去作正梁，找不到就要被处死，我四山找遍，影影也找不到一根，我将无辜受害，怎能不喊天啊！”老人说：“为了这件事，那不要紧。你到下面去找，一定可以找到，找到后必须从教果勒假运回去，而且你保守我告诉你的秘密。”说完就不见了。

管事如在梦中，半信半疑的走下去找，一找就找到，使他高兴极了。跪下去叩几个头，表示感谢。然后动手砍树剔枝剥皮，把树子弄成光溜溜的简直像一节长竹长筒那样圆直。忙了一天，晚上才回去报信，惹以听了，马上传令集中人丁，第二天就去搬运。

梁是一所房子的重要部份，为郑重其事，土目亲自率领人丁去运。可是去到一看，光溜溜一条，再三观察还是分不出头尾来。一问，管家也忘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答不上话来。气得土目叫道：

“分不出头尾的木头怎能作正梁？你另找一根来，找不到就处死你。”转身就走了。

这根不能用，又到哪里找另一根呢？可不能不找，又到山里去找。找了一天还是找不到，逼得他又哭着叫喊。真是叫得有效，老人在他面前发现了。问道：“你又在叫什么？”他说：“找到的野桃树，我一时高兴，马上把它劈整成一根溜圆的柱子，无法分辨出头尾了，土目说分不出头尾的柱子，不能作正梁，叫找另一根。我今天找了一整天，连影子也见不到，找不到又要被处死了。”老人笑笑说：“这容易，只消把柱子推入水塘里，就能分辨出来，沉下的一头是根，浮起一头是颠。”他听了这话，马上照办，分出头尾。去报告时，土目无话可说，派人去依照老人指示的路线，用绳逐次牵引运去，鉅【锯】作正梁。

(2) 奇事

马假惹以也是个奇人。他住在挖勿铁。喂养着成千成百的牛羊，这些牛羊都敞放在山上，从不吆回家，任牛羊山上在洞里宿息，几十年中从没见过有野兽来伤害过。喂盐时，先把盐槽放在坪上预先挖好的沟边，安上通水的竹管，再在穴里调好盐水，倒入屋前沟里，便顺沟流入槽里，让牛羊就地来喝。

惹以养的鸡也很多，还是不分昼夜的放在龙头山上。喂食时老远撒去，饲料自会落到鸡面前去。要宰杀来吃时，心里默念着哪个，哪个鸡就自行跑回来。在他在世时，也没有一只鸡被恶禽猛兽伤害过，人更不敢损鸡的一根羽毛了。

(3) 被骗

惹以活到四五十岁时，有个老婆婆来到他家，同他一谈谈得非常投机。谈了又谈，谈到最后，这老婆婆说：“大人的辖区啊，上齐事地挖角，下至克脚者哦，人行三天，马奔一日，狗跑一早。这

地区的東西大人都見過識過的，可有個東西還沒見過，你就更不用說了！”問是什麼東西時，說是一個最美麗的洛里果補取鳥，問是什麼樣兒時，說比錦雞稍大小，可美麗賽過百倍，問怎樣見得到時，說只消把坟山路傍兩棵大杉樹砍去，就會見到。問見到後有什麼好處，說見所未見識人未識，便是人生最高貴的表现。

惹以被“高貴”二字迷着，不問說話的是個什麼人，也不問見後會發生什麼事，一心想看見這個鳥，迫不及待的派遣人丁去砍。就有幾個頭目來懇切的劝阻，也置之不理。啊，杉樹一倒，鳥兒突然從樹上飛去，飛得像閃電般快，連顏色也沒被看清楚。樹子倒後傷處流出鮮血，而且不住的發出呻吟聲。這真是嚇人，把惹以吓暈倒了，抬回來就轉成重病。念經祈禳送鬼敬神，法事作盡也沒有效，終於死去了。原來這鳥便是他家的家神，家神走了，還有什麼好的呢？這個老婆婆是個惡鬼，它吃人害人，怕惹以將來對付它，所以用這種詭計來謀害的。

(4) 遺囑

惹以臨死時是留下過遺囑的，說：“我固然凶暴，可是有我在就能威懾着敵人以及惡鬼邪神，毒蛇猛兽，不使這地區的人受到殘害。現在我一時不慎，上了惡鬼的當，以致死去，可是也沒關係，只要你們依照我的話，把尸首埋在可以避風的地方，我的陰靈仍然可以幫助後人的。後代還可以強盛起來的。”他手下的人，本來是要依照遺囑辦的；因了那個惡鬼又變成一個老头子，自稱是個大咀耄，前來祭吊，并用花言巧語迷着了人們，不依照遺囑，把尸首焚燒在山崗上，不用石砌坟，不用土掩蓋，就這樣任隨日晒雨淋，風吹云掩，結果把惹以陰靈吹散了。沒有家神的後代便日漸衰落，以致絕根了。

5. 鄧秀廷對待幾家土司

有人说邓秀廷主张“去黑留白”，对黑彝不好，对土司则较好。这从某些方面来看，也合乎些事实，土司衰微，人丁少，力量分散衰弱，只在精神思想上，受到尊重，具有社会地位了。多如谚语：“土司弱，挨汉住。”“土司依汉（政府）狠。”明代以后，政府对待土司政策也不定，抑扶变化。多以大凉山迁住小凉山（近县治地区），接近政府，受到控制，少生事端。土司对邓多若即若离，不加反对，也不愿过于接近。邓也在未征服黑彝前，还加笼络，剿前压迫也采和缓方式。并不是对土司就好。我现在举例来说。

五印三司之主岭镇荣，曾加总兵衔，到了民国，革去帝制，失了依靠，经常受到军阀麻烦，不得已采取退让忍受办法。加以许多汉间纠纷事，无法解决，影响外在威信，内部也因认识差异，有的看作软弱，提出异议，如得力头人孙子文，不满退让而离去。长媳安氏及长子人密尔切要求让出部分权力，加以他娶了个属下尔恩土目的女子，引起其它黑彝土目的反对。这两种力量联合起来，与他发生械斗，把他包围于沈村，断绝饮水，受尽苦痛。到调停和解好时，驻西昌川军利用其矛盾，诬以扰乱治安，诱去扣押。后又转入滇军手中。及川边军入宁属驱逐滇军，羊仁安已任营长，一到西昌即前往探视。镇荣以为他之受害，全系安氏诬控之结果。要求羊：一为他报仇；二保护幼子邦正。时长子已死。在械斗时，安氏用费不济，当押些田产与樟木箐士绅龙在田，龙利用安氏疏忽，立约时扩大田地面积，引起争执。安氏十分气忿，当指使彝人刺死了龙。于是龙家到处控告，当然也来向羊声诉。羊龙原有感情，加深了对安氏的恶感。

1918年镇荣在禁所生病，由法国天主教主教包明相出面担保，保到教堂医院治疗。后死于院内，当时长子已死，幼子邦正在身边。川边军由金沙江边返回，安氏用钱活动，领回翁尸和邦正。以后依俗邦正与安氏上门。

1925年川边军与川军第四师刘禹久部作战，取得胜利，羊仁安升任川边各军付【副】总司令兼第三混成旅长，26年进驻西昌。27年川边军编归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羊任该军宁属清乡司令兼第七混成旅旅长，仍驻防西昌。到冬岭安氏前来相见时，羊即予逮捕监禁。说为镇荣及龙在田报仇，也说为邦正前途计。认为安氏已三十来岁，有鸦片嗜好，枯瘦如柴，不能生育，为人也凶狠，邦正不另娶则将无嗣，另娶又必遭其毒手，因此，为邦正计，该作适当处理。据羊部人说当时拟了两个办法，一处死安氏，二摘去土司权力，终生监禁。参谋长罗星五，秘书吴履安主张前【后】者，当时任团长兼宁属夷务指挥的邓秀廷，力主处死。罗曾说邓主处死是有原因的。若干年后询问时，说岭安氏能干，若长握土司基业，在彝人中可形成与邓争雌宏【雄】的人，邓岂能忽略！

关禁一月多，羊以“毒翁夺印，擅杀土绅”诛语，将安氏斩首。是妇女，是土司女子，以斩首来处死，前所未见。彝汉震惊，议论纷纷，出羊意外。羊当即召邦正入城，送给五支步枪及若干弹药，并反复解释，表示安慰。但从此邦正怀恨在心，疏羊而亲邓。32年羊卸任，以后长住家乡汉源，其关系疏远如故。羊妻曾说：“我们主要是怕他绝根受害，才处理安氏的。他却疏远我们而亲近邓秀廷。其实我同罗星五是主张摘权保命的，邓秀廷就主张非杀不可才杀的。现在他成了好人，我们却被误解，成了仇人！”

33年二十四军被二十一军（刘湘）打败，退入雅安以南。邓秀廷从康区来见刘文辉，了解该军饷款困难，即自告奋勇，要求刘允

许他回驻宁属，他可在彝人身上剥削粮款来接济。刘乐于接受，并升邓为川康边防军步二十旅长。但刘侄元璋以二十四军宁（属）雷、马、屏、峨屯殖军总司令衔驻于西昌，怕邓回宁影响其权力，只许邓部回驻于现石棉安顺场各处。邓部有部分留在康区，仅带回两营人。升任旅长当然要扩充部队了。岭邦正属区大，管有几千户彝人，可争取作力量，委为该旅独立营长，自备七十多支步枪，抽去百多名彝丁。先组建两连人，以头人邓箐华任连长，邓永升、阿木什子等为排长，驻于农场（现石棉）。是34年时事。

35年红军长征，渐向西进，形势告紧，刘元璋才允邓部南移，先驻于托乌，再移大桥。岭此时离开返家。红军强渡金沙江，围攻会理，又令邓部到西昌以南防堵。岭已返家，邓连彝兵随行。到麻树寨附近时，只见廿四部队，从德昌普格溃逃下来。尽说红军猛不可当。见势不妙，邓乃率部（彝兵占多数）退到邛海南面大石板附近。遇到国民党飞机前来侦察。有些彝兵说：“你在太空飞得安逸，等你尝尝我的子弹！”举枪射击。于是飞机投下了几枚炸弹，炸得人仰马翻，据说有些人头马腿，竟被炸飞到树梢上挂起了。邓箐华上前阻止射击，却被炸断了两腿。后抬入城内住天主教永安宫医院，约二十天后死去。彝人遇到如此见所未见的炸弹，纷纷撤走。经邓进行收容，又集合大部到西昌城北北山驻下，与城内刘元璋取得联络。不日，红军长驱北上，邓即从彝区回到甘相营（现喜德）。

箐华死后，该连彝兵散回现甘洛田坝，枪弹全部留下。以后一再来催回去，彝人不愿离乡当兵，没有人再去轮换服役了。对此邓是不满意的。以后人没去，邦正也没再要那些枪了。从此岭邓关系稍坏，岭为恢复感情，并免邓侵占其西昌田产，于38年春派头人前去，将冕宁可收一百石稻子的水田送与邓。岭以后说：“妻弟安树

德到刘文辉的保训所学习，引起邓之反感，为妻弟安全才送的。实际安之去学习，时在39年秋，不是事实，邓得这份田产后，交由当地人马发清经管，后来马当上了彝务大队长。”

冕宁宁番部安抚司安姓与罗罗宣慰司安姓是同宗，同凉山各土司都有亲戚关系，富有田产，属彝也多，所以在若干代前，因在政府统治范围内关系，而进行改土归流，缴去印信，撤销土司职位。事后其社会地位与权力，依然如故，与各土司关系，毫未改变。仍起着某些作用。成无印信的土司。到前四代分为两房，长房住于哈哈河坝，次房住于河边，到27年长房继承人安定宁，聪明，熟彝汉语，有驼背残疾。同邓秀廷认作叔姪【侄】关系。据说邓一面表示好，代为解决一些事，取得信心，一面则取重报酬，或廉价强买其田产。使之受到严重损失。有次邓捕扣了一个箕色黑彝，安认为无辜，争执了几句，邓说：“你这个娃儿是吃屎的吧，怎么说这些话？看你能吃多少，胡【糊】涂多久吧！”有个因过失被安驱逐，此时已作邓弃兵的彝人，即借此进行报复，应声去撮了一畚马屎来。使安在众人面前受辱，立刻吵了起来，安忿忿离开回住店，一气之下，上吊自杀。安离去邓仅说不应如此。及听到安上吊，仅把弃兵驱逐，送一牛祭奠了事。

33年刘元璋用威胁利诱手段，迫使阿都土司都定臣补送禄安佑，奖给一万元（多用物折付）。为捕个土司，付如此重价，心里是不乐意的，在付钱时就打定寻机收回奖金的主意了。到34年都定臣来西昌时，诬以纵彝抢劫，突加逮捕，要求付出比给的奖更多的银子，当时都仅十六岁，也没有得力头人，得的奖已花光，另外凑不出钱来，黑彝些主张反击汉兵，又怕都生命危险，彼此讨价还价，难于定数。

这时龙云已任国民党第二路军总司令，恰有天主教包明相去昆明，前往拜访，无意中谈及都受到迫害，引起龙的注意，再三详询后，打电给蒋介石的重庆行营，要求转饬释放都。并加强王、马二

团，令其入宁属，刘放都则回滇，不放就以武力攻占西昌，两团人进到锦川桥时，正遇到刘接到上面命令，将都交与邓秀廷释放。邓把人收下后，一面给龙电，说他用钱赎下了都，讨得龙的好感，一面向都说出了若干钱来取的，要求归还。都信以为真，感谢之余，尽力凑款归还，不足数，划鱼水好田给邓。邓得邓【龙】好感，也得都之优厚报酬，一举两得。

1936年川军李家钰师（104）入驻宁属，37年为表示征彝有方，达到长期驻下之目的，派李克源团打普宏【雄】，李天成团打布拖。天成团仅到边境，即遇到抵抗，前哨失利，退驻鱼水，却怪都定臣驭下无方，纵彝作乱，将都诱禁，经过反复解释始放，约定协助军队进剿。以后进军到小兴场一带时，又遇到袭击，前锋受挫而退。为减轻责任，诬都勾引彝人（作内应）袭军，诱捕都到西昌监禁，作为替罪羊。时在六月。

“七七事变”发生，104师扩编为47军，奉调出川抗战。李家钰亲到西昌筹备出发，了解到都之无罪，但想在都身上捞一把，先把都交与十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条件是垫付打彝人之花费，尔后在都身上讨还。专署回复垫不出钱，望有罪即办，无罪释放，碰了丁【钉】子。又拟把都交邓秀廷，条件如前。回复他前此赎都之钱，尚未归还，他没钱垫付，随李去处理。也碰上丁【钉】子。离开宁属，出川抵战也不是好滋味，现在一再碰丁【钉】，当然十分恼怒。认为你们这样不来气，我就给你们摆点祸事，吃吃苦头。李家钰将都枪杀。事后都妻率彝人扰乱西昌普格各处，直到沙玛土司安树德来承继阿都土司职，治安才得好起来。许多人说当时邓若为都多少出点钱，说几句好话，李也会不杀都的。原因是都长大有基业，怕未来不好驾驭。为未来筹谋。真的吗？

(III) 土司・等級

1. 四件事實

嶺光電譯

(1) 一妻多夫

沙玛土司住体苦的一房，传到前四代时，有弟兄四人。属下白彝头目，凭过去若干代以来的经验，每当土司人丁多时，要将百姓田产平分，每人所得无几，形成财产少，力量弱的情景，随之彼此之分更盛；而骄奢谣佚【淫逸】，作威作福的恶习，却似与生俱来，丝毫不愿改变，于是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危机，时时潜伏着。好的隔一二代，坏的当代骨肉亲亲就要暴发了。“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祸事还是落在百姓头上，有的遭受烧杀掳抢，有的弄到倾家荡产，至低限百姓处处左右为难。这种惨痛经验，使他们永远不能忘怀，现在看到头上出现四个孽障，便一致起来要设法加以限制，免得土司增加，祸害也增加。他们一方面用谚语“土司贵在单，黑彝贵在众。”“一个当十个是好事，十个不当一还是坏事”，等来说服。同时正式提出：“你们人丁兴旺，便是我们的灾难，你们弟兄四人，只能娶两个妻子，多娶我们就不服。”他们年轻，在百姓头目压力，只好接受，以后老大老二共娶一妻，老三老四共娶一妻，成了多妻制社会中的一妻多夫了。

(2) 与媳转房

甘洛补补的所谓高贵黑彝伍底支黑彝子古罗卡，为人能干，颇有声望。他有个独子名月哈，少时即以聪敏过人著称。民国初年，官军打甘洛，他统率本支人到海切麻抵抗，奋勇当先，击溃官军，声名更著。娶妻麻卡支女子，亦身材高大，仪容俊俏，有名美女，

婚后得一男一女，及月哈病死，伊年仅三十多岁。罗卡悲痛万分，后想到媳妇年轻，不宜守寡，许其回娘家，于子女不利；同辈族人转房，于财产不利；一子一女前途安全，也难保证，有绝嗣之危险，再娶有困难，而媳妇之美，又觉动心。于是再三商之老伴，决定自行转房。

儿子死后不久，便伙同几个族人，择定吉日，备好猪只，黑夜乘媳妇不意，闯进屋去，叫丫头将媳妇关禁在内室，口称转房，杀猪为礼，任媳在内室，大叫大哭，到半夜伊又闯入内室，用麻袋装一定【锭】白银，挽上一结，乘媳张咀叫喊时，突然塞进咀里，从后栓紧，使其不能再叫，用暴力进行强奸（或说有族人入内相助）。经此，媳妇悲忿欲绝，企图自杀，他又命人日夜监视，未能实现，以及他又继续强奸几次，也找人说：“他家的人，就归他家摆布。”他当公公的还不知羞，你有啥羞头？”女儿有智慧（包含美意），女儿便吃亏；梅子结果多，梅子就吃亏。”命该如此等来作劝解。对娘家行贿，派人来劝。经过几月，生米已成熟饭。而且怀了孕，才相安下来。以后生了个儿，但媳妇始终引为奇耻大辱，匿居家中，不外露面，意郁闷成疾，不几年就死了。

（3）叫侄通婶

惹起过十几年械斗，害死成百生命的井曲（金区）什拉甲彝，是凉山有名的黑彝（惹过这么大的祸事，哪能没有名？），活到九十几岁才死。他结过三次婚，是个不生育的人。可是晚年得了个儿，这是怎么一回事？秘密是这样。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恩渣支女子，多年不生，认为是女方关系，不惜惹起冤仇，迫使离婚。再与美名远传的甘姆干干结婚。婚后多年，仍不生育，双方深感歉然，又告离婚。再次与切已支女子

结婚，还是不见生育，才发现是自己的生理关系（有的说他曾与几个丫头，经常通奸，没见生育证明的）。于是想法设计，要达到生育的目的了。

那时他已五十多岁，妻子仅三十来岁，经过夫妻再再商量，有一天就备办了酒肉，待家人上山耕作时，一把哥哥的两个三十来岁的侄儿，招到家来招待，吃得正起兴时，便当着妻子说：“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同你们商议。我绝嗣是不成问题的了，绝业当然归你俩承继，只是经过械斗消耗，财产娃子剩得有限，合起来还可成一家，分开就不顶事了。有【与】其少一家，不如多一家。‘人家多人家欢喜，自己多自己欢喜。’现在你婢娘年轻，正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与你俩也可理作同辈，你们何妨来往一下，有了生育，我承认是我的儿女好了。”

老大敏捷能干，一听便说：“叔叔，这样不对吧！婢娘不欢喜吧！”言外有音，含糊【糊】其词，老二诚实刚直，立刻反对：“叔叔，你在说疯话，简直不是人的道理！我听到也会聩我的耳朵！”勃然起去。婢娘也不说什么便跟即走出房来。这时他又说：“老二性情固执，早知道他是不会干的。不过使他知道，免得以后嫉恨而已，还是希望在你身上。以后我在家时你莫来，出门时尽管来，可也该做干净，免人议论。”

从此在他出门时，老大就随时来，不来，婢娘也主动去叫，不两年就生了个儿，简直与老大一模一样，只不以父亲叫老大而已。

（4）道理的父亲坠岩死了

尔欧挖打叶假，汉名李崇德，是尔欧土目，任军阀邓秀廷之参谋，原住昭觉澜坝，后移住普格拖木沟。他照邓之命令，并得到支援，将家族杀绝了几房，佔有遗下的田地和百姓（有些地区称土司

土目屬下的彝民為百姓，黑彝屬下的為娃子。）被殺的有一個是他的侄輩，遺下的妻子年輕而漂亮，是他隔四代的外侄女，輩數差異，又是內親，照俗是不能亂的。可是他迷於色欲，和鞏固權力，便決定去上門。

本來殺了人，依俗要找唄耄唸解冤經，過一段時間，才可以互相來往，說不這樣就不利，要遭到災殃。他一心早日達到目的，不管是禍是福，不幾天就準備好豬只夜晚去上門。外侄女還莫明【名】其妙，在內室叫人接待舅舅（夫家人被殺，女子無可如何時，有說都是親戚，你家自相殘殺，與己無關，表示超然態度的）。這時邊叫人殺豬，邊叫人警戒，自己闖入內室，立在侄女面前，說身上看有無毒蟲武器，伸手去摸對方胸部，對方叫：“舅舅，人沒有這道理，畜沒有蓄（有譯作繁殖的）理，不該這樣！”他搶着說：“道理是沒有了，道理的父亲墜岩跌死了，母亲入水淹死了，還有什麼道理？”跟即用起武來，强行奸污，使對方無法拒絕，承認轉房了事。從此他所说的几句话，被人当作笑料，流传到各处去了。

64.8.17写，8.18抄

2. 祿安佑之死*

祿安佑之慘死**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祿安佑本是貴州(宣)威寧安土司家人。大致於1920年前後會理(現會東)鱖魚關(昌州)長官司祿姓絕嗣，僅遺一女，就招他來上門承繼的。所以改名爲祿安佑。祿姓是曲涅系阿爾氏族人，基業大，號稱祿小土司家，清代一再派彝協助清兵剿辦過涼山。地區屬小扶腳之地。

他很能干，來後不久即擁有相當力量，26年任川邊軍江防司令蘇海澄(27年歸二四軍編作第八混戰旅任旅長)的騎兵營長，27年隨蘇來西昌見24軍屬清方司令兼第七混成旅旅長(27年前任川邊各軍付【副】總司令)羊仁安。以土司關係，與我曾親切會面，他通漢語，略識漢文，中等個子，黎黑結實，態度誠懇，言詞清楚，一見就使人發生好感。

33年吧，二四軍寧、雷、馬、屏、峨、屯殖軍總司令劉元璋部團長劉元琮、許劍霜駐到會理，向祿安佑(又稱者堡土司)勒索一萬伍千銀元(時羊、蘇已去職到成都)，已付八千元，其餘約期付清。但限期前兩天安佑生了個男孩，依俗忌在七天內付出銀錢，派人向軍隊要求緩期五天。劉等原已認爲勒索過少，現來要求緩期就誣以抵賴，派兵一營(毛國謀營?)直往寨中催收，用意是收不到就進行逮捕抄擄。安佑得到消息，便召集戰手伏於家內(房子很大)，以易防備。同時等進屋、辦席招待，也找漢族士紳從中疏通，部隊堅持當天

付清，不然住下不走。士兵更任意叫骂，毁坏什物，用棍打人。安佑见势不妙，即退入后面，准备抵抗。这时突然响了一枪，也不知谁打的，可是双方都以为对方动手了，纷纷开枪，客在明处，主伏暗处，大得便利。一营人被消灭了二连人，仅有一连逃脱。可是安佑妻禄氏及婴儿，被人告密，于隐藏处被掳走了。

至此军队说是土司反叛，大张打伐。可是军队屡被击退，伤亡亦大。见不能取胜，就将禄氏母子送往西昌。由刘元璋及参谋长邹仲仪出面骗诈说：只要安禄投降，停止抵抗，就不究既往，也释放她母子。禄氏认为真，写亲笔信述说刘邹的话，要求安佑投降，停止抵抗。派丫头带回来。时间大致已34年春末。

丫头见到安佑时更说：“你是来承继禄家的，应该顾惜小姐少爷，留下禄家一点根根。”安佑认为汉官不可信，也有人说“你抵抗还可保全小姐少爷，若投降将使你们一家同归于尽的。”使安佑犹予【豫】。丫头是大头目之女，大胆说：“汉官已允许投降，不究既往，释放少爷小姐，你可坚持抵抗，是不是要汉官杀害少爷小姐，你好另娶心爱？”天天扭着嘴，她父亲也被她说动，提出投降的主张，弄得安佑十分为难，要投降又不敢相信汉官的诺言，必须有可信的担保。

经过反复商议，认为阿都家是凉山大土司，是亲戚，找他家出来调解比较适宜。成则可作担保，不成则联合起来抵抗。先派人交涉，没得结果，认为亲自去交涉的好，也得头目之支持，于是把家中事交头人些负责，自己率领十多人枪到普格古家坪阿都土司家，要求：第一从中调解并作担保；第二不成时联合行动。阿都家只同意第一项，即派头人到西昌说情。

刘元璋等接见阿都头人后，即自毁准许投降诺言，拒绝要求，并派原在川军第八师任过营长，退伍后在25年前后侨任昭觉

县长，与都龙光熟习【悉】的西昌人王树宣到普格，向小土司都炭臣说：“捕送禄安佑到西昌，可得一万元奖金，否则与安佑同罪，将遭剿办。”地方上士绅谭天经，罗明五等也装作好人出来劝导，都当时年仅十五岁，受到威胁时，心无主张。头人些只想奖金，也说：“主幼力弱，无力抵抗军队”，更怕军队来巢。一致主张捕送，虚与安佑应付，待安佑不备时，突然捕押，送到西昌。

安佑被送到西昌后，遭到严刑拷问，胁迫他写信回去，叫属彝停止抵抗，但属彝认为一再受到欺骗，提出释放安佑全家人回家才能停止抵抗。军队则认为安佑被捕，后方群龙无首，易于销【消】灭，即行进攻。在彝众忿慨之下，一攻就被打退，不甘心，再攻再败，损失多人。于是一致具报刘元璋，要求安佑一家人处死。

刘元璋同意后，部下认为伤亡重大，一下斩杀，难平众怒，提出使用剐刑，以儆效尤。时间已是秋天，安佑夫妻早被惨刑弄得不能动弹了，用刑那天用划竿抬在街上示众，安佑大声叫喊：“我今天遭遇就是有钱的关系，在无法无天的今天，希望人们不要守理依法，守理是死；不要找钱，有钱就是祸根！”最后抬到南门月城，用铁丁【钉】订【钉】于预先设立的十字架上。先把妻儿剃在他面前。再慢慢将他的额皮划剥来盖眼，割上唇盖嘴，割胸皮盖乳，割腹皮盖脐，头垂向右边，血已糊满全身，两掌两脚、下巴还在滴……，照有照片。照相人邱岸然，同情安佑。听到我在找像片，便送了一张给我（给钱？忘记）。我拿到手中，实在不忍正视，赶紧用张纸包起走，以后十来天才敢拿出来看看，也不敢多看，上述就是像上的情景。据说行刑时，围观民众不住惊叫，而军官们则谈笑自若，表示无动于衷，有士兵听到安佑叫：“我实在不能忍受了！请哪个弟兄作好事，为子孙修阴功，来点我的心！”便有个兵

持刀上前说：“还是人嘛！就是牲畜也该忍心！”不顾军官们的叱阻，用刀点了心。这情况。邱岸然也讲述过。

有个汉族秀才说：“刘元璋大摆筵席，庆祝胜利。说：‘对禄安佑使用劓刑，大快人心。’其实使我们痛恨万分。”不知他这话是迎合我这个土司，还是出于内心阿！我得的这张像片，以后附在我的报告后，报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负责人只说：“尔后绝不容许发生这种事。”初见刘文辉时说过：他说：“我不知道，不然，我要杀了这个主谋人的头！”事情已经过去，还有啥办法？

安佑夫妇惨死后更激起属彝的忿恨，人人起来反击军队，地方乱作一团，直到三五年红军长征，薛岳军队前来，调走二四军刘元塘【璋？】部诡称民族平等，事态才渐次平静下来。

四六年彝民又找安佑弟安玉书来继。当时田地多已被士绅所佔，士绅怕失去既得利益，苏家也不愿有人来分散他家势力，士绅与苏家勾结海澄子，苏少章诬以扰乱地方，擅种鸦片，将玉书捉到会理关禁，后报请西昌行辕批准枪决。当时我没在西昌，不然也许营救得出来。

安佑抵抗军队及被擒情况是他的一个管事讲的，惨死情况则多是在西昌听得。六三年我写《禄安佑之惨死》，叙述详而较确实，惜底稿在“文革”失去，现则记忆模糊，与事实出入会大了。

注1、禄家有三处衙门在者堡，新官村，老官村，以新官村的规模最大，开始反击亦在这里，

2、有说军队屡被打败后，诡称和平谈判，约定谈判期间，双方停止战斗。军队佯撤，安佑认【信】以为真，遣散彝兵。谈判了一个多月，军队待西昌援军调到时，由许剑霜团长指挥，进行突然袭击。从三面包围，远远就用土炮，迫炮轰击安禄住寨。事出意

外，寨內防守力量薄弱，不得已撤到山上抵抗。寨子全被焚毀。此時得到妻祿氏信，才去求阿都家出面調解云。

3、有說玉書非安佑弟，是安佑屬下的一個頭人。痛安佑之被害，忿恨在心，46年集眾向控告安佑之士紳報仇而被捕云。

3. 曲諾的含意*

试谈“曲诺”的含意**

(编者按：*为作者自行分类手稿时所编的目录标题，**为原稿中的文章标题，两者有所出入，故皆收录本书中。)

“曲诺”是彝词，是“百姓”之译音。分开来讲：“曲”意是白，“诺”（倮、罗，倮、黎等等都是一音之异译）是黑，即是白彝黑彝之意。白彝是平民、是百姓无疑，黑彝则现在都看作贵族，怎么又说与白彝并列而成了百姓呢？这要从彝族历史变迁来解释。

从彝文古书上来看，很早就产生了部落领袖，而且多以有知能的长房人来担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领袖即成为世袭君长，仍以长房来世袭，彝语称作“兹”、苴、诏等。即有权力、能作主之君。那么一个部落之内只能有一个最高领导者，只能由长房之长子来任，其它二房三房……及其后裔又成了什么人呢？他们成了黑彝。自以为是君长之亲属，自以为大，是正宗，高贵，便自称为诺（黑彝）。为保持其社会地位，不与平民通婚，竟形成了一个等级。但他们仍受君长之统治，与白彝同为君长之百姓，而出现“曲诺”之词的。

黑彝已表示高贵于白彝，那为啥不自称贵族而自称“黑”呢？原来彝语中“诺”字有黑色、大、当事、监视等意，加以彝族自称“诺苏”，自称“诺”已表示不同于一般人了。已说高大，大，正宗，当事、可监人等，不贵族而已贵族了。所以彝语中一提诺，就意味着“主子级”的人阿。“诺”字意味为大，从一些词中也可看出来：如大江原意为黑水，大石块原意为黑石阿妈，大森林原意为

黑杉黑竹地，深谷原意为为黑谷，大海原意为黑海；当事人与非当时人原叫黑人白人等等。以黑为大为贵，黑色为庄重。

诺（黑彝）字来源如此，“曲”之含意与来源又如何呢？“曲”（白彝）字在彝语中有白色，银、幼小、中立、纯洁等意。称作曲是取其幼小，非当事者，无牵涉等意。从一些彝词中也可看出。如少女原意为白人女，少年原意为白人儿，小母鸡原意为白鸡母，小公鸡原意为白左【雄】鸡，粉末（粮）白白中立为白人，无辜者为纯白等。称曲是表示幼小，非当事者，纯洁无瑕等意。

在此引用一句谚语来概括。谚云“兄长分出为君长；幼小分出为臣民。”这就是说君长与百姓是同源。现在先说君长与黑彝同宗。这在元代开始建立土司制，凉山加封土司时来说，更是普遍而明显。如合（黔译作糯）部分三系：长为省兹，即邛部岭姓土司，分出黑彝李姓；仲为黎州马姓土司，无黑彝；季为吉卜，他有七子，其中有黎木利利安姓土司，沙玛安姓土司，宁番安姓土司及马海、结脚、尔恩等土目各有众多的同宗黑彝。尤其与利利安姓同宗的傣改拉卜之子孙，繁衍为一二十个黑彝氏族，其人丁之多，几佔该部黑彝之一半。

侯（黔译作恒）部各氏族，有域外九家，有君长亦有黑白彝，如阿卓相姓，哈拉安姓等土司，亦有黑白彝。域内九家为底俄之后，有的有土司就有黑彝，有的土司绝而仅有黑白彝的。如阿俄腻乃（现译作海乃）是甘尔菩体，斯都卜惹两大氏族之长房，成为土司君长。两大氏族受其统治。海乃阿都则统治其同宗之八个氏族。

白彝与黑彝同宗事，更具体地说：如沙玛有土司，黑彝、白彝，白彝称沙玛曲喙，係十七代前分出，分佈凉山各地。侯部阿候氏族上溯十六代祖先密者有七子，其三子之后成高贵黑彝，两子之后分别成为白彝和汉人，二子之后成低级黑彝，即已成高贵黑彝之

吉傑受政，其子孫中有二人犯傷害族人罪，被開除出境，後裔遠住他鄉成為白彝。如正宗唄耄吉克氏族，其先系從合部阿爾黑彝中分出。又涼山還普遍傳說：“土司變白彝的有阿俄底惹。”古諺。說他們原為昭通的一家土司，遷入涼山後變為白彝的。其它有許多白彝自稱是牟烏之裔。侯部有一祖先名叫牟烏是事實，說就是這個。但我查攷起來，他們說的是滇東烏蒙山地區，那里叫牟烏。他們祖先是與合侯二部一同遷入涼山的，而是誤把祖居地當作祖名了的。這事在黔彝文古書上有記載。當然彝族先民到了涼山，與其它族接觸頻繁，也用擄、買、招等方式，使一些外族人入山後，融化為白彝的。

黑彝系君長之內親，那有無成為君長土司的？我認為有。在上古彝族先民僅分武、乍、合、侯、布、默六部，有六家君長。以後人口與部落漸增，到元代分封土司時，竟說有四十八家土司了，增加了七八倍。這是人與勢力日漸發展，為擴大統治權就向外擴展，有時是君長出馬，有時是弟兄或內親黑彝去進行。到勝利而佔有相當土地人民時，就自成一個大部落，隨之出現新君長。元以後則君長多受封為土司，即有實力的黑彝長房也有受封的。君長土司到此時當然更成倍地增加了。

白彝有無成為黑彝、君長、土司的？以我所知，白彝成黑彝的，我還沒發現，成土司的則有。黔彝文書上或學者們都說，滇東某幾處土司是白彝。問其來源時，有說白族部落君長受封的，有說原君長絕嗣，就其有實力頭人受封的。不論哪一種都受到其它土司的平等待遇，至相通婚。不似涼山以血緣分出等級，嚴格區分云。

“曲諾”這詞原是對君長土司管轄下屬民之統稱，包括黑彝白彝。黑彝以血緣關係來形成，白彝則本來僅指彝根平民。以後政治經濟歷史的發展，白彝中加入了許多外族人。到明清兩代，黑彝力

量崛起，土司衰微迁走或绝嗣，所遗下的白彝，被黑彝所占有，此时黑彝区才渐渐使用此词的。“曲诺”二字也仅指白彝而言了，其地位好似也有降低，低于土司下面的“曲诺”了。

86.3.3于西昌

4. 百戶史主用人作牲*

百戶史主用人作牲來咒人**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岩潤阿解貢駱姓百戶史主，是該村有权有勢而又比較富裕的頭人。他的三四戶娃子，與赤堡坟地崗干甘補兒的幾戶娃子，都是上等娃子，並有親戚關係。斯足扎口馬麻卡黑彝暗中派人來勾引，以投奔後升作百姓，不抽子女、不放豬雞，不放高利糧為條件。約定後派人來把干甘補兒的娃子勾引走。麻卡黑彝原來娃子少，突然得到幾戶娃子，不僅增加了奴隸，也提高了名望。

於是貪心不足，又派人來聯絡史主的娃子，暗中約定日期並派人來接。幾戶人忽【匆】忙收拾雜物，不免發出声响。史主長子作切聽到後，起來詢問。這時麻卡黑彝傢伙，正拿一只槍在門口放哨，怕被發現，一見便開槍打倒作切，槍聲一响，鄰人叫喊起來，麻卡人和幾個男性娃子，蒼黃【倉惶】逃走，把十個婦女拋下。

作切被打死，當然使史主萬分痛恨，要進行報仇，力量又達不到，才決定聘請鼎鼎有名的咒人專家西番唄耄傘波官來詛咒（注）也遷怒於婦孺，要用婦孺作犧牲。消息一傳出，不僅親戚朋友來勸阻，連土舍些也不同意，認為用人作牲是聞所未聞。史主一概拒絕。對親友說與你們無關，對土舍些說，你們不同意，那我幾家人遷到別處去詛咒。都無可奈何。

詛咒場選在斯洗崗高處。可以遙見紮口馬山丫口的坡上，迄今猶稱此坡為史主家咒人處，可見給人印象之深。傘波官請來後先在

家念了一夜的安神经，第二天才到诅咒场。起身时满有信心地说：“等坏人坐着死（病死）还是站着死（战场打死）？”史主说：“只要使‘无法无天’的惨死，坐站都可！”唛耄去诅咒场，插神座、立木架、挂上鼓鼓，再在神座前，盘足而坐，边念经，边敲鼓，有时也尖大叫几声，在场人贺着叫，把那个平时“不驯服”爱讲不同意见的妇女，被史主指作“人牲”，拉到前边坐着，其它十个妇孺押在场后，个个吓得变形，如痴如呆了。

下午太阳将落山时，念经声渐次紧促，也不住叫吼，稍后唛耄说诅咒得很准，可以杀牲了。由两个壮年去把“人牲”按倒刺颈，鲜血直流。二人口中也煞有其事地念：杀“无法无天”人（勾引者），杀叛离主子人，杀引诱别人娃子人……，待“人牲”断气，又念：你去“无法无天”之家，早到要公鸡叫不及，午到云雀叫不及，晚到耕牛御不及，边吼边去吧！要去害死他们家，害死所有同谋人，害得他们绝子断孙……，然后走回来，同史主等念同样意思的词句。叫吼几次后，唛耄声音渐渐缓下来。这时又开始杀死十个妇孺，十具尸体縱横地上血泊中，惨不忍觀。史主却得意地说：“我就是这样干的！以后看还有谁敢跑！”人们渐渐散去，最后他又高叫：“这些坏人臭尸就讓【让】虎豹野物来吃吧！谁敢来收埋，谁就是同谋勾引人，我绝不饶恕他！”几天之内，白天鷹鴉野狗来臨，噪叫不歇。夜晚狼豹嚎哭。人们既怕鬼怪，也怕狼豹来顾，门也不敢随便去开，直到满地白骨，才渐渐安宁下来。

惨绝人寰的事出现于兴润后，人们给了议论，说诅咒会使双方不利，尤其请西番唛耄诅咒会这样，加以用人牲诅咒是从古没有的事，特别危险，尔后结果如何？也怪，结局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若干年后麻卡家来等人一个个战死或病死，连子女也没留下，只有去投奔的娃子，人丁兴旺，已成十来户人，并出了几户富翁。史主家呢，长子作切聪明能干，却被打死了。次子乃蔽勒乃自杀，有一子也被人杀死。三子乃口阿切，被人杀死，只遗下一女。

注：彝谚云“吃汉（蜀）人吃豆腐；吃西番吃铁巴。”实际汉人有官府作后盾，有土绅代卫护，是不可轻视的。西番则人少力弱。彝人却把他们当作铁巴。为啥？就是彝人迷信深，不怕有形的实力；而怕无形的精神压力——鬼神阿。

88.8.29

原稿在日记五上，13页

5. 五道娃子及有關習慣法

張家、光電

甘洛县石海乡古文村阿尔黑彝倮乍子家，原为奴隶主，他家在若干代以前就有一户白彝娃子，这白彝成为第一道娃子，买下娃子又成第二道娃子，娃子又买娃子，几代后竟一道买一道，出现五万娃子。这白彝名叫低各過。他耕种黑彝主子的土地，勤劳而有技术。年年谷丰畜旺，成为富翁。在奴隶制社会中，他富了也就想奴役人，更加富裕，当上奴隶主，买来了低阿补。成第二道娃子。阿补得婚配安家后，根据谚“奴身属主，奴财不归主”，尽力发展自己的生产。不几年又富裕起来。这时他以主子为榜样，买奴置婢，买下低（跟主姓）阿作。成第三道娃子。阿作安家富裕后也不示弱，自己是奴也要当奴之主。买约古来供役使，又产生第四道娃子。约古还不富裕，却得主子阿作之助，买惹切来作奴，又产生第五道娃子。惹切仅安家，还没生儿育女，尽力积蓄，就遇到社会变革，不再容当上奴隶主和富翁了。

当地有关几道娃子的习惯法：

通婚：黑彝直属娃子，白彝与白彝，娃子（非彝根）与娃子通婚，不与其下娃子通婚，以为已形成主奴关系，要找别家之奴下奴通婚才行。

抽人：黑彝只能抽其直属娃之子女，不能抽二道三道……娃之子女，除非双方取得协议，才可以娃子之娃子来顶替。

劳役：黑彝只能向直属娃要求服劳役，其娃又照例向下一道要求。黑彝有劳役时，早上发给早餐馍或粮与服役者。谁服役即归谁，因上一道要求下一道，这馍粮便有传到最后一道娃子的。所以

当地出现了一条成语：“早餐传七道”，形容一道传一道之事实。其间也有仅传一二道，这是由他们方便而商定的。

赎身：娃子有了钱，也可赎身，免抽子女，高利粮，繁重劳役等的。这要取得主子的同意。若有奴娃的，其赎价就高。要其娃帮助吗，形成其奴娃也在赎身，已成主子之娃是不愿意的。

保护：不能哪一道娃子，黑彝和其主都把它看作自己的财产，受欺侮侵害时，一定加以保护，不因其低贱而无保障。

打仗：作战出征时，彝俗凡男子都必须参加，认为敌人来侵时，武器没有眼睛，不分贵贱的，应该防卫。凡男子都是一家一房的成员，不参加为这家或房争生存事，是一种耻辱。除非主子不同意。深山有认为与奴娃没关系，不用去作战受危险，或认为贵族被奴娃杀死了，即是受了污秽，其灵魂不能去跟随祖先。参加作战也得准许才行的。

随从：一般黑彝出门参加婚娶丧吊、集会、作客时，为显示尊严荣耀，都要招奴娃跟随的。这时对奴下奴可招而不能勉强。但跟随黑彝出门，常有酒肉可吃，也表示已作黑彝随从了，大多是愿意去。

比赛：彝俗在集会，婚娶，丧事场合，多要进行一些比赛，如摔跤，唱歌，骑马，顺口溜等等。这时根据彝谚：“脚能脚佔先；手能手佔先。”只要你行，谁也可以参加，可得荣誉。

工艺：有手艺的人如铁工，木工，石工，竹工……等，更可作你能作的工，取得报酬。只是去给谁作，须得主子准许；报酬要分一半以上与主子；为主子作事时，不能要报酬。但也只能对直属奴隶如此。隔一道就不行的。“树子没有两重皮”阿。

头人：勇士出自仆人，耆老（德古）出自权重。在各种比赛中显示才能，也能说会道，熟习史例，善于排难解纷，受到公众信任

尊重的人，都可作黑彝下面的头人，可代表一地一家（房）对外交涉事务。谚语“奴美增主荣，奴作护主命。”也在几道娃子中起着麻醉作用，无形中也促使着奴娃为主尽力。

投保：在主子无力保护，或主子难于控制时，奴之奴可以向有力量之黑彝投保，求得安全或提高地位，以便进一步归黑彝直属娃的。

这些习惯法是一些老人述说记下的。

88.3.17

6. 糊塗黑彝解决婚姻案

阿尔乡在解放前有三家富翁，就是毕主尔哈，切毕惹且，和且狼贴三家。据说他们是外来彝人，因了善于耕种经营，不過三代就成为富甲一地的人了。曾自夸说黑彝不得我们的同意就不敢有所行动。意思是当地田地财物，已多掌握在他们手中，黑彝要作什么事，如打仗、构和，婚娶，超度等都需要钱花，黑彝本身花不起，不得他们支持就干不成。从这话上来看也可想見他们的财力与权力。其中尔哈不仅富有，也当头人。为自己赚钱，便利乡里，修建了水磨水碾，引进了一些谷物良种，深为乡人所尊重。他更想提高社会地位，专与白彝通婚，如出优厚彩礼娶白彝媳妇，出重礼作陪嫁，嫁女与白彝。五个女儿，不论聪明人才，都一个赛一个，都出嫁到如意处了。

长女妈麻长得更为漂亮，原嫁与伞补瓦启，瓦启病死，无适当人上门，便回住家中。外侄瓦赤伍和自以为依俗有与妈麻成婚的优先权，找媒人来求親，并表示願付优厚聘礼。尔哈坚决拒绝，说“你这烂汉人也来妄想！”一心要把女儿再嫁与如意人。这时伍和因鸦片生意，成了附近闻名的富翁。认为受到轻视，要不输这口气，不惜一切来达到目的。先向乌几补哈送三十定【锭】白银的賄金，不行；又找其它黑彝，怕少送了发生误会，向史补子，束日，割打，史不，尔和等各送三十定【锭】，总计花了三百多定【锭】。他们都以情理来劝，回答的是：“你们的前辈都与我是像母【拇】指食指般过日子的人，我尊重你们的意见，但‘奴身属主，奴财不属主’。我处理女儿婚事，你们不该過问。”都得不到结果。但伍和仍不死心，要用剩下的钱来作最后努力。

阿尔、普昌、补补三地的得力黑彝都找遍了，只剩下年轻或不三不四的了，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来说，史不弟弟制台，为人虽糊涂鲁莽，但发起脾气来黑白俱怕，若得他相助，或可成功。伍和听后半信半疑，也存万一心里。便拿手中仅有的二十定【錠】白银去试试。去说明情况后，制台收下银子，慨然允诺，叫听候回音。伍和便回到家中。那里制台派人去把哈尔叫去，说：“伍和是你的外侄，现在讨妈麻，親上加親是可喜可贺事！”

尔哈说：“好多黑彝都来说过，我绝不把女儿嫁给这个烂汉人！你父木且活转来说也不行阿！”

不知本性发作还是话有点刺耳，制台大声说：“你实在不干吗？”顺手从腰间拔出手枪，又说：“看你阿哞尔哈（即尔哈么叔，因与木且同辈）能跑到哪里去说理？连外侄也不认！”

这下吓得尔哈惊叫：“你这阿助木且的娃儿要做啥子？也管起我女儿的婚事来了，又不是该你抽的丫头！”

“你不讲理，不是该抽的丫头也要管，你不同意就休想离开！”

尔哈知边【道】制台是个糊涂任性人，一天吸一两大烟，一二斤酒，烟了酒，酒了又烟，曾因小事枪杀过无辜娃子，立该改口说：“那好，我回去考虑后回话。”

“不行，你休想离开，连骨肉情也没有！”制台手中的枪口，像个黑岩洞，不断像【向】他窥看。不说它开腔就是垮下来也将自己压死。只好软下来说：“我同意吧，只是彩礼要一百定【錠】，一兩也不少！”

尔哈还不知道瓦赤伍和的富裕程度，以为一千两白银把对方难倒了。哪知在伍和方面是不算重的，制台就了解，他听到后不征求伍和的意见，就一口承认下来，说：“一百定【錠】就一百定【錠】吧，若有反复，我是不加饶恕的！”

“能付一百錠还有啥说的。”

彝俗寡妇再嫁是不举行隆重婚礼的，只消有人送去了事。制台转身向随从史古说：“你去叫出妈麻，叫他到伍和家，选择好吉日就来引她去。你去，会受到招待的。”以后选出日子由史古去叫。尔古自不敢反口。妈麻也知道这个小黑彝是不讲情理的，多说了还怕发生危险，乖乖地随史古前去。有说她是喜欢伍和的。伍和达到目的，高兴的心情自然说不完，赶紧凑足十錠白银，补送制台表示感谢；同时收集欠款，四处借贷，定期付清彩礼。再過轻松愉快的家庭乐趣。尔哈则在这个糊涂黑彝的压力下，把女儿放与自己不願放的人，讨了懊气，害了一场大病阿！

88.9.1抄

原稿在日议政上31页上

(IV) 婚俗・喪葬

1. 四個多妻人的情况

曲哈莫、嶺光電

彝族谚语“母羊多羊羔也多。”在过去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中是被传诵着相信着，可是，实际可以相信吗？我们看来是不可信的。在羊群里可能是事实，在人们身上就有问题。以我们所知，有些人是奉行这信条而吃亏了，现在举四个人的情况为例，说明这谚语的半面性，只在彝族社会中成了某些统治阶级人堕落腐化的根据，自食其果的事实。

一、凉山彝族中第一个大土司岭镇荣，号称身佩七个半土司印，辖区跨连四个县境，属民达万户以上，可谓大矣。但他家已四世单传，到他手上要改变这种可畏现象，执行“母羊多羊羔也多”的谚语，先后娶上门共有七个太太，如与金阳沙玛土司女上门，娶普格阿都土司，冕宁安家土司，雷波阿中土司，金阳阿黎土目（有说从阿都家拐来），越西破河（普玄【雄】）土目，普格尔恩土目等各家女子。有一次他家举行超度祖灵，进行祭奠前，七个太太依大小次序坐在地上，当然他们中是没有一个丑陋的；所带丫头更是选中之选，胜过太太的。他最爱开玩笑，曾得意地指着太太们向前来瞻仰、看热闹的亲戚百姓说：“你们看看我的哪一位太太最美？”引得在场的人轰然大笑，这使太太们却哭笑不得，只沙玛太太说：“疯子！”都羞答答地埋下头来。据说这样，一个个更加美丽了。

他是这样作这样得以，结果如何呢？首先为多妻而娶了尔恩太太，就引起了乱子。原来尔恩土目是他“河车长官司印”所属，开了亲自然提高了尔恩家的社会地位，使他家引以为荣，在其它土目

黑彝中则认为与自己同地位的人，作了上司太太是降低了自己地位：上司与属下開親是自降身份，既起嫉妒，也起轻视心理，属区议论纷纷。因此有人公开反对了。加以家中发生翁媳矛盾，一被利用便酿成械斗，曾被围于河西一村内，水源切断，几日不沾滴水，最后澄污水来喝，以后得到和解，但威信有所丧失。

已是民国六七年，川中军阀形成，渐渐横行，驻军便来利用，引诱鎮荣到西昌城，加以扣押，勒索巨款，使他因忧成疾。得天主教教法入，出面保释到教会医院治疗，病已严重，不久即死，倘内部不因娶尔恩女，发生矛盾，团结一致，则当时驻军还不敢胡作非为的。遗子邦正年仅七岁，尙随待在侧，经长子孀妇安氏，行贿活动，方得接回安宁场家中，显赫一时的大土司，尔后声势更为衰落。这也明显地影响了宁属彝汉关系，使历年发生连续不断的混乱，彝汉多受其苦。

鎮荣为多妻，误与属下开親而引起了上述事件，多妻对于后代又有什么影响呢？七个太太中仅破河（鼓）氏生了惹密尔切，沙玛（安）氏生了邦正（彝名史哈），其它五个均无所出。对于尔切，我（光电）还记得他到我们家作客时，已是二十多岁，个子高高的，离我家二里许时，就叫随从揹起走。見者有说在摆架子，有说身体不好。母親（親戚关系是祖母与孙儿）说：这么的大人，叫人揹起走，两脚长长地拖在地上，多难看！”走后不两年，就说他死了，我们认为他早死是身体不健康的说明，

邦正为人聪明，长像俊秀，是土司中难找的人，但到十八岁时，就染上大烟。以后时戒时吸，到成都雅安都在摆烟盤子，我劝他坚决戒去。他一再说有病，不吸烟就要发作，受不了。可見他身体之差。以后在外又得痼疾，好在他四十來岁就进入新社会，脱离大烟，医药得当，生活安定，使他活到六十五岁（属鼠

1912-1977)。若不進入新社會，活到老年是大成問題的，鎮榮多妻，僅養了兩兒，身體都差，是先天受到上輩（他）多妻影響的關係。

二、阿助木切是勿雷阿助房人，屬狗（1899-1938）光电之舅舅，曲哈莫之族叔，右脚在械斗中受过枪伤，有点跛。他承继了堂兄（光电母舅）之遗产（包括娃子），共有属娃近二百户。是黑彝中较有声望的人。他前后共有十个妻子，如与岩润土舍（土司之親屬）家的依政上门，拐岩润土舍家的二姑娘和春姑娘姊妹，与麻只迂乃知阿页上门，娶吉史迂止，吉安阿果，克司，（甘）加加，阿侯敢哈母，海甘XX（？）等为妻。

最后拐春姑娘时，加加认为春姑娘是彭乌甲之妻，隔有命案，打过鸡狗，若拐来，一定使全家人不得平安，尽力劝阻，不接受时，她竟吊颈来阻止。春姑娘在乌甲被彝番杀死，不能再住甘日时，乘时逃走，准备回岩润，哪知在途中被吉史东日截抢，藏于介里乃乌，木切知道后派人联系，乘东日不在村时，拐走春姑娘。东日认为抢夺将入口之食，恨之刺骨。

那时木切十个妻子中，敢哈母已有一子名液打，一女名蜀母。加加有一子名制台，阿果有一子名史补，一女名史绿，1938年，传入麻疹，史绿先死、以后液打又死，液打与东日是姨母弟兄，在东日虽恨木切，尚有顾忌，不好下手，液打一死，东日即趁人去奔丧时，派人同行，在夜间将木切刺杀。各方对此认为“打母搭子尸”。大逆不道，遭到强烈反对，阿助及其同宗伍底，季氏，尔地，拉底等一齐出兵报仇。东日族人又取中立态度，使独当其祸。东日娃子死亡多人，村堡几乎全被焚烧，受到空前损失。

木切为受多妻而身亡，遗下二儿一女，史补聪明能干，处理内外事，颇有父风，但人矮而瘦弱，二十岁以后即沉溺于大烟与酒，

身体益衰，仅二十七岁就死了，制台身高而瘦弱，性情粗暴，乖张，挥霍无度，为正人所惜，邦人所快，不到二十岁便染上大烟，又时常酗酒，后又得梅毒，肺结核，于五三年死去，年仅二十六岁。两弟兄都无子女。女蜀母矮而瘦弱，性情急躁，民主改革后尚能劳动过日，到复查补课时，受到严峻斗争，吊颈自杀（三十四岁），遗下两儿，长六七岁，次四岁，均无人照顾而死。（怕牵连）。木切有十个妻子，而仅生五个子女，其中成人者又止三人，身体都十分羸弱，三十上下就死，仍是受多妻之毒害。

三，迂几补哈是勿雷季氏房人，属猪（1911-1955），为人狡诈多疑，阴险毒辣，惯于挑拨离间，谋害别人。以我们所知，1938年勿雷介尔房已仅有一个四十岁的人，名洒母。有一女。为人正直善处事，受到尊重。平时曾一再劝补哈莫作坏事，遭到嫉恨，后竟起杀害洒母，驱逐其女，霸佔遗产的念头。指使堂弟者补拉日行刺，拉日趁洒母剃头不防之际，从后开枪打死，当引起同宗各房之忿恨，要将拉日杀来抵命，械斗了三年，遗产由同宗各房分享，未达到侵佔目的，但已使一房人绝根。

1942年前后，补哈见族人普哈及必尔子长大，声望提高，深加嫉□，于是起挑拨两人火併，从中得利念头。先怂恿必尔子刺杀普哈；普哈母率领奴娃报仇，又将必尔子杀死，事态暴露，严加防范，共扶普哈堂弟蜀达为主，阴谋未能全部实现。以后挑拨蜀达与族兄子挖关系，经人揭露亦未得逞。

1952年前后，岩润土舍岭固与百姓发生纠纷，他知道后怂恿百姓行动，说只要把岭固杀死，他可以来岩润保护，万一杀不成，不能再住原处时，可以迁到他那里居住，划给耕地。于是百姓骆姓蒋姓起来将岭固杀死，一岁之婴儿也被砍死，岭固母被杀于另一房内，全家三口都死，从此岩润土舍仅余一女了。

补哈常常向人夸口；以显示他的厉害。说他已割断了九房人的根根，仍把他没奈何。我们只知道四房人，其它只闻其事不知其情。他虽有十个妻子，仅克司（甘）乌甲养了一女，也小小夭折。所以许多人说他阴险毒辣，做尽坏事，上天使他绝根。其实是他多妻而自食其果呵！他的十个妻子是：足助羊仁母是娶，足助XX是拐，吉史XX是上门，吉史作史母，麻卡汉呷母是拐，麻卡达仁母、麻卡洒洒母是娶，吉史阿蔽，克司（甘）乌甲，海甘XX三人是上门，后来阿蔽与乌甲都被驱逐，其为人无情也可想而知。

四、拉哈东日是勿雷伍底己部房人，属兔（1927-1984），富有财产，好讲排场，善弹月琴，被称作美男子。解放前有过八个妻子，解放后娶了一个。共九个。抢来麻卡惹哈母，与麻卡干干上门，娶麻卡锦史母，麻卡阿迂，阿侯割史母，阿侯及及，克司（甘）妈麻，乌坡XX等，都没有生育。民主改革前或逐或死或离或走，到复补课时已成光杆。以后任甘洛县政协委员，与吉史王家母上门，成立一夫一妻家庭，才有一儿三女。现大女已十六岁，身体健康，颇能劳动。其它子女亦聪明活泼。更得党和政府照顾，按月补助，过得很好。不解放，社会制度不变，怕有这几个儿女也不可能，过如意的生活更是梦想啊。

从上例来看，他们遵守“母羊多羊羔也多”的谚语，而且身体力行了，结果是过过可耻的堕落腐化生活外，母羊多羊羔却没有，正适得其反，几乎遭到断根之危险。这事实可能不止甘洛有，其它县彝族中也有吧。

1987.5.26于甘洛

2. 彝族古代葬法

哈史么

本文摘自《凉山彝族习惯点滴》。此书系彝族末代土司哈光电，近年来在中央民院任教，用汉文写出的，是彝人写彝俗的唯一著作，正待出版。

彝族古代葬法有五种：火，土，水，天，岩。后代以火葬为主，土葬为次，水再次。岩葬，天葬就见不到了，根据什么来决定葬法呢？谚云：“该死于水的不死于岩。”好似命份上就带来了该死于什么，就不容变化。怎么知道该死于什么呢？是等人一死，家人就去向唢耄报告死者生年、命宫、死日。唢耄便依据查经，掐算，决定葬法。不照办，子孙会有作替死鬼的，多危险！现分述于下：

火葬

人一死就擦洗身子，没洗脸习惯的作罢，剃发（留髻），穿寿衣，戴饰物等后，有坐于似火盆架之罽架上，有侧卧于门板上或木板上的，到火化日早晨，才抬到门口，侧放于尸架上。一早抬到固定的烧人坪，有些不定，放到依常规数男九，女七，孩五层而架成的方形柴架上，点燃引火物使其架然【燃】起，火焰着尸时，烧尸人持木叉翻动尸体，使其然【燃】尽。骨灰有就地埋下，善死者用土掩盖。周围用常规数砌石；凶死者不盖土，不砌石，任风吹雨淋，使灵魂消失，不变鬼害人；也有与此相反，用土掩盖，不容灵魂动弹的，有将骨灰扫起撒到森林里的，说这样可免仇人破坏，就是用铜铁丁订【钉钉】坟，挖掘坟，洒咒符水等。有撒在耕地上作

肥料，说子孙吃了撒过祖先骨灰的地上长出的谷物，将会发旺。为啥彝人重视火葬？说烧去一生中的污秽，不使沾染灵魂，好使灵魂清清洁洁的到天上祖宗群中。

土葬

彝人互相谩骂时常说对方“埋到土坑里的”意思就是有恶病根，没火葬资格，如恶疾麻疯，猴病（瘠瘦死的）等病人，有的逼迫其自杀或因病而死，一死即用糯米慈【糍】粑糊塞眼耳口鼻各孔，说这样可以防止病鬼钻出来害人，以后挖坑埋下或弄去岩脚埋下，如麻疯病人，先用绳捆尸，放入小框、挖深坑埋下，上盖泥土，猴病死者则坑底先放一铁锅，放入尸后，再复盖一锅，仍盖泥土，立刻用杵筑紧，认为猴鬼很厉害，怕从障孔钻出害人，也有杀黑牛，剥出牛皮口袋，装入尸封口，埋到深坑，再盖泥上，一岁以下婴儿死后也土葬，若有兄或姐，算命时认为互相支持着的，就使尸直立坑中，复填泥土，表示能站能支持，使兄姐平安。

水葬

先是投入河中湖里，即是认作该死于水的就该投于水，后代改成一种仪式，什么原因打听不出，把尸揩抬到河边或池边，使脚沾一点点水，表示已投入水中，就弄去烧埋，再后连这仪式也没有了。有的在河边火化后，把骨灰扫入河里的。

天葬

把尸揩抬到附近山头上，放烟告天，并念祝词，就向尸说：“我们去拣点柴来烧火烤。”各自分散找隐蔽路径回家，以免亡魂与鬼怪跟人回来。尸体则由飞禽走兽来吞食，倘若不来吃或吃不

完，就认作不吉祥，要请唛耄诵经礼神，或加畜肉引野物来吃。后来有了恻隐之心，还是发臭难闻关系，只消表示了事。就是将尸放到山头，放烟祝祷后就弄去烧埋。再后就直接抬去烧埋。

岩葬

把尸抬到岩上，放烟祝祷后就推尸下岩，任其跌撞损坏，直坠岩脚。由飞禽走兽去吃。倘若坠不到岩脚或挂于岩间树上，就认为不吉祥，必须攀去取来，从【重】新推下岩。坠到岩脚为止。认为鬼已随尸下岩，人可以大摇大摆的走回家，不必有偷偷摸摸行动了。后代变了，只抬去放在一个大石头上，放烟祝祷后推滚到地面了事，这样作后抬到一边烧埋。可是不知谁的创说，说一个大石头只能滚一个尸，人死多了，问题又来了。怎么办？有办法。又改成把尸弄去挨一下（背）蹲坐着的石块或岩脚了事。大致这些石头和岩脚也找不到了。又才直接抬去烧埋，到现在有过岩葬这回事也少有人知道了。

据说藏族葬法多，实际只有四种，比古代彝人还少一种岩葬。有朋友说藏族葬法多与佛教有关系，不然。彝族不信佛，只信自己的祖先，为啥又这多葬法呢？我看这些是最古老的葬法，后代保持下来的。

3. 彝族奴隸社會無人殉葬之事*

还未闻未见凉山彝族有以人殉葬事**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死了人弄死生人来殉葬，我们现在看来是惨酷无情，伤天害理的事。可在古人则认为合理事，而且还有被殉葬者也以能殉葬为荣，还自动要求主子允许，好随主于九泉之下啊。上古还有人吃人，杀俘虏来吃的。我们听来是多荒诞啊！殉葬与人吃人事，前在彝族中也出现过，彝文古书记载贵州水西安家，有收人租制，对某户人多给耕地，每代抽一个人租（男），用来祭祀祖先。便怀疑有吃人肉事，祖先不吃人肉，怎么用人祭？这在凉山，不论古书记载还是近代见闻，都没发现过。而且谚语说：“凡是灵长类，不宜互相吃。”灵长犹忌相吃，人类更忌相吃了。也说：“不能以人殉人。”说法是这样，实际也没有吧！1917年有个大黑彝死了独女，召同令【齡】女孩来守屍。说这是以人殉葬，因为她们的灵魂，将被小姐摄去。这不能算葬。人身没被弄死啊。1929年前后，甘洛有个杀人魔王鼓彭土目乌甲，说在他外甥死去（有说被打死）时，杀了几个人来殉葬。但经常与他接触，熟悉内情的人说：“他杀人是常事，在外甥死时生气，杀了几个囚犯是实。怎么敢伤天害理，以人殉葬，惹犯众怒？而且主奴也不能同埋一穴啊！”是没有以人殉葬的，这种传统习俗还是好的，不然不知有多少人被残害啊！

(V) 古規・習俗

1. 涼山彝族古規*

谈谈凉山彝族的某些好古規**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大家知道滇，黔，桂一帶的彝族地區，從明清兩代實行改土歸流以後，逐步進入了封建社會，而聚居在涼山地區的（包括滇小涼山）彝族，則到解放民主改革前，尚停滯在落后的奴隸社會階段。

解放前的涼山奴隸社會，彝族不僅內部有着殘酷地剝削壓迫，械鬥掠奪，而且對外大肆掠奪人口和財物。加以歷代封建王朝的不斷派兵剿辦和封鎖，使得涼山彝區生產力極爲低下，社會發展更見遲緩。

解放前的反動政府，對於落后的彝人，除了派兵剿伐和封鎖，還進行“要過太平年，除非蠻殺蠻！”“見蠻不整三分罪。”“夷性犬羊畏威不懷德。”等宣傳，進而聳恿說“打蠻殺蠻是好漢。”把彝人視爲蟲豸，必欲銷除。同時還取了許多“鎖夷橋”、“平彝堡”、“蠻彝司”、“平彝司”之類帶有侮辱敵視的名稱。直到解放後，在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才把這惡劣的不利民族團結的情況徹底消除改正。結束了民族仇視壓迫的歷史，使涼山彝族跨進新的歷史時代。

解放前的涼山彝族，雖然還處於落后的奴隸社會，作爲一個民族，不能以此就是一個野蠻民族。她與其它各兄弟民族一樣有其缺點和優點。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國無論大小，都有她的優點和缺點，優點就是她的存在因素。”我認爲民族也是一樣，彝族之所

以能够生存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今天，说明彝族也有她自己的一些优点。这些彝族的优点就是存在于彝族当时的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仁慈”的彝族古规。当然这些古规主要是维护奴隶制的，许多文章已有记述，但有的古规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仁慈性，这是不可否认的。我现在主要就是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下面我试举一些实例说解放前存在于凉山彝族地压的一些带点仁慈性的古规。

对待妇女儿童

在彝族社会中普遍认为妇女是弱者，她们不会打杀人，因此应受一致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伤害。“父死仇人手，女可奔仇家。”就是与父有仇怨，妇女仍然可以自由往来，不受牵连。冤家械斗时，妇女可以出面调解，迫使双方就范停战。也可以出女兵，依规矩要任其泄忿。更可以保护弱方。是因妇女后盾多，若得罪了她们，以至有伤残，那婆家，娘家，舅家以及社会舆论等，会使你四面树敌，不得宽恕，后来竟成为彝人的习惯法规。也产生“打女会污手”之说。

如三十年前，普雄勿雷氏族有两房人械斗。力弱一方受到攻击，难以支持，危在旦夕了。当晚就请了些妇女来睡在碉楼四周，半夜对方来进攻时，妇女些发出咳嗽和呼唤声，对方一听，知有妇女把守，只好悄然退走。

直到民国后期，凉山边缘地区，受地方军阀之威迫利诱，挑拨离间，才破坏了这古规的。

儿童在社会上也受到一致的保护，早成公认的法规。谚云“婴儿不加刃”。是说儿童不懂事，与人尚无恩怨，更不杀人。就该不加杀害。解放前有个杀人如麻的军阀，捉杀了一家十多口的彝人，

他也不得不假装遵照彝人古规，留下一个约十岁的男孩，说还不够杀的年龄，养大再杀。其它男女都被杀去。

重视德行

谚云“好色莫奸幼；好男莫诱童”认为奸幼和诱童是“生人所不容，死者所不收。”因此奸幼诱童是彝族社会中极少见的。若有犯者将为生死所不容。

待病人

谚云“病人头上没有官”。对病人，不论你有多大权力，都不许滋扰他，打骂他，逮捕和奴役他（怕染上病也是一个因素）。要等他病好了再说。彝人生病时，认为有鬼怪作祟。用牲畜来诵经送鬼。一般以母亲生自己时的命宫方和自己生年命宫方来算用牲花色和大小。再灸羊胛骨，打木刻等来决定，若这种牲畜自己没有，而卜中别人牲畜时，去向这家购买或借用，这家人一定割爱相让，绝不拒绝，认为救人性命要紧，不能只爱惜自己牲畜。当然也有说卜中了的牲畜，就是被鬼怪看中的，不给就会使人畜不得安宁的。

战争中

在战争中谁也不让谁，要拼个胜负的，对尚在抵抗中的对方，一定要追斗到底，但对俘虏就不许任意折磨打杀的。即使胜者贫穷困苦，根据“能捉人就该能给食”的规矩。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千方百计地找食物使俘虏囚犯吃饱，否则是可耻。

谚云“夜不烧房”，在战争中互相焚烧房屋是常事，但在晚上突然抄袭时就不许烧房屋，认为烧了房屋，屋里与仇怨无干的妇女婴儿以及牲畜粮食家具祖灵等等就会被烧死烧毁。因此不能在夜间

烧屋子。只是在近代才受到外来影响，改变了这一古规的。

为了防止俘虏囚犯的逃跑，用绳索捆绑，繫铁链，穿木鞋等，但“打就不该杀，杀就不该打。”对要处罚的人，不处死的人就可以打；处死的就不能在他死前施用刑法来折磨。认为对已被打過，加过重刑的人，是已受過痛苦，可以代死了，不必再让他去死。

我曾处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拐走其外侄女隔两代的青年，被抓回时，家族认为犯天下之大不韪（乱伦），将来要求处死。我看他还该死，又是个独儿，想救他一命，要说理是难平族人之怒的，于是乘族人没来到，就把他吊起来打，叫他大声哀叫。他的族人来要求处死时，我就说：“你们为啥不及时来要求，现在人已被我打得半死，遵照古规我不好同意了。”就这样，族人也不好再行要求，照古规饶了他的死。

彝人的处死方法，比起其它民族来说，可说是少的。常有的死刑是沉水，坠岩，服毒，上吊，枪杀，砸死，烧死等，有介绍彝族情况的书说，有抽肠，分尸，钉门板等死刑，我的接触面少，还没有见到听到过。其它如刷刑，凌迟，车裂，入油锅，剖腹，活埋，五马分尸等刑，那彝人不仅没用过，怕听到也会打寒颤。

民国初年，有个土司学汉族，大破古规，将一“犯”人斩首。结果遭到百姓的反对，连自己也见了那人身首异地情况，便吓得生了病。

战争中发生死亡是常事，对死者的尸体怎样对待的？是这样：死方一定尽力把尸体弄回安埋，它方遵照“不戮僵尸”规矩，绝不在人死后复复刺杀；也照“不损伤尸体”规矩，除死时伤残外，绝不伤残尸的四肢五官。不遵守这些古规，便认作不人道的行为，将遇到天灾人祸啊！

对客

彝人是普遍热情好客的，对客要如谚“客来不关门”。“看得我的向我来。”不论相识与否，只要登门（忌日外）都会受到招待的。

又云“狗来家的不打，鸡来家的不撵”。这不仅指一般客人，就是有仇怨的人，只要不含恶意来作客，就必须好好招待，不能以平时恩怨来为难。四十多年前，甘洛麻卡（属勿雷）与阿侯家有仇，麻卡人曾打死过三十多个阿侯人。有一次麻卡体哈去阿侯村子作客，主人仍予接待。招待后说：“怕发生意外，请你早些离开。”但体哈满不在乎，又到别家喝酒，醉后到处乱走，阿侯人才说：“你太不把我阿侯人看在眼里了！”出来把他击毙。

彝人认为趁人之危是不道德的，就是仇方遇到天灾人祸，为避难经过仇家村子时，仇家不能加以危害，如三七年川军李家钰部剿办普雄，迫使许多勿雷人向深山逃难，经过阿侯苏干仇家村寨，这两家人依据“不阻难逃难人”的谚语，让其安全通过。

又如仇人死了，心里会感到高兴，可是嘴里仍说“可怜。”绝不说死得好！那样就会被评为不仁道的人，还恨死人。在出门行路时，若遇到丧家，不问认识与否，有泪与否，都得进屋去哭几声，不然就会被看作“心狠，不可依赖的人”啊！

无乞丐

处在奴隶社会的凉山山区，生产十分落后。加上重重剥削压迫，群众生活非常贫苦，但这里从来没有过乞丐，这是解决前许多到过凉山的人士知道而感到稀奇的事。其实这与社会制度和心里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要出乞丐，首先该在生活困苦，身份低贱的奴隶中出现，但“奴所去有主；女所到有夫。”在凉山是没一个奴隶没主子的，

在械斗，抢掠、买卖人口成为家常的彝区，奴娃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不投靠不找个主子保护是难以立足的，而奴隶主呢，当然希望有奴隶，而且希望有更多的奴隶供奴役。这样就得想方设法来保护奴隶所有权，使奴隶少死亡，少逃走，少受欺，少被抢，那就首先使其安家，分给够维持最低生活的土地，尽力使之安静过日，被抢光，逃光了，那成为光杆奴隶主，哪个奴隶主愿降落到这地步？

以前有家土司存了几仓粮食。见粮价陡涨，便想卖换白银来存起，结果男头目以“一家土司不存几仓粮，遇到饥荒年时还要不要百姓？”来反对，只好停止卖粮。

这样又产生了“妻奔三年夫不荣；奴逃三年主不荣。”“主会处事，供给奴饭食；奴会处事，耕种主田地。”等谚。奴隶主把奴隶逃亡或被掳掠被欺侮，看作是自己的耻辱；也把供不了奴隶的饭食，看作自己的耻辱。反过来奴隶主把这思想灌输给奴隶，使他们以逃亡流浪作乞丐为耻辱，如“奴奔三处不光彩”，“无主的白彝”（无教养）等，更被他们公认着，不愿负这恶名。

维系方法中最要还是口食，记得民改前有两个奴隶主争吵，甲向乙说：“你是最坏的人，我的奴隶被你勾引去的，怕住满一个村子了！”乙说：“我并没有勾引你的奴隶，是他们自己来的，你‘不喂马料骑马，不给牛草犁牛’，不使他们吃饱，只叫他们劳动，他们怎么不跑？‘鸟飞天上为食，蛙爬地上为食’。我的奴隶一天吃三顿，顿顿吃饱，我是作到了‘养马给了料，蓄奴给了食’，所以你的奴隶不要你，愿意来投我。‘看得起我的向我来’，我当然欢迎！”甲哑口无言。

谚云“食献于上，上成我友；食献于下，下成我力。”有了食就可得上下欢心，上成我后援，下成我劳力（武力）。食之作用可

谓大矣！因此还有这样的习惯，每当春夏青黄不接之际，主子就必须把断了食的奴隶（安家）弄到家中养一段时间，等到地上有收获时才叫他们回去。

一般平民都有自己的家族，家族不愿有族人沦到穷无立锥之地，成为乞丐的。有了就成一族之耻辱，必定一致给予援助。一面为他建屋，娶妻成家，摊给土地粮食等，一面强制其劳动自立。

谚云“鸟儿靠树木，人们靠亲戚。”穷得吃不起饭时，也可到亲戚处求助。依“饭是给饿的；钱是给要的。”一家凑一点，难关也就渡过。遇到严重饥饿，亲戚家门无法相助时，谚云：“有钱和没钱，可以住一处；有吃和没吃，不可在一处，（有译作贫富可同住；饥饿不能同住）见别人受饿，就不能不帮助，只要你不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邻里富家也会出来相助。

这种互相照顾事，在过年过节时，表现得更突出（直到现在有些地方还是如此）过年时杀了猪的人家，一定给杀不起猪的穷户送肉。一家送一点，结果，杀了猪的少肉吃，杀不起猪的吃不光肉。

以心理因素来说，彝人是很贫穷，而好客大方是有名的。不论相识与否，只要登门问一声：“有狗没有？”就可以进屋去，至低可以得一两顿饭吃，你若能背诵出几个氏族的族谱，那“人有不相识的，没有不沾亲的”，会受到优裕的招待。比如十年动乱中，河南一带受灾，灾民们四处逃荒，有到凉山来的，就喜欢到彝村乞讨，为啥？照灾民的话说：“彝族大方，舍得施舍。”正如谚语：“不在有没有，在于舍不舍得”啊！

分肉接济

彝人生活来源，靠农业收获外，也靠喂养牲畜。即农业劳动也靠使用大牲，因此遇到牲畜死亡时，就受到莫大困难。这时仍用互

助方法来解决，办法是“畜死贷肉吃；有活就换工。”农活互助，畜肉则分成若干份，让邻里拿去吃，到秋收时用新粮来付，以事弥补，不使受灾之家彻底破产。

另如打猎，打到猎物时，其肉就遵守谚语“头年猎物肉不分均，二年打猎没有伴。”“猎物肉，大如母【拇】指”思想，所有到场人，都分一点，执行原始习惯，

从以上所述来看，彝人之生存下来，有其一套内在因素的，有些传到现在，还是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的。

84.6作

86.6.2抄

2. 懲治五個凶彝的事例

有五個凶惡黑彝刺破眼球，不使再橫行霸道。

彝族社會是時起時伏的，一方面是慘無人道的，一方面也維護奴隸社會的一切籠絡制度。

在八十多年前，甘洛縣普昌，吉米兩區出現過相似的五件事。這事里制服了五個橫行霸道的黑彝震驚了涼山各境。如有個普昌，有個名叫黑彝必哲拉□□干阿侯子，他對家族和妹子民作了些不利的事。當時黑彝白彝間是不允許通婚的。他却找了個田坝莫爾白彝女子，叫阿干荅母子到家，原作傭人，後作妻子，當然婚禮也不舉行，認為“抱婢腳死於奴”，引起家族一致的強烈反對，將女子驅逐。從此他心懷不滿，遷怒於屬下白彝，如搶奪娃子牛羊□殺，任意毒打人，其中他堂兄□□耿播妻岩潤土家女之丫頭利利團除頁，去揸水回來，在途中相遇，□被他抽出長刀砍死。當時引起家族親戚的反對，用新衣給女尸穿上後，抬到他家大房內上座焚燒，隨後燒掉他的這座四合大瓦房。人心難平，要進一步對付他，但“至親相殘，雙方都絕”的諺語，又“□□□□，□□□□”（彝文）之說，黑彝不敢動手，約定由白彝下手。

當時各方公約把坝坝場設在岩潤一小坪上，而①山要在某天去作生意時，這的消息，被改播夫婦知道後，立該派人去通知阿頁哥利“拉堵子，叫他磨好長刀報仇，季氏家族不會過問。”第二天而①山按時前去，拉堵子已埋伏於一溝內，見來到，即抽刀上前，被而①山見到後，縱身跳上坝子，刀只砍在坝上，未中。立刻引起混亂，互相搶劫，而①山從人群中得以逃脫。（拉堵子已死，有三子尚存二人，一在開汽車）。

百④山脫身歸家後，更加猖狂，恨家族勾引岩潤人來害己。但也不敢直接對付，仍是家族。“土司矛盾苦百姓”，按着百姓整，百姓受害更深。於是家族與百姓頭人一再商議決定使用不傷生命的刑法，組織受害最深的娃子突然闖入室，族人則在屋外包圍，抓着時將人推倒，使之仰臥，用杆壓着腹部，眼球突出時，用捆好的大針刺眼，使之失明，不能再傷害人。使一個地方的人不再受害。對他留下少數財產，讓兩戶娃子長期作飯給他吃，以後活到1930前後。

百④山受刑的第二年，有阿爾方阿助黑彝阿哞喊達黎且，家住喊莫村，他作了兩件事，被認作不容饒恕的事。第一，一年內恃強把族人和百姓的五條牛咬去殺來吃了，這是犯“咬族中罪嚴重”，深受痛恨。第二，他家側邊有一條深溝，冒出有一井。水清澈清涼，許多婦女都去這裡背泉水，他經常坐在對面觀望着，見有年輕有姿色的姑娘即去奸淫，先後不知奸淫了多少婦女，這在黑彝則引為奇耻大辱，百姓則羞辱之外，恨之刺骨，共同向他，他也不聽。於是阿哞房頭人母干、体和召集黑彝和白彝頭人，秘密會商，認為有例可援，決定採取挖眼刑法，組織百姓中最受深害的人突然撲捕，照樣刺瞎兩眼，成為不能再作惡的人。其保留其家產以維持生活。不久遠房家族向他商議，說財產百姓不動，勸他娶妻，他說我已與死人無異，娶來作啥。拒不接受。但提出兩要求，一只留下財產，百姓則全歸族人。二由同宗勁府酒井房和舅舅麻卡史上口蔽家供養他，阿哞家歸他，不願去吃一口飯喝一口水。活到四十年代，曾由我（爾酒）牽着到堂伯家去，路經大烟地時，說“□□怕火烟被你踩死。”他說“孫兒，據說烟花很美，可惜我有眼睛時，不會見過。”我摘了幾朵烟花給他摸摸，從此可知清末還沒普遍種烟。他積蓄了許多白銀，以我所知，曾拿了七百兩白銀給外侄女伍底惹

打娘娘家，放了八百两白银在麻卡头人蒋乃瓦古拉人家。被他带起投奔岭邦正处，在□□他曾去找拉人，当杀一牛来招待。他说：“我不是来要银子，不要银子了，你是喙毫，只消多为我念经好了。”以后不知死于何处。

每次提到阿哞人，他都咬牙切齿地骂他们歹毒。我父親曾在背边说这人太顽固，他不说他自己凶狠，反埋怨阿哞人。

隔了几年后，有季氏必哲补各家出了个接页尔兹。住在普昌取木坡下。为人强悍，力气过人。族人没一个敢与他较量。那时黑彝规矩，有怨恶时就用力抓头发，而对方一败就停手，没有互相残杀的事。他称雄族中，常常打骂族人，对娃子则动辄去吮耕牛杀来吃。遭到强烈地反对，于是由族人华儿和和切为首，召集族人和白彝头人商议，决定采用刺瞎双眼、保留生命的刑法。行刑时由白彝动手，黑彝在一旁监督。第一次行刑后，大家散去。只有两个白彝怀疑没刺瞎，悄悄返回观看。正遇到他抬起头来看人，于是两个大叫没刺瞎，再行刺戳。以后稍存忏悔，就由远房人介绍，娶了阿侯家妹子，住于普昌马拉村。留给一股地一股田，娃子已不愿归他，全部归和切，他们自食其力，以后生下一儿，养到五六岁后，能随母去地里，身体健康，已能随玩。有一次留在家中，尔兹看不见，母亲走后，有一人入屋，待母回到家时，儿已不能讲话。据说是和且之子名打子，怕长大后回来报仇，故用毒药毒死了的。时间在1943年，夫妻以后活到（此处原缺）

吉米瓦色页打□色甘村，在清代末期，麻卡出了个羊说乌和，为人暴躁，不讲道理，自恃有力，不论对家族亲戚对百姓都肆行欺侮，不骂即打，引起家族亲戚和百姓的忿恨，家族与百姓会同作秘密商议，仍认为杀死家族与□子都是不道之事，决定留命残身。只不使再行作恶。得亲戚之支持，由百姓起来将他逮捕，仍用针刺瞎

双眼，成为废人，保留财产，并代娶一妻，以后生了一男一女，女现嫁与石海□干沟村尔地尔哈子，尚在。儿仍住原地，有一儿一女，麻卡达报年已五十，孙亦二十多岁，羊说乌和到五七年才死去。

吉米瓦格谷□格村，有麻卡沙尼房，有个木止拉卡家中贫穷，而气力过人，时常欺侮族人，另及百姓娃子，吆百姓娃子牛杀来吃，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族人无不恨之入骨，经黑彝与白彝头人聚会，商议了三天，才开始行动。仍由黑彝监督，白彝下手，用针刺破眼球，不能再为非作歹。他事后没有悔改之念，便没给他娶妻。留的家产更少。

甘洛在八十年前发生了这五件事，远近闻名。而在白彝娃子中还没发生这类事，原因是娃子属于黑彝财产，若加刑法，成为废人，无家族者，黑彝就要供养，所以宁出卖到别处□□，对黑彝用如此刑法，其目的在维护族人生命财产，不受侵袭。也保护娃子利益以示蒙蔽笼络，总之是卫护奴隶制度，也是一套有效卫护的好办法

1987.5.2于甘洛

3. 不打丫頭，娃子的規矩*

主子不打丫頭，主母不打娃子**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有句彝谚说：“主子不打丫頭；主母不打娃子。”这是一条古规，许多人是遵守的，这可能在原始社会，首领与群众关系还讲平等，还不像现在那样森严时兴起的，也可能有阶段等级以后，为减少、限制主子的横暴虐待行为，奴隶们创造出来的，不管何时出现的，实际是要求主奴不能任意相待，任所欲为。这渐入人心后，形成一种好习俗的。

4. 養羊上千數，需要滾木筒*

養羊上千數，就須要滾木筒**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彝族老人相見時，每每祝福道：“人丁平安，牲畜興旺。”又諺云：“向牯牛要飯吃，向毛羊要衣穿。”可以想見在彝人生活中，牲畜所占的重要性。原因在若干代以前，涼山彝人還多從事牧畜。而畜類又以毛羊為最多，在高山地區，幾乎家家養毛羊。以羊換糧賣錢。以毛皮作衣被，以肉作食，以皮骨作用具。也用作禮物或迷信犧牲品等，實在不可須臾離矣。

彝人養羊也有一套辦法，所以在涼山各地都曾出現千羊戶，各揚一隅。但在羊數上千時就依古規。舉行一次預卜未來吉凶的儀式。各日放滾木。就是準備三根木筒。運放到牧場上邊的坡間，再選擇吉日，當日進行祝禱（不用唸耄念經）並打碎祛穢，把羊放出，再乘牧人羊群散到牧場上，不加法意時，突然將木筒推放下來，滾壓人畜，壓死牧人為上吉，白羊為次，黑羊為下，人羊都無傷亡，就認為不吉，下代將衰敗。羊上千數而不舉行儀式，人畜都將受天災人禍。所以不願舉行就必須把羊控制在千數以內，用殺來食，出賣，使用辦法，不使增加。四十年代甘洛縣田壩區有一戶白彝的羊上千數就舉行過一次，結果人羊都無傷亡。人們就議論紛紛，多認為不吉祥，以後不到十年，這家人畜兩敗，有人說滾木時已有預兆。其實是出於敗家子，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結果啊！

1987年2月24日

注：分去皮为白，半去为花，未去为黑。说白木打死为上吉，花次黑下，没打死为下下，以木为准。打死牧人为上吉相同外，与打死羊类无关，说法有异。

(VI) 煙・酒・馬

1. 酒的諺語

一

一人值一馬，

一馬值杯酒。（指一奴值一馬，一馬又可杯酒之情而了）

愚人見酒靈，（愚人飲酒而多言勤快，似已聰明伶俐）

高明見酒就豪爽。（聰明人飲酒則失去理智，聽人頌揚，便為之興頭，豪爽大方）

超度酒為先，（超度祖靈先以酒獻敬）

作戰酒為首。（作戰先在動員時，以酒祭奠天地神靈，或為盟誓，遍飲血酒，表示一致）

彝地貴燒酒，（彝人聚會愛喝酒）

漢地貴茶水。（漢人聚會則喝茶）

錢糧再嚴重，

半由酒了半由肉。（不易輕視，錢糧縱貴重，仍以酒肉表示情誼時可以了結）

一碗酒可貴，超度酒可貴；（最貴重的酒，是超度時經過唸耄祝禱而給予主人的一杯）

一窩肉可貴，過年肉可貴。

二

酒由前代喝，

肉是後輩吃。

種人地作人民，

送人酒是認主。

想好才喝酒，
想好才吃肉。
错以酒误以肉（了），
量量来吃饭舒舒服；
量量来喝酒清清醒。
可出酒空白；
意出肉空白。
酒不醉人，
人心乃自醉。
酒不够量用烟够（醉）。
彝人不空见酒空；
汉人不空见肉空。
猎物由狗赶出来，
话语由酒赶出来。
事件用酒了（和面酒），
纠纷用酒了。
灌酒不杀猪酒无尾，
杀猪不灌酒猪秃头。
没有袄的不骑马；
没有肉就不喝酒。
晝乐骑骏马，
夜乐喝烧酒。

三

酒倾向下流，
喝酒也墮落，

一碗值两金，
两碗值匹马，
三碗不值一条狗。
好话是从杯口出，
好话又是杯底出。
大江越涉越危险；
烧酒越喝越酣醉。
肺由酒来胀（狂妄）
蛙由花椒胀，
案件出于酒；
纠纷出于酒。
德古误于酒；
头人误于酒。
君子败于酒，
小人坏于酒，
君长败于酒，
臣僚败于酒，
牧人喝酒牛羊要失踪，
农人喝酒犁头不上土。
醉酒误牧事，
醉酒误农事。
烧酒喂马马就醉；
烧酒喂牛牛就醉。
不喝酒不吐，
喝了父母也要吐。
醉汉的话睡酣的屁。

高明醉于酒，

愚人誤于饑。

不喝燒酒頭不痛，

不惹是非不耗產。

醉後聰明已無濟，

晴夜明亮也無濟；

喝酒成酒仆；

吃肉成肉奴。

燒酒在腸底，

蟲蟲在肺底，

醉與瘋是同胞；

睡酣與死同胞。

喝酒說酒話；

吃肉說肉話。

口啖從煙生，

話語由酒出。

摛酒成寶貝，

摛肉成禍根。

黑彝男子醉酒披頭又散發；

黑彝婦女醉酒裙邊墜到地。

黑彝男子醉酒作風被識破；

黑彝婦女醉酒品德被識破。

大人喝酒就存老虎膽；

少年喝酒就存大人膽。

漢子命運壞，遇個胃痛妻；

婦女命運壞，遇個酗酒酒。

睡后（酣）死一次，只没给衣禄；
酣醉死一次，只欠呗来治。
昔日彝人不知耻吃大烟；
现在彝人不知耻喝烧酒。
醉酒可算疯，只欠没拴鍊（疯子多拴鍊）；
吸烟已是病，只是没念经（送鬼）。
人好由酒好；
人坏由酒坏。
图一日之快；
得一生之苦。

编者按：这些谚语是彝、汉文对照的，收入本书时相应的彝文略去。

6【2】. 偷的諺語

儿没有不想偷窃；
女没有不想私奔。
彝人不偷偷一下；
汉人不骗骗一下。
偷过手要动；
骗过口要动。
君狠不瞒命债；
臣狠不瞒仇怨；
父狠不瞒盗情。
寻仇莫向族人寻。
要偷莫偷邻里人。
贪接报口费，
报口费是祸。
奴偷，主子不光彩。
主偷奴不报，
奴报断衣禄。
荒年可过盗心难去。
偷家狗难止。
男子最丑是偷鸡；
妇女最丑是偷家。
阿妈莫伸手给女看，
阿妈伸手女儿也伸手（偷）。
阿妈偷盐吗，

女儿偷海椒。

强盗无胳膊（援助）；

强盗无口舌（辩护）。

偷的饭不富人；

偷的钱不富人。

偷了十天不够赔一天。

偷鸡没人知，

吊颈了就知。

穷人莫去偷；

去偷更要穷。

盗贼不富裕；

老虎没有油。

偷窃，一天不露，

偷窃，一天定要露。

偷了十天会在一天露。

盗贼头上有草标；

盗贼额上现花纹。

为邪要邪命；

作恶要恶命。

雄雉犯盗入鸡笼；

健儿犯盗入监狱。

奴偷丧生命；

黑彝偷了丧财产。

曾被盗就怕盗（防）。

我是偷一次；
人家苦一世。

3. 拉惹買名馬

甘日拿尔俄亥是勿雷牛坡惹府吉特小氏族中在凉山是有名的金（高贵）黑彝，其三代孙史蔽普人时，更富裕能干，其子拉惹承继遗产，处处表示阔气豪华。不知是他家举行超度大典，还是他去参加别人超度。彝俗举行超度大典时，所有家族亲戚都来，其它人也可来，带上所有能显示自己富裕豪华、特权、势力、名望、知【智】慧……等的东西，到场各显神通。如聘来乐器手、歌唱、摔跤、对口等能手，雇来善跑骏马，带稀奇名贵什物，偕美男美女来，在会场上争奇斗艳，各显其能，比个高下。人越多越好，事越奇越精彩，显示主人的亲戚多而富强，受到彝区的尊重。客人呢更显示自己超乎寻常，因此，就在那次超度大会上深山彝人牵来一匹名叫“史里啊伍”的跑马来赛跑。结果这马驰骋如飞，压倒群雄，被誉为近代所仅见的跑马，其主人也因马而名扬一方。这使拉惹万分羡慕，认为买得此名，亦可藉以扬名，立刻派人去交涉，反复讨价还价结果，约定以八十一样东西为价，内如金、银、囚、婢、马、牛、羊、锅等各九样。当付价交马那天，杀牲吃割食，附近奴娃纷纷来聚，希望看骏马以外，能各得肉一膋。殊知囚、婢凑不够，叫人先关上寨门，再抓娃和婢凑足。叫亲人出钱赎回。然后又派人打开寨门，出去拉放在野外的牛马；端奴娃家里的好锅来凑足欠数。一时弄得天怒人怨，鬼哭神号，受损害的人们都在悲泣。拉惹却买得马后，欢天喜地，得意忘形，要显示自己爱马，修建高大的马厩，不惜粮食派奴娃精心喂养。夏天怕蚊虫来咬，每天叫奴娃割苦蒿来烧，冬天怕受到风寒，不仅不牵出屋外，还缝马衣来着上。据说比侍奉祖先还用

心。但头两年还可跑跑，以后则马身过肥，臃肿娇弱，赛跑时不说比骏马，连匹常马也不如了云。

88.5.30于甘洛

(VII) 冤家相鬥

1. 必者拉覺子孫相殘結局*

必哲拉覺子孫相殘的結局**

嶺光電、曲哈莫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从上【下】表¹可以看出。两房必哲拉覺子孫。分出不过五代，人丁也不多，可是他们互相猜意械斗谋害残杀，终于自食其果。凉山鼎鼎大名的必哲拉覺黑彝，传到第六代告绝灭了。只在婚丧集会时，才能听到能说会道的青年们进行顺口溜对口对歌说其族谱和事迹了，现在就看看他们的相残经过吧。

拉覺子孫分两房，一叫府姐，较有财富，人也能干；一叫三耿。人丁较多。娃子比较富裕。二房各有千秋。他们从五六十年前就开始争名誉地位争夺奴隶娃子田地。不免矛盾重重，但前迂打还在世，此人为人正道。处理公平。能服众。不论黑彝娃子在他面前都不敢为所欲为。

到1932年迂打病死。遗下个年轻而漂亮的妻子。依俗由堂侄牟夹刺嘛来上门。刺嘛为人庸愚。没能力带好两个女人，不免受到轻视。同舅万伙牟干比较能干、也勇敢英俊，因嫌其妻丑陋，对婶娘十分爱慕，时间久了不免发生了暧昧事，堕了两胎。其妻知道后约集娘家姊妹来痛打婶娘，可是秘密泄露，引起纠纷。因侄甥情深。暧昧之事，实难相断，这事引起敢呷弟兄的反感，认为牟干欺人太甚，气忿之下将牟干杀死。牟干与体伙是姨母弟兄，当时体伙名声已大，敢呷认为如果不将其铲除，将来必为牟干报仇，于是双方发生了隔阂。

还在体伙二十多岁时，普雄土目鼓鸟甲势力已盛，出兵侵占岩润，拟再进而征服附近各处，有一次体伙偕同车干到岩润作生意。被鸟甲侦知后，派得力人来路上截捕。待体伙等来到，即从路边草丛中钻出来。向前扑来，体伙车干立刻举枪射击。当即打中对方，对方枪弹仅擦过身旁。鸟甲的得力战手阿木阿卡和乌珠子且，当场死亡。另有三人受伤。其余见势不妙，便将尸首拖起逃走。这件事使鸟甲受到严重打击。他十分痛恨，车干体伙决心要进行报复。不久鸟甲又来岩润。经过反复计划后，派三十多个得力战手，乘夜抄袭体伙的特乃孟寨子。在进入夹老时。被狗发觉，狂吠不已。里面的看守人拉者牟各。听到吠声。立刻起来观望。见有人沿夹巷走来。他举枪射击。打死三人，打伤四人。使对方立刻拖尸退出。寨内枪响后。附近村寨边叫吼起来。使三十多人惊慌逃走。这给鸟甲又一次严重打击。从此鸟甲不敢进袭莫耿地方了，体伙威信也因此大为提高。

此外应将敢呷家杀死车干的原因，作一交代，敢呷家杀死车干时，体伙认为内部相残是不应该的，要提抗议。但怕加深误会。想到也不敢说出口。因此前的一些误会。估计将来有发生械斗的可能。同时欠到车干被杀时，引起的家族忿怒。兴师问罪等等。敢呷家杀了人还狂妄自大。不仅不肯认罪。不找人献牲（牛）劝解。还想抵抗，使车干家族更加忿怒。表示要对敢呷家发起进攻。这时敢呷才惧怕起来，认罪赔礼。但仍遇到本支多数家族的不满。为将来得到支持。他便直接间接地争取家族的同情。

体伙哥哥体护病死。遗下二妻，一为麻卡母。依规由体伙上门，但他与月姐一黑彝私通，堕了一胎，因此曾受到毒打，感情变坏。待她儿子——曲打和普哈长大后，向儿进行挑拨。使曲打去与敢呷家勾结，企图谋害叔父。普哈当时仅十三四岁，没听母亲的

话。仍与叔父接近。娃子些也认为自己是府姐人，不应去跟三耿家。都来向他盟誓。表示心迹。他见情况紧急。就长住特尔孟山上。不轻易到下面斯堡觉了。

敢呷与曲打喝敌血盟誓后。叫麻姐娃子蒋日阿补和克惹阿铁去。要求他们在毛羊上山时。将体伙杀死在牧棚内。可分给他们最喜爱的田地作奖。他们口头答应。心里不原【愿】。事后来向普哈告密。普哈说：“你们与其杀死叔父。不如杀死我”！说罢向他们痛哭起来。于是三个人同去见体伙。并建议：“与其等别人先下手，不如自己先下手。”反复商议后，决定把人枪埋伏在普哈家内。由他们三人去引话前来。敢呷四弟兄，留下不中用的牟夹刺嘛外，其它三人尽行杀死。

普哈去向敢呷说：“我愿跟哥哥，不愿跟叔父。我们要一致行动，就该先敌血盟誓。”敢呷说：“这要等我四弟兄商量好就来进行。”以后把人埋伏好。叫人【心】腹人去喊，说：“请你们去敌血盟誓。”敢呷先说：“今天有事不能来了”，似有顾【顾】虑。那人说：“敌血盟誓事。随时可以进行，等待空闲时吧。”消除了怀疑，敢呷自己去剃头，叫三弟阿补四弟阿热前来。

他们来到普哈家后，拉只猪来杀。说到外面吃血酒，将所有的枪弹挂在墙上。等阿补阿热跨出门坎时，埋伏的人奔出，将枪弹取下，出门肉搏。阿热首先被打死，阿补爬上了墙也被人用矛截下杀死。随人全被押扣。

在下面的敢呷听到枪声时。料定发生了事，立刻奔上去救援，打了一陈，无法接近才退回。第二天晨叫人把尸抬还，敢呷万分悲痛，边哭边唱道：“人没有活一百二十岁的，牛没有犁九季的。骏马死了成乌鸦【鸦？】的口食，人死了成魔鬼的口食，你们去向祖诉说。向父报告，你们没拐族人妻，没杀族中人，没卡过命债，没结下深仇，

想不到受冤诬，想不到遭杀害。我们还活着的弟兄，在白天将拨开太阳来找体伙，在黑夜将分开月光来找体伙。不杀他不甘心，不找到不罢休。”哭了又唱，唱了又哭。尸首在家停了一天一夜。才抬上山烧埋。

体打另一妻是岩润土舍之女名叫呷呷，居孀后仍由体伙上门。住房在耿村中。曲打与敢呷勾结后，拟来抢占房屋。被发觉后，她即找姨母弟阿助果各前来守护。殊知果各为人老实，曲打派人来诡称“体伙相请”。他即信以为真。起身前往。刚刚骗出门时。曲打即闯入房内。以后他回来时，又不发一言的闷呆坐着。相随头人甲赤车各见不能哑口再坐，才说：“你不能默不作声了！该向曲打说；本来婶娘当母亲，你就不遵守，我已来守护房子了，你不该来骗我抢我的房子？你来轻视我。你不讲不讲理？看他怎样回答”。他听了说“你代我去说吧”。车各去说后，曲打自知理亏，惊惶起来，说：“我是来保护的，绝不是侵占”。

以后曲打来到，见果各没说什么，料定是车各的话，便反口争执，最后约定：碉楼归曲打住，正房仍由婶娘居住。打鸡盟誓后，果各离去。当晚没有什么，第二天曲母麻卡格初来到时，曲打反悔了。叫人把粮食撮去磨来吃，任意拿走家具。并担【坦】言要侮辱婶娘。大妹同父知道后说：“你要侮辱我母吗？我就同你拼命吧。”曲打才不敢随便。第三天母女直走到门外时，曲打闯入房内，从内关上大门，使母女不能回屋。不得已相率到上面体伙住处。

体伙在普昌坝上有一个寨子，奴娃上来参加作战时，突被三耿人攻占，一月以后一面战斗激烈，占领人丁调走，仅由曲打和几个人看守。体伙侦知后带二十多人去夺取，在攻占半个寨子。报名前进时，曲打就在前面房子里，说“幺叔，你来到了吗？”体伙说：“幺叔来到了，只是人已衰老，没力进攻了”。娃子些知道曲打就

在前屋，立刻发起猛攻。跟随曲打的人，听到体伙来到，都吓着了，无心抵抗，相率逃命，不到一顿饭时，占有全寨。

以后打了半年多，也死了不少人。亲属们前来劝阻，约定：在农忙季节，黑彝往亲属处暂住。后方停止战斗。敢呷曲打住麻卡家，路过可不时秘密回来。督率奴娃向府姐家挑衅；体伙则住峨边海甘家，路远不易回来。于是府姐奴娃惊惶起来。认为长此群龙无首，必被掳掠驱逐。有些还商议迁走。因此体伙秘密回家，把头人些召到深沟里，当着三个女儿歃血盟誓。主奴都悲凄痛哭，约定永不相离。

到了冬季开始作战，白天在村寨周围，打杀追逐，黑夜互相抄袭劫持。休息时各在屋里对骂。不曾杀死过人的，可以来往亲属处。不加禁止。以后有些府姐人去别处吊丧归来，三耿人来路上截杀。克惹阿铁当时受到重伤。洛员惹曲上前，将人扶到坎下睡着。说：“老表，你放心吧，我一定杀个比你高贵十倍的人来抵命”。回头冲入阵中。他知道人是被牟夹刺嘛打死的。专向刺嘛开枪。但刺嘛避到大石后面，没有射中。这时敢呷正在家中睡觉，听到枪声四起，惊惶中惊起，携枪出外作战，大致没睡醒吧，昏头昏脑地奔走，不知寻找掩体，甚至把头伸到墙缺口处观望。当被惹曲看见，立刻把枪瞄准等着，第二次伸出头时，即行发射，只见有人向后倒后。还不知打中没有。待敢呷妹子阿洒母从对面号哭看奔来，才知敢呷已被打死，本来一般人是射中了人就大叫报名的，现在打死的是黑彝，惹曲不敢声张。

敢呷死后，亲属家门乘来吊丧之机，聚会商议，认为再任两家打下去，灾年男子要死光的，应该阻止战斗，进行调解。决定由家门伍底，阿助、尔地、拿底及亲属吉特，吉石、麻卡，足助等各派头人进行疏通，约定翌年春季开始调解。

以后调解的结果是：奴娃命债、依等级相抵外，多的赔命金；三个黑彝命债，全由体伙赔偿付，到期了结。不久曲打病死，府姐黑彝剩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三耿则剩一个大人，五个小孩。到1937年体伙病死。敢呷家三个孤儿，大的两个得麻疹【疹】死去。1939年牟夹刺嘛被人杀死，查不出凶手。1940年莫伙被一受关押的汉人砸死，至此，两空各剩一个二十来岁的和十多岁的黑彝了。

两个黑彝青年也不懂事，不时在各【名】誉地位势力上争高下。势不两立。到1942年，必龙子将普哈骗到一头人家中杀死。母亲麻卡母听到后。立刻召集奴娃，拿出所有白银作奖。命令进攻。必龙子逃入碉内抵抗。这里各家门纷纷来到，认为族人互相残杀，理应抵命。不加劝阻。任其猛攻。攻到碉下时，在门口烧海椒来勳【薰】。必龙子无法再受，才爬到上层楼跳出。立刻被杀死。

至此，所谓高贵黑彝必哲拉觉之子孙，仅剩蜀达与苴万二人了，俱二十来岁，仍互相猜异，时有火并之势，幸拖到解放，才知好相处。也得姐妹之劝异【导】，靠拢共产党，两人都参加了工作。但蜀达之母，十分顽固，虐待奴娃，后被刺死；蜀达受到影响，被斗伤而死。苴万则于民改时。意志不定，政协委员之职被撤销回农村劳动，不久也病死。拉觉后男子死尽，仅剩三个妇女。她们却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都已参加工作，为革命尽着力。

¹ 编者按：疑指文后所附的‘拉觉子孙族谱’。

勿雷、海甘、甘黑彝譜

甘爾菩體目低月割啊菩勿雷勾覺蘇英啊呻啊甲女

| | | | | | |
|---|----|----------|------|------|------|
| 頗 | 比色 | 阿子爾呷莫耿菩仇 | 沙孜伍低 | 住補補鄉 | |
| | | | 約貢 | 阿助 | 住阿爾鄉 |
| | | | | 季氏 | 住普區鄉 |
| | | 爾地 | | | 住斯足 |
| | | 舒底 | | | 住斯足 |
| | 惹府 | 吉特 | | | 住甘日 |
| | | 吉史 | | | 住留裡 |
| | | 麻卡 | | | 住吉米 |
| | | 足助 | | | 住巴拉 |

阿卧（又稱勿雷） 住越西下普龍

罕人 意為魚兒、挾于石隙中死去。

務滋 意為禿頭、被太陽曬死了。

阿卡 意為不要，不要被拋棄。

淨克 說落水溺死了。

甘爾菩體頁、昊恩蘇保、苾苾卓月阿垢蜀主唄各唄庫呢哦一

| | | |
|----------|--------------|------|
| 畢日海二海低…… | 海甘黑彝 | 住峨邊 |
| 德本菩午菩電必肘 | 龍地 甘黑彝 | 住馬邊 |
| | 員姑阿科克司（又稱克司） | 住於普昌 |

拉覺子孫族譜



2. 不者蜀夫與者不二妮相殘*

阿助不者蜀夫与不者二妮之相殘**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甘洛普昌且木觉果的劲伙。伞劲是凉山有名黑彝，是勿雷阿助亚氏族长房。所住土地肥沃。特产丰富，人丁兴旺。然其子孙不肖。传至伞劲不者蜀富、不者二妮，不者姐付三家子孙时。为一段土地。后二家联合与前者械斗。时达十三年之久。此次械斗。发生在清末民初时间较久。又无文字记载。仅凭我回忆及一些亲友记述来写这篇史料虽挂一漏万。亦聊胜于无。

不者蜀富之牟鸽，聪明能干。身强力壮，广有奴隶田土。并自恃为长房。骄横强悍。不者二妮的姐姐伍哈。虽不富裕而智谋过人。可与牟鸽匹敌。不者姐付、托情死后。遗地一段，谁继承，发生争执。经族人调解。建议将地分作二截。各得其一。牟鸽自以为长房。“是壮实玉米包”。应该多得。拒不接受。族人再次调解。争吵更胜。牟鸽甚至将伍哈掷于地。吐口水于其口内。这种莫大侮辱，族人都认为过分。伍哈含恨切齿而去。

平时牟鸽曾说：“阿助阿牛。劲伙簸劲，劲伙昊耿不是黑彝。”这种轻视族人言行。已引起众人反感，这次过份行为，更使许多人不满意。尤恨他强横不讲理。便想支持伍哈压服牟鸽。也认为二妮，姐付联合对他，更可慑服。建议双方列阵示威后，再行调解。于是双方各召其黑白丁壮，携带武器列阵。姐付，二妮列于地势较高的东面。蜀富列在西面。双方反复叫嚷、移动。二妮阵中有个胆小鬼。以为蜀富

人冲来了。大叫着：“中、中、中！”放出一箭。双方一见就认为战斗开始了。纷纷行动起来。刀光剑影，相向拌动。在激烈的战斗中，伍哈之父阵亡，白彝娃子，各死伤十多人。

下次战斗时，二妮和白彝头人计议先杀死牟鸽，在战斗中一个白彝头人足罗曲吉见牟鸽向上前进时。即从侧面持矛刺去。刺中上盾拖着。准备拉倒后抽刀去砍。这时被牟鸽的妹子补斤看见，慌忙跑来说：“二叔，是牟鸽，是儿女，你忍手吗？”曲吉说：“我的眼睛看不见看不清了！”抽矛放走。补斤即把牟鸽拉进屋子。那时的战斗只限于野外。不许进屋或破坏房舍。因此牟鸽得脱。依俗黑彝死于奴娃之手是莫大耻辱；奴娃又因怕黑彝亲族报复，多不敢下手。即使下了手也不敢承认。推说是他主子干的。彝谚去：“兄弟结仇，姐妹无干。”战斗中不许伤害妇女。战时妇女可以来往无阻。必要时可以出面调解。

经过几次恶战。二妮黑彝和许多白彝娃子遭到不小伤亡。蜀富华做人让出房屋。任其焚烧破坏以泄忿。族人累次调解不成。皆因族长苴乌瓦打嫉恨两家，尤其蜀富。骨头和财产都比他强。想坐观虎斗。两败俱伤。从中渔利。他看蜀富还能继续战斗。就积极配合海甘、二妮报仇，烧抢破坏，无所不用其极。蜀富人的地上树木竹刺全被砍光仅剩下一棵几人合抱的大树。

双方住地邻近，以后即不分昼夜地打杀，附近田地已不能耕种。蜀富人的口粮，多靠亲属支持。尤其是出嫁的姐妹，从婆家找粮食接济，吃完又无后援时，也要饿着肚子打仗。敌对双方情况无异。有时靠野菜度日，日子久了，都有因营养不足而死去。上山打柴亦不可能互相见措柴妇女就抢，故有时吃一餐熟饭都很难。

械斗之初，对庄稼、牲畜、房舍、妇女等都不加危害。到伤了人命，除妇女外，什么古规都被践踏了。田地上的禾苗用竹棍

抽打或連根拔去，對牲畜。能趕走就趕否則就打殺。原來兩家都住在海切母村舍交錯。一天要交幾次手。因糧食供給成問題。兩家又遷到富饒的地壩溝築寨而居。蜀富在崗上。二妮，姐付在下面田中。相去不過一二里。一出門就可以用弓用槍來對付。情勢更為緊張。

械鬥之初，不見什麼火器，以後蜀富從田壩帶回一枝明火槍（可能從我家中拿去）。誰也沒有見過。拿到寨外射擊。其勢好像天崩地裂使對方不知所措。只知悵惘，一天就被打傷四人。以後二妮也買到一枝。用來還擊。從此械鬥漸取遠距離。肉博事少了。再五六年。九子，新式槍出現了，白天在寨子內外。隱蔽着互相射擊。晚上就抄襲寨子。

果各買了一枝新式步槍。一年多後槍法練得異常好。傳說有個足羅白彝。他哥哥在過年前夕被打死。異常悲痛。年豬都無心殺。一心想報仇。吊了一罐酒來找果各說：“哥哥的仇一天不報。一天安不下心。你能否打死一個來抵命。”果各一聽便攜槍走上山崗。找尋目標見一個端祭品的從瓦板上伸出頭來。剛一出現，果各瞄準一槍，那人應聲倒地，腦袋開花，以後人們聽到他的槍聲，都非常驚恐。連年械鬥中，死在他槍下的不下二十四人。據說蜀富能支持到最後。他起了很大作用。

式日狼哈死後。牟鴿企圖削弱二妮力量。與其遺孀局答綠曲母上門，但互相猜疑。不敢在一起生活。牟鴿也怕原配岩潤土舍女依改吵鬧。也怕別有陰謀，不敢前去。遭到綠曲母的痛恨。便秘密召養亡命行刺。乘夜窺入寨子。撬開竹笆房。見牟鴿正在火塘邊吃飯，當即射擊。牟鴿應聲倒地，遺一獨子及妻依改。

牟鴿死後。遺妻依改，由牟切上門。牟切聰明果斷，勇敢善戰，善於待人。廿歲作戰時，右腿負傷。藏於稻田中得脫，此時傷

已愈，人更成熟。他团结果各，罕则，达报及一些族人，白彝奴隶。一面反击。一面派人去招请牟鸽母舅阿侯家前来报仇。阿侯家来了一百多人配合蜀富人攻入二妮寨子。烧毁大部房舍。幸无人伤亡。但当时吃食困难。果各家仅有一只鸡都杀来款待助战的黑白彝头目。吃得满心欢喜。

这时二妮得力黑彝伍哈已死。绿曲母又在刺杀牟鸽后，自度不能再留，卷起衣物奔回娘家。无得力领导人即丧失作战信心。二妮派人向蜀富家说：“再打下去只有同归于尽。莫如和好，以免人死鬼欢喜，马死鸟欢喜。牟鸽的命金已无力赔偿。愿以廿户娃子折付。其它照古规办理。”年轻的黑彝和多数白彝头人都赞同，但当时掌蜀富大权的前辈木局妻和足罗禾史反对。认为接受讲和是胆小，懦弱，应该打下去。把二妮人驱逐。占他的全部土地财产和娃子。才是正道。和议不成。再行商议对策：决定由富裕白彝上户出白银百两，中下户出三五十两。集中来买枪弹。招聘亡命。既后一致照办，便把蜀富人的气焰煞下去了。二妮乘依改回娘家购买枪弹，果各来探看洒洒之时，开枪射杀果各和洒洒。结果洒洒丧命。血染果各。噩耗传到岩润。依改悲痛万分，赶回奔丧，号哭甚哀，原以为洒洒可传宗接代，现在一切都破灭了。洒洒死时。有二妮小黑彝月古子，正躲在海切母拿乌洒家，蜀富人决定杀死他来抵命。由牟切、罕则、果各、达报四人前往。牟切下手。月古子见事不妙。回身逃跑。四人持枪追赶。牟切不愿负杀死族人之名。临场以枪瞎火为由。叫别人快放，达报紧急开枪，月古应声倒地，肚子也打爆了。互相残杀，结果就是如此。

不久岩润土舍洛洛，卡卡（岭德仁）为外侄洒洒报仇。用金钱请得汉兵，配合岩润人，蜀富人进攻，打入二妮寨内。男丁已退到一隔准备逃走。妇女未动。式日妻海干母一露面就被汉兵打死，站在后面

的阿液都母見漢兵不分男女地殺，自度難逃，率性上前抱起几桶蜂。拋向漢兵。蜂群涌向漢兵亂蜇，手中新式武器驟失作用。只好后退。于是二妮人乘勢反扑。杀死十多个汉兵。最后迫使全部退出。

以后两家打得更激烈。人丁死伤，财物消耗更大。二妮人常乘夜去破坏蜀富的烟苗地。去防守的达报被打死，搜查他身上时。只在袜袋内掏出一把炒玉米。真是两败俱伤。至此双方都感到不能再打下去了。暗示亲属前来调解。调解时黑彝死伤人数还可计出。白彝娃子死伤太多。就无法计出。赔偿命金也只表示而已。械斗之初，双方各有丁壮二百人以上，及至调解结束时仅百来人而已，据说这是凉山彝族各氏族内部械斗（打冤家）时间较长。损失最大的一次。

王中梁编审改写。

88年6月17日

3. 伍幾補哈與足助灑禾之鬥*

伍几补哈与足助洒禾**

張家、光電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伍几补哈与足助洒禾二人，是甘洛有名的坏人（黑彝），补哈阴险毒辣，诡计多端，曾挑拨离间，使用毒计，把五房人害绝。深为亲友所憎恶。解放后虚伪地应付政府，到民改前畏罪自杀。洒禾也险恶异常，佔吃霸恶，不仅与族人结仇，甚至杀死侄孙，强与侄媳上门。解放后初还来应付，到民改时竟伙众叛乱，到处烧杀抢掳，杀死部队战士，被俘后仍顽固不化，累教不改，受到镇压。他们都是恶人，其间仍不相能，互相谋害，现记其相互斗争的几项事实。

他们结仇后，补哈首先行动，认为不容在面前有小雄鸡乱叫，派娃子介马车干来投跟洒禾，企图寻机行刺。以后同在一户人家过夜。到了半夜，见洒禾熟睡，把手枪放在一旁，他伸手拾起手枪，看膛内有子弹，认为完成任务时机已到来，举枪向洒禾抓了两次，都击不向。洒禾不见醒来，但他做贼心虚，自己惊惶起来，把手枪和自己的步枪拿起，向外走出。到门口，回头一望，杳无声响又安静下来。一不作二不休，把手枪挂到颈上，把步枪弹推上膛，转回去向洒禾放了两枪，没有打中，但洒禾装死，静静卧着。他认为已被打死，出门大叫伍几补哈之名，说补哈就是这样干的。奔回普昌去报功。

补哈听了汇报，十分高兴，大加表扬，并凑集报酬银子。在第二天发给。可是第二天一早，洒禾带起人枪，在对面古尔莫，向普昌补哈寨子，边叫骂边射击，使寨子里的人不敢出门作活了。补哈认为牟干骗他，并怀疑去与洒禾串通回来谋害他。要逮捕处罚。经反复解释才了。补哈不仅不再信任，甚至叫人监督着。使他不敢再留普昌，逃到他到处流浪了。

过了不久，有人来向洒禾报密，说牟干已到吉米亲戚处了。洒禾立刻带起几个人到吉米，捉着牟干，说不能容他轻易死去，先戳穿两身，再戳穿鼻膈，穿上绳边打边牵起走，到了巴拉，吊打一阵后，又牵到古尔莫，向普昌叫喊：“补哈来接人，我打牟干给你！”再行枪杀，遗体也不许收埋。

从此洒禾依法炮制，派斯布克哈和低及记去普昌行刺。第一次把枪藏在查尔瓦内，装作过路人，下午便出发，天黑时过河，大摇大摆地向普昌前进。也没遇到人，走到补哈寨子。弄门还没关。他们一直进去，养的狗也没发觉。持枪走进屋时，只见补哈坐在火塘上边指挥用人。他们看准后，举枪射击，打了两枪，烟随弹出，弥漫了前面，待烟了散去，已不见补哈影影了，到处一找也找不到。他们认为补哈已逃出，将在外面招人来包围。急忙跑出，奔回巴拉。

回到巴拉把经过向洒禾汇报，洒禾说“你们是没下决心，没有先付报酬的关系。”他们坚决否认。便问“你们再去一次行不行？”他们知道洒禾是个多疑人，而且受了怀疑就有危险。硬起头皮说：“再一次不行，那补哈是个神仙了！”决定再去。

第二次顺利地过河后走到普昌，摸进补哈家时，见乘马不在圈，也听到人问补哈哪天回来。料定补哈已出门，立刻退出来。他们商议：这次没有表现，将要受到怀疑；也想既来了就不该空手回

去。哥哥不在就杀族弟各打子也行。于是又悄悄地走向各打子家。也奇怪，没关门，乘马也不在。他们对恶狗是早有准备的。带有用头发和糯米饭揉成的饭团。这东西有香味，狗嗅觉又灵。正拿在手上，一见狗就蹲下抛出一块。狗立刻拾来咬，咬也咬不碎，吞又哽喉，只好反复咀嚼，无暇来管他们了。他们进去又发现，乘马不在，人也很少，足证各打子仍不在家，当然又落空了。可是也该搜寻一下，去大碉前拨门时，一下拨开了，一听寂无人声，进里一看，底层尽是粮食。爬上二层，用电筒一照，鸦片装在碗里，大小十多碗；篋兜篋箱里尽是一锭锭白银，柜上堆有绸缎布匹，样样使他们眼花缭乱，更使他们垂涎三尺，怎么办呢？踌躇一下，尽其所能地拿，大碗鸦片拿不走就小的，白银太重，只拿十来锭，绸缎搭在肩上，一两正了事，深悔没有多带几个人去，否则不知要拿走多少啊！

他俩满载而归，到了巴拉还感到可疑，自己在作梦！大部各自拿到家中，小部拿去给洒禾，他收下也感到意外，满意地听他们汇报经过。到了下午，有人来说各打子家遭盗，不知是谁干的。洒禾立刻来说“你们不要说什么，由他自己去报。”然后由他去尔古莫大叫：“各打子家是我洒禾干的，‘人种不同伴，马种非坐骑’，我还留情，不然把碉楼烧去，你们还不会醒！”弄得普昌人口张目张。

洒禾派人行刺偷盗之外，也经常派人到尔古莫去狙击，使普昌人不敢在白日出寨作活，只好在黑夜出工。这时他派人过河去埋伏在坝下捕捉人，有钱的取赎金，无钱的拿去卖。以后普昌人来河岸埋伏，狙击过河人，收效不大了。他又改变方法，叫娃子上山砍黄连刺，白天也不去狙击，使普昌人白天也得出工，放松了警惕，乘对方懈怠时，便派人措刺过河，散在补哈、各打子等家的水田里，

有人赤脚下田时，一个个的脚被刺伤，不能走路，没有人敢下田了。这时他借轻机抢来，在尔古莫进行扫射。原来二十四军打普宏【雄】失败，被掳了些轻机枪，拿了一支来斯足出卖，足助家白彝吉克狼停，号称富裕，想买有机枪来相名，便决定买起，当时洒禾补助了五十两白银，所以洒禾去借时，认为既补助过你，又是主奴关系，一借就得，据彝人说那机枪就像孵鸡婆招仔那样，早晚间咯咯咯地叫起来时，远近的人都心惊胆战着，更使普昌人惶惶不安。于是有些普昌人，为得不受狙击，抢掠，秘密向洒禾送款求免。洒禾既有收入，又提高威信，更使补哈孤立起来，最后补哈只好屈服，找人调解，以两倍的命金。赔偿早年被他杀死人命，和平下来。

—88·3·15于甘洛政协

两人族谱

| | | |
|----|---------------------|------------------------|
| 女顏 | 比色阿子爾呷 | 莫耿菩仇、約貢季氏必者哺貢中民作、蜀乃 |
| | | 史初和且各打 |
| | 必者 | 伍貢曾甫住肘樂固伍幾補哈 |
| 惹府 | 足助鷓、狼齒、碩字、史蔽曲勒、尔切灑禾 | |
| | | 吉史狼牟必爾龍、耳蓋法第乃別、苴夫苴住往在狼 |
| | | 衙、尔徙必日老八莫富 |

4. 爭奪遺產與招請漢兵

足助武却革打是足助勁貢勿几房人，原住于斯足瓦里乌。与阿侯人发生纠纷，力弱不支，足助人也无力支援，不得已来与吉史人联盟，约定以后加入吉史房，有死亡绝嗣的就互相吃绝业，由吉史人出力，在井里来乌筑给一寨居住，也由他与吉史必尔伍和之母上门。过了若干年，他的独子病死，忧郁成疾，尽其储蓄，购买牲畜，招请唎耄念经治疗，结果，钱尽人也死了。有约在先，遗产——娃子田地，由吉史人承继，吉史人依俗买牛酒去祭祀。足助人也说：“革打是足助人，该由他们承继。”也买了牛酒来。双方争执不下。都认为革打遗下二十多户娃子及较宽的土地。很值得争，酿成冤家械斗事。

吉史人力量虽强，也无力攻破恃险而守的足助人。头人们反复商议，认为革打遇事，足助人无力支援，才来投靠吉史人的；帮助革打站稳脚跟，吉史人费了大力；有约在先，互吃绝业。应不惜一切，把绝业争到手中。

那时好似到处都驻有汉兵，吉史人出了巨款，请来汉兵一百多人枪助战。彝人枪弹还少，汉兵从巴拉向下，直扑足助人的寨子尔古莫。洋号一吹，几排枪声，就使足助人出寨逃走，吉史人洽从北而南、经山腰去阻截，迎头劫杀，当杀死足助黑彝曲乃伍干、搭打八且，牟几禾打等及一些娃子，也掳得许多人。

这次械斗，由于吉史人请得汉兵，取得完全胜利。但对请汉兵助战事，议论纷纷，多认为是引狼入室，逼着吉史人不能独占革打遗产，与足助人平分土地，娃子共有，骨头归足助人，肌肉属吉史人，向双方服劳役，付税捐。

洒禾得势后，想乘吉史得力黑彝死亡，企图独占娃子。与吉米必尔老八，开始争夺一户娃子，双方约在井里乃乌会谈。互相争论中不免说出互相轻视的话。洒禾说：‘你这踩粪马，我吉史地方处处都有！’老八说：“你装模作样，只有两户一角（分有）娃子的人，也算黑彝！”互相叫骂起来。洒禾立刻奔入一座碉内，把枪头从窗孔伸出来。老八和几个人还站在敞坝上，只好说：“你有胆量就打吧！”在场的人出来拉开，各自回家，这次事件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了。

5. 冤家械鬥影響生態的結果*

家械鬥影響生態的後果**

阿助爾酒、嶺光電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1933年，殺人魔王彭烏甲被現則落彝番人民殺死，其妻大大子系岩潤土舍之女，住于甘日阿渣爾介。聽到噩耗後，料定不能再住，便帶起一歲多的孩子和幾個奴娃上路，準備奔回岩潤娘家。走到中途被必爾黑彝各過東子搶到介里乃瑪，要強迫成婚。這消息被阿助牟切知道後，立刻派人去聯絡，把大大子接到阿助村子，定下將來成婚之約後，即送去岩潤。情況泄露後當然引起東子之忿恨。初時以內親關係，東子還不敢報復。以後與族人爾足媽和（即狼勁牟干）訂密約：由媽和暗帶東子人去刺殺牟切，由東子刺殺媽和之仇人切哈古取。到37年初，媽和乘吊喪機會，帶東子人去把木且（即牟切）刺死。東子公開聲明是他干的。以此引起牟切族人之忿怒，共同興兵報仇。殺死必爾家的六個白彝，攻破寨子，焚去所有房屋。但東子為守約，將古取騙來殺死後，為避凶過河到玉田里，又被牟切親戚刺死。前後使必爾人受到莫大損失，痛恨之余要向阿助人報仇了。

必爾人要到阿助人住區燒殺搶掠是辦不到的，只好利用家族住地，經常派人到巴拉，接爾各（加爾），吉日布哈等處住下，進行騷擾，不使阿助人到甘洛河西打柴割草。這樣一來也使阿助人受到巨大困難。

原来阿助人之富裕，是靠水利好，稻田多，而其水源则出于模尼烘山下森林中，自必尔人时常来阻扰阿助人到甘洛河西面樵牧以后，几百户人便天天到山下树林砍柴。仅经过一年多时间树木就稀疏了。第二年出现童山了，使一些人想到将来打柴时要遇到困难了，可不久出现大问题了。河水减少，埵水不够，下面的许多水田栽不下秧了，很明显树木被砍得过多，不能积蓄水份的关系，阿尔乡原有“地坝吃米饭”之称，被视为“鱼米之乡”，吉托河水已浅、已难于藏鱼、水田无水，将不出米了，使许多人户为未来生活，感到恐惶了。据说阿尔乡的多数水田是七代前开出的，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缺水的年景呢。

还是老年人有经验，在无法到河西樵牧，大家拥到林里砍伐时，他们就提出过警告，当时许多人还以“树林砍不尽，河水舀不尽”来说他们是杞人忧天呢。现在他们的预料成为事实，才引起一致的重视。建议头人些商议对策。头人些也采纳了老人的意见，聚会时各村人到场，约定尽量割草和砍岩间沟边小树来烧；不许再到林里砍伐。每村打死一条狗来挂在上山的路边树上，威胁着来往人们。规定派尔洒、牟吽、各日、史不四个黑彝青年，每个轮流上山，检查监视五天。凡有违约去砍伐的，不论黑白彝，都没收他们的绳索揸架刀斧等。可烧毁的就地烧去。有违抗的就捉来罚款买封山育林用物。这样一来，仅到第二年就见到树苗长出，树叶浓绿，河水也增加了。到第三年时，雨水发得早，山水增多，河水涨大，使阿尔水田恢复原样，又成鱼米之乡。这是械斗促成生态平衡年的破坏，使人受到生活困难，幸得及时采取坚决措施，又使生态恢复平衡，生产生活亦随之恢复改善的事实。

我（光电）也在此谈一事实。1936年冬，我回到田坝家乡时，现胜利乡山林，在十来年中彝民被迫砍来缴与军队，几乎没有

象样的树林了。彝汉民多为水田缺水发愁，每天每户人都要派人去放水，不仅白天，晚上也派。去后埝水小了，互相争水、吵闹、打架、打伤或成纠纷时，就来向我控诉。花费劳力，影响和睦，理不胜理，十分麻烦。树林减少，影响水源，这点常识，我是知道的。我有意地问彝民询问水源减少的原因。有少数埋怨老天爷和乡人争抢外，多说出与树林被破坏的关系。于是召集彝族头人开会，详细解释原因后，规定封山育林，并鼓励彝民种植树木。据县政协委员罗清华说，第二年即见效益。凭我印象是到了第三年就少听说水田缺水，种植树木的人户，可别砍些树枝来烧，解决了部分柴禾，违反规定的人也少了。再后就见到砍长大的所植树来作竹笆房架或作房柱的了。有些人到山林去砍还嫌路远，边砍边植的。仅从这些事实看，可以想见保护林木之重要性，就是保护林木是在保护人类生存的条件啊。

6. 季氏阿祿的三件事*

季氏阿祿的三件事（译）**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阿祿是季氏支黑彝女子，小時就嫁與吉使支黑彝拉田。爲人陰險毒狠，而個子矮小，體質瘦弱，加以深染鴉片嗜好，滿臉烟容，陡然見着，說是從棺槨里拖出來的僵尸，誰也不會懷疑的。可是，在甘洛縣是少有人不知道她的大名的。這名聲是從哪里得來的呢？不是由於黑彝地位或那副尊容，而是得自她的狡詐毒狠，作出了慘絕人寰的事情。這些事多得很，現在就舉三件事來看看吧。

她家住在現在的甘洛縣新市壩附近，有百來戶百姓娃子。地近河邊，比較平坦，氣候溫和，農產尚好，看來一般生活是該可以的。因此，有許多住在高山，受着不堪忍受的剝削奴役的人，只看表面不問實際，就逃來依靠她家。來後却受到更慘酷的待遇，不得已又冒着生命的危險，逃奔他方。

大致在1947年吧，有原屎挖里烏白彝接克支的三弟兄，攜帶十四口妻子兒女來投奔她家，一下得到這麼大一筆財富，當然滿心歡喜，接受下來，分給一點土地安頓着。消息傳出，原主派人來交涉，願意用價贖取。她回答出賣來投奔的人，以後誰還敢來？拒不答應。

接克支是涼山有名的世代唄耄，據說他們有別支人所沒有的古老而靈驗的經咒，用來詛咒誰，誰就遭到天災人禍。他們又來警告

说：“你不答应赎给我们的人，那我们要进行诅咒，那时没说我们无情！”三家十七口人，迷着了阿绿的心，仍加拒绝。于是接克支煞有其事的用牲畜如鸡、狗、猫、马等进行诅咒。

也有这样的凑巧，第二年村子里发生了时症，阿绿的丈夫拉田和独子月补，先后病死。这下，当然是相信被接克支咒死的了。要去报仇吗，相去太远，力不能达；不吗，恶气难消。结果无辜受害，迁怒于三家人。今天说：为得你三家人，死了我丈夫和儿子；明天又说：你三家人给我带来了灾殃。天天这样，使得三家人的心，像急风中的树叶那样晃荡起来了。后来更听到“你三家人害死了我的人，我不能轻易饶恕”的话时，吓得三家人准备抛弃一切，逃去投靠别个黑彝的主意了。

他们是无保障的二道娃子，要远逃他方吗，怕被人截着，拆散出卖，不逃吗又不行。再三考虑后投靠到相去仅仅几里地的冈支黑彝老八子家。企图缓和一下。狗到门前不容打，而且是这么多人，马上被接受下来。事后阿绿派人去交涉说：“他们害死了我的丈夫和儿子，是我的仇人！现在又故意逃到你那里，想叼唆我们的关系，你不仅不该接收，而且该马上交回给我处死。”老八子回答：“诅咒的事不是他们做的，不能迁怒到他们身上；同时他们逃来这里，也只想暂时避避。待松下这口气，也可以叫他们回去的。”她不答应，又说：“他们也是我们全支人的对头，你掩护下来是你的耻辱，而且仇人相见格外眼红，长留在那里，我是不能容忍的！”老八子回答：“他们不远走高飞，正表明他们的无罪，和尊重我们这支人。若是远走，那对我们面子上过不去，三个男人又是有名的勇士，熟悉你村子里情况，会给你带来不安宁的！”她说：“正因为这样，把他们留下来，不仅我惴惴不安，将来熟悉了你的情况，再逃到别处，那你我都

要受到威胁了。你快杀死他们三个男子，遗下的妻子儿女就折卖出去，平分人价。”回答：“杀害出卖来投靠的人，以后谁还敢来？我实在办不到。只有缓些时日，从长商议稳妥的办法。”阿绿听了十分气忿。想动起武来，力量胜不过，老八子又是亲弟弟，实在不适宜，于是朝夕计划着发泄这口气。

不久机会来到了。家族中死了个老黑彝，大家都去吊祭，也遇到她婶娘的马，被自己和老八子的娃子偷来，事情虽是误会，也得赔礼送还。她决定利用这时候，见机行事。烧埋人的那天，她借口同老八子商议事情，约到一边单独谈话，一谈谈了很久。事后装作高兴的样子，到处走动。使在场的人，都在揣猜他们在谈些什么。下午把预先准备好的酒，背去招待客人。吃得个个酩酊大醉。到天黑尽时，她借口回家看看，一出门便带起了事先选好的人枪，直奔老八子村子。

一伙二十多人，涌进村子就把拥挤在一个茅屋里的三家可怜人，包围起来，进行捆捕。村里的人知道后也马上奔出来阻拦，并说：“寨内不容敌人来侵犯，不罢手就开枪打！”这时她上说：“我们不是敌人，是取得老八子同意来捕人的。”说“他同意就该先派自己人来通知？”她说：“他怎好出面？今天整天地我同他商量，你们不看见？”人些听了，记起白天的情况，就被骗着了，站到一边，让他们自由行动，把三家十七口人，捆出村来。

一出村子，她马上命令人，把三弟兄打死在那里，其余十四口妇孺，带回家后像老鹰抓鸡儿般，由事先约好的人贩子，一个个在惨叫号慟声中拖走。到了第二天，三家十七口人，除三具尸首横陈血泊中，任老鹰乌鸦一一啄食外，其余已杳无踪迹了。

二

接克木乃是个勇猛多知，素有声名的白彝。阿绿的翁父母和，为得到他的帮助，动员来投靠时，许允给予充分的耕地，并豁免娃子义务——劳役、贷高利粮，抽子女配嫁等的。来后马上以头目相待，他也尽力相助；作战勇敢，屡败冤家，任事负责，不辱使命。可以说当时妈和家得到一些安宁，他是有功劳的。

可是，不几年妈和死去，大权落入阿绿手中，对待的态度就不同了。首先准备用丫头来木乃的弟弟木干。木干完全拒绝，木乃劝解说：“我们过于特殊，就会遭到嫉妒，受人陷害。而且没花钱娶得妻子，也未尝不是好事。”同时在适当减免劳役的条件下才接受下来。

不幸木乃又病死了。阿绿开始强迫两家负担全部安家娃子义务（注二）。木干以理力争，并引用妈和的话和找老年人来作证。阿绿说：“新土司就有规矩，新唄耄自有新经书，过去是过去，现在该说现在的话。天下哪有娃子不为主子尽义务的？”不肯答应。并说：“你不尽义务，就叫回你的妻子。”木干不屈服便派人来叫，夫妻感情已深，妻子回答：“你把我配给谁，我就一辈子守谁。”不肯去。这时又准备派人来逮捕。妻子更坚决的说：“你要强力捕去吗，我只有以死来回答！”死去一个丫头还是大损失，才不了了之。

不几年木干病死，遗下弱妻幼子。劳动力既差，又被没有间断的劳役缠绕着，对自家耕作几乎无暇照应。收入减少，连口粮也到青黄不接的地步。幸而木干平时对人好，邻里不忘旧情，常得接济，勉强度日。只有阿绿的气，一天天增加着。劳役折磨以外，天天口头叫骂，甚至阴谋拆散母子出卖或改嫁，以取得成百两的白银。最后连家也不许存在；叫到锅莊上去。这怎么过得下去！恰好

有两个呷西妇女（注三），心怀不满，准备逃走。于是她们一同乘黑夜逃走了。

她们是准备逃到十里外的岩润去的。事不凑巧，逢着被派去袭击岩润的人，在路上被捉回来了。这还了得，不仅自己逃走，还诱人同逃。经过无情的谩骂毒打，像散卖牲畜般叫人捉去出卖了。留下的七八岁男孩，已被打得遍体鳞伤，痛叫不已，见母亲又被抓去，更伤透了心。先是叫天唤地的号哭，后来竟想横了心，破口大骂了。

奴隶骂奴隶主是大逆不道，绝对不允许的。尤其阿绿，她更不能容忍。先把孩子捆起来打，叫出凄厉的呼痛声，便有老年人上前阻止说：“孩子跟妈妈行动是必然的事，见妈妈被抓走叫吼起来也是必然的，不能责怪孩子啊！”有些人也在旁边表示不满，见群情激动不得已停下来。可是，心中的恶气实在消不下去，还有，孩子的母亲曾说她的嘴巴，比海椒还辛辣。这话最伤她的心，时时记在心上。

天黑人散后她说：“你说我的嘴巴比辣还凶，那我使你儿子的嘴巴辛辣一下吧！”碓出一升辣椒面，抓起来向还捆着手的孩子的嘴里鼻里塞去。孩子被窒息着叫不出声，别人没听到叫喊，也就没再去过问。任她尽情的塞，塞到半夜就塞死了。第二天说孩子死了，人们还以为是气死的，直抬到野外烧埋，看见嘴里鼻里都塞满了辣椒面，才知道是活活的被辣椒闷死的。

三

有个不务正业汉民，烟嫖酒赌无所不来，到生活过不下去时，竟把妻子押到阿绿家，取些白银来作鸦片生意。生意失败又去当背脚，背出病来，竟死在路上。妻子无人赎取，便长期留下来了。以

后才同一个枪匠结婚。这枪匠原在普沙麻，替附近彝人修理枪械。打冤家的越多，生意越好，连远处支头也来聘去相助。阿绿家同岩润人打时，便打了前来，来后与这妇女相识，并建立了感情，付出赎金，正式结婚。

结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工作劲头增加，也生了个孩子。这时阿绿见他生意好收入多，眼红起来，也认为已控制着他们了，便要抽百分之五十的所得税。理由是给他配了妻室。他反驳说给有赎金，不能说是配的。说是在她保护下工作，至少该按月送钱；他反驳说，凭自己的手艺，用自己的工具材料找钱，按投保人规矩，随意送就够了，按月送就办不到。她坚持按月送，他便说：“我的身子是自由的，不比娃女子可以受你的控制！你一定要这样，我就迁到别处去。”阿绿听了又提出：“你妻子的押金没有算利，几年中吃了我的许多粮食，病时为她祈禳，用了些牲畜（注四），都该算明付清，才准你走。”他回答：“用人取的押金还有利吗？找得出例子我就算来付。她病了就不能工作，为使你病好，好替你做事而消耗的牲畜也算，那几年来她的工价不能不算？我的工价也不能不算？大家一齐算吧。至于吃的粮食，替你做事，不吃你的又吃谁？”阿绿被说得哑口无言。回头一想，把他逼走还是自己的损失，才容忍下来，答应不按月送钱。

枪匠认出阿绿的奸诈贪婪，不愿再尽力工作了，言语间也漏出要走的意思，这使她疑心陡增，生怕他离开，或到冤家处去，增加自己威胁。这时，利令智昏，不用笼络方式，而采取露骨的威胁监视的办法。先派人吹嘘自己亲戚多，不管到哪里都会被抓回来；人手强悍，连逃出势力范围也不可能等。身处彝地的人，哪里相信她的这套鬼话！几里外不就是冤家对头吗？前后逃走这么多人，不是一个也没抓回吗？听了徒使他好笑。吓不倒又派人来监视。来的人

都是些穷苦娃子，给点小恩小惠就变成了好友，什么都告诉他了。他感到不能再处下去了。

威胁监视无效，阿绿竟用起粗野的控制办法，按天把工具收去藏起。枪匠说：“只要有手艺，工具到处买得到。”满不在乎，而且乐得休息。这时，阿绿又粗暴的派人把他妻子叫去过夜。三五月的婴儿，偶尔啼哭几声，也责怪大人故意使婴儿搅扰她的安静。实在过不下去了。

枪匠决心离开，先买通呷西，让他在晚上同妻子会面，又随时带起馍馍，抛给狗群，使其不再咬他。各项准备工作作好了，才趁个黑夜，带起妻子逃到十里以外的岩润去了。

大人是走脱了，婴儿却走得慌张，分工不明，忘记抱走。走出村外才发觉，待回头来抱时，追赶的人已经叫噪起来，不得已向前奔逃，准备去后再来赎回。他们去后马上派人来交涉。阿绿提出要一百两白银，枪匠出五十两，中间人贪心想瞒一点，说只出三十两，先交人后付钱（注五）。这引发了阿绿的毒焰。说：“你这样戏弄我，我就做给你看吧！”叫人把婴儿抛到岩润可以望见的一条沟里，大叫：“枪匠，你的娃儿在沟里等你，快来抱去吧！”疼儿女心切，枪匠马上用高价募人去抱。阿绿认为这是杀伤仇人的好机会，派人埋伏在附近进行狙击。来的人都无法接近，直使他夫妻在对岸望着婴儿叫天呛地的号哭。

婴儿在沟里饿着冻着哭着，到下午哭声也没有了。在天空巡逻飞旋的老鹰乌鸦，见一个婴儿躺在沟里，纷纷飞来啄食。婴儿被啄痛时，还伸手蹬脚的动起来，吓得老鹰乌鸦突然起飞，在空盘旋，直到久久不动，又飞下来啄。这样反复了几次，老鹰乌鸦才渐渐把婴儿包围起来，没再动弹了。当天晚上又听到狼群嚎叫，第二天去看时，婴儿的骨骼也不见一根了。

注一 黑彝土司奴隶主常把奴隶娃子，看作类似牛羊牲畜般的财富。时听到奴隶主说：“两只脚的是你的人，四只脚的是你的畜。”

注二 一般是住在奴隶主周围，服各种劳役，受送礼，出捐。贷粮等剥削，并抽子女配嫁，但有家有少量财产的奴隶。

注三 一般是没有家庭和财产，住食在奴隶主处，专门替奴隶主做事，有些还可以出卖的。

注四 彝人祈禳时，请唎耄，苏里唎经作法事，必需用家禽家兽等物作牺牲品。

注五 想瞒下一些银两，并将其余的用去作一二次鸦片生意，赚些利钱。

7. 荒唐的案件

光電 閱88.9.4

甘日尔爷、纳耳、啞拉、史蔽、狼人、拉惹、史乃是八十年前的黑彝。有一天他的妻子到地上走动时，被玉米根刺伤了脚，跛着脚走回去。史乃见了就问她的脚怎么了。说是她到耕地上去看被玉米根刺伤的。史乃听后大发雷霆，准备把这块地挖去丢了，立刻招集娃子。他的奴娃约有二百户，应召来了一百多个汉子。他要求他们把那段地挖来丢了，把到场的人都惊呆了，挖去一段地好容易啊！没有一个人有反应。但缄默一阵后有人起来说话了，他说：“主子，可否让我来调解一下？”回答：“你能调解就答应你来调解吧。”

于是这人立起来，抖抖披毡披上，到地上看了一次回来，向史乃说：“我质问地，你简直犯了杀主大罪，怎么让玉米根去刺主母足？现在主子生气，要叫人把你挖来丢了。你的老命也就要完了。”地听到后十分恐惧，就说他是犯了大罪，没管好玉米根。有罪就该处分，轻重由主子的决定，什么处分它都接受。只是它是主子的自耕地，并在主子门前，还是望主子从宽，尔后愿意尽其所有来赔罪。待明春下种以后，它先使禾苗长好，以后长出穗子，结出饱满的子粒，酿出美酒来，向主子赔罪。“地是这样说的，请主子裁夺，看是否可以？”主子听后问是否可借【靠】？说“十分可借【靠】，若反复，叫人挖时它更无话可说了。它又走不掉的。”于是主子满意地说“就这样吧。”世上罕见的奇案就此了结。

88.8.31

原稿在日记五7页上

8. 驚惶失誤

老八、光電

足助洒禾曾介绍一个阿尔麻卡女子给麻卡绿打（吉米人），后被助狼打阿所抢去。阿所与洒禾是姨母弟兄，认为自己人互相欺侮，十分气忿。洒禾忍不了时，即乘其不备，进行刺杀，仅打穿了阿所的两腿，没有致命。可是家门认为内部相残违反古规，要加以制裁，使洒禾不能再在家族中立脚了。

当时吉史房黑彝必尔伍和、必尔必日、吉页尔足妈和等正当壮年，较有力量。洒禾便来找必尔人，约定：他改为吉史人，互相可以继承绝业；吉史人全力支持他等。首先代修筑住寨，每户必尔白彝娃子割给一措棘刺，插于寨墙下，以固寨子，使之安居下来。

不多年，吉史得力黑彝渐渐凋谢，仅剩些十多岁的青年，力量不免减弱。洒禾便起阴心，要乘机增强力量和财富。强迫吉史白彝娃子投告【靠】他；并任意抓去取钱或出卖。这不仅引起吉史黑彝青年之反感，也遭到白彝娃子们的反对。酿成以后的纠纷和械斗。

洒禾原与一侄媳上门，侄孙名足助制台。洒禾原仅有二户半娃子（与人共有），制台却有二十多户白彝娃子和一些土地。平时他对制台轻视虐待，不免引起忿恨。长大后也不免露于言行上。有一次制台喝醉了酒，要来同他扭打，他自料扭打不赢，向后退避，制台紧追不放。无路可走时，拿起枪来打，制台中弹死去，正式占有娃子、武器、土地，力量扩大，虽引起家族之反感，而足助人已没有得力人，把他无奈。

麻卡上官房住在上官特足田，土地肥沃，出产丰富，白彝娃子达百户以上，但黑彝体打庸愚懦弱，洒禾认为可欺，任意捕上官奴娃去

取钱。体打无可奈何时，只好以“像个麻雀来吃晒坝上晒的粮食，又能吃多少？”来安慰奴娃，但奴娃忿怒，其它麻卡也忿忿不平。

吉史纳指房里彝東哈之土地在巴拉，以其人少力弱，洒禾将其土地占有，不再交租。逼使東哈售卖其土地，内心却十分痛恨。可是这时洒禾已相当孤立。吉史黑彝青年必尔老八，吉页狼停与東哈三人秘谋行刺。東哈即自告奋勇。愿乘去索取地价之机，带一勇敢娃子赤禾去进行，到约期，東哈约起赤禾，带上选好的步枪前去。

他们到达时，先在娃子井止家见到，洒禾手中无武器，但赤禾一见便惊惶起来，两手发抖，不敢举枪，只将弹按入枪槽。洒禾见后说“孩子，你不会枪就没装上弹，以免滑机伤人！”伸手将枪拿去，取出子弹，再装入弹夹插在自己发髻上，说：“到我家中吃饭再付地价吧。”去到时，杀了一只猪来招待。

饭后将地价和枪弹拿给，这时附近人来到，赤禾接枪到手就要动手，東哈用脚劝阻，小声说：“人多，干了不能脱身的。”赤禾照办，一同回家。

以后有个伍底娃子叫東打阿哞的，因其黑彝与必尔伍和家是亲戚，经常来往。他知道吉史人谋刺洒禾情况后，回去向主子伍底尔禾讲。尔禾即叫其向洒禾告密。取了五百两白银来分享。洒禾知情后，当然非常气恨，也捏了一把汗，派人去说“地价有差错，应当算补。”把東哈骗去，一到就被捆起来，好在系同宗，他一个人不敢伤害。同时，也派人袭杀赤禾，将赤禾叫出村时，一枪打死；再行携抢纳指家的黑彝和娃子，霸占去大部土地。再进一步袭扰必尔与吉页人，只有阿克人采取中立，未被袭扰。从此吉史必尔，吉史吉页人因洒禾进行激烈的械斗，直到五四年，甘洛工作团前来，才由崔玉堂和曲哈莫等进行调解，停止械斗。

9. 瘟疫也被利用

在季氏家地方，阿侯大娘和瓦人约纳二人是有名的富翁，他们既是親家又是冤家，相互间只“愿人穷不愿人富”的。六十多年前，瓦人约纳养有四十一头牛，村寨突然发现瘟疫，邻里的牛死了几头，他家便及时把牛吆到河边，砌石作圈关着。父子轮流来看牧。那时附近生熟荒很多，每天在周围放放了事。这样避了十多天，没牛生病。

以后有一天早晨，把牛放出不多时，就听到牛号叫声，这是遇到死牛遗迹才发出的声音。约纳一听到就感觉奇怪，跑去一看，见到一堆牛屎和两只牛足，认定是仇人用来传布瘟疫的了，立刻把牛吆走，并叫儿子把牛屎牛足撮到老远的地方。心想及时发现，并作适当处理，

可以避免一场灾害了。哪知过不多天，有牛生病了，跟着一头头生病死去，弄得只能把牛皮剥来繃晒，准备拿去掉点盐巴，肉些不仅人吃不了，连野物也不来吃了。把牛尸拖去抛入沟中，臭气薰天。最后死来只剩三条母牛两条公牛了。

究竟作恶者是谁？一再清查，才发现是阿侯家干的。询问时一口否认，无可奈何。好在以后四五年时间内，几头牛又繁殖到三十多头了（据说买过几头），认为上天护佑的结果。这时对方买来几头牛，不久渐渐病死。瓦人家正要把牛吆去躲避时，圈门口出现病牛屎和擦病牛肉的草，知道是有人来危害他的牛。一查只有阿侯家有牛瘟，其它人的牛早已避开，当然是他家作的勾当，找人去交谈，他家坚决否认。向黑彝报告，要求处理也没结果。只好依旧例人力无用时，去请神灵来制裁。决定聘请西番唢耄乌纳发来诅咒，

据说他是有名的诅咒家（注），法事十分灵验。诅咒到第二天，唄耄发现坏人就住在附近，说一堆一境的人，是否可以不咒。约纳说就是邻里人也要咒。说邻里人在咒后不能不見面，怕对双方都不利。说不利也不怕，要求继续诅咒。法事只好照常进行。

阿侯人已感到恐惧，明为作清静法事，实际找彝人唄耄来还咒。以后十来年中阿侯人几乎死光了，瓦人家认为诅咒收到了效果。但瓦人家在同一时间内，也死了不少人，到解放时（54年）只剩不能传接代的（彝人认为男性才可）三个妇女了。许多人认定是诅咒的结果，是吗？我认为是人言可畏，迷信可畏的结果？

88 8.29.抄 原稿在日记五上.17页

注：彝人说另有一位西番唄耄，是专门念经解除自然灾害的，如去瘟疫冰雹等。

10. 行刺遭反擊

張家、光電

足助洒禾同吉史必尔老八是豪门，而洒禾欺老八年轻，也羨老八基业——娃子田地多。企图侵占；并不时勒索老八的娃子，引起隔阂，发生械斗。老八在娃子支持下，便想刺杀洒禾。有一次听说洒禾在瓦耳史子家，便派了十多人抢，埋伏在洒禾必经之处；又派井卧约日去史子家窥探。约日进屋，一眼望见洒禾。主人说坐下喝碗酒，倒一碗酒来。他接下后见洒禾没酒，便端去相敬。心中有鬼，感到惊惶，两手发抖，顿使洒禾生疑，酒后坐着吸草烟，去点火时，有些恍惚，不用烟杆来去点，而用烟嘴去点，洒禾机警，一见更料定有任务而来的了，立刻向主人说：“你家那只枪，人人夸奖，究竟是怎样的一只？拿给我看看吧！”主人不知其用意，而感到得意，说：“哪有不给你看的！”立刻拿出来。

他把枪拿到手中说“在门口看才看得清。”拿到门口，取出身上的一夹子弹装上，便走出向上边一户人走去。埋伏在路边的人可没有发现，他去的那户人，筑有一个没顶的碉楼。家里只有个女人在，他说“我准备筑一个碉，就像你家的一样大小。你把碉门打开，待我看看吧。”他态度自若，主妇觉察不出来，还说“我家有糍【糲】糟，吃一碗再去看看。”他说“看了再慢慢吃吧。”主妇照办，去打开门。

他进碉后关上门，爬上二层从窗口向来路一望，埋伏下的人一个个持枪俯卧在路旁，他立刻将枪口伸出，边开枪边叫“我尔切洒禾的命运（宝贝）有老虎大，身体仅有草茎粗，岂容你们看

见？”第一枪就打死一个名乌惹牟干的人，第二枪也打伤了人。十多人惊惶逃命，一枪也没回击，从此他的名声增大，更肆无忌惮了。

88.3.10

11. 耿受拉切之言行

阿侯爾拉、光電

耿受拉切是勿雷惹府氏族足助房的黑彝，过去在甘洛地区是有一定名声的人。他比较能干，但他的实际表现，常为亲友所拥护，也为亲友所反对。为什么？现用他对待哥哥拉哈和自己被人杀死的态度言行来作证说说吧。

他的哥哥耿受拉哈是被井止氏族的娃子牛初哈古和阿硕作且二人杀死的。他肆力活动的结果，供惹府氏族四房人吉特、吉史、麻卡，足助联合出兵报仇，声势很大。但进兵到斯足时，听到井止人已十分惊惶，把妇孺带到亲戚处或入山躲避；家中仅留下得力丁壮，凭险决一死战。他便反复考虑，认定彼此是亲戚，为已死的人再死人，扩大仇恶是不必的，他劝阻各房人前进，并要求□兵后找人调解。家族当然十分惊奇，说我们已接近敌境，忽然行【停】止前进，会被人看作畏惧，受人耻笑。并且四房人联合出兵，人众力强，一定打胜，不应错过显示威力，慑服别个氏族之机会。他则用生动委婉的言词，说明退兵调解的好处。说凶犯是两个娃子，捉来杀死也抵不了命。一唯恃强进攻，对方将利用地形险要，尽力抵抗，像蛇伏在穴中咬人一般，胜负难料，死伤必多，一定有许多与事无关的人死亡，彼此都是亲戚，亲家将成冤家，何必亲亲相残？而又酿成冤冤不解，长期械斗，继续死人！四房人联合出兵，已显示内部团结，力量强大，威震一方，尤其已慑服对方，会使对方多付命金，生死都有利。何必为一死者节外生枝再死人再消耗财物？再打仗固然可以多杀死些井止人，多烧毁些井止人的房舍财物，最终仍以亲戚关系，调解了事。到那时，若对方人死得多，人命相抵

外，我們還得付出命金。即使自己人死得多，這些冤死者的命金，依俗會降低。自己多死了嘛，對方已殘破不堪，還能有多少錢來賠？牛打馬算，草草了事。“不抽是寶劍，抽了成白鐵。”前途值得考慮，適可而止才對。說得許多頭人只好點頭，照他的意見，接受“退兵牛酒”。退兵，進行調整。沒再打殺，沒再死人，沒燒毀房舍財物，使井止人及時付出命金，自己也得到優厚命金——少牛打馬算，雙方都感到滿意。原來責難他的人，也認為他的辦法，是為長遠打算的了。

為調解麻卡內部爾助蜀貢與爾助月沙間的糾紛，耿受拉切把雙方聚集到際呷（現是鄉）進行，有個美姑阿侯人名叫爾貼月坡的，也到那里來玩，這人帶有一支手槍，也與狼（拉）切沾親。晚上喝酒，醞醞大醉，來與狼切睡在一處，到了半夜竟拉出手槍來玩，滑了機，打穿自己的手掌後，打在拉切的腹上，腸子也流出來了。拉切已是五十來歲的人，自料已沒有活起的希望。看見在場的人十忿怒，準備殺死阿侯人來抵命。狼（拉）切搖手阻止，並說阿侯人並非有意殺他，是發生了錯誤，打穿了自己的手掌便是明證。他是命該如此，鬼使阿侯人來下手的。打死了，他也活不轉來。應該負責賠償命金。要求代他傳話與家族，不要出兵報仇。打仗只會死些不相干的人。家族以後依照他的遺囑進行調解。阿侯人很受感動，接受條件，依俗獻牛酒，付命金。阿侯與足助兩家親戚關係，不僅不因此事而發生隔閡，以後反而更加密切了。許多人便認為拉切很懂道理，處處為長期打算，一時受到誤解，也不加理睬，堅持道理的人。甚至有說甘洛若多出現這樣的人，黑彝地區的許多冤家械鬥，可以消除，許多黑彝白彝，牛羊房舍，可以安全過活，可以不遭破壞毀滅，拉切之死，使人悼惜。拉切可能死於1949年。

12. 阿侯液堵赤哈之死

阿侯足日述、光電記

55年深秋，我由县上回到斯足得里勒家中，那时已出现骚乱，洛古一带已有人叛乱砍电杆了。听到阿侯阿張月日，足史尔举，阿侯液堵赤哈三个有势力的黑彝，聚会在甘日；赤哈又把我村中七支枪收去，仅留下两支。我住村与甘日仅隔一个山梁，我便带了三个随从，前往探听他们的动向。

我到赤哈家时，邓开选、相光才、月日，尔举都在。月日尔举二人与赤哈意见不合，便起身去别家了，我把赤哈叫出门来谈。问：

“你是否到县上？”

“当然要去，有危险挨整治，我也不管了。不整当然好，就是整，我也把妻儿带去，死活好在一起。”

“现在彝人已动起来，你是否看看火色再去！”

“各人有各人的思想，我去是定了的。”

这话使我心情安静下来，才进一步说“我村上的七只枪被你收了，这枪不该你收啊！”

“是不该我收的，现在你把枪拿回去好了。”

他把枪弹一一拿出，一个子弹也不少，我把枪弹分与随从背起，再问月日态度；回答“你去向他说说吧，各有各的打算。”

我带起几支枪去找月日，现在想起来，还在不寒而栗啊！倘若月日把枪缴去，我将如何好呢？当然政府要说我拿枪弹去支援叛乱；劳动人民向我要枪弹，我怎能洗得清摇得脱？真是危险！幸而同他说了几句，他就说，他是绝对不去了，他每次去都像去天上闯

王家那样惊慌。实在受不了，不管有无出路，他要上山同族人一起活动。到抵抗不了时，只望有个子弹打在头上，死得痛快。说也枉然了，气冲冲地走开。说也奇怪！以后他在甘日同武装民兵打起来时，被打破头颅而死。因此有说，他已感到前途无望，有意寻死。双方打起来后，他抬起头来不住瞭望，以致打在头上的。

我把枪带起回村，发与劳动人民，并要他们把原留在村人手中的两只一起交到区上。我在家过不到一个时辰就听到邻舍发出枪声，一问，才说是原持有一枪的青年自杀。一去看时，人已倒在锅庄边死去。询问原因，都说不知道。说他有枪在手时作了恶，畏罪自杀吗？找不出罪证；说他爱枪不愿交出而自杀吗，他那枪也不怎么好。实在难于揣测，只好说他着了魔。

以后区上不住派人来催我去，那时斯足阿侯人只有我经常来往区上了，我怕发生怀疑，不几天就到区上后又转到县里。我已听到狼解蜀介去北京参观回来，有人砍电杆时，被全队怀疑，捆绑着送到申锅庄，工作队不同意，并批评军队，才得释放的消息。感到这事会引起许多人的误解。

我到县上时，赤哈已被派去洛古，说去作蜀介的工作，路上错过，没有见到面。无法使他知道蜀介所遇事情的经过。据说派他时他是不愿意去的，认为去也不会起多大作用，他愿去开凉山军政委员会。但县委书记严友圣不在县上。其它人不多了解情况，一唯勉强他，便不得已去的。他到了洛古，听到狼解蜀介回家后不久，见有人偷砍电杆，便去附近向部队汇报，哪知部队认为他是当地头人，砍电杆是谁，他是知道而且支持的，发生误解，立刻扣留捆绑，送到申锅庄等。赤哈听到后，认为蜀介受到重视，则从北京参观回来，到处为政府宣传，还受到如此对待，以后跟下去迟早要受到危险的。与其像绵羊那样乖乖地挨打，莫如上山干一下，死也值。

得，就跑上山的，尤其赤哈不知道蜀介被捆经过，便认为自己不可能把蜀介争取回来，就一定会像蜀介那样被疑挨整，大祸临头，惨情也会比蜀介还甚，越想越可怕，只有上山之路了，他上山后又从洛古回来，纠集了一些人来攻区上，包围了几天。但是从甘洛来的援兵赶到，在腰背夹击中，赤哈被打死，蜀堵举哈受伤，打下叛乱者的气焰，安定了一县的局势。这大致是66年二月事。

赤哈这人是比较诚实的，说一不二；也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任了甘洛工作团付【副】团长，作代表去雷波开会，他带的是红色代表证，其它人带黄色列席证，彼此还争论过谁的贵重。会上他当选为凉山军政委员会委员。这次他去参加叛乱，实在出人意外，其实他是一时想错的结果。我认为当时若：一、狼解蜀介参观回来，不被军队捆绑而去叛乱。二、不勉强他去洛古争取蜀介，使他争取无望，怕受怀疑，遭到危害。三、我们不在路上错过，见到面告知他蜀介获释，部队受到批评，绝不是政府蓄意整蜀介，那他是不会走入歧途的，赤哈之入歧途与死亡，是使许多了解他的人士、十分惋惜的。至于蜀介，他上山后不久，同伙渐被消灭，又回来投降。以后与足史尔举一同判处徒刑，送去西宁劳改，经过甘洛尔足河时，还与人见到面。以后有说他已死。有说他还活着，实际怎样还不知道。

12.12.12 于甘洛县政会

13. 和都舉者的評語*

和都舉者的評語

——預猜苴妮牢宙與拉惹史打二家之未來**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和都舉者是越西下普宏【雄】勿雷家有名的頭人，他那時社會秩序還好，可以到處走動。他到過甘洛各地，在甘日還在名著全涼山，月琴聲中不斷發出“去瞻仰呵，瞻仰人的拉惹史打家作過客；也到過冕寧窩堡儼然與土司家比富的洛伍苴妮牢宙家”，他都受到隆重招待。雙方的富裕也使他有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在歸來後對兩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看法在彝地傳頌了很久。他的看法是怎樣的？請看吧。

他對拉惹史打的看法是：說史打獨占地利，富甲一方，天天有客來到，門坎也幾乎被踩斷了。他在那里時沒有不殺牲，鍋灶下的柴火沒有間斷的日子，一伙吃了又來一伙，來去人之繁多，使人頭昏眼花。在別處，不僅見不到也是想不到的。但是史打只知在上面坐着同貴客閑談，或者抽大煙，顯示自己的尊貴。不問招待客人的辦法，一切找牲殺牲吃法做飯等等，都由管家隨意去安排，每天家人吃了再輪到客人，有些客人還輪不到。他的妻子只供他呼喚，講究衣飾，坐在一邊吃喝了事，不問家務事。在幾天中沒聽到經營耕牧的言談。房子倒多，都是亂糟糟的，沒見有人來掃一下。他說史打的名聲不管怎樣大，住地怎樣好，他以為長期興盛下去是困難的。

对苴妮牢宙家的看法，他说来作客的人，不少于史打家，但一到就引到空房内休息，主仆立即会商招待办法，安排负责人员，各自分头去找牲杀牲作饭作馍取酒等，各自完成任务。然后由管家来把客人请去与主人见面谈天。再引去就席吃饭，贵客两人同席，一般五六人同席，井井有条。不仅客人满意，家人也以客人满意为荣。不见私下取用酒肉，更不见有抽大烟的。牢宙一再向客人打招呼，“招待不周！”客人欢笑回答。主客之情不言可喻。每天鸡睡前招待完毕，收拾用具后，奴娃各回住室休息。到第二天鸡叫后仆人起来做饭，也叫其他人，管家来安排人作当天应做的耕牧活；留一些人准备招待客人。牢宙起得早，精神饱满，听管家汇报后，分别鼓励勤劳尽职的家人。喜笑颜开地谈论着，处处使人欣羡着。他说牢宙家不仅现在好，怕将来也会好下去的。

在当时听到他的评语的人，或信或疑，甚有说他是胡言乱语的。但到1927年后，他的话应验了。史打内受奴娃反对，外被乌甲之侵袭——原为亲戚，以傲慢相待而成仇人的。住寨及奴娃全被占去。史打仅率妻女出外流浪。直到34年乌甲被杀，才得返回。但住寨和奴娃已被阿候人占去，仅分得十多户娃子及少数田地，自己不善经营，终年过着穷苦日子。仅有一女，他于四六年死去，无嗣，仅有遗产又归阿候人占有，认为原由他们分给的。女美而聪明，五四年甘洛开展工作，她表示拥护，以后还任过甘洛县政协委员，于五六年死去，无后。苴妮牢宙死于十年代中，长子足打，孙贴哈，他有四子，如得尼又四子；切尔母有一个；得颇无子。次子大理，孙搜母，他也有四子，如古候、古体、古革、古洱等。三中全会后如得尼，切尔母等已成富翁。至于苴妮次子劲甫，子达打、孙妈麻，曾任金矿县付【副】县长，以与子侄，参加叛乱被镇压。

14. 政協委員反復叛亂*

爭取叛亂、反復叛亂**

張家、光電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1962年秋，涼山彝區將進行民主改革了，甘洛縣斯足區有黑彝奴隸主伙同覺悟少的勞動人民上山叛亂。該區阿侯，井止人多聚集在補落母山中。不時下山騷擾。這時甘洛縣上派我同阿侯足日，阿侯伙主，阿侯蜀堵舉哈上山爭取。我們舌敵唇焦地反復講解政策，還是不能接受，而且舉槍相威脅。

當時對方得力頭人有井止相家，井止酒酒，阿侯阿張洋人，阿張莫禾等，他們坐在壩上。由井止莫酒，井止大人，阿侯沙、妮狼哈、阿侯苴切等黑彝及自稱勇士的一些白彝娃子如克主狼行【停】，狼打阿母，以徒大人，勿主阿禾等十多人來同我們周旋。最後說：“我們阿侯井止人都在山上反對漢人，彼此不是家門便是親戚。應該一致行動的，你們這幾個忘了本的阿侯人，卻離開我們去跟漢人，你們都該殺死。只有麻卡張家沒親戚家門在山上，他去跟漢人，還情有可原。阿侯人是不能寬恕的。”伙主、足日的臉都被嚇變了，好在沒有舉槍而伸手來抓頭巾和查爾瓦，使他們僅穿一層單衣，站在秋風里發抖。

這時阿侯狼哈對舉哈說：“所有普人家數達壤狼，所有達壤家又數狼姐狼，所有狼姐家數牟干狼，所有牟干家數古都狼，所有古都家數蜀堵狼，所以蜀堵家出了個不屑子舉哈。你還算個人嗎？舔

汉人筷子，撮汉人屎的！”用揭得的头巾来抽了一下。举哈似不示弱，回答：“今天秃头遇有角（持械）还说不清楚谁狠？以后到山上再分高低吧！”我听到这话感到奇怪。但也不敢乱猜话的含义。我们一同回来汇报，一同在政协会住下，以后不久他又不假而去，上山参加叛乱，实现他“到山上再分高低”的话，与狼哈比谁叛乱狠了。

举哈原来也参加过叛乱叫回来的，这次去争取叛乱者，一被对方用“不屑子”来刺激，又失去理智，意气用事，加以伊弟启略母在山上，再去叛乱。以后同有名族人阿侯液堵赤哈来攻斯足区署，赤哈被击毙，他受到枪伤。区上将他送来就医，医好后仍留住政协会，伊弟启略母与叛乱族人到越西境内活动，在下山抢劫时被击毙。消息传来，他又不假而去，再行叛乱。以后叛乱者多被肃清，无路可走时，又来投诚。但作恶多，判处劳改，后死于劳改处。

88.3.3于甘洛

15. 烏斯人相殘，峨邊黑彝乘機而入*

烏斯人之相殘，與峨邊黑彝來

嶺光電、阿木補典**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二十年代末，烏斯河蔣乃務足二房人之械鬥，是爲爭一個蘇妮引起的。原來伙爺足日比較富裕，他家正在翻瓦板，依俗翻瓦板那天，要請唛耄或蘇妮來念一次經。这天利口日妮的儿子生了病，爲治病，日妮去請了个蘇妮來，經過足日門前時，被足日看見。說他家正翻房，必須念一次經，要把蘇妮留下，日妮說他是爲儿子治病請來的，不能留下，雙方爭執起來。足日就說：“你若引走，我要把他殺了。”日妮一聽認爲太不講理，也太欺人，骨火三丈，跑回去把弓箭帶來，把足日殺死。

於是雙方各招族人械鬥，傷亡了許多人，使事態更加擴大。兩家各招族人外，又引峨邊甘（克斯）和海甘黑彝來助戰。足日家找的是甘家；日妮家找的是海甘家，從此兩家打得更激烈，傷亡了更多的人。在戰鬥中有個卜體女人阿鴿母被俘走，甘黑彝木達□□去把人搶救回來，引到時足日連飯也不招待一頓，甘黑彝十分生氣，說“不是同類人、一點人情也沒有！”怒沖沖地走了。

回去後與甘家人聚商，準備襲殺卜體人。先把深山人招來，埋伏在山林中。再派人向卜體人說：“我們請來了能咒阻弓箭（槍彈在內）的唛耄，由他來咒阻後，我們將刀槍不入，可以取得勝利。

我们在某天在某地聚集，由他来为我们咒阻吧。”卜体人信以为真，男子按时带武器前去，妇女也多去参观。首先由黑彝（包括白彝娃子）把武器集到一处架起，由唛耄诅咒，念完咒，他们各取枪弹在手，站到一旁。然后由卜体人把枪弹集中来架起，諛【让】唛耄念咒。念完咒时，大声叫：“我的咒念完了，看你们怎样办？”黑彝人一听便抢上前拿架起的枪，再把弹药装上枪腔，向卜体人开枪，再掳抢妇女。被杀的男子和被掳的妇女各数十人。以后黑彝人来占领乌斯河村寨，但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病死的不断出现，不得已又迁走。

黑彝来屠杀卜体人以后，迫使各家白彝联合起来，进行抵抗。打了很久，又各死许多人，两败俱伤，都有厌战心理了。但在这时，白彝内部不能团结一致，竟有跑去投告【靠】黑彝的。使黑彝些又占到优势。直到土司岭邦正从西昌回来。内部才渐渐团结起来，投告【靠】黑彝的人也有回来的。这时投告【靠】黑彝的和黑彝有二十多户来占领老木坪，筑房住居，随时来四处掳掠，或阻扰附近人耕作。人们难于住牧了，又经会议后派代表找岭邦正。

代表来后，岭即派人枪去攻打老木坪，因地势险固，不能攻下。以后设计抄袭：一些人公开去抄袭；一些人埋伏在附近，公开抄袭的人吆来了四条牛，寨内人便全部出寨追赶。双方对峙时，埋伏的人涌入寨内，占领全寨。把全部妇女掳来交与土司出卖。但到第七天时，黑彝来袭；又攻占寨子，双方开始拉锯战。

几个月后岭邦正不断秘密派人去说服投告【靠】黑彝的人，说他们若回来拥护土司，改过自新就不咎既往。而且准许退还妻儿，复住原地。不断作工作后，多数人回来了，都照约归还妻儿及土地财物。只有五个人，曾打死了人，民忿很重，不肯回来。以后这五

人被包围于寨内，一再喊话：缴枪不杀。也找熟人去争取，他们也感到逃走不了，才出来缴枪。原被杀害了人的人家，一致要求杀死；头人些也认为他们反复不可信【靠】，便把这五人拉去投尼日河，从此土司家再派人枪长住，使当地安静下来。

88.9.11日

原稿在日记五32页上

16. 為頓豆花死了一百人*

為一頓豆花死了一百人**

光電、補曲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在烏斯爾甲務母村，住有名叫迩補人蜀甲的卜體人。有一天他家邀請了村人到山上砍竹。家里作了一大鍋豆花來招待。砍竹的二三十人，因路遠，分着幾批回來。先來到以外又有鄰人來到，來者不誤，都舀給豆花，竟把一鍋豆花吃光了。後到的便沒有吃到。有人說“我們辛苦了一天，怎麼不給我們留點豆花？”有人回答：“誰叫你們落在後面。”於是兩人爭吵起來。

這裡的人平時說話和氣，也很謙虛，可是一惹反就動輒要起刀來，把生死當作兒戲是遠近聞名的。他們一吵到激烈時，自然抽出身上刀（男子多帶刀）來互相刺殺。有人倒斃時，他的親戚又抽出刀來報復，於是到場的人各為其親，紛紛動起手來，鄰人聽到喊殺聲，也跑來看看究竟，他們來後，看見親人倒地，便各向其仇，抽刀參加。先是只殺男子，把眼殺紅時也在殺婦女了，甚至只要來到眼前的人都殺，親人嬰孩也不分了，一個個倒向血泊中，最後只剩已傷殘的勝利者了。他起來一看，親人都死盡了，回顧自己呢，原來已殘，現在又受幾傷，已不易自理生活，便想與其活着受苦，不如死去使魂魄到陰間與親人聚會，越想越迷，就跑到大河邊跳水自殺。事後經親戚來清理，互相殘殺中死了九十九人，加上最後自殺者恰恰一百人。原來卜體人丁多，力量強盛，經過這次相殘，人

力大为衰減。这次事件发生后，消息传到别处，聽到的人都认为这是人间少有的慘劇，已一百多年了，许多人至今一谈到就谈虎色变呢。

88.10.9于甘洛

17. 武德壘社窺視下土司屬地*

武德壘社窺伺下土司屬區**

阿木補曲、嶺光電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抗战之初，四川几个年轻人集资在峨边办农场，取名武德壘场，又称壘务处。直接负责人叫雷剑雄，职称大队长。单是办壘是没多久发展的，实际是要“经边”扩大力量。到了四一年已控制了峨边彝区，想伸手过山来办乌斯壘务；声言要在某地修建行道。乌斯等地属于下土司，必须取得土司同意。

当时汉源的李明凤李明相弟兄，已有一些势力，他们与下土司不和，也想打倒土司统治。借助外力实现目标，与壘社联络，也动员曾被下土司撵回峨边，一心企图报复的甘家人参加。他们反复商议后，认为非用武力不能迫使岭邦正屈服，諛【让】出地盘，便决定联合用兵。

以后按约定日期出兵，李明相帶了三十人枪前来。雷剑雄从峨边帶了二三百彝汉兵来。经背坪上山，准备攻占老木坪，到山上时刚刚天亮，为了示威，向老木坪打枪放迫击炮，据彝人说轰起一阵灰，也炸出了几个土坑。初时相当吓人，但下土司已有准备，派头人邓开选率人枪驻于乌斯，听到消息后，领人枪向南而行，擬增援老木坪，当地头人体伙阿木等則已集合当地人抢到老木坪防守，他们等雷的人示威停止后，从森林中隐蔽前进，到互相看得清楚处时，向对方打出了一排枪，打得对方惊慌失措，一个个要逃走，

好在没见伤亡的，顷刻又安静下来。体伙等则见对方人有穿军衣的，看作是正规部队，认为正面硬打是不易得手，想引入林谷中来消灭，便大叫，你们凶就下来吧！要扯你们的枪，捉你们作奴隶！”分散入林谷里准备着。

雷的人受到射击，又听到捉人扯枪的喊声，更被吓着了。抬头遥望，眼前重重凶山恶水，茫茫森林，不说打着走，就是讓【让】你从容走下也不容易。加以人在明【暗】处，我在暗【明】处，去是自投深渊，大多数人已在犹豫发呆了。雷本人表面镇静自若，而要他前进，两腿已不听指挥了。向大家征求进退意见。多主张撤退，增加兵力后再来。他便“俯顺”众情，不待多久就下令撤退。埋伏在林里沟里，准备大发横财——捉人扯枪的下土司人，等得不耐烦了，派人上山窥探时，一个汉兵影影也不见了。认定汉兵退逃了。大叫“汉兵逃走，快上山追逐！”这肉电报真灵，四处伏兵纷纷走出，向山上爬去，生怕追不上，捉不了人，扯不了枪，几百人顷刻赶到山顶上，到最高山头瞻望，遥见汉兵已在老远的路上奔逃，放出猎狗也赶不上了，个个感到歉然。有人悔不该放那一排枪，使汉兵逃走，不然也许一个也逃不走啊！纷纷收捡汉兵丢下的倉物、弹壳、衣物等，有的还饱载而归。

雷部已从山上被逐退时，李明相的人还在向南靠拢中，对雷部撤退消息毫无所知。突然遭到体伙阿木的人的当头射击，打死一个名叫足乃子的人，扯下一支步枪。其它蒙头逃窜，几天后才逃到家。李明相本人只身逃入林中，身上还有只手枪，和一件单衣，东奔西逃，迷失方向走到一个山岗上时，远远见到乃乃坡山上的白碉，这已与乌斯相去不远，他的家仅在斜对面。但中间隔了大渡河，河边已有下土司人防守不能前去的。就是他的三十多人枪来时，也是从河下游峨边境内过渡的。回头又走。走了一半天，肚子

饿得难于忍受时，才找到来路，想到来时曾在路上边岩洞里休息过，临走丢下了许多菜头，烧焦了的馍馍，捡点来吃也许获得一饱。有了希望，精神抖擞了，积极找去。找到走入洞内，一看，不知什么东西，已捷足先登，早来光顾了，不说可吃的东西已没影影了，连丢下的烟头也不翼而飞，大失所望。只好坐下来休息，他晓得倒下去熟睡是有生命危险的，坐着打瞌，真有灵，恍恍惚惚地打了几下瞌，精神公然恢复了许多，站起来又走。鞋底已穿破，一遇到石子，脚就痛得要命。不走也不行，怕作俘虏，怕被野兽吃了。畏惧紧张也增加了力气，一步步再走。走不到多远就听到说话声，仔细一听是汉人的声音，肯定已入峨边境内，生命有救了。

再走就遇到四个打柴的汉人，一问都与垦社有关系。说明情况后，都愿帮助他去垦社。这时他的足已走出血，紧张的心情一松散，全身肌肉立刻瘫痪了般，两眼发花，两耳轰鸣，肚子饥饿，面色苍白，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四个农民一看也紧张起来。说救人要紧，砍来两根木杆，捆成担架，抓些干草来垫起，把他拖上去抬走。天黑才到，以后休息几天才得过河回家，据说幸而遇到体伙阿牟，没紧跟追；若遇到邓开选，那一定派人穷追，前途凶多吉少云。

18. 射殺野牛*

射杀野牛（彝语意为野水牛）**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在大凉山主脉峨边马边与甘洛越西美姑等县间原始森林中有一种野牛（似水牛），成群活动，在晚上，一般几十头或上百头，选一个较平而宽的草坪，小犊睡在中间，次睡母牛、公牛睡在外面，并由一公牛守哨，遇到虎豹猛兽侵犯时，发出嘘嘘嘶声，公牛即起来一致对付，猛兽不及时逃走就有被打死的之危险，这时就可称为林中之王了，它们在活动时。常成一行，慢慢行走林中，但性情暴烈，你若从中打死或打死当头的，打的人被它发现，那一群牛都立刻向你追来，要把你打死，即使你爬上树，它们看见人在树上，就一条条奔来碰树根，小点的树经不起它们的碰撞，多要倒下，树大碰不倒时，它们就在周围守候，直到饿了才一条条散去。相当危险。但它有一种毛病，行动时顾前不知顾后。你若从后跟踪射杀，那射杀到只剩一头，它也不回顾的，所以有一句比喻型的谚语：“你像野水牛一样聋。”意思是只知看前面听前面，不知回头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就像野水牛一样啊。

19. 妄結冤仇

牛羊应归放牧人，
五谷床于农民有，
祸事应归惹祸人，
长保达果负责任。

在竹拱坝子上，有一个老头子，时常吟起一祥文者，边走边唱着这么几句话，许多人听到后都感到惊异，到底他唱出这几句话有什么意思呢？经过别人询问，他才解释说：“我们辛勤的耕种，可是突然会有人把牛羊五谷抢走了，甚至还伤害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惹祸事的人，把祸事惹到我们头上来的结果，论理祸事应归惹祸人，实际上却落在我们的头上，而且成全了他的名声，不说过去这样。将来也会这样呢？”说后，深深叹气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这样：

马家有一个青年，名叫长保达果。他的妹子是嫁给阿侯支拉古撒特房的，以为自己身价高贵，这亲事有辱身份，常常有反婚，将妹子改嫁的企图。有一次妹夫家的一个娃子，带了七斤盐到他家来卖，他表示欢迎，杀了一只猪来招待，同时说愿意买下全部盐巴，立刻抬了三斗五升白米，主客热热闹闹的一同吃饭，一同睡觉，那种亲密，谁见到了也感到羡慕的。

第二天吃过早饭，他说：“你是妹夫家的人，发长，身上又脏，别人见了会耻笑我的，我们一同到温水塘洗澡剃头吧。”客人哪里听得这样的关切，当然竭诚接受，满口答应，去时他还把自己的九子枪给客人带起，边谈边走。

到了温水塘，客人放下枪，准备先理发，用温水洗头，洗后站起来用手拭去脸上的水滴，这时达果拿起枪，从背后乒一声打去，客人倒在血泊里了。

消息传到妹夫家去后，阿侯支黑彝多娃子少，对娃子命案是不马虎的，立刻集合人马，兴师问罪。马家为避免事态扩大，同时认识到达果的鲁莽行动，是不该支持的。于是派人接洽，说：“让阿侯人对付达果一家。他【我】们不予过问。”这样一来，阿侯支便直接向达果家进攻了。

达果家同祖父的有六弟兄，他们一得到消息，便收拾粮食牛羊，避到深山树林里去了，只有达果一个人进行抵抗。达果众寡不敌，打了一阵就被包围着，最后受到伤倒在地昏死过去了，依俗是不许伤残尸体的，对方认为已经死去，烧去房子，掳得一些牛羊，便撤兵回去了。可是在路上把没有关系的人的牛羊也赶走了许多，于是马家一些青年，企图截回这些牛羊，就绕到前面去阻截。恰恰交手，阿侯援兵到来，腹背受敌，死伤二十多人，中间死去了五个独儿子，这使马家受到莫大的损失，引起了一致的忿怒。

这次械斗结果，阿侯支大获胜利，得到许多胜利品，打死马家许多人，自己却仅仅有几人受伤，骄傲起来了，认为马家再也不敢抵抗了，乃听到达果没有死，又兴师前来了。

这次，马家一致抵抗，把阿侯兵诱进马家村堡后，才突然加以袭击，使阿侯人死伤三四十人。也被夺下了许多枪械，力量损失更大，从此无力正式出兵了，仅偷偷摸摸的进行偷袭而已。可是一直连续了好几年，并将双方都精疲力竭了。

撒特房初初出兵时，其它房曾给劝阻过，说马家是内亲，应该先进行交涉，没有结果再出兵。他们不听，以后得到胜利准备再度

出兵时，也来相劝，他们都更不理采。因此，遭到家族们的不满，到两败俱伤时，他们便出面调解，由有声望的头目到马家，商定解决办法，迫使撒特接受了事。

63.8.9

20. 盧占龍父子*

阿勾勒打（盧占鰲）父子**

嶺光電譯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阿勾勒打，漢名盧占鰲，39年夏我在成都同他見過面，身材魁偉，品貌出眾，話語爽朗，態度誠摯，一見就令人喜歡。以後聽到他父親的遭遇情況，他任國民黨涼山黨部主任，要爲女【彝】人做些事的消息，更使我关心和寄予希望。可是不幾年又聽到他被人刺殺了，使我驚奇，因此我從各方面打聽他父子的情況，聽到了下面一些敘述。

他是阿爾支被止房人，原住三棱崗附近，父名拉莫，身材魁偉，一表人材，可是青年時代，隨時與人比高低，不是爭論便要打架，有一次同個堂弟爭吵，不覺說出了對方同一個堂妹的曖昧事，對方認作奇耻大辱，想打打不贏，想辨別又欲蓋彌彰，於是羞愧上吊而死。家族認作是他逼死的，這還了得！引起一致的忿怒，依俗害死家族，定要抵命。立刻把他逮捕起來，準備叫他自殺。可是又不是他出手打死，而是上吊自殺。一個男子上吊也不是體面的。經過反復商量，才改作開除出境，永不歸族的處份。

從此拉莫淒淒楚楚的到處流浪，各處親戚看他是被開除了的人，都不願留他下來，招待幾天又叫他離開。最後他流落到雷波城來，那里是民國初年，漢彝間還能相安無事，一個彝人到城裏來，也不會引起什麼問題。容他留在城裏。他便幫人帶信傳話，或找親友張羅，

取点钱来维持生活。时间久了，汉语熟习了，具备在城里活动的条件了，又开始帮解决一些汉彝民间的纠纷。就显得活跃了。

到民六七年，汉彝间纠纷，因了政治的混乱，一天天多起来了。有一次军队来打彝人，打到三棱岗附近，但后方连络受到威胁，被迫撤退，中途受到截击，损失惨重。彝人呢，初时也损失不小，决心报复，到截击获胜，又助长了气势，一致联合起来向汉区进攻。军队出城抵御，相遇于城南丁丁马一带。因了弹药缺乏，彝人来势凶猛，竟被冲溃了，士兵的伤亡，枪械的损失，不计其数，甚至有军官被俘（据说连排长各一名），全县震动。

这时，县城里的官绅，眼看彝人要直扑城下，便一面准备城防，一面找人出城交涉，城防自有人负责，交涉者又找谁呢。一找到拉莫，条件是只要仃【停】止攻城，便送给若干银两。怕他个人负不了这项使命，又找熟习彝语的朱麻子相助。经过几度商量，第二天下午才待命出发。——

啊，也是奇遇。头天彝人把军队打得丢盔撩甲，就想一鼓作气，攻下丁丁马附近村堡，直扑城下。哪知，汉民村堡可不如军队那么脆弱，不说不易攻占，连超越过去，也被村内射出的子弹，打死许多人在那里摆起，一整天的攻打，只占了个把村堡。人丁可牺牲了不少。不得已到太阳偏西时，全体撤退到离城西去十五里的乌脚过夜。（那里有保头的汉民，多来栖息）。他们二人提心吊胆的来到了丁丁马时，连彝兵影影也见不到了，向什么人交谈呢？他们还是不辱使命，回去报告：“经过交谈，彝兵已经暂时撤退，明天再谈判。”官绅们当然相信，而且喜出望外，热烈招待两位地方大功臣，并允许由他们再去全权交涉。

第三天早晨他们又畏畏缩缩的走到丁丁马，在山头上一看，见到乌脚附近路上，有不少人向山里走去，朱麻子倒没发觉什么，拉

莫却看出彝人回山，正是立功的好机会了。他强约朱麻子到乌脚，由他入村，找着得力黑彝，说出自己的使命，黑白彝头目正攻势受挫，愁眉不展，哪里听得这种不战而屈的机会！于是边同他们谈判，边召回已走散的人回来助威。

那天下午谈判达成协议，他们便回城报信，官绅们完全授受，照约在第二天送给和解费，并派代表出城举行宣誓礼（鬪牛皮）。这下他们成了两方的功臣。怎么办呢，名胜实败，得到意外收获的彝人，对他们当然感谢，并抽给和解费的什之一，惊惊惶惶不可终日的官绅百姓，一下安定下来，可以睡得熟觉了，更千谢万谢。因此，两位使者的身价，顷刻间陡涨百倍了。

官绅们为报酬这场大功，并利将来使用，在城北划出一段公地，作拉莫住地。有了钱，有了土地，有子名声，就不愁无处开亲了。一提亲事，就娶到一个漂亮闻名的黑彝女子，以后就养出了比他还出名的儿子勒打。

勒打少时就很像拉莫那样好强，不是争辨不休，便是同人打架，也喜欢结交朋友，十来岁时父亲死去，无人约束，更任他一性发展，一方面结交了许多朋友，一方面也结了不少的怨。于是城镇附近发生了什么盗花案件，就常常怀疑到他身上。以后竟被诬冤枉，捕去关起来了。家族不来救援，朋友无人过问，与伊父好的人，也人死情散，不肯主张公道，随他长囚狱中，一、二年以后，蒋介石入川，全省统一，派视察员去雷波，为对“边民”表示一下平等待遇才把他释放。

不久成都伪军校招生，看他人品不错。熟习汉语，招去受训。毕业后了解到他与俄奇，布兹，井曲，模史加拉等支是家门，能起些作用。也被一般要彝人的人所看中。便约同到凉山进行一些调查，那时经他介绍过的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于是那些人替他吹捧。

到40年前后，反动政府想向凉山进行民族压迫，成立国民党凉山党部。竟委他作主任，给予优厚待遇。不久就成了个威威赫赫的人了。据说那时他到成都，要受到许多要人的招待。在街上遇到贺国光汽车时，可以叫住谈上几句话。可是因为许多关系，想用的人没有用成，便被阿卓支人刺杀了。连尸首也没有去收了。

他父亲是被开除了的，亲戚家门一般是不支持不认他的。他跟反动政府人员到凉山时，许多人只应付一下而已，内心却说“你是什么人，敢来我面前耀武扬威？”不论他有无能力，有无好心，都不易得到应有的结果。

一些想利用他的人，不论怎么替他吹嘘，也只限于利用他，造就自己的名利，真正支持他的人有几个？有稍加支持的，也是为进行民族压迫扫清道路而已。对彝人没有好处，在彝人中能为他撑立多大的威信？

他本人在受训时，除学了点反动理论和作官知识，基本知识进步很少，得到了主任高位时，仍然不知如何进行工作才好，一任反动政府派去工作的人摆布。所以有彝人说：“他顺别人的奴咀行动，对彝人有好处的事，他是不肯作的。”他本身还没有具备使别人尊重的条件。

他高据主任位职时，收入较丰，他怎么来应用呢？装扮自己，满身呢绒，大吃大喝，长迷酒乡，日夜嫖娼。自夸风流，生活十分腐化。有人夸他豪爽，有人说不该这样腐化，有人为叹息，有人根本瞧不起。有个随他奔走的彝人说：“好似他知道他将要短命，所以处处只为目前快乐打算！”这话充分反映出他生活的一斑。

他也作了件在当时是彝人所极端反对的事。就是他在胡乱生活中同一个妓女恋爱，最后结了婚。他带回家乡时，口口声声说“她是一个土司女子。”可是知道底细的一天天多了，怎能掩盖过去。反感深

的彝人，当然竭力反对；没有反感的人也说：“他得到高位是难能可贵的事。值得爱护；可是他带起这妇人到处走动，就会成彝人的眼中钉，早晚有人杀死他或她的。”这件事的真成了他的致命伤啊！

有上情况，不论他在成都时，受到什么要人的尊敬与重视，到了凉山还是被轻视看。同时有些黑彝，认为他在外面有背景有地位，将来会来管束自己，不免心生疑意。本地汉族士绅，更是嫉恨任何一个稍露头角的彝人，纵在官场，让他同席，平等相见，一到背地便切切私语：“这个蛮子真是沐猴而冠啊！”甚至加以种种诋毁，这些议论影响许多汉民，更影响彝人对他的态度。到有利害抵触时，彝人就毫不客气的对付他了。说天下鸡蛋一样大，黑彝一样大，你能管得谁？甚至挖出过去根底来，使他过不下去了。据说为这些，曾有几次使他动起武来呢。可见他已处到相当恶劣的境地了。

以后说要推进工作，回到雷波，常住乌脚，也把妻子接到城里住下，每月除对上作表报，领津贴外，实少事可作，时间一久，伪币贬值，用费渐感不足了，背地也作点鸦片生意来帮助。（有人还佩服他，敢带鸦片到成都）。为摆排场，纠合了许多流浪汉在身边，设起税卡，对有力量黑彝、官吏、士绅固不敢失礼，对小商贩，说抽税任意拿东西，引起了群众的忿怒。

这时士绅乘时指使汉民控告。并暗示心怀不满的彝人采取行动。这诡计真有效，不光反动政府派人来查，对他有所指责；黑彝原已纷纷议论如何对付，只顾虑省里有人说话维护，和家内支持，现在看到省里来人态度，也恰逢有阿尔人表示：不害也不护。于是彝人方面无所顾忌了。有个阿卓黑彝，因娃子被苛索，气忿之下，带起几个人来乌脚，口称有事相商，诱到场口，将他击毙，他的生命就这样了结，为他的这命案，连一点波澜也没起就算了。

(VIII) 漢軍在涼山

1. 清軍來打後出現的事

爾酒、光電

太平軍翼王石達開，在現石棉安順場失敗以後不久，有清軍來打甘洛各處。有說是長毛軍，我們以為是太平軍失敗而被收編，用來打彝人的。其它各處戰事怎樣，完全弄不清。只有由岩潤過河，進到現阿爾方的這部分，據前代人說：來後出現的事情是這樣：

清軍到阿爾方後，駐紮在瓦堡山崗上，準備要進攻現補補方。但在阿爾就遇到堅強的抵抗，白天軍隊占優勢，晚上就要受到伍底、阿助、李氏、克斯等姓人的襲擊，傷亡嚴重。據說被殺死的兵，就从瓦堡崗上滾到下面俄頗爾寶石窖里。軍隊走後，彝人看見死屍遍地，臭氣熏天，才來收起埋葬在那裡。以後那裡有許多坟墓，稱作埋兵場。

這些兵既不能前進，又時時受到襲擊，糧秣告盡，實在沒有取勝希望了。要撤走嗎，後路全被阻截，逃脫也難。有些兵自稱是長毛，不願再打，投奔彝人了。彝人為增加奴隸，減弱敵人，當然表示歡迎。官軍困於絕境了，不得已派人向彝人疏通。要求讓他們撤走，願留下武器以外的東西——帳篷、軍馬等。那時黑彝當中幾富制都很有威望，來找到他時，他說：“官兵死傷過半，彝人還沒有什麼犧牲。不放走，要強行殲滅嗎。一個老母豬被逐到坎下，三次以後會奔回來咬人，何況是人？再勉強打，彝人定有傷亡，勝負難料。不如他們答應不再來打彝人時，就等他們撤走吧！”當時彝人很齊心，只要有好意見就一致照辦，取得各姓頭贊同意後，約定不再來打彝人，就由制都親自護送官兵出境。他去半年以後才回來。說來去都經過越西，究竟他到過什麼地方，誰也弄不清。

他回来时，带来了一匹骏马，许多绸缎，内有一帐轻罗，据说收紧时可以捏成一把，张开来有晒场那么大，成为后代的传家宝。说都是被护送出境的汉人送的，我们认为那汉官一定很大的，知情报恩啊！他不仅带来了名贵东西，还学来了一些神术。有一天他家召集奴娃做活，做到太阳快要落山了，还剩一段地。他说：“你们把活做完好了。”

“太阳都快要落山了，天黑了怎么做？”奴娃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把太阳拴着，等你们做完活，才让它落山，好不好？”

“哼，千古奇闻！只要你把太阳拖得着，我们就作下去吧！”有些还说：“黑彝是着了汉人的魔回来的！”

“那末我就拴着太阳吧！你们快回去，把所能找到绳索都拿来接起，我好用来拴着太阳，不使它落山。”

“对！看稀奇。”奴娃们比做什么都热烈，纷纷跑回家去，把绳索拿来，一根接上一根。由他伸拿起绳，开口喃喃念词，再把绳子头抛向太阳，呵把太阳拴着了，一拖，太阳摇摇晃晃地上山来了。奴娃认为出现了鬼怪，一面叫吼（彝人认为有鬼怪时就叫吼），心中也十分惊惶，紧张地做活，不一刻把活做完，他说：“活做完了，就放走太阳吧！”把绳解下。使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只知挥锄掘挖的奴娃，恍然如在梦中醒来。他们是眼睁睁地看见，拴着拖着太阳了的；在附近山上的人，看来是制都用绳着地上的大石头在拖，只感到他在无聊作戏。

他以后又说他在一天之内，就把黄瓜栽来开花结果。这当然是奇闻，奴娃族人们都说他在扯谎。他说他可能用事实来作证。于是约定日期来做。那天怕有几百人来看。他早上把黄瓜子种在土里，嘴里念词，手上浇水，然后盖上草。吃早饭时一把草移开，就

见黄瓜长出苗来了。中午看见藤条和叶子，长长长大了。也见开了花。下午结成了瓜。几百人看得口张目呆了。他告誡不要摘来吃，可是有一个嘴馋，一见嫩黄细滑的瓜，垂涎三尺，不禁伸出手去摘了一个塞到嘴里，一咬才是一包猪屎，惊叫“臭得很！”惹得在场的人都轰然大笑。是怎么一回事，谁也不了解。

制都做出这些把戏后，四外传说，无不称奇，使他的名望更为提高，认为他已成为神仙了。于是使许多人连想到他是在汉地学成仙的，说汉地有神仙才能教出神仙，对汉地十分景仰，并尊重起汉人来了。几富制都家族谱是这样的：约贡、阿助、劲伙、伞劲、不者、几富、制都、答打、什日、拉哈、么姑娘是女，绝。尔洒的族谱是从不者分、不者、蜀富、阿呷、绿史、拉徒、果鸽、尔洒、惹呷、现已十七岁。

牵马来青年，说是觉罗人，取名娃儿。娃儿长子名狼来，有四子：克堵、克哈、俱有后代，总爷情况，弄不清；克监已绝。次子名曲监，有五子，其中绿日，民主改革时已成奴隶主，其子名拿甲，孙牟鸽。一子名曲监，其子俄巴记儿，吸大烟，到处偷窃，被四弟兄捕捉来缢死了。其它三个儿子都有后。现在儿子孙人丁兴旺，总计约二百人，内没有吃不起饭的。

投奔彝人的长毛，有长毛绿打，儿子名古都，有后代。长毛束富，有三子。以徒，约哈、且打，都有后。长毛绿展，有四子：以达、布达、不日、不切，都有后代。长毛作打，有二子；阿铁、古且，有后代。长毛活洛，也有后代。多位阿尔方，人丁已发展到三百多人，善于劳动，少有贫穷的。其它各处还有许多长毛，只少接触，不知情况，他们当中有的成了彝人，地位仅次于白彝，是民族大融合的事实。

2. 冕寧羅洪與果基冤仇的起始與結局

果基沙特大足之女綠烏，原嫁與羅洪厅爺，感情不好，不去當家，果基人即將綠烏轉嫁與越西洛伍然母。釀成糾紛。經調解，由果基人付賠償費六百兩白銀了事。有個厅爺的堂兄弟是屬阿什補狼房，名叫總爺，另有個屬阿什勒波房，名叫XX，他的女妹是大足之侄媳，他的兒叫曲頗。曲頗在用石打鳥時，誤將一個勁甫白彝青年打死。勁甫白彝是羅洪下面的較有力量的白彝，因此曲頗上吊來抵命。於是大足依俗同族人背馱【酒】去吊喪。總爺因大足女綠烏拋棄厅爺，懷恨在心，隨時想泄憤。乘主客飯後在屋內聚飲時，叫人來潑水，將火熄滅（取暖照明）。果基人感到驚異，料有意外，一齊退出屋子。大足先出，剛跨過門坎，即被人用巨棍打死在地。其它果基人无伤亡。經過調解也沒了結。

羅洪頭人妮普瓦打，住於大橋附近，負責保衛治安。這時有果基二流子黑彝補爾衙甲伙同娃子偷去士紳趙姓的驢子，越姓要求瓦打追尋。瓦打即背酒來找果基頭人約打，請求協助，約打認為這事他個人不能做主，必須找族人同喝，好共同負責。於是招來族人共喝，也殺豬買酒來招待。約打約頭人商議時，屋內主客酒後爭論。此時有個酒徒羅洪黑彝爾姐醉後說：“你家果基大足是被狗吃了的！”即是指我羅洪人殺死了大足，你們也無力報仇雪恨！這話引起果基人的忿怒，聚到外面商議，要殺死爾姐。可是有個果基人卻說總之是結仇，有其殺死個洪人，不如殺個值得的，就是殺瓦打吧。還沒有商議，就有人進去把瓦打殺了。弄得兩家結下了深仇。約打也趕緊遷離住地俄彎，過山住到殊辟。時間是1927年，從那時起，果基和羅洪兩家人冤冤不解的械鬥到解放。計在械鬥中打死的

果基人有果基大足、果基狼打、果基甘干、果基牵鸽、果基莫举、果基洒呢、果基约打（即小约丹）、果基乌珠人等黑彝，伤的黑彝和死伤的白彝也十多人。

打死的罗洪黑彝有：

罗洪瓦打、罗洪达洒、罗洪阿硕人、罗洪瓦硕、罗洪体伙、罗洪衙甲、罗洪牛补、罗洪曲木人、罗洪曲补、罗洪史不等。受伤黑彝及死的白彝也十多人。

据果基、罗洪头人说都是一些洪人盲动引起的结果。所以彝谚云：因了□□而良犬丧命；因了坏人而好人丧命。在旧社会是有根据的。

1987.8.3于西昌

3. 李德吾被打死的經過

李德吾本來奉命去防堵紅軍的，在西昌以南見到紅軍勢大，便不敢接觸，回頭奔逃，想回老家石棉。大致帶有两連人槍，各為一營人。到了冕寧便異想天開，要把坐質彝人帶走，用意：一、用來要彝人出贖金；二是帶着這些人就可使途中不受彝人的方難。與縣長鍾伯琴、團練向長邱維綱商議後，約定他們三人同行，帶走二十二個坐質彝人。哪知坐質人親屬聽到認為親人被帶走後，將一去不返。沿途傳話追趕阻截。

李、鍾、邱等聽到消息後，不敢走托烏大路而走小路，沿途打起走。鍾、邱及一陳姓連長在途中被打死。在燒塞灣河上游，追堵的彝人（主要果基人）已到河北岸，見坐質人與李等正沿河而行，便大叫“過了河就安全了！”坐質人一听，中有親人聲音，便紛紛撲河，溺死一人，有二十一人過了河。李等走到治乃，士兵全被打散，李與曲木人逃入老林採摘竹筍吃，後被發現，被果基阿月人捉着。這時果基作且趕到，見面時李說：“親家，你保我的命，我可以給你許多金子銀子！”作且說：“親家，兩個干兒子還來嗎，我保你的命！”李听后垂下頭不再說話。

阿月人把李捆起來帶走，得通知說紅軍已准許殺死欺壓彝人的軍政人員。要帶到家中用刀划，再撒上椒鹽，使之疼痛不堪而死。但帶到燒箕灣以西時，遙見火把電筒在大路上晃动。絡繹不絕。測不出是些什麼人，顧慮遇到軍隊時，李被救走，彝人還受處份【分】，經過商量後將李打死，把屍拋入河中泄憤。

附：邓秀廷指使李德吾屠杀果基阿月人

1934年邓秀廷指使其团长李德吾屠杀的果基阿月人名字：

果基史呷 住烧箕弯 即把其它骗到他家屠杀的。

果基木敢 住烧箕弯

果基牛哺 住烧箕弯

果基古都 住烧箕弯

果基体打 果基体哈 他俩是弟兄，作且之子，死时仅二十多岁，但能干而勇敢。

另有一个史呷老丫头，同时被杀。

4. 紅軍經過後鄧秀廷所勒索的款與挑撥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果基约打结盟后，约定护送红军通过二百里黑彝区，当送给十一只步枪与约打。事前果基阿月人在追截李德吾时也扯了些枪。邓派人将枪如数缴去后，罚款一万二千元（？）。李德吾从冕宁带走的二十二个坐质人员中有洛伍人，所以洛伍人也参加追截李的行动，并扯了一些枪，事后邓将枪缴去，罚款一万两白银。洛伍得力头人叫苴且，事后邓叫罗洪保打，将苴且杀死。以后苴且之子拉哈长大成人，十分能干。邓又叫拉哈将保打杀死抵命。但罗洪白彝头人马海尔它为主报仇，伙同罗洪主耿将拉哈杀死。使罗洪、洛伍两家冤仇械斗更为扩大，相残至解放。

5. 冕寧抗捐軍

红军长征经过冕宁时，成立了冕宁革命委员会，以陈树檀（治革）为主席，李井泉及江西人黄应龙等为副主席。同时又成立抗捐军，黄为司令，陈为政委，有战士约二百人。红军大部队开走时，李井泉廖老高等随走。抗捐军稍后。陈说拟到冕北打游击，有说毛泽东主席从石棉来电报，说已经暴露身份，不能留下，要求跟进。黄陈率部头天离城到大桥，第二天到离大桥几里之俄弯山腰。

因俄弯是果基、罗洪、保伍三家经常发生冲突的地方，而由保伍人守哨、果基约打不便去就派沙玛尔古来联系，要求黄陈到山上，翻山即到果基人住区，可以得到安全，约打的人在山上不住叫吼，说是来迎接的，可是黄陈产生怀疑，也听到国民党军队追来，就向军到罗洪、汉民杂居的村子、现名宁源乡。商议如何办。有个洛伍以且乃止妄动，前来扯枪（乃止以后被果基人打死），于是引起骚动，彝、番、汉都动扯枪，也抢去其它衣物，对人没加伤害。但罗洪人死了一个。事后据龙晴初说，他也随抗捐军前去，衣物被抢而已，没见有拉人的事。

黄带十多人回大桥，询问农民：走哪条路比较适宜。都说罗洪雕堵是好人，也曾入城协助红军，可以去找他想办法。罗任村离大桥仅三四里。黄听后即率人前往。罗洪雕堵迎进村内，杀猪招待，并动员村人捐衣服，送与战士穿着。这天冕北区李绍州知道后，便率领团丁前来拘捕。第二天邓秀廷部队赶来，先头部队连长谢牛坡（宝丰）及排长谢阿初入村询问情况后，到李绍州处，与李一同把黄等押去交与邓秀廷。邓把抗捐军大队长肖佩雄，大队付【副】李发明均是本地人，就在大桥枪杀。另有县委成员彭然亦系本地人，

可能押到县城枪杀。其它本地人问明后多半释放，仅关押了几人。黄则系外省人，押送到泸沽交与薛岳，有说在途中用划竿抬去的，究竟给予优待还是受到刑法，不能走动弄不清。以后传说已送去成都，尔后下落就不知道了。邓回泸沽见到薛岳，被委为宁属卫戍司令。送薛到越西才回。陈树擅在宁源方被抢，与黄失去联络，无法前进，秘密回冕宁，再经西昌去昆明，再赴延安。

87.8.2于西昌

以冕宁地下党为首的人在八十年代初极为反对为“彝海结盟”塑像，说果基约达（小叶丹）是镇压抗捐军的帮手，目的是“压彝头人而抬地下党人”，实争功也，惯用手法耳！幸未得逞。

6. 鄧秀廷臨死前對普雄的陰謀

嶺光電譯

普雄地區，土地肥沃，物產富饒，在那里住有果基、勿雷、阿侯三支人。清末以來便大種鴉片，向外掉換白銀槍彈，富裕的名聲，遠近傳聞。多年來反動軍政當局，想發橫財，多次進剿普雄，都沒有達到目的。鄧秀廷在1932年秋，曾去打過，與勿雷支接觸時，鄧被擊退，損失人槍數十（槍約五十支），使他在發財企圖上，又加上仇恨的念頭，始終念念在心。由普雄來的人，竭力要好籠絡，準備用作將來進剿時的內應。在這方面他花了不少的錢，亦利用武力威脅的辦法，想使靠近外面的人，先來輸誠送錢，可也沒有多大效果。

果基、勿雷、阿侯三支人，彼此有親有仇，有的關係密切，有的却械鬥不止，其中以仇怨來說，勿雷與阿侯尚比較深沉，阿侯自恃人多力大，步步進逼，勿雷又恃占地險要，人戶集中，不願讓步。並隨時進行襲擊，或扣押人來取錢，仇上加仇，在1991年，勿雷支黑彝達打母假，殺死家族，被開除出境，妻子是阿侯支爾于補介爾加房女子，因了不願同行，被帶到途中，便予槍殺。凶犯是勿雷月哈，事後雖然聲明，恐駁時槍口過低，誤傷而死，仍是一命案，且槍殺婦女是習俗上所不許的（當地還保持這習俗），引起了爾干人的忿恨，一再交涉，也沒得到結果，使爾干人不能再忍了。

當時阿侯魯木子已是爾干補介房的首領，是主要活動報仇人之一，他與鄧秀廷有過來往。眼見單獨對付不了勿雷人，於43年與家門商議，去找鄧協助。向鄧表示：只要鄧出兵，他願率家族作前鋒。勝利後，下普雄勿雷住區歸他，上中普雄歸鄧控制。願先付三

千两白银。邓听到后马上从靠椅上立起来，眉飞色舞的说：“好，好！一定答应。”经过详细商议，决定邓派兵进剿，协助他将勿雷支逐杀，占有该支军部住地。而且下河松光林白彝也归他保护，收保护费，至于每年烟厘金，仍收来交邓，上中普雄两地果基人，富裕而有声望的，全部逐杀。另将山上彝人移住下来。由邓直接征收税租和厘金，议定后双方各自准备。

鲁木子交涉好后遣反普雄，进行准备，并先凑集三千两白银送去，那知44年春，邓秀廷一病不起，计划落空，普雄免去一场灾难。以后他派人去向邓妻仙氏说，没有出成兵，所收三千两白银，应该如数退还。吕氏见夫死后，各处彝人动荡起来，若再惹反阿侯人，困难更多，便退还了二千两，其余一千两，在45年打普雄时，以500两作投诚费，500两作罢。

在鲁木子去接头时，曾听邓说：“果基木古，果基莫打二人，只想进不想进（指钱），态度不明。”回途中秘告二人，邓口气不好，他们住近口子，该好好应付，不然要首遭其殃。二人十分震惊。当与家庭商议，决定凑一千五百两白银去送。及银子凑足，邓已死去，才没送去。

63.1.18，64.11.21

7. 劉文輝與鄧秀廷間的一些情況

在一九二〇年前后，宁属汉军五营，由统领蒋安廷拖出来，编归四川陆军第八师，五营人缩编为三营，原任营长廖金廷、邓秀廷、耿苗子仍任营长，孙子文、李德吾任营副。蒋任十六旅长。那时刘文辉任二十九团长。刘邓是相认识的，以后刘半脱离八师，任八师独立旅长，跟着变成第九师长。邓是由团队，打彝人起家，本人连军队中的动作，立正稍息也不懂，在正规军队中当然不容易处，也自信整彝人是拿手好戏，便请假回到甘相营，没再出来。有说他是没当上团长，忿忿而去，那不是事实。邓知道刘爱耍手段，早已有不好的印象。

一九二七年夏，二十四军（刘文辉）打二十三军（刘禹九），廿三军退到雅安，准备再退康定，召川边军，一冈【同】在大相岭二郎山一线，进行阻击，另联络赖心辉（二十军）袭刘文辉后方。但对刘禹九以川边屯垦使名义统辖之川边军，有六个旅，自有总司令孙养斋，副司令羊仁安，前敌总指挥贺中强，各兼一旅长。另有张光典、苏海澄、相芳林三旅。有说原骑兵团长张修廷也任过旅长，这弄不清。川边军原与廿三军打过，隔阂未去尽，旅长中羊是本地人，要袍哥，社会声望高，可以说能左右全军。由于刘文辉乃先派人来接头，尤其找他堂弟羊宗轩和亲戚刘民安来，扭着停止对刘禹九之支持，态度转变。羊一变，其它各旅长受到影响，全军坐视不理。而且刘禹九退到雅安时，川边军正式加以阻止，或收编其一些部队，使之进退维谷，不得已宣布垮台。

当时羊有三个团，刘济南团，大部随羊到荣经，邓秀廷团驻冕宁西昌，蒋如珍团驻盐源盐边（原八师部队，八师解体后拖去归羊

的，对刘文辉仍不满。），各派有一个加强营到汉源，联各给羊的信，说刘文辉太凶狠，归顺他会吃亏，不如拥刘禹九抵抗，在掩护下扩充力量，过安全日子。羊没有接受，竟归刘文辉，还引起蒋邓之不满。那时，苏海澄旅，归羊节制，曾派其精锐营来汉源（苏原为江防军司令）。

二

归廿四军后，羊任宁属清乡司令，兼廿四军十一混成旅长。邓是四十八团长，兼宁属彝务指挥。到二九年，刘要去掉羊，指使四十七团长蒋如珍倒羊。羊与邓商议，将蒋诱到西昌城邓公馆内杀死。蒋部退集盐源，拥营长潘学源统率，但内部不一致，又受到邓部营长孙子文之运动与逼迫，全团解体（孙与潘俱是彝人，故相听信）到至此，邓声望提高，实力加强，而四十六团，以团长刘济南残害彝人，并强征了一百多彝人来当兵，在二十八年初，发生兵变。刘文辉趁时将刘济南撤职，委黄汉承任羊的付旅长，兼团长。把羊部改为十一步兵旅。撤销清乡司令部。从此，羊不能再节制苏部十二旅了。黄打入内部，刘设立的宁属财务统筹处，权力加大，羊只好忍受，邓却不免惶惶不安了。

到二二年更受到刘的压力，原川边军归刘而调驻雅安，如孙贺张等旅，早被宰割，自己力量削弱，并徒拥虚名，实权在黄邓手中，为得到个好下场，于二一年冬回汉源原茆时，便请刘派亲侄刘元璋入宁属，名义是宁雷马屏峨屯殖司令，羊任付司令。一到越西，又感到不辞去实权，会生误会，又请辞十一旅长职，推荐黄继任，邓任副旅长兼团长。请刘军进来，邓是十分反对的。曾一再要求羊回西昌，共商抵抗计划，羊没有接受，对羊更为不满。曾忿忿的说：“不是换把关系，我要开他的花！二辈子变猪也不与他同

槽！”刘军到越西时，邓正驻在那里，曾准备加以袭击，不胜退入彝区。经亲信（据说是吕华斋）苦劝力量不足才停止。于是想打黑彝人，表示自己为地方，和“彝务”上的作用，进剿普雄。上中普雄方面，用招抚办法，安定下来，下普雄勿雷支地区，却遇到抵抗，损失了一连人。计划再攻未遂，可也比过去算是有效了。同时支持彝人，反对拜寄刘元璋作干儿子，最称凶悍的卜河土目巫假（汉名彭永富），使巫所手下人暴动，带走枪械，洗劫其家，其生命也得蒋安廷这庇护，才免于死。于是使刘元璋，畏惧之上再加不满了。

刘元璋部为拔去邓之根子，在邓未去康区之前，即开始宣传邓之不是处，宣布彝人投了邓的不上算，要重新向该部投诚。在少数民族中找工具，委越西田坝土司岭邦正，卜河土目巫所，盐源左所土司喇宝臣为彝务大队长，另委许多彝务队长。邓去后委参谋长林味共为越西县长兼彝务指挥，也打些不去投诚的彝人，都是针对羊邓之影响，采取的措施。

二二年春，羊名为付【副】司令，可是仅留下作护卫用的几十支手枪，也被逼交去了。那时我在羊家，见羊苦闷终日，写了几十张“忍”字来贴在壁上，反复念诵。春末随刘元璋到成都，无异软禁下来，长留成都了。羊去後正逢藏军东进，刘文辉依姪子之意见，为调虎离山，调十一旅入康区。邓离开老巢，前途茫茫，既恨羊处置不当，更恨刘叔之对已了。

三

藏军东进，其锋甚锐，加以康区藏人，或有响应，全康震动。我看调十一旅去，是含有用去消耗意思的。初到时，邓部颇被歧视，连粮饷也不能按数按时领到。到与藏军接触时，彝兵善于山地

作战，赤脚行走，藏军多着皮靴，乘马作战，行动不免呆滞。屡被挫顿。邓部竟成驻军之中坚，規复了金沙江以东各地。黄于此时，与刘湘勾结嫌疑，撤去旅长职，论功邓有提升希望的，以系编归部队，未予提升。

到三三年夏，刘文辉被刘湘赶进雅安，所部各师旅，多有随去的。当询问刘元璋，宁属可以容纳多少部队，刘元璋怕别部进去，会削减他的权力，便答覆说：原驻部队已难于供应。逼着幺叔叫各部自找前途，回头找主子。使二十四军由十多万人，减到一万多人。事后刘深恨侄子之自私与胡涂。可也因此得到不少好处。力量削弱，使刘湘顾疑消去，容许该军存在下去，以及蒋介石也不怕他造反，和敷衍川省局面，才给予西康建省和当主席的地位。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刘退到刘荣经时，已困难重重，邓和另一旅长邓蟠邨，派代表前来，表示欢迎与拥戴。刘十分高兴，当召来见面，一再慰勉，提升为二十旅旅长。此时刘最大困难是粮食问题。邓自告奋勇，愿回宁属，筹借半年军粮，更使刘高兴。

邓离开康区时，先带走六连人，留下六连人，拟以前者扩为一团，由邓德茂任团长，扩充另六连为二团，孙子文任团长，另以河道（安顺、拉另坝洗马姑等处七场地区）团队为基础，成立第三团，李德吾任团长。浩浩荡荡，高高兴兴的开工回来时，却被刘元璋挡着驾，只许进驻安顺场。当派李到西昌去接洽，李却只为自己活动，以自己一团仅有二三百团队，想挤掉邓德茂，而代替之；刘元璋也想利用李来控制邓部，公然同意。邓没有接受，就设法前进了。进退都难，只好暂驻，而且尽力筹借军粮。于是派人四出，强迫越西、冕宁、西昌各县彝人，出粮出款，并运送到入康路上，指定之地点，为这次奴役，不知使多少彝人冻死饿死累死，倾家荡

产者更不计其数了。也开始屠杀附近彝人，并支使各支人，互相残杀，过去几年中彝人已受尽廿四军之剥削压迫（据越西田坝改土归流彝人讲，有个时间，每三天要派一次粮或柴，有的逃走，有的连房子也拆去交。）从此又加上邓之压力了。

四

三五年，红军长征，由滇北渡金沙江，直指宁属，刘元璋赶调邓部到西昌。此时邓部一再扩充，还不到两团人。原因是留康区之六连人，原由营长罗名扬统率，孙子文回去接管时，已被改编或打散了。在西昌只调了些彝人，前来助助威而已。好在没同红军接触，除李德吾在逃跑中，被彝人消灭，其它还幸免于覆灭。

红军过後，蒋匪二路军前来，将刘军大部带走。由于龙去任匪二路军总司令，他以为邓是彝人，示意匪军总指挥薛岳，留邓负责宁属治安，委为宁属卫戍司令。龙当时又有占据宁属野心，派马王二团前来。也要邓解决刘留西昌之残部。邓对彝人是毫不在意的，对外面官吏和军队，却大有戒心，未敢照办，而且掩刘残部离去。但此后就与廿四军脱离关系了。

三六年川政统一，李家钰部已入驻宁属，卫戍司令部撤销，原宁属行政区改为十八区，设彝务整理局，邓任局长。此时邓之部队，遍驻宁属各县，声望最高。孙为副旅长，一团长邓德松，二团长吴孙东，彝务团营长更多，盐源盐边境内，有许多彝人是被邓逐去的，因此一般都恨邓，邓的力量未曾深入。此时派吴团配合滇军打大小章和余家，企图以力慑服，后遇到强烈抵抗，吃败而还。派邓天朗营驻宁南，一面作云土生意，一面过问宁南会理彝务。会理德昌地区，也随时派部队来往。几乎与彝务有关的事，都要加以过问。邓附近彝支，曾投向他的，在伊去康时，又去投刘家的，都

责以不忠贞之罪，或罚款或进行打伐（如西昌毛省支、冕宁洛伍支等）。一时看作，宁属离了邓，就要天翻地覆的样子。蒋介石曾派员赠予佩剑和勋章。十八区专员王旭东，曾想利用羊邓来镇服彝人，巩固自己地位。准备请刘湘委邓为西昌冕宁宁南会理德昌清乡司令，羊为越西昭觉宁东两盐清乡司令，以邓不接而止。这些也可证明，对邓之重视。

五

三八年西康计划建省，将划宁归康，邓竭力反对：一面支使地方士绅，表示态度，发出文电，向伪中央申诉二十四军在宁属的罪行；一面向会理苏海澄联络，苏家却不赞成。还把两盐土司，集令人枪，同西番相珍权家械斗事，说成是武装反对。伪重庆行营，指示我前去劝止。一去才知道是械斗。当劝导他们暂时停止，以免负反对伪中央之名，自找麻烦。正逢他们打得没进展，接受劝告，由我介绍与新任县长张洪两见面，约期调解，各自散去。

在我由西昌到盐源前（三八年七月），邓之副官长刘国乔，曾问我说：邓愿意帮助我的枪弹，要我把羊仁安活动起来（羊赞同划宁归康），并召集彝人，配合他的部队，在大渡河阻止二十四军部队，进入宁属。我说，这是伪中央决定的，不能随便。既与邓单独见面时，他用彝语说：“二十四军对彝人很坏，宁属归入它掌握就更不得了，莫如大家联合起来反对。”我当时回答，这样干不得，那建省是伪中央决定的，打胜仗得不到嘉奖，打败仗没处去！他听了颓然而倒，仰靠椅上，不住长叹。以后相学端同他反复商议，讲好条件，给二十四军靖边司令，发给两团人粮饷，才正式表示拥护，我曾把这事告诉刘，好似刘说：邓脑筋太旧。

六

三九年西康建省。六月刘往西昌，过汉源时曾问我说：“邓的一套杀伐手段，仅能使彝人变成他的娃子，他当个黑彝了事。这不是办法，要民族平等才行。”曾召孙子文到汉源。据孙讲，刘有扶他来分邓势力的用意（注一：邓孙二人，一贯合作，但仍有深刻的□□）。很怕邓之误解。那时正逢曲木藏尧（伪行辕副官主任），到汉源见刘。我们三人便在富林聚会，在场□草坪上谈了一下午，除约定鼓励彝人兴学，送青年升学，调解冤家等外，并约由曲木和我分头向刘和张篤倫，代孙吹嘘，取得重视，使邓不敢怎样来安慰孙。以后在西昌刘委孙任付【副】司令兼团长，正式分划之表现。

刘初到越西，就决定严办杀害阿尔阿木之王家屯联保主任唐登，和抄掠谢家黑彝之吴觉且（吴晓东之长子）。二人都与邓有关系。刘将唐枪决，吴纵子作恶，撤去团长职务，并赔谢家损失。中途刘曾到邓家，邓当然大办招待，也把附近彝人集中见刘，表示号召力。据王济民讲，刘主诱导同化，邓讲不服就打，意见不一。李永光说：刘劝邓不要一唯打杀，邓说要打得痛，彝人才肯听话，曾反复辩论。刘到西昌不久，将冕宁托乌，邓一心要驅逐屠杀之果基支住地，设为托乌特别政治指导区，使邓不敢行动。派万绍新到昭觉，招正被邓打杀之瓦渣支，到西昌投诚，以后设普雄特别指导区，以及在邓势力范围内，设立指导区，都是有限制邓力量扩张的意思。

这时邓已发觉，刘的主张与自己不合，曾想拉拢刘左右，为他探消息或说好话。刘到西昌时，也设了个主席行辕，公然与伪行辕比高低。曾有彝人问：这两个行辕，哪个是真的？辕内也分设四组，一组管警卫，组长徐蕴志上校；二组管调查，组长李永光，省府视察室主任。徐是刘旧部，官气十足。邓买通他，曾送他一千两

鴉片。引起過李永光之不滿，我不滿鄧，怕起作用，也伙起發過牢騷。徐是癮客，身體差，不久也死去了。

四〇年以後，鄧與張篤倫接近，也不甚聽話，尤其與屯委會發生摩擦。如鄧心腹彝務團長羅阿吽，企圖進占昭覺蒿姑地，屯會即支持各支彝人之反擊，跟着成立三個彝務指揮部。四一年接近鄧彝支打近屯會彝支，屯會派兵打金河邊的彝人。秋季鄧接受寧屬警備付【副】司令職，劉不同意，鄧曾兩度支使昭覺八且支，反對屯會派在那里的官吏和軍隊。四〇年屯會招竹接馬家人，到雅安受訓。經過昭覺城時，八且阿克密惹房，即予截殺，殺死五人，三人受親戚之保護，才免于難。屯會派兵與馬家人，一同進攻密惹，賠償命債了事。四一年冬，又支使八且大部分起來暴動，可未實時派兵進援而失敗。屯會派一營兵，會同彝兵進攻解圍，且將八且支在坝上之村寨，焚毀十之七八。損失之大，在涼山還是少見的。

四一年八月，支使冕寧洛伍人，刺死托烏區長，四二年秋，屯會派越西托烏彝務指揮王濟民和保安二大隊李靜孚，帶漢彝兵去報仇。焚毀洛伍村子，雙方死傷多人。

四二年，鄧光□支使彝人，襲殺附屯會之彝人。將住西昌北門外之羅洪小黑彝家屠殺，僅余小子羅正清。七月，在城內將羅洪舍英，殺死在二十四軍一三六師（旅？）部前。九月襲殺羅樂詔家，仍住北門外，樂匯（現任喜德副縣長）中二槍，佯死得脫，母與姐被殺死。樂受驚成病而死。初在屯會彝人，也把鄧之彝務大隊，又是聯保主任殺死在城外。屯會徒發通緝令，暗中把凶手掩護走。（注二）

金河邊大橋雙角支約莫約惹二房，以不堪鄧之勒索殘殺，來歸屯會，影響附近彝人，鄧于四二年八月，調集彝兵進剿，約惹先屈服，損失稍減，約莫則人被逐殺，村舍幾乎焚盡。當時屯會秘書長杜履謙，準備派一營人，由我率領去救援，以劉元瑄不同意而止。

四三年邓彝务大队长罗镇江，向盐源发展，屯会曾派吕适英团去打巴寨，打疲了退回来。

我想这些事，刘是知道的，就是在斗争中，暗的限制失效，就来明的阻止和打击。所以孙子文和潘学源都说，西康建省後，邓的声威，渐次衰颓下来了。可是神仙靠凡人的脂膏来养肥自己，到互相打杀时，凡人更遭殃了。

如四〇年邓两次打蔡三老虎，事先伪行辕和屯会是冈【同】意的。事后我听到屯委會止诚说：“想不到彝人经不得打，一触即溃！”金是处长，屯会掌权人。话中有话。那次邓诱杀了蔡金万、蔡银万弟兄，前锋直达会东。掳卖了千多人，烧杀抢掳，更是空前。这壮大了邓的声威，而刘却不愿意。恰好，罗阿吽进攻蒿姑，遭到打击，使邓仓惶撤退。一般认为屯会有计划的行动。其实不愿邓壮大有之，予去打击计划，却非事实。金止诚曾说：只想呈请调邓回来，由屯会办善后而已。为得罗阿吽才引起了大隔阂。许多当时参战的彝人也说：“罗阿吽不进攻蒿姑，我们还不肯出兵打他呢！”也就是说：初时刘邓矛盾不大，以后日渐加深的。

四四年前后，邓更与张笃伦拉拢。张为扶起邓之威望，要支持邓单独打普雄。刘就不赞同。原因就是怕壮大邓力量，并脱离自己。即受用而听限制，也不脱离自己才能冈【同】意。

八

总之邓一心要当个土皇帝，所谓彝务，只能归他一手掌握，不容别人掌染指。对根据地甘相营附近彝人，要继续实行杀尽驱尽黑彝，把白彝娃子编作四十八家，并逐步扩大这范围，都受他的剥削压迫，进而成为他家的娃子。他家就成为一家大黑彝或世袭土司。一时彝人对甘相营邓家妇女，都必须称为“主母”或“太太”（彝

语(译)，不然就遭到责骂或笞打。邓德松曾在集会上，称到会的彝人为“*沙也*”，（可译作臣民父母，或娃子们），有些人受了，有些立刻反问：“我们是你家配嫁丫头的儿女吗？”说得文明点，就是先从心理征服。对于一些土司，邓认为奴性已成，并无多大力量，还表示敷衍。因此有些土司还歌颂他。也有劝我：“他整的是其它彝人，对土司还好，你不该得罪他！”我呢看见他阴险毒辣，残杀太凶，也觉得有了他，自己爬不起来，当不成个大土司，就无法接受了。

邓自信手段高妙，对彝人有办法，两团部队，力量强大，邓家在冕宁是大族，能一致支持他，宁属各县士绅，承认打彝杀彝是好汉，发彝财与他们无损（少数也有矛盾），一般也拥戴他。这些的综合力量，在我看来，比他在彝人中的力量还大。这些使邓相信在奴隶制社会中，能取得奴隶主地位的，或者当封建的世袭土司。在这思想基础上，对外来半封建半殖民的制度，是有强烈抵触的。

刘的统治方式，当然比较高一着。至低限是封建加资本主义的。他要实行当时的政治制度，统一于他那集团领导之下。彝务自应控制在手里，或在亲信如刘元瑄、杜履谦等手。他也提出了一套笼络人的主张。如三九年到西昌时，即喊出：不要见面礼，不收投诚费，汉彝平等、黑白平等等口号来宣传。一再说凭杀伐来办彝务，是不会办好的。若是办好，那就是杀光了，没杀光的也成奴隶了。又说用杀戮驱逐手段，把所恨的彝人，驱到金河以西去，而金河以西仍是中国土地！驱逐到那里也不见得就变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以国家立场来说，更不应该这样！来见的彝人，每每亲自接见，有时作一二小时的长谈。甚至送给枪弹布匹等礼物，使对方满意而去。一看就知道，都是针对邓的作风而做的。

我对这些很感兴趣，更加亲近他。那时我喜欢谈教育，办个小学，也送些青年出来学习。他曾说：你这样做很好，彝人文化提高了，就好办了。邓秀廷只知道打杀，不是办法。我曾用这些话向彝人宣传，一方面希望他们重视教育，一方面也要他们来接近刘。四〇年刘正式提出三化政策，要德化同化进化，提得更冠冕堂皇了。一时迷着了许多彝人。若不是以后的行动恰与相反，作用会更大呢！

九

四四年夏，邓病死了，宁属迷信邓的人，认为大乱将起，同时原被邓灾难的彝人，纷纷起来要打老家，依附邓的人，又在准备抵抗，四十八家人，有些又逃去找原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但刘认为彝务阻碍消失，从此彝务将转入新途径，先派政务视察团，军队检阅团到宁属各地了解情况。十一月亲去西昌。到后改组靖边部人事，取消彝务指挥，调整一些指导区，尽力拉拢各方面彝人，这当中更表现过去对邓不信任。

刘邓间的权利和主张的冲突，在建省以后几年中，不仅没减少，还在增剧中。若是邓不死，虽然彝人对他的反感在增加，而宁属汉彝士绅中，许多人对刘的一套还是抱怀疑态度，认为邓的一套比较实际，邓是打杀彝人，能得到他们的赞许。对刘的一套之实现，是个大阻碍。到两次剿办普雄失败，政治指导区工作，江河日下，毒烟遍地，贪污成风，更丧失人心。邓不死，一度受到限制之力量，还会恢复起来，尤其刘与邓在蒋匪心目中，是宁用邓不愿用刘的。会扶邓起来倒刘的。那时胜败，未可预料。

(IX) 鄧秀廷剿彝

1. 鄧秀廷打伐彝人的事蹟

在1923年初，有个勿体甲迩人耿伙体哈，沿喜德河边回去，走到两河时遇到大风，他就把披毡蒙着头走。这时邓秀廷之侄答尔巴也走到那里，认不出人来，便问是什么人。对方因风没有听到，答尔巴便放出一枪，使对方应声倒下，走近拉开披毡一看，才知是甲迩人，发生了命案，找人从中调解，约定无辜被杀，赔双份命价。

那时邓秀廷已有一只德造步枪，名闻远近，号称价逾千金（千两白银）。甲迩人当时人多而势力强，是邓秀廷所顾忌的支头。甲迩得力头人者人瓦颇，平是就十分羡慕这只枪，想乘时得到，命价多扣也在所不惜。便找人去向邓说：“你只要把德造枪拿作疏通物，我可以负责了结命案，减少命金也可。”邓一听勃然大怒，立起身来，说：“我是木干克低，你敢来我头上动土！”但又一转念间，计上心来，说：“我们都不是寻常人，说过的话就要兑现！”去的人还莫明其妙地说：“给了枪还有啥说的，一定了结命案。”于是约定在某日甲迩人到两河某人家取枪，并了结命案。来人走后，邓派人要那家汉人准备酒肉，尽情招待甲迩人。暗中召集得力子侄及团丁，叫准备武装临时使用。

到期，甲迩人去了九个黑彝，十来个白彝。邓家人没有去，只派人去说：“了结命案，该隆重招待，只牲畜用物还没到齐，天黑以前一定到来，先请汉家代为招待。”那家汉人先拿出酒来，尽情相劝，也说煮肉打尖，拿腊肉来烧，甲迩人可没料到有什么意外，一个个酩酊大醉，只是坐着要酒，起身也困难了。

天黑后邓亲率子侄团丁，突然从四面袭入，枪打刀砍，九个黑彝只逃脫革答哈体，禾切地哈二人，如者人瓦颇，巴足卓母，务足

克保等七人被杀。使甲迩白彝也死了七个，从此甲迩人力受到严重损失，以后仍酿成了几年的械斗。

勿体甲迩人是罗洪黑彝中人多力强而又比较富裕的一房，住现喜德铁厂、太平、两河，米市、瓦斯洛、瓦哈等地。平时对同宗勿体仑蔽、务足解吽不加重视，受到嫉恨，甲迩与邓秀廷发生械斗后，仑蔽尔初式哈和解吽阿吽等便与邓联合起来，乘甲迩人不加防备，阿吽将甲迩富的一些得力黑彝刺死。这时邓已任川边军第三团（团长羊仁安）营长，委阿吽当连长。使他更加努力。

不知为了什么，恰逢惹尼人近母之弟被甲迩人打死，因此，惹尼也与邓联合，将甲迩尔切富之杀死。甲迩人力不断受到削弱。但仍有得力头人，内部团结，没被打垮。甲迩得颇铁几和拿氏牟干二人，与红毛的罗洪拉止大英（罗大英），有内亲关系，不时来往。而大英与近母亦系亲戚。邓即派近母来回大英活动，说：“你只要把铁几，牟干二人诱来杀死，可委大官，并给重奖，你与热水汉人冤仇亦可就此了结。”大英认为是残杀骨肉，不同意。

于是改找孙子文招罗大英，因大英与孙关系很好，说为他调解与热水汉人的冤仇。大英才到西昌。一到即受到软扣留，说杀了二人才好解决，才好委为夷务营。尤其大英家原来与家门罗洪几节家有仇，械斗了几年，几节人力量强盛，不能取胜。邓熟知其情，邓允许把甲迩得颇铁几、甲迩纳迭本干二人杀死后，对甲迩人战事取得胜利，即派兵相助，打败几节人并全部驱逐出境，几节所遗土地娃子，全部归大英占有。于是大英完全同意，经过反复商议，决定回去后立刻行动，但叔阿敢（罗正洪之父）为人耿直，必不同意，必须向他保密【密】，免生阻碍。杀死二人后即从后面向甲迩大村寨进袭，使之腹背受敌。约定打鸡盟誓后，大英即行返家。不日派人去说：已有调解机会，望二人前来商

议。二人相信不疑，即来大英处，当被杀死，立即进行抄袭，使甲迤人遭到意外的严重打击。

至此，其它竹六黑彝马伙，谢黑彝说加牛颇等见形势逼人，便借口有旧仇，来与邓一致行动。罗洪租租介各黑彝体打苏妮人，平时与甲迤人有恶感，也乘时来联合。这时邓已任川边军团长兼宁属彝务指挥了吧，委所有来联合而又有力量的各个黑彝为夷务营长。只有阿呷任团长，形成邓在彝人中的地位 and 力量。逐渐占有优势，将勿体甲迤人打败，所有甲迤黑彝驱逐到西昌西山以西住牧，遗下的地方，坪坝较好田地归邓占有，其它山间瘦脊之处，分与参加联合行动的黑彝，未迁走的白彝娃子，编入四十八军，归邓直接统治。俱有收获。

6【2】. 一打傷一片

在鄧秀廷攻打羅洪勿體甲迺人，相持不下時，鄧設法把羅大英找到西昌，用威迫利誘方式，約定：由羅刺殺經常來他家走親戚的甲迺人得頗鐵几和拿氏牟干二人，並跟即抄襲甲迺人村寨，鄧負責了結羅與熱水漢人間的冤仇，並派兵助羅打有仇的羅洪几接人。几接人在羅洪氏族中算有力量的，不曾來向鄧投誠上貢，是鄧早已存心要征服的，現在羅請求相助，雙方配合，征服更有把握。實現宿願，擴大勢力範圍，何樂如之！所以在攻打甲迺人取得勝利後不久，即出兵助羅攻打几接人。

經過激烈戰鬥，几接人無力支持時，便奔逃到羅洪濁迺達家和油爾井本二處。鄧跟踪進攻這兩處。鄧已予【預】先買通几接人狼褐□古隨往，將大甲勁若刺殺來報。使大甲人又奔逃到洛米納苗處，井本人逃到洛米爾月處。洛米爾月人日堵式哈又受鄧買通，把井本阿式烏珠三爺子殺死。使其它井本人蒼惶逃走。原先鄧兵來攻大甲井本時，曾找洛米阿伙納苗和吉華洒甘牟及來助守村寨，此時大甲井本人逃去，便當其禍。納苗將妻兒弄去作押，求馬家□打阿卓來助守村寨。

鄧兵攻到時，叫已任彝務營長的羅洪日渣人色楮束哈和畧雜介哈，駐扎洛米圍甲村中。將男子驅上山追擊時，他們乘後方空虛，進行抄殺，殺死四五个男子，多數逃脫，將捉着的黑彝殺了三个，擄搶什物糧食，將捉到的白彝男子捆绑，捕扣其妻兒，全部送交鄧。說白彝娃子些都是忠於黑彝的，不可信任，將三十七个男子殺于西昌城外。妻兒子女除由親戚贖去的以外，其餘全部賣到鹽源，南北、東西對賣。

邓侦知洛米纳亩曾找马阿卓来守寨情况后，当派人通知要阿卓刺杀纳亩赎罪，否则派兵来剿，于是阿卓乘纳亩来看妻儿之时，将其刺杀，割头报功。并交出纳亩妻儿。仅有四五人逃脫。纳亩有五子二女，一个到西昌坐质换班，死于狱中。一女在围攻村寨时，被烧死在房内，全村寨有一百多户人，房屋全被焚去，废墟上仅剩□□锅庄。纳亩妻儿全交与尔恩土目看管，以后又令尔恩家杀其儿，仅杀死一个，有三个脫逃到马姑梁子。为此又叫洛米夺和伍哈转环，纳亩的两房亲族照原来决定付完二千四百两白银了结；纳亩妻叫尔恩人交出送往盐源，拟捉在逃的三个儿，未能成功。

32年邓被调到康北，翌年纳亩三个儿回住原处。说为父报仇，天天袭杀马阿卓村寨人，杀死了好几人，迫使阿卓赔偿命金，34年邓回家，马阿卓前去控告，邓即向夺和追究，说过去是他从中调解，并负责担保了的。必须诱来杀死。于是夺和派人前往马姑联络。说愿从中调解，使其长住原处，将纳亩的三个儿骗来，中途有娃子泄密，又被逃走。夺和再派人联络，说是娃子造谣挑拨，不能相信。又把二人骗来，说到西昌见邓。到川心堡时，动手杀戮。一个当被杀死，一个受伤脫逃，逃到罗洪咩咩家。

伤者名叫约哈，其姐前去，一再哀求咩咩头人述乌和说情。乌和向邓说约哈已残废，愿从中担保，才准其留住。以后伤好了，听到没被骗来的兄弟，又被骗来杀死了，是夺和假称送口粮，找到时杀死的。使约哈惊惶起来，再度逃入马姑，以后见到罗洪洒耿，才被介绍到瓦渣亲戚处安身。

邓知道情况后，将纳亩所有土地山林及剩下奴娃全部送与夺和，使夺和一下富强起来。原因是距离较远，邓自己难于久占关系，但夺和过于急躁，看见奴娃不甚满意时，为防意外，即无条件地收用奴娃枪械。在收缴阿克呵颇的有名九子枪时，更引起反感。

呵颇暗中派人向洒耿约哈通情，愿作内应，歃血盟誓后，由约哈派六人同来。乘夺和不备，与其弟兄一同被杀。呵颇及其它同作内应者当即迁往瓦渣地方居住。到39年西康建省，省主席刘文辉来西昌，翌年又派瓦渣人万绍新来工作，才将约哈安置原处。以后到民改时才死。六人中劲甫蔽人和制台干补二人民改后，劳改时死去。邓的这次打伐使罗洪、大甲、井本、几接、洛米、马家等人或遭受打伐或间接互相残杀，都残破不堪了。

87.1.1

2【3】. 母洛改子的行刺

1927年夏，邓对勿体甲迹人的打伐，已取得彻底胜利，甲迹人大部迁到金河边，有些还跑到附近亲戚处躲避着。也不好追捕，对这些仍不放心。于是邓叫白彝马弁母洛改子去向黑彝马弁竹六天租说要他利用亲戚关系，引诱甲迹人来杀。改子原为竹六所属的白彝，关系密切，互有信心。天租说：“这件怎么办呢？不是亲戚便是朋友，实在难于下手呵！”改子说：“不要发愁，他杀死了这么多彝人，仍在继续杀，不杀死他，以后会轮到我们的头上的，我们就把他干掉了吧！”问怎么干时，说：“你先去向罗洪舍洛、瓦渣头人联络，约定日期来接应，我们就干吧。”于是天租借故请假回去，进行联络，约定行动日期，也约定事成凑给一万二千两白银。天租回来说明联络情况后，反复商议行刺计划，再决定到期那天早饭后，由天租饷好马，牵到街上等待，听到邓公馆枪声，就去招喊来接应的人。改子在邓家等待弁兵出街去玩，只剩邓一家人在公馆时，就开始行动。天租要求改子挨上身用刀砍，改子说：“我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用什么刀？几十发子弹，我可打倒几十个人！”

那天早饭后他们分头进行。天租牵马出去后，改子在里面等待，中午马弁些出街玩耍，只见邓妻在外收钱，邓在内室吸大烟。认定时机已到，便从外拿起一支好步枪进去。有尔普式哈的儿子，仅十来岁，正向外看，见改子持枪忽忽跑来，大叫：“你改子不知来干什么，看！”邓闻声回望后，即滚向床后。改子打了两枪，烟灯被打熄。认为邓已被打死，即转身出来。

邓妻在外面听到里面发出枪声，即惊惶起来，奔向内室，在夹巷中被打死。改子出来见邓母坐椅上大叫，即打了一枪，仅打断一

手。听到外面有吼声，改子便奔入碉内，关上碉门，到二层，认为外面一定有人来接应，一面报名（彝人在战场上爱大声报名）一面向外打枪。

哪知邓仅肩上衣服被打穿，未伤到身上，滚爬到后面，从侧门出来指挥，一面命令士兵包围碉楼，阻止改子逃走。一面叫士兵关上城门，上城布防，以防外来抄袭。天租则听到枪声后，即上马奔驰，去招瓦渣，甲迤，舍洛来接应的人。招来了接应的人，听到城门已关，邓秀廷没死，更遇到有人阻截，只好退转去。这使改子独守碉楼。到下午还见不到外来接应，他在叫“罗洪大英行动吧！黑白彝相约的话，还能变卦吗？”大英那时正被邓召去，住于一汉人家，听到叫声，吓得发抖（大英说）。好久才见邓侄衡三从房侧走来，说：“三叔平安，用不着惊惶，可不要走动，免得发生误会。”他才安静下来。

围了好几点钟，还没法入碉。于是收集辣椒来放在碉门口烧，把烟扇入碉内。改子在内边叫边打枪，把银元从内撒出，叫人拾去。先打的枪都很响亮，最后听到一声闷响。就没听到枪声叫声了。答尔巴等认出是改子自杀之枪声，便用木杆，捆成梯子，自告奋勇，架起爬碉，从上面入，说改子是他们打死了的。他们从碉内下来打开碉门。实际他们入碉时，改子已死。

有说改子在碉内，叫某四个弁兵的名字，说“大家约定的，怎么还不行动！”惊得那四人发呆，为表明心迹，自告奋勇地去捆木杆梯子，架起爬碉，从上层楼口俯瞰时，看见改子被辣椒烟子熏倒，由二楼向上爬来时，被他们打死的。

改子行刺失败身死后，邓即搜捕母洛人来杀，也命令各地黑白彝头人捕送母洛人。男子不论大小，一律杀死，据陈树请（惹尼黑彝，现任冕宁县政协付【副】主席）说他亲眼见到过。有一天一次

就杀了三十六人，内有六个孩子，有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紧抓着被捆帮【绑】的父亲的内脚，不住问：“为啥子！为啥子！”父亲茫然地说：“一方打雷，一方下雨，我们今天没听到雷声就遭劈了！”这情景直到现在还在他眼前出现着。据估计母洛人被杀的共约140人。（编者按：此句被遮盖，不知何意）

“有个妇女怀抱个一岁多的婴儿，中弹倒向一边时，把婴儿抛到地上。有个姓吴的兵（以后当刽子手）用刺刀把婴儿戳起来，向观众高叫，以后再行抖不下来，用劲抖了几下才脱落的。那婴儿泛眼张嘴情景，过了若干年还时时浮到我眼帘里。”

“以后我经常到甘相营去，那砍来挂在树上的妇女头，皮肉腐烂与颅骨脱落下来，树上仅剩一绺绺黑发。在甘洛、越西上普宏【雄】、布拖一带，男子头顶上留有一圈长发，在喜德则男子仅在额上留一束短发。妇女则到处都蓄满头，所以一见到树上的长发就知道是妇女的。”

上述情景，直到现在还随时浮现在脑际，据计母洛男子被残杀的，共约160人，妇女占少数，妇女则有娘家而且有钱的就由娘家赎取，已嫁的女子，由婆家来取，没钱没嫁的一律出卖。据说先后出卖了一百六七十人。使各地未被捕送的母洛人，从此改姓曲木，一时使曲木人成倍增加云。

竹六天租从途中被阻击退回后，来往于瓦渣甲迹亲戚处，邓派人侦知后，用威迫利诱手段，教甲迹人刺死。将头砍来。有说逃到果基家后自杀，将头砍来的，这不确。竹六黑彝由于天租之连累，天租之母被毒死，其妹叫婆家交到西昌毒死。先赶走三户黑彝，以后支使白彝娃子将竹六家十多个黑彝杀死，大致到三八年又将二十多户黑彝赶走，但笼络其心，发给了些银两和牛羊作生活费用。遗下的好地归他，孱地由彝民耕种上粮。七百多户白彝娃子，被编入

“四十八团”直接统治。据说牛羊金钱早已在求饶时送尽，被赶走时几乎没有一牛一羊云。

4. 四個羅洪人被殺*

洪狼褐四人之被杀（四个罗洪人被杀）**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罗洪住彝坝野人，原住于喜德附近，后被迫迁住金河边马鹿塘。其黑彝狼褐、狼洱、尔初、阿吽龙颇四人，能干而富裕，邓秀廷派人来摊派捐款时，不免有所推延，便遭到打伐，迫使逃往盐源住牧。不久邓又认为留下四人是祸根，找四人亲戚去说：允许宽恕，不咎既往，可以从中担保，其中住彝劲鸽狼哈是邓之心腹，是去诱骗，其它人则系被迫受骗而去。

他们先把狼褐找到西昌，邓没有接见，只叫人用好话宽慰，使其住下。等到其它三人，听到狼褐到西昌仍安全无事消息，听信中间人的话，过金河来到托射于上。于上，邓早已派人驻下等待，他们一到就被逮捕，拉至于外杀死。

三人已被捉来的消息，报到西昌时，邓立刻叫监视的兵，先把狼褐逮来关入监牢，要求出钱赎身。狼褐知道同伴被杀，自己出钱也无用，完全拒绝，邓下令拉出，斩于西昌较场坝。

3【5】. 遷怒於瓦渣人

在甲迺人被攻打时，有些人以亲戚关系，到瓦渣地方来避难。鄧秀廷一再要求瓦渣家把甲迺人捕送给他。瓦渣人认为“‘狗来家的不打，鸡来家的不逐’何况是人是亲戚！”拒绝照办。但有瓦渣阿吽人受到买通，将瓦渣人尔呷阿式古哈、龙姐曲打狼者二人杀死去报功。引起瓦渣人一致的忿恨，认作是内奸，将凶手开除、驱出境外。鄧便看作在反对他，派兵来打。瓦渣人也集合起来进行抵抗。

牛年（1925）出兵到喜德博足，打得很激烈，有瓦渣低龙月古、莫切必呢二人战死，头被割去。另有苴颇乌蒙受伤、后因伤死去。见形势危急，也受到宣传影响，有瓦渣家的白彝头人阿偕拿足、思想动摇，行动迟缓被鄧捉去，当用绳束捆，抛入河中。以后有阿低月足，纳蔽、牛土、尔铁、晡堵、昇得、曲土等七人，奔去投诚。说是诈降，收下投诚费后，都拉去枪杀。发生这些事后，加强了瓦渣黑白彝间的团结，抵抗更加激烈。打到三月才被打败。部队长驻坡足，住设地和附近的瓦渣人全部被逐到深山。

到了十月，比尔八且人去勾引，鄧兵直抵昭觉比尔区驻下。八且人扬言，要共同消灭瓦渣人，把剩下的瓦渣黑彝女子捉去配百姓娃子，这话引起了瓦渣人的忿怒，个个下决心拼命，认为“死是一日，耻是终生”。以一当十地来抵抗，也少有死亡。

鄧方约有三百汉兵，其它是罗洪阿吽、罗大英、惹尼、四十八甲等彝兵。初来时有三千多人，以后只留一千多人了。多与瓦渣人有亲戚关系，也见到一时打不平，便出面调解。最后约定瓦渣狼人阿体房出一万二千两投诚费，将将缴了一半，汉兵撤去。就没再

付给。在撤兵前邓把瓦渣头人拉富招去见面，叫出八十只羊（原要廿头牛，因牛少，以四羊一牛折算）作菜。拉富仅把羊缴去，人没再去。当年庄稼全被收去吃□，造成第二年的大饥荒，饿死不少人。从此酿成瓦渣与八且间冤冤不解的长期械斗了。

有瓦渣阿仇甲殊企图得到重视，单独去投诚，被认为不经二罗之手，不可轻信，把枪械缴下后，又出一万两白银，白彝阿低，阿偕（有说与瓦渣同宗）比黑彝还富裕，他们被勒索了几千两白银，经过几年大家才恢复元气。撤兵后也有去投诚，窥探情况的，都没拿多少银子去。撤兵不久，瓦渣人全体开会，歃血为盟，约定邓兵再来时，誓死抵抗到底。

虎年1926年，邓又派人来招，都不敢去。于是派被开除的瓦渣阿吡狼铁多次进行袭杀，都没得逞。32年邓去现甘孜州，才得到安静。35年邓回来，曾准备打，没有实现，而与狼铁的械斗又激烈起来。39年夏刘文辉派瓦渣狼齿（万绍新）来招，瓦渣被逐未逐的头人到西昌向刘投诚，鬮牛皮喝血酒。秋天又招十一个黑彝到汉源受训，住区设立普雄特别政治指导区，金安仁任区长，绍新任自卫总队长，瓦渣才免去打伐威胁讹诈之害。40年罗阿吡企图占领昭觉蒿姑阿硕住区，支使昭觉八且人暴动，再打瓦渣人。但金万组织昭觉马、阿硕、尔恩、瓦渣等姓人反击，也得屯垦会、二十四军驻西昌部队，派部队支持，将其击退，其企图未能实现。

6. 打伐瓦渣人的始末

瓦渣酒體、光電

鄧秀廷打伐羅洪勿體甲迺人時，有些甲迺人到瓦渣地方來避難。鄧要求把避難人交出，瓦渣人回答：“‘狗來的不打、雞來家的不趕。’何況是親戚是人！”拒絕招辦。果然使鄧不滿意了。

以後瓦渣阿初狼人阿式古哈，在甲迺納迭牟姐被羅大英刺殺時，將嫁與牟姐的姐姐接來經過甘相營回去，鄧認為牟姐在向他示威，但與甲迺人戰爭未了，忍下未動。另有瓦渣阿初勁駕曲打狼者在瓦渣人中有威信，與甲迺人也有親戚關係，曾收容一些避難人。受到嫉恨。在戰爭將結束時，買通瓦渣酒低日哈將古哈殺死；買通瓦渣頗狼體將狼者殺死。都被委為夷務營長。這在瓦渣人中則引起劇烈忿怒，開除二人族笈【籍】並驅出境外。鄧認為這是反對他的行動，在瓦渣內部發生戰事時，他派兵增援，深山瓦渣人出來參戰，雙方反復爭鬥。鄧將爾呷、龍姐二房瓦渣人驅逐。深山瓦渣人將爾呷人護送回住地，龍姐人住地則挨近甘相營，送回也難於立腳。

1926年（屬虎）鄧出兵到瓦哈來烏，這裡是瓦渣爾伙補住地。鄧德茂營及羅阿吽人駐於米市東面，孫子文營駐於米市月補村。遇到瓦渣、洛米、羅洪人的強烈抵抗。瓦渣人去突襲將阿吽及其兵丁包圍於一村內。原受害最深號稱勇敢的勿體甲迺人父之渣液、時者人瓦頗二人、正同瓦渣人一同作戰。他倆一心復仇，身先士卒，一面報名，一面奔向村子。阿吽見來勢凶猛，情況危急，企圖突圍走出。雙方在村口相遇，阿吽眼快，首先發現對方，即伏下開槍。將向前猛撲的二人，先後擊斃。瓦渣人見戰手陣亡，銳氣受挫，撤圍回到山上，遙相對峙。

罗大英依辈数是阿吽之侄，也曾颂扬阿吽。他说他自以为勇烈过人，但自愧不如阿吽，阿吽临阵镇静沉着。有一次他俩同在一坎下，与对方相持。对方枪响时，自己不知不觉要心紧一下，俯下头来。阿吽则镇定自若，不仅不低头，而且双眼直溜溜地注视着对方，看清对方位置才举枪还击，阿吽常打胜仗，受邓秀廷重视是有原因的。攻击阿吽驻地失利，父之渣液、时者人瓦颇二人被杀时砍了头去报。一致认为犯“天下之大不韪”，奋力进攻。把孙营包围，相持不决。瓦渣得力头人狼富认为援兵不继，难以取胜，出面调解，以后以邓方赔偿二人命金，并抬给尸首，双方撤兵。以后孙与狼富户感情深厚，就由此建立的。

1929年（属蛇）瓦渣、罗洪、洛米人出兵，送龙姐人返回住地。瓦渣人尔呷阿式狼哈把上普雄果基人也约来参加。一同顺尔呷梁子前进时，遇到大雾，迷失方向。被邓军袭击，受到严重损失。瓦渣乌珠夫哈耿主被杀，砍去了头。仅抬回尸首。瓦渣净洱尔土阿吽被俘，以后连同行动迟缓而被俘的随从（内有果基人）都由瓦渣人出钱赎取。

从此，瓦渣人与邓部不断发生战争。1931年（属羊）冬，邓去越西打下普雄，彼此才安静下来。32年邓去康区，彝人认为他已不能回来了，在狼富等一些头人的倡议下，开始调解因邓而结成的仇怨，彼此和好起来。当然也有人打算彼此和好，团结起来对付邓的打伐。

1935年（属猪）邓回来了，不久就放出话来说各家间调解纠纷，复归于好，是反对他的准备。要派兵追究。阴历七月开始出兵，进驻喜德巴足。同瓦渣人打得很激烈。瓦渣龙口月古和瓦渣莫切必妮二人战死，头被砍去，另有瓦渣苴颇乌蒙受伤，后以伤重死去。

有些瓦渣人眼見形勢危急，也受鄧方宣傳影響，思想動搖。瓦渣白彝頭人阿偕呢足，遲疑不走，被俘後捆起來，投入河中。以後有阿低月足納蔽的子孫、爾鐵、曲土、界得等七人，被誘去投誠。到了被看作奸細投降，收下投誠費後，都拉去槍斃。發生這些事後，加強了瓦渣黑白彝間的團結，抵抗更加激烈。打了三個多月才被打敗。部隊長駐巴足，住附近的瓦渣人全被逐入深山。

到了十月，昭覺比爾八且人前往勾引，鄧兵進到比爾。八且人揚言要同鄧軍消滅瓦渣人，並將瓦渣婦女捉去配娃子。這話引起了瓦渣人的忿怒，個個決心來拼命，認為“死是一天，羞是一生”。以一當百，將鄧軍阻着，也無死亡。初時有瓦渣月古被殺，把頭砍去，翌日其子迂和去打死一兵，把頭砍來掛在樹上，表示為父報仇。各揚一方。

鄧方約有三百漢兵，其它是羅洪阿吽，羅大英及惹尼、羅洪舍活、果基、四十八甲等處的彝兵，初時約有三千人，以後多半回家，僅剩一千多人了。來的黑白彝頭人，多與瓦渣人有親戚關係，一時難于得到徹底勝利，便出面調解，最後達成協議，瓦渣狼人阿體房出一萬二千兩白銀的投誠費，僅僅繳了一半漢兵就撤去，沒再交付了。撤走前鄧把狼富叫去，叫出八十只羊（原要牛，因牛只以四羊一牛折付）作菜。狼富僅把羊交去，人沒敢再去。當年**【庄】**稼多被漢彝兵收來吃了，所剩無幾。造成第二年的大飢荒，好在可以買可以借來吃，還沒餓死了很多人。從此瓦渣與八且間釀成冤冤不解的械鬥，枉死了不少的人。

有瓦渣阿仇甲殊為得到鄧的重視，單獨跑去投誠，被認為不經羅阿吽、羅大英之手，不可輕信，把槍械收繳後，又罰他這一房出一萬兩銀，全部付清。白彝阿低、阿偕（有說與瓦渣同宗）素稱富裕，他們被勒索了幾千兩白銀，經過幾年的丰收，元氣才得恢復。

撤兵后也有去投誠的，都是去窺探情況。沒帶什么东西去，同時瓦渣人全體開會，共同歃血為盟，約定鄧兵再來時，誓死抵抗到底。

1938年（虎年），鄧又派人來招，頭人們怕青年人被誘惑殺羅洪人去討好，都禁止前去。於是鄧派被開除的狼體進行襲擾，都沒有得到便利。39年夏劉文輝到西昌，派瓦渣狼止（萬紹新）來招，瓦渣頭人多隨往向劉投誠，鬪皮飲血。秋又招十一人到漢源受訓。冬天在瓦渣人住區設立普雄特別政治指導區，委金安仁任區長，萬紹新任自衛總隊長。瓦渣人才得免去打伐勒索之威骨。40年羅阿吽企圖侵占昭覺蒿姑阿碩住村，並支使八且人暴動，再打瓦渣人。但金萬組織瓦渣、爾恩、馬、阿碩等姓人，並得到寧屬屯墾委員會及二十四軍駐西昌部隊派兵協助，擊潰阿吽平息暴動，其企圖未能實現。

7. 遷怒於雙角人

甲迩人被逐到金河边的有一女嫁与毛省老三（禾洒汉名开文），一女嫁与双角本人，彼此邻近住牧着。1932年初刘元璋以二十四军宁（属）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屯殖军总司令名义，率两团部队入驻西昌。原驻军司令羊仁安卸任去成都（原羊部团长）邓秀廷以二十四军步兵第十一旅副旅长兼四十八团长，先调驻越西，后调到现甘孜州，抵御东侵共军。刘元璋独揽大权后，说对宁属夷务要改弦更张，设立宁属夷务局，委罗洪达乌和，尔恩衙加（李崇德）、双角乌和（沈松山）等任夷务营长，委毛老三（毛开文）、双角本人（沈保山时年二十多岁）等任夷务连长。共同维护西昌附近治安，调解纠纷。另委岭邦正、破河乌甲（彭永富）为夷务大队长，委行营参谋长林味芝任越西夷务指挥兼县长，办理北面夷务。

夷务营长中沈松山为人正直老练，也有威信，颇得刘之信任，这难免受罗、李之嫉妒，此时毛开文与沈保山因与甲迩人开亲，受甲迩人之托，向刘陈述甲迩人受邓打伐之冤情，得到批准。甲迩人返回原处住牧。返回后遭到罗阿吽、罗大英之反对，发生械斗。二罗一面械斗，一面去信向邓陈说情况，要求设法保护。邓因此对毛省、双角人大为不满，回信要求二罗耐心等待，他一定回来严惩。

邓未去甘孜时，已曾勒索双角人的一千九百两白银。到35年他由甘孜回来，不久就派人前来，要沈松山刺杀毛开文，沈保山二人。松山认为不论受到什么逼迫威胁，都不该互相残杀，口头承认实际不行动。邓迭次派人来催促后，明了他不愿行动，就借故罚二千四百两白银。罗李二人也乘机向邓挑拨陷害，说：“沈松山口是心非不可靠，不如饶恕保山，叫他去杀松山，总之要除尽才行。”恰

遇有个沈家亲戚在西昌，见罗李把保山报去，常常在一起私语，更见他们到野外打鸡，以平时情况来推测，料想邓已在利用保山对付什么人了。回来告诉松山，要他注意。他可不信。不久以合拉火（邓弁兵）奉罗阿吽之命前来，说：“罗李已与保山照指挥官（邓）意图，喝血酒，由保山来害你。但是还来得及，可以先下手杀死保山来报。指挥官一定高兴的。”到此，松山才如梦初醒。这是八月间了，十月松山去开家族会，突然被保山围攻。幸而带有得力人，使对方不能得逞。但保山立刻派人星夜到西昌求援，邓即派兵前来。松山撤到深山林中，追击迅猛，只好抛下妻儿，逃到大桥，家中被掳抢一空。邓对于黑彝妇女之处置，比较慎重，怕引起一致反感，掳得后有娘家婆家就叫出钱取去，否则也不加杀害或出卖的。

八月间，邓已威迫利诱毛省白彝，将毛开文杀死在家中，全姓受到威胁（邓打伐毛省事另述）。此时都来会合。邓的付【副】旅长（川康边防军第二十旅）孙子文。正在礼州家中，收到消息时，念过去与松山同在河东长官司衙门作头人，深有感情，便向邓要求和解。邓同意后派罗大英前来，在樟木箐反复协商，说定沈、毛、马、谢四姓各出九千两白银，并派代表到孙处再转西昌见邓。见后对其他该说什么，仅留下松山，并说：“这完全是误会。你所受损失没关系，以后跟我办事，到处可以找钱。先给你四十户娃子（原来的已被占有，这些是毛省家的人）。”牵给母牛母马各三头去喂养，准许返家。

回来后与各姓在大桥聚会，各姓都说出不起这么多钱。尤其西山罗洪人认为出了还是要挨打。松山则说：“原先要求共同抵抗时，你们不赞同，现在使孙子文、罗大英夹在中间时，你们又反复，不出钱、事情会弄僵的。”事后孙派人来找松山去见邓。见后邓叫他随孙办事。并说杀死毛省木杆、罗洪接做二人，可各赏步枪

十只，每只配彈五十發，殺死雙角布打、謝衛加、雙角兒打三人，各賞步槍七只，子彈照配。松山回答一定盡力作到。約定後動身返回。途中次子澤安問：“你一定干嗎？”“多嘴！”十分生氣，似有一肚子的气。晚上住宿處再問時，說：“口頭承認了事，怎能互相殘殺？”事後傳意找人相商來應付。他又轉去跟孫住於大橋，憂郁成疾而死。

樟木箐士紳與各姓都處得好，紅軍經過時保護了來避難的士紳，確信雙角人沒作過壞事。有些去向第二八行政區專員王旭東說情，王將話轉告鄧，鄧則說他之打伐，原因是各姓聯絡紅軍整士紳。反使王深信不疑。

37年夏有羅洪人來賣馬，鄧部誣枉雙角人指使去偷他的馬，實際那馬也不是他的馬。可要派兵來打了。松山長子沈忠次子澤安見大禍又來，只好相率逃到瓜別阿洒方去住牧。但天氣惡劣，實在不能久住。又派人求孫轉環。得孫說情，鄧才准許返回，但不許回到原處，限定住在金河下游，只好照辦。

39年西康遷省後，在西昌設立寧屬屯墾委員會，辦邊民訓練班，沈忠入班受訓。曾去見鄧，問有無說他的壞話的，回答有，他可不敢亂說（指劉吧）。不久鄧叫謝拉寶來行刺，以後竟公開來打，說“你們去投靠屯墾委員會，我將派兵來打。”威脅由羅洪瓦渣子等來打，三家毛馬沈被勒索了二千四百兩白銀，沈姓系內親，以沒有人手上報了事。但不久又派兵前來，有次勒索去三千六百兩白銀，賣盡牲畜衣物糧食才得湊足。

原先有雙角白彝阿洒人以哈，以頗二戶，被誣與黑彝有來往，二戶老幼男女全被擄賣。以後有白彝甲洒佛爺，龍伙阿式，液且等五戶，亦誣以懷念黑彝，思想不穩，被擄去出賣。44年雙角黑白彝被迫遷到西昌——鹽源大道邊磨盤。

5【8】. 毛省只剩七人了

毛省、双角是同宗，分于僕改，处母圣耿圣英、

井卧 牟史 阿僕…… 双角约人

狼里…… 毛省

鸽人 苴殊…… 双角约母

毛省谱：狼里、武堡、武来、阿帐、于人苴徒吡吡劲若以
僕……

双角约母谱：鸽人、苴殊、阿辜阿湊拿勾井幸净母必呢史启
(瓦?) 洒姐、浊分尔僕，伍伙咀净尔僕。

鸽人觉民觉雕□殊拿麻爨人(沈松山)一、妮人(沈泽安)、井
蔽劲觉阿仔狼僕

毛省与双角是同氏族，迄未通婚。毛省人在若干代前住于喜德
米市毛省切母、液坞、液打等处，后迁住妮曲洛，再迁住西山。双
角原亦住于米市得者洛、马洛、阿颇洛、瓦里洛等处，到洒姐代才
迁到莫神人地区，再迁西山名胜乡麻婆村。都属河东长官司，每代
都有得力人担任土司衙门的头人。如双角伍合(沈松山)双角者
人，毛省牟敢等都是大头人。他们与附近汉族都处得很好。

1926年羊仁安已任川边各军副总司令，驻到西昌。邓秀廷任团
长，有意打伐二姓人，支使人诬控二姓，勾引河东白彝向西迁移，
破坏治安。伍伙回答：“二姓人原从米市迁起，留下了许多白彝娃
子，当地人不好好对待他们，使他们受苦，不愿再住，要迁来跟我
们，我们也无法阻止。我们没叫他们来，他们受苦而来，我们没
罪。”另使人诬告偷抢，当有樟木箐土绅作证不实，羊即说他们是

好人，该保护，邓才没动。32年，邓奉调入康区，刘元璋驻西昌，成立彝务局，下设彝务营连，伍伙任营长，毛开文任连长。到35年邓由康区回来，便说二姓人叛离他，去投告【靠】刘家，也支持被他驱逐的罗洪勿体甲迹人回到老家。准备打伐了。

〔五一毛省只剩七人子〕

在1932年初，二十四军宁雷马屏峨屯殖军总司令刘元璋进驻西昌，以后邓秀廷以该军步兵旅第十一旅副旅长兼十一团长，被调往康区。刘元璋要对夷务改弦更张，以便掌握、设立彝务局，由吴克谦任局长，又委沈松山（双角伍和）、罗洪述伍和、李崇德（尔恩叶加）兼任彝务营长，毛开文（毛省乐洒）、双角本人任彝务连长。这两位连长娶被邓秀廷逐到金河边住牧的罗洪勿体甲迹人的女子为妻。也认为邓去康区，不易回来，便为一些甲迹人向刘元璋声述苦衷，要求返回原住处。刘为笼络人心，毅然允诺。但原助邓打甲迹人的罗洪勿体纳蔽人，解吽阿牛，罗大英等，当然反对。他们纵不敢公开行动，仍暗中联合进行阻扰，同时写信向邓说：甲迹人返回原处，已使他们难于安居，要求设法保护。邓见后十分恼怒，认为“老虎向前去，尾部被狗跨”。回信说他一定回来，目前要他们团结反抗，待将来给予严惩，以儆效尤等。而毛开文因助甲迹的返居成功，信誉大为提高了。又因此，刘也加以重视，一举几得。

34年邓部从康区回来，先驻于石棉安顺场，后驻于大桥，为二十四军向番彝民勒索粮款去接济困难。向毛省人摊挑重款，未全付。35年邓回老家甘相营（现喜德），常来西昌。许多原来付捐款的彝人，多已来补付款项。红军长征后，刘元璋被调走，所谓彝务大权，重入邓掌握，决定打伐“不听话”离他“投划”的彝人。这使许多人惊惶起来，毛开文便是其中之一人。

毛开文和毛省木杆备名马重金到西昌求见，只见木杆不见开文。探听到住地毗邻的罗洪主彝井各簸垢纳哈，已奉命相刺杀。便赶紧回家，筹划避祸办法。一是迁到盐源远避，二是用重金找人说情。迁走留下田地房屋，部份奴娃，实在可惜，找人，一时找不到适当人。天天在愁苦过日，加以有大烟嗜好，不戒去，不论留或迁，行动都不方便。决定先戒烟，并加意防备。每天枪不离手，晚上也换几处睡觉的地方。

罗洪纳哈派两个娃子来，秘密与开文的娃子加潘雄乐和井耿略毕二人联络，并威胁其行刺，否则将受邓之惩罚，逼使二人同意行动。有一天，开文值戒烟，身体疲劳，派到内室，就在锅庄边打盹，不觉倒在笆上睡熟了。二人准备上山做活的，见是机会便借口，斧子钝了，牛索断了，不住在室内进出。开文新接的妻子见到后，感到稀奇，可是她新来，还不好与丈夫讲话，便准备去向大老婆说。她一出去，二人便开始行动，待她走大老婆处，还未开腔，上面已打了两枪。

原来二人乘她出去，开文熟睡，即用斧子猛砍，将头颅砍成两半，脑髓直溅。再一斧，身首只有一皮相连了，当拖到门坎上割断皮取头，提出交与两个罗洪娃子，由他们背走献邓秀廷。再进屋拿出开文的手枪，向天放两枪作为信号。头夜埋伏在附近的人才涌入屋内，抢掠所有东西，顷刻间一扫而光，只剩一具无头僵尸了。说不得邓的允许，不能弹动，直待开文的两个妹子来到，见无头僵尸，横卧血泊中，悲恸欲绝，不住叫天呛地的号哭，并说人死不能复生，死尸不应重伤，更不能煮食，不烧埋还等什么？才收去烧埋。以后邓听到后说，擅自烧埋开文尸，违抗命令。将她们捕去关押，由婆家来赎去。

毛开文死后，威迫双角人出二千四百两白银，以后付了一千九百两，双角本人出八百两，后付了四百两，毛省木杆一千五百两，

后付了大半。迫使黑彝和一些白彝娃子，迁到金河边干彝子，特保子等处居住。不到半年又派兵来打了。威迫罗洪、侵几、马、双角等姓同来，一下打到托射背后。这时，用喜德调来的彝兵作前锋，先打罗洪主彝必贡家，不到一个月就被打败了，进而直接进攻毛省人。不到一月又被打败，逼毛省人过金河，住在马洒口，巴塞、必解瓦等处。系捆木杆做筏过的河，然后毁筏扼守河边，相持了约两个月。

这时邓派人来威迫利诱双角约子家，说若杀毛省人，可以立功赎罪，回到原处住牧，否则部队过河后就一同打杀。约子黑彝些便在无可奈何中聚集商议后进行刺杀。其它进行刺杀时，其情况弄不清。如毛省古哈是个勇猛有名的人，由约子武尔和瓦尔来引诱，说一同到河抵抗。约起到一个岩上时，有一约子人要看他新买的枪，把枪拿到时，马上向上走去，其它人举枪射击，都没打响。古哈身上还带有一把刀，抽出来，说：“你们这样干，太刺眼了！”上前去砍，逼使对方向后跳了两根坎子。这时侧边发出一枪，正中胸口，人跌到岩间，挂在一丛树上。约子人商议，绕到岩间，取来砍头报功。古哈还能听清话，哼了一声，扳动身子，于是坠到岩脚，跌成了肉团，头也看不清了。

如毛省汉家子有六个儿，尽力抵抗了一阵，抵抗不了时，率领全家人来到岩洞里。没被发现。但等到第七天时，口粮早断，尤其没水，渴得不能忍耐，依妻子意见，派小儿子去要舀水。被邓兵看见，便捉去拷问，人小经不起拷打，供出了其处。于是邓兵进行围攻。遇到激烈地抵抗，无法攻入。报告后，邓另派人来骗，说“你家曾经投诚，没缴光投诚费，现在出来，缴出枪弹，再继续补缴欠数，回到原处住好了。”开始不相信，以后找亲戚去劝说才出来。一家人被引到一处时，接到邓的命令，叫把全家男性，就地枪杀

或自行服毒。经过商议，令其服鸦片。从抢来的鸦片中取出一块五两的，交与汉家子。他拿到手后说：“人必有一死，反正是死，但我没作过坏事，也遭到如此下场，是苍天眼瞎，人类无理。死后有灵，我当变魔来报仇。现在就冤枉死吧！”将鸦分成八块，拿六块与六个儿，自留一块，递一块与妻子说：“我们死得早，是你着急的结果！我们死完了，你个人活着有啥意思呢？一同归天吧。”待妻子接去后，他把鸦塞入嘴里，嚼了几下，再用水吞下，拉披毡蒙头而卧，其妻儿各自照办。约几顿饭的时候，正有人要收尸去烧埋，又接到命令，叫把头砍去示众。汉兵照办，汉家子与小儿尚未死，砍时还在眨眼。没砍妻子的头，也因为她烧过鸦片关系，没有死，以后捉去由娘家出钱赎去。

如毛省阿与子和狼耳两爷子，逃亡到中途，遇到邓兵前来，打了一阵，狼耳逃走，阿与子被擒砍头。他有两个儿子狼颇狼式，躲避到亲戚，发觉较迟，捉来枪杀时，其母舅罗洪述若在场，先拉狼式到下面去杀。狼颇见兄弟倒下，即奔来抓着母舅的袜子，追逐了三圈才捉到，杀后都砍头。述若目不忍视，用披毡蒙头痛哭，曾一再昏迷过去。

毛省日甲子被骗，与人一同去河边，到一处时，有人向他秘告，原避居下面村子的妻子儿子，已被惨杀。他看后面来人，估计无法逃走，便奔入路边一个小碉内，立刻被人围攻，抵抗到子弹打尽，盖草被引燃，不住坠下火星，无法再留，才从窗口跳出，走不几步，中弹倒地死去。

毛省木杆劲伙两爷子、偕同黑白彝勇士田把伍几，被追赶到一个山丫口时，木杆旧病复发，已不能走动。坐下来时：“我死在这里了！”用枪反击。系九子枪，打了十多枪时，弹壳卡着不能再打了。邓兵迫近，自料必死，用披毡蒙着头。劲伙这时已转到林里回

击。伍几见邓兵涌来，端起枪说：“我不忍见你落入汉兵手中惨死！”射击一枪将木杆打倒，又回转抵抗。来势过猛，难于支持，拟转入林中时，中弹倒下。狼伙见父亲和伍几都倒下，才开始潜逃。他的弟弟井龙阿妹和堂弟及彝子都仅十三四岁，由亲戚处被搜捉到西昌，当时汉人大官新到（专员吧），不许杀孩，关入监牢，一年以后都死去。

毛省甲查见形势不妙，便逃到森林里藏起，几天以后又觉得难以久留，决定逃到盐源，乘夜上路。第二天在路上遇到撤回的邓军，立刻爬上大树躲起，邓兵没有看见，不知是惶恐还是什么，有一条干枝突被踢断，发出“辟”的一声，邓兵应声一看就被发现了，立刻包围起来，迫使他下来就捆。引到金河边时，他说肚子饿了，要求给点炒面吃。邓兵中有毛省白彝，不免同情，便留了一碗给他，他接来舀河水调来吃。看见牵他颈上套绳的人，松松牵着，用力一戳，把绳拉到手中跃入河里。边游边骂，“抬你儿子尸的！你们要拿我的头去报功，现在来砍吧！”河边的兵些用枪指射，都没射中。大致游一里多远以后才被卷入漩涡，从此就不见人影了。邓不放心，一再派人来搜查，都查查无踪影。

以上是毛省黑彝男子被惨杀的一些情况。关于白彝娃子的死伤情况，是不胜枚举的。现在只说说沙玛人被残杀经过。与黑彝一同过河的白彝沙玛七弟兄，他们一个个勇敢过人，他们的情况故事，至今还被当地彝人传说着。他们过金河后与黑彝失去联络，便跑到岩腔里藏起，几天后才被发现。邓派人去说：“为非作歹的是黑彝，我只惩办他们，与你们无关。你们回来投诚，准许回原处住宅区牧。”七弟兄不很相信，但四处都是邓兵，已无路可走，只好出洞缴枪。以后引到一处时，得到邓的命令，说七弟兄忠于黑彝不可相信，斩头呈缴，并令其妻子背来，于是邓兵把人捆到大岩下坐

着，一个个枪杀砍头。叫妻儿坐在这面看着，有些人被吓得不醒人事。以后叫她们把头背去献缴，再把他们卖到深山。其它被掳去卖的白彝娃子共约一百六十多人，多卖于云南丽江各地。

毛省家黑彝，原有三十多人，经过这次剿杀，只剩七人逃到盐源了。狼体劲伙地人逃亡情况，已述于上。其它劲若是住在曾家弯，听到下面发出枪声的话，知道约子人已依邓令行刺，即行逃走的。束哈是仅十来岁的孩子，住在曾家弯，也听到枪声，发生怀疑，奔到林边瞭望时，见到邓兵来到，即行逃去的。月古、史古、中央儿三人是罗洪固人之外侄，固人将家中互相残杀的消息秘告后，叫其逃走的。他们七人各走各的路，从森林中日夜穿行，摘拾野草来充饥，衣服全破，十多天后才到盐源，各找亲戚住下，一年后才得聚会，分在罗洪沙主各家过日，解放后才返原地。

88.6.15.抄于甘洛

9. 死裏逃生

他的钱是毒，我不敢服毒

他不要我的钱已经够了，我怎敢想他的钱。

蜀鸽（双角）黑彝有个娃子，名叫阿巴尔打。与汉民来往频繁，熟习汉语。在1926年夏，羊仁安以川边各军副总司令职，来驻防西昌。邓秀廷已任团长，准备征伐双角、毛省两家。双角头人伍和（汉名沈松山）等人，到西昌向羊陈述没过失情况，羊即招邓来对话。双方都用彝语争论，羊听不懂，便叫改用汉语。邓说个滔滔不绝，自以为胜利了，这时伍和叫阿巴尔打来回答。邓说双角、毛省两家黑彝经常派人到安宁河以东，勾引白彝娃子去投奔，使地方不得安宁。尔打说两家原住于米市附近，几代以前被逐才迁住安宁河以西西山的。他们的白彝娃子全被霸占，无法跟主人迁走，而且留下后长期受虐待，不得安居乐业，所以搬来找主人，并非勾引，与地方安宁更没有关系。羊听后说：“白彝娃子受到虐待痛苦，他哪有不跑的？秀廷，叫几公子好好对待白彝娃子，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对他好了，打也打不跑的。双角毛省人也不许故意去勾引。”伍和答应：“是，是！”邓无言可说。但对尔打有了深刻印象。

这时，有小庙汉人，受指使来告状。说“双角毛省掳抢汉人，来了还不办，你办彝务是这样办的！”把状纸丢在羊前，羊问有啥证明。这时同伍和同去的托射汉族士绅上前说明，双角毛省人从未作过非法事，愿作保证。羊听后又转向小庙汉人问你们证人？那人望望邓埋头不说，羊说“汉彝人的事，就是你们这些坏人搞糟的。拉去打！”汉兵把汉人拉去打了一场。

1936年捕杀罗洪狼褐等四人后，要举行盛大的庆功会，商议由18区专员王旭东到会讲话。也要邓讲打彝人经过。邓不善讲话语，心情紧起来，反复思考后，记起尔打善讲汉语的情景，又是彝人，待他来讲述自己的德政，岂不胜过自吹！越想越合适，便把拉哈找来商议后，就由拉哈派人去找。先说是拉哈来找，尔打认【信】以为真，同使者来见，拉哈说明是邓找他。一听说邓找，尔打便想起与邓在羊仁安面前争辩的事，认为被人骗来，大祸临头，立刻表示不愿去，而且准备逃走。拉哈说：“你不去邓会来整你，你也跑不脱。现在去见，我可以担保。”尔打才硬起头同拉哈一道去见。

到后问有什么事，邓说：“你会说，代我在大会说说。”“我不会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邓说：“谈我打彝人，安定地方治安的事。”“我知道的少，乱说也被汉官知道后怪罪！”“不怕，这些蠢汉官，莫非他们会去调查！”拉哈说：“你这个聪明人还愁编不出来吗？讲好好听的就是。”这样尔打的心情才安静下来。

开大会时，人山人海，真如蚂蚁石块。先由王专员讲话，再请邓讲。邓说他不讲，讨好的人，一再勉强，弄得他面红耳赤。他坚决不讲，说由一个彝人来讲好了。下面嗡嗡议论，个个问哪里来的怪彝人。他上台后用流利的汉语讲邓在西昌冕宁各县东征西打彝人，杀了数不清的彝人，才使地方安静下来，汉人舍不得他，彝人也离不得他，没有他汉人不得安居，彝人也不好过日。把吹上了天，说得王专员几次拍掌，邓秀廷大张其嘴，忘了闭下。更觉得高兴得意。不住向汉官打招呼。他话讲完，也学专员讲究话，脱帽向台下点头，把头巾揭下点头，引得下面叫好拍掌。他后面没人讲话，正下台时，只听到叫几声就开始杀人。洋号吹起来了，人们冲向杀场。他向四面望望没有人向他注意，正是逃走的良机，挤出人群向家乡奔逃，只顾奔走，忘了一切，渡过安宁河也没有印象，要到家乡了还愁过不了安宁河。

他这样为邓歌功颂德，邓当然十分满意。邓回到家中又说又笑，十分高兴，想给点奖励，可没见到尔打。一问，谁也说没见。立刻派人遍街找，没见，遍问各旅店也没踪影。到下午才有人来说尔打已跑向家乡，不知遇到什么，满头大汗，只顾奔走，见人也不打招呼，才了解到他回去了。

以后有了解当时情况的人，问他为啥不受邓奖励时，他说“他不要我的脑袋已经够了，还想什么他的奖励？”又说“受了奖励就要你为他卖命，他的奖励就像蛊毒，哪敢睁开眼睛吞服蛊毒啊！”尔打以后活到七十多岁，他常向人说他的长寿就是没要邓奖励的关系！

10. 對鄧秀廷的一次間接打擊

以剿杀彝人出名的鄧秀廷，1940年初任二十四軍靖邊司令兼樂（山）西（昌）公路邊民築路隊南段督修司令，征集了近三千名彝番民工，修築冕寧瀘沽附近的公路。但他為向西昌行轅和屯墾會表示他是征剿彝人的能手，要去征服打敗過會理蘇海澄（當時任二四軍第八混成旅長，時在27年冬）的蔡三老虎。便把修路事交與副司令孫子文代理，又把甘相營（現喜德）根據地委託夷務團長羅阿吽負責，並諄諄告誡不能亂動。自己統率一個團部隊及幾千名彝兵，向德昌會理間出發，到老□，岔河後，即進行猛攻。蔡三老虎退入深山，不能到手。乃利用威迫利誘手段，將三老虎之侄蔡金萬蔡銀萬招來，為不虛此行，將二人一併殺戮。對力所能及之彝人，肆意搶掠燒殺，殺死的人無法計算，被擄賣到西昌昭覺以北的小褲腳彝人，近二千人。使北部人價低到六七十兩白銀一人，但千多人的價格仍是可觀的。據越西縣八且爾者講，他也擄來五人，出賣後將人價的半數，上繳給鄧。同去出征的少有沒收獲云。

羅阿吽本是鄧的心腹和得力助手，有利的事沒有不叫他參加的。這次留他在後方，他是知道安定後方重要性的。可是見到去的人都大發橫財，不免眼紅，同時他也知道眼下他是鄧的紅人，可是萬一有反復就沒有好下場，早想脫離魔掌。又想要找這地方，首先不能使鄧發覺，其次要順鄧之意才行。現在鄧不在家正是實現意圖的好機會。鄧平時對被他殘害而逃到昭覺境內的人，又被金安仁（滿人，普雄特區區長），張培根（昭覺縣長）、萬紹新（瓦渣人，縣自衛總隊長）等屯墾會系統人的收容，十分痛恨，他反復

考虑后便向邓妻吕氏说：“昭觉方面收容被司令官驱逐的人，并利用来控告司令官，必须加以加惩罚。现在昭觉八且人反对那些汉人（指金、张、万），那些汉人在昭觉也没立稳脚跟，若乘此时进占蒿姑阿硕家地方，截断汉人与西昌的联络线，再进攻昭觉，有八且人作内应，胜利满有把握。这样既拔去祸根，也扩大势力。司令官也不背名声。进攻中所得胜利品，人、钱、大烟和你平分，所占田地由他派人住牧，可以按年缴粮缴大烟。”吕氏一听，有理有利，心花怒放，满口答应。

阿吽得到吕氏同意后，立刻行动起来，先派人去煽动八且人，要求行动起来，他可以派兵增援。八且人有顾虑，回答要等攻占阿硕地方后，他们才行动。于是他派洛米人进攻阿硕家。攻占了两个村子，八且人仍不敢行动。恰好这时金、张等向八且家购买一百二十石米，订约那天，杀牛宰羊来招待，以钢洋、布匹、盐等折付价款。八且人拿到价款后，认为暴动时机已到，既可联合逐走汉人，又不缴给米。积极准备，并与阿吽联络。阿吽即令洛米人配合行动。八且人的计划是：

一路是去埋伏在沟坎下，趁驻阿克密惹堡的雷树清连早晨出操时，进攻袭击。雷连早已得到消息，早晨仅由半数下操，半数在四周警戒，八且人进袭时，仅打死三个兵，即遭到还击，死伤十来人，大败而退。

一路攻城，城内驻有一中队人，已预加戒备，禁止八且人入城过夜，增设岗哨。当天八且人听到东门外发出枪声，即从城北扛起爬城梯，奔向城来。罗清华（现甘洛政协委员）说：当时他与金安仁在城墙上，金见哨兵打了十多枪，还没打中一个人，便从弃兵手中拿过一只枪，瞄准射击，打了五枪，打倒三人，每倒一个便大笑一次，哨兵也打中几人，八且人便回头跑了。

一路进攻西门外鱼海子。村内驻有两个屯垦中队的约一百二十人，警惕性不高，头夜让八且人潜入村内，拂晓袭击，使部队伤亡惨重。有说仅逃脫十七人，有说死亡十七人，不论孰是，均非小事。罗清华曾到城牆上，同哨兵猛烈射击，掩护士兵离村，但八且人持矛追刺，有兵被刺倒在田中呼救，惨不忍睹。

八且人把昭觉城包围，内外隔绝，四山吼声，使飞鸟坠落。城内与西昌联络更是隔断。这时万绍新派瓦渣介惹利用亲戚关系，□说离开危城返家，出城后从瓦渣住区绕道到西昌告急。屯垦会得报后，向行辕报说八且人为抗割而暴动。于是行辕派王义琼连，二四军独立旅派兵二连，屯垦会派苏少章营驰援。

据罗清华说第一天情况最紧张，第二天中午，竹接马家，烂坝尔恩来援，占领城南河对面黑采山头，俯射八且人村寨，下午派头人入城，使八且人开始撤退，不敢再攻。西昌方面援军经洪坝四开宿于三湾河，第六天越大母鸡梁子前进，八且人到山上阻抗，人虽众而武装差，仅相持一小时就溃退。城内部队待八且人退到山麓拉哈液坞时，即留小部守城，大部出城，进行夹击，八且人溯河而逃。

原来部队规定，部队攻进彝村时，只没收黑彝家财物，不动白彝东西，保护房屋，禁止焚烧。部队到村后，先派人把黑彝家粮食收运入城，装满了所有仓库，即卧室办公室也推了粮食。数达千石以上。有粮可吃，人心大定。这时探听到八且人多集中到洛米克惹坝书处，等待邓秀廷部队来到，一同反攻。于是金、张、万提出两种对策：一、立刻乘胜进击，攻占洛米人所占村子，拔除邓部利用作反攻的基地，二、坚持昭觉蒿姑两处，增加援军后再进攻。辩论结果多主前策。

决定进攻后，部队仍由金安仁指挥，彝兵由万绍新，尔恩以打统率。部队先集中蒿姑，拂晓进攻，遇到激烈抵抗，中午对方才退

入村内。天黑时八且人先逃，半夜洛米罗洪人又逃。此役有三名汉兵受伤，未烧房子。苏营抢掠了一些东西，彝兵则抢东西外，也烧了几个房子。

翌晨得到消息，逃走的人都聚于三岗，等待罗阿吽的人来援，也说来了几十人。邓的部队也在途中等。反复讨论后决定乘胜攻占三岗。三岗距此仅四十里。第二天一早出发，中午到达时，对方纷纷撤走。罗清华说有几个人从村北逃走，距他约两百公里，想没抵抗就用不着射击，站着观望。殊不知有个穿披毡的，回头打来一枪，打穿了他的棉衣，使他感到气忿。乘那人爬坎时，瞄准射击，正中脚弯，打碎膝盖，滚下来死了。好似另有二人受伤。此方汉兵无恙，彝兵有三人受伤。

这时据可靠消息，罗阿吽已将人集聚于住村——瓦斯洛。邓兵尚未前来，彝兵主力瓦渣尔恩阿硕人最恨阿吽，其它也想乘胜进攻，捞一点东西。不论汉兵彝兵都主张进攻，阿硕人为收复失地，攻洛米人时最卖力，攻三岗时尔恩人最勇敢，现在进攻瓦斯洛时，瓦渣人为报仇，在瓦渣洒体率领下，愿作前锋。从三岗到瓦斯洛，相距约三十里，中间翻马姑梁子。仍一早出发，仅在上山遇到抵抗，打不多时就被打散，不知去向。过山后遥见左对面山上有人。就分两路前进，金率雷连汉兵及一部彝兵，从左上山，再扑向村去。屯垦队及王连，一部彝兵从右循山腰而进。左面遇到从瓦斯洛村内出来的人顽强抵抗时，王连用机枪扫射，才将其打退。此时罗阿吽从村内奔出，向北逃走。他身着白衣，早被彝兵认出，一致向他射击，扑倒几次才奔过山岗。仍在抵抗的被俘了十多人，侄子被释放，五名黑彝则被押到凌米地关押。叫从甘相营逃来投靠的瓦渣尔罗看守。此人意志不定，一经煽动，就一同逃走了。

阿吽在瓦斯洛修了几座房子，装了上千石苦荞，有的装在仓内，有的装在竹圈内。彝汉兵入村时只顾抢什物，没人过问粮食。撤退时彝兵放火烧房子，浓烟冲天，荞味四溢，许多人都以无法运走为恨。

阿吽坐骑被俘，后牵到竹核，交罗清华从深山牵走，经斯木补约，连杂洛、者堡、保古、吉米、阿尔到田坝。沿途找人护送，再经汉源到雅安。送到西康省政府主席兼二四军军长刘文辉，得到重奖，邓与屯垦会代主任杜履谦都是刘的部下，他们各行其是，互相打架后，把掳得的东西上献时，公然收下，可见有所偏颇，也表现指挥不能如意。

阿吽受到打击时，正是邓秀廷在德昌会理境内烧杀彝人之际，突然得到消息，认为金万等人要直捣老巢甘相营，十分惊惶，即日下令收兵。使临近虎口的彝人又得免于浩劫。他连夜前行，过西昌时也不歇歇，直奔甘相营。从此与屯垦会结下了不解之冤。对彝人之征剿则有所收敛了。邓本来对阿吽之不听告诫，擅自行动，十分恼怒，到听见阿吽受到损失，将更接近他，阿吽把失败原因推在四十八家人（去了黑彝而接受邓统治的白彝）不能作战上时，就化了气，不再怪责了。

宁属屯垦委员会乘时企图建树力量，限制邓势力的扩张，设普（雄）昭（觉）夷务指挥，越（西）托（乌）夷务指挥，西（昌）会（理）夷务指挥，以金安仁、王济民、苏少群分任指挥，在彝区到处增设政治指导区，表示已能控制彝区，以后到处有指挥，区长、屯垦大队长就是从此开始的。

11. 鄧秀廷捉賣四十八家人

鄧秀廷在年老多病的43年前后，捉了些零散没家支的四十八家人（受其统治的白彝娃子，都编为四十八家，故以此名称之），卖给深山彝人。前后捉卖几次以后，引起跟随他作弁兵的白彝的惊惶。认为平时最受宠信爱护的人少，而无处可走也跟随他最久的人，都受其害。自己有家支有黑彝的人，怎能避免？初初他在心中嘀咕着，以后不禁说出嘴来，互相了解后，便商议对付办法，决定一同去询问。

弁兵老人述保（张克明），液褐狼伙（何玉发），古瓦束住、阿尔约呷、沙马述宁等，硬起头皮去问。第一次遇到有客人，并留到深夜才走，无法开口。第二次又去，他们一进房子，邓就觉得奇怪，问：“你们伙起一起来，一定有什么事情？”他们互相望望后说出来意。邓听后说：“原来这样，你们太多虑！这些零散没家支的人，不比你们。他们像些雀儿，翅膀一张就可以飞去跟黑彝的。老母猪起来落根草，他们起去不落草。不能信任。一有变化，要他们不动摇是不可能的！”他们本为消除惊惶而来，现在听到这番话，回忆起邓平时向零散无家支人说：“有力量的黑彝和大家支白彝，我要提防，他们可以反对我。只有对你们可以放心，你们是不能不依附我的。”前后言行反复，无力反对的都整，有力反对的哪有不整？个个惶惶不安，不可终日了。为防万一，便秘密向黑彝投保。克明玉发来找罗大英投保，沙玛述宁、哦星接启找罗洪体伙□打作保。许多人又与原黑彝联系或找保。克明说这些话时，有沈泽安，陈树清在场，他们还活着。从这事来看，说鄧秀廷是一贯主张“去黑留白，扶弱抑

强”，这说法值得从【重】新考虑。我认为他是个对他有利就无所不干的人，为得弄到钱，捉人卖也在所不惜的。

1 克明玉发原都任连长，后都升大队长，束住任连长，达宁作马弁，后升什么，弄不清。约计后任大队长。

12. 鄧秀廷所任用的彝人

| 姓名 | 职务 | 笈(□)贯 | 存亡 | 译名 |
|--------|----|-------|-------|------------------|
| 罗洪介吽阿吽 | 团长 | 喜德 | | 罗洪介 吽阿吽 |
| 罗木干 | 继任 | 喜德 | 叛死 | 牟干 阿吽子 |
| 罗大英 | 团长 | 喜德 | 死 | 罗大英 解放后 任副专员 |
| 罗镇江 | 团长 | 盐源 | 被刺死 | 镇江解放后任县 长 |
| 舍洛体哈 | 团长 | 喜德 | 被邓妻关死 | 舍洛铁哈 |
| 罗拉哈 | 营长 | 西昌 | 解放后病死 | 罗拉哈 |
| 罗独立迁人 | 营长 | 喜德 | 叛死 | 独立迁惹 |
| 罗阿住木几 | 营长 | 喜德 | 叛死 | 阿主木几 |
| 罗必英瓦体 | 营长 | 喜德 | 死 | 必英瓦体 |
| 勒母介甫 | 营长 | 喜德 | 死 | 勒姆介夫 奉邓 命打彝人死 |
| 罗牛土瓦渣 | 营长 | 西昌 | 叛死 | 牛土瓦渣 |
| 罗牛海 | 营长 | 西昌 | 叛死 | 牛黑 瓦渣之子 |
| 罗纳母俄人 | 营长 | 冕宁 | 叛死 | 纳姆俄惹 尚在 |
| 罗介吽黎颇 | 营长 | 喜德 | 叛死 | 黎颇拉哈 |
| 罗切比大洒 | 营长 | 喜德 | 叛死 | 且别达洒 |
| 罗阿体甲哈 | 营长 | 喜德 | 死 | 阿体介哈 |
| 罗姑人阿和人 | 营长 | 盐源 | | 古子阿和意 镇江之弟 |

| | | | | |
|---------|-----|----|-----|------------------|
| 罗月略马 | 营长 | 冕宁 | 死 | 瓦略马 |
| 以上是罗洪黑彝 | | | | |
| 瓦渣叭颇拉体 | 营长 | 喜德 | 叛死 | 瓦渣拉体 |
| 瓦渣牛哈勒母 | 营长 | 喜德 | 叛死 | 牛哈勒姆 上瓦渣黑彝 |
| 谢牛颇 | 营长 | 冕宁 | 早死 | 谢牛坡 谢黑彝 |
| 惹吸体侯瓦打 | 营长 | 冕宁 | 在 | 惹尼体合瓦打 |
| 陈树青 | 营长 | 冕宁 | 在 | 液褐阿味 解放后任副 县长 |
| 惹呢曲侯近母 | 营长 | 喜德 | 在 | 曲合并姆 |
| 洛米尔那瓦偿 | 营长 | 喜德 | 叛 | 洛米尔且瓦体 |
| 搏史月哈 | 营长 | 喜德 | 叛 | 博史月尔 |
| 日堵式哈 | 营长 | 喜德 | 械斗死 | 日堵什哈 |
| 初体月哈 | 营长 | 喜德 | 械斗死 | 初体月 |
| 洛米克人呗束 | 营长 | 昭觉 | 死 | 克惹叭书 |
| 马黎打阿作 | 营长 | 昭觉 | 在 | 马黎打阿卓 |
| 马洋仁 | 营长 | 昭觉 | 在 | 马洋人 州政协委员 |
| 马亦特狼颇 | 营长 | 西昌 | 死 | 马换破 奉邓命在械斗 中死 |
| 竹二麻侯 | 营长 | 喜德 | 死 | 竹六马和 |
| 罗吽吽达迂侯 | 参谋 | 喜德 | 死 | 罗洪达乌和上均为黑彝 |
| 李崇德 | 连长 | 普格 | 死 | 李崇德 土目 |
| □□ | 连长 | 冕宁 | 死 | 古瓦拉助 白彝 |
| □□ | 连长 | 喜德 | 死 | 臧乃页加 |
| □□ | 连长 | 越西 | 死 | 博搜拉土 |
| □□ | 连长 | 越西 | 死 | 补务赤意 |
| □□ | 大队长 | 喜德 | 死 | 古瓦束助 |

| | | | | |
|-----------------|--------|-----|-------|----------|
| □□ | 大队长 喜德 | 死 | 阿尔约干 | 解放后任专区委员 |
| □□ | 营长 冕宁 | 械斗死 | 何玉发 | 上均白彝 |
| 邓秀廷所任用的联保主任，均白彝 | | | | |
| □□ | 喜德附近 | 病死 | 阿夫液它 | |
| □□ | 冕宁河边 | 叛 | 介里达英 | |
| □□ | 冕宁轿顶山 | 叛 | 以褐苴目子 | |
| □□ | 喜德殊姆拉打 | 病死 | 阿者达英 | |
| □□ | 西昌樟木箐 | 病死 | 乐古阿和 | |
| □□ | 西昌托射 | 病死 | 加潘克打 | |
| □□ | 喜德北山 | 病死 | 史罗洪 | |
| □□ | 喜德西河 | 被杀 | 沙玛马和 | |
| □□ | 普格大箐梁子 | 病死 | 吉克阿伦 | |

沈泽安、岭光电86.12.9记

(X)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

1985年5月1日

引言

1. 早年的羊仁安

被捕与改名

为秀才执鞭

与彝人交往

参加辛亥革命

2. 任军职的羊仁安

我去拜寄，求庇护

升任川边各军总司令

驻防宁属（凉山）

编入刘文辉的二十四军

吴晓东营打彭乌甲

3. 扶持我入学时的羊仁安

我要他脑壳

叫我去西昌

去西昌路上

不改姓名，不娶汉族女

传统婚姻，百年偕好

4. 我在羊家生活的经历

我亲眼见到的几件事

（1）抢汉人的奴隶被枪决

（2）攻打三湾河

(3) 治伤妙药

(4) 年初一骑马

(5) 胡子昂来西昌

(6) 消除误会，坦然相处

卸任后暂留西昌

行刺未遂，与仇人相见

离开西昌

来到成都

迎接养母，奶奶去逝

5. 羊仁安的习惯与爱好

讲义气，交朋友

崇拜关圣人

结识朱德

精于武术

性【兴】趣爱好

6. 羊仁安与刘文辉关系的变化

羊公遭难

向刘湘求情

发动地方支援驻军

支持建西康省

在雅安检讨会上

7. 家庭财产

当军官找钱

几桩生意

(1) 香杉板

(2) 坐地生意

(3) 石棉礦

(4) 田產、地租

8. 崇尚迷信

對堪輿相術的看法

相信“萬神仙”

土司祿安佑之死

藏刀與待客

9. 在矛盾中生存

與河道地方勢力的矛盾

(1) 與賴姓

(2) 與劉姓

與彝族李姓的矛盾

與鄧秀廷的矛盾

10. 養父養母的最後歲月

養母王俊英的死與葬

羊仁安之死

引言

羊仁安原名錫智，漢源縣富林鎮人，生於1875年，露頭角後更名清全，號仁安。曾任川邊各軍總司令、在川康兩省有其名聲，尤其在涼山、雅安兩地區彝漢中更有影響。其經歷與這些地方的歷史關係較深，可反映這些地方的歷史變化。我與他比較親近，我所知限於他和我及一些彝人的相處情況，實不足反映他一生全貌，但有勝於無，就所知具【據】實分述於下：

1. 早年的羊仁安

被捕與改名

他生於富林和尚寺，少孤，曾入私塾，應考未中而改習武術。事母較孝，長大即參加袍哥、結交朋友、讲义氣、打抱不平，也愛賭博。有次在溪清（漢源縣原名）城賭錢，據他說正在壓寶時，縣知事鍾壽康率役卒前來包圍賭場，指名捕他。有二卒上前來抓，被他打倒，縣官即奔來抓他發辮，他正要還手時，有熟人大叫：“打不得，縣太爺，縣太爺！”他應聲停手，任其拉去，關入獄內。在獄內聽從獄卒呼叫，早晚洒掃，尤其盡力幫助老年舊犯，討得好感。縣太爺是懂武術的，本想来較量一下的，見他聽人叫喊是縣太爺即乖乖就範，自覺得意，對他起了好感。

逮捕後叫百姓控告，幾天了只見有來看望和送禮物的，沒見人來告。〔縣官〕認為百姓怕事，便召遭過搶劫，懷疑是受他害的人來問時，又說是別人干的，與他無關，甚至還有說得了他幫助才還清欠債的。獄卒也來稟報說他在獄聽話。關了一個多月，只有少數來告，經調查證明不實。擔保的稟帖則不斷遞來，太爺才以無罪釋放了他。釋放那天，老百姓在街上放了半天的鞭炮，也擺席為他壓

惊。县太爷感到惊奇，便想利用他来维持地方秩序，第二天把他从九襄鎮召回，说：“不论别人怎么怀疑，你还是清白的，我给你改个名叫清全，表示你的为人。”他感到很荣幸，立刻跪下叩头，太爷上前扶起他。以后取号叫仁安，取仁义安邦之义。从此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大为提高，到处由他遨游活动了。

为秀才执鞭

据他说他没考中秀才是恨事，所以对读书人特别尊敬。当年，他当过现任他参谋长罗星五的马夫，他说：“罗星五原来不会骑马，不论遇到什么马，他骑上去就不规矩，只知抓鞍屏，不知拉缰绳，任马去跑。别人跟不上，只有我登过裆子跑得快，即使他栽下来，我也可以飞步把他扶回去。所以他出门离不〔了〕我。有一次我到雅安作生意，突然听到母亲生病，立刻跑回来，太阳落山时，已到小关子（离富林五里）。他牵匹马坐在路旁，说马性太烈，不敢再骑，其实那是一匹瘟猪子马，比老母猪还驯善，他都不敢骑，希望我同他去清溪。没办法，只好说先回去，只要我妈妈病松了，明早送他进城。到家一看，妈妈病已好，第二天鸡叫就去找他这个迂夫子。”他说：“天没亮，怕路上不好走。”我有点生气，说如果等天亮我就不去了！逼着他起身把他扶上马后，又要在前面牵着走，马稍稍踩滑一步，他大叫慢一点。从此以后我跟他时，平路上就故意等马跑快，这样逼使他骑会了马。你们现在可以问罗星五，他是怎样会骑马的，他一定说是被我锻炼出来的。〔一〕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他在青少年时是受过苦的，他的武艺也是刻苦练出来的。

与彝人的交往

羊仁安三十来岁时即与岭治平（我二伯父）、岭鎮荣（五印三司的大土司）相识，并换过把。与岭鎮荣一同到过田坝岩润，当地土目見他魁伟聪明，要把女儿史金拜寄他。他说已与鎮荣结拜为弟兄，已属晚辈，不宜高攀而推辞。他与鎮荣都爱唱川剧，可以登台表演。又都爱演关羽，但在同台演出时就让鎮荣演，说土司演关侯才适宜。〔羊仁安〕曾对我说：“鎮荣貌似光绪，识字虽不多，但聪明一学就会，演、唱都行。我当时劝他充实武力，多买枪弹，他不听，不然他有这样大的基业，在宁八属谁能比他？”又说鎮荣母親岭彭氏是他所見土司太太中最懂事，最能干的人。善于对人处事，就是鎮荣掌权后，一遇难事就派人请教，真了不起，她所料的事都会出现，不能不听她的。她若在，鎮荣不会遇到以后的横事。他与鎮荣感情如此之深，与这位老人之为人有关。

他对我二伯父（岭治平）有好感，认为〔他〕诚恳而能干。对我父则说眼睛鼓鼓的，身高而瘦，烟容满面，在岭治平面前一句话也不敢讲。也听说我祖母很能干，认为土司太太多半是能干的。

几十年后田坝彝族老人〔有〕些还记得羊公在田坝时的情况。说他个子高大，长得雄壮，对人也親热。还说我们在街上与汉人闹架时，他就来调解，一说就听他的。有吃了亏的，他就拿出钱来补偿，叫走开了事。他在彝人中印象很深。

参加辛亥革命

他到雅安时认识了罗子舟，在荣经又认识陈某（陈仲光之父），都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孙中山的伟大，要求一致起来推翻满清。他认为反对皇帝是大逆不道、不同意。再给他说明满清皇帝是“鞑子”，他才渐渐听进去，参加同盟会，暗中利用袍哥关

係，向各地人士联络宣传。〔他〕曾说：“不知哪个龟儿子告了秘【密】，四川总督府贴出榜来，要捉拿我，使我不敢在社会上露面了”。这件事加强了他对满清的仇恨，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成都发动革命时，驻西昌的新军要开到成都去救援。罗子舟带人在大小关子、黄泥铺堵着，他组织袍哥在大相岭这面进行袭扰，使新军无法过山。因此他与罗子舟感情比较深。民国初年罗任越西统领时，他时常前往，得到罗的庇护，搞鸦片生意，找了些钱。

2. 任军职的羊仁安

我去拜奇求庇护

我父辈有三弟兄，大伯木加仅二十六岁死去；二伯牟几（汉名治平）三十六岁死去，子女早夭，仅二伯娘一人过日子，依俗我父应去转房，但怕我母亲不敢去，因此她们发生恶感。不几年，我父亦三十六岁死去，我便成了两家人的“独根根”，她们都为我买田置地，修房造屋，1923年前后她们关系又渐渐好起来。

1925年初，二伯娘的三弟尔爷子嫉恨二伯娘的财产将无条件的由我承继吧，借口若干年前借了他十两白银未还，将母亲坐骑拉去，关在安家奴隶家里。我母子遇到这种莫大凌辱，也莫可奈何。以后她二弟乌甲来也不理，走时公然把马牵走了，母亲派人阻拦但没追上。“凶狠用胳膊，软弱靠公鸡”，母亲因此打鸡狗来吁请神灵裁判，此后她们又失和了。

当时我已在街上王学渊老师的私塾念书。得王师及士绅卢联魁、甘锡五之助，收了二伯娘的债。母亲正与她争田地时，见堂兄光宗三弟兄来往二伯娘家，认为是来夺财产。为求外援与王、卢、

甘三位商議，一致認為羊仁安對人很好、過去有交情，現在又當了團長，若去拜寄，一定得到保護。與頭人商議，他們也贊同，於是以前所養駿馬“大理車吽”作禮物，與三位士紳一同到富林。

此時川軍第四師來打川邊軍，羊的第三團已調集富林，他正住家中。〔我〕一去便舉行拜寄儀式，點起香腊【蜡】，先拜神位，次拜奶奶。她年近七十，因走動困難，由羊代受。接着拜干爹，再次拜三位干娘。大乾娘姓劉，鄉下人，奶奶的姪女；二乾娘姓楊，名本玉，能干善應酬；三干娘姓王，名駿英，富林鎮人，美而有識，也很慈惠。她在言談中給我最深的印象，以後視我如子，扶我成人。

羊府一連三個天井，雕梁畫棟，寬大壯麗，許多彝人看作神仙樓閣，都說見所未見。每晨都招待几桌客人，人人衣錦着呢，光彩耀眼，令我羨慕。我住了五、六天，委為“夷務隊長”，依王師指點打“越（嶠）東〔千〕戶侯（土司）夷務隊長”隊旗，旗中加斗大的“嶺”字，紅底白字，頗為顯眼。送我两套呢衣，有股氣味，母親說是漢人氣，聞到發嘔。臨走羊偕多人前來相送，我已上馬，見他來到立刻下馬肅立，〔他〕說我“懂禮節”，頻頻點頭。〔我〕以後走在路上，紅旗導行，隨從呼擁，頗為得意。從此認為有了援助，胆子也大了。

回家不久，由盧聯魁偕六格呷呷子，攜帶羊信到越嶠活動“援戴田坝帮办土千户”，認為有这个才可与掌正印的堂兄光宗分庭抗礼。經越嶠監督（縣長）羅星五批准，發給在民國已不起作用的木質印。但代價是相當大的，送了二百個鋼洋，另花一百多元，印送到時又大事招待慶賀，更花了不少錢。土司家之愚昧由此可見，如果不拜寄羊家，連這“廢物”也活動不到手啊！

升任川边各军总司令

入夏，川军四师进驻富林，羊团退驻马烈，以威胁川军左侧，本人则仍在家中与川军洪旅应付（兰旅驻九襄警戒泸定方面）；其它川边军退在大渡河以南大树堡布防，此时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早已溜走，代镇守使孙养斋见形势危急亦离开部队。川边军各团自行扩充为旅，羊任第三混成旅长。不久又认为他係本地人，在彝汉中很有威信，与各方也处得好，因此共推他为川边各军总司令（仍兼旅长）。贺中强任川边各军前敌总指挥兼旅长，其它团长张光点、杨方林、朱某（炮团）等人都升任旅长。上下土司派去两百多人，组成彝兵营，由头人吉荣昌任营长。秋后团结一致，过大渡河进攻，佔有滩头阵地，羊部从右进击，打败洪旅。川军虑大相岭被截阻，撤向九襄（汉源场）；兰文彬旅从大渡河土游过河，企图攻佔河南岸大树堡，以断川边军后路，但受到彝、汉民团之阻击，中途撤退。堂兄光宗带一百多人前去，没有赶上，以未能扯得枪械为恨。川边军猛烈进攻，将川军逐到大相岭以北，有说追到雅安以北，真否弄不清。

不久孙养斋回来，羊讲义气，说不背抢夺上司官位之名，让总司令职与孙，自任副总司令兼旅长，驻防宁属及汉源县。以后川军四师师长刘禹九被北京政府委任为川边屯垦使，派人来交涉，羊认为非武力征服，而且是上面委了的，应该服从。其它旅以他马首是瞻，表示同意。于是川边军与四师和好，并归刘禹九节制，部队番号不变。冬天刘带一个手枪连到富林、住在羊府，受到隆重欢迎。据说刘在晚上要人捶腿才能入睡，表示有武功；也说刘水漩（虚伪），惧怕睡不熟而已。〔大家〕一致认为刘移尊就教，证明羊很了不起。

驻防宁属（凉山）

1926年初，川中各军一致反对杨森，杨被迫退走乐山。羊是拥护杨的，親往谒见。杨督理似乎崩溃已成定局，羊托病即返。但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却被解决，该团长蒋如珍係越西人，将全团带来归羊，仍任团长。自此，羊部第一团团团长刘济南，该团驻防汉源、越嶲二县；第二团团团长蒋如珍，驻防盐源、盐边，兼两盐安抚司令；第三团团团长邓秀廷，驻防西昌、冕宁、兼宁属夷务指挥。羊的副总司令部驻西昌、直属部队有护卫营，以羊儒廉（二儿子）任营长，另有机枪连、炮兵连等。苏海澄部在与四师作战时称江防军，曾带部队来参战，此时归副总司令指挥，但不知已编成旅否。

编入刘文辉的二十四军

1927年春末我听到羊由西昌返回汉源，我即去找他。到时他已离家到雅安，便住下等待。以后才知川军内战，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打已被改编为二十三军的刘禹九部，刘禹九从成都被逐到雅安、荃经。二十三军本望与川边军联合反击，但二十四军刘文辉早派羊堂弟宗轩和富林人刘民安前来活动，也派人与贺、张、杨各川边军联络。羊不加支持，其它便作旁觀，使二十三军被解决。羊到成都見刘文辉，被委为二十四军宁属清乡司令兼第十六混成旅长，部队仍驻西昌。部队改编后，刘济南任四十六团长、蒋如珍任四十七团长、邓秀廷任四十八团长，各团防区不变。驻会理、宁南、德昌的苏海澄部编为第八混成旅，仍驻防原地，归羊节制。到阴七月羊才回来，其官衔有说升有说降的，议论纷纷。

吴晓东营打彭乌甲

川边军编归二十四军，大局已定，羊尚在成都时，刘济南团吴晓东营，请得一门山炮去打乌甲。踏脚姑碉楼中二弹，仅打穿墙孔，不能打毁。汉兵直攻到寨脚时，寨内抛出两桶蜂，众兵被螫退回，无法攻破。人们以为羊在外不知道此次军事行动，我看是他专门派去报1925年乌甲受川军四师指使，在□【寮】叶坪抢劫川边军饷银之仇的，我认为他事先知边。第一当时川边军仅有四门山炮，炮弹异常缺乏，他不点头怎能拿去？第二，后来我随他去西昌经过□【寮】叶坪时，乌甲来见，砍了三个所谓“彝匪”的头来报功，血淋淋的挂在树上。下午宿在宝安，饭后散步时羊说：“吴晓东太差，配给大炮也消灭不了乌甲”。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他是事先点头了的。

3. 扶持我入学时的羊仁安

“我要他的脑壳”

1927年我在富林等待羊公时，羊家和我的头人都主张我进小学念书，于是到富林小学初小班学习。不知什么原因，我很专心，除在校学习外，星期天还到私塾补习，进步很快，颇得好感。羊公回来不久，刘济南得乌甲的贿赂，要刺杀我，好在派人来刺的那晚上，我已进学校没回店，只把头人六格呷呷子诱去杀死。第二天到了中午还不见呷之子回来，颇觉奇怪，到处寻找又找不到。下午去向奶奶讲时，羊孙女德珍见我哭泣，便说她听到刘济南向爷爷说有人要刺杀小土司。奶奶听后想了想说：“一定是刘济南在作怪，他伤了你一根毫毛，老娘要同他拼命！”这时羊从外面进来，问有啥事。奶奶将德珍原话述说后说：“你不能不管！”羊亦生气说：“太放肆了，谁伤他一根毫毛，我要他的

脑壳。”立刻叫人把我的东西搬回，叫我往楼上，并交待我晚上不要出街。

叫我去西昌

阴八月作迎宾会，在小学纪念关羽单刀赴会，大小袍哥都到齐。有天我在外玩耍时，有人叫我到校长室，我去一看，羊、刘济南、陈正刚（省视学）、校长以及一些士绅依次坐在床上。刘对我厉声问道：“你说，我吃了你家啥子钱？乌甲打死你母亲与我有啥关系！”我感到这是他要整我的预兆，死也要有骨气，于是横下心来反驳说：“吃了一千二百两银子，是王学渊经手，你收时六格呷之子在场。你的兵驻在场上，距离很近，没关系他敢来吗？你不抄二伯娘的家，乌甲怎么会整我家？”问得他直顾叫：“乱说！乱说！”羊只好仰卧床上，装作没听见。陈视学和校长叫我出来，同时向刘说：“娃娃不懂事。”

我看得罪了刘济南，一定完了，假装镇静地在外面玩耍。过了一两点钟还不見动静，又回羊府。见人些围在奶奶座前，纷纷议论。一見我来〔，〕二干娘问：“你顶旅长（号称的旅长）的嘴，不怕吗？”

“我说老实话，是回答他的问话。”

“敢冒犯旅长，好大胆呵！”说后在挤眼睛，奶奶在微笑，其它人也在发笑，好似在同情我。我离开上楼时，后面有人在说：“这娃儿有出息。”

第二天吧，羊公叫二哥儒濂和毕诚直（强发子）栽培保举我参加袍哥，在关岳庙举行仪式，赌咒、打鸡、喝血沬。是彝人的那一套，我很熟习，我发誓说：“我以后乱搞鸡一样死；你们不保护我也鸡一样死。”他俩却说不出话来。羊叫套我的话，毕才说了，二

哥則開了几次口，還是說不清。當時我僅認為是加入袍哥，以後才知邊是利用袍哥關係來保護我。

不几天，已當新編彝兵连连長的甘錫五來說，他奉命令去把我家中的槍彈收來交給司令官了，等我長大時再交還。我大吃一驚，收了我的槍彈就要整我吧，心中忐忑不安。繼後羊說了同意思的話，並說：“你們當土司的，遇到個連長也被壓制着，就是沒知識的關係。假若把書讀好，有了本領，不說一個連長，就是像我這樣大的司令官，也不敢隨便來對待。你專心讀書吧。”以後又說：“你回家去不得，有危險，同我到西昌上學。”我想回家是有危險，去看看西昌這大地方也好，便一口承認下來。

去西昌路上

大致陰九月初羊起身去西昌，讓我騎一匹黃馬跟隨在他的四人抬大轎（聽說將官才可坐）之後。頭天宿於越嶲河南站，從此每到一地，都見場口擺着舖有紅毡的桌椅，當地頭面人物都來歡迎。人些長袍小帽，恭候邊旁，或作揖或點頭，畢恭畢敬。羊公揭帽點頭答禮，然後坐在椅上，其他人坐在長凳上，約十分鐘後一齊進場，好似有些地方還擺有香蜡，儼然如迎菩薩了。過平夷堡時，有人告發一個青年打父母，羊大怒立刻派人捕來，問明後說：“大逆不道，不孝順父母的不應寬容。”要送越嶲關監。經首人說情，才打大板釋放。我目睹其情後、對孝順二字印象特別深。

過寮葉坪那天彭烏甲來見，為避免我與烏甲見面，把我的馬讓與吳履安秘書騎，我坐他的轎子。轎夫樂得我輕，直抬到保安才放下。吳秀才不慣騎馬，過寮葉坪後就叫人喊轎子停下，哪里追得上。吳到後問我：“為啥不停停？”

“我不知邊，轎夫不停我也沒有辦法。”

羊听了说：“哼，他乐得坐，轿夫乐得抬，还是怪你们没有事先打招呼。”有个副官问我〔好不〕好？【，】我说：“没有骑马安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到越嶲城住王祖骥家。听说蒋安廷与我二伯父有感情，他任过川军八师的旅长，现卸任在家。我去拜访，见蒋身材魁伟，声音宏亮，听到我家中遭遇，表示同情。他与羊公有亲戚关系，而且是长辈，使我格外尊敬。

小相岭山麓下的白泥弯原驻有一统领叫马守成，因残杀彝人被叫作“马老虎”。皇清倒台，他吞金自尽，以身殉君，有人说是被彝人咒死的。离开越嶲城那天宿白泥弯。因平时听过马的事迹，定下旅店和舖位后就出去参观。饭后回店，见床已舖好，并垫有狼皮。谁佔了我的舖位，我到哪里去睡，〔我正〕望着舖出神。陈正刚老师（以后教我的英文）进来见我发呆，便说：“你就睡这舖，刚才司令官拿他的狼皮来舖的，说给么儿子舖的，他已去廖家，要我转告你，早点睡。”我才脱衣睡下，想到一个汉人如此重视乾儿，怜惜孤苦、爱护备至，使我感激得流下泪来。

过小相岭后宿于登相营。据说这山名是孔明南征经过而得，也有说是司马相如开通灵关道而取名。从此顺河沟到冕山，邓秀廷前来迎接，他头戴呢帽，身穿军服，胸前特别佩了藏族护身符“呷乌”。此物是高价买来的，足以证明邓之迷信程度。羊公介绍我们认识后，邓说：“你跟隨司令官会有前途的。”彝语很流利。大家一同去泸沽，沿途邓紧跟羊述说他上年打罗洪勿体甲尔人的情况。讲彝语时说我：“我们彝人”，而说汉语时则指彝人为“蛮子”，使我莫名其妙。

过溪龙时，岭邦正从安宁场过河来见，他长我一岁，同我一样高，比我稍胖。介绍后，我向他作揖。用汉语说：“以后望多多维

持。”是学的袍哥见面语。他头年被羊公委为西昌夷务司令，时已有人呼他为司令官了。到礼州时，任邓团营长的孙子文带部队出场迎接。翌晨该部约二百多人在操场接受羊公檢阅，羊便服而孙全付武装，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呼口令，使用指挥刀，进退都熟习，令我羡慕。

檢阅后起身，到离西昌五里的接官亭，即有人来接。有参谋长罗星五、副官长叶海清、副官舒静波、何文龙等。羊介绍我是什么人时，颇引起注意，感到当土司也难得。到城内倉街福音堂，乾娘王骏英到大门来迎，我一見就认出，跪下叩头，她伸手扶我，说：“你来了很好。”大致是信上提过，我不禁流泪，她也湿了眼眶。从此朝夕不离左右，感情也随时日增加着。

不改姓名、不娶汉族女

1927年秋，卢联魁在清乡司令部任中尉副官，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说我非依靠羊家不行，三太太最得寵爱，遗憾没儿女为恨，她疼爱你，不如自行寄与她为儿，可得特别照顾。我当然贊同，“将我视我如子”，何乐而不为！他去讲后得到同意。羊公说：“土司娃儿有根底有希望，要得！”养母从此处处关心我，但要改我的姓名，羊则不贊同。〔他〕说：“改了姓名就成自己儿女，哪有抚养孤儿成人的名誉好？不如不改，既得抚养孤儿的美名，养个土司娃儿也可以笼络土司、黑彝、白彝。我们汉人当官少有一连三世的，他们是子孙官，世代不变，要养那样的儿子才好。”说得养母连连点头。

有关我的婚姻问题，1937年初，我由南京回来，原来的童婚妻已改嫁，我在外也没结婚，养母知边后要依“彝汉通婚”的时髦话，要给我娶个汉族女子。羊立刻说：“干不得，彝人最忌与汉族

通婚，尤其土司、黑彝些。结了会遭到反对，会被親戚开除，甚至有生命危險！妳忘了岭维翰（我堂伯父）讨了刘家女子就被勒死的事吗？他要娶汉女，我们都该劝他不娶，不然就害了他。”又说：“土司黑彝根底好，不要看他们不懂龙脉（堪輿），实际他们都葬在山上，住在山上，占了龙脉的，我看到的很多。山些都牵延得很远，所以他们世代为土司、黑彝。与我们通婚了怕要受影响，要为他们长远打标。”理论根据未見得冷当，而养母却听进去了。这事给了我许多好处，不然我是个性情软弱的人，养母勉强我实行彝汉通婚，我也许会服从。服从了親戚将开除我不理我，百姓不尊重我，其它人不信任我或轻视我，那我怎么能利用“土司”之名取得工作上的便利呢！

传统婚姻，百年偕好

1939年夏我前妻死去，秋天我回去时，拟与曲哈莫订婚，去信后养母不放心，想親来看人。羊公说：“是老親戚，不会有錯。”没让她来。婚后偕同到富林，她見曲哈莫鼻子、颧骨都高，眼睛也大、养母认为是克夫相，很不满意，埋怨说：“就是你阻挡我去看人的结果。”羊无所谓的把手揣在袖里，来往蹶着步说：“有人只晓得人家女子克夫，不晓得自家儿子克妻，克死了一个还〔还〕莫名其妙。”养母才恍然大悟，问：“你为啥不早说？”“以为妳很聪明，用不着我说。要这样的人才相配，能百年偕老。”养母转忧为喜，赶紧从箱柜里翻出旧衣，改给媳妇穿，引着媳妇（不懂汉话）到处走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此可以看出羊公对我的关心和事物的周密观察。

4. 我在羊家生活的经历 我亲眼见到的几件事

(1) 抢汉人的奴 被枪决

1926年邓秀廷打拖木沟，尔恩土目失败撤退，到普格的大道被彝人阻塞，不能不设法使之复通。于是羊公叫其姪羊茂盛出面，找岭鎮荣的七太太（尔恩家女）及住大石板的马耀斋等做疏通工作。他们先把七太太的弟弟李春廷招来，使其得到优待，回去又招得力土目母海来投诚，边路复通。彝汉又恢复贸易。羊自诩招抚工作生了效，就说：“这些龟儿子是服软不服硬的，有便利他就来的。”

大概1928年，有一次母海来西昌，走到岗窑时，听到半山上有汉民叫“傜罗抢人！”他立刻上山去看，见是他的一个娃子同另一人拴了兩只山羊走来，他立刻把兩個人抓着，送到城内清乡司令部来。是抢人的、罪不容赦，羊审问时语言又不通，观者纷纷要求杀，糊里糊涂的就下令枪决。说母海维护治安有功，委为中尉副官，发给一套军服，他穿起在街上走了一圈。母海在言语上对我是毫不避讳的，他对我说：“想不到要杀死，早晓得是这样，叫他们放下羊子逃走了事。我的娃子倒不打紧，人家的娃子还找我呢！”不住地在报怨。

(2) 攻打三湾河

1928年得羊公同意，邓秀廷去打昭觉三湾河，借口是为阿硕土目以哈报仇。吴晓东、岭邦正（昭觉原归他继承）都参加了。对抵抗的马家倒打不进而止，对已就范的，除了出投诚费外，还遭到严重的抢劫。在战事进程中前方每次来报告时，羊的情绪都很紧张，好似是好消息才松了口气。他命令护衛营营副彭某准备好，随时候令增援。也招了一百多新兵，要成立一个补充兵大队，叫王鼎文当大队长，加紧训练，准备增援前线。我看这两事都是根据他“彝人

是“不好打”的思想，採取的措施。到邓秀廷凯旋归来时，他十分高兴，親到东街迎接。

(3) 治伤妙药

1929年吧，有一天早晨羊骑马到较场坝。有部队在那里下操，值星官来报告人数。有说报告声过大，有说劈指挥刀的关系，马受惊跳起来，把他甩到地上，一脚跌伤。抬回家后找军医，找永安公（教会）医生来治都不見效。继后从冕宁找来个土医生，只见他拿化了符水的碗，象彝人似的念了几句咒语，然后敷上药，用开了腔的小鸡覆盖，再用布包裹。第二天止着痛，不过四五天就可以走动了。送给二十八元錢，医生坚持不要，以后不知送了些什么，走时一再说若有反复，隨喊隨到，真是神医。1940年西昌行辕有人跌伤，中西医都医不好，还是找了这家土医生来治好。张笃伦要出大价买这项丹药，献到抗战前线，不知结果如何。有人说这药方是彝人传给，虽不可信，但我听了还是觉得高兴。

(4) 年初一骑马

由于迷信，每年正月初一羊公都一早就骑马走“喜神方”，这“喜神方”如何标，我已记不清。每到腊月就给我缝一套绸棉衣（长衫）及马褂，一早穿起拜年，再骑马跟在后面遊“喜神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骑的马不驯，有时勒不着，跑去闯倒了一个過路人。那人在地上大叫，把我吓坏了，幸而有位副官下来解释才没事。那几天彝汉都来较场（今天的大巷口体育场）赛马，有名马时羊也去看。彝人马各有骑手，汉人马则由兩位骑手代骑，得胜时马主人买布挂红，听说还被请去款待。有位叫叶伯光的回族老人，当过岭鎮荣的师爷，与羊至交，很受尊敬。另一位叫胡伯厚，

曾任过营长，在教初中体育课，過得很潇洒。两人各有一马，都骑来与羊併立观看，来场的人纷纷向他们贺喜。

(5) 胡子昂来西昌

1927年冬，刘文辉派胡子昂为宣抚使来西昌，有说把川边军当作土匪，叫胡来招抚的，我们都很反感。他来时仍受到羊的热烈欢迎，并早晚各送燕窝汤去，使择燕窝人也不满。胡本职是二十四军部边务处长，好似很有权力。在开会那天，与羊、方瀛西（宁属财务代理处长）三人立在台上，胡独自讲了话。以后又开会，还把我这小土司请去参加。我当时莫名其妙，听陈正刚老师招呼，吃糖果奉陪了事。

(6) 消除误会，坦然相处

刘在田在西昌是有名望的人，毕业于四川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春，不知来向羊建议些什麽，语言较直，羊茂盛听了说：“你还来教训司令官，妨害司令部的事？”羊一时不察，听进了他的话，大怒起来叫士兵把刘拉下去捆起来。刘只说：“我是为司令官好！”士兵说：“为好，说这种话吗？”刘默默站立。

大约十多分钟参谋长罗星五、秘书吴履安来到，问明情况，代为解释才放走。到下半年好似没有那回事一般，约来吃饭，并请上座。有人说羊容易听信话，但我知边的仅有这一次。我1928年末入西昌县立初中第三班学习，廖校长病死，刘来继任。他喜欢我专心，对我说那次是误会，说明了事。那次羊也怪茂盛拿起半截就跑，大家话明气散，都能坦然相处。

卸任后暂留西昌

1931年冬，羊到富林被迫向刘文辉辞职，刘委其姪刘元璋为二十四军宁雷马屏峽屯殖军总司令，羊任副总司令（已辞去带兵的旅长职），两人一同到西昌。羊仍住在福音堂，时常设宴款待刘元璋及其正副参谋长邹仲仪、林味艺，团长刘元琮、许剑霜，营长熊刚等。我已在西昌县立初中毕业，因为是土司关系吧，时常叫我去陪客。刘约三十来岁、大胖子、肚子特别大、对羊喊大哥。每来必借【靠】在烟盘上，似已有瘾。其妾短小玲珑，约二十岁，喜弹风琴，但只会“林黛玉”调子，远不如我。有一次她突然来到，听到我正弹些歌调，静听一阵后向养母说：“彝人不会这样吧，怕大嫂有顾虑，把亲生子说成彝人的吧？”呆呆地望着我，引得养母哈哈大笑，高兴地解释了半天。当时刘的人多以胜利者自居，表示高于原来羊部的人。对羊口称副总司令，而傲慢之情是掩盖不了的。

不几天，羊将手枪连人枪交出，仅留几支手枪，守卫的兵持短矛而已。羊朝夕到刘处打麻将外，多在家中写“忍”字，贴满内室，以后有人说：“这样会引起误会〔！〕”〔+〕他才不得已扯下，其忿懣心情可以想见。邹仲仪来说：“不必交出手枪〔。〕”〔一〕羊回答：“我要到成都，回来再说。”实际谁不愿意收，谁又愿意缴，都在扯谎。鄒人矮而胖，从言行上看，似受过严格军训，刘说他像个日本军人，鄒很是得意，简直以像日本人为荣了。

羊在宁属与彝、汉上层还处得好，有知识地位的他自然尊重，一般人也以袍哥方法对待。每遇婚丧事，只要来通知，就一定送礼去。有事找他也设法解决，或作适当安顿。纠缠不清的就采取彝俗赌咒、喝血仇、打鸡等神灵裁判，以顺其情。所以许多人听到他卸任，都来看他，安慰他。他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刘总司令

很好，他來後一定使地方更加安靜，老百姓過得更好。”羊雖這樣說，但大家都在懷疑：“不見得吧？”

劉元琮係元璋之弟，時二十來歲，矮胖，一臉橫肉，對弁兵動輒叫罵。對羊喊“大哥”，我聽後很不高興，認為你仗恃叔兄作官而已，有啥本領！但在吃飯喝酒時，他仍有一套應對辦法，比二哥羊儒濂強多了。沒過多久就有人說，劉元琮裝病住入永安公醫院調戲護士，強拉民間女子等，民間議論紛紛。以後元璋捕祿安佑，處以刷刑；紅軍長征，焚毀繁華的西昌西街等，都說是他怂恿起干的，頗受民怨。弄得西康建省，劉文輝任省主席，要划寧歸康時，一度遭到寧屬士紳的反对，就與劉元琮胡鬧有關。

行刺未遂，與仇人相見

已是正月吧，聽到劉元璋委嶺邦正、彭烏甲為彝務大隊長，不久二人來西昌謝恩。見烏甲帶有十多人，住於西街，時常在街上走動，晚上還有馬燈行，很刺我的眼，便想起行刺。吳曉東營長與烏甲有隙，知邇後很支持我干，說：“任殺母之人在面前搖擺，是莫大耻辱。你不敢干將為人所不耻。”又說：“你報母仇會得到劉元璋的原諒，得羊說情更會沒事。”我聽後便下了決心。第二天，把家裡的一只小手槍拿來放起，晚上帶到旅店去尋找。打聽到烏甲已去見官，不知何時回來，在店門口等不來，只好回家。第二晚去也沒遇見，心中十分難過，晝夜流淚，引起羊家驚異，白天乘我外出時來搜，竟把手槍搜去。知邇了我的秘密後，羊公把我叫去說：“君子報仇三年，你不要傷心，也不要亂想，烏甲是劉總司令召來的，你殺了他不僅你有危險，也連累了我。你要報仇，有的是機會，你讀好了書，有了本領，何愁報不了，你不報也會有人代報。”他教導後，養母又叫去說，其意思同而言詞更肯切，不由得我不放棄刺殺計劃了。

过了几天，彭乌甲来羊公馆谒见，羊公叫我去见面，我对乌甲说：“你是坏人，你杀我母，因此二伯娘也被杀，也就是你杀的。”乌甲立刻用倒彝不汉的话说：“报告司令官，这个娃儿骂我。”羊说〔：〕“你杀了人家的母亲，骂你几句有啥？”乌甲只好说：“是，是，服从司令官，请把他交给我带回去，我负责保护他。”羊说：“等他读好了书再回家吧。”乌甲就走了。

离开西昌

1932年正月末，刘文辉电召，要羊随刘元璋去成都。羊公启程前忙了几天，认为需要的东西，都叫我喊人捆起来交马脚驮走。我大小都详加登记，羊见后说：“不必那样，马脚些都信得过的。”从这话也可以看出他与群众的关系。到富林后我有几件衣服找不到，以为被偷了，哪知八年后我在楼上一翻，件件都在，使我惊奇。启程时许多人来送行，有热泪长流的，尤其几个罗洪咩咩人，竟放声哭泣。羊都说〔：〕“不必哭，我还随刘总司令回来的。”有些士绅送到接官亭，仍依依不舍。内中有两三位教过我的先生，说：“你在司令官扶持下，一定会成材的，去吧！”我和他们长期相处不忍相离，流泪不止。羊说：“你以后又来看你的老师吧〔。〕”〔一〕互相招手告别。

到越西时，乌甲已在那里，又一同到保安。为防意外，派了个副官一路随我，直到海棠。以后过陡坡顶时遥望故乡历历在目、坟山松林像一撮【撮】头发长在头顶，引起我一幕幕的幼年往事。又联想到不知尔后何年何月才能重见，头一晕栽下马来。苏醒时头挨在冰冷的石板上，以为完了，〔我又〕想完了也好，免受流落异乡之苦。听到后面人叫喊，才觉得还活着，被扶起来，休息片刻又揩泪上马。到住宿处时，副官弁兵将情况具报，认为是思恋家乡引起

的，羊说：“我已离开到外面，你回家是危險的。隨我到成都进高中、进大学，那才是你的光明前途，要从大处想呵！”又使我一心在升学上，想当了大官錦衣还乡报仇。

来到成都

到富林那天我先拜見奶奶、二乾娘、大哥、大嫂，他们都視我如至親。奶奶已白发蒼蒼，望着我满意地说：“几年不見你已长大成人，听说你专心读书，很好，你再到成都升学吧。”羊和同路人一致赞扬我能读书，一定成材，奶奶更高兴。住兩天又走，我去拜别时，奶奶含泪说：“你是个孤儿，一定要争气。”我听后也流下泪来，这话深印脑际，经久不忘。

雨后迈路虽滑，我穿上草鞋，奔跑自如，有时赤脚走路，羊公和陈正刚老师听到时，一个说：“你练的功夫要用在这些上面。”一个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好。”一致鼓励。

雅安以后的路多半平坦，处处有懒虫（蝉）声，走了好半天，好似还在原处，使人烦躁，易于疲劳，不如走山路走几步又转个弯，景物不断变换着，走得有劲。好在从邛崃以后有篷车来接，初坐汽车，颠簸不堪，尘灰滚滚，到成都南门下车时，个个似从灰堆中钻出来的人，彼此已不相识，但心情愉快，毫不觉苦。入城先住东大街旅店，后住西御街朱公館，因准备考学校，朝夕复习不息。

跟隨羊到过刘元璋家，他父亲（刘文辉的二哥）正好在家，好似年龄比羊小，仍以大哥称羊。我感到奇怪，你两父子都喊“大哥”，究当哪个的大哥！我说出来时使人发笑，羊说：“总司令是以自己的身份来喊，二老师是为总司令喊的，汉人有这道理。”说后还怕我不懂，静静的望着我，我却很惭愧。

迎接养母，奶奶去逝

到了阴八月末，天气开始凉爽，住家已搬到盐市口。苏海澄亦卸任，住在外院。羊、苏二人都係编归二十四军的人，现在都有同样的处境。别人说他们好似二嫁的妇女，总之不如意。见吉绍虞常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毫无其它土司之土气，〔羊和他〕在西昌时已相识，親切交谈。羊对他親热，还呼老弟。

有一天，通知说养母将抵达新津，要人去接。我首先报名，儒硯、席源也願往，大家包车坐到新津。晚宿于毕錦忠住所，他是诚直之弟，时任二十四军某旅迫炮连长，十分振作。第二天一早出城迎接，稍待便到。飯后到某庙进香，屋宇宏伟，神像众多，一个个栩栩如生。养母叩了无数头，也抽了些籤。我对菩萨已信疑参半，可不敢有怠慢，仍隨养母跪叩，下午去车站买汽车票，依羊吩咐，照袍哥規矩，先递给羊公的名片，再说明用意。幸好还有车票，说羊先生买票当然通融。照数买得，同伴还说我能办事。开车时已是五、六点，车上凉风呼呼，颇觉爽身。在武侯祠下车，再顾【雇】车到盐市口。养母来后不仅常常给我钱，饮食上也加照顾。

那时，我已在石室中学高中部念书，星期天一定回盐市口。大致已十月，突然在内室见桌上摆有奶奶的照片，还烧了香，感到惊异。正呆望时，养母进来说：“奶奶已病死。”我大吃一惊，立刻跪下叩头，忆起生时爱我情景，不禁号啕大哭。养母安慰说：“人老了总是要死的，你有啥办法，她最爱你，望你读书成材，你若是办到，她在天之灵也得安慰了。”我的悲伤才渐渐止着。到1934年，奶奶才安葬，其隆重情景，据参加了葬礼的彝人说，富林整条街上用白布扯了漫天過海，各地彝汉都来祭吊，每人发一条与棺材长的孝帕，天天办席招待。人山人海，比彝人作大斋还热闹。不仅彝人没見過，就是汉人也在伸舌头。当时我在南京，得到信也无法回来送葬为恨。

5. 羊仁安的习惯与爱好

讲义气，交朋友

羊公是袍哥首领、他的兄弟伙多得数不清，也爱好招待、广交朋友，所以拿起他的名片，可以在川西南各地通行无阻，土匪、流氓都不加为难。每年春节前他拿出米面，救济穷人、讨得乡人的好感。来往客商遇到困难，一来找他，便要受到接济，解决困难。尤其对彝人，说他们记情，还不了钱也会拿力气来补报，有求必应。羊公年轻时就广交朋友，说少年朋友喊兄弟，对其父兄喊长辈，常使对方感到十分的光荣。喜欢招乾儿子，到处有乾親家，这些親家都感到荣耀，有事时好找他照顾和帮助。只要有关係的人，有婚丧事来通知，就要依情送礼。在西昌有一次闹了一个笑话。有个取有汉名的彝族干親家，为儿子完婚来通知，羊就叫副官送礼去。

副官选了幅【副】红缎对子送去，親家以为有了什么事送来“大公文”，马上又把对子送回羊府询问。正巧羊公外出没见到，就把所谓的“大公文”交给卫兵后走了，卫兵照着交进去，家人又照样接来放起。待他回来见到对子，问为啥不送去？回答不知道，是彝人交来的。时间已过多天，他知道彝人不懂，不接这“公文”才拿回的。一问副官，说早已送去，羊才说：“彝人些不懂这一套，有【与】其送对子还不如送他几斤馐，不要把有汉名的人都看成是汉人了。”这个副官以后被戏称为“牛马不分的人。”

吉绍虞在西昌讨小，当然来通知，这次是新郎官要求送对子。羊公叫秘书曹秀才写对联，秀才反复思考后，拟成“选女婿汉满蒙回藏而外（彝）；要发财牛羊鸡犬豕之先（马，娘家赶马帮）。”羊拿来一看，也看出不是处，说：“这样是看不起人，迂夫子！”另外请人拟了幅【副】对联，做好送去。

他对年龄相当的部下或其它军政人员，一处熟，有了感情便结拜为兄弟。驻西昌时已五十多岁，年龄较大，许多人称他“羊大哥”。即他的部下团、营长，在公共场所“报告司令官”，到了家里就多呼：“羊大哥！”他听了高兴，听了这称呼就知道他们是换过把，结拜过的。

崇拜关【圣人】

他有如上一些作风，思想根源何在呢？我看是“景仰桃园三结义，崇拜关羽之义气。”认为他们——刘关张是古今完人。每年在阴历八月，不论他在何处，都倡办隆重的纪念关羽单刀赴会的活动。祭祀时他毕恭毕敬三跪九叩的双手献上祭品，当众举行收纳弟兄的仪式。这会叫“迎宾会”，会上每每多唱戏。他能唱川剧、也爱扮演关羽，人魁伟、声音宏亮，说演得很好，演关羽竟成他的拿手好戏。其它角色演得马虎，有人背地说他只有那一手。他听到后说：“我就演关圣人嘛，莫非我当了圣人又去当曹操？”汉源富林有一个关岳庙，他送有一道匾，题“汉宋精英”四字，可见他对关羽、岳飞的崇拜程度。

称关羽为圣人，也看作神人。常说满清时候，纪夫子看《三国演义》，看到圣人不愿和孙权和亲，说“虎女焉能配犬子”时，想写批语：“皇叔夫人也是犬女。”圣人立刻显神，要求笔下留情。纪夫子就没有写，但心头想过，冒犯了圣人，所以以后仍死于刀下。羊公经常劝人对关羽不能随便。

我对关羽看法不同，以为重私情而忘公谊，不遵孔明决策，不与东吴联和；过于骄傲，疏忽防务；意气用事，嫉马超之勇，也不屑与黄忠为伍等，都造成刘备事业的失败。这些看法有时不免外露，他就说：“要不得，会惹怒圣人！”从此，我在他面前不再议论圣人了。

1927年我已參加袍哥，到1947年一同到雅安開會時，要我出山當大爺，引去見陳仲光大爺，遵命行跪拜禮，請求提拔出山。陳父是同盟會員，辛亥革命時當通訊員，寫手好字，〔我〕久仰其人，見後似有姻容，大談袍哥，〔對其〕印象改變。處久才知是個讀書人，對人誠懇，頗有學識，認識又變。羊到成都時，每天都有人招待，許多是袍哥大爺，我同行時也請我去。席間談些應酬話或談袍哥事，引不起我的興趣，徒浪費時間，便叫副官不要提我。羊說：“應該多應酬，以後在社會上才能得到幫助。”一再勸我，我認為袍哥只講私情不顧公誼，顧小忽大，他們的活動，不免破壞有餘，成事不足，網深了也不好，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結識朱德

羊公一再向人說當年朱德（朱玉階）受排擠，從雲南入寧屬，經西昌到富林。他一到就拿起名片來請候，見到時看他一表人材，態度誠樸，語言中肯，不是一般人物，立刻引人敬佩。他熟習袍界規矩，不像個當大官的人，聽說當過旅長、警察廳長，說只帶了兩個人，走路來的。要他要幾天也不答應，說有急事。我送他一匹馬和一封銀元。派人送他到壽屏山出樂山。人家有困難來找你，不給幫助還講什麼義氣？看來羊公是對朱老总產生了欽佩之意，他們說袍哥話，說得很投緣，總之一見如故。羊公當時任營長，時間大概是1922年春。

1949年9月在成都，不知誰送來了一封信，說朱總司令還記得你，不用害怕，希望幫助人民減少痛苦，共產黨來一定受到重視的等等。羊看後還拿給別人看，說公開了免得有人疑神疑鬼。

精于武术

羊公精于武术，也希望子侄学习。1929年请了一位姓吴的武术师来教我，此师年过花甲，白发苍苍，精神仍十分充沛。每月供伙食外给六元报酬，每日早晚各学一小时。先学恭敬拳，再学大红拳，学三个月后兼拍沙包。羊公有空必来观看，讲解起步出拳方法。但我已在初中，期末应付考试，跟着发生杀蒋如珍及滇军入川等事件，未及学开腿擒拿对打而止。据说吴老师可以灌气打响距拳一二尺外的木板，羊要他表演，他说等我学好才作，没得机会见到。老师嗜鸦片，又带有一位师兄，用费较紧，有时要我接济，我却手中空空，未能如愿，不免有怨言。

另养有〔一〕位拳师，人瘦也嗜鸦片，据说二位各有千秋，千秋如何，我始终没见到。入秋有个三十多岁的人来西昌，说懂拳术，一时跟学的即达十多人。不久两位拳师率几个弁兵，将这入逐到一背街打死。吴师回来夸口说：“他说不上有武艺，我一出手他就对付不了，应声倒地，我不去也许被逃脱。”我想这〔么〕多人，又带武器，当然别人对付不了呵！一问，说那人是共产党，省里来文叫打的，是真是假使人怀疑。我认为是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结果。

羊精按摩、叫我学但我心想已有新医学治病、没好好学，迄今只记得治头痛一手。也精气功，灌气到腹，鼓胀起来时，可任人拳击。已七十多岁而力如壮年，问原因时，说：“你们只会筋肉之力，我则加上气功。”有心教我，可学太短，至今仅遇腹胀腹泻时，可运气来治。他会点血道，有位青年不相信，要让他试试，羊仅在他腿上用指一戳，那腿便僵直难曲了。〔青年〕惊叫道：“我肯信了，肯信了！”羊又用指在青年脚背上一按，那脚立地伸曲自如了。使我十分惊奇羡慕，下来便要求教导，回答以后再教。他说

的话是长记不忘的，可是以后始终没提，大致是見我性情急躁，动辄出手打人，怕教会了，将乱用误事的關係吧！

性【兴】趣爱好

羊公起得早，先骑马去绕一圈，或到街上去请些客商来吃饭。饭后多去打牌或去处理一些事。他打牌（麻将）的手艺不甚高明，如1927年到成都，每打必输，输了又借钱来打。1939年在西昌，也打输了，要出卖大洪山的地（在石棉境内），以后法币贬值才没卖成。一般小打也输多赢少。有人说他打牌“被套了毛子”，他不承认。因他爱打牌，除大哥、二哥烧烟无暇顾及外，全家人都学他，牌术都好，每天摆几桌，大致中午开始打，一直打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在羊府时也要被拉下水凑热闹，〔不〕拿点钱给他们赢是下不了台的。我只得拿出点钱来，约定输完就走，赢了可找人代打。

他不喝泔，不吸鸦片。家人喝泔的还少，吸鸦片的估什之七八，二乾娘、大哥夫妇、二哥夫妇、三个孙女夫妇以及一些亲戚，一到夜晚床上烟盘，桌上麻将，灯火辉煌，热闹非常。他有时凑趣吧，也吸一、两口大烟，吸后走开说：“吸多了就会跑进烟斗中，一辈子跑不出来。”1937年，我刚从南京回来不久就告诫我：“你们土司家大毛病就是吃泔、吃鸦片、吃百姓。你回去第一不要吃鸦片，第二不要吃百姓的钱，吃了都不会好的。”他是这样教我，但家里有些人则要勉强我吃几口，我说我嗜【赌】过咒，吃过血泔不敢吃。有个长辈就说：“书呆子，不懂人情世故！”他代我反驳说：“读书不好，打牌烧烟才好，你们教娃儿真会教！”从此去了我头上的压力。

他的饭食有定数，每顿一大斗碗软和的饭，晚上一定吃东西，说吃不饱睡不熟，与我相反。

他喜欢吃水果，整年有人给他送水果来。自己在后院也栽了几十株桂圆，是从宜宾移来栽的，秋天剪枝，冬天用谷草盖起，防止冻死，春天又放烟熏以防虫害，相当麻烦。年年都结得很好，除供自己和家人吃用外，还拿去送人。人们对新鲜桂圆，十分稀罕。

6. 羊仁安与刘文辉关系的变化

羊公遭难

我在石室中学念书时，与同学搞得好，成绩也中上，认为以后考医科大学没问题，憧憬着大学毕业后的美好未来，十分愉快的专心学习。可是事有意外，有一天回到盐市口，羊公对我说：“光电，我本来要扶你进大学的，现在遇到困难，没法办到了，我以后会怎样也难预料，你快去攷个有飯吃（公费）的学校，免得误了前途〔。〕”〔一〕我听了他严肃而诚恳的谈话后，马上说：“好！”心理却不願放弃进大学的计划，想我攷不进公费学校，你总要扶我进大学。困难吗，奶奶死去，安葬耗费大，汇款困难，一时手中拮据而已。我仍孜孜不息的学习着。

大致五月初，得到国民党中央陸军军官学校要招攷第十期入伍生的消息，羊公立刻要我去应攷，并说：“他们说那就是黄埔军校，中央军的军官些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现在来招学生，攷上了就有吃的，将来你得行也可以当师长、军长。你去攷看报名要不要钱，你揣上几块钱准备着。”说着从裹肚里摸了五块銀元给我。他认为无事不要钱，我心里暗笑是我去攷，并不是钱去攷啊！接了钱就去报名，按时去攷，虽然是应付，可是公然攷成了备取第一名。当时规定取川籍生四十名，康籍生三十名，显而易见报康籍可得优待，容易录取。我又有资格报康籍，可是仍报川籍，就是攷不

取仍有好处的意思。若不去应付一下，怕他知我交白卷时看不起我，说我不听他的话，不老实。应付也放上，从不信命运的我，还想到冥冥之中祖灵在作安排。五月下旬，我与其它同学一同到达南京复试，这次不敢马虎，因成绩较好，被编到入伍生第一团，于6月16日在宗老巷卷入伍学习。

在到南京途中的轮船上，有一个曾在二十四军军部当过军官的同学，在闲谈中说羊仁安这名字他早就听到过。〔“〕有一次来见刘文辉，看名片是他的，我想听听他的谈吐，便悄悄地在会客室外走动观察。只见羊跪在地上，泪流满面的说：“【‘】报告军长，我母亲死了，请准我的假，好回去安葬。”【’】刘说现在不行，待羊一再要求时，刘生气说：“羊仁安，你莫以为我要垮了，不会的，你现在不能离开成都！”羊叩头含泪而退。羊身材魁伟，包孝帕，繫白色腰带，我很同情他。”我问刘为啥对羊这样？他说战事正紧，刘的败局已定，羊在‘蛮子’地方有力量，怕他回去伙来一起造反。我这才了解羊所遇到的困难。若干年后袁英秘书也说：“司令官那时是在被软禁中。”

向刘湘求情

从上述看来，刘文辉与羊仁安关系是不甚好的，他们后来的关系是怎么好起来了呢？以我所知经过是这样的：

二十四军被刘湘、邓锡候、田颂尧等的联军打败，撤离成都，退向雅安以南。不久，刘湘来到成都，羊前往晋见说：“督办（刘湘时任四川省军务善后督办）与军长（刘文辉）是至亲叔姪，梁山弟兄越打越亲热，以后有事时仍会互相帮助的。现在军长遇到困难，督办要留个人情，军长会感受骨肉之情的。我向督办求情。”卜通一声跪下，刘即说：“我考虑你的意见。”下来即把刘湘的话

函告刘文辉。羊求情时恬【恰】有原二十四军的人在场，也将情况告知，使刘文辉对羊的看法有所改变。

二十四军一些部队退过羌江（即青衣江）入雅安时，刘湘下令各部，只许追到江边，不许过江入雅安。可是有二十八军的团长张光典，原是川边军旅长，该旅归二十四军后被解职，因含恨在心，想趁机洩忿，与另一部过江追入雅安。刘湘知道后，要对违令者严办，据说经邓錫候出面说，二十四军退走后雅安已空，怕土匪坏人乘机扰乱百姓，他令张等前去维持秩序的，事情才缓下来。也说明刘令各部止于江边与羊之求情有一点点关系。

发动地方支援驻军

二十四军部队原有一百多个团，退过羌江时，还有几个师正向雅安退来，与刘文辉联络。刘怕部队多了养不起，打电报问在西昌的刘元璋，西昌情况怎样。刘元璋怕部队来多了把他挤掉，回电说原有部队已难于维持。刘才叫各部自求出路，让他们去依附别军。但随他过江的仍有二十多个团，其中一万多人，给养十分困难。原发纸币已经作废，赶造假钢元来买物，也难济急，多剥削又怕遭反对，处境十分紧张。若干年后羊谈刘部退到汉源时的情况，说：“随军长到汉源的那一摊摊，不要穿不要用也要吃要喝，你不尽力供应，他要用武力来摊派，你有啥办法，有啥人情，搞坏了还是该你倒霉。所以一听到军长过大相岭，我就写信给地方上的人，要他们全力供应，顾全人情。也喊羊二娘留起家中口粮，拿出余数来供应。也写信去安慰军长，说地方将全力支持他。这样军队同地方才相安下来的。”

因这些事改变了刘的看法，去信要羊回家。羊回到汉源，更劝本县和邻县士绅出粮出钱助军，效果更好。也找岭邦正前去拜寄

刘，被委为军部中校参谋。此前刘在榮经时，邓秀廷由康区回来晋见，自告奋勇，願向彝人派粮款来接济。刘正求之不得，高兴之余，将邓由步兵十一旅副旅长兼四十八团长，升为川康边防军第二十旅旅长，准带八个连回驻石棉安顺场。1934年开始向势力范围内的彝民派粮款，富者二、三百两白银，次几十两，贫亦一二十两，派兵坐收解决了不小困难。到红军长征时，还在催收欠数，刘邓关系转好，是由此开始的。

支持建西康省

1938年西康将正式建立行省，要划宁属归康。对此，羊是赞成的，邓则暗中支使各县士绅反对，这又影响了刘的印象。秋天，刘到汉源召宁属各县士绅开会，住在羊府，羊热情招待，并代疏通与士绅关系，颇得好感。1939年刘到西昌，对邓的“治夷”办法不很赞同，处置一些具体事情时更有出入。在与西昌行辕商议修筑乐西公路时，决定召边民（彝、番等族）参加，划出南北段由邓、羊分任督修司令，但我从刘的言谈中感到刘对邓已不如对羊之好了。

在雅安检讨会上

（“羊在雅安行政检讨会上的表现”一文名称改为“在雅安检讨会上”后接在此处，合适！）

7. 家庭财产

当军官找钱

羊公原任富林团总，1918年遇到川边军陈遐齡入关打滇军，被编为特别营任营长，以后又改为贺中强团的第三营，入宁属赶滇军。到西昌时親到永安公医院探望岭鎮榮，岭向他讲：“我之被扣

押取錢，是受媳婦安氏之害，望代為雪恨。”這成為他以後1927年殺安氏之根由（詳見“殺嶺安氏”一文），他曾說：“到德昌時有人控告說吉紹虞勾結滇軍，其實吉家受雷馬屏屯殖軍司令兼西昌統領宿靖南之害，母親和哥哥被殺，家被抄，吉紹虞逃亡在外，滇軍來才得返家，何能冤誣人家勾結滇軍。我全力從中解釋，吉家才免再次遭難。”

從川滇軍戰爭開始，交通阻塞，川邊軍入寧屬才打通從金沙江邊到成都的大路，但嚴禁販運鴉片。他卻利用權力及袍哥關係，從會理西昌購買大批鴉片，運到冕寧後找彝人護送經托烏到大渡河邊，再運到富林或雅安銷售，獲得厚利。大概當時為經營的人是毛申五和畢強發，他們在幾年中大發其財，他雖沒說過，而他們華麗宏偉的公館，都是此時期修起來的。也說他的發財彝人給了幫助，我看他對彝人好是與護送、賣給鴉片有關吧。

几桩生意

羊公最會作【做】生意，更會看行情。1936年在家中作【做】生意時，許多客商都來向他請教，問行情的漲落，他看得很准。他作【做】的生意，我所知分述於下：

（1）香杉板

買時比較舍得出錢，凡托烏、河辺（石棉）出的香杉板多半賣給他，這桩生意幾乎被他統了（壟斷）。富林家中養了二十來個工人，整年代他製做香板棺材，做工相當細緻。這東西在西昌地區也出，1928年前後專門派個副官到彝區收買，找有十多個工人在西昌公館外基督教禮堂製作。兩地製出的沉香杉板棺材，小部分就地賣出，多數運到雅安、成都賣高價。我看不賺幾倍也賺一倍。記得1939年在成都，省主席王讚緒要為母親買棺材，派人來問最大棺材板的價錢，

回答要八千兩白銀，對方側頭向同伴伸舌，沒買就走了。後來我見到一個下江大商家來買，討價還價，以七千兩白銀（折付偽幣）為父母購買兩副。說話投機，也望代為宣傳，羊慷慨地說：“好朋友，我很尊敬孝順父母的人，你的父母即是我的父母，我各讓五百兩，彌補我以後難來送葬之遺恨。”商家立刻跪下叩頭說：“羊大爺，我代家父家母表示感謝！”羊用戲台上的動作，左手撈起前衫（穿長衫【衫】），上前一步，右膝單腳跪下，口稱：“不敢當，不敢當！”雙手扶起。商家年齡要小於他，可用跪拜大禮，但一說就跪，初使我驚異，繼想為一千兩白銀跪叩一下也值得。運到成都的杉板，堆滿了一屋，可不久又賣出，這收入是可觀的。

（2）坐地生意

富林鎮是個交通樞紐中心的貨物集散地，羊住在这里得到許多便宜，當然人的關係（因素）也重要。大渡河以南各縣的官商民販運鴉片來賣，或換槍彈，多數來找他相助，他都一一辦理，使其不吃虧。大相嶺以北官商運槍彈、白銀和布疋來賣，或換鴉片的，找著了他，他也一一介紹。但有時他們也不能事事如意，無法全部賣出、換出時，又來找他收下剩餘。價錢當然低於市價，只消寫張欠條，到時如數匯去了事，即【既】做了生意，又使對方感激不盡。這些鴉片、槍彈、白銀等由他收下來存起，到有人來買時，他又如數賣出。說他賭過咒，收利不超過五成，賣價有時低於市價，一下就賣完了，也討得雙重好感，真是名利雙收。

（3）石棉礦

大概在1933年他回到家以後，就開始注意石棉，但銷路少，僅經營小量。到抗戰後有人來問津，才開始大量收購，運到重慶

等地去出賣。收購辦法是向河邊農民散發貸糧，挖出了石棉就背來賣給他，價錢便宜。收到後分出等級，再捆成包。我曾聽到他向人宣傳，說他的石棉纖維之長，是全國之冠。不斷有人來買，樂西公路通車後來的人更多，但作【做】到多大的生意，我弄不清楚。

(4) 田產地租

他的田地多在河邊，所收租石有說達三千石以上，我看沒這麼多。記得1941年的一天，他向我說：“我想買夠收二千石租的田地，使你大哥和二哥各得二千石，了我心願。”我沒加思索便說：“你老人家不必為我們操心，我們行，自己也能找，不得行，管理保存都成問題。”他听了嘆息一聲坐下來，蹙着眉頭不再說話，到第二天下午才活躍起來。我萬分後悔不該冒失直說，好在把“他們”說成“我們”沒起附【副】作用。否則也許會誤解成我在嫉妒大哥、二哥。從他這話上來看，若是沒標錯，所收租額是沒到二千石的。從那年以後沒見他買過大片田地了。

他愛好款待人，也盡力幫助人，所以經常有人給他送禮物來，如鐘表、衣料、食物等。可沒見他向彝、漢人直接取過錢。彝人則送些馬牛羊豬雞來，除招待外依價回送槍彈、布料等，恐少有低於所送物價的。我看他是有了大的收入就不屑占這些小零碎的便利。

8. 崇尚迷信

對堪輿相術的看法

對於堪輿、卜祿、相法、醫藥等，羊公不僅相信，而且還是個行家里手。對此漢人相信，彝人也有相信的。有時我勸彝人不要相信漢人的那套，他們回答是：若是不可信、為啥漢人當大官發大財？解

释颇费口舌。对有的事，我是半信半疑，信的如相法，我自小就学看狗看马，可从它们生法上看出好坏。如狗嘴筒齐，耳灵动，眼有神，脚弯大，尾毛少，不卷圈，不圈睡，胸宽，腹收等的是好狗，可成猎狗。马则具狗特点外，身短，鬃薄，前脚平立，蹄踝间短，鼻孔大的多能成跑马。狗马可以从其生理上看出它的好坏，人呢，我认为可从人的某些方面看出一些情况，如智愚、刚柔、健病、强弱、锐钝、勇懦、诚猾、职业等方面，有经验的人是可以看出的。至于说看得出子女、财产、妻妾、弟兄、姊妹等的多少，官运、寿缘、父母等的如何，我是怀疑的。说选好阴地，埋上前人尸，后人就发达，我完全否认。死尸与生人难发生联系，实在难使人信服。许多大官、富翁在生时，请高明堪舆家选好阴地，葬上先人，可是到下代便一败涂地就是证明。至于阳宅我还相信部份，选风景好的地方，住起来心情舒畅；土质干燥处，少生病症；不当风处，少有火灾；住近耕地，易于劳动施肥；树木多处，至少猪鸡儿不易被老鹰捉去等等，我看谁也不好否认。至于说选好阳宅，要多富多贵，多子多孙，坐吃睡穿也不会有尽时，那又是骗人的。

有时在闲谈中，我把我的看法谈出来，羊公和有个叫“万神仙”的一致说：“你的阴阳相法是彝人的那一套，有些地方更实际。彝人使用这一套，所以土司、黑彝世代高贵。”我的天，彝人也有一套，那白彝也在用，为啥他们不能升为贵族呢？我不敢扫他们的趣，进行反辩。现在说彝人也有一套，还是看重了彝人，何乐而不受！

相信“万神仙”

羊深信阴阳堪舆之说，也自称是内行，时常评论一些人的阴阳地的选择，影响了一家的人丁、官运、财富等等。好似都是事后之

说，少有事前提说，或前后有出入，我不相信，但对长辈要顺着来，口里不便说出。1942年我到雅安，在省干部训练团任教，羊公叫我抽空去看一位万老师。说他精通阴阳星相，对人的过去未来，一看即瞭如指掌，所以人称他是“神仙”。我去见到时，仅仅谈了几句，他就用指甲在一个梨上划了几个符号，向我一晃说：“是不是你的岁数，你说。”我很愚笨，见有十字便说：“我是三十岁。”他得意地又把梨一晃说：“我一看就知你的岁数，你弟兄姐妹少，有也不多。”

“我是个孤人，父母早死。”“我知边。”我自投罗网，自行招供，也佩服“万神仙”骗人之术。事后写信回去，回信要我请“神仙”到富林为养母治病，看阴阳宅等，我一一照办。

一请，“神仙”便欣然应诺，即日一同启程。路上一再说我很有前途，是所遇青年中少见的人，使我有飘飘然了。说我掌上命运线没冲过感情线是遗憾，该改造一下。问如何改时，说愿意改时再说改法和地点。我表示愿意改，他说好，你姓岭名光电，该在高山之上改，大相岭上最适宜。过山那天晴空万里，在山顶眺望，重重高山、戴雪直立，历历入目。“神仙”把轿钉【停】下来，四望叩头，再喃喃唸别人听不清的词句，再叫我跪下叩首，伸出手来由他用银针戳破掌纹，流出血来，说：“好了，恭喜你步步登高！”抓点雪撒在我掌上，叫叩头立起，我一一如命。在若干天内这戳痕还在，一到羊府便叫伸手示人，既显他相术高明，也证明我对他的信仰，以取羊的好感。

“神仙”一来便受到热情接待，我这个去迎请的人也标有功。养母因病住在乡下和尚寺，第二天才去医治。正是中午大太阳，“神仙”请养母端坐在烈日下，他自己站在三米外，睁目望日，右手母【拇】指指向养母面部，约三分钟问面部发热否？【。】答已发热。在炎日下晒当然发热。次问热到胸部否？【。】答已热到。

再问热到腹部否？【。】答已热下去。我看在那样大的太阳光下，手足也会发热，何止胸腹，令我生疑。但他鼓目向日，不見眨动，也服他练习有素。十分鐘后上前将右母【拇】指按在病人额上，说他在引太阳之热以治疾病，连治三天一定見效，神乎其神。当晚心理作用吧，养母睡得很熟，说好了些，以后连续治了几天，病復如前，不似神医了。说命运所定，还须病多天。他如此而受到尊重，我以没找几个喁耄来念经医治为恨。

他对所見到的人都仔细相一番，乱写几个字来问人的岁数家属、财富如何如何，许多像我一样被迷着，声声赞扬。又说善看阴阳宅，好似用此来弥补医术之无效，大吹大擂。羊把他请去看一关阴地，一同走动了几天，说：“福地是有，还不是頂好的，需要再找。”他很会择土，不知从何处挖了些黄粘土来，捏成比鸡蛋大的圆块，上洒金粉，说是福地之土，玩了可化險为夷，化凶为吉，信者送与两个。一时老幼掌上都玩滚着两个，摩擦之声处处可闻。

以后有一天早晨说：“看来福地就在附近，今天准能赶到。向司令官边喜！”飯后起身时羊说：“感谢老师！”跪下叩头，他只说：“不必，不必。”就带头走出，由于好奇心所使，我便尾随前去。转了几处后向一缓坡走去说：“恭喜司令官，就是这里。”羊又跪下叩头，立起听“神仙”讲向山、案山、靠山、椅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好得无比，葬此子孙发旺，代代当官等。无不肃然静听，羊更频频点头，不住声谢。回家后为表示酬谢，送给一付价值千金的沉香木棺材，主客方都十分满意。这时突然要收我为徒弟，我婉言推谢。养母还说该向他学点本领，我借口说我是军校学生，作他的徒弟〔时〕，会受人议论。以后养母病愈，送的沉香木棺材还叫运到雅安。我看病是服汉源鲁老师的药治好的，只是人事不如神力迷人而已。

1943年我到雅安时，与“神仙”见到面，还谈得拢。有一次他说：“日本人虽然狠，中国在混乱，但不久必有收场人。”问原因时说，有次他作【做】了个梦，走进一个大庙，庙内有一池，看见许多烂龙在池中纏斗，有些斗到头破血流，手残脚落，去了一批又起来一批，最后池上出来一条金龙，先发巨吼，继向四面喷水，压服了烂龙，大池安静下来，天上也射出金煌煌的阳光，也发出声音说：“这就是中国的将来！”他看中国将有真人出来统一，实现太平，要我好好过活，活到那一天。我惊奇他的话，见刘文辉时一一报知。刘说：“要注意，莫要是个汉奸！”我回头问万：“刘的将来如何？”说刘官运亨通，以后更好。他对刘如此，刘对我又好，我就没再注意了。

土司禄安佑之死

苏海澄旅归二十四军后，被编为第八混成旅，苏仍任旅长，驻防会理、德昌、宁南。1927年秋，苏大致想表示对彝务有办法，兴兵打德昌、会理间的蔡三老虎。结果被打退，颇受损失，但仍向上报功，并请羊公办善后。羊说：“事前不来商量，搞坏了才来请办善后，说得容易，这一屁股屎，我怎样揩？”婉言谢绝。不久苏来西昌，看望羊公。他穿长衫，戴小帽，高而瘦，说话慢，似有烟瘾。

会理东区者保土司禄安佑同来，他是贵州威宁安姓人（一说云南人）前来承继禄姓的。年约四十，汉语流利，当时任苏的骑兵营长。我们一见便说是亲戚，约我到他家去玩，羊说寒假才能去。以后来信约，养母不同意而罢。1932年刘元璋借故整他，说他的罪恶除当土司外，跟过苏家也是罪。先被勒索一万五千元，后被抓来西昌，用刚刑处死。1937年初，我由南京回来，偶尔谈到刚刑处死禄安佑时，羊公说：“又不是牲畜，就是牲畜也杀死后才刚，心肠太狠了！”不住叹息。在场的人说他仁慈，爱及蛮貊。他又说：

“我一见他就看出臉上有凶气，必须得贵人解救。想我在西昌可以帮助他度过灾难，没向他点破。哪知我离开了，他就遇到这横事，可惜！”人们便说他的相术高明，他也自己感觉良好。他相马是十有九准，相人我却怀疑。

彝汉都说人的一生事，是由上天在冥冥中注定了的。若然凡人何能为力，天赋凶相何能改变，真是矛盾重重（禄安佑受害情况，见《民国以来一些土司的遭遇》）。至于羊公所说可以化解也有他的意思，含有人定可以胜（变）天之意。说人作好事，修阴功，孝父母，不昧良，就可使上天改变人的命运，尤其可以化解后天的意外灾难。这对我也发生了影响，我抓了些汉彝文的相书、祿命、堪輿书来看后，不懂装懂，装模作样地也为彝人看相算命，最后结论是“莫存坏心肠，勤勤恳恳地作事帮助人，那我保证你有好的结果！”鼓励人做善事，有时也起了些作用。

藏刀与待客

郑少成是乐山人，1939年在康定相识、熟习藏族情况、也同情彝人，〔我对他〕甚有好感。1943年我在西昌任宁属屯垦会边民训练所教育长，他任西昌县长，时常见面。他有一把藏刀，鞘上鑲宝石，被认为宝刀。有次他带刀到我住室说：“我看只有你才有资格使用这刀，这是藏族英豪【雄】的宝刀〔。〕”〔一〕我问什么原因，他说：“你以后自会知边。”我喜爱那刀便没追问就双手接下了。以后准备拿回家，先叫人拿到羊府。

9月我奉调到雅安任教，经过羊府时，那刀已被供到神位上了，已经以神物看待，当然不容拿走了。我顺口说：“这是藏族神灵宝刀，特地带回家的。”羊公频频点头。羊府每晨必办二、三桌丰盛席款待客人，未入席前有客看那刀，他立刻介绍说：“这是藏

族活佛喇嘛的宝刀，可以避邪，光电从藏族土司活佛处得到，单是那几个宝石就很值价。”客人顺声赞不绝口。以后有客人稍抬头一望，他也就介绍一番。这刀运气真好，若由我带回家，至多挂在墙上，几天掉一次灰尘而已。

为“积德行善”，羊家款待客人是长年累月的事，那席桌之丰盛，味边之美，我觉得胜过一般餐馆。我所认识的达官贵人，地主老财没那家比得上的。羊记忆力最好，来信或公文，只消念给他听，他几乎可以背诵出来。来往官商，也只消介绍一次，他就记得名字，认得人。不管干什么事来到富林后，值得招待的，他必一一请来吃饭。此外，社会上没饭吃的人，也可到公馆讨口饭吃。〔对〕我所属彝人前去，若住在街上的客店里，经他问出就要说：“你们钱多了，何不到公馆里吃住〔？”-〕（在公馆吃住免费）〔？”-〕因此有些彝人说羊家比土司家还好。

9. 在矛盾中生存

与河边地方势力的矛盾

“河边”指拉尔坝至海尔挖的大渡河两岸地方，说有七个场。拉尔坝、擦罗、安顺坝、海尔挖在河南岸，属越西，美罗、紫羊溪、八牌在北岸，属汉源。羊的田产，所经营杉板、石棉产地尽在这些地方，可以说是他的经济生命线。在此，他对一般农民，给与便利，尽量笼络。对有势力与他争夺权利的就设法加以抑制或剷除，其斗争情况略述于下：

（1）与赖姓

赖执中是安顺场人，旧制小学毕业，有说进过专科学校。有知识、有财富、有才干，善于应付，人称营长，可不知啥营长。到羊府时口口声声“羊大哥”，好似很有感情，实际矛盾重重。

1936年二十四軍煙幫從深山（九龍）出來，被賴的姪孫光宗所搶。當時羊任寧屬漢彝民團指揮，二十四軍不便出面，便叫羊辦理。羊手上沒有兵，只召了幾十個團丁和幾百名彝人前去。好似初時打了几下，彝人打漢團是不在乎的，從四面猛沖，把光宗包圍在樹林里。這是賴和光宗祖母出來爭取，將煙繳出，並帶來見羊。光宗跪下叩頭時，羊見其腰間凸起，立刻說：“你想刺我嗎？”伸手捺下，命弁兵開槍打死，其同伙二十來人亦叫捉來槍殺。羊事後還說：“我發覺得早，使光宗陰謀不能得逞。”賴家則責羊無信，自此關係變壞。羊則好似剪除了賴之羽翼，使之無能對立，背惡名也在所不惜了。那次，我那裡的青年去了幾十個，以勇猛著稱。但說見到二十多具屍橫陳於血泊中時，個個吃驚，說以後有幾晚都沒睡熟。

1940年賴任樂（山）西（昌）公路富林至察羅段督修專員，翌年被撤職。事後被扣押於康定，幾個月才釋放。羊好友周海清之子洪剛（住海爾挖），受省保安處委為保安予【預】備大隊長，與賴〔采〕取對立態度。常到羊府頗受鼓勵，似受支持起來抑制賴的。

1943年土匪黃月清將西番竹馬土千戶壬應元之穆孫王國昌殘殺於洗馬沽。也在同年，賴之子友友在成都求學，暑期歸來，又被黃殘殺於紫羊溪。事後黃竟來羊府，駐軍不加逮捕，我看是受庇護的關係。1948年初黃來攻打田壩場，被擊退，追逐過我屬地塞格達。我因王國昌被殺死痛恨黃，恰遇我不在家，否則必暗令彝人阻截，為國昌報仇。夏天我在南京開會，羊來信要我向上報告賴與其子新友是共產黨。時監察委員馮雲仙（藏族，女）約我調解羊、賴關係，也沒證明賴是否為共產黨，因此沒有上報。賴後來受到西昌方面的重視，1945年任寧屬剿匪總指揮部前敵副指揮。1949年任西昌警備總司令部第七綏靖分區司令，雖是些空頭銜，羊仍十分嫉恨。

(2) 与刘姓

拉尔坝刘家有三弟兄，长名刘祝三。1927年在西昌，别人叫他团长，虽不知是啥团长，仍坐丁拐三人轿，随有两个弁兵，相当阔气，与羊关系还好。仲名刘润之，是保定生，任过川军师长。1939年吧，其儿子被绑【绑】架，疑是袍哥干的，请羊到成都清查，仍未得结果。疑羊知情，羊一再赌咒，表示心迹。1948年，润之当选立法委员，与我在立法院共事，见他讲究卫生，可是下年得癌症死去。1949年我随羊去刘府（在成都）吊唁，见羊痛哭流涕【涕】，并说：“我的冤诬还没洗清你就死去，到了阴间我还能洗清否？”老三刘崇高，人称营长，长住家中。1927年与赖把竹马土千户王姓“改土归流”，并佔有王姓的一些田地，奴役番民，番民恨之刺骨，无奈而已。1948年秋天，因骂徐大伦是无用废物，徐气忿夥起几个青年闯入其家，将崇高击斃。使刘家在本地的威信大损。事后徐秘密到过羊府，羊只叫离开，不要露面。刘家上告，曾发出通缉，徐东躲西藏，逍遥法外，直道解放才与黄月清一同伏法。

与彝族李姓的矛盾

大致在1942年，彝人格子阿姆等与李明鳳因儿女婚事发生冲突，同时也受马鐸汉团的怂恿，对李家进行袭击，打死李明才。李明鳳逃脫，前往富林向羊诉说，羊叫其住下，愿代为调解，发给一只手枪，以备自卫。赶场日，李大意竟上街走动，被刺于钟鼓楼侧，于是怀疑是羊干的。羊却一再赌咒说不是他干的，并说有人故意与他为难。后来也没有出现与他有关的迹象。养母王俊英的态度却不同，说明鳳狂妄欺人，众叛親离而被杀。也时时与姪王义荪（马鐸人）交头接耳，我估计王与李有矛盾，是王与汉团买人行刺的。事先养母可能知边，羊公则迷信最深，若参预过，那他是不敢一再赌咒的。

1945年秋天，羊公叫我到馬烈找李明揚來進行調解，我到馬烈李明揚即來見面，那時明揚弟兄雖死，而彝人一致支持他、格子阿姆也悔悟過來重新合作，共同對付漢團。又在樂西公路上設哨收稅，充實了武力和經濟，深受嫉恨。我們見面後又一同到窩務羊茂盛家過宿。明揚感到與羊長期作對也不好，在翌晨分手前說願同我到富林。我認為羊公雖守信，但手下人複雜，誰也保不了險，便說：“不行，漢人複雜，他們把你殺了，我就是拼命，你也活不轉來！”他聽後說：“對！”高興地走了。大概在1947年，他與漢團打得緊張時，派人來求助，我不在家，內人曲哈莫即叫駱世安、蔣漢璋送去一千發子彈，他十分感謝。這當然是碍於本族人的情面而做的。

以後我多在外活動，聽到他得下土司人之助，迭次打敗漢團，立穩了腳跟，我很高興。1948年夏，我在南京開立法院會議回來，到雅安時，他同王濟民、李永光都在。他說羊準備集中漢團來打他，但他有把握自衛，只求上面公正對待。我曾向劉文輝說：“他們是可以相安下來的，望嚴加制止。”劉贊同。我又說：“李是服從你的，漢團方面令駐軍加以制止就行。”說到此，劉就提到羊在支持漢團，要我勸羊為地方治安着想，我表示照辦。我說：“主要還是你的意思。直接表示就生效。”我回到漢源向羊說劉的意思，也向駐軍團長張純嘏說明劉的意思，為地方治安，不論誰動，都該嚴加制止，張當然表示服從。

我對李家人很早就有好感。大哥李光斗，與羊處得好，為人豁達，熟知彝人習俗，每見必攀談不已。李明鳳在內地入過學，有見地，1936年就提倡辦學，與我主張同。但與邦正不和，要我揭露邦正的陰暗統治。1939年秋劉文輝在漢源時，他來求見，應由我介紹，我見劉很忙，也怕他說邦正的壞話，而影響劉對土司的看法，便沒引見。1942年我的頭人為拐一婦女，邦正妻安氏小題大作，興

兵抄□头人的村庄，明凤闻讯后率三十多人枪来相助，使我过意不去。以后听到他被刺杀消息，认为彝族损一人才，深感痛惜。

李明才係初中毕业，沉静而好学，有认识。曾在我所办的斯补小学任教，十分负责。1940年国立越西实验小学成立，招有彝生，缺乏彝族教师，我又介绍他去任教，教学成绩好，颇受同事尊重。归来不幸身亡，不仅我痛惜，羊公也说：“这娃儿性情纯正，肚里有东西，很可惜！”

李明扬能干，在弟兄被杀，处境艰难中起来奋斗，团结族人，争取外援，迭次打退汉团，立稳脚跟，汉团与羊都痛恨他。1949年秋在成都，羊向我说：“李明扬一心同老子为难，还想刺杀我，非除掉他不行，他相信你，你设法把他引来除掉。”呵，我怎能出卖一个彝人，可是我太幼稚，不假思索就回答：“我不能这样作！”引得他生气说：“你就不管我的事了？”下来我很悔，第二天只好又说：“昨天说的千万保密，我当尽力完成。”来安慰他老人家，当时我不相信李有刺羊企图，解放后才知道确有其事。说派去的人想乘羊早晨散步时动手，谁知见到时全身发抖，不敢动手而止。

11月羊从成都回家，有个中央军校李处长要到西昌去，与他同行。到汉源时，羊响应二十四军起义，把人留下，将所带七、八支步枪收存起。

12月末国民党第二十七军、一百二十四军前来，羊为顾全家庭财产，也说自己是同盟会员，不能掉底，已起义了还天天来逼他表示态度，实在受不了，所以回来见面。宋希廉的副主任潘佑强则认为李某处长变节，应该枪决，说羊已附敌，不应受到尊敬，要叫出粮供军。我与杨砥中力加解释，并说这样作要出事，才和缓下来。

军队过岩窰沟时，与二十四军守军打起来，出现几个伤兵。也为得到明扬的帮助，我与杨砥中去信，约到富林相见，果然按时来

到。二十七军军长刘孟廉托他照护那几个伤兵，送给一挺轻机枪。潘又叫他协助一百二十四军守皇木厂，并要羊将所收存的七、八支步枪拿出来作奖赏。羊不愿意，立刻□起来。我束手无策，好在砥中有办法，暗中叫羊用坏枪换起，凑数交出了事。事后潘一再说羊晚节不终。而李明扬则说得意外财，何论好坏，接受了事。

与邓秀廷的矛盾

1932年前，邓是羊的团长，之间关系很好，所以邓曾与孙子文合谋，为羊诱杀蒋如珍。1931年末羊受外来压力，想安全地卸下职务，不发生意外事，便到汉源与刘文辉联络，被迫推荐其侄刘元璋替代自己，以取得欢心。刘即委其侄为二十四军宁雷马屏峽屯殖军总司令，带两团人入宁属。邓初即不同意，主张布防大渡河，阻止二十四军部队前来。羊一面顾惜在汉源的家，一面顾虑苏海澄部在后方动起来，腹背受敌；更认为双方力量悬殊，抗拒不了，没有采纳。刘元璋来后又强令邓部离开宁属根据地，到康属（甘孜）抵禦藏军，因此邓十分不满。

1932年初，邓打普宏【雄】立威，表示彝务离不开他，但打了败仗。继而指使潘学源联络其家族刺杀彭乌甲不遂，惹怒刘元璋，即派兵来捕，潘得消息逃往成都。幸得参谋长王靖宇之助，向刘文辉面报情况，该任军部中校参谋，押运被服，派去邓部服务。后来潘学源与邓秀廷闲谈时，偶然提到羊，邓竟说：“变猪也不与他同槽！”羊为果基阿月、薩特等人说情时，邓向人说羊去合作好人。邓于1944年夏死去，以后安葬时，羊親往甘相营（喜德）祭奠，邓子德亮送与一匹大骏马，是新配马种，当时价达千两白銀。可是，回来向我说：“邓就是活着，一唯打杀彝人也打杀不出名堂来的〔。〕”〔→〕两人矛盾深，没表面化而已。

10. 养父养母的最后岁月

养母王俊英的死与葬

1946年阴7月末，有人来报，养母病重，要我去看。我听而坐卧不安，当晚到卧室时，见到前面有一个人，问也不答，即叫随从上前照明搜查，杳无踪影，十分奇怪。翌晨起身，薄暮才过大渡河，到时已九点半。据云家人劝养母就寝，怕我有事不得来了。她说：“我的儿子听到我病了，一定赶来的。”等片刻她又说：“来了，来了，我已听到他的脚步声！”大家认为她神经失常了，都惊惶了起来。约十多分钟我已到门口，见者大声叫我来了。她听到后说：“怎样，他一定来的。”我进屋拉着她的手，见人已消瘦无神，不禁流出泪来，她也流泪说：“我想一定能够母子见一面的。”大家喜作一堂，但仍感到奇异。她十分高兴，不住述说病情。羊从外进来说：“儿子来了，你静心养病吧。”当晚她心情愉快，上床即睡熟了，人人高兴。

一般我在六时前后起床，我起来穿衣时，眼睁睁地见到黄三姐（家人）进来，用悲凄颤抖的声音似来报噩耗，叫：“岭光电！”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不加【假】思索就要走出，没问她有啥事，也不见她了，上前一摸门还是闷得紧紧的，更没想想就开门走去。到了堂屋，见黄三姐正一心擦拭桌椅。问：“你喊我作啥？”

“谁喊你？我没有，我在抹桌凳。”

“太太昨晚睡得好吗？”

“大致是你来到她心里高兴，睡得很好。”

羊亦起来走出房说：“你妈睡得好，你昨天赶路累了，可以多睡睡。”

“我起得早成了习惯，到时就睡不熟了。”

“那你在家中等等，我骑马去了。”

他的生活規律，每晨要騎馬走一趟的。大家心里平靜了，我却不住記起所遇到的怪事，心中忐忑不安。

過兩天病又加重，時而中醫時而西醫，各說一套。病人神經不平常，有時說些神乎其神的話。二乾娘在近幾年中與養母的感情又好起來，此時十分關心病情。她迷信求神拜佛，找個巫婆來唱、念咒、打卦。說：“某日不好，病就要加重，以後渡得過才好。”相信的人望那天到來，也望那天病轉好。可是等到那天病未轉好，使大家驚惶起來。

我力排眾議，主張服藥。有醫疑是傷寒，我得過傷寒已有免疫力，便由我一人護理，少要其他人進屋。在我盡力護理時，羊却憂郁地說：“病怕惱火了，我夢見你媽，穿起新衣，說要趕什麼會，坐轎走了，這是個壞預兆呢。”從此他對醫療事，不如過去積極了。每天愁眉苦臉地到處走動着，這也影響了一些人的認識。最後人死了，他萬分悲痛，一進一出都在流淚，甚至發出哭聲。我怨他迷信，又對他夢境的實現感到驚訝，更憐憫他到古稀年，才遭此打擊，盡心給予安慰。但是前後發生了這麼多死的預兆，我很不解。

在養母病重時，照西醫建議灌腸，醫護人員都戴上口罩，說：“這時的病最傳染人。”我要求家人不入室，也阻止二乾娘進來，惹得她生氣。事後我去說：“你們有個病了已夠受，再來個怎了得，老人们身體已衰，容易染上病啊！”她轉怒為喜說：“你是好心，聽你的。”以後不僅她聽我的，也叫別人聽我的。我的护理工作比較順手了，可是病情增重，發高燒、神經更失常。到第二十二天的上午竟去世了。她對我勝過親生，愛護備至，使我萬分悲痛。漢俗入殮後，寫靈牌、插旗幡，說送靈出門，由我包孝帕，端起靈牌在街上走了一趟。端公邊士來念經時，我長跪地上叩頭。啊，養我

成人，不这样我心里怎么過得去。有人说：“你端灵牌，家产就该分一份给你。”我说：“我是报养我成人之恩，分家产给我我要，那我端灵牌是为分得家产了，岂有此理！”念了经把灵柩放在過厅上，围以板圈，用细沙壅盖，所谓安厝。

1942【7？】年11月安葬养母，我全家人都去。阴宅早在1942年冬已找“万神仙”勘定。祭时我夫妻不仅一再叩头，也悲不自胜。只抬出时端灵牌事，由大哥儒洁代替，我跟在后面而已。坟上立墓碑，要署我名，说还要写我官衔，我说官衔可不必。羊说：“抚养你成人，写上官衔，她才瞑目〔。〕”〔一〕于是由吴履安秘书写上“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陸军甲种二等獎章获得者男光电”交石工刻打。前去送葬者纷纷贊揚他夫妻有眼力。羊高兴地说：“我第【第】一次看见光电，就从相上看出，他将来有出息，能够成器。”实际我稍稍露头角，凭幸运、勤勉而已，无长处可说。

我为表示感恩之忱、也为做点实际的事情，反复攷虑后，决定公私兩利，修一座纪念堂。与富林卫生院长符鼎吾（广东人）一再研讨后，约定条件，房子建好交与医院使用。这座土牆房一楼一底，名“王俊英纪念堂”。约定：一、堂屋前间立纪念碑，上挂一牌，曰：“王俊英纪念堂”。后间留作我来去时住用。二、从此，凡彝人来看病，不收医药费。三、房产权保留。这房于1948年末基本完成，用意是既感恩羊家，也使彝人得利，更成为宣传物。让外来官商一見此房，便知彝人是“知恩怀德”的，并不是一般所说“蛮腸狗肚，反复无常，恩威不怀德”；不能“敬蛮一寸，不如打蛮一頓”；更不好“打蛮杀蛮是好汉。”这房修起后一年便解放，所以也不便过问了。到1980年这栋楼房还在，以后说撤去了，照中央文件规定对这种私产应予退还的，但实现不了。

因妻生小女，我們在羊家住到12月末才離開，我外出妻子返家。離開時，我感到失去什麼東西，心裡空撈撈的，她却痛哭流涕【涕】，抽咽聲引得許多漢人來看。感情啊，民族分別是把它隔不開的。

羊仁安最後的時光

1949年10月由一個姓李的來聯絡，應胡宗南之約，羊公會去漢中住了幾天。回來說：“1935年曾坐飛機，僅在成都上空繞了一圈，這次則來去都坐飛機，一兩點鐘內看盡了沿途風光。胡長官委我為暫編第一軍軍長，派人引我去孔明點將台遊玩了一天。沿途看見了許多軍隊，看來共產黨再前進，會有惡戰的。胡長官送我一只左輪槍，說是全新的，川軍中還沒有。”把槍給我看，係美造，果然是新的。事後秘書袁英說：“得個空頭銜，自行成立隊伍，談何容易！”

11月初他回漢源，12月初劉文輝起義，他與劉部團長張純嘏通電起義。及下旬，國民黨二十七軍、一百二十四軍來到富林，他又從鄉下回來接頭，說：“我是同盟會員，成都總督衙門榜上有名，哪能掉底？”對來到的軍官大事招待。但宋希濂的副主任潘佑強則說：“羊立場不穩，不可靠。”準備派羊出若干軍糧，我與楊砥中說這樣會引起人民反感，才停止。這些部隊因三百三十五師王伯華團逃來，被誤認為是解放軍，又忽【匆】忙撤走了。

羊還來不及離開家，王部又到，只好留下，但與二十四軍仍保持着聯繫。孫兒羊德清性情乖張，胡作非為，引起王的不滿，甚至要加逮捕。他不得已於1950年2月中旬，約我同到西昌。途中說王對他還好，部下卻處處為難。也說原先那些進步人士在他已響應劉自公（文輝）起義後，仍不相信人，天天來要他表態，現在都這

样，将来还有啥搞头？在西昌见到胡宗南后，委为康北行署主任，发给几十两黄金，仍要他回汉源，成立行署与队伍。但他一筹莫展，时局渐紧、迟迟未行。

3月末解放军南北併进，二野部队先到，羊带子姪随从二十来人向北逃走，平时与彝人关系较好，到冕山后找洛伍阿硕子领路，早晨歇于小相岭彝村。正要吃饭时，有一彝人从越西回来，说是送公文来的，把公文插在头巾上。羊的随从取来一看，是解放军的宣传品，内有要求彝民解决国民党军队的话，大家惊惶起来，立刻将村中果基支头人果基三西里等召集来，加以捆绑带走。准备到山脚安全处再释放。但走不远，彝人从后追来，不住射击，打死几个羊的随从，于是随从将几个头人打死。边走边打，羊在前未受枪伤，仅滑到伤着腰。解放军来到便被俘虏了。

4月初送到西昌，住入教会医院。见到我时还说若不是解放军到来，已被彝人打死。医好后送往雅安，关在原西康省银行。1951年1月初送回富林，与侄羊茂盛、羊儒柵、甥罗席翰、罗席源、罗席炳、罗燊、内侄王义荪、镇长刘集贤等被先后公审镇压。妻杨本玉、孙羊德清等人亦被镇压。

镇压时富林群众多有流泪哭泣，有说是痛惜羊、有说是痛恨他，议论不一。彝民中有些老年人则说他对彝人好，已经七十五岁，杀一个将入棺材的老年人，大可不必。他新纳的妾唐锦英二十七、八岁，收尸安葬后不久，上吊自杀。长子儒洁夫妇及二媳李氏无民怨，未受方难。孙媳陈蓉芳係大学毕业生，被判徒刑，期满后在监狱就业。孙女羊德琼在西昌康专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工作，已结婚，子女亦成人。

传说羊公受镇压后不久，朱德以过去曾相助，来电要求免其一死，不知确否？【。】西昌附近彝人，认为他对彝人比邓秀廷好，

迄今猶有探听他后代情况的。也有说在小相岭与彝人互相残杀事是出于误会的。

1985年5月写于甘洛

9月抄于西昌

(XI) 羊仁安與涼山諸彝的關係

羊仁安與涼山諸彝的關係

1. 对几个土司的评论
2. 杀岭安氏
3. 相禄安佑
4. 打彭乌甲
5. 彝人是不好打的
6. 打彝后的紧张
7. 对剿办普雄
8. 利用彝人爱护彝人
9. 解救果基阿月、沙特人
10. 请人情送
11. 杀死两个彝人
12. 视察两盐归来
13. 营救洋人
14. 剥你的老皮子

1. 評論幾姓土司家的人*

几个土司的评论**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大致在清末，羊仁安即与下土司岭镇荣（号称五印三司的大土司）和上土司岭治平（我二伯父）相好。并换过把。后与镇荣到甘洛田坝、岩润。岩润土舍大仁见他魁伟能干，要把女儿史金拜寄他。他说与镇荣拜过把，是晚辈，不宜高攀，婉言谢绝。他与镇荣都爱唱川戏，兼爱演关羽。但在同台演出时，多让镇荣去演。认为土司演关侯爷是应当的。曾说镇荣相貌与光绪皇帝相似。识字不多而聪颖过人，一学就会，演唱都行。他当时劝镇荣扩充实力，多买枪械。可是没有听信。不然他这么大的基业，属地连四县，在宁八属谁能比他！我见过镇荣相片，着汉式便服，包布头巾，左边垂尺许巾尾，俊而不壮，也说镇荣母彭氏（普雄土目女）是他见过的土司太太中最明理能干的人。善于对人处事。就是镇荣掌权后，一遇难题就派人去请教。真了不起，她所料的事多要出现，不能不听她的。她不死，以后镇荣不会遇到那样的横事。他与镇荣有如此深厚感情、与这位老人之为人有关。

他对岭治平有好感，认为诚实能干，对我父岭宗范则说，眼睛鼓鼓的，身高而瘦，烟容满面。在岭治平面前一句话也不敢说。几十年后田坝的彝族老人，还记得他在田坝的一些情况。说他个子高大，长的魁伟雄壮，对人很热忱。他们在街上与汉人闹架时，他一见就来劝解，多要听他的。有吃了亏的，他拿钱补偿，叫走开了事。

2. 殺嶺安氏

嶺安氏彝名比尔母及几，是冕寧河边安土司家女子，自小与嶺镇荣之子酿密尔沙结婚。长大后聪明能干，颇得百姓好感。对翁向外处处让步，不理民事，并拟避居西深山，深表不满。以后翁又娶属下午恩土司女子为妻，叫七太太。引起属下土目黑白彝反对。她夫妻即乘机要求，分给儿子土司印、分掌部份权力，翁不接受时，即伙同反对者与翁打起来，围翁于河西某村，断其水源，使村内滤粪水来喝，翁深恶痛绝。驻西昌川军借口扰乱地方治安，将镇荣诱到城里关禁，勒索钱财。

安氏在械斗行贿中将手里银钱耗尽，不得已将一些田地当押与土绅龙在田，龙欺其无知，将纸写成卖约，占有其产。引起纠纷。迭次向官府申诉也得不到结果，安氏便不择手段，派人刺死龙。龙姓即向军政当局控告，使安氏时常行贿获免。

滇军入川，逐走川军，仍将镇荣扣押，勒索金钱。后得病，由法国天主堂主教包各押担保，入永安宫医院就医。次子邦正随在身边。1919年川边军入宁属，驱逐滇军。又诬以资助滇军反川，要严加惩办。此时羊仁安已任川边军贺中强团营长，一到西昌即去看望，并向贺力加解释。镇荣向羊说他是受媳妇之害而被扣押，泣求代为报仇。羊说他当时向嶺说有他从中解释，可以放心养病了，待把滇军赶过金沙江就回来相救。可是战事不顺利，遇到滇军顽抗，打了一二月才把滇军赶过江，他回到西昌时，嶺已病死。并传说可能是安氏毒死的。

此时龙娃不断向川边军控告，增强着羊对安氏的恶感，羊原与龙有交情，当然也想为龙雪恨。凡此均使羊已有意找机会惩治

【治】安氏了。二六年羊以川边各军副总司令入驻西昌，以安氏在彝汉中有一定威信，初便到不便于下手而暂缓。

二七年川边军编归二十四军，羊以该军宁属清乡司令兼旅长，仍驻防原地，感到局势已定，便于初冬乘安氏进西昌城时，加以逮捕，关禁一月多以后，以“毒翁夺印，草菅人命”诛语、斩于南门外。杀妇女是彝俗所忌，斩妇女也是汉族所少有的事，一时轰动彝汉区，议论纷纷，殊示意外。曾问我“岭安氏该不该杀？”我口是心非地说“该”，他说“岭安氏心狠手毒，并毒死公公，杀死龙在田，她已三十岁，勉强邦正给她上门，烧鸦片烧得像根干柴，还有啥儿女？邦正不另娶吗，要断根；另娶吗，安氏会要他的命。把她除了我才对得起镇荣。”不久又把邦正约进城，大致表示歉意吧，送给三四支步枪，二三百发子弹。邦正叩首致谢。

发生这事以后影响尔后的感情。邦正与羊疏远，而与邓秀廷亲近，为不影响我与邦正关系，四五年羊三太太（我养母）认邦正妻沙玛氏为义母【女？】，事后向我说“安氏凶狠（沙玛家汉姓安），收她作乾女，用意是不使他与你为难！”以后不知为了什么事，她说：“邓秀廷死了，邦正还是对他那么好，对我们却有恨怨。其实不为他的前途，我们杀她作啥。而且捕禁安氏以后，提出了两种处理办法：一是摘权后终生关禁，罗星五（参谋长）吴履安（秘书长）最赞成。一种是处死，当时的彝夷指挥邓秀廷主张最力，我们才决定杀的。可是他成了好人！”我听后反复思索，觉得是事实。岭安氏能干而握有土司权力，能号召彝众，在某些方面是可与一心树立彝务权威的邓秀廷抗衡的，邓对她是有戒心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能除去足以作对的人，他何乐而不为！

3. 相祿安佑

会理东区（现会东）者堡土司祿安佑，原为贵州威寧安姓人。在十年代末者堡祿姓绝嗣，仅遗一女，系老亲戚，便招来上门承继。故其名包括了祿安两家之姓。1927年已任二十四军十七混成旅骑兵营长。到冬随旅长苏海澄来西昌，并一同来见羊仁安。羊当介绍同他认识，看起来已近四十岁。一见便说是亲戚，十分热情，要约我到他家去玩，羊说寒假才能去。以后来信邀约，养母认为路远，不同意而罢。

三二年二十四军宁雷马屏峨屯殖军总司令刘元璋，图钱害命，先勒索一万五千银元，还没付光，即派兵来捉，双方打起来。汉兵受到巨大损失，但把其妻祿氏及未满月之子捉去。反复撕【厮】杀后为顾妻儿性命，他到阿都家要求从中调解，此时刘即用威迫利诱手段，迫使阿都人将他捕送。后押解到西昌，用劓刑处死。

三六〔年〕我由南京回来，偶尔谈到刘用劓刑处死安佑情况，羊再三叹息说：“又不是牲畜！就是牲畜也不忍心没杀死就劓皮？太狠心了！”在场的人有献媚地说他仁慈、爱及蛮貊。我听到很感刺耳。他又说“我一见就看出他脸上有凶气，将来必须有贵人解救。我想我在西昌就可以帮助他度过，没给他点破。哪知，我一离开他就遭横事了，可惜！”人些更赞称他相法高明，他十分高兴。我觉得他相马是十有九准，很是佩服。而相人呢，说富贵利祿，福祸寿考，妻妾子女等则不敢恭维。说人的一生早由上天在冥冥中定了的。我是加以否定的。

我认为人的一生事，上天早已决定，那人力何能有所作为？天赋凶相何能改变？矛盾难释。但羊说可以改，可以化解，是有其用

意。含有人定可以胜天之意，如他常说，要作好事，修阴功、孝父母、不昧良、不贪婪等等，就可感动上天，更改人的命运，或由贵人来解救，化除灾难。就是人作了好事就有好报应。这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我找了些彝文算命书和汉文看相书来看，不懂装懂，装模作样地为彝人算命看相，最后结论是：莫存歹心，好意待人，勤慎作事，不染恶习，那自会减少口舌，广有朋友，将来一定有饭吃，有衣穿，有好妻儿，百岁长寿等来鼓励人，在一些人身上也取得了效果。

88年7月25日 改抄

4. 打彭烏甲

1927年夏川边军编归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局势已定，但羊仁安去成都未回，刘济南团吴晓东营，请得一门山门【炮】，去打彭乌甲。打时用炮直轰彭寨内碉楼，打中两发，仅打穿碉墙，不能轰毁。踏脚姑地势险要，寨子坚固，汉兵直攻到寨下时，寨内抛出两桶蜜蜂，汉兵被蜇，不能再攻。全线撤退。人们以为吴的行动，羊事先不知道，系吴与彭平时有宿怨，是私人去泄忿的。其实在1925年夏，吴营派兵送川边军饷银三十多驮，经过蔡叶坪。彭乌甲受川军四师之指使，竟预行埋伏，将饷银抢去。后经反复交涉，才得退还，但已被偷三千多元，也说有三驮未还，这事使羊吴都非常痛恨。我以为羊是事先知道的。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二事可以证明。第一、川边军当时仅有四门山炮，弹药奇缺，羊不点头，吴怎能拿炮去使用。第二、我随羊到西昌，途经蔡叶坪，乌甲来见，砍来三个所谓“彝匪”的头报功，血淋淋地挂在树上。相见后分手，我们到保安住宿。饭后出外散步时，羊说“吴晓东太差，配给大炮也消灭不了乌甲。”事先不同意，怎么使用“配给”二字。从两事上看，吴营之打彭乌甲是事先请得同意的了。

5. 彝人是不好打的

凡是到宁属驻防的军队，都要打彝人来立威，笼络人心。川边军来后自不例外。羊仁安随川边军前敌总指挥贺中强打普雄，驻于五里箐。他主张招抚，可遭到反对。但进攻又遇到坚强抵抗，无法深入。有一天早晨起来一看，贺指挥床下的子弹不见了。怀疑是自己人干的，立刻追问起来。正在这时就有人来报，说塞墙足发现了洞子。派人一查，住房墙足也挖了个洞，直通到贺的住宅。他立刻认定是彝人干的，仍有人说内部人干后，作下伪装来掩饰的，大家争论一阵仍无结论。下午果基人传话来了，说：“你们凶吗？我们比你们更凶！你们房里的子弹哪里去了？你们狗一样的只晓得在桌上啃骨头，咯咯果果的，足底下子弹被拿走了也不晓得。”原来头夜他和贺、杨芳林（参谋长）等在贺住室内打麻将，打得热闹时床下子弹被偷了的，彝人把丢麻将声当作投骨头声去了。大家一听，都捏了一把大汗。他说“若不是彝人贪图子弹，而要开枪打人，那我们几个人挨了枪还不知道哪股水发了呢！”经过这件事，他们才晓得彝人是不好打的，派熟彝头人去招抚，取点钱，说投诚了，撤军了事。这件事，他曾反复说过多次，结论是不要轻易打彝人。

6. 打彝後的緊張

二八年说为阿硕土目报仇，邓秀廷去打昭觉三湾河。岭邦正、吴晓东（营长）都去参加。对起来抵抗的马家，说来投诚出投诚费了事。其它就范较早的出投诚费外，遭受严重抢掠。损失更大。斗打了一个多月。在战争过程中，每次来报告，羊都紧张地观看，好像是捷报，才松了一口气。他命令护卫营副营长彭X，准备一切，好随时增援，又招了一百多名新兵，组成新兵大队，派参谋王鼎文当大队长，加紧训练，听候派遣。我看他对这次打彝人如此重视，认为都是从“彝人不好打”的思想来采取的态度。到邓凯旋归来，他亲往东于迎劳，也表示十分高兴。曾召开庆功大会，我随小学同学参加，邓在台上不讲话，由秘书高政祥念讲稿，我甚以为奇。其实邓的汉语不行，也不识字，怕讲怕念。

7. 對剿辦普雄*

對剿辦普雄的態度**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四五年設立寧屬剿匪總指揮部，要剿辦普雄彝人，我任總指揮部特遣支隊長，負責牽制甘洛南部彝人，增援普雄。回到漢源時，羊仁安對我說：“你要曉得彝人是不好打的，不要涉深水。”又說“他們要打彝人，怕要挨彝人的打！皇帝老子饒得過，他們就饒不過。提督軍門上奏折，要求打彝人，道光皇帝就在奏折上批：‘他不奪我江山，不搶我社稷，偷雞摸狗，有啥打頭？’彝人辛辛苦苦種點鴉片，存點銀子，他們就饒不過，是想銀子想鴉片，要着，要失敗！”這些話在當時，別人是不敢講的，臨走他送我到場口，囑咐說：“要小心，不要隨便動，你是彝人。”我口是心非，一再答應是是。

我一到玉田便忘了他的話，輕舉妄動，派人襲擾必爾人，企圖迫使就範。哪知普雄方面失敗撤軍，這面事態擴大，使我窮于应付，才知道他的話是經驗之談。

八月吧，我曾到漢源，普雄戰事，徹底失敗、損失嚴重。他一見我就說：“你看，事情就如我所說的。喊他們不打，他們要打，不聽，現在聽也遲了。好在您沒亂動，沒吃虧。”其實，我已吃了黃蓮，說不出的苦啊！

8. 利用彝人、愛護彝人*

利用彝人愛護彝人**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羊仁安任富林總團，到1918年川邊軍陳遐齡入關打滇軍，將他的人槍改編爲特別營任營長。不久又改爲賀中強的第三營，入寧屬驅逐滇軍。到西昌時到永永宮看望嶺鎮榮。嶺認爲他之被扣押取錢，是受媳婦安氏之害，要求代爲雪恨。這成爲爾後他殺死之根由，詳見《殺嶺安氏》。他說到德昌時，有人控告吉紹虞勾結滇軍，便有人主張整吉家。他知道吉家受雷馬屏屯殖軍司令兼西昌統領宿靖南之害，兩個哥哥和母親都被殘殺，家也被抄，紹虞逃命在外，待滇軍來才得返家。滇軍自己來，與紹虞沒關係，他們安心整土司。他全力從中解釋。才免了吉姓人的災難。到27年他以川邊各軍副總司令駐防西昌，委吉爲保安大隊長，兼配給五六十支步槍，使當地漢彝相安下來，吉之威信也大大提高。從此吉家又興，富冠土司群。但住近漢區，時有危險。四五年冬被誣爲種烟，逮到西昌，我全不知。四六年春我到富林，羊說：“你知道嗎？吉紹虞被關在西昌，他們不單要錢，還想要命，豈有此理！你們都是土司，該拉他一把。”劉元瑄來，他又說：“師長，像吉紹虞這樣的土司，是我們的手足，要愛護！”我到西昌後，遇到行轅新主任賀國光來，首次去求情說：吉受誣，端賴你來作公正處理。先打招呼。不見效。二次去說行轅審訊，別人關押，審無罪而關押自如，發生舞弊時，行轅負惡名。賀才下手令：速慎重處理。此時付正達劉世昌等青年，也伙起彝人請願。吉公然得釋了，對

我说：“没你这样的人，土司日子是难过的！”各土司对我的信任，加倍增强，其渊源还是由羊的嘱咐。

从川滇军发生战争以后，宁属交通大道常常梗阻。川边军入宁属，交通才得以畅通。但严禁贩运鸦片通过。他却利用权力及袍哥关系，在会理西昌购买大批鸦片，运到冕宁后找彝人保送，经托乌河边，到富林或雅安销售，获得厚利。据说当时代为经营的人是毛申五和毕强发。他们都发了大财。彝人说彝人有钱超度祖灵，汉人有钱修建房子。他们的宽敞宏伟公馆，都是那时修的便是证明，也说他之找钱，是得到彝人帮助的。我看他对彝人比较好，曾为他护送鸦片，卖给鸦片给他是有关系的。

9. 解救果基阿月、沙特人

38年初，羊要我帮助果基阿月、沙特人，说，这两家人在红军长征时，强迫他们打鸡喝血酒，也缴得一些红军的枪，又使他们杀死曾杀他们十个头人的李德吾（为保护计而说与事实相反的话）。邓秀廷便要借此出兵打杀他们。他出面要情也不行，他是不整彝人就不好过的人，岂有此理！说我是土司，应该设法拉他们一把等。我当然硬起头皮说照办。实际我那时哪有这能力？也凑巧，不久成都军分校（应改为本校）来通知，要我招四五十个彝族青年去学习。我便在他们二房人中各招七个青年送去。去后要求由学校给四川第十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通知，求保护学生家庭。通知到后，公署转与邓部及各县，迫使邓停止打伐。三九年西康建省，省主席刘文辉到西昌。将二房人招来投诚。在二房人住区设立托乌特别政治指导区，供二房安居下来，也使冕寧到石棉大道畅通无阻，彝汉相安无扰。

10. 講情送禮*

請人情送**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羊仁安是袍哥首領，愛好招待，廣交朋友，他的兄弟伙多得數不清，所以拿起他的名片，可在川南各地通行無阻，土匪流氓也不加方難。每年春節前後拿出錢米，救濟窮人，討得萬人好感，即來往客商遇到困難，一找到他，便給予幫助。尤其對彝人，說他們記情，還不了錢也出力來補報，有求必應。

□少年朋友當弟兄，對其父兄叫長輩；尚使之感到光榮。愛招乾兒子，到處有乾親家，這些親家即感到榮耀，有事時又可找他照顧。凡有關係的人，有了婚喪事來通知，多要依情送禮。其間也鬧過一些笑話。有個取有漢名的彝族親家，為兒結婚來通知，他便叫付【副】官送禮。付【副】官作了付【副】紅緞對子送去。親家接到時，認為有了大事，來的大“公文”，馬上又送還詢問究竟。恰逢他外出，沒見沒問，只把“公文”交與衛兵。衛兵接到後馬上送進去，家人接下放起，他回來一見，便問為啥不送去，回答是彝人交回來的。他揣猜到親家不懂，不接受而交回的，一問果然如此，他說是彝人，他不懂你這一套，與其送緞對，還不如送幾斤酒，或者幾尺布，不要把有漢名的人就當成漢人了！這付【副】官以後被稱為不分牛馬的人。

吉紹虞在西昌討了個□馬棧的回族女子。當然來通知。要作緞對送，先要秘書曾秀才擬對文，秀才反復思考後擬成“選女婿漢滿

蒙回藏而外（彝），要发财牛羊鸡犬豕之先（马）”。他一看便惊叫“秀才老爷糟蹋人，不行！”另拟对文，做好后他亲自送去。

他对年龄相当的部下，或其它军政人员，一处熟有了感情，便结拜为弟兄，驻西昌时他已五十多岁，年令【齡】较大。他的部下团营长，在公共场所，口口声声“报告司令官”，到了家便叫“羊大哥”；其它军政人员更叫“羊大哥”，我觉得这样叫时，他特别高兴。从这称呼上也听出他们间是换过把，结拜成弟兄了的。

11. 殺兩個彝人*

杀死两个彝人**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二六年邓秀廷打拖木沟，失败撤军，使赴普格大道阻塞，不能不使之恢复通行。于是羊派侄茂盛出面，找岭镇荣妻尔恩氏（七太太）及土绅马耀斋作工作，将伊弟春霆招来，给予优待。回去招得力土目尔恩母海来投诚，道路复通。从此母海春霆常来西昌，羊也自诩招抚收效。

二八年初，母海来西昌，到泸山南麓时，听到有汉人叫“保羅抢人！”他立刻向叫吼方向走去，见有两个人牵两只羊奔来，他隐路边突然截阻，一个是他的娃子，一个是家族娃子，便抓来带进城交与清乡司令部。羊亲自审问时语言不通，观众议论纷纷，一致要求杀抢劫犯，杀无赦。羊顺乎民情，糊里糊涂地下令枪决（斩？），又说母海捉犯彝有功，委为中尉副官，发给一套军官服。母海赤着足穿起军服在于上走动。面上带有怨怒之容。说话时对我不加隐讳的。用彝语向我说：“想不到羊司令不问罪恶大小都杀。早知道这样，叫他们丢下羊子逃去了事。现在我的娃子倒不要紧，家族娃子就要我难处了！”不住埋怨。据说他尔后对于政府若接若离，都源于此云。

12. 視察兩鹽歸來

滇军胡若愚，张汝翼等部与龙云部作战，曾受刘文辉之支持，及失败，刘准其退入宁属，挤掉羊苏部。其前锋已到锦川桥，羊部即进行阻止，苏海澄部撤驻会理城外，企图不明。滇军乃由会理绕道两盐，拟过金河直取西昌。到盐源时，羊已派邓秀廷沿河布防；龙云部前锋已入盐边追来，形成腹背受敌之势，不得已撤经左所木里九龙而去。

如此，羊部算取得了胜利，羊即往盐源视察，据说彝汉上层及各族土司都来接头，安抚工作，颇为顺利。留秘书吴履安任盐源县县长，委□抵抗滇军得力，土司衙门被烧的左所土千户八全忠为彝务团长，其它土司巡城兵马司郎治拜，左所土千户喇鸿翥，木里头人□□及西番头人杨金山等委为彝务大队长。蒋如珍团散失在民间的枪弹，得他们帮助，多半收回，到冬初，上述土司头人都来西昌，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喇鸿翥身着藏装，腰横长刀，足穿藏靴，繫有红绿带，头戴呢帽，十分威武。其它也有着藏装，都显得高大魁伟，他们讲本民族话时，我一句也听不懂。但多能讲彝汉语。并有能讲五种以上语言的，使我惊服。

开办席招待时，也叫我作陪。他挨次敬酒，皆大欢喜。客人们说着几种话，穿戴各族服饰更用各自的礼节，其中作辑、脱帽、点头等不足为奇。只有木里头人，两手一摊，伸舌躬腰，好似舌头伸得很长，最使我惊奇，不禁起身去看。可惜只向羊做了两次，没看够，想要求他再来一次，又怕受无知之讥，有损土司官尊而止。

瓜別老土司已廷梁，原为九所土司的代表，死后其弟与子争权，弟引彝人为助，杀死侄子镇封，焚毁侄儿代人建成之衙门，自此瓜别一蹶不振。各土司请求羊惩办凶手彝人胡安抚、马六开。回答是土司内讧后求助彝人的结果，而且人又跑了，哪里去办。我看不跑也不会办的，彝人力量已强，又是自己引狼入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呵。

吴履安走后找了包寿铭来做秘书，说是书法家包弼臣之孙，人瘦而嗜鸦片，写手好字，也讲新学。但养母说他不如吴。包对我很好，三六年冬我从南京回来，相遇于雅安，写了一幅字送我，可惜我保存到解放又失落了。

羊侄茂盛平时喜欢谈兵法，羊委他为支队长，到盐源活动。他集合彝人打滇军，一触即溃，被滇军俘获，诡称是师爷，才得脱身。他被看作纸上谈兵的人。他回来时，一见熟人就口称“托福，托福！”拱手作揖。对我也不例外。他长我十多岁，出我意外，以为他在向我后面的人作揖，我转身看后面，引得全场哈哈大笑，我惭愧不堪，迄今记忆犹新。

八全忠人高而瘦，嗜鸦片也能喝酒，懂彝语，随从中有多彝人，他与瓜别已姓是亲戚，而瓜别人与我前辈认过家门，所以他叫老表。他劝我喝酒吸鸦片。我拒绝时，竟说“你是彝人，是土司！”好似醉生梦死，腐化堕落者才是彝人和土司。我便不客气地说他；他只是笑着说“你止得我，止不住别人！”宴会上他凭当彝务团长，坐上席，使我高兴，但是酒喝得太多，酩酊大醉。我假装扶他，在他耳边批评他。他只是大笑。我生气，用力推给他的随从。扶得快，不然会跌到地上。十年以后再见时还说：“老表脾气大，恨喝酒，不说在你面前，你不在也怕你来训呢？”我们间那时就互相关心的了。

羊从两盐回来时，十分高兴，不久二十四军撤去他寧属清乡司令职，也因蒋如珍团之溃散，仅余两个步兵团，改编为步兵第十一旅，降任步兵旅长。从此渐渐闷闷不乐了。

13. 營救洋人

四六年秋，有一架美军空中堡垒（大型轰炸机）向北飞行时，发生事故，焚毁于甘洛黑马溪，也烧了一大片森林。机上七人临时跳伞，有降于地上，有挂于树上，尚无伤亡。当地彝人惊吓之余，奔来围观，才知不是天神而是些红眉绿眼人。那里曾有外人来设教堂传教，有过接触，心情才安定下来。洋人些初见来围观的，有衣服破烂，光头赤脚，尤其孩子些多是赤条条的，认为是些野人，他们会吃人（有个洋人说的）十分惊惶。便有投手巾，小镜，小刀等的，无疑是求饶之意。语言是不通，但相望一阵后，彼此了解到都没有恶意，开始互相指手划脚，也相对而笑，最后公然相约到村内。端给玉米饭，酸菜汤，一见竹盘木钵就后退摇手，可是见阶上有堆洋芋，便拾来仔细看，发出笑声，拿去丢在孩子们烧起篝火内烧来吃，大人们高兴，孩子些则叫“他们是会吃饭的！”当地头人商量后，一面派人报告土司岭邦正，一面报告羊仁安。羊处路远，立刻派人来接去。

接到汉源后都住于羊府，每人都穿有一件背心，上绣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等字。了解刘是盟国人员，从语言上又听出是美国人，便予热情招待。事后羊还说有个名酸梨儿，比小娃儿还俏皮，有个名“喂得鸡”，一天到晚吃糖；有个名“死跑堂”，遇到花椒味就□起嘴嘘一天……住十多天后，由重庆方面派人来接去。以后国民政府认为援救盟军有功，颁给四等云麾勋章一枚，另外不知从何单位，又颁给一枚陆军奖章。羊认为十分荣耀。每有贵客来聚，都拿出观赏。

到四八年夏，我已获得一枚四等嘉禾勋章和一枚陆军甲种二等奖章。偶然闲谈时，便拿出在一起观看，四枚大小一样，他问我怎

样得到的。我一下说不出来由，吴履安先生代答“光电禁烟，兴学，办彝务等都应得到。”好似年轻人就不易得到，年轻人得到的就不甚贵重，从此不再经常拿出来炫耀了。老年人的思想，有时就使人难于理解。护送洋人来的几个彝人，事后他给予重赏，彝人还说土司家来的人，只知搜查遗物，羊司令就给奖励。飞机手足内脏给他们抽砍来作用具和装饰品，他还说坏了的东西，不毁来用有啥来头！颇受彝人赞扬。

14. 剝老皮子*

剝你的老皮子**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时间是在三七年夏天，奉刘文辉之命，羊仁安到现石棉境内剿匪。颇得当地彝族番族人士之助，顺利完成。事毕与各族人士聚会于洗马姑。当然主客各买酒来相待，正当杯觥交错，尽情痛酣饮之际，有个阿尔黑彝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彝人背地商量吗，要剥你的老皮子，年轻一个成！”在场的许多人一听，什么意思？一时发呆。外侄罗席翰立刻说“你几爷子想干什么？”秘书袁子俊伸手一拦说：“不忙，再听下一句！”羊仁安则一听就知道并非恶意，是说不清汉语的关系，站起来说：“我才六十来岁，身体很好，同你一样，而天还活几十岁呢！不怕，不怕！”使许多人转惶惑为轻松，松下一口气来。那阿尔黑彝则说：“好，好人多长寿，苴咩阿几一百二十岁，你呀一百二十岁，门公多知一百二十岁，你呀一百二十岁，罕页雕呼一百二十岁，你呀一百二十岁！”使那天到场的人个个欢畅。当时他能听出话意，而罗则只听到半截，若干年后袁子俊还经常称赞羊聪颖机智过人，而称罗为冒失鬼，拿起肩担不看犁头的人。

(XII) 羊仁安與劉文輝的關係*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與劉文輝之間的關係**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27年夏，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销【消】灭第二十三军，将该军所节制的川边军改编，原川边各军副总司令兼第三混成旅长羊仁安部，编为二十四军宁属清乡司令兼第十六混成旅，由羊任旅长。防地不动。到冬，军部派边务处长胡子昂，任宣抚使来西昌。有说刘文辉把川边军看作土匪，叫胡宣抚的，很有反感。但仍受到热烈欢迎，羊府每晨均送燕窝汤去。使择燕窝人也厌烦。好似胡很有地位，开大会时，与羊、方瀛西（宁属财务整理统筹处长）同立台上，并单独讲了话。下来又开座谈会，是江海不择细流吧，也把我这小土司请去参加。我听不懂外来人的汉语，呆坐着听陈光普老师的吩咐，咀嚼着糖果奉陪了事。印象中曾被介绍来相识。时隔二十一年后，在1948年我们同在立法院开会，当时曾想问问还记得我否，没有问成。只听胡子昂他说“我是门神党员。”我理解不了，求教于人才知道。

28年46团长刘济南强征彝人当兵，组成护卫连，一称彝兵连，第二年彝兵连带到田坝时，全连哗变。并将枪弹带走。军部得知情况后，将刘济南撤职，并派军部付官长黄汉承来任团长。仍削弱羊的控制权。29年军部拟升47团长蒋如珍任旅长，48团长邓秀廷深加嫉恨，与营长孙子文密商支持羊仁安，将诱杀蒋。此时刘文辉又允滇军胡若愚等部退驻宁属，羊则派邓廷秀率部阻截。这样，当然遭刘的不满，撤销47团番号，不再建团。也撤销羊仁安的宁属清乡司令衔，降任改编后的步兵第十一旅长。到31年冬，羊仁安见形势

越来越对他不利，回汉源就近向刘文辉辞职，并建议派刘元璋来接替。元璋即于32年初以二四军宁属雷马屏峨屯殖军总司令衔，率兵两团，进驻宁属，调羊任付总司令，不久调到成都作寓公。是年冬二刘发生战争，似曾委羊为冷寅东师副师长，未曾到职。刘羊关系如何，从几年经过中，可以略知一二。

33年夏，我已在成都石宝中学高中部肄业，一心想入医科大学，尽力学习。但事有意外，有一天我回到羊寓所时，羊说：“光电，我本想扶你入大学，但我遇到困难，前途如何也难料，你去考个有饭吃的学校，免误你前途！”我当然答应是。以后中央军校来招考十期入伍生，应考得录取，与川籍同学一起到南京。中途在轮船上，有位同学说他任过二十四军部连长。羊仁安这大名早我就听到。有一次递名片来求见刘文辉。接见时我就在窗外来去，想听听他的谈吐。羊跪在地上，涕泪满面地说：“报告军长，我母亲死了，请恩准时事假，以便回去安葬。”刘说：“现在不行。”一再哀求时，刘说：“羊仁安，你莫以为我要垮了，不会！你现在不能离开成都。”羊见不行，叩头而退。羊身体魁伟，包孝帕，繫孝带，好似母亲死不久，还想得他同情。我故意问：“刘为啥这样对他？刘说战事正在紧张进行。”但刘的败局已定，因羊在蛮子地方有力量，怕他回去伙起蛮子造反。我才了解羊所遇到的困难。若干年后秘书袁英说：“司令官那时正在软禁中。”更证明了实情。

从上述情况看来刘羊关系在这段时间是不甚好的，可是以后又好了，怎么好起来的呢？以我所知是这样的：

二十四军被21军刘湘、20军扬森、28军邓锡侯、29军田颂尧等部联军打败，撤出成都后，退向雅安以南，不久刘湘来蓉，羊前去晋见。说：“督办（刘湘任过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同军长（文辉）是至亲叔侄，梁山弟兄也越打越亲热，何况你们，以后有事仍要互

相帮助，现在军长遇到困难，督办要留个人情，军长会感到骨肉之情的，我请督办准情。”叭嗵一声跪下。刘湘扶起说：“我考虑你的意见。”下来他把刘湘的话，函告刘文辉。羊求情时恰有二十四军人在场，也将情况转告。使刘对羊的看法转变过来。

二十四军部队向雅安退去，刘湘下令，禁止各部越过羌江，进入雅安。但有二十八军团长张光典，原任川边军旅长，编归二十四后被解散的，有恨在心，时欲泄忿。此时乘机与另一部队过江追入雅安。刘湘知道后，要对违令者严办。后经邓锡侯出面解说：“二十四军退走后，雅安已空，恐土匪坏人乘机扰乱，他令张团等前去维持秩序的。”事情才缓和下来。有人说刘之令各部止于恙江边，与羊之求情有关。

二十四军原有一百五十多个团，过羌江时只有几个师向雅安退来，刘得报告后，怕部队过多养不起，打电报问驻在西昌的刘元璋，宁属还可增驻部队否？元璋怕部队来多了，把他挤掉，回答原驻部队已难于维持，刘才叫各师自找出路，让他们去依附别军。但随他过恙江的仍有二十多个团，约近二万人。给养十分困难，原发纸币已经作废，赶造钢洋实物，也难以济事，多剥削百姓又怕激起民愤，情况紧张。

羊看到，随刘到汉源的那一摊彝人，不要穿不要用也要吃要喝，你不尽力供给，他要用武力来摊派，要刮要抢，你有啥办法？有啥人情？到那时还是拿你背时！所以他一听到军长过大山，就写信给地方上的人士，一定要全力想办法，顾全人情。也喊羊二娘（二太太）留起家人口粮，就拿出来供应。也写信安慰刘军长，说地方上将全力支持他，这样军队同地方上才相安下来的。

有上述经过更改善了刘羊关系，并促羊返乡。羊回来后力劝本县和邻县出钱出粮助军，效果更好。前此刘在荣经时，邓秀廷从康

区关外来见，自告奋勇，愿向彝人派粮派款来接济，刘正求之不得，刘高兴之余，把邓由步兵第十一旅付旅长兼48团长，提升为川康边防第二十旅长，准带八个连回驻现石棉安顺场。三四年开始向势力范围内的彝人派收粮款，富者二三百两白银，次百来两，贫亦一二十两，派兵坐收，弄得许多彝人鬼哭神号，但对刘部解决了不少困难。到红军长征时，才停止催收欠帐，刘邓关系也因此转好。

三

三九年西康将正式建省，划宁雅两属归康，羊是赞成的，邓则暗中支持士绅反对，这影响了刘原来的印象。三八年秋刘到汉源召开宁属各县士绅开会，住于羊府，羊热情招待，并代向士绅们疏通，颇得好感。邓亦来表示拥护，似向刘陈述治彝策略时，刘不加可否。翌年刘到西昌，曾对邓的治彝，一唯使用打杀办法不很赞同。与西昌行辕会商修建乐（山）西（昌）公路时，决定招集边民筑路，将乐西路中部划分为南北段，南段督工由邓任司令，北段由羊任司令，从刘的言谈中，对羊较好。当年我已到康省府工作，刘曾说“你一面在本地办学，一面送青年出外受训，会加快彝人的进步。”在工作上也加信任。到四三年冬，我在康定得伤寒，驻入医院，刘向院长询问病况后，说：“必须千方百计地把他救起来，这人死了，彝人的进步，会耽延一二十年。”我初初不相信，认为对方似安慰我。以后刘来医院探视了两次，也有人听到，我才相信。刘为甚如此信任重视我呢？我觉得我与羊有密切关系是主要原因。

85年5月删，88年8月5日抄

(XIII) 政論・見聞

1. 涼山彝族教育問題

(1) 教育問題 彝人有了知識基礎，就容易提高，也會產生人才

涼山州彝族教育，據說有四個掩蓋：漢族教育掩蓋彝族教育，城市教育掩蓋鄉村教育，幹部子弟的教育掩蓋農民子弟教育，初級教育掩蓋中高級教育。即是說一部份的教育是發展了，掩蓋了大部分的落後。是否屬實？以某縣的一個區，三十多年中僅有一個中專畢業生，兩個入了中專來看，是事實無疑。

一個民族想要進步發展，首先要提高知識，造就人才。不然落後自若，與他族在政治上平等了，事實上仍不平等。知識與人才從何產生？多從教育產生。如何办好教育？其中最須解決的問題是使用什麼語文。以彝族來說，在城市或其附近的是少部分，大部分住在深山，他們的教育如何？是彝人進步發展的關鍵。他們在三十多年中懂了漢語的為數還少，懂漢文的更少。五八年曾用直接過度【渡】辦法，全用漢語文施教，一時喧囂塵上，到處叫好。可是方法不當，收效甚微。不久又進行改變。究是何故？孩子丟開母語文，一下學漢語和繁復的漢文，實在困難。以語文來看，他們用力學了課文，已讀得爛熟，可不知內容如何。不僅孩子，即大人也如此。如某縣長和某付【副】專員，用一二年時間，學了二千多個漢字。表面能讀報讀書。實際只能一連串讀下去，讀不出句讀。問其內容就說：“我識字不識句，更不知內容。”觀此可知其困難與效果。若用本族語文，則語不成問題，文更易學得，何至有上述情況。近年來布拖喜德等縣用彝文教學，事實證明是事半功倍的好办好【法】。

說到這裡，會有人說：用彝文就增加學生負擔。就再好也不能考大學。自送前途。這話真是悲天憫人，照應千秋。實際彝族孩子

一下学汉语和繁复的汉文，负担就轻吗？负担沉重，不容否认！为将来升大学计，不错。可是彝生能入大学的能占多少？能占百分之九十吗？绝对不能，汉生也办不到。能占多少？我看能占百分之五也算好了。为百分之五而不用快捷方式办学，普遍提高，是应该吗？为少而忘多忘众，能使一个民族进步发展吗？不能的。用民族语文施教，奠定知识基础，就容易在基础上提高，就能学习接受他族语文和新的知识和技术。那时就会有人脱颖而出，考入大学，甚至留学。如过去有几个掩盖，知识基础也仅在少数人头上出现，一再照顾分数也难上大学，上了也难于学习，其优劣好坏真有天涯之别。说不直接过渡就难上大学是不对的。从少中选好，何好从多中选精呵。

在此或有说“用彝文扫盲最快是实，但容易回生，有的只用来学旧书，怕难完成奠定知识基础的任务吧！”我认为能，易回生是学习时间过短，学到的知识过少，学后应用少的原因。至于用去学旧书，也是好的，比不学好！何况“旧书”并非都是“四旧”！若是多学些时间，多学点知识，多点应用机会，这么易学易用的文字，哪有不能奠定知识的？彝族传统知识，多用彝语文记传下来，就是她能奠定知识基础的证明。今后善加使用，在继承传统知识，学习接受新知识新科技上，必能发挥其优越性的。

使用彝语文教学，不仅学生易于学，易于用，也将乐于学。有其非常优越性的。如过去用直接过度【渡】办法，学生难于学到手，学到一点，一出校门尤在其家中，所遇到的人，尽讲彝语，尽用彝俗，自习机会又少，要他把所学的不忘是不容易的。用本族语文教学，则必须编出一套与学生相适应的教材，其内容自会是学生有印象或耳濡目染之事，是学生容易学容易理解，也乐于学的。将使学生乐于入学长学（不中途辍学）。学生家长则见到子弟学到知识，

也乐于入学，家长无不愿其子弟好的，必然乐于送子弟入学。这样，若干年来学生不愿入学，家长不肯送子弟入学的情况，自易改变。将不再把入学看作当差，宁留作家务事的现象。减去学校为招生留生困难之苦。普遍奠定彝人知识基础，也合乎国家普及义务教育之要求，知识基础奠定何愁没人入大学？

当然，不能说一用彝语文施教，万事如意了。还必须解决一些问题。如：要领导和主管部门重视，采取相应措施，固定经费，监督检查……等。要培养一批合格的教师，不要如过去一些教师，只知拼音、识单字，不能用、无力用来记录传授知识。要编造出适应学生的教材，使学生易于学易于理解。要再度广泛宣传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以免出现某党员干部“宁肯尽是文盲，不愿彝文入其辖区。”之怪事。要调动公私力量来办学助学，不必问其为何人何组织，……把关系彝族进退、兴衰、安危的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彝文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越性能的文字，川滇黔桂四省的彝文，迄今基本上是相同的。即是说二千年前后，我们祖先分布出去时，已普遍统一地使用文字了。所以分散如此之久，分布如此之广，文字仍能相同。其历史之久，不言而喻。世界上各种各样文字，不论哪一种，不学一二年是难学到手的；彝文则有了彝语基础，只消学个把月，就可学到手，用来读写，是最大众化的文字。千多年来没有个彝文学校，可是仍能一代代传下来，足证其生命力与优越性之非凡。过去对彝族文化之进步发展，曾起过作用；现在在新社会里，在党的政策光辉照耀下，我们若好好使用，她必能起到空前的作用！望族内外人士，一致赞同支持促成其实现吧！聊阵【陈】所见，乞指正。

(2) 涼山彝民教育似宜抓三點

我今年来北京以后，时时听到广播，见到报纸，报导各方面都要求办好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工教育，专业教育等等，要培养出各种人才，以促进四化建设。也提到邓小平主任的话，没有文化，没有人才，建设四化是空的。大学生已有多少万，还设法扩大招收面，某市不要国家资助就办了多少学校，收了多少学生；O省捐资办学的款就达三亿八千万，O大队拿出30万办学；O省O县学令【齡】儿童入学的占百分之九十八，O县培养了专业生有若干万，实在说不完。也由于有了人尽其才的机会，发现，发明，创造事，捷报频传，更是喜人。这些都是国家兴旺，领导正确表现，我万分高兴，竭诚拥护。这样下去，虽有不屑之徒破坏，实现四化，实现胡耀邦总书记所说，2000年前作到小康局面是有把握的。

形势大好，使我欢欣鼓舞，兴头高涨，另一方面也使我感到紧张。我的故乡，我的民族文化教育又怎样呢？三十多年凉山彝族文化教育是有发展的，可是以形势要求来看，发展得迟缓。

一个民族，本来用其语文，提高其文化知识是快捷方式，可惜解放后一时过去，违反民族政策，要人抛弃其原有文字，另要创给一种文字，名声好听，实际行不通，徒耽误三十多年时光，以不受欢迎而终止。既又要直接过渡，纯用汉文，大人难学，小孩能唄【背】诵而不解其义，曾浮夸已有百分之八十能汉语，五十识汉字，实际七十不懂，九十（还多）不识，肥皂泡泡吹爆了事。亡羊补牢，未尝晚也，七六年又开始使用其文字，万民欢腾，但怎未进大雅之学堂，师资也差（缺），扫盲有了大成绩，提高则不免迟迟。易复盲，便是证明，事实不能否认。再加努力，就有希望。

在此我不怪别人，只怪彝人，尤其彝族干部，有些是自己没文化，便以为别人后代也不必要有文化；有些不知社会发展，坚持恶

习，不知单靠有人当干部还不行……等。这些是教育之阻碍。也怪，有些对过年过节丧事，那么积极热烈费钱费力，而对民族生存发展有关的教育，不多尽力，似本末颠倒。我看过年过节办丧事比别人好，就算好了，我是有怀疑的。

一般说来，教汉文的小学，曾遍地开花，农村儿童入学的也多，但语言隔阂，师资不劲读辍不定。学成的有几人？作了干部工人当兵的多便干部（彝族）子弟而已。某县某个区，迄今仅出了一个中专生。讲数量，瞞质量，硬说大有成就，三十年就以此为足吗？不足。几年前怎样不谈，以五月前情况来说，凉山O县有个小学，六个教师，只有两名学生，O区有五个公社，有四十名学生，还像新媳妇来去不定，二十名个教师，经考试具高小毕业水平的仅五人（有说3人）；另一区仅有五个公社，有学生五十多名，教师二十多人。其它区较好，彝生升学者仍少。有说如美姑、金阳，布拖有同类事。O大县O区，有八百学令【龄】儿童，入学者近百名，教师则达五十多人。我听到这些，对我族前途不免杞人之忧。

有一次我见到州里管文教的同志，我用上面情况问他，回答是实，并说还算复苏了。过去几年比现在还差。天呀，幸而复苏，否则成啥状况！我又问政府将用公费帮助彝生入学，是否真实？他说是真，正进行调整。把有师无生学校停办，把师生集中到地点适中的学校。我看这样，教育面固然缩小，招生稍易，可以收些效果，也算好。

我了解到以上情况，本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用动心的，可是是故乡事，民族事，有想法时也该说说。我过去任过彝民小学教师，凭经验来说，办彝民教育有几难，现在只说三难。

招生难

许多大人认为祖祖辈辈没读书也生存下来了，儿女用不着读。读书很苦，尤其汉文，苦读也不能变汉人，即勉强其子弟入学，也说为OO读书，不全力支持，说家里没人手，要看牛羊，看孩子，找柴禾，拾肥料等等，不作这些就要挨饿，理由多，招到难。

控制难

学生多中途辍学，将似没学，不易成才。可是学生大了，心也花了，我亲见有读到初中，又辍学去作翻译（商人的）、背脚、贩大烟要找钱；有去找爱人，结婚成家；有说我再读，我老婆不来当家了等等。任其辍学，不就前功尽去了吗？曾被用宰手指、罚款、处分家长等来威胁，都收效少，于是改变补助方法，用约定完成学业，贷给粮食，生利作基本补助。事前立下契约，以田地房屋作押，完成学业，只还本，中途辍学没收押物；无田地房屋者按期补助，只找人担保。完成学业不说，辍学则罚保人。如此才减少辍学。出了几十个初、中、专科生。要使学生读下去成才，必须减少辍学问题。

教师难

钱要多多得，事要少少做的人是常见的。有力也不肯出力；有能力低，要出力也没有力的；有说教这些彝人有啥用的，有只想教而不想低的；有遇到学生不懂就生气打骂的，有同办学人故意为难的。说不完，总之要办好学校，教师优劣勤惰，取舍处理会有困难的。

以上三事之难，现在还存在着，必须解决的。怎样解决？我初浅看法是：

招生方面，第一，引起县、区、社、队干部的重视，广泛宣传教育意义，并进行动员入学，也把办教育成绩作为考核他们条件之一，兴起竞赛，杜绝像有些干部，酒后说与老子无关。第二，家支二字早被批臭，但无法消灭。既消灭不了，就该利用（土司黑彝可以它来作恶，共产党人民政府无法用它来作好事，我也不相信），如招生时掀起家支间比赛送学生，收效必大（我又觉得有了文化，家支可灭，否则再三十年也会存在）；各地各姓形【影】响的人，也该动员起来帮助工作，形成国家、集体、个人都来办学，不必政府单干。第三，既有公费待遇，就该好好宣传党和政府好意，打动家长的心，自动送子弟入学（是否多了又收不了，该有准备）。第四，有子弟在学的，对他们时时作鼓励，与之亲近，指示光明前途。第五，初、高小课以民族文为主，汉文为次（会有说把先进汉文为次是倒退吧），用彝族文提高了，也好学其它文。第六，有借口不在农村招生、招干、招兵，读书无用的，这究竟怎么一回事，有澄清之必要。招生是指农村彝生，凉山彝族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吧，干部彝人牧民数，我估计不到七万，把他们中的教育放到不重要地位是不该的。只培养城市子弟，就算办好了教育，那是抓着芝麻丢西瓜，即使现在有几个培养对象，农村教育搞不好，将来培养对象不会够的。一百三十多万彝民文化水平长期提不高，看四化怎样实现？问题中心是干部态度和共同干还是单干。

减少辍学方面

要减少辍学，该作到：1、用公费帮助读书，就该用好公费，搞好生活，教好课程，使学生感到生活比家中好，又能学到许多知识；2、搞好对学生家长的思想工作，认识读书前途；3、进校时约定学业，宜相得到公费之不易，而知感恩感德；4、可能范围内尽力

幫助家庭，如有病助其就醫，代寫信或報告，翻譯，出外代找證明等；5、製造輿論壓力，以輟學為耻，讀書為榮；6、訂出讀輟獎懲辦法；7、禁止以城市待業者頂替農村應招者現象，使農村青年有人盡其才之機會。作到盡量減少輟學，多培養出些人才。

教師方面

1、過去培養出來的師資，從O區情況來看，未免太差（也太多），這樣的教師怎能教好？這要師範校，任用單位以及制定政策者自己不努力，都要負責，對不稱職教師，應使再學、改行、停職、不容再誤人子弟。2、禁止出現派性，如選代表，模範，不看工作好壞，只靠幾個友好同事的票當選現象（代替領導來作主）；3、嚴肅對待“我不干你要怎樣”者態度，即隨時要檢查教學，動動鐵碗。5、取締酗酒教師。6、注意了解紀律、品德、勤惰、對人態度等以利指導獎懲。教師得力，易于办好學校是實，可是莫想個個都好，仍有害群之馬。過去說教師苦，現在已不苦，彝人還沒有不尊重教師現象。那末已是“靈魂工程師”，有啥理由不負起責任，教好學生的？或有說房舍、設備、學生等條件差辦不好，這些一定得到解決的，不好天天講條件。許多學校條件差，也能办好，培養出人才，立刻就得到各方的重視與幫助。只要努力對己對人都有利的。

我希望我的故鄉，民族的教育早日办好，多培養出人才，脫掉落后“花冠”，實現四化建設，不負黨和政府的殷切期望，所以寫出幾點意見，望有千慮一得。

2. 酗酒問題

(1) 人啊，不可為酒所害

嗜酒喪命悲哉，惜哉！

几年前，我写了篇有关嗜酒之害的稿子，暴露了酒汉们的表情，便有人说我多管闲事。但我是吐不快。彝族中有本事的人多，但因醉酒伤身者也不少。为了民族的发展和振兴，我想谈谈我的几个亲人嗜酒的结局，但求人们理解我一番良苦用心。

我有位舅舅叫阿助举哈，甘洛县政协委员，为人聪明而勤奋。过去很少喝酒，1980年后，市上有酒，手中有钱，一起床就喝二两来过瘾了。时常买酒待客，一碗一口，以示豪情，没客时也拖友去喝，弄得无日不醉了。1985年2月，县粮站一位彝人干部头夜大醉，一觉睡去便再也没有醒来，好吊丧是彝人古风，举哈前去凭吊，喝得酩酊大醉，到拂晓，人们在烈士墓侧坎下发现了他的遗体。

有位认作兄弟的县政协委员叫麻卡体和，其父在甘洛是颇有名气的人。他好酒，是醉时多而醒时少。60岁时，因3岁儿子病亡，晚年丧子的悲痛使他嗜酒如命。而后又得一子，却又为庆生贵子乐极生悲，大喝一台后，从此终日沉醉，最后死在酒上。

洛伍阿史母与我是舅甥关系，他曾在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和中央民委翻译处工作。调回凉山后，他时有醉意，并认为“彝族人相聚，不喝酒就不懂人情”。我劝过他，他却丢不下酒杯，终因为酒而丧生，终年不满50。

我有一位侄女婿，为人笃实，有正义感，工作能力也强。民主改革中受到非议，后弄清是非，继续担任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在

文革中又受到伤害后，便以酒消闷。他也曾说：“嗜酒是恶习”，却因酒上瘾，最后是闷未消而受酒害，死于肝硬化，岂不可惜。

骆元清是我头人之子，自小招来念书，后毕业于国立职业学校，相貌堂堂，聪明好学，喝酒也厉害。解放后进过中央民院，曾任州文工团团长，州农业局副局长。1986年秋住院，我去看他，已枯瘦如柴。等到他悟清酒害，发誓不再喝酒时，已为时过晚矣。

“取毒入口，焉有不死”，医生精心抢救也无济于事了。

其它如县政协委员拉哈束子、井首年里均嗜酒过度，竟成癌症或肝硬化。前者外出就医，花公款2000元也无效，疼痛不堪而死。后者病已严重，仍要喝酒，大醉死去。

这些人都是彝族中有作为之人，他们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嗜酒而有些结局，辜负党和政府的培养，族人的希望，何等可痛可悲。悲者还有他们的亲人。尤其是妻子，夫醉时要挨打挨骂，夫病是送医照顾，受尽困苦，夫死作寡妇要养子女，其痛苦深重，可想而知。

我想大声疾呼：人啊，不可为酒所害也！

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州政协常委 岭光电

编者按：本文原发表于《凉山日报》（1988年4月30日），被岭先生剪贴在手稿中。

（2）几个嗜酒【酒】亲人的结局

几年前我写了篇有关嗜酒之害的稿，暴露了酒汉们的表情，便有人翻我的老底，说：“这些土司，到新社会还多管闲事！”是的，我在解放前没循规蹈矩，倒彝不汉，是乱是□，我承认。这人

是酒后话，没啥。也有某单位因赞同这稿，又有人说：“某单位没事干，管起彝人喝酒来了！”加以批评。彝人死活与他们无关，某单位不学他们，自列局外，该怪责多事。因此不论谁，来说酒是有风险，要警惕！现在我又来谈酒，似不识时务，大侮人心，值得留意。好在我已有经验，只谈亲人，不及其它，亲人纵有反感，也好解释。而且是事实，他们也不会否认事实，而加忌讳。现在我就分别谈谈几个嗜酒亲人的结局吧。

我们有叔舅名阿助举哈，是甘洛县政协委员，为人聪明而勤劳。七五年他仅几天喝次酒，到八〇年后，市上有酒，手中有钱，一起床就喝二两来过瘾了。时常买酒来待客，一碗一口，以示豪情，没客时也拖友去喝，弄得无日不醉了。我多事奉劝也不行。八五年二月，有位县粮站彝族干部，头夜大醉，一觉不起。好沮丧是彝人古风，十来位委员约集，买酒去吊。到半夜时，其它人离去，他还在那里喝得酩酊大醉。当有二人去扶他走，回答不必，起身走出。二人向主人告辞出门时，已不见他的影影了。认为走惯的大街，不会有啥，各自回屋。鸡叫了还不见他回来，大家四出找寻。拂晓时发现他已倒在烈士墓侧坎下死去。原来他走出时，已醉得不辨方向，意向北走去，跌到坎下死去的。

有位认作弟兄的政协委员，名麻卡体和。其父在甘洛是颇有名器【气】的人，他则眼瞎手残，不及其父，并妻儿早死，仅遗一女。文革中与我同作牧人，三年中整日在山上吆喝牛羊。那时他仅在过年过节中喝喝酒，至多醉一夜了事。八〇年前后他已六十多岁，移住街上。多休息。包包里有钱了，经常买酒来喝，竟醉时多而醒时少了。亲人认为娶了妻，可改恶习，给他娶妻，果然情况稍好了。不一年也得个儿。这儿十分聪明，仅两岁就可代父母作事了。但父母不讲卫生，不信医药，到三岁多时生病呜呼了。晚年丧

子，父母悲痛非常。体和又喝起酒来，夫妻间吵嘴打架，闹得相当热闹。亲人又来把钱控制起来，不使多喝，稍见好转。也得一儿，多认为从此将会更好。哪知，庆生贵子那天大喝一台后，天天要喝了。终日沉醉，横卧阶上，八六年火把节，政协聚餐，泡水酒，杀羊子，要热闹一场。大家不忘他，禁止他多喝，中午仅给半碗白酒，可是轮到他喝水酒时，吊竿一入手，就吸个不住。又喝得大醉。到吃饭时，他听觉仍灵，一叫喊，他就应声站起，可是摇晃风下就倒了。头碰在阶上，马上不醒人事，不到半夜就死了。

洛伍阿史母与我是舅甥关系，感情也好。他的彝语文水平高，曾在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及中央民委翻译处工作。以后调回凉山州。我每到西昌，都去他欢谈几次。但有时见他有醉意。便劝他少喝，他完全接受。一再说：“与彝族人相聚时，要买酒来喝，不喝就误作不懂人情，实在难于拒绝。心里也有过反感。勉强人喝说是好还是坏？不论动机如何，使人喝醉后像害病像疯子是实”。“彝谚也说‘醉与疯同胞，只少用绳捆’。西番语说‘酒是疯药’。不错，酒后发疯生病乱性啊。”决心戒酒，可是背地在喝。八五年五月吧！有个彝族干部死了，抬上山火化，他醉后扶尸架同去。火化场又喝了些，先行走开。踉跄到半路就走不动了。倒在路旁睡下。天气炎热，酒性发作，不能动弹了。等到下午有人去找到时，已是僵尸。他还不满五十，过去我每到西昌，常去他家看看。他一死我便不忍再去了。

吉狄伍和是我侄女婿，曾在中央民院和公安学校学习。为人笃实，有干劲，具正义感，热情待人，在民主改革中执行政策，受到非议。最后弄清是非，得到信任，负责凉山州交通监理所工作。但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便以酒来消闷。闷未消而受酒害，不能不喝了。先是早晚喝，以后遇酒就喝。也说：“在家可不喝，出外与

彝人聚会就不能不喝。”曾說：“嗜酒是惡習，諺語說‘傾酒向下流，喝酒人墮落’。‘君長由酒誤，臣僚由酒誤’是事實，只在家可止，出外難戒。”我說：“你就說病謝絕嘛。”“我就照辦吧。”前年見面時，似喝了酒來的。我問：“你又喝酒？”“間或喝幾口。”“我最怕你說我，來見你怎能多喝！”我听后很高興。可是不久就聽到，經檢查肝已硬化。住入涼山州二醫院，我曾去看他。經精心治療好起來了。去年十月吧，見面時他說已痊愈，行動自如了。但臉色很不正常。我只說：“你不再喝酒就可以長壽的。”回答堅決不喝。其實病已嚴重，不久說肝硬化擴大，醫藥無效而死。他年輕，原來身體也好。如不嗜酒，肯定会像他的話“我照舅舅的話戒酒，將如舅舅一長壽呢！”因酒自誤，可惜。

駱元清是我頭人之子，自小招來念書，後畢業於國立職業學校，相貌堂堂，聰明好學。解放後進過中央民院，多說他能幹，任州文工團團長，州農業局付【副】局長。七八年相見時，發現他喝酒，勸他少喝。說：“漢人比我們喝得多，彝人算什么？”我說：“人家會喝，沒發生事，我們喝得少卻不會喝，就經常醉得失去理知【智】。”以後他同兩個同宗弟兄來看我，見有酒意，我說：“喝酒好，我就不勸你們了。我也会天天喝的，因為不好，誤事，所以我不僅自己不喝，也勸親人不喝。”他說：“好，我一定戒去。”他們三人不知說到什麼，公然爭執起來。他失言道“你這些乞兒！”使對方接受不了，一個起去買回一根繩子，我沒發覺，他已感到不妙，借口到廁所，一去不返了。二人出去找，沒找到回來。說：“太輕視人，‘族人有貧富，沒有貴賤’。我們準備捆他去見四叔（元清父）。”我說：“酒後就是誤事，不要介意。”他們說對，又出去了。薄暮時他一個人回來，說：“很危險，幾乎落到他們手中！以後少喝才對。”在甘洛沒見他喝，可不久有人從西

昌来，说他又在喝酒了。从此我不再劝他了，八六年秋吧，我一到西昌，就听说他肝硬化，已住入州二医院，饮食已困难。我去看时，人已枯瘦，却说比昨日清醒。一再说：“不再喝酒了，实在对不起大叔。”过几天再去看时，正在输氧，不能说话了，只向我望望。几使我掉泪，不几天，我因事返甘洛，突接电报，说 he 已死。既属意料，也感突然，“取毒入口，焉有不死”，医生精心抢救治疗，想不到死得如此之快！拍唁电了事。

其它如县政协委员拉哈束子、井首年里，均嗜酒过度，竟成癌症或肝硬化。前者外出就医，花了公币二千元，无效，枯瘦如柴，疼痛不堪而死。后者病已严重，仍要喝酒，大醉死去。还说花钱多值得，酣醉中死去舒服。从何说起？只有天晓得。彝族干部体古吉与约合二人，前者喝酒过度，说头痛，四处就医，后来戒了酒，头也渐好。现在又大胆开杯，病症发作将在旦夕了吧。后者醉后跌下楼来，受重伤，医几年才好，脚却残废不能行走了。这些人不论谁，也非自夸诩其亲，都是彝族中有作为之人，嗜酒而有些结局，辜负党、政府、族人之厚望，何等可痛可悲。但受最大悲痛者仍是他们的亲人，尤其是妻子，夫醉时要挨打挨骂，病时送医照顾，受尽困苦，夫死作寡妇，养子女，其痛苦深重，不想而知。彝谚“男子背时遇到胃痛妻；妇女背时遇到酗酒汉。”妻胃痛，其夫如何苦，我不知道，夫酗酒，其妻之痛苦，以我所知也罄竹难书！

88.3.25于甘洛

3. 對現實社會我是滿意的

在解放前我是彝族中统治阶中的人——土司；在国民党里也任过高级军政职务。解放后上述职务名利一笔勾销，作个民族上层、政协委员，在某些方面已不如过去似的，现在来说对现实满意，一定会有人说你口是心非，在讨好。其实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我的话全是言之由衷，一点不假，也非讨好。好的我赞成拥护，坏的我就说话，有啥作假讨好之必要！我举几件事例来说吧。

我祖父活了四十一岁，大伯父活二十五岁，二伯父和我父各三十五岁。祖父是四弟兄，仅他有后。二伯有过一子一女，都几岁夭折；父亲有一子四女，仅我成人。我现在已七十五岁，有四子二女，都已成人工作。有八个孙儿两个孙女。我和儿女都有工资收入，生活水平比过去高。用汉语来形容，可说多福多寿多子多孙了。为啥我前代与我情况，如此不同呢？是他们在旧社会，我在新社会的关系。请代我想想，我该爱过去还是该爱现在。

解放后是好些了，可是“阶级斗争为纲”，我的言行，与亲友交往，处处要求诚惶诚恐，不敢大意，几乎六亲都不敢认了。买了个收音机，也怕加“偷听敌台”之帽，哪有活泼舒畅之余地？也因系统治阶级的人，国民党的官员，“若不是彝人，十个脑壳也不顶事！”“只有反动的一面，没有妥协性，一犯错误就要掉脑袋。”压力在头上，“走路也怕踩死蚂蚁。”“从树下过也怕，树叶掉下来打着头。”心境怎能安静？天天说形势大好，而口粮不够吃，几两尺布不够穿，其它用物尤其缺乏，天堂金桥幻灭后，又来个文革，造成十年洗劫，最后提出穷过度，使我感到国家与个人前途都茫然，苦闷难喻。我经历过如此种种，所以三中全会后，得到复认

六亲（他们都是剥削阶级人），撤去压力，准其开腔，事其所能，乐其所乐，尤其腹饱身暖，与人平等……真是“点起火把也找不到。”好似“一觉醒来掌金印”般了。前后对比，无“大志”如我者怎能不满意！

三中全会后，我个人如此，以整体来说，十亿同胞的穿衣吃饭问题都得到解决，这是奇迹。工业发展、用物充斥，实物不愁买不到，不愁排队，人人称快。科技发展，天天听到见到有世界水平的发明创造。冕宁沙坝公然出现了火箭发射场，公然用来向外国招揽生意，这在过去谁能梦想得到？每个中国人都该引以为荣！中央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等，七八年中已取得如此辉煌成果，在国际上使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仿效，也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对国际事务的作用，国际威望的提高，都是空前的。在国内不论任何方面都在不断发展着，有的成倍成几倍的增长着，看看城乡人民的情况，绝大多数是穿新衣、建新房、用新具、养羣畜（指彝人）……都是面有喜色的。多么难得！我青年时代喜爱运动，关心运动，记得在三五年吧，我国派了三十多个运动员去参加在柏林开的奥运会。仅二人得参加予【预】赛，真似洋人说的东洋病夫，许多人引以为耻。现在呢已成世界强国。可有人仍说“还算不得，有些项目还差。”是，有些项目还差，可是项项无与伦比是办不到的，囊括全世界运动项目金牌是梦想，任何一个大国办不到的，除非你统一了世界！

少扯闲话吧，我认为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经过七八年的实践，辉煌的成就证明是对的，今后继续贯彻下去，二〇〇〇年翻两番的目标，可以实现的。我再活十三年就能见到的。中国能如此，人民能享受到如此成果，我还有啥不赞成不拥护的？若还不满意，不知他在想什么。

路线、方针、政策等是对的，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毛病，甚至使人痛心失望的。好在这种事是执行者没贯彻、没认识、没经验、没为公、没知能……的关系，严肃纲纪，勤于检查，绳之以法，铁面无私……还是可以纠正更新，并不是病入膏肓的不可救药。如显著表现：破坏社会秩序，为非作歹，杀人放火，损公济私，盗窃贪污，顾私忘公，浪费破损……等事，无不使人忿怒。对这些事，政府认真从严处理，我们遇到时也不要抱“各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闲事不管，走路伸展。”“明哲保身。”好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态度，而是要坚持正义，对这些歪风邪气，坚决加以揭露，批判、抵制、斗争，使其不能得逞。否则任其泛滥为害，不仅对国家人民不利，将来一定也轮到我們头上的，到那时想避免也来不及了吧！

目前有人不满中央领导，可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就，谁也不能否认！今天人民生活之改善，不满者也在享受着！今后我国的各项建设，还在不断发展进步，这些谁能否定？你在不满，你的高见是否比人强？你的办法、成就、威望等在事实上表现出来过吗？一唯瞎说胡扯空谈，对事实是无益的。三中全会以来，辉煌的成就使十亿人民都得到好处，还有继续增长着的好处，谁不拥护？八亿农民的愿望是：不来另一套，免得损失到手的幸福！现在有些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人”。这些人不知好歹，信口开河者是难得人心的。真是像你们这样的人得势，会要端空碗，拿空筷，吃空气的！

有人说学生闹事是革命的信号，是好事。其实目前有这么多学生，百分之七八十是三中全会以后增加的。八年来的形势不好，学校和学生能增加这么多吗？这能说要不得吗？学生闹事也要看时代，文革不是大叫革命（造反）有理，百他之七八十是学生在闹

吗？结果是破坏国家成就，阻滞社会发展，坐使我国落后了十多年，其恶果是使百分之八九十的同胞受尽了痛苦的。放任学生闹事，文革的惨景将重见于今日的。上海仅阻碍了一天的交通，国家和个人就受到百万以上的损失，就是证明。

胡耀邦在三中全会前后，对驳乱反正，正本清源以及一些建设上是有汗马功劳的，为人热情，处事侃【悬？】切，学识渊博，是使人钦佩爱戴的。但仍是凡人非神人，管的事多了久了，要不发生问题是不容易的，该对就上台，不对就退让，不能再搞对不对都终生领导，坚持铁饭碗，他之辞职，是自知之明，对许多人是敲起了终生领导，铁饭碗消失之警钟，是政治改革中的一件事。我们不好认作一件最坏的事。他是个人才，中央还要发挥他的作用，不作领导也会作出比领导一样有意义的事啊！

最后附带再说几句。八年来我国的发展，是“眼能见，手能摸，耳能听，嘴可说”的。“没见是瞎子，没闻是聋子”，要加以否认，而评头品脚，乱说一场，一个正直的人是不应该的。

目前出现歪风邪气，正危害着国家民族的发展，必须加以抵制，不然任其猖狂泛滥，“病轮转，事也轮转”，将来轮到自己头上时，怕想“明哲保身”也不可能的。现在尽力抵制，将来不得免焉也值得啊！

说抵制，有人说已成社会风气，个人无能为力了。个人无能，众人就有能，正直人爱国者总的是多数。绝不是已到失望绝望之时。个人无能也该不“白狗逐滚石”，盲目人云亦云，兴风作浪，助成其势，幸灾乐祸啊！

4. 在涼山火車上的見聞

(1) 在來普雄喜德間

我经常来往于甘洛西昌间，时坐汽车，时坐火车。汽车上受到照顾，坐好位，但仍以火车安稳，时间短，秩序好，有伴时一定坐火车。即使站全程也不管。这次我却要坐慢车，家人多反对，认为彝人在慢车上偷抢。我说仅一身衣，带十元钱，遭抢也不足惜。便于某日上午鸡鸣三遍，夜色苍苍时，离家到车站上慢车。在灯光朦胧中，环顾左右，看有无异样人，眼拙看不出。到普雄天已大亮，此后怎样？即起紧张，经过上普雄、洛武、尼坡各站，彝人纷纷上车。客少座多，可有一个横卧三座，或三座，有来问座的就或拒或让，看衣冠决定。对彝装老乡则嫌臭或有顾虑，说“去，去，有人，有人！”休想落座。此时有的自知无份，走到车厢间坐到铁板上，有的来往于各车厢间。听到有个说：“有空也不让出，看你能坐多久？我有足走动，遇机会就干一下！”干什么？天知道。许多人直立行道上，显得拥挤。曾见到一个彝女同一个汉族青年吵嘴。到喜德彝客多下，车上顿觉宽松，已无紧张气氛了。到西昌时，有人向上爬，把车门堵塞着，又紧张起来，我挤下来后听到后边光叫“我的包包掉了！”我也怕手中包包发生危险，几步出站了事。

我把在车上的见闻，向友人述说时，多说：“白天没啥，晚上才乱啊！”我便想再去尝尝乱的滋味，在西昌开完会又轻装坐慢车回来。十八日夕阳西下，霞光万道时，开始登上车。到喜德两河，夜幕方下。入了险区，旅客开始紧张，眼里嘴里都叫“注意”。上次平安无事，我却无所谓了。上车的彝人很多，不得座位时，青年多在行道上游行或站着，有许多妇孺上车卖菜板，边叫边向前挤，

空气紧张而热烈。车厢间坐满了人，经过时多向你望望。问：“为啥不能找座位？”“你看他们都没法，哪有我的份？与其被叫吼，莫如坐到这里。”车上也有人让座的，得座人喜出望外，不住叫“好人，好人！”

在洛武站上吧，有人说某的表被偷，问怎样被偷，说是别人讲的，没下落。在普雄有个孩子卖东西，一客一手拿钱，一手伸出取物，将将取到，没放下钱，火车启行。孩子大叫后拾石打来，正中窗边。全座叫险。在拉白吧，先听到侧厢叫吼声，一看就见对面坎上有两个青年，先边叫边挥动手，跟着拾石打来，把我厢客人都吓得缩回头来。到乃托彝客多下，车上客人好似过了险关，面露喜色。平时听说阿寨站多事，我准备看看新奇。可是我太大意，忘记过了几关。问是何处时，说已近甘洛站。晚点下车到家时，已是十九日上午一点。自庆过关没遇险，向家人大吹来去胜利通过情景。恍闻鸡鸣才入梦乡。

88.5.25于甘洛

5. 楚雄州慶的印象*

參加楚雄州卅州慶的幾點印象**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八四年我受雲南楚雄州聘作“楚雄彝民族文化研究所”顧問，今年研究所又將拙作《憶往昔——一個彝族土司的自述》，在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並作楚雄州卅周慶獻禮。因此，得邀參加慶祝活動，不勝欣幸。我到後得到熱烈接待，見到州委和書記，代州長喇世華，所長劉堯漢幾位，接談甚洽。但最使我難忘的是在見聞中所得到的幾個印象。這印象時時在腦際翻滾，現在竟泄流在筆端了。

1、八四〔年〕我因“指導”中央民院學生的實習，曾到楚雄。那時楚雄州府僅在市中心修建了些商店和機關大樓，與寬闊的街道還不相稱，而今街心有花園，塑立了人像，四面盡是幢幢高樓。郊外更出現了可容萬人的體育場和五層的宏偉展覽館等，多是四角翼然、脊梁騰起的中式層頂，一見就感到親切舒暢，比四年前大為改觀。這些建築群疏而不散，繁而不亂，密而不稠，規劃得當，建築優良，處處使人發生好感。

我因病復發，沒去參加慶祝大會，大會場面卻從收音機中領會，已像親臨其境。領導和來賓講話，句句入耳。了解到楚雄州近年來的巨大成就。欣喜欽佩之意，油然而生。進行大型體操表演時，其動作自難見到，所配樂曲則聲聲來扣我心，具有少數民族和祖國傳統風格，悅耳、親切、動聽……其美難以言喻。

过去我浏览过龙江公园，今昔相比，也有变化。一进园内，遥见一幢幢建在江心江边的中式楼亭，就有空朗优美之感。环顾水面，有曲廊、拱桥、凉亭参差交错着。那倒影随游人位置而变化，好似不几步又进入了新天地。

园中台地上，塑有四只鹿，雄鹿高大，正向前道步而止，回首望天，四腿筋肌凸起，壮实有力，大有几步百里之概。一小鹿在左侧，似不示弱，紧跟奔跃。母鹿在右，似一下止步，跨开后腿，慈祥地俯首看着后面一小鹿来吃奶。若不是人众围观，塑型高大，会误作活鹿呢！

东面江渚上有一亭，其下立有刊刻了文豪郭沫若来游时所写的两首诗。笔划苍劲，潇洒优美，一见就有引人勃然奋发之感。诗句豪放动人，虽不深解其意，也使我喜爱异常。西面吧，有有楼之四合院展览室，正展出着省内外一些书画家的作品，幅幅引人入胜。使我胸怀开朗，静心观察，印象很深。

来宾每位得了一袋礼品，内有十多本报导楚雄成就的书和画册。如有关元谋猿人化石、恐龙化石情况，文化教育、经济技术发展，地方风情及方物等的情况，内容平实，描写详实，印刷精良，反复观阅不忍释手。

四月十四日就见到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不断涌入市内，熙攘往来。一下热闹起来了。到晚上，到街上散步时，遇到了见所未见的情景。东一群西一群，由内中的一人，用笛或月琴吹奏起舞曲带头，其它男女紧跟在左后面，边唱边踢步，绕圆圈午【舞】蹈。观众，各族人都有，有兴趣就凑上去，会的就跳下去，不会的踏踢几步时就自觉地退下来。午【舞】曲简明，易于踢【踏】唱。但仔细一听，有的人有声无词，我疑他们是外行或外族。唱呵跳呵，有的已伸手擦拭额上汗珠，甚有张口也无声了的。

其热烈情景，非亲见亲闻者所能想象。我观看几处后，感到疲倦就走回住处。但曲调在耳边萦绕，午【舞】姿在眼底缭乱，行坐梦寐都不离去了。这也可能是街上终夜跳舞，歌声乐声不断传来的关系。

第二天早晨，到了上散步时，电影院终夜放映，还有数百人在门口；其它有拥挤在小吃店前买吃的；更有成排坐阶上打盹的，大致整夜跳午【舞】，疲劳过度，个个呼呼入睡。我看这些青年男女才是真心诚意地庆祝，应该受到最高的接待。

中午再到街上时，街上来往着满面春风的人群。我怀疑另来了生力军，一看裤上还有坐阶坎的印迹，一问也说昨天就来了的。当然也指几个新客给我看。这情景使我惊奇，晚上又去眺望。其情景之热烈，远胜昨夜。人群中难于挤去挤来，只好回住所，准备看第二天的情景。

第三天早晨是有目的地走动，想发现吵、打、偷、骂等高风格，近年出现的壮举。头两天没见，被我认作奇事，今天就有意搜寻了。我来回走了半条街，上千成万的人群中，个个在说话、走路、摇手，可没人吵闹、打架、说民族歧视话、下流话，更没见酒客，步履踉跄，出词糊涂，或惊叫“小偷”而相互追逐者。这后一事我生疑，果然，与一位付【副】州长（彝族）见面，提到这时，他说：“有，三四天来抓到了十六位啊！”纵然如此，对其他没有异议。这是难得的事。事前一定作了大量工作，才收到如此效果；但也与楚雄州各族人民之纯朴守法、自觉爱国爱党爱族有关系，不然言之谆谆，听之渺渺，单方面工作是枉然的。这样的人民，值得我钦佩尊敬，我在四川凉山祝你们好阿！

88.4.28初稿

6.14抄于甘洛

6. 政協上層委員應給級別待遇*

政協彝族愛國上層委員均應給個工資級別**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涼山州各縣政協會員中的彝族愛國上層人士的工資級別，除雷波、美姑、普格、鹽源等四縣的以外，其它縣的就多半沒定級，對調整工資、撫恤、燒埋等費都有過爭論。所以每次省、州、縣開會都提出強烈要求，依工資套給工資別級。但次次失望，只回復請示決定，沒有下文。他們的要求無理取鬧嗎？絕不是，有理由的，看吧：

一、他們從五幾年就參加工作，經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運動，都沒動搖，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工齡。工人經過一二年即可轉正，他們卻長期無級別，是怪事！或說他們不是職工，一百年也不能有級別！但他們是四大組織成員，又在“一體對待”的範圍之內。試問其它四大組織成員有沒級別的呢？“一體對待”下也有區別嗎？我看該有而沒給的。

二、他們之參加工作，也非一帆風順。初時被家支親戚看作叛徒內奸，“舔漢人胡了的”，要開除，要置之死地。民改時看作“漢人走狗”“騙人鬼”（因去爭取宣傳），多被“剝過衣服”，嘗過“荊棘滋味”，受過“捆绑”、“刀槍傷”，在“槍林彈雨中幸存”，甚有喪生的，受過嚴峻考驗。他們把許多人安定下來，也爭取些叛亂者回來，減少亂的程度，人民損失。以後勞動學習，對社會安定，物質增加，建設工程，作出了貢獻。這樣，連個級別也不給，黨和政府未免名喪！

三、过去若干年中不断要求定级，有回复无规定，不敢擅专的。实际已有四县定了级，他们是擅专，那为啥不禁止不撤销而加纵容？擅专后发生了什么问题？其实他们“擅专”是合情合理的。使许多委员及其亲友，欢畅愉快，积极工作，深感党和政府的恩情等，比之不理而引起心情波动，惶恐不解者好之百倍。比之时见埋怨之情，时闻呐喊之声，每天省州县政协都会提出来，好之百倍。定少数从之级，而忘多数人于不顾，实在失策！

四、凉山州有自治之权，对州内特殊事，些小事有自行处理之权，几十个委员的级别不能定，让其怨声载道，引起了消极因素，损及党和政府之信心。这是州县党和政府该作能作而不作的结果，不免有有权而不用，不愿用之嫌。

五、有人说这些人套级定下后，支出扩大，财政负担不了。我说这不对，为数无几。以一个州来说微不足道。上层委员本来有几百人，经三十多年的岁月，许多人等不得定级，取得某种政治地位，没遂心愿就含怨归天了，现在还赖着活，耐心在世的，至多不到七八十人；同时他们工资低，套上后能增多少？有的不增，有的至多增三、五元，有啥不得了！不信就摸摸底吧。

理由还有，需要时再补充。有委员说参加工作后才结婚，现在儿女成人而且工作了，级别早定；自己级还没定，一提起有灰心丧气，时时想有个级别，与干部同等待遇。所以他们时时提出要求。也好，反复要求的结果，已有谙州情、有远见的领导人给予同情支持了，希望有更多的负责人同情支持，实现几十个委员的宿望吧。为此，我将写此稿来呼吁。

7. 甘洛氣候變化的預兆*

甘洛氣候年程變化時的幾樣預兆**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甘洛縣南部彝人對氣候變化情況，是從幾方面來看當天陰晴雨的：

一、甘洛縣越西河以南地區，其陰晴雨多看東北面的蘇雄區上空，若是明朗無雲，那天會是晴朗；若有濃雲密布，陰暗不清，其它上晴朗也將是陰天或雨天。

二、阿伍人山突立在北面，在新市壩向北面望去，就可見到。那山頭若有雲帶縈繞或降着雲塊，那是陰雨兆；彝人說阿伍人戴帽了，出門就要帶雨具；山頭映在晴空中，那四道再涌起雲頭，仍是晴天。

三、甘洛氣候變化時，不管雲霧多大，雷聲多響，若出現於東南在，那雨是會大的；要出現北面（田壩玉田）上空，才能下大，成為滂沱大雨。

看年□的辦法

一、許多老彝人的看法是：當個春季草木開花時，是由低地漸向高處開去，順乎低高，先後有序，那是豐年之兆；若是低高草木開花錯亂，不順序開去，那就是年□不好，會出荒歉。

二、彝人多種慈竹，到冬春所長嫩竹，長得高，而且近顛處竹梢才彎，就認為豐年之兆；若竹株矮，離顛還遠就彎，那可能出現荒歉。

三、彝谚云“雪脚过江年丰收。”有点像汉族谚语“雪花飞六出，先兆丰年。”说下大雪，积到大河边上，那定将是丰收之年。

88.8.31抄

原稿在日记“政”34'上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二）
族群研究資料彙編

嶺光電文集（下冊）



溫春來
爾布什哈

主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二）
族群研究資料彙編

嶺光電文集

下冊

主編：溫春來、爾布什哈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二）
族群研究資料彙編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編輯委員會

主席：廖迪生

編委：馬木池、陳春聲、程美寶
張兆和、蔡志祥、劉志偉

書 名：嶺光電文集（下冊）
主 編：溫春來、爾布什哈
出 版：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版 次：2010年9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978-988-99839-6-3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201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及翻印。

插圖

1. 晚年嶺光電



2. 1984年受聘為雲南省社科院楚雄彝民族文化研究所顧問，
與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堯漢合影



3. 嶺光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翻譯整理的部分彝文古籍



4. 嶺光電手跡

嶺山植物集

嶺山植物集

三十七年中干了些什么
我在三十七年一月一日，回到甘洛田坝。当时这里彝汉隔阂很大，秩序混乱，越西河以北是杂居区，田坝附近汉民属汉团。田坝河从北而南，流入越西河，^初在上游设暖带田坝土千户，下游设暖带密土千户，管辖彝人，简称上下土司。田坝河以西十余里，过一山梁，即直属越西县的白彝^文关云格内支住牧地，越西河以南，为彝人聚居区，东是甘洛河，西是斯足河，从南而北，流入越西河，构成两个峡谷地区。住着自称“服天不服人”、“天上怕个雷，地上怕条蛇，中无所惧”的十多支黑彝。亦称生彝。与河北杂居区彝人，称为熟彝相对而言。北面彝汉与南面黑彝(包括白彝)常有纠纷，下

19. 20. 1948

①

下冊目錄

插圖

1. 晚年嶺光電
2. 1984年受聘為雲南省社科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顧問，與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堯漢合影
3. 嶺光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翻譯整理的部分彝文古籍
4. 嶺光電手跡

三、西南民族歷史、文化研究與評論

1. 對古代南中爨姓的看法 2
2. 談「陽苴咩城」含義 10
3. 涼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 13
4. 彝文好像不能拼音字那麼用 39
5. 對彝族文字的看法 44
6. 彝族聚居區人民群眾需要彝文 51
7. 成立四川省彝文學校使我想到了什麼 57
8. 對一些彝漢詞的猜想 63
9.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我對諸葛亮的看法 68
10. 多播放點民族音樂 71

四、西康人、事聞見

1. 靖邊部改組及其對布拖彝人的屠殺 74
2. 羊仁安在雅安行政檢討會上的表現 81
3.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與鄧秀廷的關係 84
4. 鄧秀廷進剿會理蔡三老虎和八且家圍攻昭覺縣城經過 86
5. 憶「樂西公路」北段邊民築路隊 92
6. 雷波長官司相姓 102
7. 蔣如珍之死 105
8. 涼山鴉片的興滅 110
9. 解放前麻疹對彝人生命的嚴重危害 114
10. 嶺承恩的軼事 117
11. 大涼山上的阿候人 122

五、個人經歷點滴

1. 憶往昔——改土歸流及我再任土司期間的改革 132
2. 憶往昔——求學時代 204
3. 憶往昔——回憶舅舅 254
4. 難忘羊仁安對我的培養 281
5. 當土司的時候 285
6. 我在映田特別政治指導區工作的經歷 298
7. 在十三年中幹了些什麼 308
8. 私立斯補邊民小學 341
7. 在十三年中幹了些什麼 341
9. 斯補醫院誕生的前前後後 350
10. 走向新前途的經過 354

| | |
|----------------|-----|
| 11. 三見蔣介石 | 364 |
| 12. 我與劉文輝的交往 | 369 |
| 13. 對龍雲及其兒子的印象 | 392 |
| 14. 我與張沖的一次談話 | 399 |
| 15. 憶李天明 | 402 |

六、社會評論

| | |
|---------------|-----|
| 1. 醫院衛生秩序應以改進 | 406 |
| 2. 部隊應加強紀律 | 409 |

七、信函

| | |
|-------------------------|-----|
| 1.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3年3月12日） | 412 |
| 2.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3年3月18日） | 413 |
| 3.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3年4月5日） | 414 |
| 4.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3年5月26日） | 416 |
| 5.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4年1月2日） | 417 |
| 6.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4年3月20日） | 418 |
| 7.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4年11月15日） | 419 |
| 8.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5年1月17日） | 421 |
| 9.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4年4月18日） | 422 |
| 10. 嶺光電致李仕安（1988年1月7日） | 423 |

附錄一、寫給嶺光電的信函

| | |
|-------------------------|-----|
| 1. 嶺邦正致王奮飛與嶺光電（1936年） | 426 |
| 2. 沈伍幾致嶺光電（1958年3月23日） | 428 |
| 3. 陳宗祥致嶺光電（1977年12月30日） | 430 |

| | |
|--------------------------|-----|
| 4. 陳宗祥致嶺光電（1978年7月9日） | 432 |
| 5. 蒙默致嶺光電（1978年9月3日） | 434 |
| 6. 王家祐致嶺光電（1979年8月9日） | 437 |
| 7. 吳瑤階致嶺光電（1979年8月28日） | 439 |
| 8. 李德君致嶺光電（1979年11月20日） | 440 |
| 9. 何耀華致嶺光電（1980年2月1日） | 442 |
| 10. 李維品致嶺光電（1980年7月12日） | 443 |
| 11. 馬學良致嶺光電（1980年11月22日） | 445 |
| 12. 鄧少琴致嶺光電（1980年12月16日） | 446 |
| 13. 余宏模致嶺光電（1982年3月16日） | 447 |
| 14. 高加樂致嶺光電（1983年4月10日） | 449 |
| 15. 胡慶鈞致嶺光電（1983年5月12日） | 452 |
| 16. 王家祐致嶺光電（1985年8月13日） | 454 |
| 17.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5年10月14日） | 456 |
| 18.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6年2月19日） | 457 |
| 19.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6年7月6日） | 459 |
| 20.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6年12月11日） | 460 |
| 21. 韋清風致嶺光電（1987年7月28日） | 461 |
| 22.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8年1月23日） | 463 |
| 23. 韋清風致嶺光電（1988年10月17日） | 465 |
| 24. 劉堯漢致嶺光電（1989年1月15日） | 467 |

附錄二、時人眼中的嶺光電

| | |
|------------------------|-----|
| 1. 聽保胞代表嶺光電氏談話後（馬學良） | 470 |
| 2. 介紹越襖暖帶密土司嶺光電（莊學本） | 473 |
| 3. 我所知道的夷族土司嶺光電先生（任乃強） | 476 |

- | | |
|---------------------------|-----|
| 4. 青年領袖嶺光電（文韜） | 480 |
| 5. 嶺光電熱心教育（蔣漢安） | 482 |
| 6. 彝人首領（顧彼得 Pote Gullart） | 484 |

附錄三、追思與回憶

- | | |
|--------------------------|-----|
| 1. 回憶父親嶺光電（爾布什哈） | 494 |
| 2. 嶺光電與昭覺和平解放（爾布什哈） | 502 |
| 3. 感念祖父嶺光電（嶺惹） | 507 |
| 4. 悼念嶺光電先生（劉堯漢） | 510 |
| 5. 回憶開明土司嶺光電（阿紮木呷） | 512 |
| 6. 彝族土司嶺光電（馬林英、爾布） | 532 |
| 7. 彝族土司嶺光電先生二三事（羅德華、張全昌） | 536 |

三、西南民族歷史、
文化研究與評論

1. 對古代南中爨姓的看法

在一千三百多年前，雄据南中，称霸一方的爨姓，从晋到唐历时四百年，其间爨人刊刻了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其文词、书法、刊刻都为后人所推崇。其政治、文化表现之高，一般人认为非中原人莫能为。爨姓也自称河东人。于是一致肯定迺祖源於北方。方国瑜教授在《彝族史稿》上说，南中爨姓由河东迁来，其时间在东汉，但不能详初来事迹。有人认为爨氏自称河东迁来之说，出于附托。然非确据，任意推测而已，他在怀疑而又不能肯定。我却不揣愚陋，有其【个】看法，现述于后乞正于高明。

难圓其说

爨龙颜碑：“采邑于爨，因氏族焉……迺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迁运庸蜀，流薄南人。”“蝉蜕河东。”“七叶祖仕晋，为南宁州刺史，属中原乱，遂王蛮夷。”《元和姓纂》：“爨，河南尹肃、见谢承《后汉书》。”《通典》：“本河东安邑人。”爨姓南来称王后，遍佈于南中，不足为奇，奇者，这么一姓人，来自中原，两千多年来竟无一人出现在中原出现。在以前《战国策·魏策》上见过一个爨襄。《三国志》上有个爨习，他仍是渠酋。别无所见。

以我所读史书来说，未见有爨姓人“叛乱”，遭到灭族、流放、改姓，或遭天灾疫瘟。为什么？我便想到，爨姓不见得河东迁来，若係迁来，北方该还留下几个人？于是想到爨姓有点像岭姓，明明是从漠东迁入川南的彝人，却自附托为江南笈【籍】。有位老兄向汉族朋友，大谈祖笈【籍】江南。事后我说：“你我是彝人是有根据的！”他说：“这么说可免些闲气。”是为免闲气而附托！

有葛姓本彝人（有说白族），可因有了葛字，便自列于诸葛亮之裔，挂上“南阳世家”匾，解放后洗不去，未得氏族政策之优待。弄巧反拙。我们与爨姓是先后互相仿效的吧。

用称号来说

爨姓若为河东人，那北方人在口头、笔下就该留点情，不该用对南人的态度言词来相待；即使用了，爨姓有这么高汉文化，也该加以反驳，不承认，进行洗涤一下！可是没见没闻。为啥？似乎不便反驳，怕欲盖弥彰。看看所加的称号吧。

一类：樊绰《云南志》“南【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升麻、通海以【已】东【來】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岭东有爨【暴】蛮”，“东爨乌蛮也，西爨白蛮也”。《新唐书·南蛮传》“爨蛮之西”。《天启滇志·爨蛮条》“爨蛮之名，相沿最久。”等。

二类：《隋书》《梁睿传》：“唯南宁酋帅爨震，恃远不服【賓】。”南诏《德化碑》“东爨诸酋，并皆惊怨【恐】。”《天启滇志·爨蛮条》“其称爨者，从其酋长之姓耳。”

三类：《曲江集》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獠子首领何迪，姚州首领爨彦微，戎州首领爨归王。《德化碑》求州首领爨宁。

四类：《梁睿传》“土民爨瓚遂窃据一方。”《史万岁传》“南宁夷爨玩来降”，两书上称之为土民，为南宁夷，不是本地人，是夷人，就不会加此二词的。

首领是指一个集团的领导人，无伤大雅，不用多举。酋字则专指落后民族部落之领导人，绝不容加于“已”文明者之头。否则，他不冒火就是拒绝。蛮字则加于任何人之头也不许可的，就是落后者也有反感的，除非不解其意。

这四类称号，在爨姓人似乎受之不却。为啥？有原因，有隐痛。本是南中蛮夷，势难辞却，不得不恭而受之。

世袭、大官、处处是爨

我国历史上各姓王朝，在其统治权未被推翻前，都是世袭罔替；地方官来则不论大小，一律替换，间有父子相承，都在王权傍落，纪纲失坠，形成地方割据时出现。至于四夷的部落君长、土司，则少有不世袭的。有的还世袭得相当久。如黔彝族水西安家，其始祖传到清初安坤，已有八十多代。川南马湖安姓传到明嘉靖帝时，安鳌被杀时已传五十七代。部落君长加了朝廷官衔，其权多限于原部落范围，而且到了清代，官衔再大，见流官（朝廷命官）要低一级。爨姓就是这样的吧。

世袭—《曲靖地志资料》“爨姓父子相承为守”。《梁睿传》“土民爨瓚遂窃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爨龙颜碑》“祖，晋宁、建宁二郡太守，龙骧将军，宁州刺史；考，龙骧辅国将军，八郡监军，晋宁、建宁二郡太守，〔追〕谥宁州刺史，邛都县侯……”；龙颜以义熙十年举秀才，除郎中，后为晋宁、建宁二郡太守，元嘉九年为镇蛮校尉，宁州刺史，元嘉二十三年卒。方国瑜教授说都是自命自封。是世袭的证明。

官大 爨姓的官来得容易，也当得很大。《隋书·史万岁传》“南宁夷爨玩来降，拜昆州刺史”。《德化碑》“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黎州刺史爨祺”。《曲江集》“归州刺史爨仁哲，右威卫将军爨彦徵，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右临门卫大将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威州刺史爨崇道。”《寰宇通志·爨府君碑》：“魏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同乐县侯。”

这些官衔大得实在惊人，也多得有点烂，如刺史、太守、都督、校尉，监门卫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八郡监军，仪同三司，县侯，龙骧辅国将军等等，在中原人来说，纵有百战奇功，佐命扶危，筹运帷幄，决胜千里之元勋也不易得到的。爨氏却坐享其荣，不仅世袭，所任官更大，不是徼外人、部落君长怎能如此！

爨作一片，上面已说明爨姓官大而且是世袭，由此也感到爨姓人之多，使人奇怪。爨姓白云“迁运庸蜀，流簿南人”。后为“南宁州刺史，属中原乱，遂王蛮夷。”说得好轻巧！秦皇，汉武，蜀汉尽力经营，都难于在南中立脚，一个空刺史——无后援，能王蛮夷吗？在扯谎。再看各地首领，几乎个个姓爨，归州爨仁哲，姚州爨彦徵，昆州爨嗣绍，黎州爨曾，南宁州爨归王，威州爨崇道，昆州爨日进，黎州爨守懿，螺州爨彦昌，晋宁爨松子……好似无官不姓爨，爨姓佈满南中。爨姓若为外来人，在二百年间就散佈如此之广，掌这么多权，可不是集权统一的。从这些看来，我认为这些人并非姓爨，爨亦非汉姓，而是从民族语中译出的。原词有其特殊意思，所以在彝汉两种语言中有其广泛使用之处，成为姓氏、族名、部落、地方名的。

从彝族独有独享的尊称来看

爨分东爨西爨，“东爨，乌蛮也；西爨，白蛮也。”史书记载如此。有说“乌蛮指黑彝，是彝人；白蛮指白族。”也多争论。“爨有黑白之分，黑爨贵、白爨贱。”甚似四川彝族，则有议议【论】。方教授在《彝族史稿》上说，爨氏统治区是多民族，而以彝族为主要。又说爨氏称霸以前，滇池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叟人，叟即后来的彝族。也说东爨西爨，乌蛮白蛮，非纯以人来划分，含有地域性。蒙舍诏是乌蛮，而住地在白蛮区即是说明（如四川彝族在

过去，黑彝家支中既有白彝，白彝地区，住有黑彝一样）。这些论说我完全赞同。古代民族之划分，恐不如现代之明显，如从语言、称谓、体形、历史传说、风俗习惯等来看。现代的爱尼、栗粟、黎苏、纳祜、纳西、白族等与彝族分族是不远的，说彝人主要是彝族是对的。

彝族信奉原始宗教——呗耄教，古代政教合一，其部落君长，中原人给了个尊称曰鬼主，而且依其势力范围，历史推移，分都大鬼主、大鬼主、鬼主等。这是彝族所独有独享之尊称，若是中原人他们只想当人主，不肯当鬼主的，不仅不喜欢不接受，遇到也会回避千里之外的。爨姓则几乎普遍接受，世代接受，怕许多人还是以此尊称为荣呢——阴阳两管呵！以出现的大鬼主作证吧。《曲江集》上：和蛮大鬼主孟谷悞，都大鬼主爨崇道。《德化碑》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樊绰《云南志》又称崇道为“西爨大鬼主”，“两爨大鬼主”。大小鬼主还很多，只记这几位作证。

这尊称不仅云南有，贵州也有过，印象中受蜀汉封为罗甸国王的济火，也有此尊称。四川更有。凉山在唐代有三个著名部落曰两林，曰乌顿，曰手巴。其苴（君长之意）受唐王朝封为将军王公以外，仍保有大鬼主（其下鬼主很多）之称。与爨姓一样。所以我认为爨姓不是彝人，那获此尊称是不可能的。

其他

《万历云南通志》“南中诸夷，种类至〔多〕不可名记，然大概有二种，在黑水外者曰僰，在黑水内曰爨。”这是说爨是夷之一种，好似黑水内外之爨、僰都是夷。更说“罗罗一名爨”。罗罗是彝（僰）人自称“僰”之叠音，若此爨即夷了。

爨习是三国时人，距“爨”祖“流簿南人”不远，已说他是渠帅，没提河东而称“建宁人也”。以“遂王蛮夷”之祖府君也是不说河东而“云建宁人也”。可见爨姓是本地人，不好附托，别人也不加承认。

《爨龙颜碑》“一百六十遗寡（古籍库版本为“岁在壬申，百六遗衅”），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緬戎寇场……扑碎千计，肃清边隅”。这像四川彝族，家支林立，互不相能，连年争战，男死刀予，仅遗孤寡。《德化碑》“宓阻扇东爨，遂激崇道，令杀【煞】归王，议者纷纭。”是四川军阀邓秀廷进行挑拨离间，使彝人相残之写照。樊绰《云南志》“归王妻阿媪，乌蛮女也，走投父母，称兵相持。”这与四川彝族旧俗，为女为甥报仇何异？又说：“阿媪自为乌蛮部落王，从京师朝参，大蒙恩赏（原文为“尝”，据今本改之）。”与若干代后黔水西安姓奢香夫人，自理其政，遇到迫害时，亲到金陵朝参朱洪武一样。《曲江集》“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然而既渐风化，亦当颇革蛮俗。”爨姓人许多表现与今之彝人无异，尤其张九龄也提出要求“颇革蛮俗”。非蛮也有蛮俗吗？爨姓欲附托于河东是难成立的。

几点解释

说了这么多，用意是说明爨姓非外来人，是本地人，而且是彝人。就用“爨”字来说，更证明是彝人。上面说“爨”字有特殊意思，什么意思呢？我认为“爨”是译彝语“人”（𠃉）的，像用“叟”来译“人”（𠃉）一样，彝语𠃉与𠃉都是人的意思，有时也有“人家的”之意，是“人”之译音，所以用处就广了。可以用作姓氏、族名、地名、部落等名，于是出现了爨人、爨地、爨境、爨

义、爨蛮、爨夷、爨酋、爨文、爨语等等。因为原意为人，“爨”字与音在汉彝语中用在什么地方都合适。

方教授说爨姓称霸后，爨地主体民族都称爨。这点我有异议，彝人自称𠵿（人）是有语言以后开始的，（与𠵿同称或有先后）。爨字是汉字，是汉语文传入南中，用来译𠵿的，当然晚于𠵿，也晚于语文之传入。用来译𠵿也有个过程。爨姓之用爨为姓，当是更晚。我认为外来人之称彝人为爨，早于爨姓称霸。各地君长以爨字为姓，则会爨姓称霸以后。方教授与我在1936年就相识，并有深厚感情。他死了，不然我准备在晤面或书信上先向他请教再谈的。

在此或有人要问，爨姓能刊刻千古流传的碑碣，其汉语文水平之高，恐非落后夷彝人所能吧？这该问。其实古代中原人之传布文化，并不弱于后代；四夷之天赋也不弱于中原人，四彝（疑为“夷”）中若有志士，专心致志地学习，也能成大学问家的。晋以后历代都出现过名人，现代的方国瑜、刘尧汉等学者也是纳西人彝人啊。不能说非中原人就学不好中原文化。爨姓人就是学好了的。

有说彝文又名爨文，是爨姓统治南中后造出来的，这有问题。爨姓称雄南中以前就有彝文了，不然爨姓人有那么高的汉语文水平，一定要求都用汉语文，另造一种文是不愿意的。就是另造文字也必定仿效汉文，不能如彝文另具风格的。“爨”是汉语文传入南中后用来翻译彝语“人”（𠵿）音的，既可冠于彝人之头成爨人（如叟人），也可冠于彝文之头成爨文。若说爨姓造出文字才称爨文，那爨姓之后才有彝人，即称爨人的了！不对，是爨姓称雄前彝文早已普遍使用（1）不说另造文字是多余的事，即改一下已不可能了。

我猜想爨姓是土生土长的人，其统治崩溃后又落叶归根，归于本乡本土而消失了的。

(1) 彝族住于川滇黔桂四省区，住区广，迁去也早，但其语（语法、基本词）文（形与许多音意）迄今仍多相同，可见其语文已普遍使用，才分布出去的。其时不晚于晋南北朝吧！

1987.6.16于甘洛

2. 談「陽苴咩城」含義

“阳苴咩城”，在唐代史书上时常见到。究其含义与来源，学者多只知是南诏都会之名，不能详释。偶有释者，亦各执一词，多属臆揣而已。近读王叔武先生《大理行纪注》，据《圣朝混一方輿胜览·大理路·沿革》说：阳苴咩城古名叶榆，南诏之都会也，蒙氏为阳险，又谓之“阳苴咩城”。“羊苴咩”《新唐书·南蛮列传》作“羊苴咩”。《蛮书》卷一又称为“苴咩城”。盖译音无定字，“苴咩”与现代彝语“兹莫”为双声音，当为“兹莫”的对音，义为“王”，苴咩城，即王城之义。

这些注释，大体上我是同意的，只是“苴咩”与“兹莫”含义应有所区别。这两个词，至今尚保留于彝语之中，“兹莫”可译作土官，可泛指各部落之长房首领，以及后代之土司（有印信者）、土目（只颁有号纸者）等；“苴咩”则只称古代大部落之首领（君长）及元代后领有印信并有名望的土司。彝族中大小部落首领称为“苴”，唐代已用“苴诏”来音译，后代人或不知已译其音，或要各树一帜，便“译音无定字”了，出现有“兹”、“孜”、“滋”、“子”等来译音的。彝语“苴”，有作主、权力、君、王、土官等义，用时若与地相联，则置于后，如阿都苴、沙玛苴、乌蒙苴、乌撒苴等，“阳苴咩”即属此类；若与姓名联用，则冠于前，如苴阿俄卜卜、苴阿俄宜苦、苴阿合尔卜、苴阿、苴阿候阿土等，似汉族古代如帝尧、帝舜、帝喾等称谓。

“兹莫”一词，“兹”义如苴，已释于前。“兹莫”又常释作“苴耄”，彝语“莫”有臣僚、调解人、会议、门孔等义，在古代由君长至亲来充任，与呗（即呗耄、毕摩）一起，是古代彝族统治

机构中的三支柱之一（古代彝族社会结构中，人分兹——君长，莫——臣僚，呗——毕摩，革——百姓，杰——奴仆，共五等）。苴莫联用成一词，意如汉语中的王公、国王、公侯、将校、酋长、头人等。使用方法大体与“苴”同，也有加于姓、地之分。苴与莫，含义易于理解，“咩”则不易为别族人了解，即使是彝人，也要好好思考才能理解。

我现列举与“苴咩”之谚语和语句来分析作证，以期对“苴咩”之理解有帮助。彝谚：

分出兄长为苴咩，分出季庶为臣民。

意为长者要统率季庶，为部落的生存而斗争，这里的“苴咩”指有才能、有权势的领导者。又：

苴咩不是亲戚，绸缎不作补巴。

言其高贵不可攀亲，而且为维护部落利益，只能顾公谊少私情，秉公办事。于是又出现彝谚说：

苴咩判理，太阳晒谷。

可见只有苴咩才能判理，苴莫还不行。是说苴咩比苴莫高明。又如“苴咩不再食”，言高贵自爱之君，爱惜百姓、不重扰人民，如虎豹不重来捉牲畜一般，词语方面，名词如“苴咩阿基”，是常被提到、最受人尊敬的古代君长，至今川滇黔彝民中还传说着他的故事。即便祝福人，也说“苴咩阿基一百二十岁，你也一百二十岁”，动词如“咩作”，有振作、矜持、摆排场等义。形容词如“咩补能”，是说美难及、准仿效、难试比。从这些谚语和词语来分析，足可见“咩”有英明、贤达斯文、俊美等含义，“苴咩”可译作明君。南诏崛起于六诏之中，其“苴”率领部落统一其他五诏，雄踞祖国西南，堪称“苴咩”——明君，这是不言而喻的。其所筑所住之“苴咩”城或“阳苴咩”城，即汉语的“明君城”或

“阳明君城（城系林语借词，彝语“城”为“尔”或“垄”；又，“阳”系地名，前述阳苴咩城故地在唐代还叫“阳脸”）。

总之，“苴咩”与“兹莫”是有区别的。鄙见如此，尚希高明予以指正。

1988年9月12日

（原载楚雄彝民族文化研究所《彝民族文化》1989年之刊）

3. 涼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

嶺光電（彝族）、餘宏模（彝族）

川、滇交界的大小涼山地區，是迄今彝族人民主要聚居之地。境內群峰聳峙，山勢峻峭，河流縱橫，峽谷深邃，自然條件十分複雜。彝族人民生息、繁衍於此，已有悠久的歷史，世世代代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和集體的智慧，向大自然進行着艱苦的鬥爭。

由於歷代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涼山彝族人民長期處於無權的地位，經濟生活十分貧困。加山川地理險峻，自然環境閉塞，歷年的天災人禍，無休的冤家械鬥，外來剿伐，兵燹戰亂，使得涼山地區社會生產力水平，發展極端遲緩，解放前的涼山彝族社會，長期停滯在奴隸制階段。限於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奴隸制的发展也不充分，眾多的作為氏族軀殼的家支制度，實際起着互不統一、所謂“雞蛋一樣大”的政權作用。與此相適應，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的意識形態，包括宗教在內，還停留在比較原始的階段，保留着許多原始宗教的信仰。

（一）

“宗教是被歪曲的世界理念”。¹宗教觀念的產生，乃是人類同自然鬥爭中軟弱無力的產物。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着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採取了超人間的力的形式。在歷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獲得了這樣的反映，而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經歷了極為不同和極為複雜的人格化”。²

凉山彝族的原始宗教，就是经历了诸如图腾崇拜、灵物崇拜、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等极为复杂的过程。

图腾崇拜——原始人类认为自己的氏族部落是从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转化而来，他们与这些自然物有血统关系，它们是他们的祖先。因而对其进行虔诚的崇拜，并以这些自然物的名称来作为自己氏族的名称和标记。

根据凉山彝文文献《勒俄特衣》的记载，人类和草、树木、藤子、蛇、蛙、鹰、熊、猴等动植物都出于同源，都是雪的子孫。³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彝文典籍《古侯》（公史篇）⁴，人类和兔子、蝴蝶、麦冬等都是白雪之子。说明凉山彝族在原始时代，曾经有过“雪之子”的图腾崇拜。⁵

灵物崇拜——是对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信某种东西存在着一种活力，一种神秘的力量。凉山彝族称叫“吉罗”，它是具体的物质，又是抽象的理念。“吉罗”作为具体的物质（包括动物、植物、无生物），彝语译意为“宝贝”或“法宝”。凉山彝族每家都有自己的“吉罗”，如雷波卢家的吉罗是一对祖传的海螺酒杯；八且家的是“象骨头的磨子轴心”；马家的是一对大雁；吴奇家的是马；阿侯家阿尼支的是金钱角蛇等等。彝谚说“人家的怪物，我家的吉罗”；“家中的吉罗不变卦，家外的鬼怪害不了人”。“吉罗”还可以是捡得的石子、或祖传的银子、首饰、铠甲、矛剑、衣物等等。“吉罗”作为各家家内敬奉的灵物，是祛邪避怪的一种神秘力量，它又是抽象的被歪曲的理念，彝语又可译意作“家神”或“命运”。总之，只要是认作“吉罗”之物，大者珍藏在家，小者（如细质花纹石子）亦可随身携带，相信它可以避邪、避鬼、避刀枪、避厄运，能够保护自己逢凶化吉，避祸得福。

自然崇拜——是在人类“灵魂”观念产生之后，从而推想到世

界万物都有灵魂，诸如日、月、星、山、川、巨石、怪树等都有所谓神灵。对自然界的人格化，幻想任何自然物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自然界中无处没有神灵的存在。

凉山彝族对自然界的众神中最崇敬的是山神，认为风雨雷电都与山神有关。这是由于彝族生活在祖国西南山区，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都和山区息息相关，所以把山视为神圣的所在。呗耄的《请神经》中所列举的几乎全是山神，而各地各家支的山神也不相同，因此，山神具有地方保护神或社神的意义⁶。

对于强有力的天神、地神、山神等等，则要举行祭祀，祈求降福庇佑。如凉山彝族的“芝固”和“则土”，可称是自然崇拜的祭祀仪式。

“芝固”是为了祈求丰年，逢耕种、收获时举行，届时延请呗耄作法念经，请诸山神和五谷丰登神降临，要用稻草扎五谷丰登神“齐罗尼荷”一个，呈饿状之鬼若干，打鸡打牛祭献。其法是用鸡血淋草人鬼，用生羊肉数块敬山神和“齐罗尼荷”神，用煮熟的羊心、肝、敬祖神，用羊肉汤洒向四方敬鬼魂。敬毕，呗耄诵经，将一块呈鬼状的木刻抛出门外以示驱鬼，再念招魂经，招家中所有亡灵来祭献，最后将一些树枝送往门外坝上以示丰收⁷。

“则土”是防雷灾，为呗耄巫术之一。由一村或几村联合举行，群众需出鸡、酒等物，送五至十五人和呗耄一道上山，打鸡烧熟供敬神人，然后呗耄将鸡翅膀、鸡头、鸡脚拿在手中念防雷经，祈求免遭雷灾，获得谷物丰收⁸。

祭祀山神和五谷丰登神，是对自然崇拜的表现，至于祭祖神和敬鬼魂，则又具有鬼魂崇拜的浓厚色彩。

鬼魂崇拜——是原始人类和大自然斗争的困难条件下，从现实生活中获得某些幻想，如从人有影子、人会做梦、人会呼吸、人会

流血等等现象，产生出灵魂观念。相信在人的躯体之外，存在着能离开人的躯体而四处游荡的灵魂。此种脱离躯体、游荡世间的灵魂，能够庇佑或作祟于人，又称为鬼。对鬼魂的崇拜，是世界上许多部落和落后民族中非常普遍的信仰。

凉山彝族迷信习俗之一，彝语称“衣此呗”，汉译即诵经赎魂之意，“衣”是魂、“此”是赎、“呗”是诵经或作法，亦可译作“念赎魂经”。认为人的灵魂被鬼魂弄到天上，要用牲畜赎回，失魂者才能生存。另有“衣箍呗”，系超度祖先灵魂归天时，惧怕生人灵魂随祖灵而去，于超度后要用白色毛羊、白鸡，诵“招魂经”将生人之魂于中途吆招回来。“衣搜呗”则是人魂因受惊或其它原因离去，四处游荡时，诵“找魂经”将其魂找回。又有“衣接呗”是因生人之魂到了祖先处，但还未被留下，还不到赎回的程度者，呗耄诵“唤魂经”将生人之魂从祖先处唤回。

招魂的巫术是在门口置玉米粑二个，鸡蛋一个，从门内牵红绳丈余至门外作引魂路线。二人执木瓢站立门外，瓢内盛泥、草灰。呗耄念咒时，家人大声吆喝，二人将瓢内之泥、草灰泼向门外，意为驱鬼。接着呗耄令家人背枪随他绕屋一周，边走边呼“我某的魂归来”！“我某的魂赶紧回到家里来！来吃炒燕麦面！来吃鸡蛋！”。呗耄招魂时，还要用一只绵羊、一个鸡蛋、一颗针、一棵线（彝谚有“针作棍子拄，线作路来走……”之语）和五寸白布，将这些东西放置木盘内，并放一把草。招魂时在屋里插上树枝，将牲畜及其它物摆在呗耄面前，由呗耄念招魂经，打牲烧心肝敬献鬼神，再献上肉，最后将树枝，捆在村前树上；招魂即告完成。正如《楚辞》所云“魂兮归来，返故居些”⁹，是一种信仰鬼魂的迷信崇拜。

凉山彝族根据死者生前的好坏和死去的日期等原因，认为死者的灵魂可以分别变成所谓善鬼和恶鬼。善鬼可以助人去祸纳福，而

惡鬼則時常與人作祟。一般認為：無嗣或未安靈魂、無人祭祀、無人超度的靈魂，或死于非命的靈魂，多變為鬼害人。鬼的名目繁多，世間充滿着各種各樣鬼魂的幻想，成了人們精神上沉重的桎梏。涼山彝族人往往把生活貧困、疾病纏身、凶殺自殺、冤家械鬥等等，都歸咎于鬼，疑是惡鬼作祟，惟有祈求各種巫術和禁忌，禳解驅鬼，去禍納福，來達到自我精神的麻醉。

祖先崇拜——是產生于原始氏族解體過程中，隨着鬼神觀念的發展，對自然崇拜之外，又出現對社會力量的一種崇拜，只是被體現為鬼神的形態而已。它是人們相信祖靈可以變為神靈，能夠降福庇佑保護後人，由此而對祖先虔誠的頂禮膜拜。

涼山彝族人對祖先崇拜的隆重儀式有“瑪堵底”，意譯是替死者作靈牌。它是用一根手指粗的細葉青杠，裁為五寸長，上端斜削後，用刀斜面劈成一寸長的縫，縫內放一點竹根、小錢碎銀、復以白色羊毛，然後用線纏好（女用紅線，男用綠線，女線結在後，男線結在前），即成靈牌，彝語稱叫“瑪堵”。同時，要用四只雞、五只豬、一袋燕麥粉、一升蕎麥和五個雞蛋，還要用柳、“耳”、“蘇”（兩種彝語樹名），三種樹枝各三百根，及帶叉的樹枝五十對。除留一只雞在家外，其餘的東西都拿到火葬場或別處草坪上去，把樹枝插成四行，每行前拴一豬一雞，把雞蛋、燕麥面擺在一起，然後請喇嘛念經，邊念邊做靈牌。做好靈牌打三豬三雞獻祭，最後將靈牌和其餘之物攜帶回家，把靈牌插于死者家中鍋庄（火坑）左側的牆上，然後再念經，望它保佑後代子孫。每逢年節或家人有疾病時，必以酒食致祭¹⁰。

予【預】先開會決定時，必先由兩人開口：今年超度之先，因祖先靈魂不願離家去陰間，他們要為害，提議超度。“老人不怕死，老人不怕刀”，所以由老人來倡議“作帛”。

有称“撮毕”，或译“超度”、“作斋”等，是凉山彝族超度祖先灵魂的祭祖大典。一般在死后一代至三代的数十年内举行，汉称做道场，要连续三至七日，家族亲友必携带牛、羊、猪、鸡前来献祭。届时，唛耄于门外搭一竹棚，名曰【曰】经堂。主人持冷水一碗，将一块烧红的鹅卵石投入其中，上放一蒿枝，环绕竹棚一周，以蒸气解除亵渎神明之污秽。然后唛耄回至主人家中取酒一碗，面对死者灵牌说：“你的儿子（孙子或侄子）要替你作帛，请你出门到竹棚去”。同时，唛耄剪五色纸旗若干，交家属扛在肩上排于前列，后跟手捧灵牌的主人（多由女儿任之）和牵着牺牲的亲友，共同入棚绕三圈，将灵牌供于竹棚之中心，而后会同放声号哭，哭毕退出，唛耄入内又绕三圈，口中喃喃念经，边念边用神扇舀米数十粒撒向灵位说“你的儿子今天拿牛祭你”。接着将牵立于棚门外之牲畜打死，取生肉一块和煮熟的心、肝、腰献祭灵牌。吃完晚饭，天已将黑，唛耄开始念经，祭者云集经堂之中，或唱孝歌，或诵谱碟，或哭或笑，通宵达旦。

次日，唛耄用木条或木枝摆成十二祭祀方阵，名曰十二道场。第一、二场为解污，为解除家中一切邪渎之意，表示解除亡灵不洁之物。第三场为除疾，用以除去亡灵头、腰、足的疾病。第四场仍为除疾，继续为亡灵除去疾病。第五场为还灵，唛耄换去灵牌外面的白布，以示亡灵一切得到更新。第六场为家中的“吉罗”解污。第七场为送灵帮忙的人解污。第八场为集合亡灵的灵神（若一次为几个亡灵共同作帛时，才举行此仪式）。第九场为替儿女求富贵。第十场是祭灵，酬答神的降临。第十一场为向神灵祈求繁殖牲畜与作物丰收。第十二场为领路，表示亡灵由唛耄带领引向快乐的世界，即祖先灵魂安息之处，一般领路指向云南昭通等去【处】。作帛仪式规模之巨大，耗费财物之众

多，富者作帛宰牲达数十至数百头牛羊，宾客如云集至上万人等，绝非社会上的奴隶以及一般曲诺所能备办。统治阶级之所以不惜耗费，除了他们本身的迷信因素外，还在于利用祖先崇拜的祭祀，来巩固奴隶制的家支统治¹¹。

(二)

原始巫术是原始宗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一套歪曲的、虚妄的信念，相信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不可见的联系和影响；个别的自然现象可能对人发生不可见的影响；反过来人也可能对自然发生不可见的影响，最后，人对人也可能发生不可见的影响。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个别物体及现象之相互联系，关于现象之起因，关于超自然力等等的虚妄的概念，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原始人也确信，只要采取相应的方法 and 手段，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或循着自己所希冀的方向去影响自然或影响他人”¹²。根据超自然的被歪曲的因果关系，冀求达到自己主观幻想的意愿和愿望，从而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方法，即原始宗教的动作方面或技艺部份，这就是原始巫术。

巫术与宗教不分，这是凉山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特点之一。凉山彝族的原始巫术，主要表现是由呗耄和苏臬所主持进行的占卜、驱鬼、诅咒、盟誓、神明裁判方面等。

占卜——是一种请示神灵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巫术。占卜多由呗耄主持，凡属战争、械斗、婚姻、丧葬、疾病、播种、狩猎以至出行、贸易等等，事无巨细，莫不求之占卜。凉山彝族以鸡骨卜、羊骨卜最为普遍，此外，还有木刻卜、胛骨卜、鸡蛋卜、草卜、胆卜等，都是在呗耄施法后，详察所卜物质内部发生的变化，用来推测所谓吉凶祸福的一种手段。

(1) 鸡骨卜——彝族视鸡为灵禽，鸡头、鸡舌、鸡腿骨皆可用以占卜吉凶，其中最重要的是鸡股卜。卜时取雄鸡或雌鸡一只，唛耄诵经后以酒洗净鸡嘴及足，然后宰之煮熟，取出鸡的两根股骨平头并排，用细麻线束紧，骨上端横放竹条一根，以极细的竹签插进股骨上原有的小窍孔中，因窍孔本为血脉神经之孔，多寡不一，可插竹签的数目不定，一般多为四至五根。竹签插入后视其方向及洞口深浅，再翻查《鸡卦经》而定吉凶。目前主要用来决定可否举行超度大典，超度后又用卜定此后全家人畜是否清吉平安。也用以占断天气阴晴，如卦经规定顶骨明爽无斑点为晴之兆，阴暗无光为阴雨之兆等等。

(2) 羊骨卜——又名炙羊膀，彝语称“约格及”，最常用。羊骨胛骨中部有一条凸起的骨楞，自然将其分成两个部分，占卜时用手抬着羊骨关节部份之把，用火草烧其较宽而薄之部分骨面，边烧边诵经咒，诵毕燃尽，用手指擦去骨背面的黑烟，骨上即显出横直裂纹，再翻看其正面的裂纹方向而定卦之吉凶。

(3) 木刻卜——是彝族常用的一种卜法，彝语称“死叶母”。其法是用木条一根，长竹片子亦可，大小长短不限，用刀在上面刻成小节之横纹，边刻边诵咒语“树啊！天上的东西你知道，地上的东西你也知道，人间的东西你也知道，我不知道的事你知道，要求你指出，你决定后告诉我”。殆全棍刻完后，将其分成三个相对部份，清查每部份横纹之数目，依数单双及各家支对卦文的不同规定而定吉凶。上述鸡骨卜、羊骨卜及木刻卜三种卜法，是有目的的求神指示，以定吉凶。

(4) 胛骨卜——彝族唛耄占术之一，其法是将所宰牲畜牛、羊、猪之肩胛骨取出，细观骨上显示的纹断卦象，再根据《卜卦经》对卦象的规定而定吉凶。系事后依骨版纹络而定卦象的名称，全凭唛耄主观臆断吉凶。

(5) 鸡蛋卜——彝语称“瓦切以撒”。其法是呗耄在经书上放一个碗，再用一个碗放有马桑叶的冷水，洒向烧过的卵石，以蒸腾的热气驱净污秽邪恶，而后喃喃诵经，手持鸡蛋向卜主问明所卜之事，把鸡蛋打在经书之上的碗中，细验蛋黄蛋白，以定吉凶。蛋黄一个个的小泡，代表天、地、日、月、星……等神位，小泡位置正当为吉兆，偏斜则为凶兆

(6) 草卜——做法是取稻草八棵，中腰拴线，然后随意将草之两端两两相结，结毕解去腰线，将草展开，查验草结之形，以卜所问之事。

(7) 胆卜——其法是宰牲取胆，查验胆形而定吉凶。胆水丰满为人畜清吉之兆，胆水色黄且满为五谷丰登之兆，胆水色红为大吉之兆，胆水色黑不满为灾年之兆，胆水色驳多斑为死丧之兆。另外，还有验胆之位置而断吉凶者。卦经规定：白天宰鸡，其胆附于肝者为吉兆，晚上宰鸡，其胆附于肠为吉，否则不吉。

(8) 擲木卦——呗耄卜法之一，用于每种祭仪之前或以后，作法是取长三寸粗五分的一段马桑枝，削成楔形，剖成两半做卦版，诵经后将卦版蘸点鸡血或清酒擲于地上，若所剖卦版一面向上，一面向下，即表示阴阳吉卦，否则不祥，必须重卜，一直卜到出现阴阳吉卦方止¹³。

驱鬼——过去，凉山彝族十分迷信世间充满各种鬼魂，人们患病相信是因恶鬼作祟，因此，要请呗耄或苏臬来驱鬼、赶鬼、求病痊愈。呗耄和苏臬的驱鬼巫术主要有：

(1) 尼此字哈——意为斗鬼，是巫师苏臬治病的一种巫术。需用猪、鸡、山羊各一只，酒一坛，一尺长的树枝和五寸长带叉的树枝各三根，用泥土制成的有盖的罐子一个。夜晚延苏臬到病人家，预插祀枝于墙下作神座，苏臬坐其前，泥罐放在门侧，其上屋顶瓦移开一

孔，从孔牵下一线垂入罐中，作苏臬请神捉鬼投罐之路。牲畜鸡则由苏臬捉着，猪、羊由来助邻人牵着坐在近门处。苏臬开始祷呗诵词，杀牲后打鼓请神灵及各地山神光临，请完神后，一面打击羊皮鼓，一面跳跃旋转。据称此时各神捉鬼，由屋内赶到山坡，再赶回家，经过一段时间，苏臬一次又一次立在罐子前高唱要神捉鬼来，最后一次苏臬大吼一声“盖住！”鬼就算捉到了，预持罐盖坐在一旁者立即盖着，接着就剖牲吃肉，吃完后就处理捉到的鬼，差一人拿着捉鬼的罐子，走到门前，另一人用火铲铲一撮火灰，苏臬站在拿鬼罐子的人面前，边念咒边说“害人鬼要打死你，烧死你……”念毕大吼一声：“放啊”拿罐的人把盖子敞开，一铲火灰向罐子撒去，把鬼赶走。¹⁴有的则将罐子拿到僻静处，挖坑埋下，因此有说误将人魂捉入罐中，要求挖出释放（打开罐盖）或引起纠纷的。

(2) 尼此日——意为咒鬼，凉山彝族呗耄巫术之一。患病之家请呗耄来咒鬼，须用山羊、猪、鸡、白杨树枝、柳树枝等物，咒鬼时将树枝插到煮饭的锅庄旁边，把羊、猪、鸡牵在门前，由呗耄念经后，把牲畜打死祭献，咒鬼一般用三天时间，除第一天用牲畜献神外，第二、三天只是念经。¹⁵

(3) 牛力母——意为“送干病鬼”，呗耄巫术之一。凡病人骨瘦如柴，就认为是“干病鬼”作祟。要用若干只牲畜和一只猴子，因为误认为“干病”是猴子传染的。呗耄要在病人家中念经八天，到第九天带猴子上山，在地上插树枝后念经，然后扎一个草人捆在猴子的身上，把猴子放走，意为让猴子把病带走¹⁶。

(4) 初力母——意为送“麻疯病鬼”，呗耄巫术之一。要用牛或公羊、猪、鸡、猪油、酒等物和柳树枝及树叉数百根，还要用口锅、铜盘、镰刀、铧口、斧子、尖刀等，将这些东西带到山上去，插好树枝，摆好牲畜等物，呗耄一面念经，一面熬猪油，待油

热冒烟，病人绕锅转一圈，用披毡盖在锅上以油烟熏头及全身，即告结束¹⁷。

(5) 卓尼书——意为净宅，呗耄法术之一。彝人遇病或不吉利凶事，往往认为是家宅不“干净”所致，需要呗耄作此法术，要用猪、鸡、一撮荞麦和树枝多根，插在门前平地上，猪鸡等放在一旁，呗耄一面念经，一面将树枝扫倒即告结束，猪鸡等物归呗耄所得携去¹⁸。

(6) 曲耳呗——意为给不育孩子或生下孩子活不长的妇女念经，呗耄法术之一。要用猪、鸡、鸡蛋、酒、柳枝十多双，每根都割去一刀。请呗耄念经两天。第一天在家中，第二天上山，呗耄和妇女及家人同去，妇女坐前面，呗耄坐后面念经，并杀猪献神，最后将妇女的一套衣服，男子的帕子、绑腿捆在树上，将鸡蛋扔掉就告结束。¹⁹

(7) 打油火——呗耄法术之一，施于患者疾病沉重时。其法是将油放在锅中煮沸，念经作法后口吹滚油于已燃竹帚之上，使竹帚骤然溅起星火，以惊吓驱赶恶鬼。²⁰

(8) 烧铁链——呗耄法术之一，病人疯狂时用此术。方法是烧铁链一根，念咒作法，待烧红后取出恐吓鬼怪，使之远去，以救病人。²¹

咀咒——是纯属一种借用鬼神力量护卫自己、攻击仇敌的巫术。主要有：

(1) 子克觉——是由呗耄主持在战时攻击敌方的一种巫术。其法是扎稻草人一个与一病死的牲畜的腰骨一起，经呗耄念咒，指明冤家械斗敌方的姓名，再集合本家支人来进行诅咒后投入敌方附近的道路、田野，以使敌方遭病死去²²。

(2) 撮日——意为咒人，呗耄法术之一。凡有被偷盗而无法找到窃犯，或冤家械斗打不过敌方时，就请呗耄念经咒人，咒人要用

山羊、鸡、三尺长的柳树条二十对，做法是把柳树枝插在山坡上，用一把草和一只鸡捆在一起，把羊、鸡放在树枝旁，唛耄把和草捆在一起的鸡拿在手中念咒人经，要被咒的人象鸡一样的死去。彝谚说“强时用胳膊，软时用雄鸡”，意思是有力用力对付，无力用雄鸡咀咒，即用鸡去咒敌人，打鸡来证明是非。谚云“一个鸡头可管九条命”，意即打一只鸡咒人，可制九个无法无天的人于死命。唛耄念完经以后，家人把羊和鸡打死煮熟献食，最后唛耄做一个草人用刀砍碎，象征砍死了被咀咒的人，同时一面念着经，一面把鸡头、翅膀、腿捆在一根竹竿上，插在咒人的地方²³。

(3) 吉觉——唛耄法术之一，专用以对付敌人的咒语。冤家械斗发生时，一旦怀疑敌方对自己有诅咒，即请唛耄举行此术。其法是牺牲公绵羊一只，扎草人一个，念反消咒经，并举行一套仪式，使敌对方自食其果。

(4) 断口嘴——即念咒驱邪，唛耄法术之一。本意为杜防或断绝别人恶意的咀咒，亦有祈福或咒使他人陷于灾祸之意。断大口嘴必打牛、羊、猪、鸡，断小口嘴只打一鸡即可。无论大小都必须举行抛鸡仪式以定吉凶，其法是将鸡尸抛掷于堂内，鸡头朝外，左下右上为吉，朝内为凶，仰为发生紧急事，横则为平，依吉凶而定咒语的内容。

(5) 握古比——意为祈祷平安，唛耄法术之一。富者用一头牛，贫者需用羊或猪。用牛时要用一百根树枝，用羊时用六十根，用猪时用三十根，做法术时将树枝插在家门前地上，把牲畜牵在一旁，唛耄念经后打死牲畜烧部分肉、心肝等敬供神人，唛耄再念平安经，念完用膳，宣告结束²⁴。

盟誓——彝族极重信义，举凡战争、议和、个人间的重大协商，以及和外族交往商定协议等，皆必须由双方盟誓，借冥冥中

的鬼神力量加以约束。如钻牛皮饮血酒，就是凉山彝族具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的隆重结盟仪式。此种仪式多在冤家械斗和解，两支以上彝人联合对敌，或订立彝汉互保之盟约时举行。盟誓双方各需出鸡一只，酒若干斤，共出牛一头，各延呗耄一人诵经念咒，请神灵确保双方恪守盟约。念毕，由旁人取斧猛击牛头，将牛打死，取出五脏和剥下牛皮，将牛皮从头至尾崩紧在一木架之上。誓者须口念誓言，自牛尾而牛头从下面依次钻过或横钻皮下（汉官与彝人盟誓时，汉官是不钻的），再饮血酒（牛酒、鸡血与酒的混合液）一杯，盟誓仪式即告结束。盟约相信神灵魔力，信守不敢违背。

神明裁判——凉山彝族对社会上因财产、盗窃等事而引起的纠纷，用习惯法调解不决，就进行神明裁判。诸如：

（1）捞油锅（多捞开水）——呗耄进行神明裁判的法术之一，专用以测判盗犯。其法在野外将油（或水）盛入一锅中烧煮，呗耄念咒后向油内撒米一把，吹油一口气，先赤手伸入油中捞米，以证明油不会烧无过之人（因此时油温尚不高），然后再由被怀疑的人轮流赤手去捞，据说因呗耄念咒作法，鬼神显灵，热油专烧盗犯及虚传失物之主。

（2）端铧犁——彝语称“乃克夺”，亦是呗耄神明裁判法术之一。在因丢失财物并诬赖他人偷去时举行。其法用一只白公鸡、一块白布、一碗酒、木炭九斤、铧口一个、吹火筒一个、证人五至八人，失主和被嫌疑人与呗耄一同携物上山，用木炭烧炙铧口，由呗耄念经，待铧口烧红后，在被嫌疑人的手上放九根树枝，上铺白布，用火钳夹铧口放上，慢走九步，如白布和树枝均未燃烧即证明未偷，伤了手就是偷了。如果九斤木炭烧完，铧口还烧不红，也证明嫌疑人“确是偷了”，嫌疑人再要求捧铧口也

不允许。如经上述测试后证明嫌疑人未偷，则失物人要按盗窃者论处。

(3) 漂灯草——唛耄进行神明裁判法术之一。多用于侦破盗犯。其法是用数寸长的灯草二根，一根染有箭头，斜搭成十字形使之浮于水面，然后念经咒和吹一口气促其浮动，嫌疑者站列周围，当灯草不动之际，视箭头那根灯草指向何人，此人即被判为盗犯。

(4) 咬米——用于替发生纠纷当事人判断是非。作法是唛耄念经，以两撮米叫被嫌疑人放在口中咬烂，以划出血或咬不烂者为输，未出血且咬烂者为是。

(5) 摸蛋——发生纠纷的双方齐集场上，唛耄在场诵经。用锅盛水把水烧开，又用蒲草编一小网，内放一蛋，并加一小块石英石，丢入锅内。当事人伸手至锅底取蛋，没有烫伤手的一方胜诉。

(6) 模石头——将烧红的石头放在当事人的手掌上，没有烫伤的一方胜诉，烫伤的一方作为败诉处理。

(7) 折断棍子——当事人双方，在头人证明下，在唛耄念经后，有一方敢折断一小棍，头人即判他胜诉。因为这是属于模拟巫术的实施，折断棍子就是表明折断身躯，他敢如此，说明心底清白。彝谚云：“生命一千值，面子一百值”，彝人是不顾生命来赌誓的，若有被嫌，不得已以生命宣誓时，若不发现实物证明其非，就不能再予追究。

(三)

原始人类深信巫术的神秘力量，认为巫术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也可用来使他人蒙受灾祸。因此，旨在防御危害的巫术便有显著的发展，出现了用以召致幸运、保护平安的护身符或避

邪物等等。同时，原始人类在灾难和困苦中挣扎前进，他们相信各种事物与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超自然力量的支配和与巫术的联系，所以，也相信事物与现象有吉祥和凶险的区别。他们渴望避免凶险，求得吉祥，他们误认为触犯了某种事物或行为，就会遭到危险或灾难降临，因此产生了许多禁忌规例。这些禁忌和护身符、避邪物，都是一种企图避免灾祸的原始巫术，是原始宗教信仰的组成部份。

解放前，在凉山彝族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避免鬼怪作祟，麻疯病患、疾病传染、冤家械斗等等灾祸的降临，普遍相信避邪物和护身符的作用。人们常在项下或扣子上吊着一个小袋包，大者如桃，小者如杏，腹大束口，颜色不一，也有在袋包上刺绣花纹的。袋里所装之物，各地不一，但都是属于避邪物和护身符。

(1) 石器——如石斧、石奔、石凿、石矛等远古人类遗留的新石器，石质坚细，色泽各一，磨制光滑，刃部有缺。当时人们迷信是打雷时从天空遗落地上不能再返回去的神物，它当然地附有神灵，因此，人若佩戴即可避邪，并避瘟疫；用以悬挂畜圈门上，可使牲畜免遭野物或瘟疫之害。

(2) “野人”指甲或头发——“野人”又译作“妖婆”，传说象人，但能变化，毛多而已。其发粗如马尾毛，长约三尺多。据称佩戴“野人”头发或指甲，可防刀枪不入。但在其死期佩戴，反而有伤，十分禁忌，故买时多问明死期。

(3) 蟒骨——蛇粗如柱，能吞食牲畜与人，彝名“巴哈”，汉译为蟒。其骨可治麻疯，口服药用，亦可佩带身上，防治麻疯，故所谓有麻疯根根的人户，不借重价购买珍藏。

(4) 白肉——据说是一种“野人”的肉，大如豆，乳白色，方块形，用以防治麻疯。有佩带于身，也有切成小片，剖开胸脯，嵌

入后再行缝合的。据说将肉切碎，在锅内炒，能跳起来的最灵，还可用避刀枪。

(5) 祛麻疯咒——有麻疯根根的人户，或住于有麻疯根根附近的人家，就要请唛耄诵念此咒，书写抄于一纸，加以祝祷，褶成小块，装包随身佩带，相信可防麻疯。

(6) 邂逅忌咒——系彼此隔有冤家命案的双方，最忌突然相遇，更忌彼此见面讲话。若邂逅相遇，进而讲话，相信会使一方受到灾害。为避免这类灾害，请唛耄念经，抄写邂逅忌咒文，褶成小块，装入吊包佩带，可避遇会忌剋。

(7) 毒草——据说龙头山上的草毒，远近有名，它附有神灵，使鬼怪都畏惧三分。带点毒根在身上可以避邪，亦可磨水治肿痛，寻短见的人可用来呜呼哀哉。

(8) 麝香——香气扑鼻，心神舒畅，可用治牙痛、敷疮、蛇伤、肿毒等病痛，治带来此种病痛的鬼祟，亦可避邪避臭。故佩带者多，但忌妇女佩带，据说会引起流产或不育。

(9) 生蒜——虽非法宝，作用很大，其气可避虫蛇，亦能避鬼避邪。远行出门，途中喝生水前先嚼些蒜，可起杀菌作用，能防止疾病。

(10) 蛊——据传有麻疯、痲症根根的人户，就设法蓄存，防止后人受到遗传。蛊的来由，有说砸碎蚂蝗、蜈蚣等毒虫为粉制成，有说是将毒蛇倒吊，任其甩转，最后吐出毒涎，接于碗内浸透碗底，扫来晒干。在汉人作道场时，装在包内，放在供桌的米粮中，经过念经献祭，取回珍藏为蛊。可保家人永不疾病，还能发起家来云云，纯属无稽之谈。

凉山彝族对自然和社会生活中事物的认识，由于迷信存在着超自然力量的支配，相信事物现象之间能够产生对人的吉祥或凶险作

用，用唯心主义的原始宗教观念去歪曲理解世界，从而在社会生活中，为求趋吉避凶，消灾免难，存在着许许多多禁忌。如：

(1) 酿制水酒（一名吊竿酒）及粿糟，系先将糯米、玉米、粟米、荞、麦（泡水酒以大麦最佳）等原料蒸熟，加曲酿成先覆盖衣物，使之发热，一二天后取去覆盖物，装入坛内。此时。禁忌遇见附有“尔”的人²⁵，否则使酒变酸，腐烂，不能成酒，要烧辣椒来焮，以事驱除。亦忌生人，也忌有狐臭的人来看²⁶。

(2) 孵出鸡仔时，禁忌生人，更忌被疑附有“尔”的人来家，禁止不了，就要烧辣椒、鱼骨、蒜头等物来焮，避防“尔”鬼作祟。

(3) 猪仔生下时，既要防“尔”，尤防“肉虫鬼”作祟。其法是先找块小石板来，敲成圆形，上用木炭画个十字，将糠拌和一点猪油，燃烧冒出黑烟，端到猪仔边去放一下，再在猪仔上面绕几圈，然后拿到圈外岔路上放着。

(4) 烧鸡仔尾时，即鸡仔长到一月后，要举行烧尾仪式。其法用燃炭烧去尾毛，边烧边念：“烧鹰眼、烧蚊眼、烧鼠眼、烧蛇眼，你见到鹰，鹰见不到你，你见到蚊，蚊见不到你。……是母鸡长成红面颊母鸡，是雄鸡就长成红冠子雄鸡……”据说经此祝福，鸡仔可免鹰鼠来捉，蚊蛇来咬。

(5) 牛犊生下后，要穿系一片蒜和小圆块青黑色毡片于牛犊颈上，据说如此可防“尔”和野物来伤害。项下吊物可骇野物，蒜可防蛇、蚊虫则是事实。

(6) 出门离家，为避途中遇到鬼怪作祟，招引疾病，要设法避鬼，使不相识，更忌后随追来，其法是婴孩出门前，先挑点鸡屎糊于天窗，大人则摘一根草插在发髻上，以迷鬼的监视。途中经过鬼多有名的地方，或曾诅咒过自己的村堡附近时，便折马桑枝、苦蒿

枝杂草等束成一把，回身压在路上，认为如此即可阻止鬼怪跟踪追来。

(7) 途中遇到旋风，认为是鬼怪作怪而起，遇此最不吉祥。被旋风卷着的人，灵魂会被摄走，使之死亡。所以，遇见旋风要力避风旋，要高呼：“播伙！”（按：巫术咒鬼咒人时，首先高呼“乌蒙播伙”！）并向旋风连吐口沫，检石块来打旋风，带刀者则拔刀在手作挥劈式。在人户附近旋风久旋不停的要捉鸡来向之拍打，妇女则可摘头巾来拍打。

(8) 禁忌跨越拴着牲畜的绳子，否则会引起各种病患，因跨过畜绳，就代替其畜，易被鬼怪视作牲畜，灵魂易被捉走。妇女怀孕尤忌跨过畜绳，否则以后生子其形如同牲畜。因此，不论男女，见有拴着牲畜之绳绕落于地，都要绕道避过。

(9) 忌噩梦。认为梦中遇见已死的人，则都是鬼。梦中的鬼对人态度如何，是生者吉凶祸福的预兆，颇为重视。一般在噩梦后醒来，就随手抽出一根草或签，口念：“卜命运坏的拆去，作噩梦的拆去，乌鸦梦到你 喜鹊梦到你，……。”随即将草签折成两节抛出，有钱的人还要打鸡祭送梦中之鬼，避祸免灾。

(10) 忌见鲜红血迹，鸡、狗、人、马、蛇、猫等的尸体或吊过死者的绳子。偶然见着，相信会被玷污着，使生人患病如瘫痪、发呆、神经失常、不育子女等。有说鸡惹（玷污）的会萎靡不振，猫惹的会枯瘦无力，狗惹的会发狂叫闹。回避之法是见着上述诸物，要向之吐口沫，并念道：“乌鸦见你，鸦雀见你，无法无天的见你，天天见着你……，”然后离去不再回头。有的要请毕摩念经禳解。

由于经济贫困，缺医少药，加以文化落后，迷信鬼神，凉山彝族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疾病发生，往往认为是鬼魂作祟，不能科学地认识产生疾病的原因，因此采用各种巫术，禁忌来禳鬼治病。如：

(1) 男女老幼突然遇到腹痛、嘔吐、頭昏時，認為是有死人靈魂來作祟了。立刻去拿三只筷子，在三個鍋庄石上各敲一下，再在病人頭上繞一圈或敲一下，再舀一碗水到角落里去，左手執筷立於碗中，右手舀水澆之，口念熟知的死者的名字，當筷子直立不動時，所念到的死者名字，即病人所遇到的靈魂，向其祈禱。病者精神可獲安慰。也有腹痛時將頭髮燒來焮，說可安定心神，驅走鬼氣。

(2) 客人來家，家中還懸供靈牌，如遇客人或主人突然生病或某一部分身體紅腫，就認為是靈牌爭嘴，必須立刻買酒或做飯供祭。

(3) 遇喉頭痛，認為是被狗咒着了，因此，喉頭痛時，要去取得狗的好感或由它狗來退咒，就嚼一口飯或抓點飯來擦拭痛處，然後吐出或拋給狗吃。

(4) 生瘡發腫流黃水或骨節陣陣發痛，認為遇到了水神。用泥土捏成五六寸高的坐像，其形最丑，坐在石片上，另撒點莽泡油炸在其身上和面前，端在病人周圍繞三圈，送者右手執竹刷把，敲出響聲，表示驅逐，口里边噴酒或清水，邊念道：“走！走！走！哪里來就回哪里，你來沒帶糧，而今莽泡作你糧；你來沒喝酒，而今燒酒給你喝；你來沒吃肉，而今肺片給你吃。你的家族不在此，你到沼澤地區跟親戚。你腳向前踏，你眼向前看，前面是明亮亮，後面漆漆黑。野外好在，人家難過，你到你所在，好過你快樂，去！走！”這是認為水神住在沼澤地或深溝里，所以咒它去溝里或冒水之處，不要再纏擾病人。

(5) 長期患病，精神萎靡，經畢摩推算認為是生辰被什物壓着時，必須放出生辰。其法是用病人洗臉水，或手指蘸過的水，灑於可疑的什物下面，並用力移動一下，或用物敲打一下，口里念道：“取

被压的岁，取被压的月……岁起来，月时来，属某的某某人的岁月起来，莫压岁，莫压月。”据说如此就可以放出生辰，使病好转。

(6) 有人患病，如时好时坏，经毕摩推算或占卜，据说因系外来物（如旧衣服等）克着而引起患病，称旧物克人。就需将新从外引进的旧物拿到户外放置。过些时候，或病愈后又拿进家来。这是因为相信万物有灵，凡物皆此。物依惯了原主，现又落到生人手中或家里，就会含恨作祟，使人生病或精神萎靡。故旧时凉山彝族最嫌别人旧物，原因即此。

(7) 有人患病，请苏臬打鼓问神，每有说是因患者毛发指甲等物被仇家所埋，魂被关闭，必须请巫师作法事，施巫术，按幻想中的地点取回魂魄和被埋之物，病人才可治愈。因为相信指甲、毛发等附有人的灵魂，可被仇人拾去诅咒自己，所以最忌把自己毛发指甲等物遗失，更防落在别人手里，要仔细收好妥为放置，免遭诅咒。

凉山彝族对人为什么会做梦的问题，也是从灵魂观念出发，把做梦理解是人的灵魂暂时脱离躯体后的经历，相信梦中情景是梦者醒后将会遭遇的凶吉征兆预示。因此，对梦景征兆的解释，流传着一套唯心主义的园【圆】梦之词，据此判断吉凶，征兆祸福。

梦见雄鸡、野鸡、大鹰等羽毛禽类，和公山羊、毛牛，则认为是凶兆。据说梦后会遇流血、打架、争吵等事。即行拆草签诅咒避之，翌日要谨慎检点行动，以防不测。

梦见水和饮水、涉水、泳水等，将会有酒喝，是个吉兆。见水浑浊，会得感冒或精神不爽；见水清亮，人就舒畅无病。

梦身子飞腾起来，是因当时身心愉快，无忧无虑，衣服穿的舒适的结果。

梦见鲜红的血，或血染身上，醒后将会获得钱物。

夢脫落牙齒，是有親人死亡的預兆，上牙主男性，下牙主女性，大牙主大人，門牙主孩童或晚輩。

夢中拾得銀元、銀錠、銅錢等物是將得感冒的徵兆。夢中捉魚，是將獲錢的預兆。

夢打殺大牲畜，以牲畜作犧牲品，是陰間死者弄去活人靈魂，必將有人死亡。

夢被蛇咬是有麻瘋病鬼作祟（彝族稱麻瘋病為蛇蛙病），認為凶兆嚴重，必須請畢摩念經禳解。但如常夢見蛇，則是因用褲帶或繩作枕引起。

夢從高處落下，不禁惊醒，認為這是長身子的表現。

夢男女着新衣，尤其着花衣遠出或嫁去，去不回首，認為是其魂要離人間，或已作鬼，不久將會死亡。

夢見房屋破爛，情景淒涼，是其家必然清吉平安。

夢與人角力爭勝，自己獲得勝利，這是身體健康，事事如意的表現。

夢中唱歌，不論曲調悲歡，都是不祥之兆。將遇到悲淒呼號之事。

夢見人坐轎而去，是其尸已上尸架之表現，必然要死亡。夢鷹着地，是尸架來臨，會有人死亡之兆。

夢被人捉去，是靈魂被死者奪去之兆。必須請畢摩念經祈禳，據說魂被捉去後如用牢實之物拴系猶不可怕，還可重返人間，如用線或草牽着，則魂與死鬼處得已熟，不願再返人間了，生命危險！

夢與死人在一起活動，是靈魂不安，離體遠遊之表現。

婦女夢見蛇是吉兆，有生育可能。夢見母猪，預示有客人來家。

夢見白色是純潔吉利，綠色不利，黃色無干系，黑色是倒黴的兆征，紅色是緊急過度表現。

(四)

原始宗教是建立在原始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凉山彝族地区早已进入阶级社会。直到解放前还停留在奴隶社会阶段，阶级和等级的划分十分明显，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然而前述原始宗教的信仰，却长期被保存下来，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意识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加之原始宗教所盛行的时间相当长，在人们思想上的影响也很深，因而是一个巨大的保守力量。另一方面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们并没有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他们仍处于自然压迫之下。加上奴隶社会中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苛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²⁷ 原始宗教在旧躯壳中注入“阶级”的新的内容，仍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下来。这表现在凉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被赋予了阶级和等级对立的特点，在人们所信奉的鬼中也有等级之分。他们认为黑彝死后会变成最大的、最凶的鬼；白彝死后会变成中等的鬼；而锅庄娃子死后则只能变小鬼。同时，祭祀鬼时所用供牲也有区别：对第一种鬼要杀大白绵羊或牛供祭；第二种鬼要杀山羊或猪；而第三种鬼则只杀鸡或猪即可²⁸。又如对鬼的命名，也带上等级身份的烙印。如“嘎哈诺雀”鬼，“嘎哈”为锅庄的上座，“诺雀”意为黑彝变的鬼，送这种鬼时，必须把它送往路径的上部，送错了就会影响病人恢复健康。与它不同等级的是“嘎剂曲雀”鬼，“嘎剂”是锅庄下方，“曲雀”指白彝变的鬼，送鬼时，他只能送到山坡路径的下面。

凉山彝族的奴隶主不仅生前奴役、驱使、压迫奴隶，奴隶主死后，待亲友聚集于家，即将举行火葬时，有的要用一名奴隶，手执

刀，牽着馬，立于奴隶主的門前飲酒唱歌。人們相信經過這種儀式之後，這馬魂得供死者靈魂騎乘，並說在另一個世界裏同樣有奴隶供奴隶主役使²⁹。顯然，這些宗教活動有着明顯的階級烙印，在虔誠的鬼神崇拜和宗教活動里，也包含着殘酷的階級壓迫。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事情很清楚，自發的宗教，正如黑人對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產生的時候，並沒有欺騙的成份，但在以後的發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侶的欺詐。”³⁰ 涼山彝族進入階級社會後，奴隶主階級利用原始宗教來鞏固自己自身的統治權，把原始宗教當作奴役的枷鎖、精神的桎梏、“人民的鴉片”則是顯而易見的。首先，任何宗教都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哲學基礎上，原始宗教也不例外。當涼山彝族進入奴隶社會後，原始宗教很快就被統治階級利用來為自己服務，把原始宗教宣揚的萬物有靈、鬼神觀念，與奴隶主宣揚的天命論、血統論互相配合，對勞動人民的思想起着束縛和毒化的作用。其次，涼山彝族原始宗教里的祖先崇拜，實際已起着為鞏固奴隶主利用血緣為紐帶的家支統治的作用。第三，各等級的祭司和巫師都是共同在維護着鬼神統治的作用。其社會地位與經濟生活水平，接近於統治階級，一般地說他們服務於統治階級，並已成為統治階級的代言人。彝諺云：“人必須唛（即誦經作法），畜必須鹽”、“病症靠唛了，糾紛靠君了”、“會結好唛耄，病症也無妨；會對待土司，糾紛也無妨”。在調解糾紛的神明裁判中，唛耄們往往就是以統治階級的利益為向背。

解放前，涼山彝族奴隶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而此中因宗教迷信所造成的束縛生產的禁忌以及祭祀、巫術的大量犧牲，對社會的經濟生產和思想文化都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彝族人民在長期的實踐中，對宗教的欺騙性和危害性雖然有了一些認識，如彝諺

云：“呗诵若有效，阿尔呗毫不死了；金钱如有效，土司头人不死了”。“出了呗耄来病症，出了苏臬来鬼怪”。“卜了见神意，神意气死人”。“病症呗无法，纠纷君（土司）无法”。“不轻浮不作法事，不扯谎不去算命”等等。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³¹”在黑暗的奴隶社会的深渊里，人民是难于实现“现实的幸福”乐园，苦难世界的处境，使人们不能最终扔掉装饰在宗教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

解放后，凉山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废除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剥削制度，从奴隶社会的废墟飞跃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政治上彻底砸碎被奴役的锁链，开拓了“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前景，具备了“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的条件。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宗教观念和传统偏见像习惯势力一样，是历史前进道路上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的保守力量。只有在高度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水平的基础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³²。

附注

-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2页。
- 2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311页。
- 3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凉山彝文资料选译》第一集30-35页。
- 4 四川省民委会彝文工作组岭光电等译：《古候》（公史篇）第20-25页。
- 5 参阅何耀华《彝族的图腾与宗教的起源》，载《思想战线》1981年一期。
- 6 参阅《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讨论稿）1979年铅印本234页。
- 7 同上，第240页。
- 8 引自《彝族社会调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编241页。
- 9 同上，第240页。
- 10 同上，第238页。
- 11 参阅《凉山彝族社会》（讨论稿）1979年铅印本240页。
- 12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张锡彤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172页。
- 13 占卜种类，引自何耀华撰《彝族宗教词目》（油印本）。
- 14 引自《彝族社会调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编242页。
- 15 同上，第239页。
- 16 同上，第242页。
- 17 同上，第240页。
- 18、19、20、21 转引自何耀华撰《彝族宗教词目》（油印本）。
- 22 参阅《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讨论稿1979年铅印本339页
- 23 引自《彝族社会调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编239页。
- 24 同上，240页。

- ²⁵ “尔”，传说是指一种饿鬼，附于人身或四处游动，也可成世代家传的鬼，一般最忌与这种人家开亲通婚，它专害小畜，可使小畜死亡或瘦弱不长。
- ²⁶ 凉山彝族很忌狐臭，不仅讨厌臭味，并且认为狐臭是不好的遗传。一般忌与狐臭者人家通婚。
- ²⁷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452页。
- ^{28·29} 参阅任武：《我国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见《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一期
- ³⁰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7页。
- ^{31·3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2-453页。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根据嶺先生家人提供的油印本整理。油印本与发表出来的版本有少许出入，并且一些地方经过嶺先生的修订。）

4. 彝文好像不能拼音字那麼用

十多年来，凉山彝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教各方面，都在飞跃的发展着。因此，在全国共同语文——汉语文，未普及以前（主要指成年人），适应发展的需要，拟暂将彝文整理出来，供农村群众的使用，这是一件大好事。那要怎么用呢？为使这文字发挥出作用，更有益于建设，在整理过程中该好好讨论一下，避免以后有不必要的毛病缺点发生。

听说凉山州语委，已搜集到九千多个彝文单字，现正在整理中，而且对于如何使用，也有人提出了一些看法。我在此间也与一些同志谈论到这件事，各有一些意见，总括来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仿汉文表义，即着重把意思表达出来，使之能超方言，而且解决同音不同义的词，互相混淆的问题；另一种是用来表音，着重在象拼音字那么把音表达出来，即将彝语中不同的音找出来，用三个字表达每个音的高、中、低三音，估计只用八百多个单字。两种方法中，我是赞同第一种。我的看法是：

一、彝文是方块字，主要是表义而超方言的。若只用来表音，那就与方块字性质相违，不是超方言的话，要想在不同方言区之间，互相通用就不容易。以各地彝语来说，方言还是占主要的，标准音在农村中，怕再过一、二十年也不容易普及。在仍有方言的情况下使用表音字，不免用标准音来写口头语，这样一来，写出来的就会象用新文字写的，彼此不通。如果强求群众使用标准音，那非标准音的人口占多数，多数人反而受到困难，这在使用前途上是不利的。

如：一个词用不同方言来读出不同音的有：

1. “𠂇”（狗）：什乍、以洛地区读“克”，所狄地区读“此”，金阳部分地区读“后”。

2. “𠂇”（鸡）：什乍、以洛地区读“瓦”，所狄地区读“野”，田坝地区读“挖”。

3. “𠂇”（汉人）：什乍地区读“海嘎”、以洛地区读“汉甘”，所狄地区读“息干”，金阳部分地区读“杀干”。

二、彝语有许多词是一个音的，即同音不同义的词很多。仅以一个音来表达许多义，就会发生混淆不清，一个句子可作几种解释的现象（方块字不能像拼音那么联【连】写），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错误与争论，影响到文字的作用。一种文字不能正确的表达语义，时时有争执，那有什么大用处呢？

如：同音不同义的有：

1. “紧”音：𠂇矛、𠂇蜂、𠂇知道、𠂇清亮、𠂇仇敌、𠂇倒、𠂇脓。

2. “母”音：𠂇做、𠂇马、𠂇驯良、𠂇天、𠂇繁衍、𠂇地、𠂇妇女。

3. “引”音：𠂇房、𠂇烟、𠂇搬运、𠂇聪明、𠂇痒。

以上三例是同一个音，可有这么多义，其它比比皆是。若仅用一个音，实在不容表达清楚的。

三、彝语并不是由一个地方，发展到完善地步后，再传布到其它地区的。而是从各个地方逐渐充实起来的，因此不论哪一处的方言（标准语在内），都采用了其它地区的音与词，甚至吸收了一些别族的语言（也包括汉语）。每每一个义的音，就在当地也作几种读音（不止高、低音）。另外构成两个以上音的词时，也随着前后的字变化着读音，若彝文仅仅用来表音，那一义的音也要用几个，反会复杂起来，这些词以词首字来归类也不容易，例如：

1. 𠄎：𠄎 ①头、𠄎 𠄎 头颅、𠄎 𠄎 头顶、𠄎 𠄎 头发。
2. 𠄎：𠄎 𠄎 开口、𠄎 𠄎 嘴巴、𠄎 𠄎 口角、𠄎 𠄎 口舌。
3. 𠄎：𠄎 𠄎 手掌、𠄎 𠄎 手背、𠄎 𠄎 手指、𠄎 𠄎 手艺人、𠄎 𠄎 𠄎 王

左右手。

三例中，“𠄎”字读三个音，“𠄎”字读三个音，“𠄎”字就要成四个音。以表音读很复杂，表义读则不管怎么读，一个字就解决了。总之彝语中每个单词，至低限读二个以上的音，彝文表义，才能适应。

四、有人估计用八百个字，就可表全部彝语的音，说这样用比较简便。若用来表义，那不知要用多少字，甚至会用到汉字那么多。以我平时学彝文时的经验来看，表义也绝不会用汉文那么多字。汉字用得多是有原因的，首先汉族社会发展的关系，仅以各词来说，至低限比彝语多二、三倍，其同义字也多。

如“我”的同义字就有：咱、俺、余、吾、朕、孤、阿拉……。

“你”的同义字：尔、汝、依……。

“做”的同义字：作、造、制……。

在我看来每个字都有几个同义字，有的因另有用处，有的是多余的，所以汉文实在太繁。可是一般人记得二千多字也就够用了，有人估计过一大张报纸的单字，也不过到二千余字。应用的彝文呢，农村情况简单，彝语中同义词少，用字太多的顾虑是可以去掉的。我估计一千二百多个单字就够用，比表音用的字多出四百多字，而表达含义可望正确，避免去许多弊病，也可写出任何地区的方言与古语，是简便而不是复杂啊！

五、彝文用来表音——标准语言，教各地区使用，标准音地区固易于发出在别处就不见得个个能发得出的音（每个人都受读音训

练是不可能的)。在使用时定会发生种种错误，如：𠂔𠂔（碰、射）𠂔𠂔（男生殖器）𠂔（血）𠂔（死）……。对此，标准音地区发音可能好区别，其它有些地区象甘洛、越西城附近就没有区别，若表义就不会混淆了。

普遍认为，学习一种文字，音义同记的比单记音的容易。因此，可以说记八百多个仅仅记音的字，比音义同记的一千二百多个字还困难。

在我看来，把彝文用来象拼音字那么只表音，将来会发生许多毛病，成了一种临时的不伦不类的字。而且就还它本来面目，作表意用，也须注意下面一些事，才可使群众乐于接受。

（一）依象形定义，彝文有许多象形得很具体、简明、巧妙的，一见就知含义，易认、易记、易写，这些字应该先赋予原义，不宜拉作别用。如：

𠂔花，𠂔虱，𠂔拉，𠂔蛙，𠂔割，𠂔分，𠂔扭搓，𠂔蛇，𠂔杉，𠂔杀，𠂔扳弯，𠂔范围，𠂔装入，𠂔印迹，𠂔叠，𠂔挽，𠂔载……，约二百字。

（二）依通用来定义，有些文字在通用中已有公认的含义，不仅本省书籍中如此，即滇黔也同样。如：

1、三省书籍中使用一致的：

𠂔白，𠂔黑，𠂔虎，𠂔豹，𠂔龙，𠂔未，𠂔月，𠂔不，𠂔土，𠂔司，𠂔祖，𠂔猴，𠂔鸡，𠂔水，𠂔吃，𠂔人，𠂔翅，𠂔头，𠂔发髻……。

2、本省书籍中使用一致的更多：

𠂔些，𠂔能，𠂔伴，𠂔狗，𠂔母，𠂔子，𠂔父，𠂔泥，𠂔土，𠂔技能，𠂔富，𠂔喊，𠂔是，𠂔打，𠂔捉，𠂔五，𠂔金，𠂔红，𠂔读，𠂔写，𠂔住，𠂔问，𠂔去，𠂔山……，举不胜举。

3、采简字使用，依形依习选出的字，倘不服使用时，就需要再选一些字来补充，这些字最好是选简明的。我统计过一千多个字，一至四划的占百分之七十强，七划以上少见。字越简明越容易学，越好书写使用，越容易被群众所接受。

注意了这三事，我想整理后的彝文，会适合于广大人民群众，在一定时间内对建设会有好处的。我的看法是这样，是否正确，当然是问题，现在写出来，为今后讨论彝文整理问题时，作个参考而已。

1964年9月21日写於成都.省民委参事室

5. 對彝族文字的看法

我在十二、三岁时，常在毕摩旁边看他们念经认字，已认得几百字。以后遭到军阀摧残，家破人亡，流落到内地，经过十来年，渐次把彝语忘去。可是所认识的彝文谨记在笔记本上，随时翻阅，忘去较少。即到十一年后回到家乡时，彝语程度连鼻子、耳朵也讲不出来了，彝文却还认得百来字。

返回家乡后，形势所迫，非恢复语言不可了，天天向人学习，先学了一、两年，进步不大。于是加学文字来帮助，这样一来，语言恢复很快，也读了许多诗歌、故事、经文之类的，对文字开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时又想利用文字传布思想感情和介绍内地情况，在自己私立的小学内加授彝文课，也帮助翻译课本，办彝文月刊等大力向族人宣传学习彝文的好处。同时也怂恿政府机关出彝文布告等。这样，自己当然加倍的努力学习了。

1950年解放，得到参加彝文教学的机会，学习和研究上得到有利条件，对彝文特点有了一些认识，也读到许多书，搜集到五千二百多个单字。不久另调工作，同时进行文字改革（拟改拼音文），对彝文搞得少了，但感情是深厚的，对彝文始终有着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当然成问题，不过抒其所见，把它谈出来总比不说好。

彝文历史如何，颇引人兴趣。没有可靠的记载，只有一些民间的传说，这些传说当然不是十分可靠，但也值得参考。

凉山彝族有个著名的传说，说十和三子（死了一个，另两个就是古候、曲涅二大系之始祖）超度母亲时，请了两个大毕摩毕持什主和体毕渣木来主持。渣木嫉什主，事前把经书在毒药里浸一下晾

干，念经时拿去请教什主。由于书曾浸过水不好翻开，什主便用食指蘸唾沫去翻，毒物由此传入口中，毒性发作而亡。这传说如果是真的话，卜和到现在已传了六十多代，至少在一千五百年前已有纸质彝文抄本流行。

毕阿什拉则是彝族中大名鼎鼎的毕摩，彝人竟把他看作圣人了。他的事迹很多，其中最要的一件，是把彝文经书和毕摩法术从云南传到凉山，所以彝人甚至说彝文经书是他创造的。也说他曾被皇帝聘去念经，见他经典纯熟，法术高强，回来时用金叶制成书套送给他。并说这书套还保存在龙头山下。拉则传布经书是可靠的，他是阿尔支上溯二十六代的祖先，大致是六百多年前的人。

到明代，不仅彝文抄本流行是事实，有些地方还有彝文碑碣呢。如云南禄劝、贵州威宁都有彝文石碑，时间在明嘉靖年间，可以想见当时彝文的使用范围已不限于神道方面，社会上许多方面也在使用它了。

说用彝文记载的书籍，在四川方面估计有五百多种（科学院族语所油印的就有二百一十多种），其它传记、诗歌、世训、故事等也不下几十种。传记一书，本文止于土司定封，谱系有记到现代的，都是后人加上的。世训一书，种类多，古语繁，许多内容以现代语言来解释是不容易的。尽管有人读得烂熟，倒背如流，还是背得懂不得。由此可知这书的出现也不晚于传记。我认为四川彝文书籍是相当丰富而古老的。

说到其它省份，云南省禄劝凤土司家，原藏彝文书籍达二千来种（解放前马学良教授调查所知）。古时彝族住于云南，到现在彝族人口仍以住云南为多。凤土司一家所藏如此，全省流行的当然更多。贵州彝文书籍更具特色，除毕摩经典丰富外，还有大部头的书。《西南彝志》一书，达三十万言，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族

谱、礼仪、制度、天文等。没有长期的积累基础，长期的努力，是写不出如此巨著的。可以说滇黔彝文书籍比四川还丰富多彩呢。

在此，也许有人说，川滇黔彝文是不同的。真是以字的形体看，难免有此种感觉。实际上，这是由于用的机会多少和书写工具的不同而产生的现象。如四川多用竹签蘸墨汁写，社会上应用少，字体古朴方正；滇北部多用毛笔，笔画利落，用的少，两地仍用同一类型，区别小。贵州方面用的机会多，也用毛笔，写得快，差异较大，那要说不同，也只能说是彝文行书的不同。云南撒尼地区的字，多成棱【菱】形，别处的圆圈在此变作三角形了，差异更大。可是不管怎样，同一字，只要认识了一处的，其它处的也能认识了。

另外有说彝文仅仅五百字，都没有一定含义，从何说起我不知道。以我所知，四川境内彝文有人搜集过七千多字，贵州油印彝文字典上有二千多字，云南有多少不知道，但从一些书上看来，许多字在四川还少见。那么三省彝文单字能有多少，我看会近八千字的。说到字义，在许多较好的经典上，多半有一定意义的，顾音不顾意的少。总之仅仅五百字，都没有一定含义，是不能写出这么多书来的。

以上所说是一些传说和事实，下面又说另些传说。相传彝文产生于云南某地，说古代有个国王，每天处理了纷繁的国事后，便到河边去散步，并回忆已过的和来日要办的事。这时他最感头痛和遗憾的是记忆力太差，常把事遗忘颠倒，造成很大的损失，很想找个办法来弥补。他曾用结绳、画条条、插枝、放五谷等办法都不妥当。后来偶然见一群小孩爬在地上，指手画脚的谈论着地上的虫纹鸟迹，说这象人那象鸟……。他仔细一看，果然不错，灵机一动想到用这些纹路来记事。立刻找人来画摹，找了许多自以为会画的人来画，都画得不像，

最后找到个穷毕摩来画才画好。跟着又画在木板上，叫老百姓来认，什么纹迹像什么物什么事，就依照着定出意思使用。这样一来就解决了许多问题，以后不断增改成了彝族的文字。画文字毕摩有特殊的功劳，同时是画在木板上示众的，所以文字的使用，毕摩有优先权。重要的文件如木刻，就必须写在木板上传布。

有说纳西文有两种，东巴（与毕摩相似）用的东巴文，是些图案组成，十分象形。普通人用的改巴文，比较简单正规。后者是由前者改革而来，与彝文一样，也即是前者在南诏、大理时期改革而成，后来传布到各地，也没有刻本出现，才形成略有不同的两种文字的。究竟如何？我没有见过改巴文，相似到什么程度，也弄不清，只听到传说如此而已。

有说古代白狼国是彝族的一个部落，《后汉书》上的“白狼歌”是用彝文写的。这使我感到过兴趣，立刻找来反复阅读，从注音上看来，有许多音义与彝语一样，我很想用彝文写出来，可惜力所不及，没有办到。

这些传说，来源忘去，就算作道听途说吧，现在归入正传。

彝文是方块字，许多人一见就认为十分难学难用，大有谈虎色变之概，实际恰恰相反。我学过四、五种文字，感到没有哪种文字有彝文那么好学的，看看彝文本身具备的优点就知道了。

一、象形精巧，含义一见可知的相当多，如：

一划：𠃉（齐）𠃊（长）𠃋（捲）𠃌（蛇）𠃍（弯）𠃎（控）
𠃏（跪）𠃐（分叉）

二划：⊙（蛋）⊖（月）∪（翅）ㄟ（飞）∩（角）ㄥ（挽）十（加）𠃑（扭搓）

三划：𠃒（接）𠃓（叠）𠃔（栽）𠃕（啄）𠃖（落）𠃗（鹰）
𠃘（花）𠃙（云雾）

一、这文字已有很久的历史，在广大地区传布过，早被彝族认作是自己唯一的文字。在群众中（尤其四川彝族）不论认识与否，对它都有一定的民族感情。若加整理使用，一般不认识主体民族语文的人，会努力学习，好好地使用。这无疑对生产和文化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二、以四川彝族而言，解放以后尤其民主改革以后，认识应用的人日益增加着。据说凉山地区，许多合作社会计和干部，都在使用它，劳动人民认识的更多，这证明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旦【且】整理出来，就可能很快的成为群众熟悉使用的文字。

三、我们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文字也可以多样化，这是符合于事实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样，在国内各民族间、在国际社会间，彼此相互认识和相互尊重，促进和平友谊的好处会更大。

四、彝族向主体民族学习靠拢，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学习得好，才有飞跃发展的希望。那么用这同一类型的文字（何时才正式使用拼音文还不知道），对团结上、感情上好处大。彝文过去已有借用汉字的例子，如：ㄣ（一）ㄥ（二）ㄩ（三）ㄨ（四）ㄩ（五）ㄩ（六）ㄩ（十）……（偶合的情况也有），读音异而含义同。若加扩大，多借用些适当的字，对互相学习上岂不更好！

五、由于党的领导和关怀，近来大力发掘整理各民族文献和民间文学。听说所发掘出来的首先记录原语，再保存整理研究，川滇黔彝族中也将大力进行。可又听说为此将创造出许多种拼音方案，顺音编出词典，训练大批干部等，这工作无疑是繁杂的。我反复思索，认为记录彝族方面的东西，有个简切办法，就是整理彝文，确定含义，注出各方言区读音，应用时就依义记录下来了事，比起搞拼音方案简单得多啊。

四川彝族究竟采用何种字，现在又提出来讨论了。在此，行拼音文没有消息，从全国人大和省人大的彝族代表们还需要用翻译等看来，在大力学习主体民族语文的同时，为照顾农村中年以上的人，一时还难于学好汉语文，提出彝文来谈谈，作为研究选择文字的参考，是十分应该的。

大概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成都时写的

6. 彝族聚居區人民群眾需要彝文

1960年前后，我在成都工作，那时为彝人新造的拼音文字，宣告失败而废止。还使用彝文与否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争论，最后还是领导的意见起作用，大家多顺着说，不必多此一举，莫如直接过渡，早日实现融合，这最合马列主义。跟着出现了许多舆论，说凉山彝族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懂汉语了，百分之六七的懂汉文了，能提早立汉融合了。如象彝族由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彝人的汉语水平也一日千里地进步了。惟愿如此，何敢多疑。也听到有凉山领导人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用自己的语文兴办大学教出来大学生不少，可不懂汉语文就没有出路，英雄无用武之地。”领导人的话，我相信，好似问之也是多余的。

1966年文革开始，11月红卫兵把我揪回甘洛交代罪恶。先关在县政协会内，教训后才放出来劳动。有机会与政协委员及其子女接触，在汉语问题上使我感到奇怪，委员中绝大多数不懂汉语，懂汉文者则更少。其子女略懂汉语，入学的仍占少数。情况与成都听到的大有出入。我心想人们是剥削阶级的人，朽木不可雕也，其本人及其子女理该如此，不足为奇。

以后弄到乡下交代，所见到的彝人，不论老幼男女，汉语比解放前略有进步，但子女入学的不多，识字的更有限。亲见他们能熟背毛主席语录，可不解其意，还来问我，使我感到奇怪。我想他们之无知，没接受新知识，是我们剥削阶级使用愚民政策造成的。今天要我到这里来是特意安排的，要我加紧“脱胎换骨”地改造，其他地方也许不这样。

1969年初，把我关到县收容所里，里面的人都是有问题的，其中彝人占多数，懂汉语的很少。初时十分奇怪，既想他们之犯错误，是不懂汉语的关系，在他们中找懂汉语的自然少，这才使我平静下来。问到他们家人情况后，都说比他们还差，有些还不敢上于【街】来。这样看来，彝区懂汉语的也许只占百分之一、二十，懂汉文的只占百分之五、六了。

1978年我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生死关，到外工作，曾到西昌、喜德、昭觉、普弘【雄】等地，我已可与亲友接触，也可与劳动人民交谈，我用汉语问话时，多半听不懂，有些还以为我是汉人。仔细一问〔，〕情况与甘洛不相上下，我才认识到在成都所听到的话，与事实不符，是些为了政治需要而造出来的神话。怕他们自己也在“嘴巴说话，鼻子不害羞”呢，这种事不知从哪里与马列主义相符呵！

1981年我被临时抽调到北京中央民院工作，先后呆了三年，几乎到延边参观。我虽没去，但去的人当中有许多人与我知交，回来向我说：“延边朝鲜族文化相当发达，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可是还不够用。”有说：“延边大学生有入关工作的，他们只消学几个月半年的汉语文，就可丢开翻译，脱手工作，不像外国人，要求优厚待遇外，还须长期配备翻译。”初听还有怀疑，后来遇到事实才使我相信。看出延边大学生，不论在州内、州外都不愁无用武之地，我听了感到是神话。

我当过小学校长，也任过课，我去上课时还受到彝生欢迎。并非是我讲得好，而是我能用彝语讲解，可使他们易于理解课程内容。没有使他们背熟了课文还是不知所云！也不会出现某民族上层专员、县长带头学汉文，认识了一千多字，可以读报纸、文件，可叹的是第一读不出句读来，第二读后问其内容，回答我只认字不知

意。这是为学字而学字，也只有在书本上学，没有人代为解释，识字而不识内容，不懂汉语的结果。彝人从小不懂汉语，入学后不用适当方法教也会如此。讲汉文课而用彝语讲解内容，会增加彝生的理解。若用彝语彝文彝生传授知识，那收效会是事半功倍的。马列主义重视民族语文是有根据的。

我们拥护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族语言文字，用民族语文提出其文化知识，这既利于该族文化知识提高，也利于他们学习接受先进文化知识。学得懂一种文字再学第二、第三种文字就容易了。但执行政策也会有种种阻碍，比如在解放初期，彝族本来已有文字，并有社会基础，却违反政策而另创造拼音文字。拼音文失败而废止，又要丢掉彝文直接过度。以后认为实现了社会主义，彝民认识已高，生活亦富裕，停止对彝生之补助等等，严重影响彝族文化之前进。即有发展也是奇型【畸形】的，城市与乡村有差，干部子弟与农民子弟有差，杂居区与聚居区有差，汉区与彝区有差，这些与解放三十多年的时间是不相适应的，是值得我们探讨总结的。这种情况过去有，现在也有，也许将来还会有，不能认为前途顺利无阻了。

如我在某县开会时，有位同志说：“现在上面叫彝生学彝文，这太加重负担，会阻碍进步的。”我说：“我是主张彝生学点彝文的，二十多年来的直接过渡，成绩如何？进步太慢了，上面的要求是对的。”我说的既是实际经验，也是事实，我看说不通他就走了。

三十多年来彝族聚居区的文教没多大发展是事实，所以根据需要，又把抛置多年的彝文请出来。可惜仍遇到重重阻碍，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个不懂汉语，生长在千百年来没有文教的深山少年儿童，一下要他学他不懂的语文，就不困难，没有负担？这

种论点只有自以为高明的人，才自欺欺人，并且还去蒙蔽愚人！即以浅显事实来说吧，彝生用尽全力，教师费尽心血，使彝生学到汉文知识，可是回到家里，在那种文化语言的环境下，只有被丢掉。何如使学校与家庭一致，互相促进呢，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就某县的一个区，三十多年来，仅出了一个中专毕业生，现有两人刚入中专。该区教育经费年近万元。三十多年来已花三十万元，贷【代】价够大啊！为彝人前途，为党的事业计，很值得研究的。

也有好心人发愁说：“学了彝文，将来考大学没用。”很对。但凉山彝族不敢学延边，以过去来看，不说农村山上的彝人，即以城镇彝族干部子弟来说，能上大学的有百分之五吗？高瞻是好，但也该俯视一下，看看城镇的百分之九十五农村的百分之九十八，有这么多人还不能上大学，这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我们需要普及，为少数而忘了大多数是不应该的。不普及也无从说提高。记得在西昌，有人建议凉山多办大学，培养高级人才。有人说凉山大学虽办得很好，但只有三百多学生，内有十二个少数民族学生，彝族则是六名，连校长都认作恨事。有说该分点师专学生，也有说分师专学生，师专又怎么办？有人私议：挖肉补疮，也仍然无肉可挖。说单办大学是空中楼阁，不普及就无处去招生，更无从去择优录取。我认为普及是基础，在目前普及比提高重要，教育普及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的要求。

有人说山上彝人很穷，认识也低，条件不具备，应先发展城镇教育，发展了再辐射出去。城镇是干部及汉民所在地，应有优先权，并已得到，把乡村好教师多集中城镇，中学、完小也多在城镇就是说明。但农村无教育，城镇也会受到影响。据说渡口是现代化城市，可是所属盐边，有三万多彝人，他们还过着很落后的生活，有十多岁的少年还没穿裤子，更说不上受教育。这是“辐射”的事。

实，先在镇而后农村，后山上、后到什么时候，后得象渡口（目前已改名为攀枝花）的现在一样吗？

上面的政策是正确，下面的认识执行贯彻就成了问题。就是有些略通汉文的彝人，还认为已不必再重视彝文，不必再提农村教育。极个别粗懂汉文而当干部的，就说何必读书再当官，就是学了汉文、彝文都是多余的，唯有酒喝好。有羡慕他族文化，可以学几年不成犹有后劲，对民族语文之学习则想一蹴而就，学二、三月也感到时间太长。也曾有县委副书记、区委书记提出反对学彝文的。好似他们是身入党而心未入党的，否则你再表示进步，违反党的政策和组织原则，该是说不出口的。这些都会被人抓口实，说彝人自己都在反对学彝文，还有啥子头？阻碍还多，还须好好对待。他们对于彝族中的多数人才的文化发展快慢，是无所谓的，我们必须做工作啊！

平心而论，彝文是种好文字，最大众化。笔划少、易学、易认、易记、易用、易于掌握，有彝语基础的人，学一两月即可看报、写信、写文章，是十分难得的事。我曾学过汉文、英文、德文，都要学两三年并尽心竭力才能看报、写信，其难易真有天壤之别（无语言基础的原因）。彝人能把彝文保持到现在，就是有这种优越条件的关系。祖先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好文字，我们后代应该重视，如不争气没使它发挥作用，是遗憾和耻辱的事。彝文现在正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也帮助我们努力运用，是发挥它的作用，促进我们彝族前进的时候了。我们该为民族的前途，为大多数人的意愿，努力发挥彝文的作用，以利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不辜负全体彝族人民的期望才对。

有说要传播知识，提高文化，彝语文就不行，完成不了任务。这话太武断，彝族在古代表现过较高的文化，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

珍贵的许多文献，有助我们后人的生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古代能如此，生存至今二十世纪末的后人，反不能用彝文传播知识？这观点不能使人信服。直接过渡已使我们多数人象蜗牛式地前进，我们是不愿意的。我们要按照党的政策，努力用本族语文来提高文化知识，既有利于彝族文化发展，也利于接受先进文化，实现民族现代化，望同胞们共同来努力吧。

1987.6.3于甘洛

7. 成立四川省彝文學校使我想到了什麼

成立彝文學校，在世界上，在國內，在彝區都是空前的創舉。我們彝人感到無限高興，受到無限鼓舞，會使十億同胞存莫大希望，也會引起世界許多人士的重視。在我是夢寐以求而僅作幻想的事，公然成為事實。歡欣鼓舞難以言喻。這是在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以後，為實現民族平等、發展民族文化、共同進步、共同繁榮祖國文化時才會有的事。我認為未來成就一定輝煌偉大，我衷心擁護。也因此使我想到了許多事，現略述於下：

成立彝文學校是根據民族平等、民族語言文字平等原則而來，是社會主義階段、是發展民族文化而非消失的方針而來。一個能存在到現在的民族，一定有她存在的條件，有她獨特而不容消失的文化。我國在幾千年前就在東半球組成偉大的國家，表現出燦爛的文化，是融合各民族、融合各民族文化而來。今後要繼續發展繁榮，造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仍然需要民族大融合，即融合大加發展後的各民族文化而實現。現在成立這樣的學校，就是要促成祖國文化發展與繁榮。

彝族的過去與現在，許多同胞是知道的。全國有五百六十多萬人，居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第四位；住區遍及川、滇、黔、桂四省區。其進步與落後無疑是影響祖國四化建設的。許多同胞說彝族有過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有些卻不承認，認為現在這樣落後，過去何嘗有什麼表現。這點從我初淺認識來談吧。彝族分佈於四省區，從彝族彝譜來看，多在五十、六十代以前，能分佈如此廣闊地區，也非短時所能辦到。從漢文書上來看，貴州水西安家祖先，在蜀漢時已封為羅甸國王，是千七百年前事；涼山兩林、烏頓、拿巴

三部君长，在唐代已封为王公将军，云南出现南诏王国，都是千二百年前事。昭通乌蒙君长受宋朝封为乌蒙国王，也在千年前事。彝族先民分布如此之广，而语言文字到现在基本上还是相同的，可见他们在分布出去之前就已普遍使用共同的语言和文字。这事就是已有较高文化的表现。若是分布出去后才各自创造使用，那哪能基本相同，就是部份相同也是不可想象的。

以一个民族文字之出现□发展来看，比起语言无疑迟千年、万年。彝文出现于何时？还难于确定，□□□□□区来看，不会是出现于千年以内、如从文物上看，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文，五十个字中与彝为相似并可认出的达百分之五十。黔威宁中水出土陶文十三字中，有十一字同；盘县古普出土的陶文五十字中有二十七字同。据测出是三、四千年的东西，却与今天彝文如此相同，恐非偶然的事。如从清末彝文木刻本《教经》上看，说彝文是阿武殊补、阿卡拉子造的；《史传》上是殊补参加过开天辟地工作难以计□，阿卡与汉文书上所记阿可音同，都说□□君长之后（或臣），书上□□的时间，则有说西汉时人，有说唐代人。我看是同一人，时在一二千年以前。《史传》记糯（合）恒（侯）二家超度母灵时，请呢唄史初，体唄乍本来主持，二人相嫉，涂毒于书页上，互相谋害，同归于尽。是七十代前的人，当时无疑有文字且有了书。唄阿苏拉者是从滇东把唄毫法术经典传入凉山而著名的人，他是三十二代前的人。《后汉书》所载白狼歌，有那么长，又用汉字注音译意，从音上来看有三十多个词与现在今同且语相同，我怀疑是用彝字写出后，译音译意的；而且白狼是联合组成之国，白狼即白彝黑彝之简称，者译意后者译音。其歌是用彝文写出的。从汉文史书上看，东汉已有爨姓如蜀汉时爨习，晋代有爨龙颜、爨宝等，也出现东爨西、爨人、爨文□词。隋唐时代才见东蛮西蛮，白蛮乌蛮。用不甚

客气的词了。从此可见爨字不只是姓氏而且是民族之名了。为何用爨字？爨字是何意思呢？我从彝语中得到启示，彝语“人”字读爨音，我看是译“人”音而来，所以既成人之姓氏，也成民族之名，成文字之名、人之名。简言之就是“东人西人”“人彝”等含义了。晋代已有爨文，那即是一千五六百年已有彝文而且为中原人所熟知了。

在贵州出现一残碑，文字已难认出，只与今彝文相同，传说是安姓受蜀汉封赏时立的火济碑，是否难定，而立碑之早则是可以肯定的。从目前可以确定的并刻铸彝汉文的钟、碑而言，铸于明成化间的有水西铜钟，立于明嘉靖年间，有黔千〔岁〕衢碑，大渡河桥碑、深刻于岩上的镌字岩碑等。字迹清晰，与凉山现今字形完全一致，多数可读出译出。在明代已用彝能写出如此长文，无疑彝文在明之前已用几百年千多年了。就以上所举汉文书上的记载及铜钟石碑上所刻彝文来看，彝文之出现与使用，必定是很早的。人类有了文字就进入文明，并能加速发展的。可惜因了种种关系，有了文字使用也无法顺其自然向前发展啊！

彝族有了文字使用，创作、保留了不少文化财富。这份财富长期受到天灾人祸的破坏，已残缺不全了。但以各省市区总的保存数量来说，还是可观的。以我所知的保存数量来说〔，〕北京〔、〕天津有一千多册，台湾有一千册，四川成都有三四百册，凉山州收存的也不少。贵州彝文名著《西南彝志》一书就有二三十册，三十七万言〔，〕其它各种书更多。尤其云南省散藏在民间的也多，其中《医药书》之出现早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广西的彝族人口虽少，藏书仍多。这些文化遗产不论从彝族而言，还是从国家而言都是珍贵的。不容再被人为或自然灾害来破坏毁灭。应万分珍惜，进行发掘、整理、承继、应用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对这些文化遗产的整理以继【及】现在搞得怎样呢？以我在北京工作时情况来看，进度太有限了，有说象我们这样的人有几十个人来做，一百年也完不了。其它云贵川也在做，进度也快不起来，有说非做十年了，也就是说不能单靠老年人，必须培养一大批能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不然彝族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将成为死物不能加入祖国文化宝库而发挥其作用。

彝文之出现与应用是如此之早，保存了丰富的彝族先民在与自然斗争、社会斗争中所积累的知识。其作用不可谓不大！而彝文又是怎样一种文字呢？我始终认为彝文是最大众化、最好的字。看吧。千百年来，从没有设学校来教授过，仅凭民间私人传授，在极度恶劣环境中也能世代相传，传到千百年之后，所凭的就是它的优点。有说它是方块字（象形字），是最麻繁【烦】的字。这说法是形而上的。你看彝文最多笔划是七划，二、三划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还有见字即识意的几百个象形字。实在好学、好认、好记、好写、好用。分别来说吧：如学，一般学口口语的人一、二个月就可看报看书写信，这是难学的字吗？有说有易忘毛病，这是学的时间短，使用少的关系，何能怪字。这样好学也就是易认而记的表现，不必多说。

如写，我在成都都要抄印一些古书，找不到彝人写，于是找了几个汉族同志，他们仅写几天就写得很好，并说写起比汉字还快。难写的字几天就能写好吗？五个优点中前四个无问题，那用的问题更少了。世界上有哪种文字如此易用啊！

解放三十多年了，因了种种原因彝族聚居区的文化知识还十分落后。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直接过渡，欲速不达，勉强用他族语文来灌输的关系。今后想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捷径是使用本民族语文来提高，这样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了一步要接受和

学习更高知识就容易了，不然会再现过去的□□。要用本民族语文来促成彝族文化知识的提高，先决问题是要有一批懂彝文懂知识的教师，这教师的培养不仅要求快也要求好，这任务谁来负责完成？

从上述情况来看，就有了两个紧迫问题：一是培养众多的教师，提高十万百万彝人的文化知识（仅计川省）；二是培养一批人才来抢救、发掘、整理、承继、应用彝族文化遗产，也丰富祖国文化宝库。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现在有了办法，如成立四川省彝文学校，就是完成这任务的好办法。我认为这学校办起后一定能表现出卓越的成绩！

完成这两项任务，不仅要圆满完成而且还要快，不落人之后。现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在研究彝文，并已有相当成就，日本和西德、法国、美国的研究成果，已出版了许多的书，我们还出高价去买回来（如西德的那本书，不过把几页“吠耄经”翻来复去地说说而已，精印出来定价还九十多元。而原文不值一元。日本人也出版了书，说不易买到）。日人美国人到来北京学彝文，来准备考博士。十分用功。为啥他们这样重视？我猜想：一是，世界上还在使用的方块字，只有彝文和汉文（日本用的汉文也不纯）两种。彝文又不如汉文那么发展，而彝文字型与写法，仅滇黔部分地区、在近百年中稍有变化，四川、滇东及其西北，及各省碑上钟上的字则古今一致。与汉文虽同为方块字，而其独特性很大，所以认为有研究价值。二是世界上只有彝族奴隶制社会，存在到五十年代，既具有其特殊性，也是活标本。而研究奴隶制情况时，要想了解其全貌，现在的要研究，古代的也须研究。古代的要到那【哪】里去找？到彝文古书上去找。彝文古书不论哪方面的都多出于奴隶社会，记述的多半是奴隶社会情况，是了解彝族古今情况最值□□□□□得研究的。因这原因，彝文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与研究，我省为适

应这种需要，也不甘落人之后，现在成立了四川省彝文学校。这学校是成立了，是否办得好办得出成绩，关系祖国声誉，五百多万彝人的进退与荣辱。只徒有其名那将使成百万彝人蜗牛式前进，同时会使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彝族文化遗产归于消失，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应有的事；是五百多万人将辜负党和政府的关心、我们彝人将对不起祖先成为不肖子孙。若是到了这地步，我们的前途还何堪设想？所以我是切望政府既成立了这学校，就该投入大批人力物力来办，也望直接从事这项任务的同志，拿出最大精力来干；更希望我们几百万彝人都来关心、爱护、帮助，尽到我们的责任。共同促成这学校早日顺利地口口地充实起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彝文的研究中心，世界上的彝文最高学府。到那是国内外将有成万成千的学者不远万里前来就学，促成凉山的繁荣，学校声誉将传布于全球，对祖国声誉有莫大的好处，对彝族也会得到莫大的重视，尤其免去我们落后愚昧之名、不屑子孙之名。这是多么值得重视的事。同胞们，我们共同努力，达到我们的目标吧！

86.2.2于甘洛

3.11抄于西昌

8. 對一些彝漢詞的猜想

我覺得一些彝漢語中有关彝族的詞是含蓄了一些民族歷史、關係、遷徙、語言變化等，了解這些詞的含意與來源，對了解我們的過去與未來，都有一定的好處，至低限中以如實的認識過去。現在我就一些這種詞來說說我的看法。是猜想不可靠，萬一猜到點線索也是有益的。即落空了也留個笑柄，得到教訓與批評。

猜想彝語中的幾個詞

彝人對中原人，稱呼為漢嘎（he ga）。很明显漢字是漢朝的漢，嘎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家字在湘、鄂、桂一些地方读嘎，彝人可能向这些地方的人学到这音的，实际汉即是汉家。我这看法易于得到赞同的。

在四川凉山、云南昭通部分地方，称汉人为“所”。这说，有时指奴隶有贬意；有时直指汉人，就没有贬意了。这称谓从何而来？我看是从蜀来的，川西本为蜀国，到战国时代才被秦统一，以后有曾出兵南征的蜀汉，再后有后蜀。蜀与凉山、昭通接近，来往频繁，颇相熟习〔，〕彝人自然称其为蜀。以后则不问来者是谁，凡从北方来的人，都以蜀相称了。蜀字更长存于彝语中了。那为啥产生贬意了呢？有其原因。蜀国被灭，蜀人并不乐意，而且进行过反抗，因此，不愿亡国的奔向四方，尤其向南方迁移奔逃的。这些亡国而奔逃者（据记载这些人，有逃国外越南的），一定有遭彝人抢掠侮辱的，有成为奴隶的，当了奴隶还能受到尊重吗？不会了，对奴隶只能轻视，其名、姓、族也因此而赋予贬意了。所以蜀在彝语中，时而贬时而相扬的情况也就产生了。

称北方人的还有个普遍使用，不仅无贬意而且有尊崇之意的词，这词叫“伙(huo)”〔，〕我看是华之音译。华族在中原出现得很早，那时可能还在原始社会，民族还没形成，还没阶级，彼此以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战争掠夺、开疆边土的事也少，对这种为后代开创理想的人，怎能产生相怨意思呢？所以华字在彝语中有好意了。

凉山一些地区（小裤脚）及滇省部分地区，用“谢(xia)”来称呼。这音有掳、讨、铠等意。这表明已出现征战掳掠了，而且已能制造铠甲来穿在身上了，有说讨掳掠指被掳掠来的人，有说指来掳掠彝人的人，可能已入阶级社会，开始侵略。这种人因穿有铠甲，彝人便以这种人之名名铠，使称人与称铠同音了。这是什么人？从音猜想，可能就是夏，“谢”与夏恰恰谐音。夏之出现于彝语中并非偶然。

仍然在山地及滇部分地区，称北来人为“傻(sha)”，这音有穷苦、绵羊毛、追逐、去、叙等意，有说被掳为奴才受苦，而取名为“傻”的，有说贫苦汉人流浪到彝地沦为奴隶，当然是苦；但当官发大财的都是“傻”，都比彝人好过，并非汉人都苦？是有贫有富，有苦有乐，有官有民，还有当皇帝的。这“傻”字并非以苦而取的，还有原因。到听这议论后，深有启发，想到是某王朝名，我看既有华、夏、汉之人，也该有殷商？这“傻”字恰恰与商是谐音，便假定称的是商人，以后有商人被掳为奴隶，便以商称奴隶的了。

周家天子八百年：【，】也〔是〕从西北发迹的，彝语中应有其名，可惜我的方言知识少，还未能发现彝语中的“周”痕迹。对秦则似已猜到，彝语叫奴隶为“井”〔，〕这音又有敌人、敌对、倒以及知、清、峰、山岗、脓等意。奴隶是敌人被打倒而掳来或买

来的人，与后面的几个词的意思关系少。在秦始皇时，向四面扩张，到处开路招持，派出使者及民丁前往，但秦帝国统治不久，二世即告终，改朝换代。至此所派出之使者民丁，失去后援后勤，威信递降。这时原被征服压服的人，可能起来报复反抗的，彝人更可能乘机扣留掳掠了些秦人，或把他们降为奴隶的（有位黔省学者说秦之覆消灭，我们彝人是出了力的，问那时彝兵去帮助过刘邦吗？回答我们是就地干的，可惜没问就地干了些什么）。彝语称奴隶为“井”，是从秦字来的吗？两音多接近呵！

汉王朝有西汉东汉蜀汉，统治时间很长，大肆经营边疆，给“四夷”（边远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以后又出现过后汉、北汉、南汉等都使汉字在“四夷”心目中不断加深着。先入为主，长期加深了印象，所以以后虽有过大一统的唐宋元明清各朝代，这些朝代都没有取代“四夷”人心中的汉字。

从历史记载来看，自秦汉以后，“四夷”不是融合到中原，而是向边远撤退。各王朝便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方针，不断追逐。这时是双方有目的接触，而互相是知道的。在东周前是怎么知道的？以目前情况来看，彝人远在南中，愚昧而无能远出，华夏则在北方，相去万里，似难于相知的，但在上古则情况不同，就象若干代前的凉山彝人，各氏族的畜群可以到处放牧，没有彼此疆界。因此，上古彝上活动范围很广，活动到中原，与华夏商来往，关系深切，周伐殷纣时，有八百诸侯相助，有说著名的八大部落中，卢可能是彝族。我是赞同的，上古祖国大地上，各族关系密切，以后各地出现帝王之国，不断争地夺城，互相征服，各族间才阻隔起来。但以后的统一仍以几千年前的各族关系为基础而实现的。

猜想汉语中的一些有关南中辞汇

四川彝族自治保苏 (luo su)，聂苏 (nie su)，各地方言不同，滇黔各地也有自称na su、e su、ni su等的。因此用汉文来译音时，用字就复杂了。有纳苏、腊苏、鲁苏、聂苏、黎苏、栗苏、洛苏、纳罗、拉西、纳昔等，第一字变化特多。不有译作卢、泸、即、僚、淖等的。保有犬、当事、监视……等意，大江（金沙江）彝称保液，古汉名为泸水，前字是译音，后字是译意。有个泸县，我疑是专管保苏的县，已不知在今何处。我疑四川泸州原住保苏而取其名。因陆游笔记（？）记，亲见椎髻衣毡人聚集赌博。有说泸州还有许多记述彝人事迹的碑碣〔，〕尤其彝文古书记，糯恒两家联合起来，把巴人驱到史尔口外。也说这史尔就是泸州。我便猜想泸州之泸是保字之译音。

云南之名，有说在云岭之南而得名，云岭何在？曾请教高明，有〔在〕猜想是在大理之北，有说不知。于是使我产生猜想，彝人称滇省为“以保 (yi luo)”，古代史书上出现之自大“夜郎”，我疑是“以保”之译音。而今之云南二字，仍是以保（夜郎）之译音。其夜郎、云南都是顺从当时居民之称谓而来。古人不像后代之聪明，处处要显示自己赫赫之功，只顺私意而取名的。

上面提到南字，又对南诏二字，有所猜想了。唐书上解释：诏是君长，王之意，南是居六诏之南（蒙舍），是南方君长之意。南诏系乌蛮人所建。乌即黑。彝语保。我猜想南非南方之意，而是保字之译音，即保（苏）君（长、王）也。南诏本意为保（乌蛮）君长，怎么又成一国之名？语言不同，不怪。即以今之汉语来说，不是还在说清帝国、元帝国、唐帝国、秦帝国、英联邦、荷兰王国的吗？邦或国是随其情况而可加的。

幻想联翩又想到百狼歌，白狼何在，说法不一。只是白狼王向东汉皇帝献的颂歌，载于后汉书上，有原语音、字译、句译，流传

千古，成为后人研究的珍品。可以肯定白狼不是一个国，至少也是一个大部落。已与中原来往频繁，其文化已高，马学良教授曾说：白狼歌可能是用“白狼”文写的，还是用彝文写的。过去学者丁文江、杨成志等曾加研究，发现内有十七个词，合今之彝语。我反复看后也认出十多个，肯定原语属于藏缅系语，再进一步是彝语支语。近来则有学者用普米语译出。但从彝文史书所记来看，普米原称西番，而西番是古彝六祖长房之一。虽已自成一族，但其历史语言关系密切，方言语音纵有差异，其语法基本词汇大半相同。因此我又猜想，白狼之白是译意，狼是傩字之译音（傩字难找适当译词），即白指白彝，狼指黑彝，这国家（或部落）是白彝黑彝共同组成的国家（如南诏之由当时所称鸟【乌】蛮白蛮组成）。所以白狼歌虽因方言关系，不能全用彝语译出，仍可译音出其大部呵。

其它我还对爨、麋莫、什叟、滇等有所猜想，拟以后再说，现暂止于此吧。这些猜想自然没有引经据典，仅凭彝语来猜的，是成问题。只是从彝语来猜彝汉语古词的还少，聊以抛砖引玉吧。在此要感谢古人，他们在民族间是互相尊重的，不抹煞历史事实，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研究的线索。

1987年5月16日于甘洛政协会

9.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 ——我對諸葛亮的看法

七擒七縱我不信，南人說服却是真。

千古經邊不嗜殺，屈指計來有幾人？

儘管我對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的事抱懷疑態度，但對這位我國歷史上的千古名相是欽佩的，因為他採用「攻心為上，攻城次之」的策略來進行安定蜀漢政權後方的南征軍事行動和治理南中（古地區名，相當於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雲南貴州兩省），使南中生活安定，經濟有所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我的這一認識與族內有些朋友的看法有些不同。有些朋友認為：諸葛亮的南征，給彝人以嚴重打擊，以致彝族爾後一蹶不振；他打敗孟獲是用的欺詐手段，而七擒七縱之說更是胡說八道，把夷人說得太愚蠢，這種說法使彝人蒙受奇恥大辱；火燒藤甲兵手段殘忍，哪里談得上是「攻心為上」。對這些認識我內心是不同意的。

憑我粗淺的歷史知識所知道的情況，西漢時南中就已有邛都和滇兩個國家。這兩國有較為發達的文化，其君長被中央政權封為王侯。邛都地區設越嶲郡，滇地區分設建寧、永昌、益州、牂牁四郡，其地土地遼闊。諸葛亮南征後，增設朱提、興古、雲南三郡，均由庾隆都督統率管轄。到隋唐，先出現六詔（詔、苴都是譯音，有作主、君長之意），後統一為南詔（詔原為烏蠻所建，烏蠻可能指黑夷，黑夷自稱倮或諾，我疑南字為倮或諾字之異譯），成為強盛的奴隸制國家。唐史書稱南詔文物几埒天朝，可見其文化之發達，當時的涼山之苴（君長），也有受王公將軍之封的，其地位不遜於後代的土司，從這些事實來看，不能認為諸葛亮南征後，彝人反而一蹶不振。

说诸葛亮用「诈术」打败了孟获，这可能是事实，但也不足为奇。自古以来，双方作战，各施其谋，兵不厌诈，目的是战胜对方。像宋襄公那样蠢猪式的作战是很少的，那只能使自己成为敌人的俘虏，成为千古笑柄。诸葛亮善于用兵，谋略盖世，手下兵众将广，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军需充裕，较之南中之众，占有绝对优势。纵无七擒七纵之事，战胜孟获也是必然的。

战争，是消灭对方保存自己的最高手段，打仗是会死人的。这是常识。如果说诸葛亮火烧藤甲兵是残忍的话，那么藤甲兵作战时对蜀汉军就很仁慈吗？在激烈的战斗中敌对双方谁也不会手软心慈。大规模战役，死几万人是不算多的。要论诸葛亮的过失，我看不在此，而在于没有培养出合适的接班人；连年战争，国力难蓄，事必躬亲，知人而不善任，那么诸葛亮使我钦佩之处又何在呢？现在来谈几点吧。

1 服心之策。「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策略贯穿他南征和经边的始终。这一策略自诸葛亮运用后，成为历代中央政权派出经边大小官员的信条，是经边必须遵守的原则。因此许多彝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在与地方官员发生磨擦时得免于丧生之虞。

2 重用当地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后，任用豪帅、孟获为威慑百僚的御史中丞，孟琰为辅汉将军，成为蜀汉政权的要员。历代王朝除唐朝外，哪一朝能如此重用当地民族？

3 移风易俗。除《三国演义》之外，我见到的一些史书传说：凡渡泸水，都要斩七七四十九人之首来祭鬼神，方得平安渡过。诸葛亮渡泸水时则一改风习，用面团捏成人头洒上猪羊血来祭祀河神水怪。此后渡泸的祭祀风习为之一改，再也不以人祭了。这是否属实我没有考证。但这至少说明，诸葛亮在破除迷信、恶俗方面是有建树的。就是我也在现实中仿效着破除了一些迷信。

4 无为而治。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多是用武力征服，进行血腥统治、残酷搜刮，而根本不管少数民族的存亡兴衰，翻看我国史书，凡记载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部分，每多征剿、平叛之事，鲜有发展生产、民族团结的内容。在上千年的封建统治下，边民浓厚的民族自尊和自卑心理扭结一起，常易与中央政权产生矛盾。而诸葛亮治理南中的策略则高明得多。根据他的决策，蜀汉政权对南中采取类似「无为而治」的方法，不用军队，不征剿，不随意杀人，不强征粮食，只收南中人乐于负担的贡赋，以充国用，两得其益。南征后南中安宁了几十年，生产得到发展，并促成了蜀汉国力的加强，有利于蜀汉政权的统一战争——北伐中原。对诸葛亮的这套治理方法我很早就感兴趣。我认为，在一千多年前，诸葛亮能详审内外形势，用这种适地、适时、适人的方法来治理南中，确是难能可贵。

他具有高超的军事艺术、高尚的品德、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丰富的知识技能，把这些都毫无保留的用于国家的统一富强、促进民族团结的事业中，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难道不使人崇敬吗？他南征后不断地向南中输入铁器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南中生产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还认为南中生产的发展最终促进了南诏国的产生呢。

（原载《文史杂志》，1987年第2期）

10. 多播放點民族音樂

我是个彝人，所以对彝族乐器不论是月琴、口弦、芦笙、竹笛等吹奏的曲子，有一种亲切感。我认为祖国的文化宝库是丰富的，自治地区应该多有些民族音乐。

民族音乐轻快、悦耳、动听。常有这种情形，有人不惜花钱买下昂贵的收录机，放上一盘民族音乐的磁带，那别具风味的乐曲便招来无数听众，人们坐地围成群，或跟其后倾听，陶醉其中。听者有彝族，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

民族音乐是有吸引力的，它使民族群众得到美的享受，增添了生活乐趣。也促使民族文艺工作者和民间音乐爱好者不断进取，创作出较高水平的成果，对祖国文化艺术的发展、经济建设和增进民族团结，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但现在对民族音乐并非很重视。除少数县每天中午转播川台彝语节目外，有的根本不放。在节日，民族群众聚集时，有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一两首民族乐曲，有的地方则尽播放通俗的和外国的音乐，甚至开大会也听不到一点民族音乐，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为了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多体现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我建议：逢重大节日如火把节、彝族年、春节、国庆节等，少数民族群众聚集的时候，各地都尽量多播些民族音乐；县上中午转播川台彝语节目，早、晚加播彝语节目，增播民族音乐；民族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应该坚持，不断有新的东西奉献给民族群众。以满足群众的口味，适应群众的需要。

甘洛县政协岭光电

（《凉山报》1988年6月8日）

四、西康人、事聞見

1. 靖邊部改組及其對布拖彝人的屠殺

一、靖邊部的改組

偽二十四軍靖邊司令部，成立於1938年秋，由原二十旅改編，旅長鄧秀廷任司令。部隊編作二團：鄧德松任一團團長；孫仿（原副旅長）任二團團長。彝務團、營長、大隊長等在外。部隊餉款，大部由二十四軍部發給，不足之數，在彝人身上起坎。但鄧與軍長劉文輝之間的隔閡是沒有化除的，鄧想壟斷彝務，劉想直接抓一些彝人，雙方是在貌合神離中的。

1944年夏鄧病死，劉為直接掌握計，決定到西昌籠絡彝人，進行改組。先由偽西康省政府委員楊秉離組織寧屬政務視察團，到各縣摸底，劉則在陽曆十一月起身前去。劉到後召開行政會議、禁煙會議，召見彝族各支頭目和地方士紳，進行具體準備。

我當時任腴田特別政治指導區長，調去參加視察團，因到遲，留在西昌。劉來會我要我負責彝語翻譯，參加各項會議。對靖邊部的改組和利用情況，了解如下：

一、鄧死後，內部矛盾一下就暴露出來。第一問題是由誰任司令？鄧一死，鄧妻呂仙和她的親信，怕失去大權，就在靈柩前攔立其子鄧德亮（原任特務大隊長）為司令，並胁迫各級軍官聯名具呈，請偽行轅和劉文輝加委。但一團團長鄧德松，自恃有汗馬功勞，且系親姪，其子宇俊又比較活躍，想升任該部司令，至低限度也要任副司令來掌握實權，他對德亮繼任是不滿意的，暗中向彝人和偽行轅活動。但其已故堂兄鄧德權（衡三），在時任過團長，頗有威信，有二子宇輝、宇華，現任營、連長，却表示反對。二團團長孫子文（仿），是彝人，是鄧的得力助手，原任過副旅長，在彝人中素有名望，與汉族

士紳也處得很好，尤其得到偽行轅主任張篤倫和劉文輝的信任，認為他是繼任司令的適當人選，孫自己也有舍我其誰的信心。但他曾在鄧靈樞前被迫表示過擁護德亮，也顧慮鄧家一致起來對付他，因此便處處表示冷淡，只暗中抓各支彝人力量。三派明爭暗鬥，鬧得烏煙瘴氣。

二、很多漢族人士，認為漢彝兩族間的矛盾是無法解決的，對“野蠻凶殘”的彝人，不加以服是不行的。過去所以不敢猖獗，是由於鄧秀廷慘酷鎮壓的關係，現在鄧死了，彝人一定會無顧慮地動起來。在彝人方面，原跟鄧作過劊子手的彝人，也怕仇家回來報復，一時都在驚惶不安中。

至於受過鄧殘殺或驅逐的流亡彝人，原已接近屯委會，有迂回原處或進行報復的企圖，現在乘機也活躍起來。有的找親戚幫助，有的聯絡未一同迂走的白彝娃子給他作內應，有的請求屯委會准許他們回去，紛紛嚷嚷，整個寧屬都動蕩起來了。

三、我初到西昌，便受到幾方面委託：

1·張篤倫說：“你對各方面彝人都有關係，能發生作用，你若使靖邊部彝人安定，流亡彝人，不用暴力打回老家，便是你的大功勞。”我想流亡彝人回老家去，將使原來依附鄧方的彝人，更靠攏鄧家，而且會擴大械鬥，徒犧牲生命，造成更大的混亂。但只好答復：“願盡力去作。”

2·流亡彝人與我關係密切，平時把我看作同情他們的人。我一到西昌，都來找我相助，準備打回老家。但有些人被逐到別處（雅礮江金河邊和兩鹽）後生活反而好了，顧慮迂回去不易住穩，只希望能夠取得地價，退還娃子，不願迂回。因此我對要打回老家的人只委婉地勸他們慎重其事，免得將來處境變壞。

3·屯委會副主任李光普，要我把原歸鄧統治的彝人，拉來靠攏屯委會，削弱鄧家力量。也說流亡彝人力量小，回去住不下去，

只須尽力安插，便可滿足其要求。我覺得能如此，既能減弱鄧家力量，也可和緩局勢，將來可進一步化解雙方仇怨。

4· 鄧方得力彝人如羅大英、羅母呷等，平時對我有好感，找人來說，若給予幫助，使流亡彝人不迂回去，那他們以後一定聽我的話，而且願現付二千兩白銀作為報酬（後來給了一百兩鴉片）。中間傳話人是與我最有關係的青年，我當然樂於接受了。

有了以上的接觸，我思想上便決定：代流亡彝人要求屯委會和行轅，作適當的安插，並勸導他們不要妄動。對羅大英等，要求他們不再受鄧家利用，自相殘殺，並一致擁護孫仿（孫曾問我，他可否任司令，我表示完全支持）。孫也要求對流亡彝人給予賠償。以後我們的活動，就是在这框子裏進行的。

四、劉文輝到西昌後，征詢我的意見，我說：“安插流亡，籠絡附漢（指附鄧彝人）。”他稅：“要得。”以後召見各支有力量的黑白頭目，並盡量招待，想借此使流亡者不盲動，附漢者安下心。我向張篤倫建議升孫任司令時，張表示同意。我每接觸各县士紳，都解釋孫繼任的好處，大多贊成。對靖邊部幹部，則說鄧德亮年幼，還不宜任司令，以動搖一部份人心。對堅決擁鄧的人却說：靖邊司令是軍職，不是土司，非軍人不宜任，更不宜子繼父職，給予威脅。但鄧家多半反對別姓人任司令，冕寧士紳更對鄧家以支持。於是劉只得改變直接升任孫的決定來緩和局面。同時組織了一個糾紛調解委員會，由二十四軍旅長兼屯委會邊務處處長劉元瑄和孫子文任正副主任，我和潘學源、王濟民、李仕安等任委員，進行一些調解工作，使“流亡”和“附漢”矛盾減輕，作到一致擁護劉文輝，贊成孫任司令。

五、經過一番工作，為使事情搞得穩當，決定鄧德亮仍任司令，在守孝期中，不宜服職，由孫代理。為分化鄧家力量，調鄧德

松任軍部少將參軍，其子字俊任軍部警衛二營營長，鄧宇輝升一團團長，鄧宇華任營長。為加強孫的力量，播學源（彝人，原任營長）升二團團長，孫學深、張世英（均彝人）任營長，鄧海泉任參謀主任（親近孫）。命令發表後，鄧家人有些表示不滿。劉即召靖邊部團營連長二十多人（還有鄧呂仙）到屯委會講話，記得也招孫去。孫顧慮發生意外，得通知後即找我去問究竟，並約我同去，以防萬一。到時劉正嚴厲質問：不服從命令的是否配作軍人？守制期中想服職是否為忠孝的表現？處處遷就已是難得，還妄想什麼？等等。最後說：“誰敢違抗，即以軍法從事。”孫表示願辭職，劉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怎麼說辭職！將來有誰違抗，懲辦再報。”講話後即忿忿而去，於是遂沒一人再敢開腔了。跟着指定司令部遷西昌，一團駐瀘沽以上，二團駐西昌。並通知鄧妻，不准再干預軍隊，算是把靖邊部改組完畢。

二、“剿办”布拖彝族

凡在寧屬當官的人，要升官發財，必須在彝人身上打條，就是“討伐”彝人，這樣才能一舉二得。鄧秀廷是這樣起家的，在他臨死時還念念不忘於“剿办”彝人。劉文輝對彝族升官發財心少，可是立威風收“民”心的念頭，卻不比鄧差。

大致在一二年前，鄧要打普雄。劉不願鄧獨擅其功，更不願張篤倫派“中央軍”作後援；一心想由二十四軍來完成這“丰功偉業”，未加同意。他到西昌後，與士紳接觸，多要求“剿彝”。他須要順“民”心，與張商議時，張同意而且願代報“中央”撥給大批彈藥。在張的私意，失敗了你滾蛋，我好插手；勝利了，是由我幫助下完成的，自有我一分功。於是決定剿，至於使用那些部隊，還沒有決定，原因是彝人的軟硬弄不清楚呵！

如何試彝人的軟硬，在靖边部改組初成，刘文輝想用它來試一下。第一、試其忠心與否；第二、試其有多大力量；第三、試彝人的軟硬。刘比人有見識，事前不說，突然命令孙，限期調集彝兵，配合常備，進剿布拖邊境上的菜子山，說那里的彝人時出搶劫，危害治安。

大致在同年十二月（陰曆冬月），孙把汉、彝兵編作三個支隊（由潘學源、王濟民、鄧德松任支隊長）。所有彝兵，先在較場集中，听刘講話。我那时已任屯委會委員，与刘更接近，他問我該講些什麼。我提出：打是不得已的，最終是要實現三化政策（刘的治療政策）。為此，作戰應嚴守禁令，如禁奸淫、殺俘、燒房等。刘均同意。我随刘和刘元瑄到較場，站在檢閱台上，得意的忘乎其形。因为台下黑压压一大片（都披黑毡），你喧我嚷，你来我去，象一群出窩的蜂。刘用尽全力提高嗓子講話，但显得比平时还低。事后刘詢我有无一万人，我口头上說有，事实上只有八千多人，刘滿意地微笑。刘讲完后即由孙下命令，依編組序列，向东出发。

这次進軍布拖是乘其不備，速進速退的計劃。刘平时口口声声以德服彝，遂松懈了彝人的防備。还有些彝人（布拖、普格的）来西昌，家里不便抵抗，战事遂十分順利，不到三十天，汉、彝兵全部凱旋了。獻二百多個俘虜，去的官兵几乎都打到了“启发”。卖旧衣、牛、羊和用具的汉、彝軍人，西昌遍街可见。有的掉【調】成盐、布，累負而去。至于布拖彝族損失，据說：死傷了三十多人，毀坏了十多个村子，燒了一些房子，六畜、粮食、农具等的損失，更不可以数計。现在就談几件有关所謂战利品吧！

“敌人”中投降的，当然收投誠費。这事刘文輝不准許，于是改成明收几只牲畜，暗收白银黑土。收了多少，只有当事者知道。以我所知，王濟民、李仕安（副支隊長）收了不少，还說比其他的

人少得可憐。繳了三十多個難民（被彝人擄去或轉賣去的人），集中在西昌。其中老弱占多數，名是解放了，可是哪里去找親人？回到哪里去？後來不久，有的要求放轉去，有的願意幫人，一下安插不了。最後除少數送還原籍，多數分去作傭人，連羅正洪、羅清華（彝人）也各領了一個去。名是解放，實際由彝奴變作官奴而已。

不曾投降的彝人當然予以燒殺、擄掠。燒殺不說，以擄掠來說，繳來的俘虜就有二百多人，還有沒繳的，都私下帶去賣了。人數多少，計算不出。大隊長何玉發帶去七人，還嫌太少。羅大英見別人帶去賣，自恨太老實。部下也埋怨：你不去干別人還是干了！許多勝利者連對方的頂門杠也帶走，石臼、磨槽、竹囤、鹽槽、麻袋等等，稍有點價值的豈肯留情。

俘虜中有四十七人是安樹德的鍋莊娃子。安是沙瑪土司來承繼阿都家的，曾作過劉的學生，在西昌未回，認為“剿彝軍”不會對付他的管屬，沒加留心。那知“剿彝軍”一到，不分好歹，到手就拿，只是聽到是安的人，不便帶去賣，自恨倒霉，繳送上來。事後安要求釋放，屯委會不許無條件了事。回頭來找我，我向李光普說：為經營布拖，就不該使安家寒心。李才允許釋放。可要經過新任普格設治局局長王濟民之手。我與王講時，只收點禮了事。人是放了，安要他們早日回去，安定人心，免生變亂，一領到便帶走。第二天過大箐梁子時，遇到大風雪，這些人剛從囚牢中受盡飢寒愁苦笞打的折磨，身體過於衰弱，有十一人在山上凍死。事後我把安埋怨了一頓。

俘虜中男女俱全，都集中在大興場，由靖邊部隊監禁。有某班監禁十多個婦女，內一女年輕有姿色，班長動心，強姦未遂，便誣她企圖乘夜逃走，拉去吊起，直到她承認百依百順才罷手。從此大兵輪姦，同伴放歸時，她羞愧不肯走，後由婆家找來人拉走。

还有百多名俘虏，是出錢取走的，每人贖金没有一定，总計起来也不会太少。究竟多少？一万两白銀是棍子也打不落的呵！

以上是从“敌人”手里取得的。另外在内部，汉、彝官兵也有所收获呵。如彝兵撤回来时，有的收获多，有的就收获少，于是在途中无的偷有的。記得有一个彝人，偷得一只山羊來西昌出卖，被失主抓着，一方說偷，一方說檢【撿】得，正相爭持不去，以后扭來見我；我实在也評不下去，只得依旁人建議，我出酒，他們出羊，杀來打平伙了結。王济民領的米没有发完，剩余归己，除用来培修房子外，还請我們吃了几台。其它他領的子弹等，購下来的也不会少，真是官兵們个个有喜呵！

这次“討伐”，前綫官兵自然心满意足，在后作主的刘文輝，也十分得意，怎么办呢？

（一）靖边部汉彝官兵，忠心耿耿，貫徹命令，何能不满意？實在意外的滿意！

（二）一下調集一万人，把菜子山蹂躪一場，俘來二百多人，这力量呵，可用来打彝人，对付异己，同时也是向伪行轅示威呵！

（三）过去“討伐”彝人，每多失敗，一提起，許多人就有难色，現在却这样燂和，今昔不同，是可以“討伐”彝人的。

（四）打彝、杀彝是汉族士紳們封建地主階級衷心的希望，这次胜利便贏得了他们一致的喝采，“民”心收获最大，将来应多如此。

于是結論是：“彝匪”燂和，以二十四軍配合靖边部彝兵就可以橫行大凉山，小打如此，大打可以想象。进剿普雄，使用部队，就是在這結論的基础上决定的。

2. 羊仁安在雅安行政檢討會上的表現

1946年，雅屬榮經、天全、蘆山等縣人士反對劉文輝，他們在外製造輿論，爭取同情，在本地佔據鄉村，公開武裝對抗。到1947年初，劉文輝在雅安召開“雅屬行政檢討會”，來電通知羊仁安參加。我正在漢源，去電一問，也要我代表彝人參加，便一同前往。我們一到雅安，劉文輝就來旅館看望。二十四軍副軍長伍培英、參謀長楊家楨以及省保安處處長王靖宇等同來看望。

前來報到的代表，我估計有一百多人，除了軍隊、省級機關和雅屬各縣的代表外，旅蓉同鄉會也選擇了劉潤之、陳光普、陶亮生、王學禹、楊茂實等人為代表，前來參加會議。會議由省參議會議長胡恭先主持，劉文輝致開幕詞。劉沉痛地檢查過去得失，認為他的施政綱領及措施是對的，壞在少數人不能貫徹執行，發生種種弊端。他說大家共事多年，都想為國家民族把事作好，可是有些人私而忘公，不好好幹，貽人口實，甚至引起老百姓的反感。甚望這類人覺醒過來，改正錯誤，走上正途，從新努力。善【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其他人也要加倍努力，亦起來糾正少數人的錯誤，共同作出成績。最後，他十分嚴肅地說倘若像往常一樣執迷不悟，那我們就一起滾蛋吧！使有些人為之改容。

黃筱衡代表臨時動議，說應先選羊仁安、陳仲光去招撫動亂分子。我認為會議還沒開出頭緒就選人去招撫是不適宜的，因此提出異議。我說這會議是檢討過去，決定今後良策的，許多方面的事都還未討論就派人去招撫，他們根據什麼原則去，招撫不成又怎麼辦？總之，沒開會就派人去，是欠考慮的。劉文輝聽後，立刻提付表決。羊不熟習表決，立刻站起來說：“一下子就叫我

们去招抚，有点不逗头！”表决结果，大多数人不赞成不开会就派人去。

会议讨论时，羊仁安个子魁伟，声音宏亮，颇引人注目。他的有些话闻所未闻，使人很感兴趣。可是他用了许多袍哥话，使人费解，事后还有人来求解释。他总的来说，是希望刘文辉与地方人士搞好关系，关系好了，事情才好办。他说每三棵树有个“挂挂阳”，它会叫唤。你打诨它吗，它就乱叫，雀子些就不到你的树上来，你就套不到雀子；一条街子有个“拖鱼尾烂”的，他看不起他吗，他就给你下点烂药，你就生不得肌，合（音告）不了口，要打得拢堆才行；说当官的不吃人是骗人，他不种地，不打渔，不捞虾，他不吃人吃屁？但也有好官坏官之分，就看他吃得多吃得少，吃得在理不在理。主席在四川几十年，钱是找够了的，还想啥子？就是拿点，也拿得在理，另外来一个吗，他是饿的，怕吃了肉还啃骨头呢。这种事还少吗，唐宋元明清以来多得很。遇到这样的官，西康老百姓还活得成，我们还是拥护刘主席的好。主席同我们都是熟人，都有感情，有了事，只要来求情，拉着轿子，他了解情况，就会给人情，给你解决。别人来吗，官架子比山高，你求情，他袖头子一甩，胡子一吹，恨你一眼，他的副官、差遣立刻叫你爬，你莫非把他啃一口。在座的各位都见到过吧，我遇到的长官多得很，哪个有主席这样的深情厚义？你说这道尹不好，后来的道尹更不好，各位想想吧！他的话引起一致的重视，也使刘文辉十分满意。结果促成会议的圆满结束。

会后决定，由羊仁安、陈仲光等人到荣经太平场，招抚反对者李元亨、朱世正、陈步腥、程志武等。他们多是羊、陈的袍哥兄弟伙，加上刘文辉又允给优厚条件及好处，双方约好在一山村会面，彼此一谈，顺利如意。我是一同去了的，因此了解整个招抚过程。

我们入山时，见到二十四军郝延庄营在山拗口构筑工事，士兵荷枪实弹，严阵以待。等我们谈妥，回来时，郝营已撤走。

我们回到雅安，向刘文辉汇报情况，刘十分高兴，认为辛苦而且立了功。奖励了几百万元给羊仁安，也奖了我一百万元（可买二两多黄金），陈仲光由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副官长调任省田粮处处长。当时成都《新新新闻报》以“雅安会议中心人物”为题，报道羊仁安在检讨会上的言论和活动，十分热闹。我看这是1927年以来，刘文辉和羊仁安的关系处得最好的时期。也是羊仁安在西康各界人士心目中，具有较高威信的表现。

岭光电 一九八五年五月

3.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與鄧秀廷的關係

1923年前后，羊仁安任川边军第三团团团长时，邓秀廷任羊仁安部的营长，接着羊升任川边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邓也随之升任团长。1927年川边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羊仁安任该军第十六混旅旅长兼宁属清乡司令，邓秀廷任该旅四十八团团团长兼宁属彝务指挥。1929年，邓与所部营长孙子文合谋，替羊仁安诱杀篡权的四十七团团团长蒋如珍，因为这段时间羊、邓两人的关系是好的。但邓秀廷经常对彝人说：“羊仁安是由我扶持到官位上的。”说明邓秀廷在这段时间产生了骄傲情绪。

1931年冬，羊仁安见刘文辉势力已伸入康、雅、宁三属，形势逼人，为了求得安全，自请卸下职位，亲自到汉源刘文辉驻防地与刘联络，推荐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璋替他的职务，以此求得到刘文辉欢心，免除刘的戒备。于是刘文辉同意任命刘元璋为宁属、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屯殖军总司令，帅兵两团进驻宁属。羊仁安任副总司令兼步兵第十一旅旅长，邓秀廷为副旅长兼四十八团团团长，负责宁属地区彝务。当时邓秀廷持不同意见，主张布防大渡河，阻止刘元璋部进驻宁属。而羊仁安一方面顾及在汉源的家业，一方面顾虑南边苏海澄部在后方发动进攻，造成腹背受敌；更认为自己力量与刘相比过于悬殊，抗拒不了，没有接邓的意见。刘元璋所部开到刘宁属后，强迫邓秀廷部离开宁属，刘康属甘孜去抵御藏军，因此羊仁安与邓秀廷关系曾经一度变坏。

邓秀廷趁刘元璋未到宁属前，还去打普雄，想以此取得胜利，表示治理宁属彝务离不开他，但结果吃了败仗。在进攻普雄时见情况不妙，还一再电请羊仁安增援，羊却说：“我已去职，不好

过问。”加以拒绝，使邓深为不满。不久邓秀廷又指挥已御任的营长潘学源（彝人），动员其家族刺杀彭乌甲，也没有成功。反过来彭乌甲到西昌向刘元璋告状，被刘委为彝务大队长。刘元璋认为邓秀廷在与他作对，立到派兵捕拿潘学源。潘得消息后，即去问邓秀廷怎么办？邓无所措手足，潘只好逃到成都。在成都见到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得引见刘文辉。报告情况后，当即委为中校参谋，派回邓秀廷部服务。时邓部已调到康属，潘即押运被服前往邓部就职。潘学源到邓部后，在闲谈中提到羊仁安情况，邓秀廷很气忿地说：“变猪也不与他同槽。”

1935年红军长征过冕宁拖乌，果基家与红军结盟，协助红军通过彝区。果基彝人趁机杀死屠杀过彝人的邓秀廷部团长李德吾。红军过后邓要打伐果基人，羊仁安认为果基彝人是被迫而为，帮助果基人说情，邓全然不理，并说羊仁安：“专会做好人。”

1938年夏，西康筹备建省，要划宁、雅两属归康，邓秀廷很不满意，邓的副官长刘国乔来找我谈，邓秀廷可以供给弹药，要求组织彝人在大渡河下游布防，配合该部的上游防御，共同阻击二十四军开入宁属，我不赞同。邓秀廷向我表示时，我便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不能反抗，不然打胜了不会得奖，打败了就无路可走，邓无言以答。过了几天，邓随之应变，表示拥护。

邓秀廷死于1944年7月，到安葬那天，羊仁安亲自去祭奠，邓之子邓德亮以良种好马相送。但羊仁安回到汉源后，对我说：“邓秀廷就是活着，一唯对彝人打杀，也打杀不出名堂来的。”对彝务的态度，两人的相差距离是很大的。总之，羊仁安与邓秀廷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矛盾还很大，只是没有公开化而已。

岭光电

一九八五年五月

4. 鄧秀廷進剿會理蔡三老虎 和八且家圍攻昭覺縣城經過

進剿蔡三老虎

鄧秀廷在一九四〇年初任二十四軍靖邊司令兼樂西公路邊民筑路隊南段督修司令，他征集了近三千名彝、藏民工，負責修筑冕寧滬沽一段公路。鄧秀廷是靠打彝人吃彝人起家的，離開征剿彝人就發不了橫財。此時他早已寂寞難耐。他對會理打敗過蘇海澄（二十四軍第八旅長）的彝人蔡三老虎，蓄恨已久，此時即向西昌行轅和寧屬屯墾委員會表示自己願去討伐，想借此表現自己是剿彝能手，也好發一筆財。於是鄧秀廷把修路事務交給副司令孫子文代理，又把喜德甘相營老巢交給彝務團長羅洪阿牛看守，自己帶領一團多部隊和幾千彝兵向德昌、會理出發。

鄧兵到老礮、岔河後立即進行攻擊。蔡三老虎抵敵不住，退入深山。鄧對蔡三老虎無奈，便將蔡三老虎的侄子（一說是兄弟）蔡金萬、蔡銀萬騙來殺掉。然後便對會理、德昌兩縣“三地”（又稱“小褲腳”）彝人肆行蹂躪。除進行燒殺、搶掠錢財之外，鄧還把抓到的彝人，不論男女老幼，盡行出賣，單被賣到普格以北的人就近二千人。被抓來賣的人中有白彝也有黑彝。有不少人逃跑被殺于路上；有的黑彝被俘後不願淪為奴隸，于被押路上全家自殺。有的被賣後不敢暴露自己是黑彝，因為彝人不敢買黑彝作奴隸，認為會克主人。倘若暴露身份無人敢買，就有被殺掉的危險。鄧大量販賣人口，使涼山北部的奴隸價錢一度低到六七十兩白銀一個。鄧因此大發橫財。

罗洪阿牛不甘寂寞

正当邓秀廷在会理一带疯狂枪杀之时，为邓守护老巢的罗洪阿牛也不甘寂寞，生出一件事来。结果使邓秀廷受到了一次始所未料的打击。

罗洪阿牛本是邓之心腹和得力助手，邓之所做所为几乎皆有罗染指。此次邓在临行之前一再交代，要他不能乱动，专心看好老家。但是一贯奸诈狡猾著称的邓秀廷，却没看出手下这个彝人干将对他也有贰心。罗虽是邓的红人，但深知邓是个无所不为、阴险毒辣的人。总是有点与虎同眠的感觉，也怕将来有兔死狗烹之日。他早就想设法摆脱邓的掌握，只是想不出一条既不使邓发觉自己的意图，又能达到自己目的的办法。现在邓不在家，正是好机会。于是搜肠刮肚想出了一条计策：原来各地被邓残害的彝人有许多逃往昭觉境内避难，当时昭觉方面的金安仁（普雄特区区长、满族）、张培根（昭觉县长）、万绍新（自卫总队长、彝姓瓦渣）等宁属屯委会系统的人平时与邓不合，经常利用这些逃难彝人向上司告邓的状，邓对此深为痛恨。罗洪阿牛抓住这点向邓妻吕逸仙说：“昭觉方面收容被驱赶的彝人来和司令官作对，应该加以惩罚。现在金、张等立足未稳，八且人对他们很不满，若趁此时进占蒿姑阿硕住区，截断他们与西昌的联系，再以八且人作内应进攻昭觉，便可拔掉祸根，扩大势力范围。更妙的是现在进攻可以不使邓司令背名声”。并进一步引诱吕氏说征服昭觉后，所得钱财与吕氏平分，占到的田地由他派人去管，将来按年给邓家上粮缴烟。吕氏听说有利可图，立即点头同意。

八且人进攻昭觉

罗得到吕氏允许，便立即行动。他先派人到昭觉动员八且人暴动，约以到时派兵增援。八且人有所顾虑，说要等罗攻占阿硕住区

后他们才能行动。罗同意，立即派洛米克阿米进攻昭觉与西昌路上的阿硕家。八且人正在犹豫之时，正好金安仁、张培根等向他们定买一百二十石米。订约时先付米钱，以钢洋、布匹、盐巴搭配付给。八且人拿到米钱，一时贪心陡起，认为此时暴动既可撵走汉人又可免交大米。于是决定行动，他们一面组织人马，一面派人和罗联系，要罗派人援助。

八且人分三路进攻：一路预先把人埋伏在沟中坡下，准备趁东门外阿克密惹村的雷树清连早晨出操时发动袭击。不料雷连早已得到消息，出操时以半数下操诱敌，另一半在四周埋伏。八且人进攻时遭到伏击，死了十多个人，大败而退，雷连仅死了三个兵。一路直接攻城。城内驻有一个中队士兵，早有戒备。东门外枪声一起，攻城的八且人从城北扛着梯子奔向城墙。城上立即还击。据罗清华（甘洛政协委员）说当时他和金仁安一起站在城墙上，金见士兵打了许多枪不见命中，便从弃兵手中拿过一支步抢瞄准射击，打了五枪打倒三人。每打倒一个便哈哈大笑一次。士兵也接着打倒几个。八且人只得撤下去。另一路进攻西门外的鱼海子村。村内驻有屯垦大队两个中队，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驻军防范差，头夜便有八且人潜入村内作内应，拂晓打响后军队伤亡惨重。有人说仅逃出十七个士兵。（但有人说仅打死十七人），幸得城墙上向下猛烈射击掩护，逃出的士兵才未被追上。

国民党军队驰援

八且人攻不破城，便四面包围昭觉城，野外吼声震天，飞鸟都被惊得掉下来。城里与西昌方面的联络完全被截断，情势十分危急。幸得万绍新派本家瓦渣介惹利用亲戚关系，假称离开危城回家，出城后绕道经瓦渣地区去西昌告急。第二天中午竹核马家派彝

兵来救，烂坝尔欧家亦前来救援。援兵占领城南河对面黑采山，向围城的八且人射击，下午又派头人入城。八且人才退下去。西昌方面接到报告后，二十四军独立旅派两个连、屯委会派苏少章营、行辕派王义琼连驰援。援军经滥坝、四开、蒿姑前进。第六天越大母鸡梁子时遇到八且人阻击。八且人虽多但武装差，仅一小时许就败下山来。昭觉城内知援军已到，只留少数守城，大部出城夹击，八且人开始溯河而逃。

部队开始进占八且住地。规定只没收八且黑彝的东西，对白彝不准乱抢。房子则一律不准烧。部队将各村八且人的粮食全部运入昭觉城，装满了所有粮仓，连县府办公室也堆放了粮食。大概得粮千石以上。有了粮食，人心大定，再也不愁城再次被围。

这时传来消息：八且人大部在洛米克惹呗书处集中，准备等待邓秀廷部队前来配合反攻。对此，各部队头目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乘胜进攻洛米克惹呗书所占阿硕家村子，以免以后被邓利用作反攻据点；一种主张守住昭觉、蒿姑两地，等援军增多后再行攻击。结果采用前一主张。

进攻开始，部队由金仁安指挥，彝兵由万绍新、尔欧以打率领，先在蒿姑集中，半夜出发，拂晓攻击。上午遇到顽强抵抗，中午方将对方打退到村内，将及薄暮，八且人先逃，跟着，洛米、罗洪人也逃走。部队遂占领村子。此战有三名士兵受伤，苏营抢得许多东西，彝兵抢了东西后又烧毁一些房子。

逃走的人聚集到三岗、等罗阿牛的人来援助，罗派数十人增援。因没听说邓的正规军队到来，这边主张乘胜攻占三岗的居多。第二天一早就开始进攻，对方基本上没有抵抗便自行撤走。据罗清华说，当时他也在担任攻击的队伍中，对方有几个从离他不远的地方逃走。他想逃跑的人不用打，就站着看，不料有个穿灰披毡的

人回过头打来一枪，子弹从他的棉衣上穿过，他冒了火，乘那人爬坡之时瞄准射击，正中脚弯，打碎膝盖死去。另外好象也打伤了两个。进攻的彝兵也有三人受伤。

瓦渣、阿硕人的反攻

这时，罗洪阿牛本人率部集中于瓦斯洛。这边得到消息后，抓紧邓秀廷援军未回之际奔袭瓦斯洛。进攻洛米人占领的村寨之时，阿硕人为收复失地特别卖力，进攻瓦斯洛时瓦渣人为了报仇，在瓦渣洒体率领下充作前锋，打得非常勇猛。攻击部队在马姑梁子上遇到阻击，打不多时，阻军即被打垮，不知去向。过山后遥见对面山上有人，于是攻击队伍分为两路前进。后来左路遇到从瓦斯洛出来的彝兵猛烈抵抗，王连用机枪火力压制，始将来者打退。部队直进瓦斯洛，见罗洪阿牛从村内奔出，他身穿白衣，早被彝兵认出，纷纷向他射击。罗几次扑倒在地才逃过山岗。在村内抵抗的人有十多个被俘，其中有五个黑舞，被押到凌米地交给一个从甘相营来投奔的瓦渣尔洪看守，此人意志不定，经煽动后即与被俘者一同逃走。

罗洪阿牛原在瓦斯洛村修了几座大房子，囤积有上千石苦荞。部队和彝兵进村后争抢其它东西，没有人过问粮食。撤退时彝兵放火烧房子，苦荞着火荞味四溢。许多彝兵以无法运走为恨。

罗洪阿牛的坐骑被获，牵到昭觉交罗清华由深山路带走，经斯木补约、连杂落、者堡、保古、吉米、阿尔到田坝，再经汉源到雅安，送给西康省政府主席兼24军军长刘文辉。当时邓秀廷与屯委会秘书长杜履谦矛盾重重，互相争斗，而又双方都向刘文辉讨好。将从对方掠来的东西献刘，刘亦收下。

邓秀廷奔回老家

罗洪阿牛精心策划的这场戏以惨败告终，消息传到正在会理打杀彝人的邓秀廷那里。邓大惊，认为不赶紧撤回，甘相营老巢有被捣毁之虑。即日下令收兵撤退，星夜兼程而回。邓路过西昌时，也不入城打个招呼，直奔甘相营。邓起初得到消息时，大发雷霆，继而听到罗本部损失惨重，罗又将失败的原因推到“四十八家”（摆脱黑彝统治而直接向邓上粮的白彝）不能作战上。邓不愿逼罗太急，只得忍了这口气。

罗洪阿牛这次失败，虽然不是邓本部的失败，但是使邓在彝区的威风大减，势力范围有所缩小，并从此和西昌屯垦会结下不解之冤。屯垦会借此机会在各地树起力量限制邓势力在彝区扩张。相继设立了普（雄）昭（觉）、西（昌）会（理）、越（西）拖（乌）等三个“彝务指挥部”，以金安仁、苏少群、王济民等分任“指挥”。并在彝区到处设立政治指导区“表示”彝人已投诚就范，彝区到处有指挥、区长、大队长等官职，以致“拉屎拉尿也能碰到些官”的情形，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注：本文多据潘学源、罗清华二同志叙述而写。

5. 憶「樂西公路」北段邊民築路隊

1939年初西康建省，國民黨為了控制西康，五月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派與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原有密切關係的張篤倫來任主任。七月劉文輝到西昌視察，依照蔣介石指示，與張會商，籌備修築樂西公路，為加速工程進度，決定征調民工和征調政府所能控制的邊民——少數民族承擔土方工程，石方工程則招募有技術的工人負責。全程自蓑衣嶺以東到樂山，歸四川負責，嶺經西轉南到西昌，由西康負責。

西康境內分作三段，西昌至現石棉擦羅稱南段，以北到漢源富林稱寄存器擦段，再東到蓑衣嶺稱北段。南段設“樂西公路邊民築路隊南段督修司令部”，由鄧秀廷任司令。征調五千多邊民，分成四個支隊，行轅派主任副官曲木藏堯任一個支隊長，修築冕寧橋以南到滬沽之南。1940年初動工，到3月鄧秀廷率彝漢兵去打“蔡三老虎”，工人減到四千以下。富擦段設督修專員，由賴執中任專員，此段督導漢族民工，其辦事處設於農場（石棉）。到是年秋賴因事撤職，由羊仁安兼。北段設“樂西公路邊民築路隊北段督修司令部”，由羊仁安任司令，任負責一千二百名邊民（彝番）。又設“邊民築路隊北段支隊”，我當時任西康省政府參議，奉命任支隊長。督修司令部上設“西康省民（漢）工管理處”，由西康省寧屬屯墾委員會秘書長杜履謙兼處長，設處於富林，副處長鄭少成長駐負責。全路大部土方，是漢族民工完成的。據云征調了六成多人（有說八萬，包括後勤運輸）。康境石工如打通岩窩溝、娃娃營，石棉對面等地的，由私人招來石工組成“樂康建築公司”（設於富林），原曾任四川陸軍第八師參謀長陳鎮安任總經理。該公司負責

修建了一部分工程，大部分工程则由公路管理局调来的技术工人完成。如大渡上悬桥（1942年9月通车）、南雅河桥、流沙河木桥均非该公司完成。

全线工程测绘、定线、监工、器材、经费及工程人员管理等，由“乐西公路工程管理处”负责。处设于西昌，处长赵根候，在富林设办事处，副总工程师张郁文任主任。康境工程分五个总段，各有总段长，下有分段，各有工程师或监工。如富林附近为四总段，马烈附近为三总段。

为防止瘟疫，治疗伤病，卫生署在富林、西昌两地设立公路卫生站，富林卫生站长是德国留学生张伯渠，主任医生张超味（中山医学院毕业），药品完备充足，医术高明，也很负责，医疗效率高，对边民及附近汉民均予照顾，颇得好感。在大桥、拖乌、擦罗、马烈等处设分店，药械人员稍差。我介绍刘世才、罗粗懂医药的人才，各得其利。

说作政治工作，行辕派政治队来，队长李自伟（川人），队员七、八人。每日朝夕在工地举行升旗仪式，一周讲一次话，要求拥护领袖、拥护抗战、服从政府、尽力筑路等，也解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含义。边民多不懂汉语，听之渺渺，收效不大。李在宣传上是努力的，具体问题不多过问。1940年秋，《宁远报》记者报导地方病失实，引起了富林人忿怒。记者经过富林时被围，李保出记者后，记者逃走，李也不好再处而离开。继派江苏人湛康炳来，仅留两个队员。但喜欢与边民接触，遇具体问题，代为解释疏通得到解决，甚得好感。

在刘文辉过汉源去西昌前几天，我请假返家安顿。又得行辕通知，为准备筑修乐西公路培养干部，叫在田坝招十多名彝族青年去西昌学习。我带起招到的人启程后，在寮叶坪遇到曲木藏尧，说他

也是来招生的，发了五百元招生费，即一同到保安下彝村中作客，主人杀猪相待。翌日到越西城，有三十多个青年来应招，藏尧杀了一头牛招待我，实际是招待彝生。为避免亲戚相祖之误会，藏尧要我作口试选拔，我以口齿清，身体健康为准，选了二十来人。这时刘玉忠等五、六人来到，看他们个个身强力壮，决定招去学习，藏尧也说是难招到的人，便留下跟藏尧同去。

我到西昌后，张笃伦说为招边民修筑公路培养干部，将办“乐西公路边民筑路干部训练班”，要我将在军校受过训的彝族青年，尽量招来学习，以备任用。我当然照办，写信或派员将田坝和拖乌原由我保送去受训青年招来，他们的旅费，我未找上面付，由人付给了事。不几天邓秀廷送来几十名学生，此时，藏尧也来到，训练班也正式成立。班址设于西昌白塔寺内，班主任谁兼已记不起。藏尧任大队长，江煜章、沈剑波（军校八期生）分任中队长，我任教官。原受过训的和新招的，共约一百五十名学生，生活和学习上都严格要求。我讲过些什么已忘，给张笃伦翻译了两次话，则记忆犹新。一次是他说人的天资相差不大，后天培训差别才大。边民聪明才智不弱于我们（汉族），其弱在于所入环境所受教育，像玉米长在肥地上，又施了肥的就长得好，长在瘦地上面缺肥的就长不好一样。问学员同不同意，学员们议论纷纷，张还说翻译得好。

藏尧聪敏好学，善辞令，很活跃，但身体差，十分瘦弱，回家时很疲劳。几天后我去两盐视察，就没再见面了。该班到八月结束，学员被分配到南、北段督修工作，军校受过训的任中队长，仅在班受训的在中队内任特务长。学员在学习时纪律很严，除上课下操外还实习修筑，队长带头，不许偷懒。分配后在南段有十多人受不了苦，他们逃走了。在北段的二十多人则不仅尽了力，也作出了成绩。我之得奖状调升，应感谢他们。

北段督修司令部设在汉源富林，部内设秘书一人，由罗席翰担任，督修员工一人（袁子俊）。办事员、文书各一名，工友二，记忆中他们也协助汉民工办了一些事。以司令羊仁安在边民中的声望，在冕宁大桥以北，越西寮叶坪以北，大渡河以南各地征调了彝番民工一千二百多人，原拟调二千的，经过调查户口，计算运输远近，减少人数。关于购置工具、粮秣，办理征调，调查户口等都由司令部办理。

司令部辖一个支队，统率边民工人，称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我任支队长，羊炯明、王义荪分任一、二大队长，蒋汉卿、邓永陞、骆仕英、谢悟过、胡开又等六人任中队长。每队有特务长，规定每队二百人，185人出工，15人搞后勤。以后队长中有升学或请假的。

1940年1月1日开工。民工来源是这样的：玉田上关六格二姓200名，海棠加拉、然夫二姓一百二十人，西番四十人，蒋乃、阿尔白彝二十人，拖乌果基阿月、沙特二房二百人，田坝上土司一百五十人，下土司四百人。先修流沙河经富林到白岩河一段土方。此段五月完工，此时天气渐热，农忙紧迫，只得遣散半数，仅留六百人，并移到地势较高，气候凉爽的马烈修筑。八月完成大半，张笃伦擦罗来开会。工程处认为边民成绩较好，人日挖土0.8立方米。张又指示继续修筑。这样就增加了边民的许多痛苦。

完成马烈附近土方后，移筑马烈以东沟里。入冬后气息较寒，有时在冰雪中劳动，幸而人人有披毡，也较耐寒，又住于民房内，买草来垫，砍柴烧火取暖，经过一个多月，还不像汉族民工那样有冻死或在路上倒毙的。

1941年初移修马烈以西至白岩河段，此处气候较好，住处取水、烧火、做饭都方便，劳动技术提高，兴趣增长，进度加快，一

再得到工程处的表扬。不论在何处，羊与我都再三嘱咐，要与汉地汉民处好，边民照办，早晚帮助房主作些事，把泪水和残羹无条件地送给房主，晚上一同取暖，有的房主也帮修工具，从没发生过吵嘴事。

挖土、背土、传土、撬石……他们都会，但效率低，进度较慢。七月底行政院康昌旅行团来到北路段，印象中副团长是王家祯，团员有朱契、王治远等十多人，集中工人及干部开会，发给钱和酒作奖励，并决定筑路结束，遣散工人，撤销司令部。此时工人已疲惫不堪，若不解散，不说六百人，半数也难留下了。我看该团任务是了解乐西公路工程，希望证明这条战略公路已修通，后方建设大有发展，以便向国内外宣传，鼓舞国民和前线士气。同时争取友国支持。但当时仅土方初成，石工未完，大渡河上搞摆渡，他们要来的前几天还冲走了两只渡船，死三个工人，损两部汽车。有些咱临时砌平，供旅行团汽车通过，道路颠簸是够受的。据说原预算不足，以后说加宽，改拟预算增加钱，才完成。我随他们去西昌，乘卡车走三天才到，朱契和中央社记者为我写访问记，浮夸得太凶。

北段督修司令部经费是：司令部办公费300元，另有民工旅费、福利费等。司令月薪200元，副官、秘书各一人，月各100元，督修员二人，各50元，办事员、文书各一人，各30元，工友二人，各12元。支队部办公费，月60元，支队长月薪160元，办事员、文书各一人，各30元，工友12元。大队长二人，各100元，月各20元。初时法币价高，尚称优裕。1940年3月以后，物价高涨，个个叫苦。

边民工人待遇，原来计划是：以完成土方额计，每方二角，另月给四两酒和肉作奖，每日预支二角，月结算。物价高涨以后，主食玉米，由八角多涨到贰元多。五月后更上涨，二角钱，连主食也

买不到了。一再交涉，改为：每人每日以一斤半玉米，半斤菜（老秤），一钱油，一钱盐为准，每月初及十五预支，月底结算，可以稍饱了。司令部浮报几名工人费，用来补助干部伙食。

所用工具：铁、竹、木、绳、碗等器，都以二千人为准来购制，而1939年秋领的购置费到1940年后才报。物价已涨，差价上赚了巨款，听说是西昌领下的，还用来买大烟到汉源卖，赚的更多。多少我不知道，只是有人问我分得多少，却使我有口难辩。到完工时，各种工具是没用完的，以原价三折买起，仅未用的锄头就有二百多把，使我眼红，要了几十把来使用。其它竹、木、绳及铁器，两年后还有人拿去使用。

修筑结束，遣散职工时，除民工外，照行辕规定，发给三个月遣散费（办公费也发三月），计共领下二万多元，依羊炯明、王义荪意见，由羊炯明带到西昌买大烟，买回时遇到涨价，赚了一倍多，将本归司令，利钱分配，我得八千元。大队长各五千元，其它依工资分给，共付了四千元（结束时已离开的未发）。民工受尽痛苦，流血流汗，我们却利用遣散费作生意，大分其脏，深感内疚。

原来规定，民工半月轮换一次，照途程发回去旅费。以后：一、农忙了，轮换期缩短，便发半月该项得的几分之几，数额减少。二、法币贬值，所得数已不顶事了。三、要到司令部领，移筑马烈后，太绕道了，多不愿绕道，费时间。便不愿领取了。民工来去自付旅费，而司令部则省起这笔钱归私。当时未建议拿到工地发给，感到遗憾。

1940年4月，军委会政治部电影队来沿线放映，绝大部分人没有见过，见映出日寇进行残杀、活埋、奸淫、烧抢及飞机投弹、大炮轰击、房屋倒塌、人畜死亡等情形时，有的惊叫，有的闭目不看，有的忿怒大骂，与布幕上的声音混杂成一团。映完散走，全街嚷嚷

不休，即换班回去也在谈论电影，以后一两年还没淡忘。电影队有名导演郑君里同来，带有电影摄影机，在工地拍摄后，又到田坝拍摄工地情况。据说所摄镜头已见银幕，我不曾见到。下半年西康省电影队曾来富林、田坝、玉田、阿尔等处放映，颇受欢迎。阿尔有一黑彝认为有人在银幕上活动，准备了几头牛，几石白米，说要招待银幕上的人，反复解释才了事。

我本意是想作现成绩的，只不讲方式方法，处事粗率，发生了一些意外事。我记得在开工初司令部开干部会时，我大胆发言，说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已受到中央的平等待遇。该尽到爱民族爱国家，拥护中央的天职，尤其我们是受到中央委托的人，该圆满地完成所负的责任。现在日寇深入，企图灭我中华，毁我国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流血牺牲，我们没有上前线已是惭愧，仅在后方修路，能不完成筑路任务吗？修路是与其它族人一同筑的，谁有成绩谁光荣，我们能落人之后吗？这次修路，我们是得到优待了的，尤其司令官是与我们素有关系，早受我们尊敬的人，在他率领下，会加照顾，我们更好尽力。在我个人一定千方百计地使他们发挥作用，民工都是自己人，好好对待，他们会听指挥，尽到力。也该办到工具够用，住地选好，医药及时，保证吃饱，房旅费照发……等，以后一年多中我是想这样作的。可是许多方面就没有作到，固然白天去督促，有时也参加挖几锄，晚上去住处看看讲讲，在办公室要照规定办，而由于时间的推移，物价飞涨，时久疲劳等则没有提出办法解决，徒使民工痛苦增加。

工地在富林附近时，民工一旦生病就送到卫生站就医，医药条件好，得到便利。移筑马烈附近时，分站医药较差，送卫生站又困难。且许多人不大相信医药，服一、二次药就不愿再服，要求回家搞迷信。但也有受劝，医药生效了的。1978年玉田沙家木乃送一个

筐给我，我怕“文革”事再现，心有余悸，一再拒绝。他说我救了他的命，一问才说他在筑路时生重病，要求回家，我不同意就送他去住卫生站，受到重视三天就好了。出来又强留三天，回家病也没犯过。在工地上学会了编竹，现在老了就编竹过活。昔日我强迫他服药，今日他要我收筐，似觉有趣。

初来工地时，每人背一斗玉米来交，没有付款，到1940年4月才按原价付给。原价已买不到五升了。我认为该现价付，副官说已报不能改变。总计起来民工付出很多，而且用汉评议人名，彝汉语音有出入，凭帐簿上找人，有些已无法找到。

在农忙季节，以我得羊仁安之信任，可以放假让工人回家劳动的。我没这样做（彝谚“人期可动，天期难动”似汉语季节不饶人），使民工在农忙时，几天换一次，在途中奔跑，费时间，费精力，影响家中生产劳动。1940年天候好，但仍有许多人家减产。1941年天候平常，便造成1942年中一些人的饥荒。

彝人贫苦，一般一年穿一套布衣，他们到工地后，在草上睡，加之背土端土，挖土传土等，莫不磨损衣服。参加修路的人，在一年多中，至少磨坏了一套衣服，这在彝人来说还是大损失啊！

有一天下雨，工人多到附近人户避雨，有三人却到土洞内去。洞顶受震动便塌下来，压死一人，伤二人。伤者是医好了，死者则杀牛祭奠后在外火化，送还骨灰，生来死归，家中何等悲痛？我没提出给予抚恤为憾至今。

遣散半数时，上官六格二姓留下，以后一哄而散，影响很坏。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才把半数挽回。是我处理不合理。有回去不及时来替换时，便派人去催，要吃要住，是在扰民。我受人鼓动，成立督征队，月领十多人能自来不用催，其实将此耗费用来奖励上工勤，催工出力的人，其收效会大的。

劳动久了，有六格人逃走，与追者打起来，六格人被打死。我处理不当，未及时派人调解和好。以后死家与追工家族打起来，将追家打死一人，双方人财两失。1940年六月吧，行辕《宁远报》记者报导失实，引起富林人的忿怒，先要打死医生，捣毁卫生站，我派工人去保护才免，没好好工作把事搁平，而将医生掩护走，失去一个得力医生。以后记者经过，又被包围，由李自伟保到家中住下，当夜潜逃，李也不能再留而去。

这次筑路，彝番民工是受够了痛苦的，但有害也有利，说利就是这些吧：

一、不管政府好坏，对待如何，他们尽到了国民的一点责任，也知道国内外的一些情况。

二、原来到几十里外回来，就要念经招魂的人，现在到大渡河以北，见到汉区人物，开阔了眼界，晓得汉区比彝区大，人比彝番多。

三、许多彝人只知刀耕火种，犁地撒种，看到富林一带汉人耕种方法后，也有学到一些比较进步的耕作知识。

四、原来只知其住地、家族、亲戚、方言的人，到工地后与别处人相识了，了解到其它地方也住有许多彝人番人，也说着许多种方言，自己家乡太小，接触的人太少了。

五、在工地上互相学习看修工具编竹筐等技术，尤其是见到汉人制作的用具，感到自己太愚笨，有形无形中不免在催促着自己学习。

六、我经常劝人相信医药，可不易如愿。这次到工地上的人，无法再念经，也买不起牲畜，逼着去就医服药。许多人患感冒、痢疾、疟疾、胃病、受伤等被医好，不说不相信了。以后回去有病时，多数去找医药了，是难得的事。

一个人若存好心，一心为好，到处有机会实现自己追求的目的。问题就在于能否认识到运用上。在筑路时我若能认识到运用上，一定可能作出好成绩，而且不使民工受到那么多痛苦，但事实与愿望背道而驰，以至若干年来思之实感内疚。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于甘洛政协协会

（原載《漢源县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

6. 雷波長官司相姓

互【彝】姓阿卓，原住于美姑茲木普古，后迁到雷波千万贯，职土千总，清中叶升雷波长官司，设衙门于雷波城外。六代前祖先相金石，办互【彝】务死于黄瑯海螺坝，追封宣武都尉，又武将军。子觉播维护地方秩序有功，封义武都尉。到三代前祖先相忠廷，名望尤高，可以管辖到美姑河边，可随时派差前来传人。黄瑯一位七十汉族太婆说：“相土司（忠庭）一死就乱了，他在时汉互【彝】哪个敢乱来？”可见他在时，地方是安定一时的。

传子先烈，到20年前后，川军（係招安匪军）相春芳部（师？）前来驻紮，肆行苛索，与互【彝】汉民起来反对，以不□不乱，被迫逃云南。与滇军廖月江部联络，互【彝】汉响应，反攻得胜，反【返】回雷波。但廖部来后居功骄傲，以征服者自居，对互【彝】汉人民剥削压迫，更为厉害，引起一致的反对，先烈又与汉互【彝】民联合起来驱逐廖军，在战争中衙门财物全被烧毁，损失惨重。

25年川军第九独立旅刘文辉部，派前清举人罗冕南来任县知事，与先烈处得很好，成立雷威军时，先烈任营长。26年相约到獐子村等开矿，汉兵纪律太差，任意打杀互【彝】人，糟蹋庄稼，遭到反对。已是夏天，气候炎热，发生瘟疫，先烈病死，互【彝】人便没顾忌了。沙玛土司联络附近互【彝】人，依安登文意见，与罗接洽：若共同打O处互【彝】人，他们可付若干军费，并任他收取投诚费。罗信以为真，即率兵去打。部队一入狭路，便受到予【预】先埋伏互【彝】人的夹攻。罗被打死，部下王大队长率几十名士兵，夺路逃脫，渡金沙江入云南，先烈所带互【彝】兵，分散

的被解决，只有三十多人枪，渡江入云南，去找親戚龙土司家。哪知不仅没加援助，将枪械扣下，放回人丁，罗死于乱军中未收尸体，相尸体则临时放于岩腔，后来也没收葬。

先烈死后遗一妻一女，与互【彝】民仍维繫着旧日关系，仍有号召力，时想报仇。杀死县官是一大事，刘文辉得报也想打一下，另委知事外，派团长冷寅东前来办理善后。冷说部队到雷波一查，一、罗相之深入互【彝】区是盲动，部队纪律太差，遭到反对势所必然，不宜偏责互【彝】人；二、出事地点远离雷波，是凉山，而且互【彝】人已有新式武器，据险而守，尽力抵抗，不宜轻动，一团人似乎不济事；三、当时川中动荡，随时会发生战争。各军不能争城夺地、扩大势力的，就要受气，或被吞併。刘么爸有野心，要向外发展，不愿把一个团陷在互【彝】区。便召些互【彝】人来举行投诚仪式，安定地方，向上汇报，招抚就绪草草了事。对先烈妻安氏，允许以后报仇。又顺其要求委为土兵营长，归县统率，看看地方秩序恢复，就撤兵回叙府。

安氏和一些头人对委为营长十分高兴，认为养起一营人，将来更扩大势力，可报仇雪耻。拿出钱来买高价枪弹，搜集民间武器，招集百来人，建立部队规模。但政府不给粮饷，凭私财来供养，困难重重，有时互【彝】兵也不免学此烂兵行为苛索互【彝】民，搅扰佃客，拉夫抓人，互【彝】汉不免有反感；士绅和□些既不容你孤儿寡妇抬头，

（編者按：原稿此處有三行空白）

甘述夫为主任□□□□□等为委员，进行没收变卖，处境十分困难。后得刘竹庵、罗海宽□□□□□等头人之支持，进行控告，才保有一部田地。以后安氏与头人夫儿以初同居，在互【彝】人心目中失去威信，得头人支持，权力转入女儿代蒂手中。在此前后感到

必须有知识，她在本地入私塾，后到叙府入小学。38年得县长李世举的介绍去重庆入国立边疆学校初中部，45年毕业转入高中。后因母死，回家主持家业。也得互【彝】民之支持，土司权力有所恢复。47年与岭光电结婚，下年活动四川土著民族立法委员候选人，得川省报南京国民党伪中央党部圈定提名，但与各县连【联】络不够，雷波县长刘少华又加破坏，未得成功。49年到成都，家中又遭迫害，刘收缴枪械，送关死管事白星元。只好进行诉〔讼〕，后得毛筠如之助，得见四川省政府伪主席王陵基，说明情况，得到同情，后将刘撤职。十二月初回雷波过乐山时，受专署委为雷波互【彝】务指挥，过五子山时却遭抢劫。50年初滇省龙奎元来攻佔雷波城，退居互【彝】村。五月雷波解放，即参加工作，任民族干部训练班主任，51年任付县长，53年任全国人民大代表，58年改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后调成都任四川省语委付主任，省民委参事室付主任，忌恶直言，常受误会。66年文化革命，11月被红卫兵揪回交代罪恶，以后劳动时，一脚跌断，回成都治疗，得子拉颇朝夕照顾，已可拄杖行动。

7. 蔣如珍之死

蔣如珍是越西人。其叔蔣安廷任越西前五營統領時，他已任哨官。以後，蔣安廷任四川陸軍第八師旅長，蔣如珍即在该旅任團長。一九二五年初，楊森從成都退到樂山，川邊各軍總司令羊仁安前往謁見。值八師崩潰，蔣如珍帶部隊歸羊，羊仍委以團長。川邊代鎮守使孫養齋回來任總司令，羊改任副總司令，命蔣駐鹽源、鹽邊，兼兩鹽安撫司令。

鹽源原來是蘇海澄混成旅的彭錕周團駐防。地方勢力複雜，械鬥時起，彭團難以彈壓，還經常受到威脅。據蔣團營長潘學源（彝名比拉什布）講，他們去接防時，彭要求蔣派部隊護送其出境。蔣與各營營長商量，認為不除掉地方勢力必將難以立足。最好是在彭臨走之前，借彭的手铲除。於是蔣團即向彭提出條件：由彭團把地方勢力頭子莫雷潘等誘殺，再由蔣團派兵護送彭出境。彭初時猶豫，其下屬營長尹紹先則說：“要脫離困境就顧不得什麼了，你團長不干我也要干”。逼彭下決心。彭只好答應。即以離別前聚會為由，將莫等誘至殺死。事後由蔣團派兵護送順利出境。這一行動有力地削弱了地方勢力。

蔣團駐下後，又殺了雷應飛，威信有所提高，在鹽源穩固駐扎。蔣先壟斷了白鹽井食鹽買賣，打開財源，繼而收買鴉片轉運到西昌出賣，兼收各種稅金，又叫各土司年年進貢。幾年間便大發橫財。一九二七年川邊軍併入二十四軍。蔣改任第四十七團團長。其子蔣倫攜帶大批金錢到成都玩鬧，並進二十四軍軍事政治學校。回來先任連長，不久又升為營長。

蔣倫在成都期間，到處向親朋上司送禮，因此有許多人向劉文輝說其父子的好話。又因蔣如珍原系第八師軍官，劉亦另眼相待。

时值刘文辉正想寻机削弱羊仁安之实力。到二九年便拟以蒋如珍代替羊仁安，要羊去职。羊为此十分不满，但迫于刘的命令，又不敢公开反对。

羊部邓秀运【廷】团营长孙子文（彝族）原来与蒋同时当过营长，对蒋陡然越过自己几级非常不满，邓秀廷亦因蒋超越自己而怀恨。有一天，孙与邓在冕宁石龙桥闲谈，邓用彝语说：“听说青鹞子（彝人给蒋如珍取的绰号）要任旅长，你听到没有？”孙答：“听到了，好凶！”邓又说：“这个人当上司我们怕不好过了！”孙说：“这是必然的，怎么办？”邓说：“听说羊要让位，蒋已带两营人驻在河西。是不是去找羊商量把蒋哄来整了？”孙立即表示同意（这是后来孙子文对我讲的）。

邓、孙赶去见羊。羊府屋檐下已捆好一些驮子，看情形羊马上就要动身。羊一见二人便说：“上面委如珍代我，你们要好好相处。”邓说：“我们是司令官的部下，舍不得离开司令官，要对司令官忠心到底。”孙也跟着说：“他这样犯上，我们是恨他的。”羊将二人邀入内室，二人献策：骗蒋来四昌盟誓，假意要求保护羊回家乡，邓还提出不撤换其部下，并提他为副旅长等等，借机于掉蒋。计谋已定，羊一面派人通知蒋，一面为稳住蒋而把一些驮子交马脚子朝汉源富林镇老家运。

我那时已读初中，听到羊要解职，心里很着急。但羊夫妇时时安慰我，说不当官了，还是扶我升学。我天天回羊府住宿（羊住仓街福音堂，邓秀廷住羊背后的滴水岩中段，蒋住府街上大水沟口——编者）他们所谈有关蒋如珍的事一点也不回避我。羊、邓之间好象信任还不够。羊妻（我称干娘）去都司堂巷孟府与邓次妻孟怀珍往来，探听邓府虚实。后来对羊说：“他们恨蒋比我们还凶。”羊说“很好，蒋如珍不是好人，他们都知道。”

蒋如珍接到通知后慨然允诺。即由河西动身前来西昌。蒋进城那天，天还未黑，羊家就叫我不要出门，天黑时羊着长衫出去。羊一出门，羊妻便坐立不安起来。几个副官的神情也显得很紧张。约九点，有人回来，说蒋已到邓家，只带了七八个弃兵。大约又过半小时，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干娘面露喜色，但也有些紧张，连忙问有人回来没有。回说没有，于是更紧张。过了一阵，听见有人回来，上前问情况，来说蒋带去的人、枪都被解决，邓已出来派孙营进攻东街，叫手枪队防守四牌楼。并说已听到羊司令官在里面说话的声音。干娘听后骂了声“龟儿子”！便安静下来。过一阵，东街、北街都响起枪声。干娘叫我把白天擦好的步枪和子弹发给家里闲散人员，要他们替换手枪队守护人员，好让手枪队的人去守街。刚发了十多支枪，羊本人已从外面进来。只见羊包大套头，身着短袄，下面穿便裤扎脚，与出门时完全不同了。我想大概他过去作战时就是这般打扮吧！羊进门时不住地骂：“你要犯上，犯上就不得好下场，狗杂种！”又叫手枪队赶紧攻占府街蒋公馆。

顷刻间枪声响到东门外去了，再一听枪声渐渐稀落下来。有人来报，蒋团的人已从东门逃走。羊生气地说：“叫堵住东门，在城内全部歼灭，怎么让他们跑了？”当即派了个副官去问负责攻打的孙子文。等了很久，不见副官回来，邓秀廷却来了。羊问：“子文怎么让蒋的人从东门逃走？”邓说：“是我叫他放走的，我怕在城内打起来伤害百姓，已派人过瑶山埋伏，在那里一定能解决他们。”羊转喜。同邓进内室商议。

据事后听到诱杀蒋如珍的经过：羊、邓、蒋三人约定在邓府吃血酒。邓事先找来一个呗毫念咒，另找了一个沙玛家的人磨了一把刀，把人叫在后园等候下手。蒋如珍带了八个弃兵来到，羊邓出来迎接，一同进内，蒋的八个弃兵留在外面。在室内说了几句话，三

人一同进后园，呷耄正在放烟。羊蒋并肩在前面走，邓故意拖慢几步，沙玛披件披毡，把刀藏在里面，上前用彝语问邓：“杀高个子还是矮个子？”（羊个子高，蒋个子矮）。邓也用彝语答道：“拍你几尸的！（彝语中骂人的话）杀矮的，矮的！”沙玛说，“你又不早说，我以为杀一个当然杀大的个！”蒋不懂彝语。邓吩咐后上前站在羊背后看呷耄念咒。呷耄举刀打鸡，大叫“颇火火！”沙玛便从右一刀劈在蒋的右肩上，蒋头一偏，右颈上早喷出鲜血，扑倒在地。旁边的羊府弁兵见蒋未死，从旁开了三枪。蒋当场毙命。羊、邓下令把八个弁兵缴械扣押。马上命令孙子文进攻蒋部。

蒋平时杀过一些人，并奸淫有名，被一些人痛恨。蒋的部队刚离开蒋府邓部便拥入抢掠。第二天一早又有许多西昌居民去搜东西，蒋妻朱氏躲在附近。也有人到邓府后园把蒋的头砍下丢于胯下泄愤。羊的手枪队几乎每人都抢了蒋家一些东西来卖。蒋的公馆也被放火烧了。

逃走的蒋部队在瑶山遭到伏击。大部人枪被俘获。羊、邓商议后派人去招抚河西的蒋团余部，许以投日后仍任原职。河西蒋部此时已从逃回来的士兵口中得知事变，立即向盐源撤退。羊、邓得知对方已逃，便令孙子文率部追击。蒋团余部尚有八个连。退至卫城（原盐源县城）商议，决定推彝人营长潘学源为代理团长，原制不变，蒋伦因在成都，其营长出一名连长代理。并决定割据两盐、派人向刘文辉报告情况。岂知他们在惊慌中忘了派人把守金河。孙子文早已越过金河追来。声称是邓团全部。孙一面利用彝人关系劝说潘投降，一面由羊茂盛代表羊仁安要各土司、黑彝阻击蒋部。潘学源本是云南讲武堂出身，又是彝人，如果把部队拖去投奔云南龙云，一定会受重视。但孙派人来劝，加之部下乡土观念重，不愿远出，于是回来投降。想仍保住自己的营长。潘来见羊，羊委为中校

参谋，夺了营长之职。孙子文原准备长驻两盐，并想趁收编蒋团之机升为团长。但得到消息，说滇军胡若愚、张汝骥残部已向西盐袭来。孙奉命撤过金河布防。团长终于没当成。

蒋如珍死后，羊上报说蒋勾结滇军被处死。军部派陈仲光来查。陈碍于人情，以模棱两可之词回复。羊欲再成立一团，刘文辉不允，撤消四十七团编制。至此，羊只剩两个团，改编为二十四军第十一步兵旅。宁属清乡司令的头衔也被免去。

蒋如珍在越西有一条街的新式房子，有两个妻子在家。他原与驻越西的吴晓东（营长）有隙。闻蒋已死，吴部便入城占据其房屋。西昌的妻子朱氏几次来找羊夫妇诉苦，始将房屋退还。蒋在盐源有一妻下落不明。儿子蒋伦系纨绔子弟，一无所能。蒋既死，金钱来源断绝，不能在成都再呆下去，便由滇绕回德昌锦川桥。羊派副官刘树廷将其刺杀于旅馆之内。

8. 涼山鴉片的興滅

大梁山曾以盛產鴉片，毒害彝人最凶著名于世，情況怎樣？我以涼山彝人身份來談談這件事吧。

烟花世界 毒流橫溢

鴉片開始進入涼山，大致在上世紀末，先有人吸，後有人把種子、種植技術傳入，使涼山成烟花世界，毒液□澤。當時涼山是“服天管不服人管”的地區；彝人是“天上只怕個雷，地上只怕條蛇，中間無所畏”的人；即是政府控制不到之處。初時只種點來吃，到內地嚴厲禁種戒吸時，癮者紛紛前來收買，利之所在人必趨之，於是擴大種植，大量輸出。漢語俗稱鴉片為土，云（南）土色味美醇，川土色黑而性烈，頗可過癮，各有千秋。我在十四歲以前，傷風感冒，麻子痢疾時吸過，其味與其麻醉性，頗足醉人。到48年前後需者更多，有以一兩黃金換十兩土的，真是使黃金來謁，也得自降身價。尤其商人販來鹽布鐵器烟具特產外，達官貴人□販來大批槍枝彈藥，金銀牛羊等，使彝區發生種種變化，首先癮者增多，為強力壯的彝人，一度而為羸弱無力，枯瘦如柴的人，勞力削弱，生產衰退，幾乎樣樣要依賴內地運來。其次，經濟畸型發展，白銀陡增，銀價亦陡降。原以五兩買一头牛，後來一百伍十兩才能買到；原來出產牛羊，年年輸出，後來用大價向內地買入；原來出產毛布麻布毡毯及竹木皮碗鉢盤杯等，輸入綢緞布匹碗具等物後，本地土產便告衰減。再次人們道德墮落，拋棄許多美德，原以偷搶詐騙叛背欺婦凌弱為可耻，而今受人威迫利誘而不惜弟兄相殺，舅甥相弑，親戚相賣；又如婦女原可四處通行，劝阻械鬥，不容傷害，後

来伤害成为常事。再其次凉山彝族尚滞于奴隶制社会，群雄林立，冤家械斗频繁，自相残害，阻碍着彝人前进。到输入大批新式武器后，使冤家械斗更为激烈，伤亡大增，有些村寨氏族，经一次械斗后，仅剩些孤儿寡妇，还被掳卖或被残杀。悲惨景况胜过往日千百倍。鸦片之毒害在彝地如此，在内地相差也少，军阀官僚直接贩烟剥削压迫，间接摧残人民身体，其悲惨情况也使人痛心。

彝汉两地 两种烧法

洋人怎样吸食鸦片，我不知道。内地吸食则先把烟溶成浆，煮后过滤，在熬成糊状清烟，装入烟盒，用烟钎挑起，在烟灯罩〔上〕反复烤裹成豆大一粒，栽在烟斗风口上，轻轻抽出钎子，移到罩上烤溶，吸入烟斗，所起烟子吸到口内，说这有香味和舒适感。这可麻疲醉人，减少疲劳和疼痛，也兴奋人可供人在短小时内增加活力，但烟性一过，人就软弱如棉，奄奄一息，必须再吸才能恢复活力，早午晚三顿，缺一不可。宴客聚会，以摆出烟具清烟，请客上床尝试为荣。贵贱贫富官兵老少明食暗吸，皇帝下令不能止；民国下令要老命收财产更不见效。到抗日时期，泛滥大甚。

彝人吸食方法，不能与内地相比，富者可学内地讲究外，烟具简陋，制烟粗糙。也因此人人可学，随处可用，毒流更广更深。你看没钱的就用任何可以点燃发火燄的灯，没灯罩就用鸡鸭鹅蛋壳来代替，也有用剜空洋芋心子，上面开口作罩。没有烟枪时，找个烟斗，栽在一截竹筒上作烟枪，钎子则用根长针也可以。找不到这些或懒得找时，就找节细铜铁条，烧红后在烟上熔，用节竹筒吸发出的烟子。连细铜铁条也找不到时，干脆用竹片挑一块在嘴里，用水吞下。竹片也找不到，就用食指挑起。一般人吞下点鸦片就要老命，他们却吞下二三钱重的一块，只略皱眉头，安然过去，使我惊奇。内地

要在床上才能过瘾，彝人则到处可过，把披毡拉来蒙着头挡着风，点得然【燃】灯，坎下后边都可。内地非用菜子油不可，否则说有臭气。彝人呢，只要烧的然【燃】就不问臭不臭了，若用铜铁熔，然【燃】料用炭木都可，只求烧红。用手指挑吗，挑前不用说，挑后就用嘴咀嚼了事。方法多简便呵。因此受毒的人最多，比率比内地高出若干倍，帝国主义者旧制度害人之惨毒，由此可见。

劳而无功 徒有虚名

在我统治的互【彝】民中，烟毒正在加深。我感到不加禁止，那他们的身体将日渐衰弱，没有强壮劳力，耕作生产，创造财富，供我剥削，没有精壮兵丁，拼命战斗，何能保卫我的土司宝座；即走戚访友，身边带些奄奄一息，倒死不活的人也觉不光彩不威风。本乡不敢种烟，要吸就向别人买，耗费很多，卖粮食牛羊不够用时，就要卖田卖地，变相卖儿女，早嫁出僱，再不够就要迁移到出烟地方，土司古规“来人不退，去人不止，”迁走多了，我既不多【够】光彩，也将成光杆土司，多险！瘾者品德是最易堕落的，他们无赖时将偷盗抢杀骗诈，无恶不作，不知要惹多少祸事在我头上，我怎么胜得起，怕再度被取消土司。还有我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毒害，其惨状目不忍睹。这些都逼着我下决心禁烟，一时雷厉风行起来，经过劝戒药戒勒戒，以至关押吊打，也规定瘾者犯罪，加倍处分（杀），不保障其生命财产，失去耕种我田地的权利等。同时大肆宣传烟之为害，瘾者的丑恶表现。经三四年的努力，属区被认作干净土，属民也精壮起来了，原来传说瘾者戒去要死亡，已证明是假的了。我自以为禁烟（其实可能时准种、准运）取得了成果，自觉得意。其实在烟毒汪洋中有个净土是不容易的。解放后回到故乡，一打听：我附近的四十多户人中，有四人与我作对，设法

瞞着我在眼皮下吸食，其它上千户人中又如何？我没调查过，怕每十户人中至少有一人吧！这可以证明旧社会不论怎样作，想彻底禁绝是不可能的，附说一句，凉山不产烟也可从国外运来，老百姓你能戒，达官贵人你能戒吗？不能。

彻底消灭 大快人心

解放后两三年中政府没提过鸦片，但是没人来买了，烟土变不成钱了，许多在发愁了。可有人说汉人今年不来买，明年定来买，有了烟汉人的祖灵牌都端来卖的。继续种植，吃不完的就存起，存多了没东西来装了，烟是出在土巴里的，一种烟就少种粮食，烟代替不了粮食，怎么办？只好少种。没说禁种戒吸，可已深入细致的宣传鸦片的种种毒害，谁听了也得相信七分；有愿戒的无条件的发给药品，眼见许多人戒去后，瘦子变胖子，弱变强，不仅丢不了老命，戒时连痛苦也很少。于是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戒。原来土司里面头人富翁，以在客人面前摆出烟具、供客尝尝名烟；有随从带一口袋烟具为荣，现在罕见了。往常汉官来到，摆出精美软枪硬枪、银铜烟盘、云南烟灯、多角玻罩、钟形有台，法兰瓷盒……向彝人炫耀其高贵，彝人羡慕，现在不见了。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汉人彝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个个态度和蔼，身体健壮，从不见有半点烟容了，一提烟就表示厌弃。彝族工作干部对亲友中的瘾者种者贩者，态度严肃，尽力劝告。这些现实使吸的想吸的不愿再吸了，砸烟枪，毁灯盘，抛鸦片，找药戒，一带十，十带百，到56年前后瘾者匿迹，已不敢公开，为人所不耻。我看60年时已瘾者绝迹，种者绝迹，鸦片绝迹，快哉！快哉！青年人就只闻烟之名而不见烟之形了。恶事绝迹，美事自生，大凉山之变化，从鸦片已告绝迹的事实，读者可以想到的。

9. 解放前麻疹對彝人生命的嚴重危害

曲哈莫口述、嶺光電整理

解放前一些天災人禍給涼山彝族造成的悲慘景相是慘絕人寰的。不僅當時使人談虎色變，即到今天偶然談到，也使人心有余悸啊。撫今追昔我們活到解放的人和我們子孫是多麼幸福啊！我現在單獨談談解放前麻疹的危害。

先念一則諺語，以概括麻疹對彝人生命的威脅，那就是：“一個人沒得過麻疹就不算人！”說彝人要得過麻疹活下來才算人，不是鬼的候補者。就是麻疹會使人十有九死，就是一生中最嚴重的一場災難，遇到它毫不留情地就會要奪去你的生命。僅用語言是很難說清麻疹的危害的。我舉某年某地出現的一場麻疹災難來作證，以事說明。也許有人目睹麻疹在今天已不足危害，就不相信昔日的慘酷。

我家原住在甘洛縣普昌區特爾莫村，1937年陰曆九月有個漢族女商人前來作生意，帶來的小孩咳嗽不止，使用鴉片煙子來噴。我姐姐尼古愛好鴉片，便去吸了幾口，小孩正患上麻疹，她就被染上了，以後隔幾天就病倒了，家中不識她的病，就用畜牲念經禳送，以後才被唄毫無懷疑成麻疹，沒再念經治療。當時彝人已在說：麻疹、傷寒、痢疾、霍亂等是漢人鬼在作祟，念經無效，不用牲畜念經了。她病了很久又活轉過來，因此寨內有二十一個孩子得麻疹，好在天氣還不冷，沒感染感冒、氣管炎等，僅死了一個。

下面大寨本來與上村已禁不來往，可是來了些客人，當中有個青年人要到上村看我母親，有人勸他莫去，他說：“我身強力壯，豈怕個雞嗎？”麻疹在彝語中有雞病含義。他不聽勸，來後與我姐姐及其它病人見面，他得了麻疹，下去便傳到大寨了。

这时已是冬天，气候寒冷，许多病人同时得感冒肺炎等，于是大小有四百多人得麻疹，死了二百零七人。一百八十九户人，几乎每户都死人。如介勿乌甲有七个子女，完全死去绝了根，自己也气死了；色补兹且有三个子女，阿约革者有一对子女，都死尽绝根。到最后连抬尸烧埋的人也找不到了。

初时发现是麻疹，有子女的人户不敢来往，可是没子女的仍然来往，因此传染到普昌一带，又由普昌传到其它各处，各处死亡，成了甘洛空前的灾难，死亡的劳动人民已无法计数。以有名黑彝家死亡情况来说，在留里必尔乌和有四男一女，人人羡慕，自己也向人自夸，说多子多孙，有福气，结果染上麻疹，四子先后死去，仅剩下独女。古足季氏呷呷有三个儿子，死两个；阿尔乡阿助木且家死一儿一女；普昌乌儿补哈有三个妹子，死两个；吉米波洛麻卡古子死两个妹子；有名的黑彝得取娃加已五十岁，亦患麻疹而死，其它死一人者不胜举。

岩润石有名的多病地区，主要以麻疹和瘟疫为害。过去其它地方人迁往此处的不到三代就死绝，本地人则习惯了比较好些。人丁不旺。如大岩上寨子，是来往通道，时常传入病症，本地瘟疫也特别厉害，一入秋冬就发作，孩子些就几乎死光。寨上住有五十多户人，解放前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孩子，名叫孙宝儿，也是全寨十个孩子死尽仅剩下来的人。荒地池沼多，说：有恶鬼，入秋即来害人，其实是高脚蚊多，传染瘟疫，一到秋天，打谷时节，瘟疫就猖獗，人们个个黄皮寡瘦，枯槁【槁】如柴，无力收庄稼，眼巴巴望着谷粒脱落于田中；即找亲友来相助，也只敢在中午前来助助，冬天若传入麻疹，人已无力抵抗，加以天冷多风，一得病就死。大人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以我所知只有吉克木乃得六十岁到解放，以后活到八十岁才死。

当时没有医药，也不信医药，只有吸几口鸦片来麻醉止痛，因此许多人得了麻疹、瘟疫就染上烟瘾，形成难于摆脱的后遗症，现在则医药普遍，彝人认识提高了，讲究卫生，一片荒地又开成良田美地，年年丰收，民生安乐，人丁兴旺，如孙宝儿、乌甲政、若古子三家各有七个子女，吉止各果子有九个子女，月几子有五个子女，吉止政补子有四个子女，均无一死亡。其它有二三个子女的比比皆是，昔日愁子女养不活，而今则愁子女过多，难以教养了。因此又有认为非计划生育不可的了。

仅述以上一些事实，也可概见全凉山彝人受到麻疹危害的情况。这些悲惨情况也因解放而一去不复返了，这是许多彝族同胞所梦想不到的吧！

（原载《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7月）

10. 嶺承恩的軼事

关于嶺承恩之出生

老年人摆谈嶺承恩的故事时，说他的父母（父彝名夫曲），经常住甘洛沙岱，在他将出生时，母亲又住到附近一户人丁兴旺的百姓家，说避免鬼怪来作怪，出生的那天晚上下了雪，一早打开门就发现雪地上有个巨人的脚迹，大家感到非常惊奇。就由几个勇敢的壮年人跟踪寻找。最后找到一岩洞里，见一个坐着也有一人高，长有一二尺长白胡老人。烧起堆篝火烧着。问他是什么人时，他说：是个山神爷，问他昨晚来找什么时，他说想来找点土司家生儿时杀鸡抛弃的□壳和爪里，可是一点也没有得到；问他为啥不进屋子，到了门口又回转时；他说：看见生下的婴儿，将来长大时固然是个非常能干，名相【扬】天下的人，可是后□不发旺，所以他不原【愿】进去。大家释说：你既是神灵，该行行善，指点他家如何补救老人；说祖师爷爷已经定下，我无能为力，说完化身而去，连影影也见不到了。有说许多人都知道这件稀奇事，有说这是承恩死去两个儿子，绝根后说出的，至于承恩名相【扬】天下是事实，不说也不能否认的。

嶺承恩与蒋乃约果

蒋乃约果是个沉默、机知【智】的人，曾跟随嶺承恩多年，从表面看来是受到信任的。有一天他和两位大头人随承恩到户百姓家，土司在屋里同主人闲谈，他和两位头人在外晒太阳。不知是什么事引起的，一位头人说：“约果，土司大人最相信你，你能把他叫出来吗？若能办到，我们俩各杀一条猪给你吃”。

“我能叫他出来”。

另一位头人又说：“你若能叫出来再打他一耳光，我们给你十两纹银。”

“真的？”

大人口头无戏言！”

“真的我就打给你们看。”

说后只见他坐着车帐西望，不时伸手在窠抓什么。过的一杆烟时候，只见对面有群送亲的汉人，抬了一乘轿子和红红绿绿的一些东西，也边叫嚷边吹□喇，约果反复见看后，眉头一皱，叫声“有了！有了！”慌慌张张地跑进屋去，嘴里不住说“阿妈！”土司突然见他惊惶的神态，就问“约果，发生了什么事，你这么慌张？”

“大人，我怕得魂魄都要飞了！对面有一群鬼怪经过，红红绿绿的，还有个房子，没有脚也会走路，害人的花神大白天□□□□□□也出现，可怕，可怕！”

“你们去一个人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行，他们不懂，除非大人去看看，不然我也不敢出门了！”

说得岭承恩十分惊奇，于是起身走出门，约果畏畏缩缩地跟在后面。承恩凝神一看后，边指边说：“我以为遇到什么稀奇事，才是一群送亲的汉人，那不是房子是轿子，由人抬起走，还长什么脚走路？红红绿绿的是汉人女子的衣物，送亲是要吹□喇的，彝人送亲不也是热闹吗？”

“是、是，大人了不起，不是大人谁知道汉人的鬼名堂？我心里也稳着了，阿妈。”

引得土司大人高兴而得意地反复解释，约果站到侧边望着，突然说“大人不要动”，没等大人回过神来，他已伸手去大人脸上拍了一下，缩回来摊开掌把一只蚊子拨到地上说“该死的东西，你敢

来咬我的土司大人！”出脚步去踏，一下不够又复二下。那蚊子是他早已捉来挟在指间的。土司大人看见约果的行动，认为十分爱护自己，满意地用手摸摸脸后走进屋子去了。

约果待土司进屋，得意地回来坐到原地，说：“大头人把银子拿来，把猪牵来杀！”

“并不是你把大人叫出来，是被你骗出来的，打耳光也不是真打，摸一下了事，不算数！”头人有意赖脱。可是约果一听，火冒三丈，忽地站起来。

“好、好、好！说话不算话，我就去报告，作者可轻，主使难轻”。就说是你们教人干的，我的屁股自然皮开肉绽【绽】，我看你们也跑不脱！”

吓得两位大头人伸手来拉着说“说要的，不要急，从长商议。”商议的结果是：怕被人发觉，免了杀猪，秘密给予二十两纹银，弄得两位头人从此不敢再同他开玩笑了。

以后约果请假回家，揸起一背篋走亲戚，途中遇到岭承恩就问他“约果，你到那里去？还背一背什么？”

“大人，我到马日岗亲属家，揸的是一背话。”

“揸的是什么？”土司感到奇怪，偏起头问。

“没什么，是二背□话。”

“话都可以用揸，一定揸了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回头向随人“你去检查一下！”

随从应声前去，看看背篋里，伸手翻翻说：“揸的是高粱。”

“揸的是高粱！却说是话，乱说，欺我不懂！”

“回大人，大人就是不懂，酒是用高粱煮出来的，人喝了酒就有话可说；谚语更说‘口水从烟生，话语由酒出。’高粱不是话，话从哪里来？你们当土司的就是不懂。”

“啊，是、是。”他们话后各走各的路，相背而去，走了老远岭承恩还不住在回头望约果的背影。

岭承恩在死去一对爱儿后，心里无限悲痛，夫妻都已五六十岁，已无生儿育女的希望，无疑绝嗣，天天愁苦忧郁，终于生了病，不进饮食了。家人和头人们纷纷卜卦问神，灸羊膀，打木刻，念了无数场经咒，打了数不清的大小牲畜，送了所有想到的鬼怪，还是不见好转，他平时不多信奉鬼神，现在由无数牲畜来念经祈禳送鬼，病依然如故，使他更不相信，也感到厌烦了。

经过一两个月后，人好似有了点精神，只是老不想吃东西家人把所有彝汉各菜都作来给他吃，他止舀来闻闻就放下，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不仅一家人，所有附近的村人都在议论着，正在这时约果来到了，了解到情况以后，他也认为只要土司吃点东西，身体自会一天天好起来，便想到自己父母病后好久不想吃东西，后来作一次豆花来吃，当天就吃了一碗，以后就渐渐吃起饭来的经过，便向头人说“作点豆花肉汤给大人吃，他一定吃的”。这名词也很奇怪，头人反问“什么叫豆花肉汤”？他说“就是豆花和糕水”。在无法可想时只好照他的办，一作出来，土司果然吃了几口，以后天天增加，人也渐渐好起来了，“说还是约果办法”。偿给一股耕食地。

那时人们也在议论，土司的两个儿子的死去，是超渡祖灵日期被蒋乃老人洛阿者算错的结果，竟有人建议把蒋乃洛阿者捉来关起来问罪，约果一听就十分气忿地说“人没有识尽头的，呗（耄）没有懂完经咒的，”他能算出风要吹倒两株大树已算了不起，若能算出人的生死，那他早已作神仙也，至于两位少爷的生死，他能算出怕也不敢说出口吧！怎么还能整人！“说后跑来向承恩说他的看法，承恩听后说“你说得对”。下令不许再议论洛阿者的好坏。

擇吉日 吉日

在岭承恩手上，他家曾经准备大规模超度祖灵，前把所有木属区内有名的耆老头人、呗耄苏妮请来，杀牲招待后，要他们选择超度日期。但各说一套，论据都不很充足，以后有年过七十的蒋乃洛者来到，他反复择算后说‘七星过月期已算出无疑，可是大风将起，要把两株’不定大树（根浅之树）吹倒，却是教□，于是砍大树，他的话应验就依他的择算，等大风的出现，以后离七星过月还有十多天时，果然刮起大风，把村内两株大白杨树吹倒，这样，人们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意见了。

超度时把远近有名望的黑白彝呗耄都请来了，在家中的育经道场完成后，取灵牌出屋那天，承恩的两个儿子保伙和木夹，突然肚腹头痛起来，到天黑时保伙死去；到第二天木夹又死去，主人死了两个儿子，悲痛的心情，已无意过问超度了，草草了事。访云“择日养独子”，即是说择日没有好处，加以这次大规模超度中发生了不幸事，使许多人对迷信心理有所动摇，说择日期是没有用处的。

11. 大涼山上的阿候人

嶺光電、阿覺候日

（阿覺候日，甘洛縣政協委員，九十年代末去逝，原甘洛阿候家黑彝小頭人，文盲）

阿候氏族與勿雷氏族同屬於古候的後裔，屬斯都普惹系。是傳至密者之後才分開的。密者有七子，其中密者菩碩的後人只有十多人，密者阿褐的後人成了“賤黑彝”，密者舍鉄的後人成了白彝，密者蜀菩與密者傑菩的後人成了漢人，只有密者何巨與密者子曲的後人成了涼山赫赫有名的阿候黑彝。阿候黑彝人口眾多，內部團結，慍悍勇猛，表現得強大有力，這些是涼山彝族中其他氏族所不及的。

阿候的祖先遷入涼山是較遲的，未能占到好地方，就只好住在高山地帶。高山上生產落後，糧食產量低，生活也就十分貧苦。每年糧食都不夠吃，只好採摘野菜充飢。常吃筍子，也用一種名叫“各果”（漢名陽雀花，艾類植物）的嫩草摻着糧食吃。舊時在涼山有兩句有名的“比爾”（諺語）：竹筍老了阿候人的肚子餓了“和”介止家元根（高山地區所種，與白蘿蔔大致同）煮一鍋，阿候家就有七個人來吃”。這說明了他們的困境。一到冬天，阿候家的男人們四處走親戚，為的是找飯吃，騰下一點糧食養妻室兒女。但是窮、苦反而鍛煉成他們吃苦耐勞、相互疼愛、團結一致的性格。也正因为窮，需要找飯吃的地方，若干年來阿候人總是向其他氏族地盤擴張。在征戰中由於阿候人總是向其他氏族地盤擴張。在征戰中由於阿候人團結、勇敢，戰鬥力很強，常取得一些勝利。他們侵占別人的土地、財物，因而使得其

他氏族的人对他们深恶痛绝，常用“飞鸟里，乌鸦死了人高兴；有灵性的动物中，阿候人死了人欢喜”的“比尔”来表示他们的心情。

阿候人和凉山其他彝族人一样，也有一套不成文的道德规范和为人的准则——“尔德”（规矩），这些“尔德”大部分和别的氏族一样，但也有独特的地方。为了使人们较全面地了解阿候人，我们就分两个方面来介绍一下。

一、阿候人的“尔德”（规矩）

阿候人认为对待孤儿寡女不能欺侮，乡亲近邻必须尽力照顾，不能因照顾不周而使之离散、死亡。否则就是家族的莫大耻辱。因此阿候人一般都以能照顾孤儿寡女为荣。

头人要公正勇敢。当选头人后要处处带头，遇有战争，除策划布置外，在战场上要走在前头；家族中摊派款项应带头缴纳；有客人来族中除按规格接待外，头人家要主动承担；与外界交往要不失体礼等。但在同族人中分享收入（如得到外族赔偿等）时却不能比别人多分，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承担头人之职。

头人调纠纷时，一定要反复征求在坐人的意见，其中包括当事人两方，最后集中起来拟定解决办法，作到集思广益以求无误，杜绝主观从事。他们用了两句形象的谚语说明这样做的原因：“一个好头人，必有三个好帮手”、“耆老的说词，来自牧猪人”。

在不伤及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阿候头人解决自己人和别人的纠纷时，要使别人稍占一点便宜，家支内的人多少作点让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自己大公无私，没有偏袒。所以头人的亲属或百姓、娃子与外人发生纠纷都不想让他们来解决，想法避开他们。

阿候家的黑彝和娃子可以同吃同喝，饭菜没有差别，酒醉后可以对吵对打，甚至抓“天菩萨”（发结），都不予追究，这在其他

许多彝族地区是绝不容许的，其他地区有条法规（习惯法）说：“抓了天菩萨，应赔九头牛”。事情就这样严重。

对为非作歹的人，如屡教不改，危及他人生命财产，积有民愤，但还未到处死的地步，就挖眼睛、割脚筋，使其残废而无力再去作恶。如果是娃子肆行作恶，就将他捆起来交予对方处置。阿候人不允许无故向别人挑起纠纷或侵犯他人，对家族中或亲戚里临近灭亡的小支系或家庭，只要还剩一个人就决不许侵犯其财产，即使绝了也要依先亲后疏秩序分配继承。

氏族内部如有互相杀死的，由杀人者依照族规抵命，若是误杀就开除族籍，命其出境，出境时只能带走妻室儿女、衣物，不准带走娃子、田地、牲畜和其它财产，所遗之物全部归死者之家。

在从前曾发生这样一件事：阿候吉保家舍勾一房的阿铁，打养子时误踩死一个睡在养堆里的小孩，成为命案，经族人反复讨论，按误杀处理，令其出境。阿铁流浪到泸沽才结婚安家，其子孙改姓吉保，汉姓王，现还在泸沽、漫水湾一带，家族兴旺，有数十家。

以上是阿候人的来历和他们治理内部的一些规矩。在战争中，他们也有一套习惯，一套规矩，下面我们将这方面的事例作一些介绍。

阿候人对男性后代，从小就以其家族的英雄事迹、战斗故事进行教育。父母常对孩子说阿候家人中英勇战死的受赞扬，扬名远近，如胆小得像鸡一样，不但被别人耻笑，而且父母也感到羞耻。还说：“凉山阿候千百万，是死不尽的，更不怕别人来报仇”。看来阿候人的勇猛与从小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阿候家对族人在战场上被打死是不把仇记在对方个人头上的，但如果对方采用行刺、偷袭手段杀人，则被认为是不正大光明的，必加痛恨且须追究报复。

要出征时，先开大会（盟格），首先由头人作动员讲话，说明出征的理由，应准备的事项，注意什么，如武器的携带和配备，粮食的供应、着装、旌旗等，并宣布出征日期。大多在“盟格”后一日就列队检阅，勇士讲话，其内容要求大家勇猛前进、相互照应，服从指挥，不遗弃阵亡族人尸体等。然后检查准备工作的情况，下令分路或集中出征。

阿候人上战场时十分讲究，衣服要新的并绣有花纹，全身要金银装饰，戴头盔、面具、护腕；马也要装饰，花鞍、青背垫、花辮。队伍前有旌旗，身披红绿锦缎或披毡，并用竹圈制支撑成蓬状，远处一看都十分显眼，极易暴露目标，但阿候人却说：“这样就可以威慑对方，使他们害怕，并且因目标大，敌人会不准确的瞄准就开枪，反而不易打中”，说得很神。

作战负伤者以从腹胸正面受伤为荣，不论是伤了死了都要抬回去照顾好。若是伤口在背后则被认为是转身逃跑的人，为族人所耻，受到轻视，不予照看，甚至不抬走。进攻时听到对方的枪声，不准低头弯腰，如弯腰低头，甚至偏一下头，旁人就会骂：“吃老母猪肉的，你想把子弹让给哪个？”，挺胸稳步前进为荣耀。

阿候黑彝的作战人员都是黑彝男子，一般不要白彝作战斗员，还说：“这是我们黑彝的事，不是你们的事务”。有些人还认为黑彝被白彝娃子打死是受了污秽，灵魂上了天，祖宗不收留。白彝要参战必须向黑彝头人请求，如被同意是一种光荣。一般白彝只作后勤工作，背干粮、牵马、抬担架、呐喊助威等，但这些工作的负责人多半也是黑彝，为节省粮食、人力，后勤一人要作几项工作，例如做饭的要送饭上前线。

战斗时不许伤害妇女，不准捉“倮仆”（黑彝妇女的陪嫁女仆）。这是对“打妇女的人手脏”、“女人不杀人、喜鹊不捉

鸡”、“人人都有母亲和姐妹”、“滚滚洪流不冲‘保仆’，巍巍悬崖不坠‘保仆’”等古训的恪守。

战争无论打到何种激烈程度，双方伤亡如何大，结仇如何深，一到农忙季节，双方就相约暂时休战。在古时还有战斗中不能蓄意毁灭庄稼禾苗、不许深夜放火焚烧住房等规矩。理由很简单：农忙不休战耕种，双方与战争无关的妇孺老幼就要饿死；踏毁禾苗，夜间纵火之类的事十分易做而又伤天害理的。大家都这样干，谁也活不了。

这些意在维护统治阶级“尊严”或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繁衍基本条件而约定俗成的“尔德”，每次征战前都要反复宣讲，并多数都要纳入鬼神信仰中令人生畏的“阿格”（忌讳）之例，以使人人自觉遵守。但是后来还是有人坏过这些规矩。

彝族有条谚语：“坎上正杀人，坎下可保人”，意思是在产生矛盾纠纷场所甚至刀枪相见的战场上，遇有中间身份的人或妇女出面调停、保人，则应给与尊重，给予机会。还有句话说“只有狗才咬自己走上门来的人”。意思是英雄的战场上见分晓，平时因串亲戚或别的原故来到自己地界的人即使是敌人也不能加害，否则别人会讥笑为“象狗一样只知道在自己门口凶”。阿候人对这些成规一般都比较遵守。

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些有关阿候家的战事实例吧。

有一次阿候家的一名白彝头人与阿候家的女婿——黑彝马家的查本达耿一同去竹核温泉洗澡。那头人脱下衣服后露出一身肥胖的肉。达耿说：“我打一枪你胖体上，一定很爽手吧”，头人以为达耿在开玩笑，头也不回地说：“你觉得爽就试一试吧”。疯狂的达耿真的端起枪就打，把头人打死在水中。阿候阿举喇麻支的人认为，无故打死阿候家的头人，是无理又欺人的事，大家十分愤怒，于是出兵讨伐。打去打来双方死伤都很惨重。阿候家的白彝何且者

伙在战斗中出了名，闻名凉山。在一次战斗中，阿候人死亡很多，者伙把尸体作为掩体射击对方，到对方射击间断之时，他就爬起来前进，后来占据了一个死角，不但保全了自己，而且杀伤了许多敌人。因此被一致认为勇敢善战，有神灵护佑，一时成为名人，被阿候人四处传扬。

在战场上，如果强攻硬拼难于达到目的时，阿候人也会来点计谋。

阿候家与马家战斗相持不下，阿候家就利用两家住地相邻的条件，重金收买了一个勇敢的白彝，让他穿起破烂的衣服，周身洒满了灰，蓬头垢面，背起一个粪筐，内藏手枪，一早顺沟而下，等太阳出来马家人在村外晒坝上晒太阳时，他慢悠悠地走上村后山岗，马家人认为他是拾粪的娃子，不加注意，当他一走到坡顶，就取出枪向晒太阳议事的马家人射击，当场打死了一个得力的头人，伤了好几个，等马家人听到枪声拿起武器追来，他已入沟跑远了。

阿候家的各哈什格，青年时勇猛善战，能说会道，很会调解纠纷。三十来岁成为全氏族的头人，几乎什么事都得找他解决，威望越来越高。到五十岁后就逐渐贪图钱财。有次他率领人马进攻果基务特渣干家，攻进寨子后反被包围，援兵也被切断，他腿上也受了伤。果基家不愿把事态扩大，主动放走他们，而他却说受了伤须要钱医治，要有钱才走，果基人只好给他的钱，他装进私囊，不交给族人。于是人们说他冒残诈钱，更糟糕的是要钱不要命，很多阿候人深以为耻，从此其威信扫地。

六十多年前，阿茵乐沙被果基家人杀死，同伴为激起各支族人报仇，便把乐沙的阴茎割来塞在其尸体嘴里，说是果基人干的，于是阿候人愤慨之极，认为果基人犯了天下之大不韪，全族动员出兵攻打，兵来之多，是为空前。事后凉山人编成成语形容：“齐声呼

喊震动四周山野，乌鸦鸟雀从空中纷纷掉下”。开战就攻占了姑尔依达、务补山岗。但再深入进攻时，在一个地势平坦，并挖有散兵坑的地方被阻，因对方防守甚严，如果只交给一房人去攻打，牺牲大了承受不住，讨论决定从各亚氏族中抽人组织进攻。但阿候蒋日房的人却要求单独负责攻打这个最艰险之处，还说如不获准就走。其他人一再规劝，他们还是不肯，最后只得让蒋日房的人担当重任。结果蒋日人遇到顽强的抵抗，伤亡枕藉，只能把十七具尸体移作掩体和对方相持，直到天黑，其他各路兵马都撤退了，剩下的几个活着的蒋日人才退走。经过这次战斗，蒋日二房仅剩一些残废男子和一些妇女小孩，若干年后才成长出一批青年人。阿候人征战时每得胜，但牺牲也是惊人的。

大概是清朝同治末年，阿候人苴月瓦嘎到越西达土尔（今大屯）赶场，被汉人打死，几经交涉无效，阿候阿举支族人即起兵报仇。战事惨烈，彝汉双方死伤难计。最后阿候人还是取得了胜利。此战后出现这样的“尔比”（成语）：“为苴月瓦嘎报仇，攻破了达土尔，捉了汉官越西厅爷，捉了土司觉几以拉，捉了头人巴毛以底”，还说战后：“老虎三年不吃肉，河鱼三年不舔石”，形容尸体满山遍野，塞满河流，老虎三年都吃不完，鱼在河里吃死尸也吃了几年。

也是在六十多年前，神土古哈被越西顺河的蒋乃家人杀死，阿候人出兵报仇，攻占了阿卓倮牟半个寨子，蒋乃家人坚决抵抗，赶来的援兵也逐渐增多，阿候人无法全部占领，但也在寨内相持三天才退走，其伤亡惨重。

阿候家一女子名叫依角娘娘，嫁给了苏嘎家，被恩渣阿斯系的豪普人杀死，苏嘎家想激起阿候人协同报仇，将娘娘的乳房、发辫割去，阿候人见了，认为杀女人、割乳房、发辫割去都犯了彝家大忌，真是伤天害理，引起强烈公愤，全氏族出兵问罪。

“切哈拉达集中矛杆就有九抱；切哈坝上的房屋都冒了烟”，形象地说明了这次兵员武器之多，所攻必克，烧完了对方的住房。

大约1940年前后，勿雷吉特家阿切牟牛的儿子拉本，被彭乌甲绑架，求阿候人帮助营救，答应把部分田地卖给阿候人。开了战，彭乌甲派人偷袭阿候人时投下一个手榴弹，挂在刺笼上未爆炸，被阿候家的什达毕切拾来挂在住处的柜子上，开柜时，手榴弹坠落地上爆炸，毕切被当场炸死，其他三人受了伤，阿候人把毕切的尸体抬回深山。这时麻卡家的人以阿候人除按协议拿去应得的土地外，又多侵占了自家兄弟吉特的一些产业为理由，乘阿候人回深山之时夺回了被占去的寨子，为此两家发生械斗，打了六年，阿候黑彝死伤三十多人，百姓、娃子死亡更多，内中勇猛素著的阿候黑彝纳至巫达，作战时身亡，麻卡人将他的头砍来挂在树枝上，被认为是犯了彝家大忌（彝族无砍头的规矩和先例），阿候人背着酒到深山请兵，阿候家族于是全部出动。并说：“前面是无数的树桩，回望有茫茫的森林”，表示前面的人死了，后面仍有千万族人作后盾。

麻卡头人格初有两处寨子，一处是在尼日河边，一处是在乃口山上。阿候人白天向河边寨子运动，麻卡人认为阿候人要攻河边的寨子，集中兵力保卫，但阿候人晚上却直奔乃口，伏在山上的树林中，拂晓时开始进攻，麻卡人在乃口无准备，一攻即破，格初的四合大院被焚烧，以之相邻的阿嘎伦伦、则伙查干两处被抢劫一空。

七十多年前，黑彝阿助家的女子必哲吽吽，嫁给斯补土司家，吽吽是阿候家的外侄女。1926年被彭乌甲刺死。于是阿助、阿候两家联合起来，进攻藏匿彭乌甲姐姐的岩润土目汉嘎子家，寨子将被进攻时，汉嘎子只好把乌甲的姐姐马老虎交出来，让阿

助人拉到山崗上杀了抵命，以后阿候人四处夸口说“为隔三代的外侄女报仇，攻破岩润寨，杀死马老虎”。后来每逢出征之时多以此事来鼓舞士气。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五、個人經歷點滴

1. 憶往昔

——改土歸流及我再任土司期間的改革

编者按：

凉山彝族旧社会有四大土司之说，岭光电先生不是大土司，其名声则超过大土司。在旧社会由于民族压迫造成的彝汉隔阂，致使凉山彝族拒绝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岭光电先生具有深厚的彝族情感，又倾慕汉族先进文化，私自兴办小学，延聘汉族教师，使受奴役的彝族子弟得免役、免费入学，并资助到外地深造。现凉山彝族粗知汉文的中年干部，有不少是当年受岭光电办学启蒙教育的。

岭光电当年办学，曾受到其他土司及贵族黑彝的抵制，就连他的姐姐、夫人也反对。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使彝族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实为难能可贵。与之同时，岭光电还引进医药卫生，嫁接果树，种植桐树等经济作物。这对当时的凉山社会是新事物。凉山州美姑县人民政府县长骆正清同志（1984年为县委常委主任），原是岭光电的奴隶，曾在岭办小学读书。1981年骆正清同志向我说过：“岭光电是凉山旧社会的革新者”。据我了解，这非过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岭光电先生心情舒畅，虽年愈古稀，身卧病榻，仍回忆往事，写出“忆改土归流”及再度受任土司期间的若干改革。这不单是他个人的事，也是凉山彝族社会的活历史，是宝贵的民族学资料。川、滇、遣的彝老日渐稀少，象岭光电这样的回忆录，益显可贵。

岭光电先生始终关心彝族文化，现乐为《彝族文化》年刊笔耕，年老手脑不灵，文笔不华，编者不予润饰，以存其真。

刘尧汉

1985年元月20日于北京

一九二六年秋，川边军刘济南团来田坝，指使亲戚彭巫加来抄袭我家，母亲也被彭巫加枪杀。刘济南进行改土归流，没收了我们的田地，把彝民编入汉团，拆房舍去修田坝小学等。我孤独一人，时常受军队和彭巫加之威胁，不能再留家乡，于一九二七年夏，往汉源找川边各军总司令羊仁安，请以保护。

羊仁安念我前代感情，并为笼络彝族上层，带我到西昌入学。因我在私塾念过书，一下进入高小，既毕业于县立初中。羊去职调往成都，我又随羊前去，考入石室高中部。一九三二年冬，羊因母死，遇到困难，尤其二刘之战发生（二十四军刘文辉与二十一军刘湘），受到怀疑，处境更难。向我说：“你赶紧去考个有饭吃的学校，我已难于扶持你升大学了”。到夏初遇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成都招考第十期入伍生，应考后得录取。到南京复试，成绩更好，编入入伍生第一团受训。翌年夏到北平，在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教导团实习三个月。秋天回校编入十期学生第一总队步兵队学习。

我的学术科一般，但以体力强，长于长跑、射击、游泳、土工作业等〔，〕获得好评。一九三六年夏毕业，原分发陆军第八八师（师长孙元良）实习，后发现我是彝族，家庭是土司，又改调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十月中旬报到，请假返籍访亲，得到原来所属彝民拥戴，恢复土司职务。在内地求学时期，认为过去受到军阀残害，彝民囿于迷信，深受疾病痛苦，这种

种人祸天灾之发生，都是无文化知识的原因，而彝民无知，又是土司的愚民政策，既不能作之君，也不能作之师所致。应力求革新，改变旧状。一经恢复土司职位，便想奋发有为，藉以长保土司江山，并促成彝族社会的发展。因上述思想指导，在十三年（1937至1949年）中的土司职权范围内。在文化教育、卫生习俗等方面，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若干改革。现先回溯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军刘济南团长对我进行“改土归流”——实为“改土归刘”。

“改土归流”——实为“改土归刘”。

一九二五年夏，四川陆军第四师刘禹久部来打川边军，镇守使陈遐龄离去，由孙养斋代职。四师进驻汉源时，孙也离去。川边军贺中强、杨方林、张光典、朱××（炮兵团）各团退守大渡河南岸大树堡一带，只有羊仁安团（第三团）仍在北岸向东撤驻马烈。此时，川边军各团俱自封为混成旅，大肆招兵买马。四师洪×旅和兰文彬旅虽已占据富林，但羊仁安以炮哥关系仍能在家乡富林与洪、兰周旋抗衡。不久，川边军认为羊是本地人，在当地彝汉人中有号召力，一致推荐羊为川边各军总司令，选贺中强为前敌总指挥，邓秀廷任羊部团长，苏海澄任江防司令。邓、苏均带有部队前来参战。

川边军的饷银由西昌各县征集，用马驮到大树堡交纳。军粮是向越西属地田坝、河道等地征购。我家卖了二百银元的米，二伯娘家卖得更多。四师派人活动寻找内应。越西一姓廖的绅士起来响应，并指使二伯娘之弟彭巫加在廖叶坪截夺了川边军十三驮饷银，转运到踏脚姑隐藏。事情发生后，川边军派兵将廖捕杀。对彭巫加则一怕饷银失散，二因住地险固，少数部队难以攻克，只好采用调解手段。

約六月，羊仁安利用過去與二伯父有換把之交的關係，派越西紳士張竹材前來動員二伯娘勸導巫加退餉銀。言明不咎既往，不賠失散，只退餘數。巫加暗中把銀匣打開，每匣各取一百元，再釘成原樣退給。軍隊喜出望外，未清點就收下了事，還以為得到了原物。巫加從中撈得二千多元用以購買槍彈，同時又被委為“彝務營長”，從此力量陡增。二伯娘斡旋有功，除發給往來差旅費外，以川邊軍總司令羊仁安、前敵總指揮賀中強的名義，頒給“丈夫氣象”四字匾額一付。時被彝漢認作莫大光榮，傳為一時佳話。

川邊軍和四師隔河對壘到初冬始開戰。川邊軍居高臨下，炮兵在麻興山掩護，步兵渡河向富林進攻。羊仁安由馬烈出擊。四師左側受到威脅，又疑心大相嶺後路被截斷，故在移動中被擊潰。四師蘭旅溯大渡河而上，在安順場渡河到南岸，擬繞到大樹堡。羊仁安命令當地居民阻擊，並承諾誰搶到的兵和槍彈歸誰，俘虜兵可以出賣。結果漢人未動，彝族和番族則紛紛起來堵擊。當進，我堂兄嶺光宗也帶人去參戰。蘭旅被迫退到河北。後來，四師一直被趕到大相嶺以北才得以立足。此時，大概有人從中調解，雙方達成協議各保養制。孫養齋歸來任川邊軍總司令，羊仁安任副總司令兼第二混成旅旅長，劉禹久任川邊屯墾使。由劉節制兩軍。

一九二六年初，劉為了表示信任川邊軍，帶一個手槍連來富林，在羊仁安家住了幾天。據說劉晚上不睡覺，由弁兵輪流為其捶腿理筋，表示自己武功。劉令羊仁安駐西昌，防西昌以下地區；劉濟南團駐越西、漢源；鄧秀廷駐冕寧、西昌，兼“彝務指揮”；蔣如珍團駐鹽源、鹽邊，加“兩鹽安撫司令”；會理、德昌、寧南則由蘇海澄部駐防（蘇部名義可能是“川邊軍第四混成旅”）。

同年，楊森失敗，從樂山退走。楊森敗北之前，川邊軍好像是支持楊的。因為羊仁安曾往樂山會見楊，回來經常逢人便講楊督理

如何如何之类的话。杨松倒台而川边军第八师陈洪范亦随之垮台。八师一旅长蒋安廷（越西人）侄儿蒋如珍及其部属营长潘学源（彝族）、李XX，见势不妙，便率部投诚羊仁安。蒋如珍归羊后，仍被委以团长职，照旧驻盐源和盐边。

二

川边军既得胜，队伍扩大，势力增强，羊、贺、杨、张、苏等都成了旅长。据有现甘孜、凉山州及雅安地区，对当初战事紧张时抢饷银的彭巫加，虽曾许以“不咎既往”，但实则耿耿于怀。遂将惩治巫加的任务交给刘济南团。刘接受任务后，与参谋、秘书连夜商讨计划。最后认为：巫加与当时驻越西的吴晓东营有隙，若派人招引，一定前来投靠。这样既可寻机铲除巫加，又可暂时利用其为前锋，进征从未被征服过的甘洛地区。刘深知甘洛地区富庶，征之“大有搞头”，况且当时“开彝地设治”又是一大美名，故以此计为一举几得，名利双获之上策。

时值巫加猜疑吴晓东想吞掉他，正需寻找靠山消除吴的威胁，又欲凭借力量报冤家私仇，以达到其在彝人中逞威之目的。刘派人一说，巫加便一口应承下来，并以名马金银献刘。

二月间，刘率魏德明营及张勉的教导大队顺大路到廖叶坪，再从小路直进巫加老巢，打算见机行事。和巫加会面时，见对方人马相当，不敢妄动。只得带着巫加翻越马鸡岗到罗马岱，传令彝人带“‘投诚费’前来投诚”。刘立于河边观察地势，见群山耸峙，深沟纵横，村寨四布，炊烟弥漫，险固非常。看来用上一团人，犹如糊一把牛屎在大竹筐上，塞不住几个孔。刘望而生畏，深感惊惶。但仍硬着头皮对巫加说：“我们一齐进攻甘日，定能打平这些地方，等把河内搞好，集中部队再下手”。巫加正

欲借刘的力量制服尚在反抗的上关六格人，便完全同意刘的说法。

刘传令先叫附近的彝人备投诚费来见，前来投诚者，大都由巫加引荐，凡与巫加有关系的彝人，其投诚费可左右，甚至略加表示也就过关了；而与他仇隙者，有的无法接到通知，有的来了又在途中被巫加传话吓退。后过来，巫加又在刘面前怂恿说，这些彝人经常勾结越西（河南的）野彝抢汉人，如今又有肯前来投诚。刘听说后便大发雷霆，决定对后来者加重投诚费，并委派巫加催交。

三

三月间，双河以西的彝人已被抢掠了一大片。其大部分已屈服于刘、彭之淫威。接着刘便转向洛洛沟。刘军进入洛洛沟时，在村前射击一阵后才进村，发现村民已全部逃走，于是净洗其财物，放火烧毁房屋。洛洛沟惨情传来田坝，我堂兄岭光宗预先备礼去见刘，回来说刘以礼相待，还回送了一只公羊。因此，我又随后去见。我到洛洛沟时，刘住在李东如家，并于堂上摆起公案，他自己坐在上面，巫加坐在左侧，右边坐一些秘书。我在下面磕头，刘只点点头，说声“好”。

我辞刘出来后，晚上住在一汉民家里。就在这天晚上，洛洛沟下面德脚村二、三十户彝人，又被刘派兵抢掳。当时听说是这些彝人勾结野彝抢人，大概是事先知道，村民大半逃走，刘军只抓到一个男子和七八个妇女小孩。免不了又是将村里的食物洗尽。刘亲自审问抓来的彝人，说“本旅长（羊仁安曾拟升刘为旅长）传令投诚，尚敢违抗不来者，该死”！那彝人男子也懂几句汉话，说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刘立即说：

“油嘴滑舌，一定不是好人”。下令拉去斩首，并把那几个妇女小孩拉去陪杀场。据说当时那男子头砍下来时，有几个妇女小孩被吓昏了过去。

我的随从呷呷子认为那男子不说那句话也许不杀，头人罗正邦却愤然道：“说也要杀，不说也得杀”。

第二天回来的路上，我一面寻思已见过刘，不必担忧了，一面时时想起别人告诉我的杀人情景，不禁毛骨悚然。回望洛洛沟，除少数瓦房还在外，其余只剩下幢幢被烟熏乌黑的残墙了。

后来得知洛洛沟被刘烧杀之原委：约石的一户汉民请来一远方呗毫来诵经，让呗毫在家住了两天，这个呗毫趁机记住了路径，回去后便约了两个人来抢了这户汉民。汉人则误以为是附近地石阿磨的彝人，故此引起矛盾。双方几度告到羊仁安处没有结果。于是摩擦不断发生，地石阿磨的彝人被迫搬往洛洛沟附近居住，并约来洛洛沟一些青年抢走汉人的一些马匹和妇女。对于此事，汉族绅士王学渊主张谈判调解，古诚斋则主张用兵。古诚斋得势后，便召集汉民团进攻洛洛沟，结果战败。古本也被俘，经多次交涉后才释放。后来，洛洛沟的彝族勇士阿木约旦被诱捕，汉方将他押到田坝。当时我正在那里念书，亲眼看见阿木约旦被捆在屋檐柱上，任来往的汉人用棍打、用香火、烟头烧，其人当时已体无完肤。洛洛沟彝人闻讯后，准备前来营救并给汉人予惩罚。刘济南传令叫彝人不准乱动，待其前往调解，彝人遵令在家等候刘前去调解。事与愿违，刘到洛洛沟，便进行了无情的烧杀，前往田坝，下令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阿木约旦用煤油活活烧死。当时的惨状，至今犹在我的眼前……

在刘济南“调解”洛洛沟这件事上，刘的立场自不必说，然其性格之残忍，为人之卑鄙，于此已略见一斑了。

記得劉來田壩这天，先把队伍排列在田壩街头，张勉骑在马上，手持指挥刀。刘的四人轿来到，张嘶声喊“立正”！并挥舞指挥刀。我从未见到地过这等排场，觉得无比威武。

四

上土司掌印者岭维翰见皇帝已被推翻，土司垮台已成趋势，便想躲到汉区过安静日子，先娶了个刘姓女子为妻，引起家族亲戚的强烈反对。到岭维翰准备出卖田地时，家族认为其已不可挽救。于是侄子岭光宗、亲戚岭镇荣、卡卡等人在一个深夜里派人闯入卧室，将岭维翰和刘氏勒死悬于梁上，翌日传出消息说，岭维翰与汉人通婚不好意思见亲戚，自己上吊自杀了。光宗由此得到掌印机会。

刘济南来田壩两天，光宗即去拜见，刘以弟兄相呼，光宗及其手下的人甚以此为荣。再过两天，光宗第二次去见刘时，刘突然以“玩忽失职杀叔夺印”之罪名将他扣押。次日，光宗的二弟光明、三弟光大亦被扣押并被笞打。因光宗平日恃势傲慢，对其被扣之事，我还窃以为喜。

我的随从呷呷子从街上回来，说刘对我家“绝对保护”。岂料过了两天，刘带一连人来到我家，声称二伯娘“吃人害人”，当即派人前去抄掳。我虽然年纪小，但向来尊敬二伯父，见刘派人去抄掳他家，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在我家，家里只得杀猪招待。席间，刘突然问道：“岭治平家在那里？他与我是拜把弟兄”。我忍不住说：“你去抄的就是岭治平的家呀”！刘听后半晌无语。当时，我还以为刘得知二伯娘即岭治平之妻，会念昔日结交之谊，手下留情的。谁知刘不但不因此住手，而且更加变本加厉，摧残日甚。这是刘济南为人无情残暴的又一见证。

飯前，隨劉前來的紳士甘錫五把我家頭人連都叫去說了一阵悄悄話，連都回頭向母親講了些什么。只見母親勃然大怒道：“豈有此理！他若相強，我要殺死他”！連都二話沒說，轉與甘講。甘向劉講後，劉默默無語。以後才知道劉企圖以“保護”為由，要與母親轉房，不料母親以死相抵，劉亦無可奈何。劉本已是三妻四妾之人，尚謀入一孤寡婦人之室，足見其道德敗壞之極。

席間，劉曾到屋後觀望，見對面山上的兵空手而回。原來派去抓二伯娘的兵還未到就被發現。二伯娘從山上逃往岩潤妹妹家去了。

劉吃飯後便走了，留下兩個人在我家坐守，這兩個人屋裏喝酒彈月琴，不大出來。忽然有人悄悄告訴我，二伯娘家的谷倉里發現銅元。我跑到二伯娘家的谷倉去看，見五、六寸深的谷子以下盡是銅元。當時感到手足無措，先弄了幾袋埋在半人高的玉米地裏，又覺不穩當。有建議藏入茅坑裏，於是將所剩銅元全倒在廁所內。那知第二天劉又派人來搜查，在茅坑上面發現一枚銅元，用棍一攪發現了坑裏的銅元，當即全被撈走。當時我若膽大一點，搬幾袋到我家隱藏，或許能保住一點。

大既到了七月，聽人說二伯娘恨我母子，說我母子引劉濟南抄她的家。而劉已宣布沒收二伯娘所有財產。並允許我家出一千二百兩白銀，贖取二伯娘的田地歸己。母親將所有的現金拿出，但還不夠，又把家傳的黃金拿出幾兩才付清。

其實，光宗家為了贖人，已和向劉出了一萬二千元錢，除其百姓相助外，又把矮山好田好地廉價出賣。有一次，我從街上回來，正碰見光宗家的人和買方在吃賣田“割食”酒。他們邀我一起吃，我的從人也說“你參加了也許可能得點禮物，我們也說不定沾點光”（因光宗家所賣田地雖屬私人，但也是我們同宗祖傳，故買方

会给我礼物)。我怕被刘知道，说我家还与光宗家来往，便一直走了。

这段时间，刘虽还未直接加害于我家，但观其所作所为，令人不寒而慄。我们终日提心吊胆。人们都说军队不可靠，整人是不顾什么情义的，母亲忍受不了这种气氛，便把我带到菜子山上去暂住。她认为那里山高有岩洞。其实在岩洞里又能住几天呢？真是想得天真。

五

约在谷子成熟的秋天，一天早上，我们在菜子山上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和军号声。中午听到消息，说光宗病死于关押牢房中，一同关押的光大见光宗已断气，便用被子掩住尸体，不让卫守兵知道，借口出去解便时，用石块击倒卫守兵翻墙而走。因天黑得脱。早上传来的枪声是刘军搜捕光大时放的。

光大逃脱后，盛传其正在集中人马准备打刘军。刘亦准备讨伐光宗弟兄。事前，刘来信要我家人，在其军队到时不要乱动，免得发生误会。我家和光宗、光大家虽系宗族，但已相隔好几代，何况又慑于刘之淫威下，固然也就依刘之命。除我们母子仍住在菜子山上外，一应人员均在家静候，不敢走动一步。

第二天刘军到时，光大家的人早有防备，倒没受什么损失；扑空的刘军兽性大发，反过来扑向我家。由于毫无防备，在家里的人有的被杀，有的被捆走。家里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有一个百姓躲在坎下，被开枪打穿膀胱昏绝于地，刘军认为已死，便以“割耳代首”之例，用刺刀割走双耳。这人后来没死，但成了个怪物般的无耳朵之人。有一个曾经服侍过我的青年男子，躲在田里，刘军本来没有发现他，可是被对面的汉民看见，大喊“田里有人”！于是被

刘军围田搜出，当场开枪打死。这青年新婚不久，其妻悲痛欲绝，并埋怨我母子轻信刘的话，而为她招来了大祸。我记得那青年是身材魁梧俊俏的小伙子，当时我也深为痛惜。一青年妇女被刘军拖去轮奸，直至昏迷时，被推到沟里，第二天才由人抬回。另有一个百姓被捉去吊打，取回后终因伤势过重，卧床半年而死。死伤于这场兵祸的不止这些人，所述的仅是我记得的几个。

这场惨祸发生之后，百姓多数埋怨我母子软弱轻信刘。认为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拉起队伍抗击，并认为刘军并不可怕，他们的枪照样可以扯掉。实际上这些说法也有根据。当时刘从汉源调一连人进来，途经塞格达时被骆姓人截击，当场击毙两名士兵，扯走两支步枪。后因刘派部队接应，此连才得脱离险境。许多事实也证明，刘除了鱼肉被其哄骗的掌中之物外，对有力量进行抗击者的确没有别的能耐。

六

这场祸灾，无论是刘幕后导演，或是出于刘的士兵误会造成，我们都只好将惨状如实向刘申诉。刘对我家受兵祸一事，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表示歉意的话，既无追究下属责任之心，也无赔偿损失之意。更多的是不厌其烦地许诺以后不再危害我母子和所辖百姓。并说对光宗家还要进剿，要我家辖区百姓每户都买一张“旅长刘令，投诚免死”的纸条贴在门外以示区别。而每张“旅长刘令”纸条价是白银一两！

这时我母子尚在菜子山上，与刘往返交涉事务均由侍从呷呷子去跑，呷呷子几乎天天都在上下往返，每天日暮回来时，都带来一些“免死令”。并说刘一再声明从此不危害我母子。我们虽对刘的保证并不信任，但经他几次三番送来“免死令”后，心里又稍微安

定。我那时年轻，心中的气恨忧虑易起易散。在山上无事可作，便把我那匹驯顺的花马早晚拉到丫口上骑着玩。

几天后，光大逃到河外，其百姓多向刘请求投降，刘准许百姓“投诚”，传令每户买一张“免死令”张贴门外。每张价白银一两二钱。以一千户计，共收一千二百两白银。其纸张书写费用至多也只能用银一百两。仅此一项，刘就坐地敲诈了一千两白银！

“旅长刘令，投诚免死”的纸条，是竖写条幅。按惯例都将刘的印章盖在“令”字上面。百姓不识字者，一般只须将有印的一头朝上贴即可。间或有些印盖在条幅尾的，百姓亦将盖印一头朝上贴，于是被颠倒。有过路汉人看见，便说倒贴“免死令”是不满，有反抗之意，吓得这些人魂不附体。许多人求我去看，生怕受刘口实再遭横祸。

阴历八月间，百姓已陆续出钱投诚完毕，光第、光明亦经多次交涉获释。只有光大仍在越西河以南，扬言要召亲戚前来报仇。风声虽然还紧，但毕竟已暂时安宁。我母子亦从山上回来重整家业。

田坝一带历来人息事宁，从未遭此等兵祸战乱，被刘军蹂躏之时，并无反抗能力。休说一般彝民，就是我们这些土司家，虽然平时有几个背枪的护卫，但也不过是摆设而已。护卫人员有的连枪都不会放，况且都是从未闻过火药味的人，倘若真的要打，恐怕也是放不了三枪就要逃的。光宗家有“九子”、“新式”、“双筒”各一支，平时背着到处耀武扬威的，刘军来时，据说只有一支打了几枪，其余的均没上场。

我家那时也有“双筒”、“新式”、“电光”、“洒其克”、“独眼”各一支，平时也叫人背起装门面。这次没摊上我家用枪，真的用时，只怕连光宗家的也不如呢！彝谚云“勇士武器勇”。当时我们却是“人不勇武器亦不勇”。未经过战火锻炼，也无一定基

础训练，武器装备再好也是枉然的，这是这次战乱给我们的血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

七

我们母子下山后，刘因我家已交清二伯娘田地赎金，宣布这些田产归我家，母亲对此面露喜色。头人连都却说：“目前不能承认这些田产已归你家，只能说是赎下等得着二太太”，并说这样做有理有节更有利，二伯娘无子，这些田地她将来无疑也是你家的。母亲也依其所言。但仍有消息说，二伯娘弟彭巫加对我家不满，扬言我家伙同刘济南霸占他姐姐家的田地，他要派人来收庄稼，否则就要报复。母亲听说后很生气，说“他姐姐的田地是刘济南没收的，我们赎来等待他姐姐有何错？纵使我们赎来自己要，总比给了汉人好点罢？而且他是亲戚，怎么能干涉我们宗族上的事？”眨眼间已打谷子，我带了几个人去二伯娘田里收谷。巫加便派了两个背枪的人来探听，二人问我“是你们自己在收吗？”我回答说“收来搁起等二伯娘”。二人不多言语便走了。

谷子收多了，装处却发愁，我家谷仓本来就少，但一时不愿把谷子装到二伯娘家仓里。外面又有许多令人恐惧的传说，有人说即将“改土归流”，百姓再也不服土司管；又有人说巫加与刘济南在青杠林见面，巫加质问刘为何抄他姐姐家，刘竟答是我母子控告所致。巫加在刘面前要求准许对我家报复，刘没有说话，后来刘又把巫加叫到一边说了一阵悄悄话。若干年后才知道此话并非虚传，彭与刘当时确曾合谋灭我母子，平分财产。迫于风声日紧，威胁日近，我们只得派家人呷呷子去羊仁安处请求保护。

阴历九月间，百姓已不再归我家调遣。上土司已算实行“改土归流”。但百姓中多数不愿归顺“汉团”，也不愿意同等级的人

互相管轄。故此处于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刘济南想剩【乘】势把下土司也改掉。下土司有个得力头人吉荣昌，曾任彝务营长，在川边军与四师作战时亦曾立过大功，此人不但在彝人中享有威信，而且在军队方面亦有声望。吉带话给刘：“要钱可以商量，要‘改土’，百姓不服，我不敢负责”。下土司属下的百姓有数千户，住地直抵大渡河边，其间尽是高山峻岭，悬崖峭壁，非刘之武力所能征服。拿印土司岭邦正又住在西昌，并握有一定力量，刘鞭长莫及。所以不敢贸然行动。只得采用恫吓讹诈，捞取八千元了事。

八

不久，刘济南暂回汉源。巫加将对我母子加害的传闻越来越多。驻军营长魏德明知道我是羊仁安的干儿子，如果没有刘济南的指令，他自己并不想得罪我们，有时还做点顺水人情。魏当时派人来叫我们谨防彭巫加偷袭。我的老师王学渊以及和我家历代都有交情的绅士甘锡五也带来同样的话。我母亲回答说：“只有逃奔的娃子，没有逃奔的土司。再说我母子又能逃到何处？巫加若是伤害了我母子，他在岩润的姐姐和妹妹同时会被消灭，不必害怕”！还是头人连都奉劝母亲道：“要有所防备，若是事情真的发生，将会后悔莫及。”母亲依言，认为有枪就有办法，派人去向住在阿尔的舅舅家借枪。

巫加当时已有近百支枪，而且手下有一帮惯于杀戮的人。我家则不只缺枪，而且手下也没几个得力之人，一旦真的对阵，当然不是对手。

我舅舅家也只有二、三十支步枪。但居住在汉族官军及其依附力量无法征服的深山地带，而且同阿尔以上的美姑、洛姑拉达等方面各姓黑彝联姻结亲，本人又素有威望。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具有

较大的潜在势力。母亲先前说巫加若敢伤害我母子，他的姐姐妹妹也会被消灭等话，就是指舅舅方面的力量。后来果然应了此言——这是后话了。

舅舅得知我们的情况后，答应借十支步枪给我家。约定十月初一到预定地点去接。

十月初一这天是彝族年节。家里一面派连都带十个人去接枪，一面安排过年。我一早就同小花们在门外燃起一堆谷草，呼唤“阿祖阿妣”回家过年（彝族过年这一天，孩子们习惯在门外燃起谷草呼唤祖先回来过年）。我身上还背着一支“新式”步枪，准备对付可能来袭击的人。家人按惯例舂糍巴、杀猪、灌水酒、煮茶、陈列供品。

下午，派人接枪的人空手回来。说舅舅家没有按约定送枪来。母亲认为舅舅失信，一气之下喝了很多酒，并大发脾气。连都和去接枪的人吃过晚饭后都默默散去。

深夜十二点左右，舅舅家的人却突然来了，说白天无法带枪通过驻有汉军的地方，所以晚上才送来。他们只带来七支步枪，说一时凑不齐十支。这些枪多半是外国造，在当时已算上等的好枪了。看得出是舅舅精心挑选的。母亲此时已大醉，说枪没在白天送来让人看见（意思是让人看见传给巫加听，好对他产生点压力），又说枪的数目不够，还说舅舅没把她当姐姐看，又骂那些送枪的人不懂事。那些人正在吃饭，她也说个不休。那些人很不高兴，刚吃完饭就说他们赶紧回去转告舅舅，把剩下的三支枪送来。说完就走了。后来有人说母亲这天情绪反常，脸色非常难看，隐隐露出凶气。

这晚负责看守的人只有两个，一个叫加乃，是从河外投奔我家的。平时认为此人会用枪，故请来当护卫，其实他连枪的基本结构都不懂，只知道擦拭枪身，根本拆弄不来枪。另一个叫阿体合达，

使一支“独眼”枪，后来知道这更是个胆小如鼠的人，我家出事时，他一枪未放就逃走了。

舅舅家的人走后，我便和看房阿吉进内屋睡了。约两点时光，几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堂屋响起，我从梦中惊跳起来，慌忙提枪开门，只见火把将堂屋得通红，匪徒已经破门而入。我急忙推动枪栓准备射击，慌乱间怎么也把子弹推不上膛。看房阿吉一把抓住我，把我拖到后面的偏房内躲藏。我心急如焚，把子弹推上膛后爬上偏房，堂屋到处是火把人影，匪徒正在四处窜动。我对准匪群打了一枪，对面立即打来几枪，子弹穿透我的披毡，惯力把我从房上推下来摔在地下，枪柄折断，耳朵、肩头、大胯、膝盖均被柱上的钉子挂伤，已处于半昏死状态。匪徒不知后面还有个偏房，没再进来搜索，我才幸免于死。

匪徒冲进左内室，发现母亲和一个小丫头睡在床上，便对准母亲开了两枪又砍了一刀，母亲当即倒在血泊里死去。陪伴母亲的小剃头趁匪徒抢夺衣物之机溜走。匪徒杀了母亲之后，又发现了堂屋壁上挂着的十几支步枪（每支配有十发子弹），便一涌而上互相抢夺。又闯进住在我家附近的加乃家，开枪打死加乃的母亲，拉走加乃的妻子和女儿。屋内正在抢杀时，屋外有几十个站哨掩护的匪徒。屋后菜园墙上站着几个监视哨，其中一个不停地吼叫“踏脚堡上杀人屠户阿木阿且在此”！这人高声吼叫时，把大半个身子都探出墙外。此时，我家那个“会使枪”的加乃就拿着一支卡壳的枪蹲在他下面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上面吼跳。

不曾碰到一点阻击的匪徒在屋里尽情抢杀约半个小时才撤走。匪徒去后，家里四散奔逃的人陆续回来，把母亲抬出来着衣，开始号哭。我在一旁呆若木鸡，对着面前的一切恍如梦境。

连都家几弟兄手持刀矛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只空箱和几件哗叽衣料，说是他们追匪徒时在山岗上拣回来的。一见母亲已被杀

死，扑上前号哭不已。混乱中派人出去向百姓报丧，又派母亲的丫头阿牛去向舅舅报丧。

天明以后，头人们决定由侍从口者乃乃和补粗子送我到街上王学渊老师家躲避。我到王家后，被安排在后院楼上休息，整个白天神思恍惚，当天晚上一夜不能入睡。我住的楼下驻有一队张勉的兵。

第二天天还未明，听到楼下有人说雄堡（我家住地）方向夜里响了一阵枪，又听见楼下驻军在吹哨子集合。可能是猜测夜里我家又出什么事，怕匪徒跟踪前来杀我，所以要加强防范的意思。我既然是他们上司羊总司令的干儿子，又是在他们这里躲难，他们当然不敢大意。

天明，王老师引我一个家人来报，说我舅舅昨夜已赶来奔丧，要我回去见面。舅舅将进我家时会鸣枪致哀，人们一早议论的便是这阵枪声。我听说后立即要去，王老师疑心有人用计，说不能贸然而去。他立刻找来魏德明、甘锡五二人商议。最后认为还是该去，但须由他们陪我一同去，魏德明还去叫了一个排作护卫。

我们将到家时，舅舅木卡、各各已带三十多人到我家屋侧山坡上接我。舅舅一见我便放声大哭，我也泣不成声。这种场面也感动了甘魏等人，他们都上前劝我们莫悲伤过度。

舅舅当即提出要把我带走。王、甘、魏等则怕舅舅一旦把我带走就会无所牵挂顾忌，久【日】后会召来深山彝族和光大家的人对付军队和汉人，我【他】们深知舅舅的厉害，所以找出许多借口拒不同意。我家头人连都等也绝不同意。他们说：“太太不在了我们百姓还在，离开了百姓还算什么土司”？当时虽已经过“改土”，但不可能深入人心。在多数百姓看来，“改土”不过是一时风潮而已。

舅舅对我的安全放不下心。王、甘、魏一致保证由他们负责保护我。舅舅也答应不介入光大家和军队、汉人间的斗争。于是打鸡

起誓。盟誓仪式完毕后，舅舅和我洒泪告别。

舅舅走后，王老师说马上带我下街，魏德明则说应该让我回去看看，并说他已派部队外出警戒，大白天巫加的人是不敢来的。他们把我交给连都带回家，约定晚上一定下街。

到家见母亲的尸体端坐于坛架之上，用白布蒙面。有人建议揭开让我看最后一眼母亲的面目。我不忍看令人心悸的伤口，没同意。

我家原喂有一头表示吉祥的白牛，也被家人杀了招待舅舅家的人。有牛肉可吃，本来稀落的家里，来往的人又渐多起来。下午，人们又害怕起来，催我快走。我又回到街上躲避。

第二天，我又由人护送去参加母亲的葬礼。依土司的规矩，母亲的尸体被放入木棺，抬到天井中央放下，再准备让佃户抬到坟山安葬。佃户还没到齐，彝人蒋洛达大声叫道：“汉人不来，我们就抬不得吗？孝帕还是值钱的！”恐怕是“孝帕”二字灵验，马上有人报名。此时，专来抬人的汉族佃户陆续来齐，坚持该由他们抬，于是仍让佃户抬去。母亲死得突然葬亦匆匆，是被杀后的第三天安埋的。

我送走母亲的棺灵后，仍回街上。先在王老师家住了十几天，后又转到甘锡五家。甘懂彝语，我在他家出入比较方便。他家在街后修有一座平房，较宽敞大方。我就住在那里。驻军声明我受他们保护，如果巫加再来，他们就要追击到底。对于我来说，公开的被抢去杀掉的可能是消除了，但也须提防派刺客前来。山上家里的人却还是提心吊胆地度着日子。

不久，二伯娘在岩润派一个叫蒋日阿乃的人来看我，并传话说她无法前来照顾，叫我不要再惊恐。甘锡五和我干姐姐（卢联升之女）怀疑此人是派来探虚实的。我想到母亲之死，事由二伯娘

而起，心中憤恨，當然听信。便將來人扣下，并釘上木鞋，準備嚴懲。后经連都幾次來向我解釋蔣日阿乃是個老實人，二伯娘托他來他就照直來傳話，不是個會探虛實的人。并聲明他愿担保。我才把他放了。如果没有連都證明，险些冤枉一個好人。

這時，巫加來信給王、甘等，說他殺我母親是為他姐姐報抄家之仇，并說“彝行彝理馬行馬路”，叫王、甘等人不要管我家與他的事。王、甘等則回信說：抄你姐之家與他家沒關系，我們加以保護是奉羊總司令之命。巫加虽狠，但畢竟只是官軍一條走狗。王、甘等人根本不怕他。巫加這條惡棍，漢人官府虽然無日不思铲除他，但因他經常砍無辜彝人的頭去向官府獻功，又敲詐搶掠彝人的錢財行賄于官吏，故仍然利用他來誅殺彝人。當時的官府、軍隊殘害彝人已成了積習，竟有漢諺云：“見蠻不整三分罪”，“敬蠻三分不如打蠻三頓”、“打蠻殺蠻是好漢”……。巫加自己身為彝族，却是一個專門殘殺彝人的凶手。他對漢人十分畏懼，不敢再與王、甘等人正面爭執，只得暫時沉默，另打主意。

九

原駱姓一些人曾扯過駐軍兩支槍，經派人交涉，槍早已追回。但駐軍從此懷恨在心。甘錫五用計，先與新百戶（駱元勛之父）結親家，待往來熟悉，駱家已不加防備時，突然派兵將駱及兩個弟弟抓來。駱申訴搶槍的不是他家，大呼冤枉。但终于无用，三個人被折磨幾天後，在軍號聲中被推到小河子斬首。被殺的三人中，最小的一個才十八歲，甚是可惜。據說，新百戶臨刑前說：“你甘錫五騙抓我毫無罪過的人來殺，將來你也不得好死！”一九三九年甘以販賣槍彈人口罪被劉文輝槍斃，彝人說這是應了新百戶臨時之咒。

我家头人刘金山对“改土”一贯持反对态度，“改土”时出走，甘等甚为怀恨。命令刘家附近的汉人监视其行踪。后来刘金山回家下田劳动，汉人来报告，甘即派人化装成过路人将刘抓起来。甘准备将刘处死。下土司头人吉荣昌几次说情，我也说刘亲戚多，杀了会引起动乱。甘才免其死。报刘济南后又派人押到清溪监牢关押。直到我进南京军官学校学习时，才将刘释放。

派去西昌的呷呷子此时才回来，见到我，他触景生情，思念母亲，不免悲恸一番。呷呷子把羊仁安坚决保护我的话转告甘、魏。但我看到甘、魏等这样乱杀无辜加害彝人，心中十分反感，并寻思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其实，又传来巫加还要派人刺我的消息，便与连都商量，以怕有意外为理由，要去汉源羊家。王、甘、魏等听说去总司令家，当然不好阻挡，只得放行。

十

阴历十月末，我和甘锡五〔、〕士绅李清钱、改土后封为团正的罗正邦以及蒋银珍等同去汉源。过横子山时，天气寒冷异常，山上满目冰雪。我骑在马上，【，】双脚已被冻木。下马后已不能走动。在廖林坪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到大渡河边时，河岸设有查禁烟土的卡子。甘知道我是羊仁安干儿子，禁烟委员又是羊的舅子，卡子不会为难我，便把私运的几十两烟土让我藏在披毡下面。过卡时，经说明我的身份后，果然没有查我身上。甘过河后用这些益赚了一大笔钱。

初到汉源，本想直接去羊家，但又怕引起刘济南的嫉妒，只得先去刘家。刘家的房子是一座“走马转阁楼”式，当时被认为非常时新，其实也很土气。听说这幢房屋刚于头年修成。看到眼前这造价昂贵的房屋，不禁想起刘济南在彝区抢掠敲诈的情形，心潮起伏难平。

刘家也很想仿效羊家那种宾客盈门的气势，但毕竟没有这种气度。我们刚住几天，便似乎有些不耐烦的意思。岂知我到他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凑巧此时巫加的副官潘补曲也来刘家，我们便以仇人来到我理由，离开了刘家。

羊公馆一式三个天井，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十分宽敞美观。羊本人当时驻西昌，家里由干奶奶主持，大千妈、二千妈亦在家。干奶奶很怜悯我，一去就安排房间给我住，好饭好菜自不必说。当时天气特冷，干奶奶见我仅穿两件单衣、外罩披毡，便吩咐给我做汗衫、棉袄。其实我自己也带有一百多银元，可有钱却不懂怎么用。

随我去的两个蒋家的人，听说家乡每五户抽一人当兵，他俩不愿回去当兵，便留在我身边。羊家请人挑水，他俩也去帮挑。过几天便可得点钱，二人自然高兴，还说这项收入比在家做活强。经我向羊家说明情况，羊家传令准许二人不当兵。于是二人间或回家也没人再敢拉去当兵。

在羊家这段时间里，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河道（石棉）绅士刘崇高、赖执中等，也想仿效刘济南在彝区的做法，把番族土司王千户家“改土归流”，图谋瓜分王家财产。王的孙子为此来羊家求情。第二天，刘、赖等亦来羊家向羊母说王家是土司，土司即皇帝余孽，应当取消，并将财产充公。羊母答曰：“司令官不在家，我们做不了主。要取消土司也要看百姓愿不愿意，至于财产，你们千万不能侵犯。”刘等又说百姓一致拥护改土，羊母仍以司令官不在为由不肯答应。我曾受“改土”之害，当然是同情王家，便把刘等和羊母的对话告知王家的孙子。不知怎的，这事却被刘崇高知道了。刘发狠说：“这些土司娃儿很坏！”

后来王家终于被“改土归流”，王家孙子活活气死。其有一妹被刘崇高的侄儿刘彬抢去做妾，部分田产被刘等霸占。王家有一子

名国昌，一九四一年，我准备送他升学，由于不得其便，暂送回石棉，不久即被汉族土匪黄月清找借口开枪打死。番民悲愤地说：“番人被打不如打死一条狗！有谁来过问呢？”其实我也为他的死感到气愤，想寻机为他报仇而始终未遂。

十一

在羊家住了一月，虽然已无性命之忧，但是想不出保全家中财产的办法。干奶奶同二干娘几经商量，决定让我去西昌找羊仁安。

副官李恒昌正巧要到西昌，羊家就把我交给李带去。走时怕刘济南知道加以阻止或别生是非，便悄悄叫我坐在轿内起程。过大渡河才改为骑马。我的坐骑是一匹哨马，须跟伴才肯走，一旦落后便没命地跟着前面的马队撵，拉也拉不住，如果想超前走一段，它又掉头倒冲回去。几次险些把我颠翻在乱石丛中。一两天后才摸清此马性情，驾驭稍微如意。

李恒昌是羊仁安的心腹军官，一路上对我很关心。他怕发生意外，遇见带枪的彝人过往，便紧紧跟在我身边走。在平坝，远远看见一个背鼓鼓的彝人走来，从我身旁过才认出这人是我家“苏妮”骆勿尼拉。他家本来住在尼脚。“改土”开始后被骚扰得不安宁，干脆搬去投奔了黑彝，这时刚跳神回家。骆勿尼拉一认出我便放声大哭，说：“我们土司、百姓都落难，不知哪天才能聚了”。说完又痛苦不已。我在这漂泊流落之途异地碰见故人，万般酸楚涌上心头，已是泣不成声。李见我二人抱头痛哭，也深感可怜，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元送给骆勿尼拉，并劝慰说：“不要伤心，小土司去见羊司令，一定会回来与你们百姓相聚。”骆勿尼拉跳十次神也难得到一个银元，见李如此慷慨，立即相信了李的话。转悲为喜道：“多谢，多谢，我们土司跟你这样的好人走，我们放心！”良久，骆勿尼拉才依依惜别。

到了海棠，李帶我去見吳曉東營長。吳操一口流利的彝話，儼如彝人。他自稱是普雄人，與巫加是弟兄，但結下仇怨。又稱我為外侄，使我覺得很親切。吳把羊從西昌發來的委我為雄堡彝務隊長委狀拿給我，並說他要集結力量為我報仇，要我留在海棠。李副官認為羊老太太本來是叫他把我送往西昌的，留下恐怕不妥。吳則說我有了委任狀即是羊司令的部下了，安全問題他可負責。於是李同意讓我留下。

吳利用我的土司聲譽，召來上關六格彝人，打雞盟誓，準備聯合對付巫加。上關六格白彝是由越西縣府托海棠人代管，按年納四十八石草糧給縣府，但縣府實際上只能向他們索取，為無力前來保護。上關六格人處於縣府、土司、黑彝、當地漢人的幾重盤剝之下，處境十分艱難。由於一慣被欺侮愚弄，他們對吳曉東等不肯輕信。盟誓不過是逢場作戲。

我在海棠時住在蔣家。蔣家是田壩王學淵老師的舅家，其兒子蔣文源、弟蔣日富又和我在王師處同過學，因此蔣家與我特別親密。兩叔侄經常陪我出去游玩。

當時海棠有一棵大黑杉樹，相傳此樹是主雲南的“風水樹”。據說此樹起火，雲南就遭火災。又傳此樹有神灵，去看的人多有對其燒香磕頭的。我去看時也燒了香。黑杉樹的側邊有個園子，有幾株海棠樹。有人說海棠地名便是因這些海棠樹而來。另有一種說法：海棠多出美女，其色艷如海棠，曾有皇帝在此選妃，故此取名海棠。的確，海棠人不管男女皮膚都細嫩潔白。女子確有姿色。

有一日，我和隨從阿別子到城隍廟去玩，我突兀看到那些判官小鬼雞腳神被烟火熏得漆黑，面目極其可怕，心里已有幾分驚慌，再抬頭看布帋里的大城隍，兩眼一花，那城隍好象望着我站了起

来，我大吃一惊，拔腿就往回跑。阿别子莫名其妙，也跟了我出来。他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告诉他后，他比我还惊惶。按彝人的说法，菩萨睁眼看人，人就要死的，何况我还看到它站了起来。由是我俩心内都十分惶恐。

回到蒋家，我忍不住把此事告诉他们，他们立刻问我“是哪个菩萨？”我说：“是上面最大的那个。”不料他们却大喜，要拉我去烧香。我一时莫名其妙，连忙说再也不敢去了。蒋家的人却说：“你将来肯定要当大官，城隍老爷见你就站起来，说明你是天上的星宿，星宿比城隍大，所以城隍见了你要站起来迎接！”我听说后也想重去仔细看看，便又与蒋家人一齐去城隍庙。蒋家的人替我烧香磕头忙个不休。从此蒋家的人对我更好了，甚至对我说以后当了大官，不要忘记他们。这还不够，蒋家把消息传出去后，许多士绅纷纷招待我，连吴晓东这个军人也似乎有点对我刮目重视的样子。许多百姓经常在我背后指手划脚议论。我初时为彝族迷信说法担过心，此时虽然不全信这些汉族的说法，可也减轻了先前的忧虑。后来竟被他们活灵活现地传说，一本正经的招待弄得我也有点飘飘然了。现在回想起来真好笑。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来倒使我摆脱了不少孩子气，处处装起大人姿态来了。

十二

既然羊总司令委我当彝务队长，也就算给了我一道护身符。我没有必要再去西昌了。与吴晓东商量后决定回田坝。

从海棠出发，由一个姓孙的一直送我到高桥。高桥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当地头人罗依夫（又名罗洪山）请我去他家住下。罗家的住房东靠悬崖，西面是罗姓村庄；南面临一片冬水田，再远点是田

坝河，他家一幢碉楼一幢平房。平房顶上铺盖一层厚泥土，上面糊着石灰，能防弹，看来很坚固。头人带头，其余罗姓百姓当然也跟着拥护我。为了把我任彝务队长之事张扬出去，扩大影响，我在罗家暂住几天，一面传出消息一面择定吉日准备庆贺。

回家庆贺这天，由那个姓孙的把队长委状从街上送来。家里杀猪宴客，许多人前来祝贺。事后为防万一，我仍回到高桥罗家住。

当时许多人出谋献策，都说要有一支队伍才行。我当然巴不得马上成立队伍，但我家原有枪枝全部被抢走了，用半年所收之租仅买回三支步枪，这能成得了什么大气候？每到街上看见驻军操练，便感到十分羡慕。从此时时梦想着自己成立队伍的一天。

不久，罗洪山、罗正邦对我说巫加枪杀我家是由木呷什子夫妇、体甘莫、李香廷四人勾引来的，并说留下这些人会成为后患，叫我拿主意对付这些人。我说须找连都前来商量决定。他们认为事不宜迟，当即派人去找连都。据说没有找到连都。有一天罗洪山对我说：“你是小孩，不能开口，我已经派人去把他们干掉！”我一听说已经去杀人，知道这事以后肯定于我有责任，便被吓得说不出话来。后来听到杀人的枪声更是心惊胆战。去杀人的刽子手按规矩不能立即回家，第二天在外面用山羊、鸡履行了“短口嘴”的迷信手续才回来，回报四人都杀了、尸体丢于岩洞内（解放后说的“万人坑”即指此事）。死者李香廷跟过二伯父，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体甘莫曾侍候过我，我对她更有感情。听到刽子手描述杀人的情景，我又悲伤又害怕。木呷什子夫妇的为人我不太清楚，可是说李香廷和体甘莫勾引人杀我母亲，我却怎么也不相信。第二天连都来到，他指着我说：“慕理（我的彝名），你怎能准许乱杀人！”罗洪山抢着回答：“这种人不杀留下做祸根吗？”我在中间瞠目结舌，惟有惶恐而已。若干年后，

事情的真象【相】终于暴露出来了：原来二伯娘曾把一大笔金银和衣物让这四个人悄悄背到二罗处隐藏，二罗见二伯娘很难再回来而知情者只有这四个人，于是起杀人灭口的歹心，打着我的名誉杀害了他们。此事纯系二罗谋财害命而嫁罪于我。

十三

光大从刘济南手中逃出后，一直四处奔走联络亲戚，准备为死于狱中的兄长光宗报仇雪恨。此时业已就绪，只等择日进兵。魏德明和田坝绅士们惧怕我舅舅也兴兵帮助光大，一再派人通知舅舅前来与汉人和军队盟誓。舅舅为了我的安全，不顾族人的强烈反对，毅然来到波波昆与魏等相会。彝族自古有一个规矩：家族出兵对外，族人必须无条件参加，即使出兵打的是族中成员的骨肉亲戚，该成员仍须在形式上出兵参加。舅舅当然也不能例外，只能答应出兵不出力，不加害汉人。打鸡盟誓后，魏等讨好舅舅，送了许多酒给舅舅。舅舅不准下面的人喝酒，说怕有人酗酒闹事，叫背回去才喝。魏等回来后连连赞叹道：“阿助木卡不愧是一个出色的彝族头人”！

风声日紧，传说纷云【纒】。越西河以南的彝人出动频繁，时时有汉人被抢的消息传来，夜夜有此伏彼起的彝汉人呼吼声后零落不息的枪声。乡间汉人惶惶不可终日。驻军也只能聚集龟缩在街上，不敢分散，更不敢外出。到了腊月底情况似乎更紧张了。盛传深山黑彝大股出动，云集各地。

魏德明说怕巫加派人来刺，要我住到街上去。其实是对舅舅不放心，将我软禁以作人质。正月初，舅舅派人来看我，带来秘密口信，说彝将于初七这天出兵，叫我注意安全。甘锡五不知由何而知这个消息，来对我说：“彝人准备在初七出兵，你舅舅目前还没同

意。”我见甘已探知消息，思量再隐瞒也没有意思了，便叫呷呷子去告诉魏德明，只说是我舅舅给他带来消息。魏得知彝兵出动日期后，火速派人向刘济南求援，同时去信给吴晓东营，要吴在必要时到双河场作侧援。魏对我说：“有了增援，我们就不愁打不赢了，你不必害怕”。初五，汉源罗明高营派一姓直的连长带一连人来到，吴晓东亦回信说，只要需要就带人到河边截击。

初七，斯足彝兵从挖苍前进。汉民团依据碉楼抵抗，彝兵损失很大，被迫后退，抛下十一具尸体。死者都是尔地拉底人。

伍底季式彝人从河东进到挖葫芦、阿渣村一带。彝人一早就在阿渣村外平地上呼啸跳跃向汉人示威。魏德明先派一个排顺大路而行，准备由沙罐厂绕到对方右侧出击，再派一连人到赤过阿普占领有利地形，向挖葫芦射击，用火力掩护出击的一排人，那一个排还在沙罐厂下边，彝兵便主动下来迎击。下山的彝兵被一条深沟阻住，不能前进，只有少数几人从沟上端窄出越过直扑汉兵。于是这几个彝兵便和为数几倍于自己的汉兵在路边田里拼搏战斗起来。有名的黑彝战士贝且哈扑入敌丛，打死两个汉兵，扯了两支步枪，回头准备把枪放下时，被一汉兵从侧面开枪打死。什乌拉哈一面呼吼着把自己的名字，一面向后猛扑。这时已夺了两枝步枪挂在项上，已开枪将一汉兵击倒于田中，准备上前夺枪。那汉兵未被打死，趁对方扑上前来的机会，开枪把他打倒。一群汉兵扑上前争割什乌拉哈的头。什乌拉哈被按住割头时，尚骂不绝口，将口中之血水吐了那些汉兵一嘴一脸。

孤军深入的勇士已被汉兵打死，后面的兵无法越过深沟，又被那一连掩护部队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不得已向后撤退。

彝兵的左翼季氏人，原约等伍底人前进后顺岗直扑新观音（此处俯瞰田坝于【街】上）。此时正在等候伍底人的消息。魏营原计

划是把彝兵全部引向深罐厂，然后由魏亲率一连故取挖葫芦，截断彝兵退路。当伍底人的几个孤胆勇士在深罐厂与汉兵搏斗时，激烈的枪声使魏以为彝兵已全去沙罐厂。于是便按原计划带一连人从新观音向上出发。不料被尚在等候的季氏人发现，遭到顽强阻击。其实我站在田坝水东门桥头放眼观望战况。魏本人先是骑马上去的，待遭到阻击后，只得把马卸在土坎下隐蔽，徒步向上攻。魏兵多用九子步枪，射击时应声飘起一团烟子。上面的彝人多系披毡在背，呼啸跳跃时披毡迎风起舞，形如战袍，威武非常。

双方对峙约半小时，终因魏军火力占绝对优势，彝兵退走。魏军尾追到挖葫芦村上边。甘锡五带几个人随魏之后，转入村内，把彝兵挂在树上来不及拿走的彩旗拿出村来。魏带人越过挖葫芦向前追击，突然发现前面有一直彝兵猛扑过来，魏大惊，疑是伏兵杀来，忙叫迅速后退。其实那是撤上去的伍底人，并非预先设置的伏兵。但即使不是伏兵，魏也深知伍底人勇猛异常，被他们咬上是很难脱身的，如果和伍底人接上火，刚退下去的季氏再回头助战，魏军后果将不堪设想。魏退而据守，还算比较明智，不愧是个土匪出身，经过战阵的人。

田坝街对面大树子的李清钱，平时略知一点彝理，知道彝族有“坎上杀人坎下保人”的规矩（即彝族在战斗中允许有亲戚关系的人相保，凡有人出面作保者，可免遭枪杀）。山上正在厮杀之时，李便死拉硬拖地请我去他家吃饭。他知道有我这样的人在他家，一旦彝兵真来时可使他家免遭枪杀之祸。我被拖去吃饭后，李家执意求我留下。我推托不过，便留在他家。下午，听到路上人声嘈杂。上李家碉楼看去，只见汉兵拉着三具彝人尸体从路上走过。那些尸体都没有头了，用绳拴住脚拖着走，实在惨不忍睹。一会儿又从新观音方向拖来一具同样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桥边，派兵看守。

將暮，有两个罗家人从鸡打鼓回来，说那里的彝兵来势凶猛，已经占领了挖苍村子。扬言晚上打到田坝街上。又听说补助人从上关六格攻来。这消息又使人惊惶起来。我的随从中有人主张离开这里。我叫呷呷子来商量，呷呷子说攻占挖苍的人是退回去的伍底、季氏两支。我舅舅家的人仅到挖乌地什便按兵不动，没有参加任何战斗。并派有人前来与魏德明联系，魏叫舅舅不要动。舅舅仍以我为重按兵不动，田坝则无破城之忧，我也就不担心了。实际上为了我，这场彝汉之间的战争中，彝方力量被大大削弱。

第二天早上上街，见粮食坝单杠上挂着三个血肉模糊的彝人头颅。我不敢细看，据从人说那是贝且哈土、什乌拉哈、赤哈败耄三人的头。从人中有人说：“这些汉人残酷而且傻，如果他们派人去通知取尸，还可得很大一笔钱，这些人也得到安葬了。”有人说：“不准提这点子，人死了尸体就象泥巴石块，何必让这些汉人再去敲诈一笔钱”？我颇偏向后一种说法，叫他们别提什么取尸的话。

十四

舅舅把兵引回，突然包围了二伯娘妹夫汉呷子家。舅舅为姐报仇之日已到，奋勇催兵攻打。汉呷子家凭借坚固的寨子抵抗。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前来为母亲复仇的深山阿侯家有几百人，他们作战时身披各色大氅、漫山遍野红绿一片、吼声震天。由于寨子坚固，白天攻寨急切难下，战斗延续到夜间。阿侯家一向以能征善战自豪，打起仗来英雄勇士不乏其人。战手尔铁月子和什铁尔子冒着密集的枪弹扑到围墙下，突然从暗藏的枪眼内射出子弹，将二人打死于墙脚。月子之父看见儿子的尸体时，以手中木棍击地曰：“你死得光荣！大丈夫当这样战死战场，岂能守着老婆孩子被鬼抓去。”接过儿子的枪直扑墙下猛烈射击。

阿助家十几个黑彝见围墙上枪眼很多，进攻的人多数无法靠近。便回头去松林里砍来松干削成几十根楔子，冲到墙根，从侧钉进枪眼。于是多数枪眼被堵死，再也无法射出枪弹。

正在此时，黑彝季氏巫达出面调停，说只要暂缓进攻，他愿意进去叫汉呷子家把二伯娘交出。季氏巫达系岩润土舍（包括汉呷子家）之外侄。他历来和我舅舅关系密切，也为我母亲被杀愤愤不平，完全支持杀二伯娘抵我母命。他知道我舅舅欲诛者仅二伯娘一人，如果攻破寨子乱兵进去，则难免祸及汉呷子一家，甚至会使整个寨子玉石俱焚。舅舅当然知道“冤各有头债各有主”的道理，便撤开封住大门的人，让季氏巫达进去，季氏巫达出来说里面愿出五百两的恤金，舅舅怕助战的亲戚贪钱而涣散斗志，便派人向阿侯家头人说里面出五十两银子，巫达第二次出来说里面已出一千两银，舅舅向阿侯家报一百两。阿侯家人大怒，认为这是在故意开他们的玩笑，一口咬定必须交人，否则立即攻破寨子血洗其内。巫达再进去传话，汉呷子家见寨子已无法再守下去，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交人。瞒着二伯娘叫外面暂装撤兵，留出道路。汉呷子回头对二伯娘说情况紧张，只有趁里外交涉的机会派人送她逃跑。二伯娘无奈，只得应允。于是叫人牵下二伯娘的马让几个丫头陪伴着出来，刚出寨门，后面突然把门关了，并无人马出来护送。同时寨子里二伯娘之妹知情后已为姐姐举起哀声。霎时整个寨子充满了一片号哭之声。舅舅派在门外等候的喇巴扎玛子、吉克赤哈等人，见二伯娘已出来，上前一把扯起背着就走。二伯娘情知不妙，连问几声“你们把我背到哪里去？”背的人蒙哄着回答：“别说话，让人听见就走不脱了”！二伯娘欲挣扎〔，〕哪能得脱？被轮换背着一直背到伊斯乃乌路边草坪上放下。

这时阿侯家的人在后面商量，有人说，二伯娘也是阿侯中一房外侄女，杀了她我母亲也活不转来，不如带走图个名，也好让巫加

用重金來贖取。舅舅探知後，怕無法報仇，便火速趕到前面來。舅舅到二伯娘身邊問道：“你為何叫巫加殺害我姐姐？”二伯娘情知難免一死，但還是鎮靜地回答道：“請給我一點水喝，好讓我全部講出來。”有人舀水遞給。二伯娘又說：“人不是我叫來殺的。我不同意殺妞留（我母親名字），我們只有一個兒子（指我），但她心狠，欺負我。”有人看見阿侯家的人過來了，喇巴扎瑪子便上前扯二伯娘項前一個綉包，二伯娘說：“這是個念過咒的表示節約糧食的包，又不是什麼寶貝，你搶它何用！”說着突然躍起扭住我舅舅，被站在一旁的吉克赤哈開槍打在其膝蓋上，跪下去後又復一槍打死。

舅舅見二伯娘已死，傳令不許脫搶其衣，又親自上前將披毡覆蓋其屍，立即派人通知漢呷子家來收屍燒埋。

當我聽到舅舅已為母親報仇雪恨的消息後，我的心情十分複雜。一面為血債得到償還高興，一面想起我崇敬的二伯父，想起過去那和睦相處的時光而悲傷。此時，聽甘錫五說另几路彝兵因無後援，已全部退過河去。丟下的屍首來不及運走，擺在河邊任飛禽走兽吞食。挖蒼的漢民也死了几个，牲畜損失很多。甘等表示為我母親報了仇高興。其實，他們是為舅舅沒有發兵攻打他們而高興。實際上，如果各路彝兵再加上舅舅這支實力，田坝可能被彝人所攻破。

從此，殺二伯娘的這個地方被人們叫做“殺馬老虎處”。（“馬老虎”是二伯娘的綽號）。舅舅則因替姐復仇名揚全凉山。

為母親報仇時參戰的阿侯家，平時曾因替几處親戚報仇而出名。阿侯家族上的人每逢喪病嫁娶或其他賓客聚集的場合，常以為“（隔）三代以外異姓親戚報仇”嘔歌炫耀。其詞曰：“為茲阿瓦呷報仇攻取打土爾，活捉土司足已以拉，生擒烏托（越西）厅爺；替舍土古哈伸冤，踏平木洛彝；替阿耻乐洒復仇，打破姑

尔依达；为吉口格尔雪恨，占领乃口务觉。”至此，又加上“为比哲妞留（我母）雪恨出兵袭击岩润”一句。我母之名也随歌传到凉山各地。

阿侯家在这次攻打岩润战斗中死了人，又没能得到恤金赔款。许多人因此不满。在撤兵路过舅舅家辖区时，便发牢骚乱抢东西，彝民反感。几乎发生械斗。舅舅以大义为重，连忙劝住本地彝民，事后由他给被抢的人户赔偿损失。赢得其民普遍好感。

传说巫加听到其姐被杀时说：“这个阿助木卡（我舅舅之名）还真有点本事，我杀了他姐姐，他也杀了我姐姐。只是那个唆使交人的季氏巫达可恨可鄙，我若抓住他那个独儿子，要把他的心肝五脏挖出来晒晒太阳”。又说：“法越子（巫加妹夫汉呷子的弟弟，其妻是伍底氏女。法越子与兄汉呷子家不合）听信妻言帮助木卡杀我姐，我要看看他的下场”！

翌年巫加兵驻岩润。派人夜袭，将季氏巫达家一座天井烧毁。又派人包围攻打法越子家寨子，将其夫妻儿子尽行戮杀，抢尽其财产。后来法越子妻娘家伍底家曾出兵报仇，但因头年出兵田坝时损失惨重。力量不足而回。

一九三七年冬，舅舅被各过书子刺死，一九三八年秋，我家头人马焕章在南尔岗将书子打死。别人说是我派去干的。其实，那是书子想夺马的枪被马打死。外人又将替舅报仇的美名加在我头上。

十五

二伯娘之死当然使巫加更加仇恨我和舅舅，时刻须防巫加派人行刺。我除了白天敢在外面走走外，一到夜里便躲进坚固的碉楼里面。一听到狗叫便心惊胆战。其实是夜间许多狐狸叫声的确阴阳怪气十分可怕。在这多事之秋我听到，那凄然惨凉的声音更

比別人恐怖。羅洪山睡在碉樓頂層，只要聽到外面狗叫聲緊一些便放幾槍。

二伯娘既死，二伯父家已算死絕，他的財產田地無疑當由我繼承。平時，我們這些土司家的金銀財產除一部分放在家裡外，大部門都分散寄放在百姓家裡。為了保密，又經常不讓第三者知道。二伯娘死後，象羅洪山、羅正邦這樣的人，業已將知情者殺害，死無對證，大筆錢財便被其侵吞。也有一些安分守己的交來給我。有人告訴我XX家藏有二伯娘的東西。我帶人去問，他家馬上承認放有兩個背篋，並說“她死了這些東西理應歸你。”叫拿出打開一看。【，】在白布下面摺有七十二錠白銀，多半是有三個印記的，看得出是二伯娘生前選了又選地藏下的。我拿了一錠給他家，其餘的仍放在他家，囑咐嚴加保管。他家亦喜出望外。又在布子家和羅正鈞家各找到一口箱子，看時只有些衣物和毛料，其中有幾件兵勇穿的紅色鑲邊號衣。

當時的銀子價很高，五兩銀便可買到一條牛，而我那時得了二伯娘這麼多銀子却無所謂。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道她存這麼多銀子也實在不容易。後來，整個上土司領地全歸我，而且我又在外面當官，銀子也沒有當初值價，可一生中從未能貯存過五十個以上銀子。

有一天，王學淵老師派一個同學來通知一件事，這個同學來後看到羅洪山兒子是患麻風的，便飯也不吃就走了。他回去訴說給王老師聽，王老師便派人來給我說麻風是傳染病，叫我不要住在羅家。有人卻說：“疥瘡惹人，癩子不惹人，不要緊”。我仍住下來。不久王老師聽說我還沒搬走，又派人帶信給羅洪山，說如果把麻風傳染給我，便拿羅洪山是問。羅害怕了，叫我自己拿主意。從羅洪山殺死木呷子夫婦等四人時起，我心里隱約對羅有幾分畏懼，也想離開他家，便趁機搬到一戶姓龔的佃戶家裡住下，白天隨時回家看看。

驻军开始征彝兵，要成立护卫队。每五户人出一人。彝民不愿当作护卫队，纷纷前来要求当我的随从。此时我家新修的碉楼已完工，我也回到家里住。从百姓家里取回一些原来寄放的东西。偶然在一只箱子底发现装有几两黄金。当时一两金子值百两银子。有了这么多金银不愁没枪了，于是认为成立队伍的时机已到，立即拿了金银到富林买枪。在二干妈的帮助下买回了七八支步枪和一些子弹。又召来十来个彝族青年，请来两个当过兵的汉人当班长，制了一面红旗，便正南齐北地操练起人马来。于是，在街上的操场上，是被征来的护卫队在下操，在雄堡是我的十来个人下操，好似比赛，呼号声成天不息。

三月间，征集的彝兵被调往汉源。我突然病倒，几次几乎死去。请来的“呗耄”、“苏妮”都说这是操练队伍时的喊叫声和红旗色彩触怒山神，鬼怪降灾于我。其实我是患了麻疹。“呗耄”“苏妮”又说必须停止操练队伍方可去病。我成天发高烧饮食不进，只要听说能去病便什么都可答应，便答应停止训练。那些彝族青年也因操练辛苦，停练自然高兴。只有两个汉人班长不同意。因为不下操他俩就无事可干了。我苦于病痛，只得下令收回枪枝，发给附近住户警戒。放那些彝族青年回家做自己的事。但他们名誉上仍是我的兵。说也奇怪，遣散了队伍后，有一个晚上解大便后突然浑身轻松，一会儿。【，】想吃东西，于是皆大欢喜。第二天阿体和达去砍柴打回一只野鸡，说野鸡肉能治麻疹，煮熟给我吃了，似乎真的有效。从此身体逐渐恢复。病虽已好，“呗耄”“苏妮”任说我家老房子有鬼怪，不能再住，叫我外出躲避。我只好又住到百姓家去，所到之处，都用猪羊为我祈禳。

其时土司制度形式上已被禁止，驻军不允许原土司属下的百姓再跟我，许多已跟我的属下百姓的青年无需我允许便被拉去当兵。家里的自耕田地按规定也不能再照旧制叫服劳役户来耕种。

春耕来临，看房阿及暗地叫百姓耕地，一日在田中被彝兵连司务长碰见，说已经改土，还敢叫百姓耕地，田里的百姓回等是他们自愿来帮，那个司务长才在地上划一个圈子，罚看房阿及在里面站了一顿饭时间。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

大概四月初，听说羊仁安已回富林。我买了一匹黄马准备作为礼物，动身前往富林。及到汉源，羊已去雅安了。本来驻在西昌盐源方面的邓秀廷团、蒋如珍团也开到汉源，苏海澄旅也象是来了一部。不久前调到汉源的彝兵连，本来驻在文星寺，这时已开往荣经。看样子发生了什么大事，可能要打大仗。我到羊家后，干奶奶要我住下等羊回来，我便住下。

十多天后听说羊已去成都。后来才知道这段时间外面的时局发生了变动：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兼四川善后帮办刘文辉发兵攻打二十三军军长兼四川省长刘禹久。刘禹久战败退回雅安，要求川边军支援。同时，刘文辉派羊弟羊宗宣、乡人刘民安到川边军中活动。川边军和刘禹久打过仗，羊仁被说动了，羊一动摇，贺中强、张光典、杨方林各旅便不肯发兵助刘禹久。于是二十三军被刘文辉解决，大权落入刘文辉之手。羊仁安去成都见刘文辉，刘改封羊为二十四军宁属清乡司令兼等七混成旅旅长。回驻西昌。贺中强、张光典、杨方林等旅则被调往雅属各地和康定一些地区。不久即一一被刘文辉瓦解垮台。荣【荣】经的彝兵连又调回汉源。许多彝兵在富林一见到我便泪流满面，叹息说：“我们土司百姓相处的时光再也没有了”！在他们看来，在土司手下那些较宁静日子还是比这世事纷乱的岁月好得多。这当然是因为他们被迫当兵卖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谈不上什么自觉性。听说这个彝兵连在荣【荣】经的时候，因赤脚下操，行动敏捷，奔跑迅速，曾引起其他部队的注意。

羊仁安从成都回来，暂在富林小憩。干奶奶让我进富林小学读书。我为了多学一点知识，星期天也不休息，到一个姓王的贡爷那里请他帮我补习。因为我读书用功，颇得羊府上下好感。

其实，当时富林对我来说已并非十分安全之地。只要有刘济南这块毒瘤存在，死神的阴影就始终在我身边徘徊。不久，巫加果然派人跟踪而至，用重金贿赂刘济南，要求刘杀死我。刘济南本是个见钱眼开的贪婪无义之徒，自然答应。

一天夜里，一伙来历不明的人在羊家附近到处找我。幸而我当晚住在学校未被他们找到。这伙人便在一曹姓人家找到我的随从呷呷子，把他骗到流沙河边，乱刀砍死后抛入河中。他们认为呷呷子是我的得力助手，找不到我，杀了呷呷子就算砍断我之一臂。所以对他下了毒手。

第二天，我到处找不到呷呷子，已情知不妙，便哭着向干奶奶诉说呷呷子失踪的情形。再出去寻找时，在街背后看见野狗正在撕吃两具死尸，我寻人心切，只好硬着头皮近前看，那两具尸已经血肉模糊，面目难以辨认。但从衣着上看不象呷呷子。看了这些尸体，我心里更害怕，只得又回羊家守着干奶奶哭诉。干奶奶一面劝我别害怕，一面让人搬我的东西到楼上，叫我到楼上去住。这时，羊家约七八岁孙女德珍来对干奶奶说看见刘济南跟她祖父谈话。并学刘的神态说：“这些土司娃儿要杀掉！”干奶奶料定是刘干的事了，勃然大怒道：“来我家的人谁敢动他一根汗毛，老娘就和她拼命！”正好羊仁安从街上回来看见母亲发脾气，便劝慰说：“母亲放心，拜寄给我的人谁敢伤害，我就砍他的头！”并要我好好读书，不必害怕。

有一天，学校按例办关帝神会，邀请各界参加。我在外面玩耍，见羊仁安由弁兵护送进去。隔一会儿，刘济南也带人进去。刘

进去不久，羊的弁兵突然跑来叫我，要我进去见羊司令、刘旅长。大吃一惊。平时，我见羊、刘是部属关系，来往不断，心中不免有些狐疑。此时见刘进去后叫我去，便疑凶多吉少。转念一想：反正也无法逃脫此地，死也要死得有骨气！一横心便跟着弁兵昂着头正色地走了进去。

羊、刘并排坐在一只床上，对面是省视学陈光普和小学校长刘XX。在场的还有其他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我刚站定，刘济南厉声问我：“你说！我吃过你家什么钱？”我也不甘示弱，大声回答道：“就是吃过！吃了一千二百元，是由王学渊交给你的”。刘恼羞成怒，骂道：“你这个小家伙冤诬骗人，我历来是保护你家的。”我想事已至此，横竖都是个死，便回敬道：“好一个保护我的刘旅长，你若真的保护我家，你的人驻在街上，巫加的人怎么敢来杀我母亲”？刘无言以对，狂怒咆哮。羊仁安侧身倒在床上佯装入睡。在座的陈光普、刘校长等见场面尴尬，一面拉我出去，一面对刘说：“小孩不懂事，刘旅长不必介意”。我被拉到外面后，心想这下闯了大祸，只好听天由命了。根本不知道这本来是羊仁安为了缓和刘与我的矛盾，故意安排我当着他的面见刘的。结果被我闹僵了。

我在外面等了一阵，没有什么动静，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羊府。一些弁兵已先回来把我和刘争吵的情形描述给干奶奶和二干妈听了。我一进门，她们就盯着我笑。二干妈眨着眼睛问我：“你不害怕刘旅长吗？”我说：“害怕也没有用，而且我讲的都是实话”。我到楼上去，在楼梯上听见有人在议论：“这个土司娃儿还真有点胆量”。从此，羊府上下好象对我更好了，并说刘济南狗得很。羊仁安本人见我读书肯用功，经常对我说：“你们这些当土司的没有知识，一个连长也可以跑去欺负你们。如果读点书有了本事，连我这样的司令官如果没有理由也不敢奈何你们。”大概从我

顶刘济南那天开始，羊就认为我将来有出息，打算栽培我读书深造了。羊还把我介绍给毕诚直和他的老二羊儒廉，叫他们栽培保举我入袍哥会。吃鸡血酒宣誓那天，他们还没开口，我就抢先发誓道：“从此如果不听话就象这只鸡一样死，如果你们不保护我也象这鸡一样死！”他们一时说不出话来，羊仁安在一旁说：“你们把他的话说过来不就行了嘛”？毕诚直学说了一遍，羊儒廉却学不会。大概别人背地里叫他“二皇（黄）兄”〔，〕就是因为他如此呆笨的原因吧！

不几天，甘锡五来到。说我留在家里的枪枝弹药已全部收来给羊司令官了。我心中又吃了一惊，莫不是那天得罪了刘济南后，刘已对家里的人动手？正在狐疑，羊来对我说：“你不要担心家里，枪枝放在别人手里不稳当，也免得让人拿去惹是生非，于你不利；是我叫人收来保存的。你长大后我一定归还你。”羊还说让我回去有危险，准备带我去西昌读书。大概他认为我和刘济南的关系已无法调和；回去处境更恶劣。同时也是下决心栽培我读书进入仕途的意思。

大约是阴历九月初，羊动身前往西昌。我拜别干奶奶、二千妈，骑着一匹马随羊出发，此时身边已只有阿别子一人相随。彝兵连在道边排队为司令官送行，羊走过时都举手行军礼。他们看见我跟羊走过便小声说：“土司来了，土司来了！”我走过他们身旁，有的彝兵热泪盈眶地对我说：“慢慢走，慢慢走！”有的叹息道：“他把上土司连根拔在肩上扛走了！”他们入伍受训已整整一年，仍然念念不忘土司，可见当时的军队思想教育差到何种田地。

到了西昌，由陈光普介绍我进鸡心石小学高小部读书。羊一再关照我丢掉一切顾虑一心攻书。我也就开始〔÷〕“两耳不窗外事”潜心读起书来。

十六

还在我在家之时，刘济南已初步在那里搞起“改土归流”来。第一部是叫百姓不准再跟土司。土司不准再去唤百姓服役当差。光大家因外逃反抗，凡与其往来者均作通匪论处。我家当时还留着十四户百姓使用。光大的弟弟光明被释放后，家里不准留一人使用。光弟尚有妻子操持。光明则妻子早亡，独自一人过日子。光明除了会几件彝族乐器外，一无所能，又顾面子放不下土司架子，不愿当着百姓的面去做事。吃水用一个小钵盂还要到晚上才偷偷去提回。托人去磨粮食，一时找不到，便炒玉米籽吃。柴禾也靠那些偷着来帮忙的百姓夜间送来。不会用针线使用绳子穿毡片来披。弄得丑态百出。

我离开汉源到西昌后，刘济南又回到甘洛进一步进行了遗笑千古的“改土归流”来。首先，刘济南说被征入伍的彝兵名字不好叫，叫取汉名。姓什么呢？既然已经“改土归流”，那“流”字不正好就是“刘”的谐音么？况且这番伟绩又是刘团长干的。便将这些彝兵统统改姓刘。为了进一步表示彝人服从刘济南团长，便以“服”字为排行，取名刘服从、刘服寿、刘服心、刘服德……，一百来个人，通通刘做一片。以后又扩大战果，要家里的百姓也全部姓刘。这点听说仅个别头人和当时被封为彝团团正的人接受。第二是彝人不供神位不贴对子，这是野蛮的表现，刘团长岂能容忍？便叫人写来“天地军亲师”、“刘氏堂上历代宗亲”卖给彝人贴供。那“军”字在汉民神位乃一“君”字，改作“军”字，表示彝人为刘军所征服。那“刘”字，本来应是各自的姓，改动这个字的意思自然十分明白：那彝人自被刘团长征服之日起，其子孙万代都将姓刘，而刘氏祖宗则因刘济南这个伟大后代而将在彝人头上安享万代香火祭祀也。刘团长不仅要光宗耀祖，而且要发大财以封妻荫子，便将那神位售价定为每幅一两

二钱白银。既然“归刘”当汉人，门外当然要贴对联，当然必须向刘团长买，考虑到对联比“天地军亲师”和“刘氏堂上历代宗亲”稍微次要，定为一吊钱一幅，规定每年买一幅新的帖。这些收入全部归刘团长所有。听说几个下属军官贪污舞弊，还被刘团长严厉处分。那彝民若有不供神位〔、〕不贴对联或是私写来贴的，一经查出便严惩不贷。听说刘济南还对那些不愿姓刘的彝人说：“你不姓刘，你家里还供着我刘团长的祖先和军队呢！”

第三，彝人的房门是开在墙的一侧的，既不顺刘团长的眼又不象汉人。彝人用的是三个锅桩的火坑做饭，这更不象汉族。刘团长便命令彝人房门要改从墙正中开，家里要拔去锅桩改修土灶或用铁三角支锅做饭。限期办到。拔锅桩倒还容易，重开房门可坑苦了彝人：想要重修汉族式的房子无力办到，屋内设备更无法仿效汉人；要想把原来的门堵了重新在正中开门，里面的安排全被打乱，弄得倒公不母。更严重的是挖撤后影响土墙牢固，容易发生倒坍。虽然如此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照办。

神位、房子都改了，当然也要改衣着。所以第四便是不准穿彝族服装。男的不准穿大裤脚，女人不许穿折叠裙。在乡下还有人藏着穿，如被发现就会受到惩罚。在街上一见到还穿彝装的彝人，士兵和汉民便一拥而上〔，〕抓住撕了衣服〔，〕甚至毒打一顿。有的彝族女子不留神穿裙子上街买盐布，竟被撕了裙子赤条条地在街上撵打。彝人贫穷，便是愿意穿汉装也买不起，于是只好几个人合买一套汉装，上街打盐巴买布时轮流穿着去。

改了衣着还须改身子。彝族男子不准留“天菩萨”，女子不准留两根辫子。如有不从者，抓住便割去剪去，甚至按倒用手拔去。后来，刘听其团部一个懂点历史的人说，满清入关时〔，〕尚改男不改女。大概效法古人，这才饶了女人留两根辫子。

生者改完了，死者也逃不脫。彝族死人用火葬，据说这也不象汉族，而且野蛮残酷。所以严禁火葬，改为棺材装了埋葬。彝人做不来棺材〔，〕刘团长岂能坐失良机，连忙廉价买一些木料制成棺材卖给彝族。彝人迷信，认为死后被埋入地下让蛆虫注食人体，死者的灵魂连祖宗都不要。触怒神灵要祸及子孙后代。平时骂人都以装棺材为最遭踏人的脏话，对最恨者则骂“你这个装棺材的！”别的“归刘”也罢了，这一条却万万不能做。但是，彝人也知道刘团长吃人害人不比妖魔鬼怪差，不依他也是要死人的，只好神、刘两头照顾，死了人，先去刘团长那里买口棺材表示服从，晚上再把人悄悄抬去烧掉。有的人家死了人只好不发丧。于是有些人死了好久还没人知道。

听说刘团长在这笔棺材生意上吃了点亏。他的这些棺材木料质量差，制作又很粗糙，汉人不愿买，刘团长垮台时又无法运走，只好摆在那里由汉人偷去装尸或砍了烧火。

不知由何而来，“四十八”这个数目字在当时应用很广，彝人谚云：“土司四十八家”、“道路四十八条”、“印信四十八颗”等。汉人则元代即有“四十八马站”的说法。官府要彝人赋税，规定“上关六格人年纳“四十八”石粮草”，下土司住大路上的百姓也是年纳“四十八”石；好象竹马土千户（西番）也是年纳“四十八”石草粮。刘团长听熟了“四十八”这个数字，也叫“改土归流”的彝民年纳“四十八”石草粮。据说是刘“非常重视”办教育，这些草粮是收去做学校经费的，因此也叫“学粮”。刘还把土千户衙门和光宗〔、〕光大住宅原住的彝人撵走，把房子拆去修田坝小学。也说收彝族学生读书。彝人被刘层层勒索，无钱交学费，住的又远。仅有几个去入学〔，〕也因语言不通受到歧视，不久便退学回家。这“学粮”却年年照缴，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停止。

我家在尼美珠的地产，被分给田坝小学和大树堡小学。学校派人收租时〔，〕向佃户要“脚板钱”、“招待费”百般敲诈勒索。不久又借口学校经费不够加租加押。押金不知加到多少，租粮却听说加到原来的二倍以上。一九三七年，当地彝汉佃农不堪忍受起来反抗才停止增加。

十七

彝兵连的彝族青年过去很少出过远门。有的人去海棠一趟回来，便怕把魂丢在那里，要请“呗耄”念经招魂。现在拉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当兵，并且一去就是几年，心里当然难受。他们的家属更是望眼欲穿。日夜盼望自己的亲人回家团聚。彝兵连在荣【荣】经编入二十四军后，随刘济南往回走，本以为能回家乡，不料又被安在汉源文星寺内驻扎。富林一带天气炎热，彝人不耐热，又加上饮食质量差，天天喝生水，不久便一个个病倒。彝兵连里缺少药，于是只得用在家时的办法打牛羊念经送鬼。眼睁睁看着死了五个青年。那些没死掉的，也脱了几层皮。他们也听说家乡被刘济南“改土”折腾得不象样，一个个忧心如焚。整个彝兵连军心一片混乱，兵变危机迫在眉睫。

刘济南要大搞其“改土归刘”正在得意之时，甘锡五又向刘献策。说彝人自出兵打田坝失败后元气不能恢复，黑彝们非常恐慌，若派一两个连进驻越西河边加以威胁，一定可以收到大笔投诚费。刘济南正欲前去没收田坝的土司地产卖给汉人。听到甘说还可以得到巨额投诚费，一时大喜，立即从汉源把彝兵连和一个护卫连带回来。刘带这两个连在田坝住了几天。一来就把我家头人连都捉去，说他“忠于土司，反抗命令”一定要枪决。已任团正的连都族弟蒋银珍跪下为连都求饶说：“连都过去是土司下属，不能不听土司

的话。正如我是团长的部下〔，〕团长叫我做啥就做啥一样。”旁边也有人说连都是个老实人，刘才免了连都一死，但仍令打一百军棍，用一百元钱赎人。

随后，刘按计划带护卫连到玉田，又令彝兵连驻翹足河，摆好从两处渡河直取必尔家的架势。然后放出风去，说要想不遭讨伐，须缴白银1万两来做投诚费。必尔家出了五千两。彼此讨价还价拖了几天。必尔家见刘后面没有后续部队再来，又听说刘的军营里粮食都快完了，揣度到刘无力大规模进攻，便故意延宕，说他家连五千两银子也出不起，若军队过河来，他们可以作向导带军队去向各家支要那一万两银。刘团长见黑彝那里已经吓不出钱，便回头把田坝的土司田地全部当给汉族士绅地主，共收了捌千多元钱，准备撤军回汉源。

彝兵连听说团长又要带他们走，一个个都说宁愿死在家乡也不活在外面，有的已经开始准备拖枪逃跑。而此时刘团长却偏偏不知趣，竟想把卖当土司田地得到的大笔银元让彝兵连的士兵带回汉源去。刘济南自以为这些彝兵的家小都在他手里，不敢乱来。殊不知彝兵是被他强迫拉来的，家里又被他遭踏得不成样子，恨不得把他刘团长千刀万剐。刘命令把银元分成一百元一包或二百元一包，视体力大小分给彝兵背上，还传令保密。这就等于给每个彝兵发了一笔可观的路费。彝兵相约定：走到木瓜树以上〔，〕就以彝歌为号〔，〕打死刘济南，拖枪去投奔河外的光大。

出发时，刘把年纪小体力弱的人编为一个班，叫一个有病的排长带着先走，其余的跟着他的后面走。这又等于留下身强力壮的人来对付自己。彝兵暗暗高兴，只等走到木瓜树便下手干掉刘团长。走到木瓜树一带，后面的彝兵用歌声问道：“是否可以下手”？这时恰巧一个排的汉兵从对面走来，前面的便唱道：“有

一群山羊來到，等他們走上去才動手”。劉聽見悠揚婉轉的歌聲，便問道“你們唱的什麼？很好聽的”。彝兵回答說：“唱的是跟着團長很高興”劉很得意，叫再唱，彝兵便邊唱歌聯絡邊監視着團長大人走。

等那排漢兵走過，團長一行已經來到麥地溝。這是有座小店，團長便叫停下休息吃飯。吃完飯剛要動身，前面的排長叫人送了一封信來，說跟排長的那一個班彝兵到了雷打樹便一個個都說肚子疼不肯走，排長只好先坐轎子去廖林坪等候，派一個人回來送信，並叫送信的人碰上那個班的人就催他們快走，如碰不上就直接來找團長。送信的人一路上沒看見彝兵，便一直回來報告情況。原來，那個班的彝兵支走排長後便回來埋伏在樹林里等候團長到來下手，送信的自無法碰上他們。劉濟南見信後大吃一驚，心中暗暗叫苦。此時已覺處境危險，欲採取措施處理身邊的彝兵已來不及。但是，劉畢竟是個奸猾之徒，裝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叫身邊的彝兵先走。等彝兵動身後，劉便叫抬上自己的空轎跟着彝兵後面走，他和十個漢兵遠遠在後面觀望動靜。走到樹林边上，藏在樹林里的那個班彝兵見轎子過來，以為劉坐在裡面，便向轎子猛烈射擊，轎子前面的彝兵也回過頭來向轎子射擊。轎夫慌忙丟下轎子就逃。彝兵撲到轎子跟前打開一看，見是個空轎，馬上順來路追回來。此時劉已逃得无影无踪。彝兵便帶了幾十條槍〔、〕幾千發子彈及劉分發給他們背着的幾千銀元〔，〕到河外投奔光大去了。

劉濟南由漢兵接到田壩住了幾天〔，〕甚覺凄慘。幾十條槍和幾千發子彈是公家的，他倒也無所謂，但那幾千元銀元却使劉團長撕心裂肺。幾天以後，劉只得垂頭喪氣地離開田壩，到富林報告兵變情況。

十八

彝兵“叛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身为司令官的羊仁安不得不亲自出来收拾残局了。

当时我正在西昌读书，早晚回羊家吃饭，见羊接到刘济南的报告后很焦急。我听到他对秘书说：“彝兵不比汉兵，他自愿当兵都要防备几分，何况是强迫拉来的？我叫刘济南不要搞，他偏要搞，现在这付【副】乱摊子又丢来给我收拾了”。还听到他在说要岭邦正跟他同行：通知护卫营准备出发，司令部由参谋长罗星五处理日常事务。往下的话我没听见，有些当时也听不懂。我只知道羊说的那个参谋长罗星五是个前清秀才，而且是个老好人。这天晚上，羊又一次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学好本事就不愁干不了一番事业”。并有所感触地对干娘说：“彝人对土司忠心耿耿。当土司的只要对彝民好点，彝民就会听他的话，跟到底，不比汉人朝三暮四。”干娘也说：“刘济南见彝人对土司好，他也想要彝人服从他，但又专门吃彝人害彝人，这不是梦想么？”干娘还对我说：“光电，你长大以后要对百姓好，他们一定忠于你，如果你也象刘济南，那就会引起反抗”。可见羊府当时对我寄予的一番希望。

羊出发这天，许多人前去送行，我也向学校请假前往送行。羊见有许多彝人在场，便对我说：“你放心去读书。”并从口袋抓出一大把银元给我，我用双手捧接，手里装不完，还掉了些在地下。在场的彝人人见羊对我如此慷慨，发出一片啧啧赞叹之声。我拿了银元回去一数，整整二十八枚，一共是十四块。没地方装，便交给干娘保存。

羊仁安亲临甘洛，毕竟比刘济南的声望高得多。他一面命令岩润土舍罗罗、法越子、汉呷子等将兵变后去投靠他们的彝兵送给他们的枪和银元上缴；一面派人通知光大交出所得枪支银元，并允许

他回来安家，答应退还田地；还叫兵变中外逃跑的彝兵家属带信给那些彝兵，说除交出枪枝外其余事情均不追究。这样一来，许多逃跑的彝兵陆续前来交枪。光大本是个没有组织能力的人，逃跑去投奔他的彝兵并不曾收编成队伍，只是收下彝兵送给他的一些枪和银元便心满意足了。羊派人通知他缴枪缴钱，他知道羊仁安不比刘济南，迫于形势，只得全部退出。他本人却始终不敢来见羊。

当时彝区不用银元，彝带走的银元须换成银两使用。由此许多拿着银元的彝兵还未用掉，都全数退来。羊见银元散失较少，便叫那些已把银元用掉的彝兵也赔退。以原来刘济南征彝兵时五户抽一户数为单位索要银元。听说那些已把银元用掉的人，有些为此弄得倾家荡产。

岩润土舍交出所有枪枝银元后，尚有一些已经失散的枪支凑不齐。羊叫加倍赔偿。最后为少许尾数，羊派兵过河去土舍家催收，人早已逃走，士兵便将其家中财物全数清洗而归。连土舍祭祖所用银酒杯也被抄来。军队所过之处，闹得彝人鸡犬不宁，河外黑彝准备反击，土舍怕事，连忙劝住，自认受此一场掳掠再生事即可。羊此行一个多月方回西昌。收来的枪枝自然归公，退回的银元有说仍给刘济南，有说被羊收为旅途费用。羊回来时曾对我说：“光大不敢来见我，本想退还他的地产业的，现在只好等以后想办法给他解决。你不能回家，听说巫加的势力又有加强。”

川边军编入二十四军后，渐渐被刘文辉分解宰割。贺中强、杨方林、张光典等几个旅长，被调往雅属、康属后已一一被解决。羊仁安远在西昌，后面又有苏海澄旅，刘文辉不好下手，但无时不想找机会削弱其实力。当刘文辉得知刘济南团发生彝人兵变事件后，说刘济南“强迫彝人当兵，剥夺其家中钱财又让彝兵带款远行，可谓残暴、贪婪、愚蠢三者俱备，不堪任团长职。”下令撤销刘济南

原四十六团团長職務。羊仁安保原劉團第一營營長羅明高繼任，劉文輝不允，特派軍部副官長黃漢承前來羊旅任副旅長兼四十六团团長。至此，橫行一時的劉濟南宣告垮台。羊仁安也算被砍去一臂又被插入一根釘子。

蔣如珍自投靠羊以後，羊仍委以團長職，令駐鹽源、鹽邊。蔣在鹽源搜刮民財大發橫財。一九二九年，蔣的兒子在成都作相公玩鬧氣，上下鑽營撒錢，活動到劉文輝的軍部。劉以蔣如珍原為八師（陳洪範師）團長之關係，願意委蔣代羊，蔣如珍有點得意忘形，行動有失檢點。消息傳出後引起羊本人和鄧秀廷、孫子文（彝任，鄧團營造）不滿，在西昌將蔣誘殺。蔣團槍支被羊收繳一部分，部隊解散。蔣團之垮台，實際上又大大削弱了羊部實力。不久，羊的混成旅被改編為步兵第十一旅，羊能實際控制的已只剩兩個團。同時，羊的寧屬清鄉司令頭銜也被免去。

一九三二年，劉文輝見羊已無力抗衡，便派其侄劉元璋帶部進駐西昌，委為寧雷馬屏峨屯殖軍總司令。也給了羊一個空頭副司令頭銜。不久即被調往成都作寓公。

當時，我曾聽干娘說：“如果劉濟南不這樣胡鬧垮台，我們也不至於到今天這個地步。”事實也正如此：劉濟南不垮台則黃漢承無由參入，蔣如珍亦不敢妄想；羊、蔣不起內訌則羊實力不會垮得這樣快，劉文輝亦不敢貿然進入西昌，取消羊仁安。

十九

羊仁安總攬大權期間，對劉濟南搞“改土歸流”殘害彝人的事未加約束，彝民生命財產歸漢族團總士紳掌握。彝漢之間、彝人與軍隊之間、彝人內部各種糾紛得不到解決。但是，羊身為一方之主，常在各種矛盾過分激烈之時，也從息事寧人的態度出發，揚

汤止沸式地调解一下。羊是富林人，对远近彝汉地区乡风民情比较了解，又多以忠厚长者的面貌出现，所以人们把解决纠纷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羊到甘洛〔，〕彝人照样吃了亏，但因羊准许彝兵回家，没有象刘济南那样巧立各种名目敲诈勒索，也没有诛杀无辜，故彝人觉得他比刘济南好。羊当权期间，部分乱事还略有控制。自羊被削去大权后，再也没有谁有能力过问地方上的纠纷。军队、恶霸、汉团横行无忌，军民之间、汉彝之间、彝人内部纠纷、斗争日甚一日。各种事情乱作一团，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彝人简直到了难于生存的地步，以致酿成一九三七年彝民一致要求恢复土司统治的结果。

(1) “改土归流”取消【消】土司后，彝民被编成“彝团”，委彝人为团正。彝人长期以来形成等级思想特别严重，对土司统治认为自古有之，因而习以为常。对新封成团正的同等级统治者却不服气，总是认为“你不是土司”，嘴上不说心里也有这种想法。新封的团正们也利用权利搜刮彝民。团正之间争强狠，纠纷不断发生。蒋〔、〕张二姓彝团团正蒋银珍与罗姓（包括高山）彝团团正罗正邦两家本是亲戚，但因争权夺利早已存在隔阂。有一次〔，〕两家同去一家亲戚奔丧，罗家人鸣枪时误伤蒋银珍的儿子。蒋大怒，要派人在半路截杀罗正邦。派去埋伏的人中有与两家都沾亲的人将罗放走。罗得知蒋想杀他后亦怒，遂向恶霸古诚斋行贿，要古支援他对付蒋。古诚斋早就妒恨蒋银珍对其傲慢，便以替罗报复为名，把蒋骗到家中，抓住折磨一天后于半夜勒死吊在树上。蒋银珍死后，蒋家拿古诚斋没办法，只有抓住罗正邦家不放。要想出兵打冤家〔，〕又因两个家族亲戚关系错综复杂，得不到各自家族的支持。于是两家只好轮番向官府军队告状，官府军队趁机两面敲诈钱财，最后蒋〔、〕罗两家都弄得财尽力竭，事情不了了之。

刘济南团彝人兵变时，彝兵多数跑去投奔光大。当时李、骆二姓彝团团正李洪顺见彝兵带枪去投光大，认为光大是个穷途落魄的人，又没多大本事，彝兵去投他是找错了庙门，说了光大一些坏话。李的话被传到光大耳里，光大对李怀恨在心。到混乱之时，光大强迫彝兵罗铁子带路，深夜袭击李洪顺家，李家房子险些被烧。事后罗铁子离开光大回家，李洪顺奈何不了光大，转怒于被迫执行光大命令带路的罗铁子，向街上汉人团总略加报告后率领子弟将罗铁子杀死。许多人心中都为铁子抱不平，但谁也不敢说。

李洪顺的儿子达日和族人尔打的妻子通奸，尔打发觉后把妻子关在屋里不准外出，晚上尔打回家欲与同床，被其妻抓扯下身致死。李姓家族将杀夫之妇扣押，李洪顺的弟弟知道那妇人与侄子有奸情，怕妇人供出后对李洪顺家不利，便装着为族人被害痛心的样子说：“谋夫之妇，不弄死留作人种吗？”唆使族人赶紧把那妇人勒死。妇人死后，其娘家不服，向汉族总团告状，汉族总团想借机敲李家一笔钱财，便以擅自杀人为罪名将李洪顺拘捕。李明知汉人想钱，遂出三百元钱获释。李出来后，反说自己是为尔打的事被捕花钱，百般威胁尔打一房人，逼尔打一房卖田卖地赔他三百元才算了事。后来，李洪顺之子与尔打妻通奸导致淫妇杀死亲夫的事还是暴露了，众人都知道尔打家破人亡之祸皆因李洪顺家而起，但谁也不敢声张此事。

骆姓有个叫阿木依铁的青年，家里有点财产，平时又被大家认为是勇敢能干，其堂兄乃乃史铁、木基什举眼红其财产。想除掉阿木依铁吃其绝业。二人不敢正面下手，便合谋向彭巫加诬告说阿木依铁自恃勇敢，想为土司家（即我家）报仇。巫加听信二人之言，乘阿木依铁到上关走亲戚之机，抓走阿木依铁，立即叫两个人拉到踏脚姑山岩上枪杀。阿木依铁被押到悬崖边上时，转身对两个刽子手

说：“我们彝人有互不认识的，但没有不沾亲的，我既然被杀，身上这件桃花衣服穿着也没用了，就留给二位吧！”两个刽子手见那件上衣绣得精巧，便松绑让其脱衣，阿木依铁将上衣脱下擲在地上，乘两个刽子手去争衣服，突然纵身跳下山崖。两个刽子手从后面放了两枪，又绕下崖去寻找，终不见尸首，当时已近天黑，二人便回去交差了。阿木依铁跳崖后被一树丛挂住，不曾摔伤，入夜从崖上爬出逃回。逃命回家后不久，阿木依铁方知是两位堂兄设谋陷害自己，不免发出怨言，两位堂兄知事已败露，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先用一百元贿赂团正李洪顺，取得李的默许后，便公开将阿木依铁杀害。二人图财杀死堂弟之事引起家族强烈愤怒，但因二人仰仗团正包庇，族人不敢问罪，只是决定不准二人继承阿木依铁田地财产。二人也只落得个谋财杀弟的臭名而一无所得。

罗姓、高山团继罗正邦、罗依夫（洪山）之后，由一个叫亚巴及及的罗姓年轻人任团正。这个团正暗中伙同其两个老表抢了一个汉族小孩去卖。汉方追查很紧，到处放“报口钱”（悬赏）破案。眼看事情将败露，亚巴及及抢先指使一个二流子去拿了“报口钱”，诬告是才【菜】子山彝人干的。汉团不问虚实咬定才【菜】子山彝人，逼着才【菜】子山彝人出了很多钱给汉团，还背了个抢人的恶名。

亚巴及及的罗姓同族里，有一户父母双亡的孤儿，家里有点遗产并有一个丫头使唤。亚巴及及便引诱那个丫头，偷出主人的银财，事先答应和丫头平分财物并送其外逃。待那丫头偷出财物后，便独吞了偷来的全部钱财，还把那丫头骗到河外卖给了河外彝人。事情暴露后，罗姓家族内部对亚巴及及的卑鄙行相当愤恨，但因其身任团正，又有汉团支援，族人亦把他无可奈何。到亚巴及及死时，族人拒绝收葬其尸。

(2) 深山黑彝也趁山下一片混亂之機，步步近逼，大肆搶殺。

居住在白魁、利水一帶的馬姓，原曾被黑彝阿爾家抄襲，但因當時有土司作後盾，馬姓人一致抵抗，阿爾家未占到便宜，反而被殺了幾個人。後來經過調解，由馬姓償付阿爾家一些命金，雙方很久沒再生事。“改土歸流”後，土司被取消【消】，馬姓人失去了後盾，阿爾家便聯合惹夫、謝等家族不斷搶殺馬姓人。馬姓雖也進行抵抗，打死對方多人，但終究敵不過對方。馬姓人除戰鬥死傷外，又有四個人被捉走。尤其嚴重是白魁、利水人地產多在山上，至此再也不敢去耕種。土地喪失生活無着的馬姓人，有的遷到下土司領地投靠親戚，有的把妻子兒女交到別處躲藏，只留下男子守家。謝姓黑彝手下有一個懶漢，原來經常在白魁、利水一帶混飯吃，對當地路徑了如指掌。後來這個二流子便經常於夜間引黑彝手下人偷盜搶殺，鬧得兩地夜無寧時。有一夜，該二流子又帶人來偷，被約達木乃開槍打死。除掉此人後，夜間方得稍微安寧。白魁、利水人被弄得無法聊生之時，軍隊所攤派的糧款却一個子兒也不肯饒。逼得兩地人不斷外逃流浪。直到一九三六年冬又才陸續迂回。被抓走的四個人到一九三七的四月才由我向阿爾家頭人要回。

挖塢羅姓吉克子因事自殺，其妻因悲痛亦隨後自縊身死。黑彝趁機調唆吉克子妻娘阿式家前來搶吉克子侄兒阿爾子家。經調解後由羅姓付給吉克子妻娘家一些賠禮錢。多年後，黑彝又怂恿阿式家再度鬧事，借口先前還有半匹布沒有給，又來搶挖塢。面對黑彝步步進逼，羅姓向漢族團正士紳報告情況請求保護。漢人教羅姓人湊錢到越西縣衙告狀。羅姓人知道告狀無濟於事，便冒着全族被趕走的危險，集中族人襲擊阿式家，也搶來一些牲畜。結果證明反抗比告狀有用。雙方又坐下來談判調解，最後各退原物不再生事。

(3) 自刘济南大搞“改土归流”残害彝人起，彝汉之间矛盾日益恶化。羊仁安握权之时，刘济南就罗织罪名杀害无辜彝人，汉族土豪劣绅亦时有无故杀害彝人的行为。羊倒台之后，更无人稍加约束。汉族士绅团正可以杀彝人，有点势头的豪强汉人也可以杀彝人。汉族恶霸流氓肆虐为害。彝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安上“勾结野彝抢人”的罪名惨遭杀害。有些彝人被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弄得穷困潦倒，偶尔去干点偷鸡偷狗的事也被砍头枪崩。如彝人毕者子、木拉子、木呷子等人因偷了汉人一点东西，竟被捆住手脚装在麻袋里丢进河里淹死。连尸首也不许收葬。汉人无故打骂侮辱彝人更是家常便饭，无人敢说声不是。汉族流氓虎金娃子，见彝族xx家双亲亡故，家里只有三个女儿，便带人闯入家中想强行奸污。恰逢xx家来了一个客人，虎金娃子见有客人还死皮赖脸地缠着不走。那个客人和主人摆谈中有一句话把大家引笑，虎金娃子不懂彝语言，便认为那客人在讥笑他，下令叫手下流氓不问青红皂白把客人吊起打，这个衣冠禽兽还想当着客人的面强奸女主人。幸被邻近彝人闻声赶来才未得逞。此类伤天害理的事情层出不穷，彝人起码的做人的权利也没有了。

(4) 刘济南等川边军垮台后，二十四军、“边防军”等军队接踵而至。这些军队更是对彝人敲骨吸髓。害得彝人无法生存。现在还活着的老人，一谈起当时的情景还不寒而慄。

军队一来就以各种名目派粮款派柴草派牲畜。比较富裕的汉团尚被弄得叫苦不叠，彝团在本份负担不起的情况下，又被汉团把自己的份量任意推到彝团头上。

二十四军石俊卿营进驻田坝，一来就象【向】汉族富裕绅士摊派饷银。派古诚斋三百元、李清钱三百元、另一陈姓绅士二百元、余诚良二百元。余诚良是彝团师爷，他的一份便由彝团代出，其余绅士也巧借各种名目向彝人索要钱款。

石营驻田坝时，恰巧碰上河外必尔家来抢雄堡一李姓汉人，李家男人被打死，女人被抢走。军队、汉团明知本地彝人不敢干这等事，却偏要说是彝团蒋姓人干的。蒋姓人一再呼冤叫屈，要求派人前去必尔家一带打听。军队、汉团、蒋姓三方共派一人叫马子打的彝人去调查此事。不料这个马子打因记恨本村一个叫五斤子的人不肯嫁妹给他家，遂诬告〔抢〕人的事是五斤子抢的。军队又将五斤子捉去拷打。五斤子至死不肯承认，军队仍强行罚了他八百元钱。五斤子无故蒙冤，又遭巨额罚款，心中恼恨，怀疑是蒋家大诬告他，出于报复的目的，又反过来说他看见是蒋家的尔曲子干的。军队正欲诈钱，又罚蒋姓六百元。后虽经对证田坝彝团并无一人干过此事，但五斤子及蒋家一千四百元罚金仍被强行收去。

除此之外，石营还在田坝各地勒索了许多钱。后因军官分赃不平，连长联名上告石俊卿，团部派兵前来拘捕石，石从小路逃往内地。

继石俊卿之后，又来了个杨呈模营。杨与甘锡五是挑担（即二人的老婆是姊妹）。一切听从甘的话，于是杨营摊派给彝团的军粮军款比石营更重。蒋张二姓彝团先是按月交三石二斗大米，不久改为小场（三天）一石二斗，大场（四天）一石六斗，最后又定为每天三斗。弄得蒋张彝团的彝民卖田卖地买米交军粮。卖出的田地自然只有汉团士绅买得起。军队、汉团如此一唱一和摧残彝人，彝人处境就不难想象了。除派粮派款外，又叫彝团交烧火柴。蒋张彝团各村房前屋后的树木早在刘济南时期便被砍尽，此时只好把留下烧人的树砍去缴。

杨呈模营在田坝住了半年，临走时突然煞有介事地拿出一些钢洋，说是付米钱分给彝团。过两天拿到街上方知是假的，只好交给排长、甲长们保存。排头蒋大成到一九三七年还保存着六十多元。

当时罗姓彝团与干海子汉团合交粮税捐。罗姓人多住高山上，摊派数目稍少于蒋张彝团，罗姓人又有些家族公共地产。所以还能勉强应付。但罗姓地界只产玉米芥子，军队又非大米不要。于是只好背玉米芥子到富林去卖，再添上钱买米去交，弄得也够呛了。

和罗姓同团的高山人就被害的无法生活了。高山人种出的粮食连自己都难维持，哪来的钱粮〔上〕缴？其惨状不必细说，只须听听罗清华叙述的当时高山人头目在团正家开会时的话就够了，开会这天，高山人无不垂泪满面。甲长骆勿尔徒说：“我们的粮食自己一粒不留也无法缴够军粮，祖坟山上的树也砍去交光了。再派我们拿什么缴？我们只好去投黑彝了。我纳启务补、纳启阿里两房人从祖上起没偷过抢过，没得罪过一个汉人，是缴不起税走的，是无法生存才走的。我们两房三十来口人，要在白天正明光大地走！有人要劝，请他给我们饭吃，有人要阻拦，我们男人就同他拼命！婆娘娃儿也顾不得了。”说完掩面痛哭。甲长阿式洋人说：“我们也一样，过去在土司属下靠耕牧过日子，一户人一年上一斗粮还叫苦。现在没了土司，汉人来管，上了千斗百斗还要逼。还有啥想头？我们只有一口锅，把锅朝背兜里一丢，到处流浪着找主去了”。说罢亦泣不成声。身为团正的罗洪山也说：“‘畜损不剩猫儿了，粮损不剩火坑里的灰烬了’（彝谚。形容被搜刮得一无所剩）。不只你们过不下去，我表面上住着这幢大院，屋内筐筐柜柜由你们去搜，如果有一斗以上粮食你们就拿去吧！我也过不下去了，烧掉房子我们一路走吧！”说完亦失声痛哭。罗姓、高山彝团的处境于此可见了。当时田坝有四个彝团，罗姓蒋姓二团遭遇尚如此，可见尽是高山人的骆李、马姓二团就更悲惨了。正在彝人被逼得无法生存之时，幸而杨营被调走，彝团才得换【缓】过气来。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凉山，红军所过之处，地方军阀恶霸望风而

逃，部分土豪劣紳被紅軍鎮壓。紅軍大力宣傳民族平等政策起了重大影響，彝民的處境才有所改變。

二十

許多事實證明，彝族是一個歷史悠久、曾經比較發達昌盛的古老民族。但是，歷代封建王朝的殘酷壓迫，使彝族從居住的疆域到經濟文化的水平都倒退到曾經有過的起點後面。彝族實際上很少得到過在自然狀態中生存發展的環境條件。很久以來，彝族處於內部貧窮困苦、等級制度森嚴、文化凋零落後、外部備受欺壓歧視的境地。在中國的民族中，歷代占統治地位的漢族自然無法與之倫比，就連其他幾個人口數量、居住地域廣度與彝族相當的少數民族，其地位也遠在彝族之上。彝族被歷代主人一逼再逼到遠離肥土沃原的山區慘淡生存，儘管已經如此，歷代統治者也從未停止過其壓迫欺凌。

到了民國時代，軍閥割據混戰，漢族官僚惡霸為所欲為，輪流蹂躪彝族，動輒興兵擄掠，民族隔閡日益加深。隨著皇帝被推翻，彝族內部由朝廷設置的土司制度名存實亡，黑彝勢力興起，趁外來統治力量削弱之機，各以家支勢力割據稱強。奴隸制等級壓迫更比過去殘酷。

在涼山彝區，土司領地本已被大大壓縮，大部分地區已成為黑彝勢力範圍。甘洛一帶，土司所能掌管的地方也只剩下越西河以北的田壩、蘇雄兩地。其中田壩大部又為漢族紳土地主所占。土司及其治下的彝民處於官府、漢人地方勢力、河外黑彝勢力的幾重壓迫與威脅之下。但最後把田壩上土司彝人逼到絕境的，還是劉濟南及後來的川軍部隊。

川邊軍始以懲治搶奪餉銀的彝人彭巫加為由，派劉濟南進入甘洛，劉濟南對占據險地的彭巫加莫可奈何，反過來利用巫加為爪牙

残害彝人。刘济南的走狗巫加主要摧残对象是上关六格一带彝人，致使那一带家破人亡的彝人不可胜数。刘济南试图对河外黑彝地区加兵不成功，屡行敲诈也不甚奏效，便转而摧残直接处在其兽蹄之下的田坝上土司一带。“改土归流（刘）”一场浩劫，搞得上土司死的死逃的逃。自刘济南开始到一九三五年这段时间，军队祸害、汉团欺压、内部纠纷、黑彝抢杀逼得上土司彝民走投无路。苦难深重而又落后无知的彝民实在找不到一条自救的道路，便幻想恢复封建土司统治，希望土司带领他们抵挡外来压迫，以求安居乐业。

一九三七年，我从南京军官学校毕业，拿了几个国民党官衔回来。彝民如获救星，一致要求我回来当“土司”，大有把我“黄袍加身”之势。而官府此时也无法收拢人心，想借我这个彝人出身的官来统治彝人。同年二月，越西县长唐秋三给我一纸委状，上书：“委岭光电为田坝上土司土司”。这本是一句令人发笑的话：封建朝廷封彝人土司都有具体职别名称，如“暖带田坝土千户”、“XXXX土百户”等。“土司”一词乃是个统称名词，有如“军官”一词只是统称而不是具体职务一样。更可笑的是民国时代的县府竟封起皇帝老儿的官来，现在想起实在滑稽。但这种做法和“改土归流”一类强行同化方式相比，唐秋三还算比刘济南之流聪明得多。

我作为一个土司后裔，自幼经历末代土司日暮途穷，家破人亡之难，目睹彝人贫穷困苦、愚昧落后、受尽欺压。在外求学期间亦因本民族地位低下而处处显得低人一等。我时常被一种屈辱感折磨着；一种渴望自己的民族站立起来的强烈感情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在汉区读书时期，我开始朦胧地认识到，彝族落后的原因在于彝族内部经济文化的落后和社会制度的腐朽。旧式学校的教育，使我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又使我非常仰慕汉族历史上一些社会改革家。我深知再沿用过去的土司制度是行不通了。

回乡之初，我曾萌动过在凉山彝族内部进行一番社会改革的念头。但是，现实很快就使我明白过来，在彝族内部思想文化极端落后，氏族部落壁垒森严，外部汉族统治者横加压迫和干涉〔的〕凉山地区，要想进行统一改革，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办到的。

于是，我就退而利用国民党政府给我的那个不伦不类的“土司”头衔和其他官衔，在我能够活动到的社会范围内奔走呼吁，在我能管辖的田坝彝区开办彝人学校，购置医疗器械，并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改革。期望以田坝彝区作榜样，启发、影响其他彝区趋向进步！

我再任土司期间的若干改革

一九三七年初，我从南京返回甘洛。到二月，越西县国民党县政府恢复我原来的土司职位。从这时起直到一九四九年这十三年间，我对自己管辖的彝区，在文化教育、卫生习俗等方面作了一些改革。

教育方面：一九三七年三月，利用我私有住宅成立了私立斯补边民小学，强征彝民子弟入学，主要学习汉彝文知识。入学者不仅免交学杂费，还供应书籍〔、〕文具及部分清贫学生的伙食。我记得供伙食读书的清贫生共有十五名。毕业后给予直接补助或间接贷粮取息补助，送入公费学校升学。直到一九五二年改为公立民族小学。我一回来也寻找适当机会送彝族青年出去受短训。这方面，因他们从未进过学校，知识基础差，收效不如小学。小学在十三年中培养了小学、中学、专科知识分子近二百名。这些学生在解放后均受党和人民政府的任用，在凉山的民族工作和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起了作用。我心中的高兴与感激是说不尽的。

那么，我原来办学的具体动机和目标是什么呢？我的动机是为了影响和改变一下彝族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向先进的民族学习，

我的办校目标是培养一批大学和高中毕业生，将他们介绍到政府里或土司黑彝处工作。通过这条途径，促成凉山彝族人民的广泛团结与进步。可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这些目标始终未有大的飞跃。现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凉山，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事业在彝区蓬勃发展。这是凉山彝族人民彻底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快步跟上先进民族，早日跨入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革命行列，建设新凉山的希望所在。展望未来，我这老翁却情不自尽【禁】啊！

话归正题，下面我想叙述一下自己兴办学校的思想基础及办校成功的条件。当时我的想法是：

一、我认为过去遭受军阀残害，是由于土司与彝民没有文化知识，更没有法学知识。故此被官军任意挑离和欺凌的关系。想提高彝民文化知识，认清军阀的残暴之目的和本质，避免再受残害，保我土司江山千秋，保彝民安居乐业世代。

二、在外见到文化较高的民族，到处受到重视尊敬；彝族则既不为人所闻，也不受到重视。龙云当了云南省主席，却不敢直接暴露族籍，原因是彝族文化较底，作不了他的后盾之关系。我想培养出若干知识分子，既为我的名誉地位，也促成彝族文化知识的提高，达到彝族与其它民族并驾齐驱，受到重视，获得政治上平等的地位。

三、古书上有“作之君作之师”之语，给我深刻的印象。认为我家当了数十代的土司，只是作了君，还没有作到师，故使彝民落后。在我手上应作到君也该作到师，提高彝民文化知识，以弥补祖先未作而留下的一大缺陷。

四、在改土归流时期，土司与百姓深受苦难，我家财富全被掠夺，不由自主。现在恢复职位，也恢复田地。有了财富就应该用在愿用之处，用在受尽苦难的百姓身上，用在树人上，使土司与百姓都有能力抗拒外来压力。

五、环境是复杂的，动辄有嫉妒，有压力，有争权夺位者。只有办教育，自己出钱出力，既清高也不会有人来争夺，可以安静地作对子孙后代有益的事。

这些思想的产生，促使我决心办学校，从基础上作起。可是有些头人和百姓，就认为办学校是多余的事，徒使他们的子弟受读书之苦，读了书也不会当汉官、当土司、当黑彝，终归还是在家挖土种地了事。针对这种落后的思想认识，要办好学校，就只有加压力与给便利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失败。由此阻力，那么为啥学校又顺利办成功了呢？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传统思想支配他们的行动。认为历祖历宗就有主从关系，违反土司意思是不对的，甚至说违反了就会遭灾祸。动辄引古谚语“蛋以鸿雁蛋为贵；话以土司话为准”。“土司语似布谷鸣”。故此观念，许多事是理解也照办，不理解也照办。第二是在改土归流时期，内忧外患，受尽苦难。我一回来这苦难，就豁然消失，得到了安居乐业。知道我处处为他们着想，认为离开我就会重陷苦难深渊。对我的话明知困难也照办。认为我与他们祸福与共，休戚相关，我不会引他们向苦难方面去。

头人方面如马焕章、刘玉成、蒋大成、罗清华等有了认识，首先认为我不在内地读书，有了知识，那被改土的土司职不会恢复；已被没收的田地不会归还；更不会在汉人政府当官，受到重视。他们自己的子弟读了书，最低也不会当无知愚民，再受本地绅士老爷的欺侮。也许还会如有些彝人一样，可当官吏军官。于是积极支持，从事上彝文课，管理经费，动员亲友送子入学，他们均为办学校尽了能尽的责任。

我内人是个文盲，连汉语也不懂，说起办学读书，她就说：“祖祖辈辈没有读过书，读不来，不愿读，读来也没用！花钱花米办学校，又没有自己的子弟在学，只教些百姓娃子的子弟，是

浪费”。又说“百姓子弟入可不要紧，连安家看鸡看鸭的人也弄去读书，将来家里还用不用几个人？真是岂有此理”！她的思想言论虽如此，但她性格温和，与我感情好，我要她作的事，一说明她就去办，少有自以为是来打破我的计划。所以我经常在外活动，少照应家里事，要作的事仍然照常进行。不然，我在家依我，不在家依她，那就办不好了。

内在的条件是这样有利，外在条件又怎样呢？首先政府方面，四川省教育厅，西康省政府准予立案并拨给了补助；其次是受到友好人士的鼓励和支持，如沉重宇（六期同学）说：“你办教育，促进彝人的开化，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羊仁安说：“使彝人有文化知识，懂得团结起来建设家乡，不再象过去那样互相残杀，不受歧视，过上好日子便是修了大阴功。”对到内地升学的学生，多受羊的照顾，给路费和名片保护通行。刘文辉也说：“你一面办学校，一面送青年外出受训，这会加速彝人的进步。”在我患伤寒病时，他向医院院长万乾生说：“要千方百计把这个人救起来。这个人死了，彝人的进步要延迟二二十年”！另外有的同学也说：“你是军校第十期毕业生，应该去搞大事，你搞个小学校，何年何月才能见效呢”？这话固然也有道理，只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本事去干大事，只好在家乡为彝民办点小事。故此任何言论终未动摇立志办学校的决心。

文化传播：为扩大彝民的知识 and 见闻，于一九三八的至一九四一年间，引四川省教育厅的、西康省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电影队，先后到上土司放映给广大彝民看。每当所内彝民超度祖先，或过年过节，即在道场上或小学内展览各种图片及机械模型，并派人加以解释。其中世界动物图片尤其引起彝民的兴趣。在“文革”中我还听到彝族老人们述说当时见到电影、展览、魔术等后惊奇的心情。尔后又曾用彝语编话剧《彝人始祖》、《无究无尽的

故事》等，叫學生練習演出，尤其我在別處學得些歌舞或自編出曲詞，由學生練習演出，有時我親自參加排練演出。有的老人說：“土司作兒戲，有失官尊。”我覺得自己不參加活動，別人就不易行動起來，打不開局面。我親自參加活動，不但不失尊嚴，反映在青年中獲得受戴，密切了與彝民的關係。

提倡體育、增強體質：在學校設體育課，也聘請武術教師來教武術課。操場上設沙坑、爬竿、單雙杠、籃球場等，供彝民辦學使用。以後還組織籃球〔隊〕到附近縣上去比賽。我長於游泳，除鼓勵彝民練習外，經常帶學生到河邊去學習。故此後來有不少學生學會了游泳，有的還游得很好。另外，在所屬八個村內，都設了一體育場、沙坑、爬竿等。在超度祖先集會上或過年過節時，舉行擲石、跳遠、跳高、摔跤、賽跑、射箭等活動，優勝者均發給獎品。

提倡醫藥、減少疾病：我深感彝民迷信嚴重，最受疾病苦磨，必須用醫藥來解除疾苦。故此算培養一批懂醫藥的醫務人員，採取靈活的方法，針對當時彝民深受“神鬼論”之毒的特點，將迷信與醫藥科學兩者巧妙地結合起來，帶著藥品器械巡邏於深山，治療疾病，宣傳各種知識，可能時調解糾紛，團結群眾。這些想法雖未實現，但從一九三七年起，既開始實行用藥品來給彝民治病，在實踐中〔，〕彝民們受到了啟發，相信醫藥的人漸漸多了。我又派了一部分學生到內地學習醫藥。到一九四二年，即開始在學校設立醫療室，為學生及附近彝民治病。對治療瘧疾、梅毒、外傷、瘡等，收到良好效果。到一九四九年〔，〕在成都得漆中權（立法委員）之助，從中美農村復興會得到一個醫院的藥械，運回來後設立在斯補醫院，五一年由人民政府接收。在當時醫藥缺乏的情況下，醫院為附近彝漢減少了不少的病痛之苦，促使彝民相信醫藥能治好病的科學性。

对那些极端相信迷信的呗耄、苏妮则集中到一起来，教以几种特效药的使用方法，再发给药品。规定他们治病时，先给病人发药，再行念经咒。这叫“神药两解法”。

解放前彝人对医药没有认识，有病时只知搞迷信，不求医吃药。一旦传染病流行，则死亡极大，有的地方是一户一村地死绝。我对这种人为的惨状万分痛惜，便从内地买些药回来救济治病。可是许多人不肯吃，就是加以强迫也不行。后来我们编了一套理论来宣传，微收到了一些效果。现在将我当时的宣传理论写下来供后人了解，凉山的过去是怎样落后的，也说明过去在某个地区彝族中曾有过这么一回喜戏【剧】性的故事吧：

“你们认为鬼来害人，使人生病死亡，是它来吃人肉〔、〕喝人血的关系，这完全正确，不然后人怎么瘦了才死呢？过去找呗耄、苏妮来念经、诅咒、驱逐、捉拿以及用牲畜来祭鬼送鬼，曾收到一定的效果也是事实。但有时效果差，是为啥呢？一是因为牲畜的血肉不如人的血肉好吃，遇到叨啃【刁嘴】或吃惯好东西的鬼，它就不吃牲畜血肉，仍要吃人的血肉的关系。另一种原因是遇到凶恶鬼怪，呗耄、苏妮的咒经神灵法术把它没法，它们一来作乱就只有等死。过去彝区有这种事，别处也有。别处对这些鬼怎么办呢？就是吃药。药是奇怪的东西，人吃了有好处，鬼吃了要受毒。人吃药在肚里，药性窜到经络血肉里，鬼来吃喝血肉时，不毒死它也毒伤它。毒死了当然人就清清净静了，毒伤了它就再不敢来害人了。所以别处从古代就少有病痛死亡。〔”〕

“古代呗耄、苏妮已有不起作用的时候，现在又怎么样呢？更成问题了。为啥？鬼变复杂了，现在来了汉族鬼、藏族鬼、苗家鬼、蒙古鬼，还有日本鬼、红眉绿眼的洋人鬼，多得很。这些鬼不懂彝话，不懂彝礼，呗耄、苏妮只用彝话来向它求情，用彝礼来对

待，它們能接受嗎？我看它們不懂就不會接受。送給牲畜時，它們喜歡嗎？它們用的是票子和金元銀元，不會喜歡。不接受又不喜歡會怎樣呢？會加重病情，使人死亡。所以呷耄、蘇妮對於現有的許多病症沒有辦法，也不敢去醫治了。【”】

“現在鬼多病也多，而且各種鬼怪情況也複雜。就以它們的來去說吧，有的坐飛機，有的坐火車、汽車、包車、騎自行車，怕騎馬的已很少了，與活人完全一樣。試問，你們送些牲畜給它們，它們會怎麼樣呢？不同於住在附近的彝人鬼，它們帶不走。你們要勉強它帶，它就要生氣，一生氣病人遭殃，要死亡。對這些鬼該怎麼辦？還是只用吃藥來對付它，就是念經送牲畜有效也很危險！鬼與壞人一樣，吃慣了就要來的。而且還相約一起來，那時彝人地方將成鬼世界，這時彝人還能生存嗎？想生存也辦不到了。朋友們，為減少疾病和死亡，不被鬼吃光，就請相信藥能驅鬼治病。大家有病就多找醫生吃藥吧”！當時，我的這些無稽的理論雖說荒唐，但它畢竟最終是引起彝民求醫吃藥之目的。這些話一度是起過作用和影響的。【”】

農耕方面：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說法，給我深刻的影響。一復職就鼓勵農耕，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一是採取措施，增加耕地，擴大耕作面積。我將原被沒收的田地，盡力贖回收回，分與彝民耕種；將高山寒地，分與少地者耕種，平均耕權；將原被迫出賣與所外彝漢的土地，一有機會（有賣主優先買回之俗）就盡力幫助百姓買回；付不起租者准兩年後交，不加利息；提倡補助彝漢民修墾，增開水田；提倡修廁所、豬圈、使用人肥；封山育林，保持水源以利灌溉。結果在1940年前後，全所彝民常年已少有缺糧戶。雖然取得一定的成就，生產效果有所提高，但對耕作技術，特別是選種育種等方面不夠注意改進提高，農作物的發展還是緩慢。

奖励植树：古人说“百年树人，十年树木”，这在我脑中深有印象。树，能解决修房造屋之材，解决炊饭取温驱寒之源，又能挡风遮雨，保持水土〔流失〕。故此，我一面积极办学树人，一面积极鼓励植树，提出“一根【道】坎子一棵树”的口号，并规定“栽活六十株者，奖一套卡机衣；五十株者得三斗粮；四十株得二斗；三十株得一斗”。几年以后便解决了部分木材和柴火。其次是提倡种植经济林木，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我亲自带头种桐树〔，〕接梨树，栽果树。几十年后，彝民们得到了成果，尝到了甜头。

广大彝民正掀起栽植嫁接树木，进行封山育林高潮时，社会上却吹来了一股冷风，说“种了桐树，到桐树开花结果时，桐鬼要来找人死”的谬论。彝人们一听都吓倒了。大种桐树，发展经济的热情一时被打了下去，并来劝我莫再种桐树了。

有一次，我同一名叫阿木的彝族青年正在挖坑下种时，有个叫孙者甲古的青年跑来蹲在上边古头上，看我和那青年种桐子。他看了我们一阵后不耐烦地说：“土司，你种这桐子这么起劲，我看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种了还是枉然”。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迟疑了一下便说〔：〕“我不敢给你讲”。看了看我侧边的阿木，好象有什么秘密不能被别人听似的。

我猜透他一定是来告诉什么消息的，但可不是什么很保密的要事，问道：“你听到什么？就给我讲好了，我替你保密”。

甲古神色有点紧张地说〔：〕“只有你一人在场才行，千万保密”。和我一起种桐的阿木明白甲古的意思，说：“我就走开，你们说吧”。阿木就要走。

甲古不觉难为情便说：“不、不”！转过身对着我说：“事情是这样的。太太怕桐鬼来找你死，已经和头人们商量好了，等你到汉人那里去后，要拔去你所种的桐苗。”

我一声哈哈大笑说：“就是这样吗”？甲古点点头便一声不吭。我示意阿木继续挖坑种桐。可心里却苦闷不安，感到彝人已愚昧迷信到了这种地步，看来我的发展桐树，增加收入的计划就要被破坏。怎么办？

甲古见我们还继续种桐树，便觉得没趣地站起来〔，〕抖抖披毡就走了。我默默丢了几粒桐子，脑子一闪想到一个主意，便跑到上边把他喊回来，问“人家种桐子作好事，桐鬼都来找他们死，那么，拔了它的人是害了它不能生长，它来不来找那些拔它的人死呢”？

甲古红着脸道：“这、这我怎么知道”。

我为了让他把话传给内人听，便一本正经地说：“我就知道。你想对它好，让它在土地里生长开花，发展它的桐子桐孙的人都不饶，那么害了它的人〔，〕它能放过吗？桐鬼要找人死，它首先不会找种桐人，一定是先找那些拔它的人死。你回去告诉大家，不怕死的就来扯吧。但是千万别叫太太来扯，她来扯就活不成了”。

他听后自以为我说的是真的，惊诧而不自然的走了。

两天后，我的妻子问：“拔了桐苗，桐苗就要来找拔苗人死，是真的吗”？

知道她已中了我的计，便说：“千真万确，一点不假。千万莫干这种危险的事”。她问我，“你种桐子不是也危险吗”？

我说：“这有办法对付，只要大家照我的办，不仅没有危险，反而还会得到保护，延年益寿呢”。她却奇怪地问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桐鬼是开花结果的时候才来找人死。我对付它们的办法是一年比一年种得多，让它们自己去打自己去。譬如：头年种五株，二年〔种〕十株，三年种十五株，照此比例增加下去。当第一年种的五株开花结果了，要来找人死时，第二年种的十株就会

不干，会抗议说：‘你们把他找去了，我们将来去找谁？该等我们’。十株比五株多，力量大于五株，争不赢就走了。十株的开花结果时，要来找人死，可第三年栽的十五株又抗议。十五株众多〔，〕争赢是无疑的。故此照样下去，桐鬼些不但〔不〕来找人死，反而还来保护人，其他的鬼来了，它还会去帮你驱，因为它害怕你被其找走了，它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只要不断地增加种桐数量，活上一百岁是不成问题的。”

“这话是真的”？

我说：“完全可以担保！不过〔，〕大家要照我的要求去办。否则被它找去了，我不负责。”

信神信鬼毒深的人，只能用信神信鬼方法来对付。我的爱人相信了，她用我说的话去宣传，一场桐苗的劫难得免。人们渐又开始为能延年益寿而种桐了。不到几年，在我家住的附近桐树成林，益收不少。这些桐树直到现在〔，〕彝民们还在收益。这些桐树是这样来的。

奖励工匠人：旧社会，彝区缺少工匠人，常请外工匠来做工。不但钱外溢，还常起纠纷。彝民本来就不富裕，有点钱还被外地工匠拿走，这是使彝民富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为了改变这种不掌握工匠技术，什么都依靠别人的习惯，我采取了奖励工匠人的措施。对原有的土、木、纺织、餐具工匠人，买给新式工具，报酬从优，并给与头人同等的待遇，持杯坐饮，坐上位吃饭等。并发给银质奖牌，减少劳役。同时鼓励青年人跟他们学习技术。使所内彝民工匠人渐渐多起来了，许多土木工都可以不到外去找，自己就能做。

严格禁止的几件事：

一是禁止吸鸦片烟与酗酒。当时染上吸鸦片烟与酗酒，是致使部分彝民卖身为奴，家破人亡，故使社会不安全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回家不久就对此召集头人会议，决定禁止吸鸦片和酗酒，以保护彝民再不受烟毒的残酷摧残。酗酒闹事染【酿】成冤家，在彝区也是常事。喝了酒后，倒在街上、道边到处睡滚，满身猪牛屎不说，往往是天塌下来都不怕，无事生非，无缘无故地互相斗殴打架，尔后有的故此闹成冤家，经常闹打架，甚至有的拉起队伍互相残杀。喝酒烂醉，借酒发疯，是一种恶习。我们首先对吸烟有瘾者〔，〕先是劝他们服药戒烟，不听者实行关押、吊打等专政手段。并规定不戒烟者，对他的妻儿财产一律不予保障。也有与其它罪和吸烟严重屡教不改者被枪毙的。这样采取劝戒和强制戒相结合，其效果显著。到了1940年以后〔，〕吸鸦片者基本没有，全所内彝民身体强壮，精神饱满，与外人截然不同。斯补地区曾被称为大烟世界中的净土。对酒的管理，我们也规定了几条：一不许向外购买大量的酒；二不许依俗向我家送酒，也不准请我喝酒；〔三〕规定酿甜酒代替烧酒。这样一来〔，〕既能节约粮食和钱，不妨害劳动，不生事争非。彝民妇女最为赞同。我自己以身作则，为彝民作表率，37年以后不曾吸过一口烟，在彝人面前没喝过一两以上的酒。

几项规定：一、互相谋害者低命，不许以金钱赔命金；二、不许所内人互相抢拉，违者处死；三、不许抢卖彝汉，违者严办。这些规定都起过很大作用，收到很好的效果。

禁蛊说：所内有放蛊之说，常相冤诬，引起纠纷。我曾将所谓的受蛊病人，送到汉源检查，没发现什么特殊病状，一般是结核、肠胃病、贫血症等病，也有被治好了的。我便否认有放蛊之事。禁止互相冤诬，消除了许多纠纷。

我自在地学习和回来经过一段时间，深感彝人要想进步，必须作两件事：一改变文化知识落后的状况；二改革阻碍进步的恶习。

在下面的后尾中，我想再补充几点其它的几项改革：

一、废勒索：过去彝民间发生纠纷，族中无未法调解的就来土司府起拆，来的时候就送酒或送牛羊。解决时输方或双方说：“衙门不栽稻，不种养，”故此借机吃人。先杀猪宰羊灌酒（灌水酒，后来才用白酒代替）来吃，然后规定出案费给土司，给中间过话调解的人付报酬，其费相当于案费的一半；另外传呼费等，有时使彝民倾家荡产。我痛惜彝民在改土归流时受的苦难，现在这些旧的恶习又去剥削彝民，心里十分反感。规定一人犯法一人当，不牵累家人生活；实行体罚，服劳役的办法，减少经济上的负担。

二、免招待：有土司到家，百姓必须杀牲畜招待的习惯，认为“菜板不沾血，土司神灵将降灾于人”。我觉得这完全是愚弄彝民百姓的鬼话。杀牲畜招待，浪费太大。则规定：随有客人外，我与我家人来到，只许杀鸡煮肉，禁止杀其它牲畜，或者有啥就吃啥，减少负担与浪费。

三、穷人也安家置业：由于彝区娶妻身价不断增长，致使许多穷青年无法娶妻成家。便规定数额一1条牛和十两白银，所内彝民必须遵守，与所外通婚者不限制。使许多贫穷青年都得到了成家机会。

规定替换祭牲而起的争论与结果

我提议所内彝民超度祖先时，亲戚送来的祭牲，不能全杀掉，任亲友抢走；应该仿照别处规矩，以小的替换大的，这样作为亲戚无损，于主家有利。有头人说：“自古以来就有的规矩，不能改变”！我说：“你说那是古礼，那末别处的替换法是不是古礼？我看是古礼。而且他们用的才是真正的彝人古礼。不替换法只有我们这里使用，怕少数人用的不是真正的古礼！呗耄经上书上明明写道：‘报是报九坛；献是献一坛；报是报九杯，敬是敬一杯’。替

换法就是‘报是报大的，祭是用小的’，怎能说不是彝人古礼”。有人说：“我们所里历来收的祭牲都是杀了的，祖先吃惯了，现在使他们一下看到的是大的，得到的是小的，他们就会不高兴而降灾于后人呢”！我说“这好办，打杀祭牲时请唛耄加以申明，说我家不能违背众人之习惯，别处怎样，我们也怎样，报是报大的，献是献小的。祖先应该图个名，不要图口食。有利于后代的事，祖先是会原谅的”。一个个【人】又说：“不行、不行，他们不会听话的。”

我说：“那么，你们祭祖、招魂、赎鬼、敬神、安灵时，为什么他们又听话了呢？走阴时，去的人遇到大虫来阻拦，大叫虫来了，要爬起来。念咒的人手中把鸡向前摇几下，说‘不怕、不怕！让鸡去啄它’。大虫不是跑了，让去的人顺利通过了吗？一会儿又碰着恶鬼来纠缠，大喊‘恶鬼、恶鬼’！吓得他要返回，我们站在两侧的人，把手中刀矛敲响说‘不要怕，让我们来杀死它’，恶鬼不是让出路来了吗？只要给祖先讲，让唛耄申明就会同意的”。又有人说：“为拣点便利，改变古礼，得罪祖先是不对的”。

我说：“没有改变古礼，而恰恰是普遍使用的古礼。减少消耗，后人得利，岂止后人高兴，怕真正顾及后人的祖先更高兴呢。若不顾后人贫富的祖先，不仅不值得祭祀，也不该让他回来”。有说“谚语讲‘卖田超度父，卖地超度母’。田地可卖来超度祖先，牛有何舍不得呢？”我答道“那是坑人之说。真正卖田地超度祖先的，还是只有穷人，富人那有卖田卖地超度祖先的。这是骗人的鬼话。照你们说家家都卖田地超度祖先，那后人种什么地，吃什么饭，立什么家。那些希望后人兴旺的祖先，你们这样作他会生气的。将来我死后，子孙们将我给他们的田产卖来超度我，过穷日子，我可就要活转来收拾他们”。引得全场哈哈大笑。在笑声中他

们暗暗地算了一下账，结果将要超度祖先的个个都赞同我意见；有少数老人持异议。只好规定试行替换法。当年阿渣家超度祖先时，我亲自去监督过，替换了十一头黄牛，三十多头毛羊，作为一家人户，这个数字还是可观的，阿渣家的人十分高兴。其他的人也跟着学，也不说古礼不古礼，祖先生气不生气了。

在彝人瓦房上安亮瓦的反映

新的事物总〔是〕和旧的东西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在文化知识落后的地区，要推行一件新事物，就显得更加困难了。就如我动员大家安上亮瓦一事，按现在来讲何足一提呢？谁也不会相信安一个亮瓦会有斗争吧。那么，请听我往下讲吧。

彝民房屋一般较狭小而屋内暗黑，无论白天黑夜一个样，很妨碍家务工作。我好心买来亮瓦将周围彝民房屋都安上后，家家屋内明亮，我还觉得自己做了好事而心情十分舒畅。其结果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使我哭笑不得，今回忆起来，既叫人好笑又叫人深思，只能怪当时凉山的彝族没有文化知识了吧。

人生病痛本是自然现象。平时彝人生病怪鬼怪神，怪天老爷，说“病与死天降下来的，人无法抗拒”。可是自安上了亮瓦后，发生的疾病就怪亮瓦了，说“自安上你那亮瓦后，屋内明朗如白天，家神不得安静，降祸于人了”。不仅百姓这么说，就连那些通达天人之情，捉神弄鬼的呗耄、苏妮们，被请来念经跳神，占卜算命时也这么说，给亮瓦定下了死罪。有的因怕我，于是就取来安在后屋檐边沿上，那里安着亮瓦照不着屋内，好象这样就免了灾，又可搪塞我追问。我一问他们就说：“我们是把它安在屋上的嘛，没有取下来呵！”

彝人一般家人多睡在有竹笆的火坑周围。青年夫妇害羞，白天话也不讲，到地半夜却常常到一处来。在过去漆黑一团时，有响声

也看不见，来不来一处，人不知鬼不觉，行动无妨；自安上亮瓦后，月夜之下，不说发了响声，就是不发响声，只要你动一动就被人看得清楚，这就妨碍青年人的行动呵！这亮瓦实在可恶！有的借故打破，有的将它移开，有的用物遮掩起来，使亮瓦不能安其位通其明，便于他们夜间的秘密行动无妨。

彝人少开窗户，又尽烧柴禾，屋内每每被烟熏得黑蒙蒙的，亮瓦也不亮了，屋内仍象往时一样漆黑。家人恨亮瓦不亮，明亮不长久，不顶用。便来找我“你的亮瓦不顶用了。”我去一看果然不亮了，是被烟熏黑了，不漏一线光明。我问：“你们为啥不擦呢？”他们却说“象冰凌一样，怕擦了化掉呵！”我说：“下雨时都没有化，怎么擦一下就化了呢？”他们却说“呵，我们不晓得”。立刻用扫帚去扫，扫不亮，就说“扫不亮了”！我告诉他们用湿帕子擦才行。就找些布襟毡片浸湿来擦，几下擦亮了。这才个个都恍然大悟的说“这个东西，原来是不怕水的呀”。

平时没有亮瓦时，狗到处跑，谁也不管它。自有亮瓦以后，狗在屋内活动时一目瞭然。彝家的坛坛罐罐多放主座后面，有时狗就跑去闻闻舔舔的，有时不客气点就翘起后腿撒尿在上面，这可被主人看见了，认为这些狗是亮瓦引坏的。“亮瓦该死！”故此即恨我乱安亮瓦，也恨狗变坏了。

彝人家里多养有猫儿，猫儿眼鼻很灵，有可吃的东西就要偷来吃，平时看不见也不加追究了，任它自由活动。现在亮瓦照明下，猫儿的偷盗行为随时都被发现，一发现就追逐。猫儿被追急了就往亮瓦上一跳，碰上亮瓦就坠下来落在地上。主人们对猫既恨又爱，见它碰在亮瓦上摔下来，又担心猫被摔伤，反过来又恨亮瓦碰猫，“你这亮瓦差点害死我猫儿！”纵使不敢动亮瓦，也天天怒视着亮瓦。

有一家人在月夜，不知鸟儿飞过还是猫儿跳过，屋内的人看见亮瓦上有一个黑影掠过时，立刻惊惶起来，说有鬼怪再来窥视屋内，要死人了。第二天赶紧将亮瓦取下来，以免鬼怪再来窥视屋内。我说：“不是鬼怪，用不着取。”他们说“不取下来，我们不敢在屋里住了”。

就举这几件吧。准相信安一个普通的亮瓦也会引起这么多事呢？现在的人是不相信了。可是，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是真实的。通过这些零碎的历史事实【事实】，后人应该明确一个道理：这些并不是那么愚蠢的人，而根本在于他们没有文化知识，没有见过世面的缘故。因此，我们应该明确“民族的希望在哪里！”〔、〕”只有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我们的国家才能实现四化，我们的民族也才能更加昌盛。”

在婚姻上，我也规定过一些，如年龄不到十六岁的男女，除与寡妇上门者外，不许结婚。劳动时男的穿短裤，妇女穿长裤；出门作客时，男穿大脚裤，女穿百叠裙。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规定没有施行而作废。

以上所述是我当土司时期的一些改革。我觉得也是每个具有民族感的彝人，在有其相应的地位和权力时应该做的事。我是幸运而得到这样的机会，可是效果不大。今天回想起来，自己没有能为凉山彝族作出显著的历史性贡献，常感内疚！

一九八四年九月于甘洛县政协

（原载云南楚雄彝民族文化研究所编《彝族文化》，1985年增刊）

2. 憶往昔——求學時代

一、在私塾里

土司为了应付官府，记点帐目，看看契约，也得学点汉文。我在八、九岁时，母亲就聘请汉族教师设馆教我，到十一岁时认为在家学不好，又送入田坝街上私塾。不论在家在街都没有学得什么，原因很多，看看下面的经过就可知道。

在我五、六岁时，玄叔聘请陈晓峰先生在家里开了个私塾馆。玄叔在我们几家中收入租石较多，比较富裕。因玄祖与弟兄分家时，他宁肯少要百姓娃子，也多要了田地。玄祖死后，家境还好。玄叔为使先生高兴，每天仿照汉族作菜，吃得较好。每年另送十两纹银作学钱。大概是吃人口软、得人手软的原因吧，原先听说陈先生管教很严。在西昌教宜地土司大少爷时，因不听教把少爷按在凳子上打屁股。土司岭镇荣疼爱儿子来劝阻时，先生说：“不打不成器。”仍答打自若，不加理睬。许多人由此畏惧他。可是他教了半年多，玄叔没好好学过一天，先生也不曾督促过一次。我那时人小，不懂汉语，是为吃而去，没教我几个字，更没要求什么，对陪“相公”读书的人，有挨打的，好似都不为学习，而多为不听他的使唤。不久父亲病死，隔年玄叔又死，这私塾馆就停了。

母亲和一些头人，见父亲和玄叔先后病故，就认为村上鬼多，不宜办学，读书的嘈杂声惹怒鬼怪，酿成病症。就请陈先生到才【菜】子山娄布以夫（取汉姓罗）家开馆，学生有我和以夫的独子，师兄履祖，陪读生三、四人。离家来读的几个不习惯，常常偷跑回家。因此也影响我们，弄得我们其他人也难于安心念书，徒有其名了。

陈师自称精通勘輿，常同以夫到山上观察。有次他说：“土司家不懂，不然早把祖上尸体埋到那关地，不出皇帝也出大官！”以夫说：“以前有人看出了，准备用高价向土司购买。我们听到后，马上请毕摩念经施咒，洒神水，打鸡狗来埋起，也用铜铁钉钉下。那汉人听到后就没来买了。真凶！当年我们娄布家（罗家）住在下面的人户，鸡不叫狗不咬。两三年后才恢复正常。”陈老师听后长叹不止。以后我从南京回来，也有土绅来接洽，愿出高价购买，我信阳地不信阴地，准备骗点钱来用。可惜土绅听到彝人议论，也怕毕摩那套法术威力无穷，就没敢再来问津了。

那年竹子开花干枯，汉彝不懂那是自然现象，以为是荒寒预兆。陈师、罗叔砍了一束回来，又不停地议论如何度过荒寒问题。现出愁相。罗婶一见竹子就大闹起来，说：“你们怎么带回不祥之物？土司少爷在此，万一发生病症，那怎么得了？”弄得陈、罗和家人惊慌起来，赶紧将竹丢到野外。不一刻来了个老人，问明一家人惊慌原因后说：“我们村里早已砍干竹来烧了，而且几十年前也烧过，都没有发生什么。”这下大家又安静下来。

我们仅有两张桌，陈师与我和师兄共享一张，他们〔其余的人〕共用一张，读写都不方便，老师有怨言。罗叔取下个门板来放平作桌，凳子不够，又抱来几块石头代替，设备大为改观。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只有师兄读《增广》，每天学两小时而已。我们不懂汉语的，读而不知其意，等于念经咒。

不到三个月，罗母生病，有人说因读书声惹怒山神所致。叫我们停止念书，使我们个个高兴。好似陈师也懂得法术，曾为罗母念咒施术。毕摩不断前来念经，每次都杀牲，我乐得吃肉。陈师不惯闹嚷，暂时回家。不久罗母死了，杀牛祭葬。罗家人说是

山神降灾，母亲则说地方不清净，决定把馆移回家中。我回家时正值夏天，见村子附近青绿一片，雨过天晴，格外明朗，我高兴极了。

休息了好几个月，到秋又请陈师来教，教室在右厢房，已有三、四张桌，五、六个凳子，学生增加到八、九人。印象中课本照旧，仍然干读而已。这时陈师把圣谕抄来贴在壁上，手执竹杆，长声唱读。有时也叫我们随声朗诵，并说意思很好。我们一句也不懂，可听人说有学问的人才能讲解圣谕。

大致在川主会上，我母子一同在街上住了几天，晚上见陈师在一家人门口讲圣谕，重【擦】了两张桌子，右边放一凳，桌上放一装满米的升子，插牌位及香烛，旁放一木戒尺，凳上立陈师，他边吸烟边讲，听众时多时少。他见到我们时，好似特别起劲，我们也称赞老师了不起。从此他来念圣谕时，我们听不懂也静心听。到若干年以后，见到所谓“圣谕”是些劝人为善及尽忠尽孝〔的〕故事，我怀疑那所插牌位还是“当今天子牌位”呢！

陈师每天十点前后来馆，下午二、三点又走。他在馆时，我们行动受到约束，好似他离一刻也有一刻的快乐。他家离我村有二里多路，在山岗一望就可以望见他出门没有。一见他来〔，〕我们就跑回来端坐着叫；当他走开，我们又象一群蜂出巢，阵阵飞舞取乐。他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扎起袖口，每次来去都是他在前，师兄在后，走路也有规律。来后叫人洒扫，我是小土司不消去作，尽由伴读负责。作不好时一一教导，或用竹杆督促；去馆前叫放正凳子，嘱咐不得乱动，把门拉上。好似那时师兄已开始读四书，陈师对他要求很严，有时还要动手打。有次有个头人说：“这样打不好。”陈师说：“不打不成人，打了成官人，你不懂！”头人听了点头说：“是。”事后又说：“难怪汉人打出了很多官啊！”

大概阴历四月，议了一次学，商议依照学生贫富出点学钱。我出了多少已记不清，伴读们说是伴我读的，仅表示而已，主要由我家付。据说陈师也不计较，他的意图是能接替他大哥（当时已死）在我家当师爷，每年可得二、三十石粮食的报酬。加以他来教我们后，百姓间有土地买卖时，请他写纸约；百姓与汉民有纠纷时，也找他调解等，无形中得到了便利，提高他的地位。我家则每当念经，待客或因解决纠纷等事而杀牲时一定送点肉给陈师。可惜头人却说他不如他大哥正直有威信，所以还是不让他当师爷。

大概教了一、二年，陈师没有把我们教好。一九二三年母亲叫我到田坝街上进王学渊秀才的私塾。王是有威信的士绅，是宜地土司的师爷兼汉民总团，与我父有感情，我也曾拜寄他，我前去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热烈欢迎，不要学钱，还供我伙食。对照顾我的阿及，则给住室〔，〕由他自己作饭吃。可说对我非常优待，算是在鼓励彝人读书。母亲十分感激，家中经常送点东西去。有一次送了一只野鸡，他表示高兴，拿到街上看。师母说他象个小娃娃，他不理，其实他在表示受到土司家的尊敬呢。

到议学时，别人都议学钱，我和伴读蒋大成（蒋日薄什）、罗成章、蒋汉濡等不议。母亲和头人们认为不拿不好，当年送了十两白银。师兄道尊结婚时，赶了十两银的礼。以后年年事事照办，遇欠年和春节时都去拜年，礼物是半块猪头（彝人大礼），一钵冻肉，一缸水酒（特产）、几圈香肠等，春节还行跪拜大礼。〔凡去的人都〕受到招待，吃到糖果和汉人好菜，同去的人无不兴高采烈。

王家客人比较多，彝汉都有，如宜地土司头人吉华丰、吉劳昌、邓xx等〔，〕一来就是许多人，都予招待。一般不论他当总团与否，都来找他解决纠纷事，三言两语在家可以解决的不说，不可

的就到茶馆评理。这时王师与有关士绅坐到上面，当事人分坐下面和别桌，各述衷情。待士绅评论是非曲直后，提出解决办法。不服时，王师小声劝解，或大声说理，时常了结。有人说他时常受贿，我看他言词清楚，说理服人是真的，从没见过他压服人，受贿也不会多的。至于来往人送点青豆米、嫩苞谷、新米等是常见的。

他家老房临街，第一进从中隔开，右设柜台，卖酱油、醋、泡菜等，由〔老〕师娘经手。她吸大烟，就住于里间，没窗户，白天也靠烟灯照明，睡暗起迟。缠过脚，走路脚跟着地，响声大，彝人就说象马蹄声。她少说话，可是在家中很有威信。汉人说王师也怕她，彝人则加以否认，说：“若是怕她，那王师又【还】敢讨新师娘？”她卖东西时动作很慢，有些人是不耐烦的。可是别人说她很公平，也是总团秀才夫人，没人敢同她争吵。女儿名代弟，说是接来的，已十多岁，每天起早贪黑，作饭、洗衣、做针线，卖东西，几乎没有空时。有一天〔，〕她突然不见了，过后听见她在屋时啼哭，初以为她在挨打，一问才知道她在缠脚。也听到师娘在骂：“你不缠脚，想成个大脚板婆娘吗？”“不缠就把你送给彝人。”彝女是不缠的，可以同男子在山上奔跑劳动，不受缠脚之苦，而汉人则仍以缠脚为文明。还说：“蛮婆子才不缠脚！”

卢联魁之女是拜寄给我母亲的，取有彝名，对我母亲很好。她与师姐年纪不相上下，〔后来〕不知为啥发生了争吵，分守门口对骂。初时许多彝人来围看〔看〕，待骂出入妈倒娘等时，彝人都纷纷走开，并说：“她们不知羞耻。”王师说：“彝人都不听不入耳的话，你们却骂得出来，不成话！”师姐说：“用你们嘴可说出的话，我就不能说吗？”“我们可说的，你就不能说！”“我不是人吗？你说的人话，我就能说！”“啊呀呀！不得了。”王师只好走

进屋了事。我们可在一边议论了一整天。汉生认为可以说，彝生则认为不知羞耻，各执一词。

后面新天井比较讲究，门窗都经雕刻绘画，井上有油漆，算当时田坝的第一流房子，说可与下土司的新衙门比美。私塾就办在这房里。正房堂房供有“天地君亲师神位”，左侧用红纸写的坛神位，洒有鸡血，每年杀公鸡来祭，彝人说这神就是他们所说的小神子（野魔），凶得很，可以一下把人打死，惹不得，容易生气。他们对汉人的其他菩萨神灵无所畏，对它却远远避开。神位前门内外，安放四张桌，左间是寝室，右面隔一板壁是通厕所之过道。过道旁一间住毛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说十多岁时参加太平军，随军来川，翼王失败，人小免死来田坝的；有说是彝兵保护下来的。他爱讲太平军故事，可惜我不能全懂，无法记着。

天井两面有厢房，右厢住阿及，也有桌子；左厢白天作教室，晚上作寝室，王师多睡于此，楼上房间与楼下同，仅没有过道而已。初时学生少，就在楼下，由王师亲自教。以后聘得大邑人李家相先生来教。李系新制高小毕业，懂数学，王师嫌他不会做文章。增招学生后，楼上也用作教室了。

王师对四书五经，记得烂熟，每晨要学生背诵头天号定的章节。背时把那段章节翻开，放到他面前桌上，自己把背转向他背，他眯起眼静心听，背错一个字也发觉得出来，所以对他背诵时，个个要预先紧张地诵读。背完再号翌晨背的那一段，十分认真。他写出许多单字，贴在墙上讲解，事后要学生照样解释给他听。这个对我们不懂汉语的是免了的，汉生就要求办到。许多人讲不出来就挨骂挨打。对两位师兄更严，可是他们不用心，越打越不行，几乎隔几天挨一次打。大学生王道伦、卢启周，雷柏邨等，虽讲得不全如意，年纪大了，字又写得好，便以宽对待。以后王、卢由联魁叔介

绍，去川边军总司令部当录事（文书）；雷去作生意，继续留下读的蒋大源、蒋日富则开始复诵。说是应考秀才前的功课，方法是经过讲解的四书注解，让他们熟读，临时〔，〕王师坐于上方，他们分别到桌前双手呈上书，退两步作揖，再行恭立，先背本文，再背注释，背完作揖，待王师用红笔号签，接书走回。有说这是入学的准备，十分羡慕。我问他们复诵的内容是些什么，回答不易一下理解。也许是“熟读自然通”吧！

李先生爱打人，打人时又爱笑嘻嘻的，同学们说他笑官打死人。同学还是怕王师不怕他。向他背书时，他一点也不听，学生就乱叫，最后大声念出末尾几句了事。我记忆力较好。每晨课程：先背书，次习写，再诵读。在王师面前，我好好诵读，一天可读两三篇来背，一本《论语——学而》二十多篇，十多天就可读完。可是自李师来后就混，每天读来背的很少，连在王师前已背得的都忘了。他这样容许学生有混的机会，贻误了学生。

当时田坝有三个私塾：我们这私塾外，还有个菜园子，老师姓张。看来他四书也认不完的。可懂几句彝语，说懂阴阳五行，江湖那一套也还可以。招得十多个学生，收入可够他的伙食和大烟。又说他当了岩润土舍的师爷，进出彝人还多。关帝庙也有一个，老师姓王，也是个抽大烟的，中午才起来教教，学生很好玩，可以想象学生自由散漫的情景。可有一个彝族青年去就学，大致学了一年多，竟然识字不识意的背完了《孟子》，还觉得他教得有成绩。

我在王师处学了三年，凭我的记忆和理解力，本应大有长进的，事实却不然。原因可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母亲过于疼爱我，又加十分迷信。送我到街上后又时时想见到我，也为我的安全着想，求神护佑，隔不几天就叫我回家找毕摩念经，念一次经就要几天，形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影响了学习。第二，李师来后多

半过混，不用心学习，每天只写一两篇大字，翻书哼哼了事。这哪能进步？第三，照顾我的一个青年，给我灌输了一些消极思想。他长我十来岁，是头人的儿子，懂得许多打猎、捉雀、捕鱼方法，我喜欢他。他说读书是苦事，土司不教书，不当师爷，何必多读？只消能看信看契约记帐就够了。他的话，我听进去了，从此放低了读书的要求。第四，以后我多住卢叔家中，来往人多，不如在王家时朝夕可以学习。卢叔之子爱约我去耍，王家来叫，我也过拖，实在静不下心来学习了。第五，当时不讲医药卫生，每年冬季生疥疮，用念经、用草药来治无效，直待到翌年春暖下河洗澡，皮肤净洁才好；夏秋天常得痢疾、疟疾，念经祈祷无效就说避鬼，东藏西躲，不再入学等等。使美好时光空空放过，多可惜！到二六年川边军刘济南团来田坝，住王家，私塾停办。堂兄光宗、光大等被捕，二伯娘家被抄，要进行“改土归流”，我不仅不能再进学，也不容安住在家中，经常躲到山上，最后母亲被杀，只好离乡背井，流落到外面了。

二、初 小

二七年我到汉源〔、〕富林求羊仁安保护，他不在家就留下来等待，依照羊府和头人意见，入富林小学读第七册，初时颇感困难，为不甘落人之后，努力学习，星期日又到王秀才（忘名）私塾补习语文，不久就渐渐赶上了。教员和羊家的人都给好评，成为羊尔后扶我升学的因素。

三、高 小

二七年秋随羊仁安到西昌，由省视学陈正刚介绍，入鸡心石小学高小一年级下期（冬季毕业）。起初遇到困难，但羊说：“当个

土司对一个连长来也要让步，为啥？就是没有知识本领的关系。你若想当好土司，还得有知识本领，有了知识本领，不说一个连长，就是象我一样的司令也不敢随便打整你！”〔这话我〕长记在心，决心丢下棍子往前奔，努力学习。那段时间学习抓得紧，平常去找电务员学英文，家里没有客人时〔就〕钻进养母休息室读国文，星期日还到袁秀才处补习。上课时更静心听，也守校规，颇得教师和羊府好感。学习大有长进，期末考试，公然【竟然】以六十分成绩及格。

这〔一时〕期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是姓朱的工友在自习添灯油时，不添我的，经我要求，添是添了，可是大声说：“蛮子也变了，来读书了，不抢我，要我给他添油，世道变了！”“蛮子”二字多么刺耳啊，我准备要动武，见他人大有力气，估计打不赢，忍受了事。事后以课文上的“韩信钻胯”、“张良拾履”来自慰。二是一位同学曾拿几根丝线在我面前一晃说：“你是土司，是不是吐这种丝？”我觉得大受侮辱，气愤之下动手要打。但他是冕宁沙坝人，他同乡多在场，一致说：“算了，算了，不打，不打。”我又忍受下来。

当时我的汉语还很差，不敢同人争辩，说话也得谨慎，怕发出彝音，受人耻笑。但有些同学对我很好，如李棣华，马启畅，舒金铺，杨嘉明，姚思成等，不仅在校好，假期约到他们家玩，家长对我也很好。他们使我没有孤独寂寞恋乡之感了。

二八年跟班升学，将要毕业了，处处要求作下班〔上〕的模范表率，言行无形中受到约束，可是心情愉快，学习更加努力。那期越西同乡王义琼来插班，一见如故，成绩也好。他对算术肯下功夫，随时为我解释，使我的学习大为提高。另一同学刘芝祥对数学兴趣也大，每题必演，对我影响很深。渐渐不再受欺，学习劲头大增，成绩提高，学期考试，名列第四，但仅七十四分，是矮人国里充汉子啊！

这一时期有几件事使我一生难忘。

因成绩好起来，不免冒了骄傲思想，同学对农业课都不感兴趣，常常埋怨教师。那教师个子高，身体胖，头也似很大。有一天在上课前，李棣华去黑板上写上“杨大”二字，我一见就去写上“脑壳”二字，王义琼又写“滚去”二字。正要擦去时，监学匡光裕来到，他狞笑一声后问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不对，是三个人的笔迹。”一再追问，他们只好承认。立刻叫我们三个到监学室，各打两板，我挨了来说：“我作我当。”无所谓，他们却哭着回家来，可能打重了点。同学们说我勇敢坦率，表示好感。

校长刘藏【芷】汀是前清秀才，在西昌有名气，墨笔字写得好，泸山刘公祠侧屏墙上“川南胜景”四字就是他写的。他要求学生较严，我尊敬他。可是因我爱弹风琴，有次正弹小调时被他听见，拉去站起，重加批评。他尤其爱说“蛮子”二字，又引起我的反感。每当星期日，他有空就给我们讲《孟子》，教习字。当时我十分讨厌，但对我后来学古文和写毛笔字，有很大的好处。

羊很重视礼节，叫我对老师要有礼貌，遇春节要给老师拜年。说“神位上把师列在天地君亲之后，可见师的重要性。你再聪明，不得师之教，不会有大成就的。”春节就拿出糖果腊肉，叫一名勤务兵拿着，随我去挨家拜年，并嘱行跪拜大礼。我一一遵照，老师认为受到总司令（川边军时职）尊重，高兴之余，热情招待。有的给半块钢洋与同去的兵。同去的兵高兴，没得机会去的不免歉然。以后我就自作主张，轮流带去，不得〔钱〕的怪他运气，使得个个高兴。

当时，我记忆力好，对许多课程，死读死记，小考前经过反复阅读，考试（中期）时死记死答，应付自如了。平时歧视我而成绩

差的同学，每每在考堂上衔起笔杆望着天，有的不得已求我相助。这时我只要答完了卷，就用碎纸，写上答案投给他们，立刻引起好感，下来就成了好朋友。其实使他作假，是在害他。尔后只图侥幸，不再努力啊！当时我想到，这同请人吸大烟一样，一时使他高兴，结果是害了他，这想法深印脑际关系吧！终生不忘，成为我一生不论遇到什么压力，不愿在任何场合请人吸大烟的根由。

此时学生间爱讲桃园结义，结拜弟兄，与自称张飞的张景隆，称关羽的廖盖隆，称孔明的余大忠，称刘伯温的刘开基等均结为兄弟。前三人与我爱踢足球。当时没球胆，用猪尿泡代替；无气枪，用嘴吹胀。廖吹得最好，都叫他“气贯斗牛”。操场小，随时把球踢到围墙外，有过路人时一定拾起投进来，可见当时风气很好。我们的年龄个子不相上下，力气他们不如我，灵动我又不如他们。寒假“张飞”结婚，约我前去，受到热情招待。他家祖籍广东，在家全说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刘性情温和，不爱活动。可能身体不好，学期后生病死去。要抬出寝室时，弟兄们都去了，可无人上前动手。〔我〕本来最嫌死尸，这时却不愿示弱，硬着头皮伸手去抬，于是大家也动起手来。大家一同抬出，装入棺材抬走。监学叫把垫草烧掉。我进室用竹竿把草挑到一处烧掉。我以为那是汉人的一种习惯，现在想来〔仍〕有消毒的意思。

那时我已能看小说，对《三国演义》、《说岳传》、《五虎平南》等很感兴趣。崇拜孔明、赵云、岳飞、狄青等人物，以他们没得到最后胜利为恨，对关羽之被杀，十分痛惜；岳飞父子受诬而死，则不仅叹息，还不住痛哭，叫骂秦桧、赵构残害忠良，戮不及身为恨。每到冬春各庙演戏，只要演上述小说上的戏，一定设法去看。对古代衣冠，也感兴趣。因此特别感动我，情感常常随戏上的情景变化，喜怒哀乐思潮在我心中不断翻滚着，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司令部少校副官舒静波之子金鏞，与我同班，甚是友好。他能说会道，也很聪明，性情却比较散慢，不甚用功，常常缺课，爱约同学去各庙打平伙，即：出几角钱，向餐馆包席在某处做菜吃。曾约我到庙上看道士念经，作助手后可得点祭品。这事被养母知道后说：“你是在读书求本事，不是在学端公道士，不要误了前途！”我仔细一想，为得听道士经文，得点祭品，而不上课是不该的，从此不再跟他去庙里了。不久，不知道犯了甚么校规，刘校长生气，公然挂出牌，开除了他。他一再求情也不行。当时一个少校职位与县长相当，有营长兼县长的。校长可开除其子，而不敢闹，可以想见教师受到重视的情况。他离校后到袁秀才处专攻语文。暑期及星期仍约我前去补习，养母怕我跟他不好好学习，派人向袁秀才打招呼说，若有缺课就追究。我便受到严格要求，不敢随便了。他呢仍不好好学习，也常缺课，收获不如我。不管他学得如何，约我去学使我多学到知识，总是件好事情。

羊府副官陈世昌，专办伙食，颇受信任，识一点字，会歪歪斜斜地记账，性情比较急躁，随时大声叫吼来厨房搅扰的人。年已40多岁，接【娶】了个20多岁的妻子，容貌较差，也不会打扮，越打扮越难看。没有生育，夫妻间时常发生口角。有一次夫妻约起几个手枪队的兵去游邛海。据说在海心亭做饭吃后，坐船到水深处，突然陈叫妻站起来让让，妻起立时，冷不防被推入水中。妻惊叫着本能地游回来。陈用梢竿戳她，反复几次就淹死了。然后把尸捞起，埋在海边。他回来说刮大风落水死的，还表示悲痛。不久全盘经过都被士兵泄露出来，并说原因是她外遇。我听了十分忿恨，认为有外遇也未奔逃，没谋夫，也没泄露公开，还不到死的地步，至多驱逐。我说出时，有人说：“偷人的老婆不整死有啥用？戴上绿帽子怎样作人？”啊，男子有外遇无所谓，而妇女一被怀疑就不得了，

要置之死地，這哪里还有点情理气气？我认为彝人妇女稍好些。彝女虽被歧视压迫，但有娘家作后盾，社会舆论的支持，有离异自杀，打架致死，可不敢公开处死。若处死，那娘家、舅家都来问罪，非赔礼说情不可。哪有弄死了人，连水泡泡也不起一个的？就是感情不好，无可挽回，对方不放人而势力又大时，有当作开除，把人抬给，自此不追死生的。亦有加折磨使之就范，绝不敢加以处死的。如与人好又不能达到成婚目的，有一同自尽的，这时娘家将衣物私方【房】拿给了事。我姑母与伍底人相爱而不能成眷属，便一同到坟山自尽。事后我家将姑母丫头财物全部拿给婆家了事。而伍底人将男尸抬走时，在中途被婆家挡下，阿助头人即出来说：“人家丢一男子绝一房人，而你家仅丢个不愿来你家的媳妇，你们要挡是没有先例的。”这样婆家才把尸放走。我还是觉得彝女处境稍好些。

那时邛海北面有个小岛，上盖一楼房，名曰海心亭。楼上分两间，北间设有桌椅，供休息吃饭，四壁有窗，可以四向眺望，四面峰岚历历入目；南边是晒台，站在那里，望尽湖光山色。有闲阶级的人，可在城内包席，挑到这里作【做】吃。

附近水浅处有芦苇丛，苇笋白嫩可口，至今仍印象很深。周围有比鸽稍大的秧鸡，成群游动，性灵机警，一见人来就飞走或钻入深水，不易捕捉。但据讲附近农民就有办法捉到，每在天将暮时，人们抱一木板，带一口袋，顶起一蓬草，慢慢游到鸡群中，手从水中伸去捉，一个个拖下水装入口袋，只要不使叫出声，鸡群就不会飞走。真是鸟儿再灵敏也难逃人的“魔掌”啊！亭上悬挂了许多名人骚客的匾联，可能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可惜一九七八年我去重游时，这亭已毁，所有匾联文物已不知去向。

我记得以前每次来游，在亭上用饭后就坐船到湖中眺望。据船客说，这湖以南青龙寺下水最深，那里有个铁牌，每年天旱时，先

进行祭礼，再把铁牌放入水中，天就下雨解旱。问为什么时，答说古代土司官阶大，汉官处处要将就，心里十分厌恶。有次汉官把土司约到海上浏览，汉官说：“大官的帽子有神灵保佑，放到水中不会沉下，小官的就会沉下。”便有人提议试试。土司信以为真，想试试来慑服汉官，表示赞同。结果，由于土司帽子是皇家给的铁沙帽，一入水就沉下去了，而汉官的是竹壳胎帽，轻飘飘地浮在水上。土司一见，惊呆之余，自认官小无神护佑，从此见流官就小一级。铁沙帽呢，沉下去时被一条龙见到，立刻奔来顶在头上，当群龙之首。从此它见铁质东西入海时，怀疑是顶铁沙帽，怕被别的龙戴去与它争雄，即兴风作浪，翻云覆雨，赶走在湖上、湖边游览的人，可是它却能使天下雨，解除世上干旱，使人得到好处。他们把种话说得生动有趣，使许多彝人痛惜这土司无知受欺呢！

当时岭镇荣的七太太李氏（尔恩），住在城内叶伯光家中。岭、叶有浓厚感情，特让给一座三间的平房居住。以亲戚关系来说，我们是同辈，我喊他大嫂，实际该喊大姐。她吸大烟，人很消瘦，每顿只吃一碗饭。她是尔恩土目女子，说不能作土司太太，结婚后不久，遭其它土目、黑彝反对。长媳安氏即利用来夺权，发生过械斗。夫妻被围于一村内，水源被切断，有几天滤粪水喝，以后军队诡称保护，捕到西昌关禁勒索。不久岭死守寡，不受尊重，仅收一村租米来度日。据说她曾带了十多人去田坝，摆土司架子处理讼案，任意勒索，引起反对。说田坝不属于她管，被头人吉荣昌等逐走。1926年羊驻到西昌，邓秀廷去打拖木沟失败，为招抚尔恩人，安定地方，利用她去招抚家族，招抚后又寂闲如昔。二七年秋我到西昌不久就去看她，住室窗小，尘灰满壁，无异彝村房子。但亲切谈话，热情招待，给我的印象好。曾拿出镇荣照片来看。他穿便服，包一青头巾，左巾尾垂下尺许，左右有二人。人倒俊秀，但

好象缺少点“壮”感。她向我说过她们的一些经历，可惜没好好听，时间一久就忘了。送我五块钢洋，这对她来说已不容易了。据说她每年仅收几十箩米，当时一箩米出卖仅得一块钢洋，已耗她几分之一，我后悔收下。不久她弟弟李春霆死云，失去后盾，羊又离开西昌，她受到冷遇。后住到安宁河西沈村，处境更苦。三七年我随“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边区调查团”到西昌，听到消息后，她十分高兴，特地入城来要招待我，我不知因了什么事没有去接受招待，也没见到。三八年再到西昌时她已病故，我很同情她，也感到十分遗憾。

岭媳安氏是冕宁河边人，与冕宁哈哈河坝原“宁番卫安抚司”安家同宗。以住地肥沃，富胜长房，是镇荣长子古哈之妻，聪明能干，在彝民中有威信，见翁对外处处退让，颇为不满；更因翁娶尔恩女为妻，引起其它黑彝土目反对，便要求翁分给几个印（说有七个半印，实际可计出五个）及一部分属区。翁说：“你连我死都等不得？”结果引起械斗。川军即利用此机会，捕岭到西昌，进行勒索。翁深为痛恨。翁死后设法把邦正（随父在西昌）接回，与她转房。邦正对她怀有深情。二七年我到西昌不久，她即来见羊，住于顺城街一店内，约三十岁，吸大烟，人很消瘦。对我深表同情，缝了一套衣给我穿。但有一事使我发生误解。有一次她堂弟定宁与我在室内玩耍时，她叹息着说：“母亲被杀，将来不知能报仇否？”我误解为轻视我，立刻哭泣着离开。忿恨地说：“待我努力读书，将来报仇给你看吧！”反而一时成了我学习的推动力。不久〔她〕也被羊捕杀，我又觉得“兔死狐悲”，不免心疼。

那届小学毕业生全县统一考试。考前在本校考一次，记得得李棣华、马裕隆名列第一、第二、我是第六。统考时考场在文庙，有

说考场被司令部占用，不然在那里分房间考试。有说在孔夫子面前考更好，也易于监视〔，〕少舞弊。座位混合编排，人多不熟，有点紧张，考了三天，结果我得74分，在全县列30名以后，在本校升为第四名，得到奖品。

四·初中

西昌有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宁远府初中、西昌县初中、女子中学等。我认为县中好些，决定去投考，自以为不成问题，考后颇觉满意。第三天发榜了，我去看榜时，有个同学走来，老远就说：“你考第一。”约起一同去看，果然是第一。我心里安静下来，也感到高兴。回到家时好似已有人报信，养母问：“考上了没有？”“考上了。”“考的是第几名？”“不晓得。”“书呆子，一二三四五都数不来了吗？”这时羊儒砚在侧抢着说：“第一名。”“是不是？”“是。”“书呆子，你考第一怕我不喜欢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使我很难为情。好在吴秘书出来说：“你考得好是好事，我们听了为你高兴。”才把空气缓和下来。羊大爷回来时，早有人向他报信，见了我就说：“你以后每期都考第一就好了。”

县中校舍是木结构的，建于清末。中间三列，连以走栏，成王字形；中建钟楼，两面是自习室或教室，四周都是长排楼房，东西长楼，上下都作寝室，后排中供“至圣先师位”，三间打通作礼堂，两面是校长室和庶务室；再是二个教室，高小班在此。前排中为大门，不常开，出入由侧门。靠右为稽查室，连饭厅厨房；左为器械室，藏哑铃、童军棍等，连一教室，是新生教室，我们第一学年在此，光线较暗。但有终年不枯的芭蕉，夏天在此最感幽静，天色明朗，可以感到南国风光之美。规模宏大，设计完善，比之民国时代所建的二师校舍好之十倍。

那时我在班上比较活跃，成绩中上，与同学熟悉后，爱说爱动。我头上的天菩萨则仍顽固地蓄着，用帽子紧紧掩盖，不使露出。同学谌鸿经与我一见就成好友，他可能从姓上知我底细，也许是在我搔头或睡熟帽子脱落时，发现了我头上的秘密。有一天我已跃过一桌时，他隔桌说：“岭光电，我看看你的天菩萨！”要伸手来揭我的帽子。我认为他在侮辱我，勃然大怒，提起板凳要打去。他立刻说：“对不起！”摇手后“赔礼！赔礼！”向我点头。全班同学一听都向我们呆望着。我怕向大家暴露秘密，放下凳子不说。这件事可能使同学感到了我的“蛮”性还凶吧，后来就没有人再敢来冒犯我的忌讳事。大概处久了发觉我还是好处的吧，后来同学们都喜欢与我接触了。

鸿经的成绩，仅次于毛祥瑞。毛的劲头惊人，可以整天诵读或作习题。但鸿经喜欢与同学接触，较有威信。上事发生后仍如过去与我亲近，成为莫逆之交，同自习室同寝室，出入形影不离。他肯专心学习，语文、数学、自然（理化）等比我强；体育、音乐、绘画等则不如我。我们互相勉励，一致向上。第二学年毛转入师范学校后，每期考试，他争一、二名，我争三、四名，我们言行在同学中颇有影响，也被监学老师重视。三一年县中毕业，又在成都石宝中学高中部同学。我因遇到困难，三三年夏入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他在高中毕业后于三五年亦入十二期。抗战时〔他〕在江西作战，不到一年以功升连长，负重伤死于九江，〔他〕是我最好最钦佩的朋友。我得到消息时，万分痛苦〔悲痛〕。

校长姓廖，有说是日本留学生，有说〔是〕前清秀才，是西昌人，在教育界略有名望，但吸大烟多病，〔第〕二学〔期〕时就死了。由刘在田来继任，他是四川法政学校毕业的，已四十来岁，老实慎重，说话慢，对我有好感。师弟炎祥约十岁，相当调皮，有时

逗着同学，每多让他。有次拿把小刀撵同学，我劝阻他，他说：“我要杀你！”我便告诉校长，校长立刻来把小刀收去，并批评了他。校长对我说：“他乱搞就来告诉我，很好！”还叫他向我道歉。从此炎祥言行不再乖张，学习也努力了。

有两位监学，一位叫马良谦，人很老实，轻言细语，同学对他有好感，可不怕他。我说人家对我们好，我们就要尊重人家才行，他一说我每每首先听从。另一位叫刘辉宇，冕宁人，比较严，也爱打人。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引起同学反感，多拥到监学室外闹。他拿竹片来撵，同学与他吵，因人多也就不好动手。他的儿子在高小部，少数同学用些下流话骂他，我因彝语中很少有这些脏话，很不喜欢听。说：“中学生也说这些话是可耻！”走向自习室，鸿经、张云翻等也走开，使许多〔人〕也离开，闹不出结果而回。当时是不许学生学戏腔的，说唱小旦、修脚、吹喇叭、抬尸等是下九流，最卑贱，不许上流〔人〕去学。有一次我去看戏，学会了几句，回到寝室时，不觉唱起来，恰遇刘监学来到，马上叫我伸出掌，边哼那两句戏，边用竹片打了两下，不免使我发笑起来。他问：“你还笑什么？”“你比我唱得好！”他没说话就走了。可我们的话被侧边同学听到了，互相传说着。于是有些同学哼起这两句来，马监学来禁止时，回答“我们是学刘先生”，〔他〕便不好再说，刘学监则只好听而不闻了，威信大损，第二年就没聘他了。

第一年我们上面还有两个班。一班毕业时，第一名是朱宾械，态度谦和，身材匀称，一见即起好感。他们那班能踢足球，时常出校比赛。我们那班只有二三人会踢，也不示弱。有一次我们两班比赛，我也凑了数，十分钟了他们还没踢进一球，便恼羞成怒。他们的主力李景松是个大个子，公然利用争球，把我们主力姚某撞倒，起不来了，便停止再踢。他们说些讽刺和不三不四的话，我很气忿

地说：“你们要怎么样？太不讲理！”我是善于掷石的。我到场边寻了石块，想：你们动手，我就打几个来摆起。不知是因他们平时见我石块掷出有力，十有九中；还是因我与羊家关系，公然让步，态度稍变，我也就算了。

第二班成绩以小个子陈志和为最好，十分用功。我说他象个女子，整天在绣花。他父亲陈省吾是西昌的杰出人才，在四川还有名，当过大官，那时也去世。其他〔如〕唐尊余，赵济民、幸世灿等也很活跃，自各不凡，似有学长气味。唐是外来人，热情，有知识，还肯相助，我对他有敬意。赵沉着踏实，肯与我接触。幸是冕宁沙坝人，善言辞，俏皮话也多。四六年我去沙坝处理彝汉纠纷，他任镇长，见到时似有拘束，我热情接待，才坦然相处。与陈树檀、廖志高也熟悉。印象中陈身体结实，有事问他，必一一回答。廖个子小而活泼，他已去师范学校，感情较好，还掉过把。他们与我处得极融洽。红军长征时，听说他们一同走了。我想过他们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吧，若是，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根底，不然，对我这个小土司还这样好吗？

国文老师张蓬仙是个秀才，吸大烟，住在校外仓房里，大致【概】因不好在校内摆烟盘子的关系吧！他讲书讲得很慢，讲古文时我一面静心听，一面念诵，如没事搅扰，那他讲完我也就背得了。鸿经发现我的记忆力强，有一次我闭眼背诵时，他说我已能背，张师不信，叫我背，我背完仅错二、三字。张师说：“你记忆力是强啊！”又有一次我在他那里耍，有同学叫我去踢球，张师说：“等他耍耍再去。”同学说：“他不去输了球怎么办？”张师惊奇地说：“也会踢球？”我的作文只是中手，虽然说我词句差，但立意每每出乎意外。如说：“鸦片之害”、“代马占山拟给中央电”、“为人要正派”等文，颇受张师赞赏。曾对人说：“土司家

有根底，娃儿也聰明。” 师弟还向鸿经问土司二字的意思，鸿经仅在看县志时看过，不甚了解，又去翻《辞源》、《百科全书》来解释。

英文老师初为陈正刚，系北大毕业生，有水平，可是读音浊，教法呆板。因他对我好，不管他教得如何，我都努力学。我的文法不行，只会死读，结果课文集会和造句，我却占到便宜。他任“宁属垦务局”局长，管有一连人，因经费不济，谷价过低，仅办一年即停。他离开后由川大（附中？）生党文彬来教，年轻读音轻，教学得法，引起我们的兴趣。有说他是受〔怀疑参加〕共产党〔怀疑〕，默退回来的。也鼓励学生看新小说。他来任教后，我把课文《点金术》、《无穷尽的故事》、《林肯传》、《渔翁灭魔》等故事，读得烂熟，这对以后我考学校给了莫大便利。

对史地我素感兴趣，不论教师如何，我都在静听，喜欢看课外书，看过张乃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华盛顿传》、《环球志》等书；三年中还囫圇吞枣地看过《三国志》、《史记》、《明史记事本末》等，了解到一些中外史。史地关系密切，懂点历史后也就记得许多地名；爱看地图，了解各地位置方向以及居住民族、文化表现。到现在一提起史地，我多少说得出一二，就是从那时基础上得来的。

图画课教师是李德音，中西兼融，毛笔山水和彩笔人像行，一上堂就画一幅山水在黑板上，讲说画法，叫照着画。画得差不要紧，可不能不画，否则要用刻酸话来把你说够。每次也给学几幅，能使学生努力学习。他常常提到西昌大画家周镜堂和马骥，似有努力赶上之意。也说西昌书法家，说双槐树药铺对面屏墙上的“万病壹针”四字和庙内“真武观”三字，是何子贞也称赞的，是全宁属所仅有的好字。他的名字也还可以，当时西昌以庄实嘉的字为最，

言谈间自以为不相上下，很努力，可惜死得早，否则也可能赶上。我受他影响，画山水也画人像。我佩服孙中山、蒋介石、李世民、华盛顿、达尔文、林肯等。用毛笔照书上的像画，画得像的就贴到窗户上。监学来看后说很像，我高兴极了。初中后我就没再画，否则到今天也许会画几笔呢！

体育教师是胡伯厚，曾任营长，教制式及单双杠，我都喜爱。也曾找了些体育方面的书来看，如八段锦、运气法、健身术等。早晚都照着锻炼。都说要节制饮食，不要过量，我便照办。我回到羊府内要我多吃，我说吃合适可以，养母一听就说：“读书成书呆子，吃饭也书呆子气！”我知道理由也说不出来。我正说不清时，吴秘书出来了。“太太，‘食不过量，每顿少一口，活到九十九’是有道理的。”这样就去了我的窘态，也使我养母反嗔为喜。

文字学吧【课】是付浪三讲，他是日本留学生，在西昌，他的文章可数一流，许多达官贵人为父母作寿时，都请他写骈体序文。我虽不解其义，读起来却很铿锵。〔他〕五十来岁，仍吸大烟，戴眼镜，背地有说他像鸡贼的，可人们十分尊敬他。讲时不看课文，凭口讲述，讲得很好。讲到读音切音四声时，我说不准，也记不下，期末使我发愁，怕考不及格。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幸而没有考试。

公民课是教人如何作人，如何待人接物的，引用了许多《四书》上的句子，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人者人恒爱之；恶人者人恒恶之”；“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等。我已略能领会，反复读后深印脑际。也时时提到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及大同理想，天下为公，使我对孙中山五体投地地佩服。想到他的主义若

实现，那像我一样的人，不会受家破人亡之祸。这课程由刘校长讲，我不敢恭维他讲得好，在他吞吞吐吐、慢条斯理地讲时，我就尽力读，以减少下来复习之苦。以后对我影响很大，这课本是楼桐荪编的。四七年他任立法院秘书长，在南京见到，这【在】提说学过这本书时，他说编得差。〔我对他〕立刻有了好感。

数学教师是孟斗南，久教各校数学，十分尽力。但这门课是不易受到同学欢迎的。个个觉得枯燥无味，全班四十来人，只有一半学得起来。以后加三角、代数，简易几何时，懂的人更少了，我算勉强赶得上。他是麻子，同学骂他“孟麻饼”。我没骂过，认为自己学不好，骂老师是不对的。那时南门月城内有个桃源书店，出卖《创造》、《生活周刊》等，刊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邹韬奋……等人的诗歌小说，我十分喜爱，一出卖我就买来看，但也听到这已成禁书。有一次我下课后看得有劲时，孟师从后面问我看什么书？我已不好扯谎，照实回答。他和蔼地说：“听说这些刊物上的文章很好，你看后借我看看。”我承认下来，事后主动送去。他借了一本又借二本。从此他对我的习题改得很仔细，有时还特为我讲解。这样，便增加了我的劲头，我的数学赶上去了。因此与数学有关的《自然》（物理、化学）也看懂了，公然可以算试题了，考高中时不仅答好了自己的卷子，还帮助了个同学。以后成为好友。

我反复读过《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喜读郭沫若小说，鲁迅的小说读得少，但印象深刻。我对他们三人最是崇拜，认为他们之成就就是由于青少年时代学医的关系。医学是科学知识的结晶，懂了它不论从文从武从政都行，一心想学医。〔想〕高中毕业后，考医科大学，憧憬着学医以后的光明前途。

学校里存放了许多书，都堆在楼上，新旧都有，如《四书五经注》、《八股快捷方式》、《时文选集》、以及《新月》、《新青

年》、《东方杂志》等等。我同谌鸿经把书拿下，掸去灰尘，放在柜里供同学借阅。又见同学上课时跑出去买东西吃，我便与鸿经、李天民、尹仕仁等同学商议，说办消费合作社，在街上熬蛋糕来卖。可惜店家不打折扣，蚀耗无法弥补；加上课程紧张时，把任务推在我头上，我难于支持。但他们信任我，从无怀疑，甚至私人钱还找我保存。管书事我又不能兼顾，以后没有人作，都告停顿。那时已提倡植树，读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名言，便约同学到城外砍白杨枝来栽在操场边上，因方法不对，成活甚少。

当时到处都在种鸦片，说寓禁于征，公开收税，烟馆林立，吸者十有九家，宴客时不摆出烟盘就不算高贵。军队中羊部三个团长，有两者【个】吸烟；营长中我知道的有五个吸烟，连排长乃士兵也有吸的。可是仍叫作禁烟宣传，学校组织学生出去宣传。我把禁烟宣传品读了几遍，也记得两次鸦片战争的经过，似有可说的。到街上立在茶馆桌上说了几次，有熟人望着我时，我的话立刻哽塞起来。〔但〕记得宣传品与鸦片战争时，话又滔滔不绝。可是自己说了些什么，自己也莫名其妙，每每紧张地红着脸下桌来。可是有几位羊部参付【副】人员却说我讲得有道理，我才安下心来。想来也许是为羊代说恭维话吧！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人心震动，西昌开了个反日大会，地址在文庙，许多人慷慨陈词，有的要求立刻对日宣战，打了再说。师范〔学〕校小同学张文大上台发言，引起许多人的惊异。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讲：敌人欺我无力，我们无力就无法抵抗。我们要增加爱国心，努力振兴国家，积蓄力量，像越王勾践那样“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团结一致，那时宣战自会胜利，不战也能慑服敌人。他的话最合我的想法，拍手赞成。会后我们组织宣传队到街上和罗家场活动。同学们多主张立刻干起来，我则主

张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积蓄力量，以待使用。罗家场是在一教室内讲的，下午回在刘芝祥家玩了一天。

学校有一规定，每当春秋要全校旅行一次，要求新生每人制一套与旧生同色的学生服，记得是麻色。买布在校内剪裁，拿出校外缝纫。一套值一元三、四角钱（钢洋），职工商人无所谓，农民家庭则卖一百四、五十斤白米才够。以班为一组出发，经过街上时，个个振作精神，整齐步伐，目不乱视。在南街上走时，过于紧张吧，听到步子有些乱，很不好意思。我只记得旅行过一次，其它我没参加吧，毫无印象。

这时我家中还留有收十多石租的田地，十四户彝民供役使，他们每年派人来看我，见我成人，并进入初中，认为有了光明前途，十分高兴。先是他们不敢单独前来，由一个姓龚的汉人引来，来过几次后，他们就可单独来了。“改土归流”后，彝民纠纷增多，互相残杀。有来西昌告状的，花了许多钱还是得不到公正解决。羊只批给县上办，县上每每不重视，不好好处理。他们一见我就痛哭流涕，要求我回去当土司，我则指望升学深造，当到大官时才回去。有时我直接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想的；有时说羊不同意我回去。其实那里已“改土归流”，仇人彭乌甲还在，我回去是危险的。

三一年下半年将要毕业了，一开学就准备毕业考试，心里有点说不出的滋味。毕业后是否考得上好高中？以后又将如何？前途好似渺茫。养母看出我的心情吧，一再说：“只要你努力，我们能扶你升学的。”表示慰勉。半期考试成绩平均甲等，还是第三名。毕业不考图画、体育、音乐等，退居第四。学校有个规矩，工友对毕业生家庭，要去送喜报，说是从考秀才时就兴起的。我的喜报当然送到羊府，工友回来十分高兴，拿一块大洋在别人面前晃，用西昌方言说：“司令官呵，好得很呵，送我一块大洋呵，还说少呵，请

我进去坐呵！”大概羊很高兴。同学们都说他运气好，大概到别家是少有得到一块大洋吧，所以他这样欢喜呵。

四·高 中

我一心想读大学，羊大爷完全赞同，所以想读个条件比较好的高中。那时成都有名的中学是成（都）华（阳）联（中）三个。华阳仅初中，只好考成联了。联中（今成都四中）出过郭沫若等我崇拜的人物，又是文翁招“边生”来教授过的遗址上办起来的，有历史渊源，便决定前去应考。同时自信成绩〔好〕能考取。一到成都，定下目标，就积极复习。考的结果，名列四十名中的二十九名，如愿以偿。我们大相岭以南应考的有十多人，仅我和谌鸿经考上，似不容易。羊家听到我考上，十分高兴。羊大爷一见我就说：“考上好学校就好，要为朋结友，对同学要大方，必须带点钱在身上。”从裹肚里摸给四、五块大洋。我拿去仅同鸿经吃一两次馆子，其它同学还不熟悉，不好招待，怕我们“山后人”被当作相公。

高中部新生要受一年军训，所以入学前各备一套麻色军服、军帽、绑腿。校方说受训了就是候补军官，所以同学们都去买了一根军官刀带。各物买齐后穿着起来，精神抖擞，俨然一青年军官也。学习军事，说以后好投笔从戎，与倭奴争胜负。有同学提出用真枪训练。教官说：“把徒手操学好，就可以办到。”又说：“至少十来支枪是可以办到的。”说是说，未见事实，只是起了鼓励作用。

教室在校部东边一个院落里，三面是墙，一面是门窗，望板高而门窗已去，光线从右前方映入还算明亮。

从教室向西过一门即校部，中为大操场，设有篮、排球场；东为砖墙二层大楼，高中二、三年级，初中各班的教室、寝室、自习

室多在此。北有實驗室，大教室，多是平房。西面是圖書室、廚房、飯廳等。

圖書室是平房，不寬大，可藏書相當多。平時有課我們是不去的，到星期天就擠滿了人，想借到書，吃完飯就得去。借到了書也得當天看完，不然下次就被別人借去，不易輪到。報紙也多，人雖多却不嘈雜，只是默念而不發聲誦讀，有時靜得只聽到抄寫或呼吸聲。我覺得聯中學生成績好，與有好圖書室，大家愛去閱覽，是大有關係的。

英文課是學些長短故事，二期才學《三民主義》英文本，印象中文字之美，不亞於漢文。其它代數、幾何、三角課也用英文本，好似以學“原文”本為榮，不然另編也容易翻譯的。代數老師姓戴，已五十多歲，戴老光鏡，有同學說他象偷雞賊。教幾何的老師好像就是華陽中學校長，人矮瘦而精干。三角老師是周子高，四七年已任校長，我過成都去南京，曾在川大、華大介紹彝情，應學生要求，親來約我去母校講彝人情況。

國文老師是李劫人，是法國留學生，小說家，愛滑稽，選講《韓非子》、《倫衡》上的文章，每節課都引起哈哈大笑，也提出些問難題，活潑而又嚴肅。他說法國人的作文題，每每要人放開思路寫你印象最深的事，促使人寫出好文章。有次對我的作文評語是：“剝絲抽茧，層出不窮”。發給後說：“你這樣打開思路來寫是對的，文詞方面要反復看、反復改。”給我較深印象。1957年反右時，他先在四川文聯開會時侃侃而談，毫無拘束，曾說……先後發現的問題，不應單怪紅娘鶯鶯，還該怪老夫人……。被說成反對中央，劃作右派。于是在街上走動時也不敢向人打招呼。有次和我在街上相遇，說“不要同我打招呼，經醫生診斷，我的病已入膏肓，不可救藥，打招呼，怕傳染人！”在那樣處境下，仍然滑稽自

若，对无端冤枉满不在乎。杨代蒂听到他被划作右派，颇为惊奇。解放后他们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一同在北京开会。他向人介绍代蒂时说：“这是我的学生的媳妇。”弄得有些人一下弄不明白。引起哄笑。有次他声音沙哑，别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的喉头生锈了，也引得许多人捧腹大笑。有事时一问他就耐心细致地解释。曾说：“在共产党领导下，你们少数民族才有出路，望你们多宣传政策，努力工作。”给她〔代蒂〕印象深刻，认为他是最拥护共产党的人。

历史教师是谁，已记不清。地理教师叶德辉，是黄埔第四期生，参加过北伐，走过许多省份。大革命失败后，不满现实，曾出家当过和尚。他说话慢，讲起来有内容，同学爱听。

党义教师是个三十多岁的人，着西服，一上堂就滔滔不绝地说，听起来有趣味。

我看教师们也在其它学校任课，但联中成绩突出。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以下原因：一，历史渊源。联中出过许多人才。联中生一般相当自尊努力，不愿有损校誉。二，录取较严。就我们那班来说，考生近三百名，仅取四十名，可见已在好中选好。录取生已有知识基础，入校后易于提高。三，学风好，上课、自习、阅读、作业等都是专心致志地进行。若阅读时发出声音，彼此一望就立刻止住，不愿影响别人而进行默读。四，读课外书，因专心，除领会课程外，爱找课外参考书来读。每个星期日，图书馆里师生们挤得满满的。另外，同学们一有空就爱到操场参加体育活动，特别喜欢球类，好似个个身体都还可以。

体育方面，我在西昌除制式单、双杠外，仅会足球。篮球是三年未从师范学校聘来的新教师，开始设球场来打才见到，但没摸过。到成都才知还有排球、乒乓球，并开始学习。前者一入校就与

同学围成圈子拍耍，大有进步，被认为可以上场去打。但我不熟规则，不敢上场。对乒乓球，一面在校练习，一面在盐市口练习，公然可以了。寒假时，羊府爱好乒乓球的亲友，自称可以，一遇到我就败下阵去。养母不信，亲来观阵，见我得胜，说：“书呆子也会打乒乓。”袁英秘书说：“人是一通百通的。”这话引起了大家的争论，有的说人类知【智】力还达不到这样，有的说这是孔孟学说。

有一件事是意外的收获。冬月天寒，值奶奶死后，羊府用费拮据，我已有七件单衣，不好再要求添置衣服。从四季如春的西昌来到成都，气候不适，夏天满身热痱子，甚至有起泡的，冬天则冷得生冻疮。白天上课缩紧身子，一下课就去跳、跑以取暖。晚上自习，一到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因我自夸跑得快，几个同学不服，便约定我先跑出自习室，他们随后来追，若捉着就由他们拉回教室静坐受冷，否则随我跑十五分钟。我是为暖身才尽力跑的，他们捉着与否无所谓。结果我既取了暖，也锻炼了跑劲。在校还没显出好处，到了军校就显示出来了。

印象中考试过两次，一次三角补考，平均成绩八十三分；一次全部及格，平均仅七十多分，为此我愁将来考不上医科大学，怀疑自己天资差，起了自悲感。见鸿经都是八十五、六分，比我用功踏实，又才决心用功，上课静听，习题全作。同乡王祖骥、羊儒砚、罗席炳是同考联中落第的，改考刘文辉办的建国中学。王以没考上联中为憾，发奋努力，第二年到盐市口来玩时，向人讲解习题，头头是道，使我“士隔三日，刮目相待”了。羊、罗则来玩耍而已，见我桌上的课本也不翻翻。王后来考入川大，羊、罗辍学而归。使我感到成绩好坏，主要还取决于主观努力，无形中也策动了我。

同班同学与我都好，常在一处玩的除鸿经外，还有王晋护、李元海、曾长礼、姚品升、干天杰等。王沈静和蔼，一见就起好感。他作习题很细致，打排球与我扣得起手。李直率，有次批评我，后来我觉得批评得对。我还想过你这个魏徵，要遇到李世民才行，遇到我就完了。尔后甚相亲近。

冬天我仅靠七件单衣，实在不顶事，不易脱来换洗，自己又不经常洗澡，弄得满身虱子，更不敢交出去洗，只有在校内洗澡时，用热水烫烫，弄去晒干穿上，虱子难于清除，怕爬到被子上被同学看见，有时一下课就奔回寝室，乘没人时翻来搜索一遍。直到搬回盐市口，再用开水烫后拿出去洗。这时也提心吊胆地先行搜索，怕衣被上发现虱子，遭人轻视。

“二刘战争”时，我们仍在校中，教师来就上课，不来就自习。有说刘湘派飞机来轰炸成都，我们把床抬来重起，铺上草荐，认为钻到下面就保险了。

战事发展中，二十四军的东南线吃紧，调守成都部队去增援，田颂尧部（即二十九军）乘机进行占全城。守将军衙门的二十四军一营人，经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拐到文庙前街时，受到阻击，不得已退入我校。我和几个同学上前阻挡，说：“你们不能进入学校，否则学校受到破坏，你们要负责！”“你们能阻止从后面来的二十九军，我们就不进二门。”“后面没有门”。正说着时听到后面有兵来来往往。于是我们分几个人守二门，其它去看后面。五、六个同学过操场到实验室时，遇到了几个兵，便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在学校内打起来！前面我们已阻止着了，你们不能进来！”上前推他们，似乎他们已听话，竟让我们推了回去。一会儿，墙被挖了个洞，一些兵正钻进来。我们吼：“把学校打坏了，你们要负责！请退回去！”奇怪，真有退出去的。正在这时进来个带手枪的，说：“你们怎么还在这

里？”我们阻挡不了，由他们跑向操场，向天打了两枪，一些兵像出鬼门关的小鬼，纷纷钻出，有些已在前面开枪了。

我们几个人见事不妙，便跑向大楼，钻进自习室。跟着一些兵进入，把枪依托到窗口射击，叫我们不许动。激烈地打了十分钟，枪声渐渐停了，这些兵才走出去。我们走出一看，有二百多个兵排成横队，向西站着，排头站着个穿大衣而又垂头丧气的人；他们面前放着许多枪弹。另一军官来说：“放下武器就是好弟兄！”叫着口令就全部带走，同时来人运走武器。算是了结了一场战事。

我到处看望时，许多玻璃被从后面打来的枪弹打穿了。墙上也有许多弹痕，二门有两团鲜血，行道上有一团，据说打死两个，打伤一个。事后，有说没让兵进二门是对的，否则会打得更久、更激烈，学校损失必大。听到这些话时，我自以为对学校有功。

从后门进入的军队是二十九军孙德操师的部队，事后派人来慰问，并商议赔偿损失。当叫学生登记损失的东西时，有少数同学没损失也去登记，有的同学对我说：“你出了力，应该登记一点。”我说：“我不能作假！”因而得到好评。后来孙拿了六百元来赔偿学校，因此都说孙德操好，也说他在学他的侄子孙元良。一二八淞沪抗日时，孙元良任八十八师师长（旅长？），报上还报道过他的战绩。

三三年春节前后，二十四军回驻成都，四川政府主席仍是刘文辉。

天气渐暖，春绿大地，风光迷人。一年一度的花会也兴办起来，游人纷纷，看来好似没有发生过战争。假期结束，学校照常开课，寒后复暖，精神特别愉快，不仅学习上有收获，自悲感也渐渐消失，似已踏上光明前途，时时幻想着上大学学医，今后回彝区促使落后的彝人进步。

可是事出意外，记得四月的一天，我回到盐市口，羊大爷突然诚恳而严肃地说：“光电，我本来要扶持你进大学的，现在我遇到困难，无法办到了。你赶紧去考个有饭吃的学校吧。我以后怎样也难料，免得误你前途。”“好，我打听学校吧。”口头说是，心里却想我若不考上，你还是要扶我上大学的，你至多奶奶死了，用费一时困难而已，没想到还有其它困难。

五月初，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来川招收第十期入伍生，许多人说就是黄埔军校，毕业出来就是中央军中的骨干，考入后大有前途。羊大爷叫我去报名应考，本来川籍取四十名，康籍（尚无省）取三十名，报康籍当然容易录取。但我内心不愿考上，就报了川籍，在南校场考，应付了一下答卷，录为备取第一名，通知到南京复试。记得口试时，是由二十四军参谋处长方承矩老师主持。问西昌邛海何代陷下？司马相如何代人？去过什么地主？我看过〔《〕史记〔〕〕，当然答上了，方师点头。

一说考上，羊大爷就叫准备，看来不能达到学医的目的了，无可奈何，就照办吧。羊府人一听说就个个高兴，同学也纷纷为我饯行庆贺。古基祥同学善词令，鸿经叫他子贡，他鼓励我将来成为名将，这话有点打动了我的心。但一想起孙中山、郭沫若、鲁迅的业绩，还是想学医。仔细想来，我当时的志趣还是对的。若是学医，至低限可成个医生，能解除一些彝人的病痛，解放后兢兢业业地工作、学习，也许有所贡献。不致于学了军事没有使用，徒得“将”而不“名”，而且成为历史的罪人啊！

五、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三三年五月中旬，在成都督院街，泪别养母和吴秘书上汽车。因“二刘”战争正在再度酝酿之中，成渝公路还不能直通。到简阳

下车，坐木船走沱江水路。到重庆搭英国大古公司“秀山轮”经三峡、武汉在南京下关上岸，乘汽车到鼓楼住旅馆，住食费每日六角。头几天到处浏览，以后即埋头复习。在川应考三心二意，仅列备取，现在不努力考好，被退回去就无颜见人了。气候关系吧，眼睛有点模糊，看不清，找医生时诊不出原因，只说多吃水果和新鲜菜。怕身体和成绩都差就无希望了，只得尽力复习，使成绩上去。以后考试，我仅考了一堂，就正式录取了。通知到第十期入伍生第一团一营三连报到，在宗老爷巷受训。

入伍后又补习高中课程。物理教师是编课本的傅溥，熟习而择要讲，学得顺利。地理初不被人重视，遇到走遍过各省的教师，第一课讲云南地理，提到各民族的历史、习俗、文物以及住地物产时，每个人都静静聆听。课后有说他这样讲就有学头了。代数习题多，天热，出操后虽疲劳，我仍尽力去作，有不懂的就去找张汉河相助。他长我几岁，曾去法国留学土木工程，回国后当过内江教育局长，忿日寇之入侵而投笔从戎。我尊重他，感情好，乐于相助。语文、历史、化学、三角教学情况已无印象。

也教军事课，主要讲各项制度纪律及操场教练，行军、射击、军械、工事、器械操，军兵种分类等理论概要。初时没接触过就感到没兴趣。军事操作的时间较多。大致徒手操了一个多月才进行持枪操。初时天热受不了，每次操练都汗流浹背，衣服湿透，疲惫不堪，加以视力没恢复，郑排长常说我萎靡不振。于是我按时午休，晚上早睡，以恢复疲劳，下操尽力作好动作。后来郑排长检查动作时，看了我的动作后公然点头免我午间操。以后练习打靶，先空炮，后实弹。我在家打过步枪，打时不慌。第一、二次实弹射击成绩中下，三发二十环以内。第三次，我静心瞄射，还没退弹壳，就有叫十环的了。三发三十环。连长走来问

是谁？排长回答后，连长又说：“下次再这样就好了。”立秋后，天气渐凉，我已恢复健康，精神也振作起来，以后射击不论跪式、卧式、立式成绩都好。冬日我团移驻马标，改在半山寺下靶场射击。这靶场虽较好，但不熟悉，怕不易打准，不料一打竟都是三十环上下，成绩传到教育处长耳里。有一次正在下操，李处长来到，把我的枪拿去一看，枪膛漆黑，立刻罚我两手横撑枪，两腿半分弯。班长上前报告说：“昨天实弹射击，不然岭光电平时是擦得好。”“枪打得好就应分外爱枪！”叫我入列后微笑着走了。处长的意思是，射击成绩好当然是好的，但实弹射击枪膛漆黑就不好了。那是因为我没擦拭枪膛漆黑，若经擦拭哪有不干净不发亮的？

吴连长在我们改编为十期一总队时，调任总队副。在全总队遵照李处长指示，进行各项比赛时，多由他来监场。他见我武装竞赛时跑第四名，同学说我若不停下理绑腿，就有第一的希望。他很高兴，射击比赛是一百五十米立式，他站在夹墙上登记，见我三发二十七环（本队是第一），他叫起来：“岭光电，你是怎么搞的，你每平时都打三十环。”又说：“下次好好打，你有点紧张。”这是由于我入伍时受他的教导，因而成绩好他就高兴啊。

移驻马标后少了些苛求，却又增加了其它一些要求，如内务不仅被、枕、毯，就连铁箱内的衣物也要折褶整齐，现出棱角。单杠原只要求悬垂，挂腿上，立背上，后却要求曲身上，打转转，大车轮等。前二者我还可以，后者始终只能打一转。王大中同学却能来三个大车轮。木马原要求横跳，分腿跳，后却要并腿跳，跳后翻滚而下。我可并腿跳而不能翻滚。进行紧急集合，半夜一听到集合号，就纷纷着装而出。初时有些人奔出门外，才发现忘了某些东西，又奔回来取，往往在门口挤作一团，几次以后才好些。

有一天晚上，在饭厅集体入国民党，举行宣誓典礼。正值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有班长动议声讨，并表示必要时愿赴前线冲锋陷阵。多数人表示赞同。对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我有好感，但认为值此日本人步步入侵，江西发生内战之际，不应有此行动，影响人心。以后听到张治中教育长率中央精锐部队，从浙江进攻福建，先由宋希濂部插入敌后，顺利攻取福州，摧毁十九路军，红军也不曾来援等，我们才如释重担。

在宗老爷巷时，岳星明来找我，说吴履安侄鲁仲，因嫌疑捕囚镇江，羊大爷函托他营救。他问羊有信与我否？需耗时可否去信要？我回答有信，并可以写信去要。以后没化【花】钱就救出来了，住在南京友人处。我星期天也常到陆大找他玩，他多在家看书。在那里认识了伍培英，他在读十一期。

三四年春，曲木藏尧来南京活动，与安腾飞、王奋飞、阿匹鲁德、王济民和我一同成立西南彝文化促进会。他任主任，济民为侯补委员，其余为委员。奋飞在镇江教会三育大学念书；安染上大烟，下半年回贵州过富翁生活去了；鲁德抗战时任营长牺牲；奋飞抗战时学军工，后试制泄光弹成功，任工程师，现在北京工作；济民入晓庄蒙藏学校，藏尧去滇后，济民以年龄大，不愿读下去，与藏尧联络，回信即汇款来，到他退学在外等待时，不见款来，便来找我。见他发愁到脸形也变了，我认为让一个彝人流落在外是可耻事，不帮助他走，再住旅馆，欠债更多，前途更糟。于是我把养母给我的一对金耳坠，两个金戒指，连同从吴连长处取来的二十五元大洋，一同交给他作旅费。他接下时感动得两手在抖，眼泪直流，不住地叫：“阿巴，阿巴！”若干年后说：“你那时不过二十一二岁，还带孩子气，可敢干这样大方、慷慨的事，感铭钦佩之意油然而生，成为我拥戴你的根由。”不管他在解放后对我如何，我们以前的患难之情不可否认的。

驻马标不久，有几个同学潜逃，引起惊动。上面追查有无知情人及有无意志不定的学生。不知为啥李营长叫我去，问学习兴趣，我把学习心得说了一遍。又问以后准备怎样？我莫明其妙地说对某些课程将如何学习，没说学习后将如何办。他见我个笨人，认为没有潜逃能力吧，说：“你好好学习，不要三心二意。”叫我回队。以后见我就微笑还礼点头。

三四年六月是黄埔军校成立十周年，在春天就听到将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同时举行各项运动比赛。我预赛时被选作武装竞走选手，每晨出校跑到中山陵，不仅得鸡蛋牛奶吃，还免出操打野外。日本人企图阻止开纪念会。开会的前几天派一日本人到紫金山下自杀，然后扬言此人失踪，被中国人杀害了，向我提出通牒。结果自受其辱，这人不肯自杀，藏在草丛中被农民搜出来了。事实公布于世，揭露日本无端诬枉我，逼使日本收回通牒，撤走已开到下关进行威胁的军舰和停止溯江而上的后续军舰。我们仍按计划进行纪念大会。

在日舰来下关江面威胁时，我方即调集部队防备。我总队也得到命令，在日军上岸进攻时增援晓庄燕子矶一线，配合军校教导总队抵抗，并归该总队长桂永清指挥。我们各级队官不变，各班步枪组同学，有些调动。我因射击成绩好，调为机枪兵。怕临时紧急，拿错武器，晚上就把枪弹拿到寝室，靠在枕边。我痛恨日本人，想打起来就狠狠教训它一下，把枪弹都反复擦拭了几次。我装满几个弹仓，插到弹带上，晚上醒来还伸手摸摸。会打仗与否难料，勇敢是肯定的了。到十二、三日，听到蒋介石校长已从庐山回校，叫把枪弹放回军械室。许多同学感到奇怪，说：“是否又订了秘密的屈辱条约？”以后才知道日本人诡计失败，我方态度强硬，事情才急转直下，和缓下来的。

紀念大會前，先開追悼先烈會、懸親會，然後是檢閱。我們運動員沒有參加。

紀念大會在體育場舉行，主席台上有蔣介石、宋美齡、行政院長汪精衛、考試院長戴傳賢以及何應欽、張治中、朱培德、唐生智、楊杰等。行禮如儀後，蔣、汪訓話，戴是書面講話。最引人注意的是汪精衛，他的言詞、表情、聲音、動作无不使人稱贊。因辛亥革命時，汪曾“慷慨歌燕市”，刺殺攝政王被捕囚，對其早有欽佩之意，現聽他講話，印象更深。戴身著長衫馬褂，編《蔣校長嘉言錄》、《蔣校長之人格與事業》，手抄後鐫【梓】板印出，人發一冊，有說他獻媚。他裝作很老，行履惟艱，下台來時，讓蔣伸手扶他。同學們小聲說他僅長校長兩三歲，裝模作樣！蔣講話不長，好似相當肯切。學生代表關麟致詞。會完畢，主席團下來過運動場時宋被什麼絆着，扭了一下，有同學又說她故作妖嬈。我討厭這些話。看她三十多歲，面容沒看清，着旗袍，身材窈窕，遠看很美。

下午開運動會，我參加五千米武裝競走，天氣特別熱，我實在受不了，雖跑在前幾名，到了第七圈時，只好退下來。川省同學頗為我惋惜。北方同學呂汝瑾得第一。

我們在隊上會餐。學生待遇原是每月十元，從十期起月增一元，伙食六元，零用四元，雜費一元。原來伙食已相當好，六人一桌，現加餐更為豐富。大會聚餐在工字堂，每隊選二人參加。我問參加的劉文超吃得怎樣？他說：“隊上比較自由，那裏在大官面前有點拘束。菜雖精但少，不便盡肚子吃。”那時已講新生活，要“禮義廉恥”，處處檢點了。

為準備紀念大會，緊張了很久，現告完成，十分輕鬆愉快，還放了三天假，從容地到願意去的地方游玩。由於當時天天在鍛煉，生活緊張而有規律，身體漸漸好起來。

三四年七月离校去实习，我们有四、五十人去北平，分到第二师（师长黄杰，驻黄寺大楼？）、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驻北苑）。我们分到二十五师的先到城内办事处，有八期同学接待，四川人，大家谈得很投机。下午到北苑报到，我们十二人到教导团，团长系参谋长李钧兼。接见点名后，宣布实习单位。我和张贵到第二连实习。连长是七期生；一排长是八期生；二排长行伍出身，湖南人；三排长是川人，“一二·八”时请愿，收到部队后升任的。我们从此与士兵共同生活、出操、学习、搞清洁等。一般上午下操二小时，其余上课或擦拭枪械；下午上课或下操、学武术、刺枪、打野外。我体力好，吃得苦，还得〔大家〕好感。制式教练是我的特长，武术、刺枪却不如士兵。一个半月后学当班长，叫口令时我胆怯，每每与动作不符，引起士兵议论。好在我认识几个字，帮助他们看书、看信、读报，借以应付下来。

有一次去投手榴弹，正副班长先投。副班长投掷时，过于紧张，拉火线后不知投出，落到地上爆炸了。好在他卧倒滚回，其它人也卧下没有受伤。营长来看后认为训练不够，改日再投。从此只要投弹，我就建议不投的人远远站立，少受危险。

所用步枪是德国造，彝称“国德”，我认为很好，有的士兵却说是外国废枪。我不信，他们就用弹头量口径给我看，证实口径已扩张，并说不如汉（阳）式好。以后打靶时，我的成绩都在二十环以下，我才相信。由此我觉得我国兵工已大有发展。据说这些枪是解决孙殿英部时缴得的，原用步枪比这还差而且杂。

每星期日多进北平城去玩。早上吃了饭进城，下午五时回营，都是步行，好似不远不觉得疲劳。城内有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军人车票优待打五折，其它包车、马车则议价。曾游览皇宫及几个名胜点，其中我最爱到北海公园，票价也打五折。当时北平有个蒙藏

学校，经夏蔚如姐介绍认识一个学生，为人和蔼热情，一见如故，可惜我回校后就失去联系了。

我同张贵常到附近村子去玩。有次在一小场上喝茶，见侧边有卖酒肉的，他就去买了点酒肉来。人熟没等他放到桌子上，我就抓了一砣肉吃起来。没尝出什么味道，便问价钱多少？他说，驴子肉便宜，因为说的北方话没听清，再问才听清是驴子肉。我自小就听说马、驴、狗、猫是灵长类，与人是同源，不能吃其肉。一听清便发呕起来，翻肠倒肚的吐了一堆。他初以为肉不洁净，拿起肉来反复观看。吐呕过后才说明我从来没吃驴肉的习惯，他表示歉意，扫去脏物，另买了猪肉来吃。他诚实寡言，乐于助人，我们间有很深感情。

曾到孙河镇去修堤，是沿河西修筑，高二、三米，上宽一米，基厚二米。连长说是防洪堤，我信以为真，每天修七小时。河边是泥沙土，没有石块，用圆锹铲投了事。当时士兵多是招募而来，重教育，纪律也较好。进度很快，工程完成前几天，师部来了几个校级军官，在堤上指手划脚，说某处是机关枪巢的好位置，射界宽阔；某处可以使火力交叉，控制某村边沿……。我一听才恍然大悟，我们修的是国防工事，从此劲头大增。有个班长却说他早就猜出，不然何必单修一侧，河水到不了的地方也修躲墙？我暗想你们有实战经验的人是行，我在纸上已谈了一年兵，还看不出堤的性质。

二十五师原归十八军建制，军长是徐廷瑶，是三二年长城抗战后从南方调来的。据说全师五个团在行军途中，就遭日机轰炸扫射，损失相当大。关麟徵下令轻装分进，终于在日军前到达长城。凭城防御，打得相当激烈，因此打出声威。也能处处讲纪律，不骚扰百姓，为地方军民所尊敬云。

九月初回校升学，入伍生团改编为第十期学生第一总队。总队长仍是陈联碧，总队副李某（二期）和吴志勤。一个步兵大队，四个队，另有特科、骑、炮、工、交等队。步兵大队长糜藕池，一队长赵璋，二队长王振寰，三队长龙涤波，四队长陈某。各队训育员、区队长都有调整。我编入三队，龙队长是湖南人，四期生，年轻而能干，办法多。有人说他太严。在我看来，他的严是得法的。上面的规定他一一照办，并从各方面进行准备，少有临时张惶失措的。对官严，对学生要求稍次。区队长韩坤，湖南人，行伍出身，为人爽直，重实际，有作战经验，重视野外演习。与队长看法有时有出入，后升为队副，有事时我爱找他。区队长王宏宇，诚实，对人好。周×热忱精干，善解说。赵振宇比较沉默，每每临时指出同学缺点，被看作有阴心，我却觉得指出改正也是好的。××人最老实，肯作事，少讲话，有同学说他不行。我认为他所作的，都是我们该作的事，他不作就轮到我们头上，还是麻烦。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那些人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

当时各科多有德国顾问。步兵顾问是个上尉，约四十多岁。他的特长我没看出，只见他在演习时，偕同翻译骑马来看，随时作示范动作。这时他不顾毛呢衣服，卧在地上滚翻，起来时拍拍了事。这在我们看来实在难得。当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实行法西斯制度，严酷地统治德国，却被誉作复兴，认为我们要学德国才有办法，不惜高价聘用德国顾问，似乎德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骑兵顾问是个少校，步兵顾问一见他就敬礼，然后亲切交谈。礼貌而亲切被赞为德国人传统美德。

为大学德国，用德国顾问，买德国兵器，译德国文书，需要大批翻译人才，所以军校办了个德文译述班，招收高中以上外文好的青年来学。有认为他们前途比学生好，易于留学，可专门翻译，

有著述，不賣命。另有英、法、日、俄文班。我分在德文班，學《德文入門》，因有英文基礎，僅一年就能讀淺明故事了。但是，後來因其它學術課多，未能繼續學好，出校更沒用處，枉費了學習時間和精力，可惜！

普通學科基本上已停學，專學軍事課。戰術是學從德文譯來的《聯合兵種之指揮》，譯得生硬難懂。教官是保定生，講得差，雖然自夸曾指揮兩團人作戰，還是得不到學生的好感，認為給中校級也過高了。講了一年多，有些條文我已讀來背得了，還是理解不深。築城教官韓叔平，講得較好，整個系統和應用，我沒有概念，僅凭力氣大，修築工事時，得過表揚。兵器教官是北方人，保定生，講得中平。我對彈導、兵器構造感興趣，印象較深。學地形課時，開始計算測繪不免忽略，後來實際測繪幾次，大有進步。教官是誰已記不清。我是毒氣課筆記生，感興趣的節目記得詳，其它從略。總隊編印書時，要以我所記為基礎，我懷疑挂一漏萬，實在不足採用。其它有通訊、交通、輜重、航空、航海等課，印象少。因以上情況，畢業後慶幸沒到軍隊里，否則不會有成就。但自信勇敢，臨時也機警，常有辦法對付。見僅受訓三、五個月的也能成好軍人，就覺得我學了三年還是有用的。

當時十月報上載有消息，要舉行萬米越野賽跑，人人可以參加。我上年在校內參加五千米武裝競走，以沒跑完為歉，安騰飛一再鼓勵，並願來照顧，即前往報名。路線是從新街口沿中央路出門到玄武湖返回。那天參加比賽的人至少有五百。我先跑在前面，距引汽車不遠，一股難聞的廢氣味直撲我鼻，心翻要吐，不知叫喊，而放慢了步子，使一、二十人沖上前去。回轉時汽車停下，我才得快跑。認為將得獎的十五人沒有我的份了，可到距終點二千米時，騰飛在路邊大叫“加油，前十名有希望！”我又盡力跑，沖過十多人了得第十一名，

获银质纪念章及钢笔。报上刊出消息后，队上认为我能跑，有径赛时都叫我参加。但我耐心差，不好好练习，成绩提不高。

十一月的一天，突然在抽屉里发现署名何康的信，叫星期日到湘江路某号开会。一问都不知道，只有个同学说：“你去就知道了。”使我感到奇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按时前往，叫进个小礼堂，已有几位同学先到，彼此神秘地望望。不一会儿，有人来发誓词叫看后签上名。稍后叫开会，来个穿呢军服的人主持，首先讲来参加的人都是忠于三民主义，拥护领袖（蒋）的同志，选了又选才吸收来的，参加组织后更能施展我们的才能。向孙中山、蒋介石像行礼后，举行宣誓。这算是参加了蓝衣社，以后又说是复兴社。当时参加的有五、六十人。事后我们十来人编为一组，组长广东籍同学黄席珍，组员只记得黎天铎。我们每一、二周开一次会，讨论些国内外时事。我印象中，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利亚（现埃塞俄比亚）事上，我同情阿而反对意，言词最激烈。

这时币制改革，发行“法币”，币值与大洋相当，军政人员待遇提高。又说“卧薪尝胆”、“艰苦卓绝”，为鼓励前方将士，对未参加前线作战的军官都降一级。校内上将降为中将，少将降为上校，上校降为中校，改换领章。中校似未降、未换领章。薪饷是否减了，弄不清。几个月后，降了级的又恢复原级。并说校内军官调到部队时，提级任用。

大约就在这时，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声明，内有“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轻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此二句被传为名言，人人背颂。个人间开玩笑或有争执，也在利用着。有说这是汪精卫的话，由蒋说出来的。

我觉得同方言的人习俗相近，性格多合，喜欢接近。我爱与川滇黔同学接触，如与四川同学万金裕、王嵩高、殷学渊、刘庸成、

杨隆德、李鹤等，黔同学鲁玉昆、鲍明相、谢声永、胡朝升，滇同学张孙温（后改杨钧）、郭东阳等时常同玩。尤其川籍同学，星期日爱邀约到某街一个空屋内作饭吃。我作笨活买柴劈柴、烧火，万、殷各有一套作菜技术，正好作菜。我们既得好菜吃，也玩得热闹。

由安腾飞介绍认识了贵州水西安舜卿夫人张家骞。当知道我们是老亲戚后，对我非常之好。长女安成读南京女中，小女安鄂、子安粤（毅夫）读中山门外遗族学校。他们以兄长待我。安老系留日学生、同盟会员，民国初年奉孙中山命，以“川边宣慰使”来过康定。在汉源时，与我二伯父见过面。我小时听老头人说：“二大人在汉源见到一个当大官的土司，与沙玛家同姓”（实际是同宗）。安早在广东参加革命政府工作，北伐时任第九军党代表，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政府迁南京不久病故，家属得到照顾，成唯一在南京安家落户的彝人。

有一次夏蔚如姐请相识的藏、彝人吃饭，叫我把安成约去，她那时十六七岁。夏姐一见就欢喜她。事后说她美丽聪明而稳重，少见的好。我也觉得所见的彝族女子中，少有比得上她的，十分羡慕。以后腾飞由黔来信介绍，但我是自卑感重的人，认为毕业后也不易有升迁，不应连累她受苦；也想有机会就回彝地工作，这就得亲戚内的信任和支持；纵然水西安家大名早已传遍凉山，受到尊重，可她已不懂彝语，若落后的亲戚们不相信她是彝族，事情就危险了，因此我不敢有进一步的表示。

我们的被服脏时，是包给工人洗的，每月二角工费。提倡新生活后，要求自行洗涤，每十来天就拿到侧边沟里去洗。同学们不会洗也不愿洗，也以沟水小而流缓，百多人在一处洗，水就污浊了，耽延半天还是洗不净，晒不干。到秋后天冷时，人人叫苦连天。幸

而全段清洁卫生检查时，发现了问题。先以为是少数人懒不洗净，以后是全总队都如此。反映上去后，才又叫找工人来包洗。方法仍是换下衣服就拴上牌子，搁在铺上，工人取去洗涤后又放回原处。

是三五年初吧，说为向世界显示我军事力量在增强，以鼓舞全国人民，藉以慑服敌人。与美国“米高梅公司”订立合同，摄制军校影片。有一天，全校集合检阅，张治中对学生说，是为摄影预习，可没见洋人来摄。检阅后几天，我们全副武装行军到雨花台，出发时打招呼要摄影，希望注意振作精神。出城时没见什么，回到中华路时，区队长小声说注意。这时见洋人拿摄影机，时而对准我们，时而在街上来回走动。可能对市民也打过招呼吧，街上走动的人，不如平时那么多。后来一直没有见过这部影片，只听说拿到美国后引起重视。好似那时无所谓军事秘密，事事向顾问请教后才能决定。一个全国性的军事干部学校情况，可让人摄出公诸于世。这事在当时就有同学怀疑了的。

三五年红军长征，日本人步步进逼，而南京方面则认为能取得胜利，十分得意。我们也跟着说胜利，有了前途，个个十分高兴。那年南京天气很热，实在受不了，便约王嵩高、张孔温等几个好友去北平避暑，也饱览头年拟游而未游的名胜。六月下旬放假，那里长江水面已用轮渡把津浦、京沪两铁路连接起来。我们先去看轮渡火车，再渡江到浦口上火车。坐铁仓，军人可以不要钱。我们坐到泰安，下车浏览泰山，观看了日出。又继续乘车北进。

在从天津到北平的途中，见到两个日本兵，并坐椅上，挺胸正身、目不斜视，好似两个菩萨。突然有个日本军官走过，他们立即站起敬礼，才成了一对活人。那军官端详了他们，还了礼，他们又呆坐下来。我觉得日本官兵之间的界限过于森严。其中有个兵仅有二十多岁，鼻下留下一撮胡子，很不相称。

我們到北平後，住在中国大學附近一個小旅店內。店主見我們着軍裝，便說中央軍已撤走，北平由二十九軍宋哲元部來駐防。還說日本人橫行，到處挑釁，見到南方來的軍人就上前把領章、胸章及配劍扯來丟在地上用腳踩，勸我們外出少穿軍服。我們一聽愕然相向。我感到氣忿，自持有氣，去買了一把匕首插在腰帶上，想：你來侮辱時就殺幾個來擺起，死也不示弱。照常穿起軍服四處瀏覽，遇到日兵時還特別把胸挺起。遇到幾次，互相望望，沒見發生什麼事。因此，我還懷疑那店主是否在駭我們！

當時北方商店店員對顧客之客氣，是使人吃驚的。只要你走過門前，他就微笑着表示歡迎，進了店就來招呼，端上茶、遞給黃烟袋、請坐，再問買什麼。真正做到百問百答，百看不厭。不買而離開，他們也送到門口，說這次看了，以後好來買需要的東西。最可怕的是向你躬腰點頭。所以我每每不敢望商店進商店，一進就得難為情地買點東西走。他們的態度實在感人，能這樣，生意作不好是不會的吧？與四川、南京的有些商店相比大不相同，顧客若不買就表示討厭，或態度不好，你買還後悔。兩者迥然不同。還有北平的建築物，多是古色古香的，看了就感到舒適。人與物都給我深刻的印象。

皇宮里的陳列品已減少，說是運到南方了。原聽說許多珍貴文物被運到英國作借款抵押品，國內一時嘩然，紛紛發表文章反對。對此我的看法有些反復。此次來北平見到古物減少，中央軍南撤，日本勢力深入，僅容地方軍駐防，才使我的看法確定下來。認為國家不強，再珍貴的東西也保不住。莫如用來借些款、整軍經武，使國家富強起來，到時古物雖在別人手中也可以拿回來。當時我在南京已耳濡目染，見紅軍長征，各地割據勢力漸次就範，認為蔣介石是漢人中可以統一中國的很偉大的人，軍校里天天在講抗日，認為

他是真正抗日的，尤其说他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在他领导下一定能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当时的这些想法是受了时代的局限和环境的影响。

不知谁的介绍，去拜访了住在北平垂杨柳湖的西昌人杨敏生老先生。杨曾任川军旅长，四川兵工厂厂长，与羊大爷友好，也认识我二伯父。一见就视我如子侄，话也说得相投，热情款待，可以说是忘年之交。我回南京后还保持通信，有一次他信上竟说：“你是英明的土司。”我一见十分高兴，也十分惊奇！你怎么把我这笨人看得这么高？我有什么长处吗？三六年夏，我们编印《新夷族》杂志，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抗战后他迁成都，曾见面多次，成为我一生最敬爱的老人。

回南京途中，想在徐州浏览一天。傍晚，到徐州下火车后来一小旅店。玄师（招待员）从口音听出我们是四川人，认为四川军阀混战，遍地都是土匪军官，以为我们是从烂军中来的，便加歧视。也认为我们爱戴高帽子，喜欢被称做官。先叫我们“副官”，几声后竟叫做“胡瓜”了。把我们气得火冒三丈，立刻吵了几句。回答称官不行，那称兵更不行了！毫不让步。我们只好住到另一店内，第二天逛了一趟街，又回到火车上。

回学校后，训育员叫每人作一篇文章，叙述暑期见闻。我便把：一、听日本人横行传说后所取态度；二、对古物作借款抵押品的看法；三、北方习俗、人心古朴、不失中华传统美德，南方南京、上海则洋气十足、奸狡巨猾、以私利为第一等写成交上，像是符合了当时的政治气味，训育员向我说：“你的文章意思很好”。队长也说：“你的想法作法是对的。”实在出我意外。

从北平回来，全总队移往西楼。上课出操，野外演习，都按时按课按科目进行，成了习惯。同学与队官间已相熟悉了解，能运用

适当言行互相对待，“亲爱精诚”四字校训经反复教导灌输，已入人心。彼此间虽说做不到和睦无间，但大体上还是相处得比较好。

秋末举行各项比赛，如武装竞走、射击、着装、游泳、摔跤、土工作业、掷手榴弹等，我参加前四项。对竞走我较有把握，先在队里比赛时，我与东北同学王廷义跑在前面，因友好想并肩到终点，途中没尽力跑，以时间来计便不如人，只得第五名奖牌。全总队比赛时，我头夜睡得好，跑起来轻松，一直跑在前面。到遗族学校侧边转向北时，绑腿松了，回头一看还没见人来，停下来捆，仅仅捆一下，后面有六、七人冲来了。李义兴大叫：“搞啥子？你开玩笑！”我又拖起绑腿跑。上坡时不愧是“山人”，又冲过三人，到城角（曾国荃轰塌处）又冲过一人，入太平门后又冲过一人，到终点得第四名。

射击情况已述于前，总队比赛中仍得到银质奖章和一支钢笔。游泳和着装比赛均失利。

秋后，在汤山附近举行大演习，说有六、七师人参加，由张治中教育长指挥。我们总队作为左翼一个支队，我任传令兵……

红军长征去陕北，四川省归中央掌握，广西事件解决，为表示庆祝这些胜利，校部命令各班、总队、入伍生团准备大游行。游行前两天下大雪，路上尽是水。各队扎了许多灯笼，大灯由三、四人拿，小的也由两个人拿，花样相当多。我们从各自驻地出发，经黄埔路、出中山门再绕道遗族学校回来。在雪水中走动，溅起的水打湿了衣袖，也湿坏了灯，好在没有风，灯仍燃着。绕遗族学校回来时，是下坡路，比较滑，到下面转弯时，突然队伍鸦雀无声。我与一同学共抬着灯，怕滑倒，只顾自己的脚步，过后才知那时所以静下来，是校长和几个军官站在那里看我们的关系。

三六年二月，到常熟去演習。晚上出發。步行到下關上火車，坐的是鐵皮倉，一倉二十多人，倉內非常冷。我急中生智，脫下鋼盔翻放作凳，與穿有皮鞋的雙腳成三個支點，背上背包靠到倉壁上，車子再震動也坐得穩穩的。尤其保持了溫度，一閉上眼就睡熟了。可能還發出鼾聲，側邊同學叫醒我，問：“這麼冷也能睡熟？”我便把秘訣告訴他，他一照辦，立刻見效。於是互相轉告，個個照辦。第二天早晨在蘇州站下車時，聽到別倉人叫苦，我們還得意呢。

下車後向常熟進發，到縣城又轉向西面山下，駐於廟內。演習地點在壩上，向西北面演攻防戰。先在土丘上挖交通壕和散兵坑。對戰術課我原來學得比較差，去年秋天來了個陸大畢業的教官，貴州人，名叫程瑞，講解清楚，不僅提高了我的興趣，也增強了理解力。這次他也來了，我們構築的工事都經他改正過的。演習前他向我們解釋：某處與某處火力，可以交叉，可以封鎖某處；進攻處可選在何處，……講得很好，同學們的認識大為提高。同學都議論那裏江水緩而深，將來與日本作戰時，日本海軍陸戰隊可能在此登陸，所以進行這次演習。

最後演習是全總隊各兵種聯合作戰，張教育長親來指導。炮兵轟擊後，步兵開始前進。我隊作預備隊，隱蔽在離炮兵陣地不遠處。見前面打信號彈後，山炮變換陣地向前開，有一門經過狹路時，陷入泥潭，區隊長帶部分同學脫鞋下水，用力推拉，未能及時推出。講評時說：炮陷泥潭，大家不顧寒冷下水拖炮，精神是好的；事先沒偵察道路，沒有加固路基，是存在問題。實戰中出現這種事，就會貽誤全局。對步兵前進時，能處處利用地形；騎兵完成偵察聯絡任務好，給予嘉許。

想到若真有日本海軍陸戰隊在此登陸，我所在總隊即可能來此參戰，到時還得與當地人聯絡。學好幾句當地方言，也許將來還有

用处。于是在例假或演习后休息时，一见到老乡就进行攀谈，学他们的话。大约因我有彝、汉、英语基础的关系吧，不几天居然也学会一些，能与老乡谈几句了，同学们也风趣地称我为“四川江苏人”，每遇与当地人交往，常叫我充当翻译。

约三月末回南京，到某地测绘地图。运用测盘、标竿、测高、测距、计算等，都不成问题。但画表示地形高度的曲线时却呆板不灵活，经反复练习才赶上同学。两人为一组，测绘一个小地区，绘成后联接起来，就成了当地很详尽的地图。后来战术作业用的图，我已画得较好，教官也说可以。

回来后就准备毕业考试，个个紧张地复习功课。到考试时，题却出得很简单，我自以为答得可以，不会少于八十分。结果分数打得严格，仅七十七分。

发榜后，十期一总队有九百多同学毕业，个个兴高采烈，准备着到部队当官了。只有我顾虑重重，认为无能力，不会有前途，当不好官，当好了也升不大；无法回彝区，那彝人的痛苦——冤家械斗、互相残杀、疾病流行、死亡枕藉、愚昧无知、横遭剿戮……不知伊于胡底？不能为他们减少点痛苦，那我这土司活着又有分何益？加以在军校学习了三年，所见所闻都觉得亲切可爱；所有同学不论相熟与否，都有好感，一旦要分离了，心里是多么难过啊！六月天气已热，我们仍在校等候分发通知。晚上贪图凉快，在楼板上铺上席子、罩上帐子睡，有时一想起离开学校与同学分别，前途茫茫，就痛哭流涕，常常整夜不眠。

七月，云南彝族高玉柱、喻杰才来南京请愿，约我参加。我又约王奋飞。我们首先去见国民党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王陵一，他同情我们提出的提高彝族文化知识，鼓励彝民出来留学观光，严禁各地军政官员残害彝民等。接见后又予用费补助。国民党宣传部长部

长方治也很重视，他曾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应重视帮助边民，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等等。只有内政部长张道藩态度不够好。南京有些报纸载出了我们的活动情况。我们也集中了一些稿件，经过编辑，印行了《新夷族》第一期。这些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也可能使学校知道了我的族别与出身。在这时，我得到通知，分发我到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当见习官，叫去九江报到。这使我十分忧愁，能当好排长吗？当不好就休想升连长、营长，团长更休想了，也休想实现自己回彝区减轻彝胞痛苦的愿望，悲泣失眠，人一天天消瘦。奋飞深表不安，玉柱问有啥心事，表示关心。她是云南彝族土司之后。若干年后谈起她，有说她曾有意于我，但我当时毫无感觉。

我有时同他们一道活动，有时也回学校打听什么时候去报到。有一次，一去就见到二队训育员褚石云，向我打招呼，约我到他的办公室，摆出几盘糖果来招待。热情交谈，详问我家乡情况后说：“你是好同学，坚信三民主义，拥护领袖，前途一定远大。”离开时还送下楼来，以后见到很友好的同学万金裕，他说：“褚对你很好，愿意帮助你。”想到褚上次对我之热忱，我相信了他的话。

二次进校时，褚又约我到办公室，热情接待后郑重地说：“我们认为你是很可靠的同学，准备吸收你参加军委内部组织（印象中没提军统），待遇高，而且可发挥你的作用。”参加内部组织是得到信任的表现，实出意外；多给钱，自然是好事；发挥作用是暗示允许我作能作的事，何乐而不为？也说可以从八十八师调回，派到重庆行营工作。这都是我求之已久的事，当然满口答应。后来请我在馆子里吃饭，约金裕作陪。金裕未到时，褚说金裕还不能参加这个组织，问原因也没说明。分手时交一介绍信，到某处见到胡子

萍，说已决定派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第三课工作；月给津贴一百元，下月（九月）发给；何时报到自行决定。一听恍如梦中，既回四川，又有月薪一百，太使我高兴了。

玩到十月初，才坐民生公司轮船回川，开始作社会活动。

（本文原載楚雄彝民族文化研究所編《彝族文化》，1986年年刊）

3. 憶往昔——回憶舅舅

我的舅舅阿助木卡是勿雷氏族比色小氏族阿助家人。他本来不是我的亲舅舅，我的亲舅舅叫必哲木谷，是个有名的美男子，因能干好强，同一族人争夺一片地，打了十三年冤家，双方死伤一百多人，最后他自己也被打死，双方至此才约定停战，不料对方又乘议和之时派人把他的独儿子杀死。这样他这一门便绝了。依彝族规矩，绝业由叔舅阿助木卡继承，并由他给舅母上门。从此，阿助木便成了我的亲舅舅。

舅舅木卡继承绝业后，首先向家族亲戚申诉仇家背信弃义伤天害理杀死遗子之事，得到家族亲戚的同情支持，于是亲率一百多户娃子及近亲族人若干，向仇家发动进攻。对方屈服求和，舅舅鉴于冤家战事已久，双方伤亡过大，便以较轻的条件和双方达成协议停战，从此结束“与族人结仇最痛苦”的局面，进而团结一致。此举得到族人普遍赞誉。

亲舅舅木谷生前是“百户娃子之主”，家中富裕而势大，叔舅继承其遗产又加上自己原有一份，当然更强了。母亲对哥哥绝后之事非常痛苦，也不愿让叔舅独享遗产，便随时要求分猪分鸡和丫头、田地。舅舅尽量满足她的要求。母亲把运来的东西叫人背着白天从田坝街上经过，显示自己娘家的富有。别人都说木卡对我母亲胜过亲兄，得到人们的好评。

舅舅木谷生前曾来我家，高个子，发髻特大，穿一身青色衣服，如此而已，印象不深。木卡则从我懂事以后即随时听到他善于作战，爱护亲戚〔，〕顾惜娃子等等事迹。也随时听到母亲说木卡这次给她什么那次给她什么，木谷死了，木卡对她更好了。我家的

百户连堵说：“高明的人就是这样，对至亲可以马虎，对叔伯家的则不疏忽。”母亲听后很满意。因此我也早忘了亲舅木谷〔，〕只记得舅舅木卡了。

一九二六年川边军刘济南团来到田坝，要搞“改土归流”，先从上土司二伯娘家开始抄掳。关死堂兄岭光宗。因我曾拜寄刘的上司羊仁安，刘不好正面对我家下手，便挑拨二伯娘弟彭巫加说，他抄二伯娘家是我家告的状。巫加要对我家报复时，刘又许以杀死我母子后和巫加平分我家财产。母亲得到消息后，认为有枪就安全，向舅舅借十支步枪。舅舅满口答应，一个黑彝在当时是没有多少枪的，舅舅借十支枪已很不容易了。约定日期后，舅舅又认为中途不安全，派人于深夜送来七支，母亲认为不够十支，又未在白天送来使人看见。因此大为不满，骂送枪来的人，这些人便说“回去补来”便走了。相隔不到两个小时，匪人袭入，将母亲和一些家人打死。我藏于偏房得免，然后避到街上。

第二天一早，舅舅不顾路上危险，竟来吊丧。驻军营长魏德明，士绅王学渊、甘锡五送我去见舅舅一面，舅舅见到我就泣不成声，他要把我带走，魏等怕舅舅一旦把我带走，便会无所顾虑的同光宗的兄弟光大来对付军队，故找借口不同意我走。舅舅提出我的安全问题，魏、甘、王等说由他们负责。同时舅舅她保证他的娃子和家族不同别的彝人对付汉人。双方打鸡盟誓而去，这胆识和感情当时就使我十分敬佩。

二七年正月，岭光大邀集众亲戚来田坝报光宗之仇，舅舅也带兵随来。但他和汉人有约在先，且一心要为我母亲报仇。中途撤兵将岩润二伯娘住的寨子包围。提出巫加杀他的姐姐，他也要杀巫加的姐姐雪恨。经过一昼夜的进攻，寨内见再也守不住，只得将二伯娘交出。舅舅将其带到舍洛岗上杀死。巫加听到后说：“很行，我

杀死他的姐，他来杀我的姐来抵。”从此，舅舅在甘洛的威信首屈一指，驻军也重视他，曾因我的关系和舅舅联盟，打过几次鸡。这对我的安全有好处。

二七年秋，羊仁安带我去西昌念书。这在舅舅看来是远在天涯海角了。认为将一去不返了。后来他以为我已死了，便买酒来喝，以示吊唁。百姓几次去信说我还在，他都不相信。二八年春，他派了一个胆大的亲信到西昌探听，羊听说是舅舅派来的，便立即招待，并叫我同照一张像，又叫来人和我照一张，各送一张回来。舅舅拿着看时，正好我的像上有些阴影，他认为是从坟墓里拖出来照的，腐朽【所以】面带暗色，和同我照的人是好的，所以颜色好。舅舅从未见过照像，但知道汉人花样多。他怀疑去的人没到西昌，是中途回来的，使那个心腹感到十分委屈，一再解释“你外侄在，我和他一起照的像”。他还是不信，说人没死那来的影子，这影子就是人的灵魂。许多人便跟着放声大哭。又买酒来吃。从此后，他的敌人巫加也经常恶作剧，每隔一段时间就造谣说我被汉人谋害了。弄得舅舅一年要买好几次吊唁酒来吃。

当年夏天，羊仁安来田坝收缴彝兵枪支，想到他扶持我读书，舅舅一定会来相见，派人去请时，舅舅却说：“我外侄被你带到西昌死活不明，我还去自投罗网么？”只派了几个头人去见羊，并说“把外侄弄回来，我才来见你”。弄得羊哭笑不得，只好答应我回来才去请舅舅。羊听说阿助家有人抢汉人，便带信叫他不要乱来。这话舅舅可能听进去了，说：“我外侄在他手中，我不约束娃子会对外侄不利。”便回信说一定照办，只望羊好好照顾我。羊认为保护汉人就是好的，事后还说我舅舅很好。

三四年春，流落在南京的王济民在我的资助下，绕道云南回到越西，听人说我舅舅已不相信我还在人世、非常痛苦，便来田坝准

备去告诉舅舅我还在的事。有人劝他说：“不要去，怕扣留你或抢你去当娃子。”他说：“不怕，就被扣留也不过年把，待明年光电回来，还愁不来取我吗？”后来蒋日连堵（头人）、罗布木谷等送他前去。舅舅打牛招待，但心里不相信。说：“你专程来说明，我相信了，但不见人我还是放不下心。”吃饭时依俗例叫客人到外边坝上吃，王十分惊异，说“这是不是要抓我们？”连堵加以解释后才放心，据王后来说，舅舅招待他十分热情，还要留他每家（家族）走走。已有三家打了三条牛，但牛肉煮得半生，王吃不惯，晚上睡的是谷草和山羊皮，倒还暖和，但有蚊蚤咬人，喝的酒掺和有水，肚子喝饱了还不醉。喝酒时要一口一碗。王实在招架不住，便往回走。到季氏家时正遇上黑彝打冤家，死了三个人，堂姐尼么正在悲伤中。王再到岩润，这里稍好，虽只杀了两只猪，但煮得熟，有佐料，吃起来可口，堂姐克让么听说我还在，大喜过望。岩润正值残破之后，人人黄皮寡瘦，王问知是虐疾，年年发作。岩润土地好，但地低而热，住惯山上的彝人是住不了的。

三六年十二月，我从南京回来，在成都与王聚会。他说他忘不了舅舅家的招待，说亲戚们对我十分关心，有些人一听到我的名字就痛哭流涕。百姓也在“改土归流”中受尽苦难，盼望我回家解除他们的苦难。说百姓要求我重当土司等。这些话增加了我的勇气，亲戚生活，百姓处境如此之苦，对我期望这么大，我是应该为他们作点工作的啊！

三七年元月，我回到家，人们已经不认识我了。有个奶母年已六十多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她不相信是我，认为是汉人装扮来的，她来看我时准备着拐杖，一旦是装份来的就要用棍打，十几步开外我就认出是她，喊了一声：“阿妈！”她走过来要我张开嘴，细看了一阵，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不住地说：“是我的

儿！是我的儿！”便扑在我身上哭诉：“想不到你能活着回来了！更想不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我也感动得流出热泪来。有个头人说：“你儿子回来了，你还哭什么呀！”她这才破涕为笑，放开手进屋摆谈。

不久，听说舅舅家也怀疑来的是个汉人。说羊仁安这家〔伙〕找了一个相貌和我相同的人来欺骗家里。舅舅找了几个头人来商量，认为真假倒可以鉴别，但须防后面派人跟着来抄袭。所以要准备对付。他们意见不统一，有说前来田坝探访；有说约时间在岩润见面；有说派头人前来试探口气，一时定不下来。

我听说后〔，〕认为应去亲自拜访，作好亲戚工作，结为后援。为使汉人不反对我，也准备把过去被抢去的汉人取一些出来。打算好好向亲戚们宣传一下外面的知识，让他们长长见识，疏通一下多年来越西河南北彝人之间、彝汉之间的矛盾。头人们也多半赞同我的意见。我的私塾先生王学渊也赞同，他还特别强调互相通商，取回被抢汉人二事。

消息传出后，田坝的彝汉都觉新奇，做生意的、有亲戚的都想随我同去。走的那天，我只答应带一百来人去，可是到了街上，已有二、三百人了。走出街后人又增加了许多，成了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舅舅已派四个认识我的人前来迎接，在挖巷相遇。他们认出是我很吃惊，个个痛哭起来。他们劝我暂时不忙去，等他们回报实情，家里准备好了再去。原来他们是舅舅派来辨认我的，并且事先已作好准备，一旦认出是假的，家里得信后将派人夜袭田坝以示报复。我当时对他们说：“官可回兵不可回，已经来了这么多人，还是去好些。”于是四人中留二人与我们同行引路。二人立即往前去报。

我们过岩润索桥时，大风陡起，桥在风中摇摆，十来个人在桥上晃荡，两岸的人都吃惊叫喊。有人用石掷于河中，同时引众人大

声发喊，说是水妖作怪，打石头发喊可以镇住水妖，使其不敢露面。我不信水妖，但心里还是紧张：万一有人掉下水，这次出行就算不吉利了，会影响人心。为了减轻桥的负重，我派人站在桥头，每次只许过七、八个人。好在冬天水不深，有人便从下游找水浅处涉过。这时仔细看看，大约此行有五、六百人。

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过路，又听说土司（即我）在里面，沿途许多人来围观。我家头人刘金山头戴红色冬帽，骑一匹灰马，十分引人注目，围观者以为他就是土司，刘是瞎了一只眼的人，人们就议论这是在汉区被汉人挖了的。另一个名叫马焕章的年轻人，处处走在前面，遇人便打招呼，也被认作是我，又议论说“我”是好样的，在汉区长大的还懂彝话，是个不忘本的人，只是举止不象个土司气派等。羊仁安一个侄子也在队伍中，他穿得漂亮，人也俊秀，又被认着【作】是我，但一对话，一句彝话也谈不上，便立刻有人说我不懂彝语了，是汉人装扮来的，有的还拾起石头准备打，经一再解释才住手。总之，沿途的彝人对土司感到神秘，对我的来到是十分新奇的。沿途所见的青年男女，衣服首饰整齐，花样图案新颖，具有民族特色，人也精神抖擞，十分可爱。十年后一个个染上鸦片，满面烟容，萎靡不振，和这次见到的真有天壤之别。一路也听到有人吹竹笛，其调又是一处风味，婉转动人。彝谚云：“人到甘洛不回转，石入水塘不回转。”指的就是这一带，其地北有大河阻隔，东、西、南三方俱被大山阻断，被卖到这里的人不易逃脱。另外，此处土质肥沃，物产丰富，人到此地也不愿再走。舅舅家附近一带，从山沟修埝引水横过山间，梯田一层层铺在山腰上，从河边到山腰一座座大碉楼星罗棋布。一望而知是富庶之地。所谓“甘洛是最好的彝地”恐怕就是指此而言吧！据说当地最富有的要算几户娃子出身的白彝。他们在这里才几代人，有生产技术，勤劳耕

作，来往的亲戚又少，花费不大，因此第一代便积蓄了不少钱，到了第二、三代便是富冠一村的人家了。先是在婚姻上还不如别的白彝，但他们的子女也生得一表人材，父母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常以重金陪嫁或重金取【娶】儿媳。渐渐在各方面都赶上别的白彝，彝谚云：“富翁为首，辩士为次，勇士为末。”有了钱，别的东西就随之而来。他们在黑彝属下作头人，有的还可以左右黑彝的势力。如作战时，若没他们的支持，黑彝就不敢贸然行事。这就是所谓“君权不在君，君权在臣下”的话的含义。

我们刚到舅舅家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有几百人出村来迎，且纷纷议论我。有的说我的牙齿象母亲，有的说鼻子象母亲；有的说眼睛象母亲。总之都承认我是真的了。但就不见舅舅。原来他试真假的第一着就是看我认不认识他，故在人群背后老远蹲着看我。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含泪向他走去叫声“舅舅”！并依汉族礼节向他鞠了一躬，他不知我在干什么，惊异地站了起来。等他认出是我，便一面哭一面说：“我的侄儿象姐姐。”头人对他说相见应该高兴，不要再哭。他对我说：“你们来这么多人吃啥子？”但据别人说〔，〕背地他又向娃子讲：“走南京北京的人，不带这点人来还行？我们招待不起这点人是羞耻。有这样的外侄是我尔干莫格（族名）家的光荣！”他的内心其实还嫌来的人少呢！

当晚杀了四条牛、一只羊招待我们。这里是产米区，家里无法煮出几百人的饭，于是把米分给各百姓家做好送来。许多人争着来拿米去煮。有几个漂亮而衣着也鲜艳的姑娘羞羞答答地在门口往里探望。有个娃子便大叫：“你们是来看老表的〔，〕怎么不进来看？”弄得她们红着脸进退两难。这人又向我说：“这些都是你表姐妹，某某的女儿，她们撮什么米，是来看你的，你看哪个漂亮？明天就接走！”这话使姑娘们笑着跑了。她们是与舅舅同辈的头人的女儿。

舅舅那时约四十一岁，有三个舅母，三儿二女，大儿十四岁，二儿约十岁，小儿六、七岁，大女十三岁，小女七、八岁。都来住处看我，想起我的母亲〔，〕又不免大小痛哭一场。他们对我感情之深永生难忘。当晚舅舅说的一席话对我一生都有很大影响。他说：“你斯补土司家受过残酷的兵祸，受尽痛苦，土司流落他乡，百姓任人蹂躏。现在恢复就该好好互相爱护，你从汉区回来，汉人道理我不如你懂；但彝人道理我还懂得比你多。第一，要同百姓搞好关系，搞不好就不能当土司；不能吃百姓，你的百姓被汉人整穷了，再不能盘剥他们了；第二，鸦片不是好东西，千万不要学吃这东西。第三、不要摆土司架子，庄重严肃是必须的，但摆不近情的架子使百姓和亲戚不敢接近是不好的。一个有能力的人要摆架子，就该到外人面前去摆，不该在百姓娃子和自己亲戚面前摆。”又说他们有八千男八百女都支持我，要我放心去作【做】应作【做】的事。若有人无理来犯，他们将帮我对付。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为人的两项教训。一个没有学习过，也没到远方去过的人，居然懂得这样的道理，无怪他在这个小地区有这样的威信了。我佩服他，同时也感到彝人虽被称为“野蛮人”，但仍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舅舅新修了一座碉堡，是四楼一底的。底层做粮仓，门开在一楼，四角笔直，是由百姓打墙，舅舅亲自压墙修的。别人的瓦板用石块压镇，他的是用压条钉的，比较牢固。从这工程上看，当地筑土墙的技术是很高明的。又修了一座五列四间的木结构平房。工人招自深山，两边排有六柱，中间三列仅三柱落地，其余尽用吊柱，密而向内弯曲，其间镶板。众人一致认为如此坚实，谁也打不进来。我说人行围墙不固而固，人不行围墙再固也会被攻破。他想了一阵，说有道理。并举例说：“我的娃子空着手到处走也不会被抢，这是我的声威关系。”

我十二岁时，母亲曾给我接了个叫盖取么的媳妇，我离家后以为我已死，改嫁给麻卡家了。我知道她已成亲，不会回来了，况且我心中已有别人。便只想交涉退点钱便罢了。舅舅对我说：“你在外面若和汉族结婚，就要遭到亲戚反对，开除你的亲戚关系。”我说〔：“〕我老婆已经改嫁，还是让我自由吧。”舅舅说不行，还是要娶他们家的女子。并说原先的一个是等我等不到才改嫁的，况且人也不漂亮，是个秃头，麻子。我说：“丑得还得不到，岂敢望漂亮的。”舅舅坚持要说一个叫傈日么的给我，我一再拒绝。

依彝族习惯，已嫁的女人是再不容易再追回来的，如追回就会发生严重纠纷。我想她既已嫁人，回来是不可能的了，乐得索点钱便罢休了。不想舅舅多方活动，我这里还没提出叫对方退点钱，他就派人来叫我家接人了。与头人们商议，他们也怕我找个汉人主母来，一致要求我去接。说：“看在你母亲面上应该要，否则会成仇人，要了则多了一支后盾。”彝人最忌妻子被夺。关于这方面的谚语如：“父母命债可缓，妻命债可手中拿（即急迫）”；“妻子被拐的男人三年脸上无光彩。”此类事情处理不好会动干戈的。即使是最弱的人家在妻子被夺不能奈何别人时，也会打鸡念咒，用迷信方法泄愤。这也是彝人最怕的，但舅舅从中活动，说妥麻卡家，使其情愿退人。我被迫无奈，只得派九个青年接了回来。盖取么于三九年夏得霍乱死去，还有人说是麻卡家咒的结果，但有人说对方根本没有咒过。

这件事轻易解决，在当时也是很不容易的。麻卡家是甘洛大氏族，又能团结，争起来是麻烦的。但舅舅利用麻卡、伍底都是勿雷大氏族这点，对麻卡伊哈（我老婆改嫁的夫家）家说：“早就对你家说过人还有主，你家不相信，现在是‘地主来找地，铧口劈断’，‘狗逃回狗家，女逃回女家。’你家只好叫伍底家退财礼

了。”又向麻卡氏族头人们声明：“我外侄接过门的妻子回家去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出门是亲戚，回来是家族。原来比色与惹洪两支通婚已被外人耻笑，现在如果不系根绳子（指老婆）在他（指我）身上，一旦他在外面找个汉人女子回来，就给我们大家亲戚抹黑了，所有的黑彝会因此不同我们开亲的。望你们顾大义，不要支持介哈家，并劝他家不要打鸡打狗。”麻卡家被他说动，终于不再闹事。这也是舅舅处理的一件极难的事。

我在舅舅家这段时间，其他亲戚们也来相请，我说不去麻烦他们，舅舅认为有人请才光荣。还对我说：“在我这里可随便一点，在别人家里可不能马虎。”舅舅接接罕则，果各、牟略、拉浊，叔祖兹乌瓦打等八家都杀牛相待。又杀鸡煮蛋，可谓丰盛。但牛肉有半生的，我咽不下去。转念到他们能吃我也能吃，要在生活上与他们打成一片，否则会说我已变成汉人样了。将来不好在他们中工作，于是硬着头皮咽，舅母们高兴地说：“口味和我们一样！”这话表现了生活一致性的重要性。从此我尽量和他们生活得一样，也就使我的饮食爱好有意变粗了。

彝谚云：“三亲四关系。”彝族的妇女在社会上没有一定地位。嫁谁就跟谁，又有“若为上天瞎眼做坏事，翁与媳接房”的说法，意思是上天不睁眼，好好的儿子死了，也没有兄弟可上门，公公便可逆天理过继儿媳。一般的结婚除家族（不管隔几十代）一律不通婚，【，】外侄女不能打破辈数给舅舅一辈的人外，其余的一般亲戚可打破辈数。叔祖瓦打是阿助亚氏族的头人，很有权力，走的地方也多。我母亲生前为了使他多帮助舅舅，说定娶他女儿给我，杀猪订婚。母亲死后，我去内地，他家烧羊胛骨，打木刻来看都不好，认定我已死了。才把女儿改嫁麻卡家。但还未去当家。见面时有人介绍说：“这是你的妻子，你该为她照张像，”她也愿

意。于是我给她照了一张。叔祖看见便大哭起来，说：“我听信谣言已把她改嫁别人，不然今天就成一家人了啊！”她站着表示害羞和抱歉。其实，由于他家“滑【骨？】头轻了一点”，即使母亲健在也不轻易让我接她的。叔舅罕则聪明能干，暗中与舅舅争高下，两人貌合神离。但为了表示对本家我外侄一体待遇，对我还是十分亲热。到他家时，一家人都坐在我身边摆谈，他的大女有十来岁了，生得周正，亲热地挨我坐下。她哥哥看见便逗她说：“大姑娘不知羞，当众挨汉子坐下。”她反驳：“你乱说，不能和姑妈的儿子在一起吗？”她母亲本是我一个亲戚之女，这时说：“我女儿说的是，生死相见的夫妻在一起有啥？只有你们作假，有人时不讲话，无人时一起亲热。”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种玩笑是常开的。在彝族，因为舅家的孩子和姑妈家的孩子可通婚，故也可开这样的玩笑。若是姨妈家的孩子，则以弟兄要称，不能通婚，也绝不能随便开玩笑。

若干年后，他家小儿子惹事打死两个族人并埋入田中，被族人公认为非礼。对方深夜袭击他家，把舅叔母打死，大女儿也在半路被人劈死，我深为惋惜。叔舅罕则被族人认为狡猾、私心重，但我却不以为然。我舅舅被必尔家刺死时，有人怀疑是他挑动，要对付他。但他一听到舅舅死了，便嚎啕而至，大哭：“阿助家又倒了一根台柱！”并主持丧事，要求查明凶犯报仇。杀舅舅的人是乘大老表死，办丧事时动手的。罕则以“‘杀母伴子尸’犯天下大不韪”为号召动员族人，起兵报仇时又身先士卒，取得了胜利。舅舅死后不久，他与舅母转房，对侄儿女一视同仁，对族中的事秉公处理，一致得到好评。

四五年春，我任宁属“剿匪”总指挥部特遣支队长。一回来就准备约老表一起攻打必尔家，为舅舅报仇。老表们也十分愿意帮我。罕则听说后便来制止说：“我们彝人内部可以打冤家，但决

不许带外人来打彝人，否则将成千古罪人，我决不允许你们引汉兵来打必尔家。”他固然恨必尔家，但认为彝族内部的事，不容引外人乘机进犯。他这种处理民族内部纠纷的原则思想，符合彝族的传统，亦使我敬佩。

舅舅果各是有名的神枪手，人很老实，眼明心静，练枪法时打一枪要瞄一顿饭功夫，【。】在蜀夫、二孃械斗的十二年中，他一直站在舅舅木谷一边。他有支九子枪，打仗时不要他到前面冲，认为他在后面好瞄准射击，同时也怕他在前面有三长两短。每次打仗他都要打倒几个，对方前后有二十多人死在他手里。只要他的枪一响，对方就要互相看看，有无中弹的，自己人则认为他是弹无虚发的，大声喝彩。其实他也不是个傻瓜。双方停战后，木谷遗子洒洒又被对方刺杀，在复仇心促使下，探听到对方有个十来岁的孩子住在某地避难，舅舅便约他和达坡去杀这个孩子报仇。舅舅虽去了，但不愿对族人下手，怕以后弄抵命，便预先推了根【颗】瞎火弹在枪槽里，到时候对准扣了两次都不响，便对后面的舅舅果各说：“我的枪不响了，快来！”果各在后射了一枪，这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竟射不中近在咫尺的目标！而向后面的达坡喊：“不要让他跑了，快！快！”达坡性情直憨，不知前两位是有意抬手，便上前一枪将小孩打倒，并跳跃呼道：“英雄老虎！取得命债了！”舅舅和舅舅见人死了，上前将落在一旁的披毡拾起来盖上死尸，把尸体放好才走。果各还哭了几声。达坡埋怨道：“现在哭他，何必杀他！”

舅舅果各买有一个汉族妇女，我要求释放给我带回。我【他】答应，但要出身价，我说算了，他说是别人要卖进深山，他中途买下的，容你来取也要给买价。我当时认为他这样做过分了。但是后来知道彝人买人给价是普遍的，他不从中赚钱已算是对得起我了。

住了七、八天，岳父季氏体和来请。派来的人原是我的百姓，“改土归流”后不堪忍受残害，来投黑彝的。一见到我就行跪拜礼，并失声痛哭，说：“这里虽好还是异乡，土司回来了，可要接我们回去。”黑彝区没有跪拜礼，看见的人都觉得稀奇。有人小声问：“你们来投多年，并给予耕食地，岂容你们回去？”回答说：“体和依土司道理，奴来不退，奴去不禁。”只要有比他那里更好的，他允许离去。在场的人都说体和大方。当时尔干莫耿氏族的大头人老的有兹乌瓦打、补曲等，但因年事已大，精力差，作用已不大。中年头人以舅舅木卡、体和、阿罗最有威信。舅舅以财产富有，聪明智广，善处百姓而著名；体和以顾大体，有计谋〔而闻名〕；阿罗则以家族强而出名。他们都为人正直。住在中途的季尔洒么来清。他与舅舅最亲近，能或会道，是个“德古”，舅舅称其为叔，但我与他另有一层亲戚关系，叫他老表。因他家人丁少，亲戚弱，影响他的地位。两家一齐来请。舅舅说洒么家无所谓，体和则是最聪明的人，在他家说话要注意，免得被他轻视。我谨记在心里。黑彝地区话是隐不住的，不知谁传出去，事后岳父说：“木卡太偏心了，他以为慕理仅是他的外侄，只有他喜欢，其实我尔干莫耿有这样一名震彝区的外侄，走南京游北京的人，我们比他还喜欢，他这话使慕理拘束，对他以外的人都起戒心，这是不好的。”据说舅舅听到他的话后说：“这话说得对，应该看作我们整体的外侄，我心地窄，眼量狭了一点。”

我们到洒么家时人员已大减，不到三百人了，下午到达时，洒么家招待的别致，他说：“我家贫穷，不敢学别人打牛打羊，同时你们吃肉也吃腻了，我家只好用酸菜来招待，实在对不起！”说得个个高兴。天没黑便从几户娃子家端了饭菜来，叫客人四人一席，两钵饭一钵腊肉，一钵鸡蛋，一钵鸡肉，一钵酸菜汤。客人个个称

贊，人人吃飽。我一嘗到酸菜湯，覺得鮮美無比，於是連肉都沒動一下，只顧喝湯。我們看見屋前到處堆放著小堆的草皮炭，不知是何用意，到了晚上，主人便把這些草皮炭點燃，叫客人幾個人烤一堆火。由於人多，有些客人已幾天沒烤過火了，當然很高興。我和幾個頭人被安在屋內烤柴火，主人陪著我們擺談。柴火煙子熏得我們個個淚流滿面，我向主人屋裡為何不燒草炭？回答說草炭有臭氣，只能外面燒，若在屋裡燒會引來鬼怪，使人生病。不然草炭遍地都是，比砍柴便宜很多。我一再解釋不會引來鬼怪，主人表示相信，但說老婆孩子反對，要燒也燒不成。看到這麼多草炭不能被利用，我感到實在可惜！

第二天由他家娃子招待。富戶招待四個客人，中戶分三人，貧戶二人。我有兩個隨從被分到一戶貧戶家，說主人自稱貧窮，只端來兩個玉米饅和一鉢酸菜，正感到泄氣，誰知用匙一翻卻翻出了十來雞蛋。到其他人家的，不是豬肉就是雞蛋鴨蛋。總之招待得丰盛，客人們人人稱贊，但我想，這一頓招待也許會影響到一些窮戶一年的生計吧！休說窮人，便是黑彝家的消耗也够大的。為了一個名聲，不惜傾家蕩產，這是彝人的一大特點。

下午三時許到達斯堡覺過。爾干莫耿有三支黑彝連同他們住在三個地區，在涼山是出名的，即補補乃托吉日威機，【、】切么覺過介合剎吉、斯堡覺過必者拉覺。地依然如故，人却一家家衰敗。地名中“覺過”有平坝之意，實際僅有几百平方米的小坪而已。這時過完彝族年不久，坪上還有冒耳秋，他們認為我不懂這玩意兒，叫人踏給我們看。由男女成雙地換著踏，十分熱鬧。曲哈莫當時十四歲，與一件站在坎上觀看客人，有人介紹說那就是土司娘的二女。因站得遠沒說話，我只覺得美而穩重，沒想到我們以後成了白頭夫妻。

我到岳父直普哈家，不一刻岳母列帶姨姐、三妹、小妹前來。岳母是岩潤土舍之女，原是嫁與體打的，僅生一女體打便死了，後由岳父上門，生曲哈莫、熱石、蜀莫等三個女兒。她與母親是至親表姐妹，感情最好。從母親份上看，我該稱她二娘，但小時候學慣母親叫“嫂嫂干敢”，大了亦不改口。堂姐克妮么是姐也哥之妻，從這裡看是同輩。她曾生一兒，已夭折。婦女無子要受夫家輕視，自己亦自卑。加之頭年岳父與家族械鬥，受盡驚恐，前個月岳父派人去搶岩潤人的羊子，竟誤殺死她堂弟漢呷子，這事使夫婦感情破裂，見面不說話。她對我說她不愿在仇人家，愿將姨姐嫁我，帶三個女兒來田壩長住。我知道姨姐已嫁給岩潤木呷，木呷呼我舅舅，又是一個孤兒，我若娶了姨姐便是欺負孤兒，況且我不愿與下土司發生糾紛。所以表面和她應付，實際拒絕。木呷平庸，姨姐漂亮而聰明，是不相稱的。但終因系至親不能隨便離異。

岳父打了两头牛，杀了只猪招待我们。晚上八点左右开饭，晚饭安排得井然有序，足见他为人精明能干。饭后坐着摆谈，他已四十二岁，头上挽了个大髻，左耳戴珠，一说话珠串便不住地摆动，语言清楚而准确。我特别静心听。他说：“你在外面十多年，我们有时听说还在，有时听说不在了，不仅亲戚关心你，便是其它彝人也关心你的情况。但是我们内部却不互相关心，强欺弱、众暴寡，甚至互相残杀。其中有些是被迫的，有些是狂妄行动。总之对自己没好处，这样一来对外不能御侮，使坏人趁机挑拨。这在你是看不惯的。也因为这样，所以想帮助个亲人出头也困难。”我看他从大处着眼，于是说：“舅舅家一致为外侄报仇，外侄十分感谢。至于内部意见分歧，不易一致是事实，这就是彝人比不上汉人之所在，我们要改，要尽量避免冲突，要处好家族才能处好亲戚，处好亲戚才能抵抗外来压力。舅舅家对我的好处我忘不了。我本来在外面是

可以混下去的，回来也报不了恩，但挨着舅舅家住就高兴。”他不住点头，说：“这个外侄聪明，无怪在外十多年能过出来。”他又说：“羊仁安对你这样好，我们十分感谢。可能时约他到我们这里来，容我们好好招待，使他感到你舅舅家是记情的。”这话从未有人说过，特别引人注意。

他说内部残杀是有所指的。头年，同宗的呷呷家自恃有四兄弟，说岳父替被他们杀的挖和木呷报仇，暗向体打的两个儿子联络，准备刺杀岳父，体打次子普哈向岳父透信，岳父将计就计，将来联络的阿补、阿若诱至包围杀死。从此两方发生械斗。另外，他的妹妹嫁给岩润士舍汉呷子家，汉呷子要与我堂姐克妮么转房，其妹只好回家，岳父问汉呷子还要不要人，汉呷子又不理，后要求汉呷子赔礼，汉呷子又说是自己走的，不肯赔礼，而且又接收氏家的逃奔娃子，岳父认为忍无可忍，便派人去抢羊子来作质。谁知汉呷子自恃勇敢善射击，出寨追赶竟被打死。岳父一再表示杀汉呷子非他本心，但从此许多人都说他过于阴险毒辣。岳父于当年冬死后，我舅舅被刺，普哈与必尔相残，木假拉马被杀，格格与必哲武各械斗等一连串事件相继发生。许多人说如果岳父在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有人评论舅舅善于处理已发生的事，舅【岳】父则善于防患于未然，可见他俩是一地两雄。

第二天受必尔子家招待，杀了十多头猪，象洒么家那样装在钵里吃，吃得舒服又不浪费。其他十来家都是每人分几块肉，一瓢饭，吃完则罢，吃不完则带走，以备路上充饥。看来各有千秋。必尔子仅十多岁，个子矮，已染大烟，弱不胜衣。本来他是长辈，但他父亲乌打是季氏之首领，我母亲大概为求他支持，曾订其女给我，所以平辈相称。舅舅曾对我说必尔子是孤儿，来请必须去，并要表示亲切，说孤儿寡妇自卑感强。所以我一去就和他热情谈话，

觉得他人还聪明。其头人阿候汉家子则口出大言，我十分厌恶。果然几年后，这个头人便怂勇必尔子杀死普哈，普哈母出重赏激励娃子包围必尔子寨子，这个头人当场被打死，必尔子逃进碉楼，外面放火烧楼，必尔子跳楼亦被打死。自此一家绝根，普哈家也只剩蜀达一人了。

下午受堂姐僮么家招待，她为人老实，原配呷呷已被打死，由夫弟木假拉马上门。拉马本是弟兄四人，无奈尽是愚人，三人狂妄而被打死，此时仅剩拉马一人，家中有三个儿子（后来病死两个）。他家贫穷，我一再劝阻，还是杀了一条牛。他家的娃子中富裕者却较多。我劝别杀牛时，当即有娃子提出异议，说：“主人家穷，娃子家不穷，你们到我们家去，招待几十天不成问题。”经刘玉成、阿木补初等一再解释才作罢。第二天杀两只猪，有人说是一个头人自己拉来的，说下次到他们家是假的，不如现在表示一下。还一再叮嘱主人不要泄露秘密。其忠诚是感人的，舅舅曾说他家黑彝不好，自取灭亡，娃子则比别家强，叫我好好接触安慰。看来又被他说对了。

下午到岩润堂姐克妮么家。堂姐原嫁与土舍卡卡，他随岭镇荣去西昌，遇到翁媳争权，翁与卡卡被滇军逮捕，经镇荣说明才得释放，回住于礼州一客店，因其人相貌俊秀，店主王姓一女与其恋爱，女怀孕，男被毒死，女亦被逐。堂姐由卡卡堂弟罗罗上门，生一子，与前妻所遗共有四子，一时被誉为多子之家。后来两个儿子病死。罗罗亦病死，再由汉呷子上门，汉呷子被我岳父打死，娘家两个弟弟受川边军残害，大弟死，三弟流落在外。因此历经艰难，一生凄凉。岩润土舍强盛之时，土舍六人，百姓娃子约七百户，土地肥沃、农产丰富，后山有森林，野物繁多，住户多富裕。自前代内部不和，彭巫加袭扰、挑拨，黑彝又来抢杀。搞得土舍只剩三

人，百姓娃子不到三百户，而且许多还求黑彝庇护，一片荒凉景象。堂姐一见我就痛哭不已。我也十分怜悯她，可是她的土司架子还是很大，贪心也太厉害。她见我不摆土司架子，有时也同仆从一起劳动；免去让仆从跪献东西的旧例；头人和妇女可以坐着喝酒；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来找我说话，就说我坏了祖宗规矩。后来向我争田地、争丫头、争牲畜。我一再向她解释都不相信。我本想栽培她的独生子出去读书，她不肯，还劝子吸烟娶妻，不要外出，以至招来倾家灭门之祸。

派出去交涉的头人取回了三个被抢的汉人。舅舅带信来许给我十四石谷和一百两银，约期去运。他还准备来田坝与汉人会商通商的事。我回来时，百姓已知道我家口粮不够，商议由富户派粮助我，此时听说已得舅舅帮助，他们很高兴，争相去运，自己就不必出了。过去，土司领回难民是立大功，我一下取了四个回来，汉民十分高兴，家属放鞭炮欢迎。尤其听说南北可以通商了，许多想做鸦片生意的汉人很高兴。客商士绅无不希望早日实现通商。我把情况告诉岭邦正，他也十分高兴。我准备调解他家和吉石家的冤家，他只同意与必尔家调解，认为吉野【石】家不可靠，我当时认为不对，但也怕有反复，自找麻烦。

这次到舅舅家，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生活的话，同时也亲自看到了一些。

他的生活与其财富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披件擦尔瓦，内衬披毡，不穿上衣，敞开胸膛，出门作客才穿上衣。披毡穿脏了就脱给娃子，从不包头帕，头发只结个髻，一条单层大脚裤，不穿鞋，还说穿鞋不好走路，打仗不方便。饮食粗得很，一个玉米馍、一钵豆渣菜是他最喜爱的饭食。猪肠肚没洗干净时别人不吃，他则只把屎勒去，放在水中涮一下，煮开舀来就吃，还说这样味道鲜。但招待

客人时要求却很严，一定要洗净煮熟才献客人。他敬酒也独特，别人都抢着敬有地位的人，他却说：“这些人处处有人尊敬，我就不必多献殷勤了，让我敬下别人吧！”把酒拿去敬不出名的人。他本人出门，一定要按辈份让老辈子走前、坐上位，其次让那些不受重视的人。他自己却居最后。所以跟他人的都说他好，愿意替他出死力。对亲戚他一律宽让。如麻卡家起初和他有仇，发生械斗，但当阿候人来犯时，他自动去支持，使两家仇怨从此一笔勾销。有一次他与四个族人去甘日阿且木牛家作客，遭到奚落，主人叫用绳子牵来一只鸡，用斧杀死后，切成四块煮熟端给他们，别人气得要走，他说：“肚子要紧，对这种人不必介意。”劝别人吃饭，别人吃不下，他独自把四块鸡肉一齐吃了，消息传出去，人们都说他气量大，反而对主人起反感。到后来木牛被人侵犯情况紧张时，人们都不愿意助他，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来求，吃了大亏。舅舅说：“自弃于人的，将被人弃。”

普雄勿雷大头人和都举者来甘洛访亲作客，遇到主人结婚，他听说新娘、新郎都是勿雷氏族，气得要走，说这简直不成体统，无论谁劝也不行。舅舅到达后对他说：“这事是有些不合适，但是宗族作错的事，并非错在我们手里，想改也来不及了，我们不管他，还是闭嘴进去吃一顿吧。”举者听了，把气平下，进屋吃喝，尽欢而散。

有个舅母讲究清洁近乎怪癖，做一顿饭要求洗几次锅，切肉不准落到垫笆上，不许佣人面对饭菜端给她，吃饭时不许有人走动，说是扑起灰尘，指定人为她背水舀水，不许别人去动水桶。舅舅认为是不尽人情，决心使她改正。于是和舅母一同吃饭时故意把盘中的肉换次拿起啃一口又丢下，甚至用手揩鼻涕后撕肉给妻子吃，弄得妻子无可奈何，只得改了怪脾气。

我一个岳母是舅母之妹，也同樣有挑剔怪癖，她喝的水要每天去背，又不許和眾人的水一起裝在大水缸里。岳父只口頭說服，但把她不奈。有一天，有個安家娃子去服役，飯後聽說大桶里沒有水。而一個丫頭背來專給太太喝的淨水又不要他喝。他說：“不喝水就不能勞動，請太太把你的淨水舀點給我喝，不然我就自己動手。”逼得太太只好舀了一瓢給他，他喝了說：“太太的淨水真好啊，再喝一點。”等舀第二瓢時，他只喝了一點便大叫道：“什麼淨水，簡直是牛尿氣味！比我家大桶里的水差多了，大桶里水裝得多，可以沉泥渣子，現背的水盡是泥渣。”說罷把水倒了。岳母從此信以為真，就改喝大桶里的水了。附近傳為笑話。

舅舅很顧百姓娃子。他在田里走動，如見娃子家田里的水溢出來了，他便撮土堵着缺口，掙水流到別人田里去了，他四面張望沒人，就把水放進自己娃子家的田里。百姓娃子與別人發生糾紛時，他總是設法加以偏袒，因此他的娃子說他好，別人卻說他不公正。他的大兒子叫史補，少年即受贊揚，認為勝過父親。如到百姓家去，他要親自動手舀水燒火，平時放牧勞動也和娃子混成一片。有人說主子如此有失尊嚴，他說：“在娃子家就和在自己家一樣，在家里誰不做點事。”遇到解決糾紛時，他一律秉公辦理。被認為將成為一個德高望重之人。但二十歲後染上鴉片，又因其弟而感到悲觀失望，於是自暴自棄，死於五二年。其弟制告性情乖張暴戾，買嬰兒來養，死了後便拿來作靶射擊，擺大黑彝架子，不惜財產，親近無賴，疏遠百姓，生活失常，晝夜顛倒，染上嚴重烟癮、梅毒及肺結核，五三年曾到雅安醫治，稍好後又放縱，病復發，死於當年夏。

大概是三七年正月初十後，舅舅與叔舅果各洒么前來，緊接著吉石必子也來了，他們是秘密來的，只帶了三十多人來。我依漢例

设九碗相待，自以为够丰盛了，谁知他们不会用筷子，也吃不惯，说不合口味。还说有“汉人气味。”舅舅为了解释盖取么改嫁并不是他的意思，当着我俩说：“盖取么，你被改嫁是你娘家的意思，与我无干，你回来是我派人接的，你要保密。”又对几个头人说：“慕理回来了，你们也早就盼望他回来的，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他的好坏都在你们身上。主子成老虎娃子成豹子；主子成豹子娃子就只能成狐狸。反过来娃子是狐狸，主子就不会成老虎。娃子好的主子也会跟着好起来的。你们往后要互相监督。”头人个个称是。

依计划，我们第二天动身去富林。当晚宿杨河坝。他们没有走过长路，到时个个精疲力竭。第二天中午过大渡河。果各善掷石，河面约二百米，他掷了几次，有两次居然掷到对岸。众人都说身平第一见这么大的河。舅舅说：“我们过了河怕回不来了吧？”果各说：“是你约我来的，回不来就是你害了我！”必子说：“我们能过去就不怕回不来，外面的汉人比田坝的好，我们虽然不懂汉话，还会有人带我们回来的。”洒么说：“慕理没把握就不会带你们来。”又对我说：“慕理，你要卖我们时先卖你舅舅，他人胖有力气，可以做活路，一定得高价。”引得大家笑了一阵。事后舅舅说：“过了河心都冷了，万一被扣留，逃也逃不脱的。”

到富林受到羊家热情招待。在堂屋内，羊仁安、养母与舅舅同坐一个沙发，我和果各，洒么，必子四人坐另一只沙发。羊说：“你看是不是你的外侄？我是不说假话的。说他还在，求学好，你们不相信，他现在不比别的土司强吗？我一生为人好，绝不害人！”舅舅听我翻译后说：“你把我的外侄抚养成人，我和亲戚们都感谢不尽，只是人们住地不同，眼界不同。‘老鹰飞在天上，看尽了彝汉住区；鹿子在森林里只能看到山；鸡在院坝里，只知道房前屋后。’我们本该相信，但认识不够也就起了疑心。现在事实在

眼前不能不信了。我小时就听过你的大名，以为在天涯海角，可闻不可见，现在见到了，而且是亲戚了。我深信你是神一般做好事的人。你抚养我外侄成人，我们尊敬你，感谢你，甘洛的亲戚男有八千、女有八百都愿意听你的话，不抢汉人，不打你的军队，我们可以打鸡吃血酒。”养母说：“光电已成人了，可以交给你们了，望你们多照顾他，只要互相信任，打不打鸡不要紧。”酒么，必日【子】两人各自也说了一通，只有果各没说话。

舅舅和必子各送去一匹马，羊家每人回送一百发子弹。舅舅认为羊府很宏伟，与他的房子相比，简直是大房比猪圈。当晚我们睡在过厅客房内，我十二点醒来他们还在话说。我去问舅舅时说：“好象是睡在神灵房子里，一睡下就惊起来，房子好象在摇晃，实在睡不熟。”羊为了表现甘洛大黑彝来和他接头，第二天照了一张一尺来宽的相，羊坐中，舅舅他们分坐两边。羊身材魁伟，有威风，一般与之合影的人，在照片上都显得矮小，而这四人黑彝身材也高大，鼻子高高的，黝黑健壮，表情自然，和羊不相上下。养母看到相片后还说：“黑彝人材不错。”可惜这些相片以后都毁了。后来曾受刘济南家招待一顿饭。舅舅说：“老天爷保佑的人是害不死的！不是人想怎样就怎样。”刘答应：“是，是！”好象听懂了他说的意思。养母听到后哈哈大笑，对舅舅说：“兄弟你说得好！”舅舅看到养母的相貌漂亮，事后说：“想不到汉人也有这样的美女！很想和她多讲几句话，可惜语言不通！”

有一夜，我依大舅母日前说的话，劝舅舅不要娶大大子为妻，说：“她是与我们有仇之人的妻子（大大子是巫加的妻子），娶她会与吉石家结仇，并且别人打有鸡狗，娶来也不会昌盛的。”他却说：“巫加杀了我姐，我夺他妻子是大名声，现已弄到手，不能不成婚。”这事阿助家的其他人也反对，他却一意孤行。他对我说：

“不让我娶，我就要抢你岩润的堂姐，在你份上她是外侄女，但她本身和我是表亲。”我说这样与大土司结仇很不好，他坚持要走其中一条路，我没法。大大子是岩润土舍之女，二九年被彭巫加娶去，原住在踏脚姑，三二年春该处被顺河白彝抄掳，迁住甘日阿渣尔解。三四年巫加被杀，各黑彝常来侵犯，那里也住不下去，遂同几个随从准备逃回岩润。经过介里勒巫时，被吉石果谷束子截留，准备与之成婚。舅舅听到后为了得到娶得仇人之妻的大名，派人去接，准备娶为妻子，遭到族人反对，迟迟未成。自此便和果束子结了仇。

在富林住了三天，动身经大树堡、尼美珠而回。舅舅询问尼美珠的边界后说：“这地方比阿助地方还大，如果土司能干，财产是不愁的。”在村上吃饭前，到小学看看，我在小学操场的单杠上要了几个动作，舅舅认为见所未及。尼美珠几户百姓找了几匹马给我们骑，走到尼脚时，我的马踩滑坠下，我踩住马背跃上坎来，舅舅亦感到惊奇。后来逢人便说：“我的外侄可以在铁棒上打滚！马下滑可以从马背上跳到坎上，不是一般人，可能有神助。”看不出原因的事，他只好以神解释。

第二天到田坝，受到汉民欢迎。在王学渊家与甘锡王【锡五】，张龙泉（联保主任）、戴文博（小学校长）等见面。并议定从此越西河南北彝汉通商，还与岭邦正见了面，岭此时已戒去大烟，身体转好，彼此谈了些话，岭邦正说：“我与你们没有亲戚关系。”舅舅认为不够大方，说：“他没把岩润土舍当成亲族，应说‘与岩润土舍开亲即是我的亲戚，何况岭承恩之姑娘又是伍底女子！’”但舅舅也称赞岭邦正聪明而生得英俊。

舅舅回去不久，我参加了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边区调查团到西昌地区各县调查，对舅舅的事不再过问。听说舅舅回去后一定求个“夺仇人之妻”的大名，说“抢来的人放掉是莫大耻辱。”他曾出

几百两白银与束子赔礼，把束子安顿下来，但中间人是没威信的上关体打，事情并不就此完结。到大舅母的儿子以打得麻疹死去，舅舅便绝望了。

大概在腊月末，以打死时，我亲往吊丧，舅舅悲泣不已，竟说：“活着也没有用了。”这次麻症流行，亲戚百姓的娃儿死了数百人。彝谚云：“人没得麻症就不算个人。”足见当时麻症对彝人生命的威胁。来吊丧的人多而杂，我怕发生意外，派人守门，不准随便出入。第二天我回田坝，有百姓要背酒去吊丧，仍叫他们去。第三天早晨，这些人突然奔回来，说舅舅被刺死了。问行刺的人是谁，答说当时尔觉马和来吊丧，正怀疑是他干的，又怀疑是罕则干的，已经扣留马和，正在调查。我立即叫十名百姓送一条牛去吊丧。下午阿助家来说事情已经清楚，各果束子放出话来说是派人刺杀的，他是为了报夺妻之仇。马和已释放，已买酒赔礼，罕则和莫格家的头人正在商议，以“打母伴子尸”的罪名讨伐束子。外侄为舅报仇是古老规矩，我必须准备行动了。好在必尔家平时爱惹事，与下土司、然夫黑彝、汉人都有仇，一有人号召，他们都会行动起来。我一面向重庆行营假报舅舅是为彝汉团结而被刺的（行营曾命驻军刘湘的独立族陈亮基协助惩凶），一面派人向岭邦正要求一致行动，他为了报仇，欣然同意；又派人向然夫家联系，他家自然同意。汉人则不愿实际行动，只是在言论上支持。

正月初五，各处派人来报，已约定七日进兵。我一面叫人准备，一面亲赴富林羊家相助。羊家给了十多支步枪，几千发子弹。我于七日赶回，战事已结束。我看到必尔家的巴库、夹谷、哈夜堡各村房屋多被烧毁，尚有炊烟者不过十多户。

据说尔干莫耿全部出动。罕则身先士卒，洒么在后督战。许多与舅舅感情深厚的人呼天抢地，边哭边作战，个个奋勇，所向披靡

【靡】。必尔人只在夹谷抵抗一阵，被打死四人而溃退。村子任人抢掠。束子先欲亲到前线抵抗，其族人认为这样只能火上加油，使进攻烧杀更凶，抓着头发把他拉到沟里躲避。莫耿人本要抄掠全部必尔村寨，但因其中两房人是与莫耿家和我家是亲戚，双方出面保护，故这两房的黑彝和娃子损失较小。束子家的则一抢如洗，损失最大。当日我们这边集中三、四百人在南尔岗，莫耿一开始进攻，堂兄吉史便指挥人马过河，对方认为我们出兵是为舅报仇，不加抵抗，让入其村，烧了几间房子，也抢了一东西，堂兄妻（必子之女）出面劝阻，才罢休，算得胜而归。

据说莫耿人战斗之勇从未见过。我看原因是舅舅声望高，也善于处人，与族人有深厚感情，都愿为他报仇，而束子乘丧期行刺，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激起众怒。必尔家平时“赤贫爱打仗”，爱惹是非，遭人痛恨，即使亲戚也对他不满，有机会当然要泄愤。有人说当天有神灵变成的大雁飞过，来保护进兵的人。其实漫山遍野有人经过，惊起雁儿是必然的。

几天后，羊仁安与独立旅张营前来，说奉命前来帮助。准备过河示威。对他们的深入我是不愿意的。冤家械斗是彝人内部的事，不能乘此引军队打彝人。羊仁安也赞成这个意见，说彝人很凶，过河去打起来双方都不利，主张派人约阿助家前来谈判。阿助家怕被强迫和解，只派了四个白彝头人来。必尔家派必子来表示束子不该刺杀舅舅。羊、张决定不进兵，要必子负责与有关方面和解，部队撤走。羊本人为我的家产事，迟走了几天。我对羊、张的兵都没来得及招待，他们也无怨言，实在难得如此。

舅舅的死，使我失去了一方之助，心中感到十分空虚。但他的死竟有部队开来，彝人认为不得了，对我倒是更敬畏了。必尔家公然要以五百两银向我赔礼，虽实际仅付了二百多两，但对我用处也不小。

不久，我怀着空虚的心情，外出考察边民教育。十月回来，马焕章运了十多只枪和一些子弹到南尔岗出卖，束子准备抢枪，当场被罗呷呷杀死。对面必尔人来报复，罗逃走。马焕章则惜枪弹，准备守待援兵。半夜碉楼被攻破，人即被打死。为舅舅报仇的美名却落在我头上，与过去舅舅为我母亲报仇的事一起被称颂。说：“为姐姐报仇是阿助木卡，为舅报仇是兹莫慕理。”舅舅死去四十多年了，连骨灰都没有了，而这些话现在还有人传扬。

舅舅为抢仇人妻扬名而招致身亡，有谣云：“有尼木卡为娶妻而身亡。”且被人们引以为戒。他一生娶、拐、转的妻子达十多个。目的是“母羊多则羊羔也多。”结果三十年后儿女死尽，苗苗也没留一根。他修了一座名扬一方，高达十米的碉楼来往，本指望抵卸敌人万无一失，哪知自己却被刺杀别屋。高楼依旧，人已成鬼。称一氏之嫡长，继两房之产业，拥百户娃子，养三人儿男，堪称人财两旺。没料一场病灾加上祸端，人亡财散，这岂是初始所料？这里也有一些必然规律，这些规律在彝谚中的表达是：

一、“祖宗兴盛的子孙衰败。”说祖宗有势力、财产和名望，子孙就要依赖成性，不求势力。或仗势而多结仇怨，招致天灾人祸。彝人迷信，说是因祖宗昌盛而招致诅咒过多的原因。

二、“有田地落后，有畜子愚蠢。”这指的是有了财富便不求进取，只顾保有不求上进。人不免衰退，而欲夺其财富的人又千方百计进行，人既弱而遇到强横，又得不到氏族保护，不败何在？

三、“三代联姻，子孙象猴。”彝族爱讲骨头尊卑，即讲门第。讲去讲来就是自以为高贵的几户人开亲，近亲结婚，血统是纯，可越纯体质越弱，智力越差，以致绝根。

四、“谷物换地长得茂盛，人们换住地就旺盛。”彝人所谓高贵即是“黑彝贵贱凭财产；黑彝强弱凭胳膊。”田地、房屋、牧

场、娃子、牲畜越多就不愿意离开本地，若干代都住在一处，象谷物在一个地方长种而衰，人长住一处也会导致衰亡。据我所知，因此败灭的黑彝土司数不胜数。

五、“母羊多羊羔也多。”以羊来说许是这样。推之于人又何曾如此。且彝人不懂生理卫生，不知节欲，多妻导致子女不健康，死亡率大。舅舅有十妻十多个子女，都不到三十而死；岭镇荣有七妻，仅一子在成人；甘日拉达拉惹史打是著名的美男子，有五妻，仅一女成人。其余例子还多。

这几点是我的想象，也是我在彝族中遇到的事实，可能不正确。但觉得所举谚语是千百来彝人从生活实践中总结概括的，有其一定道理和意义。

（本文原载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编《彝族文化》，1986年年刊）

4. 難忘羊仁安對我的培養

羊仁安三十多岁时，来过我的家乡田坝，与我二伯【伯】父岭治平掉过把，与我父亲也熟悉，民国后出任军职，到1924年已任川边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了。他平素与彝人处得好，也喜欢排解纠纷，颇得彝、汉人民的好感。

因我父亲死的早（死于1918年），又遇到族人不和，我们孤儿寡母的，时常受到外界的压力。1924年夏，川军第四师与川边军发生战争，为求得外援，也依羊的要求，我家不仅卖粮接济边军，还派人前去助战。冬月，川军不支，败局已定，羊率军回到富林（属汉源县）时，我即前去拜他为干爹，因父辈交情，颇受重视。不久，我行订婚礼，他派人送来锦缎、对联等贺礼，此时，他已升为川边各军总司令，联上署有官衔，见者啧啧称赞。

1926年春，羊的团长刘济南，拟打越西河以南甘洛彝族聚居区，率部来到腴田一带（今玉田区），见对面恶山重重，村寨稠密，料非千人的队伍所能取胜，乃退到田坝，向汉、彝肆行勒索，二伯【伯】娘家被抄楼，伯娘弟彭乌甲有力量，来质问原因，刘即诡称应我母子要求，乌甲信以为真。到阴历十月初一夜，派人来袭，母亲被杀，我仅以身免。舅父来接我走，驻军不同意，我只好到富林去找羊仁安。他不在家，但得知我遭遇后，委我为彝务队长，并令刘团保护。

1927年初，舅父杀死二伯娘抵我母命。乌甲痛姐之死，对舅父无可奈何时，回头要危害我。其时，刘济南已将我上土司辖区“改土归流（刘）”，彝民编入汉团，仅留十多户彝人供我使用。到夏天听说羊回到富林，我又去找他，不巧他已于前几天去雅安，不得已只好留下等待。

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将二十三军（原川军四师）解决后，又准备改编川边军。刘文辉因此招他到成都，直到阴历7月才回来。他先准备要我回家，仍要刘团保护。后因乌甲力量增加，我又与刘济南口角失和，所以决定要我到西昌求学。他说：“你回去不得，乌甲一心要整你，刘济南也不可靠。我看当一个土司也没来头，没本事的就一个连长来也怕，若是读了书求得本事，不说一个连长，就是我这样的司令官也不敢乱来。”这话打动了，我决定照他的话跟他到西昌求学。

当年深秋到西昌入鸡心石小学，1929年入西昌县立初中，见我读得书，成绩又好，一家人更视我为亲人了。羊当时职务是二十四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兼宁属清乡司令。1929年滇军胡若愚、张汝翼等部被龙云打败，得刘文辉同意，将退到宁属；同时，为了分化瓦解川边军部队，刘拟升羊部团长蒋如珍为旅长，达到顶替羊的目的。羊与属下另一团长邓秀廷合谋，一面调集汉、彝兵设防阻止滇军，一面密谋杀蒋，解决蒋团。刘文辉对羊极为不满，立刻降他为步兵第十一旅旅长，去清乡司令衔。

到1931年末，羊的官势已差，年龄亦大，为有个好退路，自动请辞。刘文辉即派其侄刘元璋以宁（属）、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屯殖军总司令之职率两团部队到西昌代替羊。随后调羊到成都述职，我即随往，考入联中（石室中学）高中部。次年冬，发生“二刘之战”，羊受到刘文辉软禁。1933年夏，羊对我说本想扶持去上大学的，但目前遇到困难，前途难料，你去考个有饭吃的学校，免得误了前程。适逢中央军校来蓉招考第十期入伍生，应考后得录取，到南京入伍。临行时，羊送五十块大洋，养母（三太太）秘密给予戒指、耳坠等约二两黄金。到1935年，羊家卖一副沉香木棺材与夏蔚如（女，黄埔六期生），价三百银元，约定在南京付我，但到南京不久她即病死，仅付我四十元。

羊仁安如此不惜金錢和精力來培養我，是何緣故？我估計有他的用意：首先，與我父輩有感情，而其部下却加危害，擬培養我成人，以減內疚。其次，當時各族均有上層，擬撫我除取撫孤之名外，亦可籠絡各族上層。再次，我誠實好學，似有前途，而其兩子則吸大煙，作用少，養我成器以固其業，用意是深的。

1936年夏，我在中央軍校畢業，分配重慶行營工作，請假回鄉探親，他十分高興，依俗辦“合宴酒”，以事【示】祝賀。當時他任川康邊防總指揮部隸屬漢彝民團總指揮，順便委我為彝務大隊長，送與十支手槍，二十支步槍，以壯返家聲威。他及時教導我說：“一，勿學土司惡習而吸大煙。二，勿愛錢財而在百姓身上刮油。”這些囑咐，成為我爾後之座右銘。我被“改土歸流”時沒收之田產，也由他上報獲得退還。他又函請越西縣及西昌專署，要求恢復我土司職。當時所屬彝民堅決擁護，民意已無法阻止，也因縣長是參加過北伐，思想比較進步，認為办好彝務，必須彝人自治，便歸還土司印信，委任土司職務。民國官員委任朝廷官職，實為奇事。但使我有了個“基地”，能作革新實驗，也因羊仁安支持，作出了成績，受到彝、漢人民之注視。

羊仁安同冕寧縣拖烏果基人的關係較好。1935年紅軍到來，果基人不僅與紅軍結盟，幫助紅軍過彝區，還參與了殺死押解人質逃跑的鄧秀廷部團長李德吾的行動，為此，鄧秀廷認為果基人歸附了紅軍，要進行逐殺。羊說情不行，便要我相助。幸遇成都軍校囑我代招彝生培訓，我將十個果基青年招去，因家屬要受保護而免遭其難。1939年西康建省，又得劉文輝同意，從而使果基人在拖烏長期安居下來。

我舅父被人刺死，減少了我的後援，他親來田壩，作適當處理，消除影響。他向劉文輝和王靖宇（西康保安處長）推薦我，爾

后得到重用。我送到内地升学的彝生和我所属彝民经过，他必予补助照顾。二十四军剿办普雄时，我任特遣支队长，他却持异议，说：“彝人贫穷，偷鸡摸狗是常事，皇帝都认为‘不夺我江山，不占我社稷’饶得过彝人，他们（中央和地方政府）就饶不过。想人家银子、鸦片，无道理要失败的！”后来果如其言。1947年我到南京活动，刘文辉支持，他予资助。翌年我当选立法委员，他更为高兴，可以说对我是爱护备至的。

虽然如此，我们之间的思想言行是有差异的。如：不烟（大烟、草烟）、不酒、生活有规律，不摆架子，找钱有方，提倡教育，爱排解纠纷，同情彝人，注重感情等，是我所羡慕而要摩【模】仿的。至于重视袍哥、讲究义气（偏于私情）、深信阴阳、有仇必报、爱好赌博，广置田产……等，是我所不及也所不愿。惜我愚拙，不能学其所长，止其所短，各行其志了事。

羊公出生草莽，能成就如此名位，固是遇到时机，而卓越的天赋，也是重要条件。善于对人处事，博闻强记，即是具体反映。对此，我真是叹为观止。他对我如此之好，究竟起了点什么作用呢？有人评论过，说供我求学，有了知识以后，对凉山彝族文化之提高，起了些作用。抚我成人，笼络了些民族上层，对彝汉相安，有过好影响。迄今，有些彝人不仅对他有好感，对汉源人也有好印象。但解放后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他对我并非真心诚意，而我为彝人工作，也是沽名钓誉。这些，我不敢苟同，如有人像他那样对待我，我不敢昧良心而说他不是真心诚意的。若有彝人像我一样不惜金钱，不辞辛劳地为彝人工作，并有点滴成绩，那我也就甘拜下风，自认形秽，三心二意，沽名钓誉呵！

岭光电 1986-6-27稿

2009-10-30 尔布什哈整理

5. 當土司的時候*

當土司的時候（回家恢復土司）**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在一九二六年，我家——暖帶田壩土千戶所，被川邊軍劉濟南團強行改土歸流，繳去印綬信，沒收田地，改漢百姓，又指使我親戚來襲殺，槍殺我母，掠去財產，我僅以身免。時我僅十四歲（虛），要去舅父家，軍隊又不同意，只好去找川邊軍付總司令羊仁安。二七年秋，他帶我到西昌入高小，初中。當時他的軍隊正在改編歸二十四軍。三二年初他去職調到成都，我隨往考入高中。三二年軍閥內戰，他遇到困難，難於助我，三三年叫去應考偽軍校第十期，得錄取到南京入學。三六年秋畢業，分配到偽軍事委員會重慶行營工作，冬請假回家探訪。

原想土司撤銷，田地全失，僅存三所房屋等，擬見到親戚後，仍回到外面工作，到有地位時再回彝族地區來工作。當我到達成都時，即有彝民代表十多人前來迎接，到漢原來迎彝民達四、五百人。他們都要求我回家當土司，並說改漢後十多年中受盡了痛苦，三日一捐，五日一款，負擔既重，又時被誣枉，無辜被殺者達幾十人。漢團欺壓，黑彝襲擾，百姓已達到被迫離鄉背境【井】之勢等。回到田壩老家時，原我家那些頭目們都表示擁戴，打雞盟誓，說若漢團再來爲難，願與拼命，下土司峇【嶺】邦正也感勢孤，希望我回來相依相助。我親戚們更是願出全力相助，氣氛相當熱烈。

此时羊仁安以宁属汉彝民团指挥名义出越西县，西昌专署，建议恢复我的土司职。恰好县与专署有些人正在汉源，见到彝民迎接我的情景，也认为“黄埔生”有后援，回去加以鼓吹。到三七年二月伪县府公然来令恢复我的土司了。三月初伪行营边区调查团来田坝工作，参加了我的就职典礼。一个封建皇朝委任的土司，又重新出现于一地了。

土司恢复了，又该怎么办呢？我想单任土司会处处受到压力，所以我必须在外兼任汉官。彝民的痛苦极深，初见面时几乎个个向我痛哭诉苦。我到各处一看，确实比过去更苦，原属于土司的田地，被汉族地主占去（被刘济南没收去挡押），百姓的私有田地，也丧失了不少，识字的人比过去少得多了，精神屈辱，生活愁苦等等，使我暗暗吃惊。我便决心改变这种现像，加强彼此关系，既保我土司宝座，又改善他们的处境，还想进一步影响全凉山。便开始进行如下工作。

一、重点工作（教育）

我和彝民们，曾遭军阀摧残，到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地步，也见到彝人处处被看作“蛮子”受到歧视，他们有些行为和习俗风尚也过于落后，便认为都是无知识带来的结果。想避免再遭横事，使民族兴旺、发达，处处受到尊重，就必须兴办教育，提高文化知识。过去有钱，不由自主地被人夺去。现在用在愿用的地方，用不好也该甘心，用成功了，还长期保有，而且培养出一批知识分子，就可以稳住田坝，也可以影响别人来拥戴我，更直接促进彝人的文化知识，对自己对民族都有利。

于是：1、办斯补小学。三七年三月，用一院房子作校舍，聘二位汉族一位彝族教师。然后召集百姓开会并给他们规定：有二子者

必送一个，四子者送两个入学。强迫了五、六十人前来（有少数自愿），经费由我负担，并且供给拾伍名清贫生的伙食，（他们每月缴一背柴）。预定汉生不超过十分之一，别外黑白彝子弟尽量招收，并予优待。三八年得川省补助，（我在外任职，收入每月达一百多元以上）给学生每人发过一套服装。原改汉时彝民被迫每年向田坝小学缴纳四十八石学粮，我回来后便停止交纳，小学控告，伪西康省政府派员来解决，断以一千元赎免，此款由我垫付，后来要百姓归还。四一年后升学内地的学生日益增多，我已闲于负担。四二年冬为免还一千元及停用师爷（自兼），免识字粮，（每户三升），由百姓每年出二十多石杂粮，作小学教工工资，教工伙食，升学生补助，设备修缮，清贫生伙食等仍由我负担，从此经费分别固定下来，教师增到五人，工友一人，我始终兼校长，选一教师为教导主任。

初小毕业生选送越西国立实验小学升学，未送者仍设高小班行课，初小班如常。课本一开始即采用内地出版的汉文本，也兼教彝文。四四年以后，下土司的和汉族学生已被禁止前来，外来学生只剩下两人了。这时已开始用本校毕业生，升学外地，因家庭困难停学回来的任教师。原三九年学生已增到一百来名，以后因升学者多，一般有七八十名。直办到五一年还没个大学生，原因是语言隔阂，离家远，学生中途停学多等。我任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长，主要用意是设立学校，教出一批知识分子，其次想免除当地彝民受到的欺压。结果内外纠纷繁复，不胜其解决，外来压力也难于去尽。教育呢？用了不少精力、财力修建了一座二层一底的校舍，聘来教师时只收到十多名学生，经费也无着。更非我土司范围，不能强迫入学，或摊派款项，使我灰心，离开外出。

2、学生升学：小学教不出大中學生，非送内地升学不可，而且要送到有饭可吃的学校。经多方联系，于39年送四名學生入成

都实验小学，后入初中，42年停了补助回来，另入它校。有四名入西昌小学，小学毕业回来。也送了几名入汉原雅安小学，后在初中肄业回来。41年秋送拾名入榮经国立职业学校，从此该校与我取得联系，代招彝生，到49年当地秩序混乱，迁到汉原，彝生增加到二十多名。42年初送九名去重庆国立边疆学校。46年学校迁南京才返回，送几名到会理金江职业学校，以交通不便，当年即回。这些回来的学生，多数即转他校升学。此时，有些家长，把子弟升学看作纯代土司读书，有些学生也不愿再升学，若容许这样下去，我的教育目标当然落空了。于是依头目建议，用贷粮生利作基本补助来控制学生。办法是即与学生和家长约定：完成学业的高低，以私产找亲戚作抵押和担保，贷若干石粮（二至三石）来生利作补助，完成者仅还本，或将来转与其它学生，否则没收低押品，惩办家长及保人。有的另按年或期，发粮补助，用此方法后，我家中虽拿出二十多石粮，学生却不敢中途辍学了。为了减少清贫生家庭困难，我从汉族地主手中取回的田地，优先分与学生家长耕种。45年后送个别学生到南京或福州，入高中或专科校。送些入西昌边疆师范或雅安高中，或成都伪军校正科班。计升学到初、高、专科的约七十名，初高小的一百多名。这些青年，在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占绝大多数。

3、短期训练：为使一般青年，受到短期训练，以增进某些知识，一有机会就送去。38年送20多名（连别地的共四十名）入伪军校军官补习教育班，40年送十名入军官预备教育班，都一年后回来。39年送十多名入西康省保甲训练所，送十多名入西昌筑路训练班，各为期三月。42年送七个入息烽特务学校，二年后回来。所有受过训练的人，少数有文化的得到工作，其它都回到本地搞生产。

二、医药

我看到彝人，本是生小病，以迷信，不讲卫生，不得医药，便成宿疾或死亡。彝人死亡率很大，矮山尤甚。迷信念经，杀牲送鬼，超度送魂，牲畜财产，消耗于无益，形成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学历史时，见西欧的许多古代先进人物，被教会残害，学识不得发挥，生命也受到杀害。也知道许多人，本是很高的天才，因迷信的束缚，终身与神打交道了事。于是我认为彝人不进步，迷信是个原因，将来要进步，也非破除它不可。怎样破除呢？我认为医药是科学的，能卫护生命的，是破除迷信最有效的武器。用起它来，既能解除人的痛苦，又能争取人心，政治活动上更有帮助。于是决定使用医药，每次到内地，都买回些药品，散给病人。39年送些青年去学护士，42年开始在小学设医疗室，向百姓规定：得病先服药，无效再搞迷信活动。召集坝上学用药，发给常用药品，特效药，去治病念经时，先用药再作法事。不带药品者不许作法事。我带头不迷信，不杀牲，不作法事，家中要作，我不参加。46年后买得许多药品，与各地有地位的人约定，我送给药品，条件给彝族病人吃为准，用完再送（主要是疟疾，感冒，痢疾等特效药），在本地想设立一个医院，培养出一些医生和护士。到有条件时，派到深山治病，宣传医药作用，念经送鬼无益，以及内部团结，接受教育等，促其进步。我在家，要到附近村子查看时，必带药品，见病人就发给。药品增多，收效也大。我外甥岑【岭】固属地（原甘洛县岩润）气候较热，疟疾流行，每到秋天，个个发病，一批批死亡。别处迁来的人户，住不到四代人就要死绝。传说魔（大）鬼为害，嚷送时必须扎比人高的茅人，用大牲才有效。物产虽丰，人们仍然贫困。我想在此处树起医药的威信，影响别地。便与外甥约定，我尽量供给药品（疟疾丸）他负责发到病人手中，并监督服下。说药能服鬼魔。照办后使当地病人减少，人们健康状况，大

有改变。49年我在外活动，得到一个医院的整套药械，运回后，在50年初建立斯补医院，医效更增。我住地附近疟疾梅毒较多，十年中治好疟疾患者达千人，梅毒患者百人以上。减少疾病痛苦，动摇迷信思想，起了一些作用。

三、武器

当时社会秩序不安定，若无自卫力量，仍要受到欺侮。附近汉团和高山黑彝，都有相当武力，他们对我的归来，再不容他们来欺压上土司地区，是不满意的，为维护彝民利益，使其拥护我，除争取反动政府的支持与保护，亲戚的援助外，还须备置足够武力。人员没问题，只欠武器。初羊仁安送给十多支手枪。既变卖几支，去成都买回十多支步枪，39年刘文辉因头年见到去汉源欢迎他的六十名学生，动作整齐，歌声悠扬，已有好印象；当年又随他去西昌，做了些工作，便送我四十支步枪。42年我在西昌，岭邦正妻因嫉妒，借口拐妇事，兴兵来袭，阿渣村子被洗劫一空。彝民深感武器的需要，下年我从雅安买回一百多支，以原价转卖与彝民。一时拿不出钱来，我借款垫付，后来烟价陡长，我受了亏损。从此少购枪弹了。48年为一妇女，骆姓与邦正属区人打起来，49年才补充了三十来枝。这些枪弹佔了我很多的钱，以后我的和百姓的枪弹，向有损坏或损失，甚有被百姓转卖的，到54年民改时，已不足两百支了。

四、提倡

1、“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深印我心，在办学校的同时，鼓励彝民植树。我也带头栽种。尤其种桐树，彝人传说，种活了桐树，到桐树开花结果时，桐鬼就来摄种者的魂，要人生命。便顾命而顾不上土司命令，不敢去种。我只好亲自种。也规定：栽活六十株

树者，奖一套衣服，五十株者奖二斗玉米，四十株者奖一斗。树仍归己。按年接梨树，也封山育林，禁止烧山，增加灌溉水源。以汉源运回桑苗栽植，遇到天旱，成活极少，几年后树木长大，解决了部分柴木和建筑材料，桐树、梨树则解放后才收到效果。

2、鸦片之害，我体会也深。为保有众多的劳力，精壮的兵丁，良好的德性，免除奢侈浪费，倾家荡产。召集会议决定禁烟，原吸者药戒，新吸烟者捕押勒禁，有的捉来吊打。我曾下令枪杀四人，内有二人，若不吸烟，是可从轻的。我自己以身作则，十多年中不吸一口，也不用鸦片招待客人，一时雷厉风行，可谓严矣。可是四周烟毒泛滥【滥】，一处独禁，是难彻底的。我住地附近四十多户彝民中，解放后仍发现有六人偷吸。至于作鸦片生意，则认为赚汉人的钱来用是无害的，仍被允许。因地区小，汉彝杂居，怕反动政府发现，不敢随便种植鸦片。

3、沬【酒】在彝人身上，还是一害。自己少酿烧沬【酒】，多向汉人购买。一斗玉米可酿出一、二十斤沬【酒】，用来掉换时，只得五、六斤，只够十多人喝。婚丧，除灵，超度，待客，作法事，走亲戚等这类场合，都要消耗大量的沬【酒】。喝后常沉沉大醉，或以沬【酒】发疯，误工，生病，跌伤，吵闹，打架，甚至发生纠纷。形成贫困的一个原因。不加改革限制不行。规定首先不许给我送沬【酒】或用沬【酒】招待我，自酿的甜（水）沬【酒】例外；不许大批用粮调沬【酒】，酗沬【酒】惹事者受重处。另外我认为酿粿糟来吃较好，一斗玉米酿的够五六十人吃，既不酗沬【酒】，误工，也免汉商剥削，少吃饭。便叫百姓酿粿糟来代替烧沬【酒】。这事甚得妇女欢迎。44年前后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户在酿造，我所到之处都有人端来招待，为给予鼓励，当然不顾酸甜苦辣，都尽一碗，说一声好，让他们高兴而回。

4、“农为民之本”，在初中时即已见到，并深印脑际。掌土司权后当然要试行了。口头上鼓励，行动上间或也到田里插秧，地里挖土。到处走动时，遇到做懒【懒做】庄稼的或游手好闲的就给责备，或弄来监督劳动；搞得好的就表扬，向他们亲近，以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但对生产技术，不知讲究，仍无法发展，只提高其积极性，土地不够种也不行，便设法赎回被没收押与地主的田地，分给贫困户耕种，也帮【帮】助他们赎回被迫挡【当】押出去的田地。对于我高山地方，有多得而未种完的，就调剂与有劳力而少地的，实行所谓“平均耕权”。也规定不误农时，农忙时不抽人出外。这在45年在任所谓“剿匪支队长”时，完全被破坏了。荒年欠收而缺粮的，准向我借减息粮，无依靠的（安家）可在我家中过几个月，直到有收获时（这在有些黑彝家也这样）。有过这些措施，在43年灾害虽重，缺粮者仍少，仅贷出二十多石粮食就解决了。这只使粮食稍足，无其它收入，因为婚、丧、疾病，迷信消耗仍大，不易富裕起来。

5、工艺方面，彝民不重视工艺，用物及工匠多向外买或招，消耗很大。觉得没有工匠，节不了流也开不了源。当时全所仅有四个木工，一个制木匙的，三个织毛布的，打垱的三四人。为鼓励他们提高技艺和向其它人学习，到我家中工作的，报酬从优，买给较好的工具，购其制品时多给价，曾分别发给奖章（银质也有渡【镀】金的），准在我家中与头目一样坐下喝沏【酒】，也叫人跟他们学艺，但学会的少，仅对本地修建房舍，供应餐具毛布等起了作用，我觉得彝人有轻视工匠心理，谚云“工匠无具用无益用”，意思是再巧还是穷。认为不如耕牧能富人。

6、体育技术，为使百姓身体健壮，利于劳动、械斗，鼓励摔跤，掷石，跳高等，曾召集比赛，发给奖品。在大村子里设双杠，

爬竿，单杠，沙坑等，供青年练习，一时粮食足够，没吸鸦片者，有锻炼机会，青年人身体渐好。有人说上土司人变了，主要指身体和文化。

五、改革

1、旧俗有有纠纷向土司诉讼时，先送一罐泐【酒】，陈述情况，土司听明，再传被告来。由头目过话折【折】衷，汇报土司判决。判后由输方杀猪灌（买）泐【酒】来吃和面泐【酒】或赔礼，也出案费给土司，给头目的调解费（占案费数之一半），跟班费，传唤费等。谚语所谓“衙门不栽稻，衙门不种莽”就是要吃诉讼人的意思。有赔款时，过话人见什抽一。猪泐【酒】必须当日拿出，尝使价格抬高十之四、五，弄得输者遭倾家荡产之祸，也增加彼此之仇怨。我觉得再依旧规，会使百姓更加穷困，难于真心拥戴我。便规定不论大小纠纷，氏族内可了者就了，难了的再来启诉。禁启诉时送泐【酒】，即要送也可以自种的菜蔬洋芋等代替，属输者给予体罚，或背若干石块给学校，不再杀猪灌泐【酒】。有过话人时，酌给报酬。与所外的纠纷，了结时例外，对头目各送给一马或牛或枪或给地耕种，以事补助。规定所内百姓，不许动手抢拉，抄擄，杀人者抵命，不许赔命金了。曾为抄抢枪决过一人。十多年中纠纷（内部）日渐减少，谋杀事从未发生，即偷窃事也罕见。比起附近汉彝地区，算是安定的。也禁止抢劫汉民，此事在48年后，我多在外面活动，发生过几起，曾枪杀一人抵命。

2、传说“土司到家，菜板不沾血，神灵要降祸”。所以土司到家，一定要杀牲招待，其有用三牲五牲（牛羊猪鸡等加够数），三坛器加水的竿竿泐【酒】（上坛加水，吊于次坛，从次坛吊于下

坛，再吊来喝），三本阉牛肉（三牝喂一犊）来招待。这种招待，所内百姓值残破之后，难以办到，即动辄杀牲，也觉浪费（杀的牲多也一顿吃光），规定我和我亲人到家，有啥吃啥，至多杀鸡煮肉，杀大牲者以违抗令论处，有远客同到则例外。这样，多数百姓是赞同的，仅少数老年人，认为有违古规，有辱官尊。这事与禁烟办学一样，与附近黑彝土司作法不同，引起了些非议。

3、超度祖先，亲戚要送祭牲来，对这些祭牲的处理是：别处以小替大，主人得利，我所则全部杀死，混放于一地，再而一哄而起，纷纷抢走，主人一无所获。实在浪费。44年开会提出，尽杀祭牲有违彝理，应依别处办法，以小牲替出大牲。引经书语“示其十给其五，报以九，献其一”，“祖先唯愿子孙好”，等作证。初有不同意见者，经详计得失，才得通过。规定所内彼此在超度时送的祭牲，要以小换起大的，所外人不同意者，率由旧章。45年刘姓举行超度，我正在家中，亲去监督执行。后来换得十一头牛，三十多支羊，主人大获其利。从此所内照办无语，即所外上关六格人，也利之所在，争着照办了。

4、我祖父时，以他为全所总理，与弟兄七人立一石碑（汉文），上有禁止卖田地山林与所外汉彝，婚嫁的采礼，所内限于一牛一银（十两）之规定。我回来后，看见百姓土地丧失很多，不够耕种，婚嫁采礼有高到二百两银的，使穷人讨不起老婆，或由亲家变冤家，结成纠纷，难于解决的。也有来求我借给钱讨老婆的。于是引出碑文，开会规定，从40年起，百姓要出卖土地山林时，先问家门，次问亲戚，再问土司，都买不起时，才卖与所外汉彝。原已失与所外汉彝的土地，若有出卖，应尽力买回。百姓先买，不能买就找土司，典当与所外的亦如是赎回。于是土地绝少卖出，反买回赎回一些。有几户人就因我借粮相助，买了些田地，解放后成了地主。婚嫁采礼，仍

依古規。所內一牛一銀為準，所外不限。另定年齡相差十五歲以上者不許結婚。十歲以內不許訂婚，十五歲以內不許結婚。因小時訂婚結婚，大時常鬧離婚，年齡相差太大，也常不團結。都有過糾紛。但年齡規定，往後被與所外開親者干擾，無法貫徹。

六、沒作好的事

在尼美珠有傷私產，年收二十五石租，改土歸流時，被軍閥沒收，給予大樹、田壩兩地小學。小學任意加租加押，租加到四十多石，收租人又額外苛求送禮，招待，供鴉片，漢彝民不堪其苦。我到家即來要求收回，減少他們的痛苦。下年即停止交租與小學。小學上控，偽西康省政府派員解決，仍斷與小學。後向劉文輝陳述情況，允予改變辦法。我沒及時去辦，欠使這份地收回，任小學繼續加租加押，加重漢彝民負擔，生活困苦，逼使許多戶遷居別處。也影響我收入及威信。

39年我出外時，由妻掌權。她竟為偷竊一石稻穀，殘殺了三個人，影響我與百姓關係，夫妻大鬧一場，才開會決定：我出外時，大事由頭目開會決定，使頭目權力增重。44年我去西昌，得力頭目爾徒為樹立個人威信，召集人搶擄去抄襲林子頭阿爾家，遇到強烈抵抗，死亡十人，損失十多支步槍，影響更大。便說我對附近彝人，一視同仁是假的，當地人不再聽我的號召了。

我對漢族佃客，與彝民同等看待，保障安全，照顧困難，欠租可緩繳不加利，關係較好。對一些士紳態度較硬，關係較差。他們想壓又壓不下，便懷恨在心，暗禁漢生入斯補小學，造出我歧視漢人謠言。我與下土司關係，初時較好，後作法差異，認為我這個小土司，地位增高，影響大土司的威信，情況就變了。發生過兩次械鬥（雖是百姓間），禁止學生來上學，並與士紳搞好關係，企圖弧

立我了。其它黑白彝有事时，我尽力相助，有着好感。可要他们选送子弟入学时，却限于口头，未进一步把关系密切起来。这当中我没大事招待，顾其面子也有关系，总之我未能搞好关系，取得凉【凉】解，对彼此都无利是歉事。

我的经济来源，限于租谷，工资，受贿，不甚宽裕。见别人作鸦片生意，数年间积累万金，未免眼红，可是一试便大蚀其木【本】，便不敢再问其津了。听说办合作社好，既免商贾剥削，便利百姓，也可稳坐钓鱼台。便集了六七百两银子来试，结果经办人不得力，半年间连本也蚀了大半，从此望而生畏了。有些朋友见我送了几十个青年升学，并给补助，也买枪买药，我到外去活动，就认为很富裕，说年仅收三百石杂粮也不相信了，伪称千石户才予点头。事实我是东拉西扯来应付的，家中私款从没存过五百两白银，鸦片存贮，有时一两也没有。不然，不是在家中坐享其福，就会多作【做】些想作【做】的事呵！

七·结语

我在小小土司区内，任其所欲，乱搞一场，想要怎么样呢？首先要保权扩权，三十二岁前，还不自量，妄想统一凉山。以后看了些历史书笈，见到许多著名人物，在青年时代便奠定了事业和知识基础，也发挥了卓越的才能。我呢，年逾三十，一无所成，庸碌无能，感到非统一凉山的人才。又觉得凉山不统一，彝人不易进步发展，该为此创造些条件。便想尽我一生精力，培养出十名大学生，一至二百名高中生，设法介绍到反动政府或各土司黑彝处工作，他们所到之处，自然要为我工作，抬高我的地位，也要他们提倡教育，提高彝人的文化知识，加强团结，造成进步的动力，再利用学医的人，把医药普遍到彝区，减少疾病，破除迷信，毁去精神

加【枷】锁，使彝人对我好，也能进步。使我在生时见不到，也要在死后实现凉山的进步与统一。我若有一定基础，似可求国民党支援，实现统一。但想到过去经验，他们来后是不会走的，那时他们通过我掌握了政权，就会把我一脚蹬开，彝人一入他们掌握，痛苦将不堪设想，我越想越怕，这种事我是死也不愿干的。有些土司和头人说：“百姓心术坏，有了知识要造反，不好管理，或影响土司地位。我想只要避免得了外来摧残，百姓不容我为君，也将容我为师，仍可安静过活，无所谓的。那我若得上台，要达到什么景地呢？奴隶社会我感到落后，分裂相残，不把人当人，我是痛恨的。资本主义呢？看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乞丐遍地，饿殍处处，有数口之家，蜷住于一车厢，冬寒夏热，喝屎尿水，拾吃拉圾物。孩子枯瘦如柴。也没人过问，觉得还不如彝地，无人行乞，备有个草蓬，困难也有人照顾。那样的资本主义，我是看不起的。社会主义呢，孙中山的文章上见过，军校政治课里听过，引不起兴趣，没梦想过它的实现。只因爱看古书，满脑子“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斗米百钱”，管仲、西门豹，【、】姚紫【崇】、宋璟、房玄龄等，时时想这些封建幻想和人物。生不能办到，死后也要如孔子、毕阿史拉者，名扬后代。把个〔大〕小小土司区，随意摆布，搅个不宁，幸而彝民以传统关系，并被蒙蔽，尤其在改汉时受尽痛苦，在我归来后，稍得安定，便对我的行为忍受下来了，否则会弄得天怒人怨的。

1979年10月10号

6. 我在映田特別政治指導區工作的經歷

1939年初，西康建省，刘文辉任省主席，6月南巡西昌，7月将邓秀廷一意逐杀未能如愿的果基阿月、沙特二房人招到西昌投诚，并为长期安定；在二房人住区建政设立拖乌特别政治指导区。视察室主任李永光兼区长，但由视察员周式芳代理职务，中校参议王济民任国民兵团副团长。区直属省，由宁属屯垦委员会代管，地位与设治局相当。

刘文辉是想直接掌握彝务大权的，一有机会就想多设几个特别政治指导区。李永光则想在彝务上扩大影响，多安排一些视察人员。刘文辉组织人员在西昌商定，为向甘洛（越西河以南）伸展政府力量，先以北面为基础，设立一特别政治指导区，派视察员李笃信和我于11月视察映田一带地区。事后李返康汇报，我则留下参加乐西公路修筑工作。1940年5月，李的报告得到批准，宣布设立映田特别政治指导区，他任区长，我任国民兵团副团长。区署有主任区员一，区员二，办事员、工友各一，经费少，又因法币贬值，可说已无济于事了。

当时主要管理上官、六格二姓白彝，其它还有然夫、加拉、乃乌三姓黑彝及一些沙玛白彝。对于辖区内居住的汉民，因还没与越西县划清边界，所以管不了。但建区后对汉民之安宁，颇得好处。而黑白彝间纠纷及白彝内部纠纷，则理不胜理。如6月，尼美珠白彝将然夫黑彝提去，违反讲理不动武之合约，派驻军一连协助调解，几乎对峙。我下令尼美珠人，将人释放进行调解，但除土地争执外，多为建省前的事，只得草草了事。

头年为防止霍乱，刘文辉派省政府卫生科长万堃培前来注射疫苗，我曾与他商议过彝区医药发展之事。这时，真由【有】医生钟

万蒸前来，建立腴田卫生所。卫生所原设双河场，因彝汉病人迷信，多不知就医，而田坝汉彝则比较开化，愿就医而无医，便将就需要迁设田坝。钟医生医术高明，尽心服务，解除了不少民众的病痛，也提高了彝民对医的信心。

李笃信是个有知识和能力的人，能辨是非，尚为彝人所信服，文笔敏捷，察、续之类的计划一挥而就。本可得我之助，有所成就的。我当时专职在筑乐西公路，不能分身，同时我因土司旧职素受彝众尊敬，不免引起嫉妒。加以有民工逃跑被人打死，我又处理失当，引起争执，我们之间不免起隔阂。当时西康省新建，汉彝信赖政府威信，对他寄有希望。他来时逐渐在彝人中难以立根，经费困难即其生活也因家属来到更感困难，名为腴田区长，只好长住田坝。在区内也一事无成，与卫生所关系更不好，对上对下都失去威信。1941年冬，我修路结束，调到西昌。第二年初，便有彝、番人到西昌告他，屯委会负责人也一再询问情况表示失望。1942年下半年去职，颜孝源来继任。

1939年颜任西康省保训所第三中队长，该队有彝生，我经常去讲课，比较熟悉。他是刘文辉的老部下，为人老实，办法少，有坚强领导时，可以作出成绩，独当一面则与无异。他来腴田为照顾而已，腴田是创业性，工作比较困难，经费少〔，〕名为照顾，实际叫来受苦。给我的印象，彝人说他比李笃信能力差，汉人说拖起一家人，连生活也叫苦。1942年秋，颜初来见面时说望多多指教，实际有高兴得意之情。冬天我在雅安，见他来向刘文辉述职，带了两个彝族青年来，说可以引见刘，可没办法到，青年大失所望。当时我买了一百多支枪，准备运回家乡，他俩愿跟我走，不想再留。他俩之勇敢是我所知，我也正需多几个这样的人相随。他们说坚决要走，便随我一同走了，可见其在彝人中当无威信可言。1943年春，

岭邦正成立西、昭、越彝务指挥部时，他也参加了典礼，态度远不如头年之活跃。他向我述说彝人知识低，施政困难，尤其边界不明，粮税由越西收去，使之杯水车薪而无点滴调济。我听后感已明了问题的症结，是一些“边政”困难的根源之所在。我觉得还难以说多向上打报告就可以得到解决的，我答应见到刘文辉时代为陈述。

1943年夏，我到成都，因在西康仅有西康省干训团上校教官衔，无所作为，拟投考陆军大学，刘文辉不同意，派王济民来把我叫回雅安，并叫拟《治理一个彝区的计划》，我即以“兴办教育、提倡医药、鼓励学艺，民族团结……〔”〕等为中心内容拟去。刘认为可以，说他将去康定，要我前去。我便回富林准备旅费（其实公家可发的），他到康定后又来电报催【催】促。我到后不久得伤寒入医院，待出院时送来委状，任腴田特区之长。有说原拟委盐边县之长的，有人认为彝人无县长能力，尤其得病才改任的。

1944年2月末，我到腴田的第二天一早，颜孝源来看我，远远的便立正脱帽行礼。我来接任便如此对我谦躬，似失格，也疑公物上有污点。我说：“老朋友！”跳下台阶握手，亲热相迎。提到移交事，我说由副团长李廷藩来办。事后李要严肃其事，我觉得守到今天已难得，他无能吃彝人，只吃点公物是经费少养不活一家人的原因，只要枪弹交清了事。后来才知道他之躬谦是有原因的，他因纵容一汉民吊打彝族干部。在卸任返回时，被阻于路上，经多方说情，才得脱身。因有此事，便疑有人为难，要求我派人相送，我说移交后才走，新任负责护送出境。此话一出，侧边头人们一致说〔：“〕土司说了哪个敢？”他立刻喜笑颜开，我要准备钱行，他都难等而离开了。

我到腴田许多人寄予希望，我自己也认为要作出成绩。第一办学校，培养出一些青年为促进文化的骨干。第二解决黑白彝间、白

彝间、彝汉间的糾紛，使彼此和睦相处。第三提倡医药，破除迷信，减少彝汉病苦及浪费。第四保障彝民免受河外彝人的扰害。第五修理驿路，以利运输交往。第六办消费合作社，减少中间剥削及推销土特产品等。要作的事多，彝民也各有要求，可是事有先后，不能一起抓，我便新官上任三把火，分出重点来作。

别人也赞称我重视教育，我一到就说先办学校，招了土、木工，也找彝人相助。首先设计错误，没接受老工人意见，墙崩垮，我的性命差点丢掉。校舍1946年才建成，到招生时，头人原说一、二百人不成问题，临时仅招来十五名，还尚难掌握（流动）。一再催也不行，在土司区内的强制手段又不能在此使用，只好洩气，准备不干。省上给的修建费，因法币贬值，修建上浪费，尚不及所开支的半数。

腴田彝、汉经常受河（尼日河）外必尔黑彝之骚扰，其主犯是乌人赤哈，此人勇敢而凶悍，素为彝汉所畏所恨。我到不久，他竟敢出话说土司修的房不够他烧一夜。我想除去一害，定能取得汉彝欢心，也好安定地方，便决心除去。他与上官人有隙，便叫他们侦询其行踪，大概5月的一天得到赤哈要过河来强收租谷的消息。经商量后，由上官人日打阿英、赤哈的死敌牟鹄拉堵等带人在经过的路上设伏，双方一阵对射后将其击毙。赤哈之死，附近彝汉无不称快，多说我为地方作了好事。那时李笃信已去屯委会任科长，听到这消息时说：“只有岭光电才办得到！”表示赞许。

调解纠纷事，黑彝然夫与上官人之间的土地问题，偷窃、投奔等问题，十分繁杂。召集双方头人来调解，经过十来天的询问，仅把简单的了结，大点的纠纷因时间久，证物少，实在难决。白彝间纠纷更多，不断解决，不断发生，证人证物也难找。不了结也不行，双方都愿对方受罚，无辜受罚将伏下祸根，有机会就要报复。

我又不愿吃他们的钱，好在他们迷信都深，不论大小事，只要打鸡赌咒，就各顺其心。于是遇到难以解决的〔，〕就按惯例出十两银子予主持，用迷信的方法来解决。结果他们悦服，我可坐得十两纹银，来补助区署的伙食（来往客较多）。

那段时间，较大的案子记得有三件。第一，上官村的人为婚姻事，在半夜将六格人吊打，打得惊叫不已，似有意示威。翌日立案审理，经查询依彝俗判离婚退财礼。按规矩应付七十两银作案费，我说调解人费了力，照半付，我仅判案可免付费，案主听后十分高兴。第二，有汉民将海棠一小孩诱来，交彝民卖与河外。李、颜任内无法解决，我来后海棠汉团来求解决。我召集双方依原收人价的比例出资取人，犯案人各自找人保释，最后如期了结。第三，牟鸽【鹄】拉堵与主子牟乃苴打有隙，突然被杀死。擅行谋杀，是不合规矩的，即派人去逮捕惩罚。但事先有起矛盾的消息时，未加重视及时调解，【重视不够，未加及时调节，】酿成命案是我的失职。

1944年夏天，招民工修路，先修毛路时人们还踊跃，进度也快。不久遇到下雨，汲土成浆，路面难行，到秋天仍如此，天怒人怨。原准备在双河子上修桥，已砍来几根木料，在建桥修墩时因石灰难和煤炭而无法动工。到第二年时，人们对修路失去信心，桥料已朽，另找又不易，只好无疾而终。在来往各黑彝区的通道上设哨抽税，都认为大有搞头，结果哨丁的伙食费也成问题。幸赖平时关系和政府威信，大家各行其事【是】，勉强过安稳的日子。

8月，听到邓秀廷死去。不久，刘文辉来电要我到西昌参加宁属政务考察团，区长职务由李廷藩代理。我过越西时向李县长提出越西与腴田应划明边界。腴田彝人所负担的粮草应归腴田。他表示同意，还说那点粮草于县无损，对区有益。后来这两件事都未能实现，据说是越西县士绅反对的结果。

我到西昌时，考察团已去会理，屯委会副主任李万华叫我留西昌工作。见到行辕主任张笃伦时，要我尽力将拥邓与反邓彝人间的矛盾和解下来。双方彝人都寄希望于我，好似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在此时，恰遇家中头人胡闹，纠集人枪去袭劫高山林子头的人，受到反击，死人又损枪，还遭到越西士绅的控告，成我返家以来在人力、财力、声誉上受到的最大损失。刘文辉到西昌后，叫我负责他的彝语翻译，并升任屯委会委员，后来又委为宁属剿匪总部特遣支队长。张笃伦以我在调解地方纠纷、禁烟上有功，上报颁发勋章，奖励二十支步枪。罗大英等人也赠送我千余两白银，使我在名、利上得到挽回。

当时行辕要求宁属全面禁烟，但各地能种者仍然在种植。5月，行辕一禁烟督察官去腴田，视察境内禁烟情况，召集头人们讲话说谁种了烟可坦白。下面无人回答，过了一会儿才有一头人说：“请督察官到各处看看，谁种了砍谁的头！”这督察才改口说腴田没种是好事。有一次，李万华似以关心的口吻对我说：“腴田种了多少烟要上报，心里好有个数”。我说：“一颗也没种，我报啥？行辕的督察官到处看过，种了他饶得过！”李才说那就好，但他仍然在怀疑。对于鸦片，我是历来反对吸，不反对种和贩，让彝人找点钱的。但在腴田这个巴掌大的辖区内，种了烟谁也隐瞒不了，除了损我声誉外，还会遇到更大的风险，所以没让种。

1945年初，我从西昌回来在腴田成立剿匪特遣支队部。由于只图配合普雄战争，没听羊仁安“不涉深水”的告戒，派人过尼日河掳了必尔人的牛，引起新的争端。阿助家（我舅舅家）年轻人为报仇，要与我联盟一致对必尔人行动，而老年人则认为我们彝人内部打冤家可以，但绝不引狼（汉兵）入室，表示反对。区署所属人丁天天调来操练和防守，弄得大家困苦不堪。上面拨给的粮食又收不

到，羊公让羊焜明从富林带了些汉兵来，也因伙食无法供应而去。下面的人妄行擄【绑】架过往行人，也擅自捕捉前来投保的人，引起一些纠纷，损坏我的声誉。我要秉公处理，但乡长来求情，我也就网开一面，没坚持查处。副支队长李廷藩怨我软弱，其实他不了解我的处境。他廉洁吃苦，实在难得，但一唯要硬，不免意气用事，解决不了问题。到了冬季，必尔人联络其它家支不断过河来进行袭扰，使老百姓受苦，也使我真有点难于应付之概【慨】。区署和学校的开支比原来增多，西昌拨来的经费因纸币贬值，离粮价差得远，费力从下面收来的实际又不到什之三、四。把我在腴田的田租收来作补贴也不济事，靠剥削来弥补也不敢，处处捉襟见肘，实在愁闷不堪。

秋天突然接到电报，总指挥刘元瑄约我在海棠见面。他是在战事失败，张青岩团在普雄被彝人击溃，去成都向刘文辉汇报后回来的。我到海棠，把腴田方面的情况汇报后，他指示不能再动。到明年仍将二度进剿，支队人员辛苦，发给二十万元之奖励。又说你若留在总部，剿普雄也许不会有如此之失败。我说对我估计过高，留我还是无用。他说有些事（可能指滥收投诚费、烧房之事），你会加以阻止或来向我说，就可避免。彝人相信你，你说了有些事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局。

普雄战事之失败据说是阿侯尔若乐固、阿政二房之暴动。其暴动原因是剿匪总部听信下面的人受贿后胡报情况，要将阿侯一房人的住牧地交与另一房。使已投诚的彝人认为汉兵的到来将是没收或改变彝人住地的开始，加上部队滥烧房屋，致使彝人起来暴动袭击汉人。阿侯家头人鲁木子原对刘元瑄印象还好，不愿彝人暴动的，但他听到部队驱赶彝人的消息，加上彝人都自动的行动起来，才采取观望的态度。这时有近千名征召来参战的靖边部彝兵被包围在几个寨子内。

他听到后认为，暴动既难制止，但也该少死些人，说这些彝兵都是强迫来送死的可怜人，与我们无怨无仇，大家都是仲牟之子孙，打起来一定会死许多冤枉人，放走吧，都去收拾汉兵，去扯汉人火巴和的枪弹！他这一说许多年轻人都撤围，回头向汉兵杀去。于是瓮中鳖得逃脱，彝兵安全撤走，汉兵受到猛烈攻击，损失惨重。

总部进兵普雄时，本来要调一营部队来腴田归我指挥的，临时只调来驻田坝的陈国谋连。这位陈连长尊驾腴田，他认为我的支队长是凭土司当的，刚来不久就对我说：“支队长，带部队就不似带彝兵简单，要懂得训练计划、武器装备、经费管理，人事安排等等，不然当一个班长也不易。”我这个读了整整三年中央军校的人，因为是个彝人而成了带兵的门外汉，真是可笑。后来，他竟答打当中队长的彝人，引起彝众的不满。普雄战事结束后我到西昌，在普雄吃过苦头的部分官兵，认为在我手下，彝人会忍手，便向我表示愿到我支队来。在调整队伍时，他也表示不走，我说我指挥不来汉兵，你还是走的好。之前我已向刘元瑄提出陈歧视彝人，也轻视我，调走为宜。第二次进兵普雄时，他被调去参战，据说初次接战即轻视彝人，大胆露身中弹而死。因此，有人认为危害土司的人都不得好下场，也有人说他的死是被答打的彝人咒死的。其实他不轻视彝人，不狂妄，就不会调走，也就不会丧身普雄了。

区署的工作一事无成，实在让我苦闷。由于我用人不当，造成有人竟背着我把公家的枪也出卖了。另外还出现了境外彝人来吊丧时，捕来取私钱的事。1946年春节，我到富林羊府拜年，恰遇刘元瑄来到，即约起同到西昌。我名为参加剿匪筹备会，实际上是被派去解决沙坝惹尼、罗洪人与邓（秀廷）家的纠纷问题。也在这段时间，趁贺国光刚来西昌上任（警备司令），〔我〕解救了吉绍虞土司出狱。通过这些事，提高了我的威信，也通过候选国大代表之

事，了解到有升官发财机会时，彝人都会支持我。便下定决心辞去经费困难、矛盾重重、前途渺茫的腴田区长一职。当初，想在腴田为彝人做点事的雄心壮志也就烟消云散了。

1947年春节，为辞去区长职，想征求亲友意见，又到富林。住不几天，得刘文辉电，约羊仁安参加雅属行政检讨会。羊去电问可约我去否，回电同意，我即去参加，会上发言引起重视。会后又随羊公、陈仲光到荣【荣】经招集反对份子，获得成功。我向刘文辉提出外出活动，他完全同意。他认为我是一心为彝族的人，只要对彝族好的人，我都会拥护。他说你可以到外面活动，不然外面对彝族还不够重视。我便与西昌方面彝族青年商议，组织人员到南京请愿。我走了，区长人选应该有个适当人接替才行。我认为〔提〕羊焜明〔，〕对我、对羊公，上面都会给大情，果然一提就成功。决定羊先上任，等我从南京回来再予结交。羊高兴已极，他之任县级职，实属难得，也认为是我提拔的关系。实际是我把滥【烂】摊子推给了他，而未给予有力的帮助。我走后，据说他留用我所用之人，而这些人只知为私，没能作什么事。以后某某人之贪引起他的反感，两人发展到相对抗，蒋日大成（我家头人）亲往处理才得平息。才一年多时间，我由省府边务专员而〔升任〕中央立法委员，他虽升了官，但无形中当了我的替身和脚踏板【板】。1948年7月，我从南京回来时，他的一相【厢】希望已付之东流。第二年初，我要到富林时，他派人携款买鸦片，想取点利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可回来时没找人护送，竟被匪徒抢劫，损失至巨，追查不出。后来才知道，此匪非外人，是我“培养”出来之人，涂了黑脸，藏于林中，突出抢劫的。幸而解放，不然查出将有一番麻烦事。

1949年，我躲在成都，听说他将区长职推与罗瑩，区印长时间存于家中，得屯委会同意后，即拿来交与了事。罗瑩为人灵活，

善于应付，自以为有办法，找骆元璋（我的学生）来相助。开始工作还协调，后来各行其是，一事无成。骆最后被逼，跑到成都来找我。1950年3月底，羊焯明、罗瑩与羊公一同被俘，送往雅安。羊、罗还自以为有县团级可不杀政策，窃以为喜。哪知，曾作中将的羊公亦不得免，他俩也就不算什么，都于1951年1月送富林镇压了。

1988.11.1

於峨眉

7. 在十三年中幹了些什麼*

十三年中干了些什么**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我在三七年一月一日，回到甘洛田坝。当时这里彝汉隔阂很大，秩序紊乱，越西河以北是杂居区，田坝附近汉民属汉团。田坝河从北而南，流入越西河，清初在上游设暖带田坝土千户，下游设暖带密土千户，管辖彝人。简称上下土司。田坝河以西十来里，过一山梁，即直属越西县的白彝上关六格兩支住牧地。越西河以南，为彝人聚居区，东是甘洛河，西是斯足河，从南而北，流入越西河，构成两个峡谷地区，住着自称“服天不服人”、“天上怕个雷，地上怕条蛇，中无所惧”的十多支黑彝。亦称生彝、与河北杂居区彝人，称为熟彝相对而言。北面彝汉与南面黑彝（包括白彝）常有纠纷，下土司负责保护汉民，上土司负责办理彝汉之间发生的事情，并转发皇帝赏给与斯足河黑彝的餉银（餉银之制，可能在周巡武打凉山时，与坐质换班制一同设置的）。上关六格百户（有衣冠无印仗【信】），负责招来黑彝。清代南北面还可相安，民国以后，不久即停发餉银，不再利用土司，情况就变了。尤其二六年川边军刘济南团来，先烧杀抢劫上关六格人，以后来驻田坝。说土司失职，苛索上土司一万二千两（银），关死土司岑光宗，彼此打起来。土司失败而被改土归流（刘）。下土司以头目吉荣昌得力，出八千两获免，从此乱作一团，熟彝与汉民，熟彝与生彝，汉民与生彝，几乎天天在互相劫抢中，越西河南北往来，几乎断绝。我回家

后，为取得彝汉好感，减少对上土司人的诬枉，把到河南面亲戚处访问，把得力亲戚，约到田坝，与汉田和下土司和好，来往通商；也退回几年前被掳卖的汉人；解决上关六格人与汉民或黑彝间的一些纠纷，使地方秩序平静下来。可是从此南面的鸦片（田坝附近已不种），大批运出，换取生活日用品和白银枪弹烟具。并被官僚老财收运到内地荼毒人民；彝人呢，掉得枪弹，烟具牲畜等，获得巨利，便大肆种植，吸食械斗，也大受其害。过去河南面粮食，大量运出，从此反由田坝运进去了。三七年我所见到的黑白彝青年，个个精强力壮，朝气蓬勃，到四二年后，所见到的几乎个个黄皮寡瘦，萎靡不振，要奄奄欲倒了，尤其是又听到河南面稀疏的械斗枪声，见到焚烧牺牲者尸体的烟火，使人感慨万端了。

三月我参加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边区调查团，到今西昌地区各县，凡遇到土司黑彝白彝，都宣传办学校和送子弟入学的好处。许多人知道我青少年时的遭遇，表示同情。我便说。我不去读书，便不会有今天，今后没人读书，也会再遇到同我相似的祸事。有些汉族人士说：彝人从古落后。我说是没受教育的结果，希望汉族人士负起“以先觉觉后觉”的责任。多表示同意。当时冕宁盐边等县，说成立了边民小学，找了几个教师，报了几个彝人名字，就作报销经费的根据。但我对教职员亲近并给予鼓励。三八年后学生增加，并有送子弟到西昌入学的。孙子文因我之鼓励，叫附近彝人办了几所小学，但阻碍大，徒具形式，效果小。盐源的几个土司，也说办学，找人来家教百姓子弟。在十多年中，见彝人就鼓吹教育，也写些稿在报上发表，曾引起广泛的注意。每到一地，见有彝生便予鼓励，送给衣服和钱，有要升学的就代介绍学校，对西昌实验小学，送给座钟，五十（六十）套运动服，又转给命债金一千两（银）等等，所以有人竟说我是彝人中的“教育派”了。

四月吧！过越西时，值李家钰部李克源团，准备打普雄。到西昌时，听到李天成团要打布拖，既到鱼水，李天成团驻在那里，进兵失利，说土司附彝，得阿都土司都定臣软禁起来。欢迎我们的宴会上，都也参加了，我认为没啥。到普格才听到实情，当找李文老师李明良教授，一同写信，派人送去。李也觉得不利用都不行，顺水人情，将都释放，并送给几支步枪，几十套军服。但以后再度进军时，又遇到坚决抵抗，被解决了一连人，便迁怒于都，到七月我从盐源回到西昌时，都也被关押在监狱里了。李还说我看错了人。我以阶级同情，去向代师长张□华说都无罪。若没有都，彝人将群龙无首，事情更难收拾。张说：“这事关系重大，要等李家钰来决定，愿将我的意见转告。”我本想立刻打电报给伪行营办公厅，要求转知李张慎重处理。又听说李要九月才来西昌，我们又即将回重庆，想面报好些，便没发电报。到八月中，到重庆的翌日，见到李家钰已将都枪杀的消息，我在后悔悲痛中，去向军统头子陈说时，他说若从西昌来电报，那只消去电报问问情况，也会使李不敢轻率从事，现在无法挽回了。更使我悔上加悔。把都的情况，及李之迁怒等具报，并附上都像。事后才知道，抗战开始，李师奉命出川，心怀不满，他到西昌时，先要把都交与十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要求付与若干打彝人的费用，公署拒绝。后欲交与邓秀廷（川康屯殖军二十旅），邓说无条件交与才行。李即生气说：交给你们，你们不理，就给你们留点“祸根”。把都枪杀了，都死后，果然其属黑彝白彝，说为土司报仇，不断到普格西昌地方抢劫。其妻也曾召集近万彝人，袭扰普格，鱼水，扯扯厅等处，一时秩序大乱。到四〇年沙玛土司安树德前来承继，才渐次相安下来。

盐源盐边两县，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很多。大致在明初，设盐井卫及五所（左右中前后）四司（古拍柠巡城兵马司，瓜别安抚司，

木里宣慰司，安抚司是原职，马喇长官司），三码头（禄马、六唐、毕苴芦百户）。木里土司为西书，毕直芦，马刺为白彝，其它为纳【纳】西族，纳西族又自称为蒙古族，恐初受封于元代而来。若为蒙古族，其语言不应与纳西族语彝语相近。其中木里毕苴芦，力量较盛，其它多已衰落。直接原因是与彝族发生矛盾，受到挫折。彝人之迁入兩盐，不过十代前后的事，到二十年代，邓秀廷得势后，实行去黑留白，驱逐安宁河内岸的许多彝人前往，使彝人力量不断扩大。瓜别原是兩盐土司中之代表，可是老土司已廷梁一死，长子与堂弟争位，勾引彝人为助。彝人乘势杀死小土司，焚去土司衙门，古柏树往援又被打败，使瓜别从此一蹶不振，反受彝人保护过日。中所也被彝人袭击，衙门被焚，财产被擄。它所想救，而力又不逮。右所与彝人也打过，已相安下来。古柏树土司误杀西昌头人相金山。受到反对，曾逃到别处避难。左所与彝人发生械斗，把对方诱来烧死了几个黑彝，才得安定下来。后所被告彝人焚烧擄抢一空。马喇土司，昏庸无能，又吸大烟，名实俱亡。木里在三四年，被二四军驻西昌的司令刘无璋派来，李章甫诡称送伪中央宣慰司金印，诱老少土司出康乌大杀十里郊迎，乘其不备，进行帮【绑】架。老土司（喇麻）怀【吓】呆无力上马而被打死，小土司项松典被擄到西昌。木里喇麻头人出外控告，得云南龙云之助，才得伪中央来令释放。人被邓秀廷接去，从中取了六百两黄金。可说威信丧失，财产大损，幸得龙云以二路军总司令名义，委以江防司令，卖给五百汉式步枪，才把声势恢复过来。对彝人是歧视的，禁止彝人穿披毡入寺庙；并规定彝人见土司，门公，仲依等非行叩头礼不可，不许彝人直接向土司租地等等。又值邓部吴晓东团配合滇军打彝人失败，退住盐源。彝人十分忿恨。我随调查团到两盐时，以土司关系，土司些对我好，彝人些对我更好，也向我诉苦。我怎

么办呢？反复思索后，向土司些说：对彝人要平等看待，要使彝人作后看【盾】，才会得到官府重视。又对彝人说：人家还是土司，应该尊重。与他们处好，才能抵御外来的压力。只要听我的话，将来有了事，我可尽力相助。都认为我是黄埔生，或是从南京来的，把我看的很神气，尊重我的意见。据左所土司说：自我走过那里后，土司与彝人关系转好了。帮助永宁土司打退过呷密，到四九年木里打死了一个黑彝，彼此才打起仗来，米家黑彝也说不是你说过的，他们早把瓜别吃了。以后土司对我很好，是这次你我说的话起了作用的关系。这些结果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

果基氏族阿月，沙特二房，住于石棉冤【冕】宁间托乌附近。在三四年，邓秀廷指使其团长李德吾，诱杀了阿月房得力的七个黑彝，四个白彝，结下仇怨。三五年红军长征，将到西昌时，李率一营（连？）人向石棉逃奔，在冤【冕】宁时，又将坐质人员带走，家属一再要求释放，他都拒绝。于是家属与亲戚，一面在后追赶，一面通知前面阻截，到鲁坝时，部队被阿月人打散，李也被捉来杀了，及红军来到，果基人竭诚欢迎，与刘伯承元帅打鸡联盟，也得到些枪枝。过后邓秀廷说“果基族与红军勾结，杀死了他的团长，抢得了许多枪械，要将两房人逐杀，占有其住牧地。”两房人当然抵抗不了，十分惶恐。以平时与羊仁安较好，羊原为邓之上司，找羊说情，邓不听。三八年羊向我说：“邓指使李德吾杀彝人，彝人报仇又杀了李。他本来怕李，李死他是喜欢的，只是他不歪【整】彝人，心不好过。孔在借口为李报仇，要逐杀果基家，我给他说了，他也不听。你是彝人，该设法帮助一下果基家。”我说要得，可又有啥办法呢？心中时时在发愁。不久，伪成都军分校来通知，要我代招四零个彝族青年去受训。我想把果基人招去一些，可使邓不敢任意行动，便通知两房人，各送七个青年来，与其它的一同送

去。我找教育长陈继承通知专署，对学生家属予以保护。事后专署将通知转给邓，上有蒋介石名，使邓不敢行动了。三九年刘文辉到西昌，由我将兩房头目找去见面，将住区设为托乌特别政治指导区。派视察员周式方任区长。受训归来的青年，又入西昌乐西公路筑路训练班学习，更使邓口头上也不敢说打杀了。这一方面阻止了邓向冕宁以北伸张势力，也使两房人从此安居下来。邓即暗中指使附近彝人袭扰两房人，也没造成什么损失。四七年，邓已死，其子德亮为父洩忿，派人将沙特房头人沈义披，来冕宁开会之际，杀于城内，砍头去示众。这引起在西昌的彝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之反对进行控告，迫使伪行辕将邓子德亮停职，调到南京学习。托乌则安定自如，直到解放。

送彝族青年到成都时，川教厅和金陵大学，准备拍摄彝族影片，求我相助。我想使彝人看到电影，提出带部电影同去放映，才可相助。于是依我意见，组成四川省边民教育考察团，带放映机和相机到西昌地区各县。规定有二百人以上边民，即予放映。摄去的影片，我没有见到，却已使许多边民见到了电影。开扩他们的眼界，是有好处的。

这时正筹备西康建省，要将川省十七（雅安）十八（西昌）的行政专区，划入西康，西昌地区士绅在邓秀廷支持下，起来反对，甚至传九所土司要出兵阻止，二四年入宁属。因省主席是刘文辉，过去地方曾受其部队之害，不愿他兼省主席。我到西昌见到邓后，其副官长刘国侨来说：为反对划宁归康，邓将派部队到大渡河设防，愿给我枪弹，要我组织彝人，防守大渡河下游。实际是拉拢我后，便于拉拢羊仁安。此时军统已来指示，要我查报。我与邓谈话时说：“划宁归康是中央决定的，反对成功不会得奖，反对失败则无路可走了。”使他长嘘一声，倒□□捺上，久久说不出话来，翌

日传出他坚决拥护划宁归康的消息了。跟着我到盐源，了解九所土司出兵实情。才知道：他们在集中人枪，进攻西番相家。已占领大水塘村子，暂停整顿。看他们既消灭不了相家，还得被官绅们利用来说：土司在破坏后方秩序，妨碍抗战。弄不好，还会像过去，被县长利用来报请专署，派保安队打古柏柠那样了呢。我去说：“攻破一个塞子，使相家知道厉害就行了。再打会使别人说你们有意反对抗战。即现在，外面已在说你们出兵反对划宁归康了。莫如这时间我去找县长，要他们公正的处理。不行由他上报，求省里派人员来解决。他们听后议论纷纷，以后左所木里古柏柠外，都表示同意。少数服从多数，土司些与我同到县城，和县长张洪雨见面，整整谈了一天，县长同意尽力处理，不行请上面派人来办。于是各所收兵回去，以后不了了之。虽有埋怨于我，我将情况报去后，伪行营还来电嘉奖，刘文辉听我述说经过，也说办理得好。

我过冕宁时，邓部有一营人住在那里，正暗中支使怂恿附近的彝人，进袭果基人。我向见到的彝人说：“你们同果基人有仇怨吗？”多说没有。问知道果基支有人在成都学习吗？都说知道。我说：“既无仇怨，又何必互相残杀，上面来追究袭扰学生家庭责任时，你们怎么办？”多说：“邓家叫我去干的。我们那个愿意干啊！”我便说：“你们不干的好，怕将来把责任都推到你们头上。”多的人表示惶恐。我也去问营长（记得姓邓）：彝人要进攻果基支，他知道吗？他说：“与他无干。”我说：“这事上面会来追究的，你驻在这里，发生了事，就会怪你的。邓司令也背坏名声。”于是他害怕起来了，连声说：“我要他们离开这里，免生误会。”自此他一见彝人便说：“你们打你们的，与我无干。”彝人些巴不得他说这话，各自走开了。这时有瓦渣支青年万绍兴，彝名瓦渣拉止，常到我住处来。我疑他是邓家派人探听消息的，有些

戒备。后来听他把邓残杀勒索彝人的具体情况讲出来，也表示常忿慨，才知道他很有民族感，决定依他的要求，与从西昌带来的三个青年，一同带走，到汉源时，刘文辉正在召集宁属土绅开会，一谈起我带了四个学生来，立刻召见，允许随他去康定入学。三九年刘将到西昌，我知道万在伪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学习，以程度低遇到困难，年纪又大，便建议调来工作。刘同意后，即去信调来。到西昌后，派他去昭觉，招来被邓驱逐到那里的家门，举行投成仪式。后又试送十一人到汉源保甲训练所学习。四零年普雄特别政治指导区成立。地区在昭觉境。金安仁（满族）任区长，他便到那里工作。后邓去打会理德昌间蔡三老廬，留彝务团长罗洪阿牛留守。罗想脱离邓之掌握，进占昭觉三湾河硕土目住地，取得邓妻吕氏之同意，即率彝兵行动。竟遇到当地彝人的反对。罗阿牛是邓最凶恶的爪牙，人人痛恨。于是万与尔恩以打等在金安仁支持下，实际是屯垦会，号召阿硕，瓦渣，八切，尔恩，马□支人枪，进行反击。将罗兵打跑，尾追到住村瓦斯罗，夺下坐骑，本人几乎被俘。这是深山彝人反对邓秀廷的最大一次行动，震动了全凉山。万也因此驰名远近。罗邓的气势大受影响，迫使邓从会理撤军，只烧了三千多间房，掳卖人口近二千个，不然两地彝人的损失将不知到达何等程度！从此，邓把绍兴恨透了，四一年冬，威迫利诱万内弟罗洪人行刺，将万杀死。四二年万弟到西昌学习，气候不合而病死。小妹因此上吊自杀，大妹嫁人后，忧愁成疾而死，对此我是无限痛惜的。

三九年我在汉源保甲训练所任助教，刘文辉将去西昌，调为彝文秘书同去。此时越西王家屯联保主任唐登魁，枪杀阿尔黑彝：田坝恶霸甘钊五，捕扣然夫氏族妇女，家族都来控告。刘叫我同李永光王济民查询。我们问明情况，并搜集证据汇报，认为：“此风不可长，该予严办。”到西昌后，听到唐逃到邓部吴晓东团部躲避，

而吳之子，前此又抄□河家彝人。即派人員去把唐捕來，撤吳之團長職，也派員把甘捕到越西關禁。九月劉返經越西時，將二人槍殺。將庇護甘之營長相呈模撤職。由此甘唐二人家屬含恨於我們，彝人則稱贊我們，都認為二人殘害彝人，罪有應得，尤其甘曾殺死過十多個彝人，賣過三四十人，早該報應的。

原先鄧秀廷曾要我到他那里工作，說：“外甥，你來吧，三舅將給你的地位。金錢嗎不用說了。”冕寧安土司與我是親戚，他依彝俗，站在安家方面而稱我的。我表面答應是，心理卻嫌他的堂子小，怕長不大，也當見到被他捕關在西昌監獄里，枯瘦如柴的十多個婦女，像動物園內的野物，供人參觀。也探聽到她們家幾十個男子，被他殘殺來只剩七人逃脫。親見被他砍到西昌城外掛起的三十多個血淋淋的人頭；更聽說他最嫉恨彝人當中有知識的人……引起我的反感，不僅不願去，而且思想上在開始反對他了。以後時時在想，無力打倒你，也該使你的殘暴行為受到限制啊。這時更想到，使劉文輝不信任他，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便和王濟民商議，在劉鄧之間進行挑撥離間。說劉要使彝人進步，有文化，他却在暗中阻止彝人受教育；劉要使彝人成為好國民，他則在使彝人變成他的奴娃，劉要彝人安居樂業，互相團結，他則到處進行挑撥離間，使之互相殘殺；劉不要見面禮，不收投誠費，他則進行敲骨吸髓，唯恐彝人不窮；劉要求漢彝平等，一視同仁，使之懷心來歸，他則以劣等民族看彝人，用造謠威脅，武力殘殺來對付……其它鄧稍有什麼行動，便誣之為與劉鬧對立，或者準備要靠撓偽行轅。42年偽三六師駐西昌，偽行轅以之設寧屬警備司令部，未經劉同意，即以鄧為副司令，劉以為鄧要脫離二四年，大為不滿；以後鄧將女嫁與偽行轅主任張篤倫之子，據說劉認為張有奪西康省主席之野心，而拉撓鄧的；鄧死前與張商議打普雄，未經劉同意就上报，請得大批彈藥。

粮秣，刘认作张在扶邓树立威信，为其野心之实现创造条件。因我们之挑拨，刘不再信任邓，而且限制其打彝人之行动了。邓忧郁在心，直到死时。岑【岭】邦正说：“你们之活动，无损邓之毫毛。”潘学源则说：“自他们回来工作，邓之打杀彝人，是有所顾忌了。”事实上是这样。

刘对盐源盐边的土司，是相当重视的。他到西昌不久，就派我同视察员徐伯图等到两盐视察。到盐源后徐生病留下，由我负责去盐边大里。当时恶霸张玉林，已在树瓦河欺压汉彝，曾打死彝人。我拟报刘，逮捕惩办，事后为右所土司八全忠所知，便来说张与他相好，以后改正就是，力阻我上报。他也将到西昌见刘，可便中代为解释。我便停了手。到四六年前后，张已坐大，霸占右所田地，举兵相抗，右所无可奈何，这时右所头目来说老土司求情之错误，仍望相助，这时我多在内地活动，难于相助，只想设法分散跟他的彝人，使其孤立，易于对付而已。到五〇年闻张叛乱，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深悔过去碍于土司情面之错误。我到处说鸦片不该种，种的也没割，但鸦片是刘同意种的，我的话有啥用处？真是幼稚多嘴。刘的部队纪律差，过去来驻扎时，剥削欺压汉彝，引起反感。尤其木里受害较大，心有余悸，颇费解释。我说：“他已改变态度，其部下不会像过去，为非作歹。”土司，门公，仲衣说不容易吧。最后我说：“不要刘当省主席是办不到的，有【与】其不表示拥护，遗人口实，不如表示好，以后有变化也好说，甚于控告。”才说：“先站稳脚步是对的，你也不会害我们。”决定写信表示拥护，派青年去受训，其它土司也因我之解释，选送学生。右所土司与几个黑彝则同我到西昌见刘。刘认为来见的都是拥护他的，来当学员的都受到了改造，高兴的对我说：“你这样工作既安定地方，也使边民进步。”以后我回到汉源，同事〔他〕们向我说：“开会时刘特别提到：我们汉族人员要尊重彝

族同事，这次峇王二人作出了成绩，并应受嘉奖。”果然不久我与王济民升为教官，保甲训练所结束时，送我四十支步枪，当上了保训所同学会的干事，王济民为候补干事。

四〇年开始修筑乐山至西昌的公路，羊仁安任北段督修司令，我任支队长（南段邓秀廷任司令），上半年有彝番民工一千二百人，下半年减半。我认为应该在后方为抗战作点事，边督飭民工尽力，边处处照顾民工食住，到九月结算时，每工日挖土方点82立方米，较汉民工好。可是自作孽，又叫继续修筑，使彝番民工多受十个月的苦。一年多时间内，仅病死一人，入洞避雨，被塌土压死一人。汉民工则没得到应有的照顾，死的失踪的（有被卖入彝区的）残废的，难以计数，更常在路上见到抬走的或被抛入沟里的尸体，因此，彝番民还说：“我们好得多，”实际来往换班，耽误生产等，其痛苦仍是说不尽的。关于经费，曾有人建议，拿去作鸦片生意，赚钱来用。我认为是违法，也怕蚀本，予以反对。到四一年工程结束，发给三个月的遣教费，才拿去作鸦片生意，利润分用，其本仍分与职工。其间有个彝人逃走，与追的人打起来，当场被打死。我处理不当，发生械斗，又打死一人，至今想起，心里还是难过的。

四 至四一年冬，都在汉源修路，抗战正紧，尽力完成任务外，积极参加抗战宣传，开会游行都去参加。对慰劳募捐，购买公债，提倡储蓄等了，处处带头，有一次出了一千元的慰劳捐，购买了些公债，使许多人吃惊，认为我很有钱。其实是转手了十多支枪赚来的。开始丈地征实，田赋增加到一百五十石以上。到四五年抗战胜利，才减少到二十五石。这期间，我尽量减少一些支出，以事弥补，百姓些则受到了很大的痛苦。

四一年秋调我任西昌边民训练所副教育长，冬天到任，值昭觉八切支受邓秀廷之唆使而暴动。被镇压后，善后尚未办妥。屯垦

会认为彝人对我有信心，派我去视察。初听到是受邓之支使而行动，对八切人尚有恨意。去后了解到，是不堪伪军政人员之侵扰，引起的反抗。所到之处，村舍化为灰烬，牛羊财物全被掳抢，损失惨重。人些多往亲戚处或山上避难。所谓善后的办法是，收缴所有枪弹，赔偿军费八千两银，没收坝上好田。当时已缴烂枪六十来支，白银四千两，正准备没收好田。这使不愿缴枪的，无力出钱的，不愿失田的，都不愿再来接头，但又想有其将来饿死，不如扎【现】在拼死。附近各支头人，向我议论，条件过于苛刻。这些使我的态度改变了。进而痛恨伪军政人员，同情八切人了。当时在昭觉的军政负责人，县长张培根，彝务指挥金安仁，二四军营长李昭等，都希望我帮助他们使八切人照条件办，我表示相助，只说要为将来长远着想。八切人则要求我，设法减轻他们的困难。一再考虑后我提出：八切人已受到惨重损失，十室九空，不改变招抚条件不行。一：不再收缴枪械，二：赔偿的军费减半，三：只收回官田。这样，我可尽力招回八切人。他们说：“已经说好的条件，并得上级批准，不好改变。”我说：“为长远作想，整凶了还是不好。”他们仍不同意。我说：“你们不好改变，那我回西昌提出我的意见。”不久与金安仁到比尔拉打，调解瓦渣与八切两支间的纠纷。解决的马虎，不久纠纷又起，到四四年在后任指挥支持下，瓦渣人竟把八切人驱逐了。送了一匹马给我，也等于投到水塘里的石块了。招得三十各【名】学生回三弯河。十来天当中，八切人纷纷移动，有些亲戚也支持他们反攻。使昭觉伪军政人员震惊了，县长亲自来找我说：“只要把八切人招得回来，上面也同意你的意见。”八切人更再次派人来说：“土司不该丢了百姓走，可以再吃点亏。”于是又同县长到昭觉。八切人得到通知时，喜出望外，马上聚会头人，备好牛酒。翌日下午，在我参加下，举行不再反复的

宣誓儀式。要送我一百二十兩銀，我說：“我不能要了，”八切人說：“你不要，那我們懷疑你不負責了。”送來時也樂的收下。三灣河有幾個阿碩土目，被商人控告，各將出千兩或五百兩銀，我說舊事不好過於認真，金安仁不好認真全收，或減少口款額。回到洪垠，有爾思土目被逐，不敢回家，托人來說要我設法使他能夠回家。一問，知情的人說，事屬誤會，沒啥過失。我答應後，便送一百多兩白銀來。回到西昌，僅寫了一簽呈，便批准他回家了。吃了錢仍取得好感，可見當時彝人遇到了事，是難得幫助解釋的。我在昭覺見到：一：冤家械鬥較少，二：不敢互相擄掠，商人不找保頭，也可到處來往；三：糾紛在氏族內難了事的，可以到縣上控告，不動輒訴諸武力，四：所過之處，僅見到小片鴉片，六：口頭上已講到學習受訓的好處，七：都說鄧家壞，要反對他向深山伸手……在我看來是比較好的。認為這與萬紹興，金安仁，爾思以打等的活動是分不開的。聽到以打與洛米人有殺父之仇外，與別支都是友好相處，有事代他調解，受到普遍的尊重，我認為他是冤家世界中少見的人。那時就想幫助他，送我到七里垠時，我解一只手槍給他。以後西昌解放，我從昭覺回來，曾宿他家，留下六支卡賓和三支步槍給他。認為他這樣的人，有了力量對彝人有利無害。可是這事却使他交代不清，最後為了一支步槍，逮去勞改死了。我心里始終是難過的。

邊民訓練所是寧屬屯墾委員會，灌輸劉文輝的三化政策，要使彝人傾誠來歸的機構。我任副教育長的用意，則在提高彝人的認識，加強團結，反對鄧秀廷之打殺剝削。提高生產知識技能，改變落后生活。把一個月的訓練期，改為三個月。功課加上農業工藝，醫藥等常識。從昭覺招到一百多名學生，從其它縣也送來幾十名。內十五歲以下的十多名，則設文化班從識字教育起。對應有設備及

生活用品，公家不能购买时，就用我收的贿赂来买，也种植菜蔬，尽量搞好伙食。经过两月的训练，见到的人都认为有成绩。可是传来了麻症，死了四个学生，有个别的烟瘾【癮】未去，忍受不了便逃跑，我错误的捉来关押。尤其邓秀廷派人行刺，杀死了一个学生，不得已提前散学。跟着邓支使洛米人来袭杀罗尔汇家，母姐弟被杀，他腿部受伤，佯死得免，金河边双角氏族是靠拢屯垦会的，邓为阻止其它氏族也来靠拢，出兵打伐。当来求救时，屯垦会负责人要求二四军独立旅，调出一个营，加调彝兵，由我率领前去营救，军方不同意而罢。也听说将调换屯垦会负责人杜履谦。我想不另想办法，只有眼睁睁的看着彝人受害，连自己也会受到危险。趁刘文辉来电相召之时，抛下边训所到雅安，任西康省干部训练团教官。

四三年春，岑【岭】邦正任西昌昭觉越西彝务指挥，刘以二四军长名义委任还是以川康边防总指挥名义委任，没问明。设指挥位于田坝，招了一百多人，成立护卫连，由百姓出粮出钱供养，也办起一所小学，校址设在他住家附近，派了近百名学生，自备口粮学费入学。不到半年护卫连与小学都因不胜其负担而停止。四月我到成都，想投考陆军大学，当到大官，再回来搞彝人的事。一面复习应考课程，一面整理曾在报上刊载过的稿，集成《倮情述论》印出；将所搜集的故事，找友人修改，后于五〇年，由上海时代书局以《彝族民间故事集》名出版。刘文辉知道后，派王济民来把我找回雅安。秋末到康定得了伤寒病，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刘来看我两次。据院长万堃培说：“刘主席听到你的病情汇报后，指示要想尽办法医治，此人死了，彝人的进步将迟缓十年以上，真是重视你呀！”我听后当然感到知遇之情，十分高兴。刘离开康定时，留下条令，委任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长。四四年三月上任。区内彝民有

上关六格白彝，然夫，加拉，勿雷等黑彝，主要管白彝。我打算解决其内部与外面的纠纷，并禁止汉族士绅和越西河以南黑彝的欺压，使之安居乐业。设立一所小学，教出一批青年，以提高其文化知识。设立消费合作社，供应日常用物，减少中间剥削，结果，纠纷越解决越多，我又被调到西昌工作，代理人不适当，私下苛索人。经费既少，又拨西昌黄谷作抵，两地粮价悬殊，什不得二。把我私人租谷，每年收一二十石用了，还无济于事。四六年任所谓宁属剿匪总指挥部特遣支队长，错误的要显示威风，与河南面黑彝打起来。到普雄战事失败，反受其袭扰，兵丁多为上土司人，经常轮换，耽误生产使我威信损失，民怨增加。尤其学校宿舍建起，也聘到教师，招生开学时，仅招得十多名，又不能像上土司属区，强迫入学或供给伙食，使我大失所望。教育搞不起，还有啥搞头呢？四七年春到雅安开会，便向刘文辉辞职，到内地找升官发财的机会了。

四四年秋邓秀廷病死，刘文辉要南巡，摘去邓家垄断彝务之权，先派政务视察团到西昌地区各县，了解情况，电召我参加。我到西昌时，视察团已去会理，留下等待。屯垦会负责人李万华说：“邓下面的彝人，要保有既得利益，被邓家驱逐的彝人，要打回老家，情况紧张，望你多做工作，免得打起来。”伪行辕主任张笃伦说，“不论拥邓反邓的彝人，对你都有好感。若能使他们不打起来，和平了结，便是大功，可以报中央请奖。”军统头了【子】田动云，要我恢复与军统关系，因一年多没连络了。也说：“抗战时期，后方需要安定，应设法使拥邓反邓彝人的纠纷得到和解。”我觉得一打起来，就要使几个县的彝人都要陷入混乱，更不知要损失多少生命财产，而且还造成冤上加冤，弄成难以收拾的局面。若得和解下来，既可减少损失，也可拉拢拥邓的彝人，提高自己的威

信。我都回答：“願意尽力去作。刘来后叫我负责搞翻译，也要我和解彝人的仇怨，团结起来，为共同进步而努力。每次翻译，我都加些和解团结的意思，缓和仇恨情绪，私下又指出不出私怨，公谊难立，内部糾纏不清，徒被人利用来达到耍彝吃彝害彝目的，以后成立调解委员会，先调解易于解决的纠纷，最后提出，对被逐彝人，所住耕的地方属于公有，就划归他们，係私人的就由他们租种，不许抽佃，留下的奴娃，願跟去者，不加阻止，无故被侵吞的财物，由政府给予补偿。向仍流浪无住地者，找给住地等，把反邓的一些人安定下来。拥邓的彝人，则召来向刘表示拥护，如罗大英，罗镇江，罗木呷等。邓死后，其妻吕氏曾召副司令以下军官，排（也说有跪的）列在邓灵柩前，依遗嘱宣誓，拥邓子德亮继任司令。刘认为军队不是私物，军官不比土司，没有世袭之理，但邓家已形成坚固的地方势力，受到冕宁西昌等县士绅和部份彝人一固的被利用来残杀家门親戚的人之支持，一下去不了，就说依古礼，德亮该守孝三年，由付司令孙子文代理司令，委潘学源（彝人）邓守辉（邓之侄孙）分任团长，调开俏皮捣蛋的邓字俊，邓宇华到二四军部任职。把拥邓彝人和两团部队安顿下来。为看孙子文的号召力量，叫调集彝兵打布托的菜子山。去有彝兵六七千，掳来无辜老弱二百多人。阿都土司安树亮（三九年去承继）在屯垦会内任有职，尚在西昌，家内无备，其安家呷西就被掳来四十七人。后经李任安王济民和我的周旋，才得全部放回。刘文辉张笃伦为禁烟问题，召各县代表开会。个个把烟毒泛烂的责任都推到彝人身上，我感到气忿；也听说美国飞机从印度运烟到重庆，便说：“彝人种烟是事实，可无法运到内地去卖，内地没人吸，运去也无人买？若有人吸，买运，那彝人不种，也会如瓩在由飞机从印度运来的。真是没人吸，买运，彝人也不会种这么多。只种一点来自行享受。不会享受，自受其害而死绝，也不用各位操心。”刘、张

没开腔，代表各有看法，或赞同或反对，颇不一致，四五年初，彝人纠纷大致搁平，刘升我任屯垦会委员，张说有功。罗大英等以不使被逐彝人回老家为条件，许我二千两白银的贿金，此时我只收一千两，还认为我廉洁。堪称名利双收。

我在内地十多年，彝话多忘，初由南京回来时，能听不能说：连耳鼻二字之音也说不清了。自认为彝人不能说彝话是不好的，要为彝人工作也有阻碍。一回家便努力学习，见彝人就尽量讲彝话，可是搞了两年，进步不大，于是加学彝文。初田王济民教我，以后见到彝文书就拿来读。此时，已能记写二千来生字了。有一次聚餐，刘元瑄问谁的彝文认得多？都说我认的多。当时我识字虽多，彝语知识则差。曾油印《妈妈的儿女》《姐姐》《呷页件件》等诗歌，散到彝区。为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编彝文半月刊。翻译些禁烟法令，小学课本等，想利用彝文提高彝人的知识。也认为别族文字，我们都学，自己祖传文字那不学？时时在口头上向人宣传。有人说对彝人的传布，我是尽了力的。其实没尽力。不然邀集朋友，印出若干种书传布，是办得到的。

刘张商定：成立宁属剿匪总指挥部，刘元瑄任总指挥，孙子文任前敌指挥。我看见刘元瑄谦逊的说：“不要加总字，”张说：“加起好，不止办普雄一处，也好请支援。”使我暗吃一惊，要打所有的彝区吗？人家以此来掌了权，自己更吃亏。怎么办？又想到教育。设法使彝人送子弟入学，官府也该设学校来收容。向刘叔姪说时，完全赞同。还说：“打了不教育是无结果的。”后在投诚条件上加“送子弟到官府学校读书。”一条。这事传出，汉人多说好，要这样才能同化。彝人则有赞同，也有说：“祖祖辈辈没入学也过了的。”这是有过坐质换班制而反映出来的吧。四月初开会宣布打普雄计划，总部设参谋长外，设参谋，后勤，医务，宣传四

组。前线设前敌指挥，四个支队，一支由昭觉入上普雄，二三支队由越西分向中下普雄，特遣支队驻腴田，牵制甘洛彝人支援普雄。总部设越西城。以我所知，普雄战事初期顺利，没遇到多大战斗，就进到目的地了。以后收投诚费，大烟，粮食等，没柴烧时，竟有折房来烧的。引起了彝人的一致忿慨。尤其对阿候尔若采古，尔若阿改两房住地争执上，总部支持一方，要驱逐另一方，牵涉面过广，竟成了反攻的导火线，使阿候果基等支联合起来，进行作战。消灭了三支队大部，一支队一部，迫使全线溃退。汉兵溃退消息传来，初时吃惊，既想这样尝尝打彝人的滋味也好，免得打了一处又打第二处，把彝人没放在眼里了。失利后约一月，在海棠见到刘元瑄，谈了失败经过，说：“你在越西，或不至如此。你在会时将实情告诉我，随时对付轨外活动，加以制止。彝人也相信你，有些事易于解决。”我看这是慰勉的话。我对许多事是看不出究竟的，即使看出些，人众我寡的场合，说出来也不见得说得清，引起注意。有些彝人对我固有信心，可是在利害关系的紧要时刻，就不见得相信了。我在越西也无用了；他说不要有什么行动，要准备再度进攻，我说：“彝人新胜，气焰更张，加以秋冬天气不好，粮秣困难，最好来年再干。”他点头，说：“到越西后仔细研究。”

为啥兴兵打普雄？首先普雄彝人，时常出来劫扰汉民，许多汉人要求打。各县士绅代表到西昌开会，去见刘文辉的约八十八汉人中仅十来人没提打普雄。其次原阿侯支与勿雷支有仇，时相械斗，阿侯鲁木子之親人被打死，欲复仇而力有不逮，于四四年春到喜德，向邓秀廷请兵。愿付三千两白银的军费。以后逐去勿雷人，佔住其地时，按年缴纳地租和烟税。邓原在三二年初，吃过勿雷人的亏，余恨未消，现得阿侯之请求与配合，洩忿取胜都有把握，何乐而不为！立即同意，收下银子。当向伪行辕建议打普雄。张笃伦要

拉拢邓，进窥西康省主席宝座之意，接受建议在沪沽开会决定打。后上报请得一百万发子弹及大批粮炊，准由邓挂帅。邓是刘的人未予先征求同意，刘当然不满，要闹吗？怕成了为渊驱鱼，逼邓公开去借张，正闷在心时，邓得病死了。刘为得到这份情接济，顺应人心，使姪立功，便决定打的。在出兵前，见到张时，问我打普雄有无把握？我说：“用三个正规团，加调五千彝兵，弹药充足。若整飭纪律，不收投诚费，我看是有把握。”他摇摇头说：“不见得。其它没问题，问题在投诚费和军纪上，问题大。这话你听到了事，莫外传。”以后败于苛求和纪律上，我还说张有眼光。羊仁安则一见我便说：“千万不要深入，彝人是不好打的。他不夺江山，不抢社稷，穷得很才出来做偷鸡摸狗的事。种大烟，存点钱，好不容易！想人家的钱，开兵去打，没有道理！要失败，要失败！”又说：“满清手头，提督军门上奏要求打彝人，嘉庆皇帝御御笔一昼：“不夺我江山，不抢我社稷，打他作啥！”皇帝老子饶得过，你们就饶不过。哼，想钱！”这话只有他才敢说。他的话，我初是记在心上，一到腴田就忘去了，盲目行动，袭扰彝人，以后普雄战事失败，反受其扰，自作自受。

四六年春，过汉源去西昌时，羊仁安告诉我，“吉绍虞被捕，有生命危险，你们都是土司，该互相照顾。”我一到就去看吉，关在一三六师师部内，派个付官同去，不好说话，便说没烟，支去找烟。我气忿的说：“莫怕，我当尽力相救，破釜沈舟，在所不顾，”回来问刘元璋是怎么回事，他说：“谁知道李厅长！在师部内不会有危险。”不两天我去沙坝，打听起来，是诬以种鸦片罪名，由伪行辕禁烟专员王水南逮捕，交屯垦会转来关押的，据说要没收枪械财产后，生命也有危险。但由行辕军法处审讯，时经三月，仍未判决。及我回来去问军法官时，说：“证据不定，不好

判罪，可是屯垦会不肯放人”，恰遇贺国光来接张笃伦的事，我找付正达刘世昌等邀集来西昌的彝人，问伪行辕请愿，要求释放吉土司。我见到贺时，也提出吉案由行辕审问，无罪就该释放，现依屯垦会意见，仍然关押，怕生弊端，影响行辕名誉。贺答有罪就办，无罪该释，当转知照办。不几天又〔听〕去说：“我们都寄望于你，能作公正的处理，若容别人从中作弊，将使我们彝人失望的。”贺说：“我问过，没有直接种烟的证据。”立即写条子与军法处，“吉案及时慎重处理。”屯垦会与师部忙起来了。既后我到师部开会时，见不少人在关吉的房内进出，见吉愁容也消了。原我问李万华讲吉案时，说案情严重，现在则说已向行辕转环了。一周后吉得释放，当晚十时来我住房处，说：“白日不便，才在晚上来。还是自己人好，你尽力相救自不得说：其它素不相识的同胞，都来相救，付，刘等便带同胞们向行辕请愿，都使我感谢不尽。平时所交朋友，监时都不敢相顾，只有同胞们不顾一切的来相营救。我已知道我是彝人（原受封于元代，误以为是蒙人），今后将竭尽全力，为彝人工作。你是我们当中最难得的人，没你这样的人，我们土司些将不好过日子。我将全力支持你，即到倾家荡产，也将所不惜。我知道你在外面活动，手中是空空的，现带一百二十万元来，暂作你零用，这次我暗中出六千两烟，一出去就可解决，不必挂心。”我说：“你受到如此损失，我无力接济，已感惭愧，怎忍再收你的钱！”他说：“他们种烟我受害，他们要帮助我一部分的，这点算什么？”强我收下（约合六七百两白银）。他大哥吉成烈，北大毕业生，二哥吉成勋，旧制小学毕业，一九一八年以拒绝苛索，被川军□靖南部诱到西昌扣捕，诬以叛川附滇（时护国军已退入川东南）均被斩首，七十多岁的老母前去喊冤，诬杀无辜，亦被捉去刎杀。弄得家破人亡。待川军北退，滇军前来，始得回家掌

权，搞好所属彝关系，重振大业。但三二年二四军刘元璋驻军西昌，又将其一兄吉成榜枪杀。因此他对驻边始终存有戒心。对于这次被苛□的六千两鸦片，由种烟的黑彝帮助了四千多两，身虽受苦，经济损失稍得减轻。为这次营救，盐源盐边土司些对我更好了。四七年末竞选伪国大代表，我全力支持他当选。我在外用费也得他支持。四九年付（正达）刘（世昌）作地下工作，被伪行辕通缉，他们就到米易普济州吉的地区，当得到掩护。五零年初将国民党伪军两个团枪械收缴，交与解放军。后听到我已回西昌，即来聚会，说：“跟共产党走才对。”以后也安定地方属区，协助剿匪，把所有子弟送出来学习。只是年纪大了。不免有些居功自傲，五六年民主改革时，经不起冲击，竟自行归天了。

在西昌参加再度进剿普雄的筹备工作，这次计划，大概邓家部队从喜德向北进攻上普雄，蒋介石的一个嫡系团，配合二四军一个团，进攻中普雄，对下普雄只作牵制。主张加强政治工作和纪律检查，使用飞机作威胁性轰炸。尽力缩短时间，先以普雄河以西为目标，要学生（作人质）不要投诚费。设立政治指导区。我的特遣支队撤销。大体认定，我即离开西昌回家。为请飞机助战事，贺找我去问：“使用飞机有其作用？”我说：“彝人村落分散，轰炸不了什么，但威慑力大，可促使早日结束战事。”问有把握否，我说：“单打普雄河以西，不深入，不收投诚费就好办。但初时一定遇到坚强的抵抗。”临走嘱我以后有啥情况或意见，随时去信告知。后来听到，由越西进攻的部队遇到激烈的抵抗，所谓嫡原部队，只好夹在其它□部之间前进，生怕彝人□□他们的“中正式”。邓部更遇到抵抗，好在两方面的部队同时进军，彝人怕受到夹攻而撤退。飞机轰炸，仅伤一人，打死几条牛。也起了威慑作用。两路会师于中普雄，招几个黑彝来投诚，

当扣留，以后以子弟来换。设了普南北两个政治指导区，也徒具形式。再渡【度】进剿，据说如此而已。

四五年冬被邓驱逐的惹尼，罗洪人，越过安守河，要打回老家，后被打退，相持于西山。伪行辕同屯垦会都因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的统治，临近崩溃，怕后方不安定，曾两度派员去解决，以没得双方的信心，没有成功。我初到西昌，李万华就叫人去找我去，热情招待。口口声声“岑委员”似有文章。吃完汤元说：“邓家夥起中央军打彝人，容他们打下去，将有一二千户彝人遭殃，彝人相信你，邓家也怕你，只有你去才能和平解决，你也不会看着彝人受害！李仕安，罗正洪同你去，旅费从宽。”事前罗向我谈过，仕安还取笑说：“把你这灵牌安在上面，我们就好杀猪宰羊来吃。”因此，我谦逊一下答应下来。不几天我们到沙坝，向邓德亮，邓德松（团长）康厚泽（二九二团长）转述和平解决条件：铲烟苗，偿还被扣留的邓家□项，退还被扯去的枪（康团的）：派人到西昌听差。他们议论纷纷，说：“这两支彝人最坏，不会接受条件。能接受就撤军。”口气有点硬。两支人却一听到我来，就约我到西番堡见面。我们去后见到二十多个黑白彝。异口同声说：“你知道的是我们的头发。我们知道的是你的胡子。‘土司不自来过话，呗毫不自来烧鸡，’现在你来过话了，只要你认为可以，我们就接受。”杀牛招待后又打鸡表心。他们如此信任我，使我不能不把责任担上肩头了。怎么办？心情紧张。回到沙坝，向邓康等说明彝人已愿接受条件。他们却以为不可信。我说人都愿派来听差，没啥问题。望仔细改虑。这时邓家派人来说：只要说解决不了回西昌，由他们去打，愿送三千两白银。李罗问我怎样办？我想为三千两白银，而丢两千户彝人给人蹂躏，是不堪想象的残酷。坚决拒绝。罗大英找人来说：“弓已张，箭上弦，势在必打，你们不走会

丢面子。”我去向他说：“有把握才来，望稍予支持。”回答：“人家已怀疑我，一点也不能为力了。”我说：“你只消说：上面叫打就打，上面不叫打就‘审慎’，说这话就够了。”他立刻转变为难之色说：“这话吗，我负责向所见到的人讲。”我又分别向二邓讲。“你家掌握彝务之权威，贺国光来到时，却在打门前彝人，好像客在上座、主却打家奴，未免自损面子。而且不知他意见如何，不同意打吗，他一来就给他不好的印象，何必！现在行辕屯垦会都以大局关系，希望和平解决，你们不将就，以后会有不便的！最好请等贺来请示，叫打就名正言顺，胜有奖败得助，至低限取得好感，不然会成无头尾的事；我来了给个人情，以后遇到机会，也好相助。还有打这点彝人，你家力量还嫌不够吗？卓有余裕。现在把康团夹杂在内，打胜，功利归人，仇怨归己；万一有麻烦他还肯负责吗？一切都推在你们头上。汉官作风，你们还待说吗？（邓家自称是彝人，当时用彝语讲的）单这点也值得注意。”被我说得点起头来。说：“大哥，你来好办，听你的，但也要说通那个汉人（康团）。”我与康及其团附营长，讲的是伪军校同学关系。说中央军打彝人是不好听的，有牺牲也太可惜。彝人要打回去是错误，任意驱逐人也不合，若遇汉人，哪有这种怪事，这都是我们落后的结果。你们打了就要走的，汉彝都长在一起，冤仇宜解不宜结，能不打，就不打的好。你们愿意帮助我（说同情我搞教育医药），这次能把事情和平解决，便是莫大的帮助。现在彝人接受条件，军队仍然要打，我也不好向上报。”团附说“对”，营长说：“死了兵，丢了枪，”还在生气，团长说要慎重。于是由李仕安去私人接头，每人送一匹马。真有灵，话软了，可是相家沟汉人被打死了一个，报是惹尼人干的，康说“太不可信，不易和平解决。”我说“查明再说。”是他们干的打就是事了。一查才是邓手下的人干

的。以后伪行辕代主任，程冠珊在电话上找我问情况，我说：“彝人也接受条件，告诉军方后，他们正在商议，”他说：“据报有人受贿，这是严重的事。”我说：“既有这种事，我回西昌，等查明再说！”他说：“不，不，不，彝人接受条件，就和平解决。你告诉他们好了。”当时康在侧，我说康团长在此，由他转告好些。”康恭而且起敬的听了，说“照办吧。”一月来紧张的心情松下来了，多么舒畅啊。时间多延一天，彝人多得些好处。由李仕安去看，罗正洪回西昌向屯垦会汇报，把彝人招来，举行打牛喝血仪式。举行仪式时，邓德松军装而坐四人轿来，我被推到主席座，俨然大官了。此后又互相招待一番，十天后才派人去督剿烟苗，金河边天气热，烟成熟早，烟既收烟杆也消逝了。原先我曾向惹尼人说：邓家出过三千两白银，我们不要，事情了结时，应给李罗一点钱作报酬。对方当然说我在要了，一定要送二千五百两。于心不安，才有意拖延时间，使其多收点烟来弥补的。来当差的两个人，应到西昌的，可被康留下，带到冕宁各处走。要求送西昌，康说帮助剿烟。以后竟被关入冕宁监狱里了，这事使我失信，大伤脑筋。四七年春向刘文辉面陈后，才得去电释放。这次受了贿，又加失信，可在彝人心中，反而提高了我的威信。当时伪政府已宣布：在彝人中选一名伪国大代表，许多人都主张选我了。

四六年末，雅安地区各县土绅袍哥反对刘文辉，刘为把局势安定下来，召开行政价【检】讨会，我与羊仁安去参加。会上羊积极拥刘，起了作用。会后羊与陈仲光往荣经雅安抚，我也同去。对方主力是袍哥，两位大爷一去，兄弟夥当然纷纷来归了。刘羊关系，益加融洽。我在会上提了些意见，也被刘嘉纳。便乘机辞去映田区长职，由羊姪羊炯明接任。又提出到南京请愿事，刘表示支持，并送我一些钱。写信给在西昌的青年时，他们更加赞同。以后他们组

组织西康省彝族青年联谊会，进行联络，宣传，募捐等，以支持我的活动。又选吉绍虞，葛世槐，付正达，罗正洪，付佩莹等来南京，组织“西康省彝族参政请愿团，”我和吉分任正付团长。我过成都时，招待记者，呼吁支持我们的要求。要求是：省参议会及住有彝人的县参议会，该设彝族代表名额。增设监察委员，增加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名额等。在几个大学和中学，瞎说彝族情况，要求支持。于七月我先到南京，向所能见到的官，陈述请愿事项。曾见到蒋介石，说把请愿书交下去办了，张厉生，许世英，白崇禧，于右任，洪兰友等，口头表示支持，吉等在八月中来到，住蒙藏会招待所，又一同见到孙科，邵力子，吴□昌等，同样口头支持。也招待新闻记者，呼吁支持。到十月只得到伪国民政府批示，以行政方式支持当选。内政部回复，建议康滇黔的妇女名额，浪与彝族，都是一纸空文。但西康省的彝族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候选人，是刘文辉叫我推荐的。条件是：彝族中有威望的，愿为彝人办事的，也有一定文化程度，上台后不能乱来的（即听他的话）。我推荐后就照着报中央党部圈定。后来只有葛世槐到京后，自称是诸葛亮之后，土司中唯一的汉人，应受特别重视为内容，请人代写文章发发，尤其向伪国防部申请，发给枪弹打彝人。引起我们的反感，因此我给刘去信，要求勿予支持而落选外，其它吉绍虞，付正述，王济民，孙子文当候选代表，我当候选立法委员，祿【算】是请愿无成，个人有得。十一月各自回家。进行竞选，准备来年开会了。

四八年四月我到南京开会，因头年过成都时，由市稽查处长周迅予之介绍，见到军统姓赵的处长，后由赵介绍见到毛人凤，徐向道。这次去当然要报到，毛表示高兴。军统系立法委员共七人，每遇到保密局受一次招待。汇报立法院内活动情况。为亮人马，毛领我们去见蒋介石，予嘱不要说什么，见到时拉了手，说：“你们身

体都好，应多为党国努力。”我见机会难得忍不住了，说：“蒙藏会是管理全国边民事务的，不改变名称不好管理，宜改名为边政部。既要管理彝族的事，该有彝人参加，我推荐相砥中任委员。西康省的彝务办得好坏，关系一省前途，以后彝务，宜多由孙子文负责。”蒋说：“以后研究。”毛几次用眼示意莫说，我没管说完才了事。孙子文、王济民等组织了一个观光团去，颇受欢迎，得蒋招见合影。可不知谁奏了一本，保密局一科长找我去问，据报相砥中，王济民，孙子文是共产党，是否望郑重答复。我想了一下，感到奇怪。说：“孙年老保守，信共产党主义是奇事，不用担保，王识字也爱看书报，以他懒散讲排场，好吃喝要钱等来看，仅可半保，相比较活跃，接触也多，可疑。而家庭是土司，卫护旧俗，重亲戚关系，对孙中山蒋介石很崇拜〔敬〕来看，仍不是，我可担保）记下后，由我签字了事。从此我更相信军统是瞎告状的说法了。立法院几乎天天开会，讨论的许多议案，我都茫然无法置喙，自感惭愧，以后起草省自治法，另成立有二十多个委员的一个组，我们川、康、滇、黔、湘、桂的土著民族（实际是彝苗）的六个委员（四川缺，滇省地方选出的安恩溥是彝族），见草案初稿，没提为土著民族另订省里议会议员名额的条文，商议后推选湘省苗族石宏规委员去争，没成功。我们五人全去（安恩溥不愿露彝族身份未去）。一提出，组长罗贡华铮铮有词的说：“不应另订省议员名额的理由，人口少，‘没聚居区’‘文化落后’，‘非全国性的’等等，只够省去安排。”其它人劝我们不要争了，不免使人气忿。我反驳说：“省里过去不安排，今后没有上面的规定，更休想安排，我们要争。罗委员是北方人，不了解西南情况，大凉山纵八百里，横四百里，人口四百万，（瞎扯，骗过了事），用一两个军师的军队去碰也大败而归。这不算大聚居区吗？人口还嫌少吗？文化落后是真，文

化落后就不算国民吗？汉人比外国人落后，外国人敢说汉人不是个民族吗？既是国民，是个民族，怎能不特别提出？说到全国性，草案上提的渔业团体也不是全国性的，大凉山野人山，山西等，青海等，半壁江山有渔业团体吗？”这时有说喇嘛不吃鱼，高原上没有鱼，又说理由充分，有玩笑式的说理直气壮，无可为难，或甘拜下风，举手赞成等，罗没话说了，一致赞同另定一条。提出：“凡住有上述民族之省县，得按土著民族人口多少，住区大小，省里议会设适当的土著议员名额。”我又说：“得”模棱两可，用“应”字才对，对“应”字解释，我们分两种，其它人也不致，好似我坚持反对，依我改了。从此几位土著委员不再议我是凭土司权威当选的了。

当时形势已紧，襄樊解放，康泽被俘。同室李天民时时在叹息，说：“共产党占领区好坏，谁也不知道，若是好，就该赞同。”我说：“到底怎样，我想去看看。”过了两三天，他说：“不要想去看共党占领区，那是危险的，就是去得了，也不见回得来。”我真莫明【名】其妙，若遇到另一人，暗奏一本，那多危险！

西康彝族观光团在上海，多数团员想见到我，孙子文也来南京相约，便同相砥中前去，个个高兴。只新闻报发表一条消息说：“政府不重视彝苗事务，彝苗人民是不会满意的。孙子文以为这对观光团不利，埋怨我们，后来有人向他说这消息是对的，他才没再说。我说：“不重视也满意，那才奇怪，”也说：“白崇禧说彝人再种烟，毒害全国，他要大张打伐。你们没加反驳。若我在场，一定说彝人自种自吸，偏偏你们内地人要来买运，自行毒害，我们有啥办法？”孙承认白的话是刺耳的，孙有民族感，说是遇【过】于老练，有时难于捉摸。

原三九年春，我去成都，见到杨代蒂的母亲，与雷波士绅打官司，我代她写状纸，托友相助，打赢了官司，对我有了好印象。以后

听说我前妻死去，以为尚未另娶，于四四年春秋来信表示，願将女许配我，后说定承双挑（她没兄弟）。承继相家，四七年为扩大代表性，去南京前，先到雷波结婚。县长刘少华初对我很好，后借口割烟苗，收了烟还砍了十一个彝人头来，血淋淋的挂在衙门口，口头也骂彝人，引起我的反感。我回成都时，向邓锡候（川主席）揭露其情，要求调换，邓也同意。可是不久邓去职未遂。原伪中央规定在四川土著民族中选一名女立法委员，经我活动，川省将她报去圈作候选人。到选择时刻他含恨在心，加以破坏。四九年我去雷波接相出来时，刘企图派人在中途行刺未遂。便缴去护送人的枪弹，捕押一个管事，被折磨而死。我与毛筠如商量，进行控告。我主张以破坏选举是违法，不选圈定的候选人是反对党，阻止彝人参加选择是破坏彝人与政府关系等为主，次提打彝人和收鸦片。毛筠如至以打杀收吸烟为主好些。既后我们到处申诉都无效。到十月见到王陵基，当面申诉，才将刘撤职。刘率親信上山，经新县长相务农和乐山专员刘仁庵前去，才挽留回来，关押在乐山。相代蒂亦得回去。我与相结婚用意是：扩大亲戚关系和统治区；她有一定文化，可助我实现发展教育和普及医药的理想。我们在成都住了半年多，临近解放，我向伪军校活动得一百支步枪，分三十支与她带去。到沐川五子山时，被土匪抢光。我带七十支走，则失落于峨眉新坊。她回雷波后，滇永善龙奎元（黑彝，曾任龙云部师长）说相应解放，率人来佔雷波城，后被国民党军队赶走。她避到乡下、彝村，直到解放。

四九年，四月起，直到十二月初我都住在成都。每十日与川康立法，监察委员聚步一次。交换意见，讨论时事。五月吧，李仕安说：“北京在十月初将开全国性大会，你声望高，若去参加一定得到重视，将来对彝人有好处。”我说：“我目标大不易去。你若去，願助旅费。”后决定问问刘文辉再说。刘不同意而作罢。跟

着付正述，罗正洪在南京与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络回来。罗由渝回西昌，付来成都，约我回凉山，组织彝人响应解放。我从打普雄时知道，打了一处还打第二处，心起反感。再度进剿时，拟先用轻磅炸弹，无效还想用重磅的，更感到没把彝人当作自己人。加以伪政府贪污腐化，作事疲塌，看来没甚希望了，言谈间常表不满，我们的民族关系，又超于其它关系，所以他们公然来向我商议这种危险事。当时我表示同意。事后以旧思想来看新问题，想空手去不行，要活动点钱和枪弹去才行。以致拖延了时间没去成。

原与漆中权在立法院时，比较相熟，住成都便常到他省党部书记长办公室去玩，不时谈谈彝人习俗。有次问彝人生活水平；我说很低。问我在家生活，我说：“他们生活如此之低，我怎忍独自优越？表面绚丽，里面稀烂。”将粗布补丁衬衣，捞给他看。使他惊异的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值得我帮【帮】助。”过不几天来问我说：“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有大批药物，可以请求，我愿帮【帮】助搞点，去救济彝人。”我过去花钱买药，现在空手可得，何乐而不为！立刻表示同意。他代我找了个人拟出计划。我到该会四川办事处，找到主任陈开泗和会里秘书长黎零。到十一月给了个医院的药械，运费千多元。后由刘世才运回，以后建立医院。

是七月，西昌军统头子谈荣章来约我在周家见面。一到，他正靠在烟盘上，使我大吃一惊。印象很坏。说：“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非常委员会西康分会负责人，指定是你，该去主持成立。”“现在各地彝人有些动荡，你去可以安定下来。不论怎样，你该回西昌，所以特来约你。”我说相代蒂受到迫害，田坝家中也能自保才行。都须找点枪支使用，他说“他去重庆想办法，可能办到就来信相约。”不几天来电了，我去时，毛人凤，

徐远阜都不在，只见到贺国光，允在西昌卖给一点。此时相砥中从贵阳来，说被诬为共产党，几乎被捕。必须见到蒋介石，才能压下去。约我联名写信去求见。去信后约在黄山见面。我只说拥护到底，他说得多。吹彝苗人口多，本性勇悍，不愿共产，可组织起来反共。蒋说：“革命已到紧急关头，望加倍努力。”下来与军统黄逸公拟了在川滇黔彝苗中组织三个纵队的计划去，没有下落。住半月回成都。

到十一月来，重庆解放，相砥中，黄逸公，宁（哈）送去（黄之助手）等逃来成都。黄引我去见毛人凤，送我十支左轮，要我偕黄、宁到西康，交一部电台与黄。徐远阜送我二支左轮，叫带其秘书刘文德去。后电台丢于新场，刘则留新津。时已紧迫，我走前去问刘文辉怎么办？他引我到一密室，说：“宋希濂无能，川东南一触即溃，贵阳陷落，形势大变。现仅剩川康西省，最后中央必有指示，照指示办了事。你快到雅安，同刘俊林（元瑄）商量办理。”问有无车子，我说有。十二月六日离开成都。相代蒂由乐山回雷波，我与相砥中、黄、宁等经新津到邛来时，公路被破坏，刘元瑄由电话上要我隻身到雅安。我难抛弃同路人，更舍不得丢枪弹，也怕路上不安静，于是转走乐山。在乐山见到毛筠如，知相代蒂已离开，伪二七军长刘孟廉要我留驻。看情况已紧，翌日（十一日吧）起身宿苏溪。当夜乐山解放，伪军溃下，宁希濂部副主任潘佑强已在那里，刘孟廉跟即来到。约过夜再走。殊不知又得到消息，解放军追来，急忙上路。半夜到新场。翌日潘要我们等待。到下午三时许，与宋的电话果然中断，知有变化，潘即通知上路。行不五里，解放军已追来，与刘残部持于对面山上。我们看见车已不通，便抛下所带衣物枪械等步行，走到天明才到金口河。再上山宿于寿屏山。闻二四军已在岩窝沟设防，当然是刘文辉起义的表现了，潘刘等要我

与相砥中先行，要求对方让路，我们夜宿冷竹坪，晨到沟边，对方不让通过。只好退到彝村等待。时宋部一二四军顾葆裕逃来，由刘指挥突击队，将对面守军击溃，进驻皇木厂。翌日留顾把守皇木厂，其余直向汉源（富林）。据估计约有八千人，战斗部队千多人而已。羊仁安本已随刘文辉起义，我们到汉源，他又回来相见。说几天来不堪青年人的为难，要他再表态，真气人。等李明扣来到，我与相砥中嘱咐他，只要解放军不打彝人，就不能动手，免作无益的牺牲。驻三日，伪三三五师王伯华部逃来（其它已在乐山起义），顾军以为解放军追来，马上撤到汉源，于是全部夜过大渡河逃走。到了海棠准备过夜，半夜又从梦中叫醒，叫赶紧逃。我看已成惊弓之鸟，不堪言战了，便与相黄等乘夜从小路回坝。正五〇年元旦。想国民党已到末日，不可救药了，拟在家住下，搞学校和医院，不论谁来都不会反对。共产党来了，对我好当然不说了，不好就到甘洛河以南亲戚处住下看火色。招人修建医院。相黄等先去西昌。岑【岭】邦正任第八绥靖分区司令，王伯华部驻于汉源，听说西昌将派两营人来驻田坝。刘孟廉先来电通知，已调我任他的副军长，催我前去。贺国光谈荣章相砥中等都不断来函电催促。尤其王济民由西昌回越西，来信说：“别人要枪要官得不到，要给你的枪和官你不要，等到别人把枪和官拿去，掉转枪口向我们那才好看啊！”打动了我的心。想到在家中也将受到威胁，往时你在外活动，现在缩在家中，是何用心，受到怀疑更难解释。不如到西昌把官和枪拿在手中，谁来也重视。羊仁安也来信相约，便约一同到西昌。

到后见到胡宗南，说不该在家停留，我说不安顿好家庭，在外也不好放手工作。委兼“西南干部训练团”边务班主任。是其少将衔。跟着委兼陆军第二团长，叫先成立一团人，作扩充基干。同时发给筹备费。又叫到沪山下新村，宣誓参加“国民革命同志会”，

胡说願帮助我统一凉山，不两天其政治部主任李犹龙又来，约到后塔于开会，人来不齐，没开成。李说明要我任同志会书记长。我说：“汉人多我干不了”。他说：“没关系，胡信任，他和谈荣章协助，没有干不了的，”大致前后不两天，在新村开军事会议，参加的有胡的正付参谋长，罗烈沈策，贺的西昌警备付司令王梦熊，参谋长程冠珊，及刘孟廉孙子文，相砥中和我共十一人，讨论南北线后勤事务后，决定刘到昭觉设指挥所，要我同去，我说考虑。回城与刘世昌商议。他在米易作地下工作，听到我来西昌，才化装前来。他认为可以去，才回复一同去。

三月初到昭觉，接连召各支得力头人前来，向其宣传反共，并歃血盟誓，准备成立一营人，向各支招募士兵。此时，四开马家阻拦远脚，县长王隆映主张打伐。我派人员去说无效。刘□用兵，造成死伤，我未力加阻止是错误。到二十以后，刘孟廉说去雷波收容指挥部，昭觉军部事务要我负责，偕参谋长刘逢会乐山专员陈荣寿等走了。不日听到西昌解放，七里坝以下尸体摆满，使我们紧张起来了。究竟怎么办？就地抵抗还是移驻别处，人各一词。好在毛筠如的信来了，说解放军首长欢迎我回西昌，共同为彝人办事。也说实现我理想的时机来到了，（指兴办学校，提高彝人知识），付来民族政策，约法八章。我相信毛筠如不会害我，没把握也不会来信。尤其民族政策很好。我跟国民党这么多年，没见过具体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一来就有这样的好政策，实在难得。立刻回信，要他来面谈决定。县长王隆映以为不可靠，并说：你是老同志，一下过去有关气节等，企图阻止，我说你不去就交出枪弹粮印，他当然不敢再说了。也听到刘世昌，付正达，罗正洪等已在西昌，使我回西昌的想法更坚定了。

隔了几天，毛筠如同罗正洪来了，毛说共产党对彝人很好。罗说我来接老表。这样谈了几句，便决定翌日起身。召集军部官兵，

讲解政策，（彝兵来的已遣回）宣布回西昌，通知各彝支头人同行，原毛罗来到四开，邓已召集军官商议过。第二天便率伪军部军官三十多人及警卫营，护卫排士兵四百多名，彝支头三十多人出发，约四月初（六日）到西昌，向解放军一八四师交代，接受改编。我从此开始走上新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作。只三十年来我的旧思想意识严重，经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进步仍少，能力又低，没为人民作出点滴成绩是恨事。

79.11.11

底稿在昭觉日记本上

8. 私立斯補邊民小學*

私立斯補邊民小學校**

（編者按：*爲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爲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私立斯補邊民小學校是四川越西煖帶密土千戶彝族哈光电所创办。建立于1937年3月，至1951年冬，由越西縣人民政府派員接收，1952年改爲斯補民族小學。在十五年中曾培養了一批彝族知識份子，對於解放後的四川涼山彝區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現將該校各項有關事分述於下：

哈氏辦學動機與目標

哈氏出生於1913年春，到1926年遭川邊軍之殘害。母（父早死）被殘殺，財產被沒收，屬彝編入漢團，繳去土千戶印信，改土歸流。僅隻身離鄉，得世交羊仁安（漢）之助，在西昌入高小初中，後到成都入高中，1933年考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第十期，36年畢業回四川工作，受彝民之擁戴，恢復土司職務，即於翌年3月創立該校。其動機是：

1 認爲自己與彝民受軍閥官僚之害，歷盡苦難，其主要原因是官民俱無知識關係。想辦學以提高所屬彝民的文化知識，既可鞏固土司政權，也可免再受如過去之災難。

2 提高屬彝文化知識，並改善其生活生產、影響各地彝人，促進其進步，改變其落后狀態，免去世代遭受之天災人禍（內禍外患）。

3 汉文古书有“作之君，作之师”之句，岭氏认为自己祖先当了几十代的君长土司，只作了君，未作到师之作用，致使属彝长期愚昧无知，不免内疚，拟兴学以完成先人未完成之任务。

4 在改土归流时代，土司与彝民的财富，被军阀勒索殆尽，归来后先復土司，又收回部份财产。认为那里被动而耗产，现在则用钱出于自願，并用于对己对民都有长远利益之事。

5 当时社会情况復杂，作事动輒受到坏人的嫉恨，而争权夺利，受到压力。唯兴学被一般视为清高，又是自己出钱出力，来争夺者少，可以静心作对子孙后代有利的事。

由于有以上动机，加以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名语有深刻印象，认为树木有用，树人更有用，决定兴学。其目标是：培养十名大学生，一至二百名高中毕业生，介绍到各级政府和土司黑彝处工作，芟【藉】以提高他的威信，并从各方面推动彝人之进步与团结。其中拟培养出十多名医务人员，供之学习呗耄经术后，带起药品器材到凉山各处巡行，边诵经作法以顺彝人思想认识，边行医以去彝人病痛，这可笼络人心对己有利、也可由减少病痛而破除彝人精神上之迷信枷锁，一举两得。从他以后设立斯补医院来看，他是把彝区教育与医药两项事，作为他在一生中奋斗任务的。

办学条件

岭氏当时办学是有着一些有利条件的，第一他是土司，有至高权力，可以强迫彝民送子弟入学，并加以控制，减少学生在中途辍学。他每年可收三百多石租，有优厚工资及千多亩田地，可用作办学经费，升学补助，清贫生伙食，可分地给学生家属耕种等，能解决一些学生的困难。

其次在改土归流时期，彝民受尽苦难，他一回来就得到安居乐业的生活，对他有深厚感情。深信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他们谋利益的，他一说就无条件地照办。加以头人中如马焕章，刘玉成、蒋大成、罗清华等，对教育也有认识。首先知边土司之复职，收回财产，就是到内求学，有了学问的关系。也认为百姓有了知识，至极限可免汉族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欺压，或可以像别处彝人，在外面升官发财。于是积极支持，有教彝文，有管理经费，有劝导亲友送子弟入学，不遗余力。

岭氏多在外工作，家中是否尽力，关系重要。他爱人是文盲，本来认为彝人从古以来从不读书的，学生中又没有自己子女，花钱办学太可惜，尤其说百姓娃子读了书还有谁来供役使？思想上是反对办学的。好在她性情温和，又有深厚感情，他决定的事，她一定照办。任何时候她都不懈怠，不妨碍。

他在外求学时，有“教育救国”之说，也见有些人赞同，印象亦深。他办学后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如沉重宇是黄埔六期生、立法委员，说：“兴办学校，促成彝人的开化，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大贡献”，羊仁安说：“使彝人有知识，团结起来建设家乡，不再互相残杀，不受歧视，遇【过】好日子，就是修了大阴功。”刘文辉（西康省政府主席）说：“一面办教育，一面送青年出外学习，这会加快彝人的进步，是好事！”岭氏在康定染害伤寒病，住到医院时，刘一再来看，并对院长万乾生说：“要千方百计把这人救起来，他死了彝人的进步会推迟一二十年”。他们的话都给精神上巨大鼓励。在物质上，四川省教育厅曾给一千元补助，西康省政府也给遇【过】六百元的补助。对设备教具、图书等之增加大有好处。

这时也有妨害他干劲的言论。如有位同学说：“一个黄埔生应该干大事，你伏在边远之小地搞个小学，何时才能收到效果？可惜。”

话似有道理，而对他是没起作用的。又有某大土司之头人，当着土司向岭氏说：“土司，我们百姓的心术很坏，有了知识就狂妄起来，以后不好管的。过去已有经验，办学是危险事！”他回答：“有知识懂道理，更好管。”他的思想就像他平时说的话，百姓有了知识，不再落后，经常受到严酷的天灾人祸，那就是好事。那时纵使他的土司地位受到影响，也无遗憾。仍然是汉族的“天地君親师”之师，受到尊敬，享受推动彝人进步之荣誉呵！较之长期愚昧无知，时时遭受内部乱作一团，外来剥削压迫残杀之祸，其好歹有天涯之别！有这种思想志趣，所以用他一生精力和收入来兴学也不以为惜。

办理情况

1937年春召开彝民头人开会后，先利用两间屋作教室，同时培修一座四合头私房，以备迁住。用左边归屋基作操场，先搜用私人桌凳供用，后招工制造新的合用桌凳。聘请本地人龚守先，越西人王义琼（俱汉人）及由头人马焕章，刘玉成分别教彝汉文课。彝文课採用手抄本《史传》，汉文用“开明书店”本，以后用“商务印书馆”本。于3月初建立“私立斯补边民小学校”，斯补是该千户所之彝名。岭氏自兼校长，开始招有附近三十多名彝生上课。经过【过】一学期之努力，颇见成绩。

下年迁到四合头房内，有四个教室，规定彝民有二子女者送一人入学，人数增加。王去升学，聘邓永清来代。38年送较大而成绩优良的学生去成都军分校或实验小学升学，入小学的以后进初中才回来。从外面聘来相淦昌、李验明、裴家聪、姜尔昌来教，后以生活不惯，相、姜先走。得到四川省教育厅的补助，购置了大风琴、教学仪器，气象仪、留声机、图书等。也为每个学生添制了一套衣服，使学校更有起色。

下年秋，得羊仁安通知，派教師及六十名學生，去漢源歡迎劉文輝來為西康建省開會，見學生身體、體操、歌唱等都好，得劉口頭嘉獎。師生興頭大為提高。

39年李、裴又走，另聘李明才（彝）、陳朝佐來教。送六名到雅安漢源升學，四名到西昌升學，僅一年多又回來了。夏天遇到霍亂流行，彝民死亡枕莛【藉】，行課受到影響。但學生們保持七十多名。40年冬設立國立越西實驗學校，該校有招收彝生任務，越西不易招，便來聯絡。約定：斯補校五年級學生，即送往該校升學。從此該校經常有斯補校送去的十多名彝生。曾聘請漢源孫××劉××兩位女教師來教。她們係教徒，耐心負責，學簡單彝語來教，學生收益不少。翌年因事離開，彝民多以為惜。41年國立職業學校遷到榮經，仍有招收邊生（少數民族）任務，取得聯繫後，送了十名去。從此該校常有十多名彝生，48年遷到漢源時，竟增加到二十多名。該校畢業後又送其它學校升學。

42年初由西昌行轅介紹，送九名到重慶國立邊疆學校升學，他們到45年抗戰勝利，學校遷回南京，不得已返回。國立金江職業學校，設立在會理。仍有招彝生任務，一再來聯絡，乃送了六名學生去，以路途過遠，僅一年即回來，以後沒再送。以上所提送學生之學校，均係公費，對學生多補助路費及零用。各地升學的多未完成學業就回來，又未能立即到其它學校升學，拖延了時間。

這年上下土司發生械鬥，錢糧彈藥人丁都受到損失，有人提出停止辦學，減少浪費的，峴氏也因升學生補助，辦學經費，貧清生伙食等增加，而法幣却在貶值，負擔感到過重，乃召集頭人開會，決定：原在改土歸流時，百姓被迫，按年向田壩小學（漢團所辦）繳付四十八石玉米，峴氏歸來後停止再付，但受官府壓力，峴氏付

贖金一千元，約定由百姓歸還。嶺氏不收回此款；依照舊規土司聘用一個師爺（秘書）由百姓每戶按年出三升玉米與師爺，嶺氏不用師爺，豁免此糧。以此二事，從此百姓依上中下三等，每年分別出四、五、六升糧與學校，以作教師工資。至教師伙食每月二斗米，清貧生伙食（十五人為限），升學生補助，培修設備等項仍由嶺氏負擔。選蔣大成管理經費，設教導主任負責教務，教師工資照公立小學待遇，每月五斗玉米。（主任是蔣鯤，海棠人），使經費行課補助俱獲穩定。

43年前後以學生長大成人，或想結婚安家，或要去作鴉片生意，或圖玩樂……不願繼續升學，對其本人及家長施加壓力，收效仍少。若放任下去教育工作將有功虧一篑之虞。又開會依頭人意見，用訂立約據，貸給糧食來控制，即是與學生約定完成之學業，而定貸糧畝額（印象中高中是三石黃谷），用以生息補助（一般加伍），立出約據，寫明學業貸糧額，完成學業只還本否則利上重利，沒收抵押品，懲辦保人及本人。死亡只還半本，以事控制。至於家中一無所有的，只找擔保人來立約，每年由嶺氏家中撥給若干糧補助。用上辦法後使中途輟學之學生大大減少。

那年越西縣長駱岐虞，要顯其才能，竊取成果，企圖聯絡士紳將上土司再行改土，接收斯補校，遭到彝民強烈反對，劉文輝也不同意而停止，這對學校行課有所影響，但激起彝民的忿怒，內部更加團結了。

44年擬在腴田設立西康省立腴田小學，嶺氏已將校舍修建起來，並借用斯補校部份桌凳，聘有教師，但不能強迫彝民送子弟入學，僅招到十五名學生而停止。斯補校則原已得到教育部一等獎狀，到45年國民政府又頒給“嘉惠青年”掛匾。精神上得到巨大鼓舞。在榮經職業學校升學的已有畢業的了。有幾人升入邊疆師範

后期或西康省技艺专科学校。46年有西康技专校龚世镇来任教，认真负责，使学生大有进步，惜后受共产党嫌疑，被西昌行辕捕去，经多方营救始得释放回校。47年有去福州农专校，南京国立边疆学校及军官学校升学的，也开始有参加工作的，是小学办有成绩的表现。

49年有入普通高中的。历年由略知医药知识的教师和学生，利用购置的药品，医治学生及附近彝人的疾病，治好了不少痢疾，疟疾，皮肤、外伤等病人，颇得好感。

50年春解放，为开展彝区革命工作的需要，将较大学生招到西昌民干班，重庆团校，西康医士学校等处去学习，以后都参加了工作。使校内只剩下幼小的学生，加以外面进行各种运动，教师来去不定，彝民认识不同，学校工作大受影响。51年稍有好转，到冬由越西县人民政府派员前接收。

几件事

斯补校从未收过学杂费，仅享受伙食的清贫生，每月缴一措柴作做饭燃料。课本全供，有的也供文具衣服，岭氏收回田地时，优先分与学生家中耕种，酌免劳役等优待。

重视文娱体育活动，校内进行歌唱，舞蹈教学外，也编彝语剧，在外面学点简单魔术，踩高脚等来在彝年、春节、火把节、超度场上演出，很受彝人欢迎，操场设有沙坑、爬竿、蓝球场、单双杠、秋千等，供学生和附近青年使用。组篮球队到田坝、海棠、汉源等地比赛。近处有河流，岭氏长于游泳，常亲带学生去教导，使多数学生都能游泳，每当年节时多举行体操表演，或进行摔跤【跤】、跳高、掷石、射箭等比赛，分别给奖。在校内展览图片，机械模型等，并加解释，以增加彝人知识。

本拟兼收女生、以头人多顾虑入学后不满婆家，或嫁与族外人，怕影响家中劳动等表示反对，并提出招女生就叫回男生，一时解释不清便没有招收。

有一学生之父吸鸦片，跑去附近汉人烟馆吸，汉人不敢拒绝便说：“你能代送一信与土司，便招待你吸一盒。”他满口答应。吸后将信送去，岭氏接来一看，信上“你百姓××来吸烟，不敢不给也不敢违反你禁令，现写信报告，并交他送来。”岭氏一见发怒，将××锁禁勒戒，消息传出后议论纷纷，说“不识字不行，拿起自己的罪状去找死，也不能发觉。”无形中促成一些人对教育认识的改变。

有某生是两弟兄，初来时学习较难，父亲看见便说：“儿子，你不行就等弟弟来吧，汉字也好认，有穿长衫的，有挽发簪的，有翘足的，有伸手的，有戴笠的，有顶石头的，有坐石块的……一看它样子来认识就容易。”许多听的人认作笑话，有教师却受启发，就在一年级中运用起来，收到效果。

原对上土司区以外的彝生入学是给予优待的，可因矛盾，恐受上土司之影响，下土司与田坝乡上暗中加以阻止，减少外来学生，仅腴田，越西各来一名，他俩长期读下来，到解放时均已升入高中。其它有些他方彝人则认为读了书就变成汉人了，一名也不来。

岭氏原爱吸香烟，每日至少二包，月耗十元多，相当于一个教师工资（41年以前），40年用费紧张，乃立誓未达到办学目标以前，放弃此种享受，不再吸烟，到解放后他才又吸烟。

岭氏平时对于学生的品德纪律方面，要求严格，稍有违反即加批评，但上课时则自我抑制，必和蔼可亲，耐心教导从不发怒。也用彝语解释，所以他在家时，学生喜欢找他来代课，由教师去休息。使有彝人说他在教室内外的态度，见慈严俨如两人。

影响

解放前岭氏到处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兴办斯补校稍有成绩，就引起汉彝人士的重视，使其政治、社会地位日渐提高，以此打动了一些彝族人士的心，有送子弟出外升学，有如孙子文、吉绍虞在西昌德昌办了小学，王济民、岭邦正拟办兴而未成功。44年以后斯补校学生已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了，或支持革命，或参加革命工作，对彝区的进步与改革命事业等开始起了作用。

解放后岭氏在西昌分区民族干部训练班负责，将斯补校较大学生和与他有关系的彝族知识分子，招去学习，以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利用民族关系及熟习语言的便利，对于彝区开展工作及尔后民政，建政，建设等都起了一定作用，所以，这批人遍布彝区，日渐提为县团级干部。他们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不仅没出现过动摇叛乱，即其家属也因其子弟参加了工作，在复杂情况下，一直拥护党的领导，没动摇而参加叛动，或参加非法活动，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群众的任何损失呵。

87.7.7

教师

龚守先 马焕章 蒋鲲

王义琼 刘玉成 刘明德

相淦昌 李验明

.....

学生

蒋汉璋 马云章 骆元章

張伟才

.....

9. 斯補醫院誕生的前前後後

国民党前立法委员漆中权，原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省支部干事会书记长，四七年党团全并转为四川省党部副书记（副总干事）四七年末当选立法委员。在南京开会时相识。为人稳重，给我好印象。四九年局势紧张，南京临近解放，我不敢前去，便留宿成都。闲时一再到省党部看他，他工作较少，常常交谈一两个小时，又觉他是个学者，很谈得来，也表示关心彝人。

有一次意外的谈彝人，问我彝人生活情况，我据实相报，举例说彝人不多洗脸是因住在高山，气候寒冷，衣食困难，加以作饭取暖都用木柴；又为避风寒及仇人。少有开窗，屋内烟子溺漫，尘灰四散，也洗不胜洗。于是形成少洗衣脸的习惯。清洁卫生受到莫大的限制。就是有些人到内地学习了清洁卫生。一返彝地就复原状。便问我在家时生活如何，我说清洁卫生能保持；其它享受就不忍与他们过于悬殊。还是想把他们的生活提高点，再一同享受。如我这一身穿着与你样吧？他透过近视镜仔细望望说：“当然一样，只是你的身体精神都比我好啊”！

我笑笑说：“里面呢，你就知道了，我的钱要节约来花在他们身上的。你看这里面是什么料子啊”！折起袖子亮出土布加补巴的衬衣。他靠拢来看还是看不出。呢子制服哪有穿土布衬衣的，出乎意外，见了还不相信两眼，又伸手出来摸。看清摸清后，吃惊地仰起头来，凝神沉思后说：“有同事说你在彝地工作，还有成绩，可没仔细询问，想不到你是一个这样为彝胞奋斗的人”再想想又说：“你，你是值得我钦佩的人，你为彝胞也即是为党国，以后有什么事要我相助，我当全力以赴。”“啊，你将这样帮助我，那我

的工作更有希望了！”从这次谈话后，他对我特别友好，沈重宇问我：“你同漆中权很好吗？”这可能听到漆说我好而问的。

不久他说：“中美农村复光委员有一批药械，你在彝区办学校搞医药，会里我有熟人，是不是去活动点来使用？”“好啊，正求之不得，看怎样去活动？”“怎么接洽我也弄不清楚，我再去问问来告诉你”。

又隔了几天，他来电话说：“先给农复会事先拟计划和申请，他们对你有兴趣。很有希望”。“这计划怎么拟，在电话上说不清，你是否有空？我到你那里来”。“上午不空，下午两点我等你。”下午我们反复商量，他还兼任“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决定介绍一位兽医专家相助。那专家是山东人，姓刘，见到后一同到几个医药公司询问，开了张需用的药品表，附在申请书后送去。

既后他介绍我去励老社找复兴会负责人，见到本会科长倪某，是广东人，见我名片上官衔是立法委员，很客气，介绍我是彝族土司，说明来意后，他转身叫两个美国人来，并一一介绍，那两个人握住我的手，一面表示高兴，一面端详我，好似要看出彝族的特征。至少握了一分多钟手。我只听出“他是保罗”的英语其它的一句也听不懂了。他们回头说了几句，倪说，“他们想去彝区看看，以后望你帮助。”“你们帮助我，我当然也要帮助你啊！”听后点头说“好”。从表情上看来很有希望。第二次又介绍我去找农复会四川办事处主任陈开泗，他任过四川民政厅长，似乎是黄埔同学，一见如故。说明来意后，答应设法帮助，也说共产党入了四川，怕只有大小凉山才安全了！我表示同意，我认为一二千年来凉山没被征服过，共产党不见得能深入，看法太幼稚了。

大致十月初得到通知，给予一个医院的药械，喜出望外，请了两桌席，酬谢有关人士，记得请有冷寅东（禁烟处长）、漆中权，李天民、沈重宇，余富庠，（以上四人是立法委员）、陈开泗、董秉奇（川卫生处长）、刘仁庵（乐山专员）、姚某（滇卫生处长）等二十来人。我和杨代蒂各陪一桌，席间漆一再说，我一心为彝胞，彝胞中有这样的人是难能可贵的，应得到帮助。董秉奇说岭委员在彝区提倡医药，并提出了外面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将来会有好成就的。要想使边民进步发展，多靠进步的边民领袖人物的努力。这话不仅我同意，代蒂也赞同。沈重宇说他认识许多边民领袖人物，多是能说会道，能摆排场，能踏实地干的就少。如岭同学的就难找，把我吹得云里雾里去了。

座次叙齿外，我把漆拉来坐在我的侧边，有说他该坐上席。我说：“他也是主人，他不提议我就不会去活动，各位也无从协助。今天娶气根子还在他身上，他是主人！”个个说对，他也满意，大家尽兴而散。

农复会发的药械先寄到成都，到羊仁安先生返家时，就托刘世才（阿木曲日）运走。他学过医，善于思考，也有应付能力，加以与羊同行路上比较安全。以后到汉源时，羊要留用部份药，刘以为汉源（实富）林已有医院，药品也多，留用是浪费，连夜运走。

十一月运到家即开始使用，以后建立医院房舍，取名叫“斯补医院”，在一年多中解除了不少彝族人的病痛。如蜀打木乃被人打出脑□，莫尔木乃被打穿两条腿，都已奄奄一息，也才想尽办法，选用好药。都被医好。使许多人见了不得不改变认识，其它医好的霉毒，痢疾，疮癣等病人，数不胜数。我每想起这些成绩就想到漆的帮助，这成绩在现在是不足为道的，可在当时是难得的，但有一件事使我深感遗憾！十一月重庆解放成都紧张，国民党派了两

架运输机，专载我们在成都的立法、监察委员去台湾，送来通知。我与代蒂因听李仕安说：“国民党来绝不会整你们土司。”便决定不走，见到中权时，他问彝区是否安全？我说：“你来不管将来如何，我们生死与共！”以后想到彝区生活困难，难于满足也怕遇到意外，十二月初我离开成都时就设法去找他（也许他已离开），从此就不知他的消息，只常在梦幻中见到他戴着深度眼镜，慢腾腾地说话形象啊。此生已难见一面了吧！若能见到并知道今天彝区医药普遍，病症大减情况，他一定很高兴的。

注：我认为不破除迷信思想，彝人思想受到束缚，不仅不能接受新知识，即原有知识也会被抛却，尤其迷信消耗大，治病无效，死亡率大，是彝人前进中的绊脚石，我想提倡医药，既可以破除迷信，也能收拾人心，所以我回到家乡，再任土司便开始买药来使用，四二年在所办的小学内设医疗室更不断买药来增加，也培养些青年学医，最后得到这批药械，才实现了开设医院的理想，并计划派人携带药品，进入深山，进行巡回医疗啊！

1984年6月 于甘洛

1986年6月 抄

10. 走向新前途的經過

一九五〇年二月中旬，我到达西昌，第二天即见到胡宗南，胡先责备我不该在家（甘洛）久留，我说不把家中安顿好，就不能安心在外工作。于是胡的口气缓和下来了，接着胡又说先暂以二七军付军长兼任西南干部训练团边务班主任之职委我。我完全接受。不几天要我成立一个师，先成立一个基干团，委我兼陆军第二团长，发给筹备费黄金一百一十两，银元伍百枚。领来后分二十多两黄金和若干银元与付团长兼一营长王济民，在越西组建一个营；罗来带二十多两回田坝，筹组一个营；另一个营准备由罗清华到昭觉筹组，分头进行。

对于训练干部，我很感兴趣。胡也派原国防部二厅处长，现任西南长官公署边务委员会秘书长黄逸公（军省统）相助，我找谢开明任普通科总教官，拟出训练计划。把地址选在大水井云南馆，准备培修和招生。

二月下旬胡的政治部主任李犹龙来，说有好事，把我接到新村胡的住处。说介绍我参加国民革命同志会，拿表来填，胡还与特派员周式冕出来，引我进内室。左壁有孙中山像，下面桌上点了两只大红烛。由他俩监誓，叫我举行入会仪式。誓词中有不贪污受贿，不吸鸦片，不堕落腐化，不酒不赌等。我感到兴趣，暗想若能这样那就好了。誓毕与我亲切握手，说“从此我们是自己人了”。出来在客厅闲谈，胡说彝族还处在牧畜社会，要统一才能进步，愿助我统一凉山。我想将来以军校师生关系，找蒋介石调给部队来统一是可能的。但以过去经验来看，由外面军队来完成统一，那大权将归于人，由人摆布，反增加彝人痛苦，我是绝对不干的。你说你的，我只能口是心非

地答应了事。也说有什么事时，可找李犹龙相助。回城把经过告诉杨砥中，他说这些儿子还搞这种分裂台子，表示厌恶。

以后通知，叫我在石塔街28号去开会，我去后填了几张表，李犹龙说要委我任该会书记长，我说会员多是汉人，我干不了。他说胡长官信任，谈荣章处长和他相助，没有干不了的。人到不齐就没开成会。

月末在胡的住处开会，由罗烈主持，有沈策、王梦熊、程冠珊、刘孟廉、赖执中、孙子文、杨砥中和我参加，好似共十一人。先讨论对汉源、雷波、宁南、会理几处的军需武器供应和运送问题。最后决定二七军部进驻昭觉，说好收容残军和发动彝人反共，当然要我同去。我说西昌方面还有任务，需要考虑。那时刘世昌已由米易吉绍虞处化装来西昌，说他已经参加地下工作，共产党是了解我的。用不作着急。我不来西昌最好，现在已经来了，那解放军来到时，该避到彝村，免遭危险。我现在把要我去昭觉的事告诉他；他说离开也好，解放军来时，他派人来找。我便决定同去，派人告诉刘孟廉。

三月初，二十七军军部及警卫营官兵启程去昭觉，当晚宿于大兴场。翌日宿保罗沟（解放沟），天气好，刘命令官兵露宿。第三天宿四开，召马家头人打鸡盟誓，要求共同反对共产党。第四天到昭觉，军部驻县政府新楼，警卫营官兵分驻城内外公房。他们住惯汉地，一下到彝区，看不惯，住不惯，情绪低沉。我则不问局势如何，还当作平时，叫登记兵员外，计划办学校，修碾磨房，植树修埝等非应急之事。彝人来得多时就宣传共产党的坏处。也说县政府年夕收粮收税，可是建县四十多年了，没为彝人办一所学校，教出一个人才，过去彝人起来暴动是应该的等。刘听到后，在应付我吧，也说地方政府太差。

竹核有溫泉可以洗澡，初到事少，提說去洗澡，劉很贊同，派警衛排同去。那天在路上有兵前呼後擁的，儼然是付軍長排場。沿途彝人多出村來觀望，走到竹核上邊山頭，龍頭山西面景物遙遙在前，看得一清二楚。在雷波又可看清東面，便想到代蒂與我婚後，僅同居半年多回去時受到土匪搶劫，衣物全失。到家不久迂龍奎元（滇彝人）來攻占雷波，使她下鄉躲避。陳超部雖已將龍趕走，其力量有限，前途難料。在複雜環境中，定是難於應付。今天我在愁望山西側，也許她也在愁望東面，一時思緒萬千，既想彝人對她還好，在一個時期內，不論到何處，均可得到護衛，不會有意外，心情又安定下來。

竹核氣候溫暖，一到就去溫泉，想反復洗澡，洗去一月來積附上的塵垢。殊知池小人多，擁擠不便，只好泡一下就讓位。回到區署接受招待。區長姓黃是熟人，老實積蓄少，今天的招待，無疑耗去了他一月的收入。以後沒給點報酬為款。約三時返回，不到六點到城，警衛排官兵來回步行約六十里，除為我增加威風外，沒什麼作用，空受勞累，真冤枉。

派人把馬家、瓦渣、爾恩、八且、阿碩、洛米等氏族頭人召來，打雞盟誓，要求反共。他們平時聽過國民黨的宣傳，個個表示贊同。果基木谷為釋放其被扣作人質的兒子，到西昌來找我，同我到昭覺，已委為軍部參謀，不愧是“德古”，頗為活躍，助我解說一些事。當地各氏族頭人中如爾恩液打，瓦渣酒體、馬烏打、阿碩底吾、八且烏來、八且曲咀等為人正派，也有能力，素受群眾愛戴，認為幫助這樣的人，就可減少許多糾紛和冤家誠【械】鬥，實現內部團結與進步，得我信任，有事時我多與他們協商。

西昌不斷運軍米前來，馬黑彝阿干在四開設哨抽稅，與運腳發生糾紛，來報時，劉問阿干平時態度，王映隆說是最壞的人，有意搗亂，應予剿辦，企圖立威。我說暫緩，即派羅清華前去勸阻，心想

受勋时给一官名，月予补助，使为我用，哪知罗回报说，拒不接受。八咀、阿硕、马家等人，与阿干有隙，多主惩罚。我说同液打商量，便把罗的话告诉刘，王便乘机怂恿，促成派兵夜袭，烧毁了几座瓦板房，打死阿干夫妇，捉来他的两个姪女。此二女后交与马家头人二尼带回。液打到来时，怨我没同他商议，没尽力劝阻，意任王胡说。

派人与代蒂联络，当找阿卓木干前来，虽为黑彝，论辈份是叔祖，我依礼杀牛招待，让带回一只卡兵，二两金，认为大受尊重，十分高兴。王派人去找沙玛土司安登银、阿黎土目乌洒，他们听到我已到昭觉，即偕同前来，带来三十多人枪，排头很讲究。登银是代蒂之母舅，我送与一只卡兵及四两金。乌洒说：土司黑彝规矩只能送一两金，破例要遭人议论。我改口说“係请转与代蒂的，礼额不容破坏。”四两金即以为多，可以想见彝人的财富。即我之大方是挪用公款，慷公家之慨。

招募彝兵成立部队事，兵员不成问题，只是许多人要求：一定期轮换，二不离家乡。我口头答应，想训练好后，提高认识，就可以解决这问题。也一时解决不了就难于调出作战，那调不出也好，拿彝人作炮灰我也不愿意。我的思想很复杂。干部缺乏，想在训练中培养出来，下级是可能，中级则因文化程度低，培养也困难，多用外来人，又虑搞不好，难于掌握，问题也多，颇感困难。

此时王隆映在第九绥靖分区司令，安登银任付司令，要成立部队，要求我不要在昭觉招兵。彝人则愿意作我的兵，不愿当他的兵。刘知道后说，不要管他，他才受委。我说彝人愿当他的兵，就等他招吧。

西昌来信说发了一些军服和枪弹，正拟找运脚运来。以后久等不见，去信询问，回答情况紧张，一时找不到运脚，我却不为意，还叫早日运来。

建南师管区司令雷波人谢崇阶到西昌来，说西昌情况紧张，翌日即回雷波。不两天刘孟廉和参谋长刘逢会说，要到雷波指挥队伍，即日起身，军部事务交我负责，叫参谋处长杨剑秋（现名建中、在江苏宿迁县）协助。问路上是否安全，说已找得适当人护送，仅带几个弁兵即走。他们走后一、二天，听到西昌已经解放，大家惊惶起来。

有个英国医生取名海恒波，大致是基督教会派来的，在城内建房，设了医疗所、小礼堂。每晨作礼拜，多数军官都去参加，并为自己前途和在途中的安全查经，查出的都是模棱两可的话，望好可从好的方面解释了。在无可奈何中，不信也得信，我看信神是人在困惑中形成的。此时海一再来问我的行动。听到彝人说他治好了不少病人，也学会些彝语，颇得彝人好感。我自己前途如何，尚难预料，但仍以“你为彝人作了些好事，不会受到万难的”来安慰。

人们对我尔后行动，作种种建议：果基本谷主张撤经普雄回甘洛；安登银主张撤金阳；阿卓木干（又来昭）主张退雷波；尔恩液打主张留驻不动，必要时撤到他那里。团附罗清华，军需蒋议英表示赞同。也说再派人与罗大英联络。人们也纷纷占卜问神，烧手膀，打木刻。卜随人意，都说自己卜的好。我不表现出来而已，内心已相当紧张，也认为刘世昌一定派人来找，也想还有几百人，四处都有亲戚和受我蒙蔽的人，文来当然好说，武来则打不赢再走，通知沿途彝人准备，共军来时，一面尽力抵抗，谁抢得的枪归谁；一面飞报昭觉，好派兵支持。到了万一，也可在凉山活动。

三月末接到毛筠如来信，说已随军到西昌。解放军首长们欢迎我回来，共同为彝人办事。词意肯切，真为彝人办事，我没有不接受的！我相信他不会害我，没把握也不会来信。再看附来的约法八章，民族政策，都订得很好，我跟国民党这么久，“国内各民族

一律平等”一句话以外，不见具体政策。现在共产党一上台就订出如此政策，是比国民党好。前两天通讯班来报，说电台广播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的通电，要求在西昌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将予优待等，问怎么办。我想只有他们能听到广播，不外传了事。我说要求不广播是办不到的，好在彝人听不到，我们不传出好了。我把筠如信和通电对照一想，觉得去西昌也不会有什么。退一步想已公布于世的政策和通电，若不兑现，是共产党自食其言，失信于世人，我死也值得。全国政权只有汉人能掌握，谁掌了权，对我们好，我们就拥护谁。也听到罗正洪、罗德华、罗富三等已在西昌，他们没有事，我也没有事吧！反复思索后回信，要筠如来昭觉面谈决定，以后蒋正才转来廖志高的信，以“把兄”相称，关系多密切！虽当时不了解他的职位，他的信也稳定了我的心。

这时听到有几百国民党部队来到燕麦地，与彝人打起来，全被歼灭了。沿途摆满了死尸，彝人得了许多枪。事后知是马家干的，罗乐汇引一个王姓人来，自称任团长，部队从甘相营向米市撤来，他先来联系。我想还有军粮，增加人枪即增强力量，立刻送只步枪与乐汇，要他同王返回。把部队引来昭觉。罗曾受邓秀廷之害，家破人亡，与我有深厚感情。以后没带来，说部队被彝人挡阻，回甘相营就溃散了。实际如何不得详知。听说罗大英将退到红毛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解决了，杀死了不少人，我与罗大英关系好，也找人去询问，这些事都是惊人的，但自信与族人关系还好，不会没有栖身处，彝人还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还可进行蒙蔽呵，虽然，目前应该作些防备。为安定部队的心情，说筠如来会找到妥善办法，万一不来或破裂，就生死与共，在凉山走动，不成问题，把各家头人招到城内，说武来就一同抵抗，文来则好好交谈，以免彝人受到损失。液打说：“不论平时关系若何，要到紧急时才能看出真伪。我

们都是有声望的人，不能在关键时丢底”激励其它人。其它个个表示是人，是土司黑彝，怎能作出狗一样的事！我感到都是可靠的人。他们对我如此好，一方面是由于我平时的言行；另一方面凭我有土司地位。他们思想意识里认为土司作土司是应该的。文化知识低些，这种思想意识更为深厚啊！

以筠如来信说某日起身来，准备在他到来的前一日，召集全体官佐开会，以协商方式，决定行动。又虑我二十七军不久，关系还浅，怕行动明确后，发生意外，赶调八且瓦渣人枪到城附近驻防，也虑夜间易于发生事，直待到筠如到达日上午才开会。我把撤到雷波、金阳、普雄的困难情况说明，再说筠如已将来，去西昌可能受优待。都说由我决定，绝对服从。也有说由我带去，一定受到优待。警卫营长吧，流住泪说：“太对不起边民了，昨天欺骗蒙蔽他们，说共产党坏，今天却说好，要去拥护了！”一致赞同到西昌。事情决定了，当即嘱咐守秘，回头想到万一〔传〕出，怕士兵有逃亡，或盗卖枪弹，尤其爱枪如命的彝人，或有妄图非份【分】，乘夜抢枪。我一面叫彝人回去；一面召集头人在城内等候筠如到来；再命令杨转告官兵戒备。事后到城上观望，见急于回家的彝人，荷枪出村远去，我才放心。

下午筠如，正洪、孙学周（子文之子）来到，筠如说：“解放军首长欢迎你去，你平生抱负可以实现了”。正洪说：“老表，我特来接你”。这几句话把我的一些想法都打消了。只有学周带点少爷气，印象较差。筠如问没啥问题了吧？我说：“你们来还有啥说的，明天就起身，官佐些已给予解释，一致同意去。也同你见见面，解释一下政策吧！”他说对。我命令留适当人守卫外，其余官兵到操场集合。集合后我们即去。筠如着军装，正洪戴蓝色八角帽，披一花毯，学周彝装。杨剑秋呼口令敬礼后，我介绍了筠如，

他讲解了政策和优待情况。我怕卫队久离驻地不当，没等正洪说说，我也没说就叫带走。

下来我又问杨说，筠如是刘的好友，他来接头，最为妥当，尔后人人有前途。要他向官兵解释，免生别念。他说：“遵照办理。岭先生带去，看在边民份上，一定受到优待”。他精干勤劳，给我很好的印象，也很得我信任。

王隆映先听到我回筠如信，约来昭觉商谈时，来向我说：“你有这样高的地位和声望，一下转变，有〔失〕气节吧”！我说：“时局已到如此地步，国民党对我是好，对彝人却不见得好，我为彝人前途着想的”，以后来问我的行动，我说：“你能同去西昌当然好，不能就交出即【印】信武器，随你的便吧！”他无可奈何地交出后走了。筠如来到，他又回来，与筠如争执了几句，筠如回来，要我下令把王扣起来，我怕打草惊蛇，也撕不去情面，说他在凉山还能跑脱吗？等他去吧，是囊中之物，时时可取。筠如笑笑而罢。以后逮捕时，增加了点麻烦是我之错误。王去后谁代县长呢？我对黄区长、王区长（廉夫）都有好印象，而王是听过我的课，也算学生，恰逢他来城宁，便叫他代理，自以为升官，颇觉高兴。

局势已定不必为自卫或奔逃耽【担】忧了，可是在临走前夜发生事，就如谚“天亮了才赖尿”也不好！命令加强岗哨，由军官轮流巡查；要头人住到城内，注意彝人行动，以防不测。我与正洪、清华住一室，不能入睡就躺着聊天。夜深入梦，犹不时醒来。听到鸡鸣才放下心来，沉沉熟睡。拂晓即起，又紧张地等待有人来报消息（坏）。饭后剑秋来报，有一兵携械潜逃。跟着有彝人来报：有人被杀死在碾旁边。我们揣测就是那携械潜逃的兵。以后果然查出，那兵盗卖武器，被一瓦渣黑彝诱到沟边杀死，抢走了武器。

约十时出发，有军部及警卫营、护卫排（？）官兵共约四百五十人，召来的彝兵已遣散，当天宿于 坝尔恩村子，液打杀了两条牛和猪羊相待，我自己带有六只卡兵，护卫排有三十只卡兵，我认为液打这样的人，扶植起来，不仅对我有帮助，也可推动昭觉全境的安定团结，当借给六只卡兵和三只步枪（王交的），他喜出望外，瓦渣洒体好似不在，没有借给。

第二天经过七里坝时，远近高山列列入目，引起我许多思考，昨是国民党人，今却去拥护共产党，固然是谁好跟谁，可不是自我行动，而是随人浮沉，朝秦暮楚，尔后又将如何？不免受人议论吧，那滋味颇觉难受。

到燕麦地时，路边有近百具腐尸散放着，目不忍视，掩鼻而过。可不免有怜悯之意。为生活为名利，到异乡来作互相残杀的牺牲品，没有人收尸招魂，而在家乡就是“春闺梦里人”吧！你们已成惊弓之鸟，不然有这么多人，这么多枪械，沉着抵抗也可打出一条出路！何致全被消灭？到 参坝，已可望见邛海泸山及安宁河流域，感到亲切，心情渐渐安静下来。休息时把警卫营步枪，换了四只与正洪。为一时人情以后发生了麻烦。液打之被劳改而死，与我借给枪枝有关系。正洪以后被批判，说换枪就是一条罪状，都是旧意识贻害了人！

晚宿大兴场，场内驻一营解放军，筠如先去联络，我们再进场。第二天是四月四日，饭后起身，不到正午已入市区。在东街有解放军在下操，见到我们个个埋头而行，立刻喊“向后转”，不使再看我们，这事使我们非常感动。我想你们的军队这样对待人，人家怎能不拥护你啊！到城后，部队到西门外村里驻，我与筠如先见到付政委张庸，再去原国民党行辕见到一八四师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付师长陈捷第，参谋长徐旺等。都表示欢迎，态度很好。回

头见到孙子文说：“赶紧把武器交出，免生意外”。又同筠如去向林要求收武器，回答“由岭先生决定”。我说交了才放心。于是同一科长去收缴，回来在途中筠如说：“到此事情告一段落，可以高枕【枕】无忧了”。入城才分散。不两天由师部设宴招待十四位上校以上军官，既送他们到重庆学习。成都军区档案上，登记作起义人员。其余官兵改编，我则留西昌工作，搞西昌分区民族干部训练班。这次我约请十多位各民族头人如尔恩液打、瓦渣洒体、安学成、阿硕底吾、八且大爷等来接头。这对凉山尔后工作是起了好作用的。

11. 三見蔣介石

1924年成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蔣介石任校長，到1927年改稱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蔣仍兼校長。我是1933年到1936年夏在第十期一總隊學習，蔣只要在南京，就要來作總理紀念周講話，也一再來檢閱我們。1934年秋吧，有一夜他還集合十期一、二總隊學生談家常。他身穿軍便服，一改平時嚴肅態度，到台上向我們點頭答禮後，拿起杯了喝水（白開水），時而坐，時而立，時而走動，講他少年時代及留日在士官學校學習時的情況。叫我們不要拘謹，可會可站，可去喝開水。我們是隨便了，可是仍怕出事，隊長區隊長一再叫注意，大家表示一下遵命隨便，卻不敢隨便。我站在長七列，相距不遠，可惜燈光不明，無法看清，也感輔畏懼而不敢正視。

1947年我到南京作請願活動。我先抵南京，見到國民政府機要室主任毛慶祥和專員沉重宇時，提出見蔣要求。沈很贊同，立即發給求見申請表填去，到8月25日召見。接到通知時，心情緊張，聽說蔣不喜歡華麗衣服，只求清潔朴素，便立即着於準備，洗衣擦鞋剃須洗澡，抄定請願書。到了那天，中午睡了一覺，便從新街口坐馬車到黃埔路，再下車步行。走到軍校門口，又向東原軍事委員會去。走了幾百米，有兩個穿制服的中年人，笑迎前來，說：「嶺先生，你來了？」仔細一看，毫無印象，使我大吃一驚：不曾見面而相識，莫不是神明人物？他們看着我的神色，猜出是個土包子吧，說：「前去轉彎向北。再見！」我想你們這些人，在發出通知前就對我盯梢很久了吧！

再前進一兩百米，站崗的兩士兵，公然和風敬禮。我穿的是普通制服，怎麼以軍禮相迎？更奇怪的是竟說：「嶺先生，前面有人

等你。」士兵不会盯梢过我，怎么会熟悉我？走到红墙楼房门前，有两个卫兵和两个穿制服的。卫兵向我敬礼，另二人迎上前为说：「岭先生你来了，主席在见一个客人，几分钟就见你。」热情握手，卫兵也在微笑。怎么认识我，个个神色明人物似的！马脚终于露出来了：一个士兵交一张表给便衣，一展开正是我的求见表，那上面有我的照片。才知道他们是看了照片而认识我的，并非神明人物，也没劳神盯梢过我。

我随他们向门走去，耳边听到后面的士兵在说：「彝人与我们没多大差别！」刚才我对你们感到奇怪，原来你们对我也曾感到奇怪！走时后门，叫把帽脱来挂到帽钩上，进左边候见室。一间大客厅，铺有地毯，中间是张大方桌，四壁靠放着茶几椅子，由我坐到椅上等候。十多分钟后听到对面有人走出，隔门帘看不清，跟着有人撩起门帘说：「主席召见。」我走出，他又撩起对面门帘说：「请进去。」

我一进去，便见中间四人沙发前立着3个人，又有个光头、穿长衫的人，微笑着向我点头，我认出这便是蒋了，于是立正鞠躬。他庄重而和蔼地点头，伸出手来，我上前去握。握后指我坐下椅上，他也坐下，然后其它人也坐下。我用心观察他的身体、表情和动作，首先觉得他已不象十年前总理纪念周检阅我们对那么威严、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人称蒋光头，真是光光的不见一根头发。鼻高、口方、身高与我同等，手指细而长、腕臂也细，穿懒式鞋。

坐定后问有什么事。我听说他喜欢师生之情，于是一开口就说「报告校长」，再说请愿事项。他头向前方静听，喉里不住发了出「嗯、嗯」声，这时可能是听不清我杂乱的话。他也不问，我便一直说下去。中间见到沙发上的在人立起来，见他摇头又坐下去。我不管他们站坐，只顾说上去，却也感到奇怪。1949年与三个秘书中

的曹圣方见面，才知道那是接见时间已到，他们起来下逐客令，蒋特别优客，才摇头制止。

我把话讲完，呈上请愿书，他说：「交下办理。」我们都站起来，握手后，他埋头搔着不开腔，我肃立等待。约一分钟才说：「多同贺元庆（贺国庆）联系。」我才鞠躬后退走。紧张准备了一周的戏，以15分钟演毕，心情舒松下来。请愿书的批复是，将以行到此为政方式支持彝族代表当选。

好像是1948年5月吧，我到南京开立法院会议，院内有保密局系统的7人。我记得是沉重宇、徐中齐、连谋、刘润瑞、张×、××和我。毛人凤叫我们汇报院内情况，每周聚餐一次。大概为亮其人马，毛带我们七人去见蒋。不论用意如何，在我心目中见到蒋就象见到皇帝，当然高兴。地点似在原军事委员会内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内。我们一进去，见蒋身着黄呢制服，站起来微笑着和我们握手，毛人凤在侧逐个介绍。蒋仔细端详我们后说：「你们身体都好，对革命能作出功勋的。」我们都是军校出身，异口同声说：「为校长效劳。」他坐下来问我有什么意见，本来在动身前毛凤招呼过不必讲什么，别人都回答没有。我却认为机会难得，忍不住说：「蒙藏会是办理全国边民事务的机构，应该改为‘边政部，’也该有彝人参加。杨砥中信仰三民主义，拥护校长，又是彝人，我推荐他参加；西康省彝务，宜由孙子文来负责，他是彝人，熟悉彝情。」蒋说这事以后再商量。毛人凤在侧几次用眼示意不要说了，我还是说完才止。其它站着等，怕有怨言，下来我表示歉意。沉重宇说：「领袖（他非黄埔生而不呼校长）在百忙中召见我们，是特别重视我们的表现，实在不容易。」我想重视与否，我不知道，我这个土司能再见到心目中的皇帝，倒是值得向别个土司炫耀。

1949年5月，上海已臨解放，蔣指示成立了一人「中央各軍校畢業非常委員會」，把我也列為委員。所以西昌特務頭子談榮章約我回西昌，籌組西康省分會，並安定彝人動蕩。我以找槍彈來保障家庭安全為借口推延，他便要我去重慶找。去後賀國光允許賣給100支步槍，我買不起作罷。這時楊砥中從貴陽趕來，說受到迫害，必須以見到蔣介石，沖淡空氣。於是約我寫信求見，後在黃山召見。

在黃山一座平房左側房間里見到蔣。他坐北向地南，見我們時屋，便起身與我們握手，才要我們坐下。楊砥中滔滔不絕地述說：西南彝、苗族等族是愛國的，對共產黨的，誠實勇猛，吃苦耐勞，組織起來可為黨國出力，川、滇、黔三省可以招募起來，組織三個縱隊等等。我則只說：「擁護領袖，終生不渝。」談話時間達20分鐘，沒見逐客表現。看來他過於勞累焦慮，顯得有點疲勞。最後他說：「革命已到緊急關頭，望同志們加倍努力。」我們站起來告辭，他也站起來握手，目送我們走出。

一走出就有人護送我們到山腳，到底是為了我們安全還是屬於監視？使人不解。第二天報上載出召見我們的消息。楊砥中說：「只要有了這消息，我就安全了。在貴陽，他們懷疑我是共產黨，要逮捕我。意外地在重慶遇到你，一同得到召見。只要見了他，那些雜種就不敢亂來了！」表示很高興。

回想前年，似乎有人向保祕局誣告，有個王科長特來問我：楊砥中、王濟民、孫子文三人是不是共產黨？我說：「不會。楊砥中多年在外活動，可能被懷疑。可他家是貴州大土司，富有財產。大哥楊伯堯是黃埔一期生，當大官。看他平時言論，一貫信仰在民主義，擁護領袖，不會是共產黨，我可以擔保。王濟民只認識幾個字，少看報，更少看新書，他愛喝酒、打牌，見大煙也吸一兩口，這種人只消擔保一半。孫子文六七歲了，不識個字，他帶兵，比我

们土司还发财，恐怕听到共产党三字会吓跳，思想守旧，说他是共产党，是把他看太时步了，对他有用说保。」王科长把我的话记下，我签字后拿走。事后我把这秘密告诉杨砥中，他说：「不遇到你，怕他们见风就是雨，硬把我拉去当共产党整了。还是你好，装猪吃象，说你老实，实际你什么都接近。」其实身为特务也被怀疑过。1947年冬，我从南京回来，到重庆去看徐远举行，他问我：「你在南京说了些什么？上面打电报来问你的情况，我回复你是个好同志。」我说：「没说什么。只是他们当官的轻视我们请愿，我是发过牢骚的。」他嘱我以后说话要注意，外面情况复杂。我若不遇徐远举代为解释，可能也会遇到些麻烦。

在形势紧张时，我能看到蒋介石，犹如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只是俯首看见胸上挂的嘉禾勋章和陆军二等奖章时，自问何功何德，不免自愧，也觉得对在局无能为力，前途渺茫！

（原文载《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12. 我與劉文輝的交往

1927年夏，我家遭受川边军刘济南之害，成孤儿的我被头人送到汉源求羊仁安保护。到了汉源才知羊不在家，说他到成都去见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被委为第七混成旅旅长兼宁属清乡司令，于是我知道了二十四军和刘文辉的名字。

1928年底，刘文辉默许被龙云打败的滇军胡若愚、张汝翼、李选廷残部入宁属，要抢占羊旅地盘，使羊受到威慑。1929年，刘文辉又拟升羊部四十七团团团长蒋如珍代替羊，羊即与四十八团团团长邓秀廷设计杀死蒋。羊部被缩编为第十一步兵旅（仅为一团人），去清乡司令职。我因站在羊方对刘文辉颇感不满。1932年初，我随羊仁安到成都考入高中读书，见到二十四军官兵在公共场所打架、闹事，还听说在该军防区内田粮税已预征到二、三十年以后，给我坏印象。年末发生“二刘战争”，羊仁安受到怀疑，处境困难，使我不能实现入医科大学之宿愿，而去考“有饭吃”的军校，不免对刘文辉又起了怨恨之意。

1933年夏，我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学习。1936年秋毕业分配回川，在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工作。回来后了解到刘元璋勒索会理土司禄安佑，将其捕到西昌，用劓刑处死；红军长征时，刘元璋火烧西昌西街，老百姓流离失所，使我憎恨刘元璋，也恨及刘文辉。心里常想中央（蒋介石政府）若要打倒四川军阀，我将在战争中身先士卒，痛打一场。其实【时】我已不到部队，初来乍到在彝人中又无号召力，全是幻想啊！

二

1938年春，我代中央军校招彝生到成都，那时筹备西康建省，刘文辉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不知受谁的怂恿，我到他公馆求见，公然接见了。态度远非平时想像的那样。可是我这“夜郎”的子孙，忘了自己是什么人，说：“你的部下刘元璋，在西昌使用共和时代不允许用的剝刑处死彝人土司，彝人非常痛恨，以后你到西康主政，你的部下仍像过去那样，那将引起彝人的反对，我也要反对的！”

“很好，有话要讲出。”他敛起笑容说。“那样的罪恶行为，我全不知道，否则我要杀他的头。以后我的军政人员，有做（对）不起彝人事的，你可写信或口头向我讲，我绝不宽恕。对边民（指少数民族）绝不容许轻视或残害。”

这实在出我意外，给我很好的印象，但也使我怀疑是假象。他好似看出了我内心所想，说：“你相信我吧，以后会有事实作证。”不住点头而微笑着送我出来。

杨学端是二十四军参谋长，他叔父杨敏生老人因与我前辈熟悉，对我很好，我认为他是最知我的人。大概在杨老的家中与杨学端相遇，一见如故，亲切地谈论许多事。原来西康建省，要把宁属（十八行政区）、雅属（十七行政区）划入，雅属没话说，宁属因过去刘元璋、刘元琮有劣迹，深受彝汉之恨，以致许多士绅与人民表示反对。杨学端正利用西昌人关系，在作解释调和工作。也不我弃，把我看作争取对象，要引我再去见刘文辉。见到时，刘说西康建省后，诸多工作都希望边民首领人物协助，共同把西康建设好。“首领人物”以及“共同建设”打动了我，我表示愿向有误解的土司和彝人作解释工作。

不几天杨学端又来找我，要我把在军校受训的彝生引去见刘。并说彝生们可协助你进行解释。经他一再劝说后我同意了，并约定

见面时间。那时【些】彝生〔都〕听我招呼，一说即成。在刘公馆前草坪上列队而见，刘说尔后将不容许任何人欺侮勒索彝人，绝对平等对待边民。要提高边民文化，搞好汉彝关系等等。彝生们都产生了好感。下来每人送了一只挂表，每只约值三、四元，送我的值十多元。彝生们议论纷纷，说他不像以前了。

三

重庆行营了解到宁属人反对划宁归康，还说主要是彝人，便来令要我去进行解释。我便随四川省边民教育考察团到西昌。邓秀廷正在西昌，他的副官长刘国侨来找我，说二十四军部队入了宁属，将像以前一样扰害人民，必须予以阻止。要我负责大渡河下游防务，邓秀廷可发给枪弹，也说把羊仁安拉过来最好。我本奉命前来解释，何能参加反对。见到邓秀廷时，他提到这事，我说划宁归康是中央决定的，反对成功不会得奖，若失败就无处可走了。他听了长叹一声，靠到椅上，默不作声。不几天就表示拥护了。

盐源、盐边各土司，正与西番杨家械斗，外面却传作九所土司出兵反对划宁归康。上面来电叫我去解释，我到盐源一看，双方正相持不下。我看土司些无必胜把握，也怕别人诬枉土司在后方捣乱，便劝他们撤兵。这事使木里、左所土司深为不满。因他们在械斗中有伤亡，未能乘时报仇。其它土司则认为不撤兵效果更差，表示满意。

8月中，我由木里回到西昌，打听到刘文辉要到汉源，召集宁属军政人员及士绅代表开会。邓秀廷已去，但暗中命令驻冕宁的部队配合彝人，准备进袭果基人。9月，考察团经过冕宁时，我去找驻军营长说：“果基阿月、沙特两家人。有人在军校受训，若抄袭他们的家，上面必来追究。”营长听后只得说是彝人打冤家，与部队

无关。彝人听到后说：“你不负责任，我们又何必！”各自散去。我们经拖乌、石棉到汉源。

四

刘文辉开完会，正好遇到斯补小学依羊仁安之意，派了六十个学生前来欢迎，学生的服装、队列、步伐、歌唱等都比较整齐。刘认为几年中办出如此成绩，颇为难得。我到后把说服邓秀廷，说散九所土司兵等，向他汇报。他说：“这对西康建省有贡献。”第二天我同羊仁安引拖乌果基头人约达、拉达去见，语言不通，由我代为翻译。我尽量说果基人历年来受邓秀廷迫害情况。刘听后，即允许转嘱邓秀廷停止打伐。从以上各事，认为我能干有知识，不问我的资历，由重庆行营的中尉军衔委为二十四军少校参谋，派西昌服职。下来后又对羊仁安说，岭光电是个有作为的人，将予重用。

头年，西康建省委员会派个姓聂的秘书来处理田坝、大树两地小学侵占我私产十一年及田坝小学强要上土司彝民每年出四十八石“学粮”之争，竟判我私产归小学，并要彝民出一千元赎金。我认为不合理，因此不愿到西昌任职。1939年2月我到康定请求更改。那时西康省已成立，王济民在保安处任少校科员，一见面就要求我留下工作，并介绍去见处长王靖宇，说我是彝族中的皎皎（应为佼佼）者。第二天，王靖宇引我去见刘文辉，这次刘身穿青褂灰衫，头戴瓜皮帽，见我跨进门就说：“你来了！”表示熟悉而高兴。我们对坐方椅上谈话。就被占地产事，说交民政厅办理。不愿到西昌供职的事，说再考虑，看在哪里工作适当。下来可能认为我嫌官小，依王处长意见，委为省政府中校参议。既然委了只得接受，也说明土司及有知识的彝人，那时已得到重视。

五

1939年6月，西康省政府开办保甲军训合一训练所于汉源，王靖宇兼任副所长，负实际责任。调我和王济民任助教，给彝族学员上课。这段时间，刘文辉在汉源住了一个月，恰好在成都军校受训的三十多名彝生毕业回来，由我引见，受到热情的鼓励。刘下来向我说：“你一方面在本地办学，一方面送青年外出受训，这样会加快彝人进步的。”他要到西昌视察（所谓南巡），叫我和王济民同行，我兼彝文秘书，工资提高为一百元。

恰在那时，越西发生了三件事：一、田坝士绅甘锡五擅捕胡万民（然夫黑彝，在军校受训）的父亲和妹妹，转交岩润土目克哈子换钱。二、王家屯联保主任唐登魁杀死彝人阿尔阿木。三、邓秀廷部团长吴晓东的儿子强行抄掠谢家（黑彝）财产。刘文辉得状纸后，十分重视，交随行的视察室主任李永光、王济民和我办理。我们派人查明详情后，一到西昌就派人逮捕甘、唐二人，然后在越西枪决抵命。吴纵子抢劫，撤去团长职，赔偿谢家损失。

万绍新是瓦渣人，头年随我到汉源，请刘文辉送入中央政校康定分校学习，此时调来工作。到西昌后依我们建议，派去深山招呼被邓秀廷驱逐的瓦渣人来投诚。同时也派人招拖乌果基头人来投诚。先在果基人的住区设立拖乌特别政治指导区，后又在瓦渣人的住区设普雄特别政治指导区。两家人的住区没治派官后，邓秀廷就不便再打伐了，起了保护作用。

每次讨论彝务时，我们（尤其是我）尽量揭露邓秀廷的劣迹，说他办彝务只知用挑拨离间，残杀勒索手段，违反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待遇的原则，更违反刘主席提出的“三化”政策。比如主席要德化，他要残杀奴役；主席要同化，他则歧视分化；主席要进化，他却用愚民政策，阻止彝人进步。主席要彝人拥护政

府，可他只要求树立个人威信，要求服从他自己。主席要彝人过安静和平的日子，他则使用种种阴谋诡计，使之互相猜忌，互相残杀，终日不得安宁，惟恐天下无事……。好似刘文辉听进了，时常说邓的那一套不是长治久安之计，封建时代可一用，到共和时代就全不适用了。所以到西昌不久，就提出“汉彝平等，黑白（彝）平等”、“不要见面礼、不收投诚费”等口号。要上下执行，办好彝务。

宁属屯垦委员会是省政府的代表机关，权力比专署大，四月即已成立。屯委会一成立就开办屯垦班，招汉、彝青年受训，培养干部，以执行“三化政策”，使宁属彝务一改旧观。我认为现在比过去对彝人有利，所以积极拥护，但与邓秀廷有点对立。以后有位土司说：“你与邓秀廷对立，损不了他一根毫毛！”潘学源（彝人，邓部营长，后升团长）立刻加以否认，说：“光电他们回来工作后，邓对彝人就不敢乱干了，他不怕草莽英雄，而怕识字秀才啊！”这是事实。

刘文辉派我与视察员徐伯图视察两盐（盐源、盐边）和木里，到盐源后他生了病，就由我负责。先到盐边，见到四处高山有烟苗，这本是刘文辉允许行辕（中央派出机构）默认种的，我却不识时务，说一定要割去，否则中央会来追究。县上述苦说割了烟，补种不了粮食老百姓要受损失，我只好说尽量宣传吧，割多少算多少。葛绍武家已是势力雄厚之土司，依我之意表示拥护刘主席。我转到木里与项松典土司频频谈话后，他同意写信表示拥护，并派青年到汉源当刘的学生。中途去看古柏树土司郎治邦，他正遇到困难，亲切聚谈后，自然表示拥护。到右所约八全忠土司及黑彝马正学等到西昌，引见刘文辉并呈各土司拥戴信。刘认为两盐、木里土司能如此表示，是我努力工作的结果。

盐源树瓦河劣绅张玉林已经冒头，擅杀彝人，经查明后，拟报请逮捕。因该地在右所范围内，我把这意见秘告八全忠时，他说张是好人，万望留情。我看在土司情面上，只好作罢。以后张渐渐坐大，反来霸占八全忠的田地，八、葛两家联合进攻都告失败，悔之无及。解放后张叛乱，使政府与军队受到损失。我若不循【徇】八土司之情，报请逮捕，当时驻军是潘学源营，上面有命令他一定照办，捉到西昌将如甘、唐一样处理。就是不杀也会减其势力，何致尔后如此之作恶，我也悔恨莫及。

六

9月回到西昌，不两天即随刘文辉返汉源。行前，承继阿都土司的安树德来到，经我反复动员，决定去受训，报刘时完全赞同。同时也招了十一名被邓秀廷驱逐，在外流浪的瓦渣人。走到泸沽时，邓秀廷要求留下瓦渣人，刘文辉问我如何办？我说：“瓦渣人历年来受尽苦难，今天才算脱离苦海，招来的人不带走，无异交与邓秀廷残杀，这样谁还敢来接近你？”刘说：“当然不留，找你来就是准备交你带走的，派一班人保护，你看怎样？”我说负责带到汉源。于是叫瓦渣人跟随我，一班兵来报到同行，当晚住宿登相营。

邓秀廷也来了，路上遇到时我说要来看他，当晚依约去拜访。他似有准备，故意叫身边的彝人为难我，说：“狗披豹皮不能成豹，豹披狗皮也不能成狗。坏人受训也难成好人，受了训的人，不见得子弹钻不进他身子。你说受训好入学好，我们是不相信的。”

我说：“人是会教好的，入学受训才能有知识有才干。汉人有教育就行，彝人没教育就不行，比人差。不识字、没知识的人再凶，只能在小地方称狼，到大地方就不行了。就以我来说，不受教育，还不是同你们一样。”

几位代言人似在应付差事，听后不再开腔了。邓才说：“瓦渣人很坏，要好好训练才行。”

“很好，我们一定把他们训练成好人，回来拥护你。万一有个人好不起来，还不是在你掌上，不用顾虑。”邓听了此话才改变了态度。

事后闲谈时，我谈到这次争论，刘文辉说：“他不晓得人不学不成器！”

我到越西时，听到田坝霍乱流行，死亡枕藉，我妻子也死去，到海棠便请假回去。见霍乱仍在猖獗，我想必须抓紧时间进行预防和治疗才行。在家仅呆几天便返回汉源，向刘文辉汇报情况，并要求派医生前去救治。得到允许，派省府卫生科长（后升处长）万乾生带人随我到田坝，注射防疫针，使霍乱停止漫延，收效颇大。

我9月底回汉源时，被提升为教官，并听保训所同事讲，刘在大会上说，我们不能轻视边民，他们能起外人起不到的作用。我与王济民在工作中表现了卓越的成绩，受到尊重。好似人人从此另眼相视了。保训所结束时，组织同学会，由二十四军参谋长伍培英主持，选我为干事，王济民为候补干事。送我步枪四十支，王济民三十支，安树德五支，我们皆大欢喜。

关于小学强占我私产事，有彝族学员提出霸占彝人田地来办汉人学校是不合理的。由我补充说明后，刘文辉认为公立小学不能侵占私产，要我冬天到康定详谈，准许更改原来处理办法。我后来因事没去，既辜负他的美意，也失去收回地产，增加收入机会，是件遗憾事。

抗战吃紧，为加强后方交通运输，修筑乐山至西昌公路，决定征调边民参加。组织南北督修司令部，南段由邓秀廷任督修司令，派行辕副官主任曲木藏尧任一个支队长；北段由羊仁安任督修司

令，派我任支隊長。當年籌備完畢，1940年元月開工，北段先有一千二百名彝、番民工，後減半，至1941年秋結束。

為征調幾萬名漢族民工參加，專門成立了西康省民工管理處，處長由屯委會秘書長杜履謙兼任。管理不善，工地人員分配不當是實，但有人揭發他大肆貪污，情況我不詳知。他與彝人接觸時是不亂來的，以他離職後的窮酸情景來看，我覺得他還是個好漢官。

我由漢源返家，省府為了向甘洛尼日河以南開展工作，擬先在河北彝地設立指導區，派視察員李篤信來，和我一同視察腴田地區（今甘洛縣玉田區）。視察後擬出報告呈省政府。報批後於1940年夏設立腴田特別政治指導區（直屬省府的縣級行政機構），李篤信任區長，我任國民兵團副團長。以後邊界未定，經費少，工作難於進展。1941年秋築路工作結束，調我到西昌任屯委會邊民訓練所副教育長。1942年初到西昌就職，春季開始招生訓練，因遇天氣炎熱瘟疫流行，學生多病，加以計劃不當，僅一期而止。在西昌期間，張篤倫的行轅委我為彝文秘書，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聘我為彝文講師，同時還兼任我母校縣立中學的地理課教師。秋天調雅安河訓團任上校教官，一再见劉，劉說：“日軍要猛攻某某地方，要守住是困難的，敵占區的日子非人所能過，我們剩一人一槍也要打游擊才行。”記得有一次劉說：“去重慶接洽事，對中央大小官員都必須送禮，不然就辦不好。”我說：“如此貪污腐敗，前途可危，好在我愚笨，不會活動，不曾送過禮。”他說：“上下腐敗如此，前途可慮，該準備應付萬一。”

我印象中劉問：“你看邦正怎樣？”邦正拜寄了他的，經常出入他家中，與他的副官些也打得撓堆，突然提問，使我感到奇怪。一想，具實說也無妨。回答邦正聰明能干，但沉於大烟，身體差，意氣消沉是缺點。他說：“你說得對！”又說：“官可以委任，但

社会地位要凭自己创造，政府是委不了的。”好似有所指而言。更有一些话使我终生不忘。他说：“古贤伊尹说过‘天下之至公者，即天下之至私’这话真值得我们用作座右铭。把天下事作好了，就用不着愁私人的事呵。”我虽作不到，心中是向往不渝的。

七

1943年，我在家住到五月，认为单当土司不行，该兼任一流官职务，减少压力，便决定出外。到汉源转乐山、成都，再到雅安。省训团已不上课，不好再拿工资。一再见刘文辉也不见分配任务。拟考陆军大学时，课程已生，实在不易。就到成都整理过去所写稿件，集成《保情述论》，交开明书店出版。此时刘叫我拟一个《治理一个彝区计划》，我以办学校、兴工艺、倡医药、维治安、修道路、禁鸦片、除迷信、止恶习，以实现三化政策为方针的内容交去。又去成都向军校接头，拟请多招彝生，促成我返校工作。大致我要离开的意思被他知道了吧，九月初叫王济民来招呼我回雅安。王济民去西昌任屯委会自卫（屯垦）总队副，要我到康定听候安排。

到康定住下，此时杜履谦已离任，代替他的屯委会代主任李万华（原省财政厅长）正在康定。他一再约我回西昌，我说由刘主席安排。有一天他拿一电报给我看，系越西县长骆歧虞给刘文辉的，说岭光电来康定，必挑拨离间，希勿听信等。骆曾要我把上土司彝民交出，编入汉团。我回信说未尚（疑为尝）不可，只是彝民在过去编入汉团，吃尽苦头，恐难同意。他又扬言，在彝务上将大有作为，要强行把上土司彝人编入汉团。上土司人一听，大起反感，时已有近三百支步枪，力量较可了。头人们写信请我暂留外，好在汉官来编时，打他个逃不赢，免得怪我。骆听到彝人态度时，自然不

敢轻举妄动，可反转来说是我指使的。听到我抵达康定的消息，做贼心虚，先发制人而拍发电报。

我见电报后不免气愤，向李说：“岂有此理，作贼心虚，恶人先告状，可问主席我曾说过他半句坏话没有？有他这样的人，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会使人难于工作的。你们长官些是否认为他对，认为对，可以明说，我另找出路吧！”李说：“主席信任你，你是知道的，若听信他的话，那还会拿电报给你看吗。”我告辞时他又说：“我们已是知名人物，不能像年轻人，一听什么话就动肝火。”似在恭维也在批评。

事后我的心仍安静不下来，必须向刘文辉说明情况。立刻写了一信说我对他之忠诚与为他努力工作，以及在土司辖区作出的成绩，他该是知道的，由此受到嫉妒而加破坏。若任骆企图得逞，我的忠诚与成绩固毁于一朝，也使其它忠诚而为之努力的土司、头人都会寒心而裹足不前的。骆混淆是非无中生有，其用心难测。用这样的人作县长，想把彝务办好是不可能的。信写完，我亲自交到刘公馆。下次见面时，刘说信已收到，骆歧虞胡说，不要理他。刘的话使我吃下定心丸，四处游玩访友着等待安排工作。据说骆不不与驻军余中之营发生冲突，几动干戈，也杀死了个无辜彝人，引起骚动。翌年二月吧，即被免职。有些彝人还以此说我们土司命大，惹不得，成为笑料四处传说着。

八

在社会服务招待所住了十多天，有一夜醒来，头昏眼花，身上发烧。早上去医院看病，遇到万乾生来诊，一查血是伤寒，立刻收下。由郭医生主治，万取血来输，十分关心。体温高达C氏41度，情况较紧。第二天，万院长来说：“主席找我去汇报你的

病情，说必须千方百计医治，你死了彝族的进步要推迟一、二十年。如果缺药，可派人去雅安、成都买，实在重视你。”我以为他是扯谎来安慰我的，“你苏妮（巫师）敲你苏妮鼓，我病人自存病人心。”口头说谢谢，心里是不相信的。过一两天护士来整理病室床铺，好似紧张。过后万院长来说：“主席要来看你，用不着说话，我来说明病情好了。”下午万先入室，跟着刘文辉已站在门口，万向他说病情，刘说：“你好好治病，不要想工作。万院长、郭医生一定尽心医治。”回头说：“干生，缺什么时就找秘书处解决。”向我点头退出。代主席张为炯先生也来看过。都使我万分感激，认为得到这样的上司实在不容易。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花了二万多元，刘已离开康定，省政府仅补助一万元。

事后委为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区长，发给办小学建校舍经费二万元。

1944年2月出院后，去省政府见张为炯副主席，他转告刘文辉的话说：“你不能单为彝人做事，也该为汉人做做事。”我觉得奇怪，说：“为汉人工作的人不是少而是多了，为彝人工作的人则少之有少，少中又分出一部分，怕以后再没有人为彝人工作了。”后来才知道，省政府原拟任我为盐边县长的，因汉族官员反对，再加上患病后身体差，便改任为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区长，病后毛发脱落，枯瘦不堪，我还能做什么，只宜回来任区长了。

九

到腴田当区长后本想做些事，只是方法不逗头，人员不得力，经费过少，混日子了事。到1944年7月，邓秀廷死去，刘文辉为掌握宁属彝务大权，先派以省政府委员杨秉离任团长的政务视察团到

宁属各县了解情况，来电要我前去参加。我遵照到西昌时，视察团已去会理，李万华叫我留下等待刻。

我住于屯委会边民生活指导处，天天与彝人接触，知道了反邓（秀廷）、拥邓双方彝人的情况，被邓驱赶而反邓的一方要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拥邓的一方要保有既得利益，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影响几县彝区安定之势。我觉得要和下来才好，不然冤家械斗将永结不解，受损失的都是彝人。方法是安置受害者，稳定拥邓人。11月，刘文辉来后问我如何办好，我说出我的看法，他说该这样处理。叫我任他的翻译，并参加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因我解决过几件纠纷，认为有功，升我为屯委会委员，成立宁属剿匪总指挥部时，任特遣支队长。

说起打普雄，我记得1932记得年初，邓秀廷任48团团团长时，去打普雄，部队受挫而退，损失约一连人。邓记恨在心上，时刻想报复。到1944年初，中普雄阿候鲁木子因与下普雄勿雷人发生冤仇，无力单独取胜，便来向邓请兵，愿付三千两白银的军费，并出兵作前锋。阿候人多势强，只要配合作战，取胜自有把握，正合报复宿愿，因此邓满口答应。回头向西昌行辕请纒，愿打普雄。行辕主任张笃伦正想利用机会，拉拢地方势力，便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于是5月份在泸沽召开宁属军政要员策划进剿普雄的会议。决定由邓秀廷负责去打普雄，张笃伦负责向中央请拨弹药、粮饷。以后仅到7月间邓秀廷即病死，普雄没有打成，但已向上面请准相当数量的弹药、粮饷。

11月刘文辉到西昌，反复商量后，决定由二十四军一三六师师长刘元瑄负责去打。我记得刘文辉的办公室在里间，我的办公桌在外间，里面说话我都能听到。有八十多个各县士绅晋见，其中只有十多人主张谨慎，其它人都主张打，并有慷慨陈词的。我先认为该谨慎，见有这么多人主张打，也听说是中央批准的，仅步枪子弹就

有一百万发，粮饷更多。地方政府为顺民心，获得这么多弹药粮饷，看来势在必打了。我这个少原则的愚人，顾小忘大，只想打下来招彝生入学，以促进进步，便从之如流了。

刘文辉曾问我对打普雄的看法，我说打了设治，可以搞好治安，促成进步，发展文化经济。许多人主张打，该顺应民（汉民）心。只是过去打彝人的经验是败于纪律差，无目的，为征服而打，不为彝人有所设施，有头无尾。刘说纪律很重要，要严格要求。我们打的目的是维护治安，搞好汉彝关系，施行三化政策，不能一打了事。我们以后就没有再谈普雄事了。

公布“宁属剿匪总指挥”名称后，刘元瑄向张笃伦表示不加“总”字。张说该加，尔后增加部队（据说打普雄得胜后再打布拖）时好指挥。以后张笃伦见到我时，突然问：“打普雄有无把握？”我答：“仅用一三六师和靖边部的兵不够，加调彝兵，兵力够大，只要准备充分有把握。过去打彝人每每失败于纪律差。”他摇摇头说：“兵力大，纪律也注意到了，可也不见得必胜！”

“当然打进去后收见面礼、投诚费、抢东西就难说了。”

“对，俊淋（元瑄）是好人，但二十四军官兵素质和纪律平时就差，见大烟、白银不会不要。那样就影响官兵意志，也会引起彝人憎恨，那时前途就难说了。”等他说完，我不好再说就告辞了。

以后与张笃伦再见于重庆，他说：“打普雄我料定要失败的。”据说刘文辉在得到打普雄失败消息时，也说：“打彝人是不容易的，我早知有问题！”我曾想寻机问他们，你们知道打普雄要失败，何必等部队去吃败仗受苦？1虽问不成，但对他们的“料知”是打问号的。

只有羊仁安的料想似可信。我任支队长后与他见面时，他第一句就是：“彝人是不好打的，你千万不要深入！”又说：“你想，

道光皇帝见到总督奏章要求打彝人时，拿起朱笔就批‘不夺我江山，不抢我社稷，只是偷鸡摸狗，打他何来！’皇帝老子都饶得过，他们就饶不过？彝人辛辛苦苦种了点粮食、大烟，换了点银子，他们就想人家的东西，没道理，要报应的。”当失败消息传来，他说：“我早已料到。”似非偶然。

十

不知我是土司子孙还是羊仁安的干儿关系，刘文辉待我却实超出了普通部下的关系，时时表示出亲切感，以此使我了解到他的一些习惯。如他在西昌和汉源时，我去汇报工作是没有一定时间的，也不事先请示。遇到他家在吃饭，就叫同吃。他平时对部下的金钱要求，尽量满足，很是大方。招待客人所用的菜肴，刘元琮（刘文辉侄子，一三七师师长）说太节俭了，我看是很丰富的。可是他日常吃的比起羊仁安来就有天壤之别，一家四口（夫妇和两孩），四盘菜一样汤，等我坐下才叫：“有客人，加两样菜。”加来两盘荤菜，若敞开任我吃，六箸六口，满可报销掉。头次如此，下次依然，自奉是俭。

在我代他翻译声音说沙时，叫我喝他的茶，并把茶盅移给我，我便接来喝两口。他吸雪茄烟，烟放在盘里，我本不吸烟，在他问吸不吸时，拿一支来吸，几口就觉头晕。本来我可自备茶水，吸烟实属多事。我喝他的茶，吸他的烟，是有想法的。据别人说他吸大烟，不好明吸就放在草烟、茶水内过瘾。我想了解这奥妙，所以谨遵吸、喝。结果，我的感觉迟钝关系吧，只觉得比一般醇香而已。有人听到后，说那醇香就是大烟味，说你老兄错了！我不服，曾找鸦片放一点在茶内来尝，感觉苦而且辛麻。把鸦片和草烟烧来闻，其香别有风味，一闻也可察出。我实在发觉不了什么。

彝族头人来求见，他一有空就要见。彝话一说三背兜，动辄一、两个小时，有时我这个翻译厌烦了，他还静听详答。求见者因多诉苦，说完话，只管皱着眉头思索着往回走。只有一次说完话，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时，有个苏呷头人说：“我们祖先都说你们汉人的成都府衙门里有个神水缸，把人放入一洗，好人出来不变色，坏人会变黑，好坏分明来对待。现在这缸哪个在使用，你能拿来就好了，收拾坏人，保护好人。这东西好保管，也省事，你能拿到吗？”刘笑了，说没有这种缸，要分别人还是要靠人。若是为人民着想，重视调查研究，依情理法来处理，事情自然会办好的。单看变色，难定轻重，一坏就杀也不好，许多人坏了仍然可以挽回教好的。他事后对我说：“彝人是聪明的，那种幻想就是许多优美传说和新事物的来源呵！”

十一

我到西昌之初，听说李万华发现李仕安是特务，李仕安也因写文章反驳省参议会议长胡恭先而遭到四川有些学生的排斥。便去向李万华说：“仕安是彝族中的人才，也忠于刘主席，不用怀疑。”李说：“他是行辕特务，与我们是走的两条路，行辕名册上还有你的名字。”我大吃一惊，说：“仕安是行辕特务就不用，我任过行辕彝文秘书，自然有名在册，有名在册就不用了吗？”“不不，你怎么这样说，我们是重用你的。”言不多叙而散。

我认为李仕安被排斥后，就会轮到王济民和我等彝人了，我们应一致行动才行。为了解各方态度，我去向刘元瑄说这件事，他说：“啥子特务不特务，都是本党组织，并非汉奸集团。只要我们做得对，还希望他们报，他们不报别人也会报上去。”刘元瑄不烟（鸦片）、不酒、不赌，对人诚挚，没有官架，你去看他时，要说多久都可以。相貌堂堂，好学不倦，与王靖宇是二十四军标准军

人，是我喜欢接触的人。他那时当旅长，两个月后升一三六师师长。我听了他的话，心里安静了。

隔了几个钟头，我又焦躁起来，去找王济民谈论。说去掉一个就会去掉第二、第三个，何必等人来摆布？我们应该向李万华担保仕安，不行就都辞职，此路不通，不愁别路。他同意后，约定第二天早晨去找李。

我们按时找到李万华，我先说：“我们担保仕安绝对服从你，拥护刘主席。”回答：“李仕安情况复杂，不可相信。”我俩说：“我们这些彝人没啥作用，也难信任，是否给我们善来善去，让我们请假自找前途？”他立刻说：“不要这么说，你们是主席重用的人，李仕安也没啥，我还是任用的。”那时我们是敢骄傲的，认为办彝务就需要我们这些人，可说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用我们别处会用。刘文辉来后，我去说李仕安所遇的情况，他说只要肯为彝人办事的人，我们都任用，何况他是彝族中的人才。这样事情才告一段落。

十二

因心情愉快，刘文辉到西昌后我颇似活跃，很多人都认为我受到重视和信任。不断有人来求助而行贿的，其中有个人愿给二千两白银。我说吃了钱作朋友，不会长久，再三推辞收了一千元，还说我廉洁。我1942年升任边民训练所教育长时，邓秀廷指使人刺死了一个学生。现在邓已死去，凶手惊惶，要赔命金。说系我的学生，应归我收（命金有至亲不收，家族或主人收之习）。罗正洪（罗洪拉哈）将一千两命金转送来。我说：“不能保障学生安全，已是惭愧，何能再收命金，拿去交与边民实验小学培养人才吧。”去向刘元瑄说明情况，他说很好，立刻陪我来到小学。开始说情况时，校长谢开明还在怀疑，及把一百锭银子摆到桌上时，他才惊喜交加。

收下后说：“你态度太严肃，有时有些话还刺耳，使我不解。今天还是你帮了忙，以后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接受，只希望你多送几次来！”我说：“怕以后没有人敢杀我的学生了！”大家欢笑而别。谢重视教育，肯与彝人打堆，爱讲彝话，并取了彝名，所以很多彝人只知“拉惹木呷”而不知谢开明。

后来谢开明同我商量，决定组织一个“宁属边民文化协进会”，拟出章程。成立那天，刘文辉亲来讲讲话，主要讲知识即是权力，有知识才能赶上人，才能与人讲平等，才能生存等。李万华、刘元瑄、孙子文等都来参加。谢开明讲章程，我主持会议。我说彝人太落后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教育，提高知识，不然只有银子、鸦片、枪枝弹药是不行的，知识差了使用不当，不仅保存不了还会丢掉性命。事后孙子文说我会讲，其实我是临时瞎扯，事前事后都莫名其妙。而且已知刘文辉要来，就该多邀约些彝人来参加的，人数不上千也该达五、六百。到会的仅百把人，社会影响小，也难引起刘的重视。在选举监事、理事时，没有如计划选，当选人员混乱。以后又因工作关系，我们难得常聚首商议会务，尽力推动工作。如我印象中要做的工作有：吸收支持教育又能起作用的人参加协会，形成力量，维护学生，不使其受冤家械斗之危害；宣传鼓励彝人送子弟入学；尽力鼓励介绍边民学生到内地升学；组织人员来往深山，了解情况，传达消息，并介绍内地情况等等。以上设想，一件也没作，有始无终，成为成立即散伙现象。

十三

我到腴田任区长，本想兴办学校，倡导医药，搞好治安，解决纠纷，修建道路等等，三年了什么也没搞好。尤其办学事，当初彝民说收一、二百学生不成问题，到建校开学时，仅收到十五名学

生，还有流动性。弄了些药品来，可是彝民宁搞迷信而不愿服药。非土司属区不好强迫入学，也不能勉强相信医药。看来再干三年也枉然，因而苦闷不堪，很想到外面活动，等有了权利地位，再来大干。1947年2月初我到汉源，听到雅属数县发生反对刘文辉的武装暴动，雅安要召开行政检讨会，通知羊仁安去参加，去电一问，要我也去，似代表彝人。

会议开幕时，刘文辉先说过去的工作缺点和失误原因，最后说尔后不好好干，大家只有一同滚蛋了事，心情显得十分沉痛。他是想干好，但部下积习深，误于找钱、过烟瘾，难以做出好成绩。有人临时动议，说先派羊仁安、陈仲光（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副官长）两位大爷去招抚荣经、天全、芦山等地反对分子。我发言认为派人招抚过早，应该先开会，定出方针、原则后才宜派人，不然他们去是无所遵循的。也许是我的话合了刘的意思吧，他提出表决，结果赞成我意见的人占绝大多数而通过。会后我同羊、陈等人同去荣经做招抚工作，把事情解决下来，刘认为我们都立了功。

事后，我们向刘文辉要求：一、1946年行辕、屯委会派我去解决彝人与邓家、中央军二九二团间的战事，事情解决后，二九二团将我们招来办事的两人扣押，然后关入冕宁监牢。此事影响彝人的信心，要求电令释放。刘听后说招来办事的人也拘留关禁，不应该，立刻叫秘书发电。结果一人已死于军中，一人得释。二、我已与西昌青年们约好，将去南京作请愿活动，请他支持。另外向他辞去映田区区长职，推荐羊焜明继任。以上要求，他一一答应。

那时我已译出《彝族民间故事集》，经友人丁天缺修改完成，携去请刘文辉作序，当交秘书贺燕航代笔写出。此书于1950年在上海时代书局出版，可能是解放后政治复杂的原因，未用刘文辉的序言，很遗憾。

我离开雅安要到成都时，刘交我带给内政部张厉生、西康驻京办事处处长杨秉离等信，介绍我到南京请愿，并赠送一百万法币。告辞时说我有四项优点：好学不倦，事业心强，吃苦耐劳，身体强健。缺点是思想落后。四事似乎是事实，“思想落后”事使我莫名其妙。但我回答：“落后我才努力学习。”以后反复思索，可能是指我仍然不放弃土司职务。

我到成都后，5月转雷波，7月才回来，那时他已来成都。见到时我说愿参加立法委员选举，他说你在外活动也好，满口答应提名。他皱了一下眉头说：“谁作国大代表好些？”我说出几个人后，他又沉思一下说：“以有作用、有知识、忠实可靠、爱护彝族等为条件，代我考虑把可以作国大代表候选人的人，拟出名单交我，我重视你的意见。”下来我拟交了以我为立法委员，王济民、吉绍虞、付正达、葛世槐等为国大代表候选人的名单。因国民党中央已规定西康省土著民族（藏族不在内）选一名立委、四名国大代表。我所提供的名单，他都采纳，由西康省党部向中央提名。

我们在南京以“西康省彝族参政请愿团”名义活动时，也发生了些怪事。有人说只有刘文辉能够代表彝人，应一致选他。另有用“棍棒”名来电，要我们停止活动。我们团的六个人“吉绍虞、付正达、罗正洪、付佩瑩、葛世槐和我，其中有人灰了心，认为是刘文辉授意干的。我不相信，立刻去信说：“他族人作彝族代表和省主席占彝族仅有的名额，都不合法，也将引起非议。我认为你不知道这些说法，也不会这样做，望予制止并回信。”刘的回信特别快，表明这是胡说，已去函纠正。大家心中豁然释虑。另外，葛世槐自作聪明，找人代笔，撰文刊《建设日报》，说他家是诸葛亮之后，是唯一在少数民族中当土司（继承亲家）的汉人，应受优待。这使其它人提出，是汉人就不应占彝族名额，表示不满。也说

他这样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卢汉就怀疑我们不是彝人，经龙纯祖反驳，才改正态度。不仅如此，葛又找人拟“打彝人的计划”，要求国防部发给枪弹。大家知道后引起强烈的反对，一致要我写信给刘文辉，述说葛之言行。回信说既然如此，当另行斟选。我见到康泽时，说请愿没结果，他说你们已被提作候选人，并经圈定，还是有结果。我们招待客人时，有国民党中央党部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蒙古人）参加，他拿出我们被圈定人的名单，全如我所拟的。看后我们都表示高兴。

我们的请愿没甚收获，只给批示。内政部是“川滇黔桂妇女国大代表名额，让与彝族”。国民政府是“以行政方式支持当选，立委、监委名额另议”等，都是空话。请愿结束后，我们各自回省进行竞【竞】选活动。我回成都，见到刘时，他说：“除葛以外的名单都已交给各县选出。”我说这次在南京的请愿活动，虽得你大力支持，仍少收获。他摇摇手说：“有收获，经你们这次活动，已使全国人民由不知道彝族而知道和重视彝族了，以后再努力，一定达到目标呵！”给我鼓励，我也就认以为真了。以后我的立法委员，王济民、吉绍虞、付正达、孙子文（支持昭党代表选出）的国大代表，都已如愿当选。

1948年4月得知通知，叫去南京报到开会。会议开到7月，天气炎热，宣告休会。回经雅安见到刘文辉，我把开会经过谈出后，他说：“能在自治法上规定出有土著民族居住的省、县参政议会议员名额，你起了难起的作用。”除了这事表现了点智能，其它就没作用了。

1949年5月后长住成都。南京已解放，国民政府迁广州，拟去又遇到飞机起义，未敢再动。11月末重庆临近解放，川北告紧，我去问尔后如何办？刘领我去一密室（在方正街），说：“宋希濂太

瘟，一觸即潰，川東南、貴州已難守，雲南又變化，現在只剩川康兩省了，最後中央（不知那個中央）一定有指示，我們照指示辦吧。你趕緊回雅安同俊淋（已是二十四軍代軍長）商量行動。”表示很關心。

到12月6日，我才離開成都，沿途人車擁擠，三天才到邛崃，前面公路橋樑被破壞，修復時，二十四軍駐軍又撤走，前途難料。打電話問劉元瑄如何辦時，他說拋下武器、車輛，單身來雅安。天啊，愛槍（一百多支步、手槍）如命的彝人，怎麼捨得，而且同行者都是熟人，又怎能拋棄？一路上謠言多，能否安全到達雅安已成問題。只好原車返經新津到樂山，沿樂西公路回家鄉。到漢源時聽到二十四軍已起義，駐西昌的一三六師撤來漢源，駐于宜東。又聽到劉文輝與鄧錫候、潘文華在彭縣通電起義，以後情況就不甚清楚了。1951年初，調我長住雅安，聽到劉元琮自殺。見到劉元瑄，沒敢長談，僅談到劉文輝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聽到他的消息，心裡稍微得到點安慰。以後聽到他改任四川省政協副主席，住於成都南門外。1957年初，我被調到成都工作，很想去看他。只顧慮別人說你這一伙子又在打堆了，怕給他添麻煩，沒敢前去。

下年秋，得到通知說開文字改革座談會，我們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四工作隊的彝族同志都去了。我去後坐在會議廳近門窗下，遙見一個穿青布長衫的人，從裡面走來，人多我沒加注意，走過時親切地叫：“光電，你也來了？”一看才是他。我邊起立，邊去握他伸過來的話說：“您好！”這時他已是個大胖子了。他說：“我早已聽到你參加工作了，並一再聽到楊代蒂說你的情況。努力工作，做出成績吧！”會議由他主持，葉聖陶講話，主要講推廣漢語拼音字母。爾後幾天不時在懷念他，也回憶著一些往事。他如此重視我，本可作出成績，以利彝族進步的，只遺憾沒有達到目標。

临近解放时，照他的话设法赶到雅安与刘元璋一同努力，对革命可作出点滴贡献。奈限于认识短浅，都未作到，远负盛厚为歉。

注：1 调去参战的彝兵，有部分被围困于上普雄。阿候鲁木子来说：“他们是汉官强迫来的，与我们无冤无仇，大家都是彝人，何必相互残杀，汉兵都够他们整，放走吧！”于是从果基家地界撤围放走，吃亏较少。

13. 對龍雲及其兒子的印象

龙云彝名纳吉乌萨，四川省金阳县人。幼时在云南昭通舅父家读书，所以跟舅家汉姓，取名龙云。他后来弃文习武，四方拜师求艺，因而年轻便以武出名。据他本人说，他21岁时曾经和同伴到雷波杨土司（彝姓阿卓）家表演过武术。还说杨土司家当时很兴盛。

龙云的名六十年前就传遍了凉山。我在一九二七年就听说他在云南当了镇守使。又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任为38军军长。二八年，云南军界内讧，龙云联合滇川少数民族势力，在战争中渐渐取得优势。当时龙云的手是胡若愚、张汝翼、李选廷等滇军。这些人虽得到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成两省主席支援，仍被龙云打得节节败退。当年冬季，胡、张、孟坤等不能在云南立足，经刘文辉同意，准备渡江后驻西昌。但被当时驻西昌一带的羊仁安、苏海澄（均为24军旅长）拒绝，阻止胡军前进，驻会理的苏海澄旅移驻马鬃岭，不肯与滇军接头。滇军摸不清苏旅意图，前锋已到锦川桥又退回去，主力拟从盐源越雅砻江直取西昌。羊仁安又派邓秀廷为河防指挥使，肖菊畦为兵团指挥，在雅砻江东岸布防。羊仁安之侄羊茂盛过江到盐源集合彝人和土司兵袭拢胡、张军，但一触及溃。羊茂盛被俘，幸诡称自己是文书而被释放。胡、张军前锋已到河边侦察。

羊仁安另派副官王义荪去昆明与龙云联系，约定共歼胡、张军。龙云遂派部队追来，胡、张军退到左所，继而退向木里。

据左所土司喇宝臣讲，胡军到左所后驻在他的衙门里。喇本人躲在百姓家里，推说不在家。后来见胡军买东西还给钱，价钱也较公平。有人去看也不加为难，他便装作百姓混在人群中去看滇，手

里拿了点酥油。胡军看见后说，“不要怕，要给酥油钱的。”他把酥油给了滇军，说不要钱，结果还是强给了一元钱。胡军撤走时也没拿什么东西，看来纪律还好。

跟着来了龙军，他们以为龙军会更好一些，哪知一来就派粮派牲畜，钱也付得很少，还同百姓吵架闹嘴。好象是把他们看成被打败的对手。后来听说胡军已被木里人打跑，龙军便转经永宁走了。临走时还派差马。

喇宝臣还说，胡军到木里寺对面时，早已得到羊仁安命令的木里土司下令把河上的腰桥拆去。胡军无法过河，就在坪坝上扎营，派人通知木里，要木里土司出粮出金子，不然就要攻打木里寺。木里土司回话要等几天才能凑齐送来，胡军不允，要求立即送一部分来，并开枪打寺庙示威。木里的僧官商议，认为此时不仅东西凑不齐，即使出了东西也免不了要遭殃。最后决定派人过河绕到坪下放火。时值腊月，草木枯黄，一经点燃，烈火便漫山遍野扑去，滇军被烧得狼狈而逃。木里派兵追击，但未赶上。

听了喇宝臣叙述，我感到龙军纪律差。

一九三四年，二十四军李章甫欺骗木里土司，说国民党中央委木里土司为宣慰司，要求木里土司项松典率众僧官离康乌寺三十里迎接金印。项松典带一百多僧官前去跪迎。李带一连人去，驱散僧官，将项与叔父稻城活佛绑架。活佛身体过于肥胖，不能上马，李立即枪杀活佛，带走项松典。木里人因怕伤了项松典，沿途不敢截夺，任其扬长而去。事后，木里派出代表团去云南告状，途经昆明，龙云念木里打击胡张军，也是土司，便加支持，还专为此事致电蒋介石，要求转饬释放绑架的项松典。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时，龙云以二路军总司令的名义，委项松典为九龙盐源江防总司令，卖给500支步枪，我觉得他重视土司，

印象转好。抗战时期，龙云派出部队抗战，六十军在台儿庄打得很好。龙官至昆明行辕主任、中国陆军副总司令。我觉得一个彝人能达到这个地位实在了不起。但听到龙三公子的作风，以及龙云的部队在金阳打彝人又觉得龙家有点乌七八糟。

抗战胜利前后，传说龙云保护进步人士，军中任用彝人，受到蒋介石嫉恨，被解职，召往南京软禁，我又感到钦佩与惋惜。

1947年夏，我到南京后不久，即去看望龙云。将名片递进后在会客厅等候。过一会儿，一个少将副官先出来，立在会客室门口对我说：“主任来了（了），站起来！”一种本能的反感在我脑子里骤然闪了一下。心里想：你云南人的官架子也要到我这个客人头上啦？于是端坐不动。那副官还没有作下一步的表示，龙云已到门口，边向我伸出手来，边说“那时来的？我早已看过你的文章。”我急起相迎，热烈握手。那副官愣了一下，开始去沏茶。我和龙云开始了两个小时的畅谈。

我先说明尊敬之意，及来南京请愿的原委，要求他给以支持。他表示愿尽力相助，还说：“刘文辉怎么搞的，这点权利都不给我们（彝人）。”我说刘本人还是支持的，但各方面阻力大。这次请愿，是刘支持来的。他听便说：“那他还算好！”我又说：“刘现在的作法和过去有的不同。”

我向他进述了一些我在家乡作的事。他听后说：“这样脚踏实地、一点一滴的作是对的。”他又对我说，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上面要尽力处好，不然上面压，下面就难立足了；对下面能吃掉的就吃掉，藉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扩大了势力以后，上面自然要将就承认。我心里吃了一惊：我哪有这种能力？我又能怎能做这种事情？心里想着，嘴上差一点就说出。但转念一想：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况且他是因为相信才说这话，于是便满口“是、是”地应

付。接着说第二点：你现在尽力办教育很好，我们民族就是因为没有文化知识，事事不如人。要想赶上别人，非重视文化教育不可。我听了这点，不住的点头，表示完全赞同。第三点，我们民族有个最大的弱点——四分五裂、互不愿谅、冤家重重。不改变这种情景，不仅不能进步，还有可能被消灭。他谈的这点也和我所见相同。三点中，唯第一点我不敢想象。接着说他在云南时没能和我取得联系，否则他会帮助我。说我既是土司，受人尊敬，也有事业心，帮助我一定对彝人有帮助。我马上说老实话：“我是军校十期毕业生，在刘文辉下面作事，接受你的帮助也只能适可而止，要不然会引起他们的压制。”他想了一下说：「是事实，我们民族的人站起来，他们是不会高兴的。」

龙云又说：「有一件事至今还在我心里，就是我在云南的时候，准备送点枪弹给邓秀廷，后来没送成。」我说：「好啊！邓秀廷枪杀的彝人不到一万也不下五千，如果你再送枪弹给他，那死在他手下的彝人就更多了。」他大吃一惊，忙问「他不是彝族吗？」「不是。如果是彝族，哪会忍心下手。」「啊，我原以为他是彝族，几乎误事！」

我问他为何想起帮助邓秀廷。他说：「当初木里土司被24军抓去，我支持木里人去请愿，又电请上面转饬释放。24军不肯放，是邓截夺放掉的。还有一件事，阿都阿黎（彝音很准）是我家亲戚。西昌主教法国人包明扬到昆明来时告诉我，阿都土司被二十四军关在西昌，也是为敲诈财而抓的。我听了一面电请重庆行营转饬释放，一面派两个加强团去西昌，放人则撤回，不放人就解决二十四军部队。我两团滇军当四团川军，解决他们是不成问题的。」我问他：「你这样做会使上面怪罪吧？」他说：「我是总司令，就说他防‘匪’不力，告也枉然。但后来那两个团的人到锦川桥时，邓秀

廷来电报，说阿都土司已由他赎出释放。我认为他又做了好事，因此对他印象较好。」我说：「邓秀廷哪会做什么好事，二十四军奉命调走，邓秀廷却被薛岳委为宁属卫戍司令，仍驻下不动。二十四军临走把关押的人交给他。他把项松典拿去换了木里人六百两黄金，又向你说谎是截夺释放。他还把都定臣也拿去换钱，都说出不起钱，划田划地给他，倒来向你说他用钱赎的，你看他多会骗人。」「啊，原来是这样，我几乎受骗！」

龙云又问了凉山土司黑彝的情况，我如实告诉他。他叹息，民族落后、内部相残、外受欺压。似悔在云南时没向凉山做点工作。时间已到五时，我只好告辞。

以后，我将离开南京时，又去拜望龙云一次。这次就碰见龙云的老大绳武站在传达室。他看过我我的名片，便要我讲几句彝话。我讲了几句，他说「我们的话是一样的」，亲持名片去报。绳武是法国留学生，回来官司至副军长，据说性情比较暴躁。和龙云见面时，我说请愿的事没有结果，但我们已被圈为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候选人，明年还可再来。他说：「那也好，你们可以一面在外面活动；一面在本地做点具体事情。看来刘文辉对你们还好。」我说：「刘本人是好，想做点好事，但老部下多，积习深，不易做出事情来。」他问我：「认识贺国光吗？」「认识。他是蒋的西昌警备司令，我是军校出身，他对我还好。」“那你还算会处，要继续处好。”龙云又问：「羊仁安现在在哪里？今年才在报上见到他的名字，好象邓秀廷是他的部下。羊本人怎样？」我说：「他现在家乡汉源，他有社会地位，彝人、汉人都对他有好感。我是个孤儿，受他保护扶持才得读书的。他对彝人好，所以有人说他祖先是彝人。」龙云说：「我也听说，这个人很讲义气，如果是彝人，不忘本是对的。」

我们谈了一小时，家人来叫吃饭。龙云说：「就同我们一起吃便饭。自己不必客气。」同桌吃饭的有龙云夫妇、老大、老五及龙的小女绳碧。龙上座，我在侧。吃饭时有人送来报纸，上载苏北又有解放军活跃（此时已是1947年11月），龙云抬头说：「这几年他（指蒋介石）比我还难过。我们一样的年纪，何必还这样争权夺利！」大家望望他，没说话。饭后我便告辞，龙叫绳武送我到门口。这次见到龙云，他戴一副墨镜，个子没我高，是一个高鼻梁、皮肤黑的人，一望而知是个彝人。说话爱提高嗓子。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去开立法院会议，又同杨砥中、安毅夫一同去看望他。他已由军事参议院长转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对我们去看他表示高兴。他说你已当选立法委员，又得见老友安舜卿之子毅夫，实在令人高兴。大谈以往与安舜卿的交情。老四也在场，和毅夫谈得很投机。后来，砥中曾提议介绍绳碧给毅夫，我们都赞同，但没有具体地向他提过。以后听绳碧和绳勋都到美国留学去了。

老二绳祖，胖而沉着。四七年夏我和他在南京相识，便一见如故，几次招待我吃饭。他原任师长，滇军被调去东北时，他解散部队，让士兵把枪械各自带回家中，差点受到处分。他的副师长陇应奎当时亦在南京做生意。绳祖夫人是昭通燕山龙家女子，是他的表妹，为人贤惠大方，一见我们就很热情。我们在他家毫无拘束。有一次，罗正洪拿出口弦来弹，不成声调，还在那里得意，岂知绳武夫妇很会弹，弄得我们满面羞愧。我从此觉得他们是标准的彝族人物了。

这次我见到卢汉。谈了十来分钟，兴趣不大，各自分手。后来听说他对绳祖说：“这些人（指我们）汉话这样好，又写文章，怕是假彝人。”绳武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凉山人并不个个都象你想象的那样落后。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彝族。岭姓是凉山土司还用

说？付正达、罗正洪都是凉山黑彝，吉绍虞在昆明也有房子。从哪里说他们是假的？”

四八年我去地南京时，绳祖入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后来升为中将，大概是蒋介石为了稳住龙云的心而封的。解放前去香港，据说死于70年代，妻儿现在美国。

老三绳曾，人称龙三公子，1948年在南京见到。黧黑寡言，给我印象不坏。我与砥中到他的住处，见佣女多姿，砥中说这都是上炕用女，我不懂，听解释的感到绳曾放荡。他于五〇年起义，任昭通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西昌时，其部队还随二野来过。他的部队尽穿蓝色制服、戴八角帽。龙三大概在同年八月死去。若干年后在成都见到陇曜（彝人），我问「龙三为何如此之坏？」陇说有些事是误传的。他背的坏名声，不免言过其实。如象巧家某土司有个女子，因富有财产，有一恶霸企图抢占，头人去求龙三保护，龙三即说：“传话去说早和我订婚了。”那个恶霸未敢再问。一年后，那个恶霸已结婚。土司家怕龙三真的要，又派头人去求早日结婚，龙三说人家是因有人强占求我保护的，我怎能借保护来占有此女？你们回去说我们已解除婚约，可放与适当人家。这件事起因是保护彝人，也被别人说成坏事了。从此，我对龙三的看法又有所改变。龙三遗有一子据说到美国去了。

1957年，龙云戴了右派分子帽子，到1962年去世时才得摘除。据说他的言论不当。如说苏联生活不如捷克，苏联不该在抗战结束时从东北把好机器撤走，说苏联顾问生活待遇太高，卖给我们的机器多半是旧的，我们国内有些事无计划，用人用非所学……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以他在南京时随便讲话来看，他是一个想到就要说的人。

（原文载《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14. 我與張沖的一次談話

1956年初，我在雅安蘆山縣文教科工作，臨時得照顧，調成都閑住了許多天。時值涼山彝族彝區民主改革，中央慰問團前來，當時任雲南省政府副主席、涼山臨時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張沖亦在成都。一天，貴州親戚楊砥中引我到二招待所與張沖見面，在場的有張的秘書和彝族紅軍王海民等人。我們握手寒暄後，張說：“你是民族中的知識分子，也曾為民族盡過力，使我佩服。但你有兩件事沒有作【做】對，我不客氣地提出來，請你談談吧。”

我說：“我一生錯誤很多，望提出來我好認識改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第一，我到過你的家裡，你的房子是爛朽朽的，看來你是個不講究生活的人。你是土司，又是知識分子，你這樣作【做】不免影響到同胞的思想，引不起他們的上进心。不提高生活，安於現狀過簡陋的生活，會阻礙民族的進步。先提這個問題，听听你的想法。”

“好，你提出實際想到的問題，我就談談當時的想法吧。我家和轄區內的彝民曾遭到軍閥的殘害，我家破人亡，流落他鄉，彝民也遭受殘殺和剝削壓迫，家家過窮苦日子，幾乎活不下去了。我對這次慘禍，認為是我們沒有文化知識的關係。所以我一回家鄉恢復土司職，便想從文化知識上着手，改善落後愚昧狀況。1937年3月即建立私立斯補邊民小學，並送學生到內地升學，也送青年出外培訓。用費方面，以我收入來衡量，負擔是比較重的。我在外兼任軍政職務，找點錢來補貼，法幣一貶值，就無濟於事了。我是個胆小的人，不敢吃人家的錢，也不種大烟，這樣還有什麼錢來修房子。

就是有余钱，我也不愿用在个人生活享受上，彝民生活如此之苦，我何忍过优裕生活？我也不是不愿过好日子的，我是想培养出十多个大学生，两、三百个中专、高中生，数百个初中生，遍布凉山，努力为同胞工作，使彝人进步，免去外来残害，大家过上安宁生活。到那时才建高楼大厦来住，买鱼肚海参来吃也不迟。”

“没想到你有这样的用意，很好，算我看错了。”张冲笑了笑说。

“自己人有啥错不错，请你说第二个问题吧。”

“好，第二个问题是，把你害得家破人亡的罪人是刘济南，而刘是羊仁安手下的团长，‘山王不开口，老虎不咬人’，责任是在羊身上呵！可是我听说你对羊非常之好，这是把仇人当恩人，恩仇不分，我认为你搞错了，您说说你的想法吧。”

“说起过去，刘文辉是蒋介石的部下，可是刘不事事听命于蒋，刘可以独行其是。羊仁安和刘济南之间也是这样的，羊为残害我家而撤刘的职或处分赔偿是办不到的。但他事前不知道，事后不同意，从他扶持我读书，就是证明。他培养我有两个意思，一是扶持我来笼络民族上层，缓和日益严峻的民族矛盾，安定地方秩序。另一个是与我父辈相好，而部下为非作歹，事前没制止，事后没处分，他心中是内疚的，想对我好来消除遗恨。‘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已对我好，我怎能对他坏？我是重感情，鄙弃无情之人的。他是个汉族而对我这个彝人好，我怎能无情。过去有些汉人诬蔑彝族是‘畏威不怀德，蛮肠狗肚反复无常，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要在我身上证明彝人不是这样的，是知情达理的。彝人在许多方面还需要汉人帮助，我想使汉人对彝人发生好感，乐于相助，从这方面出发，也需要对他好。而且他还在继续帮助，我怎能对他坏？”

“又有你的道理，处处想到了民族，很好。一种看法不从多方面找证明，就容易看错呵！现在好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你更有机会为民族努力了。”

事后，杨砥中说：“你的话繁冗，张主席怕没听清楚。”王海民却说：“张冲同别人谈话爱插嘴，打岔别人，今天算静心听了。”

这次是我与张冲的初次见面，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谈，也许是同胞加神交的关系。对于这次谈话，我印象深，三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忆犹新。

岭光电

1988年9月16日

15. 憶李天明

李天明是四川人，黃埔六期畢業，三五年任成部分校政訓處科長，後任三青团四川省支團幹事長，四七年未【未】當選立法院委員，四八年春在南京開立法會議相識，並一同以黃埔校友關係，同受國防部特務總署招待所之招待，同住一室內、朝夕聚談，毫無拘束。但他是否屬於軍統，我不知道也沒問過。我與軍統關係、我沒有告訴他，他也沒有問過。各自秘而不宣。

到了六月吧，□□□□請公署主任康澤被俘，消息傳來，所見四川同學無不驚駭。因康是黃埔三期畢業，在川筴【籍】同學中很有影響。康與我在四七年夏見過面，他與曲木藏堯熟悉，談話時一再問到藏堯，也表示關心彝族了，尚有好感。所以我也不住嘆息着。

有一天，天明與我談到康澤時，他說：“康先生遇難，妻兒太可憐了”。

我說：“若是經濟上有困難，公家應予扶恤；我們同學也集腋成裘，可多湊出點來接濟呵。”

“經濟上倒不成問題，人的生死才是大問題，同學無能為力。到底共產黨下面的老百姓，怎樣過日子，誰也不知道，若是好，誰不擁護”！

“我希望國強民富，共產黨下面的百姓過得好，我也有同你一樣的看法，實際情況怎樣，說法不一，弄不清楚，我很候到共產黨地方看看，若是好，我就擁護。”

“能把實際情形弄清楚，事情就好办了”。

我們是扣起門來說的，聽到有人敲門，起身去開門就把談話打斷了。

过了几天，他严肃而亲切地说“光电兄，你那天说想到共产党辖区去了解情况，好决定对共产党的态度，那样被人听到就不好，有危险”！

“怎么”？我惊异地呆望着他。

“别人听了，还会说你同情共产党。那就危险了。实际你要去，谁也不会准你去的。你去了也不准你回来的。不要随便向人说这些”。

一听毛骨悚然，口呆目瞪，我是军统分子。公然说也这种话传到同类人耳里，奏你一本，那还了得！好在向他说，没拿去报密邀功，从此我们感情更为加深了。

四九年我们都长住成都，他曾请我去吃饭。是秋初吧，天气还热，我却已穿上厚的衣服、喝酒之后，身上发热出汗。忍无可忍时，公然脱去上装，仅穿一件汗衫，忘了礼貌。他夫人来到时，好似看出我表现出失礼的着态，多看了我几眼，他一见便说：“我也热得很”，脱下上装交与她，并小声说了几句，她回头向我看，我猜到这意味着他们为了消除窘态的。呵，他们太关照我了。

以后不久，他说“把各方情况弄清楚才好应变。准备到川东罗广文兵团去看看”。我随声说“应该先把情况弄清楚”。没问他是舍命而去，侦察罗部动态，还是去与罗联系。当时我们已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了，仍有这样的思想言论。其它人如何，可想而知。如此松弛散漫的党，不败何去？他对我之“荒诞”言论，不报而加规劝，是黄埔校训“亲爱精诚”之具体表现吗？若是，也是私而忘公，丧失原则的了，可是三十多年了，我始终想念着他，不知他在哪里。最近在成都才听说他已去台湾。可是不知他还健否？若在，对我危险言论之隐匿宽容，是否还回忆得起，如果还记忆当初，

对过去，三十多年的过去，□当海峡两岸人民在不断加深交往的今天，天民【明】兄，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1987年5月1日于成都

（原文载《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

六、社會評論

1. 醫院衛生秩序應以改進

早就想寫這小文，一再提筆都沒完成，不完成又覺不甘心，只好鼓起勁來完成它，是否起點影響，那是另一事，若不予注意，不說這短文，就是大文也不會有效的。

79年我住州○醫院，醫務人員的精心治療，室內清潔也好，病情不久就好轉，使我十分感動。病好就依我習慣，早晚做做體操，行行深呼吸。可是離病室不到一百多公尺，臭氣薰天。仔細一看，到處有屎尿，干的濕的黃的黑的都有。什麼人干的，當然嫌廁所（太舊）臭怕羞，好打野外的彝人。一問說這些彝人不聽招呼，實在沒有辦法。

82年我又在另一州醫院住院，醫着護理，清潔衛生都好，但睡到半夜時，室外傳來一陣吼叫聲，有病人說：“這些酒瘋子莫要跑來打人，快快關上門。”有說：“進來是會不會的，這樣吼叫，我怎能安靜睡覺，討厭！”有說：“彝人就是這樣。”是什麼人在吼？病員家屬，來看病人進不了病室，就聚集在廊下，買酒來喝，醉後吵架打架。

又○縣醫院，我常去看病人當翻譯。情況更差。看病人的親友，多半買酒去，有時估着病人喝一口後，和來幫看病人同伙一同喝，先只擺談閑事（這還是妨害病人休息），跟着吵架以至打架，弄得病人驚叫或離開。去參觀的人既怕挨打，在酒氣煙氣瀰漫中也不敢久留。東西亂丟，滿地垃圾，院裡人不願掃，病人不知掃，骯髒得很。窗戶玻璃，許多被打去，用紙用破布遮着，固然通空氣，而夏天遮不着太陽，冬天擋不住北風。室內外可用柴煮東西，牆壁被煙熏變了色。總之不應有的事還多。一問，有說我們干涉過，可

是他们认为是彝族习俗，不能改，要他们改就是不尊重要动武，不敢说。

有以上事，结果是：1、病人不能安静休息，一下医不好，花钱多，耗药大，病人吃亏（病痛与之），医护人员增加麻烦；2、彝人见了彼此也责怪，他族人见了，更说彝人就是这样，不管怎样，都多引起坏感（也许有人高兴）；3、清洁是人人该讲究的，许多人还说“医院都这样，我们不讲究也不要紧，便不在乎了”；4、因骯髒，秩序乱，久病、死亡的则容易，便多有减低医药声誉，而增加对鬼唛毫苏妮的崇敬；5、增加无知者的猖狂，有些人从医院出来，向别人威胁说：“医院都没奈何我，你要怎样？”在街市吵架，破坏社会秩序。就说这几点坏作用也就够了。不必再多摆。

有这些坏作用，我们能不能改掉它呢？我认为可以。例如医院挂号，可以为一分钱，把彝人骂得狗血淋头，而在病室却不可以用严厉态度阻止不良习惯！何必把彝人看得比老虎还凶？有某之姪住医院，一去见垃圾满地，他即动手扫除，并告病人“要清洁，病才好得快”。也说“在病室喝酒吵架，会使病加重；要劝阻親友拿酒来看，拿来也不要他们在病室内外喝，病人更不能喝。有说：“喝酒是彝人习惯，不好干涉。”他说：“彝人习惯可以在家使用，到医院就要遵守医院规矩！”都说好。以后七八天都扫地，保持清洁，都不见有人在病室喝酒闹架。可见彝人并不是都不能改的人。彝人为得到住院治疗，而语言不通，手续不懂，到处奔走求人时，常被斥责不理，都能忍受，可见只要予【预】打招呼，他们也可遵守医院规章制度的。

从以上事例看来，要注意作工作，彝人也可以守规矩的。即使不守规矩，为得医药收效，把病治好，可以采用些措施。如

（1）找乡社干部说明利害，要农民遵守医院规矩。

(2) 找公安人員來加以勸阻，北京學生不守秩序，壞分子來校搗蛋，都可找公安人員維持，現在是關係人的健康，病員生命事，也應要求幫助。

(3) 守清潔、不在病室喝酒鬧架等事，住進醫院時向病人親屬約法三章。

(4) 為病人好，醫護人員要求嚴格點也應該的，除有意搗蛋的人以外，絕大多數人是不会有反感的。

(5) 對彝族幹部，不宜特殊，要他們帶頭遵守。

(6) 時時宣傳醫藥作用，清潔衛生重要性，煙酒害處，毒害、危害他人健康，妨礙治療等等，使群眾提高認識，引起重視，也引起社會上對不良行為的輿論制裁。

這文就結束吧。望能引起重視，得到應有的改變和制止，那會減少許多人的病痛、死亡，既發揮醫護人員的技能，也減輕他們的勞動，改革惡習，消除迷信，少耗國家藥品，減少民眾負擔，增進民族團結，這對涼山四化建設是有莫大好處的。既有這樣重大的意義，怕誰也不會說不該辦，要尊重彝人惡習。那是否辦得到，我看辦得到，我可代表一些有識彝人說：該辦，並非挾泰山以超北海，勢可為也。

83.7.9

三十多年來涼山州的醫藥衛生事業是發展得很快的，到現在幾乎州縣區都有一個或兩個醫院，有些鄉社也設了醫院，同時培養了千百彝族醫護人員，他們在來州相助的外族同志幫助下，做出了卓越的成績，這對涼山建設起了莫大的作用，也使人非常高興。但也受到一些不應有的影響，減煞了成績。倘若把這些影響克服去掉，對病人、對醫護人員、對國家、社會風氣，……都有好處。是什麼呢？我現在〔把問題〕提出來，請各方面考慮考慮。

2. 部隊應加強紀律

在四月開省政協會時，擬將下述事作為提案提出，有人相勸又止。我願有千慮一得，並出於愛國之忱，不談難忍，故不揣冒昧，將事上陳。

我近年來看見某地駐軍，其紀律、軍容、勞動、軍民關係，對待武器公物等，遠不如十年前的駐軍。軍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支柱，保衛祖國的主力，卻出現如此情況，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原因怎樣，我不詳知，只據人議論，說是兵員多由城市招來的關係。他們能說不能作，輕視紀律，怠於受教所致。其招收根據是為解決城市失業問題。若是就該進行改革。爾後應多在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中招收。鄉村農民誠朴、壯儉、守紀律、愛學習、能勞動、吃苦耐勞等，具有當兵的優良條件。招來加以嚴格訓練，提高其文化技術知識，將來必能發揮革命軍隊的作用。沒有優良的軍隊，形勢稍有變化，就怕難於及時解決的。

近年形勢大好，而人心浮動。一唯為私利出發，把國家和集體事，拋諸腦後。對政策法令也多有違反，加以處理不當，難儆效尤。如黑龍江交城車站，發生野蠻裝卸，處理得不痛不癢，以致在北京車站、上海、西安等處繼續發生；制裁貪污事，是全國人民的要求、法令所規定，可是一件未了，又出二件，何時方減？嚴禁砍伐森林事，歷來重視，初時僅個別人偷砍，以後多人受指使而砍，近來則以集團公開行動，肆無忌憚了。幾乎省省出現。禁止偷竊搶殺事，歷來重視，一再三令五申，可是城市農村機關群眾，都有出現。近來北京也發生白日搶擄（口？）西瓜事，使人惶惶不安。浪費是犯罪行為，已加禁止，但仍巧立名目，花樣翻新，以公濟私，

慷公家之慨，大小浪费处处出现。其体偷盗贩卖文物，制造假药害人，集伙骗讼等等真是说不尽，使人万分忿懣。若不严格禁止这些坏事，仍仅扣扣奖金（实际多无成绩可扣），罚点不搅耗毛之款，判二三年刑后，加以缓刑，等于不判，开除党笈【籍】，已不足介意，如此处罚，谁复畏惧？但目前及时改革，严格禁止，事就可为。若仍如前，难止效尤，则将从之如流，到处泛滥，造成难于禁止挽回之可能。十年浩劫之后，情况异于寻常，诸葛亮治蜀从严之经验是可供参考的。

我年过古稀，已坐享新社会之幸福，必願此福既永且广，故敢呈愚见，垂察为感。

七、信函

1. 嶺光電致李仕安

(1983年3月12日)

仕安兄：我在西昌寄上一信，以未帶筆記本，地址有出入，不知收到否？我於昨日回甘洛，見到你住址紀錄，再寫此信。去年你叫我參加民革事，一月回到成都，見到劉老師，表示贊同參加，允我回北京時，給予介紹信。這事如此結果，你聽到時一定高興。我在昌病入醫院，住了廿多天才好，真是意外禍事。

……王先生身體好吧？祝

新年闔府均好！

嶺光電 83.3.12

2. 嶺光電致李仕安

(1983年3月18日)

仕安兄：

3月15日信接到，60年后我印象中仅写过三封信，除了3月12日信，你已收到而且详复，其它去年五月一信，系岁末见到刘老师，西昌一信，告刘老师已赞成给信介绍与北京组织，因我还须在京一年半以上，记得原交雅安文史□，地址错未送到，便时间□。以我们情谊，近三十年中，仅此三信是不该的。

我在西昌得病住医院达二十五天，回来精神不怎好，原拟下月底去京，现要看健康情况来定了，不管早迟，过蓉时再找刘老师给信介绍，在京会有相识，我们十期多成七十上下的老翁了，力争尽早参加，不负你的希望，不减少为民族工作机会。

……

为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存，我们都用了五六十年时间学彝文，你现在已断了念头，其苦味够受吧，我还不忍，我还因识几个彝文，而受两年聘，不能不完成这任务——教课。你的文章，我到蓉时一定到民研所问，到底他们怎么看法，但我觉得拼音方式，已因过去拉丁化之失败而失威信。八千多字，我看实际多变体异字，即重复。选字形正的依形，依古书，定部首，赋予意义，以助学习是必须的，鄙见如此。

望保重，节酒，不尽欲言。复祝 我在昌病，主要由酒引起。闔府均好。

光电

83.3.18

3. 嶺光電致李仕安

(1983年4月5日)

仕安兄：信及给大成信抄件，均已收到，这是你坚持正义，要顾全我们两代人感情而写的……这样关心而诚挚的信，即顽石也会感动的。当然人心多变，也有为一时的利益，力图抹煞事实，不顾感情的……我的两个儿子见了你的信，问怎么这样关心？我说：“我们过去这样努力，是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对事实有正义感，彼此又有深刻认识促成的。绝不是为一时，为口食的。”他们不禁佩服我们之为人，起着敬佩与感激心情。富英因公出差，要到雅安看你，尔布式罕也要想去见到你。我们的感情将世代代传下去的。拉颇更不待说了，我过蓉时，他都来看我……

彝文你依依不舍，我亦然，民族二千年前传来的，形成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将来固然要与语言一同消失，民族也不存在的，但在我们手中就消失，是不甘心的。同时凉山高寒地区，同胞文化非常低落，如甘洛富米区、斯达区各五个公社，可迄今仅四五十名学生，还不稳定，各二十来名教师，各仅五六名，具高小水平。美姑金阳，布拖等也有类似情况，现在该用民族文来传布知识是适宜的。又如你所说，彝文文献多到万种（册），将来千百年后还会有人研究，那目前研究的更应有人。目前不加研究学习，会使将来困难增加的。从这些来看我们还不能丢。

你学了五六十年，现在要告别了，心里当然起着说不出的滋味，不说一个民族文，即一个朋友别离，心里也不会平静的。这感情也是我们几十年来不断努力的因素。不然，我们将如……（编者按：此处略去人名）等过日子的。我对彝文还仍想干一下。凉山

在用，云贵也要求提倡，到处在学，据说还有许多地方的同胞，尽用彝文，不懂汉语。彝文还有市场。将来都用规范文，还是各用一种，另共享一种，谁也难得说。

我现在北京，只想多翻译几种文献，供人研究阅读了事。这对于研究发掘民族文化，我感到还有好处，我用一番者工夫，可减去别人劳力。所译十多种将予油印1000册。中央民院民族古笈【籍】整理组拟选几种出版，只是我的汉文过于呆板，恐不易达到要求。已印的四种，会上已决定各送你一本，不知已寄到否？汉文方面，我准备求你帮助。即拟出底稿寄你，代为校改。此事固然麻烦，我想你是乐意的。民院彝族历史文献干部专修班，我在教四川古书，尽力是受到注意，效果还不知道。我自觉学得太少，悔。

此复祝

春安

取哈么嘱候你和医生好

光电 83.4.5

4. 嶺光電致李仕安

(1983年5月26日)

仕安兄：我于15日来成都检查身体，跑了几天没检查出什么，认为是年龄大，恢复力弱病后没恢复的关系，只吃了几副中药。现比来前好多了，准备于后日起身，乘火车。

曾一再见刘老师，同意并问明统战部，他去自贡，留下信件，尚未得到。总之不成问题。这在我政治生涯上是一大转变阶段，是你和刘老师促成的，我十分感谢。

.....

我去北京，主要在中央民院上彝文课，附带翻译些书，到后当即写信，以便时常取得联络，共为民族作点事吧，再谈。祝

你和王医生身体健康

光电 83年5月26日

附上一小照，瘦弱情况一眼就可看出，得到古稀之年亦是难得。

5. 嶺光電致李仕安

(1984年1月2日)

仕安兄：来信早已接读，值期中考试，并准备回川，未即回复为歉。《习俗点滴》记的是事实，文字可不通顺，想出版，还必须反复修改。望空时多加改正。嘱参加民革了，已得到参加证。以后向哪里联系，尚未指示，因我具体工作地点未定，我于上月二日离京，八日到家（甘洛政协会，原老家影影也没有了）14日去西昌参加凉山州政协常委会，会后生病，31日才返回。据说十日又开大会，怕不能不去吧，我现已是政协常委，但我觉得已经昏聩，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只有静心翻译一点我们的文献了。是否仍继续翻译，三月初去云南看学生实习，五月初到北京，看以后招研究生和本科生情况。……望保重身体，静看新事吧，不尽，即祝

你一家均好

光电

84年1月2日

6. 嶺光電致李仕安

(1984年3月20日)

仕安老兄：

我于16日来西昌，气候温暖，景物宜人，实在可爱。

.....

我这次来西昌，是准备去云南看学生实习的，来川的学尚未到，还等几天才动身，去也一月左右就回来。取哈么同去否尚未决定。七十多了，行动不免迟慢。

我想对各处的闻听，片片断断记下，对阿卓家事，凭记忆记了一些，现先抄出寄上。望你改正。我想你也会写的。许多材料由你笔下写出更出色，我只望已记的非事实处加以改正。若要加以充实，丰富内容，那先行准备三鞠躬礼。

尔布式罕，佛儿向你问安，我同时祝你和王医生好。

84.3.20

7. 嶺光電致李仕安

(1984年11月15日)

仕安兄：

11月7日，我糖尿病已经控制着了，由连霉素注射过多引起的头晕尚未痊愈，望释念。7月你交宁哈转的信还没收到。《雷波长官司》只道听而写，错误定多，一同写的其它几家情况都已丢失，只在刘尧汉教授处看有无底稿了。但事实如何？到晤面时请你告知，以备将来补写时用。《习俗》中有些材料，在将来是难找的。或可成若干年后有用的资料。文字则不说别人，就连我自己感到许多地方拉杂一气，说不清楚。有友劝我改一下，去试试可否出版，我认为枉然，不敢又不敢复写出。将来如你说“我们一同研究后再定稿”吧。“一套工具”看法我完全同意，我只怪彝人习俗，年纪一来，彝汉文都写不通了。如近年所翻友古笈【籍】，别人是难翻的，可我翻得辞不达意，读不懂，用处就有限了。你能一同搞一下就会成器的。我病后已不敢远离，北京不愿去了。留成都搞文史，当然适当，尤其你也来，那出“成昌”不问题，我同意。只现在离棍子走路也成问题，天气冷了，已不经冷，到成都见刘公事，怕明年二月了。

……

我现在走动还困难，到雅安府上休息事，还办不到。我衷心感谢。并尽力办到在成都一同努力吧。取哈么自见你去年3月信，认为你是公正难得的彝人，还敬佩你了。再谈。祝王医生和你都好。

光电 84.11.15

编者按：此书信后附有《雷波长官司》一文，收入《岭光电文集》，此不录。

又按：李仕安先生曾对编者说，他和岭光电都是凉山通，但岭光电彝族方面了解得更多，彝文功底更好，他自己汉族方面了解得更多，汉文也更好。1980年代他曾向四川省政协建议，让他和岭光电共同工作，他们结合，就完美了。岭光电信中所谈的一些内容，似乎与此有关。

8. 嶺光電致李仕安

(1985年1月17日)

仕安兄：12月20日信早接到，你忙，我相信，公私事都要你这样，我不忙，但因感冒，把信擱忘，以后才找出，以致今天才得回信。我的糖尿病已控制着，一两天烧一次，尿糖还少发现，真幸运，当好好注意。《习俗》文字必须修改才成。内容年来又增加了些，不论可出版否，将来会成研究彝族社会历史的有用材料。我在三月一定到成都，刘老师依你意见，要我们到成都，住宿、办公室自当解决。不然，就商量到雅安来吧。……主要责任在我，根源则“统一（凉山）”在促使人。细想是为民族，不成有抱歉事是必然，我们在新社会中又共同做些新事，以平心情吧。

祝

忙中取得快乐

光电 85年1月17日

9. 嶺光電致李仕安

(1984年4月18日)

仕安兄：四月十四信收到，我也早该写信的。上月二十日曾到成都开黄埔同学会，为时三天，护送我去的人必须按时回来，我头仍晕不住，行动困难，只好又随他回来。曾去找刘先生，他已到北京开会了。看来到成都聚会成问题，将如你说的到雅安来作客，共同干一下，以了此生之愿好些。时间要看身体情况来定。我这次回来，不两天又参加县政协会，似来去奔忙了点吧，头晕不止，只好休息。连写信也迟下来。要走动也得不到适当机会，即身体与家人同意。再等一下了。王作义、付正学、宋德成（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三位来过甘洛，俱谈到你的公正和文章，我心甚喜，西昌房子事，州委正催着办，尚未了结。

祝

王医生你们好

光电 85年4月18日

同学会同学原拟止于六期以前，现扩大到大陆、台湾的军校系统学生，台湾已办到五十四期，我们是当然会员。

10. 嶺光電致李仕安

(1988年1月7日)

仕安兄：上月25日信接到，见示多事，不胜之喜，亲人是不同。取哈么已好，上月六日回甘洛，十八九可能去成都开会，我们同去。民革川农支部同志来包干甘洛农业发展事业，这直接与彝人前途有关，我这狭隘者是十分欢迎感谢的，当抽时间去联络，必须搞好关系。

你同王医生去成都，你一再去看看代蒂，她们全家来看你们，使你高兴，她该这样，没什么亲人了，就有也可能多人亲情不深啊！

羊大爷像【相】片不仅我没有，到处寻问也找不到，实在辜负王金生同志之希望。我曾写了“我所知道的羊仁安”，是许老成要我写，过长，仅摘与彝人有关的来用。约六千字，可是（六辑）《川文史》紧缩，又该有用了。假如仍用而且问世，当寄上一册，其实仍按期送你吧！关羊的事，明相写了一篇，发表在《凉文史》五辑上，你一定见到了，因有仇，似片面了。

我是民革成员，系直属，这次到成都开会，一定前去联络。王与□同志一名，我还记得。其□多□已忘。欧阳枢北是熟人，明远则无印象，这次就去相识，并建立应有的关系与感情吧。我似乎认识在台湾的一些人，应作点有益祖国统一的事，可是不知怎样作，连一篇对台广播稿也写不成，只知埋头写点文史。我之无用处就由有此缺陷。文史工作该作，所知也多零碎写不成好的，我们在一处医，那就好了，万事不如意，有啥办法？我所见有关藏尧的论述，《越西文史》一期和《甘洛文史》二期都有，也是难见的资料。前者你有吧，较实；后者观察一份，可参考。我想写他弟兄事，反复

思索又感所知方少，未能下筆。现在你要写，那我开会回来就写出所知见的，供你来写吧。表示我们关系，这意义很大。关于甘洛或凉山情况，我将陆续写出些资料。骆正清现在任甘洛政协主席，要求我都从甘洛发出，不必“出口”，以后有发表时都寄给你。

越西三杰是送陆国范去昆明的，后往云南讲武堂的，潘学源外有牟低悟来，沙马悟洒，前者在滇任县长病死，后者据说入黄埔一二期，去了美国，甚至有说成了军事专家的。他二人情况，传闻很少，不然也是好资料，值得我们写。

我写的《忆往昔》前四篇已发表于《彝民族文化》85.86年刊上，另一篇《当军政官员时代》与前四篇因读者要求不高，刘耄汉教授要推荐个彝人来吹吹，已集成书，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可能明年火把节问世，是意想不到的事，时机、时机、人事、人事，关系太大，再谈。祝阖府均安

岭光电 1988.1.7

附寄《甘洛文史》上所发表的一些稿，有漏误，希指正。

附錄一、寫給嶺光電的信函

1. 嶺邦正致王奮飛與嶺光電

(嶺邦正作、嶺光電譯，1936年)

此信系嶺邦正寫給奮飛先生光電弟者，我們所以有困難恥辱危險的遭遇，別人雖有種種推測議論，我卻覺住一切的一切，都是文化懸殊智愚相欺的社會中的必然產物，未來時日中是不容有牠的，並在現在我們就應該打倒牠的。弟兄們快拿出自己的能來消滅牠呵！

以前計劃，我都贊成，並願實地有所表現，無論是解除身痛苦，無論是發奮爲國，都應有很好的計劃，如你們指示的。絕不愁個人只愁國家民族前途不好，若不好時，縱你人天大本領，高爵厚祿，都似朝露，一點也不安全。現在我們一共要爲國家民族求得沒痛苦，沒貧賤，相親相愛的一個安樂社會吧！

現在我一人孤立，對官府，對紳糧，對黑夷都自己去擔當，呵多麼寂寞！很願立刻就得有人來共同努力。我相信在外作官帶兵很好，可是故鄉任他混亂，不加整理，對作事心理一定有妨害，對地方治安一定有危險。趕快來共同努力，一個力不夠兩個總夠；我是若何的希望，那多數個力的發揮增大？

大涼山黑夷在峨邊（信內爲~~目~~二字音打荷大普也，峨邊之別稱）與漢人打仗，聽說一個黑夷被打死，漢人不管他的命價，大家集合來打的。好，痛痛快快的打一下吧。爲得這些事業我常常遇住麻煩得罪，對黑夷，對漢官。若雙方能忍耐，最好用和平立法消禍於無形。因爲誰也不怕誰！

文化促進會，最好在南京有很好工作完成，取得中央的連系。免得怪人破壞，妨害工作。川南分會不愁會員少，經費不愁找不

住；只愁政府不准，和一些人的嫉妒。把赤匪打退以後，就來幹這件事吧！平安！平安！

猴月奪四日（初日）

（原載《新夷族》1卷1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2. 沈伍幾致嶺光電

(1958年3月23日)

敬爱的爸爸：

您好！近来一切都很好吧？你给我的老彝文书我已收到了，我很高兴。我真是感激不尽您对我的学习的关怀。

我的一切都很好，望您勿念。我们学校现在正处在双反运动的高潮中，所以我们现在很忙，连礼拜天都不能很好的休息。这样紧张而有意义的学习与劳动生活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所以虽然忙碌，但精神上是多么的愉快呀！我的学习也很好，我们现在每星期有两节民族语文课，我们彝语课是新彝文。但是我除了学习新彝文外，我还是每周最少拿出两小时来学习老彝文。这样我计划在这学期里把您给我寄来的几本彝文书全部学完。我想这是可以做得到的。现在我已学完“□”（彝文）的第一本，正在学第二本。但是在学习碰到了不少的困难，这就是生字和生词没法解决的很多。现在我想把一些写在这里，您如果有时间给我来信时，注解一下，如没时间，也就蒜【算】了。

如：□□□□……（彝文）

这些字都是我不认识的。还有几个词我也不懂，如：
MOC, NY, 这两句我不懂什么意思。另外，MOC不是还活着吗？为什么他妈对他说你父被人吃了呢？最后，请问大妈、小弟弟和小妹妹好。并祝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以后再谈。

敬祝

身心愉快！

儿 沈伍几

上

1958年3.23

編者按：沈伍幾1950年在西昌民幹班時認嶺光電為乾爸，後來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寫此信時，正是大學新彝文的高潮時期，當時嶺先生不僅自己堅持搞老彝文，還鼓勵年輕人學習老彝文，正因為沈伍幾不斷的學，不斷的問，後來回涼山州語委工作，成了涼山彝語文的權威。七十年代搞老彝文規範，八十年代調西南民族學院搞彝文教學，成了教授級的專家，現退休在成都。

3. 陳宗祥致嶺光電

(1977年12月30日)

光电：

接到你的信，我考虑你爱人工作紧张，所以没有去会她。今天北京天文台调我去北京，去写有关彝族天文学的文章。关于你的事，我写了一个书面意见，说明你目前劳动情况，以及 ㊀ 与 ㊁ 二书的重要性。最好写封函给你布置任务。看尚处长如何决定。如果没有写，我春节回成都后再催。缓缓翻译，你估计需要好多时间，以便给乔主任去信。你自己估量一下，不要太累了，以便把老木苏累坏了，最好时估计长一些。估短了，怕到时间拿不出货来。另外，有两个问题关于天文学的。

①彝族有的 ㊀ 为开头的，有的以 ㊁ 开始的。甘洛是以 ㊁ 开始的。你说：

| | | | |
|----------------|------------|---------|-------------------------------|
| 正月初八 | ㊀ | 羊??? | 但 ㊀ 以 ㊀ 运行， |
| 七月廿二日 | ㊁ | 秋天开始??? | 有时代表季节的。 |
| 刘崇州说 四月初一日 | ㊀ | 秋天开始??? | 不知那一天的 ㊀ |
| 四月廿一日 | ㊁ | 秋天开始??? | 代表那个季节。 |
| 十月十五日 | ㊀ | 冬天头??? | 清张报似还考 |
| 六月廿四日 | ㊀ | 秋天头??? | 木苏商量一下， |
| 你三人谈甚安全，已经推算了。 | | | 请答复我。 |

比如隆木石吐（昭觉县政协）说（他们以 ㊀ 算起的）

七月初八豹子进洞，是姆出吴，秋天开始了。根据这一说 ㊀ 的运行也是与四季有关的。你可以问一问馬占奎。

有的地方（曲聂家支）以十一月十六时起过年。是不是 ㊀ 了。

②廿八星宿中，也是与廿四节气有关系。少说也与
冬至 春分 夏至 秋分 有关系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因为，有人说𠄎是写作𠄎。有人又说𠄎𠄎意思是说夏送夏
跨，可能是夏至，对不对？请你们讨论一下。

③查笔记本，你说：

夏季姆舍或𠄎𠄎，那𠄎𠄎𠄎（鸡翅夏天）翻译的对不对

但有人说夏天是𠄎𠄎，意思是天气暖和了。请你们再讨论一
下，写信告诉我。

我家成都方正街42号。你信到成都，家中人会转告我的。此致
敬礼

到北京后，还要发信给你。请你当参谋。

宗祥

1977·12·30日

編者按：陳宗祥，解放前曾深入涼山腹地考察彝情，晚年為成
都西南民院民族學教授。

4. 陳宗祥致嶺光電

(1978年7月9日)

光电：领导派你去甘洛搜集资料，暂不来成都，颇感失望。待以后见面再说了；我们要在三个月内，拿出书来。急来抱佛脚，又要请教你了。关于科技有下列几个问题：

一、化学：①制酒的麴子，分为大麴，甜酒麴。据罗家修说是十二种草本植物：野生姜等十二种草。但是他只能说一味草，其它十一味草，他说不上来了。按 麴子就是化学品，怎样制造，要明白。不然怎样发酵制酒就说不明白了。酒是不是分三种：泡水酒（黄酒），稀饭酒（醪糟）和麴酒。

②印染：染黄色用何草？

染黑色用何草？

染兰色用何草？……

二、解剖学：彝族是不是对于人体骨骼，有一套全部名称：

①肘盖骨 lotwapnuo (lotwapnuo)

②手关节 lotzyr (lotzyr)

③……都是些什么名称。如胫骨，臂骨，桡骨等。

是不是有一整套 golosuoddu (golosuoddu) 五脏六腑名称

如：1胃、2心、3肺、4脾、5血管、6肠……等。

如果以上两种是全面的，那么就有一套解剖学的知识了。

三、畜牧饲养学。如喂盐巴。放牧牛、羊、馬、猪的特点，在饲养学有什么巨大特点。如绵羊必须放牧高山，山羊放在二半山等特点均请介绍一下。

四、灌溉系统：某说在昭觉地区解放前有灌溉系统。不知甘洛解放前有否？彝族在总的说来，是否讲究灌溉系统。请介绍一下。

以上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能够越全面越好，所以我乘在甘洛期间，又来请教一番。我也另外求别人帮助一下。九月写出初稿后，赶紧下来补充，以便再补入初稿。希望在你回西昌前交卷，不然你一到西昌，就没办法管这些杂事了。

此外，你的格言谚语，我根本没有看到。宁哈就“连锅端”，我写哲学那一节就丝毫没办法了。能否在你稿本中，抄录几十条有关#累0#2# 0#、J 0# 0#，主奴斗争的谚语。在大热天给你增加麻烦。实在是“急来抱佛脚”啊！不说了。

此致

敬礼

宗祥

1978·7·9日






5. 蒙默致嶺光電

(1978年9月3日)

光电先生：

自五月西昌别后，又是数月，时以 遵履祥和为禱为慰。五月甘洛西昌之行虽相处不过十日，获益实多，至为感谢。忆先生曾提出“四川通志”为何未载“宁番宣抚司”情况，经细检通志，其卷九七，九八中前后载宁番安抚司其承裔于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雍正五年因征之渡水摸狡违误运粮，参革，追缴印信号纸。其部落户口仍设土目管束，住牧瓦都，称瓦都土目。不审即先生所指“宁番安抚司”否？据说冕宁其土司在民改前仍称“孜目”。此一事例有力说明“孜目”确为彝族社会内部自己的首领，王朝封安抚司时称“孜目”，王朝革去“安抚司”职后仍称“孜目”，“孜目”之称固与王朝之加封与否根本无关。不审此说有当与否？

编写组现在忙于编写初稿，由我执笔部分有几个问题需请教先生，特略陈如下：

1. 元史地理志载：“邛部川，唐立邛部县，后没于蛮。至宋岁贡名马土物，封其酋为邛部王。今其地夷称邛部川，治乌弄？城，昔磨些蛮居之，后仲牟由之裔夺其地。”宋史蛮夷传说：“邛部川蛮，亦曰大路蛮，亦曰勿邓。”窃以为邛部川蛮当在邛部川，即今越西一带。（越西城修建时间，看县志）。越西县彝名“”，应即元史所说“乌弄城”，“”译音为“乌弄”，“”译义为“城”。如此说不误，则“勿邓”当为“”之另一译名。听说“”是一彝族土司之号，不知确否？

这一土司是古侯系？抑曲捏系？有无谱系可考？是不是即汉文献所载“邛部宣抚司”？与岭邦正家有无关系？

2 据说，凉山地区，有某姓土司，就有与其同姓的黑彝家支，如：有沙马土司，有黑彝沙马；有姐觉土司，有黑彝姐觉；有尔恩土目，有黑彝尔恩；有阿卓土司，有黑彝阿卓；等等。不知这些土司与其同姓黑彝之间有无血统关系？如有，究竟是先有土司，同姓黑彝是从土司分出，抑或先有黑彝家，同姓土司是从黑彝中产生的。我看到一个海如家的谱系，是这样排列的：

普加-尔吉-阿赤-马别-金各-石足-马加-阿哈

火达-克杰-书哈-木贴（海如土司家）

护孜-有卢-有洛-姆比-比合-

哈孜-海牛-阿妞-阿古-我布-吉过-拉泽-阿铁

阿车-古哈-尼坡-赤则-哈颇（海如黑彝家）

从这个来看，同姓土司、黑彝之间是有血统关系的，但进一步的情况我就无法判断了。先生对彝谱熟悉，是不难看出其间关系的。

3 贵州彝族同志认为“黑彝”称“诺”，其义为看、察，有武装监察之意；“白彝”称“曲”，其义为管理，有管理农业、管理牧畜之意。不知凉山彝语或古彝语中的这两个字有无上述含义。

4 华阳国志与南中志载“与夷为婚，曰遑耶”，汉语“遑耶”可读为huang-ye、huang-ya或huang-yi，与凉山彝语中的“*sof*”“*sof*”在音读上是否相近？凉山彝语或古彝语中有无与“遑耶”音义相近的辞汇。

5 冯元蔚同志说，他的印象，古代的曲诺其身分地位似较解放前夕曲诺的地位低，但他也只是印象如此，而说不清楚，不审先生有此同感否？如冯说属实，先生能否将有关情况赐示。

以上問題祈能撥冗賜教為禱，本擬在九月再到一次涼山登門請教，根據目前情況看來不可能了。私心所盼能在年內成行，但不知能如願否？

端此 即頌

撰祺

后學

蒙默敬上

一九七八年 九月三日

成都水井街73號川大宿舍

（編者按：蒙默（1926— ），四川鹽亭人，四川大學教授，中國西南民族研究會理事、四川省民族研究會常務理事。）

6. 王家祐致嶺光電

(1979年8月9日)

岭阿蒙长者尊前

手示奉读，孺慕良深，敬问夫人及诸弟妹好。

你晚年有兴彝史，大可寄志著作，但修真养性以全天命万不可忽也。全性命以安心身乃可肇述写记。大英雄一病则无可着力矣（世传张飞无畏，而犹懼病）。彝人情絜性朴，自古可托为“百世徨邪”（大概是親盟之意？）。但相会畅饮，每无节制。您有胃病，千万不可以命殉俗，今后必需限制饮（酒）食，以成千里之志。

祐二月回川博，去贵州之事未成。现努力于民族、道教的探索。似乎彝、汉确是同源于“崑侖”神山，都是与西周（姬、姜）同系的“氐羌”。“崑侖”就是“崇山”，它是“夏”（鯀、禹父系称夏）的母族。崑侖的“西王母部族”是（女）巫文化中心，筆母（彝）、白笨馬（藏、黑教）、天师（漢）似出一源。都是崑侖（阿尼馬卿山—積石山—岷山）的分支。

宗祥仍留民研。蒙默已升副教授。鄧少琴师仍住舍下。科研表面吹得凶，我看条件不够，人事也还复杂。

您确可争取到成都居住，盖师友书笈【籍】仍需在“神仙都会”。但甘洛—成都火車甚近，若尙礼能聘为民研参赞顧問（此事已多次与尙谈及），解决交通、住宿、書笈，则甘洛更是“洞天福地”矣。冬季来蓉，请夫人同来，在舍下挤几天是完全可以的。

后学 王家祐 敬礼 79·8·9

（編者按：王家祐（1926—2009），1946年畢業于四川大學歷史系，解放後在四川博物館工作，任考古隊隊長，研究館員，晚年研究道教，號稱“大法師”。）

7. 吳瑤階致嶺光電

(1979年8月28日)

光电同志：

久別思深，互相同感。

我于1950年在清溪奉伍培英师长委托到西昌，和你、孙子文、罗大英等联系起义工作时，被西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凶殴逮捕，严刑拷打、没有屈服，伤势沉重，命在垂危，承你多方向胡宗南、贺国光担保，放出治疗，方有今日。目前政府对原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要落实政策，我已向凉山州越西县统战部具有申请，若向你了解时，请具实代为证明为感。此祝

健康！

吳瑤階

1979年8月28日

(編者按：吳瑤階，四川越西人，曾在西康寧屬靖邊司令部鄧秀廷部吳曉東團任過團副，1947年任寧屬屯墾委員會屯墾大隊長。1949年末與24軍駐越西部隊舉行起義，失敗後逃往漢源。後被特務抓捕，獲嶺光電解救。)

8. 李德君致嶺光電

(1979年11月20日)

嶺光電同志：

听说您在西昌，托宁哈同志带去这封信。如果你不在西昌。只好请宁哈同志从西昌邮寄给您了。

我读了你早年编著的《彝族民间故事》，受益不浅。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这次先写封信给你。如果您愿意抽空帮助我，以后我将陆续把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写给你。

您在序言里谈到您从彝文记载的故事中译了一百多个民间故事。不知道现在这些资料还在不在手中。您出版的那本《彝族民间故事》看来加工的成分比较大，不知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如果真加工比较大，那吗【么】，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看，您手里原来那批资料的价值更要宝贵的多。

您有精深的文学修养和关于彝族民间文学和历史、文化的渊博知识，希望得到你的指教。我是中央民院的教员，现在院里宣传部工作。曾从事过一些彝族语言、文学教学工作，今后也将继续做这项工作，如果能得到你的帮助，我将十分感谢。

致

敬礼

李德君

79·11·20

地址：中央民院宣传部轉交

（編者按：李德君（1935— ）。中央民族大學研究員，1957年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文系彝族語言文學專業，先後擔任彝族語言文學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教學研究工作，1980後研究方向重點轉向影視人類學理論研究和人類學片拍攝。）

9. 何耀華致嶺光電

(1980年2月1日)

光电先生：

尊信和贈寄的《公史篇》已收到。因我一直在貴州進行民族調查，又去長春參加學術會議，昨日才回到昆明。遲復為歉。先生在百忙中給我訂正宗教的稿子，並給我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心中感激不盡。

先生是知名的彝族老學者，年高力衰，對本民族文化奮力開發，對我們學生如此栽培，為我樹立了學習的好榜樣，今後我一定要恭恭敬敬地做小學生。從先生處吸取豐富的營養。望先生多多賜教。望找機會來昆明一遊。看看雲南的彝胞。若此願望能於實現，請事前告知，以便迎接。先生在昆明需辦何事，也請告，當戮力而為。致

敬禮

耀華敬上

2月1日

(編者按：何耀華(1937—)，雲南開遠市人，1961年考取雲南大學中國民族史專業副博士研究生，師從方國瑜。先後在雲南大學、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曾任雲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

10. 李維品致嶺光電

(1980年7月12日)

光电先生：

很多的年未见面了，最近老乡堂松来渝，得悉你在越西，故写这信，聊表问候之意。

三十年前，我被囚在国民党监狱中，处在生死关头，如无先生搭救，刽子手们必然早把我杀害了。先生在旧社会里，限于环境和出身，做些不利于人民的事，但亦办了好些好事，这是应该肯定的。

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和凉山变化很大。当然在“四人帮”横行时，我们遭到一场大灾难，但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目前尽管困难还多，但国家前景很光明。望先生在有生之年，争取为凉山人民作些贡献。你是相当熟悉凉山情况的，过去的凉山社会你可多写些介绍和研究的文字。这对于今后研究奴隶社会是很有用的，民间传说故事也可整理。

1937、1974年我因参加编写《奴隶们创造历史》一书（已出版），曾两次来凉山，到了各县，只是未到越西和金阳。凉山变化实在感人极了。你知道的，在奴隶社会，那是多么落后、黑暗、野蛮，我的父亲也是被枪杀的（抢娃时），一个大哥死在凉山。至于奴隶们的命运就悲惨极了。现在的凉山，真是飞跃了几千年。要讲清中国的变化，在凉山最清楚。你能写点这种变化，也是很有意思的。

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去凉山看看，那时再来看你。我于1956年调来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校任教，一切尚好，希勿为念。

最后再次感谢先生在危急关头救我之情，同时殷切希望您尽可能为凉山人民做点所能及的事，特别我上面所说的文字工作的事，完全可能的。此致

敬礼！

维品1980.7.12.

（編者按：李維品，四川雷波人，西南師範大學教授，著有《電影學概論》、《電影藝術導論》等理論作品，還曾創作《沉默的情懷》、《美姑河鳴奏曲》、《重慶大轟炸》等劇本。）

11. 馬學良致嶺光電

(1980年11月22日)

嶺光电同志：

多年不見，從寧哈同志處，得悉近況，並知現正在從事彝文研究，甚慰甚佩。北京正在籌辦彝文研究會，國家民委已批准，將來成立，請您參加，為發展彝族文化共同研究。

宗教所派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民族人類學專家于錦綉兄和范慧娟同志去雲貴川調查彝族社會歷史、宗教文化。于兄是我的老同事，對民族學有專長，是海內有數的專家。這次調查主要是關於彝族。范是我的助手，從我學習彝文，現已能協助我研究彝文經典。茲介紹這二位同道，您一定很高興吧，並希望鼎力為荷。問

好！

馬學良

1980-11-22

（編者按：馬學良（1913—1999），著名語言學家，193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41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畢業。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大學、東方語專、北京大學東語系等單位任職。1951年調至中央民族學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學），後為該校終身教授。馬學良長期從事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的教學與研究，在彝語研究方面的貢獻尤為突出。）

12. 鄧少琴致嶺光電

(1980年12月16日)

光電同志：

在蓉相聚甚歡時深懷想不覺又是一年矣茲寄贈彝文舊碑拓照片一張聊作賀年之用。此片於四五十年照得此行回渝於舊藏書架中檢出據云是貴州所稱之“火濟碑”為世所希有。請予審查並將碑文譯出。加以批判見示則極為感謝！專此順頌

年禧

少琴謹啓

1980年12月26日重慶市博物館寄

(編者按：鄧少琴(1897—1990)，重慶江津市人，青年時曾供職于重慶《強國報》社、《新蜀報》社、重慶聯合中學、省立第二女子師範、江津中學等。抗戰期間，與楊家駱在重慶共同創北泉圖書館、博物館。1948年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1949年，受聘為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1951年，在重慶與徐中舒、馮漢驥等共同籌建西南博物院(重慶市博物館前身)，任博物院秘書，主持日常工作。大區撤銷後，任重慶市博物館副館長，80年代任學術顧問。其學術研究著重于川康地理、川江航運、巴蜀文化、四川金石、重慶地方史等方面。)

13. 余宏模致嶺光電

(1982年3月16日)

光电叔：

問安！

今天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和文稿，看后感到很有价值。但作为文章发表，还需要進一步加工，因为只是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資料，从理论上、观点上進一步提高，就成一篇学术论文，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

因此，和叔商量，今年八月全国民族学会将在西安召开民族学讨论会。如蒙同意，侄将叔所寄三篇文章，综合写成一篇学术论文，打印成文，我们叔侄联名，提供学会，争取去西安参加学会，不知尊意如何？如可，侄抽空即动笔改写，初稿写出，寄叔审阅定稿，再打印寄出，题目由侄定后先上报学会。至于署名，叔是用笔名？还是本名，请叔自定，回信告侄。

昆明返回，又参加《苗史》、《侗史》讨论会的秘书工作，今年刊物人手少，事务多，因此，侄的时间也紧，平时也难於动笔。

四月份，罗国义，陈英也可能去北京。继续编《爨文丛刻》，并研究彝文班教学之事。届时，叔亦去北京，在去京前，望回信告知确切日期，以便加强联系为盼！

毅夫表叔也很忙，今年凉山州庆不知準備如何，毅夫叔、禄文斌等许多贵州彝族同志都想逢此机会来凉山共同欢庆一番。

此致

敬礼

侄 余宏模

82·3·16

（編者按：余宏模（1932— ），出生於四川敘永，從事西南少數民族歷史研究，曾任貴州民族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14. 高加樂致嶺光電

(1983年4月10日)

光電先生大鑒 (Yǎn Guāngdiàn) 並您全家好！

首先祝先生健康長壽！久未給先生寫信問好！甚歉！現掛號送上：

(一) 歷盡千劫萬難，在無數次的搜查和燒毀古彝文史籍經籍中，而不幸中之大幸，我過去和現在經常拜讀的得益匪淺的先生在53年親自贈我的《彝文考母》壹部（從運動中從垃圾廢紙堆中搶救回來的）至今全部完好無損。現將該其中的一頁復印呈上。並根據北京、貴州、四川等一些領導和同志們的建議，考慮到先生過去編寫的彝文字典，實用價值很大，代表性高。為此我鄭重吁請您先生親自掛帥，以您1935年的《彝文考母》為基礎，加上貴州、四川、雲南、廣西等彝史彝經和各種大小不同的古彝文字典材料中，四省中古彝文詞句中，在形、音、意三者中相同和基本相同，或雖有歧異而有明顯的內部相對應或相對稱的古彝文單字和詞句、成語格言等匯編成一部古彝文《彝漢對照大辭書》（暫定名，80-120萬字）。這個建議很重要很好，我作為一個小學生表示贊同。目前貴州有關方面完全擁護這個設想計劃，並深切盼望在得到您的支持和四川有關方面的配合下，早日落實下來，並付之行動。這個建議已經在內部一些人中醞釀了好幾年，本來我想在81年1月在西昌參加四川省彝文工作會議時專程拜訪先生，親自聆聽先生的指示和寶貴意見，但未遇。後來我又專程趕到成都到省民委招待所拜訪先生，但先生又早幾天離開他去了。我發的幾封給先生的掛號信也先後退回。今年各省古彝文工作都要大上馬。於是又有人提議要盡快儘早的編一

部实用的古彝文《彝汉对照大辞书》，並提议要我敦请先生来挂帅主持这工作。並建议由您的学生四川的沈吾已老师为副。再加上贵州已有的幾部古彝文字典和精通彝文的贵州赫章县彝族著名大经师王兴有老先生及王子国、王子尧父子三人，再加上贵州省语言学会秘书长、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寸镇东老师，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杨有耕同志（杨同志去年上京时曾见过您老，他很热心支持彝文抢救工作）等共同组成一个古彝文《彝汉对照大辞书》的编写班子。我个人则为大家做些跑跑腿的后勤工作。跟各位老前辈一起，个人想从头学起，重新學一學古彝文。这是一个初步设想方案，我们想通过《辞书》的编写加快促成四省古彝文的统一和规范工作。并建议北京馬教授当顧問指导。（函另发）。至於编写人員将根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加以扩大增补，或者根据大家更好的宝贵意见提出更好、更完整的编写《彝汉对照大辞书》的方案，为此，我特地致函先生，请賜指示和批评指导，这是我写此信的目的之一。

（二）送上81年7月我亲自鉴定复制的贵州古彝文历史风土志巨著《四书旁训》原书的封面和原书中关于蜀汉水西罗甸国王“火济”及其先祖廿四代拓土创业史中的一页材料。（均复印件）以及81年1月我在西昌参加彝文工作会议时对泸山公园内南诏蒙舍诏皇太后（皇太后系四川凉山彝族仙女阿格公主，汉文称：圣母慈仁格）石刻像及其赞词的鉴定照片一帧（解说，及《红岩碑》鉴定结论等因共十余页，另行挂号专函送呈，请斧正）及《红岩碑》与古彝文《祭祀配功碑碣》中的六种不同碑体中有代表性的一页复印件材料先行送上。其余关于79年本人对贵州威宁县西汉《夜郎旁小邑》彝族武士军师墓葬中出土的陶觚、陶豆等上面五十多个彝文和考古实物内容完吻合的鉴定一整套大型图表（每张图表共半张报纸大小，廿多张大型展示图表及说明）因材料庞大，一时难於缩小制

版和复印，请容待下信另行详细汇报。因为还要专函致沈吾己老师征求意见。余言另述。

专此

致敬礼

后学高加樂

83年4·10日草涂

（补白：古彝文夜郎铜印已有几种译文。铜印正在印制成照片，下信一起送上请賜教）。

（编者按：高加乐，就职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15. 胡慶鈞致嶺光電

(1983年5月12日)

光电老师：

听说您已来京，十分高興。我非常希望能看看您，以便当面请教。但我近两个月来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只好休息在家，还不能到民族学院来看您。如果您那天进城方便的话，请到建国门外永安南里十楼512號一叙。如果您从民族学院进城，请坐332路公共汽車到北石桥，换114无軌电車到工会大楼。再坐一路公共汽車到日壇路下車，稍打听一下，就可到我们这里。

请代問候 宁哈同志与王老师好。致

敬礼！

胡庆均

五月十二日

我所有交通车。每天下午四点半鐘在六號楼门口上車。可直接到我们这里。您如愿意坐这趟車，可告诉他们来找我就行了。

(編者按：胡慶鈞(1918—)，湖南寧鄉縣人，人類學家，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1942年畢業於西南聯大，1944年獲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人類學碩士學位。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清華大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並擔任中國民族學會顧問，中國社會學會、人類學會顧問，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顧問等。著有《明

清彝族社會史論叢》、《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形態》、《漢村與苗鄉：從20世紀前期滇東漢村與川南苗鄉看傳統中國》、《中國農村社會階層的分化》、《川南敘永苗民人口調查》等。)

16. 王家祐致嶺光電

(1985年8月13日)

嶺老師：賜寄書兩冊收到。我準備去日本廣島，正寫報告
〈【《】四川歷史簡介【】】等。恭祝闔府康安 曲哈姆好。

附頁供知近況。專此遙拜。

王家祐 85·8·16

雍尊師：八月十二日手諭拜讀。尊師慈慧廣庇，普化群英，誠
邨候仙風矣。讚仰無極。祐下愚狂昧，尚乞垂愍。

傅大師託陳孝琮兄拜見所言“鵠鳴山皈屬青城”確系大事，從
此張陵家風暫歸永平大街矣。全真王氏之教或亦再見於“常道”。

昔重陽王師志在復國救民，故有先“性”後“命”之教化。
蓋僅煉命延壽，未必能“從心所欲而不越矩”。不立“天心”
以定“人性”，則三盜未宜，豈曰“既濟”。重陽祖之所以立
《孝經》，修仁性也；不僅五倫如此，斷金亦在此。再立《金剛
經》，並取其“無所住而生其心”之無相與能斷；故又附之以陳禕
譯《心經》。但存仁以修任督，更煉心“性”以注“衝”脈，終
歸本於《道德》。與天同氣，法天為德，（得者因天度而有得於
“人”）。真是華夏精英大旨。故曰：4 “道‘沖’，而用之久而
不盈。” 42 “沖氣以為和。” 45 “大盈若沖” 55 “知和曰常。”

近閱《倚天屠龍》，寫武當張三丰與明教紅巾軍大有民族正
氣。惜諸人但重武功奇氣，未能先自修性擒龍，為爭勝顯豪而一一
捐命，真海外錄像。

我師多次垂示，拜讀思之。今玄天師一統巴蜀似亦紅巾終歸永樂。

上海王维慎（武当松溪派内功第廿代传人）应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开办函授班。特函邀我去讲课。我已投弟子贴坦白并不懂“气功”。人间趣事是雍师在“易经会”上为全会推崇，而“蜀易”之学已“不绝如缕”。此亦祐与尊師同夫“未济”之命也。

十月去東京与廣島，归国再上山拜见，愿此呈能達

師座 並乞于碧华多多教导，此女历经滄桑，貞志勝于稚童矣。

侍生 王家祐 拜复 85·8·13夜

17. 劉堯漢致嶺光電

(1985年10月14日)

光电先生：您好！

希望你的青壮时代（“忆往昔”里不可少）一文，详尽具体地写出，在今年11月底寄来楚雄，俾能安排在《彝族文化》1986年刊上刊载。然后连同前两文可合为岭光电著《忆往昔》一书，列入“彝族文化研究丛书”，这不是你和我二人的事，是中华彝族文化事业的大事。

你在《彝族文化》1985年刊及增刊上各载一文，尚有一文的稿费不久当邮奉上。祝您健康并向曲哈莫问好！

刘尧汉1985·10·14

我这次从西昌返楚雄后不久，即赴昆明治病。月余；近又因公赴昆明，昨下午返楚雄。本月25日为了赴贵州威宁、滇东北昭通，由昭通赴凉山州冕宁县，拍摄彝族向天坟彩照。

（编者按：刘尧汉（1922— ），出生于云南省楚雄，曾任職於中央民族學院西南民族研究所、中國社會科院民族研究所，是新中國第一位彝族教授。1983年，接受楚雄州委州政府的聘請，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來到楚雄智力支邊，兼任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長。著有《彝族天文學史》、《中國文明源頭新探——道家與彝族虎宇宙觀》、《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太陽曆》等，並主編“彝族文化叢書”。）

18. 劉堯漢致嶺光電

(1986年2月19日)

光电先生：您好！

三天前，先后给您发了两次电报，促您将“求学时代”稿速寄来，又电请赠寄您“少年儿童时代”（万余字）。前者拟排于《彝族文化》86年刊，故请速寄为盼；后者只拟作为将您先后来稿合编为一本书，从中吸取增补，此可缓到下半年寄出。

宁哈于本月2日病逝，我深感悲痛，曾电唁伍文珍又电严汝娴和我长女刘小幸（小女刘宇出差海南岛未在京）去慰问伍文珍并参加宁哈追悼会。同时，我又电甘洛刘友声书记竭力劝阻您赴京参加宁哈追悼，因您年老，以防不测。

四川省博物馆为楚雄文化所影印你于1960年前后为之作卡片编目的彝文古籍170种，将于今年4月底影印完毕交来楚雄。彝族文化所新建房屋将于四月落成。我打算于今年八、九、十这三个月请您和曲哈莫来此住两三个月，您可卧榻向朱琚元等懂古彝文的彝族青年口述您曾编目的四川博物馆影印本彝文古籍的主要含义。由青年记录。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由州民委代管转为州委宣传部直接管辖，部长是纳世华同志（彝族），您已和他见过面。纳部长都欢迎您老俩口于今秋来楚雄文化所的新楼修养一段时间，来去自由。

敬祝

春安

并向甘洛劉書記、
沈縣長致意和楊光才問好。

劉堯漢

1986-2-19

19. 劉堯漢致嶺光電

(1986年7月6日)

光电先生：您好！

来信收悉，因忙未能即覆，希見諒！关于专著《忆往昔——……》，待我今年十一、二月返京，当透嘱请杨堃教授寫序。

我受任云南省社会科学系统高级职称（付教授、教授）评审委员付主任，6月27、28两日，我赴昆明参加第一次评审，本月3日返抵楚雄。

昨晚接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卢央付教授来电话，他确定于本月21日陪同美国林肯大学天文学系梁鉴澄教授（美籍华人）自上海乘飞机抵昆明，旨在来楚雄、凉山两彝州考察彝族文化，重点考察综合十月太阳两种观测方法的彝族向天坟，自然还需去雷波。约八月初我陪同卢、梁赴西昌找西昌政协沙正才面谈。届时我电报甘洛请您来西昌为之翻译，此乃我中华彝族文化大业，由梁鉴澄教授传之英、美，宣扬我彝族文化。您若身体允许，当不辞劳苦来西昌与我卢、深三人面晤。

刘尧汉1986-7-6上午

20. 劉堯漢致嶺光電

(1986年12月11日)

光电先生：

兹有我所朱琚元（彝族）译彝文古籍六祖史之银《賧登樵濮》稿一本，已交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现将该稿复印一本（约6万字）寄请你审阅之后，写出评语寄楚雄（挂号）交我，以便我所为朱琚元评定职称。你是我所唯一的顾问又是学术评委五人之一，为培养彝族青年，发展和宣扬中华彝族文化大业，你必当为之尽力。

.....

刘尧汉

1986年12月11日于楚雄

21. 章清風致嶺光電

(1987年7月28日)

岭老：

您好 问候曲哈玛同志

您身体如何？原说到成都作手术，一直不见信息，想是身体已较见好而不必了。有何事，请来信。

我校已为西藏培养了两期学员，但没有发现凉山彝族学员就读。西藏学员的情况使人感触良深。我于是起意，想研究一下培养少数民族军警官员的问题，除开始搜集文献资料外，向您求教，请赐答一些问题：

过去，国民党时，有无人研究此问题，有何结果（文章，专著）

据您所知，中央军校有多少少数民族学生，有多少彝族生，凉山彝族青年入中央军校的还有谁人？藏蒙族生多少？其它如苗，傣如何？

在中央军校，蒋介石等负责人是否专门讲述民族学生问题？蒋先生接见您时，是否谈过这样的话。

在中央军校，是否对民族学生有特殊的办法对待（升学、教学、语言、生活、毕业、分配）

凉山彝族中，真正投入军队，当上国民党军队军官的大约有多少人？有无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知名人？（红军除外）有无警官或上过警校的人？

历史上，有无彝族中举、中进士的记载，其中有无武举、武秀才？

对现在培养民族军警官有何建议意见？

今年10月，我可能到昆明开军队院校会议，返回时，如有可能，当到甘洛拜见。

这些问题，您若身体好，望写写，如可能我看有无军校方面的杂志去碰碰，我自己也可从中吸取资料，您也可向民族研究方面，文史资料方面投稿。目前，我认为应认真研究这一问题，为民族军警官员提供机会，否则，按现在办法，极不利于培养少数民族自身的军警官。我向伍精华同志也写了信。

目前我们还没放假，下期我的任务是编教材。

我们的情况尚好。

望您二老十分保重身体。除平时有些户外活动外，不宜长途外出，多休息，多营养。

此致

敬礼

韦清风

7-28

（編者按：韋清風先生，原為中國社科院民研所研究人員，後調成都武警指揮學院副教授、教授。曾研究彝族歷史文化。）

22. 劉堯漢致嶺光電

(1988年1月23日)

嶺光電、曲哈莫兩位老友：您們好！

我因為要編“彝族文化研究叢書”和《彝族文化》年刊，工作忙，很久沒有去中央民族學院，沒有看到嶺福祥，不知道您兩位的情況。

您兩位的文章《一條荒唐的生育觀——對四個多妻者的回憶》，就安排在《彝族文化》1988年刊上，今年火把節之前可以印出來。嶺先生的《憶往昔》一書，已於去年11月初發排，爭取在今年4月15日楚雄州三十年周年周慶時公開出版問世。這對於嶺先生個人是一件可慶祝的事，因為嶺先生也以這本書慶祝楚雄州建州三十周年大慶和彝族文化研究所建所五周年，這是“三星高照”的喜事。

上海《書林》月刊1987年第8期發表黃顯功（我不認識此人）寫的文章《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新坐標——評介中華彝族文化學派和“彝族文化研究叢書”》，所列部分“叢書”里有您的《憶往昔》。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到彝族文化的影響。黃顯功又在上海《新民晚報》上寫了介紹彝族文化的文章，為《人民日報》海外版（1987年10月23、27兩日）轉載，11月有法國巴黎的一位學者就委託人來購買“彝族文化研究叢書”。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發表司馬龍的一篇文章，說彝族十月曆和向天文墳都是假的。雲南寧蒗縣於1983年初召集全县彝老和畢摩座談會，肯定有十月曆。《涼山報》1984年還連續登載了寧蒗縣委書記阿蘇大嶺和縣長沙馬烏角等肯定十月曆的

文章。雷波县就有很多座彝族向天坟，我和卢央写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一书，有雷波县、贵州威宁县、云南楚雄市等等有关彝族向天坟的照片，可是《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负责人（其中应当有彝族）闭眼不察事实，竟然发表否定彝族祖先创造优于现行公历的十月太阳历及体现十月太阳历向天坟的文章。科学就是科学，是否定不了的，但有极少数彝族作自我否定，太不争气了，可悲！

祝二位

健康

刘尧汉 1988年元月23日

又及：

去年5月，云南红河州弥勒县（原彝族自治县）发现一本古彝文书籍里有一个月三十六天的十月历。《人民日报》1987年8月25日第4版作了报导并附有这本彝文古籍一页的照片。凉山州安国忠副长看到了就把它剪报邮寄给我，并附了一信表达他对这事很高兴。

刘尧汉1988·1·23

此外，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的一位硕士生郭东风，他要写关于彝族建筑文化的硕士论文，我给他一个介绍函去甘洛见你二位，请找一个青年引导郭东风看一看我们彝族的固有竹笆木瓦房屋。

23. 韋清風致嶺光電

(1988年10月17日)

嶺老您好！全家好！

今天傍晚，我从学校回家，看到孩子取回来您10月14日的信。晚饭后赶到政协招待所，知道黄埔代表们已于今日离开了。我不知您是否还在成都，只好给您写信到甘洛。

太遗憾了，没能见到您。此信走得不顺，故耽误了时间。蒙您老赠两册书，很感激，虽暂时没拿到，也深深领会您的心情。两册书还暂放一时，或有人来成都时捎一下，我很望看到，估计此期《彝族文化》有您的“忆往昔”，我望能收全。

您谈到“行动不便”，使人惦念。岁数大了。看来身体需十分保重。如早一天收到信，我有办法接您到家叙谈一切。

目前我在指挥校和西南民族学院法律系三年级授课。冯小舟身体不大好，已转到我校图书馆搞资料工作。我女儿今年考上四川外语学院法语系，上学去了。家里还有两个男孩上中学。我们两个大人平时不在家，只晚上和星期日能回家。平时要去“坐班”。

今年初，我提了一职，升为正团；最近搞职称，已在学校通过我的高级职称，现已上报，需报北京总部批准，然后任命。冯小舟则只能是中级的讲师。

我曾在今年八月到昆明陆军学院参加《中国近代边防史》一书编写会议。现正忙于编写工作，明年元月到重庆定稿，然后交出版社，已定明年国庆时出书。但我只负责一章。从昆明返回时路过甘洛，看着那熟悉的山水，想起您和其它老朋友，很想来看看，但那

时天气热，火车挤，我自己也感到身体不好，不敢下车。我想还有机会来甘洛。

您下次来蓉，望早给信息，以便我们来拜望，或接您到家小住，叙谈一切。

望保重！有什么需我在成都办的，请来信。上次一个眼镜，感到没办好，还有些欠然。

此祝

近佳！

韦清风

1988-10-17

24. 劉堯漢致嶺光電

(1989年1月15日)

光电先生：您好！

我于去年12月8日离美国林肯市，10日返抵北京，本月6日离京，8日抵楚雄。10日，安伍合从西昌返楚雄，得悉您病卧医院，十分惦念！我由美返京未及一月，为指导彝族青年写出“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振兴中华彝族文化事业，故急于离家来楚，任务繁重，未能抽身趋西昌医院親見您病情，必能見諒。

我这次赴美，先居林肯市半月，赴华盛顿市龙绳文先生府第居一个月，龙先生彝情盛隆，优礼相待，又返林肯市居半月余即返国。

今年三月中旬，林肯大学梁鉴澄教授和南京大学卢央副教授将经楚雄州赴凉山州，我将陪同他二位赴西昌看望您，祝您早日康复！

刘尧汉1989年元月15日

附錄二、時人眼中的嶺光電

1. 聽保胞代表嶺光電氏談話後

馬學良

七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民族學會在金陵大學北大樓舉行一個茶會，歡迎新由西康來京的保胞代表嶺光電氏。研究邊疆問題的學人，對嶺氏似乎不是一位生客，有很多人在邊區實地調查時，曾得到嶺氏大力的幫助，所以他已成為邊地的熟友。我在雲南調查俚俗語文時，也常慕嶺氏之名，但緣慳未能謀面，然神交已數年矣。這次在歡迎會上，見到嶺氏，他那魁梧的體材，和藹的面孔，使我追念起當年在保區所認識的一些好友，都像嶺氏同樣的可愛，因此這個茶會，使我恍如置身在保區的草坪上同保友面談的情景。

在掌聲中，嶺氏報告他在保區改革生活的故事，嶺氏說他看到保人的房屋沒有窗戶，屋內黑坳坳的，因此可以藏污納垢，使保人養成不整潔的習慣，他想要使屋內整潔，必先使屋內光明，則污穢立見，可以知所清理。於是他要各戶在屋頂上按【安】置亮瓦，想不到因為按【安】亮瓦惹起保人的反響太大了。因為保人住慣了暗室，屋內驟然一明，小孩們叫哭著睡不安，大人們舉止不便，尤其可笑的，保人迷信心理很深，平日蜂鳥等進屋，就認為不詳，必須延巫除災，可是屋內一明，則蟲鳥們喜向光明的地方來湊趣，這可使保人著慌了，以為准是屋內透進陽光，家神不安，引起了許多凶兆，於是不斷的去找嶺氏，弄得保人岌岌不可終日，經過幾番的開導，漸漸的才稍安了。

一個小故事，使我們得到了大的啓示，人性愛光明，誰喜歡常在黑暗中過生活呢？但保人為什麼反倒怕光明呢？由嶺氏的故事中可知主要是上了迷信的當，蟲鳥進屋，在我們看來算什麼？而保人

則大為駭怪，以為鬼神作祟，顯示凶兆，像這類極平常的事，而傣人則視為凶兆者，我檢閱傣文除崇經中如：

狗無故狂吠或哭吠，夜半馬嘶，烏鴉啼叫，鳩棲屋頂，雞亂鳴及夜半雞啼，母豬產四子，牲母吃乳子，母雞產小卵，蛙重迭，瓜自裂，瓜蔓扁，種出不勻。

上述的現象，在日常生活中，極易碰到，而傣人則視為不祥之兆，延巫禳除，舉行這種除崇的儀式，傣人謂之作百解。即解除百種不祥也。不祥隨時可遇，因此百解祭也就常常舉行，每舉行一次祭祀，所用犧牲及酬謝巫師，均不在少數。還有一些定期的祭儀，如祭山神、龍神、作齋以及喪事之作祭等，必須打牛錐牲祭祀鬼神，故祭經載「打牛如蟻堆，打羊如白綢，打豬如黑魚。」耗費之大，尤足驚人，傣人雖為勤儉樸實之民族，但每年辛苦所得，往往不足為迷信鬼神的開支。

因迷信鬼神而影響傣人的生計，其情可憫，改善傣人的生活，當先破除迷信，不然正如嶺氏所謂使之光明反不如黑暗之安適。怎樣破除迷信？我以為還是加速的在邊疆設校興教，嶺氏有見及此，他即從事教育工作，興辦學校，教育傣胞，據說頗著成績，希望政府能予以協助，把教育範圍推廣，使邊民人人有受教育的機會，民智開則迷信心理不攻自破。如此則每年所賦給的鬼神稅，自動的就可豁免了。

還有比住更迫切的問題，就是傣人的飲食，我到過一些傣人的村莊裏，感到最缺乏的是食鹽。鹽是人身上不可缺少的成分，而傣人缺鹽，由漢人買來的鹽，因為價昂，使他們不得不平時淡食，遇著宴客的時候，才將菜中放少許的鹽，以示恭敬，曾昭掄先生旅行大涼山時，喻鹽為巧克力，其珍貴可知，曾先生于其所著大涼山一書中，述傣人生活雲：

食鹽在涼山最爲希貴，即當盛筵宴客，亦往往請客人捐助鹽巴，偶爾從漢人處換來一點鹽巴，大都忍着不吃，好好藏起來，隔幾天拿一點去喂所養的羊，【。】蓋羊不吃鹽，則易病瘟，以至於死，對其財產發生一種直接損失，所以他們寧願自己受罪，省下鹽來喂羊，【。】據說涼山夷人，平均每年所吃的鹽不到一兩，真是驚人地少。我們生在食鹽豐富之區，聽到每年吃不到一兩鹽的僰人，以爲是奇聞；其實只要去過僰區的人，便知此非聳人聽聞的奇談。

其次是蔬菜的缺乏，僰人很少見到青綠的菜園，他們不大種菜，春夏採食野菜，入冬則煮蠶豆佐餐，這樣缺鹽缺菜的清苦生活，實足影響一個民族的健康。

希望嶺氏對僰民住的方面，既已導于光明之境，對飲食方面，亦望有以改善，天助自助者，願嶺氏勉爲之。

（原載《邊疆通訊》第八、九期，民國三十六年九月）

2. 介紹越嶠暖帶密土司嶺光電

莊學本

西康越嶠暖帶密土司嶺光電氏，此次冒溽暑，下涼山，不遠數千里，跋涉來京，為夷人爭參政權。按人口夷族在西南各省之總數與康藏等地之與藏族相比，可能較藏族為多。以西康而論夷人約六十四萬，藏人約三十二萬，其人口夷族實較藏族多一倍。而在省之參議機關，省府委員，及中央之參政會，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等，藏族均佔有相當名額，而夷族多尚付缺如。斯不免令人感有偏頗或疏漏之處，此次嶺氏來京即為向中央傳達夷人之願望，聞當局已予採納。按嶺氏出身貴屬，奮發有為，於家鄉頗多建樹，為邊地封建社會中不可多得之傑出人才。

余與嶺氏相識於民國廿八年冬，時余考察西康寧屬，遍曆夷區，耳【聞】嶺氏之名，故由大渡河岸繞道先至田壩，然後再入涼山，前後於其所辦之斯補學校中停留一旬，再於其附近之麻窩考察三日，故於嶺氏之家鄉及其建立之事業，略知梗概。

嶺土司之家鄉，在越嶠縣東北區之暖帶密，當大涼山之北麓，嶺嶂重迭，附近有鄉場名田壩（即啓明場）為漢夷交易之一大市鎮，故俗稱為田壩土司，嶺氏轄地約一百方里，夷民千餘戶，均屬白骨頭，極馴順。土署所在地名斯補，在印板山下，地勢拔海二七公尺。夷民均以土碓為屋，耕牧為業，宅周水田縱橫，松樹成林，箐竹成蔭，背後印板山紅崖一片斜插入雲，景色如畫。此間夷民因多與漢人接觸，故皆粗通漢語，操作頗勤勞，當地出產有穀子、玉麥、蕎子、洋芋及馬牛羊之屬，夷民經濟尚堪溫飽。此間服裝，男女均穿黑色披氈名察兒哇，內襯單衣，男子穿上衣，

大腳袴，光頭包帕；女子上衣過腹，三褶裙，戴布帕，盛裝時以竹籃套頭上，包以黑綢。足穿草履。餐具均用木器，盛飯舀湯均用大木匙，張口投入，食物以玉麥、稻米〔、〕蕎子爲主，牛羊豬雞均用木石擊斃，就野火烤食爲美味。睡處席地圍鍋裝而臥，以披氈爲衾被。出行皆跣足徒步，富者騎馬，貴屬婦女（嶺氏夫人）常由娃子（家奴）背行。余在斯補期間適遇有婚喪大禮：夷人尙早婚，七歲九歲以上之女子即可結婚。婚時女家將新娘裝扮背至田野，迎娶者至〔，〕女家向之潑水投石，甚至打罵。迎親者奮勇竄前不顧攻擊，將新娘掠奪背之遠遁，路遙者扶新娘騎馬，抵男家新娘下馬〔，〕以披氈蒙首蜷坐于門前席篷中，於是飲酒食肉，大開喜筵，傍晚明星照地時，新娘入室煮鹽茶分饗翁姑，與親戚見禮，既而返坐席篷下，天明歸寧。如此夫婦分別數年〔，〕于男女長大時，或至新娘懷孕生產時，始至男家同居。喪禮行火葬，屍體在田野中焚化時，家屬飲酒哀哭或歌唱，焚畢壅土成二尺高之墳堆，上置酒壺，四角插柳枝。數年後親屬聯合舉行開吊做白，此時請巫師（筆母）誦經超度，打牛羊豬雞各數十作犧牲。親戚來吊者相互打鎗，吼、馳馬、跳躍、女子穿戴整齊，珠飾琳琅，競相鬥艷。共熱鬧之盛況，不亞於藏族之神會。一二日超度已畢，將祖靈送入高山懸岩中，不令返家。親友於祭奠飲食後，即脫衣解帕作貽贈而散。此間夷民仍極信鬼神，凡略有異兆必酬神謝鬼。又好占卜，凡出行作事必先打木刻或打雞炙羊膀以覘吉凶，故專業之巫師（筆母及蘇臬）極受尊崇。涼山中盛行之打冤家，此間亦偶或有之，余在時一夕適有放羊之牧童在山上失蹤，於是夷人疑爲野夷拉爾支前來尋仇，一時集合壯男數十人攜槍上山，入深林中吼叫搜索，如臨大敵；不料此牧童于午後返家臥黍倉中，一呼醒來，入室覓食，始被家人發現，一場虛驚，乃告結束。

嶺氏長大於此種社會環境中，十二歲因受駐軍之襲擊，家人被殺，氏亦負傷逃避，蒙羊旅長仁安之助，得入小學就讀，至初中畢業後轉蓉肄業于石室中學，繼而考入南京中央軍校，於廿五年畢業。氏之先世有傳為原籍南京非夷人者，但統治夷族，戍邊有功，乃自元代以來，即受封於越嶲之暖帶密，清代太平天國時，翼王石達開兵敗于大渡河谷，被擒。其祖嶺承恩有戰功，因加封為副將一品頂戴。光電之轄地現稱上土司，另有族兄嶺邦正稱下土司，土署在雞打鼓。氏在軍校畢業後，即在重慶行營服務，廿六年還鄉，因久旅內地，深知夷族社會之應改革，夷民智識之應提高，乃先從教育著手，創辦斯補學校於其土署之側，嶺氏自任校長，聘請內地教師及夷族筆母分授國文及夷文，學生衣食由校中供給，儀器圖表亦相當充實，經其數年慘澹經營，成績極佳。余去時學生有六七十人，現聞已有一百餘人。此外嶺氏復積極為夷民改良陋俗，禁煙戒酒，取締早婚，提倡衛生。同時又造林開堰，栽種桐樹，以發展夷人之經濟。近年服務于寧屬屯墾委員會，於夷務多所擘劃。嶺氏於夷務見解有獨到之處，著述頗富，已梓行者有保情述論，邊政關鍵，及譯有誑者日記等書，均為研究夷族不可多得之佳作也。

（原載《邊疆通訊》第八、九期，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後轉載于《邊聲報》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二日第四版。）

3. 我所知道的夷族土司嶺光電先生

任乃強

正當邊疆民族問題緊張期中，保族代表嶺光電先生，適來成都，準備赴京請願。連日在川大、華大等學府講演保族問題，聽者甚眾，皆表熱烈同情。嶺君所呼籲者，為保族參加政府問題，【。】聞已有某黨派人士，為同情嶺君故，願盡力援助，謂必要時，亦可讓出取得之席位云云。嶺君言行之值人感動，于此可見。余與嶺君舊相過從，知之較深，特為此文介紹于欲知嶺君為人者與願研究保族之問題者。嶺君屬保族之斯補支，本名斯補木理，世居越嶲縣之田壩，為強族，清康熙中內附，受土千戶世職，管土民千二百五十戶，土目十五員，與煖帶密土千戶，同建衙署于田壩後山，稱上下兩衙門。同治時，上土司嶺國恩，下土司嶺承恩，以兵力協助川督擒太平翼王石達開，厚蒙封賞，由是親附漢族，頗習漢儀。光電君，即國恩嫡孫也，生時土制已廢，家門衰落。君以歧嶷，受羊仁安氏獎拔，入富林小學、西昌中學，習漢文漢語〔，〕轉成都石室中學，升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畢業返康後，更精習保文，服務西康軍政各界，曆以忠勤能幹著稱。

保俗分其人為四階級，一土司，保語資惹，猶雲貴人也。二黑夷，保語洛惹，猶雲貴族也。三白夷，保語取惹，猶雲平民也。四娃子，保語介，即奴隸也。土司必黑夷為之，白夷為昔代娃子之取得生活自由者，故概括分析，亦可為黑夷白夷二級。黑夷人數，僅當白夷十分之一二，然承用其世傳特殊之方法，足以管制此多數白夷，綽有餘裕。故凡保族住區，黑夷言行，具有左右多數動向之魄力。土司雖已廢，在民眾心理上之地位尚存，嶺

君在傣族中，一般呼爲「斯補資惹木理」，雖無實權，別具偉大之潛力，數年來調處漢傣糾紛，卓具異績，大抵傣族通性，甘其食，美其服，安于樸陋，對外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之一切排斥力並極頑強。近亦微知外方文明輪廓與其威力程度，頗思自奮，所畏在追逐不及，枉失其故有之尊嚴，乃遂自守於深閉固拒之境。建南傣族（大小涼山），因交通閉塞及曆世與漢族割地離居相互仇視之關係，固執尤甚，近年中央政府雖屢有明令優待邊民，誘至向化；然無具有適當地位與技能之人，介紹此種德意，傣族不由聞之。關於大小涼山一切設施，良法美意，亦皆在傣民猜阻防閑之中。所以未能使其瞭解接受者，由如嶺君之人太少，即如嶺君，亦未能適當可爲之地位故也。近年西南傣族人物之較有地位，僅鄧秀廷，嶺光電，及曲木藏堯與曲木昌明（王濟民）弟兄。鄧氏沉默寡言，不諳漢文，惟善以武力征服傣族，曲木弟兄皆白夷之歸漢者，與傣族脫節已久，驟難得其信任，故皆不能溝通啓發之效。獨嶺光電君，以土司世族，深通漢情，兼能瞭解國際現【形】勢，與社會進化之理，亦未曾挾用武力，造成何方惡感。雖漢化未嘗背棄傣族之任何習俗，熱忱宏願，端在領導本族進化；故其受傣族心悅之程度較他人爲高。現鄧秀廷與曲木藏堯已死，僅存嶺君與王濟民二人，謂嶺君爲今世唯一之開明黑夷可，謂其爲傣族之權威領導者亦可，今嶺君方將赴京爭取傣族參加監察立法兩院名額，各地傣民，爲之醞集旅費至千萬之多，亦可見傣族對彼信任之程度，與盼望實現其理想之迫切。

餘曩著書，謂傣族爲「中華民族之鐵豆」謂其保守性強，散處漢族地域中閱數千年，仍自保持其特獨之文化與習爲也。後遇嶺君，乃知此鐵豆者，非即不能吸收水分之石粒，如有農人鑽破種孔，亦可使之發芽。如有廚娘壓破石膜。【，】亦可使供烹煮。嶺

君即鑿破鐵豆之金針也。苟能應用得當，次第浸潤，則入土可以爲苗，入釜可以爲糜，好比望困搔首，徒談其爲鐵豆乎。

嶺君語人雲：「保族有擄人爲奴之惡習，積習如此，不自知其非義。使我未入內地求學，未獲知世界之大，人物之多，道義之嚴，今日亦在擄人行劫，自稱英雄。數千年來政府，忽視教誘保族之計，務在以暴易暴，施行撻伐。保族不願放棄習俗，亦不甘束手待誅，自必多方設法，與外界撐拒。于以養成數千年來殘殺相奪之拉鋸戰爭，在民族爲兩敗俱傷，在國家爲徒勞無益。若圖消弭此種損失，必求民族互諒。但目前漢保民族隔閡甚深，縱欲互諒亦難得諒解之道，今年官府頗欲以惠政施於保族，然所施惠政，無非隔靴搔癢，掩耳盜鈴之事，例如在保山提倡建築廁所；在漢人視之，無廁所則糞尿遍地，有礙衛生，耗款建造廁所；而保民仍不入廁所，是爲頑固。自保俗觀之，則數人共廁，廉恥蕩然，況保俗翁媳，叔嫂不得于六步以內見面，誤犯則女子必須自殺，打冤家戰爭立起。若必養成如廁之俗，則此項糾紛必然增多。故建廁在內地爲善政，在保山爲虐政矣。又如近多有人主張漢保通婚，以圖消滅民族界限，亦是善意。但在保俗，如有非黑夷（各級漢族在內）向黑夷女子議婚，或進行戀愛，甚至如有讚頌其美麗之言語，皆爲甚大侮辱，女子雖立即自殺，女之父族、母族、夫族更向侮辱者打冤家，或追索苛刻之賠償。保族依此方法，保存純血統成爲異常神聖之習俗。故固不能謂誰是誰非，要其各自保持之習俗與道德如此。今國家即將行憲，而制立法律，行使法律，與監察行使之人，皆無胞胞及通曉保俗之人參與；則干擾習俗，違反習俗之措施必不能免，民族隔閡，勢必與日俱深，甚非總理民族平等與中樞優待邊民之本意。此行爭取立法監察兩院保族參加名額非爲私人幹祿計，實欲有確切瞭解保俗之人參加政府，以預防對保行政之謬誤措施，消滅保

族之誤解，徐徐建立其對中樞之信念，以收同化功效，不僅對傣族當如此，即對任何異俗異儀之小民族，均當如此。」此論至為宏偉正大，故所至得人同情。諒當軸諸賢，必不能忽視之。

嶺君漢文傣文並佳，已著有傣情述論，譯有傣族神話集，及其它論文甚多。新修西昌縣誌，有所撰漢傣語文對照表，皆為研究傣族之大好資料。

三十六年四月十四日于康藏研究社

（原載《邊疆通訊》第八、九期，民國三十六年九月）

4. 青年領袖嶺光電*

青年領袖嶺光電——保民人物素描之四** 文籍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這一位先進的保族青年領袖，他的聲名，不但是在寧屬的角落裏沸騰著，凡是在□內有志邊疆的人士，都認識和景仰他，誰都知道他是保族中的貴族——土司——的後裔，其實他成功的因素，並不在此，純粹是□□□力；學術；刻苦；和力行。

他的體魄很健康，受過文物和軍事的雙重洗禮，所以他外表的流露，是學者與軍人的□□，□和□□他是無緣的，雖然在宴會場中也偶爾為之，這不過是他生活中的一點插曲。

在寫作方面，他有驚人的成就，不管是保譯漢或創作，都是用極活躍生動的文字寫出，使你看了愛不忍釋。

對於夷人的教育，他極端□□服短期的受訓，認為這種訓□□不□漢語的保民，是浪費的，是無補於實際的，所以對他所管轄的人民，是由小學入手，現在他那一區約一千多家的保族中，已經有一百多人在受□中等的教育，他準備在十年內，至少要培養出十個大學畢業生，來作改革保族文物及生活的急先鋒。

夷民的心目中，對他是誠懇的愛戴和擁護的，因為他絕對沒有土司或黑夷那樣的面孔和手段，完全是基於同情和先進者的立場來孜孜不倦的訓誘他們，所以多疑的保民，被他那誠意所感召，沒有絲毫的不信任。

現在他是屯委會的委員，兼任著寧屬剿匪總指揮部的特遣支隊長，和腴田指導區長，這一區夷民的生活，已經在改良了，種煙，搶劫，人口販賣，已經成了歷史上的陳跡，新興的是教育，衛生，增產，建築……這一類新的事業，有志邊疆的官吏和人們，都□給他以協助及便利，□他領導下的這幾百萬落伍的僮民，能在這一二十年的歲月中，順利地長成起來！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四日）

5. 嶺光電熱心教育

蔣漢安

我是由斯補小學校畢業後，到內地升學的，對於校長嶺光電的知道，比一般人清楚，可是自到內地，便少有機會和他同處，他的年齡增加，地位升高社會經驗比較以前豐富，尤以□著作來觀察，學識大有進步。我歸來以後，時時幻想他的作風，是否有所改變，很想有所記錄。

現在我回到斯補小學服務了，直接在他領導下工作，天天和他在一起，時時可考察他的作風，我感覺他的作風一□沒有改變，在二十五六年，他初辦斯補小學時他堅決意志，時時表現著，有人說，小學校□時間太久，無濟於用，他說目的不在我用，有說夷人以受教育為苦，不應太掃民意，他說不該將就□□□□，有說無錢□□了，可以停一下，他說動產雖盡，還有不動產，非辦不可，……

現在他工作的□功，已在社會所公認，可是負擔太重各□學生時時向他索取補助，有不回應□之概，但他手中有時，立刻付給，沒有時，他也節衣縮食的來付給，他的意志一點也不會受故事，總之一點也不休息，好似因他的勤勞，疲勞就消逝於他的勤勞中，□在他已三十多歲，是一個大胖子，為保持健康，避免再胖，比以前更勤勞，甚至兩個工作地點有距離時，也要盡力正□一定以全力來應付，所以在他下面的人，第一不會墮落，而且不斷進步，其次不會有多大亂子發生，不論如何數□，別人還是認定他是為別人好，現在嚴厲在他的面孔上，更有增加了，他即是對別人的一切更有幫助了，對別人如此，對自己又如何？可說更是□，如像夷人有了糾

紛，他立刻加以調解，很□煩的調解，他說他耗費一小時精力，可以免去別人十日一月的糾纏，他不吸一支香煙，他說沒有培植出十名大學生以前，他犧牲香煙的享受，從來不吸一口鴉片，當時拒絕友人的勸進，引□反應，但他說鴉片有害無益，我要在九十九□時才□□□我的口，他在家時，一年四季穿一件汗衣，一件背心，一條短褲，問他爲什麼要這樣，他說我們一樣好了，……這都是自行約束的表現，他能這樣，雖不願跟他走啊！還有一□最感動我的，他的同情心比別人來得深重，這是他一切工作的源泉啊！有人病了，他一定來看，送許多藥品，有時□着藥到處看看，有無病人，窮人沒飯吃，他設法借給糧，同時勸你儉省勤勞，我有曾親眼見一個小孩□□在□泥裏，隨從□的人還在問誰的孩子，他卻已立在泥裏扶起小孩，一次一匹馬□緊咬住一個人的腹部，那人面色變得慘白，沒有人敢去□救，他跑去捏住馬□鼻子，使馬張嘴，有一次一個廬狗咬□一個人，情形危險，他輕輕跑去抓住狗的身子，使犬自動倒下來，這些沒有深厚的同情心，是不會如此作，也不會有如此勇氣，我現在在他左右就好像什麼也不在意下了。

他十年前的作風，與目前作風可說沒有改變，所以他的工作天天在進步中，我們深信夷人的開化，必定是由他來奠定基礎，他的作風如此，是我夷人的福音，特以率告共候好音。

（原載《新康報》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6. 彝人首領*

彝人首領：嶺光电**

顧彼得 (Pote Gullart)

(編者按：*為作者自行分類手稿時所編的目錄標題，**為原稿中的文章標題，兩者有所出入，故皆收錄本書中。)

与李志召回去吃饭时，我们看到一间赌馆里挤满了彝人，他们所带的行李、包裹和箩筐把房间堆得满满的，在房间的角落里乱七八糟地堆了几条步枪。在长凳上堆着许多枕头和毯子，在隔壁的房间里，我注意到有一位穿着整齐的中国军官端坐桌旁，在点燃的一盏油灯下写字，后来到客厅吃饭时，我看到了这位青年军官紧挨着羊司令坐着。

“来见见我的儿子嶺光电。”老人满脸笑容介绍道，按照中国的礼节，我们都站了起来，生硬地鞠躬作揖。

“他是田坝的保保王。”羊夫人举起酒杯插话道。为了我们的相识，我们都一饮而尽，在离开饭桌时，我们又客套了几句，并约好我第二天早上拜访嶺光电。

第二天早上刚到八点，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拜访嶺光电，当我跨进他的房间时，他已经起床，正端坐在书桌前阅读一张中文报纸，看到我走进来，他连忙起身迎接，然后示意我坐到铺着华丽藏毯和一张漂亮豹皮的床上去。一位彝族侍从走了进来，嶺光电吩咐他去冲了一壶茶来。有一阵子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打量着对方。

嶺光电中等身材，装束同昨晚一样，身着剪裁得体的纯毛呢咔叽的中国军队制服，磨得铮亮的皮带上挂着一支大毛瑟手枪，脚

蹬一双闪亮的高筒皮靴，头上剃着军队式的小平头。但他与中国军官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他瘦长结实的运动员身材使人马上联想到彝人。他大概有三十多岁，相貌堂堂，他的脸色不是黝黑的那种类型，而是令人愉快的巧克力颜色，宽阔的下巴颇有坚决果敢之意，他有一张很感性的嘴和完美皓白的牙齿，又大又黑的眼睛灵活闪烁，与汉人那种杏仁形的、毫无生气的眼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倾身同我说话的时候，脸上闪耀着迷人的微笑，眼睛变得很柔和，当然了，他很想了解我本人，也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呆在富林。

我掏出我的通行证与旅行证件给他过目，我觉得访问彝乡的计划行不行得通，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他信认我并成为我的朋友，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另外一方面，如果他认为我是一个可疑的家伙，我雄心勃勃的梦想就会化为泡影，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准备以坦诚相见。

首先我本人天生个性率真，其次我认为彝人同藏人一样，最讨厌西昌那些擅长花言巧语和内心诡计多端的汉人。他们对人的印象取决于态度诚恳与否，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这个人，他们同样都会跟他实话实说，总之，彝人和藏人一样同属于一类人。

因为我们两人都不慌不忙，所以我就将自己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娓娓道来，一直说到自己是如何来到打箭炉的，以及自己在嘎达差点被人暗算。此外还有我访问西昌和张笃伦将军的计划。他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我故意没有向他透露想通过彝族地界的意图，而是把这件事留到最后，以便让这位首领有时间仔细考虑我所讲述的一切，然后再与他的干爹商量这件事。

下午当他处理完一些商务和会见一些访客之后，我俩又继续交谈，我觉得这时候大概可以询问他一些有关彝人的事情，我注意到，每次我用到“猓猓”这个词时，他敏感的脸上就会浮现出厌

恶的阴影，我意识到一定是说错话了，最后他打断我的话，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既然我们是好朋友，”他说道，“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希望你不要将我的意见当着耳边风！”我明白地点了点头，内心却暗自高兴，因为他已经将我称作朋友了。他又继续说道，“虽然汉人把我们称作‘猓猓’，但我们十分憎恨这个称呼，因为它是蔑称，汉字里的偏旁带有‘犬’字，反犬旁的意思就是‘野兽’，我们也许是野蛮人，但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当着面这么称呼他。”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然后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审视着我。

“我们自称‘彝’，这才是恰当的称呼，下次你说话时如果再提到‘猓猓’这个词，你最好改用‘彝人’。”

然后我得知，他的人民把他称作兹莫慕理，即慕理土司，他的首府在田坝，位于距富林四十英里远的大凉山。大凉山全部为彝人所居住，整个地方被称为独立的彝人领地。慕理土司属于岭（Len）氏家支的一支，这在当地是一个最有势力的家支，他的姓氏“岭”即是来源于这个家支，译成汉语就是“岭”，为了方便起见，他采用了汉语的名“光电”，意思是电的光芒，他告诉我，他之所以诙谐地用这个名字是想说明他不是汉人，他的父亲相当开明，在羊司令的鼓励下，致力于年轻彝人的教育与培养，他本人就曾亲自把一些教科书翻译成彝文，慕理土司告诉我，他是父亲的忠实追随者，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与他的表兄曲木藏尧一起进了南京的中央党校。曲木藏尧是西藏南部声明显赫的曲木家支的后代，他眼见开阔，认为彝人要想在这变幻无常的时代生存下去，就一定要实行现代化。与他的父亲一样，他热衷于引进现代化的医药，为彝族孩子提供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对彝族青年提供现代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以抗拒省里军阀的入侵。当

他提到省里的官僚时，我看到他眼里燃烧着仇恨的火焰。他不在乎也不掩饰他对这些人的轻蔑，说这些人一生中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攫取黄金、鸦片和烧杀抢掠，几乎每个省里的军阀，无论官衔大小，他们的梦想就是组织军队远征彝区，为了掠夺彝人的金银致富，把彝人当作猎捕的野兽。

因为我对他们的族源很感兴趣，所以他告诉我，按照一些古老的贵族家庭的族谱记载，彝族的祖居实际上是在今天中国的云南省和贵州省，但是由于18世纪清政府军队的数次征讨，彻底地毁掉了我们的祖居，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不得不迁徙到西部那些荒芜人烟的大山中。

慕理土司让我明白，真正的彝族是贵族的彝族，或者就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是黑骨头的贵族，就像英国贵族自认为是蓝色血液的贵族一样。彝区贵族的领地是世袭的，在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部是兹莫，他们控制着几个家支，十分富有和积极向上。在他们的下面是贵族，相当于公爵，控制着一至两个家支，他们也是独立的，庞大的家支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有很大的影响力。统治区域直接与汉地接壤的首领常常有中央政府所封的头衔“土司”，意思就是土著的首领，他们被相应地赐予官印，对于汉人来说，这是一种包面子的办法，这样他们可以假称自己控制了大部分彝区，而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彝区，除非得到兹莫的特别许可，特别是在外国人面前，他们极力隐藏这一事实。如果得不到明明白白的邀请，没有一个汉人能够进入他广大的领地，只有土司担保的彝区通行证才能保证个人在彝区旅行的安全。另一方面，如果他愿意，慕理土司可以在全国旅行。这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但汉区官员是很明显听之任之。慕理土司有更多的机会为他的家臣和家奴得到武器和其它重要的给养，而其它躲在深山老巢里的兹莫则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汉人官员要求这些土司在汉区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这样他们可以经常

住在衙門里，這種想法的初衷是，萬一遇到麻煩就可以把彝族土司扣為人質。正如我們所見，慕理土司是羊司令官衙門里的常客，這種安排運作得很完美。不管怎樣，不是所有的彝族土司都能享受太平，因為如後來所見，悲慘的事件還是發生了。

彝人和漢人之間關係常常很壞，後者明顯不能原諒彝人，因為他們占有廣闊的土地，1868年，軍閥趙將軍，對彝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遠征，漢人在戰爭中被徹底地打敗，不得不把原來被認為是漢族的那部分土地拱手拱讓給彝族。他們仍然企圖征服彝族，但每次都失敗了，最後一次是在1905年，他們以災難性的失敗而告終。

在跟我講述這些史實時，慕理土司的臉上光彩煥發。“你看，”他繼續說道，“我們沒有變弱，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強大，在未來的世界中，我們將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當他停下來喝茶時，他的眼睛閃閃發亮。

他繼續解釋道，對彝人所占領地的認識不應該與一個獨立國家在外交上的認識混淆起來，其實它只是對彝族進行戰爭的延期償付。黑骨頭的貴族並沒有像緬甸和泰國那樣形成一個國家，這裡沒有國王也沒有中央政權，許多家支之間常常進行戰爭。這裡沒有城市，更說不上擁有被中央政府稱之為首都的地方。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當整個種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這時才召開所有彝族貴族的大會，在危機期間，彝人有可能選出一個臨時的首領來領導他們。

我們很樂意听取和收獲這些有趣的事情，最後我問慕理土司：我最近到野沙坪所遇到的彝人到底是哪類彝人？因為李志召自己也不知道，他對那里整個的情形都不太清楚。慕理土司告訴我，那里有些彝人是白彝，而有些人，像科雷土司則是從大涼山遷去的貴族，他們遷出彝族獨立的領地是因為與那里的家支有衝突，然後他又繼續描述黑彝與白彝之間的差異。

彝族贵族是天生的武士，也是天生的牧民，非常擅长饲养家畜。黑彝认为农活和其它卑微的事情不适合贵族来做，所以，他们拥有农奴和奴隶来替他们做这些工作，被统治者之间也有社会阶层，但都被笼统地称为白彝（这种说法不太准确。译者注）。

在任何情况下白彝都不和黑彝通婚。黑彝总之是一个不同的阶层，就像印度布雷明的种姓，只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通婚。白彝是从他们附近的汉人招募而来。或只是通过征战绑架等办法从羌族部落弄过来。这些人被禁说自己的方言，所以被彝人俘虏一到两代人以后，除了血缘之外，无论在什么方面他们都已变成真正的彝人。经过几代人以后，干活努力和忠诚的奴隶被提升为农奴，许多人最终获得完全的自由，并得到领土的保护和帮助。（这种说法不太准确。译者注）。因为贵族看不起贸易，所以他们在获取必需品方面，成了黑彝贵族和汉人之间重要的中间人，他们在汉区和前主人的城堡间能够畅通无阻地往来。在与其它的家支发生战争时，一些彝族被打败后不得不迁徙到遥远的山区，一些农奴则由于他们的领土家族的覆灭而获得自由，他们也迁移到新的地方过着自由的生活。

第二天下午，我又再次拜见了慕理土司，他正在端详一张美女的照片，他泪眼朦胧，样子显得很悲哀。

“这是我的第一个妻子，”他说道，然后又说，“她已经去世了。”他的声音里有一丝颤抖，他告诉我，他和她是如何相爱，当她一年前因难产而死去时他是如何的心碎。现在他娶了一个年轻的黑彝妻子曲哈莫。

每天在吃饭的时候羊司令都观察我和慕理土司，当他认为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足够牢固，像往常一样，他直截了当地把我想通过独立的彝区到西昌去的事情提到了议事日程。

“我有一个想法，”他转过去面对慕理土司说道，“你是可以安排这件事的。”慕理土司微笑着点了点头。我的内心马上充满了喜悦，这次旅行将使激动人心的探险前景更加广阔，同时为我的计划指明了方向。

……

早晨，我来到慕理土司的办公室时，他正在等我，没有任何铺垫他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正在为我第二天到田坝——他的官署作准备。在他的建议下，我和李志召一起上街市买回了一些火柴、绣花用的丝线和其它实用的东西，与我上次去野沙坪之行买的东西很相似。因为彝族认为汉人的纸币不值钱，所以，买这些礼物在路上用来送人。我身上只带了一点钱，精明的李委员为我做了一些安排，在沿途所有的大的城镇都有他的分支钱庄，我可以从那里提取现金。

下午的其余时间慕理土司都在给田坝的总管写信，此外还给他在大凉山的朋友们写“通行证”。彝文在他那只灵巧的手里流畅地写了出来，彝文一点也不像汉字里的表意字，是由连续的圆圈和半圆圈、新月形、万字一样的图形和锥形组成。之后他对我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几条忠告。

“你要去的那里，我有些心神不宁，”他的眼睛避开了我，“一路上有很多危险，你必须记住，这不是一条大路，而是一条羊肠小道。”他继续说道，“我已经竭尽全力，但是我的人民有的时候难以预料，他们不喜欢所有的入侵者。”他叹息道，“要像平时一样的讲礼貌，不要表现出任何的优越感，尽管彝人可能很穷，但去彝人家里拜访时，穿着一定要得体。永远也不要摸别人，不要抓住他们，或是在问候时去拍他们的背部。”慕理土司说道，“摸到一个彝人的头发意味着死亡，因为他们的发髻是神圣的，我们认

为，神灵通过头发与人交流。”他沉默下来，忧心忡忡地望着我。我感到很悲伤，这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真正的朋友，现在我不得不与他分别，也许是永远的与他分别，我们紧紧地握住了彼此的手。

我离开富林出发的那天，慕理土司早早就来到我的房间，然后把他的两个随从介绍给我。

“他们会说一些汉语，”慕理土司向我保证，“这就是我派遣他们的原因。”我的行李有一只手提箱，一个铺盖卷，还有一个装着什物和食物的篮子，因为路上是没有什么小吃店的。阿拉马兹有些不情愿地提着手提箱，而阿卡扎克则恶狠狠地盯着我，因为他要帮我拿着铺盖卷和篮子。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看了慕理土司一眼。

“对不起，”他说道，“就是连我自己也没有资格命令这些侍卫替我挑行李，只有奴隶才会干这些低贱的活计，而这些人不是奴隶，他们还是向我保证，至少把这些东西带到田坝，从那里开始你必须要有马才行。”然后我们便出发了。

（編者按：顾彼得（Pote Gullart），1901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曾在中国西南地区游历，与岭光电、曲木藏尧等彝族精英有相识。本篇节选自他所著的Princes of The Black Bone：Life in the Tibetan Borderland的中译本，标题为编者所加。中译本译名为《彝人首领》，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译者和锊字。）

附錄三、追思與回憶

1. 回憶父親嶺光電

爾布什哈

今天是2010年2月15日，即父親去世二十一週年的祭日，雖然已過去二十一年，但他老人家慈祥的音容笑貌還常常出現在我的腦海裏。父親的一生很不容易，他的一生可以說是艱難、曲折、坎坷的一生，同時也是肩負使命、勵精圖治、奮發圖強、辛勤耕耘、收穫頗豐的一生。

我祖上原是世襲的彝族茲莫等級，後來被朝廷冊封為掌印土司。隨著歷史的演變，到了我父親1913年出生的時候已是大清皇朝倒臺後的天下大亂時期。他六歲失去父親，十三歲遭受地方軍閥“改土歸流（劉）”之害，失去母親，成為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幸運的是，父親後來得到父輩好友地方軍首領羊仁安的關照，在他的幫助下得機會進入漢源初小、西昌高小讀書，由於讀書努力，又先後升學到西昌縣立初中、成都聯中高中（今石室中學）繼續學習。1933年，父親考取南京中央軍校十期，成為蔣中正先生的學生。也許是三年軍校生活對他的影響，在他後來的工作和生活中，父親一直保持著軍人的風度。我從小就沒有見他留過長髮，他的頭髮每每不到半公分就剃掉，所以他解放前的照片也都是光頭。

1936年夏，我父親軍校畢業分配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辦公廳任職，之後隨邊民調查團回到家鄉。回到家鄉後，父親由家鄉人民擁戴，恢復了土司職務。從此，父親利用既是流官又是土官的雙重身份開始了他內心中有著長遠計畫的家鄉建設和社會活動。恢復土司，並非他本意，主要是深受軍閥“改土歸劉”殘害的彝民強烈要求，加上官府委任，更重要的是他想有個基地作施展抱負和

社會改革的天地，把自己的設想和抱負推廣出去，以促進和推動整個彝人社會的進步。從1937年初返回家鄉到1950年解放的十三年間，是他一生事業中最為輝煌的時期。這期間，父親在當時相對封閉和落後的家鄉創辦了私立斯補邊民小學，專門招收彝族少年兒童入學受教育，畢業後送內地高一級學校繼續深造。到解放時，學校共培養了二百多名有一定文化知識的彝族人才。這些年輕人後來大部分成了解放涼山、建設涼山的各級領導幹部和中高級技術人員，為涼山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繁榮作出了貢獻。另外，父親還建立醫院（初為醫療室），醫治民眾傷病疼痛；獎勵工匠，提高人民生產技藝；植樹造林，改善自然生態環境。除此，還在轄區內採取禁止鴉片、嚴懲偷搶、改革衙門審案制度等等一系列措施，使得斯補土司區在短短的時間內出現了社會安定、各民族和睦相處、人民生活已解決溫飽的新局面。在另一方面，父親利用國民黨的軍政職務和彝族土司的威望，出面幫助過遭受欺壓的彝族同胞，也在民族雜居地區調解過民族間的矛盾關係，同時也解救過遭到迫害的進步人士。父親在這十三年中，確實做了不少的好事，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做的這些事，是每一個具有民族感情的彝人，在其相應的（社會）地位上都應該做的事。我能在擔任土司期間為涼山的彝族人民做一些好事，這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職責。”

1950年4月，父親作為統兵的副軍長（軍長脫離部隊逃走）率領國民黨二十七軍軍部和警衛營在昭覺投誠，隨後帶部隊到西昌接受解放軍改編。父親到西昌後被任命為西昌軍分區民族幹部訓練班班主任，主持民族幹部的培訓工作。據說，組織上原準備進一步給他安排一個較高的職務，後來不知什麼原因落空了。當年代表解放軍到昭覺動員父親投誠的毛筠如先生在1974年底對我說：“從昭

覺回來後，解放軍首長很高興，上報要給予重用。省裏也考慮安置相應的職務，先安排寫自傳，他什麼都寫了，就是不寫參加過軍統的事。後來從敵特檔案中查到這件事，組織上認為故意隱瞞，就將他調到雅安閒置起來。”對於這件事，我問過父親，他說早年在軍校參加軍統組織是爲了分回家鄉，既沒培訓過，又沒具體的工作，所以沒把它當一回事，誰知共產黨計較這個。其實我在想，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就是寫了，也枉然，與國民黨反動派有這麼深的關係，不僅不可能安排什麼高職，能保住性命有碗飯吃，就不錯了。就如當時的地區公安處長在私下對我父親說的：“你如果不是少數民族，十個腦殼也保不住。”這句話才是實實在在的。

父親1951年初調雅安，三年後又調蘆山縣文教科，幹的都是清閒的工作。他利用幾年難得的空閒時間，在原收集資料的基礎上，整理了不少彝文詩歌、傳說、故事。1957年調成都參加中科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四工作隊，從事彝語文的調查研究工作。這之前，政府安排陳仕林先生創造了一種用拉丁字母書寫的新彝文，準備用這套新文字代替傳統的老彝文。關於使用新彝文還是老彝文的問題，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在彝族幹部中開過多次討論會。那個時候，社會制度已“一步跨千年”，“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共產主義明天就要實現，凡新生事物都是好的，人民政府提出來的都正確。所以，當時的大多數人都積極表態支持新彝文，只有少數幾個人提出不同意見，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1956年後，又出了一套拉丁彝文的新方案，我父親又是持不同意見者。因此類事，他險些被劃爲右派分子（龍雲先生就因言論問題在北京成了右派）。儘管社會上在轟轟烈烈地推廣新彝文和普及漢文，但出於民族感情和知識良知，我父親照樣一如既往地繼續堅持搞老彝文，將收集到的彝文古籍自費編輯整理成一套五冊的油印書。根據他的記錄得知，出書後

工作隊留十套，西南民院存五套，西南師院、省圖書館、涼山州各得一套，他自留五套。“文革”抄家後，父親被抄去的書籍中漢文書幾乎全部遺失，好在彝文書沒人認得，文革結束後又退了回來，其中就有一套他編的那五冊的老彝文油印書。這套書雖然封面破損，但頁碼完整，經我按“修舊如舊”之術修復後，完好如初，現由我收藏，算是父親留下的寶貝。

1966年文革開始，我父親他們這些所謂的“牛鬼蛇神”，一個也未能逃脫被清掃的命運。當年的11月16日，父親被甘洛中學的“官辦紅衛兵”抄家後，從成都揪回家鄉，接受勞動改造。父親在“文革”期間被鬥爭、關押、強迫做苦力，受盡人間磨難。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打倒，國家形勢才得好轉。1978年12月，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1981年父親受聘到北京中央民院參加彝語文的研究和教學工作，1984年又受聘為雲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顧問。後來又被增補為四川省政協委員、涼山州政協常委。父親高興地寫信告訴好友說：“弟過去迷失方向，局限於為己，為一族，欲有所為，已南轅北轍。解放後自己為罪人，幸沾民族之光，得以生存，活到三中全會後貫徹黨的政策，予以照顧。”

從1979年初的改革開放到1989年2月15日父親去逝，他老人家無拘無束、力所能及地幹自己想幹的事，實實在在的度過了十年美好的時光。他的很多漢文書稿和彝文資料都是在這個時期辛勤耕耘、撰寫完成的。如果上天再給他十年的時間，我想還會寫出不少文字來。

按彝人習俗，我父親繼承了七房人的家業，應該娶七個妻子的，但他一生只娶了三個。第一個妻子叫蓋取莫，是甘洛“布布勒托吉惹偉幾”家的女子。是我祖母生前為他們訂的婚，1937年父親

回來後過門。1939年9月家鄉霍亂流行時，染病身亡，時年24歲，無子女。第二個妻子是我母親曲哈莫，她是甘洛“什普足各必者拉覺”家的女兒，1939年底17歲時嫁給我父親。母親生養了我們兄妹五個，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和我。舊社會，父親在外工作奔波時，是由母親在家執政。正因如此，解放後，母親作為民族上層統戰人士，被動員參加政府工作，先後任區公所副區長、縣民委主任、工作團副團長、縣人委副縣長、縣政協副主席。州人大常委、省人大代表等職，母親沒上過學，自學漢字，最厲害時可簡單寫日記。

“文革”期間大興“文字獄”，她認為漢字是禍害，從此再不寫漢字了。多年不寫，到了後來，不僅寫不來漢字，連認字也困難。由於民族感情的原因，同時也受父親的影響，彝文不斷學認，到了晚年，她的彝文程度已經很高，還用老彝文寫了一部《回憶錄》。在父親去世二十周年的2009年2月13日，母親以86歲的高齡追父親而去。第三個妻子楊代蒂，她是雷波阿卓楊土司家的女兒，1947年與我父親結婚。她從小讀書，後來在國立重慶邊疆學校畢業，有一定的漢文水準。解放後參加人民政府工作，先後任縣人委副縣長、涼山臨時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州人委副州長、省民委副主任兼省民委參事室副主任、省政協副主席等職。由於歷史和政治的原因，1964年6月以“重婚”為理由，後母與父親自願離婚，哥哥拉頗隨母，至今在成都生活。

我這一生與父親在一起生活的時間並不多，我從小跟隨母親在甘洛縣政協長大，父親從成都被揪回來，也不准我們隨便接觸。等父親獲得自由與母親在一起生活時，我又遠在昭覺、布拖，每年只能見上一兩次面。八十年代初，我分回甘洛教書，父親卻去了北京，等他返回甘洛，我又調往西昌，命運好象總是在和我們開玩笑。我與父親在一起的日子雖然不多，但我們擺談的時間卻比較

多。父親給我的印象是勤奮好學、心地善良、樂於助人，公心重私利輕，說老實話，做老實事。也許是他早年受蔣校長新生活運動的影響，一直以來衣著整潔，飲食簡單，不煙不酒，早睡早起，生活較有規律。他站有站象，坐有坐姿，從不東倒西歪，到了晚年也一直保持著標準軍人的風範。只要與他相處，時間長了，就會自然而然地受他影響。

有一次我生病住醫院，父親送飯來，飯後碗裏剩了點酸菜湯，我要倒掉時，他說他要端回政協喂豬。我說又不是我家喂的豬，懶得端。他說：“豬雖是集體的，但我們要吃肉的嘛。”弄得我說不出話來。從這件小事上看得出他的為人，同時也看得出我們之間的思想意識的差別是多麼的大啊。父親受舊時代的教育，而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從小受共產主義思想的薰陶，按理說我的思想比他好，品德比他高，甚至文化都該比他強，但事實恰恰相反，我什麼都比他差。

又有一次，父親與我談到為官之事，他說：“不要看一個人做多大的官，要看他做多大的事。”這句話對我印象深。我覺得無論哪朝哪代，一個官員不論你當大官還是做小官，在臺上時只要為老百姓做點好事，老百姓總會記住你的，不然做了一陣官什麼好事都沒幹，只會像鬼一樣來無影去無蹤。如果乾了損人利己的壞事，那就更成了惡魔，人們記住著你的也就是惡名。

我父親是個很講道理的人，這點我很有體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央搞撥亂反正，全國上下忙著找組織落實政策。原來跟隨父親到西昌接受改編的國民黨二十七軍官兵，大多數人後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當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官兵們相互聯繫，找政府落實起義政策。後來他們基本上都被定為起義人員，落實了工作待遇和級別，有的還安排為省、市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大家都成了起義的功臣，而率領他們過來的最高長官的我父親卻是投誠人員。很多同事、朋友和部屬都爲我父親打抱不平，紛紛支持向上反映。他先後寫信向中央、省委、州委反映情況，因地方黨內矛盾的阻力而無結果。有段時間，父親情緒不好，人也消瘦了許多。

我得知這種情況後，就對父親說：“解放後您能保住腦袋就不錯了，我們子女原來受牽連，現在形勢好了，各人都有工作，也沾不了您什麼光。我覺得投誠比起義好，起義是反水，名聲不好聽。投誠是盡了力，但挽回不了局勢，爲了部屬不作無謂的犧牲，不得已而爲之的。您雖是國民黨的流官，但您的本質還是彝族傳統的土官。史書上記載，每當改朝換代，我們彝族土司都要舉行投誠的儀式，獲得新封號。所以，您投誠是很正常的事，是有歷史淵源的。再說，黨派鬥爭是漢人間的事，我們少數民族何必深陷進去。他們將來誰勝誰負，鬼才說得清。”父親聽了我的一番話，沒開一句腔。從此以後，他再沒提起義的事，心情也好了。我父親的事蹟還很多，這裏就不再舉例了。

父親走了，沒給我留下什麼財產，留下的最大財產就是他的手稿。另外還留下了一筆重要的精神財富，這就是他老人家的思想品德和爲人處事的道理。只怨我笨，沒學到什麼，就學到“一根筋”，說話做事的道理。不過，我還要繼續學，他留下的“財富”夠我用一輩子的。

父親作爲彝族歷史上的一個人物，按中華民族“蓋棺定論”的說法，總該給他老人家的一生有一個準確的評價。父親去逝時，官方已爲他開過追悼會，悼詞就是官方的評價。我覺得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讓老百姓來說，老百姓的說法才是準確而永恆的。昭覺縣一個叫余睿福的彝族年輕人，他在1998年11月20日的一篇文章中評價

說：“嶺光電的出現，是涼山彝族歷史上的一個劃時代，之前從沒有哪個彝族人站出來為整個涼山彝族的問題提出過戰鬥口號，更不必說改良性的和革命性的奮鬥綱領，最多不過就是為了自己家支問題而發過話，動過槍。嶺光電先生出現後，儘管其奮鬥目標只有啓蒙性而沒有改良性和革命性，但在涼山彝族的歷史上終於有了為整個民族的發展問題而發話的開端，結束了只為各自家支的發展壯大問題而說話的歷史，並做了些有益的艱苦探索與實踐。”評價雖然過度，但也不失為彝族新一代有知識的年輕人經過獨立思考後產生的認識。

無論怎樣，在歷史上父親畢竟充當過曾經的“彝人首領”，為自己的民族，為社會做過好事，也正因如此，至今人們還記得他。

尔布什哈

2010.2.15

2. 嶺光電與昭覺和平解放

爾布什哈

嶺光电，彝族，彝名斯补慕理，凉山甘洛县人，1913年3月生于世袭土司——爱戴田坝土千户家庭。少年父亲早逝，母亲被杀。在父辈亲友羊仁安的扶持下，先后就读汉源富林初小、西昌鸡心石高小、西昌县立初中、成都石室高中、南京中央军官学校。

1936年8月，嶺光电在中央军校十期毕业，被分配到重庆行营办公厅任职。毕业前集体参加国民党，吸收进军统局。年底，参加以常隆庆为团长的边民调查团到凉山调查。次年1月，嶺光电回到了家乡，经饱受民族歧视和“改土归流”之苦的彝民强烈要求，政府批准恢复了土司职务，发还清代颁发的土司大印。1937年3月，嶺光电利用私宅创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自任校长，招收彝族儿童入学。入学者免收学杂费，提供书籍文具，对清贫生供给伙食。办学初期，彝族拒绝上学读书，嶺只好用土司威力采取强征硬派，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责令彝民送子女上学。毕业的学生，送内地高一级学校深造。很多人后来成为解放凉山和建设凉山的骨干，其中成长为省级干部1人，州级干部3人，县级干部30多人，还有一批中高级职称的技术人才。

嶺光电在家乡先后对经济、文化、卫生、风俗等方面进行了若干改革。鼓励农耕，兴修水堰，增开水田，提倡修厕所积肥，培育良种，改进耕作技术。自己带头植树造林，嫁接果树，引进新树种。房顶上盖玻璃瓦，改变彝人住房不见亮的习惯。还规定严禁吸鸦片；禁止酗酒闹事；降低聘婚彩礼；公开审案，废勒索，免招待，轻案费；不许以钱赔命金，不许抢卖人口。

岭光电于1939年任西康省政府中校参议。1942年任宁属（西昌）屯委会边民训练所教育长。1944年任西康省彝族文化促进会理事长。1945年任宁属屯委会委员。1947年任国民党西康党部执行委员，西康省政府边务专员。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任陆军新十一军第四师师长。

岭光电利用与国民党的特殊关系和自己的军政、土司职务，出面帮助过冕宁、西昌、米易、越西、昭觉等地的部分彝族同胞。也出面在汉源、盐源、盐边等地协调彝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避免发生民族纠纷。岭光电在社会活动中，认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并对其中受到国民党迫害的人进行过积极的营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解放军快速进军大西南，对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形成包围之势。12月9日，刘文辉在彭县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刘文辉到雅安后，带信通知岭光电，离开成都，到雅安报到。岭奉命前往，在邛崃遇国民党军进攻起义军，路被截断而转道乐山。岭带着遗憾的心情，随南逃的胡宗南部队回到甘洛田坝老家躲避，在家静观时局的变化，心想党派斗争是汉人的事，国家政权也是汉人掌握，共产党胜了，只要对彝人好，就拥护。不好则躲到山区去，反正历朝历代汉人打不进去。回家不久，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刘孟廉、贺国光等不断来电报和信件催促到西昌任职。不想出山的岭光电，经不住各方面的劝说，也抵挡不住官衔和枪杆子的诱惑，终于同羊仁安一道赶往西昌。

成都、昆明的解放，使西昌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个军事大本营。岭光电到西昌后，被胡宗南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军少将副军长兼西南干部训练团边务班主任、新编彝族师师长兼第二团团长（建师基干团）。发给组建彝兵师的经费黄金110两，银元500枚。胡宗南与岭光电点烛盟誓，参加核心组织“国民革命同志会”，并

委岭为该会书记长。胡还一再表示愿意帮助实现统一凉山。随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建立大凉山反共基地，派二十七军进驻昭觉开战军事活动。

3月初，刘孟廉和岭光电率二十七军军部和警卫营400余人到达昭觉。占地仅40来亩的昭觉小城，建于清末宣统二年，地处凉山腹地除城内居住着受彝族保护的7户汉人和城南小海子被彝化的少数汉人外，周围全是彝族人居住。正因时局变化，小小的昭觉城突然间成为国民党关注的焦点，也成了被解放军追垮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奔的地方。县城虽小，但驻扎的军政机构不少，除了驻军，还设有五个科室的县政府、国民党部、彝务指挥部、第九绥靖分区司令部、拥有98名武装人员的县自卫中队、县邮电局、基督教“内地会”等。二十七军部队一到昭觉，岭光电立即派人召集当地的尔恩、阿硕、八且、瓦渣、洛米、马家等头人前来打鸡盟誓，共同抵抗解放军。并计划在昭觉城附近及通往西昌的大母鸡梁子修筑工事，解放军来时作第一道防线。不能抵抗即退到金阳南瓦，以特克甲谷梁子为第二道防线。再不能抵抗时，又退到金阳乌初，以二平子包谷山为第三道防线。都不能守时，再退到雷波咪姑，以百草坡老林和金沙江险要地势为屏障，作长期坚守。同时派人与金阳、雷波土司联络，以作后援。除已派副师长王济民、团副罗来分头到越西、田坝招募彝族师兵员外，还派团副罗清华（阿木铁日）在昭觉负责招收彝兵训练。岭忙完军务，又忘不了偷闲搞他的公益事业，计划在昭觉建学校、挖堰、修碾房、植树等。

3月中旬，国民党朱光祖部一个营，从西昌赶往昭觉，准备加入二十七军，在半道被马家头人的彝族武装消灭。西昌为新兵拨发的武器装备和军粮，也因社会动荡而无法运来。军长刘孟廉与参谋长刘逢会见形势危急，借口到雷波指挥部部队而逃走，将军部事务交岭

光电负责，参谋处长杨剑秋协助。二刘逃走一两天，就传来解放军到西昌的消息，全军上下一片惊慌。岭光电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军官无主意，土司、头人们这意见不统一。军部参谋、普雄黑彝头人果基木古主张走普雄回甘洛，金阳土司安登银主张走金阳，雷波黑彝头人阿卓木呷主张到雷波，昭觉土司尔思衣打和八且、瓦渣头人主张留下不动，说大家死活都在一起。会议最后决定，暂时不动，以观形势发展，并派人通知沿途彝人，解放军来时，一面尽力抵抗，谁抢得的枪归谁，一面飞报昭觉，派兵支援。会后，彝人打卦求神，刻木、烧羊胛骨。汉族军官则纷纷到“内地会”英国传教士那里，作礼拜，读圣经，求上帝保佑。

正紧张之时，岭光电收到参加二十四军起义的吴瑶阶来信，说西昌解放，随解放军来的有金安仁、李仕安、毛筠如、罗西玲等老熟人，他们一来就打听你的消息，还说解放军首长很关心你，望派人来联系。靖边部代司令孙子汶也来信，说解放军好，不要听信别人的话，随便行动。紧接着曾任彝务专员的老朋友毛筠如来信，说他又随解放军到西昌，首长们欢迎你回来，共同会彝族人办事。信中还附解放军对起义投诚人员优待的《约法八章》和《民族政策》等文告。岭光电仔细看了信和文告，并结合前几天刘邓首长对西昌地区起义投诚人员优待的通电，心想共产党刚刚掌政，就订出这样的政策，是比国民党好。既然共产党能接纳这些老朋友，又怎么会不接收我呢？经过反复思索，回信要求毛筠如来昭觉面谈决定。

岭光电起义投诚的决心已定，但为了防止军队反对，发生意外，决定调八且、瓦渣家支的武装到城附近驻防。4月6日上午岭光电作好准备后，召集全体军官开会，说西昌已解放，胡宗南又逃走，我们怎么办？大多数军官表态，愿意听从指挥。岭将目前危险的形势和在解放军方面有熟人，只要起义投诚会受到优待的道理阐

述后，军官们举行表决，最后一致通过“投奔解放军”。开完会，派区长王廉夫持信到三湾河迎接毛筠如。下午，毛筠如、罗正洪等解放军代表一行到达昭觉，受到岭光电组织的军政人员和彝汉群众的夹道欢迎。毛筠如当场转了解放军首长廖志高写给岭光电的亲笔信，并转达了其他首长的问候。军代表们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召集全体军官开会。会上以座谈的形式，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宣传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优待政策。通过交谈，军官们了解了共产党，增强了起义投诚的决心。

4月7日清早，昭觉操场上集合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和彝汉群众上千人。岭光电与毛筠如并肩进入会场，面对着人们期待的目光，毛筠如以军代表的名义庄严宣布：“昭觉解放了！”

4月8日上午，岭光电率二十七军官兵，背运民工和彝族头人共450多人向西昌出发。经过3天行军，4月10日到达西昌，安排驻城郊石堡子。岭光电率二十七军弃暗投明的义举，受到解放军六十二军一八四师梁政委和林师长的欢迎和赞赏。第二天，由司令部特备两桌酒席，林师长作陪，招待岭光电及14位上校军官。第三天，招待岭光电及随其而来的彝族头人。几天后，部队交枪，14位上校军官送重庆军事高等院校学习，士兵分配到解放军个连队入编。岭光电留在解放军西昌军分区民族干部训练班主任，果基木古等彝族头都被安排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

（2003年1月10日）

（载《中国共产党西昌地下组织始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3. 感念祖父嶺光電

嶺惹

前幾天，我父親告訴我，祖父嶺光電的文集就要出版了，問我有何感想。我一時語塞，除了高興還能說什麼呢？說實話，祖父那一代人實在不容易，他們經歷坎坷，可以說前半生處在舊社會相互傾軋而極不穩定的社會動盪之中，後半生又恰好遇到改朝換代、政權接替的激風暴雨時期。命運就是如此，誰也無法改變。

我才兩歲多，祖父就離我們而去，在我模糊的記憶中，只記得他老人家是用柴火來火化的，其他就什麼也記不起來了。老人家的模樣也只能從與我合影的照片上看到。不過他的事蹟我卻知道不少，不是從書上看到，就是從老年人的擺談中得知。

祖父作為一個土司後裔，自幼經歷了末代土司日暮途窮，家破人亡的苦難日子，也親眼目睹了彝族人貧窮困苦愚昧落後、受盡欺壓的處境。幸運的是他得到羊仁安老祖祖的照顧和扶持，使他有了到內地上學讀書的機會。他在外求學期間，就有一種渴求自己民族站立起來的強烈願望，所以1936年從南京中央軍校畢業回到家鄉後，認識到彝族落後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文化的落後和社會制度的腐朽。於是想在彝族內部進行社會革新的念頭在心中萌發。恢復土司職位後，他將土司屬區作為一個基地，進行大膽的革新試驗，以此作為榜樣，促進和推動整個彝族社會的進步。經過短短幾年的改革，家鄉從一個鴉片氾濫，糾紛不斷的地方成為了大煙世界中的淨土，並被稱之為“安定、溫飽、勤奮、模範”的土司區。家鄉的人民基本上過上了吃飽、穿暖、安居樂業的日子。

在眾多的改革成果中，我的祖父做得最好的是辦學校培養人才的事。祖父創辦的學校從1937年3月開學到1952年改為公辦，先後有三百多個少年兒童進校讀書，其中就有兩百多學生畢業到高一級的學校深造。解放後，這批有文化知識的學生都參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為涼山的解放和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祖父建醫院救死扶傷的事，也是人們津津樂道擺談的話題。今天，在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展廳裏，還陳列著一架當年祖父的醫院使用過的美國造的顯微鏡。舊社會本來就落後，但能夠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彝族村寨辦西式醫院，並使用科學的顯微鏡作診斷治療，這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連我這個八十年代出生的人聽了也感到驚奇。

解放後，由於政治歷史的原因，祖父三十七歲早早的就退居休閒了。人退了，工作還沒退，他一直在從事著他喜愛的文字工作。祖父有個最好的習慣，就是善於思考和喜歡動筆耕耘，他一生寫了無數的文字，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能夠出《嶺光電文集》的可能。除了漢文的撰寫，彝文是他鏗而不捨學習和研究的主要內容。

祖父晚年的工作主要是彝文古籍的搶救和整理。由於在工作中接觸了不少全國各地的彝語文工作者，同時也見到了各地傳承下來的彝文古籍。他認為各地彝族人按自己的方言使用彝文，多數字形儘管相同、相近，但用法上又有某些表音和表意上的不同。這種問題的存在，致使各省、區的彝文不能完全相通，這就嚴重的影響和阻礙了彝族文化的發展，同時也不利於整個彝族同胞的團結。因此，祖父生前最大的願望就是各地通力合作，規範出一種川、滇、黔、桂四省（區）彝族地區能夠統一使用的超方言的彝族正體文字。遺憾的是，祖父在世時沒能實現這一願望。如果在不久的將

來，真的實現了全國彝文的規範統一，那麼，我祖父一定會在“九天”之上顯現出滿意的微笑。

祖父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記述的文字留在了世上，他行走的“足跡”留在了人間，他為整個彝民族奮鬥的精神成了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我想，祖父的這一生值了。

嶺惹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4. 悼念嶺光電先生

(彝族) 劉堯漢

嶺光电系四川凉山彝族，1913年生于甘洛县斯补乡，1989年2月15日病逝，享年77岁。

岭先生出生在凉山著名贵族奴隶主土司家庭，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期。从政后，为打破旧社会凉山彝族地区的封闭局面，力排众议，坚持将汉族先进文化引进凉山，在其家乡创建斯补小学，延请汉族教师教彝族子弟说汉语、读汉文，并创办医院、引种果木，尽力破除迷信，改革家乡陋俗，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属难能可贵。解放后，岭先生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自己的民族，为发掘、整理和研究彝族文化努力不懈，并多有著述。1981年至1982年间，曾应聘在中央民族学院彝文古籍大专班任教。1984年4月，岭先生应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聘请，担任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顾问。他不顾年迈体弱，积极为《彝族文化》年刊撰写稿件，并为“彝族文化丛书”撰写《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一书，正当该书将出版、并在着手撰写《凉山彝族民俗》一书时，不幸天不假年，溘然长逝。

岭先生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顾问、好同事，是彝族文化研究事业的巨大损失！1989年2月16日下午我接到凉山州甘洛县电报，惊悉其15日病逝并将于19日举行安葬仪式消息，不胜悲痛而引起心率失常，仅由副所长安伍合代表我前往悼唁。19日我在金沙江南岸之楚雄鹿城，遥想江北凉山州岭光电火葬情景，良久怆然。故友成古，我唯有以余生之年继续培养金沙江南岸彝族莘莘学子，

完成“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光大中华彝族文化而告慰九泉之下的
哈光电先生。

1989年2月24日于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

(本文原载于《彝族文化》1989年年刊)

5. 回憶開明土司嶺光電

阿紮木呷

解放前的凉山彝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那时的彝族人民内有土司、黑彝等剥削压迫，外有国民党军阀、汉族土豪劣绅们的歧视、压迫和武力剿办。而岭光电先生却是旧社会统治阶层中出现的一个开明土司。

岭光电彝族称他为斯补兹莫（斯补土司）。他姓斯补、名慕理。他这个斯补土司仅是一个“煖带田坝土千户”，从其封建官位以及管辖的人口、地盘和财产拥有等诸方面，都远远不如宜地（岭）、沙玛（安）、阿都（都）、阿卓（杨）等凉山几大土司。但解放前，岭光电的威望和影响又远远超过其它任何一个土司、土目和黑彝头人。这是因为岭光电是当时彝族上层统治阶级当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他能以他丰富的学识、以他身为土司的特殊权位和担任国民党军政要职的有利条件，为彝族内部团结和彝汉团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为彝族统治阶级所注目和重视，他当然也就名扬全凉山了。

我在旧社会既是岭光电先生所属的百姓，又是他苦心培养过的学生之一，所以，他既是我的主子也是我的恩师。自从我参加革命后，向党组织交待了我和岭先生的关系，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分析批判了岭先生所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岭光电先生身为一个彝族土司、身为一个国民党军政要员，在旧社会里，能为彝族人民、为彝汉人民办了这么多好事，是实在难能可贵的。特别是他居然违反他们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培养我们这些娃子的子女读书，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岭光电先生

在凉山彝族社会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了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位历史人物，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彝族群众的传颂，我把他旧社会在甘洛、在田坝等地兴办教育、奖励生产、改革时弊、维护彝汉民族和睦相处等方面，写出这个材料，让读者从这个很有限的材料中，了解岭光电先生是一位开明的彝族土司。

一、岭光电的出生地——各自割据的甘洛

如今的甘洛县，在旧社会，名义上属越西县管辖，而实际上除海棠、田坝等一些汉族属当时的越西县政府管辖外，其余广大的彝族地区，都是由土司、黑彝各自为政，他们既不懂得什么国家和政府，也根本不服汉人来管他们。甘洛县当时分为诺伙（黑彝）地区和曲伙（白彝）地区两大部分。甘洛尼日河（越西河）以南的普昌、吉米、斯觉三个区为诺伙（黑彝）地区，这三个地方全由黑彝管辖，他们以尼日河为分界线，不准任何人涉足他们统治的地区（个别有“保头”作保者除外）。如果有人去了，去多少他们就抢多少去当奴隶娃子，或把你拿去出卖。

田坝、苏雄两个区，分属于斯补土司（汉族称为上土司）岭光电家和宣地土司（汉称为下土司）岭邦正家管辖。而苏雄区的全部（还包括今已划属汉源县的一部分）和田坝区的大部分都属于下土司岭邦正家所有。上土司岭光电家只拥有当今的胜利乡和田坝乡的少部分。岭邦正家自认为官价大、地盘大（祖先曾管到美姑、昭觉、西昌、越西等县），从不与任何黑彝开亲（岭邦正在临近解放时才娶了一个黑彝姑娘），也不和岭光电家开亲（只有岭邦正的家门岩润土司家和岭光电家开亲），祖祖辈辈只和金阳、雷波县境的大土司沙马（安）家开亲。岭光电家则与甘洛黑彝地区的黑彝和越西的彭火土司家开亲，所以自号为“人到甘洛不回转，石沉深水拣

不回”的甘洛黑彝們，當然地就成了嶺光電家的強大後盾。這兩家土司雖然沒有直接開親，但仍然是間接親戚，而且兩家的百姓娃子又都有着親戚關係，因而兩股勢力基本能相安無事，而且能聯合起來左右着田壩地區的局勢。當時的田壩，彝族稱為“能地姆”跟古時候稱為“煖帶密”是同一句彝族地名（嶺光電家叫“煖帶田壩土千戶”，嶺邦正家叫“煖帶密土千戶”是當今整個田壩、蘇雄、玉田三個區的統稱。而尼日河以南的“黑保保”人多勢眾，不服“王法”，對田壩地區的漢民族威脅極大，同時一直在企圖吞并爾吉、沙呷兩家。由於上土司嶺光電與之有親戚關係，所以只有嶺光電家尚能給予一定影響；映田的爾吉、沙呷兩支白彝，雖然人多勢眾，比較團結，但他們畢竟是兩姓人，也沒黑彝奴隸主或土司統帥他們，因而他們只能拼命保護自己，難以擴張勢力。至於田壩地區的三股勢力“上土司、下土司和田壩漢族豪紳”，漢族豪紳不僅有官府為盾，而且他們自己就以官方自居，平時的好些矛盾糾紛，往往是由他們所挑起。三股勢力之間雖然矛盾不少，偶有摩擦，但總的來講，他們之間尚未釀成大的事件，特別是彝漢普通老百姓之間尚能友好相處。但這種相對穩定的局面，後來就被劉濟南的“剿辦”田壩彝族而完全給破壞了。

二、“改土歸劉（流）”、土司嶺光電落難、百姓娃子遭殃

甘洛田壩地區的彝族，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莫過於軍閥劉濟南的“改土歸劉（流）”。它使土司家破人亡，百姓娃子受盡苦難。我的童年時代就是在一場大災大難中渡過的。

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川康邊塞防軍一個叫劉濟南的團長，奉命剿辦下普雄的土司彭火烏甲（他搶奪了軍銀）。劉打不過彭火，反過來和彭火勾結起來，在海棠映田等地到處打家劫舍，敲詐勒

索彝族人民。当他打到田坝地区时，不知怎么也知道历史上有过一个“改土归流”（改土官为流官）的政策，他打出了“改土归流（流）”的旗号，要改掉彝族上下两家土司，归汉族刘家来管。当时下土司岭邦正虽然尚在少年时期，但下面的头人足智多谋，非常能干，头人们软中带硬的告诉刘济南：“要银子花，可以给一点。要归刘改汉，办不到。”这样，岭邦正家的土司制就被保护了下来。上土司岭光电家，势力不如下土司，头人们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在军阀压力面前不知所措。刘因此欺软怕硬，他不敢改彭火乌甲的土司制，也不敢改岭邦正的土司制，反过来与彭火乌甲勾结起来，把岭光电家几房人，杀死一些、关押一些，赶走一些，并抄了家，没收了所有的土地和财产。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年仅十三岁的岭光电只得逃亡汉源县，投靠了另一个军阀羊仁安。刘接着下令斯补（上）土司所属的“七支百姓”和所有锅庄、安家奴隶向他“投诚”，缴纳“投诚”银子，否则就要严惩不贷。一时弄得上土司管区的百姓娃子四处逃难，惶惶不可终日。我兄弟木基莫日（张世才）正是刘济南兵灾这年出世，所以取名为“莫日”（彝语的“莫”字如汉字的“兵”义，“日”安如汉语中的“压”义。“莫日”即“压兵”之意），我奶奶背着这个才几个月的兄弟“莫日”，牵着我这个才两岁的“拉日”（我叫木呷拉日）逃难到了苏雄我舅舅家。这期间除土司岭光电几房人已家破人亡，百姓娃子也被关押被打死了不少。越狱逃跑到了甘洛黑彝统治地区的兹莫阿各（岭光大，岭光电的叔伯兄长），搬了甘洛几百彝兵来找刘济南报仇，双方就在我们阿扎家的地界上打了起来，双方都打死了不少人，特别是一个叫史乌拉哈的有名英雄，不幸死在刘济南一个烂兵手里（这个汉兵向这位英雄缴枪投降时走火打死的），人们都很为之惋惜。这就是甘洛“彝人出兵打官兵”的有名事件。

从此，我们上土司地区的全部彝民就这样归了刘，改了汉。灾难最后自然也波及到下土司和腴田地区。刘济南除了收缴投诚费外，还每年有许许多多的苛捐杂税，除了把彝族组编成“彝团”（后来是保甲）外，还抽彝族壮丁给刘当兵（五户抽一个）。他不仅命令我们改成“彝团”还叫我们彝族跟着他姓刘，凡是被刘关押后表示“投诚”的彝人，必须首先表示愿意姓刘，然后才能释放。我有一个叔伯爷爷叫阿扎莫呷，他是一个威望很高的白彝头人，因他反对刘济南的“改土归刘（流）”，所以被抓去关押在汉源监狱里，后来被逼“投诚”，并强取了刘金山的名字后才被释放回家。从此阿扎莫呷变成了刘金山，他的儿子就成了刘玉成，孙子就成了刘世昌。而同样都是阿扎家的我，去读书时被老师赐姓张（取“阿扎”二字之谐音），从此张伟才、张世才等姓张的人也出现了。一家人变成了两个汉姓，出现使人难以理解的“刘张两兄弟”之类的话了。如“文革”时，昭觉就出现过打倒四川刘张两口子（指刘结廷、张西挺两口子），打倒凉山刘张两兄弟（指刘世昌和我）的标语。没有办法，就是刘济南“改土归流（刘）”的“德政”，这样一个家族两个姓的混乱现象只好听其自然了。另外他还有许许多多非常可笑，非常反动的“改革”。如命令我们彝族改火葬为土葬，改过火把节为汉族的端午节，改彝族年为汉族过年（春节），改彝装为汉装，改彝话为汉话……等等，其中最可笑的是改供彝族灵牌（马都）为供“天地君亲师位”，要彝人学着汉人烧香叩头。使人最难以忍受的是命令男人剪去头上的发髻，命令妇女改穿裙子为裤子。限期还未剪掉的人，就抓着狠打一顿后拿起剪刀胡乱的给你剪去，彝族男子汉头上的天菩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两口子打架，妻子在气头上不慎抓了一下丈夫的天菩萨，事后都必须打酒赔礼，否则社会舆论不容许，妻子也怕折寿。现今受到刘济南烂兵如

此侮辱，其悲憤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更悲慘的是那些爛兵和街上的地痞流氓們在大街上，當着眾多的人群撕扯婦女們的裙子，這不僅是對一個婦女，而是對一個民族的最大侮辱，但是有什麼辦法呢，“見蠻不殺三分罪”嘛，那個時候彝人已不被當成人，彝人的命已不算命，只有忍氣吞聲、只有叫婦女不要再去田壩街上趕場，只有叫婦女看見漢人來了就逃就躲了事。

自從土司家破人亡，小土司嶺光電流落他鄉，彝族在劉濟南“改土歸流（劉）”中被迫改了劉改了漢以後，民族矛盾達到了極點，甘洛黑彝統治地區的奴隸主就過河來搶漢人（他們過去碍於嶺光電家的面子，現在可不管了），最後連我們這些土司娃子也一樣搶，因為反正我們已不是斯補（上）土司家的娃子了，“牆倒眾人推”，他們說漢人吃得，我們就搶不得麼？在舊社會沒有主子的娃子是任人欺的啊！連那些住在田壩、海棠、大樹堡交接處、過去與土司管區的白彝和平相處，非常本分的阿爾、赫（謝）等黑彝小家支也來欺侮我們，他們也乘機搶我們的高山土地，搶劫我們邊遠的山村。自一九二六年劉濟南剽辦田壩到一九三六年嶺光電“榮歸故里”的十年間，田壩彝族就這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受盡了軍閥和土豪劣紳的欺壓和剝削。我的童年就在這樣萬分恐怖的環境里生活着，白天漢官把我的父親和一個叔叔抓去投進了田壩監牢（因為交不起苛捐雜稅）；晚上聽到的是四處的槍聲和喊“救命”聲，外加狼群在到處嚎叫（那時狼群特別多）。過去彝漢人民還能安居樂業的田壩，被軍閥、漢族土豪劣紳、被黑彝奴隸主搞得民不聊生。當我的父親和叔叔帶着鐵鏈半夜越獄逃出來時，一家人不敢吭聲不敢出氣地用斧子砍斷了父親腳上的鐵鏈，再抓上一只雞在父親頭上繞上三轉後打死（去災、去邪、去苦難之意），沒來得及喊一聲“爸爸”就立即讓父親逃往他鄉去躲避去了。在那個世道，我們連哭都

不允许，我们一哭，妈妈就说“海干拉俄（汉人来了）。”你说当时甘洛地区的彝汉关系，彝族内部的关系，被军阀刘济南破坏成什么样子了，彝族人民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

三、苦难深重的百姓娃子，盼望著岭光电回来解救他们

彝族格言说：“土司不能成亲戚，绸子不能做补丁。”在解放后的今天，任何人都不会希望一个土司来领导他们的，但在奴隶社会里却不能没有一个自己的“头”。受尽了苦难的田坝彝族人民，那时候确实实在“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土司岭光电早日回来，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旧社会民族矛盾、各家支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那样的尖锐，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如果不处在一个集团（一个土司或一个黑彝家支）一个强有力的头头的领导下，是难以立足和生存的。在刘济南“改土归流（刘）”前的田坝彝族，过着比较安居乐业的日子，那里气候好，物产丰富。上土司、下土司、汉族豪绅之间，虽有矛盾有斗争，但尚能相对稳定，尚未发生过刀枪相见之事。彝汉老百姓之间，特别是上下土司所属的各白彝家支之间，都有亲戚或朋友关系，虽然他们不时也发生一些民事纠纷，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冤家械斗。冬季枯水季节，甘洛“黑倮倮”过河来抢人，也主要针对边远地区的汉民，不仅不曾影响大局，而且碍于上土司岭光电家的情面，还是有所节制。何况旧社会在土司管区的百姓娃子，除地租外（你租种了土司的田地，你就按规定交租，没有租种田地的不交租），在从属关系上则必须按祖祖辈辈规定的“规矩”来办，超越了这些“规矩”，就意味着人身等级的下降，百姓就不答应，有时还会发生激变。如岭光电的堂兄岭光大曾强迫我们阿扎家，一户必须买一支枪，我们阿扎家不干，最后，还把这位土司给赶走了，可谓众怒难犯。如果逼急了，

连锅庄、安家娃子也会择主而投，如象我们阿扎这个白彝家支与岭光电家之间，只有那么几条“规矩”：对外打仗时服从土司家统一调遣指挥，土司有丧事时出十二斤酒，大人小孩总共几个土司，有多少丧事要办？何况我们这么大一个家支才出十二斤酒，有什么难的？土司超度祖先时出一头牛，几十年才搞一次祖先超度，一个家支才一头牛，一点也不难；然后还有每年给土司上一头牛的工，这就更是没有什么难的了。总之，在那个苦难深重的凉山奴隶社会里，甘洛田坝的彝族，在上下两家土司的管辖下，相比之下，日子算是相当好过的了。长期过惯了平静、安居乐业的日子，突然遭受刘济南及其爪牙们残酷的压迫剥削，遭受四邻黑彝奴隶主的骚扰，当然会想起他们流亡在外的土司岭光电，他们听说岭光电为了他自身的安危，正在发愤读书，决心重振祖业。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父辈们，经常在一起谈对土司岭光电的怀念。土司是什么？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等级观念和从属关系，而且那时被狼、被军阀和“黑保镖”们吓得极惨的我们，在童年的心灵里，自然就把岭光电看成是我们的主子和解救者了。

一九三六年一年中，到处都在传说岭光电进了南京黄埔军官学校，不久要当官回来了。百姓娃子们在欣喜中热切地盼望着他。一九三七年元月，岭光电果然从南京回来了，彝族人民特别是上土司的百姓娃子们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其欢天喜地的劲头是不必说的了。从汉源到田坝一百多里路程的沿途，不论是汉人还是彝人，也不论是上土司的人还是下土司的人，都自发地组织起来欢迎岭光电的到来。我们阿扎家除妇女外都在长辈们的率领下，远到三十里以外的凤窝去迎接。远远看见迎送岭光电的队伍，前面扛着一面红绸大旗，旗上写着一个很大的“岭”字，旁边有“夷务大队长”等字样。迎接队伍拉得很长，鞭炮在不断燃放。当老远看到岭光电

的滑竿走來時，我們阿扎家的人就全部跪下并嚎啕大哭了起來，嶺光電一見就立即從滑竿上下來，跑向我們這些跪着、哭着不斷向他叩頭的人們，他一邊攙扶老年人起來，一邊也泣不成聲（在我們之前，一路上他已不知哭了多少次），好不容易才止住哭聲、互相道安，此時我才好好看了一下我們日夜盼望的這位土司，發現他長得非常魁武、非常英俊，給我一個“土司就是不一樣”的感覺。隨後一路上都是如此歡迎的場面。到了離田壩十幾里路的夾達溝，就遇上了嶺邦正親自率領的下土司龐大歡迎隊伍，兩家土司的兩位青年土司，經過多少苦難歷程後，今天終於又見上面了，相互又有了依靠，他倆手拉着手，哭一陣談一陣，此時上下土司的歡迎隊伍都停在夾達溝兩邊山上，大都在擦着眼淚，注視着這非常激動人心的會見場面。田壩漢族豪紳們則在離街子兩三里路外的肖家埂埂上歡迎，他們個個衣冠楚楚，抱拳作揖，他們用大量鞭炮把嶺光電迎進了田壩街上，用豐盛的酒宴為嶺光電洗了塵。當然這些漢族豪紳對嶺光電的重返田壩，喜者有之，而憂者可能是多數。直到晚上，彝漢群眾才又用鞭炮把嶺光電送進了勒托土司衙門。勒托衙門周圍住着的鍋庄、安家奴隸們，男女老少都齊集在衙門外哭迎嶺光電。成筐的鞭炮都倒在天井院壩里尽情燃放，說讓震耳欲聾的鞭炮聲，把鬼鬼怪怪統統驅趕掉（聽說破舊空蕩的衙門經常鬧鬼）。飽受苦難的百姓娃子們覺得，他們有了嶺光電這樣一個既是土司又是漢官的頭頭，他們就不再害怕什麼鬼怪了，他們揚眉吐氣了。

四、嶺光電訪問甘洛，溝通了甘洛與田壩地區的關係

死里逃生的嶺光電重返田壩的消息，震動了當時的整個甘洛縣全境。過去黑彝地區與白彝地區之間、彝漢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的時期，嶺光電的舅舅阿助木且那股勢力為了顧及嶺光電的安危（當

时说岭光电的性命还掌握在人家汉人手里呢），所以不仅没有参加争斗而且还能劝说其它黑彝家支不要这样干。听说岭光电回来了，但来的的是一个真岭光电还是一个假岭光电，甘洛黑彝地区一时还众说纷纭。岭光电为了不致节外生枝，一回到田坝不久，就决定先以拜访他的舅舅为名访问甘洛，以尽快安定甘洛地区的人心，并尽快缓解甘洛与田坝两地区的彝汉矛盾和彝族内部矛盾，并使之重新相互往来相互通商。

斯补土司家已家破人亡，已“改土归流（刘）”、小土司岭光电已流落他乡，这在甘洛是人人知道的事。当年落难的小土司岭光电已荣归故里，斯补土司家将从此兴盛，这也是人人都盼望的事。所以岭光电将访问甘洛一事，成了当时甘洛和田坝两地之间人人都关注的一件重大事件。岭光电所属的各白彝家支头人们，都自认为如今他们是土司的左右手了，土司出访甘洛他们是当然的随从不了，凡是家庭拥有枪支的青壮年们，他们是土司的当然护卫者，当然必须跟随“保驾”。由于两地已十多年基本没有往来，没有通商，所以上下两家土司的许多百姓娃子和汉族商人，也乘岭光电访问甘洛之势，要跟随岭光电去做买卖，赚大钱。我家是由我父亲和大哥去保“驾”的。听他们说：岭光电的访问队伍恐怕有上千人（岭光电估计有五、六百人），队伍到达挖夯时，岭光电的舅舅已派四个使者急匆匆赶来挡驾说：“接待工作尚未准备就绪，请土司改期再行”，岭光电说：“我是为拜见舅舅而来，不是为吃为喝而来”，仍然坚持前往，四个使者只得由两个回去急告阿助木且说：来者真是斯补慕理，不是汉人所扮，另外两个则紧跟带路。当时田坝通往甘洛唯一的通道是岩润索桥（用藤条编成绳索的桥），过了岩润索桥后就进入了当时这个非常神秘、非常使人恐惧的甘洛地区。甘洛人一见这样庞大的彝族队伍，就知道是有名的斯

补土司岭光电访问甘洛来了，一路上的彝族村寨，不论黑彝和娃子，不论男女老少，都穿着盛装来看这个从未有过的壮观场面。他们弹着月琴，吹【吹】着笛子，喊着叫着要求指明哪一位是岭光电（因为骑着骏马的除岭光电外，尚有其它白彝大头人们）以一睹风采，当他们看清谁是岭光电后，就嘻嘻哈哈评头论足，都说岭光电不愧为一个土司，因为他是那样的威武、那样的英俊。可惜就是穿的是汉装。到了阿助板呷（村名）名振甘洛的阿助木且家大寨时，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欢迎岭光电，阿助木且下属头人或长者们都出面来表示热烈欢迎，却唯独不见阿助木且本人，原来他蹲在人群之后，在冷眼观察着穿汉装的岭光电，看看是否是他那个流落汉区多年的外侄，当岭光电被引到他面前流着泪向他敬礼时，他仍然端详了一阵才突然地站立起来，一边流泪一边拉着岭光电说：“是我的慕理是我的慕理”，阿助家的人们在旁边纷纷议论道：“长得很象他舅舅”。阿助木且是一个名闻四方的大黑彝，他头上挽着大发髻（汉族称为“天菩萨”），上身赤裸，下着一条“大裤脚”，光着脚板，看上去是那么的威武、豪放，是当时典型的大黑彝形象。他拉着岭光电的手，指着来访的庞大队伍，爽朗的笑着对客人们说：“你带了这么多人来访，你不担心你的舅舅接待不周，会给你丢脸么？”其实他言下之意是，本来嘛，作为一个土司，特别是作为我阿助木且的外侄来甘洛访问我，就应当有这么大的气派。他说：“我叫你迟几天来，让我为你准备得体面一点，你不干，如今来了就来了，我没有，我的娃子们会有的。”当即当着客人们的面对他的娃子们宣布说：“孩子们，没办法了，今天只有麻烦各家给客人做点海椒水、酸菜汤，将就吃一点算了”，当即千把客人一下就分头被各户拉了去，起初客人们都担心这顿晚餐肯定好不了，哪知客人们遇到的是白米饭外（个别的是包谷粑）菜却是各家不一，有鸡

肉、鴨肉、有雞蛋、鴨蛋、有腊肉、香腸，既有菜又有湯，丰盛極了，有鹽有味吃得非常舒服，據說在作客的七、八天時間里都是宰牛殺羊的“大規格”招待，（據說阿助阿甲家招待一餐，就宰殺十四頭牛二十頭豬）但任何一家的招待都不如這餐所謂的“海椒水”、“酸菜湯”丰盛可口。就以阿助木且家在第二天舉行的正式招待為例，在野壩里架起了十幾口大鍋，人們在地上鋪了點草，草上再放上一些木棒棒，人們拿起砍刀、斧頭把牛肉放在木棒上砍成砣砣（一砣有一斤左右），洗也不洗就丟在鍋里煮，煮到半成熟，就撈起來放在竹編背筐里，當牛肉和大米飯都煮好後（大米飯是分到各家去煮的），就宣布客人用餐，此時成群結隊的招待人員用竹筐抬來了大米飯和牛肉，見人就是一大瓢飯（起碼三斤），見人就給你捧五砣牛肉來（起碼有五斤），不論米飯和牛肉你都得用你自己的披毡或擦爾瓦接着，然後就一隻手抓飯吃、一隻手拿着牛肉啃，牛肉既硬且還有血，鹽都不給撒一點，既給餐具也不給湯喝（你自己帶了炒面碗碗的話，當然自己可以去鍋里滔湯來喝），被劉濟南“改土歸流”，歸劉、歸漢十多年的田壩“熟彝”、“熟蠻”們，突然又返祖過起了“生彝”、“生蠻”的日子來，實在是有些不適應了，有些人吃一半丟一半，有些人則拿到別人家去重新加工來吃。不過人們也不得不承認，招待千把客人，也只能是這樣的招待法了。

嶺光電在甘洛遍訪了親戚長輩，向各家黑彝們做了許多工作，希望從此田壩彝族與甘洛彝族之間、彝族和漢族之間相互往來，相互通商、和睦相處。他得到了他舅舅阿助木且等大多數黑彝頭人們的有力支持。在返回田壩時還帶回了四十八個被搶進甘洛的漢人和彝人，田壩的漢族人民在彝族小伙子的帶領下，遠到岩潤河邊去歡迎嶺光電訪問歸來，也迎接自己被搶去當娃子歸來的親人，當時

在河边哭成一片，感谢他为两个民族、两个地区之间的和睦相处和往来通商所做的工作，感谢他救回了他们的亲人。

从此甘洛和田坝之间就开始了频繁交往。当时甘洛县唯一的物资集散地——田坝镇也就一天比一天繁荣了起来，彝汉人民又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五、嶺光电兴办教育及强制我读书的情况

在客观事物中，往往坏事也会变成好事。没有军阀刘济南的武力“剿办”，就不会有嶺光电的出逃汉区，不出逃汉区，也就不可能使嶺光电受到小学、初中、高中到军官学校的教育，也不可能使他产生如此发奋图强的精神。大概是基于他和他的百姓娃子们的苦难经历，基于他受到教育后的觉悟，他一面来安定好了人心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兴办一所“私立斯补边民小学”，要强征他百姓娃子们的子女读书。在他大多数头人们的拥护和支持下，他把他堂叔（已绝）的宅邸加以修正改造，做了课桌、板橙【凳】和黑板，请来了老师后，就正式办起了这所小学。嶺光电办这一所学校，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压力。他的头人和百姓娃子们总的来讲是拥护的，而在认识上就很不一样了，多数头人们基于在军阀、土豪劣绅残酷统治时期的惨痛教训，认为让后代读一点书可能会少受一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他们说越西的王济民不也是一个土司的百姓娃子，他读了书后不仅不再受欺压，而且当官管起汉人来了。少数头人虽然赞成办学校教彝族孩子们读书认字，但只要培养一点富家子弟就行了，不必按“三抽一”、“五抽二”的办法强征所有百姓甚至娃子（奴隶）的娃儿读书，只要能认能写能算就行了，不要想什么读书做官了。所以当我和刘世昌等人被送到外地去升学时，刘世昌的爷爷阿扎莫呷（刘金山）就曾很反感地吊二话说：“我的慕理

（指岭光电）硬弄些娃儿去读书，有啥子作用嘛？我就不肯信木呷旺瓦（刘世昌）木呷拉日（张伟才）那一天会把蒋委员长给我背回来”。至于普通百姓娃子，土司怎么说就怎么办，叫读就不得不读，不叫读那当然更好，反正我们祖祖辈辈从来没有想要读书，更不想读书做官了。岭光电的土司黑彝亲戚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赞成的，有的公开反对，有的背后冷言冷语，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不说外人，仅以他家庭内部为例，他的第一个妻子（两三年即去世）同意百姓的孩子读书，但不同意锅庄奴隶的子女读书，不然今后那里还有奴隶使唤呢？他身为岩洞女土司的堂姐兹莫阿依很反感地说：彝人就是彝人，一个彝人读汉人的书干什么，难道你也要把彝人变成汉人，要百姓娃子读了汉人的书当了汉人的官，然后起来反对我们，管起我们这些主子来不成。至于田坝的汉族士绅们，有的很称赞，认为这是开明之举，有的虽然不便三道四，但他们不相信彝人会办好一个学校，更不相信光脚板的彝族娃儿会把书读成器，他们在背后忍不着要说一句：嗨！蛮娃儿也要读书！

压力和困难虽然很大，但岭光电的“斯补边民小学”在他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下，终于办了起来。第一批就抽调了一百来个百姓娃子的子女入学（初小一、二年级）。学生一律免交学杂费，免费供给书籍和课本，少数贫穷学生还供给伙食。老师都是外地受过新式教育的，他们不仅教学有方，而且非常爱护我们这些穿着破烂，光着脚板的彝族娃儿。在开办初期，岭光电亲自带领学生平正操场，安置了各种自制简易体育设施，他亲自带领大家出操，打拳，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他把他在军官学校学到的军事体育和军人生活用到我们身上来了。在岭光电的督导下，在老师们的辛勤教授下，这些彝族学生学习很自觉很用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进步很快。被军阀刘济南搞得荒废了十多年的勒托土司街【衙】

門一帶，自辦起了這所學校後，隨時都可以聽到朗朗的讀書聲、風琴（甘洛第一架風琴）伴奏下的唱歌聲，以及喊着一二一的下操聲，勒托土司街【衙】門的氣象為之一新了。建校後的第二年起，就陸續選送了一些學生到外地升學，兩三年後斯補小學的名氣大起來了，彝族學生們公然可以到田壩街上去演劇宣傳，公然還和田壩小學的漢族學生賽起球來了。1938年9月還開到離田壩一百二十里外的漢源縣，去接受當時的省主席劉文輝、靖邊司令鄧秀廷和原川康邊防軍司令羊仁安等西康頭面人物的檢閱。雖然赤着腳板，服裝也不整齊，但卻精神抖擻，情緒高昂，步伐正齊，在行進時歌又唱得非常正齊雄壯，因而很得這些國民黨軍政人物的贊賞和嘉獎，嶺光電的斯補邊民小學也就是進一步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重視和關注。

嶺光電在積極办好他自己這所斯補小學的同時，在各方面的支持和贊助下又積極輸送了一些學生到成都、重慶、榮經、漢源、會理、西昌、越西等去讀小學、讀初中和讀各種職業學校。我家是五兄弟和兩個妹妹，先後抽出我和兄弟張世才（木基莫日）、妹妹張偉英（阿呷拉以）三個到斯補小學讀書，我第一批保送到成都，不久張世才又保送去了重慶邊疆學校。一九三七年秋我和嶺固（岩潤土司、嶺光電的外侄），蔣漢昌、蔣漢英等四人被嶺光電親自送到成都，進了當時成都最好的小學——省立成都實驗小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又免考直接升入了當時成都最好的中學之一——省立華陽中學。我們在各方面都受到校方的優待（我們四人的費用，全由四川省教育廳供給，比較優厚）。我們剛去時，是被同學們經常要笑和圍攻的“蠻娃兒”，到小學高年級和初中時，我們就成了學校的高材生，成了同學們的朋友和頭頭了。學校的師生們，對我們這四個彝族學生都另眼相看，都認為我們將會是很有前途的人。嶺

光电为我们四人费尽了苦心，亲自送往成都，途中还把他的滑杆让我们乘坐（土司走路，我们坐滑杆，我们很是不安），在成都亲自给我们买学生装和各种日用品，亲自给我们洗衣服，亲手给我们洗澡（我这个“蛮娃儿”第一次享受盆浴），亲自带着我们四人去看望他的朋友们，要求他的朋友们关照我们四人，最后亲自把我们送进学校，交给了校方，离开我们后又经常写信来训戒和鼓励，他和他的朋友们也先后给了我们不少额外补助。我们在学习上的进步，使岭光电非常高兴，他想了的第一炮（第一批）算是打响了，他已在为我们准备着下一步，读那一所高中，读那一所大学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却做出了一件至今使我们悔恨不已的事情：我们四人公然从华阳中学逃回了彝族地区……

在解放前的十多年求学生涯中，我经历了强迫读书——自愿逃学——再强迫读书的反反复复过程。

一九五一年，我终于在福建省福州农校（高农）毕业，并参加了革命工作。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原岭光电的众多学生，大都经历了我这种曲折过程，大都是被迫不得不读书而读书，如不是岭光电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制我们读下去的话，我们不可能有这点文化水平。我们这些人解放后都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解放凉山，开辟凉山工作，民改平叛、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都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为党工作。到了年老退休的今天，回顾过去，永远感谢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同时，我也感谢我的老师岭光电，不是他强征我入学，不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迫我读书，我也就不可能有参加革命的机会（这当然不是岭光电的目的），不可能有这样好的前途。我过去一再辜负了岭先生的苦心培养，但解放后当他看到我们大都能在党的领导下，努力为人民工作时，他高兴了，他不需再为我们而操心了。

六、嶺光电改革时弊·奖励生产

嶺光电被甘洛人喊做“石匠”或“汉人”。说他既像一个汉人，更像一个打石头、钻石磨的汉人，总之他缺少一个土司应有的架子和威风。他的百姓娃子们敬他爱他，也非常怕他。因为他对他的百姓娃子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他们既喜欢他爱护百姓娃子的作风，但他们又嫌嶺光电确实太不像一个土司了，心里既喜欢又感某种不足。你看人家的土司、黑彝一出门就是前呼后拥，有气派、有威风，使人不得不望而生畏。人家的土司出巡到百姓娃子家时，要提前一天或半天派差人通知负责接待，百姓家接到上差通知后，一要请上差吃饭（最少得杀两只鸡），二要付给差人的“草鞋钱”，三要立即洒扫庭厨，清洗家具，准备牛、羊、猪、鸡（必须有这四种畜禽，这是对彝族土司最高规格的“四级招待”）及杆杆酒和大米等，土司一到来（不论是男女老少乃至还是婴儿的土司）就得叩头，敬酒敬饭时都必须跪着端上去，在土司在场的情况下，喝酒必须脱下披毡，起立站着喝下去（土司“赐坐”的个别长者另外）。你别小看彝族土司，他可是一个小皇帝呢，一切都得学着皇帝的规矩做。土司出巡办案，就到处接受这样高规格的招待，但你不必担心土司把人吃垮了，负责接待的人家一般都是头人和大富人家（民改后大都划成了奴隶主），土司在他家吃过一顿饭，他感到很有面子，很要夸耀上几代人的。出巡完成回来时，土司得到的银子、大烟要人背马驮才行，随从们也都会发一笔大财回来。而嶺光电规定不准向土司叩头，不准杀牲招待土司，不准土司和头人在办案中勒索百姓娃子。嶺光电出巡时他单身一人，衣裤包包里装着药品和注射器，手拿一根既当拐杖又当打狗棒的木棍，一边走一边和过路人或在田间耕作的农民闲聊或看病打针。走进彝族村寨，不免引起成群恶狗将他围攻，惹得彝族老乡们往往坐在屋里火坑边错骂：“这

个叫化子昨天才来过的，怎么今天又来了，真讨厌。”一边骂一边走出来拦狗，当发现他骂的不是叫化子而是他的土司时，又惊又喜，一边道歉一边请他屋里坐（他哪一家都可以坐一坐）。村里人一听说他的土司到来时，就会很快围到他面前，向他问好，和他拉家常，无拘无束，天南地北什么都可以谈，谈话的气氛是非常顺和自然的，可一说到要他吃饭时，双方就争论不休了。主人家要杀一头猪或宰一只羊给他吃，他坚决不答应，主人家不高兴，整个村子的人都不高兴，都要千方百计说服他，说我们知道你不喜欢招待，所以我们不敢杀牛，一个羊子或一个小猪算个什么？这你也不吃那怎么行呢？双方坚持不下，岭光电只好说：“你们一定要杀羊子给我吃，情我领了，但这只羊子不要杀，就送给我吧，我拿回去给我的孩子们（指他的学生们）做学费算了。”没奈何，只有作罢。饭总是要吃，总不能叫土司饿肚子吧，那给他吃什么好呢？他说：“有什么就吃什么（他最喜欢的是豆渣菜下包谷饭或豆花下包谷巴巴），实在不行，有腊肉煮一块也行。”他走后，村里的人总感到过意不去，老年人们说：唉！我们的兹莫慕理真不像一个土司；年轻人说：我们这个土司比我们这些劳动者还吃得多。他确实能吃，不像人家土司那样斯文秀气，人家在背地里喊他叫“汉人石匠”，是有点根据的。

岭光电对他的百姓娃子，规定不准抽大烟、不准赌博、不准酗酒、不准抢掠汉人、不准买卖娃子。我一个抽大烟的亲戚讲给我听，他被岭光电喊到衙门里，叫他住在衙门里戒烟（供住供吃），他说：“他这么交待我几句，我就只好规规矩矩住下戒烟，哪里我都不敢走。不知怎么的，我怕得连烟瘾都不敢发出来了。”因抽大烟、抢劫汉人而被岭光电打得死去活来的人也有好几个。但凡是被他重责过的人，事后没有一个对他产生过恶感，最多在背后笑着对

别人说一句：“狗日的，他把我打得好凶啊”之类的话而已。如现昭觉县水电局水利师李如岗（彝名阿陈呷呷），就被他打得半死，可他两个的关系始终非常好，改革开放初期，陈还杀过一头猪招待岭光电，因为他知道岭光电打他是为了挽救他，而不是为了整他。

岭光电对在红白喜事中，大肆宰杀牲畜、大搞铺张浪费，以及婚姻上按等级按贫富来大肆提高身价的做法，也是很反对的，因而他作了一些改革的规定。彝族做道场送祖灵时，全家支所杀牲畜动辄牛以百计算，羊和猪都各以几百计算，在祭灵时，每户人家的毕摩面前都摆放着三两头牛、十几只羊和十几头猪的祭祀牺牲，到打牛打羊打猪时（只能打死，不能杀死）几乎找不到人来帮忙，因为各家都在打牲。做道场那几天，家家开的都是“流水席”，什么人来都可以吃（那几天，每户都必须请一位会操办的亲戚来管酒饭，主人就没法管了），你说这有多浪费。做一次道场简直就是一场大灾难，难怪彝族谚语也说：“卖田卖地送祖灵了”。一九四六年，岭光电针对我们阿扎家做道场一事，作出了如下规定：本家祭祠自己的先辈，可以按例该打牛就打牛，该打猪羊就打猪羊，不加限制；但亲戚们送来的祭祀的牛则由主人家以羊替换，送来的羊以小猪替换，小猪以鸡替换。他的百姓娃子之间必须一律执行这个规定，至于下土司和其它黑彝所属地区的亲戚则由他们自愿。这个规定议论很多，阻力很大，但我们做道场那几天，他带领一些人在我们阿扎家地界上，一面植树造林，一面监督我们实施，结果替换了不少牛羊下来，这对“卖田卖地送祖灵”的我们来说，多少还是有一点补益，就是人家下土司所属的亲戚们，多数还是按岭光电的规定执行，只是开我们玩笑说：你们占便宜了，你们的土司小气。其实我们并不想占亲戚们这点便宜，只是我们那位“小气”土司规定了，不敢不执行而已。

其它在提倡和奖励生产，植树造林等方面，我就不再一一举例了。他的“不准”，他的改革就是为了大家搞好生产，过好日子。岭光电就是这么一个严格要求自己，严格管教和维护他的百姓娃子的土司。解放后，他的百姓娃子们当然拥护消灭奴隶主阶级，但作为岭光电个人，他们认为是一个好人，他们对他是有感情的。难怪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把岭光电从成都纠回甘洛，交给他的百姓娃子们去批斗。“造反派”们曾担心这个反动头子，罪恶历史的活档案，被他的百姓娃子们斗死了不好交待，因而在批斗时还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其实哪里斗得起来呢？口号喊得惊天动地，用汉语批斗说：“我们受尽了你的岭光电的压迫剥削……”或故意无中生有地作一些“揭发”，然后用彝话对岭光电说：“你回来算了，跟着‘造反派’闹革命，没有你的好下场。”有的人大喊大叫：“岭光电过去压迫剥削我们，今天还在成都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我们坚决不同意，坚决要求把岭光电交给我们奴隶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造反派”认为奴隶群众阶级觉悟高、阶级仇恨深，就把岭光电交给他们监督劳动去了。批斗会一散，奴隶群众们就主动坐到岭光电旁边问寒问暖。岭光电白天和大家一起劳动，晚上吃“转转饭”。公社干部们借口说岭光电饭量大，光在一家吃受不了，所以规定他吃“转转饭”，其实是让他去每家坐坐，好让他们叙叙相互思念之情。凡是轮到“转转饭”的那一家，都以鸡肉或腊肉、香肠招待他，饭后坐在火坑边叙旧。有其它的人来时，就改口说：“你要好好劳动、好好学习，要努力改造自己”以防别人告发划不清界线，其实人人都一样，只是人心隔肚皮，在那个年代不得不相互提防而已。

（作者单位：凉山州畜牧局）

（原载《凉山民族研究》）

6. 彝族土司嶺光電

馬林英、爾布

嶺光电，又名斯补慕理，彝族，四川凉山州甘洛县人。1913年3月31日出生于一个彝族兹莫（土司）家庭。

嶺光电六岁丧父，童年就读于家乡汉族私塾。1926年，他遭受地方军阀之害，母亲被杀，遂成孤儿，被迫投奔父辈好友。1933年夏，他考入南京中央军校学习，毕业后，分派到重庆工作。由于他先后就读于西昌县立初中，成都石室中学、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既掌握了丰富的汉文化，又充分地体察到本民族内部的实际情况，因此，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提出了发展彝族文教、振兴彝民族的卓见。

1937年，嶺光电回到家乡。恢复了土司职权，此时，他目睹了彝民贫穷困苦、愚昧落后、受人歧视的状况，更加激起了立志振兴本民族的强烈感情。同时，充分意识到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要促进彝族社会的发展，必须进行大胆地改革。于是从1937年至1949年的十三年间，对彝族文化教育、卫生习俗等方面进行了若干改革。

嶺光电认为要社会改革成功，必须提高人民文化素质，而要尽快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就得先办学育人。为了向先进民族学习，影响和改变彝族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1937年他利用私有住宅办了私立斯补边民小学，招收彝族子弟入学学习彝汉文知识。入学者除免收学杂费外，还供给书籍文具，对部分清贫学生供其伙食，毕业后的学生给予直接补助或间接贷粮取息补助，送入内地深造。在兴办小学的十三年中培养了一批民族知识分子。

为了增长广大彝民的知识 and 见闻，嶺光电在1938年至1941年间多次引电影队到彝民中放映电影。利用所属区内彝民进行超度祖先、过

年过节的场所或小学内举办各种图片和机械模型展览。与此同时，与学生一道用彝语文自编演话剧《彝人始祖》《无穷尽的故事》等。这一举动曾引起一些老人的非议，说“土司作儿戏，有失官尊”。

作为一个改革者，他首先总结了阻碍凉山彝族社会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认为第一阻碍便是彝区迷信盛行。他在《俶情述论》中说：“彝人日常的一切，病死、跌伤、作战，甚至梦中见了奇蛇怪鸦等，都在闹鬼，一切都好像有鬼在作祟。因此，彝人的一切时间都在与鬼周旋，周旋的方法，不是向鬼进攻，而是向鬼应酬。彝人不病不死，年终必须将耕种所得子半数来酬鬼；有病有死，则必须尽其所有甚至倾家破产从事酬鬼。”他的这一认识，深刻地揭露了彝族人民沉浸在鬼神迷信中而不能自拔的现实。深感彝民最受疾病折磨，产生了以药物解除疾苦之念。针对当时彝民深受“鬼神论”之毒的特点，将迷信与医药科学二者结合运用，规定“毕摩”、“苏妮”（相似汉族的端公道士）在治病时，先发药后再念经咒，故称此为“神药两解法”。为使药物在彝民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岭光电还自编了一套理论来加以宣传。与此同时，他建立了斯补医院。

他在分析了辖区彝民工业生产技术落后和经济贫困的实际情况后，一复职就鼓励农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取扩大耕地面积的措施，补助彝汉民修堰、增开水田；提倡修厕所积肥，培育良种，封山育林，推广植物嫁接技术；亲自带头种桐树、接梨树、栽果树；奖励工匠，提高工匠社会地位；鼓励青年人学习工匠技艺。

另外还严禁吸食鸦片与酗酒；提倡祭祀改革；为移风易俗在住房上安装亮瓦；降低聘婚彩礼，提倡婚姻改革。为严格法纪，规定不许以金钱赔命金；不许区内人互相抢拉，违者处死；不许抢卖彝汉人，违者严办。衙门公开审理，废勒索，免招待，不收案费。对于这一系列的改革，岭光电自己以身作则，促使改革得以切实推行。短短几年

工夫，便使他所辖区彝民的品德、知识、生活、体质等方面，均有显著提高，形成“安定、温饱、勤奋、前进”的土司区。

1936年底，岭光电参加以常隆庆为团长的重庆行营边区调查团，赴宁属（今凉山州、攀枝花市）各县调查，任少尉翻译。随后，该团完成《宁属考察报告汇编》四册。1937年3月，他自任私立斯补小学校长，因大力宣传“教育救民论”，为民族教育事业奔波，年底被选为四川省边民教育委员会委员。次年秋，他参加四川边民教育考察团，到宁属各县考察。

1939年，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汉源召集会议。岭光电为冕宁彝族果基家免受地方军阀邓秀廷迫害，代替果基头人约达、拉达等人前去见刘，得到刘的保护。

1940年至1950年的岭光电，先后担任过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长、宁属边民训练所教育长、西康省彝族文化促进会理事长、宁属屯垦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府边务专员、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27军少将副军长，并兼任西南干部训练团边务班主任。此间的47年6月，他任川康彝族参政请愿代表团团长，率团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彝族的民族平等地位，给予参政权。

1950年4月，毛筠如等受解放军184师首长委派，到昭觉劝他起义。岭见国民党腐败，大势已去；而共产党刚刚掌政，就制定出了很好的民族政策。感到只要对彝族好，就是死也值得。于是毅然率国民党27军军部及警卫营四百多人投诚起义，昭觉宣布解放。随后，他带领数十名彝族上层人士和起义投诚人员抵达西昌，受到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解放初，岭光电被任命为西昌民族干部训练班（凉山州民干校前身）班主任，主持民干班工作。1957年，抽调他到中央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调查组第四工作队，从事彝语文调查。1962年，他调省

民委參事室工作。“文革”期間，崧光電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幫”後的1978年，為崧光電落實了政策，他被抽調到省民委彝文組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他心情舒暢，他認為國家大有希望。1981年，他赴京參加彝族古典文獻整理編目工作。次年，受聘中央民院古彝文專修班任教。1983年，他任涼山州政協常委。1984年，受聘為雲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顧問。以後，他被選為四川省政協委員和黃埔軍校四川同學會理事會理事。1989年2月，崧光電在西昌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解放後的崧光電，對彝語文調查、研究及教學都曾作出過大的貢獻，著有許多彝漢文對照的內部發行鉛印書，如《古候》、《公古候》、《雪族》、《涼山彝族習俗》、《叟耄獻祖經》、《教育經典》、《子史傳》、《史傳》、《彝族諺語》等等。

崧光電先生的一生，正如彝族學者劉堯漢教授所評價的：“崧先生出生在涼山著名貴族奴隸主土司家庭。從政後，為打破舊社會涼山彝族地區的封閉局面，力排眾毀，堅持將漢族先進文化引進涼山，在其家鄉創建斯補小學，延請漢族教師教彝族子弟說漢語、讀漢文，並創辦醫院，引種果木，盡力破除迷信，改革家鄉陋俗，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確屬難能可貴。解放後，崧先生擁護社會主義，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熱愛自己的民族，為發掘、整理和研究彝族文化努力不懈，並且著述甚豐”。

注：兩位作者都是彝族

九零年三月於四川民族研究所

（《涼山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 1992年3月）

7. 彝族土司嶺光電先生二三事

羅德華、張全昌

嶺光电，彝名慕理，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上田坝斯补村人，是越西暖带田坝末代土千户。

嶺氏自清初授土千户职以来，接受中央王朝政令，与汉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增多，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提倡学习汉族先进文化，重视“儒学”。嶺光电五、六岁时即延聘汉族教席在土司官寨设馆读书。1927年随川边军总司令羊仁安到西昌，在西昌鸡心小学念书。小学毕业后进入西昌县初级中学。1931年考入成都联中（石室中学）高中班。1933年考入中央陆军官学校（其前身为黄埔军校）第10期步科，1936年毕业。

学生时代，嶺光电孜孜以求，学习先进文化。在成都联中读书时，国文老师李劫人先生对嶺光电的一篇课堂作文的批语中有：“剥丝抽茧层出不穷，你这样打开思路来写是对的，文词方面要反复看，反复改”的评语。李劫人先生留学法国，视野开阔，他要求学生“放开思路写作文”，“放开思路想问题”他的教学思想，对嶺光电的学习生活起了很好的启迪作用。

嶺光电很重视民族文化交流。1938年到1942年间，他先后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作过介绍凉山彝族情况的演讲，并把演讲稿整理成《保情述论》专著，由朱光潜教授题写书名，于1943年由成都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对民族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鉴于凉山彝族教育落后，嶺光电在彝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中都注意宣传发展彝族教育的重要性。对彝人，鼓励有影响的彝族上层办学校，送子弟入学读书。对汉族开明人士，希望他们“以先

觉觉后觉”，帮助彝族进步。他曾资助西昌边民实验小学一千两银子，希望办好彝族学生为主的边民实验小学。

由于历史、社会和各方面的原因，凉山彝族地区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固步自封，保守落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状态。岭光电认为，要改变凉山彝族的落后面貌，必须通过办教育这条途径。要培养彝族知识分子，提高彝族文化水平，才能逐步达到彝族与其他民族并驾齐驱，提高民族地位，也才能稳固他自己的地位和名望。

1937年到1949年的十三年间，岭光电在其管辖的彝族地区办学校，办医院，提倡学习先进文化，促进民族进步方面做了不少事情。本文记述的是成效较好，为当地彝族所称道的几件事。

1、兴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1937年3月，报经四川省教育厅立案，岭光电以自己的住宅为校舍，成立了私立斯补边民小学。他以土司命令强征彝族子弟入学，不收学杂费，免费供应课本和文具，贫苦学生并免费供给伙食。教学语文以汉文为主，同时学习彝文。小学毕业后，送入公费学校升学。1939年西康建省后，刘文辉支持岭光电办学，给予经费补助。刘文辉对岭光电说：“你一面办学校，一面送彝族青年外出学习，这会加速彝族的进步。”1937年至1949年的十三年间，从斯补小学毕业的学生和毕业后进入中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近200名。解放后，这些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党和国家的干部，肩负起建设凉山的历史重任。

2、办医药，提出有病求医，不求鬼神。斯补小学成立后，岭光电派人到内地学医药。1942年设立斯补小学医疗室，为学生及附近彝族和汉族治病，收到良好效果。有病求医的人逐渐多起来。1949年，从中美农村复兴会得到足够创办一个医院的药械，用这批药械建立了斯补医院，为当地各族人民治病。1951年，斯补医院的设备移交给越西县人民政府，为建立县卫生院提供了部分药械。

3、扶持和奖励工匠。彝族地区缺乏工匠虽有少数铁工、木工，但技术很落后，岭光电购置新工具发给辖区的工匠，提高工匠的社会地位，免除劳役或减少劳役。并鼓励彝族青年学习工匠技术，使辖区的彝族各类工匠日渐增多，提供了当地彝族工匠的工艺水平。

4、奖励植树，提倡种植经济林木。田坝地区人口日益增多，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岭光电认为：植树即能解决修房造屋之木材及取暖之柴火，又能保持水土。因此，他奖励植树，提出“一道坎子一棵树”的口号，栽活30株以上者均给予粮食、衣物等奖励。几年以后解决了部分木材和柴火的需要。岭光电并自己带头种植经济林木，如种植桐树，嫁接梨树，促进了经济林木和果树的发展，增加了彝族农民的收入。还保护营救过一些革命青年，对彝族革命青年罗正洪、刘世昌、傅正达等人的革命活动作过掩护。1947年，在斯补小学任教的抗战时期的儿童团员龚世振（叶伟才）被越西县长抓去西昌行辕关押，岭托人救出。解放后，龚在武汉市工作。

1949年成都临解放前夕，四川大学学生李维品，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抓去关押。李维品是雷波人，与岭光电相识，其母求岭光电营救。岭光电去找成都特务头子徐中齐说情说不通，就去见王陵基，要求释放李维品，王陵基首肯后由岭光电把李维品保释出来。李维品被保释出来的第二天发生了成都十二桥惨案，与李维品关押在一起的24名革命同志全部壮烈牺牲。李现任西南师大教授。

解放前，岭光电曾任“重庆行营边民调查团”少尉翻译、宁属汉彝民团彝务大队长、国民党24军少校参谋、西康省政府中校参议、宁属屯垦委员会委员、国民党西康省党部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等。1949年成都临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利用岭光电在凉山继续顽

抗，任命岭为27军少将副军长。1950年4月，岭光电率27军军部在昭觉起义投诚。

解放后，岭光电先后在西昌民族干部学校、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省民委参事室、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从事彝语文研究、翻译工作，整理出彝文古籍170余卷，翻译出彝文古籍7部。著述有《俚情述论》和自述性的《忆往昔》等专著。1988年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协常委。1990年在西昌病逝，终年77岁。

（《武侯文史》第五辑，1996年1月）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